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集部
第三〇二冊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ISBN 7-5333-0615-5



ES4 101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三〇二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金壇古籍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毫米 16開本 50.5印張

1997年7月第1版 1997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 5333 0615 5

Z·60 集部定價：1278.00 圓

集部第三〇二冊目次

集部・總集類

輔臣贊和詩集一卷

〔明〕世宗朱厚炮輯
南京圖書館藏清鈔本

..... 一

詩學正宗十六卷

〔明〕浦南金輯
浙江圖書館藏明嘉靖三十六年五樂堂刻本

..... 九

皇明文範六十八卷目錄二卷(一)

〔明〕張時徹輯
中國人民大學圖書館藏明萬曆刻本

..... 二〇八

輔臣贊和詩集一卷

〔明〕世宗朱厚燾輯

南京圖書館藏清鈔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輔臣贊和

詩集一卷提要

輔臣奏和集一卷 影寫本

[illegible]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

輔臣贊和詩集一卷

左都御史張若淮家藏本



案此集乃嘉靖六年除夕世宗作五言律詩一首以示閣臣於是大學士楊一清謝遷張璁翟鑾等竝和韻錄進帝彙書成帙御製序冠其端且命一清為之後序世宗序題

七年正月四日一清後序則正月六日所上也

輔臣贊和詩集序



去年除夕之日朕以殘冬已盡陽和回春遂賦五言律一首以其述示楊少師一清寓以望其輔導交修之意以辭殘比省過迓歲

比進善之意一清遂與遷璁鑾恭和以聞但其中頌朕太過愧受之嗚呼虞周之道君臣惟一故舜歌臯陶賡之卷阿之作周臣頌之朕非虞周之聖但喜得

忠良遂取為集以見同道
之義詩之所關大矣非吟
詠者比實以求道望治不
覺形諸言也歟
嘉靖七年春正月四日序

朕作除夕五言律一章
三冬寒已去九陽春又來
辭殘省往過迓歲善增培
伊傳真耆碩輔弼信英才
專賴交修道承之尚欽哉



少師大學士臣楊一清恭

和一章

詔賜履端慶

臚傳



天語來

三陽方納祐

一德已深培

帝有陽春調

恩深何以報

臣非白雪才

惟日贊襄哉

少傅大學士臣謝遷恭和

一章

宇宙三陽泰 衣冠萬國未

皇圖真永固

聖德厚加培

麗日無私照

明廷足俊才

老臣慚朽拙

遭遇亦奇哉

尚書大學士臣張璠恭和

一章

寒隨歲月盡 春從天地來

七年底

嘉靖

喜見

唐虞主

賡歌

萬物荷栽培

慚非稷契才

今日始

庶事益康哉

侍郎學士臣翟鑒恭和一

章

舊歲今宵盡 新春明日來

乘陽

恩並育

光被瞻

清化

百工熙

配地物均培

賡歌愧匪才

帝載

元首頌明哉

嘉靖六年十二月除夕之日

皇上遣司禮監官齎

手札諭臣一清曰今三始更新萬

物復亨正可革宿愆興新德之

時朕雖有過不能自知卿可以

正代非以善易惡交修不逮斯

實朕望焉因以

御製除夕五言律詩一章錄

賜臣拜稽受之次日入

朝行

賀元旦禮謹依

宸韻恭和一章述以告於同官臣

總總遂和之又明日臣遷臣

鑒聞而繼和之併錄以

進是月四日

上彙書之以示臣等

賜名曰輔臣贊和詩集

親洒宸翰序其端且

命曰後亦當有序臣等相顧駭愕

愧喜交集伏念

天章下被如日斯照螢爝之微敢

竊明其間誠不自量

皇上矜其愚不罪其妄過蒙

采錄蓋淑氣之應物巨細固有所

不擇也昔虞舜作歌而先述

其歌之之意

聖諭革宿愆興新德二語亦先述

詩中之意與惟時惟幾正同

求道望治之誠斯其至矣

嘉靖之化將不與時俱新哉臣

等雖不敢希望虞之皐陶然

皆仰承

眷託熙百工康庶事成願服欽哉
 之訓以自勵焉亦竊效周臣
 之矢音以續梧桐鳳凰之詠
 云爾臣一清謬以官序先諸
 臣謹再拜稽首僭識其後
 嘉靖七年春正月六日少師
 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華蓋
 殿大學士臣楊一清謹序

右楊文襄所書明世宗序輔臣贊和詩，倡於嘉靖六年除
 夕刻於七年初春文襄奉勅序刻者也文襄為楚僑人與
 東山西涯兩公為鄉里遂名三傑與獻皇素稱之世廟初
 因以耆瑯召起由三孤進首輔以繩愆糾違相任蓋信之
 有素也當議禮之始文襄然羅峯言羅峯侍老成人引
 為援助乃屬相屬謝文正致隱然成水火此時張謝同膺和
 曾未幾而說人貝錦即馳拜之同寮謝既罷歸公與張永
 誅大姦安宗社之功反以交結獲罪甚矣反復之人不可與
 共天下事往如此良可歎也卷末有翟侍郎可無譏已
 文正後人藏此快今歸鄭文學余為跋而還之咸豐二年
 七月宗稷辰并書

正德三年六月遷前總制三邊都御史楊一清下獄尋釋之

先是楊一清以兵部尚書兼理三邊總制入清後人皆稱其清平

五年八月劉瑾伏誅

先是劉瑾伏誅後水西一清與相和永無嫌隙有隙因與瑾相怨瑾得幸瑾用

六年正月以楊一清為兵部尚書

十年閏四月以楊一清為武英殿大學士

十一八月楊一清罷

嘉靖三年六月以張璁為翰林學士

十二月起楊一清為兵部尚書

五年五月召楊一清復入閣

六年三月召謝遷入閣

七年三月謝遷罷

八年八月召張璁還陽一清罷

九年四月前華蓋殿大學士楊一清罷

一清以兵部尚書兼理三邊總制入清後人皆稱其清平

十年七月張璁罷

十四年四月張璁罷

御擬資

諸名人權類以獲潛德之無元焉



輔臣贊和詩集一卷
案此集乃嘉靖六年除夕世宗作五言律詩一首
以示閣臣於是大學士楊一清謝遷張璁翟鑾等
並和韻錄進帝彙書成帙御製序冠其端且命一
清為之後序世宗序題七年正月四日一清後序
則正月六日所上也

詩學正宗十六卷

〔明〕浦南金輯

浙江圖書館藏明嘉靖三十六年五樂堂刻

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詩學正宗

十六卷》提要

詩學正宗序

鐵岩吳子曰詩之為道三百

論姑以漢言之蘇子卿李

作者之首乎二子所著紆

寔宗國風與楚人之詞下逮建安

黃初曹氏父子起而振之劉公幹

王仲宣又從而羽翼之正始之間

嵇阮並興詩道於是乎大盛然皆

師少卿而馳騁於風雅者也歟後

正音衰微至太康收中興陸士衡

兄弟則倣子建潘安仁張茂先則

學仲宣左太冲張景陽則法公幹

元嘉以還三謝顏鮑為稱首三謝

亦本子建而參以郭景純迨之則

祖士衡明遠則效景陽而氣骨毅
然較之太康則有間矣永明而下
抑又甚焉沈休文拘於聲律江文
通過於摹擬王元長局於褊迫陰
子堅涉於淺易何仲言流於煩碎
至於徐孝穆庾子山以婉麗相高
詩之支極矣唐初承陳隋之敝多

詩學正序

二

尊徐庾遂頹靡不振王子安盧昇
之務欲凌躋三謝劉希夷王少伯
沈雲卿宋延清六欲繼駕江薛固
無不可者奈何溺於久習不免有
四聲八病之嫌也陳伯玉專師漢
魏而友景純可謂挺然不群之士
開元天寶間杜子美繼出上薄風

雅下該沈宋掩顏謝之孤高雜徐
庾之流麗所謂集大成者而諸作
皆廢矣時有李太白宗風騷及建
安七子其格極高其變化若神龍
之不羈有王摩詰依倣淵明而摹
弱少氣骨韋應物憲章靈運一寄
穠郁於簡淡之中他如孟浩然岑

詩學正序

三

參高達夫劉長卿元次山之屬咸
以興寄相高取法建安大曆元和
俱不足論况宋人乎吾友海濱浦
兄自垂髫已有詩名晚年官成均
友天下士詩學遂大進蓋升漢魏
之堂而入盛唐之室者也暇日輯
詩學正宗一部凡十六卷大抵以

正音為主而以正始正受羽翼之
間出以示余以所聞於父師者復
之如此其選極嚴其論極正汎評
歷代諸家而直溯源於三百篇至
以三謝等詩不列之古詩而列之
律詩之首深為有見又出吾所聞
之外矣此書與真西山文章正宗

詩學正宗序

四

並傳無疑也

嘉靖戊午春二月

賜進士中順大夫湖廣布政司右

叅議奉

勅提督太和山同郡吳子孝書

詩學正宗凡例

一四言古詩錄至漢而止古樂府錄至魏而止五言古詩錄至晉而止五七言近體詩錄至盛唐而止皆正音也其餘稍摘其合作者以正變附錄槩括之

一三百篇最其大旨而系之者古人尋河源之意也苟得其源則順流而下一日千里矣

一康衢擊壤斷為四言之始滄浪叩角斷為七言之始靈運玄暉諸作斷為律詩之始出自已見餘可類推

一樂府鼓吹鐃歌曲有不可句者仍其舊文不敢強為之解沈約有言樂人只以音聲相傳何曾知辭凡古樂錄皆大字是辭細字是聲聲辭合寫故有不可句者此說卓矣如妃呼稀收中吾分明是聲

一五言古詩自漢魏至唐中間不知其凡

幾變比類而觀高下辨矣

一詩本近體而故冒古樂府題者收之近體類中

一古樂府以郭茂倩左克明爲主五言古詩以文選爲主五七言近體詩以唐詩品彙爲主間有散見於他書或石刻者其來歷明註於本題之下

一詩中有贅句當削者其本文分註於原處有訛字當正者註曰原本某字有舊

詩學正宗凡例

二 五樂堂

刻新刻擇其善本而從之者註曰一本

某字又有可改而不敢擅改者於本文

上加一圈如魏文帝芙蓉池遊宴意及曹子建公宴觀顰放志

類之

一詩有不以世次論者明作者在人係世次

一音曰正始曰正變亦曰正者約情合性而歸之道德固三百篇之旨也

一卷有分上下有分上中下有分一二三

四又有附錄或體格有高下或音調有異同然亦不甚相遠

一註釋惟安世房中歌郊祀歌備錄餘並削讀者當自得於言意之表

一見聞有限纂輯不能無遺所望於同志者爲我補其闕糾其謬可也

詩學正宗凡例

三

五樂堂

詩學正宗總目

卷第一

四言古詩

卷第二

古樂府

卷第三

古樂府

卷第四

五言古詩

卷第五

五言古詩

卷第六

五言古詩

卷第七

五言古詩

卷第八

七言歌行

卷第九

詩學正宗總目

四

五樂堂

七言歌行

卷第十

五言排律

卷第十一

五言排律

卷第十二

五言律詩

卷第十三

五言律詩

卷第十四

七言律詩

卷第十五

五言絕句

卷第十六

七言絕句

卷九

詩學正宗總目

五

五樂堂

詩學正宗作者姓名

漢

高祖

武帝

韋孟

枚乘

蘇武

李陵

司馬相如

韋玄成

匡衡

班婕妤

馬援

班固

張衡

傅毅

詩學正宗姓名

六

五樂堂

繁欽

酈炎

諸葛亮

魏

武帝

文帝

明帝

甄后

曹植

王粲

劉楨

應瑒

繆襲

阮籍

晉

張華

何劭

司馬彪

傅玄

王讚

左思

陸機

石崇

王獻之

顧凱之

陶弘景

陶淵明

釋慧遠

釋帛道猷

宋至隋

宋武帝

齊武帝

七

詩學正宗姓名

七

五樂堂

梁簡文帝

梁元帝

陳後主

謝靈運

謝琨

謝惠連

鮑照

謝朓

沈約

徐陵

柳惔

吳筠

蕭慤

王籍

何遜

庾信

明餘慶

江淹

江總	盧思道
薛道衡	孫萬壽
初唐	
虞世南	魏徵
楊師道	李義府
王勃	楊炯
盧照隣	駱賓王
郭知運	蓋嘉運
劉庭芝	李嶠
喬知之	陳子昂
王適	朱佐日
杜審言	沈佺期
宋之問	武三思
郭振	李乂
薛稷	盧僊
韋元旦	蘇頲
張說	王翰
賀知章	賈曾

詩學正宗姓名

八

五樂堂

席豫	盧從願
徐安貞	李邕
張九齡	齊澣
孫逖	韋濟
張敬忠	豆盧復
屈同仙	褚朝陽
盛唐	
玄宗皇帝	李白
崔宗之	張旭
崔顥	孟浩然
陶翰	劉昶虛
薛據	崔曙
崔國輔	綦毋潛
盧象	祖詠
王之奐	王維
王縉	裴迪
儲光羲	王昌齡
賈至	常建

詩學正宗姓名

九

五樂堂

李頎	高適	岑參	王灣	賀蘭進明	張謂	杜甫	韋迢	嚴武	沈如筠	王季友	劉元濟	荆叔	中唐	韋應物	劉長卿	皇甫冉	皇甫曾	錢起	郎士元	嚴維	劉方平	暢當	崔峒	張起	張繼	韓翃	司空曙	李端	耿漳	丘丹	顧況
詩學正宗姓名																五樂堂															

竇叔向	長孫左輔	張南史	張衆父	李益	宋濟	柳談	韓愈	權德輿	張仲素	柳宗元	楊巨源	張籍	劉禹錫	王建	李涉	李冶	僧靈一	僧皎然	僧靈徹	晚唐	李頻	馬戴	劉洽	杜牧	溫庭筠	杜常	韓琮	陳陶	盧弼	羅鄴	韋莊	薛濤	僧貫休
詩學正宗姓名																		五樂堂															

詩學正宗卷第一目錄

皇明國子監助教東海浦南金

四言古詩

論曰卿雲江水開雅頌之源烝民麥秀建國風之始故首列之三百篇六義備矣漢祚鴻朗制作日新安世楚聲溫厚爾雅后有作者難乎其儷降自桓靈廢而禮樂崩晉宋王而新聲作是以君子傷之

正始

詩學正宗卷一目錄

五樂堂

康衢

擊壤

卿雲

賡歌

夏諺

五子

江水

麥秀

正音

三百篇大旨

正變上

黃澤辭

白雲謠

穆天子謠

祁招

翹翹

代匱

河清

詩學正宗卷一目錄

二

五樂堂

周道

綿葛

白水

巧笑

唐棣

澤門

鸛鵒

去魯

袞衣

鳳兮

曳杖

狸首

驪駒

安世房中歌

明堂

班固

辟廱

靈臺

正變下

諷諫

韋孟

在鄒

自効

韋玄成

戒子孫

廸志

傅毅

附錄

上山采薇

魏文帝

詩學正宗卷一目錄

三 五樂堂

詩學正宗卷第

四言古詩

正始

康衢

立我烝民莫非爾極不識不知順帝之則

擊壤

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帝力

於我何有哉

卿雲

詩學正宗卷一

五樂堂

卿雲爛爛禮綬綬兮日月光華旦復旦兮

爛然星陳日月光華弘予一人○日月有常星
辰有行四時順經百姓允識於予論樂配天之
節還于賢聖莫不咸聽讓乎鼓之
舞于舞之精華已竭寒裳去之

賡歌

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

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

元首叢戢哉股肱惰哉庶事墜哉

夏諺

吾王不游吾何以休吾王不豫吾何以助一游

一 豫爲諸侯度

五子

皇祖有訓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寧
予視天下愚夫愚婦一能勝予一人三失怨豈
在明不見是圖予臨兆民凜乎若朽索之御六
馬爲人上者奈何不敬

訓有之內作色荒外作禽荒甘酒嗜音峻宇雕
牆一有于此未或不亡

惟彼陶唐有此冀方今失厥道亂其紀綱乃底

滅亡

詩學正宗卷一

二

五樂堂

明明我祖萬邦之君有典有則貽厥子孫關石
和鈞王府則有荒墜厥緒覆宗絕祀

嗚呼曷歸予懷之悲萬姓仇予予將疇依鬱陶
乎予心顏厚有忸怩弗慎厥德雖悔可追

江水

江水沛兮舟楫敗兮我王廢兮趣歸於薄薄亦
大兮

樂兮樂兮四牡驕兮六轡沃兮去不善而從善

何不樂兮

麥秀

麥秀蘗蘗兮禾黍油油彼狡童兮不我好仇

正音

三百篇聖人列之於經間最其大旨序而
系之俾知所自

關雎道后妃之德也曰寤寐思服又曰寤寐反
側憂也然止於思服反側而已曰琴瑟御之又
曰鐘鼓友之樂也然止於琴瑟鐘鼓而已故曰

詩學正宗卷一

二

五樂堂

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

學者玩其詞審其音而有以識其性情之

正則於三百篇也思過半矣

蓼莪思父母而不得養也天保臣子頌禱其君
之詞也車牽燕樂其新婚也棠棣友于兄弟也
伐木朋友之交也父子缺則小弁作矣君臣缺
則板蕩作矣夫婦缺則白華作矣兄弟缺則角
弓作矣朋友缺則谷風作矣遭人倫之變而不
失夫天理之常此詩人性情之正也

學者不明於五倫之義則其言詩也皆苟而已邇之事父遠之事君詩之爲教固切於人倫日用者也

大雅會朝之樂也又受釐陳戒之詞也是故生民尊祖也篤公劉述祖也縣推本文王之興由太王也思齊文王所以聖也文王文王受命作周也大明文王有明德故天復命武王也下武繼文也文王有聲繼伐也假樂嘉成王也洞酌召康公戒成王也行葦忠厚也既醉太平也鳧鷖守成也王室衰微朝聘之禮俱廢忠諫之言不聞雅詩所以亡也

詩學正宗卷一

四

五樂堂

后世朝會樂章蓋昉諸此

頌郊廟之樂也美盛德之形容而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是故昊天有成命郊祀天地也思文后稷配天也雖禘太祖也天作祀先王先公也清廟祀文王也我將祀文王於明堂也執競祀武王也烈文成王卽位諸侯助祭也噫嘻春夏祈穀於上帝也豐年秋冬報也桓講武類禡

也般巡狩而祀五嶽四瀆也武奏大武也此有周一代之樂也商魯二頌放此

后世郊廟樂章蓋昉諸此

庭燎美宣王也鷄鳴思賢妃也東方刺無節也

后世元會早朝之作蓋昉諸此

湛露燕諸侯也彤弓燕有功諸侯也鹿鳴燕群臣嘉賓也令德令儀示我周行所謂樂矣而不繼以淫者也

后世侍燕賜酺之作蓋昉諸此

詩學正宗卷一

五

五樂堂

靈臺樂其有靈臺也卷阿從游於卷阿也車攻田而講武也泮水在泮而獻功也君行而臣從禮也用吉士以致福祿脩文德而服遠人寓規諷於頌禱之中固大臣侍從之體也

后世扈從應制之作蓋昉諸此

采芣遺戍也杖杜還而勞之也六月師出而有功也東山憫其室家之思也車徒之盛兵甲之威小戒備矣皆軍旅之事也

后世出塞從軍之作蓋昉諸此

皇華遣使臣也四牡勞使臣之來也北山其周之衰乎先王之時說以使民忘其勞何怨之有君子是以知周之衰也

后世奉使行役之作蓋昉諸此

七月衣食之源也載芟良耜力田而獲豐年也楚茨南山甫田大田穡事有成而祭祀以時燕饗以洽也此盛世之事也君子平其政用民不妨其力使民不奪其時則民得以盡力於農畝而享有此歲晚務閒之樂故曰盛世之事也

詩學正宗卷一

六

五樂堂

后世田家之作蓋昉諸此

白駒歸而隱也伐檀隱矣終其身而不悔也考槃衡門則有以自樂其樂矣

后世隱居閒適之作蓋昉諸此

燕燕渭陽道其思也戚之也崧高烝民貴其德也美之也韓奕誇其錫予之盛族類之貴也榮之也泣瀟我思式遄永懷道離別之至情爾

后世餞飲送別之作蓋昉諸此

青蠅刺讒也巷伯遭讒而自傷之詞也

后世離騷遷謫之作蓋昉諸此

鴻鴈哀民窮也黃鳥亦然匪風下泉亂極而思治也黍離傷之甚矣

后世憫時懷古之作蓋昉諸此

卷耳思也伯兮思而憂也泉水竹竿則能以禮自閒矣夫人情居而相違則思期而不至則憂况於夫婦之際乎

后世宮閨之作蓋昉諸此

黃鳥哀三良之殉葬也

詩學正宗卷一

七

五樂堂

后世哀輓之作蓋昉諸此

甘棠美召伯也淇澳美武公也斯干宣王考室也其八章曰乃生男子載寢之牀載衣之裳載弄之璋其泣嗶嗶朱芾斯皇室家君王天保之卒章曰如月之恒如日之升如南山之壽不騫不崩如松柏之茂無不爾或承頌也冀其將然之詞也

后世慶賀頌美之作蓋昉諸此

定之方中曰升彼虛矣以望楚矣望楚與堂景

山與京言升高而望也宛丘曰坎坎擊鼓宛丘之下坎坎擊鼓宛丘之道言出遊而樂也

后世遊覽之作蓋昉諸此

正變上

黃澤辭

皇之陀其馬歎沙皇人威儀皇之澤其馬歎玉

皇人壽穀

白雲謠

白雲在天丘山陵自出道里悠遠山川間之將

詩學正宗卷一

五樂堂

八

五樂堂

子無死尚復能來

穆天子謠

子歸東土和洽諸夏萬民平均吾顧見汝比及

三年將復而野

祁招

祁招之情情式昭德音思我王度式如玉式如

金形民之力而無醉飽之心

翹翹

翹翹車乘招我以弓豈不欲往畏我友朋

代匱

雖有絲麻無棄菅蒯雖有姬姜無棄憔悴凡百君子莫不代匱

河清

俟河之清人壽幾何兆云詞多職競作羅

周道

周道挺挺我心扃扃講事不令集人來定

縣葛

縣縣之葛在於曠野良工得之以爲絺紵良工

詩學正宗卷一

五樂堂

九

五樂堂

不得枯死於野

白水

浩浩白水儵儵之魚君來召我我將安居國家

未定從我焉如

巧笑

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爲絢兮

唐棣

唐棣之華偏其反而豈不爾思室是遠而

澤門

澤門之哲實與我役邑中之黔實慰我心

鸛鵒

鸛之鵒之公出辱之鸛鵒之羽公在外野往饋之馬鸛鵒跼跼公在乾侯微塞與襦鸛鵒之巢遠哉遙遙稠父喪勞宋父以驕鸛鵒鸛鵒往歌來哭

去魯

彼婦之口可以出走彼婦之謁可以死敗盍優哉游哉聊以卒歲

衰衣

衰衣章甫實獲我所章甫衰衣惠我無私

鳳兮

鳳兮鳳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已而已而今之從政者殆而

曳杖

泰山其頽兮梁木其壞兮哲人其萎兮

狸首

曾孫侯氏四正具舉大夫君子凡以庶士小大

莫處御於君所以燕以射則燕則譽

驪駒

驪駒在門僕夫具存驪駒在路僕夫整駕

安世房中歌

漢書禮樂志曰漢房中樂祠高祖唐山夫人所作也周有房中樂至秦名曰壽人凡樂樂其所生禮不忘其本高祖樂楚聲故房中樂楚聲也孝惠二年使樂府令夏侯寬備其蕭管更名安世樂云

其一

大孝備矣休德昭清高張四縣樂充宮庭

宮縣四而高張之縣音懸然衆多仰視高遠如雲日之杳冥也

芬樹羽林雲景杳冥金支秀華庶旄翠旌

蘇羽葆以黃金爲支其首敷散若草木之秀華庶旄翠旌折五采羽注翠旄之首而爲旌耳

七始華始肅倡和聲

如六英也肅敬也言歌也言庶幾神來宴戲而聽此樂也娛許其反

其二

神來宴娛庶幾是聽

粥粥音送細些人情粥粥敬懼貌細微也以樂也粥弋忽乘青玄熙事備成言還禱禮畢忽登六反事皆備成也清思聊聊經緯冥冥青天而去福熙之與與禧同音窈

其三

我定曆數人告其心言臣下各竭其心致誠敬也敕身齊戒敕謹敬之貌乃立祖廟敬明尊親大矣孝熙四極爰轉齊讀曰齊乃立祖廟敬明尊親大矣孝熙四極爰轉遠之虞轉與臻同至也

其四

王侯秉德其鄰翼翼翼四鄰之國翼翼翼敬貌顯明昭式清明粲矣皇帝孝德與暢竟全大功撫安四極

其五

海內有姦紛亂東北謂匈奴也詔撫成師武臣承惠言各置部校行樂交逆簫勺群慝蕭舜樂也勺師出以律也定新樂教化流行則逆亂肅為濟哉蓋定燕國之徒盡交歡也應惡也

其六

大海蕩蕩水所歸高賢愉愉民所懷與也言海故衆水歸之上者有和大山崔百卉殖民何貴榮之德則人皆思附也

貴有德亦與也言大山以崔嵬之故能生養百卉明君以崇高其德故為萬姓所尊也

其七

安其所樂終產言萬物各安其所樂終產世繼緒言傳祚飛龍秋游上天言駕馬騰騰秋秋然也楊雄賦曰秋秋瞻

其八

豐草萋女羅施萋盛貌女羅兔絲也延于松栢之上異類而有纏綿如此况同姓善何如誰能回善不可干亂也教德長莫長被無極

其九

雷震震電耀耀明德鄉治本約言王者之威取義之方而治政本治其約澤弘大言政教有常之約約讀曰要加被寵咸相保言德澤所加人被寵渥德施大

其十

都荔遂芳窈窕桂華言都良薛荔俱有芬芳桂窈窕之窈窕音孝奏天儀若日月光言以孝道進宸下之宸乘玄四龍回馳北行羽旄殷盛芬哉芒有光

芒芳衆多也孝道隨世我署文章署表

其十一

桂華馮馮翼翼承天之則馮馮盛滿也吾易父
遠燭明四極言疆易廣大耳

其十二

慈惠所愛美若休德若盛也杳杳冥冥克綽永
福綽綽也美芳磴磴卽卽師象山則磴磴崇實之盛衆類於山也

其十三

嗚呼孝哉案撫戎國蠻夷竭歡象來致福象譯蠻夷也兼臨是愛終無兵革兼臨在上位而普包容也

其十四

嘉薦芳矣告靈饗矣告靈既饗德音孔臧饗平善也惟德之臧建侯之常永保天休令問不忘

其十五

皇皇鴻明蕩侯休德言天下蕩平嘉承天和伊
樂厥福伊是也在樂不荒惟民之則浚則師德下
民咸殖令問在舊孔容翼翼浚深也舊久也言有深法衆德故能

生有羣黎久有善名其容甚敬也

其十六

孔容之常承帝之明帝謂天也下民之樂子孫保光
承順溫良受帝之光嘉薦令芳壽考不忘

其十七

承帝明德師象山則象山言不雲施稱民永受
厥福言稱物平施其澤承容之常承帝之明下
民安樂受福無疆

右安世房中歌流傳既久文義不無乖謬
詩者并然上虞劉履始更定爲七章余復
更定爲十章首從字順頗有
條理重錄如左未知是否

詩學正宗卷一

五

五樂堂

大孝備矣休德昭清高張四縣樂充宮庭芬
始肅倡和聲神來宴妓庶幾是瞻○需需
音送細齊人情忽乘青玄熙事備成清思聊
式清明望矣皇帝孝德竟全大功撫安四極
行樂交逆蕭勺群愚肅爲齊哉蓋定燕國○
大海蕩蕩水所歸高賢愉愉民所懷大山崔
○鳴呼治民何貴貴有德○雷震震電耀耀明
德○嗚呼孝哉案撫戎國蠻夷竭歡象來致福
告靈既饗德音孔臧惟德之臧建侯之常永
保天和伊樂厥德在樂不荒惟民之則浚則

師德下民咸殖今問在舊孔容翼翼○孔容
之常承帝之明下民之樂子孫之光承容之
安樂受福無疆

明堂

於昭明堂明堂孔陽聖皇宗祀穆穆煌煌上帝
宴饗五位時序誰其配之世祖光武普天率土
各以其職猗歟緝熙允懷多福

辟雍

乃流辟雍辟雍湯湯聖皇蒞止造舟爲梁皤皤
國老乃父乃兄抑抑威儀孝友光明於赫大上

示我漢行洪化唯神永觀厥成

靈臺

乃經靈臺靈臺既崇帝勤時登爰考休徵三光
宣精五行布序習習祥風祁祁甘雨百穀蓁蓁
庶草蕃廡屢惟豐年於皇樂胥

正變下

諷諫

韋孟爲楚元王傳傳子夷王及孫王戊
戊荒淫不道孟作詩諷諫

詩學正宗卷一

五樂堂

百五

詩學正宗卷一

十七

五樂堂

肅肅我祖國自永韋黼衣朱黻四牡龍旂彤弓
斯征撫寧遐荒總齊群邦以翼太商迭彼大彭
勳績惟光至于有周歷世會同王叔聽譖寔絕
我邦我邦既絕厥政斯逸賞罰之行非繇王室
庶尹群后靡扶靡衛五服崩離宗周以隳我祖
斯微遷于彭城在予小子勤諉厥生院此嫚秦
耒耜以耕悠悠嫚秦上天不寧乃眷南顧授漢
千京於赫有漢四方是征靡適不懷萬國攸平
乃命厥弟建侯于楚俾我小臣惟傳是輔矜矜
元王恭儉靜一惠此黎民納彼輔弼享國漸世
垂烈于後乃及夷王尅奉厥緒咨命不永惟王
統祀左右陪臣斯惟皇士如何我王不思守保
不惟履水以繼祖考邦事是廢逸游是娛大馬
繇繇是放是驅務彼鳥獸忽此稼苗蒸民以匱
我王以媼所弘匪德所親匪俊唯囿是恢唯諛
是信踰踰諂夫罟罟黃髮如何我王曾不是察
既藐下臣追欲從逸嫚彼顯祖輕此削黜嗟嗟
我王漢之睦親曾不夙夜以休令聞穆穆天子

臨爾下土明明群司執憲靡顧正遐由近殆其
怙茲嗟嗟我王曷不是思匪思匪監嗣其罔則
彌彌其佚岌岌其國致冰匪霜致隊匪慢瞻惟
我王時靡不練興國救顛孰違悔過追思黃髮
秦繆以霸歲月其徂年其逮者於赫君子庶顯
于後我王如何曾不斯覽黃髮不近胡不時監
在鄒

孟諷諫後遂去位徙家於鄒又作此詩

微微小子既苟且陋豈不牽位穢我王朝王朝

詩學正宗卷一

十八

五樂堂

肅清唯俊之庭顧瞻余躬懼穢此征我之退征
請于天子天子我恤矜我髮齒赫赫天子明越
且仁縣車之義以泊小臣嗟我小子豈不懷土
庶我王寢越遷于魯既去禰祖惟懷惟顧祁祁
我徒戴負盈路爰戾于鄒鬻茅作堂我徒我環
築室于牆我既遷逝心存我舊夢我漬上立于
王朝其夢如何夢爭王室其爭如何夢王我彌
寤其外邦嘆其喟然念我祖考泣涕其漣予末
老夫咨既遷絕洋洋仲尼視我遺烈濟濟鄒魯

禮義唯恭誦習弦歌于異他邦我雖鄙耆心其
好而我徒偁爾樂亦在而

自効

韋玄成既襲父爵遷太常後以列侯從
祀孝惠廟當晨入廟天雨淖不駕駟馬
車而騎至廟下有司劾奏玄成等數人
皆削爵爲關內侯玄成自傷貶黜父爵
歎曰吾何面目以奉祭祀乃作詩自効

赫矣我祖侯于承韋賜命建伯有殷以綏厥績

詩學正宗卷一

十九

五樂堂

既昭車服有常朝宗商邑四牡翔翔德之令顯
慶流于裔宗周至漢群后歷世肅肅楚傳輔翼
元夷厥駟有庸惟慎惟祗嗣王孔佚越遷于鄒
五世墳僚至我節侯惟我節侯顯德遐聞左右
昭宣五品以訓既者致位惟懿惟兵厥賜祁祁
百金泊館國彼扶陽在京之東惟帝是留政謀
是從繹繹六轡是列是理威儀濟濟朝享天子
天子穆穆是宗是師四方遐邇觀國之輝茅土
之繼在我俊兄惟我俊兄是讓是形於休厥德

於赫有聲致我小子越留於京惟我小子不肅
會同媿彼車服黜此附庸赫赫顯爵自我隊之
微微附庸自我招之誰能忍媿寄之我顏誰將
還征從之夷蠻於赫三事匪俊匪作於蔑小子
終焉其度誰謂華高企其齊而誰謂德難厲其
庶而嗟我小子于貳其尤隊彼令聲申此擇辭
四方群后我監我視威儀車服唯肅是履

戒子孫

玄成復作詩復玷缺之難難因以戒示

子孫

於肅君子既令厥德儀服此恭棣棣其則咨余
小子既德靡逮曾是車服荒嫚以隊明明天子
俊德烈烈不遂我遺恤我九列我既茲恤惟風
惟夜畏忌是申供事靡惰天子我監登我三事
顧我傷隊爵復我舊我既此登望我舊階先后
茲度漣漣孔懷司直御事我熙我盛群公百僚
我嘉我慶于異卿士非同我心三事惟難莫我
肯矜赫赫三事力雖此畢非我所度退其罔口

自我之隊畏不此基今我度茲戚戚其懼嗟我
後人命其靡常靖享爾位瞻仰靡荒慎爾會同
戒爾車服無媿爾儀以保爾域爾無我視不慎
不整我之此復惟祿之幸於戲後人惟肅惟栗
無忝顯祖以蕃漢室

迪志

傳毅作此詩以自勵

咨爾庶士迨時斯勗日月逾邁豈云旋復哀我
經營旅力靡及在茲弱冠靡所樹立於赫我祖

子孫

顯于殷國二迹阿衡克光其則武宗興商伊宗

皇士爰作股肱萬邦是紀奕世載德迄我顯考
保膺淑懿續脩其道漢之中葉俊人式序秩彼
殷宗光此勳緒伊余小子穉陋靡逮懼我世烈
自茲以墜誰能革濁清我濯漑誰能昭聞啓我
童昧先人有訓我訊我誡訓我嘉務誨我博學
爰率朋友尋此舊則契闊夙夜庶不懈忒秩秩
大猷紀綱庶式匪勤匪昭匪壹匪測農夫不怠
越有黍稷誰能云作考之居息二事敗業多疾

我力如彼遵衢則罔所極二志靡成幸勞我心
如彼兼聽則溷於音於戲君子無恒自逸徂年
如流鮮茲暇日行邁屢稅胡能有迄密勿朝夕
聿同始卒

附錄

上山采薇

魏文帝

上山采薇薄暮苦饑谿谷多風霜露沾衣野雉
群雛候援相追還望故鄉鬱何壘壘高山有崖
林木有枝憂來無方人莫之知人生如寄多憂
何為今我不樂日月其馳湯湯川流中有行舟
隨波轉薄有似客游策我良馬被我輕裘載馳
載驅聊以忘憂

百九十八

詩學正宗卷一

五

樂堂

詩學正宗卷第一

姑蘇吳權
寫章表刻

詩學正宗卷第二目錄

皇明國子監助教東海蒲南金

古樂府

論曰漢武定郊祀立樂官命司馬相如等作
歌詩被之管絃協以律呂樂府所由興也
大夫時時間作閎深道勁獨臻其妙曹氏父子
力追兩京庶幾合矩自晉以下吾無譏焉

正始

采薇歌

伯夷

百九十九

詩學正宗卷二目錄

一

五樂堂

龜山操

孔子

越人歌

荆軻

紫玉歌

吳王女

垓下歌

項羽

楚歌

漢高祖

箜篌引

麗玉

瓠子歌 二首

武帝

李夫人歌

正音上

郊祀歌 十九首

鼓吹饒歌曲 十八首

烏生

鷄鳴

王子喬

東門行

西門行

豔歌行

豔歌何嘗行

陌上桑

隴西行

長安有狹斜行

白頭吟

孤兒行

董逃行

獨漉篇

蜚蝶行

詩學正宗卷二目錄

二

五樂堂

詩學正宗卷第二

古樂府

正始

采薇歌

伯夷

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
矣神農虞夏忽焉沒兮我安適歸矣于嗟徂兮
命之衰矣

龜山操

孔子

予欲望魯兮龜山蔽之手無斧柯柰龜山何

越人歌

今夕何夕兮牽洲中流今日何日兮得與王子
同舟蒙羞被好兮不訾詬耻心幾煩而不絕兮
得知王子山有木兮木有枝心悅君兮君不知

紫玉歌

吳王女

南山有鳥北山張羅意欲從君讒言孔多悲結
成疹沒身黃墟命之不造宛如之何羽族之長
名為鳳凰一日失雄三年感傷雖有衆鳥不為
匹雙故見鄙姿逢君輝光身遠心邇何曾暫忘

垓下歌

項羽

力拔山兮氣蓋世時不利兮騅不逝騅不逝兮
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

楚歌

漢高祖

鴻鵠高飛一舉千里羽翼已就橫絕四海橫絕
四海又可奈何雖有繒繳尚安所施

筼篹引

麗玉

公無渡河公竟渡河墮河而死當奈公何

瓠子歌

武帝

詩學正宗卷二

五樂堂

瓠子決兮將奈何浩浩洋洋兮慮殫爲河殫爲
河兮地不得寧功無已時兮吾山平吾山平兮
鉅野溢魚弗鬱兮栢冬日正道弛兮離常流蛟
龍騁兮放遠遊歸舊川兮神哉沛不封禪兮安
知外皇謂河伯兮何不仁泛濫不止兮愁吾人
菑桑浮兮淮泗滿久不返兮水維緩

河湯湯兮激潏潏北渡回兮迅流難牽長焚兮
汎美玉河公許兮薪不屬薪不屬兮衛人罪燒
蕭條兮噫乎何以禦水隕林竹兮槌石菑宣防

塞今萬福來

李夫人歌

是邪非邪立而望之翩何姍姍其來遲

正音上

郊祀歌十九首

武帝定郊祀之禮祠太一於甘泉祭后
土於汾陰乃立樂府以李延年爲協律
都尉命司馬相如等造爲歌詩合以八
音之調以正月上辛用事甘泉園丘使

百二十六

詩學正宗卷二

五樂堂

童男女七十人歌之時新得神馬因次
爲歌汲黯進曰王者作樂上以承祖宗
下以化兆民今陛下得馬作歌以薦於
宗廟先帝百姓豈能知其音邪觀黯之
言則是祭宗廟亦用之矣然其辭亦多
難曉云

練時日一

練時日侯有望練選也煇管肅延四方肅也肅香也九重開靈之旂肅也肅香也

門有九重言皆開垂惠恩鴻枯休鴻大也枯福也休美也

靈之車結玄雲駕飛龍羽旄紛紛紛言靈之下

若風馬言速疾也左倉龍右白虎以為靈之來神哉

沛沛沛沛言沛沛也先以雨般裔裔先以雨言神欲行也

同班布也裔靈之至慶陰陰言垂陰覆相放悲

震澹心放悲猶髮髯也靈已坐五音飭飭讀與敕同謂整也

虞至旦承靈億億安也牲蘭栗粢盛香尊桂酒

賓八鄉尊桂酒以水漬桂為大尊酒也蘭栗言角之小如蘭及栗之形也入鄉八方之神

靈安留吟青黃吟謂歌誦也青黃謂四時之樂也徧觀此眺

瑤堂眺望也瑤石而似衆嫖並綽奇麗嫖音互

謂供神女樂顏如茶兆逐靡茶野菅白華也言並好麗也

兆逐靡者兆民被華文厠霧縠曳阿錫佩珠玉

阿細縠錫細布也厠雅也俠嘉夜匪蘭芳俠與

嘉夜芳草也澹容與獻嘉觴澹安也容與言閑舒也

帝臨二

帝臨中壇四方承宇言天神尊者來降中壇

繩意變備得其所繩繩爾雅清和六合制數以

五此土後之歌海內安寧與文匱武匱古后土

富媼昭明三光坤為母故稱媼海內安定富媼之功耳穆穆優游

嘉服上黃土色上黃也

青陽三

青陽開動根芽以遂春為青陽草根曰芽膏潤

并愛歧行畢逮歧音岐凡有足遂者言皆生出也震聲發榮耀處

頃聽言雷震始發草木舒榮則整處枯槁復

產迺成厥命枯槁謂草木經冬零落者也衆庶熙熙施及天

胎熙熙和樂貌施延也少長曰天羣生堪堪惟

春之祺祺福也堪堪豐厚祺福也堪堪豐

朱明四

朱明盛長粵與萬物夏為朱明粵古敷相生茂

豫靡有所誦誦讀為通茂豫美盛而光悅也言草木皆通達而生美悅光澤各無

也所誦皆申遂敷華就實既阜既昌敷布也成就

登成甫田百鬼迪嘗言此泰盛皆因大田而登成進於祀所而為百

疆若善也廣大建祀肅雍不忘神若宥之傳世無

西顥五

西顥沆碭秋氣肅殺西顥西方少昊也沆碭白氣貌

舍秀垂穎續舊不廢五穀百草秀穎成實皆因舊苗不廢絕也不榮而實

服日秀葉未日穎姦偽不萌祿孽伏息隅辟越遠四貉咸服夷辟讀曰僻既畏茲威惟慕純德附而不驕

正心翊翊附純大也言畏威懷德皆來賓

玄冥六

玄冥陵陰蟄蟲蓋藏玄冥北方之神中木零落抵冬降

霜抵至也至冬而降霜音底易亂除邪革正異俗易變也兆

民反本抱素懷樸條理信義望禮五嶽暢分也

籍斂之時掩收嘉穀籍斂謂收種田也

惟泰元七

惟泰元尊媼神蕃釐泰元天也媼神地也蕃多也經緯天地作成四時精建日月星

辰度理陰陽五行周而復始雲風雷電降甘露

雨百姓蕃滋咸循厥緒蕃多也滋益也繼統共

勤順皇之德共讀曰恭皇皇天也此言天子繼承祖統恭勤為心而順天者也

鸞路龍鱗罔不矜飾矜音堅塗之堅飾也師古曰罔無也矜振也謂皆振

整而飾之也嘉邊列陳庶幾宴享嘉邊謂祭祀

滅除凶災列騰八荒言威烈之盛鐘鼓竿笙雲

舞翔翔招搖靈旗九夷賓將畫招搖於旗以征伐故稱靈旗將猶

從

天地八建始元年丞相匡衡奏罷龍鱗更定

天地並况惟子有慕况賜爰熙紫壇思求厥路

然殊鳴琴竿瑟會軒朱軒朱即朱軒也言總合音樂會於軒檻之前

粼粼金鼓靈其有喜粼粼美玉名百官濟濟各敬

厥事盛牲實俎進聞膏言以牲實俎以蕭蒨脂則其芬馨達於神所故長麗前挾光耀

明挾即光炎字也長麗靈鳥也故相如賦曰前長麗而後商皇舊說云鸞也寒暑不

忒況皇章忒差也和也以此賜君章賢德也展詩應律

銷玉鳴銷玉和也函宮吐角激徵清發梁揚羽申

以商自函宮吐角以下總言五音申重也發梁歌聲繞梁也函與舍同造茲新

音永父長聲氣遠條鳳鳥翔達神夕奄虞蓋

孔享虞樂也蓋語辭也孔甚也

日出入九丞相匡衡奏罷

詩學正宗卷二

五樂堂

集 302—33

日出入安窮時世不與人同日月無窮人命有限世長而壽短也

故春非我春夏非我夏秋非我秋冬非我冬泊

如四海之池徧觀是邪謂何其言人命促也吾知所

樂獨樂六龍六龍之調使我心若願乘六龍昇

雲故訾黃其何不徠下訾黃歎之辭黃帝乘黃也

仙去武帝意欲得之故天馬十元符三年馬生

太乙況天馬下言此天馬及太一霑赤汗沫流

楮大宛馬汗血膏志倣精權奇爾浮雲曉上

馳音躍言天體容與萬里逆讀與萬里同言

今安匹龍為友言今更無與匹者

又太初四年誅宛王獲宛馬作

天馬來從西極涉流沙九夷服言九夷皆服故

天馬來出泉水虎脊兩化若鬼馬有毛色脊

言其變化天馬來歷無草徑千里循東道言西

言其行蹟也天馬來執徐時言得天馬

言其行蹟也將搖舉誰與期言當奮隆高舉

天馬來言武帝好仙常庶幾天

開遠門竦予身逝昆侖言武帝好仙常庶幾天

也天馬來龍之媒言天馬者乃神龍之類今天

游閭闔觀玉臺閭闔上帝之所居

天門開十一

天門開誅蕩蕩誅讀如迭誅蕩蕩穆並騁以臨

饗言衆神穆然方駕光夜燭德信著神光夜照

是德信靈寢平而鴻長生神靈德澤所浸溥

故我安豫也大朱涂廣夷石為堂塗道路也

道而安豫也搖若永望之也招搖申動之貌永長也星留

俞塞隕光俞塞言衆星留神照紫

幄珠煩黃幄言光耀神之幄也帳上四下而覆曰

音云幡比掖回集貳雙飛常羊舞者骨騰肉飛

雙集也常羊月穆穆以金波日華耀以宣明言

光穆穆若金之假清風軋忽激長至重觴軋忽

波流也宣偏也神裴回若留放殢異親以肆章殢音

謂累獻也期函蒙被社福應誠而為神所饗故能包

寂寥上

天知厥時言天雖寂寥高遠而泛泛溟溟從高

知我饗薦之時也

旂意漢上浮之殷勤此路臚所求以微勤此路

所求也休美也嘉慶也休嘉始也嘉始也嘉始也嘉始也

溢四方休美也嘉慶也專精厲意逝九閼

九閼仙入謂盧敷曰吾與汗漫期乎紛云六幕

浮大海紛云與作之貌六幕猶言六合

景星十二元鼎五年得

景星顯見信星彪列景星者德星也見無常常

象載昭庭日親以察象謂縣

參伴開闔爰推本紀等

詩學正宗卷二 五樂堂

五音六律依韋饗昭依韋諧和不相

雜變並會雅聲遠姚姚儀也言空桑

琴瑟結信成空桑地名也四興遞代八風生

舞者四將代奏也左氏傳曰夫殷殷鐘石羽籥

鳴殷殷聲盛也石謂磬也羽河龍供鯉醇犧牲

百末旨酒百末草華之末也旨美也泰尊柘

布蘭生百末草華之末也旨美也泰尊柘

漿析朝醒柘漿取甘柘汁以爲飲也醒酒微

感心攸通修名言精微所應其心攸遠周流常

羊思所并并思與神道合也下言合所思是也

穰穰復正直往甯甯願也言復福既多歸於正

馮蠙切和疏寫平馮蠙切和疏寫平

齊房十三元封二年芝生

齊房產草九莖連葉齊讀曰齊宮童効異披圖

案謀此異瑞也玄氣之精回復此都言天也

玄氣之精回復此都言天也

蔓蔓日茂芝成靈華言其

詩學正宗卷二 五樂堂

后皇十四

后皇嘉壇立玄黃服壇祭壇也物發異州兆蒙

社福得寶鼎於沈沈四塞假伏合處沈音充沈

經營萬億咸遂厥宇宇居

華燁燁十五

華燁燁固靈根神之旂過天門車千乘敦昆侖

神之出排玉房周流雜拔蘭堂拔舍

拔舍

步曷神之行旌容容騎沓沓般縱縱之貌容飛揚

疾行也般相連也縱縱神之來泛翊翊甘露降

慶雲集非雲郁郁紛紛是謂慶雲神之掄臨壇

宇掄引也壇宇謂祭祠壇場及宮九疑賓夔龍

舞九疑舜所葬言以舜為賓客也夔典神安坐

鵠吉時言神安坐回翔共翊翊合所思恭翊翊

也神嘉虞申貳觴猶重觴也貳觴福滂洋邁延長

廣滂也沛施枯汾之阿阿水之揚金光橫泰河

河大也莽若雲增陽波莽雲貌言光明之

徧臚驪騰天歌歡慶令歌上升於天五樂堂

五神十六

五神相包四隣五帝為太一相也土地廣揚浮

雲屹嘉壇椒蘭芳屹摩也謂舉其壇壁玉精

垂華光言禮神之壁乃玉之益億年美始興

慶方興交於神若有承言神來降臨廣宣延咸

畢畢也靈輿位偃蹇長神既畢

之位偃蹇高駮也卉汨臚析奚遺卉汨疾意也

也奚何也言速自陳列淫淶澤淫然歸淫淶澤淫然歸淫久也

名言我饗神之後久有淫澤乃

朝隴首十七元狩元年行幸

朝隴首覽西垠謂朝於隴首雷電奈獲白麟

五時皆有報應聲爰五止顯黃德爰五止顯黃德爰日也發語

若雷光若電也圖勾虛熏鬻圖勾虛熏鬻重鬻匈奴本號也

時白麟足有五圖勾虛熏鬻重鬻匈奴本號也

流離抑不詳安集連道不詳善者抑出之以申

也應勸賓百僚山河饗百僚百神掩回轅鬻長馳

鬻音鬻鬻騰雨師洒路陂言使雨師灑道也

流星噴感惟風籟歸雲撫懷心懷心懷柔

象載瑜十八

象載瑜瑜白集西象載象與也瑜美貌言此瑞車

食甘露飲榮泉駕與者象所飲食也赤鴈集

六紛貞言六者所獲赤鴈之數也紛貞多貌言

殊翕雜五采文翕與復赤鴈之數也言其神所見施祉福

登蓬萊結無極見顯示也蓬萊神山

赤蛟綏黃華蓋綏綏赤蛟貌黃華蓋言露夜零

晝掩蓋晝掩蓋雲氣之貌百君禮六龍位百君

也百神勺椒漿靈已醉日酌靈既享錫吉祥芒芒

極降嘉觴芒芒廣靈殷殷爛揚光殷殷盛貌爛

延壽命永未央杳冥塞六合澤汪濊輯萬國

案汪濊也輯和也天地四方謂之靈視視象輿輶

六合汪濊言饒多也輯與集同票然逝旗逶蛇票然輕舉意

人駭驚待發之意禮樂成靈將歸託玄德長無衰言託恃天德與

鼓吹饒歌曲十八首

按漢有二十二曲列于鼓吹謂之饒歌

存者十八篇而務成玄雲黃雀釣竿四

篇其詞已亡又李延年因胡曲更造新

聲二十八解謂之橫吹魏晉以降僅傳

十曲曰黃鵠曰隴頭曰出關曰入關曰

出塞曰入塞曰折楊柳曰黃覃子曰赤

之楊曰望行人後人雜以關山月洛陽

道長安道梅花落紫駟馬驄馬雨雪劉

生合十八曲古詞鮮有存者又相和曲

平調瑟調清調在漢謂之三調又楚詞

漢房中樂也又清商曲曰清樂清樂者

九代之遺聲也其始即相和三調審聲

者攷焉

朱鷺

朱鷺魚以鳥路訾邪鷺何食食茄下不之食不

以吐將以問誅諫者

思悲翁

思悲翁唐思奪我美人侵以遇悲翁也但我思

蓬首叢狗逐狡兔食交君梟子五梟母六拉沓

高飛暮安宿

詩學正宗卷二 圭 五樂堂

艾如張

艾而張羅夷於何行成之四時和山出黃雀亦

小羅雀以高飛奈雀何為此倚欲誰肯磔室

上之回

上之回所中益夏將至行將北以承甘泉宮寒

暑德遊石關望諸國月支臣匈奴服令從不官

疾駟馳千秋萬歲樂無極

翁離

擁離趾中可築室何用葺之蕙用蘭擁離趾中

戰城南

戰城南死郭北野死不葬烏可食爲我謂烏且
爲客豪野死諒不葬腐肉安能去子逃水深激
激蒲葦冥冥梟騎戰鬪死駑馬徘徊鳴梁築室
何以南梁何北禾黍而穫君何食願爲忠臣安
可得思子良臣良臣誠可思朝行出攻暮不夜
歸

巫山高

巫山高高以大淮水深難以逝我欲東歸害梁
不爲我集無高曳水何梁湯湯回回臨水遠望
泣下沾衣遠道之人心思歸謂之何

上陵

上陵何美美下津風以寒問客從何來言從水
中央桂樹爲君船青絲爲君笮木蘭爲君棹黃
金錯其間滄海之雀赤翅鴻白鴈隨山林乍開
乍合曾不知日月明醴泉之水光澤何蔚蔚芝
爲車龍爲馬覽遨遊四海外甘露初二年芝生
池仙入下來飲延壽千萬歲

將進酒

將進酒乘太白辨佳哉詩審搏放故歌心所作
同陰氣詩悉索使禹良工觀者苦

君馬黃

君馬黃臣馬蒼二馬同逐臣馬良易之有驪蔡
有赭美人歸以南駕車馳馬美人傷我心佳人
歸以北駕車馳馬佳人安終極

芳樹

芳樹日月君亂如於風芳樹不上無心溫而鵲
三而爲行臨蘭池心中懷我悵心不可匡日不
可顧妬人之子愁殺人君有他心樂不禁禁王
將何以如孫如魚乎悲矣

有所思

有所思乃在大海南何用問遺君雙珠璫瑁簪
用玉紹繚之聞君有他心拉雜摧燒之摧燒之
當風揚其灰從今已往勿復相思相思與君絕
鷄鳴狗吠兄嫂當知之妃呼稀秋風肅肅晨風
颯東方須臾更高知之

雉子班

雉子班如此之干雉梁無以吾翁孺雉子知得
雉子高飛止黃鵠飛之以千里王可思雄來飛
從雌視子趨一雉雉子車大駕馬滕王送行所
中堯羊蜚從王孫行

聖人出

聖人出陰陽和美人出遊九河佳人來駢離哉
何駕六飛龍四時和君之臣明護不道美人哉
宜天子免甘星巫樂甫如美人子含四海

詩學正宗卷二

大

五樂堂

上邪

上邪我欲與君相知長命無絕衰山無陵江水
為竭冬雷震震夏雨雪天地合乃散與君絕

臨高臺

臨高臺以軒下下有清水清且寒江有香草目
以蘭黃鵠高飛離哉翻關弓射鵠令我主壽高
年

收中吉

遠如期

遠如期益如壽處天左側大樂萬歲與天無極

雅樂陳佳哉紛單于自歸動如驚心虞心大佳
萬人還來謁者引卿殿陳累世未嘗聞之增壽
萬年亦誠哉

石流

石流涼陽涼石水流為沙錫以微河為香向始
蘇冷將風陽北逝肯無敢與于揚心邪懷蘭志
金安薄北方開留離蘭

烏生

烏生八九子端坐秦氏桂樹間惜我秦氏家有
遊遨蕩子工用睢陽彊蘇合彈左手持彊彈兩

詩學正宗卷二

元

五樂堂

丸出入烏東西惜我一九即發中烏身烏死魂
魄飛揚上天阿母生烏子時乃在南山崑石間
惜我人民安知烏子處蹊徑窈窕安從通白鹿
乃在上林西苑中射工尚復得白鹿脯惜我黃
鵠摩天極高飛後宮尚復得烹煮之鯉魚乃在
洛水深淵中釣鈎尚得鯉魚口惜我人民生各
各有壽命死生何須復道前後

鷄鳴

鷄鳴高樹顛狗吠深宮中蕩子何所之天下方
太平刑法非有貸柔協正亂名黃金爲君門壁
王爲軒堂上有雙樽酒作使邯鄲倡劉王碧青
覺後出郭門王舍後有方池池中雙鴛鴦鴛鴦
七十二羅列自成行鳴聲何啾啾聞我殿東廂
九弟四五人皆得侍中郎五日一時來觀者滿
路傍黃金絡馬頭頰頰何煌煌桃生露井上李
樹生桃傍蟲來齧樹根李樹代桃殭樹木身相
代兄弟還相忘

詩學正宗卷二

五樂堂

王子喬

王子喬乘駕白鹿雲中遨參駕白鹿雲中遨下
遊來王子喬參駕白鹿上至雲巖遊遨上逮逋
陰廣里踐近高結仙宮過謁三台東遊四海五
嶽上過蓬萊紫雲臺三王五帝不足令令我聖
朝應太平養民君子事父明當究天祿永康寧
玉女羅坐吹笛簫嗟行聖人遊八極鳴吐嘖福
翔殿側聖主享萬年悲吟皇帝延壽命

東門行

出東門不顧歸來入門悵欲悲盎中無斗儲遠
視桁上無懸衣一解拔劍出門去兒女牽衣啼
他家但願富貴賤妾與君共鋪糜二解共鋪糜
上用滄浪天故下爲黃口小兒今時清廉難犯
教言君復自愛莫爲非三解今時清廉難犯教
言君復自愛莫爲非行吾去爲遲平慎行望君
歸四解

西門行

出西門步念之今日不作樂當待何時一解夫

詩學正宗卷二

五樂堂

爲樂爲樂當及時何能坐愁悒鬱當復待來茲

二解飲醇酒炙肥牛請呼心所歡可用解愁憂

三解人生不滿百常懷千歲憂晝短苦夜長何

不秉燭遊四解自非仙人王子喬計會壽命難

與期自非仙人王子喬計會壽命難與期五解

人壽非金石年命安可期貪財愛惜費但爲後

人嗤六解

艷歌行

翩翩堂前燕冬藏夏來見兄弟兩三人流宕在

他縣故衣誰當補新衣誰當綻賴得賢主人覽
取為吾組夫婿從門來斜柯西北眇語卿且勿
眇水清石自見石見何纍纍遠行不如歸

艷歌何嘗行

飛來雙白鵲乃從西北來十五五羅列成行

一解

妻卒被病行不能相隨五里一反顧六里

一徘徊二解

吾欲啣汝去口噤不能開吾欲負

汝去毛羽何摧頽

三解

樂哉新相知憂來生別

離躊躇顧群侶淚下不自知

四解

念與君離別

詩學正宗卷二

三

五樂堂

氣結不能言各各重自愛遠道歸還難妾當守

空房閉門下重關若生當相見亡者會黃泉今

日樂相樂萬歲期延年

念與下為趨

陌上桑

日出東南隅照我秦氏樓秦氏有好女自名為

羅敷羅敷喜蠶桑采桑城南隅青絲為籠係桂

枝為籠鉤頭上倭墮髻耳中明月珠綠綺為下

裙紫綺為上襦行者見羅敷下擔捋髭鬚少年

見羅敷脫帽著幘頭耕者忘其犁鋤者忘其鋤

來歸相怒怨但坐觀羅敷

一解

使君從南來五

馬立踟躕使君遣吏往問是誰家姝秦氏有好

女自名為羅敷羅敷年幾何二十尚未足十五

頗有餘使君謝羅敷寧可共載不羅敷前致辭

使君一何愚使君自有婦羅敷自有夫

二解

東

方千餘騎夫婿居上頭何用識夫婿白馬從驪

駒青絲繫馬尾黃金絡馬頭腰中鹿盧劍可直

十萬餘十五府小吏二十朝大夫三十侍中郎

四十專城居為人潔白皙鬚鬚頗有鬚盈盈公

府步冉冉府中趨坐中數十人皆言夫婿殊

三解

前艷辭曲後為趨

詩學正宗卷二

三

五樂堂

隴西行

天上何所有歷歷種白榆桂樹夾道生青龍對

伏道一本鳳凰鳴啾啾一母將九雛顧視世間

人為樂甚獨殊好婦出迎客顏色正敷愉伸腰

再拜跪問客平安不請客北堂上坐客氍毹氍

毹白各異樽酒止正華疏酌酒持與客客言主

人持却畧再拜跪然後持一杯談笑未及竟左

傾敕中厨促令辦麤飯慎莫使稽留廢禮送客
出盈盈府中趨送客亦不遠足不過門樞取婦
得如此齊姜亦不如健婦持門戶亦勝一丈夫
出自夏門行即此
篇之緒餘不重錄

長安有狹斜行

長安有狹斜狹斜不容車適逢兩少年挾轂問
君家君家新市傍易知復難忘大子二千石中
子孝廉郎小子無官職衣冠仕洛陽三子俱入
室室中自生光大婦織綺紵中婦織流黃小婦
無所為挾瑟上高堂丈人且徐徐調絃詎未央
相逢行即此篇與鷄
鳴之緒餘不重錄

白頭吟

皚如山上雪皎如雲間月聞君有兩意故來相
決絕一解平生共城中何嘗斗酒會今日斗酒
會明旦溝水頭蹀躞御溝上溝水東西流二解
郭東亦有樵郭西亦有樵兩樵相推與無親爲
誰驕三解淒淒重淒淒嫁女不須一本要啼願
得一心人白頭不相離四解竹竿何嫋嫋魚尾

何離徒男兒欲相知何用錢刀爲齒如馬噉箕
川上高士嬉今日相對樂延年萬歲期

孤兒行

孤兒生孤子遇生命歎當苦父母在時乘堅車
駕駟馬父母已去兄嫂令我行賈南到九江東
到齊與魯臘月來歸不敢自言苦頭多饑飢面
目多塵大兄言辦飯大嫂言視馬上高堂行取
殿下堂孤兒淚下如雨使我朝行汲暮得水來
歸手爲錯足下無非愴愴履霜中多疾藜拔斷

詩學正宗卷二

五樂堂

蒺藜腸月中愴欲悲淚下漉漉清涕纍纍冬無
復襦夏無單衣居上不樂不如早去下從地下
黃泉春氣動草萌芽三月蠶桑六月收瓜將是
瓜車來到還家瓜車反覆助我者少啗瓜者多
願還我帶兄與嫂嚴獨且急歸當與較計亂曰
里中一何譊譊願欲寄尺書將與地下父母兄
嫂難與久居

董逃行

吾欲上謁從高山山頭危險道路難遙望五嶽

端黃金爲闕班璘但見芝草葉落紛紛一解百

鳥集來如烟山獸紛綸麟辟邪其端鵲鷄聲鳴

但見山獸援戲相拘攀二解小復前行玉堂未

心懷流還傳敎出門來門外人何求所言欲從

聖道求一得命延三解敎敎凡吏受言採取神

藥若木端白兔長跪擣藥蝦蟆丸奉上陞下一

玉梓服此藥可得神仙四解服爾神藥莫不歡

喜陛下長生老壽四面肅肅稽首天神擁護左

右陛下長與天相保守五解

三百八十五詩學正宗卷二 五樂堂

獨漉篇

獨漉獨漉水深泥濁泥濁尚可水深殺我雖雖

雙鴈游戲田畔我欲射鴈念子孤散翩翩浮萍

得風遙輕我心何合與之同并空牀低惟誰知

無人夜衣錦繡誰別偽真刀鳴箭中倚牀何施

父冤不報欲活何爲猛虎斑斑游戲山間虎欲

齧人不避豪賢

蜨蝶行

蜨蝶之遨遊東園柰何卒逢三月養子燕接我

首宿間持之我入紫深宮中行纏之傳樽櫨間
雀來燕燕子見銜哺來搖頭鼓翼何軒奴軒

詩學正宗卷第二

五十二詩學正宗卷二 五樂堂

詩學正宗卷第三目錄

皇明國子監助教東海浦南金纂輯

古樂府

正音下

羽林郎

滿歌行

鴈行太守行

悲歌

君子行

折楊柳行

同聲歌

定情篇

梁父吟

來日大難

短歌

對酒

碣石篇四首

桂之樹行

詩學正宗卷三目錄

五樂堂

怨歌行

仙人篇

棄婦篇

權歌行

種瓜詞

王明君

正變

焦仲卿妻

木蘭辭

附錄

東武吟

出自薊北門行

西洲曲

古別離

長干行

西洲詞

詩學正宗卷三目錄

五樂堂

魏明帝

石崇

鮑照

江淹

李端

李益

溫庭筠

詩學正宗卷第三

古樂府

正音下

羽林郎

昔為霍家奴姓馮名字都依倚將軍勢調笑酒
家胡胡姬年十五春日獸當爐長裾連理帶廣
袖合歡襦頭上藍田玉耳後大秦珠兩鬟何窈
窕一世良所無一鬟五百萬兩鬟千萬餘不意
金吾子娉婷過我廬銀鞍何煜熒翠蓋空踟躕
就我求清酒絲繩提玉壺就我求珍肴金盤鱸
鯉魚貽我青銅鏡結我紅羅裾不惜紅羅裂何
論輕賤軀男兒愛後婦女子重前夫人生有新
故貴賤不相踰多謝金吾子私愛徒區區

滿歌行

為樂未幾時遭世險巖逢此百罹伶丁荼毒愁
苦難為遥望極辰天曉月移憂來填心誰當我
知戚戚多思慮耿耿殊不寧禍福無形惟念古
人遜位躬耕遂我所願以茲自寧自鄙棲棲守

此末榮暮秋烈風思

原本

蹈滄海心不能安攬

衣瞻夜北斗闌干星漢照我去自無他奉事二
親勞心可言窮達天為智者不愁多為少憂安
貧樂道師彼莊周遺名者貴子遐同遊往者二
賢名垂千秋飲酒歌舞樂復何須照視日月日
月驅馳輾轉人間何有何無貪財惜費此一何
愚鑒石見火居代幾時為當懼樂心得所喜安
神養性得保遐期

應門太守行

三百九

詩學正宗卷三

二

五樂堂

孝和帝在時洛陽令王君本自益州廣漢蜀民
少年宦學通五經論一解明知法令歷世衣冠
從溫補洛陽令治行致賢擁護百姓子養萬民
二解外行猛政內懷慈仁文武備具料民富貧
移惡子姓篇著里端三解傷殺人比伍同罪對
門禁鑿予八尺捕輕薄少年加笞決罪詣馬市
論四解無妄發賦念民理冤救吏正獄不得苛
煩財用錢三十買繩禮竿五解賢哉賢哉我縣
王君臣吏衣冠奉事皇帝功曹主簿皆得其人

六解

臨部居職不敢行恩清身苦體夙夜勞動

治有能名遠近所聞

七解

天年不遂早就奄昏

為君作祠安陽亭西欲令後世莫不稱傳

八解

悲歌

悲歌可以當泣遠望可以當歸思念故鄉鬱何

纍纍欲歸家無人欲渡河無船心思不能言腸

中車輪轉

君子行

君子防未然不處嫌疑間仄田不納履李下不

三百六

詩學正宗卷三

三

五樂堂

正冠嫂叔不親授長幼不比肩勞謙得其柄和

光甚獨難周公下白屋吐哺不及餐一沐三握

髮後世稱聖賢

折楊柳行

默默施行遠厥罰隨事來妹喜殺龍逢桀放於

鳴條

一解

祖伊言不用紂頭懸白旄指鹿用為

馬胡亥以喪軀

二解

夫差臨命絕乃云負子胥

戎王納女樂以亡其由餘璧馬禍及號二國俱

為墟

三解

三夫成市虎慈母投杼趨卞和泣荆

足接輿歸草廬

四解

同聲歌

張衡

邂逅承際會得充君後房情好新交接恐慄若

探湯不才勉自竭賤妾職所當綢繆主中饋奉

禮助烝嘗思為苑翦席在下蔽匡牀願得羅衾

情在上衛風霜灑埽清枕席鞞芬以狄香重戶

結金局高下華燈光衣解巾粉御列圖陳枕張

素女為我師儀態盈萬方衆夫所希見天老教

軒皇樂莫斯夜樂沒齒焉可忘

三百七

詩學正宗卷三

四

五樂堂

定情篇

繁欽

我出東門遊邂逅承清塵思君即幽房侍寢執

衣巾時無桑中契迫此路側人我既媚眉姿君

亦悅我顏何以致拳拳綰臂雙金環何以致慙

慙約指一雙銀何以致區區耳中雙明珠何以

致叩叩香囊繫肘後何以致契闊繞腕雙跳脫

何以結恩情珮玉綴羅纓何以結中心素縷連

雙針何以結相於金薄畫搔頭何以慰別離耳

後璫珣釵何以荅歡悅紈素三條裾何以結愁

悲白綃雙中衣與我期何所乃期東山隅日肝
今不至谷風吹我襦遠望無所見涕泣起踟躕
與我期何所乃期南山陽日中今不來飄風吹
我裳道遥莫誰覩望君愁我腸與我期何所乃
期西山側日夕今不來躑躅長嘆息遠望涼風
至俯仰正衣服與我期何所乃期北山岑日莫
今不來淒風吹我衿望君不能至悲苦愁我心
愛身以何為惜我華色時中情既欸欸然後尅
審期褰衣躡花草謂君不我欺厠此醜陋質徒
倚無所之自傷失所欲淚下如連絲

詩學正宗卷三

五

五樂堂

梁父吟

諸葛亮

步出齊城門遙望蕩陰里里有三墳纍纍正
相似問是誰家墓田疆古冶氏力能排南山文
能絕地紀一朝被讒言二挑殺三士誰能為此
謀相國齊晏子

來日大難

魏武帝

來日大難口燥唇乾今日相樂皆當喜歡一解
經歷名山芝草翻翻仙人王喬奉藥一丸二解

自惜袖短內手知寒慚無靈輒以執趙宣三解
月沒參橫北斗闌于親友在門飢不及食四解
歡日尚少戚日苦多以何忘憂彈箏酒歌五解
淮南八公要道不煩參駕六龍遊戲雲端六解

短歌

對酒當歌人生幾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慨當
以慷憂思難忘何以解憂唯有杜康青青子衿
悠悠我心但為君故沈吟至今呦呦鹿鳴食野
之苹我有嘉賓鼓瑟吹笙明明如月何時可掇
憂從中來不可斷絕越陌度阡枉用相存契闊
談讌心念舊恩月明星希烏鵲南飛繞樹三匝
無枝可旅山不厭高海不厭深周公吐哺天下
歸心

對酒

對酒歌太平時吏不呼門王者賢且明宰相股
肱皆忠良咸禮護民無所爭訟三年耕有九年
儲倉穀滿盈班白不負戴雨澤如此百穀用成
却走馬以糞其土田爵公侯伯子男咸愛其民

以黜陟幽明子養有若父與兄犯禮法輕重隨其刑路無拾遺之私囹圄空虛冬節不斷人耄耆皆得以壽終恩德廣及草木昆蟲

觀滄海

東臨碣石以觀滄海水何澹澹山島竦峙樹木叢生百草豐茂秋風蕭瑟洪波湧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漢燦爛若出其裏幸甚至哉歌以詠志

冬十月

孟冬十月北風徘徊天氣肅清繁霜霏霏鷗鷺晨鳴鴈過南飛鷺鳥潛藏熊羆窟棲錢鍾停置農收積場逆旅整設以通賈商幸甚至哉歌以詠志

土不同

鄉土不同河朔隆寒流澌浮漂舟船行難雖不入地豐贍深與水竭不流水堅可蹈士隱者貧勇俠輕非心常嘆怨戚戚多悲幸甚至哉歌以詠志

龜雖壽

神龜雖壽猶有竟時騰蛇乘霧終爲土灰老驥伏櫪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壯心不已盈縮之期不但在天養始之福可得永年幸甚至哉歌以詠志

桂之樹行

曹植

桂之樹桂之樹桂生一何麗佳楊朱華而翠葉流芳布天涯上有棲鸞下有盤螭桂之樹得道之真人咸來會講仙教爾服食日精要道甚省不煩澹泊無爲自然乘蹻萬里之外去留隨意所欲存高高上際於衆外下下乃窮極地天

怨歌行

爲君旣不易爲臣良獨難忠信事不顯乃有見疑患周公佐成王金縢功不刊推心輔王室二叔反流言待罪居東國泣涕常留連皇靈大動變震雷風且寒拔樹偃秋稼天威不可干素服開金縢感悟求其端公旦事旣顯成王乃哀歎吾欲竟此曲此曲悲且長今日樂相樂別後莫

三

詩學正宗卷三

七

五樂堂

八

詩學正宗卷三

八

五樂堂

相忘

仙人篇

仙人攬六著對博太山隅湘娥拊琴瑟秦女吹
笙竽玉樽盈桂酒河泊獻神魚四海一何局九
州安所如韓終與王喬要我於天衢萬里不足
步輕舉凌太虛飛騰踰景雲冷風吹我軀迴駕
觀紫微與帝合靈符閭闔正嵯峨雙闕萬丈餘
玉樹夾道生白虎當門樞驅風遊四海東過王
母廬俯觀五嶽間人生如寄居潛光養羽翼進
趣且徐徐不見軒轅氏乘龍出鼎湖徘徊九天
下與爾長相須

棄婦篇 見玉臺新詠

石榴直前庭綠葉搖縹青丹華灼烈烈惟彩有
光榮光榮曄流離可以處淑靈有鳥來集樹飛
翼以悲鳴悲鳴夫何爲丹華實不成拊心長歎
息無子當歸寧有子月經天無子若流星天月
相終始流星沒無精棲遲失所宜下與瓦石并
憂懷從中來歎息通鷄鳴反側不能寐逍遙於

詩學正統卷三

九 五樂堂

前庭踟躕還入房蕭蕭帷幕聲牽幃更攝帶撫
絃彈鳴箏慷慨有餘音要妙悲且清投淚長歎
息何以負神靈招搖待霜露何必春夏成晚獲
爲良實願君且安寧

權歌行

魏明帝

王者布大化配乾稽后祗陽育則陰殺晷景應
度移一解 文德以時振武功伐不隨重華舞于
廣有苗服從媯二解 蠡爾吳中虜憑江倚山阻
哀哉王士民瞻仰靡依怙三解 皇上悼愍斯宿
昔奮天怒發我許昌宮列舟于長浦四解 翌日
乘波揚棹歌悲且涼太常拂白日旗幟紛設張
上解 將抗旄與鉞耀威於彼方伐罪以弔民清
我東南疆六解

種瓜

種瓜東井上冉冉自踰垣與君新爲婚瓜葛相
結連寄託不肖軀有如倚太山兔絲無根株蔓
延自登緣萍藻託清流常恐身不全被蒙丘山
惠賤妾執拳拳天日照知之想君亦俱然

詩學正統卷三

十 五樂堂

王明君

石崇

我本漢家子將適單于庭辭訣未及終前驅已
抗旌僕御涕流離轅馬悲且鳴哀鬱傷五內泣
淚沾朱纓行行日已遠遂造匈奴城延我於穹
廬加我關氏名殊類非所安雖貴非所榮父子
見凌辱對之慙且驚殺身良不易默默以苟生
苟生亦何聊積思常憤盈願假飛鴻翼乘之以
遐征飛鴻不我顧佇立以屏營昔爲匣中玉今
爲糞上英朝華不足嘉一本甘與秋草并傳與
後世人遠嫁難爲情

詩學正宗卷三

土

五樂堂

正變

焦仲卿妻

漢末建安中廬江府小吏焦仲卿妻劉氏爲仲卿母所遣自誓不嫁其家逼之乃沒水而死仲卿聞之亦自縊於庭樹時人傷之爲詩云爾

孔雀東南飛五里一徘徊十三能織素十四學裁衣十五彈箏篳十六誦詩書十七爲君婦心

中常苦悲君能爲府吏守節情不移賤妾留空

房相見常日稀雞鳴入機織夜夜不得息三日

斷五疋大人不嫌遲非爲織作遲君家婦難爲

妾不堪驅使徒留無所施便可自公姥及時將

遣歸府吏得聞之堂上啓阿母兒已薄祿相幸

復得此婦結髮同枕席黃泉共爲友共事三二

年燕爾未爲久女行無偏斜何意致不厚阿母

謂府吏何乃太區區此婦無禮節舉動自專由

吾意久懷忿汝豈得自由東家有賢女自名秦

詩學正宗卷三

主

五樂堂

羅敷可憐體無比阿母爲汝求便可速遣之遣去慎莫留府吏長跪告伏惟啓阿母今若遣此婦終老不復取阿母得聞之搥牀便大怒小子無所畏何敢助婦語吾已失恩義會不相從許府吏默無聲再拜還入戶舉言問新婦哽咽不能語我自不驅卿逼迫有阿母卿且暫還家吾今且赴府不久當歸還還必相迎取以此下心意慎勿違吾語新婦謂府吏勿復重紛紜往昔初陽歲謝家來貴門奉事循公姥進止敢自專

晝夜勤作息伶俜勞苦辛謂言無罪過供養卒
大恩仍更被驅遣何言復來還妾有繡腰襦歲
幾自生光紅羅複斗帳四角垂青囊箱奩六七
十綠碧青絲繩物物各自異種種在其中人賤
物亦鄙不足迎後人留待作遣施於今無會因
時時爲安慰久久莫相忘雞鳴外欲曙新婦起
嚴粧着我繡挾裙事事四五通足下躡絲履頭
上玳瑁簪腰間結紉素耳著明月瑤指如削葱
根口如含朱丹纖纖作細步精妙世無雙上堂

詩學正宗卷三

三

五樂堂

拜阿母阿母怒不止昔作女兒時生小出野里
本自無教訓兼愧貴家子受母錢帛多不堪母
驅使今日還家去念母勞家裏却與小姑別淚
落連珠子新婦初來時小姑始扶牀今日被驅
遣小姑如我長勤心養公姥好自相扶將初七
及下九嬉戲莫相忘出門登車去涕落百餘行
府吏馬在前新婦車在後隱隱何甸甸俱會大
道口下馬入車中低頭共耳語誓不相隔絕且
誓歸家去吾今且赴府不久當還歸誓天不相

負新婦謂府吏感君區區懷君既若見錄不久
望君來君當作盤石妾當作蒲葦蒲葦紉如絲
盤石無轉移我有親父兄性行暴如雷恐不任
我意遂以煎我懷舉手長勞勞二情同依依入
門上家堂進退無顏儀阿母大拊掌不啻子自
歸十三教汝織十四能裁衣十五彈箜篌十六
知禮儀十七遣汝嫁謂言無誓違汝今何罪過
不迎而自歸蘭芝慙阿母兒實無罪過阿母大
悲摧還家十餘日縣令遣媒來云有第三郎竈

詩學正宗卷三

四

五樂堂

窈世無雙年始十八九便言多令才阿母謂阿
女汝可去應之阿女含淚蒼蘭之初還時府吏
見丁寧結誓不相離今日違情義恐此事非奇
自可斷來信徐徐更謂之阿母白媒人貧賤有
此女始適還家門不堪更人婦豈合令郎君幸
可廣問訊不可便相許媒人去數日尋遣丞請
還說有蘭芝女承籍有宦官云有第五郎嬌逸
未有婚遣丞爲媒人主簿通語言直說太守家
有此令郎君既欲結大義故遣來貴門阿母謝

媒人女子先有誓老姥豈敢言阿兄得嗣之悵
然心中煩舉言謂阿妹作計何不量先嫁得府
吏後嫁得郎君否泰如天地足以榮汝身不嫁
義既絕其往欲何云蘭芝仰頭答理實如兄言
謝家事夫壻中道還兄門處分適兄意那得自
任專雖與府吏要渠會永無緣登即相許和便
可作婚姻媒人下牀去諾諾復爾爾還部白府
君下官奉使命言談大有緣府君得聞之心中
大歡喜視曆復開書便利此月內六合正相應

詩學正宗卷三

五

五樂堂

良吉三十日今已二十七卿可去成婚交語速
裝束絡驛如浮雲青雀白鵲舫四角龍子幡
婀娜隨風轉金車玉作輪躑躅青驄馬流蘇金縷
鞍齋錢三百萬皆用青絲穿雜綵三百疋交用
市銚珍從人四五百鬱鬱登郡門阿母謂阿女
適得府君書明日來迎汝何不作衣裳莫令事
不舉阿女默無聲手中掩口啼淚落便如瀉移
我琉璃榻出置前牕下左手持刀尺右手執綾
羅朝成繡袂裙晚成單羅衫掩掩日欲暝愁思

出門啼府吏聞此變因求假暫歸未至三二里
摧殘馬悲哀新婦識馬聲躡履相逢迎悵然遙
相望知是故人來舉手拍馬鞍嗟嘆使心傷自
君別我後人事不可量果不如先願又非君所
詳我有親父母逼迫兼弟兄以我應他人君還
何所望府吏謂新婦賀君得高遷盤石方且厚
可以卒千年蒲葦一時紉便作旦夕間卿當日
勝貴吾獨向黃泉新婦為府吏何意出此言同
是被逼迫君爾妾亦然黃泉下相見勿違今日

詩學正宗卷三

六

五樂堂

言執手分道去各各還家門生人作死別恨恨
那可論念與世間辭千萬不復全府吏還家去
上堂拜阿母今日大風寒寒風摧樹木嚴霜結
庭蘭兒今日冥冥令母在後單故作不良計勿
復怨鬼神命如南山石四體康且直阿母得聞
之寒淚應聲落汝是大家子仕宦於臺閣慎勿
為婦死貴賤情何薄東家有賢女窈窕艷城郭
阿母為汝求便復在旦夕府吏再拜起長嘆空
房中作計乃爾立轉頭向戶裏漸見愁煎迫其

日牛馬嘶新婦入青廬奄奄黃昏後寂寂人定
初我命絕今日魂去尸長留攬裙脫絲履舉身
赴清池府吏聞此事心知長別離徘徊庭樹下
自掛東西枝兩家求合葬合葬華山傍東西植
松柏左右種梧桐枝枝相覆蓋葉葉相交通中
有雙飛鳥自名為鴛鴦仰頭相向鳴夜夜達五
更行人駐足聽寡婦起徬徨寄謝後世人戒之
慎勿忘

木蘭辭

詩學正宗卷三

七

五樂堂

唧唧復唧唧木蘭當戶織不聞機杼聲唯聞女
嘆息問女何所思問女何所憶女亦無所思女
亦無所憶昨夜見軍帖可汗大點兵軍書十卷
卷卷有爺名阿爺無大兒木蘭無長兄願爲
市鞍馬從此替爺征東市買駿馬西市買鞍韉
南市買轡頭北市買長鞭旦辭爺娘去暮宿黃
河邊不聞爺娘喚女聲但聞黃河水鳴濺濺
旦辭黃河去暮至黑山頭不聞爺娘喚女聲但
聞黑山胡騎鳴啾啾萬里赴戎機關山度若飛

朔氣傳金柝寒光照鐵衣將軍百戰死壯士十
年歸歸來見天子天子坐明堂策勳十二轉賞
賜百千彊欲與木蘭賞不願尚書郎一本可汗問所欲木
蘭不用尚書郎願馳千里足送兒還故鄉爺娘聞女來
出郭相扶將阿妹聞姊來當戶理紅粧小弟聞
姊來磨刀霍霍向豬羊開我東閣門坐我西間
牀脫我戰時袍著我舊時裳當牕理雲鬟挂鏡
貼花黃出門看火伴火伴皆驚惶同行十二年
不知木蘭是女郎雄兔脚撲朔雌兔眼迷離雙
兔傍地走安能辨我是雄雌

詩學正宗卷三

六

五樂堂

附錄

東武吟

鮑照

主人且勿喧賤子歌一言僕本寒鄉士出身蒙
漢恩始隨張校尉占募到河源後逐李輕車追
虜窮塞垣密塗亘萬里寧歲猶七奔肌力盡鞍
甲心思歷涼溫將軍旣下世部曲亦罕存時事
一朝異孤績誰復論少壯辭家去窮老還入門
腰鍊刈葵藿倚杖收鷄犬昔如韝上鷹今似檻

中猿徒結千載恨空負百年怨棄席思君惺疲
馬戀君軒願垂晉主惠不愧田子魂

出自薊北門行

羽檄起邊亭烽火入咸陽徵騎屯廣武分兵救
朔方嚴秋筋竿勁虜陣精且彊天子按劍怒使
者遙相望鴈行緣石徑魚貫度飛梁簫鼓流漢
月旌甲被胡霜疾風衝塞起沙礫自飄揚馬毛
縮如蝟角弓不可張時危見臣節世亂識忠良
投軀報明主身死爲國殤

西洲曲

江淹

憶梅下西洲折梅寄江北單衫杏子紅雙鬢鴉
雛色西洲在何處兩槩橋頭渡日暮伯勞飛風
吹烏臼樹樹下即門前門中露翠鈿開門郎不
至出門採紅蓮採蓮南塘秋蓮花過人頭低頭
弄蓮子蓮子青如水置蓮懷袖中蓮心徹底紅
憶郎郎不至仰首望飛鴻飛鴻飛滿西洲望郎上
青樓樓高望不見盡日欄干頭欄干十二曲垂
手明如玉卷簾天自高海水搖空綠海水夢悠

悠君愁我亦愁南風知我意吹夢到西洲

古別離

李端

水國葉黃時洞庭霜落夜行舟問商賈宿在楓
林下此地送君還茫茫似夢間後期知幾日前
路轉多山巫峽通湘浦迢迢隔雲雨天晴見海
櫓月落聞津鼓人老自多愁水深難急流清宵
歌一曲白首對汀洲與君桂陽別令君岳陽待
後事轉差池前期日空在木落鴈嗷嗷洞庭波
浪高遠山雲似蓋極浦樹如毫朝發能幾里暮
來風又起如何兩處愁皆在孤舟裏昨夜天月
明長川寒且清菊花開欲盡薺菜泊來生下江
帆勢速五兩遙相逐欲問去時人知投何處宿
空令猿嘯時泣對湘潭竹

長干行

李益

憶妾深閨裏風波不曾識嫁與長干人沙頭候
風色五月南風興思君下巴陵八月西風起想
君發揚子去來悲如何見少離別多湘潭幾日
到妾夢越風波昨夜狂風度吹折江頭樹渺渺

暗無邊行人在何處好乘浮雲驄佳期蘭渚東
鴛鴦綠水上翡翠錦屏中自憐十五餘顏色桃
花紅那作商人婦愁水復愁風

西洲詞

溫庭筠

悠悠復悠悠昨日下西洲西洲風色好遙見武
昌樓武昌何鬱鬱儂家定無匹小婦被流黃登
樓撫瑤瑟朱絃繁復輕素手直淒清一彈三四
解掩抑似含情南樓登且望西江廣復平艇子
搖兩槳催過石頭城門前烏臼樹慘澹天將曙
鵲鵲飛復還郎隨早帆去回頭語同伴定復負
情儂去帆不安幅作抵使西風他日相尋索莫
作西洲客西洲人不歸春草年年碧

詩學正宗卷三

五樂堂

詩學正宗卷第三

吳雅寫
章家刻

詩學正宗卷第四目錄

皇明國子監助教東海廣南金

五言古詩

論曰五言沿起蘇李為宗古詩十九
昭明編次不為無據或謂辭兼東都
墳荒所以相成其音調也三曹七子大演五言
含氣布詞文勝其質而時亦與之闇化矣晉武
以還緩弱不逮齊梁綺靡又何足云

正音上 漢

古詩十九首

詩學正宗卷四目錄

五樂堂

飲馬長城窟行

長歌行

雜詩四首

蘇武

與蘇武三首

李陵

怨歌行

班婕妤

雜詩

柳炎

正音中 魏

苦寒行

魏武帝

雜詩 二首

魏文帝

芙蓉池

塘上行

公燕

七哀詩

情詩

閨情 二首

贈白馬王彪

贈徐幹

八十三

詩學正宗卷四目錄

二

五樂堂

贈丁儀

贈王粲

又贈丁儀王粲

送應氏

箜篌引

浮萍篇

雜詩

七哀詩 二首

贈從弟 三首

劉楨

王粲

雜詩

呈五官中郎將

侍五官中郎將建章臺集

挽歌行

應瑒

繆襲

五十五

詩學正宗卷四目錄

三

五樂堂

詩學正宗卷第四

五言古詩

正音

古詩十九首

詩以古名不知作者為誰或云枚乘梁
昭明既以編諸蘇李之上陳徐陵集玉
臺新詠分西北有高樓以下至生年不
滿百凡九首為乘作而上東門宛洛等
語皆不在其中仍以冉冉孤生竹及前
後諸篇別自為古詩蓋十九首本非一
人之詞徐或得其實也蔡寬夫亦嘗辯
之今姑依昭明編次云

其一

行行重行行與君生別離相去萬餘里各在天
一涯道路阻且長會面安可知胡馬依北風越
鳥巢南枝相去日已遠衣帶日已緩浮雲蔽白
日遊子不顧返思君令人老歲月忽已晚棄捐
勿復道努力加餐飯

其二

青青河畔草鬱鬱園中柳盈盈樓上女皎皎當
牕牖娥娥紅粉粧纖纖出素手昔為倡家女今
為蕩子婦蕩子行不歸空牀難獨守

其三

青青陵上柏磊磊澗中石人生天地間忽如遠
行客斗酒相娛樂聊厚不為薄驅車策駑馬游
戲宛與洛洛中何鬱鬱冠帶自相索長衢羅夾
巷王侯多第宅兩宮遙相望雙闕百餘尺極宴
娛心意戚戚何所迫

其四

今日良宴會歡樂難具陳彈箏奮逸響新聲妙
入神令德唱高言識曲聽其真齊心同所願含
意俱未伸人生寄一世奄忽若風塵何不策高
足先據要路津無為守窮賤輒軻長苦辛

其五

西北有高樓上與浮雲齊交疏結綺牕阿閣三
重堦上有絃歌聲音響一何悲誰能為此曲無

乃杞梁妻清商隨風發中曲正徘徊一彈再三
歎慷慨有餘哀不惜歌者苦但傷知音稀願為
雙鳴鶴一本鴻鶴奮翅起高飛

其六

涉江采芙蓉蘭澤多芳草采之欲遺誰所思在
遠道還顧望舊鄉長路漫漫浩浩同心而離居憂
傷以終老

其七

明月皎夜光促織鳴東壁玉衡指孟冬衆星何
歷歷白露霑野草時節忽復易秋蟬鳴樹間玄
鳥逝安適昔我同門友高舉振六翮不念攜手
好棄我如遺跡南箕北有斗牽牛不負輓良無
磐石固虛名復何益

其八

冉冉孤生竹結根泰山阿與君爲新婚兔絲附
女蘿兔絲生有時夫婦會有宜千里遠結婚悠
悠隔山陂思君令人老軒車來何遲傷彼蕙蘭
花含英揚光輝過時而不采將隨秋草萎君亮

執高節賤妾亦何爲

其九

庭中有奇樹綠葉發華滋攀條折其榮將以遺
所思馨香滿懷袖路遠莫致之此物何足貴但
感別經時

其十

迢迢牽牛星皎皎河漢女纖纖擢素手札札弄
機杼終日不成章泣涕零如雨河漢清且淺相
去復幾許盈盈一水間脉脉不得語

其十一

迴車駕言邁悠悠涉長道四顧何茫茫東風搖
百草所遇無故物焉得不速老盛衰各有時立
身苦不早人生非金石豈能長壽考奄忽隨物
化榮名以爲寶

其十二

東城高且長逶迤自相屬回風動地起秋草萋
已綠四時更變化歲暮一何速晨風懷苦心蟋
蟀傷局促蕩滌放情志胡爲自結束燕趙多佳

人美者顏如玉被服羅裳衣當戶理清曲音響
一何悲絃急知柱促馳情整巾帶沉吟踟躕
思爲雙飛燕銜泥巢君屋

其十三

驅車上東門遙望郭北墓白楊何蕭蕭松柏夾
廣路下有陳死人杳杳即長暮潛寐黃泉下千
載永不寤浩浩陰陽移年命如朝露人生忽如
寄壽無金石固萬歲更相送賢聖莫能度服食
求神仙多爲藥所誤不如飲美酒被服紈與素

其十四

去者日以疎來者日以親出郭門直視但見丘
與墳古墓犁爲田松柏摧爲薪白楊多悲風蕭
蕭愁殺人思還故里閭欲歸道無因

其十五

生年不滿百常懷千歲憂晝短苦夜長何不秉
燭遊爲樂當及時何能待來茲愚者愛惜費但
爲後人嗤仙人王子喬難可與等期

其十六

凜凜歲云暮螻蛄夕鳴悲涼風率已厲遊子寒
無衣錦衾遺洛浦同袍與我違獨宿累長夜夢
想見容輝良人惟古懽枉駕惠前綏願得常巧
笑携手同車歸既來不須臾又不處重闌亮無
晨風翼焉得凌風飛眇眇以適意引領遙相睎
徒倚懷感傷垂涕沾雙扉

其十七

孟冬寒氣至北風何慘慄愁多知夜長仰觀衆
星列三五明月滿四五蟾兔缺客從遠方來遺
我一書札上言長相思下言久離別置書懷袖
中三歲字不滅一心抱區區懼君不識察

其十八

客從遠方來遺我一端綺相去萬餘里故人心
尚爾文彩雙鴛鴦裁成合歡被著以長相思綠
以結不解以膠投漆中誰能別離此

其十九

明月何皎皎照我羅牀帷憂愁不能寐攬衣起
徘徊客行雖云樂不如早旋歸出戶獨彷徨愁

思當告誰引領還入房淚下沾裳衣

飲馬長城窟行

古辭

青青河畔草
絲絲思遠道
遠道不可思
夙昔夢見之
夢見在我傍
忽覺在他鄉
他鄉各異縣
展轉不相見
枯桑知天風
海水知天寒
入門各自媚
誰肯相爲言
客從遠方來
遺我雙鯉魚
呼兒烹鯉魚
中有尺素書
長跪讀素書
書中竟何如
上有加餐食
下有長相憶

長歌行

古辭

詩學正宗卷四

七

五樂堂

青青園中葵
朝露待日晞
陽春布德澤
萬物生光輝
常恐秋節至
焜黃華葉衰
百川東到海
何時復西歸
少壯不努力
老大徒傷悲

雜詩四首

蘇武

骨肉緣枝葉
結交亦相因
四海皆兄弟
誰爲行路人
况我連枝樹
與子同一身
昔爲鴛鴦鳥
今爲參與辰
昔者常相近
邈若胡與秦
惟念當離別
思情日以新
鹿鳴思野草
可以喻嘉賓
我有樽酒欲
以贈遠人
願子留斟酌
敘此平生親

其二

黃鵠一遠別
千里顧徘徊
胡馬失其群
思心常依依
何况雙飛龍
羽翼臨當垂
幸有絃歌曲
可以喻中懷
請爲遊子吟
泠泠一何悲
絲竹厲清音
慷慨有餘哀
長歌正激烈
中心愴以摧
欲展清商曲
念子不能歸
俛仰內傷心
淚下不可揮
願爲雙黃鵠
送子俱遠飛

其三

結髮爲夫妻
恩愛兩不疑
歡娛在今夕
嬾婉及良時
征夫懷往路
起視夜何其
參辰皆已沒
去從此辭行
役在戰場
相見未有期
握手一長歎
淚爲生別滋
努力愛春花
莫忘歡樂時
生當復來歸
死當長相思

其四

燭燭晨明月
馥馥茂蘭芳
芬香長夜發
隨風聞我堂
征夫懷遠路
游子戀故鄉
寒冬十二月
晨起踐嚴霜
俯觀江漢流
仰視浮雲翔
良友遠離別
各在天一方
山海隔中州
相去悠且長
嘉會

難再遇歡樂殊未央願君崇令德隨時愛景光

與蘇武 三首

李陵

良時不再至離別在須臾屏營衢路側執手野
踟躕仰視浮雲馳奄忽互相踰風波一失所各
在天一隅長當從此別且復立斯須欲因晨風
發送子以賤軀

其二

嘉會難再遇三載為千秋臨河濯長纓念子悵
悠悠遠望悲風至對酒不能酬行人懷往路何
以慰我愁獨有盈觴酒與子結綢繆

其三

携手上河梁遊子暮何之徘徊蹊路側悵悵
恨不能辭行人難久留各言長相思安知非日
月弦望自有時努力崇明德皓首以為期

怨歌行

班婕妤

新裂一本齊紈素鮮一本潔如霜雪裁為合歡
扇團圓似明月出入君懷袖動搖微風發常恐
秋節至涼颼奪炎熱棄捐篋笥中恩情中道絕

雜詩

鄒炎

靈芝生河洲動搖因洪波蘭榮一何晚嚴霜瘁
其柯哀哉二芳草不植泰山阿文質道所貴遭
時用有嘉絳灌臨衡宰謂誼崇浮華賢才抑不
用遠投荆南沙抱玉乘龍驥不逢樂與和安得
孔仲尼為世陳四科

正音中

苦寒行

魏武帝

北上太行山躋哉何巍巍羊腸阪詰屈車輪為
之摧樹木何蕭索北風聲正悲熊羆對我蹲虎
豹夾路啼溪谷少人民雪落何霏霏延頸長歎
息遠行多所懷我心何怫鬱思欲一東歸水深
橋梁絕中道正徘徊迷惑失故路薄暮無宿棲
行行日已遠人馬同時饑擔囊行取薪斧冰持
作糜悲彼東山詩悠悠使我哀

雜詩 二首

魏文帝

漫漫秋夜長烈烈北風涼展轉不能寐披衣起
彷徨彷徨忽已久白露沾我裳俯視清水波仰

看明月光天漢回西流三五正縱橫草蟲鳴何
悲孤鴈獨南翔鬱鬱多悲思綿綿思故鄉願飛
安得翼欲濟河無梁向風長歎息斷絕我中腸

其二

西北有浮雲亭亭如車蓋惜哉時不遇適與飄
風會吹我東南行行行至吳會吳會非我鄉安
能久留滯棄置勿復陳客子常畏人

芙蓉池

乘輦夜行遊逍遙步西園雙渠相溉灌嘉木繞

南七十四

詩學正宗卷四

土

五樂堂

通川卑枝拂羽蓋修條摩蒼天驚風扶輪轂飛
鳥翔我前丹霞夾明月華星出雲間上天垂光
彩五色一何鮮壽命非松喬誰能得神仙遨遊
快心意保已終百年

塘上行

甄后

蒲生我池中其葉何離離傍能行仁義莫若妾
自知衆口鑠黃金使君生別離念君去我時獨
愁常苦悲想見君顏色感結傷心脾念君常苦
悲夜夜不能寐莫以賢豪故棄捐素所愛莫以

魚肉賤棄捐惹與薤莫以麻枲賤棄捐管與蒯
出亦復苦愁入亦復苦愁邊地多悲風樹木何
蕭蕭從軍致獨樂延年壽千秋

公宴

曹植

公子敬愛客終宴不知疲清夜遊西園飛蓋相
追隨明月澄清影列宿正參差秋蘭被長坂朱
華冒綠池潛魚躍清波好鳥鳴高枝神飈接丹
轂輕輦隨風移飄飄意愈千秋長若斯

七哀詩

五

詩學正宗卷四

土

五樂堂

明月照高樓流光正徘徊上有愁思婦悲歎有
餘哀借問歎者誰言是宕子妻君行踰十年孤
妾常獨棲君若清路塵妾若濁水泥浮沈各異
勢會合何時諧願爲西南風長逝入君懷君懷
良不開使妾一本賤妾一本妾心當何依

情詩

微雲翳陽景清風飄我衣游魚潛綠水翔鳥薄
天飛眇眇客行士遙役不得歸始出嚴霜結今
來白露晞游子歎黍離處者歌式微慷慨對嘉

宿懷愴內傷悲

閨情二首

南國有佳人容華若桃李朝遊江北岸夕宿湘川止時俗薄朱顏誰爲發皓齒俛仰歲將暮榮耀難久恃

其二

西北有織婦綺縞何繽紛明晨秉機杼日昃不成文太息終長夜悲嘯入青雲妾身守空閨良人遠從軍自期三年歸今已歷九春孤鳥繞林翔嗷嗷鳴索群願爲南流景馳光見我君

詩學正宗卷四

三

五樂堂

贈白馬王彪

謁帝承明廬逝將歸舊疆清晨發皇邑日夕過首陽伊洛廣且深欲濟川無梁汎舟越洪濤悲彼東路長顧瞻戀城關引領情內傷大谷何寥廓山路鬱蒼蒼霖雨泥我塗流潦浩縱橫中遠絕無軌改轍登高岡脩坂造雲日我馬玄以黃玄黃猶能進我思鬱以紆鬱紆將誰念一難進親愛在離居本圖相與偕中更不克俱鳴臬

贈徐幹

鳴衡扼豺狼當路衢蒼蠅間白黑讒巧令親疎欲還絕無蹊攬轡止踟躕踟躕亦何留相思無終極秋風發微涼寒蟬鳴我側原野何蕭條白日忽西匿歸鳥赴喬林翩翩厲羽翼孤獸走索群街草不遑食感物傷我懷撫心長太息太息將何爲天命與我違柰何念同生一往形不歸孤魂翔故域靈柩寄京師存者忽復過亡沒身自衰人生處一世去若朝露晞年在桑榆間影響不能追自顧非金石咄嗟令心悲心悲動我神棄置勿復陳丈夫志四海萬里猶比隣恩愛苟不虧在遠分日親何必同衾幃然後展殷勤憂思成疾疹無乃兒女仁倉卒骨肉情能不懷苦辛苦辛何慮思天命信可疑虛無求列仙松子久吾欺變故在須臾百年誰能持離別永無會執手將何時王其愛玉體俱享黃髮期拔淚即長路援筆從此辭

詩學正宗卷四

五

五樂堂

驚風飄白日忽然歸西山圓景光未滿衆星燦

以繁志士營世業小人亦不閒聊且夜行遊遊
彼幾闕間文昌鬱雲興迎風高中天春鳩鳴飛
棟流森激櫺軒顧念蓬室士貧賤誠足憐薇蕨
弗充虛披褐猶不全忼慨有悲心興文自成篇
寶棄怨何人和氏有其愆彈冠俟知已知已誰
不然良田無晚歲膏澤多豐年亮懷璠璣美積
久德愈宣親交義在敦申章復何言

贈丁儀

初秋涼氣發庭樹微銷落凝霜依玉除清風飄
飛閣朝雲不歸山霖雨成川澤黍稷委疇隴農
夫安所穫在貴多忘賤爲恩誰能博狐白足禦
冬焉念無衣客思慕延陵子寶劍非所惜子其
寧爾心親交義不薄

贈王粲

端坐苦愁思攬衣起西游樹木發春華清池激
長流中有孤鶩驚哀鳴求匹儔我願執此鳥惜
哉無輕舟欲歸忘故道顧望但懷愁悲風鳴我
側義和逝不留重陰潤萬物何懼澤不周誰令

君多念遂使懷百憂

又贈丁儀王粲

從軍度函谷驅馬過西京山岑高無極涇渭揚
濁清壯哉帝王居佳麗殊百城負關出浮雲承
露槃泰清皇佐揚天惠四海無交兵權家雖愛
勝全國爲令名君子在末位不能歌德聲丁生
怨在朝王子歎自營歡怨非貞則中和誠可經

送應氏

清時難屢得嘉會不可常天地無終極人命若
朝霜願得長孀婉我友之朔方親昵並集送置
酒此河陽中饋豈獨薄賓飲不盡觴愛至望苦
深豈不愧中腸山川阻且遠別促會日長願爲
比翼鳥施翮起高翔

筵篴引

置酒高殿上親友從我游中厨辦豐饌烹羊宰
肥牛秦箏何慷慨齊瑟和且柔陽阿奏奇舞京
洛出名謳樂飲歌三爵緩帶傾庶羞主稱千金
壽賓奉萬年酬久要不可忘薄終義所尤謙謙

君子德聲折何所求驚風飄白日光景馳西流
盛時不可再百年忽我適生存華屋處零落歸
山丘先民誰不死知命復何憂

浮萍篇

浮萍寄清水隨風東西流結髮辭嚴親來爲君
子仇恪勤在朝夕無端獲罪尤在昔蒙恩惠和
樂如瑟琴何意今摧頽曠若商與參榮萁自有
芳不若桂與蘭新人雖可愛不若故所懽行雲
有反期君恩償中還慊慊仰天嘆愁心何所訴
日月不恒處人生忽若寓悲風來入幃淚下如
垂露發篋造新衣裁縫紈與素

七哀詩二首

王粲

西京亂無象豺虎方遘患復棄中國去委身適
荆蠻親戚對我悲朋友相追攀出門無所見白
骨蔽平原路有饑婦人抱子棄草間顧聞號泣
聲揮涕獨不還未知身死處何能兩相完驅馬
棄之去不忍聽此言南登霸陵岸回首望長安
悟彼下泉人喟然傷心肝

其二

荆蠻非我鄉何爲久滯淫方舟溯大江日暮愁
我心山岡有餘映巖阿增重陰狐狸馳赴穴飛
鳥翔故林流波激清響猿猴臨岸吟迅風拂裳
袂白露沾衣襟獨夜不能寐攝衣起撫琴絲桐
感人情爲我發悲音羈旅無終極憂思壯難任

雜詩

日暮遊西園冀寫憂思情曲池揚素波列樹敷
丹榮上有特棲鳥懷春向我鳴褰袵欲從之路
險不得征徘徊不能去佇立望爾形風颺揚塵
起白日忽已冥回身入空房託夢通精誠人欲
天不違何懼不合并

贈從弟三首

劉楨

汎汎東流水磷磷水中石蘋藻生其涯華紛何
擾弱采之薦宗廟可以羞嘉客豈無園中葵懿
此出深澤

其二

亭亭山上松琴瑟谷中風風聲一何盛松枝一

何勁冰霜正慘悽終歲常端正豈不惟凝寒松栢有本性

其三

鳳凰集南嶽徘徊孤竹根於心有不厭奮翅凌紫氛豈不常勤苦羞與黃雀群何時當來儀時須聖明君

雜詩

職事相填委文墨紛消散馳翰未暇食日昃不知晏沉迷簿領書回回自昏亂釋此出西城登

三百四十五

詩學正宗卷四

九

五樂堂

高日觀觀方塘含白水中有鳬與鴈安得肅肅羽從爾浮波瀾

呈五官中郎將

秋日多悲懷感慨以長嘆終夜不遑寐叙意於濡翰明銓曜中閨清風淒以寒白露塗前庭應門重其關四節相禪代歲月忽欲殫壯士遠出征戎事良

原本

獨難攬涕灑衣裳能不懷所歡

侍五官中郎將建章臺集

應瑒

朝鴈鳴雲中音響一何哀問子游何鄉戢翼正

徘徊言我塞門來將就衡陽棲往春翔北土今冬客南淮遠行蒙霜雪毛羽日摧頽常恐傷肌骨身墮沉黃泥簡珠墮沙石何能中自諧欲因雲雨會濯翼凌高梯良遇苟不

原本

不可值伸眉路何階公子敬愛客樂飲不知疲和顏既已暢乃肯顧細微贈詩見存慰小子非所宜且為極謹飲不醉其無歸凡百敬爾位以副饑渴懷

挽歌詩

繆襲

生時游國都死沒棄中野朝發高堂上暮宿黃泉下白日入虞淵懸車息駟馬造化雖神明安能復存我形容稍滅沒齒髮行當墮自古皆有然誰能離此者

三百四十五

詩學正宗卷四

十

五樂堂

詩學正宗卷第四

詩學正宗卷第五目錄

皇明國子監助教 南金纂輯

五言古詩

正音下 魏晉

傷歌行

詠懷 十二首

雜詩

荅何劭

雜詩

贈張華

贈山濤

雜詩

雜詩

招隱

招隱

猛虎行

附錄

歸田園居 三首

陶淵明

明帝

阮籍

張華

何劭

五樂堂

司馬彪

傳玄

王讚

左思

陸機

附錄

歸田園居 三首

陶淵明

始作鎮軍參軍經曲阿

七月赴假還江陵夜行塗中作

懷古田舍

九月中於西田穫早稻作

飲酒 三首

擬古

讀山海經

挽歌詞

桃源行

游廬山 詩學正宗卷五目錄

游廬山

五樂堂

釋慧遠

詩學正宗卷第五

正音下

傷歌行

魏明帝

昭昭素明月，暉光燭我牀。憂人不能寐，耿耿夜何長。微風吹闥闥，羅帷自飄颻。攬衣曳長帶，履下高堂東。西安所之徘徊，以彷徨。春鳥向南飛，翩翩獨翱翔。悲聲命儔匹，哀鳴傷我腸。感物懷所思，泣涕忽霑裳。佇立吐高吟，舒憤訴穹蒼。

詠懷詩十二首

阮籍

三百十八

詩學正宗卷五

一

五樂堂

夜中不能寐，起坐彈鳴琴。薄帷鑒明月，清風吹我衿。孤鴻號外野，翔鳥鳴北林。徘徊將何見，憂思獨傷心。

其二

二妃遊江濱，逍遙順風翔。交甫懷珮婉，變有芬芳。倚靡情歡愛，千載不相忘。傾城迷下蔡，容好結中腸。感激生憂思，萱草樹蘭房。膏沐爲誰施，其雨怨朝陽。如何金石交，一旦更離傷。

其三

嘉樹下成蹊，東園桃李與李秋。風吹飛蘂零落從，此始繁華有憔悴。堂上生荆杞，馳馬舍之去。去上西山趾，一身不自保。何況戀妻子，凝霜被野草。歲暮亦云已。

其四

天馬出西北，由來從東道。春秋非有託，富貴焉常保。清露被臯蘭，凝霜霑野草。朝爲美少年，夕暮成醜老。自非王子晉，誰能常美好。

其五

三百十九

詩學正宗卷五

二

五樂堂

平生少年時，輕薄好絃歌。西遊咸陽中，趙李相經過。娛樂未終極，白日忽蹉跎。驅馬復來歸，反顧望三河。黃金百鎰盡，資用常苦多。北臨大行道，失路將如何。

其六

昔聞東陵瓜，近在青門外。連畛距阡陌，子母相鉤帶。五色耀朝日，嘉賓四面會。膏火自煎熬，多財爲患害。布衣可終身，寵祿豈足賴。

其七

灼灼西隤日餘光照我衣迴風吹四壁寒鳥相
因依周周尚嚙羽蛩蛩亦念饑如何當路子磬
折忘所歸豈爲誇譽名憔悴使心悲寧與燕雀
翔不隨黃鵠飛黃鵠遊西海中路將安歸

其八

步出上東門北望首陽岑下有采薇士上有嘉
樹林良辰在何許凝霜霑衣襟寒風振山岡玄
雲起重陰鳴鴈飛南征鷓鴣發哀音素質游商
聲悵悵傷我心

其九

北里多奇舞濮上有微音輕薄間游子俯仰乍
浮沉捷徑從狹路僂仰趨荒淫不見王子喬乘
雲翔鄧林獨有延年術可以慰吾心

其十

湛湛長江水上有楓樹林皋蘭被徑路青驪逝
駿駿遠望令人悲春氣感我心三楚多秀士朝
雲進荒淫朱華振芬芳高蔡相追尋一爲黃雀
哀涕下誰能禁

其十一

懸車在西南羲和將欲傾流光耀四海忽忽至
夕冥朝爲咸池暉濛汜受其榮豈知窮達士一
死不復生視彼桃李花誰能久熒熒君子在何
許歎息不合并瞻仰景山松可以慰吾情

其十二

徘徊蓬池上還顧望大梁綠水揚洪波曠野本
莽何茫茫走獸交橫馳飛鳥相隨翔是時鴉火
中日月正相望朔風厲嚴寒陰氣下微霜羈旅
無儔匹俛仰懷哀傷小人計其功君子道其常
豈惜終憔悴詠言著斯章

雜詩

張華

啓度隨天運四時互相承東壁正昏中固陰寒
節升繁霜降宵夕悲風中夜興朱火青無光蘭
膏坐自凝重衾無煖氣挾纊如懷冰伏枕終遙
昔寤言莫予應永思慮崇替慨然獨撫膺

荅何劭

吏道何其迫窘然坐自拘纓綬爲微繆文憲焉

可踰恬曠苦不足煩促每有餘良朋貽新詩示
我以遊娛穆如灑清風煥若春華敷自昔同寮
案於今比園廬衰疾近辱殆庶幾並懸輿散髮
重陰下抱杖臨清渠屬耳聽鸛鳴流目翫鯈魚
從容養餘日取樂於桑榆

雜詩

何劭

秋風乘夕起明月照高樹閑房來清氣廣庭發
暉素靜寐獨愴然惆悵出游顧仰視垣上草俯
池原本階下露心虛體自輕飄飄若仙步瞻彼
陵上柏想與神人遇道深難可期精微非所慕
勤思終遙夕永言寫情慮

贈張華

四時更代謝懸象迭卷舒暮春忽復來和風與
節俱俯臨清泉涌仰觀嘉木敷周旋我陋圃西
瞻廣武廬既貫不忘險處有能存無鎮俗在簡
約樹塞焉足羣在昔同班司今者並園墟私願
借黃髮逍遙綜琴書舉爵茂林下攜手共躊躕
奚用遺形骸忘筌在得魚

贈山濤

司馬彪

苕苕椅桐樹寄生於南岳上凌青雲霓下臨千
仞谷處身孤且危於何託余足昔也植朝陽傾
枝俟鸞鷟今者絕世用倥偬見迫東班匠不我
顧牙曠不我錄焉得成琴瑟何由揚妙曲冉冉
三光馳逝者一何速中夜不能寐撫劍起踟躕感彼孔聖嘆哀此年命促
下和潛幽冥離能證奇獎冀願神龍來揚光以見燭

雜詩

傅玄

志士惜日短愁人知夜長攝衣步前庭仰觀南
鴈翔玄景隨形運流響歸空房清風何飄颻微
月出西方繁星依青天列宿自成行蟬鳴高樹
間野鳥號東廂纖雲時髣髴渥露霑我裳良時
無停景北斗忽低昂常恐寒節至凝氣結為霜
落葉隨風摧一絕如流光

雜詩

王讚

朔風動秋草邊馬有歸心胡寧久分析靡靡忽
至今王事離我志殊隔過商參昔往鶴鷄鳴今
來蟋蟀吟人情懷舊鄉客鳥思故林師涓久不

秦誰能宜我心

招隱

左思

杖策招隱士荒塗橫古今巖穴無結構丘中有
鳴琴白雲停陰岡丹葩曜陽林石泉漱瓊瑤纖
鱗或浮沈非必絲與竹山水有清音何事待嘯
歌灌木自悲吟秋菊兼糗糧幽蘭間重襟躊躇
足力煩聊欲投吾簪

招隱

陸機

明發心不爽振衣聊躑躅躑躅欲安之幽人在

三百七十四

詩學正宗卷五

七

五樂堂

深谷朝采南澗蘋夕息西山足輕條象雲構密

葉成翠幄激楚

一本

佇蘭林回芳薄秀木山溜

何泠泠飛泉漱鳴玉

哀音附靈波
顏響赴曾曲

至樂非有假

安事澆醇樸富貴苟難圖稅駕從所欲

猛虎行

渴不飲盜泉水熱不息惡木陰惡木豈無枝志

士多苦心整駕肅時命杖策將遠尋饑食猛虎

窟寒棲野雀林日晏功未建時往歲載陰崇雲

臨岸起

一本

鳴條隨風吟靜言幽谷底長嘯高

山岑急絃無懦響亮節難為音人生誠未易曷
云開此衿眷我耿介懷俯仰愧古今

附錄

歸園田居

三首

陶潛

少無適俗韻性本愛丘山誤落塵網中一去三
十年羈鳥戀舊林池魚思故淵開荒南野際守
拙歸園田方宅十餘畝草屋八九間榆柳蔭後
園桃李羅堂前曖曖遠人村依依墟里煙狗吠
深巷中雞鳴桑樹顛戶庭無塵雜虛室有餘閑
久在樊籠裏復得返自然

三百七十五

詩學正宗卷五

八

五樂堂

其二

野外罕人事窮巷寡輪鞅白日掩荆扉虛室絕
塵想時復墟曲中披草共來往相見無雜言但
道桑麻長桑麻日已長我志日已廣常恐霜霰
至零落同草莽

其三

種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興理荒穢帶月荷
鋤歸道狹草木長夕露沾我衣衣沾不足惜但

使願無違

始作鎮軍參軍經曲阿

弱齡寄事外委懷在琴書被褐欣自得屢空常
晏如時來苟冥會婉孌通衢投策命晨裝暫
與園田踈眇眇孤舟逝綿綿歸思紆我行豈不
遙登陟千里餘目倦川塗異心念山澤居望雲
慙高鳥臨水愧游魚真想初在襟誰謂形迹拘
聊此憑化遷終返班生廬

七月赴假還江陵夜行塗中

五十一

詩學正宗卷五

九

五樂堂

閑居三十載遂與塵事冥詩書敦宿好林園無
俗情如何捨此去遙遙至南荆叩枻新秋月臨
流別友生涼風起將夕夜景湛虛明昭昭天宇
闊晶晶川上平懷征不遑寐中宵尚孤征商歌
非吾事依依在耦耕投簪旋舊墟不爲好爵縈
養真衡茅下庶以善自名

懷古田舍

先師有遺訓憂道不憂貧瞻望邈難逮慨歎
志長勤秉耒歡時務解顏勸農人平疇交遠

風良苗亦懷新雖未量歲功即事多所欣耕種
有時息來者無問津日入相與歸壺漿勞近隣
長吟掩柴門聊爲隴畝民

九月中於西田穫早稻作

人生歸有道衣食固其端孰是都不營而以求
自安開春理常業歲功聊可觀晨出肆微勤白
入負耒還山中饒霜露風氣亦先寒田家豈不
苦弗獲辭此難四體誠乃疲庶無異患干盥濯
息簷下斗酒散襟顏遙遙沮溺心千載乃相關

五十二

詩學正宗卷五

十

五樂堂

但願長如此躬耕非所歎

飲酒 三首

結廬在人境而無車馬喧問君何能爾心遠地
自偏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山氣日夕佳飛
鳥相與還此中有真意欲辯已忘言

其二

秋菊有佳色裛露掇其英汎此忘憂物遠我遺
世情一觴雖獨進杯盡壺自傾日入群動息歸
鳥趨林鳴嘯傲東軒下聊復得此生

其三

清晨聞叩門倒裳往自開問子爲誰歟田父有
好懷壺漿遠見候疑我與時乖縵縵茅簷下未
足爲高樓一世皆尚同願君汨其泥深感父老
言稟氣寡所諧紆轡誠可學違此詎非迷且共
歡此飲吾駕不可回

擬古

日暮天無雲春風扇微和佳人燕原本美清夜達

曙酣且歌歌竟長歎息持此感人多皎皎雲間

三百五

詩學正宗卷五

十一

五樂堂

月灼灼園中華豈無一時好不久當如何

讀山海經

孟夏草木長遶屋樹扶疎衆鳥欣有托吾亦愛
吾廬既耕亦已種時還讀我書窮巷隔深轍頗
迴故人車歡然酌春酒摘我園中蔬微雨從東
來好風與之俱汎覽周王傳流觀山海圖俯仰
終宇宙不樂復何如

挽歌詞

荒草何茫茫白楊亦蕭蕭嚴霜九月中送我出

遠郊四面無人居高墳正崔嵬馬爲仰天鳴風
木自蕭蕭幽室一已閉千年不復朝千年不復
朝賢達無奈何向來相送人各自還其家親戚
以餘悲他人亦已歌死去何所道託體同山阿

桃源行

嬴氏亂天紀賢者避其世黃綺之商山伊人亦
云逝往迹浸復湮來逕遂蕪廢相命肆農耕日
入從所憩桑竹垂餘陰菽稷隨時藝春蠶收長
絲秋熟靡玉稅荒路暖交通鷄犬互鳴吠俎豆

三百五

詩學正宗卷五

十一

五樂堂

猶古法衣裳無新製童孺縱行歌班白歡游詣
草榮識歲和木衰知風厲雖無紀曆誌四時自
成歲怡然有餘樂于何勞智慧奇蹤隱五百一
朝啟神界渾薄既異源旋復還幽蔽借問遊方
士焉測塵囂外願言躡輕風高舉尋吾契

遊廬山

見升菴詩話
廬山古石刻

釋慧遠

崇巖吐氣清幽岫棲神跡希聲奏群嶺響出山
溜滴有客獨冥遊徑然忘所適揮手撫雲門靈
關爲予闢留心叩玄扃感至理弗隔孰是騰九

宵不奮冲天翮妙同趣自均一悟超三益

詩學正宗卷第五

詩學正宗卷第六目錄

五言古詩

皇明國子監助教東海陳子昂

論曰陳氏懲六朝之敝銳志復古而特立之功卒亦未至李杜諸家規迹古風而臻前朝韋柳二子性度簡遠並自悠圓然大雅曰滴君子不能無遺憾也

正變一

感遇 七首

陳子昂

秋日還京陝西十里作

薛稷

雜興

張說

感遇 三首

張九齡

古意

賀蘭進明

寓言

賈至

雜詩

儲光羲

終南幽居獻蘇侍郎

田家即事

同王十三維偶然作

田家雜興 二首

古風 五首

李白

春日醉起言志

泰山

太白山

前出塞 五首

杜甫

後出塞 五首

潼關吏

石壕吏

新婚別

寒峽

石龕

白沙渡

五盤

成都府

擬古 八首

韋應物

效陶彭澤

與友生野飲效陶體

詩學正統卷六目錄

二

五樂堂

酬盧嵩秋夜見寄

夏夜憶盧嵩

幽居

送李侍御益赴幽州幕

郡齋雨中與諸文士燕集

軍中冬燕

田家 三首

柳宗元

初秋夜坐贈吳武陵

南礪中題

詩學正統卷六目錄

三

五樂堂

詩學正宗卷第六

五言古詩

正變一

此卷猶有古意所謂存什一於千百者也

感遇

七首

陳子昂

蘭若生春夏
芊蔚何青青
幽獨空林色
朱蕤冒紫莖
遲遲白日晚
嫋嫋秋風生
歲華盡搖落
芳意竟何成

其二

白日每不歸
青陽時暮矣
茫茫吾何思
林卧觀

三百九

詩學正宗卷六

一

五樂堂

無始衆芳委
時晦鷓鴣鳴
悲耳鴻荒古
已頽誰識巢居子

其三

林居病時久
水木澹孤清
閒臥觀物化
悠然念無生
青春始萌達
朱火已滿盈
徂落方自此
感嘆何時平

其四

玄蟬號白露
茲歲已蹉跎
群物從大化
孤英將奈何
瑤臺有青鳥
遠食玉山禾
崑崙見玄鳳
豈

復憂虞羅

其五

吾愛鬼谷子
青溪無垢氛
囊括經世務
遺身在白雲
七雄方龍鬪
天下亂無君
浮雲不足貴
遵養晦時文
舒之彌宇宙
卷之不盈分
豈徒山木壽
空與麋鹿群

其六

呦呦南山鹿
罹罟以媒和
招搖青桂樹
幽蠹亦成科
世情甘近習
榮耀紛如何
怨憎未相復
親

三百十

詩學正宗卷六

二

五樂堂

愛生禍羅瑤
臺傾巧笑玉
杯殞雙娥誰
見孤城樹青青
成斧柯

其七

竭來豪遊子
勢利禍之門
如何蘭膏歇
感激生煩冤
衆趨明所避
時棄道猶存
雲泉既已失
羅網與誰論
箕山有高節
湘水有清源
唯應白鷗鳥
可與洗心言

秋日還京陝西十里作

薛稷

驅車越陝郊
北顧臨大河
隔河見鄉邑
秋風水

增波西登咸陽塗日暮憂思多傳岩既鬱紆首
陽亦嵯峨操築無昔老采薇有遺歌客遊既迴
換人生知幾何

雜興

張說

問子青霞意何事留朱軒自言心遠俗未始迹
辭喧遇蒙良時幸側息更途煩簪纓非宿好文
史棄前言昨臥北牕下夢歸南山園白雲滿
幽谷清風出原本泉源十年茲賞廢佳期今
復存挂冠謝朝侶星駕別君門

四十五

詩學正宗卷六

三

五樂堂

感遇 三首

張九齡

幽人歸獨臥積原本慮洗孤清持此謝高鳥因
之傳遠情日夕懷空意人誰感至精飛沉理自
隔何以慰吾誠

其二

魚游樂深池鳥棲欲高枝嗟爾蜉蝣羽薨薨亦
何為有生豈不化所感奚若斯神理日微滅吾
心安得知浩嘆楊朱子徒然泣路岐

其三

漢上有游女求思安可得袖中一札書欲寄雙
飛翼冥冥忽不見耿耿徒緘憶紫蘭秀空蹊皓
露奪幽色馨香歲欲晚感嘆情何極白雲在南
山日暮長嘆息

古意

賀蘭進明

崇蘭生澗底香氣滿幽林采采欲為贈何人是
同心日暮徒盈抱徘徊幽思深慨然紉雜佩重
奏丘中琴

寓言

賈至

四十五

詩學正宗卷六

四

五樂堂

春草紛碧色佳人曠無期悠哉千里心欲采商
山芝嘆息良會晚如何桃李時懷君晴川上佇
立夏雲滋

雜詩

儲光羲

混沌本無象末路多是非達士志寥廓所貴能
忘機畊鑿時未至還山聊采薇虎豹對我蹲鷺
鷺傍我飛仙人空中來謂我勿復歸格澤為君
駕虹蜺為君衣西遊崑崙墟可與世人違

終南幽居獻蘇侍郎

下築青岩裏雲蘿鬱原本垂陰虛室若無人喬

木自成林時有清風至側聞樵採音鳳凰鳴南

岡望望隔層岑既言山路遠復道溪流深倥佯

空中遊虬龍水上吟何當借原本輕翼爲我達

遠心

田家即事

蒲葉日已長杏花日已滋老農要看此貴不違

天時迎晨起飯牛雙駕耕東菑蚯蚓土中出田

烏隨我飛群合亂啄噪嗽嗽如道饑我心多惻

百七十四

詩學正宗卷六

五

五樂堂

隱顧此兩傷悲撥食與田烏日暮空筐歸親戚

更相誚我心終不移

同王十三維偶然作

野老本貧賤冒暑鋤瓜田一畦未及終樹下高

枕眠荷篠者誰子皤皤來息肩不復問墟落相

見但依然腹中無一物高話羲皇年落日臨層

城遙望秦川使婦提蠶筐呼童撈漁船悠悠

泛綠水去摘浦中蓮蓮花艷且妍使我不能還

田家雜興二首

春至鵲鷦鳴薄言向田墅不能自力作覬勉取

隣女既念生子孫方思廣田園閑時相顧笑喜

悅好禾黍夜夜登嘯臺南望洞庭渚百草被霜

露秋山響砧杵却羨故年時中情無所取

其二

楚山有高士梁國有遺老築室既相隣同田復

同道糗糒常共飯兒孫每更抱忘此耕耨勞愧

彼風雨好蟬蛄鳴空澤鷓鴣傷秋草日夕寒風

來衣裳苦不早

百七十五

詩學正宗卷六

六

五樂堂

古風五首

李白

大雅久不作吾衰竟誰陳王風委蔓草戰國多

荆榛龍虎相啖食兵戈逮狂秦正聲何微茫哀

怨起騷人揚馬激頽波開流蕩無垠廢興雖萬

變憲章亦已淪自從建安來綺麗不足珍聖代

復元古垂衣貴清真群才屬休明乘運共躍鱗

文質相炳煥衆星羅秋旻我志在刪述垂輝映

千春希聖如有立絕筆於獲麟

其二

蟾蜍薄太清蝕此瑤臺月圓光虧中天金魄遂
淪沒蟬螭入紫微大明夷朝暉浮雲隔兩曜萬
象昏陰霏蕭蕭長門宮昔是今已非桂蠹花不
實天霜下嚴威沈嘆終永夕感我涕沾衣

其三

天津三月時千門桃與李朝爲滿園原本斷腸花暮

逐東流水前水復後水古今相續流新人非舊

人年年橋上遊鷄鳴海色動謁帝羅王侯月落

西上陽餘輝半城樓衣冠照雲日朝士原本散

百六

詩學正宗卷六

七

五樂堂

皇州鞍馬如飛龍黃金絡馬頭行人皆辟易志
氣橫嵩丘入門上高堂列鼎錯玳瑁羞香風引趙
舞清管隨齊謳七十紫鴛鴦雙雙戲庭幽行樂
爭晝夜自言度千秋功成身不退自古多愆尤
黃犬空嘆息綠珠成纍讎何如鴟夷子散髮掉
扁舟

其四

世道日交喪澆風散淳源不採芳桂枝反棲惡
木根所以桃李樹吐花竟不言大運有興沒群

動爭飛奔歸來廣成子去入無窮門

其五

暮收肅金氣西陸弦海月秋蟬鳴以號一本號

感物憂不歇良辰竟何許大運有淪忽天寒悲

風生夜久衆星沒惻惻不忍言哀歌逮明發

春日醉起言志

處世若大夢胡爲勞其生所以終日醉頽然臥

前楹覺來盼庭前一鳥花間鳴借問此何時春

風語流鶯感之欲嘆息對酒還自傾浩歌待明

百六

詩學正宗卷六

八

五樂堂

月曲盡已忘情

泰山

四月上泰山石屏御道開六龍過萬壑澗谷隨

縈迴馬跡遶碧峰于今滿青苔飛流灑絕巘水

急松聲哀北眺嶢嶂奇傾崖向東摧洞門閉石

崩地底興雲雷登高望蓬瀛想像金銀臺天門

一長嘯萬里清風來玉女四五人飄颻下九垓

含笑引素手遺我流霞杯稽首再拜之自愧非

仙才曠然小宇宙棄世何悠哉

太白山

太白何蒼蒼星辰上森列去天三百里邈爾與
世絕中有綠髮翁披雲卧松雪不笑亦不語冥
棲在巖穴我來逢真人長跪問寶訣粲然啓玉
齒授以鍊藥說銘骨傳其語竦身已電滅仰望
不可及蒼然五情熱吾將營丹砂永與世人別

前出塞 五首

杜甫

戚戚去故里悠悠赴交河公家有程期亡命嬰
禍羅君已富土境開邊一何多棄絕父母恩吞

聲行負戈

其二

出門日已遠不受徒旅欺骨肉恩豈斷男兒死
無時走馬脫轡頭手中挑青絲捷下萬仞岡俯
身試褰旗

其三

迢迢萬餘里領我赴三軍軍中異苦樂主將寧
盡聞隔河見胡騎倏忽數百群我始為奴僕幾
時樹功勳

其四

驅馬天雨雪軍行入高山徑危抱寒石指落層
冰間已去漢月遠何時築城還浮雲暮南征可
望不可攀

其五

單于寇我壘百里風塵昏雄劍四五動彼軍為
我奔虜其名王歸繫頸授轅門潛身備行列一
勝何足論

後出塞 五首

詩學正宗卷六

五樂堂

男兒生世間及壯當封侯戰伐有功業焉能守
舊丘召募赴薊門軍動不可留千金買馬鞍百
金粧刀頭間里送我行親戚擁道周班白居上
列酒酣進庶羞少年別有贈含笑看吳鉤

其二

朝進東門營暮上河陽橋落日照大旗馬鳴風
蕭蕭平沙列萬幕部伍各見招中天懸明月令
嚴夜寂寥悲笳數聲動壯士驂不驕借問大將
誰恐是霍票姚

其三

古人重守邊今人重高勳豈知英雄主出師亘
長雲六合已一家四夷且孤軍遂使貔虎士奮
身勇所聞拔劍擊大荒日收胡馬群誓開玄冥
北持以奉吾君

其四

獻凱日繼踵兩蕃靜無虞漁陽豪俠地擊鼓吹
笙竽雲帆輕遼海粳稻來東吳越羅與楚練照
耀輿臺軀主將位益崇氣驕凌上都邊人不敢

議議者死通衢

詩學正宗卷六

士

五樂堂

其四

我本良家子出師亦多門將驕益愁思身貴不
足論躍馬二十年恐辜明主恩坐見幽州騎長
驅河洛昏中夜聞道歸故里但空村惡名幸脫
免窮老無兒孫

潼關吏

士卒何草草築城潼關道大城鐵不如小城萬
丈餘借問潼關吏修關還備胡要我下馬行爲

我指山隅連雲列戰格飛鳥不能踰胡來但自
守豈復憂西都丈人視要處窄狹容單車艱難
奮長戟千古用一夫哀哉桃林戰百萬化爲魚
請囑防邊將慎勿學哥舒

石壕吏

暮投石壕村有吏夜攬

一本

人老翁踰牆走老

婦出門看吏呼一何怒婦啼一何苦聽婦前致

辭三男鄴城戍一男附書至二男新戰死者

且偷生死者長已矣室中更無人惟有乳下孫

詩學正宗卷六

士

五樂堂

孫有母未去出入無完裙老嫗力雖衰請從吏
夜歸急應河陽役猶得備晨炊夜久語聲絕如
聞泣嗚咽天明登前途獨與老翁別

新婚別

兔絲附蓬麻引蔓故不長嫁女與征夫不如棄
路傍結髮爲妻子席不暖君床暮婚晨告別無
乃太匆忙君行雖不遠守邊赴河陽妾身未分
明何以拜姑嫜父母養我時日夜令我藏生女
自所歸雞狗亦得將君今往死地沉痛迫中腸

誓欲從君往形勢反蒼黃勿爲新婚念努力事
戎行婦人在軍中兵氣恐不揚自嗟貧家女久
置原本羅襦裳羅襦不復施對君洗紅粧仰視
百鳥飛大小必雙翔人事多錯迕與君永相望

寒峽

行邁日悄悄山谷勢多端雲門轉絕岬積阻霾
天寒寒峽不可度我實衣裳單况當仲冬交泝
沿增波瀾野人尋烟語行子傍水飡此生免荷
父未敢辭路難

石龕

熊羆咆我東虎豹號我西我後鬼長嘯我前俄
又啼天寒昏無日山遠道路迷驅車石龕下仲
冬見虹霓伐竹者誰子悲歌上雲梯爲君采美
箭五歲供梁齊苦云直幹盡無以充提携奈何
漁陽騎颯颯驚蒸藜

白沙渡

畏途隨長江渡口下絕岸差池上舟楫杳窅入
雲漢天寒荒野外日暮中流半我馬向北嘶山

援飲相喚水清石礚礚沙白灘漫漫迥然洗愁
辛多病一踈散高壁抵欽岑洪濤越凌亂臨風
獨回首攬轡復長嘆

五盤

五盤雖云險山色佳有餘仰凌棧道細俯映江
木疎地僻無網罟水清反多魚好鳥不妄飛野
人半巢居喜見淳樸俗坦然心神舒東郊尚格
鬪巨猾何時除故鄉有弟妹流落隨丘墟成都
萬事好豈若歸吾廬

成都府

翳翳桑榆日照我征衣裳我行山川異忽在天
一方但逢新人民未卜見故鄉大江東流去遊
子去日長層城鎮華屋季冬樹木蒼喧然名都
會吹簫聞笙簧信美無與適側身望川梁鳥雀
各夜歸中原杳茫茫初月出不高衆星尙爭光
自古有羈旅我何苦哀傷

擬古八首

韋應物

辭君遠行邁飲此長恨端已謂道里遠如何中

險艱流水赴大壑孤雲還暮山無情尚有歸行
子何獨難驅車背鄉國朔風卷行迹嚴冬霜斷
肌日入不遑息憂歡容髮變寒暑人事易中心
君詎知冰玉徒貞白

其二

黃鳥何關關幽蘭亦靡靡此時深閨婦日照紗
牕裏娟娟雙青娥微微啓玉齒自惜桃李年誤
身遊俠子無事久離別不知今生死

其三

綺樓何氛氲朝日正杲杲四壁含清風丹霞射
其牖玉顏上哀轉絕耳非世有但感離恨情不
知誰家婦孤雲忽無色邊馬爲迴首曲絕碧天
高餘聲散秋草徘徊惟中意獨夜不能守思逐
朔風翔一去千里道

其四

嘉樹藹初綠蘼蕪吐幽芳君子不在賞寄之雲
路長路長信難越惜此芳時歇孤鳥去不還緘
情向天末

其五

月滿秋夜長驚鳥號北林天河橫未落斗柄當
西南寒蛩悲洞房好鳥無遺音商飈一夕至獨
宿懷重衾舊交日千里隔我浮與沉人生豈草
木寒暑移此心

其六

春至林木變洞房夕含清單居誰能裁好鳥對
我鳴良人久燕趙新愛移平生別時雙鴛綺留
此千恨情碧草生舊迹綠琴歇芳聲思將魂夢
歡反側寐不成攬衣迷所次起望空前庭孤影
中自慚不知雙涕零

其七

有客天一方寄我孤桐琴迢迢萬里隔託此傳
幽音冰霜中自結龍鳳相與吟絃以明直道漆
以固交深

其八

白日淇上沒空閨生遠愁寸心不可限淇水長
悠悠芳樹正妍鬱春禽自相求徘徊東西廂孤

妾誰與儔年華逐絲淚一落俱不收

效陶彭澤

霜露悴百草時菊獨妍華物性有如此寒暑其
奈何掇英汎濁醪日入會田家盡醉茅簷下
生豈在多

與友生野飲效陶體

攜酒花林下前有千載墳於時不共酌奈此泉
下人始自玩芳物行當念徂春聊舒遠世蹤坐
望還山雲且遂一歡笑焉知賤與貧

詩學正宗卷六

七

五樂堂

酬盧嵩秋夜見寄

喬木生夜涼月華滿前墀去君咫尺地勞君千
里思素秉棲遁志况怡招隱詩坐見林木榮願
赴滄洲期何能待歲晏攜手當此時

夏夜憶盧嵩

藹藹高館暮開軒滌煩襟不知湘雨來瀟灑在
幽林炎月得涼夜芳尊誰與斟故人南北居累
月間徽音人生無閑日歡會當在今反側候天
旦層城苦沉沉

幽居

貴賤雖異等出門皆有營獨無外物牽遂此幽
居情微雨夜來過不知春草生青山忽已曙鳥
雀繞舍鳴時與道人偶或隨樵者行自當安寒
省誰謂薄世榮

郡齋雨中與諸文士燕集

兵衛森畫戟宴寢凝清香海上風雨至逍遙池
閣涼煩痼近消散嘉賓復滿堂自恐居處崇未
覩斯民康理會是非遣性達形迹忘鮮肥屬時
禁蔬果幸見嘗俯飲一杯酒仰聆金玉章神歡
體自輕意欲凌風翔吳中盛文史群彥今汪洋
方知大藩地豈曰財賦疆

軍中冬燕

滄海已云晏皇恩猶念勤式燕徧恒秩柔遠及
斯人茲邦實大藩伐鼓軍樂陳是時冬服成戎
士氣益振虎竹謬朝寄英賢降上賓但整周旋
禮媿無海陸珍庭中九劍闌堂上歌吹新光景
不知晚觥酌豈言頻單醪昔所感大頻况同忻

詩學正宗卷六

六

五樂堂

顧謂軍中士仰答何由申

送李侍御益赴幽州幕

二十揮篇翰三十窮典墳辟書五府至名位

本原

為四海聞始從車騎幕今赴嫖姚軍契濶晚相

遇草處遽離群悠悠行子遠眇眇川塗分登高

望燕代日夕生夏雲司徒擁精甲誓將除國氛

儒生幸持斧可以佐功勳無言羽書急坐闕相

思文

田家三首

柳宗元

詩學正宗卷六

九

五樂堂

蓀食徇所務驅牛向東阡雞鳴村巷白夜色歸

暮田札札耒耜聲飛飛來鳥鳶竭茲助力事特

用窮歲年盡輸助徭役高枕常晝眠

原本聊就空自眠

子孫日以長世世還復然

其二

古道饒蒺藜縈迴古城曲蓼花被堤岸陂水寒

更綠是時收穫竟落日多樵牧風高榆柳踈霜

重梨棗熟行人迷去住野鳥競棲宿田翁笑相

念昏黑慎原陸今年幸少豐無厭饘與粥

其三

籬落隔烟火農談四隣夕庭際秋蟲鳴踈麻方

寂歷蠶絲盡輸稅機杵空倚壁里胥夜經過雞

黍事筵席各言官長峻文字多督責東鄉後租

期車轂陷泥澤公門少推恕鞭朴恣狼籍努力

慎經營肌膚真可惜迎新在此歲唯恐踵前跡

初秋夜坐贈吳武陵

稍稍雨侵竹翻翻鵲驚叢美人隔湘浦一夕生

秋風積霧宵難極滄波浩無窮相思豈云遠即

詩學正宗卷六

十

五樂堂

席莫與同若人抱奇音朱絃絀枯桐清商激西

嶺泛灑凌長空自得本無作天成諒非功希聲

闕大朴龔俗何由聰

南礪中題

秋氣集南礪獨遊亭午時迴風一蕭瑟林影久

參差始至若有得稍深遂忘疲羈禽響幽谷寒

藻無淪漪去國魂已遊懷人淚空垂孤生易為

感失路少所宜索寞竟何事徘徊祇自知誰為

後來者當與此心期

六卷終

詩學正宗卷第七目錄

皇明國子監助教東海蒲南金纂輯

五言古詩

正變二

古遊俠

崔顥

贈王威吉

古塞下曲

陶翰

宿天竺寺

出蕭關懷古

詩學正宗卷第七目錄

五樂堂

暮秋揚子江寄孟浩然

劉昶虛

寄閻防

海上詩送薛文學歸海東

山下晚晴

崔署

潁陽東溪懷古

宿大通和尚塔敬贈如閣黎廣心長孫錡

二山人

出青門往南山別業

薛據

長門怨

齊澣

葛山潭

孫逖

塞上曲

李白

關山月

送韓準裴政孔巢父還山

送趙判官赴黔府中丞叔幕

贈崔司戶文昆季

訓崔五郎中

經亂後將避地剡中留贈崔宣城

贈李十二

崔宗之

五

詩學正宗卷第七目錄

一

五樂堂

遊龍門奉先寺

杜甫

夢李白

玉華宮

渭川田家

王維

崔濮陽兄季重前山興

送魏郡李太守赴任

贈祖三詠

宿業師山房待丁公不至

孟浩然

齋心

王昌齡

獨遊

過華陰

東京府縣諸公與綦毋潛李頎相送至白

馬寺宿

放歌行

鄭縣宿陶大公館贈馮六元二

塞下曲

李頎

送暨道士還玉清觀

題綦母校書田居

五九

詩學正宗卷七目錄

三

五樂堂

登首陽山謁夷齊廟

東京寄萬楚

弔王將軍墓

常建

江上琴興

送陸擢

張山人彈琴

夢太白峰

酬司空璩

高適

同諸公登慈恩寺塔

同薛司直秋霽曲江俯見南山作

暮秋山行

岑參

宿華陰東郭客舍憶閬防

終南雲際精舍尋法澄上人遇東潭石

淙望秦嶺微雨作貽友人

與高適薛據同登慈恩寺浮圖

杼山禪居寄東溪吳處士

僧皎然

正變三

暮相思

韋應物

五九

詩學正宗卷七目錄

四

五樂堂

初發揚子寄元大校書

夕次盱眙縣

淮上即事寄廣陵親故

同德寺雨後寄元侍御李博士

藍嶺精舍

留別洛京親友

送鄭長源

龍門遊眺

送李十四山東遊

雨後曉行獨至愚溪北池 柳宗元

中夜起望西園值月上

贈江華長老

晨詣超師院讀禪經

覺衰

與崔策登西山

附錄

送王屋山人魏萬

李白

經亂離後天恩流夜郎憶舊遊書懷贈江

詩學正宗卷七目錄

五

五樂堂

夏常太守良宰

北征

杜甫

詩學正宗卷第七

五言古詩

正變二

名曰古詩實則唐調讀者自能辨之

古遊俠

崔顥

少年負膽氣好勇復知機仗劍出門去孤城逢
合圍殺人遼水上走馬漁陽歸錯落金鏐甲蒙
茸貂鼠衣還家且行獵弓矢速如飛地迫鷹犬
疾草深狐兔肥腰間帶兩綬轉盼生光輝顧謂
今日戰何如隨建威

詩學正宗卷七

一

五樂堂

贈王威吉

三十羽林將出身常事邊春風吹淺草獵騎何
翩翩挿羽兩相顧鳴弓新上絃射麋入深谷飲
馬投荒泉馬上共傾酒野中聊割鮮相看未及
飲裸虜寇幽燕烽火去不息胡山高際天長驅
救東北戰解城亦全報國行赴難古今皆共然

古塞下曲

陶翰

進軍飛狐北窮寇勢將變日落塵沙昏背河更
一戰駢馬黃金勒雕弓白羽箭射殺左賢王歸

奏未央殿欲言塞下事天子不召見東出咸陽
門哀哀淚如霰

宿天竺寺

松栢亂巖口山西微徑通天門一峰見宮闕生
虛空正殿倚霞壁千樓標石叢夜來猿鳥靜鐘
梵寒雲中岑翠映湖月泉聲亂溪風心超諸境
外了與圓解同明發氣候改起視長厓東湖色
濃蕩漾海光漸腫臙葛仙跡尚在許氏道猶崇
獨有原本古來事幽懷期二公

出蕭關懷古

驅馬擊長劔行役至蕭關悠悠五原上永眺關
河前北虜三十萬此中常控弦秦城亘宇宙漢
帝理旌旆刁斗鳴不息羽書日夜傳五軍計莫
就三策議空全大漠橫萬里蕭條絕人烟孤城
當瀚海落日照祈連愴然苦寒奏懷哉式微篇
更悲秦樓月夜夜出胡天

暮秋楊子江寄孟浩然

劉昶虛

木葉紛紛下東南日烟霜林山相晚莫海天空

青蒼暝色况復久秋聲亦何長孤舟兼吳原本
月獨夜仍越鄉寒笛對京口故人在襄陽詠思
勞今夕江漢遙相望

寄閻防

青冥南山口君與緇錫隣深路入古寺亂花隨
莫春紛紛對寂寞往往落衣巾松色空照水經
聲時有人晚來原本復南望山遠情獨親應以
修往業亦唯立此身深林度空夜烟月資清真
莫嘆文明日彌年從隱淪

海上詩送文學歸海東

何處歸且遠送君東悠悠滄溟千萬里日夜一
孤舟曠望絕國所微茫天際愁有時近仙境不
定若夢游或見青色古孤山百里秋前山方杳
眇後路勞夷猶離別惜吾道風波敬皇休春浮
花氣遠思逐海水流日莫驪歌後永懷空滄洲

山下晚晴

崔曙

寥寥遠天淨溪路何空濛斜光照疎雨秋氣生
白虹雲盡山色暝蕭條西北風故林歸宿處一

葉下梧桐

頴陽東溪懷古

靈溪氛霧歇皎鏡清心顏空色不映水秋聲多在山人久踈曠萬物皆自閒白鷗寒更浴孤雲晴未還昔時讓王者此地閉玄關無以躡高步淒涼岑壑間

宿大通和尚塔敬贈如闍黎廣心長孫錡

二山人

支公已寂滅塔影山上古更有真僧來道場救

詩學正宗卷七

四

五樂堂

諸苦一承微妙法寓宿清淨土身心能自親色相了無取森森松映月漠漠雲近戶嶺外飛電明夜來前山雨燃燈見棲鴿作禮聞信鼓晚霽南軒開秋華淨天宇願言長出世謝爾及申甫出青門往南山別業

薛據

舊居在南山夙駕自城闕榛莽相蔽虧去爾漸超忽散漫餘雪晴蒼茫季冬月寒風吹長林白日原上沒懷抱曠莫伸相知阻胡越弱年好棲隱鍊藥在巖窟及此離垢氛興來亦因物末路

期赤松斯言庶不伐

長門怨

齊幹

焚焚孤思逼寂寂長門夜妾妬亦知非君恩那不惜携琴就玉階調悲心未諧將心託明月流影入君懷

葛山潭

孫逖

圓潭寫流月清明涵萬象仙翁何時還綠水空蕩漾涼哉草木腓白露沾人衣暫醉空山裏時聞笙鶴飛

三百七

詩學正宗卷七

五

五樂堂

塞上曲

李白

大漠無中策匈奴犯渭橋五原秋草綠胡馬亦何驕命將征西極橫行陰山側燕支落漢家婦女無華色轉戰度黃河休兵樂事多蕭條清萬里瀚海寂無波

關山月

明月出天山蒼茫雲海間長風幾萬里吹度玉門關漢下白登道胡窺青海灣由來征戰地不見有人還戍客望邊邑思歸多苦顏高樓當此

夜嘆息未應聞

贈崔司戶文昆季

雙珠出海底俱是連城珍
明月兩特達餘輝傍
照人英聲振名都高價重
殊隣豈伊箕山故特
以鳳原本期親唯昔不自媒
擔簦西入秦攀龍
九天上忝列歲星臣
布衣侍丹墀密勿草
絲綸才微惠渥重讒巧
生緇磷一去已十年
今來復盈旬清霜入曉
髮白露生衣巾側見
綠水亭開門列華茵
千金散義士四坐無
凡賓欲折月中桂特
爲寒者薪路傍已竊
笑天路將何因垂恩
倘丘山報德有微身

訓崔五郎中

朔雲橫高天萬里起
秋色壯士心飛揚落
日空嘆息長嘯出原
野凜然寒風生幸遭
聖明時功業猶未成
奈何懷良圖鬱悒獨
愁坐杖策尋英豪立
談乃知我崔公生民
秀緬邈青雲姿制作
參造化託諷含神祇
海嶽尚可傾吐諾終
不移是時霜飈寒逸
興興臨華池起舞拂
長劍四座皆

詩學正宗卷七

六 五樂堂

揚眉因得窮歡情
贈我以新詩又結汗
漫期九垓遠相待舉
身憇蓬壺濯足弄滄
海從此凌倒景一去
無時還朝遊明光宮
莫入闔闔關但得長
把袂何必嵩丘山

經亂後將避地剡中留贈崔宣城

雙鵝飛洛陽五馬渡
江徼何意上東門胡
雛更長嘯中原走豺
虎烈火焚宗廟太白
晝經天頽陽掩虛照
王城皆蕩覆世路成
奔峭四海望長安頽
眉寡西笑蒼生疑落
葉白骨空相弔連兵

詩學正宗卷七

七 五樂堂

似雪山破敵誰能料
我垂北溟翼且學南
山豹崔子賢主人歡
娛每相召胡牀紫玉
笛却坐青雲斗楊花
滿州城置酒同臨眺
忽思剡溪去水石遠
清妙雪盡天地明風
開湖山貌悶爲洛生
詠醉發吳越調赤霞
動金光日足森海嶠
獨散萬古意閑垂一
溪釣猿近天上啼人
移月邊棹無以墨綬
苦來求丹砂要華髮
長折腰將貽陶公誚

送韓準裴政孔巢父還山

獵客張兔置不能掛龍虎所以青雲人高歌在
巖戶韓生信英彥裴子含清真孔侯復秀出俱
與雲霞親峻節凌遠松同衾卧磐石斧冰漱寒
泉三子同三展時時或乘興往往雲無心出山
揖侯伯長嘯輕衣簪昨宵夢裏還云弄竹溪月
今晨魯東門悵飲與君別雪崖滑去馬羅逕迷
歸人相思各烟草歷亂無冬春

送趙判官赴黔府中丞叔幕

廓落青雲心結交黃金盡富貴翻相忘令人忽

詩學正宗卷七

八 五樂堂

自哂蹭蹬鬚毛斑盛時難再還巨源咄石生何
事馬蹄閒綠蘿長不厭却欲還東山君為魯曾
子拜揖高堂裏叔繼趙平原偏承聖主恩風霜
摧獨坐旌節鎮雄藩虎士秉金鉞蛾眉開玉尊
才高幕下客義重林中言水宿五溪月霜啼三
峽後東風春草綠江上候歸軒

贈李十二

崔宗之

涼風八九月白露空團亭耿耿意不暢稍稍風
葉聲思見雄俊士共談今古情李侯忽來儀把

袂苦不早清論即抵掌玄談又絕倒分明楚漢
事歷歷為我王原本道擔囊無俗物訪古千里餘
袖有七首劍懷中茂陵書雙眸原本炯炯人詞
賦凌子虛酌酒弦素琴霜氣正凝潔平生心中
事今日為君說我家有別業寄在嵩之陽明月
吐高岑清溪激原本素光雲散窓戶靜風吹松
桂香子若同斯遊千載無相忘

遊龍門奉先寺

杜甫

已從招提遊更宿招提境陰壑生靈籟月林散

詩學正宗卷七

九 五樂堂

清影天闕象緯逼雲卧衣裳冷欲覺聞晨鐘令
人發深省

夢李白

死別已吞聲生別常惻惻南中原本瘴癘地逐

客無消息故人入我夢明我長相憶恐非平生
魂路遠不可測魂來楓林青魂返關塞黑君今
在羅網何以有羽翼落月滿屋梁猶疑照顏色
水深波浪濤無使蛟龍得

玉華宮

溪迴松風長蒼鼠竄古瓦不知何王殿遺構絕
壁下陰房燐火青壤道哀湍瀉萬籟真笙竽秋
色正瀟灑美人爲黃土况乃粉黛假當時侍金
輿故物獨石馬憂來藉草坐浩歌淚盈把冉冉
征途間誰是長年者

渭川田家

王維

斜光照墟落窮巷牛羊歸野老念僮僕倚杖候
荆扉雉雉麥苗秀蠶眠桑葉稀田夫荷鋤立相
見語依依即此羨閒逸悵然歌式微

崔濮陽兄季重前山興

詩學正宗卷七

十

五樂堂

秋色有佳興况君池上閑悠悠西林下自識門
前山千里橫黛色數峰出雲間嵯峨對秦國合
沓藏荆關殘雨斜日照夕嵐飛鳥還故人今尚
爾嘆息此頽顏

送魏郡李太守赴任

與君伯氏別又欲與君離君行無幾日當復隔
山陂蒼茫秦川盡日落桃林塞獨樹臨關門黃
河向天外前經洛陽陌宛路故人稀故人離別

盡淇上轉聯翩企余悲送遠惆悵睢陽路古木
官渡平秋城鄴宮故想君行縣日其出從如雲
遙思魏公子復憶李將軍

贈祖三詠

蟪蛄挂虛牖蟋蟀鳴前除歲晏涼風至君子復
何如高館閨無人離居不可道閑門寂已閑落
日照秋草雖有近音信千里阻河關中復客汝
潁去年歸舊山結交二十載不得一日展貧病
子旣深契濶余不淺仲秋雖未歸莫秋以爲期

良會詎幾日終自長相思

詩學正宗卷七

十一

五樂堂

宿業師山房待丁公不至

孟浩然

夕陽度西嶺群壑修已暝松月生夜涼風泉滿
清聽樵人歸欲盡烟鳥棲初定之子期宿來孤
琴候蘿逕

齋心

王昌齡

女蘿覆石壁溪水幽朦朧紫葛蔓黃花娟娟寒
露中朝飲花上露夜卧松下風雲英化爲水光
彩與我同日月蕩精魄寥寥天府空

獨遊

林卧情每閑獨遊景常晏時從灞陵下隨釣往
南澗手攜雙鯉魚目送千里鴈悟彼飛有適知
此懼憂患放之清冷泉因得省踈慢永懷青岑
客回首白雲間超然物無違豈繫名與宦

東京府縣諸公與綦毋潛李頎相送至白

馬寺宿

鞍馬上東門徘徊入孤舟賢豪相追送即棹千
里流赤舄落日在空波微烟收宦薄忘機拈醉
來却淹留月明見古寺林下登高樓南風開長
廊夏夜如涼秋江月照吳縣西歸夢中遊

放歌行

南渡洛陽津西望十二樓明堂坐天子月朔朝
諸侯清樂動千門皇風被九州慶雲從東來決
滌抱日流昇平貴論道文墨將何求有詔徵草
澤微誠將獻謀冠冕如星羅拜揖曹與周望塵
非吾事入賦且遲留幸蒙國士識因脫負薪裘
今者放歌行以慰梁甫愁但營數斗祿奉養每

豐羞願得金膏遂飛雲亦可儔

鄭縣宿陶大公館贈馮六元二

儒有輕王侯脫略當世務本家藍田中非爲漁
弋故無何困躬耕且欲馳永路幽居與君近出
谷同所務昨日辭石門五年變秋露雲龍未相
感干謁亦已屢子爲黃綬羈余忝蓬山顧京門
望西嶽百里見郊樹飛雨祠上來靄然關中暮
馳車鄭城宿秉燭論往素山月出華陰開此河
洲霧清光比故人豁達展心悟馮公尚戢翼元
子仍跼步拂衣易爲高論跡難有趣張范善始
終吾等豈不慕罷酒當涼風屈伸備冥數

過華陰

雲起太華山雲山互明滅東峰始含景了了見
松雪羈人感幽棲宵耿轉奇絕欣然忘所疲永
望吟不輟信宿百餘里出關玩新月何意昨冥
冥遇物遂遷別人生屢如此何以肆愉悅

塞下曲

李頎

黃雲鴈門郡日莫風沙裏千騎黑貂裘皆稱羽

林子金笳吹朔雪鐵馬嘶寒水帳下飲蒲萄平生寸心是

送暨道士還玉清觀

僊官有名籍度世吳江濱大道本無我青春長與君中州俄已到至理得而聞明主降黃屋時人看白雲空山何窈窕三秀日氛氲遂此留書客超遙烟駕分

題蔡母校書田居

常稱掛冠吏昨日歸滄洲行客莫帆遠主人庭

詩學正宗卷七

五

五樂堂

樹秋豈伊問天命但欲爲山遊萬物我何有白雲空自幽蕭條江海上日夕見丹丘生事本漁釣賞心隨去留惜哉曠微月欲濟無輕舟倏忽令人老相思河水流

登首陽山謁夷齊廟

古人已不見喬木竟誰過窈窕首陽山白雲空復多蒼苔歸地骨皓首采薇歌畢命無怨色成仁其若何我來入遺廟時候微清和落日弔山鬼回風吹女蘿石門正西豁引領望黃河千里

一飛鳥孤光東逝波驅車層城路惆悵此岩阿

東京寄萬楚

獲落久無用隱身甘采薇仍聞薄宦者還事田家衣潁水日夜流故人相見稀春山不可望黃鳥東西飛濯足豈長往一尊聊可依了然潭上月適我曾中機在昔同門友如今出處非優游白虎殿偃息青瑣闥且有薦君表當看攜手歸寄書不待面蘭芷空芳菲

弔王將軍墓

常建

詩學正宗卷七

五

五樂堂

嫖姚北伐時深入強千里戰餘落日黃軍敗鼓聲死嘗聞漢飛將可奪單于壘今與山鬼隣殘兵哭遼水

江上琴興

江上調玉琴一絃清一心泠泠七絃遍萬木澹幽陰能使江月白又令江水深始知梧桐枝可以徽黃金

送陸擢

聖代多才俊陸生何考槃南山高松樹不合空

摧殘九月湖上別北風秋雨寒殷勤嘆孤鳳早
食金琅玕

張山人彈琴

君去芳草綠西峰彈王琴豈唯丘中賞兼得清
煩襟朝從山口還出嶺聞清音了然雲霞氣照
見天地心玄鶴下澗空翩翩舞松林改絃扣商
聲又聽飛龍吟稍覺此身幻漸知仙事深其將
鍊金鼎永矣投吾簪

夢太白峰

詩學正宗卷七

五樂堂

夢寐昇九厓杳靄逢元君遺我太白岑寥寥辭
垢氛結宇在星漢宴林閉氛氲簷楹覆餘翠巾
烏生片雲時往清溪間孤亭晝仍曛松峰引天
影石瀨清霞文恬目緩舟趣霽心投鳥群春風
又搖棹潭島花紛紛

酬司空璠

高適

飄飄未得意感激與誰論昨日遇夫子乃知吾
道存江山滿詞賦札翰起涼溫吾見風雅作人
推德業尊驚颶蕩萬木秋氣屯高原燕趙何蒼

茫鴻鴈來翩翩此時與君別握手嘿無言

同諸公登慈恩寺塔

香界泯群有浮圖豈諸相登臨駭孤高披拂忻
大壯言是羽翼生迥出虛空上頓疑身世別乃
覺形神王宮闕皆戶前山河盡簷向秋風昨夜
來秦塞多清曠千里何蒼蒼五陵鬱相望盛時
慚阮步末路知周防輪効獨無因斯焉可遊放

同薛司直秋霽曲江俯見南山作

詩學正宗卷七

五樂堂

南山鬱初霽曲江湛不流若臨瑤池間想望崑
崙丘迴首見黛色眇然波上秋深沉俯崢嶸清
淺延阻修連潭萬木靜抔岍千巖幽杳靄信難
測淵淪無暗投片雲對漁父獨鳥隨虛舟我心
寄青霞世事慙白鷗得意在乘興忘懷非外求
良辰自多暇忻與數子遊

暮秋山行

岑參

疲馬下長坂夕陽下通津山風吹空林颼颼如
有人蒼昊霽涼雨石路無飛塵千念集暮節萬
籟悲蕭晨鷓鴣昨夜鳴蕙草色已陳況在遠客

行自然多苦辛

宿華陰東郭客舍憶閬防

次舍山郭近解鞍鳴鐘時主人炊新粒行子充
夜飢關月生首陽照見華陰祠蒼茫秋山晦蕭
琴寒松悲久從園廬別遂與朋知辭舊壑蘭杜
晚歸軒今已遲

終南雲際精舍尋法澄上人遇東潭石

涼望秦嶺微雨作貽友人

昨夜雲際宿旦從西峰回不見林中僧微雨潭

百九十一

詩學正宗卷七

六

五樂堂

上來諸峰皆晴翠秦嶺獨不開石鼓有時鳴秦
王安在哉東南雲開處突兀猶猴臺崖口懸瀑
流半空白皚皚噴壁四時雨傍村終日雷北瞻
長安道日夕多塵埃若訪張仲蔚衡門滿蒿萊
與高適薛據同登慈恩寺浮圖

塔勢如湧出孤高聳天宮登臨出世界磴道盤

虛空突兀壓神州崢嶸如鬼工

四角磴白日下
七層摩蒼穹

窺指高鳥俯聽聞驚風連山若波濤奔奏似朝
東青槐夾馳道宮館何玲瓏秋色從西來蒼然

滿關中五陵北原上萬古青濛濛淨理了可悟
勝因夙所宗誓將挂冠去覺道資無窮

杼山禪居寄東溪吳處士 僧皎然

青雲何潤澤下有賢人隱路入菱湖深跡與黃
鶴近野風吹白芷山月搖青軫詩祖吳叔庠到
君才不盡身當青山秀文體多郢聲激徹湘水
碧沈寥楚天清時人格不同至今罕知名昔賢
敦師友此道獨君行既得廬霍趣乃高雷遠情
別時春風多埽盡雪山雪為君中夜起孤坐石
上月悠然遺塵想邈矣達性說故人不在茲幽
桂惜未結

三

詩學正宗卷七

九

五樂堂

正變三

暮相思

韋應物

朝出自不還暮歸花盡發豈無終日會惜此花
間月空館忽相思微鐘坐來歇

初發楊子寄元大校書

悽悽去親愛泛泛入烟霧歸棹洛陽入殘鐘廣
陵樹今朝此為別何處還相遇世事波上舟公

洄安得住

夕次盱眙縣

落帆逗淮鎮，停舫臨孤驛。浩浩風起，波冥冥。日沉夕人歸，山郭暗。鴈下蘆洲白，獨夜憶秦關。聽鐘未眠客。

淮上即事寄廣陵親故

前舟已渺渺，欲度誰相待。秋山起暮鐘，楚雨連滄海。風波離思滿，宿昔容髮改。獨鳥下東南，廣陵何處在。

三百三

詩學正宗卷七

干

五樂堂

同德寺雨後寄元侍御李博士

川上風雨來，須臾滿城闕。蒼苔青蓮界，蕭條孤興發。前山遽已淨，陰靄夜來歇。喬木生夏涼，流雲吐華月。嚴城自有限，一水非難越。相望曙河遠，高齋坐超忽。

藍嶺精舍

石壁精舍高，排雲聊直上。佳遊愜始願，忘險得前賞。崖傾景方晦，谷轉川如掌。綠林含蕭條，飛閣起弘敞。道人上方至，深夜還獨往。日落群山

陰天秋百泉響，所嗟累已成。安得長偃仰。

留別洛京親友

握手出都門，駕言適京師。豈不懷舊廬，惆悵與子辭。麗日坐高閣，清觴宴華池。昨遊倏已過，後遇良未知。念結路方永，歲陰野無暉。單車我當前，暮雪子獨歸。臨流一相望，零淚忽沾衣。

送鄭長源

少年一相見，飛轡河洛間。歡遊不知罷，中路忽言還。泠泠鳴絃哀悄悄，冬夜闌。丈夫雖耿介，遠別多苦顏。君行拜高堂，速駕難久攀。鷄鳴儔侶發，朔雪滿河關。須臾在今夕，尊酌且循環。

龍門遊眺

鑿山導伊流，中斷若天闕。都門遥相望，佳氣生朝夕。素懷出塵意，適有携手客。精舍繞層阿，千龕隣絕壁。綠雲路猶緬，憇澗鐘已寂。花樹發烟華，淙流散石脉。長嘯招遠風，臨潭漱金碧。日落望都城，人間何役役。

送李十四山東遊

詩學正宗卷七

主

五樂堂

聖朝有遺逸披膽謁至尊豈是留榮寵誓將救
元元權豪非所便書奏寢禁門高歌長安酒忠
憤不可吞歎來客河洛日與靜者論濟世翻小
事丹砂駐精魂東遊無復繫梁楚多大藩高論
動侯伯踈懷脫塵喧送君都門野飲我林中尊
立馬望東道白雲滿梁園踟躕欲何贈空是平
生言

雨後曉行獨至愚溪北池 柳宗元

宿雲散洲渚曉日明村塢高樹臨清池風驚夜

詩學正宗卷七

五

五樂堂

來雨予心適無事偶此成賓主

中夜起望西園值月上

覺聞繁露墜開戶臨西園寒月上東嶺冷冷踈
竹根石泉遠逾響山鳥時一喧倚楹遂至旦寐
寔將何言

贈江華長老

老僧道機熟默語心皆寂去歲別春陵泂流此
投跡室空無侍者巾屨唯挂壁一飯不願餘踈
跣便終夕風窓踈竹響露井寒松滴偶地即安

居滿庭芳草積

晨詣超師院讀禪經

汲井漱寒齒清心拂塵服閑持貝葉書步出東
齋讀真源了無取妄迹世所逐遺言冀可冥結
性何由熟道人庭宇靜苔色連深竹日出霧露
餘青松如膏沐澹然離言說悟悅心自足

覺衰

久知老會至不謂便見侵今年宜未衰稍已來
相尋齒踈髮就種奔走力不任咄此可奈何未

詩學正宗卷七

五

五樂堂

必傷我心彭聃安在哉周孔亦已沉古稱壽聖
人曾不留至今但願得美酒朋友常共斟是時
春向暮桃李生繁陰日照天正綠杳杳歸鴻吟
出門呼所親扶杖登西林高歌足自快商頌有
遺音

與崔策登西山

鶴鳴楚山靜露白秋江曉連袂度危橋縈迴出
林杪西岑極遠目毫末皆可了重疊九疑高微
茫洞庭小迥窮兩儀際高出萬象表馳景汎頽

波遙風遍寒篠謫居安所習稍厭從紛擾生同
胥靡遺壽等彭鏗天蹇連困顛踣愚蒙怯幽渺
非令親愛踈誰使心神悄偶茲遁山水得以觀
魚鳥吾子幸淹留繞我愁腸繞

附錄 長句三篇

送王屋山人魏萬

李白

仙人東方生浩蕩弄雲海沛然乘天遊獨徃失
所在魏侯繼大名本家聊攝城卷舒入元化跡
與古賢并十三弄文史揮筆如振綺辭折田已

詩學正宗卷七

五

五樂堂

生心齊魯連子西涉清洛源頗驚人世喧采秀
卧王屋因窺洞天門却來遊嵩丘羽客何雙雙
朝携月光子暮宿玉女牕鬼谷上窈窕龍潭下
奔淙東浮汴河水訪我三千里逸興滿吳雲飄
颻浙江汜揮手杭越間章亭望潮還濤卷海門
石雲橫天際山白雪走素車雷奔駭心顏遙聞
會稽美且度耶溪水萬壑與千巖崢嶸鏡湖裏
秀色不可名清暉滿江城人遊月邊去舟在空
中行此中久延佇入剡尋王許笑讀曹娥碑沉

吟黃綃語天台連四明日入向國清五峰轉月

色百里行松聲靈溪咨沿越華頂殊超忽石梁

橫青天側足履半月眷然思永嘉不憚海路賒

挂席歷海嶠迴瞻赤城霞赤城漸微沒孤嶼前

突兀水合百川原本續萬古流亭空千古月縉雲川

谷難石門最可觀瀑布挂北斗莫窮此水端噴

壁灑蒼雪空濛生晝寒却思惡溪去寧懼惡溪

惡咆哮七十灘水石相噴薄路逢李北海巖開

謝康樂松風和猿聲搜索連洞壑徑出梅花橋

詩學正宗卷七

五

五樂堂

雙溪納歸潮落帆金華岬赤松若可招沈約八
詠樓城西孤岩巉巖四荒外曠望群川會雲
卷天地開波連浙西大亂流新安口北指嚴光
瀨釣臺碧雲中逸興蒼嶺對稍稍來吳都徘徊
上姑蘇連綿橫九疑漭蕩見五湖目極心更遠
悲歌但長吁迴橈楚江濱揮策揚子津身着日
本裘昂藏出風塵五月造我語知非佻儻人相
逢樂無限水石日在眼徒干五諸侯不致百金
產吾友揚子雲絃歌播清芬雖爲江寧宰好與

山公群乘輿但一行且知我愛君君來幾何時
仙臺應有期東牕綠玉樹定長三五枝至今天
壇人常笑爾歸遲我爲惜遠別茫然使心悲黃
河若不斷白首長相思

經亂離後天恩流夜郎憶舊遊書懷贈江
夏韋太守良宰

天上白玉京十二樓五城仙人撫我頂結髮受
長生誤逐世間樂頗窮理亂情九十六聖君浮
雲挂空名天地賭一擲未能忘戰爭試涉霸王

詩學正統卷七

五

五樂堂

略將期軒冕榮時命乃大謬棄之海上行學劍
翻自哂爲文竟何成劍非萬人敵文竊四海聲
兒戲不足道五噫出四京臨當欲去時慷慨淚
沾纓嘆君個儻才標舉冠群英開筵引祖帳慰
此遠徂征鞍馬若浮雲送余驃騎亭歌鍾不盡
意白日落昆明十月到幽州戈鋌若羅星君王
棄北海埽地借長鯨呼吸走百川燕然可推傾
心知不得語却欲棲蓬瀛寧張射天狼挾矢不
敢張攬涕黃金臺呼天哭昭王無人貴駿骨綠

耳空騰驤樂毅倘再生于今亦奔亡嗟跼不得
意驅馬還故鄉逢君聽絃歌肅穆坐華堂百里
獨太古陶然卧羲皇徵樂昌樂館開筵列壺觴
賢豪間青娥對燭儼成行醉舞紛綺席清歌繞
飛梁歡娛未終朝秩滿歸咸陽祖道擁萬人供
帳遙相望一別隔千里榮枯異炎涼炎涼幾遷
改九土中橫潰漢甲連胡兵沙塵暗雲海草木
搖殺氣星辰無光彩白骨成丘山蒼生竟何罪
函關壯帝居國命懸哥舒長戰三十萬開門納
兇渠公卿如犬羊忠譴墮與蒞二聖出遊豫兩
京遂丘墟帝子許專征秉旄控強楚節制非桓
文軍師擁罷虎人心失去就賊勢騰風雨惟君
固房陵誠節冠終古僕卧香爐頂食霞漱瑤泉
門前九江轉枕下五湖連半夜水軍來潯陽滿
旌旄空名適自誤迫脅上樓船徒賜五百金棄
之若浮烟辭官不受賞翻謫夜郎天夜郎萬里
道西上令人老壩蕩六合清仍爲負霜草日月
無偏照何由訴蒼昊良牧稱神明深仁恤交道

詩學正統卷七

五

五樂堂

一忝青雲客三登黃鶴樓顧慙禰處士虛對鸚
鵡洲樊山霸氣盡寥落天地秋江帶蛾眉雪川
橫三峽流萬舸此中來連帆過揚州送此萬里
目曠然散我愁紗牕倚天開水樹綠如髮窺日
畏街山促酒嘉得月吳娃與越艷窈窕諍鈆紅
呼來上雲梯含笑出簾櫳對客小垂手羅衣舞
春風賓跪請休息主人情未極覽君荆山作江
鮑堪動色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飾逸興橫素
襟無時不招尋朱門擁虎士列戟何森森剪鑿
竹石開紫流漲清深登樓坐水閣吐論多英音
片辭貴白璧一諾輕黃金謂我不愧君青鳥問
丹心五色雲間鵲飛鳴天上來傳聞赦書至却
放夜郎回暖氣變寒谷炎煙生死灰君登鳳池
去忽棄賈生才桀犬尙吠堯匈奴笑千秋中夜
起三原本四嘆常爲大國憂旌旆夾兩山黃河當
中流連鷄不得進飲馬空夷猶安得弄善射一
箭落旄頭

北征

杜甫

詩學正宗卷七

元

五樂堂

皇帝二載秋閏八月初吉杜子將北征蒼茫問
家室維時遭艱虞朝野少暇日顧慙恩私被詔
許歸蓬華拜辭詣闕下怵惕久未出雖乏諫諍
姿恐君有遺失君誠中興主經緯固密勿東胡
反未已臣甫憤所切揮涕戀行在道途猶恍惚
乾坤含瘡痍憂虞何時畢靡靡踰阡陌人烟眇
蕭瑟所遇多被傷呻吟更流血回首鳳翔縣旌
旗晚明滅前登寒山重屢得飲馬窟邠郊入地
底涇水中蕩潏猛虎立我前蒼厓吼時裂菊垂
今秋花石載古車轍青雲動高興幽事亦可悅
山果多瑣細羅生雜橡栗或紅如丹砂或黑如
點漆雨露之所濡甘苦齊結實緬思桃源內益
歎身世拙陂陀望鄜時谷巖互出沒我行已水
濱我僕猶木末鴟鳥鳴黃桑野鼠拱亂穴夜深
經戰場寒月照白骨潼關百萬師往者散何卒
遂令半秦民殘害爲異物况我隨胡塵及歸盡
華髮經年至茅屋妻子衣百結慟哭松聲迴悲
泉共幽咽平生所嬌兒顏色白勝雪見爺背面

詩學正宗卷七

元

五樂堂

啼垢膩脚不韞牀前兩小女補綻纔過膝海圖
坼波濤舊繡移曲折天吳及紫鳳顛倒在短褐
老夫情懷惡嘔泄卧數日那有囊中帛救汝寒
凜慄粉黛亦解苞衾裯稍羅列瘦妻面復光癡
女頭自櫛學毋無不爲曉粧隨手抹移時施朱
鉛狼籍畫眉闊生還對童穉似欲忘饑渴問事
競挽鬢誰能即嗔喝翻思在賊愁甘受雜亂聒
新歸且慰意生理焉得說至尊尙蒙塵幾日休
練卒仰看天色改旁覺妖氣豁陰風西北來慘
澹隨回鶻其王願助順其俗喜馳突送兵五千
人驅馬一萬匹此輩少爲貴四方服勇決所用
皆鷹騰破敵過箭疾聖心頗虛佇時議氣欲奪
伊洛指掌收西京不足拔官軍請深入蓄銳伺
俱發此舉開青徐旋瞻略恒碣昊天積霜露正
氣有肅殺禍轉亡胡歲勢成擒胡月胡命其能
久皇綱未宜絕憶昨狼狽初事與古先別姦臣
競菹醢同惡隨蕩析不聞夏殷衰中自誅褒姒
周漢獲再興宣光果明哲桓桓陳將軍仗鉞奮

詩學正宗卷七

辛

五樂掌

忠烈微爾人盡非于今國猶活淒涼大同殿寂
寞白獸闥都人望翠華佳氣向金闕園陵固有
神埽灑數不缺煌煌大宗業樹立甚宏達

詩學正宗卷第七 終

七十

詩學正宗卷第七

三

七

詩學正宗卷第八目錄

皇明國子監助教東海衛

七言歌行

論曰徐氏禎卿曰七言古體南山擅其奇相梁弘其質四愁墜其雋燕歌開其靡何氏景明曰唐初四子雖工富麗去古為遠至其音節往往可歌廼知開元諸家詞固雄贍而調失流轉雖成一家言實則詩歌之變體也嗚呼使二子而庸人也則可使二子而果詩人也則是豈不可以為訓哉

詩學正宗卷八目錄

五樂堂

正始上

南風歌

虞舜

滄浪歌

孺子

南山歌

甯戚

易水歌

荊軻

大風歌

漢高帝

秋風詞

漢武帝

栢梁詩

漢武帝

武溪深行

馬援

四愁詩

張衡

燕歌行

魏文帝

正始下

燕歌行

庾信

從軍行

盧思道

滕王閣

王勃

秋夜長

採蓮曲

臨高臺

長安古意

行路難

帝京篇

代悲白頭翁

汾陰行

百四

詩學正宗卷八目錄

二

五樂堂

盧照隣

駱賓王

劉庭芝

李嶠

古劍篇

郭振

龍門應制

宋之問

燕歌行

屈同仙

正音上

烏夜啼

李白

烏棲曲

北風行

侍從宜春苑賦得龍池柳色初青聽新鶯

百轉歌

詩學正宗卷八目錄

三

五樂堂

遠別離

蜀道難

廬山謠

梁園吟

扶風豪士歌

夢遊天姥吟

代閨人答輕薄少年

崔顥

行路難

渭城少年行

正音中

送郝判官

李頎

送劉十

送陳章甫

放歌行

聽董大彈胡笳兼語弄寄房給事

邯鄲少年行

高適

還山吟

燕歌行

詩學正宗卷八目錄

四

五樂堂

大梁行

胡笳歌

岑參

函谷關歌

白雪歌

青門歌

送魏升卿擢第歸東都

與獨孤漸道別長句

補遺

當在燕歌行之後

鷄鳴歌

古辭

晉白紵舞歌 四首

東飛伯勞歌

詩學正宗卷八目錄

五

五樂堂

詩學正宗卷第八

七言古詩

正始

南風歌

虞舜

南風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慍兮南風之時兮
可以阜吾民之財兮

滄浪歌

孺子

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纓滄浪之水濁兮可
以濯我足

南山歌

甯戚

南山矸白石爛生不遭堯與舜禪短布單衣適
至飢從昏飯牛薄夜半長夜漫漫何時旦

易水歌

荆軻

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

大風歌

漢高帝

大風起兮雲飛揚威加海內兮歸故鄉安得猛
士兮守四方

秋風詞

漢武帝

秋風起兮白雲飛草木黃落兮鴈南歸蘭有秀
今菊有芳懷佳人兮不能忘汎樓船兮濟汾河
橫中流兮揚素波簫鼓鳴兮發櫂歌歡樂極兮
哀情多少壯幾時兮奈老何

栢梁詩

日月星辰和四時漢武帝驂駕駟馬從梁來王梁郡

國士馬羽林材大司馬總領天下誠難治丞相

和撫四夷不易哉大將軍刀筆之吏臣執之御史

撞鍾伐鼓聲中詩建德宗室廣大日益

滋宗正劉周衛交戟禁不時衛尉路總領從官

栢梁臺光祿勳平理請讞決嫌疑建尉脩飾車

馬待駕來太僕公郡國吏功差次之太鴻臚乘

輿御物主治之少府王陳粟萬石揚宮箕大司

成微道官下隨討治執金吾三輔盜賊天下先

左馮翊威宣盜阻南山爲民災右扶風外家公主不

可治京兆尹椒房率領更其材詹事蠻夷朝賀常

舍其典屬柱枅榑欂相支持匠大枇杷橘栗桃李

梅大官走狗走兔張興恩上林齧妃女唇甘如

飴郭舍迫窘詰屈幾窮哉東方朔

武溪深行

馬援

滔滔武溪一何深鳥飛不度獸不敢臨嗟哉武
溪多毒淫

四愁詩

我所思兮在太山欲往從之梁父艱側身東望
涕沾翰美人贈我金錯刀何以報之英瓊瑤路
遠莫致倚逍遙何爲懷憂心煩勞

我所思兮在桂林欲往從之湘水深側身南望

涕沾襟美人贈我金琅玕何以報之雙玉盤路

遠莫致倚惆悵何爲懷憂心煩傷

我所思兮在漢陽欲往從之隴阪長側身西望

涕沾裳美人贈我貂襜褕何以報之明月珠路

遠莫致倚踟躕何爲懷憂心煩紆

我所思兮在鴈門欲往從之雪雰雰側身北望

涕沾巾美人贈我錦繡段何以報之青玉案路

遠莫致倚增歎何爲懷憂心煩惋

燕歌行

魏文帝

秋風蕭瑟天氣涼草木搖落露爲霜群燕辭歸
鴈南翔念君客遊多思腸慊慊思歸戀故鄉君
何淹留寄他方賤妾執紼守空房憂來思君不
敢忘不覺淚下沾衣裳援琴鳴絃發清商短歌
微吟不能長明月皎皎照我牀星漢西流夜未
央牽牛織女遙相望爾獨何辜限河梁

正始下

燕歌行 見玉臺新詠

庾信

代北雲氣晝夜昏千里飛蓬無復根寒鴈嗷嗷

詩學正宗卷八

四

五樂堂

渡遼水桑葉紛紛落薊門晉陽山頭無箭
竹疎勒城中乏水源屬國征戍久離居陽關音
信舊來疎願得魯連飛一箭持寄思歸燕將書
渡遼本自有將軍寒風蕭蕭生水文妾驚甘泉
足烽火君訝漁陽少陣雲自從將軍出細柳蕩
子空牀難獨守盤龍明鏡餉秦嘉辟惡生香寄
韓壽春分燕來能幾日二月蠶眠不復食洛陽
游絲百尺連黃河春水千片穿桃花顏色好如
馬榆莢輕盈原本新開巧似錢蒲桃一杯千日醉無

事龍虎一本九轉學神仙定取金丹作幾服能令華
表得長年

從軍行 見玉臺新詠

盧思道

朔方烽火照甘泉長安飛將出祁連犀渠玉劍

良家子白馬金羈俠少年谷中石虎經嘶箭山

上金人曾祭天平明鴈行原本掩月屯右地薄暮魚

麗逐左賢天涯一去無窮已薊門迢遞三千里

朝看馬嶺黃沙合夕見龍庭黑雲起庭中奇樹

已堪攀塞外征人殊未還雪花初落天山外煙

詩學正宗卷八

五

五樂堂

塵直向五原間關山萬里不可越誰能坐對芳
非月流水本自斷人腸堅冰舊來傷馬骨邊庭
節物與華異冬霰秋霜春不歇長風蕭蕭渡水
來歸鴈翩翩映天沒從軍行軍行萬里出龍庭
單于渭橋今已拜將軍何處覓功名

秋夜長

王勃

秋夜長殊未央月明白露澄清光層城綺閣遙
相望川無梁北風受節南鴈翔崇蘭委質時菊
芳鳴環曳履出長廊爲君秋夜擣衣裳纖羅對

鳳凰文綺雙鴛鴦調砧亂杵思悲傷征夫萬里
戍他鄉鶴關音信斷龍門道路長君在天一方
寒衣徒自香

滕王閣

滕王高閣臨江渚珮玉鳴鑾罷歌舞畫棟朝飛
南浦雲朱簾暮捲西山雨閑雲潭影日悠悠物
換星移度幾秋閣中帝子今何在檻外長江空
自流

採蓮曲

採蓮歸綠水芙蓉衣秋風起浪鳬飛桂棹蘭
橈下長浦羅裙玉腕輕搖櫓葉嶼花潭極望平
江謳越吹相思苦相思苦佳期不可駐塞外征
夫猶未還江南採蓮今已暮今已暮採蓮花渠
今那必盡娼家官道城南把桑葉何如江上採
蓮花蓮花復蓮花花葉何稠疊葉翠本羞眉花
紅強似頰佳人不在茲悵望別離時牽花憐共
蒂折藕愛連絲故情無處所新葉徒華滋不惜
西津蛟珮解還嗟北海鴈書遲採蓮歌有節採

蓮夜未歇正逢浩蕩江上風又值徘徊江上月
徘徊蓮浦夜相逢吳姬越女何丰茸試問寒江
千里外征客關山路幾重

臨高臺

臨高臺臨高臺遙遙絕浮埃瑤軒綺構何崔嵬
鸞歌鳳吹清且哀俯瞰長安道萋萋御溝草斜
對甘泉路蒼蒼茂陵樹高臺四望同佳氣鬱葱
葱紫閣丹樓紛照耀壁房錦殿相玲瓏東迷長
樂觀西指未央宮赤城映朝日綠樹搖春風旗
亭百隊開新市甲第千甍分戚里朱輪翠蓋不
勝春疊樹層楹相對起復有青樓大道中繡戶
文牕雕綺櫳錦衣夜原本不褰羅帷晝原本未
空歌屏朝揜翠粧鏡晚窺紅爲君安寶髻蛾眉
原本花蓼狹路紅塵黯將暮雲間月色明如
素鴛鴦池上兩兩飛鳳凰樓上雙雙度物色正
如此佳期那不顧銀鞍繡轂盛繁華可憐今夜
宿娼家娼家少婦不須顰東園桃李片時春君
看舊日高臺處柏梁銅雀生黃塵

長安古意

盧照隣

長安大道連狹斜，青牛白馬七香車。
玉輦縱橫過主第，金鞍絡繹向侯家。
龍街寶蓋承朝日，鳳吐流蘇帶晚霞。
百丈游絲爭繞樹，一群嬌鳥共啼花。
啼花啼鳥戲蝶千門側，碧樹銀臺萬種色。
複道交牕作合歡，雙闕連甍垂鳳翼。
梁家畫閣天中起，漢帝金臺雲外直。
樓前相望不相知，陌上相逢詎相識。
借問吹簫向紫烟，曾經學舞度芳年。
得成比目何辭死，願作鴛鴦不羨仙。
比目鴛鴦

詩學正宗卷八

八

五樂堂

真可羨，雙去雙來君不見。
生憎恨，額繡孤鸞好取門簾帖。
雙燕雙飛繞畫梁，羅幃翠被鬱金香。
片片行雲着蟬髮，纖纖初月上鴉黃。
鴉黃粉白車中出，含嬌含態情非一。
妖童寶馬鐵連錢，娼婦盤龍金屈膝。
御史府中烏夜啼，廷尉門前雀欲棲。
隱隱朱城臨玉道，遙遙翠幃沒金堤。
扶彈飛鷹杜陵北，探丸借客渭橋西。
俱邀俠客大谷劍，共宿娼家桃李蹊。
娼家日暮紫羅裙，清歌一轉口氤氳。
北堂夜夜人如月，南陌朝朝騎

似雲南陌北堂連，北里五劇三條控。
三市弱柳青槐拂地垂，佳氣紅塵暗天起。
漢代金吾千騎來，翡翠屠蘇鸚鵡杯。
羅襦寶帶爲君解，燕歌趙舞爲君開。
別有豪華稱將相，轉日回天不相讓。
意氣由來排灌夫，專權判不容蕭相。
專權意氣本豪雄，青虬紫燕坐生風。
自言歌舞長千載，自謂驕奢凌五公。
節物風光不相待，桑田碧海須臾改。
昔時金階白玉堂，即今惟見青松在。
寂寂寥寥楊子居，年年歲歲一床書。
獨有南山桂花發，飛來飛去襲人裾。

詩學正宗卷八

九

五樂堂

行路難

駱賓王

君不見，玉關塵色暗邊庭。
銅鞮雜虜寇長城，天子按劍徵餘勇。
將軍受脰事橫行，七德龍韜開玉帳。
千里鼙鼓疊金鉦，陰山苦霧埋高壘。
交河孤月照連營，連營去去無窮極。
擁旆鳴騶過絕國，陣雲朝結晦天山。
寒沙夕漲迷疎勒，龍鱗水上開魚貫。
馬首山前振鵬翼，長驅萬里讐祁連。
分麾三命武功宣，百發烏號遙碎柳。
七尺龍文

迥照蓮春來秋去移灰琯蘭閨柳市芳塵斷鴈
門迢迢尺書稀鴛被相思雙帶緩行路難誓令
氛祲靜皋蘭但使封侯龍領貴詎隨中婦鳳樓
寒

帝京篇

山河千里國城闕九重門不覩皇居壯安知天
子尊皇居帝里嶠函谷鶉野龍山侯甸服五緯
連影集星躔八水分流橫地軸秦塞重關一百
二漢家離宮三十六桂殿陰岑對玉樓林房窈

三百二

詩學正宗卷八

十

五樂堂

窈連金屋三條九陌麗城隈萬戶千門平旦開
復道斜通鳩鵲觀交衢直指鳳凰臺劍履南宮
入簪纓北闕來聲名冠寰宇文物象昭回鈎陳
肅蘭阼壁沼浮槐市銅羽應風迴金莖承露起
校文天祿閣習戰昆明水朱邸抗平臺黃扉通
戚里平臺七里帶崇墉炊金饌玉待鳴鐘小堂
綺帳三千戶大道青樓十二重寶蓋雕鞍金絡
馬蘭牕繡柱玉盤龍繡柱璇題粉壁映鏘金鳴
玉王侯盛王侯貴人多近臣朝遊北里暮南隣

陸賈分金將燕客陳遵投轄正留賓趙李經過
密蕭朱交結親丹鳳朱城白日暮青牛紺幘紅
塵度俠客朱彈垂楊道娼婦銀鈎采桑路娼家
桃李自芳菲京華遊俠事輕肥延年女弟雙鳳
入羅敷使君千騎歸同心結縷帶連理織成衣
春朝桂尊尊百味秋夜蘭燈燈九微翠幌珠簾
不獨映清歌寶瑟自相依且論三萬六千是寧
知四十九年非古來名利若浮雲人生倚伏信
難分始見田實相移奪俄聞衛霍有功勳未厭

三百五

詩學正宗卷八

十一

五樂堂

金陵氣先開石櫨文朱門無復張公子灞亭誰
畏李將軍相顧百齡皆有待居然萬化咸應改
桂枝芳氣已銷亡栢梁高宴今何在春去春來
若自馳爭名爭利徒爾爲久留郎署終難遇空
鎖相門誰見知當時一旦擅豪華自言千載長
驕奢倏忽搏風生羽翼須臾失浪委泥沙黃雀
徒巢桂青門遂種瓜黃金銷鑠素絲變一貴一
賤交情見紅顏宿昔白頭新脫粟布衣輕故人
故人有湮淪新知無意氣灰死韓安國羅傷翟

廷尉已矣哉歸去來馬卿辭蜀多文藻楊雄仕
漢乏良媒三冬自矜誠足用十年不調幾遭迴
汲黯薪逾積孫弘閣未開誰惜長沙傳獨負洛
陽才

代悲白頭翁

劉廷芝

洛陽城東桃李花飛來飛去落誰家洛陽女兒
惜顏色行逢落花長嘆息今年花落顏色改明
年花開復誰在已見松栢摧爲薪更聞桑田變
成海古人無復洛城東今人還對落花風年年

詩學正宗卷八

主

五樂堂

歲歲花相似歲歲年年人不同寄言全盛紅顏
子應憐半死白頭翁此翁白頭真可憐伊昔紅
顏美少年公子王孫芳樹下清歌妙舞落花前
光祿池臺開錦繡將軍樓閣畫神仙一朝臥病
無相識三春行樂在誰邊宛轉蛾眉能幾時須
臾鶴髮亂如絲但看古來歌舞地惟有黃昏鳥
雀悲

汾陰行

李嶠

君不見昔日西京全盛時汾陰后土親祭祠齋

宮宿寢設厨供撞鍾鳴鼓樹羽旂漢家四葉才
且雄賓筵萬靈服九戎柏梁賦詩高宴罷詔書
法駕幸河東河東太守親埽除奉迎至尊導鑾
輿五營將校列容衛三河縱觀空里閭回旌駐
蹕降靈場焚香奠醑邀百祥金鼎發食正焜煌
靈祇燁燁攄景光埋玉陳牲禮神畢舉麾上馬
乘輿出彼汾之曲嘉可遊木蘭爲楫桂爲舟棹
歌微吟綵鷁浮簫鼓哀鳴白雲秋歡娛宴洽賜
辟后家家復除戶牛酒聲名動天樂無有千秋
萬歲南山壽自從天子向秦關玉輦金輿不復
還珠簾羽帳長寂寞鼎湖龍髯安可攀千齡人
事一朝空四海爲家此路窮雄豪意氣今何在
壇場宮館盡蒿蓬路逢故老長嘆息世事回還
不可測昔時青樓對歌舞今日黃埃聚荆棘山
川滿目淚沾衣富貴榮華能幾時不見只今汾
水上唯有年年秋鴈飛

詩學正宗卷八

主

五樂堂

古劍篇

郭振

君不見昆吾鐵冶飛炎烟紅光紫氣俱赫然良

工鍛鍊凡幾年鑄得寶劍名龍泉龍泉顏色如
霜雪見者咨嗟嘆奇絕玻璃玉匣吐蓮花錯鏤
金環暈明月正逢天下無風塵幸得周防君子
身精光黯黯青蛇色文章片片綠龜鱗非直結
交遊俠子亦曾親近英雄人何言中路遭棄捐
零落飄淪古獄邊雖復沉埋無所用猶能夜夜
氣衝天

龍門應制

宋之問

宿雨霽氛埃流雲度城闕河堤柳新翠苑樹花

詩學正宗卷八

五

樂堂

先發洛陽花柳此時濃山水樓臺映幾重群公
拂霧朝翔鳳天子乘春幸鑿龍鑿龍近出王城
外羽從淋漓擁軒蓋仙蹕纔臨御水橋天衣已
入香山會山壁巖巖斷復連清流澄澈俯伊川
塔影遙遙綠波上星龕奕奕翠微邊層巒舊長
千尋木遠壑初飛萬丈泉綵仗紅旌遶香閣下
輦登高望河洛東城宮闕擬昭回南陌溝塍殊
綺錯林下天香七寶臺山中御酒萬年杯微風
一起祥花落仙樂初鳴瑞鳥來鳥來花落紛無

已稱觴獻壽香霞裏歌舞淹留景欲斜石間猶
駐五雲車鳥旗翼翼留芳草龍騎駉駉映落花
千乘萬騎鑾輿出水靜山空嚴警蹕郊外喧喧
引看人傾都南望屬車塵囂聲引颺聞黃道王
氣周回入紫宸先王定鼎山河固寶命乘周萬
物新吾君不事瑤池樂時雨來觀農扈春

燕歌行

見國秀集

屈同仙

君不見漁陽八月塞草腓征人相對併思歸雲
和朔氣連天黑蓬雜驚沙散野飛是時天地陰

五

詩學正宗卷八

五

樂堂

靈遍瀚海龍城皆血戰兩軍鼓角暗相聞四面
旌旗看不見昭君遠嫁已年多戎狄無厭尚不
和漢兵候月秋防塞胡騎乘冰夜渡河河塞東
西萬餘里地與京華不相似燕支山下少春輝
黃沙磧裏無流水金戈玉劍十年征紅粉青樓
多怨情厭得殊鄉久離別秋來但聽擣衣聲

正音上

烏夜啼

李白

黃雲城邊烏夜啼歸飛啞啞枝上棲機中織錦

秦川女碧紗如烟隔
廬語停校悵然憶遠人
獨宿孤房淚如雨

烏棲曲

姑蘇臺上烏棲時
吳王宮裏醉西施
吳歌楚舞歡未畢
青山猶啣半邊日
銀箭金壺漏水多
起看秋月墜江波
東方漸高奈樂何

北風行

燭龍棲寒門光耀平旦開
日月照之何不及此
唯有北風怒號天上來
燕山雪花大如掌片片

三九

詩學正宗卷八

去

五樂堂

吹落軒轅臺幽州思婦十二月停歌罷笑雙蛾
摧倚門望行人念君長城苦寒良可哀別時提
劍救邊去遺此虎紋金鞞鞞中有一雙白羽箭
蜘蛛結網生塵埃箭空在人今戰死不復迴不
忍見此物焚之已成灰黃河捧土尚可塞北風
吹雪恨難裁

侍從宜春苑奉詔賦龍池柳色初青聽新
鴛百轉歌

東風已綠瀛洲草紫殿紅樓覺春好池南柳色

半青青紫煙袅娜拂綺城垂絲百尺挂雕楹
上有好鳥相和鳴間關早得春風情春風卷入碧
雲去千門萬戶皆春聲是時君王在鎬京五雲
乘輝耀紫清仗出金宮隨日轉天回王輦繞花
行始向蓬萊看舞鶴還過蒞石聽新鶯新鶯飛
繞上林苑願入簫韶雜鳳笙

遠別離

遠別離古有皇英之二女乃在洞庭之南瀟湘
之浦海水直下萬里深誰人不言此離苦日慘

三九

詩學正宗卷八

七

五樂堂

慘兮雲冥冥惺惺啼煙兮鬼嘯雨我縱言之將
何補皇穹竊恐不照余之忠誠雲憑憑兮欲吼
怒虎虎當之君失臣今龍爲魚權歸臣今鼠變
虎或言堯幽囚舜野死九疑聯綿皆相似重瞳
孤墳竟何是帝子泣兮綠雲間隨風波兮去無
還慟哭兮遠望見蒼梧之深山蒼梧山崩湘水
絕竹上之淚乃可滅

蜀道難

噫吁噓危乎高哉蜀道之難難於上青天蠶叢

及魚鳧開國何茫然爾來四萬八千歲不與秦
塞通人煙西當太白有鳥道可以橫截峨眉顛
地崩山摧壯士死然後天梯石棧相勾連上有
六龍回日之高標下有衝波逆折之回川黃鶴
之飛尚不能過猿猱欲度愁攀援青泥何盤盤
十步九折營巖巒捫參歷井仰脅息以手撫膺
坐長嘆問君西遊何時還畏途巖巖不可攀但
見悲鳥號古木雄飛呼雌繞林間又聞子規啼
夜月愁空山蜀道之難難於上青天使人聽此
凋朱顏連峰去天不盈尺枯松倒挂倚絕壁飛
湍瀑流爭喧豗砢崖轉石萬壑雷其險也如此
嗟爾遠道之人胡為乎來哉劒閣崢嶸而崔嵬
一夫當關萬夫萬開所守或匪親化為狼與豺
朝避猛虎夕避長蛇磨牙吮血殺人如麻錦城
雖云樂不如早還家蜀道之難難於上青天側
身西望長咨嗟

廬山謠

我本楚狂人鳳歌笑孔丘手持綠玉杖朝別黃
鶴樓五嶽尋仙不辭遠一生好入名山遊

詩學正宗卷八

大

五樂堂

廬山秀出南斗傍屏風九疊雲錦張影落明湖
青黛光金闕前開二峰長銀河倒挂三石梁香
爐瀑布遙相望迴崖疊嶂凌蒼蒼翠影紅霞映
朝日鳥飛不到吳天長登高壯觀天地間大江
茫茫去不還黃雲萬里動風色白波九道流雪
山好爲廬山謠興因廬山發閑窺石鏡清我心
謝公行處蒼苔沒早服還丹無世情琴心三疊
道初成遙見仙人彩雲裏手把芙蓉朝玉京先
期汗漫九垓上願接盧敖遊太清

梁園吟

詩學正宗卷八

元

五樂堂

我浮黃雲去京闕挂席欲進波連山天長水濶
厭遠涉訪古始及平臺間平臺爲客憂思多對
酒遂作梁園歌却憶蓬池阮公詠因吟綠水揚
洪波洪波浩蕩迷舊國路遠西歸安可得人生
達命豈暇愁且飲美酒登高樓平頭奴子搖大
扇五月不熱疑清秋玉盤楊梅爲君設吳鹽如
花皎白雪持鹽把酒但飲之莫學夷齊事高潔
昔人豪貴信陵君今人耕種信陵墳荒城虛照

碧山月古木盡入蒼梧雲梁王宮闕今安在枚
馬先歸不相待舞影歌聲散綠池空餘汴水流
東海沉吟此事淚滿衣黃金買醉未能歸連呼
五白行六博分曹賭酒酣馳暉歌且謔意方遠
東山高卧肯起來欲濟蒼生未應晚

扶風豪士歌

洛陽三月飛胡沙洛陽城中人怨嗟天津流水
波赤血白骨相撐如亂麻我亦東奔向吳國浮
雲四塞道路賒東方日出啼早鴉城門大開埽

五

詩學正宗卷八

五

五樂堂

落花梧桐楊柳拂金井來醉扶風豪士家扶風
豪士天下奇意氣相傾山可移作人不倚將軍
勢飲酒豈顧尚書期雕盤綺食會衆客吳歌趙
舞香風吹原嘗春陵六國時開心寫意君所知
堂中各有三千士明日報恩知是誰撫長劒一
揚眉清水白石何離離脫吾帽向君笑飲君酒
爲君吟張良未逐赤松去橋邊黃石知我心

夢遊天姥吟留別

海客談瀛洲烟濤微茫信難求越人語天姥雲

霓明滅或可覩天姥連天向天橫勢拔五嶽掩
赤城天台四萬八千丈對此欲倒東西傾我欲
因之夢吳越一夜飛度鏡湖月湖月照我影送
我至剡溪謝公宿處今尚在綠水蕩漾清猿啼
脚着謝公屐身登青雲梯半壁見海日空中聞
天雞千巖萬轉路不定迷花倚石忽已暝熊咆
龍吟殷巖泉慄深林兮驚層巔雲青青兮欲雨
水澹澹兮生烟列缺霹靂丘巒崩摧洞天石扇
訇然中開青冥浩蕩不見底日月照耀金銀臺
霓爲衣兮風爲馬雲之君兮紛紛而來下虎鼓
瑟兮鸞回車仙之人兮列如麻忽魂悸以魄動
恍驚起而長嗟惟覺時之枕席失向來之烟霞
世間行樂亦如此古來萬事東流水別君去兮
何時還且放白鹿青崖間須行即騎訪名山安
能摧眉折腰事權貴使我不得開心顏

代閨人答輕薄少年

崔顥

妾家近隔鳳凰池粉壁紗牕楊柳垂本期漢代
金吾壻誤嫁長安游俠兒兒家夫壻多輕薄借

客探九重然諾平明挾彈入新豐日晚揮鞭出
長樂青絲白馬冶遊園能使行人駐馬看自矜
陌上繁華盛不念閨中花鳥闌花間陌上春將
晚走馬鬬雞猶未返三時出望無消息一去那
知行近遠桃李花開覆井欄朱樓落日捲簾看
愁來欲奏相思曲抱得秦箏不忍彈

行路難

君不見建章宮裏金明枝萬萬長條拂地垂二
月三月花如霰九重深幽君不見艷彩朝含四
寶宮香風吹入朝雲殿漢家宮女春未闌愛此
芳菲朝暮看來看去看心不忘攀折將安鏡臺
上雙雙素手剪不成兩兩紅粧笑相向建章昨
夜起春風一花飛入長信宮長信麗人見花泣
憶此玳樹何嗟及我昔初在昭陽時朝攀暮折
登玉墀只言歲歲長相對不悟今朝遙相思

渭城少年行

洛陽二月梨花飛秦地行人初憶歸揚鞭走馬
城南陌朝逢驛使秦川客驛使前日發章臺傳

詩學正宗卷八

五樂堂

王

五樂堂

道長安春早來棠梨宮中燕初至蒲萄館裏花
正開念此使人歸更早三月便達長安道長安
道上春可憐搖風蕩日曲江邊萬戶樓臺臨渭
水五陵花柳滿秦川秦川寒食盛繁華遊客春
來不到家鬬雞下社塵初合走馬章臺日未斜
章臺帝城稱貴里青樓日晚歌鍾起貴里豪家
白馬驕五陵年少不相饒雙雙挾彈來金市兩
兩鳴鞭上渭橋渭城盧頭酒初熟金鞍白馬誰
家宿可憐錦瑟爭琵琶玉壺清酒就君家小婦
春來不解羞嬌歌一曲楊柳花

詩學正宗卷八

五樂堂

王

五樂堂

正音中

送郝判官

見唐音

李頎

楚城木葉落夏口青山轉鴻鴈向南時君乘使
者傳楓林帶水驛夜火明山縣千里送行人蔡
州如眼見江連清漢東逶迤遙望荆雲相蔽虧
若問襄陽舊風俗爲余騎馬習家池

送劉十

三十不官亦不娶時人焉識道高下房中惟有

老氏經櫪上空餘少游馬往來蒿華與函秦放
歌一曲前山春西林獨鶴引閑步南澗飛泉清
角巾前年上書不得意歸臥東山兀然醉諸兄
相繼掌青史第五之名齊驃騎烹葵摘果告我
行落日夏雲縱復橫聞道謝安掩口笑知君不
免爲蒼生

送陳章甫

四月南風大麥黃棗花未落桐葉長青山朝別
幕還見嘶馬出門思舊鄉陳侯立身何坦蕩虬

三九夫

詩學正宗卷八

五

五樂堂

鬚虎眉仍大穎腹中貯書一萬卷不肯低頭在
草莽東門酤酒飲我曹心輕萬事如鴻毛醉臥
不知白日暮有時空望孤雲高長河浪頭連天
黑津吏停舟渡不得鄭國遊人未及家洛陽行
子空嘆息聞道故林相識多罷官昨日今如何
放歌行答從弟異卿

小來好文耻學武世上功名不解取雖沾寸祿
已後時徒欲出身事明主栢梁賦詩不及宴長
楸走馬誰相數斂迹俛首心甘高歌擊節聲

半苦由是蹉跎一老夫養雞牧豕東城隅空歌
漢代蕭相國肯事霍家馮子都徒爾當年聲籍
籍濫作詞林兩京客故人斗酒安陵橋黃鳥春
風洛陽陌吾家令弟才不羈五言破的人共推
興來逸氣如濤湧千里長江歸海時別離短景
何蕭索佳句相思能間作舉頭遙望魯陽山木
葉紛紛向人落

聽董大彈胡笳兼語弄寄房給事

蔡女昔造胡笳聲一彈一十有八拍胡人落淚

二百七

詩學正宗卷八

五

五樂堂

沾邊草漢使斷腸對歸客古戍蒼茫烽火寒大
荒陰沉飛雪白先拂商絃後角羽四郊秋葉驚
撼撼董夫子通神明深松竊聽來妖精言遲更
速皆應手將往復旋如有情空山百鳥散還合
萬里浮雲陰且晴嘶酸雛鴈失群夜斷絕胡兒
戀母聲川爲淨其波鳥亦罷其鳴烏朱部落家
鄉遠邈娑沙塵哀怨生幽音變調忽飄灑長風
吹林雨墮瓦迸泉颯颯飛木末野鹿呦呦走堂
下長安城連東掖垣鳳凰池對青瑣門高才脫

略名與利日夕望君抱琴至

邯鄲少年行

高適

邯鄲城頭游俠子自矜生長邯鄲裏千場縱博
家仍富幾處報讐身不死宅中歌笑日紛紛門
外車馬屯如雲未知肝膽向誰是令人却憶平
原君君不見今人交態薄黃金用盡還疎索以
茲感嘆辭舊游更於時事無所求且與少年飲
美酒往來射獵西山頭

賦得還山吟送沈四山人

五言

詩學正宗卷八

美

五樂堂

還山吟天高日暮寒山深送君還山識君心人
生老大須任意山間偃仰無不至石泉淙淙若
風雨松子桂花常滿地賣藥囊中應有錢還山
服食又長年白雲勸盡杯中物明月相隨石上
何處眠眠時憶問醒時事夢魂可以相周旋

燕歌行

漢家煙塵在東北漢將辭家破殘賊男兒本自
重橫行天子非常賜顏色縱金伐鼓下榆關旌
旆逶迤碣石間校尉羽書飛瀚海單于獵火照

狼山山川蕭條極邊土胡騎憑陵雜風雨戰士
軍前半死生美人帳下猶歌舞大漠窮秋塞草
腓孤城落日鬪兵稀身當恩遇常輕敵力盡關
山未解圍鐵衣遠戍辛勤久玉筋應啼別離後
少婦城南欲斷腸征人薊北空回首邊庭飄飄
那可度絕域蒼茫無所有殺氣三時作陣雲寒
聲一夜傳刁斗相看白刃雪紛紛死節從來豈
顧勳君不見沙場征戰苦至今猶憶李將軍

古大梁行

五言

詩學正宗卷八

老

五樂堂

古城莽蒼饒荆棘驅馬荒城愁殺人魏王宮觀
盡禾黍信陵賓客隨灰塵憶昨雄都舊城市軒
車照耀歌鍾起軍容帶甲三十萬國步連營五
千里全盛須臾那可論高臺曲池無復存遺墟
但見狐狸迹古地空餘草木根暮天搖落傷懷
抱撫劒悲歌對秋草俠客猶傳朱亥名行人尚
識夷門道白壁黃金萬戶侯寶刀駿馬填山丘
年代淒涼不可問往來唯見水東流

胡笳歌送顏真卿使赴河隴 岑參

君不聞胡笳聲最悲紫髯綠眼胡人吹吹之一
曲猶未了愁殺樓蘭征戍兒

涼秋八月蕭關道北風吹斷天山草崑崙山南
月欲斜胡兒向月吹胡笳胡笳怨今將送君秦
山遙望隴山雲邊城夜夜多愁夢向月胡笳誰
喜聞

函谷關歌送劉評事使關西

君不見函谷關崩城毀壁至今在樹根草蔓遮
古道空谷千年長不改寂寞無人空舊山聖朝
無事不須關白馬公孫何處去青牛老人竟不
還蒼苔白骨空滿地月與古時長相似野花不
省見行人山鳥何曾識關吏故人方乘使者車
吾知郭丹却不如請君時憶關外客行到關西
多致書

白雪歌送武判官歸

北風卷地白草折胡天八月即飛雪忽如一夜
春風來千樹萬樹梨花開散入珠簾濕羅幕狐
裘不暖錦衾薄將軍角弓不得控都護鐵衣冷
難着瀚海闌干百丈冰愁雲慘澹萬里凝中軍

置酒飲歸客胡琴琵琶與羌笛紛紛暮雪下轅
門風掣紅旗凍不翻輪臺東門送君去去時雪
滿天山路山迴路轉不見君雪上空留馬行處

青門歌送東臺張判官

青門金鎖平旦開城頭日出使車回青門柳枝
正堪折路傍一日幾人別東出青門路不窮驛
樓官樹灞陵東花撲征衣看似繡雲隨去馬色
凝驄胡姬酒壚日未午絲繩玉缸酒如乳灞頭
落花沒馬蹄昨夜微雨花成泥黃鸝翅濕飛屢
低關東尺書醉懶題須臾望君君不見揚鞭飛
鞚疾於箭借問使乎何時來莫作東飛伯勞西
飛燕

送魏升卿擢第歸東都因懷魏校書陸渾

喬潭

井上梧桐雨灞亭卷秋風故人適戰勝匹馬歸
山東問君今年三十幾能使香名滿人耳君不
見三峰直上五千仞見君文章亦如此如君兄
弟天下稀雄詞健筆皆若飛將軍金印輝紫綬

御史鐵冠重繡衣喬生作尉別來久因君爲問
平安否魏侯校理復何如前日人來不得書陸
渾山水佳可賞蓬閣閑時日應徃自料青雲未
有期誰知白髮偏能長壚頭青絲白玉瓶別時
相顧酒如傾搖鞭舉袂忽不見千樹萬樹空蟬
鳴

與獨孤漸道別長句兼呈嚴八侍御

輪臺客舍春草滿潁陽歸客腸堪斷窮荒絕漠
鳥不飛萬磧千山夢猶懶憐君白面一書生讀

詩學正宗卷八

辛

五樂堂

書千卷未成名五侯貴門脚不到數畝山田身
自畊興來浪迹無遠近及至辭家憶鄉信無事
垂鞭信馬頭西南幾欲窮天盡奉使三年獨未
歸邊頭詞客舊來稀借問君來得幾日到家不
覺換春衣高齋清晝卷羅幕紗帽接羅幃不着
中酒朝眠日色高彈棋夜半燈花落冰片高堆
金錯盤滿堂凜凜五月寒桂林蒲桃新吐蔓武
城刺蜜未可餐軍中置酒夜撾鼓錦筵紅燭月
未午花門將軍善吳歌葉河蕃王能漢語知爾

園林壓渭濱夫人堂上泣羅裙魚龍川北磐溪
雨鳥鼠山西洮水雲臺中嚴君於我厚別後新
詩滿人口自憐棄置天西頭因君爲問相思否
補遺 當在燕歌行之後

鷄鳴歌

古辭

東方欲明星爛爛汝南晨鷄登壇喚曲終漏盡
嚴具陳月沒星稀天下旦千門萬戶遞魚鑰宮
中城上飛鳥鵲

晉白紵舞歌 四首

五十七

詩學正宗卷八

至

五樂堂

質如輕雲色如銀愛之遺誰贈佳人制以爲袍
餘作巾袍以光軀巾拂塵麗服在御會嘉賓醪
醴盈樽美且醇清歌徐舞降祗神四座歡樂胡
可陳

雙袂齊舉鸞鳳翔羅裾飄颻昭儀光趨步生姿
進流芳鳴弦清歌及三陽人生世間如電過樂
時每少苦時多幸及良辰耀春華齊偈獻舞趙
女歌

羲和馳景逝不停春露未晞嚴霜零百草凋索

花落英蟋蟀吟牖寒蟬鳴百年之命忽若傾早
知迅速秉燭行東造扶桑遊紫庭西至崑崙戲
曾城

輕軀徐起何洋洋高舉兩手白鵲翔宛若龍轉
乍低昂凝停善睠容儀光如推若引留且行隨
世而變誠無方舞以盡神安可忘晉世方昌樂
未央

東飛伯勞歌

東飛伯勞西飛燕黃姑織女時相見誰家女兒
對門居開顏發艷照里閭南牕北牕桂月光羅
帷綺帳脂粉香女兒年幾十五六窈窕無雙顏
如玉三春已暮花從風空留可憐誰與同

詩學正宗卷第八

詩學正宗卷第九目錄

皇明國子監助教東海浦南金纂輯

七言歌行

正音下

短歌行贈王司直

哀江頭

樂遊園歌

觀公孫大娘弟子舞劍器行

漢陵行

兵車行

隴頭吟

夷門歌

同崔傳荅賢弟

送崔五太守

夜歸鹿門歌

觀于舍人壁畫山水

湖上對酒作

薔薇

杜甫

王維

孟浩然

王季友

張謂

儲光義

聽笛歌

劉長卿

聽鶯曲

韋應物

附錄詞固雄贍而調失流轉者五篇俾讀者

知此爲變體

燕支行

老將行

同張侍御宴北樓

儲光羲

古栢行

杜甫

洗兵馬行

正變

望夫石

王建

遠將歸

短歌行

行見月

當牕織

田家行

田家留客

北邙行

詩學正宗卷九目錄

二

五樂堂

涼州詞

溫泉宮行

征婦怨

張籍

送遠曲

古釵歎

北邙行

燕客詞

白頭吟

羈旅行

詩學正宗卷九目錄

三

五樂堂

詩學正宗卷第九

七言歌行

正音下

短歌行贈王郎司直

杜甫

王郎酒酣拔劍斫地歌莫哀我能拔爾抑塞磊
落之奇才豫章翻風白日動鯨魚跋浪滄溟開
且脫劍佩休徘徊西謁原本諸侯棹錦水欲向
何門躡珠履仲宣樓頭春色深青眼高歌望吾
子眼中之人吾老矣

漢陂行

詩學正宗卷九

一

五樂堂

岑參兄弟皆好奇攜我遠來遊漢陂天地黯慘
忽異色波濤萬頃堆琉璃琉璃汗漫汎舟入事
殊興極憂思集鬣作鯨吞不復知惡風白浪何
嗟及主人錦帆相爲開舟子喜甚無氛埃鳬鷺
散亂棹歌發絲管啁啾空翠來沉竿續蔓深莫
測菱葉荷花淨如拭宛在中流渤澥清下歸無
極終南黑半陂已南純浸山影動裊窅冲融間
船舷暝戛雲際寺水面月出藍田關此時驪龍

亦吐珠馮夷擊鼓群龍趨湘妃漢女出歌舞金
支翠旗光有無咫尺但愁雷雨至蒼茫不曉神
意少壯幾時奈老何向來哀樂何其多

哀江頭

少陵野老吞聲哭春日潛行曲江曲江頭宮殿
鎖千門細柳新蒲爲誰綠憶昔霓旌下南苑苑
中萬物生顏色昭陽殿裏第一人同輦隨君侍
君側輦前才人帶弓箭白馬嚼齧黃金勒翻身
向天仰射雲一箭正墜雙飛翼明眸皓齒今何
在血污遊魂歸不得清渭東流劍閣深去住彼
此無消息人生有情淚沾臆江水江花豈終極
黃昏胡騎塵滿城欲往城南忘南城北

樂遊園歌

樂遊古園萃森爽烟綿碧草萋萋長公子華筵
勢最高秦川對酒平如掌長生木默示真率更
調鞍馬任歡賞青春波浪芙蓉園白日雷霆夾
城仗闥闔晴開映蕩蕩曲江翠幕排銀榜拂水
低垂舞袖翻綠雲清切歌聲上却憶年年人醉

時只今未醉已先悲數莖白髮那拋得百罰深
杯亦不辭聖朝亦知賤士醜一物自荷皇天慈
此身飲罷無歸處獨立蒼茫自咏詩

觀公孫大娘弟子舞劍器行

昔有佳人公孫氏一舞劍器動四方觀者如山
色沮喪天地爲之久低昂燿如羿射九日落矯
如群帝騃龍翔來如雷霆收震怒罷如江海凝
清光絳唇朱袖兩寂寞況有弟子傳芬芳臨穎
美人在白帝妙舞此曲神揚揚與余問荅既有
詩學正宗卷九 三 五樂堂

以感時撫事增惋傷先帝侍女八千人公孫劍
器初第一五十年間似反掌風塵瀕洞昏王室
梨園弟子散如烟女樂餘姿映寒日金粟堆南
水已拱瞿唐石城草蕭瑟玳筵急管曲復終樂
極哀來月東出老夫不知其所往足繭荒山轉
愁疾

兵車行

車麟麟馬蕭蕭行人弓箭各在腰爺娘妻子走
相送塵埃不見咸陽橋牽衣頓足攔道哭哭聲

直上千雲霄道傍過者問行人行人但云點行
頻或從十五北防河便至四十西營田去時里
正與衆頭歸來頭白還戍邊邊庭流血成海水
武皇開邊意未已君不見漢家山東二百州千
村萬落生荆杞縱有健婦把鋤犁禾生隴畝無
東西况復秦兵耐苦戰被驅不異犬與雞長者
雖有問役夫敢申恨且如今年冬未休關西卒
縣官急索租稅何從出信知生男惡反是生
女好生女猶得嫁比隣生男埋沒隨百草君不
見青海頭古來白骨無人收新鬼煩冤舊鬼哭
天陰雨濕聲啾啾

隴頭吟

王維

長城少年游俠客夜上戍樓看太白隴頭明月
迥臨關隴上行人夜吹笛關西老將不勝愁駐
馬聽之雙淚流身經大小百餘戰麾下偏裨萬
戶侯蘇武纔爲典屬國節旄落盡海西頭

夷門歌

七國雄雌猶未分攻城殺將何紛紛秦兵益圍

邯鄲急魏王不救平原君公子爲羸停駟馬執轡逾恭意逾下亥爲屠肆鼓刀人羸乃夷門抱關者非但慷慨獻奇謀意氣兼將身命酬向風勿頭送公子七十老翁何所求

同崔傳荅賢弟

洛陽才子姑蘇客杜宛殊非故鄉陌九江楓樹幾回青一片楊州五湖白楊州時有下江兵蘭陵鎮前吹笛聲夜火人歸富春郭秋風鶴唳石頭城周郎陸弟爲儔侶對舞前溪歌白紵曲几書留小吏家草堂基賭山陰墅衣冠若話外臺臣先數夫君席上珍更聞臺閣求三語遙想風流第一人

送崔五太守

見唐音

長安廐吏來到門朱文露網動行軒黃花縣西九折坂玉樹宮南五丈原褒斜谷中不容憶惟有白雲當露冕子午山裏杜鵑啼嘉陵水頭行客飯劍門忽斷蜀川開萬井雙流滿眼來霧中遠樹刀州出天際澄江巴字回使君年紀三十

餘少年白晢專城居欲持畫省郎官筆回與臨邛父老書

夜歸鹿門歌

孟浩然

山寺鳴鐘晝已昏漁梁渡頭爭渡喧人隨沙岸向江村余亦乘舟歸鹿門鹿門月照開煙樹忽到龐公樓隱處巖扉松逕長寂寥唯有幽人自來去

觀于舍人壁畫山水

王季友

野人宿在人家少朝見此山謂山曉半壁仍棲嶺上雲開簾欲放湖中鳥獨坐長松是阿誰再三招手起來遲于公大笑向余說小第丹青能爾爲

湖上對酒作

張謂

夜坐不厭湖上月晝行不厭湖上山眼前一尊又長滿心中萬事如等閒主人有黍萬餘石濁醪數斗應不惜卽今相對不盡歡別後相思復何益茱萸灣頭歸路賒願君且宿黃翁家風光若此人不醉參差辜負東園花

薔薇

儲光義

裊裊長數尋青青不作林一莖獨秀當庭心數
枝分作滿庭陰春日遲遲欲將半庭影離離正
堪玩枝上嬌鶯不畏人葉底飛蛾自相亂奉家
女兒愛芳菲畫眉相伴采歲蕤高處紅鬚欲就
手低邊綠刺已牽衣蒲桃架上朝光滿楊柳園
中暝鳥飛連袂踏歌從此去風吹香氣逐人歸

聽笛歌留別鄭協律

劉長卿

舊游憐我長沙謫載酒沙頭送遷客天涯望月

三

詩學正宗卷九

七

五樂堂

自沾衣江上何人復吹笛橫笛能令旅客愁綠
波淡淡如不流商聲寥亮羽聲苦江天寂歷江
楓秋靜聽關山聞一叫三湘月色悲猿嘯又吹
楊柳激繁音千里春色傷人心隨風飄向何處
落唯見曲盡平湖深明發與君離別後馬上一
聲堪白首

聽鶯曲

韋應物

東方欲曙花冥冥啼鶯相喚亦可聽乍去乍來
時近遠纔聞南陌又東城忽往林翻下苑綿

綿蠻蠻如有情欲轉不轉意自嬌羌兒弄笛曲
未調前聲後聲不相及秦女學箏指猶澁須臾
風煖朝日暎流音變作百鳥喧誰家懶婦驚殘
夢何處愁人憶故園伯勞飛過聲局促戴勝下
時桑田綠不及流鶯日日啼花間能使萬家春
意闌有時斷續聽不了飛去花枝猶裊裊江頭
碧樹鎖千門春漏方殘一聲曉

附錄詞固雄贍而調失流轉者五篇俾讀者

知此爲變體

四

詩學正宗卷九

八

五樂堂

老將行

王維

少年十五二十時步行奪取胡馬騎射殺陰山
白額虎肯數鄴下黃鬚兒一身轉戰三千里一
劍曾當百萬師漢兵奮迅如霹靂虜騎奔騰畏
疾黎衛青不敗由天幸李廣無功緣數奇自從
棄置便衰朽世事蹉跎成白首昔時飛箭無全
目今日垂楊生左肘路傍時賣故侯瓜門前學
種先生柳蒼茫古木連窮巷寥落空山對虛牖
誓令疎勒出飛泉不似賴川空使酒賀蘭山下

陣如雲羽檄交馳日夕聞節使三河募年少詔
書五道出將軍試拂鐵衣如雪色聊持寶劒動
星文願得燕弓射天將耻令越甲驚吳軍莫嫌
舊日雲中守猶堪一戰樹功勳

燕支行

漢家天將才且雄來時謁帝明光宮萬乘親推
雙闕下千官出餞五陵東誓辭甲第金門裏身
作長城玉塞中衛霍纔堪一騎將朝廷不數貳
師功趙魏燕韓多勁卒關西俠少何咆嘽報讎

詩學正宗卷九

九

五樂堂

只是聞嘗膽飲酒何曾妨刮骨畫戟雕戈白日
寒連旗大旆黃塵沒疊鼓遙翻瀚海波鳴笳亂
動天山月麒麟錦帶佩吳鉤颯沓青驪躍紫駟
拔劒已斷天驕臂歸鞍共飲月支頭漢兵大呼
一當百虜騎相看哭且愁教戰須令赴湯火終
知上將先伐謀

同張侍御燕北樓

儲光義

今之太守古諸侯出入雙旌垂七旒朝覽干戈
時聽訟暮延賓客復登樓西山漠漠崦嵫色北

渚沉沉江漢流良宵清淨方高會繡服光輝連
皂蓋魚龍恍惚塔墀下雲霧杳冥牕戶外水靈
慷慨行泣珠游女飄飄思解珮蒼蒼低月半瑤
城落落疎星滿太清不忍開襟悲楚奏願言吹
笛退胡兵軒后青丘埋僕隸周王白羽掃撓槍
期君武節朝龍闕余亦翱翔歸玉京

古栢行

杜甫

孔明廟前有古栢柯如青銅根如石霜皮溜雨
四十圍黛色參天二千尺君臣已與時際會樹

言生

詩學正宗卷九

十

五樂堂

木猶爲人愛惜雲來氣接巫峽長月出寒通雪
山白憶昨路繞錦亭東先主武侯同閟宮崔嵬
枝幹郊原古窈窕丹青戶牖空落落盤踞雖得
地冥冥孤高多烈風扶持自是神明力正直元
因造化功大厦如傾要梁棟萬牛回首丘山重
不露文章世已驚未辭剪伐誰能送苦心豈免
空螻蟻香葉終經宿鸞鳳志士幽人莫怨嗟古
來材大艱爲用

洗兵馬行

中興諸將收山東捷書夜報清晝同河廣傳聞
一葦過胡兒命在破竹中祗殘鄴城不日得獨
任朔方無限功京師皆騎汗血馬回紇餒肉蒲
萄宮已喜皇威清海岱常思仙仗過崆峒三年
笛裏關山月萬國兵前草木風成王功大心轉
小郭相謀深古來少司徒清鑒懸明鏡尚書氣
與秋天杳二三豪俊爲時出整頓乾坤濟時了
東走無復憶鱸魚南飛各有安巢鳥青春復隨
冠冕入紫禁正耐烟花繞鶴駕通霄鳳輦備雞

言四

詩學正宗卷九

土

五樂堂

鳴問寢龍樓曉攀龍附鳳勢莫當天
下盡化爲侯王汝等豈知蒙帝力時來不得誇身強關中
旣留蕭相國幙下復用張子房張公一生生江海
客身長九尺鬚眉蒼徵起適遇風雲會扶顛始
知籌策長青袍白馬更何有後漢今周喜再昌
寸地尺天皆入貢奇祥異瑞爭來送不知何國
致白環復道諸山得銀甕隱士休歌紫芝曲詞
人解撰清河頌田家望望惜雨乾布穀處處催
春種淇上健兒歸莫懶城南思婦愁多夢安得

壯士挽天河淨洗甲兵長不用

正變

望夫石

王建

望夫處江悠悠化爲石不回頭山頭日日風和
雨行人歸來石應語

遠將歸

遠將歸勝未別離時在家相見熟新歸歡不足
去願車轉遲迴思馬蹄速但願在家相對貧不
願天涯金繞身

言十

詩學正宗卷九

土

五樂堂

短歌行

人初生日初出上山遲下山疾百年三萬六千
朝夜裏分明強半日有歌有酒須早爲昨日健
於今日時人家見生男女好不知男女催人老
短歌行無樂聲

行見月

月初生居人見月一月行月行一年十二月強
半馬上看圓缺百年歡樂能幾何在家見少行
見多不緣衣食相驅遣此身誰願長奔波篋中

有帛倉有粟豈向天涯走碌碌家人見月望我
歸正是道上思家時

當牕織

嘆息復嘆息園中有棗行人食貧家女大富家
織翁母隔牆不得力水寒手澁絲脆斷續來續
去心腸爛草蛩促促機下啼兩日催成一匹半
輪官上頭有零落姑未得衣身不着當牕却羨
青樓娼十指不動衣盈箱

田家留客

良夫
詩學正宗卷九
主
五樂堂
人客少能留我屋客有新漿馬有粟遠行僮僕
應苦饑新婦厨中炊欲熟不嫌田家破門戶蠶
房新泥無風土行人但飯莫畏貧明府上來何
辛苦叮嚀回語屋中妻有客勿令兒夜啼雙井
直西有縣路我教丁男送君去

田家行

男顏欣欣女顏悅人家不怨言語別五月雖熱
麥風清簷頭索索縲車鳴野蠶作繭人不取葉
間撲撲秋蛾生麥收上場綃在軸的是輪得官

家足不望入口復上身且免向城賣黃犢田家
衣食無厚薄不見縣門身卽樂

北邙行

北邙山頭少閑土盡是洛陽人舊墓舊墓人家
歸葬多堆着黃金無買處天涯悠悠葬日促岡
坂崎嶇不停轂高張素幙繞銘旌夜唱挽歌山
下宿洛陽城北復城東魂車祖馬長相逢車轍
廣若長安路蒿草多於松柏樹山頭澗底石漸
盡向墳前作羊虎誰家古碑文字滅後人重
取書年月朝朝車馬送葬回還起大宅與高臺

涼州詞

涼州四邊沙浩浩漢家無人開舊道邊頭州縣
盡胡兵將軍別築防秋城萬里征人皆已沒年
年旌節發西京多來中國收婦女一半生男爲
漢語蕃人舊日不耕犁相學如今種禾黍驅羊
亦着錦爲衣爲惜氍毹裘防鬪時養蠶繅繭成匹
帛那將絳帳作旌旗城頭山雞鳴角角洛陽家
家教胡樂

溫泉宮行

十月二日天子來青繩御路無塵埃宮前內裏
湯各別每箇白玉芙蓉開朝元門向山上起城
繞青山龍煖水夜開金殿看星河宮女支更月
明裏武皇得仙王母去山雞晝啼宮中樹溫泉
泱泱出宮流宮使年年脩玉樓禁兵去盡無射
獵日西麋鹿登城頭梨園弟子偷曲譜頭白人
間教歌舞

征婦怨

張籍

詩學正宗卷九

五

樂堂

九月匈奴殺邊將漢軍全沒遼水上萬里無人
收白骨家家城下招魂葬婦人依倚子與夫同
居貧賤心亦舒夫死戰場子在腹妾身雖存如
晝燭

送遠曲

戲馬臺南山簇簇山邊飲酒歌別曲行人醉後
起登車席上回尊勸僮僕青天漫漫覆長路遠
遊無家安得住願君到處自題名他日知君從
此去

古釵嘆

古釵墮井無顏色百尺泥中今復得鳳凰宛轉
有古儀欲爲首飾不稱時女伴傳看不知主羅
袖拂拭生光輝蘭膏已盡股半折雕文刻樣無
年月雖離井底入匣中不用還與墮時同

讌客辭

上客不用顧金羈主人有酒君莫違請君看取
園中花地上漸多枝上稀山頭樹影不見石溪
水無風應更碧人人齊醉起舞時不覺翻衣與
倒幘明朝花盡人已去此地獨來空繞樹

北邙行

洛陽北門北邙道喪車轢轢入秋草車前齊唱
薤露歌高墳新起白峨峨朝朝暮暮人送葬洛
陽城中人更多千金立碑高百尺終作誰家柱
下石山頭松栢半無主地下白骨多於土寒食
家家送紙錢烏鳶作窠噉上樹人居朝市未解
愁請君暫向北邙遊

白頭吟

請君膝上琴彈我白頭吟憶昔君前嬌笑語兩
情宛轉如縈素宮中爲我起高樓更開花池種
芳樹春天百草秋始衰棄我不待白頭時羅襦
玉珥色未暗今朝已道不相宜揚州青銅作明
鏡暗中持照不見影人心迴互自無常眼前好
惡那能定君恩已去若再返菖蒲花開月長滿

羈旅行

遠客出門行路難停車斂策在門端荒城無人
霜滿路野火燒橋不得度寒蟲入窟鳥歸窠僅
僕問我誰家去行尋田頭暗未息雙轅長轅礙
荊棘緣岡入澗投田家主人舂米爲夜食晨雞
啜喔茆屋傍行人起埽車上霜舊山已別行已
遠身計未成難復返長安陌上相識稀遙望天
門白日晚誰能聽我辛苦行爲向君前歌一聲

詩學正宗卷第九

吳曜寫
唐官刻

詩學正宗卷第十目錄

皇明國子監助教東

五言排律

論曰康樂宣城世濟厥美俳章偶句
填括音節漸成律體蓋緣情綺靡之
柔敦厚之意荒矣論其體裁則景雲垂拱之先
驅開元天寶之濫觴爾詩之變也固有漸哉

正始上

登池上樓

謝靈運

石壁精舍還湖中

登石門最高頂

田南樹園激流植援

石門新營所住四面高山迴溪茂林脩竹

游西池

謝朓

擣衣

謝惠連

鼓吹曲

謝朓

和徐都曹

遊東田

之宣城出新林浦回板橋

酬王晉安

郡內高齋閒坐蒼呂法曹

晚登三山還望京邑

直中書省

觀朝雨

郡內登望

在郡臥病呈沈尚書

夜發新林至京邑贈西府僚友

詩學正宗卷十目錄

二

五樂堂

詠湖中鴈

沈約

和王中丞思遠詠月

直學省愁病

休上人

江淹

正始下

長門怨

柳惲

昔昔鹽

薛道衡

出塞

虞世南

結客少年場行

述懷

魏徵

中書省寓直詠雨

楊師道

三月曲水宴

盧照隣

夜渡吳淞江懷古

宋之問

宿白鷺洲寄楊江寧

李白

月夜江行寄崔員外宗之

夕霽杜陵登樓寄韋繇

西山尋辛諤

孟浩然

送史司馬赴崔相公幕

無名氏

三

詩學正宗卷十目錄

三

五樂堂

補遺

當在長門怨之後

寄京邑故人

孫萬壽

詩學正宗卷第十

五言排律

正始上

登池上樓

謝靈運

潛虬媚幽姿飛鴻逝

原本

遠音薄霄愧雲浮棲

川怍淵沈進德智所拙退耕力不任徇祿反窮

海臥疴對空林

余枕昧節候寒開暫窺臨此二句依李善本節去

傾耳

聆波瀾舉目眺嶇嶇初景革緒風新陽改故陰

池塘生春草園柳變鳴禽祁祁傷幽歌萋萋感

百五

詩學正宗卷十

五樂堂

楚吟索居易永久離羣難處心持操豈獨古無

悶徵在今

石壁精舍湖中

昏旦變氣候山水含清暉清暉能娛人游子澹

忘歸出谷日尚早入舟陽已微林壑斂暝色雲

霞收夕霏芰荷迭映蔚蒲稗相因依披拂趨南

徑愉悅偃東扉慮淡物自輕意愜理無違寄言

攝生客試用此道推

登石門最高頂

晨策尋絕壁夕息在山棲疏峰抗高館對嶺臨

迴溪長林羅戶庭積石擁基階連巖覺路塞密

竹使徑迷來人忘新術去子惑故蹊活活夕流

駛漱漱夜猿啼沈冥豈別理守道自不攜心契

九秋幹目翫三春莢居常以待終處順故安排

惜無同懷客共登青雲梯

田南樹園激流植援

樵隱俱在山由來事不同不同非一事養病在

園中國中屏氛雜清曠招遠風卜室倚北阜啓

百五

詩學正宗卷十

二

五樂堂

扉面南江激澗代汲井挿槿當列墉群木旣羅

戶衆山亦當牕靡迤趨下田迨遍瞰高峰寡欲

不期勞卽事罕人功唯開蔣生徑永懷求羊蹤

賞心不可忘妙善冀能同

石門新營所住四面高山迴溪石瀨茂林

脩竹

躋險築幽居披雲臥石門苔滑誰能步葛弱豈

可捫嫋嫋秋風過萋萋春草繁美人遊不還佳

期何由敦芳塵凝瑤席清醑滿金尊洞庭空波

瀾桂枝徒攀翻結念屬霄漢孤景莫與諼俯濯
石下湍一本仰看條上猿早聞夕飈急晚見朝
日瞰崖傾光難留林深響易奔感往慮有復理
來情無存庶持乘日用得以慰管魂匪爲衆人
說冀與智者論

遊西池

謝琨

悟彼蟋蟀唱信此勞者歌有來豈不疾良會常
蹉跎逍遙越城肆願言屢經過迴阡被陵闕高
臺眺飛霞惠風蕩繁囿白雲屯層阿景旻鳴禽
集水木湛清華寒裳順蘭芷徙倚引芳柯美人
愆歲月遲暮獨如何無爲牽所思南榮戒其多
搗衣

謝惠連

衡紀無淹度晷運倏如催白露滋園菊秋風落
庭槐肅肅莎雞羽烈烈寒蟄啼夕陰結空幕宵
月皓中閨美人戒裳服端飾相招攜簪玉出北
房鳴金步南階欄高砧響發楹長杵聲哀微芳
起兩袖輕汗染雙題紈素旣已成君子行未歸
裁用筥中刀縫爲萬里衣盈篋自余手幽絳候

君開腰帶准疇昔不知今是非

鼓吹曲

謝朓

江南佳麗地金陵帝王州逶迤帶淥水迢迢起
朱樓飛甍夾馳道垂楊蔭御溝凝笳翼高蓋疊
鼓送華輶獻納雲臺表功名良可收

和徐都曹

宛洛佳遨遊春色滿皇州結軫青郊路迴瞰蒼
江流日華川上動風光草際浮桃李成蹊徑桑
榆陰道周東都已倣載言歸望綠疇

遊東田

戚戚苦無悰攜手共行樂尋雲陟果榭隨山望
菌閣遠樹曖阡阡生煙紛漠漠魚戲新荷動鳥
散餘花落不對芳春酒還望青山郭

郡內高齋閒坐荅呂法曹

結構何迢遞曠望極高深牕中列遠岫庭際俯
喬林日出衆鳥散山暝孤猿吟已有池上酌復
此風中琴非君美無度孰爲勞寸心惠而能好
我問以瑤華音若遺金門步見就玉山岑

之宣城出新林浦向板橋

江路西南永歸流東北驚天際識歸舟雲中辨
烟樹旅思倦搖搖孤游昔已屢既懽懷祿情復
協滄洲趣蠶塵自茲隔賞心於我遇雖無玄豹
姿終隱南山霧

在郡臥病呈沈尚書

淮陽股肱守高臥猶在茲况復南山曲何異幽
棲時連陰盛農節簞笠聚東菑高閣常晝掩荒
階少靜辭珍簟清夏室輕扇動涼颿嘉飭聊可
薦綠蟻方獨持夏李沉朱實秋藕折輕絲良辰
竟何許夙昔夢佳期坐嘯徒可積爲邦歲已基
絃歌終莫取撫机令自嗤

夜發新林至京邑贈西府僚友

大江流日夜客心悲未央徒念關山近終知返
路長秋河曙耿耿寒渚夜蒼蒼引領見京室宮
闕正相望金波麗鳩鵲玉繩低建章驅車鼎門
外思見昭丘陽馳暉不可接何况隔兩鄉風雲
有鳥路江漢限無梁常恐鷹隼擊時菊委嚴霜

寄言尉羅者寥廓已高翔

酬王晉安

稍稍枝早勁塗塗露晚晞南中榮橘柚寧知鴻
鴈飛拂露朝青閣日盱坐形闌悵望殊原本塗
阻參差百慮依春草秋更綠公子未西歸誰能
久京洛緇塵染素衣

晚登三山還望京邑

灞淚望長安河陽視京縣白日麗飛甍參差皆
可見餘霞散成綺澄江靜如練喧鳥覆春洲雜
英滿芳甸去矣方滯淫懷哉罷歡宴佳期悵何
許淚下如流霞有情知望鄉誰能翼不變
直中書省

紫殿肅陰陰彤庭赫弘敞風動萬年枝日華承
露掌玲瓏結綺錢深沉映朱網紅藥當階翻蒼
苔依砌上茲言翔鳳池鳴珮多清響信美非吾
室中園思偃仰朋情以鬱陶春物方駘蕩安得
凌風翰聊恣山泉賞

觀朝雨

朔風吹飛雨蕭條江上來既灑百常觀復集九
成臺空濛如薄霧散漫似輕埃平明振衣坐重
門猶未開耳目暫無擾懷古信悠哉戢翼希驤
首乘流畏曝鰓動息無兼遂岐路多徘徊方同
戰勝者去剪北山萊

郡內登望

借問下車日匪直望舒圓寒城一以眺平楚正
蒼然山積陵陽阻溪流春穀泉威紆距遙甸巉
岵帶遠天切切陰風暮桑柘起寒烟悵望心已
極恟怳魂屢遷結髮倦爲旅平生早事邊誰規
鼎食盛寧要狝白鮮方棄汝南諾言稅遼東田

詠湖中鴈

沈約

白水滿春塘旅鴈每迴翔唼流牽弱藻歛翮帶
餘霜群浮動輕浪單汎逐孤光懸飛竟不下亂
起未成行刷羽同搖漾一舉還故鄉

和王中丞思遠詠月

月華臨靜夜靜滅氛埃方暉竟戶入圓影隙
中來高樓切思婦西園游上才網軒映珠綴應

門照綠苔洞房殊未曉清光信悠哉

直學省愁臥

秋風吹廣陌蕭瑟入南闌愁人掩軒臥高牕時
動扉虛館清陰滿神宇暖微微網蟲垂戶織夕
鳥傍欄飛縷珮空爲忝江海事多違山中有桂
樹歲暮可言歸

休上人

江淹

西北秋風至楚客心悠哉日暮碧雲合佳人殊
未來露彩方沉豔月華始徘徊寶書爲君掩瑤
琴詎能開相思巫山渚悵望陽雲臺膏爐絕沈
燎綺席生浮埃桂水日千里因之平生懷

正始下

長門怨

柳惲

玉漏夜愔愔應門重且深秋風動桂樹流月搖
輕陰綺簷清露滴網戶思蟲吟歎息下蘭閣含
愁奏雅琴何由鳴曉珮安得抱宵衾無復金屋
念豈照長門心

昔昔鹽

薛道衡

垂柳覆金堤，靡蕪葉未齊。水溢芙蓉沼，花飛桃李蹊。
採桑秦氏女，織錦竇家妻。關山別蕩子，風月守空閨。
恒歛千金笑，長垂雙玉啼。盤龍隨鏡隱，彩鳳逐帷低。
飛魂同夜鵲，倦寢憶晨雞。暗牖懸蛛網，空梁落燕泥。
前年過代北，今歲往遼西。一去無消息，那能惜馬蹄。

出塞

虞世南

上將三略遠，元戎九命尊。緬懷古人節，思酬明主恩。
山西多勇氣，塞北有遊魂。楊桴上隴坂，勒騎下平原。
誓將絕沙漠，悠然去玉門。輕齎不遑舍，驚策驚戎軒。
凜凜邊風急，蕭蕭征馬煩。雪暗天山路，冰塞交河源。
霧鋒黯無色，霜旗凍不翻。耿介倚長劍，日落風塵昏。

結客少年場行

韓魏多奇節，倜儻遺聲利。共矜然諾心，各負縱橫志。
結交一言重，相期千里至。綠沉明月弦，金絡浮雲轡。
吹簫入吳都，擊筑遊燕肆。尋源博望侯，結客遠相求。
少年重一顧，長驅背隴頭。燄燄

霜戟動耿耿，劒虹浮天山。冬夏雪交河，南北流雲起。
龍沙暗木落，鴈門秋輕生。徇知己，非是爲身謀。

述懷

魏徵

中原還逐鹿，投筆事戎軒。縱橫計不就，慷慨志猶存。
策杖謁天子，驅馬出關門。請纓繫南越，憑軾下東藩。
鬱紆陟高岫，出没望平原。古木吟寒鳥，空山啼夜猿。
猿傷千里目，還驚九折魂。豈不憚艱險，深懷國士恩。
季布無二諾，侯嬴重一言。人生感意氣，功名誰復論。

中書省寓直詠雨簡楮起居上官學士

楊師道

雲暗蒼龍闕，沉沉殊未開。牕臨鳳凰沼，颯颯雨聲來。
電影入飛閣，風威凌吹臺。長簷響奔溜，清簟肅浮埃。
早荷葉消沒，新篁枝半摧。茲晨悵多緒，懷友自難裁。
况復重城內，日暮獨徘徊。玉墀良史筆，金馬換天才。
高薨通散騎，複道駕蓬萊。思君贈桃李，於此冀瓊瑰。

三月曲水宴

盧照隣

風煙彭澤里山水仲長園由來棄銅墨本自重
琴樽高情邈不嗣雅道今復存有美光時彥養
德坐山樊門開芳杜逕室距桃花源公子黃金
勒仙人紫氣軒長懷去城市高詠狎蘭蓀連沙
飛白鷺孤嶼嘯玄猿日影巖前落雲花江上翻
興闌車馬散林塘夕鳥喧

夜渡吳淞江懷古

宋之問

宿帆震澤口曉渡淞江瀆櫂發魚龍氣舟衝鴻
鴈群寒潮頓覺滿暗浦稍將分氣赤海生日光
清湖起雲水鄉盡天衛嘆息爲吳君謀士伏劍
死至今悲所聞

宿白鷺洲寄楊江寧

李白

朝別朱雀門暮棲白鷺洲波光搖海月星影入
城樓望美金陵宰如思瓊樹憂徒令魂入夢翻
覺夜成秋綠水解人意爲余西北流因聲玉琴
裏蕩漾寄君愁

月夜江行寄崔員外宗之

飄飄江風起蕭颯海樹秋登艫美清夜掛席移
輕舟月隨碧山動水合青天流杳如星河上但
覺雲林幽歸路方浩浩徂川去悠悠懷君不可
見望遠增離憂

夕霽杜陵登樓寄韋繇

浮雲滅霽景萬物生秋容登樓送遠目伏檻觀
群峰原野曠超緬關河紛雜重清輝映竹日翠
色明雲松蹈海寄遐想還山迷舊蹤徒然迫晚
暮未果諧心胸結桂空佇立折麻恨莫從思君
達永夜長樂聞疎鐘

西山尋辛諤

孟浩然

漾舟尋水便因訪故人居落日清川裏誰言獨
羨魚石潭窺洞徹沙岸歷紆餘竹嶼見垂鈎茅
齋聞讀書欸言忘景夕清興屬涼初回也一瓢
飲賢哉常晏如

送史司馬赴崔相公幕

無名氏

崢嶸丞相府清切鳳凰池羨爾瑤臺鶴高棲瓊
樹枝歸飛晴日好吟弄惠風吹正有乘軒樂初

當學舞時珍禽在羅網微命若游絲願托周周羽相銜漢水湄

補遺

當在長門愁之後

寄京邑故人

孫萬壽

賈誼長沙國屈平湘水濱江南瘴癘地從來多
逐臣粵余非巧宦少小拙謀身欲飛無假翼思
鳴不值晨如何載筆士翻作負戈人飄飄如木
偶棄置同芻狗失路乃西浮非狂亦東走晚歲
出函關方春度京口石城臨獸據天津望牛斗

詩學正宗卷十

五

樂堂

牛斗盛妖氛梟獍已成群郝超初入幕王粲始
從軍裹糧楚山際披甲吳江濱吳江一浩蕩楚
山何糾紛驚波上濺日喬木下臨雲繫越恒資
辯喻蜀幾飛文魯連唯救患吾彥不爭勳羈遊
歲月久歸思常搔首非關不樹萱豈為無杯酒
數載辭鄉縣三秋別親友劣志後風雲衰髮先
蒲柳心緒亂如絲空懷疇昔時昔時遊帝里弱
歲逢知己旅食南館中飛蓋西園裏河間本好
書東平唯愛士英辯接天人清言洞名理鳳池

時寓直麟閣常遊止勝地盛賓僚麗景同携招
舟汎昆明水騎指謂津橋校除臨霸岸供帳山
東郊宜城醞始熟陽翟曲新調繞樹鳥啼夜雉
麥雉飛朝細塵梁下落長袖掌中嬌懽娛三樂
至懷抱百憂銷夢想猶如昨尋思久寂寥一朝
牽世網萬里逐波潮迴輪常自轉懸旆不堪搖
登高視衿帶鄉關白雲外迴首望孤城愁人益
不平華亭宵鶴唳幽谷早鶯鳴斷絕心難續悄
恍魂屢驚群紀通家好鄉魯故鄉情若值南飛
鷹時能訪死生

五

詩學正宗卷十

古

五樂堂

詩學正宗卷第十

詩學正宗卷第十一目錄

皇明國子監助教東海浦南金兼轄

五言排律

正音

西使兼送孟學士南游

盧照隣

和夏日幽庄

晚泊蒲類

駱賓王

宿溫城望軍營

靈隱寺

峴山懷古

陳子昂

白帝懷古

和陸明府贈將軍重出塞

同韋舍人早朝

沈佺期

酬蘇貞外味玄夏晚寓直省中見贈

奉和幸三會寺應制

宋之問

奉和晦日幸昆明池應制

桂州黃潭舜祠

和姚給事寓直之作

贈蘇味道

杜審言

和蘇貞外寓直

喬知之

春日遊龍門應制

武三思

早度蒲關

玄宗皇帝

奉和幸望春宮送朔方大總管張亶

李乂

奉和聖製途經華嶽

張說

遊洞庭湖

奉和聖製餞王駿巡邊

奉和聖製早度蒲關

張九齡

奉和聖製送尚書燕國公說赴朔方軍

蒲津迎駕

席豫

奉和聖製送張說赴朔方軍

盧從願

秋日登楊州西靈塔

李白

中丞宋公以吳兵赴河南軍次潯陽脫余

之囚叅謀幕府因贈之

重經昭陵

杜甫

春日直門下省早朝

王維

送李太守赴上洛

宿香山寺石樓

贈張均負外

贈苗員外

奉和宣城張太守南亭秋夕懷友

奉和聖製登朝元閣

自道林寺西入石路至麓山寺過法崇師

故居

春日奉獻聖壽無疆詞

附錄長律三篇

謁先主廟

贈韋左相

贈哥舒開府翰

又錄仄韻長律一篇

經廬嶽廻望江州想洛陽作

劉元濟

李頎

盧象

無名氏

詩學正宗卷第十一

五言排律

正音

西使兼送孟學士南遊

盧照隣

地道已陵北天山弱水東相看萬餘里共倚一

征篷零雨悲王粲清尊別孔融徘徊聞夜鶴悵

望待秋鴻骨肉胡秦外風塵關塞中唯餘劍鋒

在耿耿氣成虹

和夏日幽庄

聞有高蹤客耿介坐幽庄林壑人事少風烟鳥

路長瀑水含秋氣垂藤引夏涼苗深全覆隴荷

上半侵塘釣渚青鳬沒村田白鷺翔知君振奇

藻還嗣海隅芳

晚泊蒲類

駱賓王

二庭歸望斷萬里客心愁山路猶南屬河源自

北流晚風連朔氣新月照邊秋竈火通軍壁烽

烟上戍樓龍城但苦戰燕領會封侯莫作蘭山

下空令漢國羞

宿溫城望軍營

址地寒膠折東城夜析聞兵符關帝闕天策動
將軍塞靜胡笳徹沙明楚練分風旂翻翼影霜
劍轉龍文白羽搖如月青山斷若雲烟疎疑卷
慢塵滅似
銷氛投筆懷班
紫臨戎想顧勳惟應雪漢耻持此報明君

靈隱寺

鷺嶺鬱岩堯龍宮鎖寂寥樓觀滄海日門對浙
江湖桂子月中落天香雲外飄捫蘿登塔遠剝
木取泉遙地煖原本薄霜花更發霜輕葉後原本凋

詩學正宗卷上

二

五樂堂

夙齡尚遐異宴坐一本授對滌煩翫待入天台路看
余度石橋

峴山懷古

陳子昂

秣馬臨荒甸登高覽舊都猶悲墮淚碣尚想臥
龍圖郡邑遙分楚山川半入吳丘陵徒自出賢
聖幾凋枯野樹蒼烟斷津樓晚氣孤誰知萬里
客懷古獨踟躕

白帝懷古

日落滄江晚停橈問土風城臨巴子國臺沒漢

王宮荒服仍周甸深山尚禹功岩懸青壁斷地
險碧流通古木生雲際歸帆出霧中川途去無
限客思坐何窮

和陸明府贈將軍重出塞

忽聞天上將關塞重橫行始返樓蘭國還向朔
方城黃金裝戰馬白羽集神兵星月開天陣山
川列地營晚風吹畫角春色耀飛旌寧知班定
遠猶是一書生

同韋舍人早朝

沈佺期

詩學正宗卷上

詩學正宗卷上

三

五樂堂

閭闔連雲起巖廊拂霧開玉珂龍影度珠履鴈
行來長樂宵鐘盡明光曉奏催一經傳舊德五
字擢英材儼若神仙去紛從霄漢回千春奉休
曆分禁喜趨陪

酬蘇貲外味玄夏晚寓直省中見贈

並命登仙閣通宵直禮闈大官供宿膳侍史護
朝衣卷幔天河入開牕月露微小池殘暑退高
樹早涼歸冠劍無時釋軒車待漏飛明朝題漢
柱三署有光輝

奉和幸三會寺應制

宋之問

六飛迴玉輦雙樹謁金仙瑞鳥呈書字神龍吐
浴泉淨心遙證果睿想獨超禪塔湧香花地山
園日月天梵音迎漏徹空樂倚雲懸今日登仁
壽長看法鏡圓

奉和晦日幸昆明池應制

春豫靈池會滄波帳殿開舟凌石鯨度槎拂斗
牛迴節晦冥全落春遲柳暗催象溟看浴景燒
劫辨沉灰鑄飲周文樂汾歌漢武才不愁明月

盡自有夜珠來

詩學正宗卷十一

四 五樂堂

桂州黃潭舜祠

虞后巡百越相傳葬九疑精靈遊此地祠樹日
光輝禋祭儼群望丹青圖二妃神來獸率舞仙
去鳳還飛日暝山氣落江空潭靄微帝鄉三萬
里乘彼白雲歸

和姚給事寓直之作

清論滿朝陽高才拜夕郎還從避馬路來接珥
貂行寵就黃扉日威生白簡霜栢臺遷鳥茂蘭

署得人芳禁靜鐘初徹秋清原本更疎漏更長曉河
低武庫流火度文昌寓直光輝重乘時藻翰揚
暗投空欲報下調不成章

贈蘇味道

杜審言

北地寒應苦南庭戍不歸邊聲亂羌笛朔氣捲
戎衣雨雪關山暗風霜草木稀胡兵戰欲盡漢
卒尚重圍雲淨妖星落秋高塞馬肥據鞍雄劒
動提筆羽書飛輿駕還京邑朋游滿帝畿預期
來獻凱歌舞共春暉

詩學正宗卷十一

五 五樂堂

和蘇貞外寓直

喬知之

自昔重爲郎伊人練國章三旬登建禮五夜直
明光墨草尚書奏衣飄侍御香開軒竹氣靜拂
簾蕙風涼曉漏離闔闔鳴鐘出未央從來宿臺
上天子貴文強

春日遊龍門應制

武三思

鳳駕臨香地龍旂上翠微星宮含雨氣月殿抱
春暉碧澗長虹下雕梁早燕歸雲疑浮寶蓋石
似拂天衣露草侵堦長風花繞座飛日斜宸賞

洽清吹入重闌

早度蒲關

玄宗皇帝

鐘鼓嚴更曙山河野望通鳴鑾下蒲坂飛旆入
秦中地險關逾壯天平鎮尚雄春來津樹合月
落戍樓空馬色分朝景鷄鳴逐曉風所希常道
泰非復候繻同

奉和幸望春宮送朔方大總管張亶

李義

邊郊草具腓河塞有兵機上宰調梅寄元戎細

百字

詩學正宗卷十

六

五樂堂

柳威虎貌東道出鷹隼北庭飛玉匣謀中野金
輿下太微投醪分祖原本餞緝袞事征衣勿謂
公孫老行聞獻凱歸

奉和聖製途經華嶽

張說

西嶽鎮皇京中峰入太清玉鑾重嶺應緹騎薄
雲迎白日懸高掌寒空映原本削成軒遊會神

處漢幸望仙情古

原本

廟青林隱

原本

寧

原本

碑綠字生群臣願封岱迴駕勒鴻名

遊洞庭湖

平湖曉望分仙嶠氣氛氲鼓枻乘清渚尋峰弄
白雲江寒天一色日靜水重文樹坐參猿嘯沙
行入鷺群緣源班篠密骨徑綠蘿紛洞穴傳虛
應遙林覺自薰雙童有靈藥願取獻明君

奉和聖製餞王峻巡邊

六月歌周雅三邊論夏卿欲知攻戰法先作簡
稽行禮樂知謀帥春秋識用兵一勞堪定國萬
里即長城策有和戎利威傳破虜名軍前雨灑
道樓上月臨營別藻瑤華降同衣錦褰榮關山
由義近戈甲為恩輕魚鳥行間列一本絲竹風
雲馬上生朝廷重吉甫邦國望君平

奉和聖製早度蒲關

張九齡

魏武中流處軒皇問道迴長堤春樹發高掌曙
雲開龍負王舟渡人占仙氣來河津會日月仙
伏役風雷東顧重關盡西馳萬國陪還聞股肱
郡延首咏康哉

奉和聖製送尚書燕國公說赴朔方軍

宗臣事有征廟筭在休兵天與三台座人當萬

里城朔南方偃革河內暫揚旌寵賜從仙禁光
華出漢京山川勤遠畧原隰軫皇情爲奏薰琴
倡仍題班劍名聞風六郡勇計日五戎平山甫
歸應疾留侯功復成歌鍾旋可望枕席豈難行
四牡何時入吾君聽履聲

蒲津迎駕

席豫

回鑾下蒲坂飛旆指秦雒上黃雲送關中紫
氣迎霞朝看馬色月曉聽雞鳴遠棧原本防拒連山
險長橋壓水平省方知化洽察俗覺時清天下
長無事空餘襟帶名

詩學正宗卷上

八 五樂堂

奉和聖製送張說赴朔方軍 盧從願
上將發文昌中軍靜朔方占星引旌節擇日拜
壇場禮樂臨軒送威聲出塞揚安邊俟帷幄制
勝在巖廊鼓作將軍氣醪投壯士觴戒途遵六
月離贈動三光槐路清梅暑衡臯起麥涼敷原本
時文仰雄伯耀武鎮遐方枉席知無戰兵戈示
不忘佇聞歌杖杜凱入繫名王

秋日登揚州西靈塔

李白

寶塔凌蒼蒼登攀覽四荒頂高元氣合標出海
雲長萬象分空界三天接畫梁水搖金刹影日
動火珠光鳥拂瓊簾度霞連繡拱張目隨征路
斷心逐去帆揚露洗原本浩楸梧白霜催橘柚黃
玉毫如可見於此照迷方

中丞宋公以吳兵赴河南軍次潯陽脫余
之囚叅謀幕府因贈之

獨坐清天下專征出海隅九江皆渡虎三郡盡
還珠組練明秋浦樓船入郢都風高初選將月
言十

詩學正宗卷上

九 五樂堂

滿欲平胡殺氣橫千里軍聲動九區白猿慙劍
術黃石借兵符藜藿行當採原本戎虜行當剪鯨鯢立
可誅自憐非劇孟何以佐良圖

重經昭陵

杜甫

草昧英雄起謳歌曆數歸風塵三尺劒杜稷一
戎衣翼亮貞文德丕承戰武威聖圖天廣大宗
祀日光輝寢廟盤空曲熊羆守翠微再窺松栢
路遙見五雲飛

春日直門下省早朝

王維

騎省直明光鷄鳴謁建章
遙聞侍中珮暗識令
公香玉漏隨銅史天書拜夕郎
旌旗映闥闔歌
吹滿昭陽官舍梅初紫
宮門柳欲黃
願將遲日
意同奉原本聖恩長

送李太守赴上洛

商山包楚鄧積翠藹沉沉
驛路飛泉灑關門落
照深野花開故壘行客轉原本空林板屋春多
雨山城晝欲陰丹丘通號略白羽抵荆岑若見
西山爽應知黃綺心

詩學正宗卷十

五樂堂

宿香山寺石樓

李頎

夜宿翠微半高樓聞暗泉
漁舟帶遠火山磬發
孤烟衣拂雲松外門清河漢
邊峰巒依枕席世
界接人天
靄靄花出霧輝輝
星映川東林曙鶯
滿惆悵欲言還

贈張均負外

盧象

公門世業昌才子冠裴王
出自平津邸遷爲吏
部郎神仙餘氣色列宿動輝
光夜直南宮靜朝
趨北禁長時人窺水鏡明主
賜衣裳翰苑飛鸞

鷓鴣天池浴鳳凰
永欣疇日願未記後時傷去去
圖南遠微才幸不忘

贈苗員外

見崑山顧氏
土中石刻

無名氏

朱戶敞高扉青槐礙落暉
八龍承慶重雙虎候
朝歸坐竹人聲絕橫琴鳥語稀
花慚潘岳貌年
稱老萊衣
葉暗新櫻熟絲長粉蝶飛
誰憐魯儒
賤獨與故山違

奉和宣城張太守南城秋夕懷友

錢起

詩學正宗卷十

五樂堂

池館蟬聲梧桐夕露晴
月臨朱戟靜河近畫
樓明捲幔浮涼入聞鐘永
夜清片雲懸曙斗連
鴈過秋城羽扇揚風暇
瑤琴悵別情江山飛麗
藻謝朓讓詩名

奉和聖製登朝元閣

六合紆玄覽重軒啓上清
石林飛棟出霞頂太
階平拂曙鑾輿上睇陽瑞
雪晴翠微回日馭丹
鸞駐天行御氣升銀漢垂
衣俯玉京山通青苑
直河抱紫關明感物乾文
動凝神道化成周王

陟喬岳列辟讓英聲

自道林寺西入石路至麓山寺過法崇師

故居

劉長卿

山僧候谷口石路拂莓苔深入泉源去遙從樹
杪回香隨青靄散鐘出白雲來野雪空齋掩秋
風古殿開桂寒知自發松老問誰栽惆悵湘江
水何人更渡杯

春日奉獻聖壽無疆詞

楊巨源

代是文明日春當燕喜時爐烟添柳重宮漏出

詩學正宋卷士

詩學正宋卷士

五樂堂

五樂堂

花遲漢典方寬律周官正采詩碧霄傳鳳吹紅
旭在龍旂造化膺神器陽和沃聖慈無因隨百
獸率舞在彤墀

附錄

謁先主廟

杜甫

慘澹風雲會乘時各有人力侔分社稷志屈偃
經綸復漢留長策中原仗老臣雜耕心未已嘔
血事酸辛霸氣西南歇雄圖曆數屯錦江元過
楚劍閣復通秦舊俗存祠廟空山泣鬼神虛簷

交鳥道古木半龍鱗竹送清溪月苔移玉座春
閭閻兒女換歌舞歲時新絕域歸舟遠荒城繫
馬頻如何對搖落况乃久風塵孰與關張並叨
原本臨耿鄧親應天才不小得士契無隣遲暮
堪帷幄飄零且釣緡向來憂國淚寂寞灑衣巾

上韋左相

鳳曆軒轅紀龍飛四十春八荒開壽域一氣轉
洪鈞霖雨思元佐丹青憶老臣應圖求駿馬驚
代得麒麟沙汰江河濁調和鼎鼐新韋賢初相

詩學正宋卷士

詩學正宋卷士

五樂堂

五樂堂

漢范叔已歸秦盛業今如此傳經固絕倫豫章
深出地滄海闊無津北斗司喉舌東方領縉紳
持衡留藻鑒聽履上星辰獨步才超古餘波德
照隣聰明過管輅尺牘倒陳遵豈是池中物由
來席上珍廟堂知至理風俗盡還淳才傑俱登
用愚蒙但隱淪長卿多病久子夏索居貧回首
驅流俗生涯似衆人巫咸不可問鄒魯莫容身
感激知將晚蒼茫與有神爲君歌此曲涕淚在
衣巾

贈哥舒開府翰

今代麒麟閣何人第一功君王自神武駕馭必
英雄開府當朝傑論兵邁古風先鋒百勝在畧
地兩隅空青海無傳箭天山早掛弓廉頗仍走
敵魏絳已和我每惜河湟棄新兼節制通智謀
垂睿想出入冠諸公日月低秦樹乾坤繞漢宮
胡人愁逐北宛馬又從東受命邊沙遠歸來御
席同軒車原本曾寵鶴吹獵舊非熊茅土加名
數山河誓始終策行遺戰伐契合動昭融勲業
二百九十六

詩學正宗卷十

古

五樂堂

青冥上交親氣槩中未為珠履客已見白頭翁
壯節初題柱生涯獨轉蓬幾年春草歇今日暮
途窮軍事留孫楚行間識呂蒙防身一長劍將
欲倚崆峒

經廬嶽迴望江州想洛陽作

見升菴詩話廬山古石刻

劉元濟

龜山帝始營龍門禹初鑿出入經變化俯仰馮
寥廓未若茲山功連延並巫霍東北流良象西
南距坤絡宏阜自鬱盤高堙復迴薄勢入柴桑

爐陰開彭蠡壑九江杳無際七澤紛相錯雲霞
散吳會風波騰鄒郡跡隨造化久利與乾坤博
彤蜚積氣通紛綸潛恠作石渠忽見踐金房安
可托地入天子都巖有仙人蔡二門幾迢遞三
官何儵爚咫尺窮杳冥跬步皆恬漠才驚羽翰
幽居靜龍蛇鱗明牧振雄詞棣華殊灼爍盛業
匡西夏深謀贊禹亳黃雲覆鼎飛絳氣橫川躍
佐曆符賢運人期夢天爵禮樂富垂髫詩書成
舞勺清輝靖巖電利器騰霜鏐遊聖挹衛樽隣
三百四

詩學正宗卷十

五

五樂堂

畿供木鐸牆仞包武侯波瀾控文若旋聞刈翹
新遽覩折葵薤稷卨序揆圖良平公輔略重臣
資出守英藩諒求瘼豫章觀偉材江州訪靈嶠
陽岫曉氛氲陰崕暮蕭索雌伏屢鯨奔雄飛更
驚搏驚壘透烟霞騰猿亂枝格故園有歸夢他
山非行樂他鄉徒可遊湟澗終旋泊景物觀淮
海雲霄望河洛城闕紫微星圖書玄扈閣神功
多粉繪元氣由斟酌丞相下南宮將軍趨北貉
橫簪並附蟬別鼎俱調鶴四野時迷路五月先

投命池榭宣瓊管風花亂珠箔舊遊勞寤寐新
知無悅樂天寒欲贈言歲暮期交約夜琴清玉
柱秋灰變緹幙風雲動翰林宮徵調文簫言泉
激爲浪思緒飛成繳千里揮珠璣五采含丹艧
鐘鼓旋驚鷗瑾瑜俄抵鵲竊價慙庸怠叨聲逾
寂寞長望恨南溟居然翳東郭

詩學正宗卷十一

六

五樂堂

詩學正宗卷第十一

詩學正宗卷第十二目錄

皇明國子監助教東海浦南金纂輯

五言絕句

論曰出塞留田從來旣久前溪子夜格律漸成
伊州之歌綽有古意彼哉近體殊不足觀

正始

出塞

上留田

枯魚過河泣

詩學正宗卷十二目錄

五樂堂

猛虎行

黃爵謠

採葵

步出

灋瀨歌

藁砧

四時詞

桃葉歌

寄贈

顧愷之

王獻之

陶弘景

陵峰採藥	釋帛道猷
丁督護歌	宋武帝
前溪歌	
莫愁	
襄陽樂	
長干曲	
擬古	何遜
楊叛兒	
玉階怨	謝朓
長安九日	江總
人日思歸	薛道衡
正音上	
伊州歌	蓋嘉運
詠烏	李義府
夜送趙縱	楊炯
別杜審言	宋之問
詠梅	王適
臨川送別	盧僎

自君之出矣	張九齡
玉階怨	李白
獨坐	
自遣	
別東林寺僧	
青溪半夜聞笛	
送別	王維
烏鳴磴	
孟城坳	
華子岡	
鹿柴	
竹里館	
辛夷塢	
漆園	
別輞川別業	王綰
孟城坳	裴迪
木蘭柴	
白石灘	

原缺

詩學正宗卷第十二

五言絕句

正始

出塞已下五首並無名氏

候騎出甘泉奔命入居延旗作浮雲影陣如明月弦

上留田

里中有啼兒似類親父子回車問啼兒慷慨不可止

枯魚過河泣

枯魚過河泣何時悔復及作書與魴鱖相教慎出入

猛虎行

飢不從猛虎食暮不從野雀棲野雀安無巢游子為誰驕

黃爵謠

郭徑敗良田謠言亂善人此二句依玉臺新詠節去桂樹花不實黃爵巢其顛昔為人所羨今為人所憐

採葵已下二首並見選詩外編

採葵莫傷根傷根葵不生結交莫羞貧羞貧交不成

步出

步出城東門遙望江南路前日風雪中故人從此去

灝瀕歌

灝瀕大如樸瞿塘不可觸金沙浮轉多桂浦忌經過

藁砧

藁砧今何在山上復有山何日大刀頭破鏡飛上天

四時詞

春水滿四澤夏雲多奇峰秋月揚明暉冬嶺秀古松

桃葉歌

桃葉復桃葉渡江不用楫但渡無所苦我自來迎接

寄贈

陶弘景

山中何所有嶺上多白雲只可自怡悅不堪持
贈君

陵峰採藥

釋帛道猷

連峰數千里脩林帶平津
荻隱不見雞鳴知
有人

丁督護歌

宋武帝

督護初征時儂亦惡聞許願作石尤風四面斷
行旅

前溪歌

巴下四首
並無名氏

詩學正宗卷三

三

五樂堂

憂思出門倚逢郎前溪度莫作流水心引新都
捨故

莫愁

莫愁在何處莫愁石城西艇子打兩槳催送莫
愁來

襄陽樂

朝發襄陽城暮至大堤宿大堤諸女兒花艷驚
郎目

長干曲

逆浪故相邀菱舟不怕搖妾家揚子住慣弄廣
陵潮

青山

何遜

家本青山下愛上青山上青山不可上一上一
惆悵

楊叛兒

暫出白門前楊柳可藏烏郎作沉水香儂作博
山爐

玉階怨

謝朓

詩學正宗卷三

四

五樂堂

夕殿下珠簾流螢飛復息長夜縫羅衣思君此
何極

長安九日

江總

心逐南雲去身隨北鴈來故園籬下菊今日爲
誰開

人日思歸

薛道衡

入春纔七日離家已二年人歸落鴈後思發在
花前

正音上

伊州歌

蓋嘉運

打起黃鸝兒莫教枝上啼啼時驚妾夢不得到
遼西

詠烏

李義府

日裏颺朝彩琴中伴夜啼上林如許一本多樹不
借一枝棲

夜送趙縱

楊炯

趙氏連城壁由來天下傳送君還舊府明月滿
自注 請學正宗卷上 五 五樂堂

前川

別杜審言

宋之問

臥病人事絕嗟君萬里行河橋不相送江樹遠
含情

詠梅

王適

忽見寒梅樹開花漢水濱不知春色早疑是弄
珠人

臨川送別

盧僎

秋郊日半隱野樹烟初映風水正蕭條那堪動

離詠

自君之出矣

張九齡

自君之出矣不復理殘機思君如滿月夜夜減
清輝

玉階怨

李白

玉階生白露夜久侵羅襪却下水晶簾玲瓏望
秋月

獨坐

衆鳥高飛盡孤雲獨去閑相看兩不厭只有敬
自注 請學正宗卷上 六 五樂堂

亭山

自遣

對酒不覺暝落花盈我衣醉起舞溪月鳥還人
亦稀

別東林寺僧

東林送客處月出白猿啼笑別廬山遠何煩過
虎溪

青溪半夜聞笛

羌笛梅花引吳溪隴水清寒山秋浦月腸斷玉

關情

送別

王維

山中相送罷日暮掩柴扉春草年年綠王孫歸不歸

鳥鳴磧

人閑桂花落夜靜春山空月出驚山鳥時鳴春澗中

孟城埭

新家孟城口古木餘衰柳來者復爲誰空悲昔

人有

華子岡

飛鳥去不窮連天復秋色上下華子岡惆悵情何極

鹿柴

空山不見人但聞人語響返景入深林復照青苔上

竹里館

獨坐幽篁裏彈琴復長嘯深林人不知明月來

相照

辛夷塢

木末芙蓉花山中發紅萼澗戶寂無人紛紛開且落

漆園

古人非傲吏自闕經世務偶寄一微官婆娑數枝樹

別輞川別業

王綰

山月曉仍在林風涼不絕殷勤如有情惆悵令

人別

孟城埭

裴迪

結廬古城下時登古城上古城非疇昔今人自來往

木蘭柴

蒼蒼落日時鳥聲亂溪水綠溪路轉深幽興何時已

白石灘

跂石復臨水弄波情未極日下川上寒浮雲澹

無色

登鸛雀樓

朱佐日

白日依山盡黃河入海流欲窮千里目更上一層樓

長干行

崔顥

君家住何處妾住在橫塘停船暫借問或恐是同鄉

江南曲

下渚多風浪蓮船漸覺稀那能不相待獨自逆

潮歸

怨辭

崔國輔

妾有羅衣裳秦王在時作為舞春風多秋來不堪着

古意

淨掃黃金階飛霜皎如雪下簾彈箏篴不忍見秋月

魏宮詞

朝日照紅粧擬上銅雀臺畫眉猶未了魏帝使

入催

長信草

長信宮中草年年愁處生時侵珠履迹不使玉階行

少年行

遺却珊瑚鞭白馬驕不行章臺折楊柳春日路傍情

湖南曲

湖南送君去湖北送君歸湖裏鴛鴦鳥雙雙他

自飛

流水曲

歸來日尚早更欲向芳洲渡口水流急回船不自由

送胡大

王昌齡

荆門不堪別况乃洞庭秋何處遙望君江邊明月樓

宿建德江

孟浩然

移舟泊煙渚日暮客愁新野曠天低樹江清月

近人

見渭水思秦川

岑參

渭水東流去何時到雍州憑添兩行淚寄向故園流

武侯廟

杜甫

遺廟丹青落空山草木長猶聞辭後主不復卧南陽

八陣圖

功蓋三分國名成八陣圖江流石不轉遺恨失

詩學正宗卷十二

士

五樂堂

吞吳

題慈恩塔

荆叔

漢國山河在秦陵草樹深暮雲千里色無處不傷心

送人往宣城

潘佐

江上送行人千山生暮氣謝安團扇上為畫敬亭雲

正音下

登鸛雀樓

暢當

迥臨飛鳥上高出世塵間天勢圍平野河流入

斷山

宿潭上

夜潭有仙舸與月當水中佳賓愛明月遊子驚秋風

長信宮

劉方平

夢裏君王近宮中河漢高秋風能再熱團扇不辭勞

採蓮曲

詩學正宗卷十二

士

五樂堂

落日清江裏荆歌艷楚腰採蓮從小慣十五郎乘潮

青青水中蒲

三首

韓愈

青青水中蒲下有一雙魚君今隴上去我在與誰居

青青水中蒲長在水中居寄與浮萍草相隨我不如

青青水中蒲葉短不出水婦人不下堂行子在萬里

秋夜寄丘十二員外

韋應物

懷君屬秋夜散步詠涼天山空松子落幽人應未眠

閨門懷古

獨鳥下高樹遙知吳苑園淒涼千古事日暮倚閨門

聞鴈

故園眇何處歸思方悠悠淮南秋雨夜高齋聞鴈來

詩學正宗卷十二

圭

五樂堂

宿永陽寄璨律詩

遙知郡齋夜凍雪封松竹時有山僧來懸燈獨自宿

殘燈

獨照碧紗叉欲隨寒燼滅幽人將遽眠解帶翻成結

蒼韋蘇州

丘丹

露滴梧葉鳴秋風桂花發中有學仙人吹簫弄山月

逢雪宿芙蓉山

劉長卿

日暮蒼山遠天寒白屋貧柴門聞犬吠風雪夜歸人

送張十八歸桐廬

歸人乘野艇帶月過江村正落寒潮水相隨夜到門

送方外上人

孤雲將野鶴豈向人間住莫買沃州山時人已知處

詩學正宗卷十二

古

五樂堂

送靈澈上人

蒼蒼竹林寺杳杳鐘聲晚荷笠帶斜陽青山獨歸遠

山館

皇甫冉

山館長寂寂閑雲朝夕來空庭復何有落日照青苔

送王司直

皇甫曾

西塞雲山遠東南道路長人心勝潮水相送過潯陽

送人之東陽

嚴維

明月雙溪水春風八詠樓少年爲客處今日送君遊

長相思

張繼

遼陽望河縣白首無由見海上珊瑚枝年年寄春燕

拜新月

李端

開簾見新月即便下階拜細語人不聞北風吹裙帶

詩學正統卷上

十五

五樂堂

送人下第

獻策未得意馳車東出秦暮年千里客落日萬家春

別盧秦卿

司空曙

知有前期在難分此夜中無將故人酒不及石尤風

金陵懷古

輦路江楓暗宮庭野草春傷心庾開府老作北朝臣

春江曲

張仲素

搖漾越江春相將採白蘋歸時不覺夜出浦月隨人

玉臺體

權德輿

秋風一夜至吹盡後庭花莫作經時別西隣是宋家

寄西峰僧

張籍

松暗水涓涓夜涼人未眠西峰月猶在遙憶草堂前

詩學正統卷上

十六

五樂堂

岸花

可憐岸邊樹紅藥發青條東風吹度水衝着木蘭橈

新嫁娘

王建

三日入厨下洗手作羹湯未諳姑食性先遣小姑嘗

聞邊報作

薛濤

聞說邊城苦如今到始知好將筵上曲唱與隴頭兒

霜月

僧貫休

霜月夜徘徊樓中羌笛催晚風吹不盡江上落
殘梅

六言絕句

正音

田園樂 五首

王維

採菱渡頭風急策杖村西日斜杏樹壇邊漁父
桃花源裏人家

萋萋芳草春綠落長松夏寒牛羊自歸村巷

百九十五

詩學正宗卷十一

七

五樂堂

童稚不識衣冠

山下孤烟遠村天邊獨樹高原一瓢顏回陋巷

五柳先生對門

酌酒會臨泉水抱琴好倚長松南園露葵朝折
西舍黃糧夜春

桃紅復含宿雨柳綠更帶朝烟花落家僮自掃
烏啼山客猶眠

尋張逸人山居

劉長卿

危石纔通鳥道空山別有人家桃源定在何處

澗水浮來落花

送陸澧還吳中

瓜步寒潮送客楊柳暮雨沾衣故山南望何處
秋草連天獨歸

送鄭二之茅山

皇甫冉

水流絕澗終日草長深山暮春犬吠鷄鳴幾處
條桑種杏何人

小山懷靈上人

江上年年春草津頭日日人行借問山陰遠近

百九十六

詩學正宗卷十一

太

五樂堂

猶聞薄暮鐘聲

寄皇甫補闕冉

京口情人別久揚州估客來疎潮至潯陽回去
相思何處通書

詩學正宗卷第十二

吳雅寫
夏大德刻

詩學正宗卷第十三目錄

皇明國子監助教東海浦南

五言律詩

論曰五言之變漸趨於律四傑

王楊盧駱

卓然名家盛唐諸賢鈞稱合作詞理

其人

正始

折楊柳

銅雀臺

詩學正宗卷十三目錄

五樂堂

新亭渚別范零陵

春日

入關

秋思

入若耶溪

與胡興安夜別

江南曲

秋日別庾正真

詠懷

塞上

山亭夜宴

詠風

關山月

秋露

正音上

從軍行

送豐城王少府

玄上人林泉

晚次樂鄉縣

春日登九華觀

暉上人獨坐亭

春夜別友人

和陸丞相早春遊望

登襄陽城

送崔融

銅雀臺

長門怨

明餘慶

王勃

盧照隣

駱賓王

楊炯

駱賓王

陳子昂

杜審言

沈佺期

沈佺期

沈佺期

關山月

早發平昌島

夜宿七盤嶺

九日侍宴應制

幸白鹿觀應制

樂城寺

少林寺

春日芙蓉園侍宴應制

宋之問

夏日仙萼亭應制

詩學正宗卷三

五

五樂堂

扈從登封途中作

九日登慈恩寺浮圖應制

奉和梁王宴龍泓應教

緱山廟

侍宴甘露殿應制

李嶠

長寧公主東庄侍宴應制

奉和登驪山高頂應制

蘇頌

嵩山蓂荷亭侍宴應制

張說

岳州燕別潭州王熊

深渡驛

奉和聖製途次陝州作

張九齡

旅宿淮陽亭口號

湖口望廬山瀑布水

奉和次瓊岳應制

韋濟

送人之軍中

賀知章

宿雲門寺閣

孫逖

尋龍湫

送李給事歸徐州觀省

詩學正宗卷三

四

五樂堂

送賀知章

玄宗皇帝

幸蜀西至劔閣

登少室山寺

褚朝陽

揚州送人

無名氏

送友人丹陽採訪

徐安貞

昌年宮之作

豆盧復

詩學正宗卷第十三

五言律詩

正始

折楊柳

梁元帝

巫山巫峽長垂柳復垂楊同心不同折故人懷
故鄉山似蓮花艷流如明月光寒夜猿聲徹遊
子淚沾裳

銅雀臺

謝朓

總惟飄井幹樽酒若平生鬱鬱西陵樹詎聞歌

五言

詩學正宗卷十三

一

五樂堂

吹聲芳襟染淚迹嬋媛空復情玉座猶寂寞况
迺妾身輕

新亭渚別范零陵

洞庭張樂地瀟湘帝子游雲去蒼梧野水還江
漢流停驂我悵望輟棹子夷猶

廣平聽方寂茂陵將見求此二

句依嚴滄浪節去

心事俱已矣江上徒離憂

春日

吳筠

春從何處來拂水復驚梅雲障青鎖闥風吹承
露臺美人隔千里羅幃閉不開無由得共語空

對掌中一本相思杯

入關

羽檄起邊庭烽火亂如螢是時張博望夜赴交
河城馬頭要落日劒尾掣流星君恩未得報何
論身命傾

秋思

蕭慤

清波收潦日華林鳴籟初芙蓉露下落楊柳月
中疎燕幃湘綺被趙帶流黃裾相思阻音息結
夢感離居

五言

詩學正宗卷十三

二

五樂堂

入若耶溪

王籍

舳舻何汎汎空水共悠悠陰霞生遠岫陽景逐
迴流蟬噪林逾靜鳥鳴山更幽此地動歸念長
年悲倦遊

與胡興安夜別

何遜

居人行轉軼客子暫維舟念此一筵笑分爲兩
地愁露濕寒塘草月映清淮流方抱新離恨獨
守故園秋

江南曲

柳惲

汀洲采白蘋日落江南春洞庭有歸客瀟湘逢
故人故人何不返春華復應晚不道新知樂只
言行路遠

秋日別庾正負

徐陵

征途愁轉旆連騎慘停鑣朔氣凌疎木江風送
落潮青雀離帆遠朱鷺別路遙唯有當秋月夜
夜上河橋

詠懷

庾信

蕭條亭障遠悽愴風塵多關門臨白狄城影入

黃河

詩學正宗卷三

三

五樂堂

黃河秋風別蘇武寒水送荆軻誰言氣蓋世晨
起帳中歌

塞上

明餘慶

三邊烽亂驚十萬且橫行風捲常山陣笳喧細
柳營劒花寒不落弓月曉還明會取河西地特
作朔方城

山亭夜宴

王勃

桂宇幽襟積山亭涼夜永森沉野迳寒肅穆岩
扉靜竹晦南河色荷翻北潭影清興殊未歸林

端照初景

詠風

肅肅涼景生加我林壑清驅烟尋磴戶卷霧出
山楹去來固無迹動息如有情日落山水靜爲
君起松聲

關山月

盧照隣

塞垣通碣石虜陣抵祁連相思在萬里明月不
長懸影搖金岫北光斷玉門前寄言閨中婦愁
看鴻鴈天

詩學正宗卷三

四

五樂堂

秋露

駱賓王

玉關涼吹早金塘秋氣歸泛掌光逾淨添花滴
尚微變霜凝曉液承月委圓輝別有吳臺上應
濕楚臣衣

正音上

從軍行

楊炯

烽火照西京心中自不平牙璋辭鳳闕鐵騎繞
龍城雪暗凋旗畫風多雜鼓聲寧爲百夫長勝
作一書生

送灋城王少府

愁結亂如麻，長天照落霞。
離亭隱喬樹，野水浸平沙。
左尉才何屈，東關望漸賒。
行看轉斗，斗持此報張華。

玄上人林泉

駱賓王

俗遠郊居勝

原本風塵隔

春還初服遲，林疑中散地。

人似上皇時，芳杜湘君曲。
幽蘭楚客詞，山中有春草。
長此寄相思。

晚次樂鄉縣

陳子昂

五

詩學正宗卷三

五

五樂堂

故鄉杳無際，日暮且孤征。
川原迷舊國，道路入邊城。
野戍荒烟斷，深山古木平。
如何此時恨，嗷嗷夜猿鳴。

春日登九華觀

白玉仙臺古，丹丘別望遙。
山川亂雲日，樓榭入烟霄。
鶴舞千年樹，虹飛百尺橋。
還逢赤松子，天路坐相邀。

暉上人獨坐亭

鐘梵經行處，香牀坐入禪。
巖亭交雜樹，石瀨瀉

鳴泉。水月心方寂，雲霞思獨玄。
寧知人代裏，垂老一疲癯。
得攀綠

春夜別友人

銀燭吐青烟，金樽對綺筵。
離堂思琴瑟，別路繞山川。
明月隱高樹，長河沒曉天。
悠悠洛陽去，重會在何年。

和陸丞相早春遊望

杜審言

獨有宦游人，偏驚物候新。
雲霞出海曙，梅柳度江春。
淑氣催黃鳥，晴光轉綠蘋。
忽聞歌古調，歸思欲沾巾。

登襄陽城

旅客三秋至，層城四望開。
楚山橫地出，漢水接天回。
冠蓋非新里，章華即舊臺。
習池風景異，歸路滿塵埃。

送崔融

君王行出將，書記遠從征。
祖帳連河闕，軍麾動洛城。
旌旗朝朔氣，笳吹夜邊聲。
坐覺烟塵埽，秋風古北平。

銅雀臺

沈佺期

昔年分鼎地今日望陵臺一旦雄圖盡千秋遺
令開綺羅君不見歌舞妾重來恩共漳河水東
流無重回

長門怨

月皎風泠泠長門次掖庭玉階聞墜葉羅幌見
飛螢清露凝珠綴流塵下翠屏妾心君未察愁
歎劇繁星

關山月

詩學正宗卷三

七 五樂堂

漢月生遼海腫臃出半暉合昏玄菟郡中夜白
登園暈落關山迥光含霜霰微將軍聽曉角戰
馬欲南歸

早發平昌島

解纜春風後鳴榔曉漲前陽鳥出海樹雲鴈下
江烟積氣衝長島浮光溢大川不能懷魏闕心
賞獨泠然

夜宿七盤嶺

獨遊千里外高臥七盤西山月臨牕近天河入

戶低芳春平仲綠清夜子規啼浮客空留聽裏
城聞曙鷄

九日侍宴應制

御氣幸金方憑高薦羽觴魏文分菊蕊漢武賜
萸房去鶴留笙吹歸鴻列舞行臣驪重九慶日
月奉天長

幸白鹿觀應制

紫鳳仙人駕原本劫斑龍太上家天流芝蓋下山
轉桂旗斜聖藻垂寒露仙杯覆落原本落霞唯應

詩學正宗卷三

八 五樂堂

問王母桃作幾時花

白鶴寺

碧海開龍藏青雲起鴈堂潮聲迎法鼓雨氣濕
天香樹接前山暗溪承瀑水涼無言誦居遠清
靜禮原本得空王

少林寺

長歌遊寶地徙倚對珠林鴈塔風霜古龍池歲
月深紺園澄夕霽碧殿下秋陰歸路烟霞晚山
蟬處處吟

春日芙蓉園侍宴應制

宋之問

芙蓉秦地沼盧橘漢家園
谷邃深盤徑川迴曲
抱源風來花自舞春入鳥能言
侍宴瑤池夕歸途騎吹繁

夏日仙萼亭應制

高嶺逼星河乘輿此日過
野舍時雨潤山雜夏雲多
序藻光巖穴宸襟洽薜蘿
悠然小天下歸路滿笙歌

扈從登封途中作

帳殿鬱崔嵬仙遊實壯哉
曉雲連幕捲夜火雜星回
谷暗千旗出山鳴萬乘來
扈遊良可賦終乏揆天才

九日登慈恩寺浮圖應制

鳳刹侵雲半虹旌倚日邊
散花多寶塔張樂布金田
時菊芳仙醞秋蘭動寶篇
香街稍欲晚清蹕扈歸天

奉和梁王宴龍泓應教

水府淪丹壑星軺下紫微
鳥驚司僕馭花落侍

臣衣芳樹搖春晚晴雲繞座飛
淮王正留客不醉莫言歸

緱山廟

王子賓仙去飄飄笙鶴飛
徒聞滄海變不見白雲歸
天路何其遠人間此會稀
空歌日云暮霜月漸微微

侍宴甘露殿應制

李嶠

月宇臨丹地雲牕網碧紗
御筵陳桂醕天酒酌榴花
水向浮橋直城連禁苑斜
承恩忝歡賞歸路滿烟霞

長寧公主東庄侍宴應制

別業臨青甸鳴鑾降紫霄
御筵鵲集仙管鳳凰調
樹接南山近烟含北渚遙
侍臣咸既承恩咸醉戀賞未還鑣

奉和登驪山高頂應制

蘇頌

仙蹕御層芬高高積翠分
岩聲中谷應天語半空聞
豐樹連黃葉函關入紫雲
聖圖恢寓縣歌賦陋橫汾

嵩山叢荷亭侍宴應制

張說

回鑾青嶽觀，帳殿紫烟峰。仙路迎三鳥，雲衢駐

六龍。園林藏古寺，原本看古塔壇墠識餘封。緱嶺聞

笙鶴，原本山外傳蕭管還如天上逢。

岳州燕別潭州王熊

青雲通省閣，溝水遽西東。然諾心猶在，容華歲

不同。孤城臨楚塞，遠樹入秦宮。誰念三千里，江

潭一老翁。

深渡驛

詩學正宗卷十三

土

五樂堂

旅宿青山夜，荒庭白露秋。洞房懸月影，高枕聽

河流。猿挂寒巖樹，螢飛古驛樓。他鄉對搖落，併

覺起離憂。

奉和聖製途次陝州作

張九齡

馳道當河陝，陳詩問國風。川原三晉別，襟帶兩

京同。後殿嶠函盡，前旌關塞通。行看洛陽陌，光

景麗天中。

旅宿淮陽亭口號

日暮江亭上，悠悠旅思多。故鄉臨桂水，今夜眇

星河。暗草霜華發，空庭鴈影過。興來誰與晤，勞

湖口望廬山瀑布水

者自爲歌

萬丈紅泉落，迢迢半紫氛。飛流下雜樹，灑落出

重雲。日照虹霓似，天清風雨聞。靈山多秀色，空

奉和次瓊嶽應制

韋濟

陸海拔晴雪，千旗獵早陽。嶽臨秦路險，河繞漢

垣長。行漏通鳩鵲，離宮接建章。都門信宿，道哥

舞從周王。

詩學正宗卷十三

土

五樂堂

送人之軍中

賀知章

曾經絕脉塞，復見斷腸流。送子成今別，令人感

昔遊。隴雲晴半雨，邊草夏先秋。萬里長城寄，無

貽漢國憂。

宿雲門寺閣

孫逖

香閣東山下，烟花象外幽。懸燈千嶂夕，卷幔五

湖秋。畫壁餘鴻鴈，紗牕宿斗牛。更疑天路近，夢

與白雲遊。

尋龍湍

遠客尋真境原本輕舟入愛原本水鄉溪流一曲

盡山路九峰長漁父原本歌金洞江妃舞翠房

遙憐葛公宅仙氣混原本微茫

送李給事歸徐州觀省

列位登青瑣還鄉服彩衣共言晨省日便是晝

遊歸春水經梁宋晴山入海沂莫愁東路遠四

牡正駢駢

送賀知章

玄宗皇帝

詩學正宗卷三

五樂堂

遺榮初入道辭老竟抽簪豈不惜賢達其如高

尚心懷中得秘要方外散幽襟獨有青門錢群

僚悵別深

幸蜀西至劍門

劍閣盤空度原本橫雲峻鑾輿出狩回翠屏千仞斷

丹嶂五丁開灌木縈旗轉仙雲拂馬來乘時方

在德嗟爾勒銘才

登少室山寺

褚朝陽

飛閣青雲裏先秋獨早涼天花臨戶近月桂拂

簷香華嶽三峰小黃河一帶長空間指歸路烟

處有垂楊

揚州送人

見升菴詩話續南部烟花錄

無名氏

桂楫木蘭舟楓江竹箭流故人從此去遠望不

勝愁落日低帆影歸風引棹謳思君折楊柳淚

盡武昌樓

送友人丹陽採訪

見國秀集

徐安貞

列郡分南國皇華出聖朝為憐鄉國便不憚使

車遙問俗吳三讓觀風漢六條願言除疾苦朝

野

原本天子聽謳謠

詩學正宗卷三

五樂堂

昌年宮之作

見國秀集

豆盧復

但有離宮處君王每不居旗門芳草合輦路古

槐疎野殿藏山靄虛廊轉石渠一本殿閣山烟滿窓凝野靄虛

豐年多望幸春色佇鑾輿

詩學正宗卷第十三

吳曜寫章儒刻

詩學正宗卷第十四目錄

皇明國子監助教東海浦南金纂輯

五言律詩

正音中

次北固山下

王灣

雜詩

盧象

贈梁州張都督

崔顥

送裴都護赴西河

江南旅情

祖詠

詩學正宗卷十四目錄

五樂堂

南山別業

陸山人樓

儲光義

龍興院

望秦川

李頎

靈隱寺山頂院

綦毋潛

宿龍興寺

若耶溪逢孔九

南州有贈

賈至

宿王昌齡隱居

常建

送李十一尉臨溪

破山寺后禪院

泊舟盱眙

送張舍人之江東

李白

登樓寄當塗趙少府炎

侍從遊宿溫泉宮作

口號贈盧徵君鴻

太原早秋

崔八丈水亭

白五

詩學正宗卷十四目錄

二

五樂堂

謝公亭

三山望金陵寄殷淑

聽胡人吹笛

牛渚懷古

臨洞庭

孟浩然

與諸子登岷山

歸終南山

早寒有懷

登總持寺塔

聽鄭五惜琴

萬山潭

泊舟潯陽

舟中曉望

終南別業

歸嵩山作

晚至終南山

漢江臨汎

同崔員外秋宵寓直

詩學正宗卷五目錄

三

五樂堂

同岐王過楊氏別業應教

觀獵

澹水東店送唐子還嵩陽

岑參

送鄭少府赴滏陽

寄左省杜拾遺

賦得征馬嘶送劉評事充朔方判官

高適

登兗州城樓

杜甫

夜宴左氏莊

秦州雜詩 四首

春夜宿左省

晚出左掖

登岳陽樓

洞房

曉望

夜

早發湘潭寄杜員外院長

韋迢

渡楊子江

丁仙芝

四

詩學正宗卷五目錄

四

五樂堂

岳陽晚景

張均

正音下

送從兄宰晉陵

韋應物

送汾陽王主簿

送榆次林明府

送元倉曹歸廣陵

穆陵關北逢人歸漁陽

劉長卿

經漂母墓

梅花落

劉方平

原缺

詩學正宗卷第十四

五言律詩

正音中

次北固山下

王灣

客路青山外行舟綠水前
潮平兩岸濶風正一帆懸
海日生殘夜江春入舊年
鄉書何處達歸鴈洛陽邊

雜詩

盧象

家居五原上征戰是平生
獨負西山勇誰當塞

詩學正宗卷十四

一 五樂堂

下名死生遼海戰雨雪薊門行
諸將封侯盡論功獨不成

贈梁州張都督

崔顥

聞君爲漢將虜騎不南侵
出塞清沙漠還家拜羽林
風霜臣節苦歲月主恩深
爲語西河使知予報國心

送裴都護赴西河

征馬去翩翩城秋月正圓
單于莫近塞都護欲臨邊
漢驛通烟火胡沙乏井泉
功成須獻捷未

必去經年

江南旅情

祖詠

楚山不可極歸路但蕭條
海色晴看雨江聲夜聽潮
劍留南斗近書寄北風遙
爲報空潭橘無媒到洛橋

南山別業

別業幽居處到來生隱心
南山當戶牖豐水映園林
竹覆經冬雪庭昏未夕陰
寥寥人境外閑坐聽春禽

詩學正宗卷十四

二 五樂堂

陸山人樓

儲光羲

暮聲雜初鴈夜色涵早秋
獨見海中月照君池上樓
山雲飛棟出原本拂高棟天漢接河流原本入雲流
不惜朝光滿其如千里游

龍興院

朝遊天花外忽見法筵開
山勢凌空出雲陰匝地來
踈鐘清月殿幽梵靜花臺
日暮香林下飄飄仙步迴

望秦川

李頎

秦川朝望迥日出正東峰遠近山河淨逶迤城
闕重秋聲萬戶竹寒色五陵松客有歸歎嘆淒
其霜露濃

靈隱寺山頂院

綦毋潛

招提此山頂下界不相聞塔影挂清漢鐘聲和
白雲觀空靜室掩行道衆香焚且駐西來駕人
天日未曛

宿龍興寺

香刹夜忘歸松清古殿扉燈明方丈室珠繫比

詩學正宗卷十四

三

五樂堂

丘衣白日傳心淨青蓮喻法微天花落不盡處
處鳥嘶飛

若耶溪逢孔九

相逢此溪曲託勝在烟霞潭影竹間動峰陰簷
外斜人言上皇代犬吠武陵家借問淹留日春
風滿若耶

南州有贈二首

賈至

極浦三春草高樓萬里心楚山晴靄碧湘水暮
流深忽與朝中舊同爲澤畔吟停杯試北望不

覺一本還欲淚沾襟

越井人南去湘川水北流江邊數杯酒海內一
孤舟嶺嶠同仙客京華卽舊遊春心將別恨萬
里共悠悠

宿王昌齡隱居

常建

東原本清溪深不測隱處惟孤雲松際露微月清
光猶爲君茅亭宿花影藥院滋苔文余亦謝時
去西山鸞鶴群

送李十一尉臨溪

詩學正宗卷十四

四

五樂堂

泠泠花下琴君唱渡江吟天際一帆影預懸離
別心以言神仙尉因致瑤華音回軫杼商調越
溪澄碧林

破山寺后禪院

清晨入古寺初日照高林曲徑通幽處禪房花
竹深山光悅鳥性潭影空人心萬籟此俱寂惟
聞鐘磬音

泊舟盱眙

泊舟淮水次霜降夕流清夜久潮侵岸天寒月

近城平沙依鴈宿候館聽雞鳴鄉國雲霄外誰堪羈旅情

送張舍人之江東

李白

張翰江東去正值秋風時天清一鴈遠海濶孤帆遲白日行欲暮滄波杳難期吳洲如見月千里幸相思

登樓寄當塗趙少府炎

晚登高樓望木落雙江清寒山饒積翠秀色連州城目送楚雲盡心悲胡鴈聲相思不可見回

首故人情

侍從遊宿溫泉宮作

羽林十二將羅列應星文霜仗懸秋月霓旌捲夜雲嚴更千戶肅清樂九天聞日出曉佳氣葱蔥繞聖君

口號贈盧徵君鴻

聞今辭彭澤梁鴻入會稽我尋高士傳君與古人齊雲卧留丹壑天書降紫泥不知楊伯起早晚向關西

太原早秋

歲落衆芳歇時當大火流霜威出塞早雲色渡河秋夢繞邊城月心飛故國樓思歸若汾水無日不悠悠

崔八丈水亭

高閣橫秋氣清幽併在君簷飛死溪水牕落敬亭雲猿嘯風中斷漁歌月下聞閑隨白鷗去沙上自爲群

謝公亭

謝公離別處風景每生愁客散青天月江空碧水流通花春映日窓竹夜鳴秋今古一相接長歌懷舊遊

三山望金陵寄殷淑

三山懷謝眺百里一本水簷望長安燕沒河陽縣秋江直北看盧龍霜氣肅原本冷鵲鵲夜光寒耿耿憶瓊樹天涯寄一歡

聽胡人吹笛

胡人吹玉笛一半是秦聲十月吳山曉梅花落

敬亭愁聞出塞曲淚滿逐臣纓却望長安道空

懷戀主情

牛渚懷古

牛渚西江夜青天無片雲登舟望秋月空憶謝將軍余亦能高詠斯人不可聞明朝挂帆去楓葉落紛紛

臨洞庭

孟浩然

八月湖水平涵虛混太清氣蒸雲夢澤波撼岳陽城欲濟無舟楫端居耻聖明坐觀垂釣者徒

有羨魚清

與諸子登峴山

人事有代謝往來成古今江山留勝迹我輩復登臨水落魚梁淺天寒夢澤深羊公碑尚在讀罷淚沾襟

歸終南山

北闕休上書南山歸敝廬不才明主棄多病故人疎白髮催年老青陽逼歲除永懷愁不寐松月夜牕虛

早寒有懷

木落鴈南度北風江上寒我家襄水曲遙隔楚雲端鄉淚客中盡歸帆天際看迷津欲有問烟海夕漫漫

登總持寺塔

半空躋寶塔晴望盡京華竹繞渭川遍山連上苑斜四門開帝宅阡陌俯人家累劫從初地為童憶聚沙覺諸天近空香送落花

聽鄭五惜琴

阮籍推名飲清風坐竹林半酣下衫袖拂拭龍唇琴一杯彈一曲不覺夕陽沈余意在山水聞之諧夙心

萬山潭

垂釣坐磐石水清心亦閑魚行潭樹下猿臥島藤間游女昔解佩傳聞於此山求之不可得沿月棹歌還

泊舟潯陽

挂席幾千里名山都未逢泊舟潯陽郭始見香

爐峰嘗讀遠公傳永懷塵外蹤東林精舍近日

暮坐聞鐘

舟中曉望

挂席東南望青山水國遙舳舻爭利涉來往任
風潮問我今何適天台訪石橋坐看霞色曉疑
是赤城標

終南別業

王維

中歲頗好道晚家南山陲興來每獨往勝事空
自知行到水窮處坐看雲起時偶然值林叟談

笑滯還期

詩學正宗卷十四

九

五樂堂

歸嵩山作

清川帶長薄車馬去閑閑流水如有意暮禽相
與還荒城臨古渡落日滿秋山迢遞嵩高下歸
來且閉關

晚至終南山

太乙近天都連山到海隅白雲迴望合青靄入
看無分野中峰變陰晴衆壑殊欲投入處宿隔
水問樵夫

漢江臨泛

楚塞三湘接荆門九派通江流天地外山色有
無中郡邑浮前浦波瀾動遠空襄陽好風日留
醉與山翁

同崔員外秋宵寓直

建禮高秋夜承明候曉過九門寒漏徹萬井曙
鍾多月迥藏珠斗雲消出絳河獨慙衰朽質南
陌共鳴珂

同岐王過楊氏別業應教

三百四

詩學正宗卷十四

十

五樂堂

楊子談經處淮王載酒過興闌啼鳥緩坐久落
花多逕轉迴銀燭林開散玉珂嚴城時未啓前
路擁笙歌

觀獵

風勁角弓鳴將軍獵渭城草枯鷹眼疾雪淨馬
蹄輕忽過新豐市還歸細柳營回看射鵰處千
里暮雲平

湓水東店送唐子還嵩陽

岑參

野店臨官路重城壓御堤山開灞水北雨過杜

陵西歸夢秋能作鄉書醉懶題橋回忽不見征

馬尚聞嘶

送鄭少府赴滏陽

子真河朔尉邑里帶清漳春草迎袍色晴花拂
綬香青山入官舍黃鳥度官牆若到銅臺上應
憐魏寢荒

寄左省杜拾遺

聯步趨丹陛分曹限紫微曉隨天仗入暮惹御
香歸白髮悲花落青雲羨鳥飛聖朝無闕事自

百五

詩學正宗卷十四

士

五樂堂

覽諫書稀

賦得征馬嘶送劉評事充朔方判官

高適

征馬向邊州蕭蕭嘶未休思深應帶別聲斷爲
兼秋岐路風將遠關山月共愁贈君從此去何
日大刀頭

登兗州城樓

杜甫

東郡趨庭日南樓縱目初浮雲連海岱平野入
青徐孤嶂秦碑在荒城魯殿餘從來多古意臨

眺獨躊躇

夜宴左氏莊

風林纖月落衣露淨琴張暗水流花徑春星帶
草堂檢書燒燭短看劍引杯長詩罷聞吳詠扁
舟興不忘

秦州雜詩四首

蒲目悲生事因人作遠遊遲迴望隴怯浩蕩及
關愁水落魚龍夜山空鳥鼠秋西征問烽火心
折此淹留

百五

詩學正宗卷十四

士

五樂堂

聞道尋源使從天此路回牽牛去幾許宛馬至
今來一望幽燕隔何時郡國開東征健兒盡羌
笛暮吹哀

秦州城北寺傳是隗囂宮苔蘚山門古丹青野
殿空月明垂葉露雲逐度溪風清渭無情極愁
時獨向東

鳳林戈未息魚海路長難候火雲峯峻懸軍幟
井乾風連西極動月過北庭寒故老思飛將何
時議築壇

春夜宿左省

花隱掖垣暮啾啾棲鳥過星臨萬戶動月傍九霄多不寢聽金鑰因風想玉珂明朝有封事數問夜如何

晚出左掖

晝刻傳呼淺春旗簇仗齊退朝花底散歸院柳邊迷樓雪融城濕宮雲去殿低避人焚諫草騎馬欲雞棲

登岳陽樓

詩學正宗卷十四

圭

五樂堂

昔聞洞庭水今上岳陽樓吳楚東南圻乾坤日夜浮親朋無一字老病有孤舟戎馬關山北憑軒涕泗流

洞房

洞房環珮冷玉殿起秋風秦地應新月龍池滿舊宮繫舟今夜遠清漏往時同萬里黃山北園陵白露中

曉望

白帝更聲盡陽臺曙色分高峰上寒日疊嶺宿

霾雲地圻江帆隱天清木葉聞荆扉對麋鹿應共爾爲群

夜

絕岼風威動寒房燭影微嶺猿霜外宿江鳥夜深飛獨坐親雄劍哀歌歎短衣烟塵繞閭闔白首壯心違

早發湘潭寄杜員外院長

韋迢

北風昨夜雨江上早來涼楚岫千峰碧湘潭一葉黃故人湖外客白首尚爲郎相憶無南鴈何時有報章

詩學正宗卷十四

南

五樂堂

渡楊子江

丁儼芝

擊楫中流望空波兩岸明林開楊子驛山出潤州城海靜邊陰盡江寒朔吹生坐聞楓葉下淞淞度秋聲

岳陽晚景

張均

晚景寒鴉集秋風旅鴈歸水光浮日出霞彩映江飛洲白蘆花吐園红柿葉稀長沙卑濕地九月未成衣

正音下

送從兄宰晉陵

韋應物

東郊春草歇千里夏雲生立馬愁將夕看山獨
送行依微吳苑樹迢遞晉陵城慰此斷行別邑
人多頌聲

送汾陽王主簿

少年初帶印汾上又經過芳草歸時徧情人故
郡多禁鐘春雨細宮樹野烟和相望東橋別微
風起夕波

百十

詩學正宗卷十四

五

五樂堂

送榆次林明府

無嗟千里遠亦是宰王畿策馬雨中去逢人關
外稀邑傳榆石在路遶晉山微別思方蕭索新
秋一葉飛

送元倉曹歸廣陵

官閒得去住告別戀音微舊國應無業他鄉到
是歸楚山明月滿淮甸夜鐘微何處孤舟泊遙
遙心曲違

穆陵關北逢人歸漁陽

劉長卿

逢君穆陵路匹馬向桑乾楚國蒼山古幽州白
日寒城池百戰後耆舊幾家殘處處蓬蒿徧歸
人掩淚看

經漂母墓

昔賢懷一飯茲事已千秋古墓樵人識前朝楚
水流渚蘋行客薦山木杜鵑愁春草年年一本
綠王孫舊此遊

梅花落

劉方平

新歲芳梅樹繁花四面同春風吹漸落一夜幾
枝空少婦今如此長城恨不窮莫將遼海雪來
比后庭中

秋夜宿嚴維宅

皇甫冉

昔聞玄度宅門向會稽峰君住東湖上清風繼
舊蹤秋深臨水月夜半隔山鐘世故多離別良
宵詎可逢

秋夜寄所知

寂寞坐遙夜清風何處來天高散騎省月滿建
章臺隣笛哀聲急城砧朔氣催芙蓉已委絕誰

復可爲媒

奉和王相公早春登徐州城

落日憑危堞春風似故鄉川流通楚塞山色遠
徐方壁壘依寒草旌旗動夕陽元戎資上策南
畝起耕桑

送韓司直

游吳還適越來往任風波復送王孫去其如芳
草何岼明殘雪在潮滿夕陽多季子留遺廟停
舟試一過

送李中丞歸本道

皇甫曾

上將宜分閫雙旌復出秦關河三晉路賓從五
原人孤戍雲通海平沙雪度春酬恩看玉劍何
處有烟塵

送陸羽採茶

千峰待逋客香茗復叢生採摘知深處烟霞羨
獨行幽期山寺遠野飯石泉清寂寂燃燈夜相
思一磬聲

送少微師東南游

石梁人不到獨往更迢迢乞食山家少尋鐘野
寺遙松門風自掃瀑布雪難消後夜聞清梵餘
音逐海潮

晚至華陰

臘盡促歸心行人及華陰雲霞仙掌出松栢古
祠深野渡冰生岼寒原燒隔林溫泉看漸近宮
樹晚沈沈

和謝舍人雪夜寓直

禁省夜沈沈春風滿舊林滄洲歸客夢青瑣近
臣心揮翰宣鳴玉承恩幸賜金建章寒漏起更
助掖垣深

和萬年成少府寓直

錢起

赤縣新秋夜詞人藻思催鐘聲自仙掖月色近
霜臺一葉兼螢度孤雲帶鴈來明朝紫書下應
問長卿才

送陸郎中

事邊仍戀主舉酒復悲歌粉署含香別轅門載
酒過鶯聲出漢苑柳色度漳河相憶情難盡離

居春草多

送錢起

郎士元

暮蟬不可聽落葉豈堪聞共是悲秋客那知此
路分荒城背流水遠鴈入寒雲陶令籬邊菊餘
花可贈君

送楊中丞和蕃

錦車登隴日秋草正萋萋王事原本舊好隨君長邊

聲原本新愁聽鼓鼙河源飛鳥外雪嶺大荒西漢壘

今猶在遙知路不迷

百廿

詩學正宗卷十四

九

五樂堂

和苗員外秋夜寓直對雨

李嘉祐

多雨南宮夜仙郎寓直時漏長丹鳳闕秋冷白
雲司螢影侵階亂鴻聲出苑遲蕭條人吏散小

謝有新詩

送壽州陳錄事

韓翃

壽陽南渡口歛笏見諸侯片雨楚城暮千家淮

水秋開簾對芳草送客上春洲借問山中桂王

孫幾度游

題薦福寺衡陽岳師房

春城乞食還高論此中閑僧臘堦前樹禪心江
上山踈簾看雪卷深戶映花關晚送門人去鐘
聲杳靄間

奉酬李舍人秋夕寓直

張南史

秋日金華直仙郎原本玉珮清天書五色詔寒

漏九重城原本九重門更槐落宮中影鴻高苑

外聲翻從魏闕下江海寄幽情

靜林寺

僧靈一

靜林溪路遠蕭帝有遺蹤水擊羅浮磬山鳴于

百廿七

詩學正宗卷十四

三

五樂堂

闕鐘燈傳三世火樹老五株松無復雲霞色空

聞昔卧龍

送李司直使吳

張衆父

使君方擁傳王事遠辭家震澤逢殘雪新豐遇

落花水萍千葉散風柳萬條斜何處看離恨春

江無限沙

送韓揆之江西

李冶

相看指楊柳別恨轉依依萬里西江水孤舟何

處歸湓城潮不到夏口信應稀惟有衡陽鴈年

年來去飛

送裴侍御赴湖南

馬戴

關門鳥道中飛傳復乘驄暮雪離秦甸春雲入
楚宮平蕪天共遠積水地多空使府懸帆去能
消幾日風

詩學正宗卷第十四

吳羅寫
唐詩刻

詩學正宗卷第十五目錄

皇明國子監助教事陳鳳南

七言律詩

論曰沈宋燕許鬱然並興藻思閑詞
黃鶴絕唱早朝同聲大曆以還風斯

正始

古意

沈佺期

興慶池侍宴應制

奉和春初幸太平公主南莊應制

百七十八

詩學正宗卷十五目錄

一

五樂堂

奉和春初幸太平公主南莊應制

宋之問

興慶池侍宴應制

韋元旦

奉和春初幸太平公主南莊應制

李嶠

奉和春日幸望春宮應制

蘇頲

侍燕安樂公主新宅應制

奉和春初幸太平公主南莊應制

李邕

奉和春日幸望春宮應制 張說

奉和春日出苑囿目應令 賈曾

正音上

黃鶴樓 崔顥

行經華陰

登金陵鳳凰臺 李白

送賀監歸四明應制

別中都兄明府

九日登仙臺呈劉明府 崔署

百五十一
詩學正宗卷五目錄 二 五樂堂

望薊門 祖詠

早朝大明宮呈兩省僚友 賈至

和賈至舍人早朝大明宮之作

王維

和太常韋主簿五郎溫泉寓目

奉和聖製從蓬萊向興慶雨中春望之作

酬郭給事

積雨輞川莊作

勅借岐王九成宮避暑應制

送魏萬之京 李頎

送司勳盧員外

題濟公山池

宿瑩公禪房聞梵

送李回

送前衛縣李案少府 高適

送李少府貶峽中王少府貶長沙

和賈至舍人早朝大明宮之作

岑參

百五十二
詩學正宗卷五目錄 三 五樂堂

和祠部王員外雪後早朝即事

西掖省即事

和賈至舍人早朝大明宮之作

杜甫

宣政殿退朝晚出左掖

紫宸殿退朝口號

蜀相

野老

登樓

玉臺觀

秋興 四首

閣夜

九日登高

秋風

正音中

燕李錄事

同溫丹徒登萬歲樓

送李錄事赴饒州

早朝日寄所知

寄中書王舍人

秋夕寄懷契上人

和李員外扈駕幸溫泉宮

贈闕下裴舍人

和王員外晴雪早朝

夜宿靈臺寺寄郎士元

荅錢起秋夜宿靈臺寺見寄

獻淮寧軍節度李相公

韋應物

皇甫冉

皇甫曾

錢起

劉長卿

自夏口至鸚鵡洲望岳陽寄阮中丞

送陸澧倉曹西上

過賈誼宅

便次安陸寄友人

秋夜寄皇甫冉鄭重

題同官李明府書舍

正音下

同題仙遊觀

送劉評事赴廣東使幕

送王光輔歸青州兼寄儲侍御

長安春望

晚次鄂州

長安曉望寄程補闕

南原望漢宮

宿淮浦憶司空文明

荊門道懷古

松滋渡望峽中

樂遊原春望

韓翃

劉方平

崔峒

盧綸

司空曙

李端

劉禹錫

李頎

湘中送友人

咸陽懷古

鄴都懷古

河中鸛雀樓

劉滄

張喬

詩學正宗卷十五目錄

六

五樂堂

詩學正宗卷第十五

七言律詩

正始

古意

沈佺期

盧家少婦鬱金堂
海燕雙棲玳瑁梁
九月寒砧催木葉
十年征戍憶遼陽
白狼河北音書斷
丹鳳城南秋夜長
誰爲含愁獨不見
空教使妾明
月照流黃

興慶池侍宴應制

二百一

詩學正宗卷十五

一

五樂堂

碧水澄潭映遠空
紫雲香駕御微風
漢家城闕疑天上
秦地山河似鏡中
向浦迴舟萍已綠
分林蔽殿槿初紅
古來徒奏橫汾曲
今日宸遊聖藻雄

奉和春初幸太平公主南莊應制

主家山第早春歸
御輦春遊繞翠微
買地鋪金曾作埒
尋河取石舊支機
雲間樹色千花滿
竹裏泉聲百道飛
自有神仙鳴鳳曲
併將歌舞報恩暉

奉和春初幸太平公主南莊應制

宋之問

青門路接鳳凰臺，素澹宸遊龍騎來。
澗草自迎香輦合，巖花應對御筵開。
文移北斗成天象，酒近南山作壽杯。
此日侍臣將石去，共歡明主賜金廻。

興慶池侍燕應制

韋元旦

滄池漭沆帝城邊，勝似昆明鑿漢年。
夾岼旌旗疏輦道，中流簫鼓振樓船。
雲峰四起迎宸幄，水

三百三十八

詩學正宗卷五

二

五樂堂

樹千重入御筵，宴樂已深魚藻咏。
承恩還續柏

梁篇

一本更欲
奏甘泉

奉和春初幸太平公主南莊應制

李嶠

主家山第接雲開，天子春遊動地來。
羽騎參差花外轉，霓旌搖曳日邊廻。
還將石榴調琴曲，更取峰霞入酒杯。
鸞輅已辭烏鵲渚，簫聲猶繞鳳凰臺。

奉和春日幸望春宮應制

蘇頌

東望望春春可憐，更逢晴日柳含烟。
宮中下見南山盡，城上平臨北斗懸。
細草偏承迴輦處，飛花故落舞觴前。
宸遊對此歡無極，鳥弄歌聲雜管絃。

侍燕安樂公主新宅應制

駉駉羽騎歷城池，帝女樓臺向晚披。
露灑旌旗雲外出，風廻巖岫雨中移。
當軒半落天河水，遶迓全低月樹枝。
簫鼓宸遊陪宴日，和鳴雙鳳喜來儀。

三百三十九

詩學正宗卷五

三

五樂堂

奉和春初幸太平公主南莊應制

李邕

傳聞銀漢支機石，復見金輿下紫微。
織女橋邊烏鵲起，仙人樓上鳳凰飛。
流風入座飄歌扇，瀑水當階澣舞衣。
今日還同犯牛斗，乘槎共汎海潮歸。

奉和春日幸望春宮應制

張說

別館芳菲上苑東，飛花淡蕩御筵紅。
城臨渭水天河靜，闕對南山雨露通。
繞殿流鶯凡幾樹，當

磯亂蝶許多叢春園既醉心和樂共識皇恩造

化同

奉和春日出苑矚目應令 賈曾

銅龍曉闕問安迴寶輅春遊博望開渭水晴光
搖草樹終南佳氣入樓臺招賢已從商山老托
乘還徵鄴下才臣在東周獨留滯欣逢睿藻日
邊來

正音上

黃鶴樓

崔顥

三百五 詩學正宗卷五

四 五樂堂

昔人已乘白雲去此地空餘黃鶴樓黃鶴一去
不復返白雲千載空悠悠晴川歷歷漢陽樹芳
草萋萋鸚鵡洲日暮鄉關何處是烟波江上使
人愁

行經華陰

岩荒太華俯咸京天外三峰削不成武帝祠前
雲欲散仙人掌上雨初晴河山北枕秦關險驛
路西連漢時平借問路傍名利客無如此處學
長生

登金陵鳳凰臺

李白

鳳凰臺上鳳凰遊鳳去臺空江自流吳宮花草
埋幽徑晉代衣冠成古丘三山半落青天外一
水中分白鷺洲總爲浮雲能蔽日長安不見使
人愁

送賀監歸四明應制

久辭榮祿遂初衣曾向長生說息機真訣自從
茅氏得恩波應阻洞庭歸瑤臺含霧星辰滿仙
嶠浮空島嶼微借問欲棲珠樹鶴何年却向帝
城飛

三百五 詩學正宗卷五

五 五樂堂

別中都兄明府

吾兄詩酒繼陶君試宰中都天下聞東樓喜奉
連枝會南陌愁爲落葉分城隅綠水明秋日海
上青山隔暮雲取醉不辭留夜月鴈行中斷惜
離羣

九日登仙臺呈劉明府

崔署

漢文皇帝有高臺此日登臨曙色開三晉雲山
皆北向二陵風雨自東來關門令尹誰能識河

上仙翁去不迴且欲近尋彭澤宰陶然共醉菊
花杯

望薊門

祖詠

燕臺一望客心驚笳鼓喧喧漢將營萬里寒光
生積雪三邊曙色動危旌沙場烽火侵胡月海
畔雲山擁薊城少小雖非投筆吏論功直欲請
長纓

早朝大明宮呈兩省僚友

賈至

銀燭朝天紫陌長禁城春色曉蒼蒼千條弱柳

詩學正宗卷五

五樂堂

垂青瑣百轉流鶯繞建章劍佩聲隨玉墀步衣

冠身惹御爐香共沐恩波鳳池裏朝朝染翰侍

君王

和賈至舍人早朝大明宮之作

王維

絳幘雞人報曉籌尚衣方進翠雲裘九天闔闔
開宮殿萬國衣冠拜冕旒日影纔臨仙掌動香
烟欲傍袞龍浮朝罷須裁五色詔珮聲歸到鳳
池頭

和太常韋主簿五郎溫泉寓目

漢主離宮接露臺秦川一半夕陽開青山盡是
朱旗繞碧澗翻從玉殿來新豐樹裏行人度小
苑城邊獵騎回聞道甘泉能獻賦懸知獨有子
雲才

奉和聖製從蓬萊向興慶雨中春望之作

渭水自縈秦塞曲黃山舊遶漢宮斜鑾輿迴出
千門柳閣道迴看上苑花雲裏帝城雙鳳闕雨
中春樹萬人家爲乘陽氣行時令不是宸遊玩
物華

酬郭給事

洞門高閣靄餘暉桃李陰陰柳絮飛禁裏疎鐘
官舍曉省中啼鳥吏人稀晨搖玉珮趨金殿夕
奉天書拜瑣闥強欲從君無那老將因臥病解
朝衣

積雨輞川莊作

積雨空林烟火遲蒸藜炊黍餉東菑漠漠水田
飛白鷺陰陰夏木嘯黃鸝山中習靜觀朝槿松

下清齋折露葵野老與人爭席罷海鷗何事更相疑

勅借岐王九成宮避暑應制

帝子遠辭丹鳳闕天書遙借翠微宮隔牕雲霧生衣上卷幔山泉入鏡中林下水聲喧語笑巖前樹色隱房櫳仙家未必能勝此何事吹簫向碧空

送魏萬之京

李頎

朝聞遊子唱離歌昨夜微霜初度河鴻鴈不堪

言四

詩學正宗卷五

八

五樂堂

愁裏聽雲山沉是客中過關城曙色催寒近御苑砧聲向晚多莫是長安行樂處空令歲月易蹉跎

送司勳盧員外

流澌臘月下河陽草色新年發建章秦地立春傳太史漢宮題柱憶仙郎歸鴻欲度千門雪侍女新添五夜香早晚薦雄文似者故人今已賦長揚

題濟公山池

遠公遁跡廬山岑開山幽居祇樹林片月孤峯窺色相清池白石照禪心指揮如意天花落坐臥閑房春草深此外俗塵都不染惟餘玄度得相尋

宿瑩公禪房聞梵

花宮仙梵遠微微月隱高城鐘漏稀夜動霜林驚落葉曉聞天籟發清機蕭條已入寒空靜颯杳仍隨秋雨飛始覺浮生無住着頓令心地欲歸依

言五

詩學正宗卷五

九

五樂堂

送李回

知君官屬大司農詔幸驪山職事雄歲發金錢供御府晝看仙液注離宮千巖曙雪旌門上月寒花輦路中不覩聲明與文物自傷留滯去關東

送前衛縣李采少府

高適

黃鳥翩翩楊柳垂春風送客使人悲怨別自驚千里外論交却憶十年時雲開汶水孤帆遠路遶梁山匹馬遲此地從來可垂興留君不住益

淒其

送李少府貶峽中王少府貶長沙

嗟君此別意何如駐馬銜盃問謫居巫峽啼猿
數行淚衡陽歸鴈幾封書青楓江上秋天遠白
帝城邊古木疎聖代只今多雨露暫時分手莫
躊躇

和賈至舍人早朝大明宮之作

岑參

雞鳴紫陌曙光寒鶯囀皇州春色闌金闕曉鐘

詩學正宗卷五

十

五樂堂

開萬戶玉階仙仗擁千官花迎劒佩星初落柳
拂旌旗露未乾獨有鳳凰池上客陽春一曲和
皆難

和祠部王貳外雪後早朝即事

長安雪後似春歸積素凝華連曙暉色借玉珂
迷曉騎光添銀燭晃朝衣西山落月臨天仗北
闕晴雲捧禁闈聞道仙郎歌白雪由來此曲和
人稀

西掖省即事

西掖重雲開曙暉北山疎雨點朝衣千門柳色
連青瑣三殿花香入紫微平明正笏陪鸞列薄
暮垂鞭信馬蹄官拙自悲頭盡白不如巖下偃
荆扉

和賈至舍人早朝大明宮之作

杜甫

五夜漏聲催曉箭九重春色醉仙桃旌旗日暖
龍蛇動宮殿風微燕雀高朝罷香烟攜滿袖詩
成珠玉在揮毫欲知世掌絲綸美池上于今有

詩學正宗卷五

十

五樂堂

鳳毛

宣政殿退朝晚出左掖

天門日射黃金榜春殿晴曛赤羽旗宮草菲菲
承委佩鑪烟細細駐遊絲雲近蓬萊常五色雪
殘鳩鵲亦多時侍臣緩步歸青瑣退食從容出
每遲

紫宸殿退朝口號

戶外昭容紫袖垂雙瞻御座引朝儀香飄合殿
春風轉花覆千官淑景移晝漏稀聞高閣報天

顏有喜近臣知宮中每出歸東省會送夔龍集
鳳池

蜀相

丞相祠堂何處尋錦官城外柏森森映塔碧草
自春色隔葉黃鸝空好音三顧頻繁天下計兩
朝開濟老臣心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
滿襟

野老

野老籬前江岸迴柴門不正逐江開漁人網集

百七

詩學正宗卷五

圭

五樂堂

澄潭下賈客船隨返照來長路關心悲劍閣片
雲何意傍琴臺王師未報收東郡城闕秋生畫
角哀

登樓

花近高樓傷客心萬方多難此登臨錦江春色
來天地玉壘浮雲變古今北極朝廷終不改西
山寇盜莫相侵可憐後主還祠廟日暮聊爲梁
甫吟

玉臺觀

中天積翠玉臺遙上帝高居絳節朝遂有馮夷
來擊鼓始知羸女善吹簫江光隱見鼉鼉窟石
勢參差烏鵲橋更有紅顏生羽翰便應黃髮老
漁樵

秋興 四首

玉露凋傷楓樹林巫山巫峽氣蕭森江間波浪
兼天湧塞上風雲接地陰叢菊兩開他日淚孤
舟一繫故園心寒衣處處催刀尺白帝城高急
暮砧

百五十六

詩學正宗卷五

圭

五樂堂

夔府孤城落日斜每依北斗望京華聽猿實下
三聲淚奉使虛隨八月槎畫省香爐違伏枕山
樓粉堞隱悲笳請看石上藤蘿月已映洲前蘆
荻花

蓬萊宮闕對南山承露金莖霄漢間西望瑤池
降王母東來紫氣滿函關雲移雉尾開宮扇日
繞龍鱗識聖顏一臥滄江驚歲晚幾回青瑣點
朝班

昆明池水漢時功武帝旌旗在眼中織女機絲

虛夜月石鯨鱗甲動秋風波漂菰米沉雲黑露
冷蓮房墜粉紅關塞極天唯鳥道江湖滿地一
漁翁

閣夜

歲暮陰陽催短景天涯霜雪霽寒宵五更畫角
聲悲壯三峽星河影動搖野哭千家聞戰伐夷
歌幾曲起漁樵臥龍躍馬終黃土人事音書謾
寂寥

九日登高

詩學正宗卷五

古

五樂堂

風急天高猿嘯哀渚清沙白鳥飛迴無邊落木
蕭蕭下不盡長江滾滾來萬里悲秋常作客百
年多病獨登臺艱難苦恨繁霜鬢潦倒新停濁
酒杯

秋風

秋風淅淅吹我衣東流之外西日微天清小城
搗練急石古細語行人稀不知明月爲誰好早
晚孤帆他夜歸會將白髮倚庭樹故國池臺今
是非

正音中

燕李錄事

韋應物

與君十五侍皇闈曉拂爐烟上赤墀花開漢苑
經行處雪下驪山沐浴時近臣零落今誰在仙
駕飄飄不可期此日相逢思舊日一杯成喜又
成悲

同溫丹徒登萬歲樓

皇甫冉

高樓獨上思依依極浦遙山合翠微江客不堪
頻北望塞鴻何事復南飛丹陽古渡寒烟積灰
步空洲遠樹稀聞道王師猶轉戰誰能談笑解
重圍

詩學正宗卷五

五

五樂堂

送李錄事赴饒州

北人南去雪紛紛鴈叫汀洲不可聞積水長天
隨遠客荒城極浦足寒雲山從建業千峰出江
至潯陽九派分借問督郵纔弱冠府中年少不
如君

早朝日寄所知

皇甫曾

長安雪後見歸鴻紫禁朝天拜舞同曙色漸分

雙闕下漏聲遙在百花中爐烟乍起開仙仗玉
珮成行引上公共荷發生同雨露不應黃葉久
從風

寄中書王舍人

腰金載筆謁承明至道安然原本得此生西掖
幾年綸綍貴東山遙夜薜蘿情風傳漏刻星河
曙月上梧桐雨露清聖主好文誰爲薦閉門空
賦子虛成

秋夕寄懷契上人

詩學正宗卷五

六

五樂堂

已見槿花朝委露獨憐秋鶴在人群真僧出世
心無事靜夜名香手自焚牕臨絕澗聞原本流
水客至高峰歸白雲更想清晨誦經處坐原本
看松上雪紛紛

和李貞外扈駕幸溫泉宮

錢起

未央月曉度疎鐘鳳輦時巡出九重雪霽山門
迎瑞日雲開水殿候飛龍輕寒不入宮中樹佳
氣常浮仗外峰遙羨枚臯扈仙蹕偏承霄漢渥
恩濃

贈闕下裴舍人

二月黃鸝飛上林春城紫禁曉陰陰長樂鐘聲
花外盡龍池柳色雨中深陽和不散窮途恨霄
漢常懸捧日心獻賦十年猶未遇羞將白髮戴
對一本華簪

和王貞外雪後早朝

紫微晴雪帶恩光繞仗偏隨鴛鴦行長信月留
寧避曉宜春花滿不飛香獨看積素凝清禁已
覺輕寒讓太陽題柱盛名兼絕唱風流誰繼漢
二百五十四

田郎

夜宿靈臺寺寄郎士元

西日含山橫碧空東方吐月滿禪宮朝瞻雙頂
青冥上夜宿諸天色界中石潭倒映蓮花水塔
院微聞松栢風萬里故人能尚爾知君視聽我
心同

荅錢起秋夜宿靈臺寺見寄郎士元

石林精舍虎溪東夜扣禪扉謁遠公月在上方
諸品靜心持半偈萬緣空蒼苔古道行應遍落

木寒泉聽不窮更憶雙峰最高頂此心期與故人同

獻淮南軍節度李相公

劉長卿

建牙吹角不聞喧三十登壇衆所尊家散萬金酬士死身留一劍蒼君恩漁陽老將多回席魯國諸生半在門白馬翩翩春草綠一本細邵陵西去獵平原

自夏口至鸚鵡洲望岳陽寄阮中丞

汀洲無浪復無烟楚客相思益渺然漢口夕陽

三百五

講學正宗卷五

大

五樂堂

斜度烏洞庭秋水遠連天孤城背嶺寒吹角獨戍一本樹臨江夜泊船賈誼上書憂漢室長沙謫去古今憐

送陸澧倉曹西上

長安此去欲何依先達誰當薦陸機日下鳳翔雙闕迴雪中人去二陵稀舟從故里難移棹家在寒塘獨掩扉臨水自傷流落久贈君空有淚沾衣

過賈誼宅

三年謫宦此棲遲萬里惟留楚客悲秋草獨尋人去後寒林空見日斜時漢文有道恩猶薄湘水無情弔豈知寂寂江山搖落處憐君何事到天涯

使次安陸寄友人

新年草色遠萋萋又客將歸問路蹊暮雨不知郎口處春風只到穆陵西孤城盡日空花落三戶無人但鳥啼君在江南相憶否門前五柳幾枝低

三百五

詩學正宗卷五

九

五樂堂

秋夜寄皇甫冉鄭重

劉方平

洛陽清夜白雲歸城上長河列宿稀秋後見飛千里鴈月中聞搗萬家衣長憐西雍青門道久別東吳黃鶴磯借問尺書何所寄中心如旆原本不兩鄉違

題同官李明府書舍

崔峒

訟堂寂寂對烟霞五柳門前聚晚鴉流水聲中視公事寒山影裏見人家觀風共美新爲政計日還應更觸邪可惜陶潛無限興不逢籬菊正

開花

正音下

同題仙遊觀

韓翃

仙臺初見五城樓，風物淒淒宿雨收。
山色遙連秦樹晚，砧聲近報漢宮秋。
疎松影落空壇淨，細草春香小洞幽。
何用別尋方外去，人間亦自有丹丘。

送劉評事赴廣東使幕

征南官屬似君稀，才子當今劉孝威。
蠻府參軍

詩學正宗卷五

子

五樂堂

趨傳舍交州刺史拜，行衣前臨漲海無人過。
却望衡陽少鴈飛，為報蒼梧雲影道。
明年早送客帆歸。

送王光輔歸青州兼寄儲侍御

幾回奏事建章宮，聖主偏知漢將功。
身著紫衣趨闕下，口銜丹詔出關東。

蟬聲驛路秋山裏，草色河橋細雨

一本落照

中遠憶故人，滄海別當年好

躍五花驄

長安春望

盧綸

東風吹雨過青山，却望千門草色閑。
家在夢中何日到，春來江上幾人還。
川原繚繞浮雲外，宮闕參差落照間。
誰念為儒逢世難，獨將衰髮客秦關。

晚次鄂州

雲開遠見漢陽城，猶是孤帆一日程。
估客晝眠知浪靜，舟人夜語覺潮生。
三湘愁鬢逢秋色，萬里歸心對月明。
舊業已隨征戰盡，更堪江上鼓鼙聲。

詩學正宗卷五

詩學正宗卷五

主

五樂堂

長安曉望寄程補闕

司空曙

迢遞山河擁帝京，參差宮殿與雲平。
風吹曉漏經長樂，柳帶晴烟出禁城。
天淨笙歌臨路發，日高車馬隔塵行。
獨有淺才甘未達，多慚名在魯諸生。

南原望漢宮

荒原空有漢宮名，衰草茫茫雉堞平。
連鴈下時秋水沒，原本在行人過盡暮烟生。
西陵歌吹何年歇，原本別南陌登臨此日情。
故事悠悠不可問，寒

禽野水自縱橫

宿淮浦憶司空文曙

李端

愁心一倍長離憂
夜思千重戀舊遊
秦地故人成遠夢
楚天涼雨在孤舟
諸溪近海潮皆應獨
樹邊淮葉盡流別
恨轉深何處寫前程
惟有一登樓

荆門道懷古

劉禹錫

南國山川舊帝畿
宋臺梁館尚依稀
馬嘶古道行人絕
麥秀空城野雉飛
風吹落葉填官井
火入荒城化寶衣
徒使詞臣庾開府
咸陽終日苦思歸

詩學正宗卷五

圭

五樂堂

松滋渡望峽中

渡頭輕雨灑寒梅
雲際溶溶雪水來
夢渚草長迷楚望
夷陵土黑有秦灰
巴人淚應猿聲落
蜀客船從鳥道回
十二碧峰何處所
永安宮外是荒臺

樂遊原春望

李頻

五陵佳氣晚氤氳
霸業雄圖勢自分
秦地山河

連紫塞漢家宮殿入青雲
未央樹色春中見
長樂鐘聲月下聞
無那楊花起愁思
滿天飄落雪紛紛

湘中送友人

中流欲暮見湘烟
岼葦無窮接楚天
去鴈遠衝雲夢雪
離人獨上洞庭船
風波盡日依山轉
星漢通宵向水懸
零落梅花過殘臘
故園歸去又新年

咸陽懷古

劉滄

詩學正宗卷五

圭

五樂堂

經過此地無窮事
一望淒然感廢興
渭水故都秦二世
咸陽秋草漢諸陵
天空絕塞聞邊鴈
葉盡孤村見夜燈
風景蒼蒼多少恨
寒山半出白雲層

鄴都懷古

昔時霸業何蕭索
古木唯多鳥雀聲
芳草自生宮殿處
野人誰識帝王城
殘春楊柳長川迥
落日蒹葭遠水平
一望青山便惆悵
西陵無主月空明

河中鸛雀樓

張喬

高樓懷古動悲訶
鸛雀今無野雀過
樹隔五陵秋色早
水連三晉夕陽多
漁人遺火成寒燒
牧笛吹風起夜波
十載重來值搖落
天涯歸計定如何

詩學正宗卷第十五

詩學正宗卷十五

五

五樂堂

詩學正宗卷第十六目錄

皇明國子監助教東海浦南金纂輯

七言絕句

論曰烏棲有曲挾瑟有歌
洽至唐初定為絕句
太白少伯並稱大家
時維多賢以類而附

正始

挾瑟歌

古辭

從軍行

古辭

烏棲曲

梁簡文帝

五

詩學正宗卷十六目錄

一

五樂堂

又

梁元帝

又

陳後主

又

徐陵

涼州歌

郭知運

突厥三臺

無名氏

邊詞

張敬忠

上徐中書

褚朝陽

正音上

涼州詞

王翰

又

王之奐

宴詞

雜詩

張旭

蛾眉山月歌

李白

山中問答

贈汪倫

黃鶴樓送孟浩然之廣陵

聞王昌齡左遷龍標尉遙有此寄

早發白帝城

詩學正宗卷十六

二

五樂堂

與史郎中欽聽黃鶴樓上吹笛

上皇西巡南京歌

四首

春宮曲

王昌齡

西宮春怨

長信秋詞

西宮秋怨

青樓曲

二首

青樓怨

閨怨

原缺

詩學正宗卷第十六

七言絕句

正始

挾瑟歌

古辭

春風宛轉入曲房兼送小苑百花香白馬金鞍
去不返紅粧玉筍下成行

從軍行

古辭

遼東烽火照甘泉薊北亭障接燕然冰凍菖蒲
未生節關寒榆葉不成錢

詩學正宗卷十六

一

五樂堂

烏樓曲

梁簡文帝

芙蓉作船絲作紉北斗橫天月將落採蓮渡頭
擬黃河郎今欲渡畏風波

又

梁元帝

沙棠作船桂為楫夜渡江南採蓮葉復值西施
新浣紗共汎江干玩月華

又

陳後主

陌頭新花歷亂生葉裏啼鳥送春情長安遊俠
無數伴白馬驪珂路中滿

又

徐陵

繡幙羅幃隱燈燭一夜千年歡不足唯憎無賴
汝南鷄天河未落猶爭啼

涼州歌

郭知運

朔風吹葉鴈門秋萬里烟塵昏戍樓征馬長嘶
一本 青海上胡笳夜聽隴山頭

突厥三臺

無名氏

鴈門山上鴈初飛馬邑城邊一本馬正肥日
山西逢驛使殷勤南北送征衣

詩學正宗卷六

二

五樂堂

邊詞

張敬忠

五原春色舊來遲二月垂楊未挂絲
今河畔水開日正是長安花落時

上徐中書

見國秀集

褚朝陽

中禁仙池曰原本鳳凰池邊詞客紫微郎
既能作頌雄風起何不時吹蘭蕙香

正音上

涼州詞

王翰

蒲桃美酒夜光杯欲飲琵琶馬上催
醉臥沙場

君莫笑古來征戰幾人回

又

王之奐

一片孤城萬仞山黃河遠上白雲間
羌笛何須怨楊柳春光不度玉門關

宴詞

見國秀集

長堤春水綠悠悠散入漳河一道流
莫聽聲聲催去棹桃花淺處不勝舟

雜詩

近見旭墨跡有此詩遂錄之

張旭

春草青青千里餘荒城落日照離居
那知海上

詩學正宗卷六

三

五樂堂

三年別不寄雲間一紙書

蛾眉山月歌

李白

蛾眉山月半輪秋影入平羌
江水流夜發清溪向三峽思君不見下渝州

山中問答

問余何意棲碧山笑而不答心自閑
桃花流水杳然去別有天地非人間

贈汪倫

李白乘舟將欲行忽聞岸上踏歌聲
桃花潭水

深千尺不及汪倫送我情

黃鶴樓送孟浩然之廣陵

故人西辭黃鶴樓
烟花三月下揚州
孤帆遠影碧空盡
唯見長江天際流

聞王昌齡左遷龍標尉遙有此寄

楊花落盡子規啼
聞道龍標過五溪
我寄愁心與明月
隨風直到夜郎西

早發白帝城

朝辭白帝彩雲間
千里江陵一日還
兩岸猿聲

詩學正宗卷六

四

五樂堂

啼不住輕舟已過萬重山

與史郎中欽聽黃鶴樓上吹笛

一為遷客去長沙
西望長安不見家
黃鶴樓中吹玉笛
江城五月落梅花

上皇西巡南京歌

四首

誰謂君王行路難
六龍西幸萬人歡
地轉錦江成渭水
天迴玉壘作長安

萬國同風共一時
錦江何似曲江池
石鏡更名天上月
後宮親得照蛾眉

濯錦清江萬里流
雲帆龍舸下揚州
北地雖誇

上林苑南京還有散花樓

劍閣重關蜀北門
上皇歸馬若雲屯
少帝長安開紫極
雙懸日月照乾坤

春宮曲

王昌齡

昨夜風開露井桃
未央前殿月輪高
平陽歌舞新承寵
簾外春寒賜錦袍

西宮春怨

西宮夜靜百花香
欲捲珠簾春恨長
斜抱雲和

詩學正宗卷六

五

五樂堂

深見月朦朧
樹色隱昭陽

長信秋詞

奉帚平明金殿開
且將團扇暫徘徊
玉顏不及寒鴉色
猶帶昭陽日影來

西宮秋怨

芙蓉不及美人粧
水殿風來珠翠香
却恨含情掩秋扇
空懸明月待君王

青樓曲

二首

白馬金鞍從武皇
旌旗十萬宿長楊
樓頭小婦

鳴箏坐遙見飛塵入建章

馳道楊花滿御溝紅粧謾綰上青樓金章紫綬
千餘騎夫壻朝回初拜侯

青樓怨

翠幃風動花入樓高調鳴箏緩夜愁腸斷關山
不解說依依殘月下簾鉤

閨怨

閨中少婦不知愁春日凝粧上翠樓忽見陌頭
楊柳色悔教夫壻覓封侯

詩學正案卷六

六

五樂堂

出塞行

秦時明月漢時關萬里長征人未還但使龍城
飛將在不教胡馬度陰山

從軍行

青海一城西百尺樓黃昏獨坐海風秋更吹
羌笛關山月無那金閨萬里愁

李倉曹宅夜飲

霜天留飲故情懽銀燭金爐夜不寒欲問吳江
別來意青山明月夢中看

送別魏二

醉別江樓橘柚香江風引雨入船涼憶君遙在
湘山月愁聽清猿夢裏長

重別李評事

莫道秋江離別難舟船明日是長安吳姬緩舞
留君醉隨意青楓白露寒

別李浦之京

故園今在灞陵西江畔逢君醉不迷小弟隣庄
尚漁獵一封書寄數行啼

詩學正案卷六

七

五樂堂

送李侍郎赴常州

賈至

雪晴雲散北風寒楚水吳山道路難今日送君
須盡醉明朝相憶路漫漫

洞庭送李十二赴零陵

今日相逢落葉前洞庭秋水遠連天共說京華
舊遊處回看北斗欲潸然

西亭春望

日長風暖柳青青北鴈歸飛入宵冥岳陽城上
聞吹笛一夜能使春心滿洞庭

送元二使安西

王維

渭城朝雨裊輕塵，客舍青青柳色新。
勸君更盡一杯酒，西出陽關無故人。

寒食汜上作

廣武城邊逢暮春，汶陽歸客淚沾巾。
落花寂寂啼山鳥，楊柳青青渡水人。

塞上聽吹笛

高適

雪淨胡天牧馬還，月明羌笛戍樓間。
借問梅花何處落，風吹一夜滿關山。

詩學正宗卷六

八

五樂堂

送李判官使晉絳

岑參

西原驛路掛城頭，客散江亭雨未休。
君去試看汾水上，白雲猶似漢時秋。

封大夫破播仙凱歌

四首

漢將承恩西破戎，捷書先奏未央宮。
天子預開麟閣待，祗今誰數貳師功。

官軍西出過樓蘭，營幕傍臨月窟寒。
蒲海曉霜凝馬尾，葱山夜雪撲旌竿。

鳴笳擗

原本

鼓擁回軍破國平，蕃昔未聞大夫

鵲印搖邊月上，將龍旂掣海雲。

日落轅門鼓角鳴，千群面縛出蕃城。
洗兵魚海雲迎陣，秣馬龍堆月照營。

送人使河源

張謂

故人行役向邊州，匹馬今朝不暫留。
長路關山何日盡，滿堂絲竹爲君愁。

寄韓鵬

李頎

爲政心閑物自閑，朝看飛鳥暮飛還。
寄書河上神明宰，羨爾城頭姑射山。

詩學正宗卷六

九

五樂堂

出塞行

白花原頭望京師，黃河水流無盡時。
秋天曠野行人絕，馬首東來知是誰。

贈花卿

杜甫

錦城絲管日紛紛，半入江風半入雲。
此曲祗應天上有人間，能得幾回聞。

軍城早秋

嚴武

昨夜秋風入漢關，朔雲邊月滿西山。
更催飛將追驕虜，莫遣沙場匹馬還。

正音中

酬張繼

皇甫冉

望望南徐登北固迢迢西塞隔東關落日臨川
聞音信寒潮猶帶夕陽還

萼嶺四望

皇甫曾

漢家仙仗在咸陽渭水東流出建章野老至今
猶望幸離宮秋樹獨蒼蒼

烏棲曲

劉方平

畫舸雙艚錦為纜芙蓉花發蓮葉暗門前月色

詩學正宗卷六

十一 五樂堂

映橫塘感郎中夜渡瀟湘

春怨

朝日殘鶯伴妾啼開簾只見草萋萋庭前時有
春風入楊柳千條盡向西

滁州西澗

韋應物

獨憐幽草澗邊生一本上有黃鸝深樹鳴春潮
帶雨晚來急野渡無人舟自橫

登樓寄王卿

踏閣攀林恨不同楚雲滄海思無窮數家砧杵

秋山下一郡荆榛寒雨中

寒食寄京師諸弟

雨中禁火空齋冷江上流鶯獨坐聽把酒看花
想諸弟杜陵寒食草青青

昭陽曲

劉長卿

昨夜承恩宿未央羅衣猶帶御爐香芙蓉帳小
雲屏暗楊柳風多水殿涼

尋鄭山人所居

寂寂孤鶯啼杏園寥寥一大吠桃源落花芳草

詩學正宗卷十六

十一 五樂堂

無尋處萬壑千峰獨閉門

重送裴郎中貶吉州

猿啼客散暮江頭人自傷心水自流同作逐臣
君更遠青山萬里一孤舟

歸鴈

錢起

瀟湘何事等閑回水碧沙明兩岸苔二十五絃
彈夜月不勝清怨却飛來

丹陽送韋參軍

嚴維

丹陽郭裏送行舟一別心知兩地秋日晚江南

望江北寒鴉飛盡水悠悠

楓橋夜泊

張繼

月落烏啼霜滿天江楓

一本村

漁火對愁眠姑蘇

城外寒山寺夜半鐘聲到客船

題蘭若

崔峒

絕頂茅菴老此生寒雲古木伴經行世人那得
知幽徑遙向青峰禮磬聲

古意

耿漳

東方

原本
雖言

千騎上頭居一世生離恨有餘葉下

詩學正宗卷十六

圭

五樂堂

綺牕銀燭冷含啼自草錦中書

送麴司直

郎士元

曙雪蒼蒼兼曙雲朔風燕鴈不堪聞貧交此別
無他贈唯有青山遠送君

聽隣家吹笙

鳳吹聲如隔彩霞不知牆外是誰家重門深鎖
無尋處疑有碧桃千樹花

寒食

韓翃

春城無處不飛花寒食東風御柳斜日暮漢宮

傳蠟燭輕烟散入五侯家

宿昭應

顧況

武帝祈靈太乙壇新豐樹色繞千官那知今夜
長生殿獨閉空山月影寒

涼州曲

柳談

關山萬里遠征人一望關山淚滿巾青海城頭
空有月黃沙磧裏本無春

宮怨

李益

露濕晴花春殿香月明歌吹在昭陽似將海水

詩學正宗卷十六

圭

五樂堂

添宮漏共滴長門一夜長

上汝州郡樓

黃昏鼓角似邊州三十年前上此樓今日山川
對垂淚傷心不獨為悲秋

南遊感興

竇叔向

傷心欲問前朝事惟見江流去不回日暮東風
春草綠鸕鶿飛上越王臺

雨後欲往天目山問元駱二公溪路

僧靈一

昨夜雲生天井東春山一雨幾回風林花併逐
溪流下欲上龍池通不通

晚秋破山寺

僧皎然

秋風落葉滿空山古殿殘燈石壁間昔日經行
人去盡寒雲夜夜自飛還

薊門懷古

馬戴

荊卿西去不復返易水東流無盡期落日蕭條
薊城北黃沙白草任風吹

正音下

詩學正宗卷六

五

五樂堂

蹋歌詞

劉禹錫

春江月出大堤平隄上女郎連袂行唱盡新詞
歡不見紅霞映樹鷓鴣鳴

柳枝詞

見升菴詩話

春江一曲柳千條二十年前舊板橋記得原本
曾與
美人橋上別更無消息到今朝

與歌者何戡

二十餘年別帝京重聞天樂不勝情舊人惟有
何戡在更與殷勤唱渭城

聽舊宮人穆氏唱歌

曾隨織女渡天河記得雲間第一歌休唱貞元
供奉曲當時朝士已無多

石頭城

山圍故國周遭在潮打空城寂寞回淮水東邊
舊時月夜深還過女牆來

烏衣巷

朱雀橋邊野草花烏衣巷口夕陽斜舊時王謝
堂前燕飛入尋常百姓家

詩學正宗卷六

五

五樂堂

涼州詞

張籍

鳳林關裏水東流白草黃榆六十秋邊將皆承
主恩澤無人解道取涼州

送鄭三

盧仝

相逢之處花茸茸峭壁攢峯千萬重他日期君
何處所寒流石上一株松

和練秀才楊柳

楊巨源

水邊楊柳綠烟絲立馬煩君折一枝惟有春風
最相惜殷勤更向手中吹

竹枝詞

李涉

十二峯頭月欲低空零灘上子規啼孤舟一夜
東歸客泣向西風憶建溪

塞下曲

張仲素

陰磧茫茫塞草腓枯稊原上暮烟飛交河北望
天連海蘇武曾將漢節歸

秋歸思

秋天一夜靜無雲斷續鴻聲到曉聞欲寄征人
問消息居延城外又移軍

秋夕

杜牧

銀燭秋光冷畫屏輕羅小扇撲流螢天家夜色
涼如水臥看牽牛織女星

泊秦淮

烟籠寒水月籠沙夜泊秦淮近酒家商女不知
亡國恨隔江猶唱後庭花

瑤瑟怨

溫庭筠

水簾銀牀夢不成碧天如水夜雲輕鴈聲遠過
瀟湘去十二樓中月自明

贈彈筆者

天寶年中事玉皇曾將新曲教寧王鈿蟬金鴈
皆零落一曲伊州淚萬行

隴西行

陳陶

誓掃匈奴不顧身五千貂錦喪胡塵可憐無定
河邊骨猶是春閨夢裏人

暮春湓水送別

韓琬

綠樹陰陰原本綠暗紅稀出鳳城暮雲宮闕古今情行
人莫聽官前水流盡年光是此聲

江上別李秀才

韋莊

前年相送灞陵春今日天涯各避秦莫向尊前
惜沉醉與君俱是異鄉人

金陵圖

江雨霏霏江草齊六朝如夢鳥空啼無情最是
臺城柳依舊烟籠十里堤

詩學正宗卷第十六

丁巳歲仲冬朔吉
吳曜寫完章哀刻

詩學正宗十六卷

內府藏本

明浦南金編南金有修詞指南已著錄是集選歷代之詩起唐虞古辭至唐人近體自四言至七言絕句分體有九每體中又分正始正音正變附錄四門其分繫殊多未當如孔子去魯等歌雖不免或有依託然如以爲僞則當刪汰如以爲真則固聖人之作也降而列之正變於義未協至旣分古樂府一體而安世房中歌則列之四言古詩長歌行怨歌行苦寒行箜篌引之類則列之五言古詩體例亦殊叢脞又三謝之作雖多偶句究與唐律不同而竟入之排律中尤踵楊慎律祖之說而失之者矣

皇明文範六十八卷目錄二

卷(一)

〔明〕張時徹輯

中國人民大學圖書館藏明萬曆刻本

皇明文範序

余既輯皇明文苑成間以視客客曰富哉衆矣
矣學掇勤矣章昭代之人文標作者之堂奧其庶
幾乎余曰胡然哉苑之名也者言無所不蓄也蓋
以備采擷弋獵之用也故諸勲高者也或諸為勲
高者也諸名高者也或諸為名高者也越若畸人
放客覃精草野振藻丹鉛咸錄而存之誠欲其無
留良耳敢謂盡超玄乘哉客曰嘗聞之矣徵王者
不期於璇珂璫而期於結綠懸黎采珠者不期
於駁摩尼而期於夜光明月何則照乘之珍連
城之寶非可以似是淆也夫朱不亂紫而紫能亂
朱苗不敗莠而莠乃敗苗夫既以其文矣則非勲
名之為殉也而紫乎莠乎又孰能察之故吾願子
之精之也余曰命我哉命我哉爰覆加評隲稍為
汰黜蹠豔不錄靡濫不錄無當於事不錄無根於
理不錄無關於風刺不錄摛其尤異者若干篇題
之曰皇明文範云夫範者以範範金也文而云範
何以範範文也金之為器也有短有長有員有方

有平有側有曲有直有銳上而侈下有殺本而隆
末有縱有橫有縮有贏百爾不齊然而無範則莫
之能成矣惟文亦然或約或豐或婉或雄或以喻
志或以暢情或以弼違或以糾慝或以導滯或以
宣和以孚上下以格幽明以稽往昔以信將來百
爾不齊然而無範則莫之能善矣余於國朝之文
蓋銓綜者積禩焉其始也十而取六七焉其繼也
十而取四五焉又其繼也十而取二三焉迄今存
者裁十之一二耳間有宗工學士揚鐮甄林乃余
未及遺見亦或采其浮華而遺其粹美則限於畧
域之殊渺蔽於藻鑑之冥昏非妄有所昂抑也嗚
呼鳴臬書視盲子而妄辨五色其不取詫於人者
寡矣而又何足稱乎如謂操尺寸之權衡而盡羅
天下之奇雋可以式來今而駕前乘也則以俟諸
哲者能者

皇明隆慶己巳夏六月朔明州張時徹序

皇明文範序

二

皇明文範目錄上

氏名爵里

宋應金華人號潛溪翰林學士承旨

劉基青田人謚文成封誠意伯

蘇伯衡金華人字平仲教授

王禕金華人謚忠文翰林學士

楊維禎會稽人號鐵崖儒學提舉

朱升休寧人號楓林翰林侍講學士

吳沉金華人號東閣大學士

黃福昌樂人謚忠宣戶部尚書

方孝孺青田人號遜志齋誠意伯

皇明文範目錄上

貝瓊崇德人號清江國子助教

梁潛泰和人號泊菴翰林侍講

劉楚泰和人號隱翁權吏部尚書

高啓蘇州人號青丘戶部侍郎

朱右天台人號白雲翰林編修

王紳金華人字仲綰國子博士傳子

梁寅臨江人號石門儒學教授

王景松陽人號翰林學士

顧祿華亭人號太常博士

樓璉金華人號翰林侍講

練安新淦人字子寧左副都御史



烏斯道四明人號春草齋知縣

鄒緝吉水人號素菴國子祭酒

楊士奇泰和人號東里謚文貞大學士

胡儼豫章人號願菴國子祭酒

徐一夔天台人號 儒學教授

鄭真鄞人號榮陽外史廣信教授

黃淮永嘉人謚文簡太學士

羅汝敬吉水人號寅菴工部侍郎

張孟兼名丁以字行金華人號 山西僉事

周敘吉水人號石溪翰林侍講學士

夏原吉湘陰人謚忠靖戶部尚書

重刊文範目錄上

鄭濟浦江人號 左春坊左庶子

鄭楷浦江人字叔度宋景濂門人

唐肅山陰人號丹厓翰林應奉

劉鴻泰和人號七星鄉貢士

胡廣廬陵人謚文穆禮部尚書

劉仲璟青田人誠意伯仲子谷府長史

陳賞泰和人號 按察僉事

朱夏

岳正鄞縣人號象泉修撰入閣

劉永之清江人字仲修儒士

閻秀卿長洲人號

羅肅

趙汭休寧人號菴山徵士

宋訥滑臺人號西隱國子祭酒

張統 人號 布政使

李賢鄧州人謚文達大學士

王禮廬陵人號麟原主簿

柯暹貴池人號東岡按察使

王鏊吳人號守谿大學士

丘濬瓊州人號瓊臺大學士

李東陽茶陵人號西涯大學士

董越寧都人號圭峯南京工部尚書

重刊文範目錄上

程敏政休寧人號篁墩翰林學士

錢宰山陰人字子子國子博士

夏鐸天台人號赤城大理評事

楊守陳鄞人號鏡川吏部侍郎

楊守陟鄞人號碧川南京吏部侍郎

徐蘭開化人號芹川

汪偉弋陽人號開齋禮部尚書

邊貢歷城人號華泉南京戶部尚書

陸容太倉人號式齋參政

曾鶴齡泰和人號松臞翰林侍講學士

鄭瑗莆田人號省齋南京禮部郎中

張以寧古田人號翠屏翰林學士

彭韶莆田人號從吾刑部尚書

楊溥石首人謚文定大學士

彭時莆田人謚文憲大學士

彭教安福人號東麓翰林侍講

彭華安福人謚文思禮部尚書

韓雍長洲人謚襄毅都御史

尹直泰和人號抑菴吏部尚書

倪岳上元人謚子謚文毅吏部尚書

王儉武進人號思軒禮部侍郎

劉忠陳留人號野亭大學士

聖明文苑目錄上

四

劉珙壽光人號古直大學士

薛瑄河津人號敬軒大學士

吳寬長洲人號匏庵太學士

張汝弼華亭人號東海南安知府

劉定之永新人號景齋吏部侍郎兼翰林學士

李志光 人號

桑悅大倉州人字民懌通判

王達無錫人號 侍講學士

羅玘南城人號圭峯禮部侍郎

金定衢州人號覺非衛府長史

姚夔桐廬人謚文敏吏部尚書

陳謨泰和人號海桑國初徵召不仕

何喬新廣昌人號叔丘刑部尚書

魯鐸景陵人號東岡國子祭酒

蔡清晉江人號虛齋提學副使

張琦郵人號白齋叅政

邵銳杭州人號端峯太僕寺卿

姚綬嘉興人號穀菴知府

桂華安仁人號古山貢士隱不仕

黃衷南海人號矩洲兵部侍郎

毛澄崑山人號三江禮部尚書

楊應龍宣城人號月湖南京禮部尚書

聖明文苑目錄上

五

文林長洲人號交木知府

吳公頤 人號

陳獻章新會人號白沙聘授翰林檢討

周孟中廬陵人號畏齋左副都御史

王直泰和人號抑菴吏部尚書

林環莆田人號綱齋翰林侍講

周琬莆田人號翠渠布政使

王廷相儀封人號浚川兵部尚書

張鰲山安福人號南松提學御史

李夢陽先慶陽人後徙開封號空同江西提學副使

何景明信陽人號大復陝西提學副使

楊一清雲南安寧州人號蓬萊大學士

王守仁餘姚人號陽明新建伯

張治道咸寧人號太微刑部主事

祝允明長洲人號枝山應天府通判

王常江浦人號南原南京太僕少卿

薛章憲江陰人號浮休隱士

尹襄永新人號巽峯春坊督善

顧璘吳縣人號東橋南京刑部尚書

黃瓚儀真人號雪洲南京兵部侍郎

羅倫吉安人號一峯翰林修撰

賈詠臨潁人號南塢大學士

奎明文範目錄上

六

張元楨南昌人號東白翰林學士

陸欽初姓吳昆山人字鼎彝太常少卿兼翰林侍講

張詡番禺人號東所南京通政司叅議

徐問武進人號養齋南京戶部尚書

陳音甫田人號愧齋南京太常寺卿

邵寶無錫人號泉齋南京禮部尚書

王雲鳳和順人號虎谷叅政

楊廷和新都人號石齋大學士

靳貴丹徒人號戒菴大學士

楊循吉吳縣人號南峯禮部郎中

史鑑吳江人號西村隱士

方鵬崑山人號矯亭太常卿

謝鐸黃巖人號方石禮部侍郎

毛紀萊州人號麓臺大學士

羅欽順泰和人號整菴吏部尚書

劉玉萬安人號執齋刑部侍郎

蔡潮臨海人號霞山布政使

陳鳳梧恭和人號靜齋右都御史

劉節南安人號梅國刑部侍郎

姚鏌慈谿人號東泉兵部尚書

林俊莆田人號見素刑部尚書

劉麟安仁人號南坦工部尚書

奎明文範目錄上

七

馬中錫大都人號東田左都御史

柯潛莆田人號竹巖少詹事

都穆蘇州人號南濠太僕寺卿

王鴻儒南陽人謚文莊吏部侍郎

席書遂寧人號元山大學士

許瓚靈寶人號松阜吏部尚書

何瑋懷慶衛人號柏齋南京工部尚書

錢習禮吉水人謚文肅禮部侍郎

周用吳江人號白川吏部尚書

劉春重慶人謚文簡大學士

劉戢安福人號晉軒春坊諭德

鍾芳崖州人號新給戶部侍郎

康海武功人號對山翰林修撰

韓邦奇朝邑人號苑洛南京兵部尚書

王九思鄆杜人號溪陂翰林檢討

何孟春郴州人號燕泉工部侍郎

王尚綱郊縣人號蒼谷布政使

景暘上元人號前谿春坊中允

盛端明海洋人號玉華禮部尚書

劉龍襄垣人號紫巖南京吏部尚書

湛若水增城人號甘泉南京兵部尚書

顧鼎臣崑山人號未齋禮部尚書大學士

重刊文範目錄上

徐緝吳縣人號嶠西吏部侍郎

方獻夫南海人號西樵大學士

崔銑安陽人號後渠禮部侍郎

董玘會稽人號中峯吏部侍郎

殷雲霄壽張人號石川給事中

張邦奇鄞人號甬川南京兵部尚書

孟洋信陽人號有涯南京大理寺卿

徐禎卿太倉人字昌穀國子博士

陸深上海人號巖山詹事

魏校崑山人號莊衢太常寺卿

呂柟高陵人號涇野禮部侍郎

蘇祐濮州人號舜澤右都御史

張璧石首人號陽峯大學士

嚴嵩分宜人號介溪大學士

楊慎新都人號升菴翰林修撰

唐龍蘭溪人號漁石吏部尚書

王應鵬鄞人號定齋都御史

江曉仁和人號瑞石工部侍郎

歐陽鐸恭和人號石岡吏部侍郎

夏良勝南城人號東洲太常少卿

鄒守益安福人號東郭國子祭酒

費采鉛山人號鍾石禮部尚書

重刊文範目錄上

吳惠鄞人號北川太常寺卿

周廷用華容人號八厓按察使

屠僑鄞人號東洲謫簡肅州尚書

陳沂鄞人號石亭行太僕卿

胡繼宗泰安人號可泉都御史

陳伯獻莆田人號提學副使

劉儲秀西安人號西陂兵部尚書

朱應登寶應人號陵谿雲南參政

王梅平湖人號柘湖刑部主事

沈惺華亭人號鳳峯參政詔進太僕卿

黃雲崑山人字應龍訓導

宗訓廬州人字伯昭號玉臺小史隱士

戴欽柳州人號王溪刊部郎中

賴木隨州人號漢東知州

高第綿州人號瓦屋按察副使

吳鼎錢塘人號泉亭參議

許宗魯長安人號少華都御史

廖道南蒲圻人號洞野翰林學士

方豪開化人號崇陵按察僉事

楊維聰固安人號方城光祿卿

陸鈺鄞人號少石提學副使

邵經邦仁和人號弘齋郎中

登明文範目錄上

敖英清江人號東谷布政使

黃佐香山人號泰泉國子祭酒

張袞江陰人號水南太常卿

張治茶陵人號龍湖大學士

許相卿海寧人號杞山給事中

舒芬進賢人號梓溪翰林修撰

孫存滁州人號豐山布政使

林希元同安人號次厓大理寺丞

王鼎句容人號克齋戶部尚書

胡侍咸寧人號蒙溪鴻臚少卿

鄭一鵬莆田人號抑齋給事中

袁表吳縣人號晉臺提學僉事

張岳惠安人號淨峯右都御史

童承敘沔陽人號內方國子司業

王廷陳黃岡人號夢澤知州

周瑯蘄州人號兩山按察司副使

潘潢婺源人號樸溪南京兵部尚書

霍韜南海人號渭厓禮部尚書

黃鞏莆田人號後峯大理寺丞

汪文盛崇陽人號白泉大理寺卿

王漸達番禺人號青蘿刑部主事詔進光祿少卿

鄭善夫福州人號少谷戶部主事

登明文範目錄上

林時政陽人號介立國子司業

崔桐海門人號東洲禮部侍郎

李瀛祥符人號嵩渚參議

戴時宗長泰人號梁岡都御史

王鳳靈莆田人號筆峯參政

陳九川臨川人號明水禮部郎中

戴賢鄞人號東石都御史

鄭洛書莆田人號思齋御史

陸聚長洲人號貞山給事中

李默臨寧人號古冲吏部尚書

王相鄞人號界塘翰林編修

樊鵬信陽州人號南溪會事

周文燭餘姚人號六峯國子祭酒

秦鴻夏天台人號白厓春坊中允

周祚山陰人號定河給事中

林文俊莆田人號方齋吏部侍郎

姚濟慈谿人號明山翰林學士

徐階華亭人號存齋大學士

歐陽德泰和人號南野禮部尚書

豐坊鄞人號南畝考功主事

陸銓鄞人號石谿布政使

趙廷松樂清人號侯齋布政使

皇明文範目錄上

十二

周易蕪湖人號赤山浙江叅議

馮世雍江夏人號三石知府

陳儒宜興人號芹山右都御史

王受臨海人號石梁知府

顧夢圭崑山人號雅里布政使

潘恩上海人號笠江左都御史

李舜臣青州人號愚谷太僕少卿

高叔嗣祥符人號蘇門按察使

王激永嘉人號鶴山國子祭酒

朱廷立通山人號兩厓禮部侍郎

屠大山鄞人號竹壩兵部侍郎

柯維騏莆田人號希齋戶部主事

李循義鄞人號鹿峯知府

葉良佩太平人號海峯南京刑部郎中

黃慎安丘人號海野文選郎中

鄭曉海鹽人號澹泉刑部尚書

蔡羽吳縣人號林屋翰林孔目

唐寅長洲人字子畏解元

洪貫鄞人號太白知縣

文徵明長洲人號衡山翰林待詔

馬駙江都人號紫泉知縣

戴蒙太平人字師文廣東叅政

皇明文範目錄上

十三

皇甫冲吳縣人號華陽鄉貢士

皇甫濬吳縣人號少玄按察僉事

皇甫汸吳縣人號百泉按察僉事

皇甫濂吳縣人號理山工部郎中

董份烏程人號溥陽吏部侍郎

屠應峻平湖人號漸山春坊諭德

翁萬達揭陽人號東厓兵部尚書

薛甲江陰人號畏齋叅政

唐順之武進人號荆川都御史

侯一元樂清人號二谷布政使

楊本仁杞縣人號少室布政使

包節華亭人號家果御史

陳東郵人號后岡提學副使

應標遂昌人號警庵右都御史

胡經廬陵人號前岡太常少卿

江以達貴溪人號午坡提學副使

孫陞餘姚人號季泉南京禮部尚書

萬守禮德平人號禹川戶部尚書

李攀龍歷城人號滄溟按察使

王慎中晉江人號遵巖參政

馬一龍溧陽人號孟河國子司業

陳昌積泰和人號兩湖尚寶卿

奎明文範目錄上

十四

陳德文泰和人號石陽工部郎中

陳光通州人號梧岡刑部侍郎

王璣衢州西安人號在庵參都御史

瞿景淳常熟人號昆湖學士

茅坤歸安人號鹿門按察副使

徐獻忠華亭人號長谷知縣

俞憲無錫人號是堂湖廣按察使

雷禮豐城人號古和工部尚書

王維禎華州人號槐野國子祭酒

程文德東陽人號松谿吏部侍郎

薛應旂武進人號方山按察副使

羅洪先吉水人號念菴翰林修撰

許應元錢塘人號茗山布政使

吳桂芳南昌人號自湖兵部侍郎

于廷寅餘姚人號蕙川

王健永嘉人號鶴泉南京光祿少卿

尹臺永新人號洞山南京禮部尚書

楊巍海豐人號夢山都御史

高仲副祥符人號廣玄工部郎中

錢穀海鹽人號海石禮科給事中

李本餘姚人號南渠大學士

袁煥慈谿人號元峯大學士

谷南文範目錄上

五

高拱新鄭人號中玄大學士

李春芳興化人號石鹿大學士

陳以勤南充人號松谷大學士

張居正荊州人號太岳大學士

趙貞吉內江人號太洲大學士

殷士儋歷城人號棠川禮部尚書

陸樹聲華亭人號平原吏部侍郎

王材南豐人號稚川太常卿

鄒守愚蒲田人號一山戶部侍郎

沈鍊山陰人號青霞錦衣衛經歷

王挺象山人號同野參政

田汝成錢塘人號豫陽提學副使

范欽郵人號東明兵部侍郎

喻時光州人號吳皋南京兵部侍郎

應雲鸞象山人號象川兵部郎中

胡松滁州人號柏泉吏部尚書

田頊尤溪人號柘山參政

翁大立餘姚人號見海都御史

洪朝選同安人號芳洲刑部侍郎

張四維蒲州人號鳳磐春坊論德

塗澤民漢州人號任齋都御史

裴宇澤州人號內山南京禮部尚書

皇明文範目錄上

十六

翁溥諸暨人號夢山南京刑部尚書

任瀚南充人字少海吏部郎中

白悅武進人字貞夫南京光祿少卿

汪鏜鄞人號遠峯南京工部侍郎

歸有光崑山人號震川

楊豫孫華亭人號朋石都御史

周滿漢州人號受庵都御史

萬恭南昌人號兩溪都御史

莫如忠華亭人號中江布政使

汪道昆歙縣人號南明都御史

吳國倫興國州人號川樓知府

陸杰平湖人號石涇工部侍郎贈尚書

朱衡萬安人號鎮山工部尚書

黃訓歙縣人號黃潭福建參議

倫以訓南海人號白山春坊論德

蔡汝楠德清人號白石侍郎

許完丹徒人字補之監察御史

許穀應天人號石城尚寶司卿

錢琦海鹽人號東舍知府

凌約言烏程人號藻泉刑部郎中

王世貞太倉人號鳳洲按察使

陳有守休寧人號六水隱士

皇明文範目錄上

十七

徐中行長興人號龍灣按察僉事

宗臣直隸興化人號方城提學副使

馮惟訥廣寧人號少洲布政使

方弘靜歙縣人號采山布政使

戚元佐秀水人號中嶽尚寶少卿

陸光祖平湖人號五臺太常少卿

周詩錢塘人號與麓禮科都給事中

張椿山陰人號松溪按察僉事

彭輅嘉興人號冲溪刑部主事

朱大韶華亭人號文石國子司業

許應亨錢塘人號石屋南京刑部郎中

王宗沐臨海人號敬所布政使

谷繼宗山東濟南衛人知縣

陸師道長洲人號五湖禮部主事

何良俊華亭人號柘湖南京翰林孔目

張之象華亭人號王屋按察知事

王錫爵太倉人號荆石國子司業

余有丁鄞人號同麓翰林編修

沈一貫鄞人號蛟門翰林檢討

戴洵奉化人號愚齋翰林編修

張含永昌人號馬山鄉貢士

包梧鄞人號白厓漳州同知

皇明文範目錄上

黃穀海鹽人號碧里知縣

王寵具縣人號雅宜山人貢士

陸樺周府宗室號西亭

吳元賦

王景象歙縣人號列山廣西叅議

金大車應天人字子有鄉貢士

顧名儒上海人號龍山知州

徐登泰衢州人號通判

歐大任南海人號崙山訓導

張鳳翼長洲人號靈墟鄉貢士

江鍾休寧人號霞石隱士

大

汪循休寧人號仁峯順天通判

黃省曾長縣人號五嶽鄉貢士

李元昭杭州衛千戶號岫嶺

陸挺

沈明臣鄞人號句章隱士

王文祿海鹽人號沂陽鄉貢士

朱察卿上海人號菰浦太學生

王穉登武進人號玉璫太學生

黃姬水蘇州人號貧山太學生

彭年蘇州人號龍池隱士

余寅鄞人號漢城鄉貢士

皇明文範目錄上

鄭若魯具縣人號虛舟隱士

盧柟潘縣人字次樸國子生

顧允默崑山人號太學生

俞允文崑山人字仲蔚隱士

張士瀚崑山人號樂玄太學生

姚宋丹徒人號長山鄉貢士

陸瑞家蘭溪人字信卿隱士

曾一台南昌人號

張文柱崑山人字仲立庠生

吳子王休寧人號鄞谷庠生

盧叔麟鄞人號琴江庠生

十九

皇明文範目錄上

卷之一

冊文

懿祖謚冊文

蘇伯衡

懿祖妣謚冊文

蘇伯衡

孝惠皇太后尊謚冊文

毛紀

昭聖皇太后加上尊號冊文

嚴嵩

昭嬪王氏進封皇貴妃冊文

嚴嵩

應制擬撰 皇天上帝冊文

陸深

詔

封諸王詔

王禕

皇明文範目錄上

一

開科舉詔

王禕

封高麗國王詔

王禕

武宗皇帝尊謚詔

毛紀

制

梅思禮授大都府副使制

蘇伯衡

代詹學士封靖西王制

蘇伯衡

常遇春追封開平王制

王禕

誥

皇外考妣追封誥

王禕

高安除給事中誥

王禕

中書右丞相徐達兼太子少傅封信國公誥

太史令劉基誥

朱升

伏羌伯毛銳加封太子太保誥

王鏊

都察院左都御史史琳誥

王鏊

勅

景皇后尊謚勅

王鏊

勅致仕武英殿大學士謝遷

毛紀

勅天下朝覲官員

毛紀

勅諭天下朝覲官員

嚴嵩

表箋

代翰林院勸進表

蘇伯衡

皇明文範目錄上

二

國子學賀登極表

蘇伯衡

代翰林院賀登極表

蘇伯衡

代中書省賀平杭州秀越表

蘇伯衡

進元史表

蘇伯衡

賀平胡表

鄒緝

賀交趾平定表

黃福

巡狩及平胡回鑾百官賀表

楊士奇

賀嘉穀表

楊士奇

駕幸太學謝恩表

胡儼

進歷代通鑑纂要表

李東陽

重進大明會典表

李東陽

建儲賀 皇太后表	董越
擬 憲宗純皇帝實錄成進表	董越
代衍聖公謝修闕里廟廷表	程敏政
擬賜歷代臣鑒謝表	劉節
奉迎 皇太后箋	毛紀
進歷代通鑑纂要表	張邦奇
賀景雲表	陸深
擬大婚禮成群臣賀表	陳沂
擬躬耕籍田群臣賀表	陳沂
命婦賀立中宮表	姚涑
聖駕臨幸太學謝表	林文俊
重明文範目錄一	三
九廟成賀表	潘恩
九廟成賀 昭聖皇太后表	潘恩
九廟成賀 章聖皇太后表	潘恩
皇嗣生賀表	潘恩
皇嗣生賀 皇后箋	潘恩
皇嗣生賀 昭聖皇太后表	潘恩
皇嗣生賀 章聖皇太后表	潘恩
代賀 皇太子生表	陳東
擬賜宴無逸殿命輔臣講書無逸詩幽風群臣賀表	包節
進承天大誌表	張居正

卷之二	
致語	
甲辰元夕節宴奉 皇太后致語	程敏政
元夕節宴奉 皇上致語	程敏政
重陽節奉 皇太后致語	董越
萬壽節先期暖壽奉 皇上致語	董越
冬至節奉 皇上致語	董越
端陽節宴 皇太后致語	董越
中秋節奉 皇上致語	董越
檄	
擬 高皇帝諭中原檄	無名氏
重明文範目錄上	四
漢伏波將軍論南粵檄	王禕
擬漢太尉論七國檄	王禕
諭甌括父老文	劉基
擬唐顏杲卿諭河北諸郡檄	鄭真
擬漢使諭郡國共擊邯鄲檄	宋濂
募兵檄	張鰲山
露布	
擬唐平蜀露布	高格
擬梁王僧辯平侯景露布	鄭真
擬邊平群盜露布	王鏊

卷之三

賦

迷志賦

弔岳將軍賦

弔秦不華元帥賦

聞早蛩賦

閔志賦

龍馬賦

北京賦

述夢賦

感新秋賦

皇明文範目錄上

黃河賦

居閔賦

百耐菴賦

閔貞賦

寄兒賦

述征賦

九詠

述婦賦

落葉賦

劉基

劉基

劉基

高格

黃淮

羅汝敬

陳敬宗

胡儼

周敘

五

薛瑄

夏鏞

楊守陳

楊守趾

李夢陽

李夢陽

何景明

何景明

汪偉

卷之四

賦

九華山賦

友反驛賦

萬里江山圖賦

孔雀賦

歸來堂賦

景雲賦

永悼賦

反招三疊

南川書屋賦

皇明文範目錄上

釋愁賦

睽難賦

賦蚊賦

浮湘賦

景初賦

續思玄賦

雙虎賦

合歡蓮賦

大江賦

擬招

王守仁

徐禎卿

洪貫

張治道

朱應登

嚴嵩

張邦奇

王常

劉鴻

六

周廷用

戴欽

顏木

陳沂

沈愷

桑悅

屠大山

薛章憲

薛章憲

駐草憲

卷之五

賦

廣初賦

白兔賦

滄海遺珠賦

閑獨賦

遠遊賦

思婦賦

感別賦

讀鶴賦賦

射病賦

皇明文範目錄上

禮會賦

內各賦

瑞菊圖賦

又賦

樂玄賦

秋賦

傷歲莫賦

蔡羽

姚沐

李循義

葉良佩

袁泰

袁泰

皇甫訪

侯一元

黃公曾

七

黃省曾

許應亨

顧允默

俞允文

張士瀾

盧楠

姚宋

卷之六

頌

平江漢頌

瑞麥頌

郊祀頌

平安南頌

平胡頌

清邊頌

瑞應景星頌

平逆頌

景雲頌

皇明文範目錄上

平西夏頌

平羌頌

嘉靖名臣頌

擬上大閱頌閣試作

宋濂

劉基

方孝孺

梁潛

梁潛

鄒緝

楊士奇

程敏政

陸深

八

楊一清

高第

鄭曉

董份

卷之七

贊

溟泮生贊

宗忠簡公畫像贊

義鶴贊

楊喬贊

孔璋贊

瑞應麒麟贊

誠意伯畫像贊

孝廟御書贊

自贊

宣明文範卷目錄上

硯贊

三仁贊 三首

張將軍畫像贊

劉文華畫像贊

毛隱君贊

杜菁贊

紀淑卿贊

自贊畫像

紙贊

墨贊

筆贊

宋濂

蘇伯衡

高啓

方孝孺

方孝孺

梁潛

劉仲璟

王鏊

王鏊

王鏊

徐禎卿

李夢陽

李夢陽

李夢陽

朱應登

邊貢

邊貢

湛若水

張邦奇

張邦奇

張邦奇

硯贊

自贊

王定齋畫像贊

鳴泉贊

箴

磨堯堅箴

續丹宸箴

官箴上

官箴中

官箴下

誠敬謙謹四箴

宣明文範目錄上

治起箴

三箴

三箴

霜生箴

歲除自儆箴

性道箴

三畏箴

銘

奎上人耘杖銘

室中雜物銘

張邦奇

劉節

吳鼎

葉良佩

宋濂

王禕

劉基

劉基

劉基

貝瓊

王鏊

王鏊

王鏊

祝允明

王守仁

邊貢

張邦奇

張邦奇

許宗魯

劉基

王廷相

正森銘	陸深
書櫃左銘	張邦奇
書櫃右銘	張邦奇
牀東銘	張邦奇
牀西銘	張邦奇
硯銘	張邦奇
鎮書鐵尺銘	張邦奇
界方銘	張邦奇
印色池銘	張邦奇
龍噴竹杖銘	張邦奇
方城書院八銘	許宗魯
登田文範目錄二	
十一	

卷之八	
議	
孔子廟堂議	宋濂
孔子廟庭從祀議	王禕
薛文清公從祀孔廟議	陸深
復河套議	翁萬楚
對	
廣薛季泉對張東之語	宋濂
漁樵子對	劉基
答鄭子亭問齒	劉基
孟嘗君求石簪對	劉基
蚊對	方孝孺
鼻對	方孝孺
巢雲對	貝瓊
土偶對	貝瓊
吟菴對	李東陽
馬對	李夢陽
登田文範目錄上	
十二	

樓霞對

拙客對

玄驚子問答

擬秦使者與白起對

省愚對

潘思

陸容

戴載

王宗沐

鄭若庸

皇明文範目錄上

十三

卷之九

辯

祿命辯

重辯

宗法辯

泰伯三以天下讓辯

補侯生說項羽辯

桐葉封弟辯

孔子誅少正卯辯

上篇

下篇

皇明文範目錄上

十四

解

虛舟解

懸壺解

藻軒解

謫解

短解

郁郅子解

郡牧解

標解

飼豕說解

雷解

宋濂

劉定之

洪貫

王漸遠

薛甲

吳元賦

陸瑞家

金寔

楊守陳

李東陽

王整

王整

李夢陽

尹襄

廖道南

蘇祐

屠應坡

皇甫訪

陸瑞家

皇明文範目錄上

十五

王廷相

陸容

朱廷立

屠應坎

宋濂

楊維禎

楊維禎

蘇伯衡

唐順之

薛章憲

聖明文範目錄上

十六

1

王 禧

李夢陽

唐順之

考

律尺考

歲差考

百川考

黃河原考

王廷相

王廷相

徐問

王梅

原

奎明文範目錄上

十七

文原

原諫

原教

原火

原刑

原壽

原盟

宋濂

王禕

程敏政

李夢陽

吳惠

鄭守益

楊本仁

卷十一

說

天說上

天說下

菜禽說

雷說上

雷說下

染說

雜說二首

鼠說

三且說

奎明文範目錄上

十八

藏六說

跡說

太魯生說

錄鬻婦說

猫說

捕魚者說

樂全說

天地說

修天草說

說吏

說農贈詹寅

劉基

劉基

劉基

劉基

劉基

蘇伯衡

王禕

胡儼

楊維禎

貝瓊

貝瓊

貝瓊

劉楚

薛瑄

李賢

王鏊

周瑛

黃衷

祝允明

鄭瑗

雜說二首

國醫說

鄭瓊

劉龍

皇明文範目錄上

十九

卷十二

說

白說字貞夫說

見齋說

求放心說

戴生宗遠字說

學說

琴說

樊少南字說

時中說贈景山李侯

說政篇贈匡知縣

皇明文範目錄上

無夢道人說

天遊山人說

牧說

虎銜魚說

李子說

說弓

中麓說

史說

說琴贈華亭莫子

鼎說

王守仁

王守仁

張邦奇

張邦奇

陸深

何景明

何景明

鄒守益

周瑯

馬駙

周廷用

戴蒙

張含

樊鵬

屠應峻

屠應峻

屠應峻

黃省曾

侯一元

許應亨

引

沙羨稿引

桃源書屋引

章園餞會詩引

王省元東歸詩引

古虞文錄引

拘虛集引

刻文章軌範引

刻南嶽小錄引

楊士奇

顧璘

李夢陽

劉節

胡繼宗

谷繼宗

許完

蔡汝楠

皇明文範目錄上

二五

卷十三

騷辭

九嘆九首

九誦

思嬾人辭

孤憤辭

釋思辭

退菴辭

辭劍圖辭

續毀壁辭

冰雪軒辭

伯川詞

春山辭

涉江辭

齊八神祠詞

劉基

王禕

宋濂

宋濂

方孝孺

楊士奇

胡儼

胡儼

胡儼

何景明

陸深

劉儲秀

黃楨

皇明文範目錄上

二五

卷十四

樂府

在陳操

劉基

古琴操

王禕

思沂操

胡翰

廣琴操十首

朱右

擬大明鏡歌鼓吹曲十二首

王紳

擬祭告天地樂章

梁寅

擬朝會樂章

王景

擬朝會樂章

顧祿

平胡鏡歌鼓吹辭

楊士奇

擬秋饗上帝樂章

張邦奇

散詞

楊慎

安寧太守吳容齋帳詞

楊慎

沐上公生子晬帳詞

蘇祐

入覲莊賢帳詞

洪貫

賀江陰王尹築城禦寇障詞有序

黃訓

賀王節齋旌異障文

陳東

賀楚王受冊詞

侯一元

賀郡侯葉公膺召幃詞

侯一元

賀郡伯龔公述職幃詞

鄭若庸

柳金山副憲陝右幃詞

卷十五

序

洪武正韻序

宋濂

大明日曆序

宋濂

送月忽難明德謝病去官序

劉基

漢七畧序

王禕

唐五禮序

王禕

水經序

王禕

章氏族譜序

王禕

送孔成大序

蘇伯衡

贈玄默子序

蘇伯衡

不盡明文範目錄上

貝瓊

鐵厓先生大全集序

貝瓊

鄭本初詩集序

方孝孺

送李宗魯序

方孝孺

石田書院詩序

練安

送鄉友林茂才訓詩序

丘濬

送都憲李公巡撫大同詩序

彭韶

自序詩集

劉基

送鈞州守鄭侯序

張汝弼

甲申十同年圖詩序

李東陽

送憲副張君之任陝西序

羅玘

玉堂齋宿聽琴序

羅玘

送祁君宗規出知徽州府序

羅玘

楚辭序

何喬新

送閻憲副何廷秀序

楊守陳

故少詹事柯公挽詩序

楊守陳

石田藁序

吳寬

全明文範目錄上

二五

卷之十六

序

丘先生文集序

程敏政

送太守王君之任鳳翔序

楊廉

送清狂山人歸泰和序

楊廉

贈郎都憲詩序

周孟中

贈丁侯汝器之任潁上序

黃瓚

省耕圖序

周瑛

贈馬君知姚安府序

周瑛

贈陳同知考績序

周瑛

新刊五子書序

楊一清

全明文範目錄上

二六

送彭太守之徽州序

楊一清

重刊左傳詳節序

王鏊

送王都憲序

王鏊

送太守吳君序

楊守陟

六書精蘊序

魏校

送陳僉事夢祥歸序

羅倫

愚溪序

張元禎

送大理副陳粹之序

陸武人

厓山新志序

張詡

送王時賜知南康府序

鄭瑗

松侶詩序

鄭瑗

送監察御史陳君序

陳音

送候官知縣熊君序

陳音

送廣平趙守中序

王雲鳳

余肅敏公奏議序

楊廷和

贈柳州太守李君邦輔序

靳貴

金小史序

楊循吉

忠義錄後序

邊貢

東魯韓氏世譜序

徐禎卿

玉堂後類序

方鵬

皇明文獻目錄上

二十七

卷之十七

序

訥軒詩序

謝鐸

正俗編序

謝鐸

贈憲僉鄒君之任福建序

羅欽德

陽峯家藏集序

顧璘

振旅安民序

劉玉

毛詩集解序

陳鳳梧

青野序

劉鴻

秋林叔父壽七十序

王常

送大司徒秦公赴任序

汪偉

皇明文獻目錄上

二十八

贈順慶太守章弘載序

汪偉

送顧君順中之任萬載序

姚鏌

玉堂齋宿聽琴序

毛紀

西洋朝貢典錄序

祝文明

認真子詩集序

陳獻章

宋丞相李忠定公文集序

林俊

榕城別言

林俊

送任宗海序

林俊

贈羅福之序

林俊

送張弘仁尹郊縣序

馬中錫

送賢官張伯華歸江浦序

馬中錫

贈李明府汝弼序

馬中錫

贈張巡司序

馬中錫

贈廣州知府李君序

柯潛

瑞安知縣丘君赴任序

柯潛

鴻泥堂小稿序

都穆

送張德宏宰錢唐序

顧鼎臣

皇明文範目錄上

三九

卷之十八

序

大司馬王晉溪先生綸褒晉錫詩序

席書

東湖琴樂詩序

席書

送徐北屏赴京兆序

許讚

廣文選序

劉節

贈郡守鄭侯入覲序

劉節

贈林南洲西游序

劉節

秋崖序

劉節

贈郝玉卿四川僉事序

何塘

贈清隱子序

張蒼山

贈廬陵張大尹序

柯運

贈文選主事尹君序

柯運

送吳泉喻侯朝覲序

周用

送韓太守德夫序

劉春

送侍御黃君鳴玉按治貴陽序

劉春

壽湯雲谷序

王守仁

送宗伯喬白巖序

王守仁

送南元善入覲序

王守仁

別王純甫序

王守仁

送長垣令白實之考績歸任序

劉龍

都憲鄒公奏議後序

劉戡

送沈君堯卿之順慶序

鍾芳

送瓊州林太守序

鍾芳

贈于器之憲長序

鍾芳

贈言錄序

徐縉

巡撫大中丞松泉夏公平冠詩序

徐縉

皇明文範目錄上

三

卷十九

序

壽兄序

李夢陽

送石菴先生歸序

李夢陽

送馬布雲歸序

李夢陽

詩集自序

李夢陽

說農贈微山子

李夢陽

陳思王集序

李夢陽

熊士選詩序

李夢陽

送東岡子序

康海

贈彭公選朝序

康海

本皇明文範目錄上

三十二

送東谷子序

康海

送朱升之序

康海

一田贈公卻金序

韓邦奇

送秦民望赴陝西按察副使序

王九思

送魯司業序

王九思

送給舍劉先生序

朱應登

送石令之任烏程序

朱應登

送王大夫提刑江西序

王廷相

李空同集序

王廷相

送幕史陳君還麻城序

王廷相

餘冬序錄序

何孟春

送郡守陽山周公三載考績序

蔡潮

贈張子風序

王尚綱

送蘇五侯金應夫序

景陽

贈七同年序

景陽

白雲閑釣詩序

盛端明

送廖山人還豫章序

盛端明

贈庵西徐先生主考南畿還朝序

湛若水

送南京戶曹余君轉吏部考功序

湛若水

贈光祿少卿周君用賓赴京序

湛若水

贈何子魚令慶元序

湛若水

送丘明府之京序

湛若水

不皇明文範目錄上

三十三

送林善長之任序

湛若水

刻杜氏通典序

方獻夫

卷二十

序

忠烈編序

嚴嵩

贈石潭汪先生序

嚴嵩

贈太子太保元輔李公序

嚴嵩

送僉事李君序

嚴嵩

贈太宰石塘聞公考績序

崔銑

刻文章正宗序

崔銑

贈高令序

崔銑

賀鄭都指揮序

崔銑

送少司寇張公致政序

董玘

不皇明文範目錄上

三十四

送唐虞佐宰鄉城序

董玘

五馬送行圖序

董玘

送雲南守劉君景晦序

董玘

讀書錄要語序

張邦奇

贈僉憲謝先生致仕序

張邦奇

觀願錄序

張邦奇

送西泉林君守太平序

張邦奇

送陳際州序

殷雲霄

夢漁贈徐子

殷雲霄

明教篇贈張教授

殷雲霄

伐檀集序

黃衷

海語序

黃衷

贈郡侯鄒公進廣臬憲副序

黃衷

新寧奏凱序

黃衷

集錄文章正宗序

江曉

送憲副羅君薦卿序

吳惠

送劉任丘序

呂樞

贈成秀卿考績序

呂樞

送林太守序

呂樞

司馬荆山先生提督三邊軍務序

唐龍

陽明先生還朝序

唐龍

循吏私錄序

唐龍

皇明文獻卷上

三十五

贈大理簡公序

王應鵬

送董復之序

方豪

采歌篇贈陶公

方豪

述友篇贈吳子

方豪

贈郡大夫左山趙公擢山西按察副使序

陸杰

卷之二十一

序

便民圖纂序

歐陽鏗

五難詮贈張南海子奇

歐陽鏗

全蜀藝文志序

楊慎

五言律祖序

楊慎

序別林以乘

張璧

公餘文會序

夏良勝

序靖寇錄

鄒守益

改舊文集序

鄒守益

贈東沙張公司寇南都序

鄒守益

皇明文獻目錄上

三十六

野亭少傅劉公摘稿序

鄒守益

天中集序

鄒守益

送陳介泉巡撫甘肅序

費采

贈趙仲南兵備陳州序

費采

序文恪公集

霍韜

會試錄後序

霍韜

贈洪通判序

霍韜

送嚴侍即使安陸序

霍韜

贈黃尹宰香山序

霍韜

訂會序

黃輦

送漁川蜀右使序

汪文盛

送黃孝功子和出守湖州序	陳沂
鳳峯子詩稿序	文徵明
三關紀要序	蘇祐
擬古樂府序	蘇祐
送李叔慶貳敘序	周瑯
贈龔汝登知封丘序	周瑯
送熊楚瞻判蘇州序	周瑯
送甬東先生擢繕部序	顏木
送王司訓擢梓潼學諭序	顏木
留別李三洲序	王漸達
送何小洛歸晉江序	王漸達
百里春暉集序	王漸達

卷之二十二 序

荆呂氏春秋序	許宗魯
送南山公赴貴州序	許宗魯
序余將軍帥蜀閩	許宗魯
荆國語序	許宗魯
送泉坡大夫入觀序	許宗魯
賈侍御擢光祿少卿序	周廷用
送胡汝清拱應天序	周廷用
送曾庵王方伯赴江西序	周廷用
金市領籍溪平寇序	鄭善夫
聖明文軒目錄上	林時
劉賈爰子集序	林時
送朱參議序	崔桐
贈都臺南山胡公撫滇南序	崔桐
送少司徒王克齋改任北曹序	李瀛
鶴泉集序	戴時宗
送郡丞白厓包公入觀序	戴時宗
賀郡伯雲山曹公旌獎序	孫存
送憲副孔文谷先生督學兩浙序	潘漢
送李全州詩序	潘漢
贈吳侯序	史鑑
誅巫序	

贈守朴趙公之延綏巡撫序	張岳
贈郡推王君序	張岳
表永之文集序	陸師道
贈東沙張公權河南左布政使序	應橫
贈東沙張公巡撫四川序	葛守禮
梓溪文集序	黃佐
送王子推謫滇詩序	胡侍
送衢村范大夫報政序	林希元
贈胡可泉參政序	吳鼎
贈邵京尹序	吳鼎
海塘事畧序	吳鼎
卷之二十三	
贈李明府入觀序	吳鼎
贈婁杭州陸福建都運序	吳鼎
成仁遺稿序	舒芬
史記考要自序	柯維騏
送諸生計偕序	柯維騏

卷之二十三	序
賀大司馬半洲蔡公戡黎序	王鳳靈
贈李木軒序	王鳳靈
林克容考滿還南康序	王鳳靈
送邑侯徐東溪序	戴賢
虛谷序	鄭洛書
國寶新編序	廖道南
敘崑嶺	廖道南
代撫序	廖道南
敘徐軌	廖道南
卷之二十三	
濯纓亭筆記序	陸榮
汪荀卿子序	陸榮
國寶新編序	袁袞
唐伯虎集序	袁袞
王復占集序	袁袞
會試錄後序	張治
陳志稿贈鳳岡子	張治
釣衡贈賀汝勛南還	張治
贈王克齋北上序	張治
偕壽集序	張治
送大學士龍湖被詔輔政序	李默

送張惟靜赴南都贈序	王相
送張子行之僉憲陝西序	姚涑
贈秦君敬夫宰泮鄉序	姚涑
送陳君若寶僉憲廣東序	姚涑
贈郡伯危屋高公入覲序	姚涑
送虞山陳公原習赴海陽序	姚涑
贈陳子石卿尹楚瀏陽序	姚涑
贈沈子任鳳陽節推序	陸銓
芝園集後序	豐坊
世統本序	豐坊
道德經贊言敘	豐坊
登明文範目錄上	四十一
口碑冊序	豐坊
送戴君時重陞四川兵備僉憲序	王相

卷之二十四	
序	
贈萬侯視浙閩序	陸鈺
山東通志序	陸鈺
六月西征詩序	陸鈺
送都憲張公巡撫宣府序	陸鈺
送惠州郡守顧君序	陸鈺
西陂集序	徐階
贈侍御漆川廖君按山東序	徐階
送東滄劉侯入覲後序	徐階
送太宰龍湖張公許序	徐階
登明文範目錄上	四十二
少司徒二河及公北召序	歐陽德
任宮坊集序	歐陽德
陳后岡文集序	趙廷松
皇明同姓諸王傳序	鄭曉
皇明異姓諸侯傳序	鄭曉
皇明直文淵諸臣表序	鄭曉
皇明四夷考序	鄭曉
皇明北虜考序	鄭曉
壽邑侯順義王公序	周易
贈吳養浩入覲序	朱廷立
重刻山海經序	馮世雍

贈立庵張子權江西參議序	陳儒
贈溫子允憲河南序	陳儒
送紀僉事之陝序	王度
贈郡伯陽山周公北行序	王度
壽愚逸秦翁序	王度
送焦僉事之浙序	王度
贈應子考績序	葉良佩
贈陸田二子序	葉良佩
送張大參序	顧夢圭
送孔文谷序	顧夢圭
八閩歲考序	朱衡
重明文範目錄上	四十三
送姜希軒福建憲長序	朱衡
羅雲濱榮封序	朱衡
自知堂集序	朱衡
六朝詩序	朱衡
武舉錄後序	朱衡
送虛齋王公巡撫山東序	朱衡
代贈黃思庵令內黃序	陸光祖

卷之二十五	
序	
河南通志序	潘恩
皇明文選序	潘恩
刻大明律例後序	潘恩
賀徐白齋七十壽序	潘恩
送黃唯夫序	李舜臣
送白良甫序	李舜臣
刻二張詩集序	高叔嗣
送徐君崇教江陵明府序	高叔嗣
送西泉劉侍御守雒昌序	王梅
重明文範目錄二	王梅
送石村陳子量移杭州序	馬駟
匠喻贈陳尹	陳以勤
南山沈公述職榮旋詩序	董份
贈憲副應臺先生備兵陝西序	王材
送范縣明府谷泉張子之任序	胡經
贈十洲宋族陟司馬郎序	胡經
贈邑侯見川先生大觀序	樊鵬
贈南嶠任太守入覲序	樊鵬
壽東泉姚先生序	樊鵬
贈兵憲在軒胡子告歸序	楊本仁
序二檀大夫如雲南	

代敘會文	楊本仁
代敘贈南宮鞏侯	楊本仁
贈郡太守陳君入覲序	翁萬達
贈鄭長溪太守擢廣西憲副序	翁萬達
贈平山鄭族序	翁萬達
贈應容菴序	鄒守愚
贈澹峯黃先生之宜黃序	鄒守愚
湖廣武舉錄序	鄒守愚
送朱縣丞赴尤溪序	沈鍊
贈象山尹毛鍾陵序	王挺
贈何沅溪晉貴州按察使	王挺
皇明文範目錄上	董份
送光祿少卿江子謫長沙別駕序	董份
贈盧君令歸安序	董份
贈太史內山裴君奉使序	董份
皇明文範目錄上終	

皇明文範目錄下	
卷之二十六	
序	
孫太夫人九十壽序	許應元
蒼梧軍門志序	許應元
山東武舉鄉試序	許應元
送仁和王侯擢廷平序	許應元
諭塾編序	許應元
敘循守贈致齋黃公	陳昌積
送大中丞秋江朱公序	陳昌積
現公壽序	陳昌積
皇明文範目錄下	
東溪遺稿序	陳昌積
送兵憲白坪高公序	陳昌積
賀游大夫膺薦序	陳堯
贈傅山人序	陳堯
探袍集序	陳堯
送李子序	江以達
送魏子監稅蕪湖序	江以達
送袁令公赴召序	江以達
送都御史陸公序	江以達
送陳大夫考績序	江以達
江陰縣新志序	唐順之

筆疇序

唐順之

薛翁八十壽序

唐順之

贈宜興尹林君序

唐順之

送雙白陳子分教甌寧序

王健

贈羅懋德令遂安序

羅洪先

外舅大鄉三符先生八十壽序

羅洪先

皇明文範目錄下

二

卷之二十七

序

送張湖州序

屠應垓

送饒子聞之江南憲刑序

屠應垓

議陸大夫文

屠應垓

贈侍御王君按閩序

屠應垓

贈曾少叅序

屠應垓

武會序齒錄後序

屠應垓

重刻文選序

田汝成

夷堅志序

田汝成

福建鄉試錄序

田汝成

治邑要言序

田汝成

理財篇贈戶部主事曹君

范欽

贈憲副吳公之山東序

范欽

贈鍾陵毛侯遷台郡序

范欽

壽朴菴張公八十序

范欽

贈大叅伯槐溪孫公序

范欽

忠節錄序

喻時

士翼序

喻時

編次仲弟少玄集目錄

皇甫冲

送非泉來子令奉新序

皇甫冲

司直兄少玄集序

皇甫冲

送陳同楚法曹擢守荊州序

皇甫沆

陳后岡集序

皇甫沆

夢澤集序

皇甫沆

送周子忠守臨洮序

皇甫沆

唐賀秘監碑序

沈愷

六朝詩序

沈愷

代贈徐生序

薛應旂

刺高士傳總序

皇甫沆

高士傳總序

皇甫瀛

贈盧少谷考績序

蔡汝楠

畸所漫稿序

蔡汝楠

存明文範目錄下

四

送譚僉事赴浙江按察序

蔡汝楠

曹于野授光祿署丞南歸序

戚元佐

卷之二十八

序

送贊畫陳百戶序

王慎中

送都指揮俞君志輔序

王慎中

會試錄序

袁煥

東園小隱序

袁煥

賀大理卿兩溪葛公九十壽序

袁煥

送韓旋峯令興化序

袁煥

會試錄序

李本

會試錄序

高拱

贈二華譚子轉南職方序

應雲衛

存明文範目錄下

五

贈石陽陳子壯政和序

尹臺

王氏存簡稿序

孫陞

阮君督學浙江序

孫陞

湖廣鄉試錄序

陳束

蘇門集序

陳束

贈宋沙張先生陞雲南按察使序

陳束

送李憲長序

雷禮

送江浦侯令同知寧波府序

胡松

贈石里張先生入覲序

胡松

送大司馬鳳泉先生歸宜陽序

王維楨

贈監察御史汪溪間公還朝序

王維楨

豫內篇

王維楨

楚錄序

田頌

河叅序

田頌

送陳圭事之江南決獄序

翁大立

贈朱射陂考最序

茅坤

贈石溪鈕仲文之祁門序

周文燭

贈郡侯梧岡陳公述職序

秦鳴夏

辛酉科順天府鄉試錄序

裴宇

本朝明文範目錄下

六

卷二十九

序

贈陳同筆守荊州序

侯一元

王鶴泉集序

侯一元

海國絃歌詩序

侯一元

贈邑侯楊石峯序

侯一元

行邊紀聞序

顧名儒

嵇中散集序

陳德文

刻阮步兵集序

陳德文

周公足修仁得卷序

陳德文

晉玄晏先生白雲山齋高士傳序

黃省曾

谷山文範目錄下

七

李空同先生文集序

黃省曾

嵇康文集序

黃省曾

重校賈誼新書序

黃省曾

徐幹中論序

黃省曾

送拒山田子提學湖廣序

黃省曾

送陳抑亭之湖廣按察使序

洪朝選

王肯羅文集序

洪朝選

送羅處士還萬安序

李攀龍

送趙處士還曹序

李攀龍

詩紀序

張四維

唐雅序

何良俊

剪綵集序

何良俊

送曹一坡赴辰州通判序

何良俊

贈左江鄢兵憲東歸序

錢徵

空樓集序

楊巍

刻文苑英華序

塗澤民

刻玉茗新詠序

方弘靜

香明文範目錄下

八

卷之三十

序

中州覽勝序

唐寅

晞髮集序

王景象

刻寓惠錄序

翁溥

禺山文序

任瀚

唐漁石集後序

白悅

贈潘薦叔之樂清縣序

周祚

送王九用晦應貢北行序

金大車

為政篇贈尹子

金大車

諸封揚宜人六十壽序

汪鎰

香明文範目錄下

九

送程翁序

歸有光

贈考功史沱村考績序

楊豫孫

昭明太子集序

周滿

贈譚二華守天台序

萬恭

包侍御集序

莫如忠

軍政類編序

包節

子平格解序

包節

心學淵源錄序

薛甲

三獎序

谷繼宗

太師梁文康公集序

王世貞

贈徐東臯序

王世貞

赤牘清裁序

王世貞

俞仲蔚序

王世貞

贈憲長梅屋周公入粵

宗臣

贈大叅劉公之浙江序

宗臣

贈建州楊使君序

吳國倫

送周兵憲赴海道序

吳國倫

贈楊州郡守衛侯序

余有丁

贈令尹程侯朝覲序

彭輅

贈兵備劉常川權浙憲長序

彭輅

送項少嶽入京序

彭輅

四友齋叢書序

朱大韶

皇明文範目錄下

十

卷之三十一

序

送吳公視學山東序

汪道昆

送陳使君守蘭州序

汪道昆

送劉使君東巡序

汪道昆

送蘇君致續序

汪道昆

高伯宗詩序

李先芳

陳山人集序

徐中行

敘別汪大夫北上

陳有守

射林序

徐獻忠

贈太守黃公第三序

徐獻忠

皇明文範目錄下

十一

何元朗謁選序

徐獻忠

鹽鐵論序

張之象

序齒錄序

周思

鄭山人北游漫稿序

王錫爵

賀晉公守廣平序

鄭若庸

敘獎篇

徐登泰

秦漢文序

王寵

贈族父稷丘公序

沈一貫

竹西十一子賦別序

歐大任

國朝文纂序

張士淪

蒼梧雲影序

王穉登

平夷唱和詩序

俞允文

金子坤集序

黃姬水

鳳笙閣簡抄序

彭年

豫章南零詩會錄序

曾一台

贈郡理友石趙先生北上序

戴洵

贈劉都督序

余寅

皇明文範目錄下

七

卷之三十二

記

瑯琊遊記

宋濂

遊天平山記

高啓

春暉堂記

蘇伯衡

游棲賢院觀三峽橋記

王禕

漢南北軍記

王禕

苦齋記

劉基

出越城至平水記

劉基

滄州趣軒記

胡翰

半間雲記

貝璵

皇明文範目錄下

十三

水雲深處記

貝璵

運甓齋記

貝璵

省庵記

方孝孺

借竹軒記

方孝孺

宜隱軒記

方孝孺

餘慶堂記

方孝孺

息耕亭記

方孝孺

虎啞木偶人記

劉楚

用拙齋記

王紳

楮窩記

梁潛

辭劍圖記

胡廣

櫟軒記

石經堂記

獨坐軒記

趙訪

朱右

桑悅

筆明文範目錄下

十四

卷之三十三

記

湖山清隱樓記

得月樓記

鶴鳴軒記

河源記

西園雅集圖記

西園雅集圖記

承恩堂記

賜遊西苑記

大觀亭記

筆明文範目錄下

竹泉清隱記

四友堂記

友清書院記

吉水縣學忠節祠記

學士莊記

南昌風義碑記

耕雲會記

耕雲記

游龍門記

宋文丞相祠堂記

王禮

徐蘭

唐肅

梁寅

楊士奇

曾鶴齡

楊溥

李賢

董越

十五

尹直

彭華

韓雍

彭教

丘濬

劉鴻

劉鴻

姚夔

薛瑄

羅倫

卷三十四

記

常州府遷建忠義祠記

邵寶

二陳公忠義祠記

姚鏌

凝翠軒記

姚鏌

草亭記

姚鏌

續驛亭記

周瑛

五湖記

王鏊

七十二峯記

王鏊

補燭記

王雲鳳

恩平縣儒學記

陳獻章

香樹大觀目錄下

十六

虛白記

陳謨

太平尹袁公祠記

謝鐸

十德堂記

林俊

何陋軒記

王守仁

玩易齋記

王守仁

濠河記

王守仁

觀德亭記

王守仁

澗西記

王廷相

穎榆縣建廳事記

王廷相

大椿洞記

魯鐸

太僕寺題名記

邵銳

遊廬山記

李夢陽

尋仙居洞記

黃衷

三水縣修學記

黃衷

三忠祠記

黃衷

五辛亭記

康海

大理左寺題名記

韓邦奇

琴川記

湛若水

稽勳清吏司題名記

湛若水

南京刑部廣東司題名記

湛若水

鈍齋記

湛若水

深永縣重修儒學門記

湛若水

香樹大觀目錄下

十七

太醫院題名記

徐縉

卷三十五

記

阜民樓記

四貞祠記

臨安兵備題名記

武康名宦祠記

水鏡堂記

重修清風祠記

月湖清隱記

廬州府重修廟學記

玄源子記

名南文範目錄下

謝氏世睦記

遊嶧山記

秋原記

種松夢記

榮賜樓記

安慶府堂記

泰和縣陸侯祠堂記

閒菴記

綠雨樓記

約齋記

觀瀾圖記

崔銑

崔銑

朱應登

桂華

毛澄

蔡潮

蔡潮

王常

徐禎卿

徐禎卿

景陽

景陽

景陽

姚綬

嚴嵩

嚴嵩

董玘

陸深

張邦奇

張邦奇

重修成都府廟學記

貽安堂記

靖江縣記李公禦寇事

河東運司學進士題名記

甘肅都察院題名記

寧國府鄉賢祠記

至止堂記

聚秀樓記

虛白記

一篷記

西園清隱記

名南文範目錄下

西隱堂記

記間公雨詩卷

賀教授去官碑記

友于堂記

淮陰漂母祠碑記

張邦奇

張邦奇

殷雲霄

呂柟

王鴻儒

鄒守益

鄒守益

鄒守益

歐陽鐸

尹襄

羅倫

羅倫

孟祥

霍韜

金大車

王瞻

卷三十六

記

山亭記

劉玉

理山亭記

許宗魯

大義祠記

舒芬

三友樓記

鄭瑗

忠義祠記

黃肇

南京兵部職方司聽壁記

胡纘宗

登黃金臺記

鍾芳

南京太常寺題名記

鍾芳

三功祠記

鍾芳

重明文範目錄下

二十

新築劍江堤記

夏良勝

恩牧廨記

鄭善夫

漳州重新府治記

鄭善夫

蓮峯石記

陳伯獻

廊廟江湖堂記

戴時宗

王女潭山居記

文徵明

棲雲樓記

汪循

重建伏羲廟記

唐龍

邠州文正公祠記

唐龍

遺愛祠記

唐龍

君子亭記

孫存

拙菴記

馬駙

躋古堂記

鄭曉

蔣氏世祠堂記

張岳

樊子讀書堂記

樊鵬

省耕記

顏木

六經閣記

顏木

重建忠節祠記

吳鼎

顏溪記

吳鼎

新城縣遷學記

吳鼎

北堂玩適記

張治

西壁記

姚涑

重明文範目錄下

二十一

梅園記

姚涑

青州府儒學修正大成聖賢學序記

馮惟訥

雨中泛湖記

許穀

山西道監察御史題名記

董份

欽州新建州堂記

倫以訓

卷三十七

記

南平縣蓋蓋里社學記

援隱記

大觀亭記

一鑑亭記

直覺記

應昕記

單城記

峨眉山紀遊

九山子記

重明文範目錄下

紀循行

廣山精舍記

豕宰東園何公祠堂記

慕閑記

清豐縣重修儒學記

葆春園記

羨魚軒記

禮部儀制司題名記

許忠節公祠記

山東按察司題名記

龍卧山房記

徐階

周易

邵經邦

邵經邦

廖道南

廖道南

廖道南

教英

朱廷立

三二

朱廷立

朱廷立

王度

王度

蘇祐

蘇祐

蘇祐

歐陽德

陸鉞

陸鉞

王激

讀書園記

定非亭記

重修尚書秦公封丘生祠記

竹林聽月記

遊龍眼潭記

福建提學署碑記

新建巡按順天察院記

南京戶部湖廣司題名記

賜進士題名記

王氏義莊記

新設寧武兵備道題名記

重明文範目錄下

濟州重修水部分司記

大司空鎮山朱公開漕渠記

高叔嗣

高叔嗣

顧夢圭

包梧

董穀

江以達

孫陞

洪朝選

李春芳

於士儋

李攀龍

三二

豐坊

睦樺

卷三十八

記

核邊記

王維楨

創建大復何先生祠堂記

徐中行

陳氏祀田記

屠應拔

明贈太師端肅馬公祠重修記

楊本仁

裕州均田碑記

唐順之

常熟縣二烈祠記

唐順之

衢州守李克喬先生生祠記

王慎中

海上平寇記

王慎中

天巢記

馬一龍

重刊文範目錄下

二十四

朱詩樓記

沈愷

真率園記

沈愷

課農圖記

陳昌積

張君東墅記

黃份

海槎記

陳德文

大中丞東田馬公祠堂記

陳堯

復都御史李公祠記

王璣

一寄亭記

瞿景淳

皆可園記

茅坤

潮溪草堂圖記

田汝成

水心園記

徐獻忠

莊浪衛重修儒學記

包節

井陘兵備道題名記

俞憲

西門記

宗臣

心漁記

黃省曾

微空菴記

沈明臣

海上琴堂鳴琴記

王文祿

小瀛州記

王文祿

重刊文範目錄下

二十五

卷三十九

傳

王冕傳

危孝子傳

宋太史傳

吾丘子行傳

天刑生傳

獨冷先生傳

鐵笛道人自傳

南宮生傳

胡應炎傳

寶明文鏡目錄下

謝錫傳

詹鼎傳

葉伯巨鄭士利傳

錢可大傳

賈義傳

無辯野人小傳

洛下遺民傳

唐珏傳

華山樵者傳

逢振生傳

高太史傳

宋濂

宋濂

王禕

王禕

蘇伯衡

劉基

楊維禎

高啓

高啓

高啓

胡翰

方孝孺

方孝孺

梁潛

馬斯道

徐一夔

徐一夔

張孟兼

劉楚

劉楚

李志光

東里先生小傳

貧堅子傳

於菟夜兒傳

丁三老傳

王古直傳

湯胤勳傳

中山狼傳

陳實

王直

王禮

李賢

李東陽

程敏政

馬中錫

寶明文鏡目錄下

二十七

卷之四十

傳

徐節婦傳

阿留傳

愧齋先生傳

楊義士傳

邵道人傳

張光世傳

太白山人傳

六烈女傳

尚書黃公傳

皇明文統目錄下

漢陽太守傳

吳尚書傳

擬孫炎烈傳

晚逸居士傳

太白山人傳

朱惜傳

石川子傳

義虎傳

太傅王文恪公傳

張風傳

姚善傳

楊守陳

陸容

王鏊

張汝弼

李夢陽

李夢陽

李夢陽

李夢陽

李夢陽

王九思

崔銑

陸深

陸深

殷雲霄

殷雲霄

殷雲霄

祝允明

王守仁

夏鍬

史鑑

朱氏雙節婦傳

凌烈婦傳

尚寶司卿劉宗夏傳

死事傳

節婦虞氏傳

鄭顛公傳

杜生傳

劉麟

陳沂

鄒守益

許相卿

許相卿

鄭善夫

鄭勝

皇明文統目錄下

二七

卷四十一

傳

趙烈婦傳

給事中李公傳

董大理傳

唐孝子傳

詩丐傳

邢節婦小傳

孝廉先生傳

贈尚寶司卿味淡何公傳

貞愍胡氏傳

不韋因大輿日錄下

阿寄傳

李宜人傳

東溪先生傳

隋王通傳

京兆君傳

胡端敏傳

孫忠烈公傳

孫孝子傳

仲泉孫先生傳

陳恭懿公傳

友雲曾公傳

吳鼎

陸察

黃佐

姚淶

陳九川

周廷用

沈愷

沈愷

沈愷

田汝成

唐順之

張袞

柯維騏

屠應峻

雷禮

王維禎

趙貞吉

程文德

薛應旂

羅洪先

王先生傳

草橋先生傳

詹處士傳

沈文植傳

許應元

許應元

汪道昆

汪道昆

不韋因大輿日錄下

三十一

卷四十二

傳

郭清狂傳

何奉祠公傳

趙烈士傳

岐山叔父小傳

張隱君小傳

文先生傳

徐母許太夫人傳

桑悅傳

張靈傳

皇明文範目錄下

海上三神山人傳

谿谷生傳

劉烈女傳

練侍郎傳

包丘子傳

張季翁傳

崔鑑傳

廝犬傳

三友傳

霞石山人傳

蔡孺人傳

陳昌積

陳昌積

侯一元

侯一元

王世貞

王世貞

王世貞

閻秀卿

閻秀卿

宗訓

馬駙

馬駙

陳德文

張之象

皇甫涉

吳桂芳

包節

包節

汪道昆

歸有光

張自新傳

歸氏二孝子傳

黃浦先生傳

浦小癡傳

黃翁傳

王義士傳

歸有光

歸有光

沈明臣

朱察卿

王穉登

張椿

皇明文範目錄下

三十三

卷四十三

碑

勅建歷代帝王廟碑

宋訥

北嶺將軍廟碑

劉基

越國公廟碑

胡翰

江淮平亂碑

王鏊

漢愍帝碑

邵寶

平定安南碑

羅欽順

許州知州邵公去思之碑

賈誼

嘉靖甲午平虜之碑

康海

釣臺亭碑

李夢陽

香南文範目錄下

三十四

少保兵部尚書于公祠重修碑

李夢陽

南新二縣在城社學碑

李夢陽

鄆陵縣城碑

李夢陽

禹廟碑

李夢陽

鄭陽撫治院保節堂題名碑

湛若水

定遠令唐君遺愛碑

嚴嵩

王侯去思碑

陸深

平黎碑

鍾芳

故瑞州府知府李公碑

徐禎卿

監察御史前長洲令俞君遺愛之碑

祝允明

卷四十四

碑

平香爐山碑

周廷用

新城黃鄉保碑

歐陽鐸

山西八角堡新置守備碑

高叔嗣

海陽朱令去思碑

翁萬達

楚城碑

廖道南

都昌縣雙忠祠碑

蘇祐

任丘縣王君河碑

屠應峻

勅建太平寨忠義廟碑

屠應峻

閔視靖州碑

陳東

香南文範目錄下

三十五

刑部貴州司題名碑

于廷寅

方遜志先生祠堂碑

薛應旂

周侯去思碑

徐良傳

樂清縣重修孔子廟碑

侯一元

城樂清縣碑

侯一元

明甌寧縣令胡公德政碑

宗臣

勅建憫忠祠碑

汪道昆

關清遠峽江道碑

王漸達

卷四十五

神道碑

大明追封楊王神道碑銘 宋濂

擬御製中山徐武寧王神道碑 宋濂

明勅賜銀青榮祿大夫上柱國中書平章軍國重

事兼太子少保鄂國常公神道碑銘 宋濂

明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特進光祿大夫左都

督左柱國議軍國事信國公追諡襄武封東甌王

神道碑銘 方孝孺

明葉文莊公神道碑 彭時

明少保吏部尚書兼華蓋殿大學士贈特進光祿

金華文範目錄下

三十一

大夫左柱國太師謚文達李公神道碑銘 彭時

明太子太保吏部尚書贈特進光祿大夫太保謚

忠肅王公神道碑銘 彭華

明南京禮部左侍郎贈本部尚書謚恭毅章公神

道碑銘 尹直

明少保兼兵部尚書贈特進光祿大夫柱國太傅

謚肅愍于公神道碑 倪岳

卷四十六

神道碑

明資德大夫正治上卿都察院左都御史致仕贈

太子少保謚簡肅張公神道碑銘 李東陽

兵部尚書襄毅項公神道碑銘 李東陽

吏部右侍郎兼詹事府丞贈禮部尚書謚文懿楊

公神道碑銘 王傑

大明太子少保刑部尚書贈榮祿大夫少保謚莊

敏林公神道碑 劉珣

大明南京大理寺卿夏公神道碑銘 楊守止

大明故光祿大夫少保兼太子太保吏部尚書武

金華文範目錄下

三十二

英殿大學士致仕謚文隱石公神道碑銘

大明故特進光祿大夫左柱國少師兼太子太師

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致仕贈太師謚文靖劉

公神道碑銘 楊一清

明故資善大夫南京禮部尚書贈太子少保謚文

莊邵公神道碑銘 楊一清

明贈通議大夫兵部右侍郎兼詹事府丞贈禮部

尚書謚文懿楊公神道碑 沈愷

卷四十七

墓碑

前朝列大夫交趾布政司右丞議解公墓碑銘

楊士奇

封儒林郎翰林修撰呂公墓碑銘

康海

封中憲大夫蓮峯韓先生墓碑

王九思

康長公墓碑

李夢陽

明故監察御史涂公墓碑

李夢陽

明故亳州知州養齋林君墓碣銘

葉良佩

翰林院編修王君懋中墓石文

張治

外史張公墓碑銘

姚綬

皇明文範目錄下

三十八

春坊贊善大夫恩祿公墓碑銘

王尚綱

鳳陽縣尹少川先生墓碑

王健

卷四十八

墓誌銘

高節先生墓誌銘

楊維禎

故少師吏部尚書贈特進光祿大夫太師諡忠定

蹇公墓誌銘

楊士奇

明賓德大夫正治上卿都察院左都御史贈太子

太保諡恭簡戴公墓誌銘

李東陽

明通議大夫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掌詹事

府事張公墓誌銘

李東陽

侍郎章公墓誌銘

謝鐸

南安府知府華亭張君墓誌銘

謝鐸

皇明文範目錄下

三十九

太子太保吏部尚書贈特進光祿大夫柱國太師

諡端毅王公墓誌銘

王鏊

石田先生墓誌銘

王鏊

自撰墓誌銘

劉忠

戶部尚書忠定韓公墓誌銘

楊一清

明榮祿大夫太子太保刑部尚書見素林公墓誌

銘

楊一清

南京禮部尚書致仕贈太子少保諡文恪月湖先

生楊公墓誌銘

羅欽順

卷四十九

墓誌銘

都察院左都御史東田馬公墓誌銘 靳貴

廣西左布政使龐公墓誌銘 夏鏞

一峯先生墓誌銘 賀欽

明中憲大夫都察院左僉都御史北山楊公墓誌銘

銘 王九思

康長公墓誌銘 王九思

康烈婦楊氏墓誌銘 王九思

明朝列大夫山西布政司叅議五泉韓子墓誌銘

王九思

查明文範目錄下 四十

凌溪先生墓誌銘 李夢陽

封宜人亡妻左氏墓誌銘 李夢陽

高處士合墓誌銘 李夢陽

隱亭先生墓誌銘 李夢陽

明大中大夫資治少尹福建都轉運鹽運使司運使

李公墓誌銘 何景明

明慶士李先生墓誌銘 王廷相

徐昌國墓誌銘 王守仁

文橋菴墓誌銘 王守仁

西河散人墓誌銘 韓邦奇

卷之五十

墓誌銘

按察副使水南田君墓誌銘 崔銑

江西按察司副使空同李君墓誌銘 崔銑

監察御史鄭公墓誌銘 陸深

明故禮部精膳司主事減君墓誌銘 湛若水

明故四川按察司副使張公墓誌銘 張邦奇

明故中憲大夫南京通政司右通政南湖余公墓誌銘

誌銘 張邦奇

改齋王君墓誌銘 鄒守益

泉亭吳先生墓誌銘 許相卿

查明文範目錄下 四十一

江西贛州府知府沈公墓誌銘 許相卿

劉仲賓墓誌銘 吳鼎

徐臨江墓誌銘 吳鼎

崇德李君墓誌銘 舒芬

明故資政大夫南京戶部尚書贈太子少保養齋

徐公墓誌銘 張袞

祝先生墓誌銘 陸深

天池山人陸子玄墓誌銘 陸深

江西右布政使雍里顧公墓誌銘 潘恩

赤山周公墓誌銘 徐階

明封孺人顧母李氏墓誌銘 徐階

旌貞節鄧氏墓誌銘

友筠叔父墓誌銘

歐陽德

馬一龍

皇明文範目錄下

四十二

卷五十一

墓誌銘

明故前軍都督府都督僉事贈榮祿大夫都督同

知旌孝行伯泉孫公墓誌銘

明袁處士墓誌銘

薛西原先生墓誌銘

翰林院編修駱公墓誌銘

長醉翁卜君墓誌銘

故宣義郎簡菴陸公墓誌銘

包隱君墓誌銘

仲弟于允墓誌銘

皇明文範目錄下

四十三

周先生誌

鄭樂泉處士墓誌銘

明故楊公大淵合葬墓誌銘

徐隱君墓誌銘

禮部精膳司主事來君墓誌銘

司教雙溪鄭公墓誌銘

陶子沾墓誌銘

明故太學生三園金長公墓誌銘

余山人墓誌

明故處士悅間姚君配徐碩人合葬墓誌銘

董份

尹臺

高叔嗣

唐順之

孫陞

屠應埈

屠應埈

屠應埈

江以達

樊鵬

鄒守愚

楊本仁

皇甫昉

許應元

侯一元

薛應旂

汪道昆

董份

董份

明封承德郎刑部山東司主事東泉徐公墓誌銘

宗臣

大安人徐母許氏墓誌銘

李攀龍

明故山東布政使司左叅政蒙泉敖公墓誌銘

俞憲

江西副使柳泉葛公墓誌銘

許穀

奎明文範目錄下

四十四

卷五十二

墓表

史明古墓表

吳寬

翰林院修撰錢與謙墓表

李東陽

明故承直郎刑部福建清吏司主事東君墓表

王九思

節菴方公墓表

王守仁

孫少卿墓表

崔銑

時菴先生墓表

鄭善夫

明松坡丁先生墓表

許應元

王源潔墓表

吳鼎

奎明文範目錄下

四十五

兵科給事中豐溪徐君墓表

李攀龍

董隱君墓表

何良俊

卷五十三

行狀

故翰林待制華川王公行狀

鄭濟

翰林學士承旨宋公行狀

鄭楷

明文懿公楓山章先生行狀

林俊

亡兄行狀

何景明

翰林院修撰對山康先生行狀

張治道

禮部尚書羅文肅公行狀

夏良勝

明嘉議大夫湖廣提刑按察司按察使弟叔嗣行狀

狀

高仲嗣

封山西參政先大夫行狀

高仲嗣

重刊文範目錄下

四十六

贈禮部尚書謚文簡西玄先生行狀

王維楨

先君平厓府君系畧

許應元

卷五十四

哀誄

故提舉李公哀辭

劉楚

胡子奇哀辭

鄭真

哀劉兩澤辭

周敘

太白山人哀辭

鄭善夫

慕蘭徐先生誄

馬駙

袁督學誄

張鳳翼

何隱君誄

張之象

東泓哀辭

錢微

明故少保胡公誄

沈明臣

重刊文範目錄下

四十七

戴子良招魂辭

方蒙

招魂辭

錢琦

卷五十五

書

擬答呂相絕秦書

宋濂

答章秀才論詩書

宋濂

補范宣子復鄭子產輕幣書

蘇伯衡

擬劉峯答孟達書

高啓

答程伯大論文

朱夏

答梁孟敬書

劉永之

奉少傅東里楊先生書

羅爾

上堂尊書

蔡清

與張主客論倭奴貢獻書

楊守陳

皇明文範目錄下

四十八

與劉德夫書

王九思

與彭學士書

何喬新

與殷黃門

鄭善夫

答姚元肖吏部

鄭善夫

卷五十六

書

簡李汝弼侍御

馬中錫

戲擬趙高答李斯書

李夢陽

駁何氏論文書

李夢陽

詒古鏡書

李夢陽

與空同先生論詩書

何景明

與何粹夫

何景明

與彭濟物

康海

答獻吉書

徐禎卿

與郭价夫學士論詩書

王廷相

皇明文範目錄下

四十九

上西涯相國書

崔銑

答薛君采書

張治道

與文徵明書

唐寅

上吳天官書

唐寅

上李西涯書

盛端明

補蘇武報漢書

夏良勝

與晉溪王先生

霍韜

與胡靜菴書

霍韜

答重慶太守劉嵩陽

楊慎

上霍元厓宗伯書

孫存

上楊石齋閣老書

林希元

卷五十七

書

擬漢太子招四皓書

張釐山

上王太傅書

蔡羽

上執政書

吳鼎

與馬仲房書

胡侍

上首相石齋楊公書

鄭一鵬

復尚書東沙張公

沈愷

獻仲兄書

袁表

復李驗封伯華書

袁表

答王壁谷

張岳

重刊文範目錄下

五十

董承敘

與胡龍之書

董承敘

寄舒子

王廷陳

答張東沙

王廷陳

上程中丞

王廷陳

與嚴子

王廷陳

與陳兩湖

唐順之

復東橋顧少宰

唐順之

與陳約之書

屠應峻

寄屠漸山書

陳束

辰州與田叔禾書

陳束

答許少華

王維禎

歐陽三石論文書

王維禎

答余文獻書

王維禎

與孔文谷書

王維禎

重刊文範目錄下

五十一

卷五十八

書

設扶蘇自訟書

與王德仁侍御

與霍渭涯論文書

與白厓秦學士

奉少司寇梅國先生書

寄北郡空同李公書

答費鍾石書

上巡撫陳公書

答陳約之書

與居業侯大府書

與徐白石大守論文書

與郡守熊軫米先生書

與行人秦少說書

與方子明少說書

再復吳明卿書

與汪伯玉論文書

簡龍濟谷十與

簡友人論文

上郡學教授向先生書

柯維騏

許應元

江以達

應雲鸞

陳德文

黃省曾

陳昌積

田汝成

田汝成

田汝成

田汝成

何良俊

朱蔡卿

王輝登

沈明臣

江燾

凌約言

凌約言

俞允文

卷五十九

論

李泌

西伯伐崇

鸞舉

崔寔

陸贄論

高帝吕后論

孔明自比管樂論

史論

魯莊公論

皇明恭親王錄下

佳感論

莊周

勇士

作才

用拙

古今人表論

得失論

皇明土官志論

漢黨人論

鄉愿論

耽詩論

高啓

方孝孺

方孝孺

方孝孺

王紳

梁潛

楊守陳

康海

崔銑

張邦奇

劉王

周廷用

周廷用

周廷用

楊慎

童承敘

鄭曉

鄭曉

薛甲

張治道

碑志論

胡侍

下和注玉論

李循義

物象篇

周珙

子胥論

陸粲

新都講業論

汪道昆

酒德論

汪道昆

善仕論

汪道昆

原思論

皇甫汈

罪言論

皇甫汈

察雋

吳子玉

倣原

吳子玉

重明文範目錄下

五十四

宋太祖傳位論

陸健

卷之六十

雜文

燕書

谷目童文

宋濂

宋濂

重明文範目錄下

五十五

卷六十一

雜文

空同子贅說

擬春秋文辭十首

續志林

夏后氏之郊

送窮文

愁鬼言

賣柑者言

蘇伯衡

王禕

王禕

劉基

劉基

劉基

劉基

皇明大範目錄下

五十六

卷六十二

雜文

中山盜錄

書博雞者事

溪喻

越巫

言命

訟齟齬文

逐蠅喻文

農鳴

送亦文

事難

教學篇

擬辛伯諫周釐王

擬延陵季子諫吳王餘祭

春秋天子之事

獲麟前

獲麟後

夾谷前

夾谷後

雜言三首

雜說四首

楊維禎

高啓

方孝孺

方孝孺

王禮

唐肅

楊守陳

程敏政

邵寶

鄭喜夫

鄭瑗

鄭瑗

席書

席書

席書

席書

席書

席書

岳正

陸容

皇明大範目錄下

五十七

原言六條

雜言五首

書述

松窓寢言

雜著十九首

瘞筆文

桑悅

何景明

祝允明

崔銑

方鵬

陸樹聲

皇明文範目錄下

五十八

卷六十三

雜文

詰博望侯文

東遊紀異

發盜

却巧文

罵猫文

名實紀

禮讓

議應

刑法上

皇明文範目錄下

刑法下

逐蛛文

逐妖文

君鑒

告司命文

仕意篇上

仕意篇下

祛塵文

勅漢楊王孫藏筆文

警語三首

張邦奇

董玘

何景明

王達

胡侍

周瑯

周瑯

袁泰

葉良佩

葉良佩

鄒守愚

鄒守愚

王挺

袁泰

黃省曾

黃省曾

王文祿

俞允文

陸瑞家

五十九

卷六十四

題跋

書蘇伯修御史斷獄記後

劉基

書劉禹疇行孝傳後

劉基

書九歌圖後

貝瓊

題六檜堂卷

黃淮

書袁廷玉傳後

胡儼

書顏魯公爭座帖

錢習禮

題却封禪頌稿後

王直

書其節婦事

李東陽

跋表鋪傳後

林環

跋東坡書千文

祝允明

跋趙子昂三駿圖

吳鼎

題永思言卷

陳東

跋項節婦傳後

王健

題謝樹仙繪圖

許應元

題喬氏族譜後

張之象

書世澤隆恩卷後

何良俊

書介白菴記後

盧叔麟

卷六十五

平祭文

憫貞淑文

胡翰

弔董生文

胡翰

禡牙文

胡翰

祭太史公文

方孝孺

祭王文節文

方孝孺

祭李子西提舉文

宋訥

祭胡先生文

蘇伯衡

弔國使王翰林文

張紱

祭誠意伯文

吳公頤

祭丁提學王夫人文

邵寶

告羅一峯墓文

陳獻章

禱兩武臣廟文

蔡潮

詰責山靈并告飛天火雷神機文

蔡潮

除妖告城隍文

姚鏌

弔張巡文

張鏌

祭家宰許公文

劉玉

祭洲頭山神文

王守仁

瘞旅文

王守仁

祭王文恪公文

祝允明

祭巡撫江西都御史孫公文

屠僑

祭東白先生文	祭余舉人朴夫文	祭朴菴王先生文	祭坡山文	祭對山文	弔李默庵先生文	亡弟汝含祭文	余員外祭文
董玘	席書	席書	黃衷	張治道	何景明	李夢陽	李夢陽

祭子文	祭郡厲文	祭東海文	祭叔父谷易府君文	王忠文公祠堂奉安告文	梅嶺祭曲江文	祭張府珎文	遣祭王鶴山文	祭座主俞正齋文	祭漁石唐公文	祭松間謝靈副文	祭王壘王舜卿文	祭具司空文	代祭李西涯文	華容祭劉東山文	黃陂祭二程先生文	祭姚東泉文	祭李文正文	悼兄文	弔岳武穆文	弔祭文
朱廷立	王度	王度	徐階	潘潢	張岳	王鳳靈	王鳳靈	吳鼎	費采	鄒守益	楊慎	鍾芳	王希	張邦奇	張邦奇	張邦奇	張邦奇	張邦奇	張邦奇	張邦奇

祭鶴山文	陸銓
祭王太史文	陸鉞
祭鄭慶州文	高叔嗣
祭祝京兆文	袁袞
祭東涯翁公文	鄒守愚
祈雨文	鄒守愚
祭太傅謝文正文	屠應峻
祭內子文	許應元
合祭王太史文	王維楨
祭陣亡水亡將士	沈明臣
祭岳義士文	王世貞
重明文範目錄下	
六十四	

卷六十七	七
志釋	宋灝
七更	金寔
七述	何景明
七發	劉玉
七陳	顏木
七進	邵經邦
七擇	袁袞
七徵	庾道南
七介	陸師道
重明文範目錄下	
七教	許應亨
六十五	

卷六十八

連珠

續連珠八首

擬連珠六十八首

演連珠五十首有序

續連珠二十二首有序

連珠八首

連珠八首

連珠八首

宋濂

劉基

王禕

王紳

陳沂

沈愷

鄭堯

皇明文範目錄下終

皇明文範目錄下

皇明文範卷之一

冊文

懿祖謚冊文代陶學士作

蘇伯衡

維洪武元年歲次戊申正月壬申朔越四日乙亥 孝曾孫嗣皇帝某再拜稽首上言伏以創業開基孝宜先於追遠祖功宗德禮莫大於正名蓋由積善而累仁是致以家而為國考文在古追謚於今伏惟 皇曾祖考府君性賦慈仁志存謹厚克勤克儉修身永念於貽謀無黨無偏履道每期於垂裕昔陶唐上崇於少皞而周武追王於古公思水木之有本原履霜露而懷怵惕謂多儀備物未足盡於孝思惟顯號鴻名乃克符於禮典作廟有奕鏤玉惟榮

懿祖妣謚冊文

蘇伯衡

維洪武元年歲次戊申正月壬申朔越四日乙亥 孝曾孫嗣皇帝某再拜稽首上言伏以人之大倫正始必由於內治國之盛典報本莫大於尊親惟今日之光華皆重闡之積累嚴脩祿享敬上徽稱伏惟 皇曾祖妣坤道順承德儀雍穆儉遵幹濯德音夙著於宗閣地備溫恭慶系遠延於孫子實由中助不顯前聞惟種德於百年之先故食報於數世之後遂令眇質獲履至尊爰考彝章式崇謚冊

謹奉冊寶上尊號曰 恒皇后誕受帝社永膺令名重覆
綿衣莫遂生榮之願關雎麟趾尚祈陰相之功謹言

孝惠皇太后尊謚冊文

毛紀

維嘉靖元年歲次壬午十二月癸酉朔越二十二日甲午
孫 皇帝御名稽首上言伏以治由立愛尊崇已極盛於
前聞禮重易名顯號實垂光於永世情文兼備簡冊具存
恭惟 大行壽安皇太后莊純柔靜淑惠慈仁徽音嗣美
瑤編善譽增輝寶牒夙事 皇祖贊懿範於坤宮誕育諸
藩濟慶源於 獻帝頻臻昭敬誠之德萬覃著勤儉之風
延及躬嗣永丕業深惟護佑之備每聆誨諭之諄詳
化及家邦功存宗社比從典典用為徽稱孝事重闈燕用
昭聖皇太后加上尊號冊文

昭聖皇太后加上尊號冊文

嚴嵩

伏以坤懿正位允儼宸極之尊廟序迄成式徽靈休之盛
惠澤既均於海宇慶儀當展於宮庭恭惟 昭聖皇太后
陛下柔順承天安貞配地風贊伯考治登湯穆之風誕育
皇兄連撫盈成之祚憑几肆揚於末命奉符爰及於冲人
君敷恭膺眷祐荷皇天之錫艱虞底定謳歌同有衆之心

功存擁翊以難名禮竭尊崇而其聲乃輪奐落成之日屬
星虹應瑞之期擬申薦夫鴻名庶備成於釐事謹率文武
群臣敬奉冊寶恭上尊號伏願備膺景福茂對昌辰無疆
惟休用永綏於壽考有秩斯祐方共享於昇平臣等名

昭嬪王氏進封皇貴妃冊文

嚴嵩

朕荷三靈孚祐九廟居歆誕降元祥肇端國本駸盛之慶
發於宮闈無疆之休延於宗社考古之憲毋以子貴是宜
茂慎典冊進峻封稱以對揚天休增重震器咨爾昭嬪王
氏生有淑德侍于皇宮稟乾坤之粹靈淵懿可度鍾日月
之明潤柔嘉有章頃者授弓矢於禕祠占熊羆於吉夢首
誕軒龍之秀聿開樞電之祥惟天祐于余家廼爾集于大
命肅示寵靈之渥用升位序之崇特遣使持節進封爾為
皇貴妃錫之金冊金寶於戲品冠六儀協滿星辰之位名
超九御峻升榆狄之華爾其益懋恭勤逾迪祇畏往昭朕
命永綏遐福欽哉

應制擬撰 皇天上帝冊文

陸深

伏以浩蕩難名萬物被生成之德高明在上一人嚴昭事
之誠蓋神其尊於天而乾寶稱為父適伸瞻典適當眇躬
恭惟皇天上帝一氣感通四時成歲佑人家國每形仁愛
之心福我邦圻益致聰明之助左右 列聖陰臨下民迨
于冲人特隆大庇爰自宗藩入繼臨御十有八年迄今眷
命維新坐受四夷萬國全付以君師之任宛同乎父子之

傳每荷元慈深歎克肖陽為賞陰為罰懋成享壽之功日
重輝月重輪廣運中和之德勉圖報稱莫罄名言惟是尊
崇載揚大美彼清虛一大之說已涉不經况郊禘六天之
文僅成巫史慨自周家制作之後沿於漢儒傳會之餘魏
晉傷繁隋唐過濫自茲以降曾何足云欲章無二之尊願
洗千古之陋惟我 祖考若未暇於一朝顧此典與如有
待於今日是用請之先聖告于百神恭上寶冊曰 皇天
上帝庶明主宰之大義用極尊親之至情裕後光前郁郁
之文斯在居高聽下恢恢之量維容伏願寧顯居歆群黎
徧德精誠仰達永承黍稷之馨香明昭俯臨尚冀牛羊之
右享敢昭鴻號敬薦休光

皇明文範卷之二

四

詔

封諸王詔

王緯

朕荷天地百神之靈 祖宗之福起自布衣難創業惟
時將帥用命遂十有六年混一四海功成治定以應正統
考諸古昔帝王既有天下子居嫡長者必正位儲貳若其
衆子則皆分茅胙土封以王爵益明長幼之分固内外之
勢者朕今有子十人前歲已立長子標為皇太子爰以今
歲四月初七日封第二子棟為秦王第三子橒為晉王第
四子棟為燕王第五子橒為吳王第六子橒為楚王第七
子橒為齊王第八子橒為潭王第九子橒為趙王第十子
橒為魯王姪孫守謙為靖江王皆授以冊寶設置相傳宣

屬凡諸禮典已有定制於戲衆建藩輔所以廣磐石之安
大封土疆所以眷親支之厚古今通誼朕何敢私尚賴中
外臣隣相與維持弼成政化故茲詔示咸使聞知

開科舉詔

王緯

詔曰朕聞成周之制取材於貢士故賢者在職而其民有
士君子之行是以風俗淳美國易為治而教化彰顯也漢
唐及宋科舉取士各有定制然但求詞章之學而未求六
藝之全至於前元依古設科待士甚優而權要之官每納
奔競之人辛勤歲月輒竊仕祿所得資品咸居舉人之上
其懷才抱道之賢恥于並進甘隱山林而不起風俗之弊
一至於此今朕統一中國外撫四夷方與斯民共享昇平

皇明文範卷之二

五

之治所慮官非其人有傷吾民願得賢能君子而用之自
洪武三年為始特設科舉以起懷才抱道之士務在經明
行修博古通今而文質得中名實相稱其中選者朕將親
策於廷觀其學識品其高下而任之以官果有才學出衆
者待以顯擢使中外文臣皆由科舉而選非科舉者毋得
與官敢有游食奔競之徒坐以重罪以稱朕責實求賢之
意於戲設科取士期必得於全材任官惟賢庶可成於治
道咨爾有衆體予至懷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封高麗國王詔

王緯

朕肇膺正統誕撫多方乃眷高麗襲朝鮮之遺壤克尊中
夏逾渤海而稱臣頃詔使之往臨即表詞之來上有嘉方

物良仍衷情蓋由夙慕於華風用是恪修於臣職况兩三
韓之累世皆慎始終屬茲四海之一家何殊内外爰稽藝
制載錫真封今遣某官齎印仍封爾為高麗國王於戲保
民杜而王纂榮懷於舊服守禮義之國作屏翰於東藩其
始自今毋替朕命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武宗皇帝尊諡詔

毛紀

詔曰自古人君德施於當時咸有顯號隆名以紘于廟享
傳諸萬世我朝 列聖相承率由茲典有不可易者恭惟
皇兄大行皇帝以英武之資剛健之德嗣登寶祚十有七
年于茲矣任賢圖政節用阜民克詰戎兵屢平僭亂淵慮
弗遑于寢食皇威昭布于遐邇真有安不忘危持盈保成

皇明文範卷之一

六

之志用是宇內咸寧繁榮率服遠隔晏然治平之興方有
望於今日夫何不辜龍馭上賓天下臣民攀號莫逮顧予
涼薄肇繼鴻基允惟付託之艱方深在疚之痛追慕遺烈
率遵舊章謹命在廷文武群臣恭稽禮文議薦諡號博采
衆論協于至公乃于今年五月八日祗告天地宗廟社稷
奉冊寶恭上 大行皇帝尊諡曰承天達道昭德顯功宏
仁思孝毅皇帝廟號武宗嗚呼盛德發乎乾綱實揄揚之
莫罄微稱薦乎殷禮尚昭顯於無窮布告萬方咸宜知悉
制

梅思禮授大都府副使制

蘇伯衡

是庭官以臨萬國任莫重於本兵掌邦政而統六師選必

先於碩輔具官梅思禮材資驍勇器量雄深宵旰繼晷之
奇披服詩書之雅早登華貴作鎮藩翰保境安民待四方
之底定提壘籍戶爰一旦而來歸明炳幾先忠於內附重
去留灼知乎天命肆危疑克斷以人謀辭項從劉知同曲
逆舍貴去迷識擬伏波凡我師徒束兵而下淮甸暨其士
女安堵有如泰山靜言思之厥功懋矣是用擢居宥密俾
贊樞機匪彰效順之勤式示輸誠之勸於厥立非常之功
則有非常之賞既肇錫以殊恩奮國士之報以酬國士之
知益圖臻於顯效可授大都府副使

代詹學士封靖西王制

蘇伯衡

皇明文範卷之二

七

歸唐蓋著忠貞之節在當時之寵遇處常典以褒嘉眷爾
外藩忠於內附為結既懋其報宜豐其儀某在明朝屬
為近戚任維城之重寄乃胙土於遐陬撫御合宜官府各
修其職業恩威並著部落咸賴以安全茲朕誕開鴻業之
時惟爾灼知曆數之在密於去就率先遣使而來庭籍其
土壇不待與師以及境知同馬援之誠真主義等箕子之
歸成周是用頒新命以示恩仍舊封而授任庶使守其祭
祀宜惟保茲民人於戲錫爵疏封不忘誠服之意柔遠能
通實切寵綏之心尚思對揚益崇忠盡可授光祿大夫靖
西王仍給金印俾其子孫世世承襲

常遇春追封開平王制

王禕

天開鴻業篤生英傑之臣星隕將營載舉哀榮之典肆大
勳之垂集俄上將之云亡庸錫褒封誕頒渙號具官常某
英敏而沉毅嚴肅而恢宏自初建於義旗即來歸於戎旆
肯從淮右楊采石之鋒旋定江東振丹陽之捷拓邊疆於
全楚殲強敵於三吳掃河洛而冀中原指幽燕而平朔土
功成百戰允為一世之豪氣蓋三軍豈特萬人之勇近報
樂陽之凱益窮漠北之追攬哀計之遽來知力疾而猶戰
眷言忠藎深用痛傷海宇一家即已成於大統君臣同體
期共享於太平事乃若斯情何能已秩庸陞於次相爵燕
錫於真王雖禮數之有加於予心其猶歎於戲金書鐵券
曷忘佐運之功褒衣繡裳尚服飾終之命寵靈弗替祚胤

本朝明文範卷之一

八
綱昌可贈翊運推誠宣德靖遠功臣開府儀同三司上柱
國太保中書右丞相追封開平王謚忠武

誌

皇外考妣追封誌

王構

朕惟歷代君天下者相恩必及於后族親親之道也皇后
馬氏勤勞內助化家為國非其親之積德何以致此稽于
典禮是用追封皇外考馬某為徐王皇外妣為徐夫人仍
立廟以奉祀事於戲親之至則思遠報之至則禮崇尚惟
幽靈歆茲卹典

高安除給事中誥

王構

有事殿內之臣其職為親且近是以漢有夕拜之事唐有

塗歸之儀朕稽古建官仍置厥職雖封駁之制不沿于昔
而論思獻納之助益有望焉以爾英敏之資闡偉之器自
乃祖父奮起西土世濟其美為時名臣爾生于名門蚤踐
華要以閥閱之子弟習臺閣之威儀朕甄錄遺才無間鍊
威勳于衆論俾列通顯顧方樂受盡言務勤庶政凡有關
於公議其母憚於敷陳益懋嘉猷圖稱予望

中書右丞相徐達無太子少傅封信國公誥

朱升

命將出師立興王之大業建邦啓土資佐運之功臣伏斧
鉞而成顯功秉鈞衡而宅右揆才為異等賞亦非常罕告
朝廷誕宣綸綽中書左丞相徐達剛資英傑遠量深雄嚴

本朝明文範卷之一

九

嚴山嶽之崇矯矯虎貔之猛從予起兵於豫上先存捧日
之心速茲定鼎於江南遂作擎天之柱氣冠萬人而無敵
拔幟摧城威行四境以推恩撫民安堵牙旗指顧淮海風
清雷鼓鏗錫湖湘率服西連巴蜀東際溟洋有征則總水
陸之軍戎所向則收郡邑之圖籍削平二強國古之名將
何以加辛勤十餘年吾之封疆由此定奏蘇湖之捷俘臣
主而歸允謂元勳宜膺上爵尊榮相府仍加開國之褒輔
導儲宮尤重燕喜之選於戲太公歸畧當強一統之規鄧
禹功名特列諸侯之表用頒寵數尚克欽承可授銀青榮
祿大夫上柱國錄軍國重事中書右丞相兼太子少傅封
信國公

太史令劉基誥

朱升

帝王膺曆數於天順時令以頒政教建官擇人宜莫先焉昔在唐帝乃命義和三代太史之職察天文紀時政占候紀載同出一官推天合人古之道也當斯之任者實在通儒劉基學貫天人資兼文武少壯之年策名科甲擢擢之際控馭一方逮從朕遊首陳遠畧為邦之本末用武之後先爾能言之朕能審而用之式克至于今日諸所建明一存成效太史之事蓋所優為是用因其舊官錫以新命爾其用協五紀允釐百工勗耆德納嘉猷以副欽天圖治之心則予以懌

伏羌伯毛銳加封太子太保誥

王鏊

皇明文範卷之一

十一

朕惟自昔人臣能為國家官力於內外者必有殊恩異數以示報禮之隆昭等厥之重伏羌伯毛銳乃考忠事我憲廟分鎮西陲將師固原捐軀殉國爰受伯爵以貽後昆爾銳早開韜畧綽有父風朕用授之齊斧往甸南服登茲蠻夷寇攘草竊爾乃身先士卒抵觸瘴霧深入炎荒多所斬獲盡定逋寇朕嘉乃功是用進爾為太子太保爾尚一乃心靖乃守紹乃先烈俾嶺海之間遠近又安乃至林蠻洞蜒罔不率服朕永無南顧之慮時乃之休

都察院左都御史史琳誥

王鏊

制曰生而効職固臣子之當為歿有加封乃朝廷之異數爰收終始用勵賢能故具官某擢自甲科翔於諫苑累更

任使多著勤勞况博識乎古今仍無資乎輟畧比更新化圖任老成惠文輝治平豈端爾猷具在齊斧寄分于闔外我武惟揚顧不戰以屈人兵乃無妄而來物議方資夾輔遽爾淪亡贈典已行朕懷未憮茲復贈爾太子太保於戲賞以功酬未盡生前之報秩由恩進益增歿後之光勅

景皇后尊諡勅

王鏊

皇明文範卷之一

十一

昔景皇帝踐阼汪氏實正位中宮既乃自懷謙冲讓軒龍於有子英廟復辟景皇退就王封而汪氏復為郕王妃居之外府憲祖之十一年念景皇康濟之功上尊號曰恭仁康定景皇帝而妃號獻未及改汪居外府三十餘年含貞體順壽考今終茲以陪葬景陵夫禮取其稱也康定既正大號而園陵配享未復祿祿之號於禮殊為未稱且憲祖追崇之志蓋將有待朕不敢廢爾禮部其會群臣仍上皇后尊諡蓋葬以妃祭以后實酌禮之宜而處其中者也爾其如勅奉行故勅

勅致仕武英殿大學士謝還

毛紀

朕惟人臣立朝得行其志建功立業者固難而退處其鄉壽考康寧完名全節足以繫天下之望尤為不易卿性資端方器識宏遠舉自早年潛心正學遂以文章大魁天下黃鵬翰苑譽望彌隆逮我孝宗皇帝簡注有素爰自宮端擢居內閣朝夕獻替不激不隨宣達德意慎守彝章培

植人材護惜善類延訪于便殿賜問于平臺危言謏論裨益弘多當時政化清美實惟卿二三大臣佐理之功暨聞未命付託諄切益感知遇誓竭誠悃效當 武宗皇帝改元之初隨事納忠協心匡弼其毅然不可回之氣往往形于詞色釐革宿弊斥逐群小直道難容告老而歸高風大節播在天下中遭權姦橫加說抑旋復昭明人咸欽仰之不置及今年踰七袞體履安康子姓蕃茂全德盛名求之前代亦不多見焉朕嗣承天序圖新治理顧茲尊賢優老之典誠不可緩惟卿累朝耆舊寔軫朕懷矧夫公論明揚至再至三亦可以見卿之賢於人遠矣茲特遣行人齎勅存問仍賜羊酒命有司月餽官廩八石歲給輿隸十名用

皇明文範卷之一

十二

表異數卿其體朕至意順養天和茂膺壽祉用表儀于天下則非特卿一鄉一邑之光而已言卿在外乃心罔不在王室行將起卿于家庶幾得聞獻告以輔朕之不逮惟國家有無窮之休而卿亦有無窮之聞矣欽哉

勅天下朝覲官員

毛紀

朕恭膺天命嗣承大統恪守祖宗成法簡用賢才共圖治理惟期庶政修和萬民康樂以無負於代天理物之責爾畿甸藩臬郡邑諸司之臣雖職任有崇卑地方有廣狹皆受朝廷之命分理庶務凡以為愛養斯民計也其間奉公守法體國愛民者固多而徇私黷利怠廢政事殃及其下者亦往往有之感傷和氣災異迭臻蓋有由然茲因述職

來朝特令吏部公同訪察詳加甄別去其太甚者以示懲戒俾爾等仍還舊任勉圖後功切念庶官職業之修否實民生之休戚地方之安危所係爾等宜皆仰體朕懷痛加循省各盡乃心各恭乃事毋濫行科罰以竭民財毋妄興工役以勞民力毋嚴刑峻法以戕民命務使四境之內禮讓興行八口之家衣食豐足獄訟清簡奸宄消除惠澤旁流和氣充洽用稱朕敬天法祖用賢圖治之至意而爾等亦保有祿位以共享太平之福顧不美歟爾等其敬之慎之母替朕命

勅諭天下朝覲官員

嚴嵩

朕嗣續祖宗洪業撫御兆民三十有二載于茲矣比歲雖

皇明文範卷之一

十三

暫免常朝然裁決庶務未嘗一日少怠深念歲或弗登民受疾苦治理罔臻夙夜請命于皇天惟以保民是務聞者逆臣勾虜脅君兵不解備遠近俱億天下騷然大為民厲朕既按正其罪與民休息然念斯民動輒之易而拊綏之難瘡痍者未瘳窮困者未復加以四方災沴往往而有而淮徐水患尤甚朕重為惻然專命大臣俾往賑恤朕志雖勤而爾在外大小臣工不聞有憐恤于心著實以救民為意者此豈人臣佐上理平之忠哉今爾等來朝已令所司舉旌別之典黜其不肖太甚者二三以懲其奉職鮮過者俾令還任爾等尚思朝廷所以設官為民之意體朕所以恤患憂民之心守法持已節用厚下務俾民克樂遂國可

固寧斯則與朕共承天道者也弗是顧思而或任情自肆
殘民隳政國有常典朕不爾貸欽哉故諭

表箋

代翰林院勸進表

蘇伯衡

伏以續百王之正統莫大乎宇尊得萬國之驩心宜先於
建極蓋唯體元而居正斯足應天而順人是以高帝開基
甫四載而即位於汜水世祖興復僅一年而踐祚於鄴南
雖遠畧之不遑而丕稱之是講義有攸當道在隨時中謝
欽唯躬膺曆數之歸德合乾坤之大玄符顯握江左首平
黃鉞再麾潯陽邁定僭偽無收於漢孽提封奄莫於樊襄
來享來庭南交廣西隴蜀于壇于理左濠泗右河淮含齒

食明文範卷之一

十五

食毛者咸懷後戴阻兵恃險者悉就誅擒惟聖人兼愛之
心委上將專征之任義旗所指群帥之內附有摩仁聞所
率連城之歛降踵至蓋師出以律而民遂其生斯不戰而
屈人故大悅而歸已今則士誠梟首於闕下會稽通籍於
域中弓矢永塞輿圖載闢此皆二儀協贊以申保佑之休
百神効靈以開混一之運豐功盛烈之著揆諸二帝則已
多大寶鴻名之膺質諸兩漢則已晚是鉅聖明譴讓之
夫豈幽顯仰望之情臣念眷命不可久遠謳謠難以固拒
輒陳愚懇冒瀆宸嚴伏望仰體天心俯從人欲特頒明詔
俾擇良辰講其禮而正其名以其德而居其位則郊廟社
稷萬靈永有所主華夏蠻貊億載得以承事

國子學賀登極表

蘇伯衡

寶曆在躬應千齡之上聖璫圖啓運得百姓之懼心臨御
云初謳歌為盛中賀欽惟聰明天縱剛健日新仗尺劍以
定群雄道符漢祖歷一紀而成大業功邁唐宗陶範爾粟
以嚴祀而上帝時歆詩書禮樂以造士而下民祗若風行
雷動敷治象於多方春育海涵播仁聲於庶類仰正統之
誕紹知景命之永延凡在生成罔不慶賴臣等獲觀鉅典
幸際昌期車同軌書同文行同倫致治恭陳於善頌當有
庠術有序國有學敷言願贊於成能

代翰林院賀登極表

蘇伯衡

皇穹垂佑誕錫貞符哲后挺生丕承正統華夷永賴臣庶
均驩中賀欽惟匹馬渡江六龍御極大明建國八綬咸圖
於照臨洪武紀元九域同歸於戡定於昭曠烈有赫鴻猷
臣等仰沐恩波叨居翰苑雲從龍風從虎逢千載之昌
期河出圖洛出書願於萬年之文運

代中書省賀平杭州秀越表

蘇伯衡

伏以近悅遠來率土歸聖人之德南征北伐無敵為王者
之師適瞻齊斧之特班遙見捷書之游至群情胥慶一統
惟期中賀臣聞高帝開基載興齊楚之役太宗啓運復加
充實之誅夫欲和衆而安民則必兼弱而攻昧事非得已
兵不留行效蓋伏遇 皇帝陛下智勇自天聰明冠世廓
清區宇番禺衣被乎恩光循撫遐荒焚道上供其方物願

茲浙右尚阻華風爰致斯赫之威用副徽蘇之望收海陽以遏其衝要定秦郵以擣其腹心濠梁泗水舉若摧枯臨淮壽春取如拾芥計益窮而負固地逾蹙而偷生宸慮彌切於解懸戎車遂動於再駕勢成犄角人効智能引領義旗親黨之投戈恐後允懷仁聞謀臣之稽顙爭先若嘗首平吳松繼下齒錢塘於郡縣登會稽於版圖崑山傳檄而從距牙斯拔檣李據誠而附蕃屏悉空叛將就磔於葉街禁依環攻其外郭茲雖天眷實出廟謨殲厥渠魁佇看震之不臘緩其士女幸睹光之授時臣等叨列星垣獲觀露布烟火萬里式歌神武之功下刊明堦永底文明之治

進元史表

蘇伯衡

台明文範卷之二

其

伏以紀一代以為書史法相沿於遷固考前王之成憲周家有監於夏殷蓋因已往之廢興堪作將來之法戒惟元氏之有國本朔漠以造家用兵戈以爭強并部落者十世逐水草以為食擅雄長於一隅建至成吉思之時大會幹難河之上始尊位號漸定教條既近取於乃蠻復遠攻於回統渡黃河以蹴西夏踰居庸以瞰中原太原繼之而金源為墟世祖承之而宋錄遂訖立經陳紀用夏變夷肆宏遠之規模成混一之基業爰及成仁之主見稱願治之君雅祖訓之式遵思孫謀之是遺自茲以降聿號隆平豐亨豫大之言鼓倡於天曆之世離析渙奔之禍馴致於至正一朝變革輒感於中權姦蒙蔽於外漢網祗因於疏濶周

綱遽至於陵夷風憲皆為不捕之猶將士盡成反噬之犬由是群雄角逐九域瓜分風波迭沸於重溟海嶽竟竭於真主中謝欽惟皇帝陛下奉天承運濟世安民建萬世之丕圖紹百王之正統大明出而燭大息率土生輝迅雷鳴而衆響微鴻音斯播載念盛衰之故即推忠厚之仁愈言實既亡而名亦隨亡獨謂國可滅而史不當滅特詔遺逸之士欲求議論之公文詞勿至於艱深事迹務令於明白苟善惡瞭然在目庶勸懲有益於人此皆天語之丁寧愈見聖心之廣大於是命翰林學士臣宋濂待制臣王禕儒士臣汪克寬臣胡翰臣宋禧臣陶凱臣陳基臣趙壘臣曾魯臣趙訪臣張大海臣徐尊生臣黃楚臣傅恕臣黃鐸

台明文範卷之二

十七

臣傳著臣謝徵臣高啟分科修纂故上自太祖下迄寧宗靡不網羅羅加搜採恐當時而揭日月繼晷以焚膏故於五六月之間成此十三朝之史况往牒外訛之已甚而他也書參考之無憑雖竭忠勤難逃疎漏若自元統以後則其載籍無存已遣使而旁求俟續編而上進愧其才識之有限弗稱三長無以紀述之末周殊無寸補臣瀛忝司鈞軸幸睹成書信傳信而疑傳疑僅克編摩於歲月筆則筆而削則削敢言褒貶於春秋仰塵乙夜之觀期作千秋之鑑所撰元史紀三十八卷志五十三卷表六卷傳六十二卷目錄二卷通計一百三十萬六千五百餘字謹繕寫成百二十冊隨表上進以聞

賀平胡表

鄒繹

伏以御華夏以安兆民紹嗣百王之正統恭天命而討有罪掃清萬里之殘胡方旄鉞之一座遂妖氛之類息惟騰寰宇慶洽臣民恭惟 皇帝陛下道合軒堯德薰禹敷仰觀俯察極夫天地之綱綸內撫外綏同于日月之臨照雖域中之大無一物之不得其所而荒服之遠咸並育而各遂其生普天同戴於皇仁率土均沾於聖化惟茲索虜敢抗天威阻窮朔以跳梁與同類而讐殺錫封頒爵朝廷既盡於懷柔結驥怒麟醜類益深於狼戾不揣已而安分輒背義而辜恩逞欲無厭稔兇滋甚由是皇心震怒天討肆加大集六師躬駕萬乘揚旌絕漠風霆馳迅擊之威斬馘

皇明文範卷之一

十八

北庭犬羊成傾覆之勢一鼓而虜兵摧折再進而種落奔亡如建水而走銳如振枯而拉朽腥羶為之蕩滌沙漠為之肅清大明無照於遐陬需澤誕施於絕磧旋師飲馬撫順附而輯邊陲振凱龍荒息烽燧而罷斥埃斯皆聖謨之宏遠神斷之剛明建國家永世之功為社稷無窮之福臣其等職居留守心切傾馳仰綸綍之渙頒效嵩呼而進祝抃舞同於兆姓上期聖壽之綿長頌聲播於萬年永賴皇圖之鞏固

賀交趾平定表

黃福

天地以生物為心四時順序聖人以安民為德一視同仁于戈戢戢而海宇清平禮樂修明而神人歡慶恭惟 皇

帝陛下與天同運如日方中齊虞舜之文明重華協帝邁周武之功烈廣大如天顧德威之所加惟遐邇之咸服聲為律而身為度車同軌而書同文夫何交趾之炎荒敢外中華之聲教爰稽厥土實古頑夷在漢唐僅能羈縻至宋元尤為叛服速平黎醜仍踵弊風負井蛙之見而自尊致涸魚之禍而莫悔奈何簡定之餘孽復效前尤繼而季獮之狡童再循覆轍逞狐鼠之威而蹂踐疆域恣蛇虺之毒而吞噬邦人邊塵瀰漫蟻聚蜂屯之是覩田里蕭索鷄鳴犬吠之不聞鹽傷造物之心憤激神人之怒 皇上每垂戒諭屢廣至仁彼乃愈肆跳梁恣為不道爰興屠戮用命偏師天戈一指而蟻穴盡空風帆再舉而鯨濤頓息渠魁

皇明文範卷之一

十九

既殄遺孽悉除共惟拯救之勤式慰懷德之望班師振旅宣文德之誕敷行賞錫封顧武功之載戢郡邑有守令以懷保衛所有士馬以隄防千年草莽之區變為禾黍之地累世離題之衆化為衣冠之民衣食足以養生絃歌足以易俗興圖舊物于以光復山川精彩于以發舒賦列九州不止金人之貢化均萬里遠踰銅柱之功氛稂廓清兩賜時若實由懋先之盛德冠古之隆功致今日之太平雪前代之遺恨也臣顧慚微賤幸遇聖明垂憫愚蒙有罪特加寬宥位階卿輔受恩實荷深洪始詔開百粵之新藩遂令掌二司之重寄拜命惟謹懼德弗堪易俗移風勉承流而宣化彰善癉惡誓激濁以揚清遠慕早蒙之良尚隆唐虞

之治然遐陬之地雖異而感報之心悉同凡雷雨露之民
室家相慶獲際風雲之士冠冕增輝咸欲親照臨之清光
于以謝生成之大德臣心感激未能率領以來朝天關遙
深徒切仰瞻而下拜敢效華封之三祝恭祈聖壽於萬年
巡狩及平胡回鑾百官賀表

楊士奇

伏以巡狩省方舉帝王之盛典回鑾振蹕煥功德之大成
八表清寧萬方忻戴恭惟 皇帝陛下聰明睿知廣大寬
仁奉天勤民秉聖誠之純一繼志述事溥德化於雍熙尚
惟親歷於撫綏時用肇稱於巡省兩京弘建瞻日馭之輝
煌萬東吉行霽天恩之洋溢聖仁篤近而舉遠神武除暴
以安民天討彰奮風雷於瀚海皇威所至廓氛翳於陰
山神靈煥發於嘉祥祥雲湧於道類蓋唐虞宋之
恥承隆國家宗社之基六師咸奏於凱歌四海通騰於歡
頌雲承翠輦迴龍御於九重星拱紫宸上天賴之萬壽臣
等奉命班朝列喜切遭逢聖治神功仰昭明之如日珥圖
寶曆從悠久以齊天

賀嘉穀表

楊士奇

伏以皇明景運昭日月之光華盛世嘉祥應歲年之大有
至仁所召率土騰歡恭惟 皇帝陛下德合上天功高前
聖大一統文明之治建萬世太平之基六合八紘戴皇恩
之化育千祥萬瑞皆聖誠之感通維茲嘉穀之生允協豐
之慶榮眾莖於一本垂蕃實以駢枝雲謁星時茂瓊稂

之或或日融麟鳳聚金穗以煌煌三農咸瑞應之惟四海
共豐登之喜既堅既好樂甫田之十千如櫛如痛誦寶積
於萬億誠本 皇上聖仁之廣運是以昊天靈貺之昭乎
寰宇生民際雍熙而富碩國家宗社長隆盛以奠安臣某
等恭親禱禱切深惟忭民康物阜親逢聖朝九敘之惟歌
地久天長仰祝 皇上萬年之洪福

駕幸太學謝恩表

胡儼

國子監祭酒臣胡儼永樂四年三月初一日欽蒙駕幸太
學謹奉表稱謝者臣儼等誠懼誠忭稽首頓首上言伏以
明德建中玄百王之大法崇儒重道闢千載之宏規綸音
渙發乎九重士氣聿增於六館惟均朝野慶洽天人恭惟

皇明文範卷之一

廿一

皇帝陛下霽哲溫恭剛健中正仁義同於堯舜功烈邁於
禹湯闕里詩書敬仰先聖之如在震區聲教啓迪後學於
無窮式崇舊章肇稱殷殷禮鑒與幸臨於璧水縉紳圍集於
橋門惟君惟師以教以食衣冠之美遠近之序秩秩平有
容鼓鐘之音絃誦之聲洋洋乎盈耳自唐虞三代以來未
有盛於今日者也臣儼等忝職成均叨承寵遇敷言是訓
永依日月之光華造士登崇願效涓塵之補報無任瞻天
仰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

進歷代通鑑纂要表

李東陽

臣某等恭承 先帝勅旨纂修歷代通鑑纂要今已成書
謹奉表上進者臣東陽誠惶誠恐稽首頓首上言伏以世

有古今史冊鑒興衰之迹聖無先後文章昭作述之光華或因舊以為新體則似輕而實重司存纂輯道切規箴寧辭寸晷之多圖效萬分之一洪惟 孝宗建天明道誠純中正聖文神武至仁大德敬皇帝陛下德運堯文聖跡湯敬求多聞於古訓發渙命於群臣謂先儒綱目之書本明正統顧上古帝王之世未稔成編下逮宋元尤多舛舛盈箱充棟寔繁四庫之藏肝食宵衣豈有三餘之暇親分義例預錫名稱寒暄閱二載之期朱黑更數人之手攀龍鱗而莫逮撫蠹簡以增悲不敏是慙無功可錄茲蓋伏遇

皇帝陛下英明出類剛健居上上同舜哲之重華下軼啓賢之繼道實錄方修于金匱餘功載績于汗青非徒撮要

皇明文範卷之二

廿一

以刪繁抑亦要終而原始政必稽其得失行必著其忠邪詞雖省而事已該人既往而言獨在博采諸家之斷畧致商詳間陳一得之愚代為講說法多從舊理貴折衷不求敝力於難知務期開卷而有益肇皇首帙進讀經緯漸底終篇告成寢廟臣等或躬承神授或續奉宸音心微河嶽之消塵識陋海天之蠡管治鑑開英皇館局而成于神宗之朝政要本貞觀君臣乃輯于開元之世矧茲庸劣詎免稽遲幸惟往責之祖憤敢說前時之未有伏願聖不自聖蓋弘作聖之功新又日新茂著知新之效考治亂存亡之故為賞刑黜陟之規主善為師豈謂借才于異代建中制事用能垂裕于後昆謹以所修歷代通鑑纂要九十二卷

目錄凡例一卷共六十冊隨表上進以聞

重進大明會典表

李東陽

伏以有謨訓以貽子孫垂萬世之燕翼觀會通以行典禮昭百世之鴻規蓋非天子則不考文然惟孝者為善繼志粵自結繩政代契託書傳象魏法陳理同家諭制備千周官之後經傳于秦大之餘漢模畧定乎三章唐式僅頒乎六典大典垂于宋而光徽弗究經世紀于元而彛倫攸斁當天心之厭亂屬 聖主之開基峻德神功彌綸宇宙宏綱大法敷賁臣民 文皇紹統于昌期 列聖承休于奕葉政由俗革道與治同中間或斟酌以隨時大抵皆後先而合節顧夫簡編穰浩條貫繁多彼宿儒老吏亦不暇詳

皇明文範卷之二

廿二

豈僻壤遐隅之所能備故博學貴乎知要必會極然後歸極欲圖文獻之足徵須及典刑之尚有首我 孝皇之志實惟 英廟之遺上邇 累朝仰稽烈祖謂一代開基之制在諸司職掌之書或更定於暮齡或增修于繼世發石室金籙之秘徵兩京百府之藏儀文每據平舊章義例特施乎宸斷命官分局開六館以編摩類事歸費備百年之損益蓋自洪武戊申之歲迄于弘治壬戌之秋既畢領以提綱亦刪繁而就簡體之重者雖微必錄今之善者雖寢亦書庶幾愛禮以存羊非敢按圖而索駁文取違而不勝乎質信可傳而寧闕其疑制異典墳宜於今而不泥於古法殊紀傳敘其事而不錄其名標題榮華袞之褒序簡煥

靈章之錫告成雖久刊布未遑恭惟 皇帝陛下煥有堯
文緝熙湯學兵民利獎以次罷行禮樂章程悉加釐革特
令臣等重訂是編當恭快之粗成荷奎文之載賜獻諸天
府副在有司期言之必可行俾習矣無不察譬則虛空之
宿一舉首而在目中合轍之車不出戶而通天下臣等才
輕穢線識小甞天功不厭詳貫惟仍舊拂塵掃葉深知校
閱之難測海窺天詎免遺忘之失伏願上念宗祧之重大
下知稼穡之艱難主善為師任賢立政惟一心之克協因
庶獄之攸無不愆不忘率祖考憲章於有法可久可大配
乾坤德業於無疆謹以校大明會典一百八上恭合凡例
目錄共一百冊隨表上進以聞

建儲賀 皇太后表

董越

伏以厚載同坤夙仰徽音之有繼重明出震實由合德之
無疆前星拱帝座以流輝下土皇慈宮而稽首恭惟 皇
太后陛下仁慈恭儉光太含弘作配 先皇咏好述於伊
詩尊居宸極隆大孝於當時齎斯來穆木之仁麟趾應關
雅之化天維立子有殷斯勿替其歷年帝實造周后稷乃
誕彌於厥月別出軒龍之正位允符襟燕之休徵喜溢重
聞豈但含飴之有日慶流九廟實維主壺之得人是皆聖
母垂休昌後之嘉符 皇上純仁至孝之不應而非偶然
者也臣等躬逢盛事叨列清班常誕告於多方已不勝其
稽顙通渙汗乎大號敢獨後於蟻誠伏願薦杜百靈發祥

萬世咏思齊於周雅地與久而天與長歎歎福於箕嘒星
重輝而日重耀臣等無任瞻天仰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
表稱賀以聞

擬 憲宗純皇帝實錄成進表

董越

臣某等誠惶誠恐稽首頓首上言臣聞堯德難名允賴文
章之著禹功惟敘實昭典則之詒矧鴻休必待乎鋪張故
燕翼莫先乎繼述古今一揆先後同符欽惟 憲宗繼天
凝道誠明仁敬崇文肅武宏德聖孝純皇帝聰明睿知文
武聖神一統華夷樂克仁之天覆萬年郊廟昭湯敬之日
躋聲教訖于海隅人文化成天下兩宮至孝備極尊親一
日萬幾憂勤宵旰資經筵以緝熙聖學重科目以丕闡皇

皇明文範卷之二

廿八

猷隆儒增八佾儀文閱武作三軍銳氣詒謀 聖子文華
之大訓是編監觀前王宋元之綱目云續乃若復恭仁康
定之號於 景帝寄藩垣屏翰之重於諸王興滅繼絕而
四方歸心北伐南征而群兇授首每哀矜乎庶獄恒優禮
乎大臣出內帑以益邊儲發太倉以資荒政二十四年無
日不朝宸極百千萬國無地不入版圖是皆古昔之所罕
聞豈直今時之所未有不幸金根厭駕王几忽憑萬姓攀
號痛遺弓之墮地八音遏密傷有轡之在庭肆惟 皇帝
陛下膺曆數以握乾符繼大明以熙離照敢承禹道咸歌
夏啓之賢丕顯文謨共仰武王之孝維新渙號求舊用人
仰聖神之於昭孝思無已懷庭止之陟降著存不忘欲大

彰聖德神功爰命啓木天金匱暫分內禁札給上方若繁
日若繁年雖繁不厭若記言若記事雖小不遺下至善惡
之監戒攸存今古之綱常攸繫固不群分類聚博采兼收
付史職以效編摩屬總裁以公去取肇自戊申三月訖于
辛亥仲秋恭成 憲宗繼天凝道仁明誠敬崇文肅武宏
德聖孝純皇帝實錄若干卷實訓若干卷凡例一卷上進
臣其等才輕襍線見小醯鷄素乏三長若管窺天而蠡測
海庸臆一得庶山藏疾而川納汗雖莫罄於名言幸少垂
平虎覽臣其等無任瞻天仰聖深切屏營之至謹奉表隨
進以聞

代行聖公謝修闕里廟庭表

程敏政

皇明文憲卷之一

世六

孔子六十一代孫襲封衍聖公臣孔弘泰等荷蒙 先帝
以闕里廟庭歲久傾圯特命有司重加修葺近告工完謹
奉表稱謝者臣弘泰等誠懼誠忤稽首頓首上言伏以文
教誕敷離照普臨于海宇儒宗大慶鼎新復見于宮牆成
千載之偉觀匪一家之私幸光覃鄒魯遠陋金元茲益伏
遇 皇帝陛下體備中和志蕙謨烈乾綱獨運闕四門以
廣忠言渙號孔揚奉 兩宮以降孝治登延耆俊屏斥異
端講籍田之禮以厚民生却貢獻之私而恢邦計加崇釋
奠重師表百王之功常御法筵究刪述六經之旨當廟宇
落成之日應治元初紀之期載念 先皇舉斯盛典屢勸
大吏督彼群工出官帑以佐經營發役人以充輸作禮庭

中起視昔有加寢殿相高於文斯稱像設儼衣冠之肅威
時增俎豆之輝文星遠應乎璧奎化雨再沾于洙泗總賴
乾坤之力致茲輪奐之休臣爵與上公身叨主祀孔林無
恙企聞詩闡禮之風闕里有嚴愧肯構肯堂之業侍虞庠
而觀盛舉已被鴻恩瞻嵩岳以祝蕃釐載申微悃伏願配
乎天配乎地慶無疆之治于一人作之君作之師享有道
之長於萬世臣等無任瞻天仰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
稱謝以聞

擬賜歷代臣鑒謝表

劉節

皇明文憲卷之一

世七

具官臣其等伏蒙聖恩賜歷代臣鑒者奎章宸翰仰雲漢
之昭回汗簡青編煥日星之照耀九重頒賜百辟恭承中
外騰懼縉紳交慶臣等誠忤忤稽首頓首上言伏以褒
善貶惡聖人垂萬世之規興事省成天子建四方之極勸
懲揚過訓典攸稽翼贊彌綸法程具在道期追於往哲鑒
乃示於來今考世史之遺言錄先臣之故蹟始于列國終
迨胡元人以類而相從事因文而紀實嘉言善行炳炳無
遺逆黨奸謀昭昭莫掩箴規嚴於臣職誠 累朝未有之
書筆削斷於聖心寔百世不刊之典世家列傳偶因一事
而頒鑒古觀文未及群臣之誠世忠錫傳陋宋主之不弘
馬燧賜銘卑唐宗於太侈歷觀往籍莫並新編制出明時
功高曠古茲蓋伏遇 皇帝陛下天章日表玉質龍姿富
有傳基紹帝王之鴻烈盈成撫運承 祖宗之燕貽英哲

夙成元良久屬神謀授受知創業守成之難聖訓傳實信
元首股肱之重圖惟治理總樞化機式古訓以闡皇猷率
舊章而敷新政求賢納諫薄賦省刑雍熙太和治已隆而
化益洽憂勤惕厲身若逸而心則勞惟唐虞三代之君得
幸輔群臣之助協恭熙載康濟成功世降春秋時非古昔
臣有純而有駁治有隆而有汙生不並於當時感獨增於
異代姓名不泯法戒斯存每因紀傳之觀益切明良之望
爰加輯錄特賜編摩兼收史氏之長用作臣工之鑒天葩
燦爛堯文親制於篇端錦帙輝煌武誥同敷於海內文明
昭一代之盛制作垂千載之休臣等忝列清班同霑殊渥
捧宸章而忻躍瞻法駕以颺言敢不深創往愆圖來效

皇明文範卷之一

廿

奮思齊之志取善為師懷內省之慙以惡為鑑庶竭駑駘
之力仰酬造化之私伏願德奉三無恩霑九有君臣胥慶
廟堂揚喜起之歌禮樂事與黎庶協中和之化延本支於
百世天命用休隆社稷於萬年人心永戴臣等無任瞻天
仰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

奉迎 皇太后箋

毛紀

皇帝御名茲者欽承 先帝遺詔已於正德十六年四月
二十二日嗣位敬惟 聖母殿下遠在藩邸特奉箋迎請
者伏以大統既承義實致專於主宅至情攸繫恩當無盡
於慈懷爰展孝懷庸伸至養恭惟 殿下鍾祥茂族媲美
先王巽順內全坤柔外協鸞鳴有徽戒之益泰斯無妬忌

之嫺性每篤於仁慈化素彰於儉約仰惟聖德誕育躬躬
撫視提攜愛有加於襁褓起居出入教必守于箴規屬錄
倫序之宜入嗣基圖之重恭承 九廟日理萬幾雖允慰
平衆心實仰承于內訓顧瞻左右奈省間之音疎徒倚晨
昏眷睽違之地遠劬勞罔報戀慕彌深特遣近臣往迎舊
邸浮江龍棹快風力之輕安愛日鳳庭仰容光于咫尺共
享昇平之福永延壽考之休無任懇悃瞻望之至

進歷代通鑑纂要表

張邦奇

臣某等伏奉 先皇帝勅旨令修歷代通鑑纂要書成進
呈者臣等誠惶誠恐稽首頓首上言道有常經貴於從違
之實治多異法恒階興替之原顧鑑龜已定於前人而考

皇明文範卷之二

廿

卜宜精于今日不觀往轍曷啓前途欽惟 皇帝陛下天
挺英資日新聖學率由祖訓繼緒無忝於成康敷求哲王
成功遠期乎克齊臣等叨陪講幄忝職儒班 先皇不鄙
其庸愚明命畀司乎纂述分曹秘閣發刊石渠竊念豐世
之遺實注情於簡策而涓埃之報敢忽意於編摩矧慙機
線之才無補衮職之闕庶采前古之迹可資乙夜之觀爰
惕爰兢胥勸胥勵欲備一代之典盡搜百氏之書自高辛
以來史凡十九由胡元而上年歷數千其間編簡之麗章
與夫文辭之禁浩雖專門之士或不及詳豈萬幾之餘所
能悉覽顧事貴得要故泛載於書與之餘者雖詳或去然
道欲無遺則傳聞於結繩之上者雖遠亦書春秋以前本

聖經之斷例威烈而下宗綱目之法程旁遠遼金法遵今
史咸臻實錄豈曰傳疑規模體統之詳又精或稽於百代
後剝興隆之故片時可昉乎萬年昔漢儒說死之編事非
大要唐相金鑑之錄辭不萬言核實着歐陽容有未聞之
旨博洽如司馬不逃輕信之譏備而不繁約而無晦徧觀
列史莫便此書是皆 先皇之克開而有望於陛下之善
述者也然制方雖存乎古用樂則由乎人苟捐綱以臨淵
雖羨魚而焉獲伏願慎終于始圖大於微主善為師動止
罔愆乎成憲克念作聖陟降如見乎 先皇定命許謨務
俾與治同道遏惡揚善永期應天時行臣等無任瞻天仰
聖激切屏營之至謹以所修歷代通鑑纂要若干卷隨表

上進以聞

三

賀景雲表

陸深

恭遇嘉靖十七年九月十九日景雲見者臣等誠懼誠忤
頓首頓首上言伏以太平有象雲呈五色之奇聖壽無疆
雷動于官之祝惟皇天景垂霄漢由聖人德至山陵事罕
前聞人爭快觀茲蓋伏遇 皇帝陛下道通玄極德合神
明奉三無私永為民物之主宰應五百運達觀禮樂之會
通嘗謂敬莫大於享天乃若孝宜先於嚴父爰求典則用
究精微四郊 九廟之鼎新 二祖 七宗之對越崇極
太室肇啓明堂配享之禮將行感應之機先動時維季秋
之月日臨巳丑之辰有雲自天浮空抱日非煙非霧氣

璀璨以為章如困如輪舒卷悠揚而有氣適當丙巳漸向
明離戰于戈於四夷如颶露布兆子孫於千億蓋取雲仍
矧王相悉合於土行迺休滋方進於水德列詩書而無愧
寫琬琰以增輝天亦何言人皆有目雖傾海嶽難既掄揚
皇上方且謙讓於未遑惟祈默報禮官遂竭精誠而固
請決月始從此大聖人之所作為而古帝王之所未有者
也臣等徒深踴躍莫效涓埃感覆載生成之恩焉知帝力
仰流通契合之妙粗識天心竟望方隆企昭回於紛郁聲
歌載續揚爛燦於風聲瞻丹陛以蟻旋下彤庭之虎拜自
天有命紀至瑞於百僚望氣成文護真龍於九五臣等無
任瞻天仰聖欣躍之至謹奉表稱賀以聞

上

三

擬大昏禮成群臣賀表

陳沂

伏以天行至健惟用地以弘功地道無成必代天而終物
故大禹以塗山而興夏高辛得簡狄以生商道切綱常事
闡廟社宜降大禮幸親曠儀朝野同懽神人胥慶恭惟
皇帝陛下天運更新乾元資始負元聖之資而潛心恭默
承大君之統而體道謙冲儲位昔居孝友早聞于中禁御
虛繼倚明昭即鑒于先王顧此大婚尚稽遺命未遑圖于
時夏竟虛位于長秋邇者遵重慶之慈闈徇群臣之固請
乃求閨壺用御家邦靡及諮詢道上謹皇華之遣不安寤
寐宮中煩行采之恩眷錄發祥淑媛預生於初載黃琮納
吉聖配已行于大邦六禮備陳三辰允協舟梁既造遂親

迎于渭洽之濱車輅相輝乃釐降於媯妣之所儀昭重綬
容儼禱禱肅捧金函弘開寶冊淑氣來平黃道喜章運盛
盛于先朝祥雲覆手紫微知前星已兆于今日椒途正位
萬谷刑家徽音克嗣手姜任內則尤闢于向孟人倫以敏
王化攸存託闕睢正始之風具角驤太平之福明廷化理
籍陰德之無虧法廟精禋宗事之有主臣等與瞻儀典
俯聽冊文祗奉二尊莫伸萬慶伏願至德符于元造永膺
清寧仁恩及于海隅不聞怨曠風教有本達麟趾于萬方
嗣續無窮衍茲斯于百世

擬躬耕籍田群臣賀表

陳沂

具官某等伏觀日月聖駕躬耕籍田于南郊者中賀上言

皇明太極卷之一

三十一

伏以籍田千畝定王畿千里之規東來三推示天下三農
之勸典遵手舊禮出維新遇開東作之先復觀南郊之盛
臣隣畢慶士女同懽恭惟 皇帝陛下夙成聖性初斷神
謀年不逾十周成賢實踰于夏啓舊志承之宜烈益光先
后之謀念敬止之不聰屢迷臣工之戒蓋知善政惟在養
民故凡所為率皆先已竊惟禮耕籍田祀舉先農事已肇
于周時儀更詳于唐制但更張不法或舉厝無常以宣王
之智而輒至廢墮以昭帝之賢而徒為弄戲北巡懷邑勸
止在于一方東狩下邳時已經手二月陋彼虛文之弊求
茲典禮之儀初載更元先時下令諸司奉職庶事戒期太
史奏農祥既中樂官告協風初至後先清道車行先六引

之儀左右畫衣雜采占五方之色龍旂葆羽躬萬乘以臨
郊象國儀尊樂九成而舉祀玉帛方將于瘞增朱絃遂幸
于田區康儀令出器于韜中司農卿奉耜于御所天賴
穰米一舉而萬國同恩聖制彬彬禮初行而百官如命
事溝塗之鄙賤欲知稼穡之艱難始及郊原保介與農夫
而益敏終歲御廩明德同黍稷而馨香蓋以悅先民故無
怨已以敬修已故得安民此弘化足以有為豈空行置
無事臣等叨塵顯相親隨日月之旗幸觀曠儀自慶風雲
之會伏願益勤溝洫續大禹之無間然克即田功踵文王
之純不已見曾孫而咸歌萬壽賽田祖而永頌豐年

命婦賀立中宮表

姚涑

皇明太極卷之二

三十二

上言伏以坤維順靜承乾及以含光婦道明章續母儀而
協應載隆慈孝爰著肅離故華女媚姜則子孫蕃衍塗山
助禹而賢聖繼承期胤祚之有融必繫倫之攸敘是為正
家之道抑亦憲古之經恭惟 章聖慈仁皇太后含弘光
大貞靜幽閑專精華於太陰表聖善於媯妣作配 先皇
而徽猷純備誕生聖辟而慈範允昭德上格于顯穹孝潛
孚于祖考纂訓詞以揚茂教潔禮服以助明禋敷湛恩則
惠覆六宮宣陰化則風行萬國屬者後庭不可以無統內
職不可以久虛迺深軫於慈衷遂慎求乎賢淑匹休宸極
正位中宮薦服脩以承顏采蘋藻而主奠問安侍膳既式
禮之莫冠繼統承祧將嘉祥之有待象金波之合儀璧紹

麟趾之應關雎妾等仰鴻造之同天沐深仁之若海照臨
所暨鼓舞惟均皇運丕隆祝遐齡於康泰天枝彌茂卜靈
祚於悠長

聖駕臨幸太學謝表

林文俊

國子監祭酒臣林文俊等嘉靖十二年三月十三日欽蒙
聖駕臨幸太學謹奉表稱謝者臣等誠懼誠忤稽首頓首
上言伏以典禮更新百代仰大君之有作辟雖臨幸四方
占泰運之方隆載舉端儀光舊典惟均朝野慶洽天人
茲蓋伏遇 皇帝陛下聖由天縱德與日新獎倫敘而五
典以悖禮樂典而百度咸正况慈首善尤在留神默契聖
心大扶俗見謂孔子稱王本非禮宜正先師之名陋元人

御像為不經特遵

皇祖之制別祠啓聖明父子之倫

配食先賢盡去公侯之號禮無僭濫道益尊崇頌茲典之
萬新頌至尊以貴重當薄海同文之日適踐祚一紀之初
乃消令辰爰修盛事六龍捧御遠戾止于膠庠萬乘親主
親臨釋下先聖崇儒重道稽古詠經嘉溢章縫光流簡冊
執豆遺以奔走乃有三氏之子孫園橋門而聽觀奚止六
館之英俊瞻威顏於咫尺奉法語之丁寧建皇極以敷言
斯其至矣觀人文以成化是之謂乎臣等職忝師儒躬逢
盛美幸親大人之虎變頓先多士以駿奔賜坐而講易書
贊助榮之已過教人必先忠孝誓圖報於將來伏願配平
天配平地皇朝綿一統之圖作之君作之師天子介萬年

之壽臣等無任瞻天仰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稱謝以
聞

九廟成賀表

潘恩

伏以聖人立極式昭禮樂之情大孝饗親筆重禘嘗之典
幽明合慶遐邇均懽恭惟 皇帝陛下德懋承天志深念
祖煥堯文而制作竭舜孝於蒸嘗群廟為成正 太祖以
尊尊之位世室特是表 太宗為不毀之宗定禘祀以孝
享于先皇舉禘儀而敬隆乎 初祖爰上兩宮之徽號載
單萬國之鴻恩斟酌商周以上之宏綱從茲時議洗剔漢
唐以來之陋習永作成規臣某等職列藩維忝逢盛事望
闕庭而率舞頌帝德其難名無任瞻天仰聖激切屏營之
至

九廟成賀 昭聖皇太后表

潘恩

伏以聖人舉禮樂式昭天地之文景運啓皇明懋衍源流
之慶茲闡集祉顯冊海加恭惟 昭聖恭安康惠慈壽皇
太后陛下仁本天成道隆坤載贊理維新之治聿興熙洽
之光廟制告成親百王之曠典徽稱不錫合萬福以攸同
臣等職守藩維忝逢盛舉仰宮闈之深遠祝聖壽於無疆
無任瞻仰激切屏營之至

九廟成賀 章聖皇太后表

潘恩

伏以景運弘開實資坤德之懿文謨丕顯式彰化理之光
喜洽官闈惟同海宇恭惟 章聖慈仁康靜貞壽皇太后

陛下道隆任如慶績塗華克近天休安享極萬方之養用
與聖嗣經綸作四國之貞禋禮肇稱徵章乃煥是蓋一德
之所感召而萬福于以誕膺者也臣等職守藩維折逢盛
舉肅班行而舞忭遙瞻紫極之輝敢稽首以陳詞共祝南
山之壽無任瞻仰激切屏營之至

皇嗣生賀表

潘恩

伏以明昭重離肇啓無疆之運元良出震適占有道之長
喜集宮庭懽生家宇恭惟 皇帝陛下心潛墳典治憲唐
虞郊社之禮既貞宗廟之儀底定天其孚佑能龍含夢卜
之占神罔時忒孤矢兆高禪之應元祥錫羨家國用光臣
等託職藩維躬逢大慶徒深舞抃莫既名言壽考萬年燕
喜

皇明文憲卷之一

三六

翼期微于豐亨子孫千億休嘉願協于周麟無任瞻天仰
聖激切屏營之至

皇嗣生賀 皇后箋

潘恩

伏以景命有假允維世德之賢慶事備成實資坤道之懿
照臨所暨鼓舞舞僉同欽惟皇后陛下德合閨睢恩覃樛
木神人協吉能罷之夢斯安種稔效祥弓鞬之祈適應宗社
永泰苞之固掖庭衍椒實之蕃臣等生值昌期樂觀盛事
睹慶源之有自輒慕堯封祝寶筭以齊天載歌周雅無任
瞻仰激切屏營之至

皇嗣生賀 昭聖皇太后表

潘恩

伏以坤德無疆克近會昌之運離明繼曜通觀長發之祥

慶洽天人懽均朝野恭惟 昭聖恭安康惠壽皇太后
陛下道侔地載仁本天成誕膺安養之隆克饗和平之福
神靈錫羨淵流增少海之波遐嘏永延奕葉懋天枝之序
維祺有假俾熾無疆臣等託職藩維躬逢盛事親慶源之
緒遠祝聖壽以無期無任瞻仰激切屏營之至

皇嗣生賀 章聖皇太后表

潘恩

伏以慶兆六宮克協生賢之運懽交四海式瞻錫類之祥
聖胤挺生群心胥悅恭惟 章聖慈仁康靜貞壽皇太后
陛下比賢任如續德華塗神明之肖嗣興福履之綏未艾
虹流華渚披庭開孤矢之懷駟降如稊寰宇快前星之觀
燕喜微于文母繼承有此神孫臣等竊逢遐方忻逢盛事

皇明文憲卷之二

三十七

仰慶源之綿遠載詠螽斯望璇闕以陳詞共歌麟趾無任
瞻仰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稱賀以聞

代賀 皇太子生表

陳東

伏以前星昭采誕膺朱帝之祥幼海澄瀾載叶青宮之慶
鴻圖啓佑鶴禁揚徽臣誠惟誠忭頓首頓首臣聞元良出
震萬邦為之作貞二體承乾百世所以彌懋故封人之祝
聖三曰多男周士之願君再言錫胤恭惟 皇帝陛下纂
圖則大凝命合和禮樂建百年之期仁聖接千歲之統克
禋克祀盡制盡倫精蠲竭於四郊孝饗隆乎九廟是以神
開熊夢吉兆燕禔月軌青維適應祈年之候虹流華渚駉
發長世之靈蘭殿惟新桂宮攸啓仙源毓秀龍標早協於

崑山璿極降芬鳳轡乍迴于伊水荏苒在耀七帝有輝于
以仰副宗枋用是永安民社華裔企踵人祗宅心凡在具
區固不惟暢臣躬逢寶慶喜迎龜筮之長心舞瑞堦莫比
鳳儀之列自中忻忭有百恒情

擬賜宴無逸殿命輔臣講書無逸詩幽風群臣賀表

包節

某年月日具官臣某等恭遇聖恩賜宴無逸殿命輔臣講
書無逸詩幽風二篇者紫微雲構瞻聖域之弘深蒼昊星
鋪沐皇恩之普電咸受勤于晉穆式敬經緯恭交得自豫
遊咸傳仙管臣等誠惟誠忭稽首頓首上言竊惟天地之
大德曰生先其食貨聖人之大寶曰位首務農桑詩獻咏

一 皇明文憲卷之三

三十八

於幽風書曰言於無逸姬周賴之它國列辟用以傳心既
蕩玄風邈躋曩典慨宣王之不籍刺褒姒之休懿漢廷聞
於永平晉崇聲於太始濯龍眩飾替鳳繁儀是皆聖學浸
淫居心失馭茲蓋伏遇 皇帝陛下道由天縱德與日新
敦舜孝於慈父崇克文於國學明經饗帝教一行乾尉震
陸之崇壇禮先躬籍清坤靈之密室化踵觀鯢克敬畏以
答天心惟憂勤而恤民隱玄圭秉握猶負重於春冰黃屋
崇安若御奔於秋駕載圖顧誕爰卜歲修量廣秉於蘭唐
考徑輪於瑤圃國風稟制景綿裁基飛梓柱於清江誕昭
靈既來梅梁於空谷駿發休禎百堵斯存九筵如在儉同
禹室義取湯盤壁函雲漢之文光逾落帶戶發詩書之藻

炳似列錢鳳凰麒麟徒煩土木椒風落若祗費金璫肆梓
匠之告成嘉臣工之善禱龍輿曉幸鳳輦初巡凱燕燦以
霞張賓儀秩其駕序饌供玉鼎知過美於食萍醴溢金鼎
方沾濡於在藻寵光分席陋彼周南命錫橫經秉茲夏豫
發縹囊之秘典具悉天人舒綈帙之奇文極陳閭里垂旒
淵聽恍寤接於先王蓄軫凝情紛鶯觀乎遙野白虎之空
談奚補石渠之靡論何為雖屏列唐宗疑闕未闕而圖呈
宋主蒙牖猶局乃茲名義之俱彰始信經營之有自元封
初構竟起新聲曲水肆筵室成敷體蓋迺觀於往古特創
見於明時臣等實謝楚材禮追洛飲讀書非左史夏屋興
懸解經竭侍中素餐知懼惟同情於賀雀勉附翼於翔鶴
切懼忤之至謹奏表稱賀以聞

一 皇明文憲卷之三

三十九

進承天大誌表

張居正

臣某等欽奉 聖旨纂修承天大誌書成謹奉表上進者
臣等誠惶誠恐稽首頓首上言伏以 王業始基而弘一
統丕昭長發之祥 聖人受命而撫萬邦茂應中興之運
敷華協德 謨烈重光爰衷輶輶以成書用垂貽而作範
竊惟帝圖肇啟固錫祚之自天王氣獨鍾必毓靈之有地
黃帝本軒丘而立號神農由姜水以宅尊姬錄將昌澤臻

培于艱苦漢基既建念仍注于粉榆振古如茲于今為盛
惟承天之封域寔南土之隕區禹別荊州驪驪火而幅員
斯廣熊開楚甸標櫛木而疆宇滋雄川嶽儲精貞元運會
我睿宗獻皇帝聖修王度邁至德于周文慈孝獻皇后
內治母儀嗣徽音於太姒彤之赤社王此大邦式國刑家
根本布二南之化積高壘厚誼訶繁四海之心乃基駿命
以維新華聲鴻休於有俶恭惟皇帝陛下慶承燕翼期應
龍飛握溫洛之貞符嗣膺寶曆協大橫之吉兆入御瑤樞
溯懷佑啓之洪恩特舉尊崇之典興觀耿光而揚大烈丕
振光猷建皇極以敘彝倫通追來孝追慈宮之南祔勤御
蹕以躬臨卜吉壤于純山廓新規模舊邸帝暉下燭騰周

皇明文範卷一

四十一

詞夏諺之歡天藻昭回軼過沛橫汾之詠聖澤溢江而洽
漢皇風動邇以及遐至若禮文樂器之掌在祠官及夫靈
固甫田之貽諸世守闕謨備蹟皆古昔之稀聞大賁隆施
蓋臣民之殊遇匪表章于今日曷炳耀於將來顧守臣暴
述之初雖塵御覽而紀事體裁之謬未當淵衷豈謂無徵
寔將有待獨以吳恩申佑降瑞潤於山陵緬惟世德彌昭
切孝思於岵岵遂頒渙號俾闡賁文宥館宏開簡儒臣而
載筆嘉名煥錫勞宸翰以標題惟誌之為稱其義本屬於
郡國而此書所載其事則繫于朝廷既不容盡同左右史
之文又安可仍襲方輿家之體乃加芟定載用討論志在
尊君分十二紀以識其大言皆據實列四十卷以總其凡

父作之子述之聖而繼聖蓋美也蓋善也書不一書藏名
山而副在有司垂百代不刊之典遵先王而監于成憲
九重罔極之懷顧臣等學本面墻見同窺管綸乾坤之廣
大曷能擬諸形容瞻日月之光華何以加其潤色僅効編
摩之職莫殫揚厲之忱伏願治普文明化成孝理神祇篤
祐三都華磐石之安宗社綏休億載衍羅圖之慶臣等無
任瞻天仰聖激切屏營之至謹以修完承天大誌四十卷
合目錄凡例等共四十冊隨表上進以聞

皇明文範卷一

四十一

皇明文範卷之二

致語

甲辰元夕節宴奉 皇太后致語

程敏政

伏以時當泰運重三五之佳辰孝奉慈闈祝萬千之聖壽
瑞騰鶴禁喜溢龍顏恭惟 皇太后陛下受性弘仁貽謀
高遠慶覃孫子比周室之邑姜福備天人類瑤池之王母
制不稱于宮壺化已洽于家邦矧四方書大有之年式光
寶訓宜九重慶上元之節先進霞觴朱絃絳亮協應韶鈞
御燭燦煌昭回星斗山形葱蒨駕海上之六鰲煙影迴環
走人間之八駿清歌妙舞以次而迭奏境隔仙凡玉饌珍
羞雖然而前陳味窮水陸極天下一人之養奉內前一日
之懽臣等粗以賤工叨居法部窺月中之火樹疑新開不
夜之天分霜後之黃柑知樂共長春之宴欲宣勝事敢貢
嘉言 長樂宮中啓御筵六鰲山下擁祥烟三春景重元
宵節四海人歌大有年彩仗近移風力軟珠簾初捲月華
圓霞杯滿獻觀燈酒樂奏昇平第一篇

元夕節宴奉 皇上致語

程敏政

伏以時分四季惟春季當和樂之時節有三元願上元乃
繁華之節宜張御宴末奉宸懽况一歲之豐登有先朝之
故事恭惟皇帝陛下秉寬仁恭儉之德受高明睿哲之姿
天縱多能上師孔子日新舊學遠慕湯王祥刑不及于非
辜卹典屢施于無告南郊禮備特性才肱於尚方北塞塵

清虎旅又歸于宿衛調春臺之玉燭實在此時放夜禁之
金吾豈妨正務銀花玉樹徹應鰲山鼉鼓龍笙少延鳳駕
侍臣立紅雲之殿尚食進紫霞之觴聖齡願保于萬年健
隨天運節假已開于十日樂與人同昭明月之光輝喜良
宵之未艾臣等猥以末技叨預伶官禮太乙貴神於六宮
之中想周旋于達旦獻昇平妙曲於兩階之下愧聲調之
入雲欲罄下情敬陳俚語 寶歷初開二十巡上元風景
一回新千株大樹連西苑萬點星毬擁北辰金剖黃栢傳
令節調翻白雪應陽春聖心願比光明燭滿賜餘輝及庶
民

重陽節奉 皇太后致語

董越

伏以金菊對芙蓉御苑風光異人世玉杯浮沆瀣聖明孝
德動天心清懽同四序三時至養來九州萬國一任年光
轉且忻慈壽川增宜逸豫之無期真孝慈之蕙畫恭惟
皇太后陛下仁慈恭儉中正齊莊渭水興周十世何須
齊郊鄒塗山格似歷年終見邁殷商坤元資萬物以含生
允由天作震肅啓一人以繼統實自虹流仁恩協贊於穹
祇慈訓式昭乎海宇愛此歲逢柔兆正當節屆重陽漢宮
方佩紫茱囊陶徑正斟黃菊酒饌養出天府笑詩人不敢
題糕餠俎宴龍山愛參軍任嘲落帽人世尚不孤令節天
家可虛度年光奉春酒悅慈顏正釀南陽之水得仙方延
聖壽初餐栗里之英振振百子池邊龍孫繞膝皎皎萬年

枝上兔魄流輝桂枝香飄青玉案頭遙通御氣梧葉兒舞
高陽臺畔亂點秋光洞仙歌徹玉樓春虞美人歸錦堂月
肯惜聲聲慢送不妨步步嬌隨金人捧露盤冉冉擁鸞旌
飛下玉女搖仙佩飄飄跨鶴馭歸來咸言美景良辰大聖
樂慈顏不老共對紫宸金菊光民歌萬壽無疆法部既陳
樂詞宜盡 王盤仙露瀉清香都入慈闈萬壽觴栢子濃
薰朝霧合菊花開映御袍黃鳬驚聲裡恩何限魚藻宮中
樂未央半捲珠簾看歌舞奏星天上忽呈祥

萬壽節先期暖壽奉 皇上致語

董越

伏以瑞紀流虹正屆一陽復地祥開繞電先歌五福齊天
惟介壽必在於先期壽式禮莫嚴乎夙戒爰倡萬呼於未

南明文範卷二

三

起庶增川至於方來雖振古而如茲實自今而伊始恭惟
皇帝陛下道隆有繼德合無疆欽福錫民建九重之皇
極登封登士昭一代之人文明裡克享乎天心聖孝作求
乎世德聖惟輕而功惟重仁義並行善以勸而惡以懲剛
柔協濟爰致百靈之孚佑豈徒多福之駢臻歲維柔兆方
冬序屬玄冥司令靈萱舒二葉際聖明出震之期千羽舞
兩階正君子燕需之日玉帛來梯航於萬國衣冠拜闔闔
於九天呈雪藕進冰桃纔見瑤池降王母獻交梨供火棗
又從東海報安期王盤仙露瀉金蓮寶島瑞煙浮紫極何
必芝泥仙檢始注長生自然玉燭春堂能長化日預竭葵
心芹意爭先獻舞鳳儀捧萬壽觴庶歲歲不忘先事進

千秋金鑑惟年年式繼後塵欲助歡聲當陳口號 聖明
出震握乾符正值陽生大地初瑞氣氤氳御宸祥雲縹
緲護雕輿與冠裳百辟歌來止鍾鼎連朝重燕胥聖壽頤同
天地久萬年魚藻頌安居

冬至節奉 皇上致語

董越

伏以日陸迎長六琯浮灰又起雲容紀瑞九天泰運重開
天時人事攸宜美景良辰肯負恭惟 皇帝陛下健同乾
運照普離明二紀臨民邁湯仁於彰信六龍御極洽舜德
於好生康衢聞擊壤之謠流水去朝宗之念欲舒時以錫
福爰推筴以授時當地當欲奮之初正哉魄既生之候陽
氣賴希聲以宣暢祥刑勅丹筆以判書閉關息商旅之行

南明文範卷二

四

錫燕薄臣工之惠萬呼聲裡燦離披耀日之龍麟虎拜班
中擁左右如雲之雉尾捧玉杯而獻壽載祝無疆望金闕
以陳詞願期同慶不敷縷線用助繡紋 星昂當天紀仲
冬伶倫吹律應黃鐘璇霄玉輦扶雙鳳絳闕雲車駕六龍
濟濟衣冠同燕鵲珊珊環珮繼呼萬小臣此日情何限願
向堯天祝華封

端陽節宴 皇太后致語

董越

伏以階蓂舒五葉一年佳節又中天慈算祝千春萬口歡
聲齊動地中外仰鴻鈞大造臣工雷燕錫深恩宜逸豫之
無期直孝慈之無盡恭惟 皇太后陛下仁慈恭儉中正
齊莊震肅儲祥啓聖明以繼統坤元肖德同厚載以資生

有娥舊國實生商渭水大邦真有子配二儀以正位無貳
無虞有萬乘以承權何思何慮維此歲逢柔兆式當節屆
端陽菖蒲酒泛玉竿金尊喜見一人獻壽蕭艾葉插理樓
朱戶又看九御迎祥香風先播於浴蘭炎暑頓消於賜葛
幻術繁淮南之蠅虎覃恩頒大內之集靈五兵符皆佩赤
靈九子樓並聯彩縷宜春苑裡紛紛驃騎連營太液波心
兩兩龍舟競渡不必鑄青銅於楊子已無邪僻動天心何
須詞靈藥於守宮自有聖慈嚴內則春此馨香令德何難
感格上天看三階平而風雨時定五穀熟而民人育至養
備九州四海慈齡過萬歲千秋願金門暫駐宮車看衆技
演魚龍曼戲勅贊路且停警蹕聽風簫傳鶴鳳仙音不盡

皇明文範卷二 五

下情再陳口號 中天佳節月幾賓天上年年樂事新競
渡波搖金線柳追風蹄蹴軟香塵清曉泛玉梅三壽冰片
堆盤送八珍願祝聖慈長不老小臣末技歲寒陳

中秋節奉 皇上致語 並越

伏以秋色兩平分萬里寂無聲之風露圓光正東滿一輪
懸有影之山河良宵美景莫蹉跎人意天心正和協但得
水清懼於宸極何妨催緩箭於宮壺樂已同人年方大有
恭惟 皇帝陛下恩同覆載明並昭臨育物對時識大造
方以欽歲為德重農務本知小人惟於稼穡是依吹曲方
見於迎寒撫景忽驚於徂暑瞻此葦收司令正欣皓魄當
空惟一鐸必有容光信大明本無私照霓裳紛舞袖悠揚

法曲獻仙音桂子落天香縹緲夾城通御氣輦路動雍容
仙蹕壽山浮歛灩朝霞仰天欲問來幾時嬌娥不語搗藥
不知在何許杳杳無聲披繡闥俯雕甍繞鏡光閃爍轉
頭樓入朱戶忽驚輪影逶迤望蓬萊且莫乘風待靈槎猶
堪泛斗豈必假知微道術已長如天柱峯頭又何須公遠
仙橋便如在廣寒宮裡謾言今夕復何夕不煩燈燭之光
管取今年勝舊年長看魚龍之戲願停法部試聽頌聲
一年月色是中秋桂子香清爽氣浮大地有光歸畢照九
重無事樂宸遊星辰北拱瞻黃道烏鵲南飛向畫樓願祝
年年當此夜八荒黎庶盡歌謳

皇明文範卷二

擬 高皇帝諭中原檄

無名氏

藐予不佞肇啓土宇敢播告于爾中原鉅宗小姓多士多
民當言冠履不可倒施鷄鳳不可同穴內夏外夷固天所
以別區類峻畧防也宋德陵遲南風不競大戎陸梁奄有
中夏三光失明兩儀易位黔白汙於腥膻衣冠辱於塗炭
自古宇宙之變有大此者乎凡含齒戴髮孰不裂眦拊膺
思一操戈而北指哉夫沐猴而冠自昔所嗤服豕以衣於
今為甚况錦衣玉食雖盜享帝王之本而猥淫塵聚卒無
改禽獸之心有如大德廢長立幼泰定以臣弑君天曆以
弟誅兄第匹兄室子蒸父妾加以宰相竊弄泰阿臺臣日
尋戈戟三綱以淪九法以戮雖胡亥楊廣之毒未若斯之

極也而彼乃視為恬嬉方欲噓腥焰而灼之此雖殊覆異
載猶當僇力驅除而況可使之稱一人以號令天下哉予
故淮泗耕農也疆畝力作以資事育而重役繁刑如蹈湯
火寇賊蜂興寢不帖席群雄無主繆為推戴不得已勉從
眾志興師弔伐干戈所指旗無再揚時乃犗獲漢賊偽吳
俘國瓊璽友定西抵巴蜀東連滄海南控閩越荆湘漢沔
兩淮徐邳皆入版圖東南亦已粗定但念爾中原之民尚
兩淪陷深用疚心予恭天成命固敢自寧將遣兵北向蕩
逐群虜清豺狼之窟穴復漢官之威儀恐爾有眾冥昧不
靈不曰是實生我而覆予是雖或機矢相向或竄身異域
予亦何辭于爾有眾其尚敬聽予言毋輟耕毋廢市毋棄

皇明文範卷二

七

室家毋犯鋒鏑義兵所至輸誠納款率先投降以保有生
生予幸為華夏主爾亦幸為華夏民相與戴履高厚共樂
太平孰與重蒙腥穢不可嚮適者哉於乎言出於予心入
於爾心爾尚信予不佞轉告爾父兄弟爾或予猜其蒙
色目人非我族類有能倡眾歸義者予亦納之右袵一
帶收恤檄到其胥諭之

擬漢伏波將軍諭南粵檄

王禕

蓋聞天下之大義當混為一惟大漢隆興兼制八荒威靈
所被罔不臣妾陛下即位厥既存撫天下輯安中國然後
興師出兵從事於蠻夷是故有司臨境而東甌請服閩王
伏辜大將軍秉鉞單于奔慕驃騎抗旌昆邪右袵自上古

所未能攝正朔不及其俗者莫不訕膝受事稽首來享甘
心而內附惟南粵在服嶺南本南海地趙佗故越吏秦滅
天下亂佗輒擅據其地自立為王高皇帝已定天下為中
國勞苦故釋佗不誅因而王之與剖符通使使和輯自粵
為外臣及高后時南粵以我隔絕器物為辭乃自尊號為
帝稱制與中國侔高后怒削去南粗籍遣兵擊之會國有
大故兵罷孝文皇帝務以德懷柔四夷為佗親家在真定
置守邑其從昆弟咸尊官厚賜寵之而遣使諭盛德烏佗
恐頓首謝願奉詔長為藩奉貢職自削其帝制通使如故
然聞其居國竊如故號持使天子時稱王朝命如諸侯而
已天子寬容掩覆瑕玼亦置不問陛下建元之四年佗孫

皇明文範卷二

八

胡嗣為王而東粵侵其邊邑胡不敢擅興兵上書天子請
命天子多南粗義守職約為興兵未至而東粗平胡感漢
德且約入見天子已而背約不入見而遣子嬰齊入宿衛
胡死嬰齊歸國立擅殺生自恣無道天子數使使者諷諭
亦竟負恩不復見天子及其子嬰繼立乃與母后謀求內
屬上書請比內諸侯三歲一朝天子許之賜其相呂嘉印
除其故重刑用漢法諸使者留鎮撫之則是大漢始終嘉
惠于南粗者甚厚為南粗計其將何以報漢德乎頃者其
王王太后能念漢恩不可負如約將入朝獨呂嘉久執國
柄威福自專顧以內屬為非利於是天子遣兵及其境問
罪遂以反聞弑其王王太后盡殺漢使者連蒼梧兵拒漢

逆天悖道厥罪不可赦陛下赫然怒是用命將出師將軍誅夷之而郡縣其地雖其地方萬里廣袤有屋象翡翠賦瑁諸奇產然以大漢之強盛得其地不足以加大得其財不足以為富徒以其罪稔惡貫義所當誅用宏混一之威震耀我大漢威命於無垠幕府今受天子詔分命伏波將軍出桂陽下湟水樓船將軍出豫章下須水戈船將軍出零陵下離水下潁將軍下蒼梧馳義侯發夜郎兵下牂牁江咸會番禺殄滅之期決在今日蓋皇帝之兵非人之力天之福也惟爾南粵官屬將校部落君長其必劫於威暴汚染凶逆無以自新如能共棄前惡斬捕元凶相率來降封賞之科具如甲令夫王石俱焚誠聖天子所不忍用

皇明文範卷二

九

擬漢太尉論七國檄

王禕

是播告之修不厯厥指苟或保持險阻懷抱疑貳以自外我天子之威命則天兵所至賊在討除必草薶而禽爾之遺孽乃止禍福所在昭然甚明檄到咸諭陛下意毋忽

蓋聞君親無將將而必誅者春秋之道為非者天報以殃大易之道也昔我高皇帝既定天下懲亡秦孤立之敗於是剖裂疆土分二等之爵大封同姓侯者百餘邑尊王子弟大啓九國而是時昆弟少諸子又幼弱故孽子悼惠王王齊七十二城庶弟元王王楚四十城兄子濞王吳五十餘城封三庶孽凡以廣親親之道固磐石之基也惟時諸王奄有民社固宜謹守職約作漢藩輔不顯奕世與漢室

相久遠今吳王濞乃稱首亂連諸國反豈漢固有負於若等耶然當先帝之封濞也心固疑其有反相嘗諭之曰漢後五十年東南有亂豈若耶然天下同姓一家慎無反漢爾首謝不敢及漢就國乃遂招致天下亡命公即山鑄鉞煮海為鹽變亂法度復以太子故內懷怨望詐稱病不朝失藩臣禮於古法當誅有司數請其罪孝文皇帝寬容不忍因賜之几杖老不朝欲其改行為善德至厚也今不圖改過自新益肆驕恣背德茂義壞先帝所建立與楚王戊趙王遂膠西王卬濟南王辟光菑川王賢膠東王雄渠約從謀反為大逆無道起兵以危宗廟賊害大臣及漢使者迫劫萬民伐殺無罪燒殘室家掘發丘隴為虐暴甚而叩

又重逆無道毀宗廟燬御物干國之紀其罪不容誅幕府欽承皇帝制詔盡護諸將以大軍東向問罪七國惟爾皆劉氏懿親先帝所建立而同姓一家之誨言猶在耳縱不能顧國家之法獨不念先帝之故畏其在天之靈乎且七國反書以御史大夫鼂錯變更律令侵削諸侯為辭皇帝量比天地信如日月不愛一人謝天下亦既誅錯以昭至公而七國兵不罷以此觀之意非徒欲誅錯明矣叛逆之罪上通于天今靈旗東指所謂應兵王者之師有征無戰者也計七國之地不能當漢十二顧乃糾合區區之眾而欲與大漢為敵譬猶履薄冰而待白日豈不殆哉如能解散前惡以先帝子孫骨肉為念請命降服者皆除其

罪復故其間家傑有能擒斬渠魁倡衆來歸及所在士大夫能慕義效忠戮力成功者封拜之科厥有令甲夫逆之與順禍之與福其趨不同判若白黑為逆而甘於屠戮與為順而受福功名富貴保於永世者乎禍福之原唯人所召毋狐疑猶豫為知幾者所矧笑檄到其善詳所處書不盡意

諭臨括父老文

劉基

告臨括父老皇朝以武德一九有服而不殺燠休滋潤罔有荼毒至今八十餘年矣父老曰不睹旌旗耳不聆鉦鼓茹蔬飯稻哺孫育子早卧晏眠優優坦坦通無販有蹈山涉水不覩不類誰之賜歟帝德寬大務在休息與百姓安

八皇明文範卷二

十一

樂太平故禁網漏而弗脩官缺其人偷惰潛生以不能宣德化達壅滯咎在有司非主上意也今父老子弟不察其故慰暑嗟寒徒怨于天乘間造釁竊弄戈兵睚眦跳踉曼公草木禽獸率過厥生所過所止山夷土赤甚亡謂也百姐孽孽繼號于天驚動天心天子乃授鉞左丞相曰其從便宜死之生之無倚無頗丞相矜念小民為不教而誅有皇帝仁詢于庶言知使者父老鄉里姻戚與父老故無惡為能奉揚朝廷仁恩以啓迪父老心不逃傷是用發傳俾使者來諭父老冀父老各體上意約束其子弟變禍作福以活乃胤屬俾引勿割惠至渥也今使者至郡且彌月矣布告已至而父老子弟猶豫未決使者實愚朴不能測人

意而嘗聞大君子之教曰惠迪從逆吉凶猶影響火生于木厥惟自灼匹夫不可譬况敢觸天子丞相怒乎大命不借大恩不再怨可釋不可結亂可已不可長冥行弗返厥途乃窮易曰不遠復無祇悔元吉又曰迷復凶父老念哉語曰因不失其親亦可宗也使者雖微丞相命也惟父老審圖之無自失厥時以貽悔莫及

擬唐顏杲卿諭河北諸郡檄

鄭真

天寶十四載某月某日常山太守顏杲卿檄告諸郡等蓋聞建邦設屏實惟有道之長東律成師合正無將之親守臣當為君而效死義士不與賊以俱生蓋濟奇謀共成偉績我國家德躋仁壽道合希夷萬年敬休寢兵戎而不試

八皇明文範卷二

十一

四時生育與草木以皆春蠶茲在賦之微敢昧聖恩之大安祿山醜胡遺孽敗將俘囚傾巧事人公行賄賂姦邪罔上雜出談諧入官禁而無嫌睨皇儲而不拜寵無儀射位極真王向嘗指腹以為赤心今敢率衆而操白刃范陽數千里莽為蛇豕之區河關幾十州盡作豺狼之藪塗炭我黔庶腥穢我冠裳指斥將相之臣凌轢王侯之貴吠堯之犬謂秦無人聖上渙號旁行乾剛獨斷聽鼓鼙而思猛士式靖四方提斧鉞以授元戎用昭九伐凡居率土不共戴天稱爾干比爾戈從公於邁言秣車言秣馬與子偕行大收執訊之威用致獻囚之威幕府職居守土命寄專城泣血剖心爰勒軍師之衆卧薪嘗膽忘君父之讐方異類

之鯨奔幸群心之颺起郭元帥整朔方之甲李兵使與馬
邑之師張睢陽保障江淮哥潼關控臨畿甸止戈為武當
鋒者摧將除河洛之腥膻載見乾坤之日月凡茲有民有
社實惟同德同心不食哭秦廷期盡包胥之義左袒為劉
氏共推周勃之忠勿為守窟之謀當作輔車之勢警急捷
邊烽之報傳聲嚴羽檄之馳俾鼠竊而狗偷若獸蒐而禽
獮至於京洛義士趙代奇才見無禮於其君盡昌言於下
衆審其逆順以為從違或斬首以迎降或據城而來獻事
功苟就富貴可圖怒豈止於衝冠勇侯關於授袂微仇孔
熾我是急擬成敵愾之功匈奴不滅何家為各效委身之
智機不可失肯豈再來用胥告於同盟俾咸知於此意急

大皇明文範卷二

十三

如律令拱聽指揮

擬漢使諭郡國共擊邯鄲檄

宋濂

惟高皇帝提三千卒起自豐沛赤幟一揮天下底定累洽
重熙至孝平皇帝藐在幼冲新都侯莽久秉國鈞潛萌異
圖僭效天位四海豪傑怨怒次骨有枕戈待旦者義旗始
堅持劍之士動以萬數不一二年直擣長安眾共誅莽天
地為之開明日月為之宣朗人祇為之嚳舒賊王郎者本
邯鄲卜筮之家乘海內弗靖詐稱成帝子子輿以惑爾吏
民值魏亡賴子弟遂立為帝拘下幽冀漢與賊決不兩立
義將剪屠之今大司馬劉公將城頭子路刁子都兵百萬
從東方來軍容燿赫嬰其鋒者無不殞滅爾吏民皆漢舊

大皇明文範卷二

十四

募兵檄

張鰲山

之王郎僭廢帝號反易天常罪在不赦爾吏民上稽天命
下度人心傳相告語戮力以誅無道使他日紀漢配天不
失崔楊兩吏民榮名無窮焉不然漢兵且至其無悔
江西吉安府安福等縣致仕都御史王懋中等檄告四方
致仕見任在告官員及監生生員山林隱逸軍民豪傑吾
與若輩皆今 皇帝民乃心宜罔不在 今皇自我 太
祖高皇帝汎掃胡元大定天下四維既張百度具舉 太
宗文皇帝崇儒重道列聖重熙累洽及 孝宗敬皇帝深
仁厚澤一十八年之治追迹成周而邁漢唐宋者也深惟
太子國本儲養有素肆今 皇帝嗣位天下歸心愛戴一

十四年舊章成憲遵依可久邇者寧主睥睨神器敢行稱
亂威劫都御史孫燧副使許達謀逆不從竿首國市幽虜
司府大小官員致將黃恭議併公差馬主事登時逼死劫
奪印信縱放罪囚據庫開城保賊阻兵遣官傳檄指斥乘
輿士林共憤人怨天怒夫叛逆人臣之大惡討賊天下之
大義惟茲寧賊始為世子寄食娼家繼嗣藩服益肆凶惡
上烝女叔朋淫姊妹宗室睚眦之忿縱放男子突其鷹犬
淫畧婦女剽虜貨物貨交逆瑾襲取護衛奸人既誅逆勢
難已逼復與金輦寶百計貪緣竊鼎司潛謀重器而遂
乘資跋扈酷烈無忌割剝元元殘賢害善鍾陵王本以叔
父之親非有放逐之惡巧計排陷削爵除國學士張元楨

皇明文範卷二

五

禮以賓師重聞道義屍肉未寒家財沒入戴指揮趙恭將
何罪也一則利其財產而暴死於市一則怪不阿諂而逼
死於家准府長史莊典正色不阿橫遭刑戮監察御史范
輅布政使鄭岳按察副使胡世寧強直奉公顯加排擠不
遺餘力南昌知府鄭璫執法不撓誣捏多罪蕞楚殆斃縶
使樂人秦容打死生員康昭事發官司追捕將秦容曲加
黨護公法畧不恤黃壽山得縮龜之術收充內史而聽
其亂宮醜聲畧不暇顧梁承奉周承泰極力效勞諂入死
夷踵不及旋殺戮撫臣之後親叔建安主諫阻不從兵脇
伊長子縊死遠近民冤或倍收夫價或幽囚鬼獄除窩盜
賊劫奪往來船隻陽欺耳目恭陷守巡官員侵奪官民地

土浚鑿陂池以資遊戲拆燒居民房屋拓開府第以主通
逃駭寵倭優威加士類偶有蹴踘列隊戎戲下流賤品之
事靡所不為歷觀古今典籍所載台淫暴虐無道之臣未
有如寧賊宸濠者也元惡大憝人人得討所賴祖宗之靈
得全我提督軍務都御史王守仁未遭網羅號召義兵順
天討罪知府伍文定協贊謀議軍容整肅尚望吾鄉之人
鼓忠義之遺烈奮誅戮之正氣毋讓能以自委毋捧頭以
自全設使奸雄不早除則腥膻汚流一日難堪吾與若輩
豈能安居粒食以全體裕後哉凡我鄉鄰其各結義類併
勇力早赴軍門共成美事諒惡積滅身自有常理而德將
義師豈無克捷故檄

皇明文範卷二

十六

露布

擬唐平蜀露布

高啓

神策行營節度使東川節度副使臣崇文等臣聞天無二
日臨四海為一家地有九州分萬邦為五服故用建侯藩
之重俾扶王室之尊車服出於堯庭簠簋歸於禹貢柔遠
能通舞干羽開未格之心取亂侮亡鳴鼓鍾討不恭之罪
蓋以法陰慘陽舒之道成文綏武定之功於是臣職惟修
君威固替上稽象緯固昭孤矢之名下制國經可廢甲兵
之役伏惟皇帝陛下神疑至道氣重英姿紹十二世之洪
基啓億萬年之昌運閭生民之未久惻然如傷念祖業之
惟艱漂乎若墜却遠方之獻不嘉有瑞罷別庫之歲以示

無私象郡鰲溪流入人而姦邪並黜麟臺鳳閣命二相而賢俊同升屢降軍書體乾行而布澤大蒐戎輅應月蝕以修刑冀垣跋扈之臣解甲方歸河隴憑陵之虜納琛會至而劉闢者性惟狂戇位在凡卑寔為掌賦之瑣材豈是總戎之偉器頃因西川節度使韋皋卒遂擅留府不受徵書當陛下光臨率土之初大賚多方之始恐生震擾姑務包容授之以北關之旌旄委之以西門之管鑰可謂滌瑕蕩垢荷寵蒙榮不思感悔以酬恩反肆驕淫而速禍此軍未輯他鎮仍求神奪其聰礪刃拒賓僚之諫天盈其惡膏戈驅將士之行始西蜀自縱其鳴張後東川竟遭其獸噬謂偏隅可擬謂重險難踰負固偷生欲效李流之逆望風走

皇明文範卷二

十七

死不知誰縱之窮陛下乃用旁詢將興薄伐築室匪衆言之惑負衆唯獨斷之明大衆啓行常勗之以用命小臣受命敢效之以忘身率五營虎衛之師會數道鷹揚之將駢脇者盡操關戟蓬頭者皆垂纓胡霧合雲屯目敵旌旗之影波翻瓦振耳聾鉦鼓之音六月臣與兵馬使李元奕山南節度使嚴礪等進至鹿頭關東此關旁夾高山真成巨障扼三軍而莫進詎下井陘立一夫以可當應同創閣臣等接攀魚貫恥鑿道以潛行鳥突蛇蟠徑焚廬而直進因地形而制陣以方以圓察敵勢而設奇或前或後關不束身以就鎖更舉臂以當軼臣乃伏鉞誓師援桴率衆一麾而闢心已厲再鼓而銳氣不衰樓煩發射雕之弓洞胸貫

髀飲飛擊斬蛟之劍蹀血橫尸疾呼作動地之聲大戰奪漫天之險逆不干順知賊旅之方崩弱豈當強喜我軍之累捷欲藉長驅之勢遂收淨掃之功九月河東牙將阿跌光顏將兵來會其部曲皆羌胡猛士并臂健兒雖勁弩而力透重犀被長鎧而走追奔馬欲贖後期之罪請當前拒之鋒累出傍抄獨行深入遮賊轉輸之路斬賊飛走之關於是錦江之諸郡皆降成都之孤城益急臣乃乘其已困大合嚴圍鼓角初鳴守堦者心皆不固梯衝未設攀堞者身已先登九却九攻墨子之機安在八陣八克吳公之績乃存其劉闢鹿窮不暇於擇林鼠竄尚思於求穴始將出遁漏疎網之高張終被追捕擒就長繩之急縛端門受獻即

皇明文範卷二

十八

當檻送於宸京大社行刑不使逃誅於絕域臣已撫平蜀境入駐通衢除叛賊將刑此外其素汙者本是良民迫脇者無非叛黨悉加慰撫並用赦原莫不瞻聖日以歌謠被王風而鼓抃修武侯之政已罷卒以管農復文翁之規更興儒而舉士大地灑清塵之雨溥降深恩洪溟息鼓浪之風頓消莽怒此蓋神謀睿算天贊奇功使海內知惡臣之易已識尊威之難抗臣等幸陪是役復覩茲休不任慶快之至謹奉露布以聞其軍資器械別簿錄上

擬梁王僧辯平侯景露布

鄭真

尚書今大都督臣王僧辯等臣某聞成周大法事嚴九伐之誅漢室龍興爰正三臣之戮方嗣聖紹無疆之歷而逆

受當極惡之刑肆告成功華彰大孝恭惟皇帝陛下慈愛
恭儉果毅仁疆有經大緯武之資慨遺大授艱之會當
興嘆副四海戴日之心膏膺日新雪二聖在天之憤朕茲
兇逆竄後誅夷侯景勿微生犬羊遺孽托身高氏盡忘
羽翼之恩逃命宇文復作叛亡之計我高祖武皇帝仁同
一視道合三無謂其慕義而來歸或可革心而易面爾猴
出穴未膺狙使之勞飛鳥依人遽有鷹揚之志假息壽陽
之境簸揚江上之波烽火接於秦淮戈刃交於畿甸塗炭
黔庶腥穢冠裳圍逼臺城屢動宵衣之警震驚宮闕俄成
晏駕之悲簡文皇帝事重宅憂親遭降割志每存於靖難
恩尤切於好生降爵重封用廣包容之量窮兇極惡曾無

大皇明本紀卷二

十九

俊改之心廢置比於奕若弁髦視如土梗下齟挾刃本諸
慶父之謀成季抽戈直指馬昭之罪是宜為君而效死可
能與賊以俱生某等受寄齋壇謬膺將鉞始留巴陵之戍
任約就擒荐揚漢口之威化仁請縛子仙棄郢城而身為
俘馘于廣衆郭默而躬在遁逃役不淹時士有餘勇舳舻
數百里駭動鯨鯢聲鼓億萬兵威陵虎豹爰振潯陽之旅
荐成姑孰之勲顧死灰之復燃慮困獸之猶鬪石城頭列
柵命霸先往扼其衝招提寺進師俾王琳獨當其銳應機
而潰奮臂大呼傾城無匹馬之還債轍寧隻輪之返元惡
竄身而入海黨與稽首而來廷肆發命以窮追不渝期而
克獲食彭越之醢頃刻無餘燼董卓之膺光明達旦載復

三夏之舊盡驅九軌之塵江漢朝宗山河改色茲蓋仁聖
不殺廣武布昭運奇掌上之兵制勝目中之虜赫怒而安
天下誰其禦之遄歸以正故都維其時矣臣某等恭承廟
筭忝與行間乘六龍以馭天顧返翠華之仗衛掩七戎而
得駿敢忘鉄汗之驅馳臣某等不勝慶快之至謹差某官
姓某露布以聞軍資器械別錄條上某年某月某日具官
姓其上

擬邊平群盜露布

王鏊

天啓昌期薄示無虞之警神資睿筭旋成不戰之功氛祲
廓清華夷寧謐恭惟皇帝陛下嗣登天位獨奮乾剛掃一
時怠玩之風振累世因循之習蠢茲群盜敢爾逆天安祿

大皇明文紀卷二

七下

山之反相莫逃子壽先知管叔鮮之流言尚賴成王不惑
鴟鵂成性莫懷好音大馬怙恩忽成反噬陛下怒形文武
之赫斯恩施乾坤之曠蕩網開一面計出六奇置赤心于
腹中推洪恩於望外故旌旗所指反側歸心金鼓纔聞元
惡授首兵車既勅徒勞六月之師干羽載陳奚俟七旬之
格遂使燕齊趙魏四郊之狐兔都無江漢淮沂萬里之波
濤咸息此皆德符玄造謀協神人群策畢收愚罔遺于一
得神謨默運道乃出于萬全四門還穆穆之風萬姓覩平
平之政臣職居下列目覩膚公殄螳螂之當轍車集鯨鯢
以為京觀武歌七德遂完保大之名壽祝萬年願進持盈
之戒

卷之二終

皇明文範卷之三

賦

述志賦

劉勰

鮮余生之眇眇兮荷后皇之深仁具五氣以成形兮受明命而為人體乾坤之粹精兮晞日月之景光漱飛泉之蕚滋兮滌顯露之醇英製杜衡以為衣兮藉萑若之非非佩琳璆之玲瓏兮帶文藻之葳蕤朝濯髮于蘭池兮夕偃息平瓊死願馳騫以遠遊兮及白日之未晚駕輕軺之將將兮服蒼虬之駢駢遵大路以周流兮曳虹蜺之委蛇挾長離焚鷄兮歎閭闔之九門豐隆為余先導兮百靈為余駿奔前燭陰以啓途兮颺凱風使清埃觀北斗于文昌兮朝

皇明文範卷三

一

皇

王皇于帝臺食玄圃之丹萸兮澡天潢之芳津激微焮于桂枝兮輕波起而龍鱗清都不可以久留兮忽乘雲而遐征浮江湖之浩漾兮陵山嶽之崢嶸野莽蒼以多榛兮路險隘而紆曲猥偷息然而攬嘆兮蝮蛇蜿蜒以當陸鬱忡忡以怵惕兮適皇皇以營營而淫淫而不止兮露黯黯以晝冥為禽號以成群兮鳳孤棲而無所楚屈原之獨醒兮眾皆以之為咎欲振迅以高舉兮無六翮以奮飛將抑志以從俗兮非余心之所怡長太息以增歎兮哀時世之異常棄韶夏而非聽兮登傑休于中堂毛軒于以穆夢兮騰鮑魚而實俎斯梗楠以給饗兮東荆棘而為柱施曾鹿于丘陵兮怨魴鯉之弗獲虎兕逸于山林兮循戶庭以求索

前蒙暇以指途兮擢揚子使操轅命侏儒今舉鼎兮則都盧使守閭歲冉冉而將頽兮日暖暖以就昧松栢摧而根死兮江河化而為滄海余馬于不周兮整余轡於樊桐無著龜以決疑兮迷不知余所從搏扶搖以為輿兮攬列缺以為輶騶青鸞之裴裴兮超煙靄而上浮梁天津以濟河兮睇紫微之神闕開明怒目而電視兮獵豹吼而山裂進無人以為之先容兮欲自獻而不敢氣勃鬱以憑中兮心惻傷以懔懔過少微而歷明堂兮就軒轅而陳情雷震辟其隱轡兮馬辟易而不行訪六符于泰階兮求民極之所在咎繇不可以作兮競狂直以為罪凌天街以徑度兮造旬始而瞻西清眾畏讒而卷舌兮孰能白予之忠誠悃悃

皇明文範卷三

二

其無止兮然悄悄以狐疑要傳說于箕尾兮命靈龜使占之曰有名必有實兮若形影之相因相福極出自天兮又何尤乎世之人鼎胡蹄而不烹兮旗胡張而弗麾孤不可以射侯兮駟不可以策而馳眾蠕蠕以朵頤兮若頽波之東趨謂羣羣為弗章兮愛羸豕之負塗方不可利而規兮白不可涅而黑悲桂椒之分芳兮與朝菌而偕落殷比干之剖心兮時豈不知其為聖人魯仲尼之過化兮焉役役而無所容其身由疆義而罹殃兮惠直道而被黜子胥忠而殞命兮伯夷清而不食將登山而迷路兮欲涉水而無航東西南北安所之兮顧焉擇其所長神冥冥而不下兮龜又厭而弗告思糾結而不抽兮意恍惚以震悼忽汜濫

以遐舉兮行遊目於大荒裁和不可拔而留兮恐年歲之
弗將駕廣漠而南征兮叫重華于九疑山岑岑以蔽天兮
江淼淼而不可窺遭吾道夫西隅兮聽鳴鳳于岐陽慨未
忝之離離兮梧桐摧而不生浮龍門以沂河兮訪夏后之
遺跡川瀆混而不分兮鯨鯢起而人立攬騏驎而迴騶兮
謁陶唐之舊京無衣裳以禦寒兮哀蟋蟀之悲鳴心恨恨
以增傷兮神夢夢其若醉淚浴浴以交流兮憂懣懣兮而
來會傳說之版築兮無武丁其誰舉夷吾不逢夫鮑叔兮
竟淪沒于圉圉推竭心以服勤兮上介山而立枯種霸越
而滅吳兮終勿頸于屬鏤樂毅升于金臺兮何逃遁而走
趙周條侯之耿介兮卒含怨以餓解忠有蔽而不昭兮道

金華文鑑卷三

三

有塞而不行名不可疆而立兮功不可期而成李斯上書
以相秦兮空自陷於罪尤買臣顯而戮辱兮豈如負薪之
無憂魚赴餌以中鈎兮雉慕媒而膺鎗鳳凰翔于丹穴兮
又何患乎矰弋返余旆之矯旋兮還余車之駢轡采薇蕨
于山阿兮擷芹藻于水濱冽玄泉以瑩心兮坐素石以怡
情聆嚶鳴之悅豫兮翫卉木之敷榮挹清風之冷冷兮昭
秋月之娟娟登高丘以詠歌兮聊逍遙以永年

弔岳將軍賦

劉基

木之顛兮其根必傷人之將死兮命偏以為不祥嗚呼將
軍夫何為哉天地易位兮江河倒流鳳皇天殛兮豺狼覓
旒臣不知有其君兮子不知有其父嗚呼將軍兮獨嚼冤

而懷苦讐何愛而可親兮忠可辜而可戮父兄且猶不顧
兮何忠良之能有臣竭心以為主兮又何可以為仇也天
之所廢不可植兮亦將軍之尤也山鳥傷弓而欲殞兮群
啞啞而拊翼猿狖縻于機檻兮羈悲鳴而不食相伊人之
有心兮曾鳥獸之不如忘戴天之耻兮安峻宇而高居
信纔邪之矯枉兮委九廟于狐狸甘卑辭以臣妾兮苟殘
喘以娛嬉焚舟楫于洪流兮烹騏驎于中路庸夫亦知其
至愚兮羌獨迷而弗寤捐薄軀以報主兮乃忠臣之素心
縱狂瞽之弗思兮又何必以之為禽屈原貞而見逐兮伍
子忠而獲戾固將軍之不辰兮哀中原之蕪穢弔孤墳于
湖濱兮見思陵之牛羊寄遙情于悲詞兮識忘親之不滅

金華文鑑卷三

四

弔秦不華元帥賦

劉基

世有作忠以致怨者曾不知其故然懷先生之耿介兮遭
時命之可憐上壘敵而不昭兮下貪婪而不貞權不能以
自制兮謀不能以獨成進欲陳而無階兮退欲往而無路
忠沉沉而不白兮心搖搖而不固繫棄黃服鼓車兮騷蹇
驢以曳之胥猛虎于籠檻兮狐狸群而制之衆刻木之枉
直兮信讒邪之流言倒裳以為衣兮涅素以為玄前石冥
令指途兮驅離婁使從之教養由以彎弧子係其腹肘而
引之吁嗟先生兮何逢時之不辰生不能遂其心兮死又
抑而不伸姦何為而可長兮忠何為而可尤尸比干而獎
惡來兮白日為之昧幽重曰嗚呼哀哉吾安歸乎猥猥升

堂兮騶虞以為妖殢鳳皇而斯麒麟兮糜梁肉以養鼻吹
狗遭烹兮捕猶蒙醢雄雞晨鳴兮衆以為罪忠固不求人
知兮於先生其何傷國有忠而不知兮喟皇天之不祥亂
曰莽莽崇丘閼無人兮天高聽遐疏不得親兮松柏摧折
荆棘長兮苦干葦施充佩纓兮浮雲虹蜺紛綴橫兮上下
阻隔幽不能明兮嗟若先生卒罹殃兮姦邪矯枉歸罪愆
兮咎繇不作誰與平兮路犬噬由理則然兮麒麟豺狼不
同群兮自古有之吾又何嗟兮

聞早蛩賦有序

高啓

至正丙午五月十三日夜坐中庭聞蟋蟀之聲感而有
賦

皇明文範卷三

五

為楚善

龍集丙午仲月維夏祝融當衡幕收伏駕悵炎氣之興晝
欣湛露之流夜於是蓮塘涵清梧館閑靜纖絳方御輕簾
未屏息號蟬之繁喧羅樓鵲之暗警何陰蛩之忽鳴寤余
寐而獨省稍入戶而侵帷緣階而傍井若暑徂而律變
簾色復兮欲冷迅颼發兮騷騷斜漢迴兮耿耿方其或咽
如啼或激如嘯嚶嚶孤吟嘖嘖相弔陰淺沙之蒙籠翳淙
鼓之窈窕已厭聞而愈逼不欲尋而莫照含清商之至音
非假器而為妙促素機之情工亂朱瑟之哀調未連響於
絡繹整依明於熠燿若迺靜院閑宮荒園廢驛草長幽扉
苔滋壞壁候月光而未旦聽雨聲而乍夕久棄長髮之婦
遠寓窮居之客莫不對境興愁攬衣動戚謬感年之將近

誤驚寒之已積影就燭而誰依泪橫襟而自滴不待風凋
漢苑之柳霜墮湘皋之蘭司斯聲之接耳即掩抑而摧殘
余何為而亦起答悲韻而長嘆聞七月而在野實詩人之
所志今胡早而不然豈天時之或異乘火令之中衰應金
氣而先至推象類而占之若有兆夫人事然物生兮何常
庸詎測夫玄意抱微憂而何言乃拂枕而復睡

閔志賦

黃淮

閔吾生之多故兮羌不知其所從肆遐搜而隱索兮究微
末之始終繫髮年之向茂兮即有志於聞道呻佔畢而事
鉛槧兮夫既從吾之所好奮侯類而躋辟雍兮謂青雲平
步而可登探蟾窟以擢桂兮翼黃鵠而騁騰騰振瑞裾于

皇明文範卷三

六

天衢兮與夔龍而接武集鳳池而上玉堂兮曾蒙職之莫
補仰繼明之垂照兮荷曾遇於日隆登予紛其駢蕃兮寔
千載之奇逢茲輜輶而漉膽兮覲圖報於涓滴嗟夙志之
未酬兮遽速驟而惟辟懷兢惕而內省兮豈持操之靡常
也何弗良于行兮致顛躓之我戕也駕指南而之河朔兮
遐不虞其所屆結蘭茝以泛溟渤兮亦罔知其攸濟聞德
音之渙頒兮咸鼓腹而興歌慨涸鮒之枯竭兮猶未沐乎
恩波意休復之有方兮契我龜而焦之招巫咸使考卜兮
或開予而導之謂陽舒陰慘兮皆至仁之流形彼困心衡
慮兮庸王汝於有成亮食兆之告吉兮亦昭昭其孔彰也
時賢哲之遺訓兮將何修而久臧也重曰氣始而張繫帝

力兮孰後而遇自貽戕兮處困而亨致命以為則兮噫嘻
小子庶其無數兮

龍馬賦有序

羅汝敬

永樂十八年青之諸城產龍馬其鱗甲龍也其鬚鬣亦
龍也其文臆類尾形色彩步趨意態又皆龍也奇哉
瑞平邑之蒼蒼異而告於其長以獻闕庭臣謹按史冊
云龍隨方而至所以彰明君德表應太平今龍馬產東
方土色蒼而青聖德所致固可見矣矧夫大禹成治功
而神馬呈義皇宣人文而馬圖出今皇上為兆民開
萬世太平之基以建北京而龍馬適見感召之機豈偶
然哉臣汝敬職司紀述不勝欣忭之至謹拜手稽首而

獻賦曰

大皇明文範卷三

七

有神物兮叶坤之貞符乾之靈象秀月窟播品東溟驟
叱兮毓質奮蒼龍兮降精方其震電倏燦風雨晦冥房星
馭兮移次川后翕兮效禎匪渥注之異產信榮河兮同徵
有蒼蒼者載軒載負爰告于邑爰陳于庭于時天開黃道
雲駐霓旌聖皇穆兮當宇百辟儼兮盈庭諸福畢至奇祥
沓呈乃瞻乃顧乃陟乃登竝騶虞兮同列翊瑞象兮偕行
旅玉獅兮為友耦祥麟兮作朋恍矜己之遭遇仰金鋪兮
長鳴肉駿碾礪兮玉甲晶瑩首昂渴鳥兮尾掉長鯨蘭筋
權奇兮鳳臆驍騰卧則斜伏兮動則雲興榮河洛之文背
絢麟鬬兮鏤膺耳批竹兮錐卓蹄踏鐵兮風輕五彩輝兮

霞綺隔目睽兮長庚澄匹練兮雪花凝混驪珠兮流霞頽
元氣細縕兮瑞霜蒸雄姿倣儼兮馴不驚朝飽玉山兮珍
粒夕飲太液兮清泠神竦赤墀光涵綉楹方臯曾不能以
得其彷彿韓幹安能以貌其容形爾時聖皇篤天之祐宅
是兆京禮王帛兮交錯將圓丘兮告成爾乃載駉法駕七
就繁纓寶勒銜王錦轡樓璫躡浮雲兮御天巡六位兮時
乘彰聖德兮合清寧兆萬世兮昭文明臣乃載拜手稽首
而復為之謠曰龍馬兮翩翩神變化兮合自然雲為黃屋
兮風為軒熊羆襲臯兮相後先奉時巡兮周八埏永樂昇
平萬萬年

北京賦有序

陳敬宗

大皇明文範卷三

八

欽惟 太祖高皇帝以聖神文武之德受天明命君主
華夷剪除群雄底定萬方乃遂建都江左肇造鴻基功
冠古今福延萬世 皇上德協重華續承大統宵旰圖
治恢宏帝業故輿圖之廣極天地之所覆載日月之所
照臨悉歸臣妾固有內外眷茲北京寔 皇上興王之
地山川雄壯地勢恢宏鞏固盤礴王氣攸鍾揆之四方
道里適均是誠為帝王天府之國朝觀會同之所也
皇上知天意之有屬人心之所趨考之龜筮又皆協吉
於是建都于茲倣成周卜洛之制以為南北兩京而凡
郊廟宮闕創建悉備嚴嚴翼翼鬼平煥然神功聖烈上
足以承 太祖高皇帝之先志下有以開 聖子神孫

萬世之太平何其盛哉臣伏觀營建以來天神協贊臣庶效職和氣薰蒸靈貺昭答若慶雲甘露麒麟龍馬玄兔素烏之瑞紛綸炳煥莫罄紀述是益足以見皇上克享天心故景命益隆而有以臻其盛今功已告成消吉於永樂十九年正月朔旦皇上御奉天殿以朝百官四海會同萬方交慶臣不勝忻忭踴躍之至竊惟古昔治道之隆必有文學侍從之臣雍容贊詠以傳無窮故皋陶歌虞奚斯頌魯考之詩書猶足槩見厥後若班固張衡之徒復能以詞賦鋪張有漢之美雖其言多誇詡然猶傳誦至今不泯臣伏觀聖朝隆古之治足以四三王六五帝而漢唐不足云也今朝廷清明海內晏

八皇明文範卷三

九

然四夷職貢萬姓樂業而又獲觀都邑之成革新治道其頌贊歌詠固宜與虞周之音並傳無窮豈特效班張諸人徒為誇詡而已哉臣忝職詞垣忝逢盛事豈敢以菲薄自辭而無言謹用攄竭駑鈍拜手稽首以獻賦曰惟聖皇之建北京也紹高皇帝之鴻業啓龍潛之舊邦廓天地以宏規順陰陽而向方準四裔以布維揭八表而提綱祭星分於箕宿映黃道之開張壯天險於居庸亘重關於太行會百川於遼海環河岳於封疆拱北辰于帝居陋鞏固於金湯均萬國于會同而適居天下之中央也於是頒綸音建皇極布深恩施廣澤捐內帑之金錢出天府之玉帛賚工番錫匠石懽聲傳衆奔走萬國雷動雲興

紛紜絡繹忻忭踴躍各供厥職遂選材而度物資百神以興集魁奇挺拔千仞之名材五色五采希世之珍特輦載旁午舟運充斥紛河輪而海會肆丘壘而山積爾乃太史告吉司空奉策魯班運斤公輪削墨智者獻謀勇者宣力精論巧思悉就經畫百堵皆作奮擊鑿鼓之弗勝庶民子來咸頌靈臺之勿亟歸壯麗於崇朝睹崔嵬於瞬息前朝後市之規既肅肅而嚴嚴左廟右社之制復亭亭而翼翼布列有序不爽寸尺妙合化工莫究窺測其正殿則奉天華蓋謹身之尊嚴廊以迴繁臺百尺以截巢重三階以躋登門于萬戶帶嚴廊以迴繁臺百尺以截巢重三階以躋登屹中天以層構抗浮雲而上征激日景以納光耀丹碧於

八皇明文範卷三

十

紫清觀其瓊瑤瑤砌赤墀彤庭青鎖金鋪綺窠珠櫺鏤檻文櫬玉碣繡楹時丹鳳於阿閣棲金爵於觚稜縣綵虹於修梁躍蒼龍於飛甍含靈曜以欲翔望北辰而高興飾華棖以壁璫綴珣玞于列星彤霞映茶楣之葩蔓薰香爵椒壁之芳馨日華麗文拱之玲瓏空彩鏤果臝之晶瑩三光臨耀五色璀璨壯麗穹隆寶聲名贊憑鴻濛以特起凌太虛之汗漫爰業平雲霞之表魏幾平層漢之半遙天開以益崇炳祥光而增煥目眩轉於仰瞻神憫悅於流盼雖使都慮之巧捷不敢以躋扳翔鷲之扶搖不得以鼓翰此誠所謂曠千古之希逢起萬代之奇觀者也其前則九門洞開輦路如弦軒轅豁豁坦坦平平望園丘兮岌岌接靈壇

兮山川昭神貺兮景彰揚瑞彩兮雲煙啓大明兮當中翼
長安兮東西森拱衛之嚴密列周廬之逶迤耀雪霜於戈
矛揚鷹隼於旌旗選鷩冠之桓桓精百萬兮熊羆維方叔
兮召虎縕謀畧兮神奇聯金貂與王蟬紛烏奕而光輝雜
冠珮兮趨鏘蔚百司兮威儀各據忠兮獻納亦覃慮而論
思天官之明衡鑑司徒之謹度支宗伯之修禮樂司馬之
整六師秋官之邦刑是慎司空之百工惟時百僚濟濟各
謹攸司大小率職庶績咸熙其後則有太液之池萬歲之
山琪樹敷榮金芝芳妍翼鳳飛兮絕嘯波龍鱗兮溢瀾聳
靈峯於天上流惠澤於人間其右則乾清坤寧之宮太乙
紫微之所壯皇居於九重肅勾陳兮天府若夫蓬萊方丈

大皇明文範卷三

十一

之神區閭苑瀛州之仙宇臣寔昧於見聞不可得而殫數
其左則為文華之殿鶴禁青宮玉葉金枝儲副是崇講道
育德惟孝與忠體文王之三朝謹視膳之禮容又其左則
有天祿之閣金馬玉堂之署濟濟逢掖裁我文章甫講說六
經之言談論群書之語斟酌禮樂之文涵泳仁義之府莫
不欲笙鏞乎治道黼黻乎皇度至若靈囿之所蓄亦雜沓
而紛綸麒麟之振振騶虞之霏霏白象之瑩潔如雪金猊
之威猛如神顯靈姿於龍馬逞奇文於福鹿絢綵霞於丹
鳳胚玄兔於蒼玉鸚鵡之色維黃素鳥之質耀霜紛珍異
之炳煥咸獻瑞而呈祥他若內藏寶貨之充金玉珠貝之
富象犀虎豹之雄驊駟騏驎之庶國家富有萬國茲固瑣

瑣不足數也其外則都城列兮萬雉開十二兮通衢對邦
畿兮千里比百萬兮民居接棟連甍溢郭填郭錫爵爵
密而不疏邑里錯分別遠分區四民樂業室家歡娛農務
平耕桑士究乎詩書維工及賈懋遷有無百寶之所充斥
百器之所崇積粲金珠兮列肆聯珠綺兮阡陌珊瑚琳琅
璀璨赫奕飛畫棟兮綵霓謁王侯兮第宅填車馬於闌闌
紛雜沓而絡繹喧舞榭與歌樓樂鐘鼓兮朝夕載瞻辟雍
學宮迤邐穆穆乎宣聖之廟肅肅乎群賢之祠崇祀有典
釋奠有儀歌棧櫟以作人偉髦士之攸宜贊朝廷之禮樂
炳道德之光輝於是經營既終厥功告成方青陽兮屆辰
逢吉旦於元正于時萬象維新三光以明麗慶雲於璇霄

大皇明文範卷三

十一

燭祥光於太清 皇上服袞衣乘鸞輅設警蹕陳鹵簿翠
華葳蕤颺雲飄霧縈精誠寡思慮奏雅樂諧韶濩謁郊廟
告 太祖香苾芬其上升靈昭昭兮來下眷昭鄉兮方集
綏萬福兮純嘏於是升金根旋太常御正殿開明堂朝百
官臨萬方會諸侯陳玉帛旌淑慝明黜陟然後布德和令
行慶施惠錫高年兮上尊進賢達於庶位敷唐虞之道德
厚湯武之仁義興三代之禮樂黜漢唐之功利炳玉燭調
元氣協重明於日月侔化工於天地使九州八荒含齒戴
角之群四方萬國懷仁負義之士莫不熙熙皞皞於泰和
仁壽之域仰事俯育於漸磨涵照之內此誠所謂恢鴻業
於千古開太平於萬世際興圖而覆載大一統而無外也

是知國家萬萬年隆盛之慶 皇上萬萬年高厚之壽聖
子神孫萬萬年無窮之祚蓋與天地同為悠久也賦已乃
復作歌六篇以獻

園丘

紫靈壇兮峻層臺躋金壇兮登玉階儼神祇兮蒞止三光
宜朗兮昭回慶雲五彩兮祥飈馳變化翕歛兮興靈寔度
郊裡兮燔燎降鴻禧兮孔皆

太廟

啟神區兮潔廟廷儼肅穆兮著威靈啓瓊扉兮朱戶躊駑
龍兮繡楹祀事修兮孔明昭至治兮揚德馨肇皇祚兮永
久於萬年兮奉嘗烝

皇明文範卷三

十三

麒麟

協貞符兮繁奇文偉四靈兮魁祥麟躡駟駟兮蛇足尾桐
特兮胚華廣蹈規矩兮性含仁叶周南兮咏振振樂熙皞
兮皇化囿萬物兮同春

瑞鳥

孕瓊玖兮胚瑤璵耀霜翎兮滋雪膚考靈編兮披瑞圖素
質皎皎兮呈祥鳥性含靈兮慕慈孝辭黜墨兮潔其汚參
鳴鳳兮朝陽揚德輝兮遊天衢

瑞兔

有明眎兮靈且仁脫凡質兮披玄雲霧含英兮滋羣添凝
潤兮墨流津耿金睛兮星懸獻瑤堦兮蒼壁陳辭三穴兮

樂靈園慶微眇兮陶皇仁

龍馬

炳房宿兮榮波澄靈姿天矯兮龍馬生肉鬣鬣兮麟腹首
渴為兮目長庚躡風雲兮凌大清變化翕歛兮迅奔騰獻
嘉瑞兮天闕千秋萬歲兮隨龍駟

述夢賦

胡儼

登高樓之崔嵬兮軼氛埃於屬霄天宇廓其洞虛兮際空
明於汰寥綺窓珠綴紛玲瓏兮風肅肅而下飄覩真人於
玉臺兮粲彩鳳而逍遙披太霞而進謁兮感然閱余之瘠
破啓靈文而欲授兮飭塵昏之未銷既食余以麟脯兮又
飲之以醇醪琴高鼓以清瑟兮飛瓊汎其雲璈邀王喬而

皇明文範卷三

十四

宿之兮吹參差於鳳池何處子之綽約兮矯修眉而裁翠
翹肅欽容而不敗訊兮欽凌風而高起余惘恍莫知所如
兮王子尊余以遊邀挾光景以凌厲兮薄星辰而上朝撫
扶桑之東枝兮宰若木之高標駭神龍之最屬兮天吳出
而舞潮方遊鯢之擊水兮儻鵬翼而扶搖振余袂於千仞
兮晞余髮乎陽喬升崑崙而食玉英兮渺瑤水之蕩滴金
堂聞其無人兮悲躊躇之不實駕青虬而高駝兮過方諸
而一息味官貝闕差我兮陰王樹而蕭瑟接飛仙之冉冉
兮嘒弱流之無極慮生去而不返兮海若誇於河伯陋夸
父之不知止兮哀愚公之又惑召荼壘於杜索兮截雄虺
之九首擲封狐於萬里兮顧藥魑乎何有命庚辰於淮浹

兮杞支祁於龜山御偷稽於青丘兮構杭運平荆蠻利虎
深藏而遁迹兮蛟螭匿蟠乎重淵攬余轡以儷徊兮飄然
游乎瑤之圃步春臺以夷猶兮觀鈞天之萬舞幸余逢此
休嘉兮內欣欣而和煦羗回車以復路兮順凱風而曾舉
山窅窅而雲冥冥兮佳木秀而承宇紛紅蘭於廣術兮喜
芳菲其襲余悅然乎歸來兮惟覺時之寢處寄遐思於
廓兮玩孤芳而容與

感新秋賦

周敘

敞南窗以開步兮倏涼雨之逆秋歛大火以西逝兮司金
行於葦收槐陰陰而漲綠兮草翳翳其深幽觀物感而欲
衰兮感韶光之若流念少壯之幾時兮將歲紀之四周老

不皇明文範卷三

十五

冉冉其忽至兮道茫茫其曷由繫修名之不立兮尚行已
之多尤依日月之末光兮叨散秩以優游飽廩食而安暑
居兮懷內顧之足羞歟廟堂以經綸兮有周召之嘉謀委
邊陲以經畧兮多方叔之壯猷列百職而敷政兮諄群賢
之優優嗟予生之何事兮誠大塊之贅疣言不足達於時
聞兮功亦奚裨於校讐徒碌碌以終身兮旅進退於朋儕
况居閒而踈拙兮不攀附以競練懷古人之遑遑兮詎爵
祿之是求期蹈道以行藏兮寧與世而沉浮俟年華之逾
邁兮懼追悔於白頭望修途之悠邈兮胡不早攬轡而迴
輶事吾親於衰暮兮最羣從以進修涉陶逕以成趣兮樂
頽巷而不憂釣遊儵於碧潭兮采杜若於芳洲忘得喪於

龍犀兮適容與於去留思順神以保年兮舉羽人於丹丘
倘斯志之可白兮即駕言以歸休

黃河賦

薛瑄

吾觀黃河之渾渾兮乃元氣之萃丞源洪源干西極兮注
天派於滄瀛貫后土之龐博兮沓玄潢之晶明過積石而
左轉兮龍門呀而峻傾薄太華而東驚兮撼砥柱之崢嶸
入大陸而北徙兮迷不辨夫九河之故形經兩海而紀衆
流兮擅浮沉之濯濯靈類波而懷明德兮又何莫非蚩氏
所經營登崑崙而俯視兮固彷彿其功迹馭高風而騁望
兮遂周游其曲直何末流之混濁兮始清激而湜湜荒滄
漭而徐趨兮勢云云而自得觸險石以聞暴兮訖雷轟而

不皇明文範卷三

十六

數擊天宇橫其沆瀣兮渺上下之玄黃霧雨雷厲而崩集
兮混遼古之洪荒微風蕩拂而渙散兮天機組織其文章
類焱浩而洶湧兮百怪垂涎而簸揚腥雲瀾浪以盪汨兮
恍惚顛倒夫舟航靈曜升而赫照兮秉正色於中央望舒
在御而下臨兮列宿涵泳其光芒若乃震乘符以行令兮
百谷滂滂其凍釋山澤沮洳以上氣兮增濕濛之洋溢魚
龍乘濤以變化兮杳莫測其所極祝融載節以南屆兮雷
雨奮達以霧霽瀟瀟支流而股合兮百川奔而來會禾輪囷
而漂拔兮蔽雲日而淘汰狂瀾洶而雷岸兮塊土焉塞夫
衝潰霜戒嚴而木脫兮少昊執矩以司秋洲渚緬邈而石
出兮始殺端而安流霰雪紛其四集兮顛頊乘坎以奮神

大塊噫氣而摩軋兮流漸下而龍鱗層氷橫絕而山委兮
河伯驅石以梁津老陰夷而明晦兮變朝暮與四時颼風
起而衝木兮嶙怪駭其難推觀圓方之一氣兮恒來往而
密移昔尼父之歎逝兮跨百世而罕知顧川流之有本兮
與中古以為期啓龍圖而說六一兮悟主宰之所為喟余
心之未純兮感道妙之如斯聊誦言以自明兮庶晝夜之
靡虧

居閑賦

夏鍬

居邑邑以無故兮莫時命之大垂抑所遭之不猶兮記前
聞以興懷二八生而選虞兮傳巖築而登台偉姬旦其何
人兮下白屋之微才孔曰鮑叔其賢兮實寧桓以相賊矧

八皇明文範卷三

十七

常何之武備兮忘職焉乎家客悲此義之不晰兮胡天經
之與地則苟青紫之既登兮班濟濟而忘刻群奉已以下
上兮謂元元其疇依惟予心之不然兮廁孤憤於群歡豈
肉食之為鄙兮曾布衣之有知感鄧生以杖策兮叫帝閭
而謂之嗟此怨之不遂兮恒日夜之怛怛忽掩卷以長嘆
兮將投筆而趨耕聊徙倚以登眺兮薄遐想於青冥悵天
道之幽玄兮考古人之攸行寧子伏而商歌兮三閭放而
楚聲其一舉以該輔兮一從彭咸之故也豈繁其劣而濫
兮固興亡之數也苟此理其或然兮吾將蕩而不慕也樂
得此以卒歲兮茲未久其又寤也昔尼父之年老兮有婦
歎之歎音彼賈生之不羈兮終泣涕而隕身非夫人之好

勞兮固懷其難任眇予身之不量兮志瀕涸其無垠
秦黃鍾於瓦釜兮冀堯舜於君民抗危辭以激烈兮忘此
身之賤貧譬負山之蚊蚋兮為昭代之杞人衆與我而不
和兮婉相告其猶疑競貪婪以交征兮謂清士之非宜紛
嫵媚以干寵兮謂靜女為弗奇毀方為賢兮緘默為忠括
囊為利兮被服為榮居上為顯兮位超為通圖回其始兮
不慮其終謂天蓋高兮后土矇矓陰隲為誰兮殃慶害從
誰曰野響兮節兮大音不諧儉人得路兮正已無階吁嗟
然兮吾將與達人以忘懷

百耐庵賦有序

楊守陳

吾邑章先生廷玉始自鄉舉高第累官重慶府教授名

八皇明文範卷三

十六

其燕處之齋曰百耐庵而求縉紳之言積成大卷問來
京師復屬余言從而問其所以百耐者則曰忿欲之火
熾于中不耐則不能修德毀譽榮辱之戰森乎外不耐
則不能聽天吾為一文學而晏然處之若都尊官享重
祿者其耐之功耶余旨其言廼為賦之其辭曰

越有縉紳先生宦居于楚門不容車室僅環堵楹欹不支
壁壞不補旁招日星上漏風雨蓬蓬之與隣泉石之為伍
榜曰百耐之庵日冥栖而燕處有華軒大夫文袴公子聞
其風聲議論颺起偕謂先生之處世也泉茗日飲黍稻時
炊不若老釋之徒能耐渴飢冬衣縠綿夏服絺苧不若
粵之人能耐寒暑步履舒徐不耐勞憊行峻潔清不耐汗

穢一耐之不能而況於百乎於是先生之高第弟子相與爭之曰昔者先生年少氣銳謂勲業可指取有謂名節可戾契致大欲觀廟堂之尊小欲希藩臬之位顧指而左右奔趨跬步而前後呵衛志得數於時名得煒於世也然而數奇不耦志屈不伸名僅齒於鄉舉秩不班於朝紳隨牒遠仕荒陬寂濱栖栖壇杏采采類芹屹若稿壤之木塊若枯池之鱗於是下隸庸夫樵人牧稚行偕友朋話相汝爾先生耐之寂若不聆不睥佗佗勇夫截截論子盛氣橫侵巧言深詆先生耐之視若一蚊一蟻同寅並坐之儒鼓箠踵堂之士或遊梁而諧蘇間彎弧而射羿先生耐焉不怨不忤列藩專城之官衣繡持斧之使或怙寵而作威亦竊

八皇明文範卷三

十九

權而張勢先生耐焉不侮不畏至若嗟粥不啜盜泉不斟耐茲飢渴列仙不如炎天盛服雪夜劬書耐茲寒暑胡粵不殊皓齒傾國翠笄倚門先生耐之寧樂綦巾盛富賈怨積財囹圄先生耐之四壁寧空五侯之第先生耐而不至七貴之閭先生耐而不趨驚枕若馬運甓若陶晨朝吃吃不耐何勞裸裎與偕舊惡罔記行蕪惠更不耐何穢在昔宣尼不報無道亦有子淵犯而不校耐之上也出胯不辭起為漢將唾面不拭任為唐相耐之次也獨不見夫十月之雷乎形藏地中可掘而食及其奮迅則震撼乎八極又不見夫百川之源乎濫觴于土可壅而止及其決溢則奔注於四海龍耐而蟄乃躍于淵鵬耐而伏乃翔于天故事

必有忍而後有濟人有不為而後可以有為子焉知先生之能耐又焉知耐道之盛至於斯於是二子慚伏而去先生聞之顧弟子曰誰使爾多言哉泊然而休澹然而處舉一世之斷斷無足以芥蒂其靈府也

閔貞賦

楊守陞

夫何一佳人兮塊獨居而無侶朝悵悵以至暮兮夕營營而達曙言我家良而族茂兮幼連娟以好修珥瑤碧而佩寶璐兮戴孔雀之搔頭攬薛荔以充幃兮緝蕙蘭而為裯光陸離其繽紛兮芳與澤其雜揉慕關雎之窈窕兮冀君子之好述籍塞修以為理兮執高門之箕箒葛蘿附于松栢子吾懼夫身輕而施厚覽圖史以自監兮哀哲婦之傾

八皇明文範卷三

二十

城思鷄鳴之賢耦兮恒警戒而相成繫靈修之高義兮方采芹於鰲池懷青萍與結綠兮俟和燭其子知將榮耀以貽寵兮矢偕老以為期何大厲之嫉妬兮羗中道而奪之如涉川而無航兮如凌霄而失梯豈妾人之殃咎兮抑天命之不可違易珠翹以麻髮兮代羅裳以縹緲泣既盡而繼以血兮心怛絕而復悲天陰陰其欲雨兮景翳翳而將晡燕飛飛而歸梁兮鷄登塹而相呼宵燭黯其無光兮撫孤孩於坐隅搏哀告以為枕兮結愁思以為衾依苦席以假寐兮恍若君之幸臨乍悲喜而欲言兮怛驚悟而惕心猶傾耳以馳想兮似聞君之聲音終悄悄其閔寂兮哀四壁之蟲吟欲夜哭而不可兮淚浪浪而不禁朝進拜於簾

惟兮莫桂漿與椒醑芬必弗而不饗兮悵鬱邑余誰語公
與歲而偕逝兮暑與寒其代序念死生之異制兮卜宅兆
而安厝薤歌淒其載塗兮柳舉儼以即路雪霏霏其交零
兮冰漁漁其將泣獸挺走而失群兮孤雌峙於遠樹抱玄
纁以臨穴兮欲殺身而為殉憐幼稚之重孤兮又低迴而
不忍暮反哭於故宮兮氣奄奄其欲盡何昔日之甘蔞兮
今直為此菑荼也哀同室之人兮適先委於山隅也修禪
禪之既踰兮人告余以從吉惟夫死為未亡人兮吾心喪
其猶未畢彼媒妁之嬋媛兮廼申申其煩言曰琴與瑟宜
更張兮鏡已破而重圓汝何筑居而自苦兮終槁死其誰
憐曾歔歔余佗傺兮媒莫察余之衷情烈女不更二夫兮

皇明文範卷三

十一

在古訓則明明詠柏舟於共姜兮悲黃鵠於陶嬰疑妻引
斧以斷臂兮梁寡操刀而殘形令女蒙被以流血兮荀氏
以衣帶而自經吾悲不及古之人兮又何能踐乎二庭琰
失身於胡虜兮嗟悲憤其何如易安自傳於駟儻兮空嘆
吟於桑榆苟大節之一虧兮又何取於雕蟲之緒餘吾亦
知發居之無聊兮忍而不能辭也指蒼天以誓心兮雖九
死而不移也攀松枝以掩涕兮倚脩竹而延佇嗚呼室之
翹翹兮閨闈子之良苦勉拮据以綢繆兮雖卒瘁而莫顧
歲留留其若頽兮時冉冉其衰莫哀良人之日遠兮渺英
靈其何處命靈氣以占筮兮召巫陽而問故曰兩美其不
終兮孰知其英靈之所寓匪修文於地下兮將玉樓成而

作賦勉陟降以求索兮或庶幾乎一遇假蓬萊之仙軀兮
驟螭虬而橫鶩數金母使前導兮招麻姑使為御朝發軔
於扶桑兮夕余至乎湘浦謁重華之二妃兮睇蒼梧之塚
土事同心而相感兮淚班班其如雨道岷峨而拜節兮未
君續其來迎余惡其失節於臨邛兮疾驅駕而不停終余
轡於沙漠兮嗤王嬙於青丘爾何嬖於二酉兮為中華之
遺羞朝聘燕而莫與兮過浣沙之西施憤尤物之喪邦
誰將戮乎鴟夷周下土而不見兮將乘雲而上征封姨先
驅以清塵兮嫫女從予以揚靈泝天津而遵河渚兮見河
東之織女隔夫君於一水兮亦脉脉而不得語雖嘉會之
不常兮永相望於終古步蟾蜍而入月兮拜嫦娥於桂下

皇明文範卷三

十二

后昇死已千載兮猶孤眠而不嫁惟墳墓之清光兮照萬
古之長夜獨織阿以廢途兮適太微之所居荒中心之憤
鬱兮將扣關而問諸誰何為而壽兮凋何為而夭共姜賢
而早寡兮夏姬淫而三少莊姜仁而不遇兮嫫母醜而自
好惟兩美其必合兮胡不與之偕老孰主張乎是兮而施
之顛倒死者其何之兮乃冥冥而杳杳將乘化以歸盡兮
抑輪迴於六道何下上而不遇兮增余心之悄悄望閨闈
之洞開兮蹇欲進而躊躇念下土之臣妾兮敢冒昧而干
誅申禮義以抑情兮聊逍遙以自舒回余車以復路兮卒
稅駕於故廬仰旌閭之赫奕兮輪奐羣飛而凌雲金書輝
其焜耀兮曰表余貞節之門鵷雛翺其高舉兮隨九霄之

鸞群願竭忠以趨勞兮報乾坤之澤恩余雖老死而無憾
兮將籍手以見吾良人庶無媿於婦道兮先彤史於千春

寄兒賦

李夢陽

正德七年秋兒枝以離思賦來獻予則作此寄焉亦教
之焉

鳥來自北兮銜章進辭開賦覽意兮閱兩峻思賦曰風嫋
嫋以先秋兮百卉改而動容時序莽其流易兮塊予猶獨
處此異江地卑濕而蕪陋兮孤俚俚而寡仇憤直路之蓬
蒿兮網紀壞而不修惟彼人之嫫巧兮媒約以先意衆
嘲倒而莫之文兮昭余志之獨異陟匡廬以凝盼兮眺江
介之孤城山合馭以迎目兮清雲曳而前征伶荆吳之渺

金華文苑卷三

十三

漫兮波水淡而交遊瞻梁豫之逖逝兮情憫悅而濡滯日
晚晚以既夕兮塵埃滿而蔽天役車載路而班班兮觀旗
旌之翩翩悲時世之艱難兮詢亂離而爭奪兄嗟弟而殷
憂兮軫汝曹之飢渴終風霾而四流兮冬不雪至於三月
春遲遲以方陽兮民背鄉而顛越揮耒耜而介胃之兮青
草錯而白骨鬱余懷以遭迴兮紛涕零兮如霰慨彭蠡以
浮游兮天地其方且瘳吳榜以前舫兮聊擊汰而容與
余朝歷石壁之嶺嶺兮暮泊陽禽之渚登隱岸以遼顧兮
深林黝焉杳冥虎豹諠談以伺人兮群狐狸而盡行哀死
亡而無告兮橫屍蔽而臭野斯固易懲兮彼盜復航夫刀
努惟以暴除暴兮斯亂與亂相尋苟威信之靡忱兮吾慮

夫降叛之詭心宵攬衣以興嘆兮步明月於中庭挹河漢

之回光兮數北斗之朗星衝飈第以驚帷兮熠耀亂而當

戶華何秋而弗零兮木何蠹而罔朽上智者先幾兮厭邦

保之未危何白日之初照兮浮雲起而翳之玉與石豈難

辨兮亦司者之罔察也鈍超軼以先銛兮胡朱之不可奪

也替煩焚以蹇劇兮步高城以散眸誦昔者之怡豫兮內

怵惕之無聊駐余馬于梁之臺兮又逍遙乎大堤睨嵩岑

之峻極兮覽長河之逶迤慨伊阻之自貽兮汝隔離而弗

覩余匪貪厥好爵兮胡飽繫而不適江涵洶以多變兮木

葉下而海波召飛鳥以詒言兮訓爾音而永歌歌曰詞源

洞以溷濁兮時嶮艱而路危羨龍蛇之伸屈兮俯哲賢之

金華文苑卷三

十四

順時孔桴海而曾思兮伯陽西而流沙效梅生於吳市兮
顧抽身而舉遐奉前德以創則兮摩孫謀而莫家

述征賦

李夢陽

正德四年夏五月北行作

仲夏赫炎兮草木畢揭戰戰赴徵兮夜發梁國抑情順志

兮強食自解亂流渡河兮忽焉而寐所以憤懷揮霍兮中

情莞而內傷明星散而交加兮翩冥冥吾以行賈繁芳而

橫涕兮莽皇皇莫知所投曷暇果果方上進兮雲披離而

蔽之飄風礪而曾波兮湖水擊而震盪慨川廣而難越兮

朝余翱翔平河上既涉衛以奔騫兮又逾淇而渡漳去故

鄉以就遠兮霑余襟兮浪浪山峻高而造天兮又陰晦而

多而觀蘊蟲之相搏兮恍於邑汗又交下哀人命之有常
兮禍福杳其無門孰非義之可蹈焉作忠而顧身余獨
怪夫寒博之罹患兮親好修而逢殆箕子狂而悲歌兮彼
比干固以直醢觀前世誰不然兮矧吾懷愆而造尤聊周
張以嬋媛兮益不忍此心之常愁涉湯陰余愴恍兮乃又
瞻茲美里郭廟屹而傍路兮駟超軼而過止懷誠有離慙
兮任道有承尤侍中顛隕兮扁鵲被劉專惟君而邁殃兮
眩吾不知其何謂極終古而長憤兮羗炯炯其猶未昧翼
綿綿之無聊兮眇翩翩莫知所騁憂悄悄之悶替兮歷山
川余弗省跡有隱而難察兮物有微而先彰負蚊蠱以抗
山兮固切人之未量欲結言以自明兮拙而莫之謀也將

皇明文苑卷三

五

而舉以遠群兮又緙而莫之能也經溝瀆吾不悅兮亦何
必為此行也寒相羊以俟至兮莫好修之證也路遼遠之
喬喬兮埃風旋而簸揚烟液蒸而練練兮夕吾次于沱陽
嶺曲以歛容兮原懷暖而塘嶂風草刺而冥冥兮狼狽
號而夜鳴指黃昏以為期兮駭駭又夜行曰雷霆不可
玩兮孰刑人而不戒悲轅馬之喘噴兮常十策而九退朝
檻木末之清風兮夕瞻明月指列星我既處幽羗誰告兮
魂中夜之營營欲展詩以效志兮又恐增憊而倍尤衆聚
觀而潛諱兮或掩涕為予手淹留予朝餐中山之初蘇兮
暮翠易之香芬睇北山而不見兮彼南州又貌焉而弗予
睹氣怛怛而結結兮心緯緯而弗怡紛流日以相觀兮見

金臺之崔嵬軫雄虹之迅光兮懶烏白與馬角燕昭既剗
該輔兮厥躬亡而國削何秦嬴之虎視兮厥二世以不祿
固盈虛之環脊兮春秋奄其代續自前代乃已然兮吾又
何怨乎人心雜亂反覆曾畢究兮由遠古而至今重曰隆
隆三伏鑠金石兮如焚如沸行路喙兮道思作誦軫爾類
兮南有喬木不可以薪兮念我徂征日顛顛兮含精內蝕
世莫可說兮亂曰已矣哉鳳鳥之不時與燕雀類兮橫海
之鯨固不為螻蟻制兮成解三面之網吾寧湔死于道路
而不悔兮

九詠

何景明

皇明文苑卷三

六

翼梁設俎兮陳玉桂樽兮湛綠清灑掃兮愉穆望靈車兮
冀髮鬢靈之來兮開九京欽百神兮紛往迎忽升堂兮降
席爛羅霏兮滿盈被霞服兮委委華英英兮容裔并列星
兮嵯峨纓曲虹兮倚靡座既奠兮安歌衆倡作兮音繁和
紅顏臻兮交代舞傳芬芭兮揚纖羅拊鳴鼓兮循玉瑟樂
齊會兮衍滂沱款眇眇兮覲以密靈之娛兮不終日靈之
車兮倚桂旗駕玉駟兮騁大螭御飄風兮乘輕霞逗層霄
兮超九達來不語兮去無為目睠睠兮令予思予遊兮北
渚往騰兮帝女水衝波兮潏潏木蕭蕭兮葉下折蘭蕙兮
將若華杳冥冥兮空望予朝聘望兮北遊夕邁駕兮冀州
覽文昌兮朝東皇冰霰凜兮不可留朔庭振兮玄雲黝顧

窮原兮增百憂肆改轍兮西逝遵少皞兮故域素陰肅兮
裂肌灑凝凝兮罔極積霜周兮如陸靈之慶兮安測晞溫
暘兮扶桑訊靈居兮陽阿六轡兮戴山冲天兮高駝蔽日
兮濤來下徒翹首兮奈汝何訪靈遊兮南麓懷赤華兮不
燭有獸兮黑斷有虺兮綬腹瞰朱海兮炎霧濁胡軒軒兮
不我復嗟四方之與上下吾又安知其所尋疑神鑑之莫
適豈予心之靡忱羞蕙肴以罔薦蓄繁潔而就欽睇孔鸞
之翠蓋像蒼虬之玉音下土幽闇而噙噉兮需光澤之照
臨

述歸賦并序

何景明

僕聞之殊途者不可以同觀異趣者不可以強翕故嗜

皇明文範卷三

廿七

竿者不媚之以瑟好圓者不進之以矩何則殊途而異
趣也故賈子投荆南仲舒并江都屈原遊澤畔三子者
非容之不能謀有不合有不可以容者矣故射者不為
人易其彀琴者不為人改其操故師可易而法不可易
也是以物有不以貴易賤富易貧榮易辱者矣故茂草
不負垣美穀不生轍懼所托者非也是故求樂其心者
不求華其身求顯于後者不求耀于今故夫子周流刪
述墳典筆削魯史左氏著國語馬遷抽史記荀卿董子
之流皆有論議大抵困屈窮阨發憤述作茲數聖賢者
寧徒耀于當世哉僕少執寡昧竊有慕于古人之義弱
冠即仕出入班行者已越六歲頗有齟齬之嘆焉正德

戊辰 皇上御極之三年詔許罷歸鄉里得侍親膳既

荷洪宥殊協夙情於是始欲究著作之原博覽歷之勝
竊附一家之傳庶艾不稱之戒僕嘗以漢之文人工于
文而昧于道故其言雜而不可據疵而不可訓宋之大
儒知乎道而審乎文故長於循轍守訓而不能比事聯
類開其未發故僕嘗病漢之文其道駁宋之文其道拘
反復求斯尚未有得要之鄙意則欲博太義不守章句
而於古人之文務得其宏偉之觀超曠之趣至其矩法
則閉戶造車出門合轍不煩登途比試矣然又欲倣子
長好遊之意抗志浮雲微迹九有以傳其大觀以成其
文章斯亦不墜古人之餘烈哉於是敘出處之槩援聖
賢之風輪始終之志作述歸賦豈敢自附于前哲用以
勗之于將來矣辭曰

皇明文範卷三

廿八

有申氏之遺封兮吾顯祖廼肇家洎大人之有立兮遂振
落而揚華爰伯昆之繼美兮惟末身以降予叶寔獲夢之
曰吉兮日舍寅而筆嘉予既承此幼美兮懼服志之不遐
登隴坂之陂陀兮泛涇渭之洪波極嶢嶢函之重塞兮由俾
物與大華覽鄼鄼之餘風兮沂漆沮之遺歌究城隧之涇
沒兮哀二世之禍羅雖孺齒以隨侍兮虞年歲之日加飭
驂驥以西反兮恐修路之蹉跎忽天門之廣開兮值日月
之盛明願自飾以進君兮得近君之末行儻文昌之中興
兮緯圖關之印仰揭華蓋于正殿兮翼玉闥之與金甌塊

層臺之隆起兮麗複道之委長儼官觀之榮瞻兮接修翼而翱翔奉鸞車之清塵兮竊黼帷之下光服恪勤于朝夕兮持下衷之必揚修天地之易位兮星辰錯而無綱聿迅颺之亟至兮會浮雲之徂征憂雪霰之交增兮履中庭之迴蕭紛衆莽之周毀兮恥孤栢之獨芳豈予情之耿介兮實華夫蕙華之搖傷顧消沈之莫彰兮敢幸澤而干榮仰皇度之寬綽兮得屏放于故鄉歲戊辰予南驚兮臨大路而高車眺玄宮之闕瞻兮倚修城之曲隅汨潢潦之濡轍兮白日曠而忽逾塵暖暖以蔽空兮風發發而揚衛視僕御之零涕兮嚔悲俛而不驅遵冰野之通行兮經蚩尤之故墟陟燕昭之崇臺兮訊樂教之所居覽冀州之圯址兮

皇明文範卷三

九

式有虞氏之故都出晉野以于邁兮行谷旦以逶迤下澤河之隄洲兮接邯鄲之修塗企魯連之風烈兮雖異世其弗渝懲奢麗之覆亡兮閔豪威之靡餘藪于滸平洪河兮夕弭駕于滸溼逝道遙于故域兮就極樂于桑梓治丘墓之穉阜兮考先祖之德裔侍顏色于閨闈兮服左右于居起分崖谷以畢慶兮辭纓綬而不縻啓衡門而葺茅兮循蘭徑之安妥藝嘉菊之百畝兮采芳若干中吐伊予既秉茲之超叔兮恐邁吾之盛年檢古人之遺美兮心竊傲而不敢德樹六藝之旌節兮散百家之遺編殫仁義之遐風兮路少之陋觀下何探之不幽兮上何求之不玄乘二儀而列三光兮拊九圖與八埏揚素筆之芳烈兮修薄辭

以為篇綴大賢之緒論兮紹斯文之末傳曷章句之足守兮發矩矱之自然汲時日以迅厲兮惡名稱之不延昔夫子之喪位兮迺周流而轍環望龜山之蔽翳兮去魯國而盤旋臨河水之洋洋兮托哀操于鳴絃疾予心之迫隘兮願輕舉而遠游羌筮日以造遊兮嚴吾轡之翼翼飾桂衡之超駕兮舉采旄以前飾乘白螭于上襄兮曲文蜺于兩服張孔雀之翠蓋兮諧鸞音于下輶施結璣之委珮兮謹垂輦之式式涉洛水之靈波兮恐宓妃之不得使文魚以媒之兮怨約言之我食抗予力于江南兮秣吾馬于漢側豫遊女之不信兮解予袂以明志順湘流而下沿兮望九疑而夕發從二妃以並翔兮忌神人之相越離江夏以東

皇明文範卷三

三十

邁兮覓吳越之所在弔夫差之故宮兮尋伍胥之濤瀾痛麋鹿之游宮兮惋鴟夷之被害極禹穴之幽冥兮窮會稽之勝槩慕太伯之清聖兮欽季札之耿介最余馳以流沈兮安崇卑之不臨北旱海之爛灼兮西太素之積陰水沍結以承興兮霜霰零而接岑南陸屈以暑徂兮或緩蛇之陵侵取犴夷以極行兮盱東海之漫淫怵天地之冥晦兮惺陵谷之驟流速反轍以旋服兮息余丘之茂林終養恬以順年兮厭予心之所謀世清濁而莫察兮修短錯而不倫芻桂芝以秣蹇兮各糠糲以飼人秦罷牛而被以文服兮良馬棄而不陳賤馨烈而不御兮反逐臭于海濱予憂乎鳳凰之不鳴兮豈云係夫麒麟彼蘭草之國香兮欽空

谷以自珍聊委順以祈齡兮吾又安尤夫人亂曰南有嘉木有鳥居之朝破其巢夕則去之代愈下兮詩書道微曷曰予不還歸即彼昭昭去彼汶汶今則靡榮後有聞兮

落葉賦

汪偉

大火既浹玉衡回標著微霜於短草振修柯以輕颺丹鳥行宵以含景玄禽望社而遺巢嘆百卉之何知亦感時而早凋於是梧飄金井之床木落洞庭之浦岸柳江楓前槐後柳碧者為丹堅者為腐望威蕤兮朝露聽淅瀝兮夜雨初戀條以猶澁終脫然而別去忽紛沓以爭先慙悠揚而獨下或既往而獨還或已墜而更舉顛倒自擲回旋效舞趨遠若避控空如補逐水迢迢隨風容與惜連聯而異分

皇明文範卷三

三

惟邂逅而相聚無根蒂以鳥托任飄泊其何所悲興吊楚之騷人詩述深宮之怨女圓者如錢銳者如斧刻者如圭平面如楮龍闔戶摧鱗鳥銜兮委羽填溝湮谷浮渠汎渚雖使繚首偃蹇子房借箸益亦莫之能數也若乃嚴霜之晨皓月之夕深閨懷遠之婦過戍思歸之客莫不感之增悲對之太息夢縈亂以難成思紛糾其如積爰有松栢凌寒不殷表秀色於疎林揭孤標於空山獨心許兮幽人相與同兮歲寒

皇明文範卷之三

皇明文範卷之四

賦

九華山賦

王守仁

循長江而南下指青陽以幽討啓鴻濛之神秀發九華之天巧非效靈於坤軸孰構奇於玄造涉五溪而徑入宿無相之窈窕訪王生於遠谷掬金沙之清潄凌風雨乎半霄登望江而遠眺步千仞之蒼壁俯龍池於深宵弔謫仙之遺跡躋化城之縹緲飲鉢盂之朝露見蓮花之孤標扣雲門而望天柱列仙舞於晴昊儼雙椒之闢門真人駕陽雲而獨躋翠蓋平臨乎石照綺霞掩映乎天姥二神升於翠微九子隣於積稻炎熾起於玉甕爛石碑之文藻回澄秋

皇明文範卷四

一

於枕月建少微之星旒覆甌承滴翠之餘瀝展旗立雲外之旌盡下安禪而步逍遙覽雙泉於松杪踰西泚而憩黃石懸百丈之灝灝瀨流觴而紫紆遺石船於間道呼白鶴於雲峯釣嘉魚於龍沼倚透碧之峴岬謝塵寰之紛擾攀齊雲之巉嶠鑑琉璃之浩淼沿東陽而西歷殄九節之蒲草樵人導余以冥探排碧雲之瑤島群巒翳其繆謁失陰陽之昏曉垂七布之沉沉雲龜隱而復佻獲高僧而櫟招賢開白日之杲杲試胡茗於春陽汲垂雲之淵湫凌繡壁而振石屋何文殊螺髻之蟠糾梯拱辰而北盼隨遺光於拾寶緇裳近於黃飽休圓寂之幽悄鳥呼春於叢篁和雲韶之鶯鶯喚起促余之晨興落星河於蒼檣護山嘔其驚

飛怪遊人之太早攬升木之如濯被晨暉而牟姣靜錦蘇
之剥啄幽人刪參蔭於冥杳碧鷄噉於青林鵬翻雲而朱
皓隱揭藥於樛蘿挾提壺餅焦而翔繞鳳凰承孟冠以相
遺飲沆瀣之仙醪羞竹實以嬉翺集梧枝之嫋嫋嵐欲雨
而霏霏鳴濕濕於豐蔭躡三遊而轉青峭拂天香於茫渺
席泓潭以濯纓浮桃瀉而揚縞淙淙漸漸而落蔭飲猿猱之
捷狡覘斧柯而昇大還望會仙於雲表閔子京之故宅歎
知微之碧桃修金光之閃映睫累景於穹坳弄玄珠於赤
水舞千尺之潛蛟並花塘而峻極散香林之迴飈撫浮屠
之突兀泛五釵之翠濤襲珍芳於絕巘梟金步之搖搖莎
羅躑躅芬敷而燦耀幢玉女之妖嬌牽龍鬚於靈寶璣鉢

李皇明文範卷四

二

葉之飄飄開仙掌於欽嶽散青簪之迢迢披白雲而蹀崇
壽見參鉗之僧寮日既夕而山冥掛星辰於窿放宿南臺
之明月虎夜嘯而熊咆鹿麋群遊於左右若將侶幽人之
岑寥迥高寒其無寐聞冰壑之洞簫溪女厲晴瀾而曝木
雜精苓之春苗邀予觴以王液飯王粒之瓊瑤溢辭余而
遠去颯霞裾之飄飄復中峯而悵望或仙縵之可招迺下
見陽陵之蛟螭忽有感於子明之宿要逝予將遺世而獨
立採石芝於層霄雖長處於窮僻迺永離乎塵囂彼蒼蒼
之緝緝固吾生之同胞奇顛連之能濟吾豈靳於一毛矧
狂胡之越嶽王師局而奔勞吾寧不欲請長纓於闕下快
平生之鬱陶顧力微而任重懼覆敗於或遭又出位以圖

遠將無謂於鷓鴣嗟有生之迫隘等滅沒於風泡亦富貴
其奚為猶榮薺之一朝曠百世而興感敵雄傑於蓬蒿吾
誠不能同草木而腐朽又何避乎群喙之啾啾已矣乎吾
其鞭風霆而騎日月被九霞之翠袍搏鵬翼於北溟釣三
山之巨鰲道崑崙而息駕聽王母之雲璈呼浮丘於子晉
招勾曲之三茅長遨遊於碧落共大虛而逍遙亂曰蓬壺
之藐藐兮列仙之所逃兮九華之矯矯兮吾將於此巢兮
匪塵心之足攬兮念鞠育之劬勞兮苟初心之可紹兮水
矢弗撓兮

反反騷賦并序

徐楨卿

昔楊雄作反騷論者多過之予閔原之舍忠墮齋且復

李皇明文範卷四

三

復謗遂援筆慷慨賦反反騷辭曰

稽卬氏之攸斡兮疊楚均之遐颺侯帝頊之流胤兮承靈
澤之汪散夙陳力於皇軌兮歆仁朗之所廬又仰吾均之
繁修兮羗引軀以伏羲播昌烈之赫煜兮集衆芳之非非
賁遭世之眊濁兮雜紛揚於江之汜在炎漢之微季兮孰
臨岷而悼均投束藻之欲麗兮何理拙而誹深究志而抑
道兮冀披誦而有明惟帝監之孔嚴兮敢黨族而誣貞初
均幼志於粹清兮乃中情之獨與寒厲節以植身兮嘉浩
蕩之修譽進躋臺於中行兮怨日月之凋邁準前修以共
蹈兮逞先時而逆敗約性行以赴禦兮經五常以綴佩靈
修謂其允淑兮目成歡而叶妃夫均既沐靈修之昵澤兮

又信言之增增苟中路而選好兮寧予心之有介汎光華
之的礫兮衆睂睂而妬之何有懼讒與招惠兮排蛾眉而
錯之颺蕙服之芬郁兮遭紛媚而幽毀寧遭幽以進斥兮
敢訖汙而合穢鳳凰翔林而挂網兮龍行陸而困蟻為鳳
皇神龍豈無知兮亦處身之多虞所貴賢者之韞王兮不
迷邦而遐舉哀宗社之不长兮比于皇皇而不忍去世歲
復以相明兮心耿耿以無從涉湘波以南翹兮昭均心之
確忠俗蕭蕭而鄭蘭兮寔重華之所醜効精白以殞軀兮
自先聖之所厚奉靈氛之玄筮兮申以巫咸之嘉告覽九
州以求匹兮寧閨容之有淑測神占其未然兮豈均曾好
此詭疑論從人以辱義兮不如赴身於淤泥餐秀芬以介

不韋明文範卷四

四

為兮竟河清之難俟遠苟生以保譽兮夫何悔於九死泛
浮雲之翳翳兮晦沉茫其曷排陽陵微而逾度兮晨北風
又雨霾精徘徊而不去兮憑拙誠其未爽人情重於捐故
兮焉冀白日之回光懷離離與莊衡兮時不與其有芳雜
組拉以颺波兮馥烈烈其彌章精氣通於至清兮神髣髴
以憑虛駕玉虬與雲駘兮訪大素之舊廬聞至道其可承
分欽均誠之匪懈舍佚遊以自湛兮夫何以誅其好怪昔
貞士之蒙佞兮憤伏斃而靡悔務光沈於淵瀨兮將惡浮
埃之霍亂忠賢切切以苦身兮蓋有隱於隨祚題三仁之
所裁兮見嘆譽於孔父獨耿耿而觀侮兮曾吾均之所尤
日印愬之惟諛兮駢軌正於陽侯

萬里江山圖賦有序

洪貫

客有贈余以前元吳仲圭江山萬里圖余受而藏之久
矣時展卷焉見夫積之厚者其勢高而遠源之深者其
流悠以長其在於人德業文章猶是已於是為之賦曰
卑有迂叟爰渡江浙望百川而思海谷之神仰高山而笑
愚公之拙縱遠目於蒼茫暢幽懷之廖廓願借浮丘之履
欲躡平山之閣見夫天下之大也山則泰岱巋乎其東北
恒華屹乎其南西岷嶓由蜀龜蒙自齊析東陵而大別過
敷淺而南馳兩姑名謬澎湃浪迹迷過三山而睹夫觀闕之
大壯望九華而挹夫青碧之橫澗油然而葱鬱翹然而瑰
琦琬璵嶸嶸峯嶺崢嶸起者若騰下者若奔雄如虎卧縮

不韋明文範卷四

五

若龜存飛若鳳翥若龍蟠倘為樓閣之敞列為屏障之
歛或聯而斷或昂而低鐵城石壁兮參天而峻瑤簪玉筍
兮倚空而奇景明霽兮濃綠如畫之新就雲布濩兮黯澹
如墨之淋漓掩映星月明滅煙霓陟箕山之塚兮仰高乎
許子采首陽之薇兮欲起乎夷齊出雲雨以澤乎天下生
材貝以利乎時需此萬里之山之殊狀雖不能盡其勝槩
亦得其一二於參差若夫江則發源於岷山東別之而為
潛為沱又別之而為澧為漢雲夢兮既又彭蠡兮亦衍九
江兮孔殷三江兮分瀉鉅則洞庭之漲天遠則碣石之輸
海緬思粒食而禹功不必效步於章亥一汐一朝今古有
信浩淼弘澄散漫濛濛浮焉而雲渺風焉而波湧日明兮

淨如練鋪月皎兮平如鏡瑩溢而為港注而為湖浸而稼
土淤而泥塗翔有鳬鴈有龜魚實而菱芡香焉美渠或
泛巴而達楚或航越而舶吳或來商賈或轉漕輸風帆浪
槳千里須臾赤壁吊興亡之迹天塹分南北之區浮金沉
壁變幻惟時此萬里長江之大畧雖不能悉其流派亦姑
以表夫天地之尾閭若夫山水之鍾靈為人物之奧區其
間怪石幽林深溪長麓草選松坡竹籬茅屋埋光瀾影洵
倫晦迹逃名之屬或浮槎而釣或手卷而讀抱明月以長
終友白雲於空谷桃源眇人迹之難尋玉笥乃神仙之花
足雖李白之詩不能該而豈渭南之文可盡錄邪雖然蓬
萊隔弱水三萬里猶可乘羽輪而飛到乎其側矧塵世之

李明文苑卷四

六

江山不能藉楮生毛穎而移入於生綃之一幅邪

孔雀賦并序

張治道

嘉靖庚子余遊諸府見孔雀四一雄三雌佳麗閑雅珍
奇可愛西北之人不識此鳥偶一見之目耀神登衆賓
歡賞余亦嘆羨感異驚奇觸情動興惜王不授簡才阻
即席歸為之賦以遺同好詞曰

伯嶠嶠之歲暮游佳麗之仙洲見南方之奇鳥立浦嶼之
清幽性馴雅而弗驚色儵燦而寡儔禦金火以成形占文
章之孔修怒則危冠閑則舒體尾屢變而如雲貌恂恭而
有禮雖寶愛之周身實珍奇之在尾金閃灼而浮光翠續
紛而極斐步欬移而幽閑舞按節而迤邐屢却顧而自矜

每含情而獨喜見服綵而生頃疾文章之奪已時晦陰以
戕形遇朔陽而刷羽氣糾糾而射人聲鶯鶯而逐侶離炎
方而更珍非江北而為枳遂飛鳴於華林賓飲啄於蓬芭
信音影而懷生何伉儷之相比固中禮之足稱亦明慧之
可嘉雖鸚鵡之能言何靈表之堪誇用君子之利登虛虞
人之網羅矍金翠之無色候鋒刃之暗加止則歛雲飛則
散霞驚揚亂目丹彩奪花雖嬉遊於宮閣終懷想平雲霄
可望舊鄉而延佇處異域而興嗟遠故山之群匹懷嶺表
之珍池叶類南冠之楚囚魂怔忡而奈何方其始也千金
勿惜購自南邦致不單來到必雙雙跋山超海踰嶺越江
鳥傳人賤地遠威降期一毛之不損庶千金之可償保一

李明文苑卷四

七

二於千百謹存沒於毫芒恐風土之弗宜慮寒暑之相妨
經年歲而始至豈日月之可將載南海之淑質供北人之
奇觀觀閣閣之雕闥大堂榭之雕闌慮龜玉之毀櫃托微
命於從官若乃綺羅初秩佳賓咸蒞羅絲竹之孔歡命雅
觀於禽類爾乃整步肅容揚尾戢翅翹首躋足斜睨流視
意象如思動止無恙舉昂昂眉似陳其意我生何地兮我
處何鄉恨不如鳴鶴一舉兮萬里翔翔華屋非不可以娛
樂兮奈離恨之鑽腸抱幽衷以徙止歷信美而傍徨雖極
人之觀美徒增已之悲傷既來路之弗知又雲天之渺茫
不假容而強顏將何慮而何思斷懷土之素心忘異域之
流離身鶴鳥而為群心鸞皇而作比不矜已以為高每降

志而自卑終惠養以畢命願委身而承怡庶無入而不得
類達人之隨時

歸來堂賦

朱應登

緬茲堂之攸建兮肇錫名曰歸來欽嘉遜之時義兮希明
哲之所懷繫堂中之人兮固皋契之上材遭昌時以振奮
兮緣天路而徘徊臂龍虎之文章兮呈道德之瓊瑰信情
之好脩兮矢貞志而靡虧歲晚暖其將暮兮芳烈烈而
彌滋既嬌麗而鮮儔兮要非時之所宜嗟時俗之難周兮
衆比同而恥獨謂忠信以為頗兮指潔清以為濁亮恥獨
亦何傷兮患偽滋而真惑厥可致以為園兮繩可引以追
曲何孤行之莞莞兮迺惴惴而棲木彼烈士之耿介兮務
矯俗而徇名逢忠諫以拘軀兮讓感遇而戕形和重刑于
厥孽兮由排難於結纓肩肆直以伏劍兮種成謀而蹈刑
遷逢怒以下腐兮陽上書而自明然皆信道以昧權兮故
罹殃而速傾惟哲人之先幾兮揆進退而適當也知受生
之有涯兮懼寵祿之踰量也進懷憂而畏讒兮退將從吾
之所向也返初服以徜徉兮不吾知其何病也覽衆女
之善妬兮羞佻巧而多言孰蛾眉之可恃兮沈憂積而固
宣誓淪謝以游衍兮雖貧賤而不遷竭馬知于銜轡兮殘
純襟于犧尊固莊生之所謂兮寔繕性之本源庶永言以
奉斯兮縱九死亦何難誦同人之先號兮鑒道家之明忌
諷武公之悔過兮遵宣父之求志宵炯炯以延佇兮候將

金剛文範卷四

八

不虛明文範卷四

九

巨平于邁抑吾生之不周于曷駢贅之為侈相宇宙之無
窮子傷寓形之不長不撫壯而策勵兮悲修名之不揚題
鵠鳴而陰至兮白露墮而為霜心感時而增惕兮目睹物
而厲情吾將遜堯舜使前驅兮揖旦丘而隨後要回轡以
為徒兮謁義文而占之雋魏我之緯冠兮製委蛇之蘭佩
被中正之芟裳兮襲溫恭之荷衣闢文藝以為圖兮崇典
籍以為臺飲子馬於義津兮晞子髮于仁階續小山之招
隱兮歌泌水之樂饑望咸池而振步兮迴閱風以陳辭撫
吾躬其有獲兮顧外此將安求信榮辱之所如兮吾將觀
之造化而夷猶重曰歸來歸來吾堂闢兮層櫺疊栱飛拱
翼兮奕奕恢恢麗以則兮周覽八窻九垓赫兮風雲月露
照曜賜兮嫵媚具秘紛兮情暢意悅形神適兮假日
永年不知其極兮

景雲賦有序

嚴嵩

聖天子即位十有七載明飭庶治協和兆民既正郊祀
既崇廟祀廼稽古禮發綸音尊嚴父以配帝開明堂而
大享歲在戊戌月惟季秋百物告成報禮斯舉先三日
己丑日正午天宇澄霽有五色雲氣抱日光采絢爛熠
耀如綺臣民瞻呼父之不息考諸載籍若煙非煙若雲
非雲郁郁紛紛縈索輪囷是謂卿雲亦曰景雲此嘉氣
也太平之應援神契曰天子孝則景雲出遊信斯言也
允符今日之徵况自虞廷歌罷官紀不述者閱三千年

于茲矣恭惟 聖上夙秉純孝聲與曠儀方當庀事之期即協天心之豫明德達於惟馨靈符昭乎有象式美虞黃之化維新河洛之章臣蒿忝備禮官恭承盛事謹撰景雲賦一首奉紀殊祥竊附於古詩人頌德陳事之義賦曰

於明后之御天兮儼穹隆而下親昭景雲以垂象兮光煜郁而紛縝初細縕其射采兮修蓬勃以景煥恍騰龍以擢形兮若翔鸞之擢翰既霏靡而氛澄兮亦葩蔚而柯散俄捧日以昭回兮歛繞空而粲爛非煙霧而易類兮苞五色而融成映臺觀而掩鬱兮獨光絢乎紫庭衆叩首以駭目兮感熙事之無前載閱墳籍其何祥兮乃孝德純至而格

入皇明文範卷四

十

天王燭輝燦以磅礴兮光華巨乎九挺彰聖化之洪麗兮昭文命於萬年惟郊祀暨廟享兮秩百禮而率舉羗明堂之未備兮聖心贊而未遂物阜成而曷報兮荷生成其孰主皇考淵德以格聖兮上巍巍而為伍蓋我將而我享兮父昊天其來子爰卜吉而告虔兮神髣髴而延佇條嘉悅以生色兮舒雲章而為祥默無言而示兆兮旌帝德之輝光昔帝堯之沉璧兮感斯瑞之昭格虞陳祐以作歌兮重榮光之四塞黃合宮之初構兮亦發祥而彰德猗我后之聖神兮軼遐軌於百王事崇禮之聲稱兮紛來藉乎殊祥與昔事帝圓丘兮垂寶露之機穰何先後之一揆兮信感通之不爽也歌曰倬彼景雲龍之翔兮煥燁煌煌爛天章

乎天心寵嘉聖孝備兮聖德廣運望如雲兮臨照四方光八表兮於萬斯年旦復旦兮

永悼賦 悼伯氏客死濟上

張邦奇

我懷之痛兮欲與誰言我志孔明兮天胡降此殊譴孰能思而不隱兮况死者之難旋固將抱恨而終身兮掩余泣之漣漣仰天高兮茫茫望魯山兮蒼蒼願言思歸兮無車與航山石嵯峨兮川路渺茫欲闋處兮忘情望于岐兮心悵爰駕車兮無軛身糾纏兮心寸折誰云天廣兮我獨隘下處苦熱兮高飛無力誰云夜短兮我獨長輾轉反側兮從昏達明雁飛兮有行情之厚兮有殃山有木兮木有枝我獨悲兮誰我知

入皇明文範卷四

十一

反招三疊有序

王帝

余嘗聞偶軒先生颶風之厄以為世之至痛莫過焉者先生生平服義慎行遠方古哲為士所珍而顧不若陸元方之自信耶昔宋玉招屈原歸其魂魄其詞甚苦不知羅離汚垢莫或徠之祇益悲耳余因反其意為詞三疊欲使凌駕乎瀾汗潛池之中將與渾沌儼忽以遊於無極而忘精衛之寃也其詞曰

冤兮何之不可以他紛九土之氛埃兮鎮四域之干戈上黃闕之高寒兮下玄都之幽遐雖甘辛之多方兮抑何榮乎室家昔楚國之羈窮兮乃自沉乎汨羅悵荆舒之嚴阻兮固不憚乎層波顧懔懔乎澤畔兮信萬古乎湘纍謂昌

厚乎鹿豕兮又曷薄乎魚鰕鵬鵬於我乎同化兮蛟龍於我乎同科矧秋水之大樂兮亮何與於歐蛙吁嗟乎鳧兮何之信不可以他

竟兮何來不可以處孰故居之為樂兮盡耐飲之芳醕以陋巷而懸瓢兮又何有乎邃宇彼妍媸之賤買兮云九侯之淑女攬浩漫以閑視兮隘閭閻之尺矩昔魯連之有志兮欲東蹈其胡取東修姱以幼清兮振腰眇而遐舉挾渾沌以夕遊兮拉儵忽而朝侶渴不飲乎百川兮饑或飫乎九野觀珍怪於室中兮聊翡翠之一羽吁嗟乎鳧兮何來信不可以處

魂兮何居不可以誣御蔭蒼之瀟灑兮渺蓬瀛之虛無汎

皇明文範卷四

十一

龍門之巨靈兮舞鮫室之天吳除沃焦以為宮兮辟歸墟以為都驅罔象而為衛兮招鷗夷以為徒震崩騰以為怒兮放激湫以為娛貯大壑以為儲兮斟弱水以為酤揭扶桑以為曙兮秘虞淵以為晡昔負石而自遠兮謝垢濁以雪汚惟東魯之玄聖兮乃不憚乎秉桴吁嗟乎魂兮何居信不可以誣

南川書屋賦

劉鴻

瞻平原之膺臚巨神秀之華淵景因人以濟勝聳傑觀于江垓挈虎龍于妙墨榜書屋于南川客有過而問曰崇墉高閣兮詢夫人之潤屋突室涼臺兮綢繆以相屬杏梁梅稅兮疊砂版與方連盤蠹輪囷兮鳥喙而鱗覺君子言之

兮念奚求其不足舍旃舍旃兮何博厚之不居去彼就此兮豈高明之非吾廬離人遠類兮將素隱之是圖溷世御風兮莫神人之與俱人各有志子誠何如主人無言代直子對曰被雲霧者不言蠟織之美吸沆瀣者不羨烟火之腴游珠宮貝闕者不言臨春結綺之麗挾天孫月娥者不言南威西子之姝審於道其有見豈留滯于一隅子知其一未見其餘吾將揭南川之顛末折衷論之子願聞乎客曰有諸代言子曰尼父川上點爾舞雩乎少室白也桓盧摩詰輞川之興宗元鉅鉅之需南軒衡嶽之勝紫陽武夷之趨花竹五畝服深衣於君實流水千步揮大筆於老夫皆所以流觀萬化陶養天真弄日月於九彈佩天地於

皇明文範卷四

十三

襟裾也南川主人翱翔梓里進退于目眩丹朱耳厭笙竿薄艷能兮奏絺綌絺綌兮思菁蘋恨不揭鸛杓兮酌銀漢踏鳳翎兮游大虛而子乃欲繫天龍于旋渦之鼓縛麒麟于跼蹐之株其知其愚客猶倔強抗手而曰求道者初不遠人誅名者不若求實主人挾虎鳳之章負金玉之質假魯侯之宮為梯雲之級服褒逢之檐檐聳切雲之岌岌繫彼南山之上游乎鹿豕居乎木石荷蕢之為隣沮溺之與匹桃枌遠而奚紹奚述衣冠只而奚訪奚習吾恐登高眺遠之心或撓其用世康民之術代言子曰先德之遺自我紹之往哲之風自我繼之賢彼南川實蕪蕪之子不聞雲之有竹隱君乎主人之曾大父也嘗激義以采藥亦

引恬以厚志當其貴丘之年寓樂于此蓋嘗闢簞簞之谷
廣君子之鄉奄兒孫之地為瑜珥之場方其蒼雪洒地清
風滿床俗轍去只美人在堂弄桓伊之笛泛蘭亭之觴有
所謂俛仰宇宙其喜洋洋者矣芳躅雖遐好音未墜苗妍
芳於謝砌之蘭發天香於寶庭之桂使百年之陳跡為一
朝之盛會念作室而肯堂於紹述乎何愧又不聞唐有秘
書之賴宋有省元之王乎主人之先達也皆嘗鉤經貫史
汲孔希顏探古人之墜緒遺著作之班班委綽楔之餘址
洒墨雨于需巖白鹿跡迷紅鷺不還稽康無譜伯牙不彈
然而劍氣冲光芒於夜斗文章翻轍轂于春潭千秋懷古
猶得以仰止而躋板若乃固石駟武穆之師羅田拜元公

皇明文範卷四

十四

之節風泉瀉而塵心淨松桂撼而餘音接壯心遠志每欲
驅蛇龍追王靈之儲胥鞭風霆揮嚴靡之石刻使古人復
生當欽祚而磨折孰為我師芳請南面而抗顏探一丸之
奧府方示忠義之大閑孰為我友芳願盡簪而執手景高
節于當年述遺言於不朽於是招漁樵以問對觀燕雀之
乳嚴祭為魚之飛淪閱稼穡之實茂善萬物而文二儀孰
云古人之孤陋吾於是知客之大繆少焉周旋高明放手
與隅三徑尋樂一池涵虛後并投轄前場紫駒牖戶玲瓏
周公畫野之勢花竹離列孔明列陣之區雖非爰居之上
事亦自經緯之緒餘若夫紅牙翻帙玄露研硃根之平易
畫散之乎詩書經緯酌中和之節筆削嚴斧鉞之誅亦傳

亦史亦玄亦朱語成器而後動曾不許其疾徐是故非優
游歲月者豈可以形跡拘言既烏有先生進而諗之曰足
乎未也言博而未精客則失矣而予亦未為得也曷不鼓
枻于南川之上觀瀟水之東流乎滔滔乎吾不知其始悠
悠乎吾不知其止仰千聖之一心含萬化之一理念君子
之好修固乾乾而不已乃歌曰川之水兮瀏瀏千里而里
不回頭川之水兮悠悠千載千載不能休川之水母曰濯
纓兮母曰洗耳湛爾心兮觀爾身有如此水兮川上之人
歌竟代言者憮然客不能名引袂而別主人惺惺夜氣澄
清坐待東方之白

釋愁賦

周廷用

皇明文範卷四

十五

悵歸途之眇然心紆軫而嚙悲依南天之炎微望北斗以
恒思紉蕙蘅以為佩握雲藻而情辭信吾土之可樂匪他
壤之堪怡咨予生之迂繆受靈恩而不訾滕天威之下矚
命觀風於茲夷荒荏苒於流光儵星霜之三易策壞坂之
駑駘追風雲之騄驥効周文以鳴翰倣王遵而聘轡雖疲
極於寒暑諒無改於初心飲清泉於嘉境摘芳蕓於幽林
嘯摩天之鴻鵠嘆遠舉於雲間接歸飛之美翼邈音響而
難攀閔時路之乖忤仰魏闕而長愁宛虹潛以自匿騰蛇
伏而不瘳感棟摧而輻撓貯河廣而沉舟念羈思之沉淪
眇萍浮於天末曰皇鑒之揆予亦時運之未達顧內省以
自傷愴鋸刀之靡割類迷鳥之叫雌方遊魚之煦沫悼流

俗之汨沒實方圓之不同競馳騫於車蓋日籍精乎成風
寒予身之落拓獲容裔於窮邦日猓猓而發悻悲性命之
不辰想骨肉而惆悵念朋友以逡巡瞻江河以折骨閔去
路而無因思息肩於弛擔望天闕以躊躇影素節于汾水
導靈駕於玄都覩上方之峻麗覩下土於塵區顧人生之
逐逐咸螺壤之蟲蛆結彭咸以為侶聊逍遙於太虛日三
思而往復恐大道之有方哀騁風之無足惜舉翮之難翔
命僕夫以結軌攜雲屋於重岡培松篁以繁幄種果樹以
成行寄幽情於陶謝美逸興於羲皇不希翼于雲路不駭
駭於康莊寧全完壁之美譽不為抱璞以罹殃惜靈曜之
推遷披雲天之清朗大諸家之碑言掉孔門之正軌文大

皇明文範卷四

十六

道之荆榛拔幽途之罔象闡庖羲之畫八著文王之明兩
恣吾意以遨遊任長驅而獨徃亮天祿之不虧乃乘日以
長想

睽難賦

戴欽

睽難別彭子美中也抒我懷素爰稽同心

眇予生于絕學兮悲斯文獻之莫徵帝復斬予厥初予性
恹恹而顛顛悵悵前修予罔及兮去聖途其將日遠孰導予
于先路兮孰驂予乘之偃蹇汨予恒若不及兮恐年歲之
不吾留將邈流而求原兮溯江淮而無舟予朝挹桂巖之
清露兮秋采禽華之落英嘒揭車與芝蘭兮雜蕙芷之紛
芳嗟道周之扶杜兮上童龍而無枝彼美人兮寫予衷而

毛致之予默慕夫古之人予感喜能而好修曠百代而神
交兮豈云界夫遐陬懷佳人其不忘兮馳予思于海隅省
盍簪之無再兮紛予懷之縷縷曰予不撫壯而修姱兮老
自斲其靈根也苟予芳其信譽兮寧美人之不予親也既
襲瑤華以為履兮又葉芙蓉而為裳紉瑤英以為佩兮結
胡繩于香囊抱衆芳以默處兮世寧抱予之馨香慨美人
不可以坐招兮思歲修之莫吾予將往觀于天下兮庶輝
娟之可親伊歲比于閏茂兮日正躔于壽星涼風飄飄而
吹衣兮白露湛湛而滑零迴朝脉予睇于柳涯兮夕再櫟
于漓江發帝子之蛾眉兮修遠邁于瀟湘蒼梧邈而皇逝
兮灑予涕泗之淋浪采江離于衡湄兮聞哀鴻于南浦嘆

皇明文範卷四

十七

幽人之莫逢兮紛雲亭于衡之武予登岳陽之高樓兮望
漫漫之洞庭親憂樂之以天下兮羌猷有慕乎斯情因江
潭而啟弔楚之湘壘兮復悲賈誼于長沙胡壽天之在天
兮寧俾斯人之莫遐遂凌長江之浩浩兮弔青蓮于采石
浪鯨波之無迹兮慘黃蘆之一色予使蒼螭以翊舟兮驅
素蚪使衛行憑夷為予鼓柁兮江妃為予揚舳衝風定而
素波澄兮駛邇速于金陵杙予舟于河渚兮振予步于江
皋瞻天門之戕我兮覽秀麥之油油僉謂予其好教予疇
識予心之搖搖予乃蠲吉以齊明兮稽靈氛之占辭曰兩
美觀而必合兮紛百朋以相貽氣意絕代之佳人兮驚一
見而相好荃慕予之修名兮予亦慕荃之善窈窕于接荃

以雲錦之衣兮荃報予以明璫心康愉而莫逆兮情傾倒
以相忘芝蘭芬而相投兮慶予衷之允臧忻靈修之獲致
兮滋衆芳而日榮曰天軌辟而衆醜登兮老盡觀于帝京
予駕木蘭之舟兮刻文梓以為棹楫邇千仞之龍門兮宛
仙槎而泛月濟雲龍之嘉會兮仰虎豹之九關排閭闔而
進予兮羌共披乎琅玕嗟時運之糾纏兮悵仕途其多舛
愚者不必卑兮賢者不必尊而顯鸞鳳伏而不鳴兮鷗鷺
群嘯而翱翔黃鍾擯于鼙鼙兮蒼瓦進而雷鳴哀昊天
之不弔兮恐靈修之數改霽蕭艾而縷苜蓿兮報更微之以
蘭茝憶荃與予成言兮曰修正以俟時也守靈龜而靡它
兮罔與波而推移也苟予行其圭璋兮長願領予何辭也

入皇明文範卷四

十六

寧溘死而流亡兮罔嗟嗟而唏之為也予歲此言乃可服
予懼歲序之如流方翊荃以為正兮奄棄予以遠遊子固
知荆棘非鸞鳳之所棲兮恐靈脩其日遠浮雲蔽而白日
陰子孰適夫忠之塞塞老皇輿之輻輳兮哀民生之多艱
衆貪婪而競進予微罔紹乎南山伊予荃之清修兮寔蒲
民之有穀孰竊脂而宜粟兮孰矜寡之宜獄悵美人其將
別兮廩秋風之蕭瑟衆芳委而搖落兮山容澹而寂寥鷗
鷺啁晰以悲鳴兮鴻鴈飛而南號感萬物之淒冽兮增予
心之憂勞余將裁雲錦以為衣兮鏤明月以為璫襟蘭茝
以為珮兮遺予美之煌煌予恐波濤涵湧而雷電以風兮
蛟龍起而制人解千將以相贈兮披燦爛之星文哀予心

之罔極兮悼美人其將日遠羌信宿以少留兮聊逍遙而
徜徉白日曾其不淹兮愴予美之將行心搖搖如懸旌兮
憂耿耿而如醒予固不難於為別兮恐春芳之遲暮蘇江
海之無涯兮思同心而共渡悵美人之莫予留兮遐不披
手琳琅衷心藏而未敢言兮羌何日而可忘紛既莫致予
情之總總兮聊陳愚而盡言孰非蘭而可佩兮孰非香而
可傳予歎惡夫時俗之諂諛兮倘規矩而改錯紛枉尋以
直尺兮競雷同而苟予行信矯練以庶貞兮致予之坎壈
兮何傷芝蘭之在幽谷兮不以無人而不芳荃其永雪以
食兮金玉以為操曷求美于天下兮而蛾眉之不遭亂曰
黃鵠高舉羽儀皇兮彼其之子惟其有章兮出牧于民政

入皇明文範卷四

十九

斯臧兮噫予贈言推忠腸兮情不可既風斯長兮慷慨載
歌美洋洋兮抱一委順貞士其常兮

戕蚊賦有序

賴木

橋翁命作據案援筆立就斯文彷彿記憶更不考索聊
資一哂云耳

天生微物恒資於人蠶絲蔽體蜂蜜甘唇蜩能守官蠶善
醒悟蠅蠅蟻蟻賴之以療治蝸螺蚘蟬藉之以羞珍繁無
益而有損惟蒼蠅之與蚘蚊嗟乎蒼蠅一刺於詩人再憎
於歐子蠅雖人傷人亦蠅豈惟茲蚊之可惡尚無一人之
擬議也茲乃縉紳先生駁議天使尚不知避歛于利簞而
又何有於區區寒酸之小子哉吾今擢髮以數爾之罪亮

穎以書爾之惡汝非塊然而無知宜亦惕然而有所覺也
當其陽明用事君子道長洒雪飛霜金輝王朗汝於斯時
絕無影響迨夫炎暄當令崦嵫欲淪塵軼方謝體倦神昏
爾乃鼓翼張喙往復徘徊單力負山群聚羣雷衣亂犬而
莫禦帳暗入而誰開家居則紛出於叢篠舟行則四起於
汗萊使我終宵耿耿莫交目在生不得與蝴蝶而飛揚
孔子何由見周公於彷彿其或開防稍息輒肆殘酷校間
抵隙必遂乃欲啞血嗜膚充爾之腹汝計得矣其如我之
受毒何哉夫蠅之變白使黑明目者猶能別之而不為所
惑也逐臭尋香其所以貪甘嗜美固亦物情之常也豈如
爾以小而害大以賤而戕良不亦大可傷也哉昔奴才彭

金明文範卷四

二

龍賊害元衡皆以幽暗之故竊發而暗明故漢史詳著以
示貶綱目盡盜而正刑載稽改案固嘗賊露筋之貞女遺
孤墳於淮涓今究汝意將來弑父與君抑何憚而不為或
為予阮來獻厥謀萬丈下襲重煙上浮野戰以蜻蛉之衆
火攻以鰻鱧之鋒使爾無復唯類庶能雪其仇讐爾子嘿
然請君勿暴骨浮屠阿利割身體以飼物而義農大聖亦
不免茹毛血以從好微物何知驅之足矣抑奚必與之深
校也哉

浮湘賦 顧開封謫全州賦浮湘送之

陳沂

嗟洞庭之孔殷兮將涉洄以南征何薄軀以輕遠兮獨離
群而異情瞻香杳其無止兮導吾心之返憂矧木葉之黃

落兮風慘慘而既秋采泉衡與江離兮捕幽躡而為芳投
荒微以何辭兮遭多故其易傷昔正則之致愍兮未或遠
乎故土惟悶替之切中兮故言復而辭縷望幽篁之極浦
兮導嘉橘之芳洲訴重華其無所兮眇玄雲而上浮椒芬
芬其在濱兮心鬱鬱而難采中貞臣之既放兮隱遷人之
族罪浮漫行以延睇兮悼往躡之實多會吾憂之紛結兮
吾將如之奈何發昭潭而當晨兮宿南灘以向夕入清湘
其長往兮出東嶺而復息日夷猶於前進兮心忽忽而時
曠路邇迴于行役兮匪徜徉而自放歌北山之經營兮鮮
吾力之方將念皇仁之嘉遠兮豈用濟於吾航問沅陽于
何所兮謂湘源之可尋顧鴻雁之不至兮畏五溪之毒淫

金明文範卷四

十一

追前修之有作兮亦信邁而騁力惟孤臣之永懷兮又孰
究乎其極

景初賦 有序

沈愷

丙申之秋鳳峯子笑居寥寂顧影抱痛時迢羅薛島雲
楓城下日草木變衰霜露凄惻感時撫化但然增勞乃
知青陽不再老態將至勳業不就吁其奈何因思前人
仲舒不遇平子思玄皆托以自鳴良有以也遂援筆賦
之

初少艾以練修兮余實秉乎孤貞奉古昔之遺則兮蓋塵
蛻而揚清懷薛荔與杜蘅兮雜蘭芷之華英葉施恥與共
兮妍醜錯而弗倫衆競進以紛趨兮夫何獨而弗余聽

羗利方為圓兮茂復以相明豈從人以辱義兮常度未替
玄文處幽兮憑陷滯而弗濟曾厭老而好少兮謂黃鍾不
如瓦器豈靈鵲之輕喜兮余固知不諳於今之世也鳴犢
舜華既棄捐兮嫫母姣而妬粧掩翡翠之秋屏兮國香委
而不芳老冉冉其將至兮紅顏條其秋霜慨修名之不立
兮徒悲歌于夜長攬茹蘆以雪涕兮露余襟之汪浪豈不
知環捷之逢合兮與炎炎者之為光爰却顧以反走兮日
沉晦而靡章彼疾行者既蹕厲而騰躍兮渺余偃蹇而弗
揚欲折衷于靈芬兮簡元吉而告祥省兩間以求匹兮川
途阻而彌長飲石泉為漿兮鑿靈霞以為羹棄天潢之泛
泛兮浮雲漢之湯湯駭文駟與鳴虬兮靡遠弗將挾紫霓

皇明文範卷四

廿二

而上征兮授應龍以服轄牽牛為余服箱兮豐隆告余以
既具百神紛其備從兮長騎羅而星布振余袂其飄飄兮
佩寶璫而孔修桂可權兮蘭可舟綴所如兮而周流朝弱
水兮暮宿乎昆丘御扶桑以鞭日兮指咸池而停軻飲余
馬于畢方兮窮炎海之所際祝融告余以返駕兮馭玄冥
以北御造重陽而叫閭闔兮訊穹昊之所居終風曉其四
發兮雲黯黯而蔽之撰余轡以不前兮竊獨雁此紛淩葵
或薄于大微兮鬱低昂以差池吾將究夫時命之大方兮
天關拒而號怒因司命以中悃兮羗杳渺其難遇曾歎歎
以浩嘆兮求之不得其故鸞鳥鬱而吞聲兮神駒亦迷其
前路謂握瑜而弗售兮徒鼓瑟而自悞恐漸冉而無成兮

終無解于肺腸豈天高之難問兮何遭遇之靡常欲改轍
以從時兮固非余之所嘗悲離居之勞心兮情悄悄而懷
婦僕夫倦而屢顧兮馬倚輶而徘徊攬遠遊以抒情兮豈
愁慕之可居出閭闔兮降天衢白日暄而忽逾追時昔之
連豫兮顧修好于厥初將省愆以迪德兮懼余身之戮辱
間惛惛以自湛兮悼迷往而來復返白雲之故廬兮磨崖
谷以自怡神龍吻其潛淵兮恒日夜其抒思御六藝之珍
駕兮遊道德之平陸上何微之弗彰兮下何隱之弗燭紹
斯文之末裔兮振浮靡之薄俗敢修辭以耀世兮將以窮
天地之奧闢仰上古之義皇兮復夢寐而索之惟此心之
用昭兮曠異世而見知乃養恬以順年兮竊連娟而委蛇

皇明文範卷四

廿三

物靡晦而弗昭兮度有常而不虧不出戶而知天下兮何
必涉遠而妄其亂曰水湯湯兮山嵯峨世渺渺兮莫我知
校夜光兮恐見疑善曲眉兮祇自悲澹有芷兮江有離我
獨靡騁兮將安歸思美人兮天之涯

續思玄賦有序

桑悅

昔漢張平子以圖身之事吉凶隱伏難明作思玄賦予
居京師數月觀之人情物理有難曉者因自號思玄居
士為續其賦云其詞曰
惟大化之茫茫兮邈青蕩其無垠極浮氣之幹營兮洵五
行以鑄身留帝則之精鑒兮抱群聖之貴珍流消洎以寓
閭兮糅滿湊而夾塵穩衡衡以激應兮膠谷技以逗真出

清冷於燦霍兮，端鎮靜於紛紜。混太初以翺鸞兮，悲衆物之不純。繫長江之湛湛兮，窈窕其止。泣是有瀨兮，芬必有芷。茹東德以龜飲兮，紛或迎而迪。理報有濡而不潤兮，報有翼而不起。吐火霧以標錯兮，憚毫光於一指。熟吻以滿聽兮，攝霍鳴乎在子。張華博物志云：周時餐桃漿於金墉，子味甘露於沃渚，有甘露食之壽人千歲。謂肝腸之蜚穢兮，薄天闊而叱止。汨淵居以沒景兮，作冥漠而延佇。田甫田的兮，鑿播稗而藝黍。懷美人於寥廓兮，敢遺芳於下女。彼古聖之涇被兮，翼踵輿於平丘。事懷慄於刻木兮，望仙其臣刻朝駕鸞於委裘，矧祖宗之渥德兮，又蓋臣之好修拔傳說於版築兮，舉竄戚於飯牛。巢父出而就祿兮，

不皇明文範卷四

十四

州支起而運籌，咀宣尼之委脯。觴三五以遨遊，恨毫芒之不逮。兮退貧賤之可羞，攬明月於感臺。兮逝將去而夷猶，開旅闕以靜俟。兮間徙倚乎長皋，冀相芻蕘之成非。兮王通明恐蘭委而化茅，鑒朋詒之襟滿。兮愧戚投之佩刀，憑旱雲以輸淙。兮痛賈生之弗遭，賈誼傷已不得行，恨歷仕之不遇。兮軫仲舒之賦騷，仲舒作史官，賦予亦何自失於踟躕。守專城於拯物兮，撫大化而鬱陶。初予選日以朝宗兮，馬垂頭而玄黃。假詹尹而詢占兮，衡氣機而莫量。孰稷契之陳軫兮，佩伊呂之餘囊。觀天賦以探兆兮，鷗鵠忽鳴乎中堂。進揆途而聽瑩兮，退離則而彷徨。登育德于深宮兮，開明堂而聽政。目絕傾乎柔曼兮，耳不

聆平衛鄭役田文以接士兮，驅巷伯而治佞優。贊御之岳岳兮，賞從諫之臝正。向予遷乎卑室兮，沈潰徙而出境。五侯負平羈絏兮，三家奔乎詔命。圖登長覽以力作兮，左慈刊肱以委命。嘗九天之梗味兮，和鹽梅以調證。審八表之虛奏兮，進藥石以愈病。才有峻而莫嫉兮，功有大而莫競。光寵煒以昭近兮，惡私恩之燈燭。刑埜坎之昭示兮，嚴整珩其必戮。溫詔令以參繚兮，郵遞冰於春谷。崇國慙以懷夷兮，曾鞠武之可黷。倡優拙而訥訥兮，吉士悃悃而思祿。披端練汰乎飛鴻兮，躬質亮迴乎華樞。鐫羸遺之并噬兮，克限田以爲囿。力儲豐以熟凶兮，毀璧珠而比穀。鑒尤物之爲病兮，炎禎祥而豫操。礫不遺於鰥寡兮，金箱披於伯

不皇明文範卷四

十五

牧危直毫以臨匱兮，稽回忠而必錄。心應龍而自畫兮，浹瀦於而疏瀆。務根本而剝華兮，一四海而同俗。淵洋洋以逝鱗兮，野技技而奔鹿。恨茲懷之莫展兮，臨河水而予忤。柰大易以行藏兮，據微頽而判辱。紛髦髦以聞參兮，何玄理之難徵。孝婦稿禾以彪冤兮，子推抱樹而隕生。兩采孝而密意兮，火焚忠而莫靈。魯陽何揮而日駐兮，秦青何唱而雲停。耿恭何拜而泉湧兮，鄒衍何嘆而霜零。工公何觸而崩山兮，杞妻何哭而隕城。詢往牒以昭晰兮，胡適鑒之冥冥。課本初而瑩察兮，不外蝕而虧盈。盼中達以旋車兮，且縱覽乎八荒。披雲夢之霧縠兮，表赤城之霞裳。騎白鶴以上騰兮，引牽牛以服箱。離雲旗之藹裔兮，弄電幟之輝

煌江祿邀予於江淮兮姬晉歌嘯而稱觴懷所美於方空
兮偷然贈之以扶桑容成愜予之才藻兮雙成誓予貌之
不揚悵形容之迭洩兮敢徒倚於帝鄉鋪予仁為木德兮
流予智為天潢融予骨骸為四岳兮化予津液為三江混
吾我而俱喪兮獨與道而翱翔顧茲遊之可樂兮念墜崖
而怵傷苟吾真之未返兮焉斯世之可忘

雙虎賦

屠大山

嘉靖甲寅三月廿有八日黎明予行潛江之野忽人馬
辟易從者告予曰有二虎去車密邇予審視之皆黝黑
而其一額有白文徐入葦中良久乃伏予以事紆迴此
地適觀茲獸有感于哀述斯賦焉

金明文範卷四

廿六

驅予車於蒼野際旭景之初分循春堤以前邁欣麥隴之
飆飆倏人驚而馬顛若喪魄而亡魂僕夫速予以避虎曰
姑停策以俟看塞子帟以凝睇觀雙猛於丘墳振長風於
江漢炳玄耀於乾坤雖牙爪之罔露固威稜之具存彼獨
行之鮮敵矧偶遊而專村下林皋之雄步踟蹰溪澗之逡巡
衆鼓譟而靡懾迫阨險而弗奔敢咆哮之列氣閉精光而
卑蹲初豎尾以前却竟旋趾而傍輪面予車以延佇若欲
語而聲吞豈戒備於暴悍抑諭於昏晨將招隱於閒曠
或警弱於柔仁嗟予性之昧墨舍利路而弗遵秉孤志以
直往每遭躡而蓮屯行遭迴於潭畔心拂鬱之誰陳私悶
憐之惘惘悄宵旦之瞻啓含客感之默默懷離緒之紆紆

意二物之來格殆靈祇之啓人謝刺術於卡莊晒射藝於
裴旻模懿矩於麋蘭懲私闕於復恂測靈精以自詔著斯
文而書紳

合歡蓮賦

薛章憲

彼澤之陂兮水波澹澹隱有芙蕖兮其華齒齒其為色也
非纈非碧若鰕人之翦綃其為態也不約不豐類蟬冠之
垂統茄之挺兮青琅玕葭之密兮翠茸繡明瑞貂尾驪珠
龍領雙綏並止兩髦斯髡朝迎旭日兮珮截肪夕承湛露
兮杯分膽故夫朱明麗景綠縹芳辰平池淡沲曲渚蒼淪
香風馥兮龍杖履涼颺颺兮飄衣巾溫泉浴兮袂沾沫凌
波步兮獲生塵遠而望之矯若交妃靚服臨水濱迫而視

金明文範卷四

廿七

之飄若巫娥縞衣行朝雲睽留夷兮丹臉褪並楊柳兮翠
眉嬋初疑英皇釐降重華夷猶為的掩抑舜華又似尹邢
晨娜娉婷步搖璫珞游戲增城脉脉凝情盈盈布武如漢
持女遇鄭交甫妍姿多態纖腰盈把飛燕掌中輕盈舞罷
叔隄李睨胡然而天胡然而帝重耳君臣合襟連袂元妃
季妃翩若驚鴻宛若游龍譚公維私范陽慕容金瓦銅雀
璇題綺窻宴彼二喬白璧一雙金缸朱戶連錢青瑣婉婉
二嬌明珠雙顰爾其霞綃晴川月明宵浦翡翠戲兮蘭若
鴛鴦飛兮荃辭發棹謳兮采蓮人照新粧兮浣紗女玉骨
生香冰肌失暑欲折贈兮夫君將以遺兮下女乃歌曰世
混混兮濁如汗塵埃兮臭如帑上友鸛鵲兮比翼鳥下

侶鱸鱸兮比目魚又歌曰紉蘭佩兮美荷裊香荃棹兮沙
棠舟翠綠牽兮碧甯折紅衣落兮錦雲浮歌罷鼓枻而去
意或其水宮之仙恍不知為人間之世

大江賦

薛章憲

渺大江之西來浩百川之東走蜿蜒蜿蜒蛟虬蚴蜥源發
于蛾眉匯會于峴首沃遙天兮欲浮劃大地兮若剖夾石
碣兮趨溟渤揚左蠡兮灌澤藪始生于一終成于九三峽
倒兮呂梁縣百川灌兮泰山溜突兀駕空兮巨靈壘崩鏗
訇觸石兮長鯨哮吼三百其名三千其支起于溫觴入于
漏卮如諸侯會同不愆于儀如萬馬奔軼不失其馳過九
河兮傲海若冠四瀆兮侶馮夷西至下雋東為中江轉地

皇明文範卷四

廿

軸拍天扛汨混沌壓壓龍醜為陂池怒為瀉龍隨月盈縮
鎮日琤琮瀾漫澎湃震撼擊撞鐵騎彈金鼓縱橫恣
睢而益驕氣倏塞而未降巖爾吾土截然居中式遏其婦
獨當其衝高壙屹兮如雲長隄偃兮如虹既攬其角而倚
其足亦扼其吭而堪其育我有餘守敵莫能攻于是解甲
迤邐投戈雍容然後洪舸艤巨艦艤轉輸絡繹貿遷
通融駕萬斛兮南北候五兩兮西東往來隨風條忽轉電
長年謳歌黃頭舞弄日五彩兮鎔金月一色兮如練南控
歐閩西通淮甸百貨分集千艘魚貫故夫家樂業民安居
操奇贏以樹遷擅沃饒而苗甯市三倍而利近畝一鍾而
羨餘貫川通以埒封貨山積以儲胥陸處棟宇水行舳艫

燕中唐兮陳趙舞棹中流兮發吳歎卑有美人湛然清曠
仰視飛鳥俯玩游魚臨清流以徜徉凌倒景而踟躕慨宇
宙之寥廓懷日月之居諸乃歌曰川之淳泓思復吾本然
之明川之淨虛思去五舊染之汚如曾點言志曰浴乎沂
如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苟徒知玩物而適情不何異
乎陶河與雞渠

擬招

薛章憲

若有人兮憤斯世之蕪穢超獨往而高邁兮凌烟霞而出
埃壘蛟溷濁而吸沆瀣兮固夫子之志也忍胤子之跼蹐
兮嗟呼號而哀籲也傍徨躑躅惟帝憐之爰命巫陽俾下
招之乃言曰歸徠徠兮魂無東瀛海壘滴兮波濤洶洶

皇明文範卷四

廿九

鯨鯢出沒鬣尾紅穹龜大魚爭長雄噴沫為雨噓為風叉
牙閃舌悍以兇君不返兮以為饕餮徠徠兮魂無南南
方交趾兮赫赫炎炎山渥精兮水如紺兮沙射影矢後幽
楔偷封狐齒嶢嶢雄虺九尾螭與蚺雕題黑齒垂兩耽殺
人如麻復婪酣君不返兮逝且殲婦徠徠兮魂無西流
沙千里兮無端無倪黑水亘截橫青霓散委靡墊莫躋
赤蟻玄蜂螫人肌涸海斥鹵民渴飢君不返兮後噬臍歸
徠歸徠兮魂無北寔維幽都兮窈冥黝黑層氷峨峨高莫
極飛雪萬里天一色殛人肌膚膚裂折茹毛飲血靡粒食
君不返兮自貽戚瞻彼感感哀此俚俚歸徠歸徠請陳樂
方原田每每間溝塍彌高掩庫畦畹并阡陌聯絡縱復橫

文灌互澍膏液淳醴極千頃百室盈秬秠摩苞黍稌杭上
輸王官粟米征麋粢餽餽速寒盛紅腐封封歲相仍君不
返兮肆哀矜高堂邃宇檻層軒山節藻旒翬飛綦網戶朱
綴列方連金缸列列代獸獸環燕寢凝香篆屈蟠層臺累榭
翔紫鸞密房深靚夏屋寒紅猊吐火垂冰絢曲瓊雙垂雕
玉闌君不返兮胡為然鮮車怒馬光陸離簇金麒麟錦障
泥游龍流水滿路岐瓊轂錯衡黃金羈畫繡浮波張水戲
櫂歌中流發其觥荷花落日映大堤橫空亘霄浪瀾瀾駕
鸞翮翮離鳬鸞君不返兮謚爲愚織文繡段錦罷能紫鳳
天吳鬱盤紆蛟人剪綃冰作練泐空蟬翼疑有無秦篝舞
縷鄭錦俱燠寒具宜供曳婁并刀牙尺手如羹敵又改爲

八皇明文範卷四

三十

敢告劬夏葛冬裘隨時需君不返兮欲奚爲肥牛之腴若
大烹和醢投醢調羹羹羔膋整鴈鵠鵠露臠臠螭螭螭
橙橙粒粒饒饒難難餉八公乳酥五侯鯖象基六博射明瓊
瑤漿露夕載醢醢醢醢醢醢醢醢醢醢醢醢醢醢醢醢醢醢
八齊容列曼姬小腰細領若鮮卑被文服纖麗而姝長髮
曼曼膚凝脂八寶瓊玲繡羅襦芙蓉容作膚柳如眉涉江采
菱發揚阿螺黛鉛華傳燕脂妍姿綽態姣麗施君不返兮
亦何其代秦鄭衛列名倡瑟笙箭竿定空桑叩鐘調磬左
執黃宏戲駕辨發清商舞袖弓彎舞即當朱唇皓齒歌逸
梁豐肉柔骨儷成行嬌目宣笑宛清揚君不返兮心悲傷
亂曰好醜殊致類旦晝兮宣德秉哲亦孔觀兮曷去曷從

審辨就于遠遠免殘通婚媾兮歸來歸來無然實爲兮

皇明文範卷四

三十一

皇明文範卷之五

賦

廣初賦

蔡羽

維金庭之鍾萃兮余實秉平孤貞奉前修之美燭兮瀟塵
脫而揚清方勝冠而並進兮沛余車於周京慕甘泉之謁
諫兮偕楊馬以齊鳴迨帝高之無媒兮怵鬱鬱而求退
燕趙之清烈兮儵旋徙而濟衛西神遊於崑崙兮東寄覽
於海岱亮吾道之未遐兮返卜築於椒丘考鴻蒙之離結
兮按三古之紛糾沿殷周之哲譜兮邇鼎彝之良謀固克
艱厥臣兮亦何為而何修努余志以力追兮恒頌頌以窮
年集菰蘭以為裳兮殫瑤枝以為饌浣余體以冰雪兮濯

皇明文範卷五

余髮以桂荃余將嬈於帝所兮亦既得乎吉蠲媒嬋媛其
沸騰兮心煩亂兮日結願謂余服太芬兮病資施之同列
何多事乎琳琅兮奪瓦礫而不見悅安用明珠之歷歷兮
俾魚目之惺惺余時亦悔於求榮兮盍改德以深藏撫衆
芳而戚戚兮決文珮以韜光哀初心之膺辟兮夜耿耿以
不寐候鷄鳴於申旦兮覺晦明之如歲夢虞廷之曼遊兮
龍螭師之鼓樂群宮合而群呂交兮觀至德之漠漠醉余
心兮飫余志感後世兮涼薄鳳何為兮不鳴獸何為兮踈
角角音舉兮夾鍾不應商絃叩兮涼風不作木何為兮生
介火何為兮不明水何為兮沸逆缺何為兮雷聲年無水
旱兮穀何為兮不成抑聖人之不作將天地之自寧吁嗟

乎混兮闢兮非人不立斟兮酌兮非道不適孔何為兮擊
石禹何為兮背門念群聖之焦焦兮感憂世之屯屯余聖
人之徒兮夫何敢以荒寧省兩間以辨六氣兮神飄飄於
太清乘雲霓以上征兮先牽牛之逸駕躡斗柄以望春兮
駢群宿畢總化馭蒼龍以東遊兮折扶桑以鞭日觀岱與
之浮沉兮釣六龍而取逸躡返車於瑤池兮殫金桃而成
丹策畢方以南巡兮窮炎海之所際祝融為余前馬兮回
日駕以北御載逍遙於北溟兮見鯉魚之初化浴天池之
冰雪兮時適際平炎夏挽天綱兮執地紀妙陰陽之玄微
余欲效鄒衍之吹律兮贊元氣於海隅補韶濩之闕章聊
試歌於南風亦七政之餘化播玄德之雍容世方比周而

皇明文範卷五

附和兮羌羣厭老而好少謂黃鍾不如瓦釜兮徒窮居而鮠
鰥鳳皇不克為媒兮鷄鳴不足為理慨蛟龍之不乘時兮
終自同於螻蟻鬼冥爰其網空兮鴻下從而離之彼孟姜
兮無家能獨寢乎戚施欲申其致情慮遭遭其見疑苟
乘車以濟川猶緣木而求魚余思羲皇之上世兮復夢寐
而索之邀列仙於鄮園兮弄漆叟之玄珠免艱虞之曾曾
兮寄浮生於蓬廬苟無害於同懷兮曠百世而見知亂曰
世渺渺兮無知音路坎坎兮愁予心善曲眉兮徒自嘆榮
華落兮寡相親榮兮辱兮余不開愛兮憎兮身後分

白兔賦

姚淞

臣竊惟德協於治治協於瑞遂古以來蓋莫不然亦文

之錄堯也昭華之瑄舜也白狼之鉤湯也丹鳥之穀武也疇德之符有足徵焉後世德薄化醜其不能繼無惑也惟我皇上道貫三才智周萬物孜孜為治化浹邦家是以一紀之間河清甘露靈黿之類史不絕書慶貺駢祥獨駕古昔屬者西蜀憲臣獲白兔以貢于闕下較諸他瑞尤為異常自非天無藏寶地無隱祥何以有此夫有至德者必有至治有至治者必有至瑞諒哉斯鬼之為符也臣瞻依日月鼓舞禽魚待罪文署忤忤萬倍是用作為歌賦以光讚聖德蓋不獨使淵雲諸臣得專藝於漢世也謹獻瑞兔賦一篇上塵廣覽

六皇明文範卷五

王

宏紀象三光以垂照順五行以立軌熙鴻醅千吳軒匹休光于姚如放動龍其欽明早麓宗其豈弟仁恩衍而橫流義聲馳而遐靡煥采物以弘文遵彛常而崇禮洽玄德於幽明敷茂化於遠邇覽隆古以獨驚揚徽烈以齊美三靈協而胥慶百順備而來提或吐秘以表貺或孕奇而薦祉紛嘉禎之雋集兆至和之所委邈西蜀之上游蟠龍鬱而為岡育異兔以馴伏匪川澤之能藏陋中山與東郭何凡品之足方羨冠倫之仁獸傳郡國以騰章凝皓輝於西陸披素彩於少商瞻藻淵兮融魄感玉衡兮流光昭明矚兮廟祀應單闕兮歲陽羣如絲兮皎皎眸若珠兮煌煌璧月滿兮露渥箕風八兮桂芳物與時兮競爽望帝都兮開祥

參玄根以吐壽飲元氣以為榮耀珍環於王母配純雉于越裳躍昇平之華園儀清穆之朝堂映翠華於上苑依朱草于中唐嗟彼魏之為族亦既繁而孔庶駭降質之特殊乃呈姿以托寓驗以瑞應之圖稽以古今之註采之里俗之謠訊之筮龜之喻往紀之所渺聞先朝之所未遇察金柔之有徵章皇風之廣馭庶事敏而惟康高年逸而有譽既丕振乎文英復遠戢乎兵戎占以類而相從嘉協氣之充裕臣工見而翔泳靈四域以同豫觀台契而應符信龍德之當天恒遜美而弗居厲皇情之乾乾存寅畏于索馭切兢惕於臨淵紛華陳而不御嗜好至而莫遷道既隆而愈恭精已勵而尤堅辨敢怠於儒籍密勞逸於農阡敦德

六皇明文範卷五

四

業於久大泯聲臭之幽玄游高明兮浩浩履中正兮平平願升歌以頌禱從八風以相宣茂本支以百世乎景命于萬年

滄海遺珠賦

李循義

海上有無名翁者世採珠為業積以成富逸而遠遊道逢不氏子相與掃石坐談久之翁顧問曰天下之事臨機者多迷旁處者深察吾雖業顯採珠守箕冶之傳且老矣滄海之濱應有遺者而吾未及見也子諒有知明以相諭不氏子矍然起曰翁胡不矢言以啟我而乃自貶以誣人也翁海上良工也東觀乎鯨渤南涉乎鯢溟西探乎弱水北蹈乎天池築蛟室以高卧闢龍宮以廣居梯蜃樓以博望

繫鱗穴以幽棲浮春水兮天之上泛秋槎兮河之極衝風
五月之江閣乘雪孤舟之簑笠靜則與琴高伍動則與馬
卿遊出沒神於蜩蟻履歷淡於陽侯巧積家傳之濡染
歲晚之習熟惜寶珠之叢生遭鑑采之夷族引繩以下
繩持繼以旁迎餘糧以防餒鼠火以繼明炬驪龍之額剖
鮫魚之晶簪鯨鯢之目隕蚌蛤之生剗文魃之孕吐頰鱗
之精因孤得群取母及子贖者以收遐者以致深者以索
幽者以紀往者以追徠者以逆沉者以鈎浮者以格度時
而求棄幾而襲攻之必取獵之必獲海童弱兮助順天吳
操兮閃迹起明月於晦冥出夜光於白晝徑寸首選火齊
晶售瑞走細而必舉滑稅微而不漏貫礪硤探官兩摘摩

李皇明文卷五

五

尼車璣璣羅忽符拾珥璫懸駁掌刈木難騰海歲之水惟
為陸珍之奇觀勤事厚直輦金如山追罔象之水枝離朱
不得而爭長命知氏以奴僕參喫以翱翔紛淵客之走
集惟備計以剿除勇如入敵疾如赴虛鳥合而下雁行而
驅彼得此效我咲人吁躍足而進側目而窺垂裳而出滿
篋而歸夸多鬪靡決勝與輸旦旦而伐逐赭牛山陽子一
行能貧其北彼至寶之在地亦應瑞而始出水無恒產世
不多得海若升天而告匱水夷向人以稱空胡貪儲之罔
缺缺望之無窮將竭川而括海乃大欲之所終翁呀然而
咲曰異哉子豈嘗見夫千金之家寤於尺帛之費萬國之
天下亡於一城邑之割裂者耶夫海浮天地浴日月會百

川而不盈洩尾閭而不竭大鵬之擊無窮途六鰲之居有
餘穴禹貢不充盡記河伯不勝望洋鞭石而渡者為幻妄
挾山而起者為迂狂觀瀾者小天下而高視觀泉者隘八
極而荒唐其潮則源出崑墟派分澤國汗漫天網迴復易
谷溢水連兩驚濤成嶼蜚雪不水奔雷無雨其山則沃焦
方丈空桑崑崙蓬萊度索方壺靈居崖從前乃牢嶺崔嵬
仙者不至薪者不知其國則七戎六蠻九夷八狄編髮比
肩臂文齒黑帝者不臣使者不入其魚則虬螭鯢鱓鱣
魃鯨叔鮪王鱣江豚海鯨鹿首赤喙虎身鳥翼市有不鬻
人有不食其鳥則鵠鴈天雞精衛晨鵠鴛鴦鴝鵒愛居鸞
玉兩翻參差風翰征逐其獸則水兕驢馬騰黃角犀魚牛

李皇明文卷五

六

虎蛟食缺靈變雄鬣浮渌健足凌虛其實則玻璃瑪瑙車
赤燭銀珊瑚琥珀丹礫雲精璫璫璫金礦玉英火浣水
碧珠米潛珉鳴石浮磬文貝大朋蓋環天下之物多出其
中而珠其一也夫珠者地鍾其巧海孕其形法天圓動與
日虧盈瑩以晞曜積以陰精熠熠厥彩皎皎厥明鏡脫塵
兮日披霧劍初拭兮雖始呈光燭海天遊魚避地影生草
木驚鳥逃林川懷之而媚崖崖之而潤艾藉之而焚淫觸
之而渾閑然日章得君子之道涅而不淄合聖人之貞窮
人類而無不愛亘古今而知所珍在天子則赤水之遺索
而必獲鹿臺之焚衣與俱徂懷服為治撒殿為娛在侯王
則寶之不顧缺身觀之不惜裂城冬生溫而不挾續夏消

暑而不伐冰結鞍勒以眩巧照車乘以誇隣在后妃則國
色而滿頭蒙白輕肌而百顆受賜得酒關唇吞星孕子飾
首耀冠宛簪傳珥在將相則受之而今名不完玩之而遺
事頗悟彈雀致規意茲傳誤在守令則還之而德化以彰
却之而清節始信估輕不買而中帝之稱賊穢不拜而遠
君之命在富翁則斗量如救懸壁如日三斛而易美人千
履而迎上客在貧家則蜻蛚埋化琪樹種生觀葡萄之映
月待羊鬚之吐靈在賈人則買櫃而還按劍而睨剖身而
藏索器而泣在吾儒則繩貫七承蟻穿九曲走盤以明通
才出蚌以舉子德藏之錦囊揮之彩筆落咳唾而為文章
入笑談而為詩律在釋氏則繫服而厥疾以瘳誦數而所

不聖明文範卷五

七

顧如心授還觀於法嗣普舍利於衆生在仙家則食之而
充飽懷之而延庚履之而行水上珮之而遊江濱是以用
之者廣而價自踊利之所在而人必趨舍遠近以從事微
旦暮以奔馳然而滄溟之博大實浩渺而沆瀣隨時而生
因地而廣如粟秋熟似草春長其出無窮其取易既縱旁
求而博采終未免乎掛一漏萬之議復有麻姑擲粒米之
類類天工落瑞雨之星星清秋橫白露之團團永夜浸奎
纏之耿耿多水晶之似是而魚目之非止孰為神人而一
時簡別搜畧之可盡雖或鳳銜之而歸少昊蛇銜之而報
隋氏魚銜之而報武帝鶴銜之而報噲子人固無如之何
彼鼯鼠之量其所耗者能幾至如明珠之有靈亦負異而

自秘入回困而依紉石朋龍臺而衛輦兩萍苔掩光泥沙
累體夫人目力有限豈能察秋毫而炤萬里迺若海錯時
取厥產仍殷合圍而獵有垂雲之翼數畧而漁有吞舟之
鱗孰柯而樵有散牛之樹披沙而揀有鑄馬之金推之動
類何為乎獨此之掃迹而滅音子假桑田於赤鹵寄行窩
於水雲務多取之能事慕深藏之令聞身親之而已老蒙
因之而不貧父作之而既舊子述之而復新日採日給繼
繼承承觀其來之不竭則其遺也又於是乎足徵或者天
府之珍華國之寶方棄而未收依栖荒浦踳躅窮流彼微
昧子亦錄我光大子反留鰕鮒竊笑蜉蝣為讎夜不旦子
落莫海自寬子拘囚霧濛濛子沙口兩溟溟子渡頭龍門

不聖明文範卷五

八

遠方天茫茫春浪寒兮風颭颭席珍待聘而失望懷寶迷
邦而不寧舞天鷄兮不惡聽孤鴈兮多情對月明而有淚
泣子胥之潮聲知顯晦之有時姑含貞以徘徊濯滄浪以
養潔臨碧落以舒懷看漁舟以移日炤隻影以追陪狎鷗
鳥以不飛孚豚魚以不猜抱至明以自信任濟川之奇才
不隨波而上下肯與石而喧逐處清淺而自得擬大用之
晚來探潛蛟於欲奮賞夫容於將開嗟閭閻投之終棄者豈
比夫待價之有期哉子乃絕天下之無物渺滄海之易量
必爾言之是信恐厚誣于大方不氏子舉手加額曰此翁
盛德之談也子期尚以聾于音國手不以精於奕醫及膏
肯之間而曰泥于方書相在驪黃之外而曰拘於物色巧

能貫虱憂射牛之不殺力能扛鼎嘆勝難之不克以無窮
視滄海不隨所得而自滿以有遺待天物不就所見而自
畫翁真可謂盛德之談歟翁曰非也吾子不信物理請以
人事驗之賢才之在天下猶珠之在滄海也持衡秉軸騰
茂蜚英者固多矣然而亦有不幸而不爲人所取者如操
簞而食服敝而耕中蘇之言切仁義之辨明是珠之遺於
周也議禮望國采榮商山江都遠相長沙投閒是珠之遺
於漢也杜陵以詩苦柳州以文高黜內相於外任屈梁公
於下容是珠之遺於唐也瀛溪圖書關西聖學天津散步
雲谷遯落是珠之遺於宋也夫賢才之在天下顯而易見
數而可盡而又里選鄉舉之恒行幣聘枉駕之特進狗夢

太皇明文範卷五

九

卜招弓旌科賢良策天人第進士試明經薦宏博校庶能
而亦有如前所云者則夫海之茫昧不測珠之動以億計
者而顧可謂其無遺哉感是而考我之言益信也子盍以
是而例推乎不氏子再拜而退曰賢哉我翁善哉斯言傳
之天下後世將使野無遺賢矣滄海無遺珠之嘆又其次
焉者也

閔獨賦

葉良佩

閔諒貞之獨立兮貼衆險以乘危寒離披以隕穫兮循本
初而自思始余之未有知兮專六籍以爲師朝帶經於倪
園兮夕發憤乎董帷物何幽之不鏡兮理何微而不窺既
釋褐以從政兮焚亂絲其難治索慮謀於古訓兮判與彼

而異宜心無歸之茫茫兮疑簡策之我欺步徙倚而遇思
子採展轉而反惟困極其必通兮神恍惚若有得曰道有
玄機兮而靡定式乘時制用兮妙存悟識親賢通輔兮稽
古自益任重惟毅兮篤信靡惑惕靈魂以驚悟兮奉神貺
以周旋抽詩書之秘訣兮萃仁友以討論遺驪牝之粗跡
兮溯九河兮崑崙披義塗於棘榛兮排私闥以爲禮門攀
木蘭繼余佩兮唐芳洲之芷蓀冠切雲之寶弁兮明月懸
手帶鑿衆譏嫉之弗回兮猶汲汲乎疇昔之言夫惟被服
之魁崔兮衆果愛然而忌之加以險詖之偽名兮乃集群
怒而噬之衆口垂涎之澆澆兮張怒目而睚眦怵懾邑余
煩冤兮雖百累莫之能解豈不歷情以陳辭兮荃詆余之

太皇明文範卷五

十

善誰競面服而背憎兮反撫余言以肆謗聯矯弋之在上
兮獲深淵而在下仰側身以發機兮俯置足之靡所念余
初志之好修兮今何以佗僚而遺殃將惟語言以階亂兮
無亦擇交之不詳世舉好朋而惡異兮余獨蹈其所怪揭
吾日月以孤行兮豈不招尤於曖昧仗貞信於幽明兮全
形軀之已多及年歲之未晏兮修初服其謂何襲余芳兮
錐余彩坐若忘兮行若待中以爲廬兮和以爲馬馳騫於
順適之塗兮休息乎曠漠之楚衆之不可勝兮險不恬乎
再試傾吾過以成章兮書兩紳以自識

遠遊賦有序

袁袁

余弱冠登朝讀書中秘繼官刑曹調武選武庫災編成

湖州敕歸蒙薦起爲南武選還職方署員外郎尋有廣
西之命昔孔子欲居九夷不以為陋廣西古百粵也今
海內同軌且余既仕矣安敢以遠辭乎爰作遠遊賦以
述事抒情焉其辭曰

沐鴻私於嘉運兮擢遺才於樊丘曳華綬以登進兮踐
京而嬉遊幸朝野之無事兮肆驩虞而靡憂謝文墨之
委予稽圖牒以諮搜差穀旦以休息兮爰嘯侶以集
北山以遐眺兮溯大江而榜舟或閱武于廣場兮或被
於清流尋廢興于六代兮仰駿業于皇猷念無荒之有
戒兮信佚樂而不偷乏佐時之奇思兮竟投裔于僻
陋駭顏駭眉兮惟馮唐之白首嘆滯淹於更生兮笑浮
沉之

皇明文苑卷五

士

楊史羞子安之巧宦兮蒙良史之譏醜備潘仁之拙政兮
賦閒居而不朽衆捷徑以窘步兮固余願之所厚獨修姱
以委順兮諒余心之所取苟貪婪以競進兮寧坎壈以自
守昔孔聖之周流兮居九夷而弗陋美下惠之直道兮遭
三黜而無咎顧擇櫟之非材兮雖棄捐其何有奉簡書以
畏忌兮戒僕夫而啓行出橋李之下邑兮游臨安之故城
痛越霸既不終兮宋社又以圯崩肅陽族以先驅兮遵漸
水以揚舲感錢鏐之雄武兮捷尺劍以縱橫悼伍胥之忠
憤兮浮鷁夷以隕身忽怒濤之山立兮儼白馬以耀靈沿
桐江以容與兮憩嚴灘之澄清躡高臺以長嘯兮懷哲人
之典刑於是芳歲將徂玄冬告畢兩蒙蒙其下淫兮雪羅

霏以蕭瑟露霧曉以冥冥兮同雲暖其無色雁雖離而南
翔兮日忽忽其西匿坐修夜之難旦兮步列星以太息
奮越之曩歌兮材士顛頽而失職心佗條以紆軫兮思結
結而督惑水泉涸其不流兮石巉巖而阻塞既僵偁以川
浮兮復崎嶇而山陟野蕭條而無人兮獸蹢躅以屏跡愁
車殆而馬煩兮泊吾朝征而夕于役形枯槁以渴飢兮精
消鑠而內蝕魂涸養以踰佚兮涕浪浪而霑臆撫壯年之
不居兮取修名之未立於是歷觀輿觀豫章攀嶺閣於江
渚兮詠瑤辭以傍徨帝子不可作兮王生亦已淪亡睇彭
蠡之巨浸兮追鴻伐於 高皇想湖水之盡赤兮殪元兇
於大黃剪鯨鯢於溟渤兮陋巨鹿與昆陽謁群忠於叢祠

皇明文苑卷五

十二

兮觀丹青之耿光甄孫許之壯烈兮實後先以相望咸致
命以竭節兮終身滅以名揚越臨江以信宿兮瞻王筍之
崇岡侈降禪於漢武兮欽登封之閎藏忽獻歲以發春兮
迴青陽於幽谷鳥嚶鳴其相和兮麗冬榮之嘉木悲去卿
其日遠兮時反顧以蜚局魏牟皇皇以繼闕兮嗣宗淙窮
而慟哭何賢哲之遠觀兮猶委心於榮辱諷龍蛇之至言
兮勵浮雲以自勗聳韓廟於哀疆兮哀逢辰之不淑黜百
家以述聖兮排二氏以箴俗雖馴鯉以開雪兮卒罹殃而
貶逐弔楚繫於江潭兮披騷經而三復椒蘭始而構謔兮
蛟蜃眉而詠詠然靈修之不化兮傷郢都之傾覆式彭咸
以自靖兮望汨羅之魚腹涉長沙以風駕兮嗟賈生之天

年遭漢文之殊遇兮何卒困乎絳灌之巧言闕宣室以徒
召子賦鵬鳥而自憐挺異才以命世兮竟賁志於重泉亂
衡陽之洪河兮厲沅湘之大川覽吳楚之上游兮極耳目
之偉觀瞻柳侯於永郊兮薦繫誰以羞筵世溷濁而壅塞
兮紛妬忌以蔽賢慨四子之一轍兮羌異代而同患士不
遇以永歎兮諒自古而已然望朱垠以俶裝兮指象郡而
驟軌肆流目於南疑兮悵重華之野死蒼梧曼曼以在望
兮悼二妃於江之汜山龍旋以造天兮嵐昏昏而晝起桂
樹叢生於巖阿兮春炎炎其若暑壤瀕海以沮洳兮土壘
濕而恒雨猛狺族以伺人兮咸離題而黑齒蝮蛇蒸莽於
中林兮豢沙於淵水雄虺九首以齧鬚兮封狐捷而千

皇明文苑卷五

十三

里何此邦之炎瘴兮固蠻族之所止微禹跡之所不到兮
檢職方而未序說漢帝之喜功兮肇開拓而疆理倚皇風
之泰昌兮界昆吾以爲宇包五嶺以作藩兮括百粵以置
吏朝越裳以重譯兮撫交州而即敘眇余躬之陋微兮敷
文教于茲隅戾泮宮以振鐸兮選青衿之秀儒懼聖遠而
言湮兮病曲學之支離列四科以作人兮愧五教之未施
憑丘墳以頌志兮寄絃歌以自娛聞老聃之適戎兮講道
德之玄虛蒙莊遁于漆園兮馳放言以恣睢虞卿窮而亡
聊子猶發憤以著書焉斯文之未喪兮竊希志於前規吾
將籠今古以騁驚兮擬固象之玄珠亂曰去鄉遠遊心不
樂兮自冬徂春將焉薄兮炎州卑濕風土惡兮魑魅盡出

瘴作兮狐死首丘不忘故兮代馬北風尚知慕兮世不
我知羗誰謂兮歸兮歸兮娛竹素兮

思婦賦

袁宏

旅荒徼以羈處兮心忡忡而多憂陽春逝以流邁兮曜靈
迅馳而不留涉恢台之炎夏兮赫焦灼以鬱蒸瘴疴以
中人兮觸沉疴以驟興寒熱搏而襲逆兮苦疢崇之相乘
乏單豹之內養兮二豎伏而伺升哀吾生之孔艱兮逢百
罹以備嘗進觸藩以踟躕兮退曳尾而摧藏嘉魯連之肆
志兮雖貧賤其何傷世好朋而習佞兮恩倖直之搆殃遯
幽谷以逾紀兮忽奔走乎遐方豈好爵之我縻兮實簡書
之可畏收孟明於三北兮蒙羸縲之渥惠奉周任之炯戒

皇明文苑卷五

十四

兮勉陳力以就位冀鉛刀之一割兮庶伐檀之無愧老冉
冉之將至兮疾疢糾其相仍俟河清之幾時兮恐朝露之
易零誦夫子之雅言兮疾沒世之無稱紛王事之鞅掌兮
顛天閹而乞身積頽思而寢息兮憎愠倫以怵惕喟中情
之莫我察兮眷懷婦而未得夜申旦以不寐兮就角枕而
反側蟲書帶以潛飛兮聽空除之蟋蟀先秋氣以哀吟兮
感時物之數易魂營營以夢婦兮親故鄉之髣髴歎驚寤
以在床兮悵惘惘而愁愁昔鍾儀之囚晉兮操土風而不
忘彼莊舄之仕楚兮詠越聲以傍徨覽季倫之奏引兮思
娛老於河陽繹陶令之賦辭兮修初服於柴桑人情各懷
世兮豈必經營乎四方余既不能狗華以苟祿兮又焉能

樓於此邦孔接浙以遠齊子輒濡滯而出畫欽疏傳之
炳幾子脫桎梏於組綬梁歌噫以竄稽子梅掛冠以避吳
仲樂志於園數子張興思於尊鱸鴻冥冥於寥廓子超繒
緲而遠徂非斯人其誰與歸子永道遙於江湖亂曰玄鶚
黑鳥號寢宮子鳳皇翩飛匿林中子人各有心紛不同子
靜躁殊趣貴中庸子塊獨居此將安從子我思古人希哲
蹤子

感別賦有序

皇甫汈

戊申之秋八月初吉季弟水部郎子約以制滿還關而
余羈紲都亭移書告別發函披誦悲不能勝嗟乎丈夫
之生自懸孤矢以來孰不有志於四方故曰人豈鹿豕

奎明文範卷五

五

也而可常聚乎此光祿之賦惜其淵雲詞靡而病於兒
女情多蓋別不足以興悲而情有所感於別則悲可知
矣因譔茲賦以代餞云爾辭曰

別方異緒離狀殊端在有情而必歎豈同氣而能堪輶車
南於垌側舟楫戒於江干或感慨於川逝或行嗟乎路難
涕臨觴而共枚心執袂而俱酸善哉江生之言曰黯然以
銷魂值我愛弟適往帝關愧雙鵲之並舉子矯乘雁而孤
騫若夫未營四方聊事一室侍譔庭闈聯經几席辨索研
墳遊璣討曆繹孟氏之有三詠詩人之既翕至其恭承嘉
惠恭竊龍光仲子叔子乃以軒而以耆伯也季也復載翺
而載翔或影纓於建禮或結綬於文昌或馳麾於趙魏或

沿牒於楚湘乍垂雲雨少別關山旌指洛而將赴裘帶秦
而未還行行路何極去去情不忍寄芳草於春池攬蒼毛
於秋省夏暑薄而扇遠冬飈厲而衾冷顧奚別而非悲抑
奚悲而云甚迨夫丁辰茶酷軫患纏綿乾覆奄奪慈景俄
殲悼金昆之脆質凋玉樹於華年同朝露之盪盡展夜壑
之已遷緊慶往而弔來亮福倚而禍伏豺狼逞兇蜂蠆隱
毒構曾參為殺人收張儉而屬吏謂死灰其不然詫凝脂
之可畏枚清流使合汙惡獨醒而強醉胡人心之險懣子
亦天道之冥昧賂苟輸而在宥子囊無金之可致鄒投珠
而遭貶子約和抱壁而蒙冤子退未遂而觸藩辟蒼鷹之亂紀子寒
原得與喪其齊塞子退未遂而觸藩辟蒼鷹之亂紀子寒

奎明文範卷五

六

笙犬之餘孽墮東晉之玄風子黜西州之英烈誰百口其
相鳴子空撫鏡而存舌中郎奮於鉗徒子應相起於溺摺
尚錄過於代門子布揚芬於漢闕將逆施於末路子終雪
恥於前哲斯時也雖具通其含情矧駕言以遠別遵首路
之逶迤子瞻蕭晨之萋萋憑江閭之交疏子見中洲之帆
影淮水落而彭城荒燕雲飛而冀門近想天上之仙班恍
夢中之幻境聚西咲而心搖託南樓而跡警追二陸於曠
昔子緬兩到之徂征置美酒以高會子列祖譙於華楹猷
綺羅之妙舞子被絳紵以新聲懼堂中之蠟燭忘戶外之
驪鳴雖擬跡而同別亦原悲而異情憤世道之黯黯子請
以余為殷監眾女嫉茲蛾眉子均自沉於明艷客方誠乎

用光兮嵇弗賦而罹患雲賦就而晚疲實書上而早譴齒
何貴而象焚轡乃災於躬變庶養德於木鷄母處才於能
雁辟涉海而獲濟兮諳風波之苦辛傷虎口而幸脫子猶
心悻而告人疾已痼而復初子舉藥石以具陳羽有落於
虛彈兮咎無蹈於震隣紛余季之玉秀兮又襲之以蘭芳
振逸響於寥漢兮赫振藻於明光恩被命而攸渥子德闡
身而彌彰渺岐分於川岳兮瞥星散於參商季昔時兮送
余余今日兮送子若迭代於天運匪往復於人事喜何劇
而無悲悲何窮而無喜情生文以敘離詞因情而歛思腸
屢絕於停毫泣欲盡而盈紙願行者其勉旃悅居者之已
矣

本堂明文苑卷五

十七

讀鵠賦賦有序

侯一元

司勳皇甫大夫舍中馴鵠十餘既被言欲行則放鵠于
野鵠有去而復還者大夫感之作鵠賦讀之悽愴決絕
余以大夫往忤中貢承譴江湖既狎於憂患且君子焉
往而不三黜將廣大夫之意故復賦焉

何浮雲之黜黜兮哲人惟其肯歛欽乘沐而往唁子遵庭
除而徘徊觀遺鵠於坐隅子羌欲飛而未忍流惠音以盈
庭子情鬱結而紆軫感夫君之昌辭兮怙臨軒而太息振
羅闥其在門兮夫何斯禽之獨見睽亡稻粱以與女子故
棲瀟焉不存鵬鳥告余以將去子雄鳩鳴而翩翻罽深林
以出雄兮弋高天而下為鵠機畢之恢恢兮親羽族之能

安禽將犧而斷尾兮歎將繫而決躡王彼鵠之惠姿兮孰
云屈乎華軒冀東門之食飲兮發黃生之休問羌聆音而
鼓翼兮俛抽思而若惛何主人之夙知兮猶感激乎茲辭
歷險難而容若兮顧微禽而但之扼怒虎之咆哮子曾不
忍平蛇之啞膚登太行而不慄子迺徬徨卑陬陬昔攬槍
之干紀兮第揚光于帝側執法胎而相睨兮勾陳弗求其
賊君乃挺夫剗墓之鋸刀兮巖植立于中流終被椒蘭之
啜安子亦浮湘而遠投猓猓之牙森其相向兮世共嗟其
淪落貼危亡而不反顧子豈復恠夫好爵悲荆棘之既交
兮芳蕪蔓而不揚驚既違夫鷗鷺兮百鳥喧啾而踉蹌彼
螳螂之執葉兮黃雀睨而在後閱傳舍之流人兮孰棲遲

本堂明文苑卷五

十六

而能久循疇昔之顧養子儔輩响其相鳴條澶漫於中野
兮渺不知其所征慨衰榮兮各一時子特立兮有所思江
木春而鴈北社方秋而燕辭釋山中之隱禍兮遠幕上之
至危智寧二蟲之不若子固義結而不可離臨廷尉之題
門兮晰馮公之過市鳥獸不可與同群兮余非襲人而馬
處昔靈均之遐征兮睨故都而躊躇顧微羽其猶若茲子
又焉詫乎吾輩亂曰嫵媚飛柳故所息子確確自繫物無
應子儔侶既遠形影隻兮夷猶踟躕感今昔兮永葆孤貞
矢無極兮

射病賦

黃省曾

晉昭公惜然弗樂憤然有疾四境不理紆體索息偃之則

煩振舉寡力乃問簡子簡子不識董安子進曰臣聞扁鵲者洞覽中藏以生枯起死名天下何不召諸遇奉黃金萬鎰重錦百綺安車抗於之勃海聘焉扁鵲至晉引之紫宮延于王房牽帷絳綵察徐推善詳首診脈候次審厥色遂遂循循愕然而告昭公曰君王之病臣固知之然其成也非一症積也非一日矣臣請為君王歷言之可乎昭公曰唯唯扁鵲再却再進而言曰今君王之病迺有目眈不覩耳閉不聞潰乎若壞汨乎罔停其名曰煎厥得之薰猶邪正滯渾黑白嘉言謬誤孔貶以黜小大近喪內要中國復有蜺蚘赤弱其族云九觚晉滋大亡殞非久其名曰蟲蝕得之培克在位蒸庶濡首土田錢刀強梁者皇民靡有黎誰與為守復有火逆消金爵其胷路上下開格食飲反吐其名曰痞隔得之疎因然苦無以宣述仁賢擯野莫展忠膽多我觀瘠不雨天澤復有棹臂則製輿股則鑿左引右控拘疹不安其名曰筋癭得之政如束濕科以箕歛深刑刻罰稅及鷄犬思彼樂郊水火庶遠復有血氣揮耗精神倦凋皮衍肉脫不能終朝其名曰風消得之居無蓬牖耕無莽田民鮮鄉著鴻雁播遷土崩勢成厥禍昭然復有鯁鯁洞下嫫嫫善利一有所饗十有所去其名曰飡洩得之宮殿侈廣營役不休九府殫竭餽厲若流土木大淫繇子作興復有洒然被風軀半不遂肢弱掌戰艱苦與酣其名曰痿痺得之外重內輕五大在邊裁養積悍姑息自先一旦

金匱要略卷五

十九

除之厥變孔延復有慌慌罔罔冉冉侵侵之私之逐捨不能其名曰鬼疰得之大佞若忠君倚朕肱平灌骨髓執樞掌衡萬幾由之鮮有不傾復有憤盈王滿水氣陵侮區區之腹捫焉若鼓其名曰腹脹得之貪臣播虐豪門煽毒空夫包怒子婦吞哭極而潰泄天地反覆凡臣所言果中君王之病否乎昭公曰寡人所苦一如先生之言天苟不棄寡人得從先生以治南面有日矣扁鵲出謂董安子曰君王之病非湯液醲醢之所及鑲石案劍之可施必也徵五臣於虞庭借九人於周堂寄以調變委之融和庶幾其可瘥也若在扁鵲則陌巷之醫爾誠不能達曉君王之事

禮貧賦有序

黃省曾

金匱要略卷五

二十

予讀揚雄逐貧賦木雖揭露反正而情戚厭苦厥心當無釋然竊希仲尼不去而樂之義作禮貧賦黃子開戶與貧胥處歷年四十肅貌敬禮顧無忤色口無訾語璧之則從凡命皆喜賓於茅齋弗敢怠侮左右盤旋形影為比仲夏吉日攬貧登堂拜而致言曰玄哉爾貧虛妙曷則善蔽弗成是為天德宰而不有施而不積湯手難名照相萬物昔毗克舜扶金抵璧藿羹糲飯仁君養億勸說操版吏望秉戩舉擢作師皆汝之力大任將與勞勩勩骨追我尼父要父肝膈曲肱奉枕蔬水奏食偶旅陳蔡琴歌共憚兼友淵叅原憲歡密簞瓢杜陋饑餓屏跡龍行逾高鴻揚靡忒主亭者何織葦者勃奇餐枚豕耕草釣澤翕

爾顯庸侯王竹帛由是觀之得汝者成名失汝者穢惡上
建神哲下起勳績處以修躬蓬蒿潔白出以佐采貞素表
職生而恬康樂天自得沒而無液奕代軌式遺安孫子錫
慶綿蟄自爾之來為道增益氣凌青雲心對皓日聖途尚
羊王徑被飾卑細蠅蟻吮眇貨殖山藻謂愚子駟鄙沒糟
糠今妻考槃淑息萊子見遊裘公樂集却謝車馬孤抗泉
石國無妬人鄉靡然客門可爵羅道遙坦適修夜常寧安
衷鮮惕出無留顧入靡紛迫偃仰探經肆精與極溢吐文
章條貫矩尺端言蠕動庶幾為則名播九方甘守沉寂與
爾嬋媿豈敢疎然樂只君子頌汝朝夕於是貧聞而喜乃
告予曰吾與子居曠久習便吾有膏臆未與子言我貧與

皇明文範卷五

十一

富皆命自天有二役授與不德富昇小人貧歸大賢貧
者福之富者禍焉怕淫貪墨乃與周旋盜拓利口惡戾彰
宣狼咋虎冠德義委捐烏羴畜牧倚頓監鹽酒削胃脯鼎
食騎連好之則聚慕之乃前不趨寇鈔則在市墨凡百溺
之鮮不覆顛高明鬼瞰醜肥瘠纏妖艷鼓心系謀奪延智
者便昏方者俾圓愛斷懿威虐起貴權祇父與君親此致
然仇由賂滅榮吏利攀鄙鳩取戮金谷自穢多歲厚亡散
如塵烟宦雖巧捷隕之重泉斬宗珍祀墟官莽田他人入
室其道好還帝王張奢祿且不傳况彼蠢蠢乃握貨權天
皇資具均濟普全匪伊獨樂可以掩專分喻必折徒取碎
前富豈嘉德迷夫固憐情傾志嚮癖者罔痊凡今之人唯

金與錢子既知我我敢舍梅願與終始垂休萬年

內答賦有卒

許應亨

嘉靖己亥七月之閏余從兄至京師道齊魯之墟中夜
無寐彷徨起坐悼往過之深深懼將來之易易怛怛中
熱撫几報頽而作是辭

余往就此奇徑兮顧中道而背馳極曠遊之快心兮決轡
御而不羈白日既下西麓兮竊獨處此壘崎魍魎蔽於太
澤兮山鬼迎將以噬石曉曉以躡足兮水漸漸以披靡彼
哲人立于高岡兮零余蒙戒以勿濟虎疑巖以肆翼兮將
以食子之肝肺余方憤而莫知兮神悅悅以心醉忠言逆
余之耳兮及迎之以罵詈披蕪藪以為衣兮又紉之以為

皇明文範卷五

十二

裳帶荆棘以自娛兮賴猶灰以佩囊孤九首而襲媚兮蛇
蟻以引吭涉流離而帶顧兮道寒寒以徜徉心搖搖而
不寧兮體靡靡以皆傷妻孥泣以向余兮友朋招我以簡
書此地不可以久處兮曷返子之故居子烈祖之南徙兮
固以振茲令圖洎乃考之仁厚兮遵繩墨而不踰伯追躅
於古哲兮既為世之大儒子獨何其不肯兮自喪子之嘉
模夫人孰能無過兮貴速改之惟謹昔殷王之齊聖子曰
不吝以為訓顏氏既以不貳兮後世稱其亞聖苟朝作而
暮改兮亦云天之明命幸受恥過而作非兮墜洪業以隕
軀有渾敦之長傲兮聖人投之於四夷惡無纖而弗滅兮
微罔積而不震鬼神福善而禍淫兮天培栽而殛愚余雖

聞而不繹兮猶報願以怛怛乃已亥之孟秋兮膏吾車於
北衢既遠跡於塵陌兮遂肆心於詩書緬緬暑之既退兮
又申之以秋初風蕭瑟以怒號兮氣抑鬱而莫舒月既望
於東陸兮夜氣清而不淪達中宵而不寐兮獨慘慄而嘻
吁昔嬰身於湯鏹兮痛百創之在膚譬狂藥之喪心兮赴
水火而莫辭既號噉于南北兮復跳梁乎東西自安止於
污下兮惟倭僮之是師齒雖壯而猶弱兮氣方鼓而復摧
曩幼學之聰慧兮竊自比於瓊瑤慕吾兄之高蹈兮將頡
頏于青霄胡中道之廢墜兮滓異質以涇渭使蘭茝離於
糞土兮豈異夫蓬蒿雖往者之不可諫兮懼來者之易
殺諒曰宴安鴆毒不可親兮螻首蠅尾豈可矜兮君子明
哲以保身兮辱士窮欲將戕生兮倣僻邪侈罔桎梏兮戴
仁抱義至公卿兮遷善改過有殷之興兮長傲遂非桀紂
同征兮

八皇明文範卷五

廿三

瑞菊圖賦有序

顧允默

大司馬四明東沙公世德攸鍾獄神爰降資通上智道
履中行擢盛藻則咳唾成珠璣宣閣猷則宵旰貯兵甲
蓋嘗柄文江右髦俊彙征秉牧湖湘孽藩率軌逮夫驅
車蜀道建節西川殄靖白苗指麾黃鉞文翁之化載興
垂厓之風如在敷歷既多勲庸不懋不可以更僕數也
嘉靖庚戌北虜內侵上念厥功拜少司馬甲寅之歲東
夷入寇公旁居憂上欲加推轂之任念在苦廬義不忍

奪及將再期晉位大司馬命以保釐留都百萬生靈咸
藉祈懷根本重地寔資為鑄蓋天錫元老以莫社稷匪
偶然也九月廿有四日維公懸弧之辰吾父結契金蘭
情違霄壤遐瞻南斗緬望中台因圖九秋之菊以奉千
春之壽命小子曰壽公所以壽國也嘗聞菊有五美芳
馨高縣准天極也純黃不雜后土色蚤植晚登一君子
德也冒霜吐穎象勁直也益氣輕身神仙食也斯可以
壽公乎小子曰可哉敬為之賦其辭曰

八皇明文範卷五

廿四

丹籬以為媚兮照青渚而自矜朝華不能延曜兮沈水掩
其殊馨若乃含穎咀金抽條升玉敷藻煌煌揚翹郁郁笑
金谷之春芳兮恥南池之夏馥後芙蓉而不凋兮先芝秀
之早縈分枝華林之阿移實昆明之曲標龍池兮萬年象
后宮之六服侶徂徠之貞松伍淇澳之勁竹匪風霜之所
驚終泥沙之不辱若靈均之夕餐與淵明之醺醺斯則飲
然含幽棲遲澗谷不可與巖廊共目也風子餌兮蕪柏劉
生飲兮和丹蠲沉痾兮雜草駐華顏兮生翰服一年兮百
歲勝七轉兮九還矧天壽以平格假人事以永延者哉於
是擷瓊蕤於碧翰汲香流於南陽煮以浮丘之釜薦以容
成之觴逢伯始而屈社在衣王以葆光長獻慈恩之芳酌

時歌廉潔之洋洋賜一束於景福惠四國於平康敦韓公
之晚節播令狐之樂章歌曰灼灼其花盈盈春酒載斟載
酌以介眉壽衛之真精居帝左右凝和三庭用貽不朽吾
公復振袂而歌曰思美人兮眺高空華日臨清風布瑤
幃陳歌鍾寶蕭蕭兮樂融融馳予情兮不能從天子萬年
恩哀職東夷靖兮徵我公

又賦

俞允文

伊茲蕭之貞麗挺庶卉而擅奇含內美之醇精敷藻藉之
清儀翠葉掩以菰茂紫莖翕其襍離迎上春而解作凌九
陽而振絳越流芬於秋坂託纖浪於幽崖標五色而相宣
鬱彪炳其陸離狎鳳子來毛姬繡分首徑錦匝烟波影亂

皇明文範卷五

十五

慈河之燭光搖兔苑之芝是使華林掩綈珥樹韜姿晃雕
霞之驚絕鵲繁星以紛非矧夫爽籟凝陰涼颼送燠雁遠
寒以南遊畧漸遵於北陸露冷吳宮之草波增漢皋之曲
天沈寥子彌高木蕭蕭兮就剝寄晚榮於斯時諒靡踰於
此菊匪負霜而淪標每邇颼而瞻馥殖女几而蕃滋出甘
津於瀟谷纂嘉名於流記閱上藥於丹錄若夫英隱考樂
仙徒抗俗或食英以充虛或擷藥以佩服或咀實以引年
或傳葩以代祝或咽液以療疴或沈醪以媚獨其為性也
可以比德延期其為芳也可以揚娥表淑粵有南國上公
中朝元輔覽鳳圖以修文總虎賁而勵武道無謝於佐殷
神有鍾於生甫玩玄月之改律閱朱明之徂暑欣年志之

樂康聊逍遙於芳圃登貴客召真侶蒸蕙肴沃蘭醑集珠
履兮翠裾鏤鳳簫兮鼙鼓協令辰而璫璫撫物華而容與
於是南園逸叟東海遐賓祗聆勝事緬憶清塵既契闊
之既久慚酬德之無因爰染毫於繼縞命蕪辭以俱歌
曰金商戾兮被勁楚月華白兮蜨蛸入戶清氣乘兮輕桂
舉神恬愉兮美無度陽芳絢兮靡終古宜永御兮壽黃奇
願申頌兮承靈祐

樂玄賦并序

張士瀾

樂玄先生之居清懶窩也大觀今古測蠡天淵憤惋締
繪湛淪開先方將息駕于汾陽之濱游神于渾噩之天
矣有慕玄子造焉揖先生而告之曰咨弓膠背餘不能

皇明文範卷五

廿六

合疏疎稀膏棘軸不能運方穿今子屢進屢退匪道匪
仙讓極凌碎儻個嫵媛迹子平昔何樂處玄宣唐文照
鑑董生佩弦抑長沙惜誓屈原問天吾將洗巢父之耳
願子覺我以上乘之禪先生曰唯唯吾為子賦之
惟大化之茫茫兮齊萬物而培之省禍福常倚伏兮審吉
凶之難知達士蹇蹇以好修兮奚任攘之臨危豈孤行之
笑箕兮世莫與我同揆覽人生其易盡兮老日及之在茲
雷隆隆而儻起兮泡漸漸而亡窺悲衆物有盛衰兮孰入
道之多岐彼鷹隼病于罝羅兮騷衷困于鞶韞蕭艾實于
重筍兮蕙茝棄于道涯斂鵠鷗于大市兮靈鳳詬而爭疑
燕石琢以為圭璋兮指下璞為瑕玷西施汨約以見妬子

曩聞昭質而云虧悔立舉以危身兮天高高而聽卑嗟湯
文之莫遺兮伊呂甘老于江之湄彼晉賢之續紛兮寧顧
舍夫介推執玄樞以竟往兮邈濁世于穠穠豈師由聃與
黃綺兮監三五之著龜鼎發軔于蒼梧兮夕翺翔乎仇池
覽十洲之勝槩兮折若木之離披留萬里其一息兮神優
游而忘疲聽鈞天之樂奏兮從離女其游嬉餐六氣以自
葆兮飲沆瀣而亡飢報辱收與龍伯兮日未隱于崦嵫灌
蟠桃以靈源兮縑冰蘭庫絲絲集群仙以相羊兮闔瑤草
之歲蕤天宇習其晃朗兮迥十二之樓居要必妃以來游
兮又何必豐隆與鴛鴦媒亂曰吉凶具伏噉戲畫兮陰陽未
調協舜絃兮民德匪彛奚歌幽詩兮達士亡徒操簞瓢兮老

谷明文範卷五

七

秋賦

盧楠

楚襄王與宋玉游於雲夢之臺含蘭之館浮漢沔略江
潭射楊林眺蒙山游旌蜺蟠法象緯耀輝陰三湘氣彌七
澤荷蘭幽以承珮芳桂遠而延輶董瑤華之續紛翔翠羽
之翩翻於時涼月懸珪白露凝輝寒風鳴條微霜沾衣宵
露瀉兮遠山峯暮煙橫兮長河湄王迺抽簪揄翰以命宋
玉曰疇昔雲夢之遊子大夫為寡人賦高唐未及蘭臺之

駕子大夫為寡人賦雄風方今日馳廣淵鷗鵠先鳴汗漫
溟涬無以振情子大夫未有說乎願為寡人賦之宋玉於
是逡巡改容釋位離次跪而稱賦曰臣聞天地無闕乾坤
斤衍剛柔沍分時序交禪春華發榮秋實振晏其為體也
博確鴻固專翕肅凝收歛像類參伍元英乾健不息獨成
罔極上備天道下全王德秋之時義大矣哉夫其朱明既
退招拒斯昂羣收殄蓋少皞弛裝闢白門蕭金方韶炎颺
激清商焦溪涸而不流沸潭潛而弗揚爾其為氣也氤氳
膠戾渾翻頽頽翳翳紛紜糾縈躡躡需需翕翕忽忽撞撞礧礧
若迺觸土囊汗沔之口噉大木園柝之敷燠厲叱噓迴噉
突嘯眩勃礧駭踣踣踣號號倏拂改節和喁稍嘈呼兮若促
絃柱而摘筆纂也兮若逸擠攔而鳴埙翫絃絃絃絃絃
鬱陶爾其為容也澹淡晻晻暎暎暎暎暎暎暎暎暎暎
敲荒裔凌厲上下窳窳蹙蹙蹙蹙蹙蹙蹙蹙蹙蹙蹙蹙蹙
懷悵惻蕭瑟寂寥悵悵悵悵悵悵悵悵悵悵悵悵悵悵悵
心傷氣流涕增欷爾其童隴岑嶽分披品靈號離索衍宣
同教登泐泐泐泐泐泐泐泐泐泐泐泐泐泐泐泐泐泐泐
玄海落長江抑焉澤榮扶桑潛濛濛濛濛濛濛濛濛濛濛
窳窳落窳窳房鮫人泣珠海童滅光陽侯馮夷天具個像魂
銷魄揚率悉愴恍若過交虞森蔚次寥林墜隱葩格標伐
萌沙櫟擊精於松檜之林獵方於桂椒之圃被杜若委庭
蘭蒙莊離夷射干翠葉紫莖朱華秀華隨風振綺應會傾

谷明文範卷五

二十八

葩於是鴈遊江浦雀流海濱燕歸玄穴蟬寂窮林蟪蛄宵
征鷄雞夜吟陰凝氣積萬物凋瘵倘有藏身後時則跡未
逮披零霄衝凍霰折肢裂吻而死者不可稱計若夫志士
坎廝中人薄寒寒產淹留感時增歎惻懷連節念眷淵恩
僚慄於邑絰結弗變此夫閉藏萬有擗節造化忌盛憂滿
唯秋之謝王廼乘戎輅載素旂服白玉駟雲螭居明堂命
將帥誅暴慢明好惡嚴斷刑修法制繕囹圄決訟獄感氣
順化應時承治所以張弛子仁義之道彌縫乎禮樂之文
於是東漸西被恩殫無垠脩臂繫齒之邦結胃謹頭之民
懷鳳凰箱麒麟勢猛獸龍文禽薦上國充珍肆於昭華皇
萬萬歲

皇明文範卷五

二十九

傷歲賦并序

姚宋

昔陸士龍久役京邑感別觸哀作歲暮賦嘗誦而悲之
余乃壯歲窮居遠志湮鬱重以家業中凋百難叢集而
歲聿云莫慨然傷懷遂重感而賦焉雖文妙不足亦竊
附作者之意乎

彼大塊之混闢兮運四氣而迴周乃寒暑之迭易兮迺二
曜而不留標節序以成歲兮歛電逝而星流伊高陽之攬
轡兮率玄冥而揚鑣正水位以御令兮肅嚴威於八陬日
北陸而從黑道兮東壁正乎昏中玄英凜其閉塞兮萬物
成其有終歲荏苒而倏易兮次紀匝乎稔窮風威發而地
坼兮氣栗烈而水洊玄雲布於海宇兮素雪積於庭樹林

霜凄以摧條兮河水凝而堅渡川咽咽而涸波兮山峨峨
而隱霧水脫脫而墮風兮卉萎萎而零露日黯黯而易暝
兮夜漫漫而難曙矚寒區之慘愴兮悲物象之蕭條紛群
動之雜糅兮咸養晦而氄毛燭龍吹於北塞兮白鶴語於
南橋潛鱗伏於深淵兮鰲鳥藏於重巢熊羆偶以棲窟兮
鴻鴈哀以迴颺感茲歲之晚莫兮恨流光之逝速年并冉
其云邁兮時忽忽其不復追總角而咸童兮初就傳而志
學迄弱冠而庸庸兮奄壯齡而碌碌懼豐頽之易衰兮愁
玄髮之易白懷景運之亨嘉兮恥索居之幽獨意拂抑其
內傷兮神飄飄其恍惚聲歎歎而俱嘯兮涕汎汎而紛泣
訴男子之初生兮孤矢以射四方余亦馳此速心兮匪天

皇明文範卷五

三十

言而猖狂仰周道於上古兮慨弘道於八荒察天地之盈
虛兮觀人事之得喪究消息於異代兮格理亂於百王游
典墳之浩瀚兮析義理於纖芒探聖哲之玄妙兮挈理道
之大綱慕唐虞之休風兮仰三代之懿芳懲王猷之式微
兮愧叔世之小康黜桓文之詭術兮鄙管晏之伯功隆姬
孔以為師兮揖皇極以為朋緬三五而宗主兮等二八而
頡頏觀飛龍之御天兮思攀鱗以游翔將遐舉於雲衢兮
排闥闔於神霄與北辰於紫垣兮抗台座之崇高驅祝融
之炎轡兮駕羲和之靈輅佐五帝以叙時兮招八公以趨
朝歷三體而寧位兮鈞六氣而燮調昭五緯而垂象兮立
四極以斷鼂準乾坤以貞度兮順陰陽以布令敬天澤而

等分兮握璣衡以齊政降膏露以澤物兮爛卿雲以昭應
揚仁風於四海兮決甘霖於億姓胡天階之九級兮曼玄
龍而難登苦鴻毛之弗順兮嗟鵬翼之未升戢豹文於玄
霧兮蟄蛟鱗於滄溟永年歲之聿除兮感難戚之交并曳
羈衣其不完兮宅蝸室而靡寧彼此方有穀兮余黎藿
之弗充睇雲霄而愁絕兮嗟仙骨之未生安能久處平鷄
群兮翻胎啖而可憎矧天步之多難兮寔遭家之不造罹
兄弟之急難兮逢妄天之暴譟慟慈妣之奄逝兮恩罔極
而莫報想音容於遺堂兮徒肝裂而心悼嚴翁懷其鯨居
兮貼暮景而焦焦紛百慮之萃躬兮哀我生之不振恒兀
兀以窮歲兮猶屈蟻而不信悲青春之蹉跎兮將衰老之
易臻瞻堯舜之難逢兮羌吾道之多慕抱皁魚之長戚兮
傷仲由之少貧幸椿庭之獨榮兮又鼎祿之未陳情沉塞
而悵惘兮心悞憶而苦辛豈造物之多忌兮信余命之孔
屯將反躬以勵行兮甘養晦而藏珍昔呂望之鼓刀兮齒
八十而遇文說操版于傳岩兮賴殷宗而後親副二賢之
碩譽兮又焉往而不達荆璞剖而見寶兮龍劍神而能合
運無否而不泰兮冬俄盡而復春惟居貞於歲寒兮擬勁
節於松筠聊優游以自適兮保性命以完真豈戚戚而傾
覆兮徒皇皇而問津

皇明文範卷五

三十一

皇明文範卷之六

頌

平江漢頌有序

宋濂

天命皇上為億兆生民主旌麾所向悉臣悉處初以一
旅之師興濠泗間遂撫淮南平江東攻浙東西下之版
圖所入方數千里定都江左發政施仁戴白之叟垂髫
之童涵泳至化皞皞熙熙于時陳友諒據有江漢之地
僭居大號賊殺其主飭修蒙衝戍驅蒸黎如蹈水火不
自度力又集蜂蟻之衆直窺豫章三月不解皇赫斯怒
乃召群臣于庭而告之曰陳虜不道敢屢辱侮昔者湯
桀我邊方侵軼我姑孰伺俱我金陵賴爾一二臣隣之
力攻而敗之予亦親履其穴巢中宵竄走假息武昌予
不忍追殲其悔禍以自追於天刑癸卯之夏乃復圍
我豫章山德無厭自取殄滅此天亡之時天之明威予
不敢不順唯爾熊羆之臣不二心之士尚弼予以成厥
功群臣曰都於是右丞臣達叅知政事臣遇春帳前親
兵指揮使臣國勝同知樞密院事臣永忠臣通海備厥
戎器簡厥師徒以俟七月癸酉上躬擐甲冒櫓臨龍江
帥樓船數百蔽江而上陳虜大驚解圍而逃丁亥命達
師遇鄱陽湖之康郎山戊子上午舟師為十二屯命達
遇春永忠突入虜陣呼聲動天地矢鋒雨集砲聲雷鎗
波濤起立飛火照耀百里之內水色盡赤焚溺死者一

二萬流屍如蟻已丑焚偽平章舟刈戮餘二千辛卯復
酣戰虜將張定邊素號暴猛上親禦之將士皆死戰歷
一二時遇春等左右夾擊殺士卒無算張中矢百餘而
退潛保鞋山不敢吐氣我師亦據湖口扼彼喉襟列柵
南北江岸置大筏中流水陸嚴戒以候其發八月虜食
盡遣舟五百艘掠糧都昌又爲我大將所獲壬戌虜計
窮冒死突出將上趨九江上命諸將一時俱合大戰如
戊子自辰達酉督戰益急友諒中飛矢斃于舟中癸亥
降其衆五萬上命釋之不戮一人凱歌而旋舳舻相銜
旌旗飛翻不疾不徐委蛇而來萬姓歡迎俯伏道左山
川草木皆有喜色告廟飲至行賞論功賜遇春田若干

大皇朝文範卷六

二

永忠田若干其餘將士資金縷有差臣稽在昔曹操治
水軍八十萬來攻孫權而周瑜黃蓋敗之於赤壁符堅
發長安戎卒六十餘萬騎二十七萬以侵晉而謝玄謝
石敗之於淝水然赤壁不過一焚而走淝水亦不過軍
亂而奔初未嘗大戰也史臣且書之以爲千古美談矧
今湖口之捷血戰累日天地爲之晦冥日月爲之無光
山河爲之震盪其神功駿烈炳耀鏗鏘與天無極較之
二國未足多讓而歌咏不作非闕典歟臣謹備著其事
撰頌一通以流鴻績於無窮以俟太史氏之采錄云其
詞曰

天眷有德實爲哲皇肆其神畧以靖寇攘義旌東指罔敢

弗恭風烈虎肅雲游龍驤長淮既歸江左攸屬所之東西
桓侯置牧乃建國家以奠南服以懷中原以控西蜀蠢爾
小醜敢讐天邦集其兇頑鋒鏑各蟬輕涉我疆以跳以踰
亦既剪刈僵骸覆江汴齊六軍直傾其穴釋而勿誅俾自
懲刷聞胡不然復豕而咥翹其蟲臂當吾車轍皇明震怒
歷告在廷是決不悛命將往征爾選舟師爾整甲兵爾
糗糧各罄爾誠搖光在中夷則之月禡牙江濱皇秉巨鉞
以誓以戒以速其發紀律精明威火奮激旌旆揚揚舳舻
將將矛戈洗洗鎧胄明明載載載載飛載飛載飛載飛所吞
已無荆湘既與虜逢大呼衝擊擊擊騰騰星流火戟震酸
雷奔巨轟雷劈殺氣冥蒙不辨咫尺矢鋒所貫什伍聯聯

大皇朝文範卷六

三

縱橫交紐命隕弗顛擢旄秦馭旬東蜩編流尸塞川舟行
弗前虜魄既褫扶創而逸聚于湖與僅存喘息我方植柵
江之南北火筏在流掩蔽如翼越歷四旬飛走途窮將冒
萬死以絕其衝我師見之千艘如龍似兔之走如鷹之從
酣戰六時由辰達酉僕始一發殪此首首貫睛及顛仆若
枯柳大寇既除餘不能醜遁相告言我誠不振我輩我頑
我歸至仁誰謂培塿可高嶙峋再拜稽首來降來臣皇曰
俞哉汝俘予受宥汝弗劉予汝父母汝凍予衣汝饑予哺
昔何昏迷今始撤薪奏凱而旋騎吹簫搖形於樂歌節以
鐃鐃飲至于廟頌賞于朝帛登其家肉登其庖都人聚觀
舉手加額或歌或謠有聲嘖嘖干戈相尋匪一朝夕自今

昇平可坐而笑惟皇神武動則克之群策盡屈四方式之
惟皇寬慈降則釋之義聲動遠疇能敵之惟皇明斷遇事
即決洞見千里不隔一髮所以西征成此駿烈小大畢朝
孰敢肆孽在昔赤壁泊平合肥事以幸集尚傳策書况茲
之功俊偉赫喜揆古無讓可無頌詞臣雖微賤文字是職
對揚皇休并獻臣臆三代以還用仁興國皇宜遵行永作
民極

瑞麥頌并序

劉基

天厭元德九州糜沸群猾並作黎民惶惶奔走無路皇
帝提三尺劍奮起草萊指顧之間豪傑景附矛鋒所向
戰克攻取皇帝心知天意有在爰舉有衆以與萬姓請

不皇明文範卷六

四

命一征而取荆襄再征而清浙江三征而閩海率從四
征而席卷全齊五征而定周及梁遂取秦晉舉燕趙南
交北貉東夷西羌海外之邦莫不望風遣使奉朔稱臣
拜伏闕庭於是民獲所歸上下神祇咸有倚託慶雲甘
露濟泰禎祥帝心謙抑每讓弗居洪武三年五月陝西
寶雞縣進瑞麥一莖五穗者一本三穗者三本兩穗者
十有餘本蓋自兵興以來王保保據周宋李思道據秦
燕晉趙齊梁之間大豪小猾或憑城郭或聚山寨皆假
元為名分割境土擅兵相攻於是撫晉周秦之地彌數
千里連歲無雨百穀不生民相殺食且盡今年夏四月
王師奏捷于蘭州朔漠掃清關隴底定天乃大降甘雨

滋為嘉瑞和氣致祥不亦昭哉周頌有曰綏萬邦屢豐
年天命匪懈傳者謂商之季年比歲旱荒至周武王克
紂受命而天下遂獲豐年由今觀之信非誣矣漢謠以
麥穗兩岐歌其太守之美政則是兩岐之麥世所希有
而况於三岐五岐者哉頌聲之作弗可闕也頌曰

神雀赤鳥其羽不可以為儀紫芝甘露其實不可以療飢
豈若五穀之為瑞可以厚民之生豐國之資者哉元失其
鹿天下共逐擾擾紛紛強食弱肉皇天振怒誕命真主肅
將天威以靖區宇騎士如雲猛將如龍發蹤指示悉出帝
衷既平東南遂定西北民居攸真品物咸殖爰有嘉麥一
本三岐布葉萋萋結實離離既齊既平先百穀成擢穎揚

不皇明文範卷六

五

金人吳英傳彼原田瀟若雲烟望之油油即之芊芊其
種伊何降自穹昊其瑞伊何豐年之兆曲羊懷稷頌聲洋
洋其始自今奕世無疆

郊祀頌有序

方孝孺

皇帝肇禋于上下神祇奉大祖高皇帝配先是十二
月戊寅上御奉天殿群公卿士咸受誓戒其夕宿于齋
宮明日巳卯出舍皇邸尚食進素膳及期行事方當出
郊龍旗徐行萬騎不驚山川草木皆有喜色六軍百姓
忻躍聚觀洎將展禮王輅望門降趾而趨脫冕登殿秉
璧奠瓚興俯拜跪寅畏慎恭如對天顏與神明居星妃
岳君海王瀆長翁忽晦霽若歆若格夜半禮成仰瞻霄

漢煥朗澄瑩上為動容昧爽還坐正殿在廷臣僚及百執事相率拜賀言曰上之至誠貫徹二儀皇天降鑒錫以萬年休命祥徵灼灼可信翰林侍講臣某曰誠之動天固然矣然臣伏觀陛下自即位以來鴻恩惠澤漸漬萬方赦重罪免逋租恤困窮賑乏絕受直言褒賞良吏登任才俊寧屈國法而不忍以法病民寧關儲積而不忍以歛妨農仁聲義聞升格穹昊上帝眷懷保佑碩綏若父慈子風夜不忘禋而居歆蓋盛德之明驗也天所享不常視德減否以為喜怒有德而生民安治則天心悅無德而怨讎下興則天用不佑德之動天厥惟昭哉臣不佞幸執筆綴從官後躬親盛禮謹作頌辭以明聖

八皇明文範卷六

六

德之格天以播善政于無極其詞曰

上帝至仁視民如傷眷求同德俾典萬邦自唐之衰夷擅中國迫下有元人胥于狄赫赫太祖受命孔時黃鉞朱旗載清九圍復天之常修人之紀蕩削穢腥上帝攸喜休養黎元若疾在身大功未終授之聖孫惟聖天子皇祖是嗣奉承天心克受帝祉需澤是施大賚是庸拊揚不陳罔罔虛室親祖之逋室資之負厥數千億衆而勿取孰為螟蠹蠶之除之降以風雨裨涵濡之登賢用能幽滯奮發容受嘉言衆志必達四海所環有萬其區至仁溥暢庶類昭蘇乃詠令辰正月壬午誓戒臣工大祀攸舉陽德顯融歛戢群陰天開日舒百神鑒臨玉輅出郊樂備不作齋于祠

官盛服儼恪肅肅于動輿乘于言上帝在茲敢有弗虔昭哉廣殿取類明堂金鋪瑤璣勢切穹蒼鼎俎既豐幣玉既飭地燭熒煌驛牲芬苾乘輿徐來及門而趨執圭屏息仰觀天居乃鹽乃薦乃綏乃燎儼若居歆觀其色咲分命臣僚獻于群神合敬同誠百禮具陳雲君岳祗海王瀆伯厥靈洋洋來舉飲食帝謂天子致孝事天爰錫純嘏子孫萬年太祖嘆言天子至仁恩加黎庶四夷咸賓天子稽首受天之胙拜跪周旋如奉寶璐樂止禮成夜氣正中星斗交羅其光炯炯聖情欣豫上帝予撫萬口同聲昔未嘗親還坐法宮端拱受朝至和盈庭如聞九韶天子曰嘻來爾臣隣惟天惟祖匪德疇親政或未修惠或未博各殫乃心助

八皇明文範卷六

七

予謬度勿厚其歛重困細氓勿苛爾刑必臻乎平乃稽詩書乃施教化乃建皇極崇王斤伯準則克禹紹述商周純用道德配古作述邪惡陰類弗昵弗使君子陽剛是崇是仕民所願欲宵旰推行其所畏惡絕于未萌人心既悅天命自久聖子神孫百世之保流以源長國以仁興敬天靡渝萬方永貞

平安南頌有片

梁潜

安南自漢為交趾九真等郡歷唐宋五代始竊據其土宋元因羈縻之我太祖高皇帝始定天下安南貢最先高皇帝惠顧隆洽涵育浸潤幾四十年既久以安自為禍孽其臣黎季犛擅其政柄樹黨立朋威自已出

及高帝升遐遂弑其主陳日隆建國改元揚言陳氏絕祀請命于朝俄陳氏遺胤有脫至京師者黎賊愧懼迄迎返國則又邀殺諸塗徂詎日積厭于聽聞皇上不得已乃布告中外永樂丙戌秋七月戊子朔以成國公朱能爲征夷將軍總諸將兵八十萬往討之癸卯上送之江潯聖謨洪深告諭周密又一月師臨其境別將自滇池直擣富良江賊勢大窘聯水爲柵緣江四百里爲大舟絳置水上我師遣小艇趨出其上流因大風夜焚其舟衆兵繼至大呼奮擊大敗之遂平東都進克西都不一月郡邑以次降附乃布告皇上弔伐之意交民父老流涕感激以陳氏之殲于賊也乞舉國內屬願世

世勿爲夷狄以外化唐虞皇上遂按漢故事郡縣其地置官司如內屬郡凡黎賊所以威虐其民者悉除之交民大悅臣謹按大司馬九伐之法黎賊之弑主罔上陵幸與常罪當殘滅不可以有然其國遠在萬里又自唐末至今五百餘年矣根蟠蒂固上艱下順恬不自畏苟非皇上神畧雄斷洞燭事幾高出百代曷足以建立不世殊功如此臣潛忝職史官次第其事頓首百拜而獻頌曰

於惟聖皇統天建極肇此民彝以表四域際天極地無有大小以生以育惟帝是賴曰迪于曩帝則受之厥惟弗迪帝用糾之是曰天憲匪帝其私念彼交趾作貢南土亦既

有年以奠其所惟厥姦臣敢背厥常誑言盈廷以幸樂康天鑒在茲惟帝服訓奉若天命以征弗順皇皇聖謨百萬其師赴赴虎臣如熊如羆帝臨送之于江之潯鳴船沸天揮戈如雨皇帝曰吁來爾將臣汝弗究武往吊乃民皇帝曰吁來爾統帥參將副將左右其宜神機橫海驃騎游擊爰及鷹揚各率乃職浩浩江流桓桓我旅有截其所有赫其武在江之西桂嶺之墟萬壘雲屯萬馬電趨王師未來虎穴狼區疊氣晝噴旭沐林枯王師至止有風冷冷飛霜被野天開日晶堂堂之陣道行無留偏將別趨乃斧其喉乃斫其寨颺飛火烈泥沙崢嶸何有嵒嶮富良之江有徒林立一炬宵投群舸如鴨大江失據連柵齊拔乃蕩其邪乃夷其城兩都既平四郊遂寧按兵止戈宣我皇德乃詔庶鰥載欣載悅有羊在牽有酒盈尊延頸促武拜手轅門交人既來乃告乃謂曰予天氓皇勿遐棄皇之宏化如天浩浩曾謂交民而不覆幬飛章帝闕帝聞且吁曰莫交民曷圖厥初爰昔漢唐制納內地宋化失宣投之醜類今五百年天運載旋朕惟幾逢敢弗順天乃斷自衷乃擇俊又立之自司統以庶吏乃發洪音乃厲庶士交民困疲汝惠鮮之母俾交民憂心孔懷於乎噫嘻聖澤洋洋自今其始交民永寧交人于于惟帝之謨交人來同惟帝之功伐石泰山告功萬世億萬斯年永蹈成軌

平胡頌有序

梁潛

於惟 太祖高皇帝毆除胡虜以肇造有邦皇帝陛下
繼承大統制作之盛侔乎唐虞而宏謨遠猷高出萬古
既南伐交趾郡縣其地而凡天地覆載之內梯航所及
奉琛效贄惟恐有後獨茲元孽逃遁漠北罔知天命敢
抗王師萬邦有位莫不憤然於是皇帝念惟 太祖高
皇帝之緒與社稷之故告于天地類于百神迺永樂八
年二月丁未躬東黃鉞赫然往征鸞輿啓行不疾不徐
連營千里戈甲鮮明丹旆玄纛飛揚騰謫而皇帝勞撫
將士慈仁浹洽志慮純一上與天通士有飢渴天降瑞
雪地湧甘泉上下和同神人胥助道無留行五月己卯
進轡臘胸河直揭殺胡山一戰而本雅失里敗走僅以

皇明文範卷六

十

身免還蹕阿魯台之衆于靜虜鎮將勇士奮橫挑疾擊
大敗其衆殺獲無算於是遼東清肅海徽寧晏歡聲勝
氣振揚還荒遠封表山川飛詔兩京即命班師既還北
都獻俘郊廟論功行賞內外遠邇無不忻躍臣惟三代
以前聖帝明王所以緩寧中夏者如黃帝之誅蚩尤大
禹之征有苗成湯之滅昆吾文王之伐昆夷宣王之逐
玁狁惟其有曠古之殊勳故能建無窮之基業也降自
漢唐至宋之季中國夷狄之禍甚矣而元以夷狄遂主
中夏自天地以來未嘗有也仰惟 太祖皇帝橫清拯
溺之功如造化之開闢而陛下繼述統承綏懷開拓神
功聖德巍巍煌煌蟠天極地誠與黃帝大禹成湯文宣

異世而同符者矣於平盛哉大禹之前雅頌闕紀而商
周之詩所以歌詠湯與文宣者皆協之律呂播之金石
告之神明煥然燁耀以垂不朽臣忝職詞林觀茲盛美
其何敢默謹再拜稽首而獻辭曰

於皇聖武桓桓其威聲教所暨孰敢不來蠢茲殘胡假息
遑隨綬之懷之黠狡傲嬉帝弗時誅往命招携乃戕使臣
慢狠益滋人懷憤疾天降之雷惟帝奉天其孰敢違將臣
相臣百萬其師煌煌鸞輿央央龍旂自都及郊春陽載運
萬管連屯萬騎雲馳浩浩龍沙野曠無涯帝來至此轅門
書開金戈黃鉞爛其有輝六和敦弓七札明犀貝冑朱綬
晶英璨璫璣令嚴肅進止以時既鏖臘胸鼓行疾馳遂擒

皇明文範卷六

十一

殺胡寇行電飛六軍一呼兎窮穴披賊之連連繫之
既殄其渠釋其億羸蛇虺所都俄頃清夷陰風颯爽
和曦還蹕狂獍剖之磔之火旗機發灼之燼之六軍
窮迹往追帝曰止矣衆其還歸封于山川告于神祇飛詔
兩都暨于遐夷鼓鉦闐闐和鸞乳嘉凱歌布道鏡簪
獻俘太廟實行賚施萬邦來賀惟帝受禧凡此大功帝實
圖之神筭雄略開闢化機奮揚蹈厲孰測端倪帝撫將士
祭其寒飢饑則予食寒予之衣病載後車賜之藥醫道行
苦渴水潛于谿天降瑞雪泉湧于坻凡帝所作天寔相之
爰自漢唐暨宋之季犬豕橫縱中國屢卑五百餘年孰不
憤咨惟我 太祖既除既治肇造綱常拯民既隆惟帝紹

統功德愈偉黃帝大禹商周之際推古較今罔有或二
功百王雪恥萬世施于子孫永永是賴小臣稽首敢獻歌
詩垂于將來燭極天地

清遠頌有序

鄒緝

伏惟皇帝陛下以天錫勇智之資紹嗣太祖高皇帝
之統緒克勤克慎懷保小民外暨四夷咸加惠撫威德
所至無遠不服獨北邊殘胡遺孽未底寧順往者阿魯
台梗化弗庭皇上親御六師以討之由是欵塞稱臣惟
瓦刺三酋昔受封爵于朝爲邊疆之臣而乃背恩棄信
阻兵構逆寇掠邊境皇上以爲此叛命之臣不可以不
討也復選將命師親駕徃征之六月進至撒里怯兒之

大明文範卷六

十二

地與戰擊走之迨至上刺河肅南大集其衆據險以拒
我師勇銳齊發左右奮擊大破之追奔逐北虜衆夜遁
走漠北遂清乃班師而還至飲馬河阿魯台遣其酋長
來朝上撫以恩信慰而遣之六月振凱還北京臣緝不
勝慶幸謹撰永樂清遠頌一篇拜手稽首以進其辭曰
聖王在御四夷咸附悉享悉臣孰敢違忤天之所覆地之
所承殊方絕域莫不來庭蠢茲醜虜包有遺枿煦沫幽恩
以長以息惟皇之德懷附以仁錫之封爵俾長其人大漠
之墟窮陰之野息養蕃滋以有羊馬乃逞其兇乃肆其奸
驕欲是爲因構兵端同類相讐逼我來附掠境盜邊以啓
皇怒皇帝曰吁曷不可治宜飭六師徃伐殲之乃修我戈

乃整我旅乃奮我謀乃振我武旗幟旌鉞連屬後先擬金
伐鼓震盪山川北出興和直指沙漠虎旅長驅聲震窮朔
進抵其巢索虜震驚百萬之衆如雷如霆如熊如羆莫不
齊奮電掣馳川嶽變眩天戈所指孰有不摧既殲其衆
亦殲其魁邊彼大酋剪其遺孽投石糜穀振枯闢葉陰山
瀚海所向無堅順附則全違忤則顛既刻既除既殲群醜
盪剔腥膻疎遠斥埃旋師飲馬撫納降胡綏之懷之其衆
塞塗凱入居庸萬民呼忭銳吹高喧懽騰交旬邊塵絕息
皇心攸寧飲至策勳賞賚兼行爾侯爾伯錫爵進秩爾將
爾吏咸加優恤皇曰汝士惟予汝功嗟汝勞瘁其休汝躬
無功不酬無勞不錄凡在于行悉蒙優渥群方九有同仰

大明文範卷六

十三

大明無小無大各遂生成乾坤倪清夷軒豁異域殊邦
悉從包括聖功既遠聖德益昭需澤旁施上察軒堯賢
任能置在左右同享太平以期永久三邊靜謐烽燧不傳
於皇聖世惟億萬年

瑞應景星頌有序

楊士奇

臣聞上天命仁聖以生民之寄惟仁聖能奉天保民於
是百祥興焉萬福臻焉此天人感通之妙至理自然之
應也輿稽古昔成周以前皇帝若帝王暨我國家聖祖神
宗其統一也洪惟皇帝陛下以文武仁明之大德嗣祖
宗之寶位臨御以來至敬以奉天地至孝以奉宗廟至
誠以事聖母至仁以撫天下而用賢任才制禮作樂庶

政修舉萬方悅戴天命益隆祥瑞胥應乃宣德癸丑閏
八月甲寅西南海島數十里外獻麒麟者四其戊午之
夕景星見西北方蓋青赤二色雲氣間有三星皆黃近
而益聚既而天宇澄明星大如半月光彩燦然助月為
明萬姓瞻睹欣躍舞蹈臣聞西北者天門之位也稽之
載籍云四氣和為景星又云天子至孝任賢使能法令
清明制作合天四海懽悅則景星見又云德至于天則
景星見於天門上天嘉應夫豈偶然於是文武群臣奉
表稱慶陛下盛德謙不自居降賜璽書推功天地宗廟
而勵群臣勿怙以驕威敬畏自修庶答天貺益有以見
聖德至誠而不息也臣忝列朝行目睹盛美敬陳景星

皇明文範卷六

十四

頌一篇凡九章用備大業學歌云頌曰

昊天至仁敷祐萬姓俾君仰師簡命仁聖維皇奉天父篤
其教惟天鑒觀允鳴其慶一章天祐皇明魏魏祖考昊天
同仁下民是保維皇仁聖統紹大寶法天之行憲祖之道
二章維皇聖仁于民之矜維聰維明求民之情一夫弗康
惟皇靡寧品彙咸亨皇心廼平三章簡任俊乂爰修臣職
崇學興教爰新民德篤近舉遠仁涵萬國萬國來庭如星
拱極四章作樂制禮百度咸章至和萃凝為禎為祥鳳下
麟臻四靈煌煌維德動天福應穰穰五章顯氣夕澄蒼赤
流雲三星來同上直天門燿若半月輝煥紫垣天賜之祥
我大君六章景星肇祥軒轅唐虞儔今示祥軒轅同符

天昭皇仁率土懽愉皇德茂隆謙恭弗居七章廼召文武
廼申儆飭往勵於修罔驕以溢用寧庶邦用熙庶績同志
合德光合天錫八章舞蹈嵩祝拜手稽首維皇聖德純一
悠久如天之高如地之厚億萬斯年維皇聖壽九章

平逆頌有序

程敏政

天順辛巳秋虜酋孛來擁衆寇遼西上命懷寧伯鏜師
師禦之而以兵部尚書昂節制其軍先是昭武伯欽及
其黨以靖難功權傾中外上稍裁抑之遂蓄異圖時七
月二日出師欽約其兄都督鐸從兄都督鐸弟都指揮
鉉謀入內為亂推其黨之黠者為謀主而以其部所典
禁兵及其仲父官者吉祥為內援并結番將都督伯顏

皇明文範卷六

十五

也先等數十人以樹黨是日都指揮完者禿詣長安
門告變夜二鼓宮中聞變詔侍直中官執吉祥以俟天
曙漏下四鼓舉兵犯闕令番漢人五百騎直抵禁門雷
鼓大振搗殺錦衣指揮還果擊翰林院學士賢傷首并
執吏部尚書翔於東朝房邸鐸帥數騎而西殺左都御
史深斯傷廣寧伯安時禁門未啓欽督其黨縱火焚東
西皇城門及東華門朝臣惶散莫知所出達曉王師始
集詔會昌伯繼宗將之鏜督軍先登恭順侯瑾及諸將
臣分道逆擊昂以精兵殿之首尾聯絡旗鼓相望欽退
屯東華門鏜以衆接戰王師銳甚賊衆披靡自辰至午
敗鏜斬之欽中流矢創甚振策以馳適瑾將五六騎出

規卒與欽遇衆寡不敵力戰死之還駐東大市街相折
至酉鉉以百餘騎往來馳突者三王師環結不動自相
枕籍鐘令執潰者斬以徇責戰益急發神臂弓射之追
斬鉉欽益懼使百餘騎還攻朝陽門不克諸軍進薄其
衆大破之鐸爲亂兵所殺欽入其家溺胥井中其黨伯
顏也先等縋城以遁遣兵追之皆被獲是晚乘輿出御
午門朝百官詔下吉祥及伯顏也先等於御史獄皆伏
誅仍以鐸棄市而磔欽屍籍其家以賚將士餘黨並落
職流嶺南旌死節功封瑾梁國公謚忠壯贈深少保謚
忠愍論功行賞加繼宗太保安太子太傅賢嗣昂並以
本官兼太子少保鐸贈爵徹侯而進完者禿亮爲都督

不皇明文範卷六

十六

錄將士加官進爵有差明日下詔暴罪於中外嗚呼不
測之虞起於一旦若此伏惟皇上聖德神武荷天地廟
社之休不旋踵而醜類殄滅官闕肅清稽古考經宜有
紀述臣誠不佞謹撰平逆頌一首雖不敢上備尚書故
實亦少見愛君尊王不能自己之誠于萬一云爾

燁大明五葉嗣承爰及我后奉天中興既修既攘內外
時人有尊其間欲梗予治蠢茲吉祥寔維寺人中懷孔姦
曹騰之孫假子曰欽開國昭武手提禁兵孰敢予侮後惡
其驕曰爾永圖欽乃蓄異萃彼逃遁中構吉祥以逞無賴
以效阿瞞而力弗逮孟秋既朔榮感在榮伺間而舉厥聲
喧燭我闕門戕我朝士喋血東西金吾御史惟相惟將

臣賢臣安如唐衡度被斬被殘飛變夜聞后赫斯怒曰爾
繼宗元舅元輔往暨爾鐘用整厥師爾瑾先驅爾昂發之
靖此狡童惟爾之績爾維弗績罪弗爾釋衆奮其武如熊
如熊大旗翻翻礮聲震空賊鋒始交逆陣而開瑾喪其元
人百其勇再鼓以進羣醜遂奔乃誠乃俘奏功轅門爾技
斯窮如醉罔省反走厥家授首皆并鸚鵡徒隄隊不日成禽
天開日舒青銷殄沉后御午門告爾大衆罔治脅從無怖
無恐吉祥就磔欽首懸竿稿街闌闌都人快觀乃睹其居
乃殄厥世爾族爾端投屏四裔籍錄所入有帛有金爰犒
我士凱歌謳吟恤忠褒功后有明詔公侯公孤有券有誥
群臣稽首我后永貞大愍既平聖武乃成我后曰咨惟天

不皇明文範卷六

十七

之祚將帥之力祖考之祐允顯聖德巍巍難名告功萬世
敢揚頌聲

景雲頌有序

陸深

惟我皇明傳世九葉今天子嗣大寶之十有七年龍集
戊戌九月己丑景雲見於已位五色畢具爛然成文冠
日而興若華蓋之狀于時天子方修明堂講配位著兆
既協詢謨僉同將以吉日有事于真獻天意若曰文德
至矣有如此雲萬口喧譁以爲希世之奇瑞也聖德感
格如影隨形而天子特下明詔方退然不居臣聞之古
記云天子孝則景雲出游伏惟聖上重新九廟尊上徽
稱追宗獻考奉養慈闈質文交盡可謂孝之至矣又聞

之德至山陵則景雲出伏惟聖上春秋霜露親謁諸陵
江南泗上葦飭備舉下至草木鳥獸之微生成咸若可
謂德至山陵矣又按天樞得則景雲出夫天樞者北辰
也居其所而衆星拱之斯得矣伏惟聖上親製園丘密
通宸極禮樂修明效法國運屹然有居中馭外之尊萬
世永賴則天樞得矣道是衆美而眷社方新有煥天章
悉以類應而歌頌不作後世無聞臣深無似待罪詞林
輒敢忘其麤陋撰成頌一篇以掄揚盛美之萬一云頌
三

兩儀奠位惟皇繼天山川出雲有開必先明明我皇履方
體圓毓靈江漢比德蒼玄誕膺寶籙龍耀百川殷邦嘉靖

大皇明文範卷六

十八

義畫契傳撫世御宇何德弗全克文舜孝禹烈湯虔郊廟
儼若山陵惕然尊親饗帝禮樂經權文成有煥蹟邁無前
祥由善致氣以理宣歲舍戊戌土德允堅時維秋季離異
星彊太陽麗正風候暄妍有雲五色若抱若懸爲章霄漢
非霧非煙綵纈晃曜縹緲聯翩至和攸萃積慶綿連萬目
快覩衆口垂涎額手蹈足裾袂踴躍惟皇聖德克配彼天
子孫千億麟趾闡駢皇風清穆九有八埏詎曰昭鑒符瑞
稱賢小臣作頌以告萬年

平西夏頌有序

楊一清

正德五年庚午夏四月寧夏賊臣何錦周昂丁廣挾宗
室真鍮以叛戕殺鎮巡重臣傳偽檄召調各路兵馬偽

鑄印章拜封其黨僭稱大將軍都統總管名秩且以誅
賊瑾爲名刻期將渡河關中震動皇帝下群臣議以真
鍮大逆不通罪在不赦乃祇告宗廟削其屬籍命陽
伯臣英率京營兵三萬討之帝若曰御用監太監張永
宜往總督于師致仕右都御史楊一清宜起提督肅務
以賞罰用命不用命以便宜從事朕不忍百姓橫罹鋒
刃誅止憎惡凡脅從者皆原之永拜稽受命賜關防金
瓜鋼劍各一并勒符旗牌以行臣一清在江南聞命兼
程而往維時先聲所動不怒而威守臣聞之曰方隅有
變吾儕弗力而以煩王師可乎乃相戒誓約期進剿遊
擊將軍仇鉞爲肉應遂手刃周昂執真鍮父子械繫之

金南大統卷六

十九

又執何錦丁廣於外并誅其黨捷聞聖心惻然不欲究
武召涇陽伯臣英以其兵還勅臣永臣一清往撫諭用
宣其人六月至靈州先是逆黨多逸未就法心懷懼疑
構危言相恐喝衆元兀不自保臣等乃手書紙榜數百
言諭以禍福且密部署將吏庶得始謀從亂者六十餘
人悉下之吏并真鍮何錦輩既鞠既明傳之檻車比入
夏城耕鋤不廢市肆如故以天子命問其疾苦約法定
令老稚歡呼如更生西夏大定關中以安八月臣永歸
京師臣一清仍留節制陝西諸軍事臣永獻俘于闕皇
帝慰勞再三先是真鍮檄數瑾賊過惡守臣上之瑾輒
匿之至是臣永進曰致寇者瑾也流毒寓內不誅之無

以謝神人因疏其大罪十有七事帝覽之震怒下璫韶
獄遂籍其家具得其陰謀不軌狀獄成瑾暨其黨皆伏
誅大姦既除國是始定凡所紛更一切苛察病民之政
畫釐革之舊章以漸修復中外欣然相望太平臣惟自
古削平僭亂皆其君之聰明睿聖委任臣下獨斷不疑
周人美宣王中興江漢常武之什可考也唐憲宗平淮
夷其臣韓愈柳宗元爲之碑爲之雅用以鋪張揚厲鏗
鎗震盪至今在人耳目矧惟我皇上以上聖之資制命
海內奮威辟以震元愍一動容變色而定亂於孔棘消
患於未萌澤被天下推校千古誠莫之與班而歌頌不
作顧非缺典與臣不佞制作非其職任然西征寔領督

八 皇明文範卷六

三

師之役而內難既靖又首被勅召以來與諸大夫士重
觀天日清明不勝慶忭謹疏所見聞以頌成績聊備他
日史官之采焉頌曰

皇帝正德越今五年謨烈紹祖聰明憲天聖武震蕩仁聲
昭宣諸藩奉職莫敢弗虔關西之西曰惟寧夏慶藩分封
厥裔安化宣鑄構禍伏其機牙欲僭蟪蛄以當我車陰結
叛臣操才以逞曷指爲名謂誅賊瑾乃戕守將奪之兵權
志窺神器將寇中原剪城小大崩角慄慄衣冠之區化爲
左衽有騰天狼太白無光漸水以腥驅雲爲黃帝聞曰吁
此何爲者得罪祖宗朕不敢赦告廟削籍師出有名救焚
拯溺六月徂征帝謂臣永爾朕心腹爾偕一清惟我師是

督有征無戰爾先文告諭以逆順勿恣彼虜戕戕止首惡
宥其脅從代朕親行歸奏爾功臣拜稽首臣當盡節臣有
還期須賊之滅既禡旣牙鉦鼓明發金節煌煌于道于陌
劍橫招搖幟翻列缺如懸如能觀者變色指山摧畫地
地裂賊雖未死其氣已折關西之將聞風震驚吾儕何爲
顧與賊俱生憤激于中有仇將軍一呼而起從者如雲手
斬昂酋遂擒賊鏑彼錦與廣如刈草菅帝聞曰都勿曰易
易二帥宜往宣我德意握符仗鉞早夜以趨暑不張蓋行
不乘輿市不易肆師入夏邦維特逆黨其徒寔繁督府有
令執其渠元乃諭脅從爾冥爾愚天子命我戡定爾都安
爾幹止恤爾婢孤爾凍于衣爾饑于餉往者妖氛于爲爾

八 皇明文範卷六

廿

被除夏人懼呼加額以手天遣重臣爲我父母始時昏昏
病狂而奔今安丁室朝幾夕殮始時靡靡延頸就死今作
而息仰父俯子我生不辰丁夏之屯不有督帥曷寧我人
武功告成凱還下京寶中鏘鏘龍旂明明天子有詔命使
郊迎肅瞻是崇玉醴百觥帝曰休哉爾忠爾貞外寇其攘
中土底寧曾是顛危化爲熙平臣拜稽首天子神聖臣實
何功荷天休命臣有隱憂內難將作念彼瑾賊在帝帷幄
致寇者誰其惡滔天襲天之威盜天之權礪其豺牙梟聲
四達鹿馬銜口莫之敢發犬噬鷹攫爲逆多朋厥謀孔深
俟機以興不共戴天惟臣之義此賊可滅臣死不避十有
七事臣得其粗窮其罪狀罄竹難書帝親賜問盡伏厥辜

乃赫斯怒有將必誅與衆共棄何假斯須惡羽兇翼次第
剪屠神人之憤一旦而舒帝曰汝往于今三月既奠方隅
遂清君側金帛汝資祿廩汝錫宣示史官曷彛汝勒臣拜
稽首維帝至明如離之照如日之升有赫厥臨何魍魎逃
形臣拜稽首維帝剛克如乾之運如雷之後震撼萬國不
大聲以色匪帝明剛內有遺姦臣身未遑何社稷之安睿
謨神授高視前古雖然端居自者其武兵藝不刃箠委而
羽百功熙熙群生與與草木蕃廡鳥獸率舞濊沿之北祝
渠之南于壤于轅式昭德音海波不揚和氣旁洽重譯而
來梯航而格祝帝之壽與天長久祝帝之紀天爲終始臣
作頌詩莫罄名揚登之絃歌以示無疆

皇明文範卷六

廿二

平寇頌有序

高第

敘曰蜀西南之陬曰若石泉壩底寇夷攸宅是爲冉駹
之裔自古馮據阨阻以爲民憂我明邊觀遠圖設坊惟
嚴固敢有越若至嘉靖乙巳冬關鑰弗戒羗乃乘間入
寇陷我邊城殺畧我人民聞諸天子赫然震怒越明年
丙午乃命大中丞東沙張公撫我西土往問厥罪公至
申軍法嚴斥喉侍芻糧舉宿將募勇敢檄土兵相厥山
川險阻要害分布三路以聽節制維時蜀大侵民饑而
流公曰病在腹心植本爲急乃大發帑藏遣使者分諸
遺賑之於是蜀人始喁喁有生氣公乃徐而議曰是可
往矣又明年丁未正月乃躬帥部曲驅還壘召諸將面

授方畧先下令諭諸羗寨曰有以元惡來獻者其諸黨
從我則待以不死凡三申令而彼猶然負固時出迎敵
公乃勅諸將曰是不可緩矣遂刻期驅兵三路而進乃
賞乃罰惟嚴惟明將士罔不奮厲所嚮渠魁授首乃復
出奇兵分擊之於是諸羗寨次第克平前後斬首千有
餘級逐北隨崖及火攻死者不可勝計歷歲羗所囂畧
內地男婦兵至望風奔憩公戒將士不得妄殺詢其實
釋之使婦凡八百餘人公乃顧謂諸將曰已哉是足以
威遠夷洩民憤矣乃傳令戢兵毋庸疏捕大犒將士以
捷書聞于上公車所過民爭覲之驩聲遍野乃相與歌
曰孰釋我鉞于穽于田孰弛我有于樂于屢吁嗟公兮

皇明文範卷六

廿三

不可誼兮蓋邊事壞於積玩上下安於相蒙釀患已久
是故往歲有平番堡之慘使公踵故紆徐則烏有今日
之捷竊考諸傳記蓋自帝李之後數百年來僅見此耳
可不謂駿功乎惟公天挺英標秉吉甫之文武人謀協
應服方叔之壯猷故臨戎若神執訊獲醜不假時日之
多即今捷上必膺異等之錫晉公禁地弘濟時艱顧我
西人胡能久借第等生邇邊圍受賜爲渥乃不揣愚劣
敘述以爲公頌其辭曰

蠢彼西羗在蜀之鄙轟轟礪房依依山趾既悍既黠如蛇
如豕疽食浸淫惜不畏死往歲觀邊陷我城闔膏血塗地
行若酸辛維皇赫怒咨于廷臣疇將朕師拯彼西人曰惟

中丞允文允武授以鈇鉞撫我西土哀此下民告饑如堵
乃發倉庾乃哺乃乳乳遺黎乃安厥處惟民之安公乃
即戎桓桓將士如虎如熊金戈耀日羽葆生風結陣橫野
飛埃蔽空蕭笳鳳嘯鉦鼓雷轟公曰戒哉兵不貴戰先伐
厥謀徐觀其變權不預設機當灼見罪在渠魁脅從何算
盍往諭之令執以獻嗟彼冥頑憤然罔念乘險弄兵驕恣
川甸公曰甚矣我其揚戈三路兵合如彼嚴羅集彼大慙
汎彼山阿伏屍徧野流血成河玉壘奕奕雪山嶽嶽妖氛
既靖秀色何多黃童白叟在在與歌公不自有曰惟皇威
威震四裔誰敢不推皇心載悅曰惟汝為釋我西顧活彼
流離厥功懋矣嘉錫攸宜公將去蜀為周為伊吁嗟西人

合明文選卷六

廿四

何以寓思瞻彼蒼崖可磨可碑敢告太史勒銘以垂燕然
並峙萬祀為期

嘉靖名臣頌

鄭曉

新建伯王公守仁少師大學士楊公廷和少保兵部尚
書端敏胡公世寧少傅大學士蔣公冕少保大學士石
公珪少保兵部尚書康惠李公承勛太子太保刑部尚
書林公俊少師大學士楊公一清少保吏部尚書喬公公
宇吏部侍郎何公孟春太子太保兵部尚書彭公澤太
傅大學士文襄席公書太子太保禮部尚書文敏霍公
韜大同總兵太保梁公震遼東總兵都督馬公永凡十
五人

於明高皇載開載闢刻我雪華赤舄黃輶唐襄周正位
光宅燕翼鳴鳩貽盤宗祏八聖淵源道宗政數世斯及斯
惟親惟德濬發沔江光橫軫翼代邸濊藩皇云陋側紹擊
光年燭燕漢疑日角虬髯龍顏鳳臆明作萬機敦率六職
結網更絃勿襲勿逼時有名臣治五亂十杖鉞星垣秉鈞
天邑紆武經文鴻鑒鑿鑿才與時濟道隨身輯亦有聞望
亦有訕論才奚人備事假象○矯矯王公英資超崛老佛
孫吳歐蘇宋屈一悞翻然良知沕沕右陸左朱群疑衆佛
聖域開閑道岸屹屹力筆志寒庶其彷彿牯牛譏豎田禽
珍號倬凜檻長寧剗彬荆師律儒珍長裾短襦嶺北嶺南
甘棠芾芾朋來盡藉汾湖炳蔚彼采苓者聯章矯矯

合明文選卷六

廿五

新都番番沉心朗識康陵再相徘徊九戩搖搖翠華楚南
秦北寂寞文華善類無色細蠹剥床元兇敢弋宦闥樊排
冒璽絳枌內籍微音外奠崇極談笑危疑弗徐弗棘帝曰
孝思嗟余偁晏大號三釐道爾誅殛天王聖明議禮垂則
亦將亦臣老臣暗塞
統一少保惟于惟岳端敏胡公允武超羣古貌古心中靈
外襟觸觸驕藩力摧其角微服扣閣囊頭徙朔長儒含章
晁生天祿防豈後時幾乃先覺繡斧戮我奮白清濁晚跡
玄樞造膝丹幄余曰履霜余曰重較余曰練才余曰敦學
忠梗上乎竟罹謫詠
蔣公端澄亦簡亦慎下襲九淵上凌千仞愚不可卷堅不

可憐胡慶非殃胡貞非吝稱詩蓋臣允書壽俊左右楊喬
顛倒張桂十九紛更再三調劑頓首平書言陶涕臣曰
唐虞皇曰孝弟陵殿初成統嗣再繼父子之倫君臣之際
卷舌留說山椒水澁

石公庭庭靖方介格氣拔幽恒志探伊洛雅操圭璋雄文
彫履繫足久要義匪寢諾洗滌衡曹周旋密閣氣我毀譽
孰我囊囊時逐低昂我胡前却謁廟危詞陰強陽弱三封
內批失情丘壑賦鴈悲羈羣士嘲膜賜策懸車終始鶴鶴
臣貌不揚臣心不作

嘉魚楚材融通襄露學本家庭名由砥礪迹示盤桓寧甘
吟嘯會守南昌柔綏武厲東園言言山戎喙豕撥憲以澄

皇明文範卷六

共

重師以制乃條六黃乃剪五細周達人情請練國其雄筭
以多省尖深計積積憂勞趨朝顛蹶需雨天鄉重瞻屢諦
見素清英蚤好姁節佛關韓時蜀靖張埒謝祿深棲如哲

避涅江濠不共誣命干竊千里一函義風木烈起踐秋臺
平反繫繼親富親威守我陳臬禮疏同蘭黨議共覈介石
胡堅投魚胡决葆抱孤貞孰巧孰拙啓手遺章餘忠自竭
矧有文章鏗如金鐵

達哉遠庵應鑒鑒捷高畧深資難睽易盡壘填褒衣門攬
長鉞燕許文章秦隴事業石畫四迴金閨三接奸瑾究錯
遙度邇劫兵貴形章謀高幾合亞夫中堅弱翁私聶搏虎

于拱襲孤干霄起視戎輶端端理燮徇正傾邪功隳利喋
萬鑑纖瑕煩言緩頰

喬公韻宇寬綽和平魁梧山立翰藻雲行見惡無咎聞善
若驚盜起洪都窺窺建業奸吏甘言凶奄詭譎潰川原火
不震不懼六飛南巡左超右卓刑綬甸師妖纏大角密意
寢謀屹如山岳乃總百揆乃康群流宋奚比漢琦肯誤修
勿復虎尾而首孤丘

彬陽閭閻簡粹雄昌溫容春雨正論秋霜孔云好古孟曰
成章出整開牧還靖職方旬宣直微佐典銓綱約不留畛
廣不隳坊九騰奏牘一慟朝堂有赫嚴詔數爾猖狂近爾
草莽被爾冠裳以俟百世以考王王易心改節悠悠彼蒼

皇明文範卷六

二十七

雖言報德神在帝傍

壯哉幸庵有聲秦隴謂爾孝恭謂爾忠勇謂爾非踈盤錯
非冗遊刃揮斤風翔泉湧轉戰中原奏凱巴蜀吐蕃窺邊
五郡荼毒攬總戎端西關閉王說昌寵賂矯詞詔獄引咎
讓功再起司馬或淵或田望重朝野細行勿矜大節弗假
早謝先幾脫於鈴轄

展也文襄確庵端勁志稱其才學達于政惠郊疲吐蜀淮
利柄抗疏披龍出奇剪獲禮議盈庭分明樹雙風摧震烈
廢死鼠流非茲曲護自恕曷瘳罪我冷段知我韓歐士以
數推約以牖納夫豈詭隨何謂噉香拜相武英即今稠楊
進賢遠奸願無雜選

侃侃文敏直毅無前意華程馬業喜固遷黜亦甚顯諒非
少年奇跡顯脫飛辯何懸累書文疏謂非我職政資清議
理賴皇極憤或詆口義或形色遏惡揚善揉曲逾直昔胡
從容今乃嘆老淹速殊途行違一道堅冰不遲包桑宜早
乃圖聖功最哉阿保

趕趕梁公行間舊迹尋面爲肩鷹臂虎額氣擁震雷機深
几席士蹴其武亦甘其澤移鎮雲中兵驕將猥旌旄一麾
聲靈頓改夜蹴黑山晨搜青海奪彼草泉繕我溝壘繫羈
千群蒼頭百隊禍警唐藩威行漢塞胡墮千城憂我恒代
寵贈上公增此敵愾

馬公特起明慈信劫說禮敦詩跨馬穿札守督漁陽心縣

八皇明文範卷六

二十八

人寧曾是離勝薄我郊垌乃鉗其酋乃携其群百里未闢
三捷來聞密章獻忠收攢賢傑義城坤囊諸深需穴全遼
獨喝載束符旄涉河陷陣逾山毀冀疆隴外靖伍卒內囂
腹心弗潰掌股斯調

於惟先達棧芒盈朝或更九試或貺一朝和不爲比競不
爲驚同聲同氣道長道消惟予小子瞻斗望澤系紱晏謝
梁摧鏡亡效詞哀呂竊比彭楊用抽簡素以俟旂常

擬上大閱頌有升

關試作
董份

夫兵者聖王御世所以戢亂致寧靡遠綏近助化道之
流保安防治之徵慮也故急則旆戰賞則訓習形實相
加用之有先後也孔子稱不教而戰是謂棄民三代以

來至周所載其言簡閱之事詳矣當是時九夷通道西
旅底貢永清于四海蓋安不忘危逸能惟始所以繫苞
桑而固磐石爲萬世計也周道既闕軍旅盡廢四夷交
侵宣王能選車徒之盛會諸侯于東都復文武之境土
則詩人美之車攻吉日所由作也若然者豈非遇變而
修因難施營固中興之茂主而帝王之軼節與又至晉
侯定襄則大蒐示禮楚子興霸則五年簡兵皆以橫行
中國扶衰起微位在藩臣而臚于征伐君子懼焉春秋
不非者以善用其民能存先王之制也夫治平盛時有
如彼令王名侯則如此信矣兵之簡閱上世之務也明
興光有四海外控百蠻重譯殊俗盈溢闕廷施于奕世

皇明文範卷六

三十九

至明天子益修禮樂致德順遠方之物異國之奏請謁
獻見不可勝道主上躬于明堂臨觀而四方輻輳焉聞
者何奴丁運再入內塞山西被創天子慨然詔下廷議
於是群臣皆言曰北虜爲患不靖之日久矣自古而記
之類皇祖威德驅逐絕遠斥埃達平沙漠闢地萬里
經日月所出入至異績也今陛下躬親神武體行遠德
奉承天統明開聖緒振累世之業握萬國之籍廣制馭
之道顯懷來之路響應方外四荒嚮風稱臣來王厥角
稽首日不暇給恭階熙和欽若上下恭輯群后可謂至
治而蠢夷于紀至厯上慮臣等愚不逮事竊以陛下當
百王之運監于上古憲法祖宗損益潤飾興制改作

補前人之未遑成一代之宏典其盛備也而簡閱之禮有司缺而未講夫禮有六者軍居其一非所以示制作之全也承平偃武卒遇有事一旦奮勵之難宜及國家小警舉中冬大司馬之法畧采近世之制折衷明之典章陛下幸時臨之六師訓教威靈顯昭外以備國容而振軍實內舉制度以貽永久實萬世之策非但震懼夷虜而已也制曰可其下大司馬舉行朕將親覽焉可不謂聖人親微而作者乎非大聖人孰能當此受命而創制者耶臣乃作頌曰

於皇上天肆畀有明厥保定爾其德克承克君克長萬方來王夙夜惟靖乃戢于兵厥惟戢之匪厭歟之帝授孫子

皇明文範卷六

三十

即戎秩之乃命宗伯咨爾軍禮司馬致民爰振其旅芒芒大田野有林麓虞人萊田衡師待閱中冬之月馳我君輿自于王官載馳驅韋路有就山駟孔听龍勒倭纓樊鵠大麾孤旂枉矢烏獲龍旂天子至止原野之區艾蘭為防置旃轅門選徒既戒陳之如雲百官象事六師受成樹表有五即車于營縣鼓鏡鐸振鐸授鉦識其旗物辨號與名聽于陳徇以斬牲乃坐乃作進止以聲陳師簡衆戰陳不渝鵠觀魚麗箕張翼舒天運其軸地潛其樞我司我局我戢我維群力並作衆勇咸附射夫既同捨矢如破挾其戈矛力如飀虎如霆如雷助王之怒甲如日張旗如雲興先鼓是震不騫不崩是訓是戒止如干城乃獻天子公言

錫福武夫腹心既優既渥戎狄是膺萬世侯服皇皇穆穆有萬斯祿

皇明文範卷六終

皇明文範卷六終

三二

皇明文範卷之七

贊

溟滓生贊有序



宋濂

溟滓生者肝江廖應淮也幼負奇氣年三十游杭上疏言丁大全誤國狀大全怒中以法配漢陽軍抵漢江遇蜀道士杜可大揖曰子非廖應淮耶生愕然曰道士何自知之可大曰宇宙大虛一塵爾人生其間爲塵幾何是茫茫者尚了然心目間矧吾子耶然自邵堯夫以先天學授王豫天悅天悅死無所授同塾王枕中未百年而吳曦叛盜發其冢得皇極經世體要一篇內外觀象數十篇余賄盜得之今餘五十年數當授子矣乃言于

皇明文範卷七

上官脫其籍盡教以家中書學既成去隱宣歙間復去之杭容賀外史家書市大衍數夜沽酒痛飲不醉弗休醉中嘗大呌曰天非宋天地非宋地奈何奈何語聞賈似道遣客叩之生曰浙水西地髮白時是其祥也似道未解復召至舁人與語生曰明公宜自愛不久宋鼎移矣似道惡其言掩耳走生亦徑出過曾淵子家索酒轟飲酒酣作嬰兒啼曰大厦將焚燕呢喃未已耶都人士聞之競指以爲怪獨大學生熊晞聖時造其廬生執執熊手謂曰吾端居層樓閣空中戎馬百萬來人作鬼哭泣聲壬申襄樊陷甲戌官軍晏駕乙亥長江飛渡似道亦殛死臨漳丙子三宮播遷諸王大臣皆南北亂走噓

皇明文範卷七

吸事耳子不去何爲亡何宋事日非沿江州郡望風奔潰生大慟曰殺氣又八閩廣中吾不知死所矣遂遁去後四年病死處州學中年五十二無子唯一義女從之生宗堯夫先天之學頗自謂知易及論後天則專義畫爲經彖文繫辭爲傳點文言彖象二傳爲九師之言且謂說卦非聖筆不能作上下繫乃門人所述序卦直漢儒記爾蓋生聰明絕人未聞道而驟語數故其論經多失中然性使酒難近又好訐人陰私人面頸發赤不顧罕有從其學者唯國子簿吳浚進士彭復樂師之浚不卒業復屢受唾斥不怨生將適時召復至口發例手布籌雖平昔所斬若終身不示人者一舉授復復後又授鄱陽傳立云或曰生瀕死語女曰吾死後一月中朝命山姓鳥名使者來徵吾及傳立立當過子門汝可出藏書示之立當以此致大官後皆如其言所謂山姓鳥名崔鵬飛也生所著書有玄玄集曆髓星野指南象喻統會聲譜書前妙用數十萬言今猶間傳於世贊曰龍圖成章有文從衡以濬以明以洩其藏以真乎玄黃昔我系王帝編三絕墜緒微茫誰其我綴我恭我腴九師襄之我苞我晶百氏攘之如河之渾如臚而昏如治絲以棼天未降割一髮攸存維洛有士居于百原超神冲漠疑於晝先數往知來小大斯甄莫峻匪厓我陟其顛莫深匪淵我淪其泉簡材以畀非隱弗傳有冥者家卒昭以宣或得

其痛載神子言炎炎宋錄維其訖矣長星蝕柳色之赤矣
肯祥見徵土髮白矣明昏以世莫之戚矣魚在在蒿尚其
息矣維生之知中如沸羹彼惛弗知覆謂我狂我狂如何
我憂孔多我山我河我用弗磨俾淪胥以訖我酒既嘉我
瑟又飭我寧不嘯歌北風其涼旂旆央央戎車麗麗蕩蕩
江流抗之如陸有腥其穢流血沃沃海氛方殷其何能目
人有恒言風雨漂搖夏宇障之涉于大川烝徒楫之揖折
宇梲子牙焉依國武斯隊不知攸戒日隕弗升雖晝作夜
鵲舞於林鬼瞰于舍孰投是艱曾莫之艾乃怒乃驚乃瞻
乃行乃遜死於冥睠生之爲胡乃神以著徵之古聖匪程
伊度何以言之卒淪于數一曲之淹不通其故易道既泯
數亦不類激贊於生發我長喟月出皎兮在天之心在天
之心何古何今

皇明文憲卷七

三

宗忠簡公畫像贊

蘇伯衡

公之力足以旋乾而轉坤公之功足以攘夷而安夏始以
一言能返北旆而南還後以二十四疏不能回南轅而北
駕且留鑰之任方切而巧言遽入於帝聰度河之志未酬
而大星已殞於中夜何人之於公則知媚嫉而天之於公
則不知假借此有志之士百世之下所以想英風而激昂
拜遺像而悲吒也

義鶴贊并序

高啓

吳報恩寺浮屠之顛有鶴二巢焉以遊以宿出返必俱

一日其雄星頸輪索中奮翼自擲空懸弗脫雌下首大
鳴若顛于人衆憐之莫能升遂宛轉而絕雌依其傍弗
去群鳥欲磔之輒引喙怒逐不使近逮毛骨盡化乃已
余居直寺東嘗見其彷徨飛旋形貌慘悴風雨之夕哀
啾啾若號慕然余念夫世固有伉儷相悅者矣一旦
失所天哀未改而已他適塗膏自媒唯恐非艾晨咷夕
嚔曾無含恤世嘗以禽喻惡人寧不辱是鶴哉迺贊曰
嗟爾鶴乎維鳥之特倚雄死自守禦爲之賊倚獨棲于標
夜失其匹倚哀嘶返顧不喙而食倚厥質始化豈貞之鬼
倚匪魯黃鵠孰配爾德倚

楊喬贊有序

方孝孺

皇明文憲卷七

四

人惟內有所重故視外也輕天下之物舉不足動其心
然後可以用天下之物一爲物所動將爲物役之不暇
而何暇用物哉東漢固多節士及其衰也貪懦者處大
位而君子皆困于下故小人得志以至于亡不然當時
之士皆王佐才也得一人且可鞭笞海內之盜賊況若
是其衆乎楊喬不在郭林宗徐孺子之列然吾觀其人
不出孺子下蓋其志可尚也人有慕富人之財而挑其
女以逃者爲利所役視富人若王侯將相視其家若鈞
天帝宮而不知其爲可恥也由君子觀之苟不以義則
崇堂邃寢猶蟻穴然珪組之貴與直荆無以異曾何足
顧乎萬乘之主天下之至貴也妻帝之女人臣之至榮

也喬惟恐爲所汗餓死而不悔此其心豈可以勢利奪哉使喬不死命爲大臣屬以天下漢猶可興也桓帝不爲天下慮而爲一女計可謂不知人矣吾常喜孺子爲人饑不可得而食寒不可得而衣以爲孺子與林宗猶夷與惠雖不可以優劣而孺子尤可慕蓋漢季一人而已及觀喬事壯其志喟然嘆曰孺子不孤矣吾來友於古人舍孺子與喬而誰取耶世皆知重孺子而不喬喬可恨也作楊喬贊使人知重喬者自余始贊曰

人之器量有小有大或盜一錢或讓天下天下雖大一錢之積觀其用心大者可識吾謂楊喬可爲三公屈以非義萬鍾不從曷由知之有大人節帝女不娶利豈能奪其中

全明文範卷七

五

所重在義與道視卓操革穿窬之盜伊誰可方孺子之倫永言尚友卓哉二人

孔璋贊有序

方孝孺

所貴乎天下者非謂兵甲之多玉帛之富擅海內之珍擁百萬之師無術以守之而至於敗亡者衆矣蓋人之群居必有其望百人聚兵聞之不止一人叱之即愧怍謝罪而引退者此必人之所望也欲服天下之心者必先求天下望而尊之故周之興也以伯夷高光之興也以張子房卓茂武帝有汲黯諸侯惴畏而不敢叛代宗相楊綰唐幾中興斯數君子者其才力非能與塞旗斬將者角然而聞其風烈奔走順從惟恐不得覩其輝光

者德弘于中聲名著于當世有非才藝之士所及也唐天寶之亂世皆咎其不用張九齡信矣然吾觀是時如李邕泰和亦一世望也而玄宗不能容之所信任者皆小人之尤是豈特足以失國而已哉殃不逮其身則幸也當泰和之被繫張說輩皆搆之欲致之死而布衣孔璋獨上書請以身代璋信哥士乎而唐之君臣爲可愧矣國不惜才而使布衣惜之斯世界何如也吾感璋之義讀其疏而爲之泣下曰玄宗之治不足觀矣賴有孔璋耳作孔璋贊其詞曰

全明文範卷七

六

世有英傑生民之望國能尊之天下可王如海如河魚龍所依既據其依孰不畢來唐李泰和亦天下士胡不存之欲真之死天將亡唐故視其魄人望既隕唐幾不國我謂玄宗不若孔璋義聲洗洗暴於四方布衣愛士而國惡之我思孔璋孰知我悲

瑞應麒麟贊有序

梁潛

大海之西萬里外其國曰榜葛刺有麟生焉其王知其瑞而不敢自有因望洋東北再拜而言曰茲惟海島蠻夷其何以致此斯其爲中國聖人宏化盛德之徵乎謹卜日遣使戒舟航度絕島逾大洋獻之闕下于時聖情悅怡萬姓具瞻龍顏而鳳頸膺身而龜文容與閑暇不驚不悚聲出其脰若合鍾律其步趨中規矩信乎其性至仁而有以實服乎百獸者也於乎盛哉考之往牒禮

稱四靈麟蓋爲之首而龍與鳳次焉詩詠歌文王之化其頌美揄揚托意於麟者自趾而定而角不一言而已則麟者誠聖世之上瑞也三代以上或在園或在郊藪然皆爲聖世而出記中國有聖人則麟至而又以麟之應爲夷狄向化之兆漢武之世麟見于雍而匈奴渾邪來降宣帝時九真國以麟來貢而四夷莫不賓服則其言信然洪惟皇帝陛下功德盛大仁恩宏暢薄海內外九夷八蠻無不向風順化蓋自三代以降中國之盛未有過于今日者也夫自周成康至於今幾二千年麟之見纔一二耳而臣獨得遭逢快覩其爲欣幸可勝道哉謹頓首百拜而述贊曰

不皇明文範卷七

七

於皇聖德兮如日方升被九有兮超八紘旁暢達兮感至靈極西溟兮麟降禎嗟麟之降兮孔神以明五行粹淑兮出孕而生四靈合體兮匪育而形其性振振兮含和抱貞淑萬里兮登明庭嗟麟之來兮惟聖之徵龍顧兮休休鳳頤兮矯修九門闢兮卿雲浮參紫鸞兮陪玉蚪賁聖文兮惕佳休千秋萬歲兮麟孰與儔麟孰與儔兮聖澤汪洋龍遊宮沼兮鳳鳴朝陽酌丹穴之泉以爲醴搃玉山之禾以爲糧橫至仁爲囿兮禮以爲防嗟維爾麟兮永與翔翔後天不老兮聖壽彌昌

誠意伯畫像贊

劉仲璟

此髯電目探天根兮幹地軸扶龍興雲四方以肅以生民

休戚爲憂喜以大道晦明爲榮辱武功既成而文治未盡其用者蓋天也耶抑人也耶

孝廟御書贊

王鏊

於穆孝皇深明廣厚一十八年物蒙在宥德唯日新藝乃天授奮毫落紙思入混沌氣吞顏柳勢壓鍾王淵停嶽峙王質金相噫嘻近臣奎章侍立登牀或緣抱弓莫及石室金滕藏之十襲

自贊

王鏊

噫嘻先生何如其人窮年劬書結髮厲行白首於道茫然無聞者乎爵厠公孤官居臺閣志懷抒忠幾昧納約卒無以致君澤民者乎貴戚赫炎不能附麗權璫狂狷不能埒

不皇明文範卷七

八

阿一有違言超然去之不辱其身者乎遇事直前不知顧忌見利思後不知規畫歸卧空山家徒立壁晏然居之以忘其貧者乎斯人也其量則隘其才則庸曾無裨補于世所幸自潔其躬跡其所至蓋知慕首陽之拙而不知柱下之工知希止足之疏傳而不能爲應變之姚崇者乎

硯贊

徐禎卿

相國王公得古硯二枚以示客圓中合制則天體也尾足異象效物用也蓄之水土類有俟也收之哲人時而出也沛而行之其澤博矣某不佞輒爲之贊云
大匠作器體合玄穆曳則璋尾峙維鼎足吐賦納清削脊規腹螺漆載華豐狐受沐乃布綸絲式金式玉君子宜之

受天百祿

三仁贊三首

李夢陽

殷喪厥馭奸究師師天平下苗神罔攸依國既顛越我寧獨支喟其發慨決于二師三諫遂行允哉睿思

右微子

於維哲人知微知彰譬如滔天涓涓是防象箸道奢璽宮兆亡鼓琴自悲過衢佯狂洪疇翊聖朝鮮錫昌

右箕子

箕啓存祀于以殺身殷稱七竅孔贊三仁烈烈太師實維國賴人之云亡邦是用傾鹿臺三焚麥秀春聲

右比干

皇明文範卷七

九

張將軍畫像贊

李夢陽

我崇我官有徒彈彈我服我丹有蛛盤盤盤者蛛天子之賜彈彈者徒天子之界何以界之以伐以征何以賜之汝陟汝明比微是清南蠻是平將軍者誰姓張桓名於赫將軍魁壘長鬚戰陳能勇處已卑譚禮士若訥臨下威嚴動若虎彪靜若女潛將軍之馳如鳥之過之矢之發當之者破此衛開設將官實罕將官豈罕損於自滿於美將軍年始向強髮黥顏渙瘳力載剛萬兵罔雄百戰匪奇慎終如初文王我師

劉文華畫像贊

李夢陽

劉文華者大梁之逸民也修而弗耀老而靡怠潛於藝

顯於醫訥焉如愚有而罔居君子哉君子哉贊曰

嗟乎文華人貴之欽君也衣布人富之歆君也寒素利人

之趨君篤者義勢人之附君遇則避嗟乎文華金不出礦

玉隱於璞一壺懸市百錢停卜榮期帶索韓康賣藥彼曉

彼歎我守之訥彼侈彼矜我守之約嗟乎文華聚衣內文

宮鍾外聲聞黨歌禮月旦優評鄉飲是賔古貌古服膺社

戩休而安而穀昔稱長者今觀有恒厥像儼如今儀可徵

毛隱君贊

朱應登

於昭先生靜嘿幽玄遠跡燕雀之群退藏神龍之淵群情

逐逐吾方被褐而懷玉衆言詹詹吾且塞兌而閉門傲容

不皇明文範卷七

十

乃若庭有令子家有殘編啓絕韋之緒餘閱徹阜之正傳

上以厘天子之錫命下以表鄉閭之德旃迨所謂毀方而

瓦合破觥而爲圓者也要之雖有鍾釜無厭蔡藿雖有章

服無棄林泉振百世之高風考五福之終年此曼倩之所

稱大隱象莊之所謂才全歟

杜贊贊

邊貢

臣曠調飲臣贊意飲酒生微波天風凜凜子卯不樂君臣

紀淑姬贊

邊貢

國亡君亡吾將何歸父母邦魯先君廟鄰婦不干魯而鄰

是依烏乎賢哉其紀淑姬乎

自贊畫像

湛若水

爾索我於丹青孰與索我於儀形爾索我於儀形孰與索我之神之精自觀爾心之所生又何取於儀形又何取於丹青之管管而我之真獨立於形骸之外超然遨遊於福山之下上冷然臨洗心之淵澄巖游乎自然洞居乎總靈者不可得而名

紙贊

張邦奇

皦皦乎弗疵括群聖之心思而時出之文宣既沒文不在茲乎

墨贊

張邦奇

推移不出乎几席而光被乎四國汝惟守黑天下孰與汝

皇明文範卷七

十一

筆白

筆贊

張邦奇

精銳而藏其鋒旁行而不離乎中闡幽眇而垂無窮動則生風

硯贊

張邦奇

一片石藏風雲一寸水龍輪囷昭萬象通八垓我無為功自神

自贊

劉節

爾文弗優胡為乎元魁刻錄爾政弗達胡為乎冒濫尹牧爾道弗聞胡為乎視學兩藩爾德弗修胡為乎三省旬宣爾才弗長胡為乎綏撫齊魯畿甸爾知弗周胡為乎督運

河汴京諸爾弗知兵胡為乎備戒南徼爾弗明刑胡為乎佐憲西臺所幸免者謫居遷任歷所處而無曠職通都絕域隨所至而無他虞年甫五十有八而投簪歸隱年踰七十有四而力學明農端容正色儀度恭謹紆朱佩金燕處從容庶無愧於從卿佐之後列卿士之中少稱梅國主人長稱雪臺迂史老則復稱為鴻虛翁也

王定齋畫像贊并序

吳鼎

嗚呼是為故御史中丞定齋王公之像余識公侍御時清明如神毅然負秉道嫉邪之望善類倚重焉其中丞微入堂也顧余從容論天下事鵠乎其言晬乎其貌深深乎其息相業醇如也嗟乎使竟所蘊豈不舉當世于

皇明文範卷七

十二

三代之隆哉而公敷閱且圖麒麟不朽矣今此像與贊藏于家也悲夫贊曰

仁義內美重以修能炳文抱質斯道高明高明伊何陋彼屬庸不知合變章句守株矯矯先生其道猶龍案牘匪俗知山空文治四國載奏武功入許帝謨出揚風引繩職墨難諧自昔操瑾懷瑜隱約彌赫巧匠不斲誰松其極髮髯辟容為我心惻

鳴泉贊有序

葉良佩

葉子謂李子曰人生以道同為難道同而蓋簪又難葉子家海峯之陽李子家鳴泉山亭池雞犬相去僅三十里而近且又同門友婿也然而葉子出李子處不恒相

值也乃癸巳夏六月葉子被劾免官歸海峯堂葉子來
弔後三閱月當秋之交葉子訪李子於其家遂相與
冒風霜登紫髯高踈蹠長山諸峯循溪流聽鳴泉返焉泉
繞山腹行數里觸山石時有聲作大乍細葉子適然樂
之於是扣古石爲清商之歌歌曰山路阻脩莽何之矣
灑灑泉鳴庶以樂吾饑矣歌罷長嘯時人莫測也顧李
子莞爾會心焉命童子取簡以進曰爲我贊之葉子曰
君子之道二出與處而已矣出以立功處以立命夫唯
聖人爲能出處一致顯諸功藏諸命下是而能具體著
鮮矣乎自免官以來知吾道之莫用於今也欲從隱君
子問立命之說焉而未見其人李子生衣冠世族抱長
材而不仕庶幾有隱君子之風道家之言曰上善若水
李子之隱於鳴泉也是立命之基也吾乃今知與李子
盍簪矣乃受簡作鳴泉贊於是留信宿且別去而進士
星山鍾子寔相予言贊曰
泉泠泠兮聽幽腹森森兮安流美夫人兮好修靚長山兮
杳秋逝將從子兮夷猶釋子而去兮使我心憂

奎明文範卷七

十三

箴

磨堦堅箴

宋濂

昔李侍郎敦立常揭磨堦堅三字於坐隅磨堦堅者古
之慎言人也其善於自防者哉爲著箴曰

磨堦堅慎勿言口爲禍門昔人之云磨堦堅人各有心山
高海深磨堦堅高不知極深不可測磨堦堅言出諸口禍
隨其後磨堦堅鐘鼓之聲因扣而鳴磨堦堅不扣而鳴必
駭衆聽磨堦堅惟口之則守之以默守之以默是曰玄德
磨堦堅磨堦堅慎勿言

續丹宸箴有序

王禕

官箴王闕古之誼也唐李衛公獻丹宸六箴于其君立

奎明文範卷七

十四

音藉辭分章指事忠愛之道藹然可觀其殆有所諷刺
而救君於失得箴諫之誼者矣然其言猶之剴切君子
病焉禕不自揆因擬衛公之餘旨取夫善可爲訓惡可
爲戒而人臣所難言者極言之作續丹宸六箴

天運不息昏昕有恒有恒伊何宵終則明人君體天夙興
有廷宵向終矣君胡不興宵終不明天運乃愆宵終不興
君斯違天珮玉晏鳴荒淫用宣鷄鳴而起大舜稱賢

右宵衣箴

維衮與冕君服堂堂以朝以祭視瞻所宗玉衣示侈商祔
以亡佑服稱妖漢室乃傾一服之華若未過靡孰知禍殃
鮮不職此皇王所戒不物不軌三服罷官著美悼史

右正服箴

爲天下君職在養民匪以天下徒奉一人取民有制壤奠式陳百獻無藝喪亂之因淫聲冶色使君龍警奇物異品竟亦何補却蛤焚爇爲事非鉅儉德著聞齊風堯禹

右罷獻箴

臣言劇君如批逆麟大誅小斥何益於臣臣豈求益凡以益君君弗臣聽匪愚則昏從若轉圜是謂能改一事十諫庶無後悔聖惟堯舜菊蕒猶采拒諫遂非不敗奚待

右納誨箴

人心不同有如其面則易知心實難見心之姦邪陰運潛變審之察之貴乎能斷秦斯豈許唐杞非諛欺君誤國

查明文範卷七

十五

面是心殊此而弗辨家國論胥知人則哲欽哉聖謨

右辨邪箴

春秋謹始大易知幾思患預防必防其微恭名莫漢貂終危齊惟微弗防遂至噬臍不觀堅冰其初履霜滔天之水實始鴻鵠惡過無少雖小勿將積之久矣社稷宗亡

右防微箴

官箴上

劉基

惟天生民億億庶中有欲罔制迺獮獮爰立之君載作之師式養式教母汨秉勳嗟爾司牧代君撫綏君祿我食君令我施邦本弗固庶事咸隳受寄匪輒敢不肅祗治民奚先字之以慈有頑弗迪警之以威振惰獎勤拯難息疲

疾病顛連我扶我持禁暴戢姦損羸益虧如農植苗蚤夜

孜孜勞疏旱澍無容稗秕如良執輿順以導之無裨旋澤

擲策以馳慈匪予愛帝命渾時威匪予憎國有恒規弱不

可凌愚不可欺剛不可畏媚不可隨無取我便真入于危

無避我謗見義不爲天鑒孔昭民各有思患之斯懷推之

乃離譽不可驕器惡滿敬謗不可怒退省吾私人有恒言

視民如兒無反厥好以暴予知是用作箴敢告執羈

官箴中

劉基

在昔隆古分封國都付之以民俾養勿瘠上下協心各保

乃區明庶考績昭哉範模秦殿聖制代德以狙刀筆之權

始歸史胥弄法舞文龍蠹瞽愚流波至今一任簿書行立

公庭如雁如鳥我欲是求我利是趨摩撫官情以逞親覲

官惟好貨我甘以苴官惟好名我逢以諛官惟畏難我疑

以汙官惟好情我淫以娛官惟好猜惑以多途官惟好威

道以搭虛語默有爲俯仰有須覘容察辭助忿永愉法度

官箴下

劉基

盈口奸邪滿軀蠱智迷昧欺庸陷迂俾奸作惡以紫爲朱

未獲官心嫗嫗儒儒亦既獲止如登天衢傲兀民上憑凌

里閭惡積禍來官與之俱人有恒言遇吏如奴堅防固隄

小慧勿行無矜我廉守所當為無沽我名以生衆疑何以簡訟決之使通何以拜貪慎檢乃躬去讓斥使遠更近民待人以寬律已以勤無咎人弗信忱至斯乎無患人不聞惟德不孤德以進善威以挫姦德不可偏威不可煩無謂彼富我必極之無謂彼貧我必直之持心如衡以理爲平無爲避嫌以縱無情人有恒言爲臣不易是用作箴敢告有位

誠敬謹謹四箴

貝瓊

昔熊渠子夜行道逢伏虎引弓射之沒鏃飲羽金石之堅惟誠可通矧乎有知何遠弗從故事神則必假治人則必化嗟時益偷每設機而尚詐是知治心之要在乎不欺苟

皇明文範卷七

十七

內外如一吾又何爲

右誠箴

知伯五賢定禍之基藍堂一會戲康子而侮段規卒爲韓魏禽遂貽千載之譏是以古人必敬爲主苟忽乎秋毫而喪其補亦有箕缺夫婦如賓遂舉於隴畝以佐晉君得失之微榮辱之大一出一入勉哉無懈

右敬箴

凌人者恒爲人尤下人者恒寡吾仇故善有不可爭勞有不可伐處於朝則國和處於室則家悅噫盈必招損惟卑益尊大易之言守而勿讓

右謙箴

陟彼太行羊腸九折防其銜轡遵其軌轍既及平坦途乃騁而馳車僨馬驚傷也亦宜嗚呼禍恒伏于至微必致謹其所事匪險之爲虞無虞吾焉可恃爰作斯箴永爲人規式戒其怠長樂公是師

右謹箴

孫敏齋箴

王鏊

聖祖道遠正學日湮學其誰則我思古人亦有言才焉用學譬如殖焉不殖將落人亦有言不尚有年以歲以月其老忽焉嗟嗟夫君學古爲準說告高宗維遜與敏其遜維何莫如虛中人曰可矣我唯空空其敏維何曰維不及人曰可矣我維汲汲遜不自滿敏則有孜孜二者終身

皇明文範卷七

十八

勿忘

治怒箴

王鏊

有若揮撻或干吾意盛氣赫炎如火斯熾熾不傷物乃先自熾既愆於事亦留于身方其怒時爾盡自思彼其是耶我怒奚爲彼且非耶怒之則已怒而不怒弗留於已譬彼熾火沃以清泉沃之沃之火乃不然明鏡在懸其中湛若

三箴有序

祝允明

余以禍福非聖哲所趣辟然有自召之者蓋亦有其機矣士之機多由三者心舌筆也因各爲之箴

心

倏然而人智賢聖神而與天地均非斯曷存忽然而物姦
宄盜賊而作萬物騰非斯曷出入用斯殺我我亦用斯殺
人以逮其身人不可察而我可戒戒之哉戒之哉禍福曰
心

舌

倏然而譽仁賢智儒而游揚誕乎非斯曷居忽然而毀暴
慢鄙倍而憎遠棄罪非斯曷起蔑用斯殺予予亦用斯殺
蔑以偕其孽蔑不可察而予可戒戒之哉戒之哉禍福曰
舌

筆

倏然而褒華衮立朝而炙竹耿昭非斯曷操忽然而貶象
服黥臉而流汚刀簡非斯曷典物用斯殺已已亦用斯殺
物以并其謫物不可察而已可戒戒之哉戒之哉禍福曰
筆

皇明文範卷七

十九

嗚呼小子曾不知警兇詎未聖猶日兢兢既墜于淵猶恬
履薄既折兩股猶邁奔蹶人之冥頑則疇與汝不見臃腫
砭廼斯愈不見痿痺劑廼斯起人之毀詬皆汝砭劑汝曾
不知反以爲怒匪怒伊色亦及其語汝之冥頑則疇之比
嗚呼小子告爾不一既四十有五而曾是不憶

三歲

王守仁

嗚呼小子慎爾出話懔言維多言言維寡多言何益徒以
取禍德默而成仁者言訥熟默而譏孰訥而病譽人之善

過情猶恥言人之非罪曷有已嗚呼多言亦惟汝心汝心
而存將日欽欽豈遑多言上帝汝臨

嗚呼小子辭章之習爾工何爲不以釣譽不以蠱惑佻彼
優伶爾視孔醜覆蹈其術爾顏不厚日月踰邁爾胡不恤
棄爾天命昵爾讐賊昔皇多士亦胥茲溺爾獨不鑒自抵
伊亟

雷崖箴

邊貢

少參白先生素秉直氣其在地曹故多所建白忤當道
出判永平已而同知登州事其在登也建山之崖積雪
皓如曰是其類我矣因以爲號蓋未幾提刑河北又未
幾而參佐湖南其直氣砥在地曹時益厲也其志埴無
似固嘗私淑先生而先生之心亦某所素知慮其邁閑
於群小也故作是箴以獻且自警焉

皇明文範卷七

廿

峻波曾厓有礙其露時于海邦于截于絜其絜伊何如練
斯張其截伊何極于昊蒼有嚴君子既正既固心之樂之
載瞻孔慕震興反側天威是懷比操于露倫行于厓厓既
截只露既絜只人之望之氣不懾只氣不懾只厥維嫉途
先民有言曉曉者易缺皎皎者易汚不見是圖而然乎
歲除自傲箴

張邦奇

慎修冥冥時維陰德矧曰有臨曷監弗赫爲天立心爲世
作則庸行庸言曷哉是力矧乃祖考儉勤兢惕傳世十一
歷年三百珠貫璧連罔有疵忒其在于今昭哉燕翼子孫

黎民在汝培植日月逝矣頭顱漸白鼎鼎百年追悔何益
命之不易永念時勅灑掃室庭經營四國審厥危微敬恭
朝夕曰篤不忘庶幾昭格

性道箴有序

張邦奇

予視學於湖湘于茲二年而士鮮有興於道者地里廣
邈巡歷有時言念士習心竊拳拳爰舉為學大端列為
韻語七章頒下各儒學諸生以代面語仍俾各錄一通
置之座隅庶其諷詠之間有所興起

受形於親本同一氣心苟或違判一為二召彼不祥職此
乖戾孝子仁人如天是事最率其孝靡違造次先意而承
無影亦視有過幾諫委心異志無處無時敢與親貳立身

皇明文範卷七

廿二

行道光昭後世匪我能為維親之遺亦念天顯克敬克悌
罔私貨財平我兄弟相彼植木根既牢矣枝維翹矣木維
喬矣我悲世人忤禮悖德如削其本求木之植可不畏哉
天命孔赫

右孝弟

言失實象以為尤縱不汝尤汝獨不羞忠誠及物人亦
汝親謂汝好友謂汝良人何苦為汝為譎為囂心勞日拙
棄於姻隣戴天履地中函厥心一理洞然達於萬深所以
君子慎幽察微時檢時防罔敢或欺忠信曰周無繇可窺
幽無鬼責明無人非泰然自得聖賢同歸維此信人汝謂
之德維彼不信汝謂之賊相人孔明處已宜擇

右忠信

告爾多士責已宜周三反不校顏孟為儔小不能忍伍彼
頑民繁頸桔體受審與頃醜孰大焉玷我儒門不愛其身
不念其親

右懲忿

告爾多士豐約由天富不可求徒為執鞭合浦之珠不求
乃復擲壁揮金亦果其腹汝或哀人天即哀汝利為害門
敬念斯語

右戒貪

學問之道先肅其容以一其心子使懂懂利害得喪命也
胡計有在我者明道正誼敬誦其言反之身心體驗窮索

皇明文範卷七

廿二

務精以深由人驗天以古證今維惡宜戒維善足欲求南
安宅與爾坦途而居而由不亦樂乎

右主敬窮理

節義廉恥立身所先崇德脩德高明配天徒義則德崇知
恥則德脩德崇則高大德脩則光明體膚可饒志不可汚
元首可喪節不可渝不見下澤穢濁攸趨崇峻壅人莫
能踰父天母地為萬物靈豈不最貴矧曰才英劍淬乃利
泉濬乃清勵乃志氣無忝所生

右崇德脩德

三畏箴

許宗魯

於赫天命惟人所稟上帝降鑒實昭非隱顯允君子德厚

位隆是維先覺以範我躬聖言煌煌斯道孔彰繼往開來
有典有常惟此三者不可狎侮慄慄惴惴履水蹈虎怠棄
天命侮慢聖言簡傲大人是曰褻天嗟爾君子曷不敬畏
戒謹恐懼欽此良貴朝日乾乾在夕惕若小子作箴敢告
同學

銘

奎上人耘杖銘

劉基

奎上人得古藤以爲杖而置鋤焉將以兩其用也名之
曰耘杖而劉基爲之銘曰

習可以取魚而不可以繫智帶可以繫儒而不可以貫珠
孰恥其矜而多乃需既予老是扶又歲養之除畀康勿起
以弗迷厥塗杖乎杖乎歲月逝夫子也予俱

室中雜物銘有序

王廷相

予端居誦暇檢所不逮惕然恐懼若獲淵氷乃託所御
物銘以自警蓋摘其關於此而寄其義於彼則左右前
後皆吾師也古謂約而言之可以爲子孫常者其庶幾

乎

屏銘

蔽其身毋蔽於其心蔽其身安無害也蔽於其心闇莫大
也

枕銘

爾逸志於逸自惰爾身乎爾思力所不及自戒爾神乎

席銘

朴乎毋淫於華靡宴乎毋惰其肢體昭乎毋愧於屋漏

釜銘

耕以自給體瘁志逸其樂熙熙仕而從祿王粲錦衣履歎
危機汝將肉食耶養食耶

硯銘

規爾角倂不易傷非欲爾毀方池爾腹倂而有容非徒爲爾飭躬

鑑銘

勿曰爾明不見其後勿曰爾仁不掩其醜

櫛銘

緩則通通則理急則滯滯則傷

琴銘

嗟嗟習俗難感而古道易湮也舜文日邈其響杲遂終絕平鳳鳥不至其道將不在茲乎守之敬之遁世無悶

劍銘

大皇明文範卷七

廿五

丈夫皇皇志在四方維德則威維順則昌

墨銘

摩頂放踵以利天下不仁而可爲乎知白守黑以附斯文畔道而可與乎

瓶銘

口弗守咎乃興蓄弗固德乃崩

觚銘

鎮有鼻鼻則器矣桀有尾尾則俚矣故君子恥之求備其德易曰直方大不習無不利惡得有其二以廢其一哉

正齋銘

陸深

都諫俞國昌作正齋友人陸深爲之銘曰

渴不飲泉息而擇木毋謂小閑罔敢弗穆負袞以朝兩觀斯戮秉德不回神明所福高齋抑抑惠山之東於皇先訓配茲棟隆過者必式君子之功蟻旋則折龍德乃中曲房複閣以貯歌舞結綺臨春速譽召侮陋巷稱賢草廬頌武端居儼歲式是千古易云尚象書卷肯堂卓哉位置負陰面陽豈曰室適用表萬方太史勒詞以銘勿忘

書櫃左銘

張邦奇

維宏斯富維安斯固維密斯無蠹性命之理幽明之故默而藏之而以時布

書櫃右銘

張邦奇

闔也若虛闢也有餘闔闢無恒維時之俱悠悠宇宙變動

大皇明文範卷七

廿六

萬殊有不我需厥名曰愚

牀東銘

張邦奇

天地之元至冬乃閉其後而施無往不濟人身所息曰唯夜氣致養于斯晬面盎背

牀西銘

張邦奇

常人之情無患恒肆患在衽席莊生所忌暴虎馮河孰臻有悔晏安酖毒不畏入畏

硯銘 五首

張邦奇

地乎靜天乎玄動亦定安而遷誰是者帝之先

膏之光澤之長施之無方居之孔臧

其居默默深根寧極文明天下而反一無迹是謂全德

端貞厚重靜以磨動大朴惟初文明肇用厥用沛然蟠地降天玄之又玄萬象之原

鎮書鐵尺銘七首

張邦奇

剛不屈重鎮物一舉移焉萬象出

亞夫堅卧喧翻者息王公正色孰敢踰其則

秉躬正直運量均齊所在帖然孰為栖栖

卷櫛爾展之拿拂爾按之翺幡爾莫之一身不回萬方皆

憲之何以致之百其鍊而

人勞適紛我卧而理開聲挾育叩我則啓

吾生不離乎文字靜於是動亦於是靜而百顯悶動而百

幽沸卷舒自我維厥時外強中實孰竭予施文宣既沒文

不皇明文範卷七

廿七

不在茲乎

生死在書書之露出沒鑽研令朽腐往者日湮來者為所

若子獨何為回愚參魯肅整庶隅端然文府仙官六丁左

右呵護不具不揚於書多補作詩孔嘉寶爾終古

界方銘十首

張邦奇

秉正直慎區畫一無忒萬方式

靜專動直吾其乾至靜德方吾其坤乾坤合德其易之門

耶

於昭乾德靜專動直不聞亦式順帝之則

其立不偏其行截然遵我矩矱庶幾無愆

靜而無為動而均布煥發章程我履惟素

因殷之質入周之文用我則治舍我則禁

子善區別條分昉列於以施之四方有截

不驕不隨寔貞寔固矩度在我不棄跬步

堯何以平章矩是絜也桀不吾以用自絕也刀筆之徒操

一切也微子主之幾何不滅裂也

人謂我介亦勤應與人謂我方實用區處

印色池銘

張邦奇

潤而密貞而剛以善厥厥貴彼四方我朱孔陽

龍頭竹杖銘

張邦奇

節勵雲霄身感霖雨降陟以時佳予與汝

方城書院八銘有序

許宗魯

不皇明文範卷七

廿八

許子遊於王門久矣其侍於王也談不及私宴不及昵

禮交道論誦德講業閭閻如也侃侃如也王固目以拂

士焉嘉靖戊子夏四月僕再如楚過從方城書院王若

曰於戲許生善言不可遠也善導不可已也予適越歲

而不從不穀遊翳不穀或有闕子為箴辭以警不穀許

子曰唯唯夫樂諛者恒人之情納規者君子之德故善

謹疾者嗜苦口善飭躬者甘逆耳王有斯教其庶幾乎

乃既所見敦製八銘因物裁義婉而不詭正而不訐書

之座隅用備警誦云爾

樽銘

虛其中滌爾汗納爾清不戒以盈覆且傾

爵銘

脩爵無算惟酒無量不及亂威儀抑抑永貞吉

枕銘

角枕繫兮以承爾晏兮彼規而警旦復旦兮

衾銘

相彼禽矣製此衾矣矧伊人斯其胡弗思其儀一兮惟衾之吉兮二三其仇惟衾之羞

扇銘

和風之自惟幾惟微淑慎爾樞機

椅銘

處逸思勞居安思危毋縱爾體不崩不虧

皇明文範卷七

九

戶銘

闢之以來賢也闔之以防奸也賢由已來姦由已滋

屏銘

蔽爾外無蔽爾內外可飾也內不可匿也

皇明文範卷之八

議

孔子廟堂議

宋廩

世之言禮者咸法孔子然則廟而祀之其可不稽於古禮乎不以古之禮祀孔子是褻祀也褻祀不敢不敬無福索何今之人與古異也古者將祭主人朝服即位於阼階東西面祝告利成主人立於阼階上西面尸出入主人降立于阼階東西面此皆主人之正位也卒醑祝盥于洗升自西階主人盥升自阼階祝先入南面主人從尸內西面祝酌奠主人西面再拜稽首皆爲尸筵之在西也尸升筵主人西面立于尸內拜安尸尸酢主人主人西面奠爵拜皆爲尸之在西也漢晉春秋所載章帝元和二年幸魯祠孔子帝升廟西面再拜開元禮亦爲先聖東向先師南向三獻官皆西向是猶未失古之意也今襲開元二十七年之制遷神於南面而行禮者北面則非神道尚右之義矣古者造木主以棲神天子諸侯之廟皆有主卿大夫士雖無之大夫束帛以依神士結茅爲散無有像設之事開元禮亦謂設先聖神座于堂上西楹間設先師神座於先聖神座東北席皆以莞則尚掃地而祭也今因開元八年之制擗土而肖像焉則失神而明之之義矣古者灌用鬯臭鬱合鬯臭陰達于淵泉既灌前後迎牲致陰氣也蕭合黍稷臭陽達于牆屋故既奠然後炳蕭合羶薌蓋求神于陰陽

也今用薰蕕代之庸非簡乎古者朝覲會同與九郊廟祭饗之事皆設庭燎司烜共之火師監之其數則天子百公五十餘三十以爲不若是則不嚴且敬也今以秉炬當之庸非瀆乎古之有道有德者使教焉死則以爲樂祖祭於馨宗此之謂先師若漢禮有高堂生樂有制氏詩有毛公書有伏生之類也又九始立學者必釋奠于先聖先師釋奠必有合有國故則否謂國無先聖先師則所釋奠者當與隣國合若唐虞有夔伯夷周有周公魯有孔子則各自奠之不合也當是時學者各自祭其先師非其師弗學也非其學弗祭也學校既廢天下莫知所師孔子集群聖之大成顏回曾參孔伋孟軻實傳孔子之道尊之以爲先聖

皇明文範卷八

二

先師而通祀於天下固宜其餘當各及其邦之先賢雖七十二子之祀亦當罷去而於國學設之庶幾弗悖禮意禮國學祀先聖孔子以顏子等七十一賢配諸州但以先師顏子配今也雜寘而妄列甚至荀况之言性惡揚雄之事王莽王弼之宗莊老賈逵之忽細行杜預之建短喪馬融之黨附勢家亦廁其中吾不知其爲何說也古者立學專以明人倫子雖齊聖不先父食久矣故禹不先鯀湯不先契文武不先不窋宋祖帝乙鄭祖厲王猶上祖也今一切寘而不講顏回曾參孔伋子也配享堂上顏路曾點孔鯉父也列祀廡間張載則二程之表叔也乃坐其下淳祐初張居程上後因國子顛倒彝倫顛集義再定張遂居程下顛倒彝倫莫此爲甚吾又不知其爲何說也古者士之見師以菜爲

贄故始入學者必釋菜以禮其先師其學官四時之祭乃皆釋奠今專用春釋奠有樂無尸而釋菜無樂是二者之重輕係乎樂之有無也今則襲用魏漢津所製大晟之樂乃先儒所謂亂世之音者也其可乎哉古者釋奠釋菜名義雖存其儀注皆不可知唐開元禮彷彿儀禮饋食篇節文爲詳所謂三獻各於獻後飲福卽尸酢主人主婦及賓之義也今憚其煩唯初獻者得行之其可乎哉嗚呼學校者禮之所自出猶河瀆之宗瀛海也猶山嶽之宗崑崙也今乃舛謬若是則其他可知矣禮固非士庶人之所敢議有人心者孰能默默以自安乎雖然此姑言其畧爾若夫廟制之非宜冕服之無章器用則雜乎雅俗升降則昧乎

皇明文範卷八

三

左右如此類甚多雖更僕不可盡也或者則曰子之言信辨矣達安熊氏欲以伏羲爲道統之宗神農皇帝堯舜禹湯文武各以次而列焉臯陶伊尹太公望周公暨稷契夷益傳說其子皆可與享於先王天子公卿所宜師式也當以此秩祀天子之學若孔子實兼祖述憲章之任其爲通祀則自天子下達矣苟如其言則道統益尊三皇不汨於暨師太公不辱於武夫也不識可乎昔周有天下立四代之學其所謂先聖者虞庠則以舜夏學則以禹殷學則以湯東膠則以文王復各取當時左右四聖成其德業者爲之先師以配享焉此固天子立學之法也奚爲而不可也

孔子廟庭從祀議

王禕

孔子廟庭從祀者凡百有五人自唐肅明至孔鯉七十一人皆受業聖人之門而承聖人之教者也自左丘明至許衡三十四人皆傳註聖經尊崇聖學而有功於聖人之道者也蓋自唐貞觀二十一年始以左丘明至范甯等二十一人從祀廟庭及宋元豐七年復增荀悅楊雄韓愈以世次先後從祀左丘明二十一人之間淳祐元年乃以周敦頤程顥程頤張載朱熹列于從祀景定二年又增張栻呂祖謙咸淳三年又增邵雍司馬光及元皇慶二年乃以許衡繼宋九儒居從祀之列所謂三十四人者也以今論之漢儒之從祀者十四人而猶闕者一人董仲舒是也唐之從祀者一人而猶闕者一人孔穎達是也宋之從祀者

金明文範卷八

四

九人而猶闕者四人范仲淹歐陽脩真德秀魏了翁是也元之從祀者一人而猶闕者一人吳澄是也自夫孟軻既往聖學不明邪說盛行異端並起歷秦至漢諸儒繼作然究終與傳局於顯門之學而於聖人之道莫或有聞惟董仲舒於其間號稱醇儒其學博通諸經於春秋之義尤精所以告其君者如天人性命仁義禮樂以及勉強遵行正誼明道之論皆他儒之所不能道至其告時君罷黜百家表章六經以隆孔子之教使道術有統異端息滅民到于今賴之則所以尊崇聖學者其功殆不在孟子下以荀悅之言性惡揚雄之事新莽猶獲從祀而仲舒顧在所不取也秦火之後聖經闕遺遺篇散亡各為箋傳而偏

學異說各自名家晉宋以來為說滋蔓去聖既遠莫可攷證學者茫昧不知所歸唐初孔穎達受詔撰定諸經之疏號曰正義自是以來著為定論凡不本於正義者謂之異端誠學者之宗師百世之取信也是其所以傳註聖經者較之馬融鄭康成輩功無所與遜且何休註公羊而黜周王魯王弼註易而專尚清虛害道已甚然在祀列胡獨至於穎達而遺之也聖人之道或著之事功或載之文章用雖不同而實則一致三代以下人才莫盛於宋東都其間慨然以聖人之道為己任而著之行事者范仲淹而已其言以為士當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雖伊尹之任無以尚之況當其時天下學術未知所宗尚而仲淹

金明文範卷八

五

首以中庸授張載以為道學之倡蓋其為學本乎六經而其議論無不主於仁義雖勛業之就未究其志而事功所及光明正大實與司馬光相上下自聖道不行世儒徒知章句以為事而孰知聖人經世之志固不專在是也歐陽脩與仲淹同時實倡明聖賢之學而著之文章其易春秋諸說詩本義等書發揮經學為精其欲刪諸經正義識緯之說一歸於正尤有功於正道其為言根平仁義而達之政理所以羽翼六經而載之於萬世至於本論等篇比之韓愈之原道夫復何愧而世之淺者每目之為文人夫文以載道道因文而乃著雖經天緯地者亦謂之文而顧少之哉然則如范仲淹之立功歐陽脩之立言皆可為有功

於聖人之道者韓愈司馬光既列從祀則此二人固決在所當取者也自周敦頤接聖賢千載不傳之秘緒而程頤兄弟承之道統於是有所傳迨朱熹有作五經四子皆有傳註論述統宗會元集聖賢大成紹程子之傳其中更學禁其道不行於是真德秀魏了翁並作力以尊崇朱學為已任而聖賢之學乃復明真氏所著有大學衍義讀書記魏氏所著有九經要義大抵皆黜異端崇正理質諸聖人而不謬其於聖人之道可謂有功而足以續朱氏所傳之緒矣是則此二人者固又當繼朱氏而列於從祀者也及元興許衡起於北方尊用朱氏之學以教人既有以任斯道之重而其時吳澄起於南方能有見於前儒之所未及

皇明文範卷八

六

孝經大學中庸易詩書春秋禮皆有傳註襲括古今諸儒之說而折衷之其於禮經尤多所刪正凡以補朱氏之未備而其真修實踐蓋無非聖賢正大之學則其人又可謂有功於聖人之道固宜與許衡同列於從祀而不可以或遺也按祀法有功於聖道則祀之是七人者其有功於聖人之道如此而從祀闕焉此甚不可蒐累代之曠典昭萬世之公議舉而明之固於今日矣又按聖孫孔伋故列孔鯉之下而曾參亦在曾哲後咸淳三年始升配享於顏孟為四侑東坐而西向父以從祀立廡下而子以配享坐堂上尊卑舛逆莫此為甚聖人之道在於明人倫而先自廢亂何以詔後世借曰曾子子思以傳道為重然子必當為

父屈昔魯祀僖公躋之閔公之上傳者謂子雖齊聖不先父食以為逆祀今孔氏曾氏父子之失序非逆祀乎是故曾參孔伋今當降居於曾哲孔鯉之下又司馬光於程頤程頤為先進張載於二程為表叔而位次皆在下其先後次序亦不可不明咸淳之從祀徒依朱子六贊以周二程邵張司馬為序而不知朱子之贊特以形容六君子道德之盛初未嘗定其先後之次胡可遽據以為準乎是故司馬光張載今當陞居於程頤程頤之上若夫荀况楊雄何休王弼之徒有不當與於從祀者茲又未敢以遽數也嗟乎天下之禮有倡緩而實急倡輕而實重者以其有關於名教也公議所在孰得而廢之况乎禮文之事自儒者出

皇明文範卷八

七

則於有功聖道之人禮所宜祀也而未稱於禮者固不得置之而不議也是用疏其為名教所係而公議之不可廢者列之如右庶幾議禮之君子有所采擇云

薛文清公從祀孔廟議

陸深

臣謹按祭祀之議本以報功而孔廟祀典實為傳道夫聖人之道大矣遠矣今六經所載皆聖人之道也有能以六經之道蘊之身心是曰立德發揮六經之理見之政治是曰立功講明六經之文形於著述是曰立言夫德以建極也功以撫世也言以垂訓也凡有一於此皆應法施於民之義故祭其福焉類其歆焉靈其妥焉神斯享矣此孔廟祠祀之所緣起非徒以彌文為也顧世儒之論從祀者每

多責備於著述之文而於道德之實若在所後蓋有見於祭法報功之說亦以孔子刪述之功居多而祀典皆在教學之地故爾臣則以為聖人之道本末一貫諷訓功烈以時而出初無意必於其間也其在後儒不得不與時而為升降此祀典之所以品節也自今論之孔門七十二賢親炙聖化相與講明有翊道之功故宜祀秦火之烈典章焚棄故二十二經師口授秘箴有傳道之功宜祀魏晉之際佛老並興故排斥異端者有衛道之功宜祀隋唐以後聖學蒸蒸日上故專門訓釋者有明道之功宜祀自程朱以來聖學大明學者漸趨於章句口耳之末故躬行實踐者有體道之功亦宜祀此皆出於人心之同然而無事於一毫之

不肖明文範卷八

八

假借故曰禮以義起又曰天序天秩此之謂也欽惟我朝列聖純以道化天下表章六經不遺餘力名臣輩出足配古人然知以理學為宗者實自瑄始考其平生出處進退一歸風旨其不合於聖人之道者鮮矣况生當程朱之後素尊程朱之學而反躬實踐復性存誠所以立其德者亦足以救末世支離之弊習其於世教似為有功揆之祭法亦應有合但先年亦嘗建議從祀先臣劉定之議以為瑄實名臣勤學好問婦潔其身無愧文清之美謚至以較量朱子之門人高第微寓不滿故斷以瑄祀可無施行蓋其愛護祀典之嚴也故此後來公論有曰本朝理學一人有曰今之真儒當入孔廟有曰比元大儒當入從祀有曰潛

心理學當入廟庭有曰有功名教脩食無忝蓋其推崇尊慕之至也如此雖然是非必久而後定禮樂待人而後行今聖明在上議禮考文正其會也臣又按古人制祭祀之禮雖曰報功其意又在風勵後來蓋欲引長其道以為世教計也是故孔子之祀通於萬世則孔子之道行於萬世豈徒以簞豆裸獻云乎哉若使今之為士者皆能如瑄之為學則言行功業必有可觀於世道何如也所謂法施於民者莫大於此仰惟皇上中興德冠千古行聖人之道得聖人之統主張斯文蓋亦有年如瑄者河津有特祀矣太原有專祀矣必欲鋪張一王之六典以表章理學之有人羽翊聖門風勵來學則從祀之選非瑄不可謹議

不肖明文範卷八

九

復河套議

翁萬達

蓋聞智者必待時而舉事君子不昧勢以圖功是故理有所當而機有所宜審志有所必奮而謀有所不可畧者是之謂不備難慮終矣河套本中國故壤界以黃河固天之所以限華夷也計宜棄而不守籍寇盜然揆以今之形勢則自當復之理而無可棄之機多必奮之志而鮮萬全之計是故不能不為圖事者深長思也河套自開泰以來為國為郡漢置朔方唐城受降據險扼胡往跡俱在我太祖以神武定天下成祖躬御六飛三犁虜庭其時既殘破我亦未暇舍黃河而衛東勝計則偏矣後又撤勝以就延綏套地遂淪之大羊矣然正統弘治之間我

雖未守彼亦未取不見可欲其心不動不奪所恃其爭不力取之可也乃竟因循畫地自捐天設之險失沃野之利此邊疆之臣所宜卧薪嘗膽而有志之士所以扼腕而攘袂者也先巡撫余肅敏公置鎮榆林想亦有志斯舉而套卒未復鎮則空設開關無聞轉輸難孤懸獨立沙磧為墟外之不足恃為藩籬內之無所資其賦役不有其利而益處其勞豈豪賢固陋於遠謀抑其時或有掣肘而未終其志邪然弘治以前我軍猶歲常搜套搗其窠穴嗣是我謀日疎任虜出入涉流殺水揮鞭近塞蔑所顧忌今且盤據其中滋其畜牧遂其生食之為家成業久矣又今昔異時強弱異勢事體利害之緩急人情好惡之向背萬

金明文範卷八

十一

有不齊不可以不慮也欲一舉而復之無廼難乎故曰有當復之理而無可乘之機多必不克志而鮮萬全之算也昔漢高祖之以干於大聽夫敵有威我我強弱以強值弱值弱以弱值強為無東漢武雄斷天啓衛霍不世之將也終幕四出不能一屈單于之膝成哀短祚內釁且生而呼韓稽顙保蕃北此何也漢武值其威強而成哀際其衰弱也馬步矢刃各有所宜主客勢遠徒步異狀韓信背水置陣死地以生魏武舍鞍馬與吳越爭于舟楫之間是何也韓信以死地為主而得其逸魏武舍中國之長而困于所短也人情莫不愛其親然負米以致其養與遇緩而擇其患緩急自有不同人情莫不愛其身然一勞以

永其逸與暫息以休其體向背亦為殊等喪先王之乘舟不如死則取餘艘者必濟義兵謳歌思歸則定三秦者易為力也我國家拯天下于胡元天威所及雷擊風掃遺虜遊魂僅存喘息年來收養殘穢蕪之虜我生口日滋月息即今小王子吉囊俺答諸部落可三四十萬視昔之奔命窮荒不見馬矢者盛邪衰邪強邪弱邪而我承平日久軍政多偷三五年來雖賴廟廟注意邊防漸次振舉而其竭籌慮耗財用其功業也亦少矣回視二祖之時其強弱盈縮又何如邪河套久淪虜中間諜罕至虜不屋居畜牧其內山川之險易途路之紆直水草之有無我不可必知也提軍深入其境能無虞乎夫塞以內我中國地將領講求

金明文範卷八

十一

其形勢卒伍諸記其要害尚不能悉而况塞以外乎今我勞而往彼逸而待我馬出塞三日而疲彼騎遍野一呼而集得有小利歸途尚難倘失鄉導全軍何賴數萬之眾緩行持重則虜備益嚴疾行趨利則輜重在後且寇日有定期累糧有定數虜遷徙靡常則戰無定地遠近不測則戰無定期一戰之後虜或保聚或伴為逃遁笳角時聞壁壘相待已離復合終不渡河而我軍于此戰邪退邪兩相守邪數萬之眾出塞亦必有數萬之眾援之否耶有驍將以通糧道否耶保無抄掠不至匱乏否耶是皆至難而不可任者也夫馳擊者虜之所長也守險者我之所便也弓矢利于馳擊而火器利于守險者也舍火器守險而與之馳

射突擊于黃沙白草之間得邪失邪今塞下兵即塞下人也墳墓廬舍先人之所營妻孥眷屬骨肉之所居禾黍桑麻業產之所具牛馬牲畜身養之所供迫於兵刃怵于生死尚每每退怯以煩上人之督責令驅之于無人跡之地限之以可立盡之食要之以難必成之功苦之以不即罷之役恐之以將徙之禍而欲得人之死力可乎議者欲整六萬之衆為三歲之期春夏馬瘦為虜弱而我利于征秋冬馬肥為虜強而我利于守春蒐于套秋守于邊三年三舉虜必難支待其遠避拒河為守是固一說矣然天時物性不甚相遠也秋冬虜馬肥矣而我馬不亦肥乎廼止利于守邪春夏虜馬瘦矣而我馬不亦瘦乎乃獨利于征邪

皇明文範卷八

十二

夫春夏馬瘦而虜弱不能入寇然坐以待我誠懼其擾擊我也秋冬馬肥而虜強既能為寇則多方設謀誠懼其報復我也六萬之衆非所以襲人千里之途非所以自逸轉圜之間情態異致歲一為之以俟三舉其可得乎兵家勝敗本難預期一舉失利士傷馬耗議論蜂起則將已之乎竭天下之力排天下之議以俟其成乎三年三舉咸可得志虜敗而守我去復來終不渡河版築難舉則將何時已乎蓋議者見近時搗巢之舉恒獲首功昔年城大同五堡之邊虜亦不來深競以為套地易復然後套與是二者實有不同蓋搗巢因其近塞乘其不備勝則倏忽而歸敗亦支持以退舉足南嚮便是家門壕塹城堡為援可恃復套

則深入人境後援不繼勝固艱關敗虞陷沒事勢異也夫必勝之兵有限之矢此李陵所以失也今我之將士能為陵之所不能為者乎往城諸邊實近我土又沿邊之地虜原不以為利故雖城邊築垣少有侵取虜不恤也套地則自火篩入寇以來據以為家四時之間不離住牧一旦欲取而有之彼肯晏然不有爭乎事體異也故曰殺虎者易奪虎子者難奪虎子者易奪虎穴而居者難今未能殺虎而奪其子欲處其穴得乎夫先據北山將勇者勝趙奢之所以得也今我之將士能為趙奢之所為者乎若曰伺虜出套拒河為守先將渡口及可以假水道路築垣墻以次移置邊堡于沿河如昔年王晉溪近年張南川及總兵

皇明文範卷八

十三

官周尚文所論似若可為而不知今日諸酋各有分地套地為吉囊四子所居控弦者常不下十餘萬豈有空套以出之理沿河計二千餘里築垣為限豈時日可完移置邊堡非百數十不相聯絡堡間其非千人不可而遊徼瞭望哨守者不與當三十萬衆不止也誠恐布置未定而爭穴之虞空穴况我過去河動輒千里一年之食為數億萬沿邊所出仰足自供益以此數必仰內地由內地而輸之邊遠者千里近亦不下千餘里乃又自邊而輸之於河即糧道可通飛輓實難此尤所當慮慮而殫思者也然則套中之地其終不可復乎曰事變之來至無常也要之君子不可有徼倖之心夫秦之所慮者胡而終秦無北邊之警

漢之所備者胡而中葉有款塞之順事變之來孰能逆觀
我皇上以聖德建極元老以上知作輔天心助順將來
之盛衰強弱腐能保邪自相攻擊如匈奴之南北并遭疾
疫如先零之殄滅豈無期邪彼有其隙我乘其弊套地之
復此其時乎謹我塞障飭我戎備和我行伍固我元氣以
俟其隙計之得也故曰知彼知己百勝之道也若不察虜
勢之強弱不審事情之難易不揆我力之有餘不足使塞
下之民迫於備邊者喘息不復定沿邊之卒傷於鋒刃者
瘡痍不獲起而復橫挑強寇以事非常則愚所不解者也
謹議

對

廣薛季昶對張柬之語

宋 蘇

神龍元年春正月秋官侍郎張柬之天官侍郎崔玄暉中
臺右丞敬暉司刑少卿桓彥範相王司馬袁恕已舉兵討
武氏之亂張易之昌宗伏誅中宗復位洛州長史薛季昶
言于柬之曰侍郎舉義兵剪除姦雄臣復帝室使四海蒼
生再見唐家日月其事甚偉而季昶無一言以為賀者侍
郎亦知其意乎柬之曰不知也季昶曰僕亦以為侍郎不
知也侍郎若知則其所設施當不止此侍郎幸聽僕僕請
披瀝為侍郎言之昔我高祖提三尺劍起晉陽輔以太宗
之神武將帥之忠烈然後能縛世元於東都戮建德於河
朔剪黑闥於山東收李密於黎陽誅蕭銑於江陵晝不得
息夜不得寐蟻蟪生於鎧冑之間蓋出萬死一生百戰而
有天下為聖子神孫建萬世不拔之業今武氏以妾媵之
微黜奪帝位斷王皇后蕭淑妃手足投酒彘中召諸宗室
朝明堂恣行殺戮御則天樓大赦天下革唐號為周易服
色置社稷立宗廟身被袞冕手秉大珪自稱曰天冊金輪
大聖皇帝南面而朝羣臣自天地始分以至于今未有也
侍郎豎義旗以復辟為辭但殺二張而釋武后弗圖是捨
豺狼而問狐狸何以壓服天下人心僕竊為侍郎弗取也
侍郎若聽僕計集百辟卿士執武后獻諸太廟數其過惡
取太宗黃鉞斬之以謝天下凡武氏之在中外者無大小

盡殺無赦庶幾小慰先帝在天之靈而侍郎高義亦不在
伊尹周公下侍郎能之乎東之曰吾襲與玄暉等謀亦嘗
如長史言但武后倒持天柄二十有一年生殺廢置皆自
其手出三公九卿惟知有武氏勇將精卒亦惟知有武氏
萬邦黎獻亦惟知有武氏脫有一人號於眾曰天后且爾
將何所真吾屬乎則吾作蓬粉矣李昶曰不然武后負滔
天之惡海內雖畏其威忠義之心人孰無之其專制之初
李司馬起兵揚州奮臂一呼得勝兵十餘萬山東豪傑皆
蒸麥為糧伸鋤為兵以俟南軍之至當時天下尚憤惋如
此況今日乎侍郎斬玄武門而八不過羽林兵五百人耳
誅二張如殺孤兒無一人敢動者則人心可知也侍郎即

皇明文範卷八

十六

誅武后天下有不帖帖者當使鐵鉤鉤吾舌懸於長安城
上以為亂言者之戒東之曰漢之呂后與武后無大相遠
平勃雖將南北軍未聞誅之豈不以誅之為弗是耶李昶
曰武后之罪浮於呂后萬萬呂后雖殺孝惠子盡封諸呂
為王未嘗改移漢鼎今武后肆行不道賴皇天后土未絕
唐祚使侍郎得竭忠其間不然則天下非復唐有欲持一
卮酒滴獻陵土且不可得侍郎尚欲同之乎東之曰武后
母也今天子子也以子罪毋縱快忿一時如萬世公議何
李昶曰傳有之人臣無將將則必誅設有人焉欲睥睨神
器侍郎必盡殺之乃已是何也亂臣賊子決不可赦也武
后於唐大義已絕不過一亂賊耳二三大臣為國家討賊

宜從先帝之誌豈上所得預聞當此之時宗廟社稷為重
武后為輕能殺之乃所以伸公議也東之曰吾為唐家老
臣即且暮死恨無以藉手見先帝地下今幸誅二凶復國
號曰唐便當乞骸骨歸老故山他固不識也李昶見東之
不能聽其言氣怒甚目光如炬大聲謂東之曰此事姑寘
之二凶雖誅諸武封建如舊日夜切齒恨不碎嚼侍郎之
骨况三思又得幸於上倘自上罷政事矯制殺侍郎等若
反掌耳侍郎尚不知動念乎東之曰大事已定彼猶枕上
肉耳夫何能為上素勇烈當使自誅之以張天子之威耳
長史固不必過慮也李昶退彈指嘆曰唉吾以東之為天
下人豪故往告之乃若是吾不知死所矣二月上命三思

皇明文範卷八

十七

為司空五月賜東之等王爵罷其政柄二年六月各貶為
遠州司馬未幾皆為三思所殺如李昶言

樵漁子對

劉基

樵漁之為業賤而且勞有嗜之若將終身者察其私非賴
是以生蓋隱者也人有問之曰夫高岱之木不朽心而液
即者固將應棟梁之需也幽冀之馬不曳蹄而蹶膝者固
將駕瑤象之車也天地之間莫大乎人觀子之容坦坦施
施神氣盈宇又偉且奇方今聖明在上旁搜俊賢纖芥之
善畢舉寸尺之長不捐是故懷德抱材之士莫不龍躍九
淵鳳翥高雲傳巖無版築之老蠅溪起垂釣之民歲器待
用者維其時矣方當豹變風雲接武龍變施澤于民以措

時宜不此之圖顧守汚卑翳蒼山澤沒齒何為賴有汗體
跋履崖谷銛觚覃刺鑽膚如鉞蹈蛇觸虎動貽茶毒清冷
之川大魚不處鱗鱗瑣瑣雜以蝦蟇窮日之力所獲幾許
朱門晨啓欲鍾聒天先生之竈冷而無烟銀鞍駿馬照映
狐貉先生之袍長不蔽足徒懷荃而佩蕙長無沒于丘壑
甚無謂也隱者笑曰子不見夫炎洲之翡翠乎巢居絕島
之中棲息平陸君之上飲石底之流泉食葭下之纖鱗蔚
羅不能加弓弩不能及也一旦乘風遠逝汎濫乎江湖之
間飽魚鰕而飲稻粱洋洋焉不知其所歸虞人網而撤其
毛羽焉向使守分而居孰得而改之哉故曰貴賤命也窮
通時也是以鷄雀不思霄漢之翔麋鹿不羨攀緣之能故

金明文範卷八

十八

能全其身今子之云是欲刻萬以射犀札植菰蔣于千仞
之崖而冀其實也且今之遇于世者何如耶附勢移權病
于深谷之賴有憂讒畏譴過于蛇虺之擊學古入官試
用有司貴任何弘俸祿何微苟虛名之目著亦奚救于寒
餓若夫高屋大廈百鬼所闕妖服賈禍先哲時鑒是豈野
人之所願欲哉采山林以食力釣清冷以自適日高而起
日入而卧目不接市肆之塵耳不受長官之罵俯石泉以
瑩心攀芳蘭以為藉榮與辱其兩忘世與身而相謝若是
者吾庸多矣吾又何所求哉問者退而言於子予惟其言
近乎道故志之隱者居桐江不知其名入謂之漁樵子云

答鄭子享問齒

劉基

單闕之歲招搖指于乾維鄭子與客過予速酒登肴踐豆
揚扈載爵載唱巖巖輟輟有聲若然上通崑崙天旋霧濛
條燦晝昏顛倒室虛眾賓愕貽惜不知其由有神羅吞踴
跳而前曰子神也實司子牙今予之居泐矣龜兆拆矣予
無所宅矣吁子厄矣子且何以處我予未及應而鄭子代
予為文浩浩湯湯噴雲披風予備弗能答也酒盡客去予
呼老羅而謂之曰子為神乎余靈有牙將子是司子擇予
居予弗子辭相彼牧夫牛羊是守虎狼搏噬伊誰之咎大
木將顛本必先撥寤而築之庶其不斂子實司齒而不我
扶不我風告以俾我瘠瘠腐樞摧閣何為乎子名為神而
不保乃宅以亢乃身弗振垢以自詡而語余以云云子去

金明文範卷八

十九

矣子之醜莫大矣夜分就寢老羅左執鞭右引簪索縛一
小鬼其狀蜈蚣蝟蝟赤首虺身頭若枳傷曰是所謂蜈蚣
者也實蝕子牙請戮之以釋我尤於是斧鑕既陳且訊以
言曰來女跪跂人齒女居弗齒曷依齒固女活齒潰女絕
齒其弗察列齒之家熊蹯豹胎梅醅姜辛青蚨味鹹桂蠹
水如蜜唧蜂蟻液腥涎蒼橘黃橙木瓜作酸鑽堅磷剛
促刺女膚知女所在挑女剔女鈞女摘女蜀椒鶴蝨浸漬
攻刺索女于室糜潰女質拔其枵殼投之瓦礫植以馳骨
女悔曷及今我之牙疏芳漱清吐辭蘭馨乾肺弗啞腊肉
弗嘗白鹽赤米齏汁泔淡含咀天和康女以居女實予依
予不女虞胡弗滅乃心以作怕淫用礪析女家以離予之

輔車今當艾爾元殘爾軀剝殄滅爾種爾罪有餘蟬蚊聞
言蒲服頓伏勝首觸地仰而嚔天啞啞而言曰微生罔知
寄命先生匪牙曷居豈其弗思而自絕于居停主人主人
戮我以罪我弗敢避雖然願得一言而死死且不朽先生
獨不聞夫穆天子駢盜驪之駟服翠黃之乘造父爲御西
游瑤池觴王母于帝臺靡靡娛娛窮年歲而忘歸天下睢
睢如鳥失棲造父大諫天子弗聽造父乃埋其輪而朽之
以示天子天子始寤疾馳而還則半四海之諸侯已委贄
于鵠倉氏之庭矣是謂償車之轍故其知者以造父爲忠
不知者以爲不恭由今觀之是耶非耶今先生之生四十
有一年矣心隨物遷志與景趨日復日暮復暮泯泯然與

八皇明文範卷八

二十

草梗同腐而不知隙駒之度朝華迎霜以爲冥靈螭蛤吟
秋以爲神龜外疆中乾奄爲枯槁而猶不覺爲我聞孔子
大聖四十而不惑聲律身度永世作則孟子四十而不動
心知言養氣垂名至今今夫先生之心憤憤怵怵飄若浮
烟言交于前躁吉罔甄氣憑于中蓬勃標天激物動懷以
滑而魂者日不知其幾矣且夫四十無聞君子恥之先生
閉門而坐冊不離目筆不離手日著于言而不章于人口
留之身後以覆醬醢徒何爲玄華術容藻操以夸丹元冥
迷偷以爲安羅公知之而不長告微生獨不能忍且恚且
悼竊願有陳而閉錮堅確牢不可發乃鑽乃鑿竭圻以出
不然其得見於先生耶且先生之齒三十有二而未嘗以

之齊大肉截大截片藻封非柔脆輒美餽之以舌可使先
生因齒脫而知邁感齒剛而知戒日乾乾乎彌厥愆乎以
踵厲于聖賢乎則走也有功於先王多矣乃不蒙賞而以
爲戮言未既劉子惕然大寤酌而醢之書其言以自警

孟嘗君求石磬對

劉基

泗水之濱多美石孟嘗君爲薛公使使者求之以幣泗濱
之人問曰君用是奚爲哉使者對曰吾君封于薛將舉宗
廟之祀製雅樂焉徵君之石無以爲之磬使隸人敬請于
下執事泗濱人大喜告于其父老齊戒肅使者以車十乘
致石于孟嘗君孟嘗君館泗濱八而致石于外朝他日下
宮之碣關孟嘗君命以其石爲之泗濱人辭諸孟嘗君曰

八皇明文範卷八

廿一

下邑之石天生而地成之昔者禹平水土命后夔取而薦
之郊廟以諧八音衆聲依之任土作貢定爲方物要之明
神不敢襲也君命使者求于下邑曰以崇宗廟之祀下
邑之人畏君之威不敢不供齊戒肅使者致于君君以置
諸外朝未有定命不敢以請今聞館人曰將以爲下宮之
碣臣實不敢聞弗謝而走諸侯之客聞之皆去於是秦與
楚合謀伐齊孟嘗君大恐命駕趣謝客親御泗濱人迎石
登諸廟以爲磬諸侯之客聞之皆來秦楚之兵亦解君子
曰國君之舉不可不慎也孟嘗君失信于一石天下之人
疾之而况得罪於賢士哉雖然孟嘗君亦能補過者也齊
國復疆不亦宜乎

蚊對

方孝孺

天台生困暑後卧絺帷中童子持嬰戲于前適其就臘火之童子亦腫投嬰併床其音如雷生驚寤以爲風雨且至也抱膝而坐俄而耳旁聞有飛鳴聲如歌如訴如怨如慕拂肱刺肉撲股啗面毛髮盡脫肌肉欲顛兩手交拍掌濕如汗引而嗅之赤血腥然也大憚不知所爲就童子呼曰吾爲物所苦亟起索燭照燭至絺帷盡張蚊數千皆集帷旁見燭亂散如蟄如蠅利嘴飮腹充赤圓紅生罵童子曰此非嗜吾血者邪皆爾不謹寨而放之入且彼異類也防之苟至爲能爲人害童子拔蒿不之置火於端其煙教數左麾右旋繞床數匝逐蚊出門復于生曰可以寢矣蚊已

皇明文範卷八

十三

去矣生乃拂席將寢呼天而嘆曰天胡產此微物而毒人乎童子聞之啞爾咲曰子何待已之太厚而尤天之大固也夫覆載之間二氣絪縕賦形受質人物是分大之爲犀象怪之爲蛟龍暴之爲虎豹馴之爲麋鹿與庸狝羽毛而爲禽爲獸裸身而爲人爲蟲莫不皆有所養雖巨細修短之不同然寓形於其中則一也自我而觀之則人貴而物賤自天地而觀之果孰貴而孰賤耶今人乃自貴其貴號爲長雄水陸之物有生之類莫不高羅而畢網山貢而海供蛙黾莫逃其命鴻雁莫匿其蹤其食乎物者可謂悉矣而物獨不可食於人耶茲夕蚊一舉喙即號天而訴之使物爲人所食者亦皆呼號告于天則天之罰人又當何如

鼻對

方孝孺

耶且物之食於人人之食於物異物也猶可言也而蚊且猶畏謹恐懼白晝不敢露其形瞰人之不見棄人之困怠而後有求焉今有同類者啜粟而飲湯同也富妻而育子同也衣冠儀貌無不同也白晝儼然乘其同類之間而陵之吮其膏而醢其腦使其餓踣於草野流離於道路呼天而聲相接也而且無恤之者今子一爲蚊所嗜而寢輒不安聞同類之相嗜而若無聞豈君子先人後身之道耶天台生於是投枕于地叩心大息披衣出戶坐以終夕

皇明文範卷八

十三

曰夫十二官各有主司維鼻有司別臭察微臭之不察何以鼻爲今火帛之臭亦烈矣而爾頑若不知述俾火燭燻裳及衣雍蔽之禍豈不大可悲乎久之鼻忽有聲聲與口同曰我受命爲子之鼻今二十又二冬蘭茝椒桂其氣必芳我聞我知俾子佩藏槁腐鮑風腥氣惡我覺其穢俾子避匿子足不妄履而口不遇毒者皆我之得職也今子乃昧於治身宜煖而寒去袂就單爲風所加外鏹內鬱壅我鼻官遂至火燎切膚而不知其然皆子之過也於鼻何罪焉假使服食以節起處有常順陰燠陽無所敗傷鼻寧有不聞馨香乎且古之志士至于耄老猶且居不求適維道是奮大雪皴肌而燠不暇近恐適意之致毒知炎上之

生災不可不慎也今子當始弱之時有荼毒之禍方當如
冰嚼雪塊枕草坐愁思怵迫凍餓摧挫猶恐不可而乃放
不加思恣肆頽惰當邪寒時遽自溺於火爲身計者良已
左矣不此之責而反謂我爲何哉夫墮蔽之禍厥有攸自
秦亥蠱昏趙高乃弑彼梁偏任斯有朱异隋廣淫融而世
基以肆木不虛中蟲何由萃此三主者苟以至公爲嗜好
以衆庶爲耳鼻上宣下暢無所凝滯雖有奸邪何惡之遂
顧偏僻猜忌執一遺二以猶爲薰椒蘭是棄由是禍亂交
興宗覆社圯今子不務自尤而維鼻是訾一身之理且不
達況於政治也哉方子仰而嗟俯而愧屏火捐爐凝神養
氣既而鼻疾果愈

皇明文範卷八

十四

巢雲對

貝瓊

淮南蘇恒屋于千仞之崖危乎孤鶴之託一枝而雲氣出
八千戶牖與野馬網縕不絕遂號巢雲而處其中凡若干
年人莫得見之者有東吳生涉江而過焉恒方據梧梧讀
老子書因介而進曰甚矣子之好古也自上棟下宇之作
以辟風雨寒暑人固別乎鳥獸已謂之巢者假也又謂之
巢雲者益假也吾嘗病世之假不知好古之士亦必假之
物而爲名則彼之困於假者奚病也抑顯晦之跡既殊而
憂樂之情懸絕吾請與子論之可乎且以觀君子之所擇
也曰可曰通都之中左回大川右屬群山宛宛下赴鬱鬱
龍蟠甲第是管線以崇垣桵之約之如跋如審文應洞開

朱拱鈞連盤盤園困仰不見天以居以寢其居孔安不火
冬熾無冰夏寒其視巢雲爲何如對曰楊子有言曰高明
之家鬼瞰其室不能節之以制而侈靡相傾此漢之田蚡
梁冀卒蹈大禍曾不及覆沃之爲貴也吾是爲哉曰下濕
高原我圖我獎輦石其間可游可觀鑿而成窪壘而成冢
錯落星布嵌巖雲漸或背而崩或環而拱虎豹縱橫駝馬
交踵神倖壁華勢方斷隴境與心謀物以機動異卉駢生
脩條上竦回巖激芳紅寒翠涌其視巢雲爲何如對曰金
谷既虛而二十四友爲禽宜求者之所戒復忍襲其轍乎
曰高臺九層上切星辰俯見百里極乎八垠洞庭爲池浩
浩云云鳥驚往來候鴈千群霜降之秋雷奮之春以宣其

皇明文範卷八

五

聖以世其煩朝挹羲和夕賓結隣其視巢雲爲何如對曰
古者國有時臺以望氛祲祭其豐凶若章華姑蘇恒勞民
爲之而勢危累基者君子不予也矧其下者罄千金以奉
一已樂之所在患必隨之曰鳳吹參差柱捉絃張乍抑乍
揚移宮變商楚腰衛頰二八分行曲按回波響倖鵲翔揚
蛾聯娟吐氣蘭方良夜何其厭厭未央絕纓繼燭炳燭傳
觴其視巢雲爲何如對曰孔子曰鄭衛之音比於慢矣吾
自吳之越自越之楚而息於此耳莊生之天籟發蘇門之
嘯歌顧不愈乎世俗之好以喪吾真邪曰結友金張連姻
衛霍車馬相過氣熾熏灼恥事佔畢擊九六博遨遊狹邪
宿留平樂百金一擲割鮮野酌杯觀五湖垤視四嶽其視

巢雲為何如對曰鄙哉貴游子弟席棄之寵其驕素
荒淫無度故積之百年之久而墮於一旦不亦悲夫曰入
黃閣趨紫垣理萬民總百官令出如流勢尊如山門列霜
戟堂垂曲旃魚輪初啓鶴蓋雲團左右之人衣襲綺紈祿
周三族國延子孫流光百代比德前人其視巢雲豈不有
間乎對曰以非常之才處非常之任者吾輩知校能翼翅
鵬鷖之相萬又可以妄觀之邪苟居其位必不克矣曰然
則巢雲卷舒一壺一丘樹秀汲清委化而休非幾於絜身
亂倫之流歟對曰生觀於彼而不觀乎此蓋知其一而不
知其二也雲之為物囿於天地而有時不足圍也蔽於山
澤而有時不足藏也汎溢如濤洶乎其不可排也回旋如

皇明文範卷八

廿六

雪泯乎其不可執也蔽乎內外為吾之藩籬也彌乎六合
為吾之帷幄也其變不一吾之玩也若狎而昵吾之友也
茫茫然莫知其所止油油然莫測其所如也於是拉私景
招太白小匡廬卑少室逍遙徜徉以永朝夕視彼壯麗之
居非吾之所安閒曠之園非吾之所適馳騁非吾之所事
聲伎非吾之所感而一時赫赫遠近承風未若終吾天年
而守其寂寂也東具生恍焉若失廼為之嘆曰吾子可謂
不屈於天下之物而特假以見其志則凡世之沉溺者惡
覩物之過乎前其猶太空之雲乎遂錄其對

土偶對

貝瓊

岸海有古祠奉捍沙神者余暇日過之循其垣則惡木料

然而為焉噪其顛入其戶則毒草莠然而蛇蝮蟠平中有
屋焉仆而不支有像焉剝而不完老巫揖而進曰是祠閔
五百春秋矣當能以禍福恐乎人有疾必禱水旱必禱海
賈祈禱往來者必禱神皆答之如響自穀歲登無蝗蝗霜
雹大疫之災人既樂業至者如歸由是剪荆棘而宮室之
或光恠夜見髮鬚金支翠旗自天而降而日有事於是者
靡至及其廢也咸玩而侮之神亦不能禍福於人豈盛衰
關於造物者乎余曰嘻是土木而衣冠也昔非神也而神
之者人也今非弗神也而人弗之神也若何恠焉是夕宿
于祠之旁有介而弁者見於夢曰吾既辱于子何毀之過
邪子見吾土木而衣冠也獨不見衣冠而土木乎小而為

皇明文範卷八

廿七

邑邑有令大而為郡郡有守其為禍福甚於神也羅敷者
苟祿貪綴者敗法非守令而土木與內拊百姓外柔四夷
生殺係其喜怒黜陟繇其向背執天子之柄而位百僚之
首不啻神之魁然而貴者也出則陳兵而驅入則複壁而
居目瞽而黑白相混耳塞而淫雅不殊非宰相而土木與
吾假丹青之飾而託乎太陰使玩者有時而懼彼肖天像
地握珠玉被錦繡且偃偃焉尸居而鬼躁未始見德於人
子奚不以誚吾者誚彼與萬金雖積不救然臍之禍三窟
徒營豈免排墻之厄吾恐棟焚而及巢燕基圯而殃穴蟻
其不為吾祠之毀者幾希余應之曰汝之所斥者似矣而
非其實也昭昭者或愚皎皎者或污安知其才足有為而

時不可為平介者又曰胡廣歷六帝而無稱於時一廬懷慎耳張華裴頠禍至而不圖一曹爽兄弟耳人物不同而臣為土木也余無以詰覺而識其語將獻諸上懼執政之不悅也故尼

公巷對

李東陽

陳君粹之以冷名巷舊矣比以江西金憲考績京師持卷視予因託問答以著其意其辭曰

冬季之月隆寒初沍積凌增丘飛雪斷路冷巷主人方下帷閉戶僑于燕山之下客有過之者但見空籬灑地冷颼襲巾鐵光面發玉屑譁紛爐圍不煖續挾無溫客曰噫事有定分理有固然今予寒不為郊隱不為衣貧不為賸窮

六言文範卷八

文

不為虔抱幽守寂吟何利焉主人曰我性固是也客曰天有夏令祝融煽陽赤龍奮飛火傘高張野植龜坼增波沸湯石鏘金流飛鳥遁藏無邵堯夫却扇之能王仲都環火之方子於斯時能保厥常主人曰吾冷自若也客曰地有炎取南海之窟歟氛晝塵壘壘霧朝熾汗滴成漿氣吐成沸蒙絺若負揮筆如失無曾仙翁入水之神曹長房縮地之術子遊其間雖吟奚益主人曰吾冷自若也客曰煌煌要路赫赫權門勢駸騰天炎埃漲輪名腸內煎欲火中燠獄鍛者為能吏手炙者為通人故月不可火勝王不免石焚子不能遠走出世高飛絕塵胡周旋其間而弗卹厥身主人曰噫吾聞之矣伐國者不問仁擬人者必以倫此獨何

言而於我是詢吾固濯吾行操澡吾心思松桂為徒霜雪為期將使儉人膽落而不復逞貪夫股栗而不自持矯彼煩濁歸於清夷冷之道其莫予如也又安能移火鼠之智而卹夏蟲之疑也哉於是汲汎泉煮白石餐清冰嚼苦藥客亦再拜飽冷之德願同晚歲為冷巷客

馬對

李東陽

秦子北遊京師墮馬傷足時郁郅子亦有霜露之疾二子共巷而處郁郅子素善秦子居頃之謂其門人曰西不有秦子乎然吾聞其人矣非所謂守道自信者邪於是作黃鵠之歌以其門人上官氏為使往遺秦子秦子是日會使使來遇諸塗使具其事各及於主而後交焉久之秦子愈

六言文範卷八

文

先造郁郅子遂及墮馬事郁郅子強起問故秦子曰吾南產也不習馬出卒假人馬即不解良惡是以墮耳郁郅子曰異哉言也且子能盡習天下之馬乎曰不能能盡解其良惡而後假乎曰不能曰二者既不能矣終身棄馬乎曰又不能曰子墮馬傷何曰傷足曰幸若是卿使傷藏絡挾脰磕腦挾背毀齒子尚能即起邪殆哉殆哉秦子聞之瞿瞿無人色咭咭語曰奈何先生幸以教之郁郅子曰昔者伯樂學相馬於其師三月不進其師曰可以益乎伯樂曰未得其骨三月得其骨矣曰未得其神又三月得神矣曰吾未得馬之外竟盡其師之術乃辭歸於是持以相天下之馬聆其聲而會其精睨其形而貫其靈然後天下無逃

馬當是時也而暇於習乎今吾子不求諸馬之外日僕僕較良惡墮且滋甚秦子於是蹶然笑曰聞哉談也千里馬常有而伯樂不常有子以伯樂望予無乃過乎雖然伯樂即幸而生今之世吾恐驥黃牝牡之徒得以鍊金而刺天也誠使人衆議堅伯樂即幸而復生故不得破其非良也郁郅子不答憮然有問曰夫物非天不生非地不長非人不成故材美弗朽是謂棄夫芻粟雖是怠厥力是謂戕地材朽矣弗怠厥力而世無王良造父之儔是之謂命故馬一也遇王良造父則過都歷塊靡流景逐奔電蹠血萬里顯名天下不遇則放之沮澤之中與庸豕烏鶩並游豈非命哉豈非命哉昔有獻馬於楚王者王愛之衣之文綉處

不皇明文範卷八

三

之華屋席之露牀之安啖之聚脯終其身弗駕也馬慚憤悲鳴啼齧恩効王一日之用王不從竟老死廐下故知而弗愛不如弗知愛而弗用不如無用故寧甘心沮澤之中與鹿豕烏鶩並遊不顧衣文綉之衣席華屋露牀之安故即有聚脯之餐弗餐也此之謂盡性以俟天者也且子亦將俟其在天者乎抑需在人者乎秦子出郁郅子呼上官氏記之頃之郁郅子疾亦愈秦子客久鬱鬱不得意乃卒取學職往教于楚下邑郁郅子往餞之曰子記疇昔隨馬之說乎子之不為天下知亦久矣雖然行有物色子者第行矣

棲霞對

潘恩

有棲霞公子者戰曜巖居心逸體舒蕭振鷺之容乘瑞輪之質懷世路于多岐結遐思于幽域於是陽石山人聞而造焉揖公子于棲霞之洞迺相與班荆而坐臨流而歌究皇始之易稽道德之文訂南華之旨更僕未休也山人問曰公子之於棲霞也樂乎曰樂山人曰樂有道乎曰有余聞之桂楫于疏屬者罔知懸解之義拘學于豐都者難語六合之觀嗟嗟流俗置寵辱于毫芒膠憂喜于失得忘禍福之倚伏昧慶弔之相尋玄黃眩其明淫哇亂其聰思慮鑠其精神哀樂窒其平粹予惟悼哉故余之所居也考圖按史則夢寐義黃俯察仰觀則疑神宇宙引商沈徵則樂比鈞天毀粟飲泉則味甘列鼎步東平之樂善慕河間之

不皇明文範卷八

三

大雅豈惟將心道藝將亦藉以永年山人曰若公子所謂蓋樂乎外而未得諸內也古之至人以天地為一指齊萬古于一朝等光榮于蟬翼返視却聽保氣膏精不是是非不物物我我不外累而智喪不遺有而涉無泯色空于兩忘暢自然于象外是故喪天下于汾陽其真全也作鳳鳴于嵩洛其思遠也獲玄珠于罔象其神寂也故能躡太清遊山嶽翕風飲露耽靈洞微達埃壚之表入玄冥之內狎無窮之門享不死之齡徜徉明靈之府登陟理臺之上由此而揆之其樂之遠近也譬之朝菌之與大椿也所見之相懸也譬諸尺澤之鮒圖南之鯢也二者其何取焉公子廓然而悟順風而稱曰余不敏得聆緒論庶斯達矣迺

作樓霞之操援琴鼓之辭曰至人抱一矧鍊太玄要道不煩矧契真詮漱我沉澁矧體僊僊揮斥日月矧象蓋齊年乘蹻萬里矧窮極地天

拙客對

潘思

閩之陳大夫篤行好古邃學淵識含瑾襲珍靡事眩曜迺扁所寓曰拙客寓有驚世公子者私心恠焉未達厥度進而問之曰異哉子之名居也吾聞道尚變通時有沿革皇古既逝人文昭宣君子與世推移聖人達節爲貴是故彩色輝炳丹堊雜陳清廟之材也九苞續紛和聲翕習希世之禽也子獨抱拙豈其未思不鳴之鴈主人棄之櫟社之木卷曲輪囷匠石弗顧今子以璠璣之質登青雲之表勵

皇明文範卷八

三十一

矯世之心愧通方之士某竊惑焉大夫曰居久矣余之不託于言也敢因明訊一布其腹心夫自元化旁流兩儀肇立大鈞播物形神相禪歲年罔極人壽幾何是故達士大觀至人遺物等造化爲蜉蝣視古今猶旦暮比光陰于過客埒人生於逆旅齊壽夭於彭殤嗚呼已矣拙不足恃巧奚以云子習流俗之浮華欲變予之素志予獨笑子之醉今而遽忘乎古也洪荒之初生民之始太和未散太璞未彫與物無營處世莫競此爲何時後世之文不勝其敝是以仲尼嘆大道之隱老氏欲鎮以無名之朴也予安得以人爲之巧易自然之拙哉是故談天雕龍堅白同異人以其辨吾以其訥徵德頌功躡華登要人以其躁吾以其靜

其脆肥醲治容靡曼人以其華吾以其寂議論風生智略輻輳人以其敏吾以其鈍夫芒刃入于無間鉛刀效於一割鯢鵬運於九萬鷦鷯巢於寸枝何則其分殊也寧曳尾于塗而不顧犧牛之文錦寧委芳于野而恥同荃蕙之數化何則其志異也子姑往矣吾將反舊服于太虛歸情素于寂沕覽蓋軫之罔終混巧拙而若一習晡史之玄同守常德以爲質於是仰天而嘆隱几而歌曰大道無形含聖神子至德內光孕厥真矧生寄死歸又何常矧草衣木食曷其傷矧大人齊物寵辱忘矧被褐懷王夢羲黃矧

拂塵者對

陸谷

皇明文範卷八

三十二

陸子夜坐有童子裹帕于顛蒙裳于襖燃蠟炬于中庭束叢茅于木杪類清廟之燭蕭若君門之設燎舉足揚揚攘袂矯矯遷几席而請避顧檐楹而欲掃始恠而笑之既而問焉童子曰是惟臘月廿四日也隆冬斯窮新春聿到今夕之夕有事於竈除舊布新爰執灑掃陽則室堂陰則奧突上有伊威之窟下有蟪蛄之窠將窮搜而淨拔亦旁達而深造惟箕帚之是供匪桃荊之先導子以除一歲之塵全予以逐一家之虛耗趣時者不遺乎天同俗者實幾乎道顧鄉閭之所傳而何主人之獨笑耶曰童子何知繁人者盡繁其身繁室者盡繁其心爾能祛吾室之垢亦能去吾心之塵乎童子曰主人欺余哉僕聞塵之爲物揚于邊疆敵國構爭飛於市朝車馬交征生于室廬風土所升人

心以方寸之地爲血肉之精如水斯澄如鑑斯明包涵乎衆理總統於一誠雖禪定之如灰思賢之如渴塵亦何自而生乎曰爾知彼塵之有形而不知此塵之難名也不土而生不風而騰不可殫之以塵不可障之以屏其生也隘吾之度量其集也蔽吾之權衡町畦由之而積城府由之而成其爲吾心之障礙如此吾嘗友觀而內省欲掃除而未能童子聞而思思而對曰主有患難維僕是支主有顛危維僕是持塵炎於心主其獨知欲繫其心亦維自爲僕雖愛主力將安施曷不假回也四勿以爲簞取參乎三省以爲箕日新又新以灑湯盤之水夙興夜寐以講衛庭之儀不以幽獨而怠其力不以斯湏而肆其欺將見靈臺凝

皇明文範卷八

王

玄鷺子問答

戴欽

玄鷺子贈白鶴山人也山人抱英握奇扼塞小試予恐其若不自得也是故援詞達意假妄即真反覆於功利之談而卒澤於道德之要噫山人與我同心之言也洪玄子問於時鷺子曰夫壯夫多志烈士殉名哲人達觀宵夫淺中尾瑣經守脩諛苟容夸毗死權神聖無功是故鳳鳥巢崑崗之梧不自知其高也鸞斯處蓬籬之下不自

知其卑也局於所見而守斯確矣子盍剖子心腹披子真素我其爲子傾聽之時鷺子曰唯唯某聞之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又其次立言天運人事遞相推遷粵自朴散鴻蒙而經營之變極矣顧其間矯翼勵翮雖俛仰殊狀要之曳尾戢鱗齋志腐殁予之所憐子不觀夫東流逝水下坂走丸乎有去不來而往斯不返矣以百年易盡之身而汨沒於無窮之變弊弊焉似心倪倪焉勞神苦志邈不知有生之可樂不亦悲夫生辰不穀吾斯已矣時達運通脫困去窮吾豈篤溝洫之諒而甘老於簞簞繩樞之下乎尚將抗節功名之會馳英富貴之場登結金華之省倚君白玉之堂入相出將走貴叱權乘堅策肥衣錦食鮮田園運野臺第倚天輿馬僕從極聲色之奉養子女王帛窮心志之所樂一食千金一呼百諾鼻息所吐上千虹霓涕泗所出下生珠玉金張視顏色以爲進退許史伺指顧以爲奔趨恭顯不敢弄其權絳灌無所假其威回天轉日覆兩翻雷茲固匪大丈夫之志抑亦得時據要者軒眉吐氣之時也子以爲何如洪玄子曰子言陋矣倚勢尚權奔名走利是不明天道盈虛陰陽倚伏禍福無門吉凶同域也子不觀蘭若之翡翠與清廟之犧牛乎毛羽之美身體之累也芻豢之肥刀斧之地也人將采其英以充首飾剥其皮以登房俎矣乃今而思江見海鷗泛泛於水上曳尾之龜蹢躅於泥中太晚矣乎子徒知王堂金省之爲榮吾恐神剝其腐

皇明文範卷八

三五

鬼瞰其室天收其魂地奪其魄爰斯之時雖欲與田間父老坐我茅簷負彼朝陽栖忘自樂以終天年不可必矣甚矣子言之陋也無乃深乃璞姑示乃石以潛吊予意趨而逆予喜哉哉胡為乎爾也時驚子曰神龍不終於深淵奇驥不伏於櫪下風雲斯憑金玉就駕今天上士不生則已生則崑廊改色河岳有光九域蜚聲四裔來王行權時衡人紀人綱偉哉古人為烈斯英元之所獨當也况今風塵頽洞豺虎縱橫關堅扇患潢池嘯兵犬羊踐踏邊陲震驚正才智虎變英俊龍起剖符析圭提戈耀旅之日也古之人有言曰生不能王尚當為將豈不曰權不專則施莫前羽未完則飛不先乎嗟夫時不我遇矣苟有用我有授以

金明文範卷八

三六

虎符假以龍節付我六師提我三尺我將樹振古之勛開無前之烈持顛扶危拯焚救溺於是運鬼神之知與節制之師決存亡之策妙正變之機三畧功收於談笑六花法變於範圍北擒獠戎南畧邏夷東吞琉球西掃走隅永固金甌之業不驚磐石之基肯使公卿失色於廟堂壯士囚死於邊隅哉爾時海積甲冑山欽鋒鏑謝我轅門登我麟閣名掩方虎功高李霍丹書鉄券傳不替之寵崇廣土大爵享無窮之逸樂庶哉光明之建立不負崢嶸之歲月也視之草木同歸聲響俱滅者大不侔矣子謂若何洪玄子曰乘流遇坎達人之變也隱世就名哲夫所憂也子其以功名之細為道德之所喪身之事為開國之謀乎是未知

天人交感之會理亂相因之微明良相倚之故坊德並起之機者也予今適益知子胥鳴夷韓彭趙醢吳起伏劍而死商君車裂以殉非獨上人之少恩寔乃功名之為患也迺今信非主立事由中出忠邪散混陰陽拂逆欲行者遂巡而袖手欲言者嚙嚙而卷舌揖徂徕以降登縱鷹隼而凌擊赴勢者榮忤權者辱怯懦者陞剛守者黜正言出口而身危獨行抗時而宗覆斯殆聖哲之所迷惑而說諛之所得志也子欲用子之談行子之計不亦謂乎嗟鷹鳳昔時燕雀之欺也麒麟跌足螻蟻所制也子乃提空拳以蹈網罟睨兩目而趨湯鑊則徒摧折羽毛解爛皮骨而已烏矣胡子不通變之極而不知命之至也子蔑復有言矣

金明文範卷八

三七

時驚子曰富貴既非所願功名尤不可期信乎有生之為贅而天與我者之虛也第吾竊聞志士不苟食賢聖不虛生草木有用金石有聲是故隆古之士莫不乘運流化撫時建德出我精蘊為世準則今夫五帝定典三王垂禮臯焚伊周相時並起天地以位人極以理茲非大聖之所作為乎迺今世道交喪淳風不還國步多艱人文孔陲古禮不作古樂不復德化殄絕政刑日蹙天地亢塞首足翻覆子以為聖神復起將坐視其弊乎抑將興衰補陋反古歸美以揀其極乎今子春容德粹厭飲道真學淹今古才達天人志卑管晏而不為道方伊呂而尤尊子不欲提今而古乎驚雖驚遲然兩縣中服俟子控駕矣洪玄子曰子談

何容易也夫古先哲人不得已而有言故其言世世以爲
典刑不得已而有功故其功世世以爲德澤是故河洛垂
文則義禹闢道鳳鳥不至則宣尼嘆息何則人固不能以
勝時也今夫堯舜禪位而禹稷敷治時也湯武應天而伊
周創制宜也故有陳轅咎之政於德讓之庭秦干羽之化
於吞併之日則各相爲枘鑿矣今子尚不能明天之道因
時之宜極推移之變神通化之施乃欲以天地之渣滓而
生育萬物以聖人之土苴而陶鑄萬民亦太迷惑矣乎吾
今語子天地無全功聖人無全能日月無全照雨露無全
恩是故天地不兼乎覆載聖哲不免於困窮子今而後當
歛子之博歸子之約謝子之華返子之朴去子虛名近子

皇明文範卷八

三十八

真樂履無形之禮樂無聲之樂含德之要咀道之實主靜
行中委順抱一吾將與子從容大道之域矣時鷺子迺翼
然而作翼如以趨望下風而再拜洒然而浩歌曰鳳兮鳳
兮而今靡逝兮而人將以子爲鷓鴣兮龍兮乘風雲而變
化兮予不知其所之

擬秦使者與白起對

王宗沐

傳稱佳兵不祥其事好還白起勝趙詐坑其卒四十萬
固宜不得其死矣雖起嘗自言之而其義未竟也擬今
對一篇

秦昭王四十九年白起爲將攻楚夷陵敗趙長平以功封
武安君昭王乘勝欲遂取邯鄲武安君不可不任行乃使

五大夫王陵王龔迭將果不下昭王與應侯睢離強之終
不肯且有餘言昭王怒遣武安君不得留咸陽旋授使者
以劍賜之死使者行及杜郵將命武安君信且駭引劍良
久曰我何罪於天而至此耶使者從旁笑曰孰謂武安君
之知兵也今乃知武安君之不知兵也武安君曰仁者周
身而熟計智者後生而惜名自起之爲秦將也而逼韓魏
陵楚趙斬首百萬取七十城合變出奇使秦之人虎視於
天下今以知之盡也以至於此而使者以爲起不知兵何
也使者曰僕謂將軍之所知者獨擊刺旗鼓耳且將軍以
爲秦今之所缺者獨戰勝乎武安君曰然曰是乃將軍之
不知兵也夫兵者除暴禁亂修德俟時故不和於衆者不

皇明文範卷八

三十九

可與成功不協於內者不可與應敵語曰武於政不武於
勇武於廟廊之內不武於四境之外伏羲神農教而不誅
堯舜禹湯誅而不怒孰與阻兵以逞迄無少休者哉秦之
威懾天下於此王也數世矣權虜士民疾戰諸侯矢之所
加無虛鏃焉非不快意然猶恐其自焚也而主君新立將
軍爲將竭轉輸之力邀天幸之會徂伊闕之勝殄韓魏之
衆追楚竟陵逼逐離虜長平勝趙坑其卒四十萬人秦王
適於志盈於慮以爲力征可以盡天下故復收餘衆以臨
邯鄲是抱火積薪慮不再計而將軍至是乃始以爲不可
秦王寧復以爲情哉方今諸侯惑亂辨士並飾是非稠濁
不可勝理於是乃廢文崇武厲兵繕甲效勝於戰場由此

言之天下之勢遠未有所定也而將軍為王辦朝夕數者公遭擯斥之忿自痛於心設尊官分土以延賢士而商君用然變法教戰密刑虐民罪不諱於太子今必行於徒眾比其車裂也而秦人莫憐故自商君之用也而天下知秦之上首功非古昔也昭王恥無王虞心積慮而應侯入然穰侯之貴而死於囚太后之親而遷於別室故自應侯之用也而天下知秦之疎骨肉急成功也將軍起庶長廢行伍不謂不顯庸然楚宗社度劉其主長平之事趙人若醢鷄焉而使天下不樂為秦之民故自將軍之用也而天下知秦之殺降人安殘忍也秦曰文王卜居汧渭之會酈時陳寶天所錫命非費之勳穆襄之霸載在王室斯文哀

八

平

積以有此土西有巴蜀漢中以為利北有胡貊代馬以為用巫那黔中有天下之二陸足以稱雄國制形勝雖無三君僕猶知其崛起於天下而徒寵其政柄益之惡聲是三君為秦謀不忠而將軍之計尤有所愚也武安君曰願聞愚計曰將軍以為長平與邯鄲孰堅曰邯鄲堅曰將軍兵與陵齟孰善曰不如起曰然則以將軍取長平非計之得也以陵齟不能勝邯鄲非計之失也誠易其事成敗之數未可知也王者務博其德霸者務富其民強者務鳩於敵武王克殷禮商容封比干而王業定楚莊於鄆伯復之轅門而楚伯秦不能無欲於天下而使天下皆知其必死以逆執事是誨之戰也夫四十萬亦眾矣申包胥孤臣出奔

乞師存楚齊桓不戒遂人飲戎者酒齊師城馬竊當其時脫一趙人咸識其必坑而借一以與將軍決僕恐軍幕之次有澣血矣是吳王齊桓之跡復見於今而周武楚莊不足多也是將軍之計過矣夫日中則昃月中則虧四時迭退無君功焉秦法有封土而無分功人臣有竭忠而無必效故威震其主者身危功蓋天下者不賞不識不賞之復為危耶將忘其危而直不賞耶是兩者非將軍之所處也將軍奮於邯鄲力四討不數年而封君侯將軍之效於秦與秦所以報將軍者皆處干隆矣而未有變者將軍嘗請滅趙矣邯鄲不舉趙不可滅而將軍以為不可是自貳也則王以為將軍有遺慮將軍任事二十年未嘗留行而獨

八

平

於邯鄲畏焉若怯則王以為將軍有遺力應侯藉寵久其心誠不能下知邯鄲之不可取而必以殄將軍者寧失計耶而將軍不行秦王不信是應侯之得間也將軍尚不能計口結舌幸其無功而有餘言以慙秦王王慙且疑而應侯間之其所以收將軍者直不賞哉雖欲無今日不可得矣且僕較之秦地千里趙地亦千里其戶之所息亦畧相承趙人長平一敗而死者四十萬老弱之骨高於山陵是全趙之民不足以當將軍之再勝秦人雖勝而物故亦多死者傷者完者其殫瘝慶弔之具出於私官償十年之田也而襄殄不謀是全秦之力不足以當將軍之再戰夫再戰再勝猶未足以舉趙而帝秦是將軍之兵如竭澤而漁

非不得魚而明年無復魚也師之所處而荆棘生大軍之後而凶年繼明仁人治兵師甲非相陵也三晉之人死於秦者累世矣而未有長平之酷者其民剝腹折順身首異處膏血潤草野頭顱給螻蟻趙父兄怨將軍深入骨髓使死者無知則將軍雖德不能勝趙父兄之口死者有知則陰守將軍者環於庭矣趙人今而後得友之僕慮將軍之不速朽也而獨秦王哉武安君惘然曰起今乃知死所矣王賜劍不如使者命之利也遂自刎

省愚對

鄭若庸

海虞錢君國樂既盛于齒墨墨旦夕若靡攸管介紹晉曰音也寡昧方自童髫無所於術今且壯碩矣顧汶汶無一

不聖明文範卷八

四十一

加諸人然莫知所處也顧子啓之余曰善夫子之問與子能摘藻大對躡青雲平年利壻財埒素封乎雕蟲繪鵠作奇技乎挽復東來力箇播乎綺譚曲說為容悅乎回面抑首事浮湛乎將逃名韞跡而弗之暴也若是則惟君所取而奚病之為曰未也吾少也愚目若弗瞞耳若弗聆鼻若弗觸口若弗言心若弗思五官之職乃瘵乃尸吾慮若窒吾動若迷吾之有生猶木而櫛是故楊榘文藝可以梯貴吾才弗若也交貨射時可以宛富吾智弗若也斲犀刻楮可以采名吾巧弗若也力稼服田可以樂歲吾勤弗若也曳裾信舌可以逢世吾辯弗若也磨折上脰可以園生吾柔弗若也退而遐舉貞遜則吾之卑棲俯啄又若弗克免

乎今之世矣蓋晉之不能以自見退之不能以自逸吾之愚也寔屬之將日省焉而莫知所從吾是以憂曰有是哉子之愚也夫夫太盛者成之地太益者損之乘故貴或媒禍富或賈怨巧或喪志勤或枯性辯或召尤柔或索奸貞或離群孰如子之無思無營無毀無譽哉子之自愚乃所以自全子既有餘獲矣而又奚有哉國樂起謝曰他人有心子付度之夫子之謂也乃自謂省愚願終服夫子之教

皇明文範卷之九

辨

禄命辨

宋濂

三命之說古有之乎曰無有也曰世之相傳有黃帝風后三命一家而河上公實能言之信乎曰吾聞黃帝探五行之精占斗罡所建命大撓作甲子矣所以定歲月推時候以示民用也他未之前聞也曰然則假以占命果起於何時乎曰詩云我辰安在鄭氏謂六物之吉凶王充論衡云見骨體而知命禄觀命禄而知骨體皆是物也况小運之法本許慎說文已字之訓空亡之說原司馬遷史記孤虛之術蓋以五行甲子推人休咎其術之行已久矣非如呂

不皇明文範卷九

才所稱起於司馬季主也沿及後世臨孝恭有禄命書陶弘景有三命抄畧唐人習者頗衆而張一行蔡道茂李虛中咸精其書虛中之後唯徐子平尤造其間奧也曰十一曜之說古有之乎曰無有也書云在璇璣玉衡以齊七政所謂七政日月水火木金土也而無紫氣星羅喉計都也星字數見於春秋或見大辰或入北斗紫氣則載之史冊與氛祲同占羅喉計都者蝕神首尾也又謂之交初交中之神初中者交食之會也借此以測日月之蝕也唐貞元初李弼乾始推十一星行曆鮑該曹士蒞皆業之士蒞又作羅計二隱曜立成曆起元和元年及至五代王朴著欽天曆且謂蝕神首尾行之民間小曆而已若吳伯善若

竊驚若劉孝孫若張胃玄之所造但云七曜而不聞有十一星也曰然則假之以占命又起於何時乎曰洪範云月之從星則以風雨冷州鳩云武王伐殷歲在鶉火月在天駟則以星占國亦已久矣而未必用之占命也曰以星占命奈何曰予嘗聞之於師其說多本於都利聿斯經都利蓋都賴也西域康居城當都賴水上則今所傳聿斯經者婆羅門術也李弼乾實婆羅門伎士而羅喉計都亦胡楚之語其術蓋出於西域無疑晁公武謂為天竺梵學者於此徵之尤信也曰術之緣起則吾既得聞命矣然亦巧發而奇中乎曰有固有之而不可泥也何也且以甲子幹枝推人所生歲月展轉相配其數極于七百二十以七百二

不皇明文範卷九

十之年月加以七百二十之日時其數終于五十一萬八千四百六十八以天下之廣兆民之衆林林而生者不可以數計日有十二時未必一時唯生一人也以此觀之同時而生者不少何其吉凶之不同哉呂才有云長平坑卒未應共犯三刑南陽貴士何必俱當六合誠足以破其舛矣矣三命之說予不能盡信者此也天以二十八宿為體體則為經有定所而不可易以五星為用則為緯恒絡繹乎其間或運或留或伏或逆固常有度而可以理測苟謂羅其宿則吉歷其宮則凶猶或可言也設其星有變其行不依常經而犯乎河漢內外諸星又將何以占之哉或如前所謂生同一時者其驪次無不同吉與凶又何懸絕哉夫

萬物皆出於五行安有五行之外又有四餘土木行度最遲而為吉凶者久故有餘氣而氣為木之餘計為土之餘值或可言也水之餘則字火餘則羅果何所取義哉水火木土然矣奈何金獨無餘氣乎或謂相生故有而相剋故無亦非通論也况字乃妖星或有或無而氣羅計三者本非星也不知何以有幾度之說哉十一曜之說予不能盡信此也曰秦漢以來諸儒推十二國分野十二次度數及其所入州郡躔次毫釐若無差忒者既可占國豈不能占人乎曰天運地維動靜不同故先正云有分星而無分野占國者不可盡泥也占國者不可盡泥况占命乎曰五星之靜發乎地而昭乎天其分配十日十二子名雖殊而理

皇明文範卷九

三

則同也人資天地以生山林之民毛而方謂得木氣之多也川澤之民黑而津謂得水氣之多也得火氣之多則丘陵之民專而長也得金氣之多則墳衍之民哲而瘠也至於豐肉而瘠則得土氣之多而所謂原隰之民也然則彼皆非歟曰五土有異而民生以之此固然也人之賦氣有薄厚短長而富貴貧賤壽夭六者隨之吾不能必也亦非日者之所能測也蹈道而修德服仁而博義此吾之所當為也不待占者之言而後知之也予修身矣倘貧賤如原憲短命如顏淵雖晉楚之富趙孟之貴彭鏗之壽有不能及者矣命則付之於天道則責成於已吾之所知者如斯而已矣不然委命而廢人白晝攫人之金而陷於桎梏則

曰我之命當爾也急欲偷生而不嗜學至老死而無聞則曰我之命當爾也剛愎自任操刀而殺人柔暗無識投綬而絕命則又曰我之命當爾也其可乎哉所以先王知山川異制民生異俗剛柔緩急連連異齊五味異和器械異度衣服異宜於是修其教不易其俗齊其政不易其宜所以卒歸於雍熙之治也昔者鄭大夫裨竈言鄭當火請以璫羊王璫攘之子產不之與已而果然竈復云不用吾言鄭又將火子產曰天道遠人道邇非所及也鄭卒不復火嗚呼此不亦祿命之似乎吾知盡夫人道而已爾曰近世大儒於祿命無不嗜談而樂道之者而子一切屏絕之其亦有所本乎曰有子罕言命

皇明文範卷九

四

重壽

劉定之

咸陽縣民段義於河南鄉修舍得古玉印文曰受命于天既壽永昌上之詔蔡京等辨驗以為秦璽遂命曰天授傳國受命寶改年號為元符秦始皇以藍田王制璽六面正方螭紐李斯譌文以魚鳥篆刻之子嬰降時獻漢祖漢諸帝常佩之故霍光廢昌邑王賀持其手解脫其璽紐王莽篡位元后初不肯與後乃出挾諸地螭角微玷董卓之亂帝辭出走失璽孫堅得於城南踞官井中表術拘堅妻得以稱帝術死璽仍歸漢傳魏諱列肩陰曰大魏受漢傳國之璽魏傳晉晉懷帝失位璽歸劉聰聰死傳曜石勒殺曜取璽冉閔墓石氏置璽于鄴閔死國亂其子求救於晉謝

尚尚遣兵入鄴助守因紿得璽懷以歸尚送還晉方其未還也劉石二虜以璽不在晉謂晉帝為白板天子晉蓋取之然則晉之謂紿得璽者以解此恥也惡足盡信哉不旋踵鄴為慕容廆所取璽或者實在燕矣謂在燕則燕為待堅所併而堅見虜於姚萇萇從堅求璽堅罵之曰五胡次序無汝名璽已送晉不可得也卒拒之以死蓋堅未嘗以送晉而璽於此乎亡矣謂晉果紿得之於鄴則傳宋齊梁而侯景取之景敗其侍中趙思賢棄之草間奔廣陵告郭元建取送高齊齊亡歸宇文周周傳隋隋煬帝死宇文化及取之化及死竇建德取之建德見擒其妻曹氏奉以歸唐唐傳朱梁朱梁亡歸于後唐然後唐之未取朱梁

皇明文範卷九

五

也自云得璽於魏州僧僧得於黃巢亂唐之時而莊宗用以建大號則所取於朱梁之璽與所取於魏州僧之璽又未知孰為秦之故物也抑卒同歸於後唐矣後唐廢帝從珂與璽俱焚繼之者石晉晉出帝重貴降遼太宗德光德光以其所獻璽非真詰之重貴對以昔璽既焚今爾先帝所為群臣共知蓋自有秦璽以來其間得喪存毀真贋之故難盡究詰而至於重貴降遼之日秦璽之燬于火也已灼然著於人人口耳自是以後有天下者不託以為言矣哲宗蔡京乃能復得之於咸陽豈堅之所瘞藏至此而始出乎非也是又作天書之故智也天書號年為祥符秦璽號年為元符既紹述其乃考神宗之法又紹述其乃高考

真宗之符不亦異哉堯舜禹之傳國其言著於書曰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言為國之道也秦始皇之傳國其言著於璽曰受命于天既壽永昌言享國之福也志於其道者福從之志於其福者福未必從之假令哲宗所得信為秦璽而其短世絕傳何有於受天命而壽昌哉信元后所謂亡國不祥璽爾其後徽宗以哲宗所得者為未足而復製二璽其一龜紐六寸文曰承天福延萬億永無極謂之鎮國寶其一于闐大玉二尺許文曰範圍天地幽贊神明保合太和萬壽無疆謂之定命寶與哲宗所得曰受命寶者為三已而悉為金人所俘以去前此金人以遼取石晉意其得奉璽於後遼主延禧之日責而徵之延禧訴以兵敗失于桑乾河及既得於宋自謂愜所欲而義宗守緒死于蔡州幽蘭軒又為煨燼然則哲宗之所得縱使真為秦璽元人亦不得取之矣詭妄之臣乃猶以之藉口欺世基禍黷武亦獨何哉詩曰投畀豺虎豺虎不受投畀有北有北不受投畀有昊言歸諸天庶乎禍端永絕也其亦無如之何而為此言哉其此璽之謂哉

皇明文範卷九

六

宗法辯

洪貫

按大宗小宗之法自是古有爵者之制儀禮喪服傳云諸侯之子稱公子公子不得稱先君公子之子稱公孫不得稱諸侯此自卑別於尊者也大傳曰公子之子為之士大夫之庶者宗其士大夫之適者故程氏遺書宗子議云國

君之適長為世子繼先君之正統自母弟而下皆不得宗次適為別子別子既不得禰先君則不可宗嗣君又不可無統屬君則命世子同母弟為之宗其生也適庶兄弟皆宗之其歿也子孫世世繼之此別子為先君一族大宗之祖凡先君所出之子孫皆統之無後則族人以支子繼之是為有大宗而無小宗所謂別子為祖繼別為宗百世不遷者也群公子雖宗別子而自為五世小宗之祖沒則其子其孫為繼禰繼祖之小宗至五世服窮則上遷其祖下易其宗此謂繼禰者為小宗五世則遷者也若君無次適可立為別子當立庶兄弟一人以統族人其禮亦如小宗是為有小宗而無大宗也傳言公子之庶者宗其公子之

皇明文範卷九

七

適者而宗子議註云母弟雖適子與群公子同不得謂之別子則是別子者君於同母適兄弟中命長者一人為宗子以統族人而主祭祀凡適庶兄弟咸宗之最為得體統之正矧傳未嘗言衆適皆為大宗祖張子曰言別則非一人如別子五人五人皆為大宗內則曰適子庶子祇事宗子宗婦未嘗言凡適子皆為大宗也夫宗之為大者非特宗其長也欲其上尊祖禰下親子孫旁洽昆弟合食牧族而序昭穆以統家政秩禮祀猶秩宗伯宗人之宗所以一族人之心者在此信如橫渠之說五人皆為大宗則一族之事將屬之於何宗乎然必屬之於長者也事既屬之於長而於族於禮無不與焉則其餘者安在其為宗乎大

宗死則五服之外皆為之服齊衰九月或曰三月而其子孫繼之者雖百世而不遷禮曰大宗者尊之統也君子曰君之宗之為大宗獨潛室陳氏曰一族之中大宗則是一人小宗僅多此合遺書宗子議以今日言之公侯與伯雖有封國食邑之名而無分土受民之責則無君人之道焉無君道則不得建都立廟其祖不得稱先君其適長不過為嗣爵之公子不得稱世子而為嗣君故次適子無禰先君宗嗣君之嫡則凡適子庶子皆得禰其父宗其兄矣安所取義而稱大宗乎大宗之嗣百世不遷者世澤遠而有始封之君為太祖之廟故大宗率其子孫世世享祀今士庶之家不過祭四代而上及追祭始遷之祖亦不過為位

皇明文範卷九

八

以真真畢即徹以無祖廟故也又安在其為百世不遷之宗乎故今士庶家欲行古諸侯大宗之禮誠為無謂然宗法不立則人固知尊祖敬宗當如丘文莊公所云大族之家以長房主始祖之祀所謂久至祭始祖是也而各房當自行小宗法然今鉅族之有家長族長但論行齒而不主於適長房之宗子甚非古禮夫世有古今禮無沿革當遵時王之制而不失先王之禮意可也

泰伯三以天下讓辨

王漸逵

予按仁山金氏謂太王遷岐乃在商小乙之世值高宗之中興者六十年歷祖庚祖甲祖甲二十八年而生文王是太王當商之盛時未見其衰也胡為有剪商之志哉況太

王前日能還國以避狄人於相侵之時而今日乃欲取商於未亂之日太王之心必不如是之悖也而集註謂太王有剪商之志而泰伯不從則失之誣矣又謂不從之說見於春秋傳及觀吳越春秋則曰季歷娶太任生子昌古公知昌聖欲傳國以及昌泰伯仲雍知之乃托採藥逃之荆蠻古公將卒季歷讓國於泰伯泰伯三讓弗受古公卒二人赴夷復逃之觀此亦未見其不從之事也而勿軒熊氏亦謂剪商乃魯頌夸詡之詞與書肇基王迹意同非真有也予因是而推焉自古聖賢皆得天地生物之心以為心所謂以天地萬物為一體者也堯舜但知天下之不可托於匪人也故不傳於子而傳於賢禹之不傳益而傳啓知其子可托天下也太王之欲傳於季歷知其孫之可托天下也泰伯知而逃之知其猶子之可托天下也文王之舍伯邑考而立武王知其次子之可托天下也古之聖賢以天地之心為心故於其可托者而托之所謂以天下為一家惟盡吾萬物一體之念益有天下非之後世非之而不顧者矣且夫古公不忍以土地之故而殺人則必不以匪人而殺天下可知矣集註又謂泰伯之心即夷齊扣馬之心益不然也太王當商之盛未嘗有剪商之心胡為而有以臣篡君之嫌哉後儒不知聖賢以天地萬物一體之心求其說而不得又從而為之辭使太王之心不得白於天下非惟太王之心不得白於天下而泰伯之心亦不得白

皇明文獻卷九

九

於天下非惟泰伯之心不得白於天下而文王之心亦不得白於天下矣是故聖賢之心皆為天下也泰伯三讓之心亦為天下讓為斯民讓也至商周之聞文武之道大被於天下天下陰受其賜而人莫知之故曰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此所謂至德也予又讀二程子之言蓋信之不疑明道曰泰伯知季歷之賢必能開基王業故為天下而讓之言其公也伊川云泰伯三以天下讓立文王則道被天下故泰伯以天下之故而讓之不必為革命之說乃知聖賢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者

補侯生說項羽辯

薛甲

漢王四年楚破漢彭越城獲太公常置軍中以為質漢王使辯士陸賈往說項羽請之不聽侯生謂漢王曰無以為也夫舉大木者呼耶耶許解縛格者擣桎阨賈誠知詩書腐儒耳臣請往侯生至楚見項王再拜說之曰臣敢賀大王之得太公也敢弔大王之不歸太公也項王曰若何賀侯生曰大王聞博乎善博者藏機漢王有巴蜀之饒有諸侯兵之衆不能養銳侯時以輕與大王角為大王所敗亡其父母妻子使天下歸強於楚歸弱於漢此不善用機者也大王得太公據勝勢故臣以為賀項王曰若之何弔也侯生曰漢以不善用機故多遺楚獲今楚有機而不能利用臣是以為大王弔也項王曰何故侯生曰大王之不歸太公者豈以父子之情能繫漢王耶臣聞之白刃交前不救流失

皇明文獻卷九

十

先所急也漢王脫身彭城方以死為恐豈暇顧其親哉漢誠不急太公留之楚何益且事有不可知者漢近道陸贄至楚為太公請大王不聽太公已知無還期有如復棄臣言太公一旦發憤而死雖太王不殺如漢王何大王獨不見日者縞素之師乎漢王一倡而從者五諸侯國士卒六十餘萬人楚雖幸而勝天下至今猶以為曲無他遺之名也今或不幸而亡太公是再遺漢名也漢王為人不善用強而善用計近大王置太公鉏上顧為嫚詞以激怒大王當是時楚僅不烹耳如烹太公縞素之師復不旋踵矣人命無常大福不再楚今兵少食盡非昔時比卒然有變難與漢爭故臣為大王弔願大王速斷項王默然良久曰誠

白明文範卷九

十一

婦之恐漢輕我侯生曰不然臣固云機貴善用今太公在楚漢不得不使人求是楚制其機也如大王發一使約漢王中分天下各罷兵吾婦太公漢雖心不可其勢宜不敢不聽漢聽則大王有息兵之仁有全人父子之義天下孰不延頸舉踵以望大王者孰與抱空質而無所歸乎項王喜曰客言甚善無有以是告寡人者遂遣使偕生歸定約于是漢王遣張良至楚約項王中分天下割鴻溝以西為漢以東為楚各罷兵歸太公引而東漢封侯生為平國君後卒背盟連信越破楚取天下論曰楚有亡徵雖漢完盟不能救然漢之取楚誠有如侯生云者諺云掩目捕雀微物難欺以生言觀漢事始終得之矣

桐葉封弟辨

具元賦

周成王以桐葉戲封唐叔周公成之且曰天子無戲言柳子厚獨以為非周公之言吳子曰非周公不能言也吾於此益信聖人之能權權者隨時變遷不失其度者也周公之權唐叔也久矣唐叔之宜君周公之欲君唐叔而待言於王也亦已久矣桐葉之戲適逢其會耳使唐叔而不宜封也而王戲之吾意周公雖不成唐叔之封未必無諫也諫之云何則亦曰天子無戲言而已可以言可以無言可以封可以無封周公權之也亦已審矣嗟乎戲者治亂之萌也君心者萬化之原也戲言出於思戲動出於謀牛飲以戲囊血以戲裂繒以戲舉火以戲戲之能孽人國也亦踵踵矣無孽而諫是諫之者誠過也然吾歷按之誠未有戲而無孽者也而柳子顧以束縛馳驟為嫌且曰封唐叔史佚成之噫吾不問其佚與非佚周與非周也其善諫其能權要非聖人不能也或曰何以諫之曰吾於唐叔之能君也諒之或曰唐叔之宜封周公之成之也固宜然使其不宜封也而何以逆知其必諫而又何以逆知其必以戲言為諫而顧以柳子束縛馳驟之說為非何也曰敬之敬之天維顯思陟降厥事日監在茲此非周公之言乎嗟乎以敬為規則以戲為諫也必矣彼以戲言之諫為束縛馳驟其君則敬之之規亦謂之束縛馳驟可乎

白明文範卷九

十二

孔子誅少正卯辨上

陸瑞家

孔子為魯司寇誅亂政大夫少正卯予嘗疑其事既而深惟焉果可疑也蓋昔季康子之問政欲殺無道以就有道孔子親折之曰子為政焉用殺豈有已為政未滿旬日而即誅一大夫耶孟子曰今有王者作焉將比今之諸侯而誅之乎抑教之不改而後誅之乎孔子王者之師也斟酌禮樂和於陰陽不教而殺斯為虐矣豈王政乎舜去四凶也以四凶罪惡實盈神人共憤所謂求其生而不得死者與我俱無憾也然堯在位數十年而不行誅必待舜而後誅聖人為政殺非所先也審矣堯數十年而不誅四凶曾謂孔子七日而誅正卯乎縱欲誅之抑何驟也聖人如天地於人何所不容等予之欲短喪也切責之而已冉求為

聖明文範卷九

十三

季氏聚斂使門人鳴鼓攻之而已重絕人也他如互鄉南子之類猶未嘗無誨焉其欲人自遷於善甚廣也正卯既為魯之聞人則亦非不可以教誨懷者何至遂絕其遷善之路而使之首身異處耶時至春秋大夫之亂政者比比皆是在魯則有僭八佾之季氏舞雍徹之三家囚主君之陽貨此則奸雄之尤者聖人為司寇正刑明罰一正父母之邦則當自奸雄之尤者始矣尤者尚緩而不誅誅者可疑而不緩兩觀之鬼不亦有辭於孔氏哉陳恒弑其君告於朝而請討聖人固未嘗廢殺也然一請於君再請於相君相從之則上請於天王也必矣今正卯未有弑君之惡不告而誅又不啻專殺大夫矣五伯不為而謂聖人為之

乎凡此皆涉於無理故可疑而不可信大抵家語左傳國策諸書文雖足取而實出於刑名浮誇者之所以自托故如子貢之辨宰予之死皆妄誕而不足據蓋欲毀孔氏者為之也不則視聖人過高以為聖人政事亦必風馳電掃駭人耳目故附會其事以眩惑後來耳予之為文於古寓言之類亦嘗稽取証引然大抵籍之以發理道箴世疾非決其實有此事也吁孫武列陣而美人梟擲其行師而莊賈戮其家懲一警百不得不爾然實李勣欲仗婿之威之習也聖人之兵如時雨有征無戰況政乎又况孔子乎然則正卯之誅蓋斷無其事而不必疑也

孔子誅少正卯辨下

陸瑞家

聖明文範卷九

十四

或曰誅卯之事既涉誣妄然則茲言曷始乎古聖子曰殆始於荀况也不則亦况之類言之也朱元晦亦嘗疑此以為不載於論語不道於孟子雖以左氏春秋內外傳之誣且誇而猶不言獨荀况言之愚謂况忍人也刑名之學也斯言始於况殆無疑也况惟以此為倡李斯事秦故必以殺為先而還自殺歟然則聖人廢殺矣古聖子曰刑亦兵也聖人不得已而用之虞戮四凶周誅管蔡孔明涕泣而斬譖非能廢殺不好殺耳且堯之所以不誅四凶者予知之乎堯非不鑒也堯於共工則曰象恭滔天於鯀則曰方命圯族豈不能鑒哉特以惡未大著故不遽加以刑耳或亦冀其有改也今據家語荀書所載正卯之惡則亦未刑

之類矣况行僻而堅記醜而傳罪實未至於可殺何為而遽殺之乎當是之時吾見三桓之弱魯矣未聞正卯之奪君也此其刑政緩急之間一庸吏能辨之况吾夫子乎或謂強臣竊權以亂國其害小正卯偽學以惑人其害大然則春秋孔子之刑書也誅大夫亂國者耶誅大夫惑人者耶譬諸醫不治心腹之疾而急理皮膚之間聖人之政治不若是之迂也武王高祖也以征誅得天下猶曰武未盡善孔氏殷人也殷湯以放伐得天下而至德猶不稱焉聖人之不喜殺也一至於此曾謂身為司寇而遂監殺於七日之間乎彼其他日論治而曰吾人百年去殺用我朞月而可以此例之縱使正卯有可殺之罪亦當俟於朞月之

皇明文範卷九

十五

後待於三年之餘况實疑似未著之人乎吁吾懼夫喜殺者之藉口於聖人也又懼夫妄殺者之見欺於荀况也雖然在正卯則擯之在三桓則法之若神宗之悞用荆舒李固之失賊不討是畏噎而併廢平食又孔子之所甚惜也

解

虛舟解

金寔

水鶴道人更號虛舟達掖之士操觚吐辭為發其義頌者致美賦者托意規者陳戒辯者騁辭搜奇抉玄含芬茹葩不一二而足也莊谿生獨不解其旨造而問焉水鶴道人曰托意自諷爾虛舟云乎哉莊谿生瞿然而思呀然而悟謂水鶴道人曰舟以任載利天下博矣然亦有危道焉或犯怒濤或撓颶風或觸厲石或膠涸源或浮東溟而鯢鯨張鬣或沂西峽而蛟鼉鼓鬣或歷關棧隘萬壑齊集尾啗鱗次抵針隙而爭進者不知其幾儼行陸阻奮不相顧衝突排擊互詈而交搏傾樅摧檣漂溺而不顧若是豈不甚

皇明文範卷九

十六

危也哉虛則吾知免矣泛泛乎若隨波之漚飄飄乎若浮空之雲怒濤颶風遇之而莫撓厲石涸源遭之而不壞無人媒無貨累而鯢鯨蛟鼉張鬣鼓鬣而不能害也無抵隙之奸無爭進之私而衝突排擊謦傳漂溺之患不能加也舟乎舟乎其取盈而危孰若即虛之為安也水鶴道人曰嘻近之矣請畢其詞莊谿生曰人之有生機慮內動物我外形苟不察焉或熾而蕩或矜而肆知進而不知退知榮而不知辱蠅營而狗苟不底于禍不止也苟能虛己之虛若舟之虛仲乎其不拘澹乎其無為險遇之而成夷力加之而莫施不求不靳而百患自彌莊周氏所謂人能虛己以遊世其孰能害之此之謂也水鶴道人掀髯而笑抵

掌而歌曰我虛我已若舟之虛外物振撼兮我虛自如吾將抱吾虛兮終吾身以無虞冰鶴道人開邑大夫也姓夏氏字其作縣十年令行而不忤於物是蓋能虛已以遊世者也

懸畫解

楊守陳

鏡川子官京師有遺之畫裝而懸諸歛賓之所或曰是畫妍耶可懸于此其不貽貴豪之哂哉鏡川子曰是亦畫也奚為其不可予必欲畫之於蕭悅之竹關李之山水具道子顧長康之人物薛稷之鶴曹霸之馬張僧繇之龍然後可耶先是類也琴必清角然後可鼓劍必湛盧干將然後可佩戲必魚龍曼延之技然後可玩謳必韓娥然後可

皇明文範卷九

十七

聆色必南威西施然後可薦諸寢是雖窮貴極富者有未易能而獨吾哉吾室宇痺陋器用鄙樸衣粗而食非擁腫之與居鞅掌之為使無一妍者而獨哂是畫耶且物無定妍人有交哂布帛之衣遠慚乎錦繡而視之丹服文身則其美丹漆之血迥超於陶瓦而側之玉敦珠盤則頗陋珊瑚高二尺者王愷之所珍而石崇之所賤也故人之固受謂於寒門中家亦見嗤於豪右是則物之妍醜果無定在人之交哂其曷有已孰能備極其物之妍而盡免乎人之哂哉抑不知世有大妍之至與可哂之甚者夫人知性而蹈之斯為道蹈道而得之斯為德德極其盛則心廣而體胖面腴而背益百行協乎中萬事處之當窮而和家睦其

鄉達而正邦康天下惠澤與雨露齊渥聲光與日月等曜茲非大妍之至者乎人不務此而惟求妍物之無厭則望于鰥斷乞播間粟帛豐而營珠玉青紫遂而微壽主踰躅之心而工堯之行生負其辜死遺其臭不亦可哂之甚乎有能異彼而惟令德之求或慎于大而忽于小或勤於始而懈於終則瑜不掩瑕秀不及實猶有可哂者是故君子任物不求其妍而務德必求其至其於物也官取使居不必壯麗器取適用不必珍奇茹糲可飽不必玉粒雕胡醬醢可醉不必瑤漿密勺雞豕可甘不必膾熊蹯脯鷄臠醢泰豹之胎擊瓿叩缶不必韶虞乘鴛策蹇不必駒駉一皆隨分而安其於德也則察理必精若炯鑑之照秋毫克已必盡若洪爐之化點雪者不如帝堯不已也忠不如公旦不止也會百川於一海之水加簣主於九仞之山由曲誠而臻變化自善信而底聖神夫如是則天下仰之作標準萬世傳之為楷模無不嘆美稱頌之矣而安有哂之者哉夫德與物莫能兼務聖與愚不可同列務德之至者聖務物之至者愚吾其知所擇矣不務妍其德而務物之妍避庸衆一時之哂而貽聖賢千古之誚此愚之所兢惕而不敢安者也畫云乎哉或默而去予乃以對客問者書于畫之上方

皇明文範卷九

十八

藻軒解

李東陽

青華主人建閭南輿高居江渺構材為亭甃石為沼層瀾

碧嶽張升雲繞攏芳漱潔名之曰藻客有過者難之曰萬
景巖出群植並分鉅者為櫟豫秀者為篁筠堅者為檜栢
芬者為蘭蓀山苞水葩莫可具陳彼藻之細何足以云主
人曰君子設佩聖人取物匪名則嘉惟義斯澤品不必富
類不必僻泥形為迂執象為惑子坐聽我言藻之德夫藻
者氣孕天秀根含地靈內秉柔質外敷素英不雕而華匪
醇其聲順時而生者為孫命與物為徒者為和光寧負潔
以自濯亦何心於行哉客曰可得聞邪主人曰窮海之裏
荒溪之涯舟楫之所不至人跡之所不加以汗漫為方以
波濤為家雖溷跡於草莽寧委清於泥沙客曰熾哉吾藻
其用子既出夫請言乎動主人曰或載衣襟或登筐篚條

金明文範卷九

十九

以甘泉薦以方簋陋未跡於芻蕘恥遺瑕於葑菲繪形則
與火齊明比德則與鑑為軌功雖著而不知其勞用非奢
而莫闕其美客曰題哉君子之斐主人曰噫物貴實用禮
戒彌文弗玩其華而采其根楚佩江蒞周歌澗繁桃李微
歲維葛與蒲匏瓜行常列國所陳繁藻之德於吾則均朝
爾吾居夕吾爾群匪藻吾軒亦藻吾身下雪民隱上華國
勳惟夙夜是存以無負於吾軒客起再拜斂容棘吻君門
魏魏矚者莫瞬君行濯濯瑕莫可掬包荒納汙辭我不墮
鄙人何知敢謝不敏主人不答莞爾而哂

誦解

王整

王子解內閣機務屏居洞庭之野客有自燕來者儼然造

焉俯而賀仰而弔曰蓋聞士之生也皆欲有為以自見而
患無其位有其位患無其具其具患無其時大夫致身
黃閣秩躋一品位列三孤為百辟之具瞻與天子相唯諾
有其位矣射策甲科養高中秘翔翔乎詩書之苑嚙嚙乎
道義之原探隱蹟則入於杪芒致廣大則窮乎淵壘有其
具矣遭時承平奸璫盜政惡熟罪盈乘射罕之勢收積豕
之功有其時矣斯時也不聞有所建明用勸相我國家一
旦括囊卷而懷之自遜荒野上負九重之知下孤四海之
望意者其有遺行乎竊為大夫不取也王子起而謝曰唯
然誠有之凡子之所以誦我者皆是也我又何辭焉雖然
子之所親者時也所昧者勢也龍驤萬斛之舟得風焉朝

金明文範卷九

二十

三江暮五湖蚩尤為逆咫尺不能自致白義綠駢之得康
莊也過都越國追風逐電繫之於庭跛鼈先之于將莫邪
之遇伏飛也決浮雲絕地紀歲之篋笥則與寸鐵無異且
夫強弱勢也難易時也為可為於可為之時易為可為於
不可為之時難方天下有事也法制未立人人自便耕釣
版築之賢販鱸屠狗之徒皆得以自奮故口易及其無事
也民心一矣奸雄息矣法制定矣杜稷固矣中外相安循
習故事用一賢不見其為益用一不賢不見其為損俗漸
敝而不知法漸隳而不恤外有治平之名內有不測之憂
故曰難於乎上下之不交也久矣以明主在上人思效忠
使得賜清宴之間承寬和之色發憤進行宵旰圖安危於

掌列是非於階前上以安社稷下以庇蒼生誰獨無志乎而動則關格孤憑城以獻妖蛇當道而肆螫君之求治其急也有障焉莫過於下臣之納忠甚切也有障焉莫達於上一人植之十人拔之如之何其可也是故以宇文黑獺之中才輔以區區之蘇綽猶能建制立法以垂後實證之經制范仲淹之才略值漢宋之盛不能更化以成一代之制豈才之不如彼哉勢則然也客曰吾聞之道無常體與時委蛇知者能因時以為勢隨勢以為功因時為勢則難者易隨勢為功則弱者強子產之相鄭也焚載書賂伯右卒以鄭安王猛之相秦也斬樊世逐仇勝乃以秦霸小人在位吾力能去乎則乘傾否之勢如王猛之於秦不能

公羊文範卷九

廿一

去乎姑示包荒之量如子產之於鄭則亦何能為哉四凶在朝不害唐堯之治三豎在側不廢管仲之功王子曰不然吾聞之也薰蕕不可以同藏忠邪不容以兩立易之泰曰內君子外小人君子在內則君子重君子重則小人道消世所以泰也否曰內小人外君子小人在內則小人重小人重則君子道消世所以否也安危消長內外輕重孰從生哉顧人君所以置之置之安則安置之危則危置之重則重置之輕則輕昔者申屠安坐而鄒通泥首宋璟庭立而昌宗匍匐呂端鎖閣而繼恩傍徨韓琦出檄而守忠黜貶重也權之所在也王嘉發憤不能去一佞倖楊震連疏不能去一乳媼蕭望之以師傅之舊困於石顯趙汝愚

以貴戚之重阨於佞冑輕也權之所去也不識今之所謂重者安在哉在內乎在外乎在彼乎在此乎勢所不在而責其有為猶繫驥於庭而責其千里之步縶鷹於韉而責其九霄之翔推舟於陸而責其濟川之功也而可乎且夫患得患失老而不止者貪夫之為也知止知足超然去之者志士之事也易貴見幾而作詩歌永矢弗諼故士有淵潛而避萬乘灌園而卻三公顏闔鑿坯而遁弘景掛冠而歸韓伯休隱名於藥肆申屠蟠滅跡於樹屋梅福潛形於具市管寧投老於遼東李相開平泉之莊白傳結香山之社此皆哲人不得已之為吾將竊取之以為名若夫孔光肅容於迎謁胡廣飾志於朝章陳咸乞靈於子公楊興假

公羊文範卷九

廿二

譽於君房子雲浮湛於秦賢執誼脂韋於任文段穎事阿保以自通齊丘樹朋黨以自固吾誠不能與數子者並故默默甘守乎丘園

短解

王鏊

有國於海之西者曰龍伯東曰崦嵫人二國相去蓋日所出沒也崦嵫人者間竝海而西數月倏然遇龍伯焉足如植木體如峙山企足望之不見其顛懷靡仍之不及其腰於是龍伯睥然顧曰汝何為者崦嵫人進曰我東海之大人也龍伯曰吾昔抵乎不周足跨乎西海摩子放踵曾不滿搯措之眉睫不為有無吞之胸臆曾不帶芥而何以為大崦嵫人戰然笑曰請與子度長絮大可乎龍伯曰吾指揮則千里

辟易叱咤則四海震盪立乎廟廊威為強坐乎邊陲敵
膽為驚蟬人曰爾大止是乎汝獸未睹於大乎今天天仰
而望之穹宮隆隆不知其終旁而視之泯泯汶汶不見其
盡盡天之覆不知凡幾海以有此海盡海之大不知凡幾
國以有爾國盡爾國之衆不知凡幾人以有爾身較爾身
之處乎兩間譬如蠖蠖翔於四野夸我以長幾其餘者今
夫大化鴻濛旁流情載沕穆而凝蛇蠃而代倏然而生孰
歟孰泰泰山毫芒九州一芥鯢運於海蟻休於垤龍徂平
方蠃潛於殼各適其適孰餘不足且吾不得已而寓於形
形不得已而寓於世假耳以聞假目以視假足以行假心
以思盈尺而足何羨千餘且汝未覩大之害也半畝之廬

皇明文範卷九

世王

吾居而餘而子無以容其軀一尺之練吾衣而羨而子無
以蓋其趺升斗之粟吾飽而食而子無以滿其腹且若以
而形足以鎮國而威敵乎聚一丘之土樹數丈之木被之
以文繡繪之以眉目趨走其旁且震以肅而誰與身橫九
畝戲於會稽腰大十圍昆陽死綏眉見於軾叔孫是獲且
而未知也若有長吾亦有長龍伯曰汝獨何長哉曰吾之
長異於子吾之長攝之毫釐不見其圭枚之宇宙不見其
大可進可退可弛可張以理天文星宿為光以平地理海
波不揚為齊相國為韓司徒為晉主簿為魏中書且爾未
知也君處西海吾處東海各形其形各美其美使若而入
我國乎必驚以為魑魅魍魎群吠不祥而子以自張無長

惡短無短惡長子居子國孰知其長我處我國孰知其短
自我視子則子為長自長視子則子為短自子視我則我
為短自我視我則我為長兩全其天孰知其然吾明告子
人之寓於形猶水之寓於冰倏融而解何有於冰形之寓
於世猶月之寓於水欽隨而晦何有於水是故壽如瞬彭
聖如蕞黃雄如秦項智如陳張同歸乎黃壤是時也子試
較之孰促孰延孰媿孰妍至人乎乘天地之輿駕陰陽之
馬息無何之鄉遊無極之野僊僊乎超無有而上征吾竊
慕之方將駕鴻濛超六合後天不老視世之萬有如蜉蝣
蚊蚋瞥然過目而子乃以夸我乎於是龍伯宵然若遺其
身沮然若忘其矜曰吾過矣吾過矣吾且北面而師子

皇明文範卷九

二十四

郁郅子解

李夢陽

郁郅子寢疾杜門謝客客無以見也金城段吳過武功康
海問曰郁郅子何以不出康子曰郁郅子疾也段子曰郁
郅子疾乎疾奚杜門謝客疾而杜門謝客是有託者也蓋
謂郁郅子忠臣不索名以暴君君子不違衆以要勲且未
形而彰是曰自戕無憂而戚其憂必集若誠有託譬諸縣
繹急趨響必及之矣康子曰曰啡是固郁郅子也吾將見郁
郅子明日康子固請見郁郅子於是郁郅子擁黃狐之裘
馮文石之几尚以白雪之縠強起見康子坐上坐郁郅子
休安若山貌若敷腴徐覘其息俞俞于焉然顧有靡豫
之色康子於是避席問曰夫子奚病也郁郅子欠伸喟然

仰嘆久之目康子曰吾誠不能狀吾疾吾始焉怒焉若饑若思若悲已而輪囷於邑怲怲悒悒糾錯積鬱其狀絲棼埃結氤氲靡絕發于腴繫于心浸淫于肌腸膈理之間充之不見其際究之莫知根柢歐之未已觴之復起故居則恍焉惚焉恍若有遺步之不能端履也夢岑岑焉若將舉而控于帝閭家人驚怪詰予予茫然無以答也故陳之鐘鼓簪簪不知其為音炫之黼黻繁縟縣璆結綠不知其為華吹之芳醴珍列之品不知其為甘故飫之不肥膏之弗澤問之莫可名象而排之不能自解也然徧國中無賢之者有玄機先生者號靈醫往使近之語以狀玄機不肯命駕教使者曰能置泰始之鼎無為之榻坐我廓然之宇食我切玉之饌元化之美則近我顧卒不能置故厥疾固復瘳康子出以其言告段子段子曰子聞在形為疾在心為憂郁鄧子殆有憂乎

皇明文範卷九

廿五

郡牧解

尹襄

客有語予者曰今之郡守即古州牧侯伯之任也謙獄有推催科有倖庶務紛紜各尸以吏而郡牧所有事者惟宣詔令廣德意勸農桑明禮義撫鰥寡賑貧匱故曰邦之父母又曰民之師帥然今四郊多失業之民潢池有弄挺之夫辱者為中澤之鴈梗者亦遊釜之魚蓋迫於饑寒而為是不獲已之圖也豈非郡牧不職之尤歟謂宜下肅清之令嚴鰥寡之誅重則如唐遣黜陟使巡行天下輕則如漢

遣刺史按劾貪污更擇仁賢分布案區庶幾上之膏澤不壅而民之困苦可蘇吾子以為何如予曰若子之論可謂切中當時之弊矣吾猶病夫隄其流而未遏其原理其柯而未澤其根也蓋俞跗扁鵲之用藥也必察溫涼之性審劑量之宜然後病可祛而藥不棄陽子熾阿之御車也必平六馬之力度任載之量然後重可勝而遠不踰聖帝明王之任官也必審體要之宜操鼓導之機然後人效勞而職不墜故使之以道則世無遺棄之才振之有方則衆懷感奮之志吾嘗觀郡牧之任古今不同者有數事焉古者出以朝望入為三公虎符專政熊羆觀風則其官尊矣今內重外輕位卑權判奔走於藩臬之臨牽制於命吏之按

皇明文範卷九

廿六

是以體貌不隆而豪傑之士不樂為也古者考課之設治行之掄先以敦化責在安民則其事專矣今期會是急案牘相仍民之休戚不遑問俗之薄惡不以懲是以名實相遠而邦國之本無所裨也古者勉以重書彰以殊服或侯爵襲嘉或御屏紀錄嚴寵渥矣今上下壅隔賢愚莫分寄姓名於銓曹比資次於衆員是以頽墮不振而人莫肯自勵也古者吏民相得不輕易置遠或十餘年近亦八九歲其任久矣今俗未諳而遽去席未暖而徑陞視公宇如傳舍等官述於萍萍是以上下相欺而皆有苟且之意也故嘗譬之醫與御不重其權不優其寵猶君臣佐使之失宜中外服聯之無統也不久其任不專其職猶授七劑以攻

積病驅重載而入茫迷之域由此觀之民之不安郡牧固
難以逞其責然原其所自非亦當時之政有或偏任人之
要未盡得邪客曰誠若子言郡牧猶可以自諉矣向使權
重寵優職專任久而循良之吏不聞顧頤之民如舊則又
將誰歸咎哉曰此貪饕牟漁之輩關茸璫庸之醜也故有
監司之臨御史之核上為朝廷之耳目下為郡縣之繩墨
側聞比年以來以絀默為重厚以指摘為深刻沽鵠鳳之
美名忘鷹鷂之勁力見善不舉聞惡不察論功不據實言
善不稱德容有如漢左雄之說也而守令不知懲勸又何
或歟嗚呼賞不信罰不必名實不綜核則吏不稱職民不
蒙澤設官雖多所謂廐長立而馬益羶一羊牧以十人而
不能疾其驅也

不皇明文範卷九

廿八

標解

廖道南

象厓子登荆臺之廣邈源夢澤之眇綿朝濛記以晞日夕
噲噉以濯澗或耕于芝田或牧于蘭皋或樵于蒼林或漁
于藻川有客過而問曰若聞諸耕乎固有舉饁而餉于田
者矣晉侯所為登庸也若聞諸牧乎固有扣角而謂于石
者矣齊桓所為明揚也若聞諸樵乎固有被裘而誦于櫟
者矣季札所為永嘆也若聞諸漁乎固有垂綸而釣于海
者矣莊生所為達觀也子居一於是乎象厓子曰予之所
為異乎四子者之撰夫耕者以耦予則以仁牧者以群予
則以禮樵者以斧予則以義漁者以罟予則以智若乃太

吳執規勾芒乘震戴勝朝翔農祥晨正時而耕焉載茲載
柞但隄但畛蓋取諸仁若乃炎帝執矩祝融乘離綠陰旂
旄芳華歲時而牧焉或寢或訖何筴何筴蓋取諸禮若
乃少昊執繩蓐收乘兌萬室蕭森千巖魄磊時而樵焉侯
薪侯蒸其藟其翳蓋取諸義若乃顓頊執權玄冥乘坎明
月猶懸落霞未散時而漁焉與汨俱出與沒俱入蓋取諸
智予之所為異於四子者職此之故也客乃嘆曰吾向以
吾子猶夫人也而乃今知吾子之異夫人也是故耕者以
仁辛野阿衡之績肇矣牧者以禮秦國輔霸之基兆矣樵
者以義會稽治郡之才充矣漁者以智磻溪啓祚之烈宏
矣子將志於四者而施之不用矣乎象厓子瞿然起曰有
是哉予何人斯而惡乎敢

不皇明文範卷九

廿八

飼豕說解

蘇祐

澹泉陳子解緩閑居肥遯丘園時有稱述明志撰言感末
路之俗化乃流翰而命篇爰著飼豕之說而人有疑焉問
諸穀原子曰結繩既代肇有文字書不盡言辭不盡意顯
允六經日星憲世亦有裨官璣言野史雖簡表之不一寓
褒貶於美刺莫不道實至精而體存諷諫諒寄興而鑄詞
豈罕譬而寡喻若夫豕之為物不可殫稱標玄質以應律
稟太陰而著形歟沐成霧奮鬣生風五尺為純一歲曰豨
狹猥猥狹猥豚豨咸孕精于斗樞實稱名之紛紜迨夫
殷商國肇豕氏歷世既遠族類櫛比在楚為豨在雍為豨

亦有異質千斤在市橫毛如錐激牙似矢剛鬚祭用成享
青爪養生斯忌參軍載稱豈曰無秩爵魯津以垂六夢王
大蘭而加九錫公孫牧以作相昆陽鼓而向敵乃若秦以
穀圍食不辭汚齊牢秦殺並名韓盧目殆越象技僅黔驢
非擾龍於堯庭異乘鶴於衛都何義取飼糟餒醴舖食飲
不時咭峙以瘠晴謂至親反不如相視膳之道缺而養
志之孝孤稽之載籍無乃近誣願以怯惑惟子命吾穀原
子曰嗟性近習遠與始乖於倍屣見小忘大貨財或私
於錙銖賈誼太息爰傷詳語秦俗日訛有見異類老瘦為
溝中之瘠妻子移終身之慕斯鳥鳥反哺人顧愧禽而犬
馬是養敬或廢禮且夫言或有激若垂尋常意有所指亦

皇明文範卷九

廿九

當細繹是故離騷傷謗喻物廣及於鴟鵂蒙莊託志寓言
豈止於鴟鵂蒙士諷議擬於鴟鵂之持亡臣大烈傷於龍
蛇之語戒進則文牛憚犧恬退則神龜曳尾老馬或取於
識塗羔羊亦嘉其號乳雖鳩重其不群鴻鴈憐夫有序水
陸豺獾肖翹蜂蟻凡若斯類未易補比或曲而中或隱而
肆廣騷曲喻遠約近取可以白貞夫志士之心發孤臣孽
子之志色衰者抱前魚而增悲跡疎者思遠鵠而高舉回
景光之末照吹幽谷之陽氣殆取譬於明良亦有裨於伉
儷未可以道涉玄窈徒極於遠深而言存感通或畧於猥
細亦孰知像以示蘊比以彰意是故詩歌悉涉將彰勞役
之懷易象負陰華廣睽孤之義名雜志遠已昭六書物麗

多識具見四始乃知傳毛穎者讀之若與虎豹搏爭賦大
鵬者其究抑豈翰墨遊戲蓋將補詩如南陔絮情於孝子
若夫學不通類舉不反隅則河東還獻真為遼豕白頭也
亥渡河誰知誤為三豕者矣

雷解

屠應坡

已亥秋七月朔雷擊奉先殿右室是夕鼓樓灾宗伯稽古
陳議請明黜大僚以勅天戒于是司寇屠公僑南宗伯呂
公相請罷詔可貪戚戚心異之以為黜之弗若也史某氏
解之曰吁夫天之赫怒以威也為雷為霆陰陽摧隱轉
若巡輯旬若追馳揚雷矯矯號虺虺磅礴鬱律磔薄迅越
千轂駢擊萬懸旋代駭氣漂奔殺機闕發當是時也丘崩

皇明文範卷九

三十

嶽遷騷潰颶蹶凶人衷危僦忽亡魄窮其大勇蒙卓喪力
子要固施其精夸都莫措其疾行若負刀痺安得穴身歟
定舉面鮮恒色及究其所摧滅也則猊得免先逆脫疇戾
迫而抵擁或輾撮而罔慝不滔之命固渝之理亦逸而已
矣迺或曉嶰攬厲其石虬木摧折其枝故宮焚薨雋宇壞
柝釋此糾彼其故何與天道恢恢當威見值逢衝則樞遇
披則入固非斤斤以哲微纖纖若飭職也將嚙噬慘噬致
毒所觸隱若應錫云爾哉今夫萬乘之怒九重之威雙雙
赫赫亦猶霆雷也劇然廣運逆意則誅珉瑜在御當者為
奇星脫此車之獸網漏吞舟之魚故愛之加膝憎之直履
惡之成屋踈好之生翮羽慘悽為冬春進退異虎鼠宗之

則踴騰青雲之上抑之則委達黃泉之下朝握夕攢安論
潔污猶之雨露所潤日月所臨幽氣者育失化者零豈云
荃蕭之芳賤騶佛之美惡鸛鷺之驚與仁哉雖然天不可
慮道不可幾仕無常遇士有恒持曉曄不以顛石損其形
樛木不以折枝毀其幹君子不以雁阨決其維是以三閭
九遷而未悔孫敖旅進而弗愉展季抗迹于三公姬旦孫
德于碩膚豈其情之爾殊哉固以義為不可離也故齊得
齊失達人之極融融娛味道之腴遺物定志守德之正
改王改裳不改其行至人恬漠與道翱翔損華宅實時暗
久彰斯非美乎且聞之舉世同好矚然莫渝慎修可願神
聽不怵火齊彌光乎莫眊大屈厲質乎重銷隋阿別利于

八皇明文範卷九

世一

糾紛新栢辨節于後凋衆庶憑朽乎株木賢哲垂聲于寥
寥二先生者獨行不懼遐世不幽覽輝千仞德音矯矯詩
曰潛雖伏矣亦孔之昭其斯之謂與至若堅磷于砥絲涅
而鎬鏤剛以折荃化為莫遠則去窮易執射時則固二先
生之所譏亦非僕之所敢知也

鷓鴣息解

皇甫汈

建業域中有玄寂公子棲趾長干飯心淨土得北山僧舍
之一楹大僅踰斗高不過舫惟慧塔影軒梵鐘響簾而已
因題曰鷓鴣息蓋寓言於蒙莊也乃左圖右史彈琴其中逍
遙乎不知榮觀蕙處之為忤慄也爾時寥廓大夫過而西
之曰陋哉子之居乎是安足息子哉且子誦法周孔晞績

卑變不為鯢鰓之遊鴻鵠之舉而乃託志於鷓鴣謝笑於
鸛雀僕竊惑焉公子曰吾知息吾躬焉而已容膝之外非
吾所觀也南榮戒多老氏取足又曷故哉且吾以昭曠視
之不知一枝之為小也吾以蠲塵視之不知六合之為大
也雖有鄧林瑤圃一旦饑禽擾其上亡依聲其下將恐千
仞失振三匝無依豈復有息所哉大夫於是愕然自失曰
公子幾於道乎吾方坐此困也乃拜手讚歎而說偈言占
占雖小知點慧義微禽一枝安足戀屬厭乃其心庇苟非
所擬胡貴茂與深乘時假全樹矯翼飛上林池張種種故
龍德良可欽公子聞之乃大歡喜曰吾於用天下也亦復
如是

八皇明文範卷九

三十二

疑解

陸瑞家

或問於古臺子曰予有大疑願因先生決之古臺子曰人
耶物耶吾頗燦然或曰非人非物所疑者天古臺子曰天
道昭昭何疑之有或曰天之生人也命以善天之所以養
人也欲其善是宜天下之人皆粹然也夫何元惡大慝暴
戾恣睢橫行胸臆或淫凶於一鄉而頑然無知或暴逞於
一國而悍然不顧惟天在上亦不為之省屢及其惡積罪
大而不可逃也則又困囚之如狐鼠獵取之如鳥雀不至
喪其身破其家以為天下後世之鑒戒亦不已吾意使其
縱於世也孰若吝於生也使其慘於終也孰若收於始也
天之所以為天殆亦勞且偽矣是則可疑也古臺子曰是

亦何疑之有哉。今天理與氣焉耳矣。理至一而無二，氣雜揉而不齊至一而無二也。故人性必善，雜揉而不齊也。故人性有不善乎？不問隸者之於主人，平隸者遠主人之命，縱橫於外，主人不知也。及歲之終，而主人持券簿課勤惰，徵暴循則，彼終歲之所為，終不能以逃主人之鑑，而受賞罰。此理氣與善惡報應之說也。或者乃憮然曰：是則然矣。抑又有疑焉：頽歿而躋壽也，頑鈍富而夷齊貧也，則何歟？古臺子曰：頽歿於年而壽於躋，幸逃刑於一時，而受惡稱於萬世，推此而夷齊可知矣。况百世而下，彭之未始不為殤也，殤之未始不為彭也，乞人之未始不為陶朱也，陶朱之未始不為乞人也，是亦可以無疑也。或曰：是則然矣。

皇明文範卷九

三

矣。亦有為善者名多湮滅而不稱，則又何歟？古臺子曰：仁如堯則必稱矣，孝如舜則必稱矣，忠如文王，學如孔子，則必稱矣。或有不稱，必其修諸我者不足，以名也。是亦可以無疑也。且吾聞之君子之為善也，豈以冀名稱於後耶？正求不負乎天之所命焉耳。逝世而不見知，君子之心固與元氣相不死也。然實大聲宏，則自然之理蓋莫之致而致焉。由是觀之人，惟力於為善焉耳。又何疑於天耶？又何疑於天耶？

述

決道更述

王廷相

東海有決道之叟，引竿曳綸，釣於曲隈之島。終日所得，鱖數鱖，爾浚川子見而問之曰：叟志欲得魚乎？曰：然。欲給生乎？曰：然。浚川子曰：叟何拙於漁？若是海之利於漁者，厚矣。楊絮而絮遊麥花而歸，至其群如雲，其响沫如雨，其聚如丘阜。漁者俟其來，漂巨舶，拉長罟，合圍而取之，無不滿其舷。載而歸，勞於一日之力，而終歲厭魚鮮之利。叟何不此之圖，而區區執竿以俟其嚙餌，欲給生於或，有或無之，誤滓不亦勞而寡得乎？叟何拙於漁？若是決道更乃仰天三嘆，睜目而語曰：嗟乎哉！世之不知類也久矣。乃若夫至人

皇明文範卷九

三

未嘗以險而懷其神，况危其生乎？且有突利者，必有突害。子獨不見於海乎？風潮捲山，蛟龍鰐鯢凌波出沒，犯之者魄奪，遭之者藝糜。以是求利，吾知其害焉爾矣。且夫失緣於得禍，始於厚生，其極也。於是乎有併然而俱畏者，是故知道者恒易足而不徇物，以傷已。視利欲以過養者，若甲兵之戕殘，水火之焚溺也。安肯以千金之軀而微倖於陽侯之波，以奉魚龍之牙吻哉？以漁者之所得，視予之釣，若倍蓰而無算，冒險迫阨而遺生之害，則吾其免矣。夫豈獨漁哉？君子之仕，亦有然者。李斯上蔡之布衣也，學帝王之術，遊於諸侯，以六國不足事，乃去而之秦。遂能使秦併天下，而稱帝，身為丞相，封侯。諸子尚主女，悉嫁秦諸公子。賔

客私人數千其富貴權焰可謂極矣不猶泛海而大漁者乎卒之輸忠不信見疑於主縛之咸陽市中如群羊跋鱉思牽黃犬獵於上蔡東門卒不可得豈不哀哉薛公隱於贅漿毛公渾於博徒蘇公匿於灌園彼三子者豈不達於帝王之術而顧以守其雌何哉以外物之不可徇而徼倖於利害之塗者非善其生之道也吾觀於子貌屹屹而山立目炯炯而望洋得非贛榆之王丞乎向為臺吏也珥筆拾遺執簡觸邪上而天子之起居中而百僚之汗隆下而蒸民之休否皆得以執而議之入則卿相檢飭出則方嶽震疊不亦輝赫尊重乎哉然行危政激不能俯仰遜時已而奄人攝禍幽囚拘繫去死無幾幸賴天子聖明照見覆

金明文範卷九

三十五

益不加誅戮薄示放斥猶得竊祿海方不失為奔走之吏子不子之幸而反悲吾之拙是以鷗鷺之屬鼠為大有得而鸞鳳翔於千仞之上者秋毫末之見也不亦異乎哉遂授綸而去不復顧浚川子曰嗟乎吾聞海上多異人憤世嫉邪隱於漁釣之間其殆斯人與不然何其言之近有道也乃述以自省

金毛述

陸容

毛穎氏莫珊瑚之高枕傍端溪之清流飽玄霜以寄傲謝楮園而少休有金鑄者發身大冶附姓炎劉英風凜乎雪雷錢氣衝乎斗牛挺拔而進四顧如仇起穎而問焉曰先生溫中書之名號襲管城之箕囊食肉無相近道忘憂是

固陳玄石居中之儔也胡乃今雜戎行以幸進舍翰苑而弗遊也耶方其渠魁內侮群醜效尤遠屯蜩聚鼠竊狗偷三軍探甲百夫裹餒司馬嚴九伐之命元戎畫百勝之謀北窮朔漠西發渠搜先生於是齟分虎豹座擁貔貅尊居幕府載咨載諏內庭有章奏之上隣國有辭令之脩獻捷有露布之草奏凱有鼓吹之謳銘或勒嶽然之石功或紀太常之旂斯時也吾輩甘心下氣於先生者正將以博華軒於鞍馬取貂蟬於兜鑿借吹噓之力而徒步公侯也而茲者朝紫中軍之鼓莫走宮廬之首狼烽炮燭於斥堠羽書絕跡於置郵先生當此亦可以見幾而作長往而不留矣方且游心倡和肆意應酬晴日眩龍蛇之擾擾夜堂聞

金明文範卷九

三十六

風雨之颼颼然不過寫邊陲之光景述羈旅之窮愁而已吾嘗為先生羞也穎若曰有是哉言之謬也蹄涔曷足以議滄海螳蟻何足知山丘然而無響不應無言不響吾嘗見兩兵之相接也矢石紛紜鉦鼓喧嘩爾乃假威於吳戟乘勢於戈矛鼓掌匹夫之勇攘臂萬人之稠或幸而截智伯之飲器血子胥之體體則自以為人莫已倖矣及其班師振旅歸馬放牛觀干羽之既舞隨弓矢而同收鉢飲它山之石先黷鴟鵂之油開武庫以長夜鏞鞞鞞而孰抽時則補履不如兩錢之錐縣餌不如一鉞之鉤利民用孰與大匠之斤斧厚民生孰與老農之鉏耰而吾乃惟文是附惟藝是游出入廊廟瞻依冕旒作丹青鏤券之誓資金匱

石室之紬評往事則定褒貶於千古達王言則渙綸綍於九州祝史仰之無愧辭於郊廟諸侯賴我修觀禮於春秋在銓衡則草薦草而野無遺士在廷尉則具爰書而獄無滯囚計錢穀也致出納之當紀將作也明保功之鴻墨容摘詞或傷今而思古鴻儒析理或微顯而闡幽百官庶府凡仗我食於官者我其良疇也是則摩頂以博一心之愛拔毛以利天下之求體無不具用無不周下以經權乎民用上以黼黻乎皇猷蓋無時而可棄亦無事而弗由誠非若章甫之無用於閭閻越匕首之不售於魯鄒也若爾一日柄用則逢人喜怒與世沉浮或削觚以為園或舍剛而破柔比干披聖人之竅張禹戴佞臣之頭忠邪以之而倒置

金明文範卷九

三十七

賞罰以之而謬悠是誠禍亂之利器太平之替疣也曾足以擬吾之萬一不乎金鑄於是吹清風而無語望中流而自投詎世人以龍化誤愚夫之刻舟

雙節述

朱廷立

嗚呼哀第雙節者謂徐氏也徐婦于表而勸其夫納其妹嗣焉已矣若亡徐指其所居曰太平此吾死所也願須臾無死以撫哀孤復顧其妹曰汝之歸表七越月也汝行汝志焉則應之曰吾之志姊之志也願須臾無死相姊以撫表孤于是晨夕煦煦相與事酒漿治絲麻躬織紉內給外餉以是家政日就緒表孤日長益克承父志矣一日徐疾曰吾今可以見君子於九京矣未幾妹疾亦曰吾今可以

見君子於九京矣則先後齋志歿焉鄉人稱義曰賢哉二節婦同節難矣又同胞也不大難乎不即死以傷其胤不後死以違其夫不大難乎吾嘗讀列女傳輒掩卷歎息以為斯人不可復得豈圖見節之事奇偉殊絕猶有過之者乎說者謂光岳氣分士無完票故無完節若使節者觀弗然耶究其故非有古人之書引之于其前夫人之勢迫之于其後而其所為有出於丈夫子之所不及者曷以乎二南之詩且陳婦人女子之美以為難化者且然則公卿大夫士無論也今乃反之又曷以乎禮失而求諸野今道喪而求諸閭閻之間耶此所以重可哀也雙節蓋棺矣采風者猶未聞于朝載諸史以垂諸後則後此可知也嗚呼

金明文範卷九

三十八

述諫贈給事前谿戴君

屠應坡

嘉靖己亥春二月上將南巡楚服謁祀先皇帝園陵詔集廷臣議時二三大僚暨諸臺臣上疏諫弗允給事曾君廷李君逢周君琬謝君廷蔭繼上疏諫又弗允乙卯駕發臣民奔走至京西門給事績溪戴君歸具疏極諫其略曰臣嘉猷伏見人駕南狩其留居百官六師萬眾瞻仰戀慕弗忍寧休皇皇來歸茫若有失至相對泣下此見聖德感人戴君父母弗能一朝離也太子二王幼在襁褓怙依顧復更萬群情保育之責至艱且重臣惟陛下俯念臣民眷懷

哲嗣天衷隱紆有懷焉不能自已者矣且陛下親馭萬衆
涉荆楚之遠疆以卜二聖幽貞之邑孝至隆也臣愚以為
天子之孝顧宗廟社稷安否耳宗社有萬年之安則二聖
有永垂之裕雖玄兆北遷梓宮南附二聖之靈亦必歡然
底逸陛下令一二篤厚大臣憑神靈奉成命謹護往來不
過三月之間可以卒事萬萬無慮固不必躬出萬有一危
之途若士庶人終身之孝也臣愚伏望聖駕即日旋歸使
後世頌陛下孝德之光隆于二聖而重慶宗社若此天下
幸甚至於供億浩繁財用虛耗北虜竊伺小民流離意外
之虞種種宜豫此在聖明固已洞見臣不敢言疏具命使
者馳詣行在以聞時駕行疾甚疏至駕已越衛輝衛輝行

聖明文範卷九

三十九

殿災上怒其納言持疏弗為進使者叩頭力爭疏迺得入
上命逮嘉猷繫京師詔獄後命乃理越兩月駕命併逮
燧等俱奪諫職謫邊方雜流一官史應峻曰懿茲休平國
家養士之盛此足徵哉語有之庸夫狗身中士眩慮故
臣之不欺者古稱難焉今皇帝以來予數觀見之矣皇序
紹弘大禮三定廷臣集而諫者數百人其譴若戍者蓋十
之一焉群言殷與獄事肇易廷臣集而諫者數十人其譴
若戍者蓋又十之一焉至于禮樂營建刑賞廢置凡國家
舉大政事廷臣先後諫者又輒數十人其譴若戍者蓋又
十之三四焉雖諠違若時忠忌廟上昧古昔先信之誠至
于獻誠畢辭有犯無隱硜硜然自謂抱不貳之誠揚厲翼

之志者矣是役也主上達孝省方述古先帝王之曠軌而
諸臣上言者復至十數弗以往故有所萎爾也主上濡嘔
仁覆無所摧震而五給諫亦僅得謫遷以去可不謂恩且
幸哉南巡時予職在扈從神人效靈億兆俛應徒御恃以
無恐然往返底勤幾六千餘里追憶身所經歷則諸臣之
言固亦先事究慮弘保稽謀者也至于讀戴君所馳疏反
覆忠婉蓋有餘愛焉予不覺動于心為之潸然涕頽也治
朝養士之效主聖臣直之符其煥乎明章也哉予方職史
事欲緝諸諫辭為五諫臣傳以示之將來彰國休美而或
者乃哂予曰嘻予不聞周君謝君之言乎其糾束朝諸臣
也而予亟稱之匿怨也夫子曰唯唯否否是不然國家授

聖明文範卷九

四十

諫立官以公熾惡昭勸戒風厲士大夫而史氏者且推之
以詔後世者也二君子之論糾諸宮臣也予謂之盡非公
哉而予欲以介然私望匿諫者之微詞則予之職顧隱而
二君子之言愈公且昭也于是述其槩為戴君贈戴君蓋
予同年進士云

志

五洩山水志

宋瀛

五洩山在婺杭越三州境上北距富春南據勾吳東接浦陽其山水最號奇峭齊謝玄卿嘗以采藥深入其中而宋刀景純吳處厚亦頗遊焉自西坑嶺入過過龍橋北行二十步始入西潭前橫一溪水甚寒履之如水由溪而前徑小潭傍有樵石突起類大甕斜覆乃捫石而登一失足輒墮又行二里所地稍夷曠怪石四瞰峯巒環列獻狀其紋紫紫然類神工鬼斧所雕刻者山多猿遊人武恐之撒石亂下如雨又前行半里所泉自石竇中出洶洶作聲若琴若笙竿泉西流滙為小窪望漱以漱臺髮不隱儵魚數尾

皇明文範卷九

四十一

洋洋往來如行琉璃瓶中見人至潛去窪左大樹離立極怪偉倒影入水中如畫又前行五十步大石闊道相傳有巖角肖鷹喙忽夜大雷雨喙崩下聲聞二十里又行三十步榛篠成林翠光浮映衣袂成碧色山蟲崖虺奔遶後先瞬目失所在至此則氣象陰幽絕不類人世如升蓬嶠坐水晶宮生平煙火氣消盡又自山腰緣葛而前竹籬覆地厚動足輒仆又過十步許抵小潭小潭上曰西潭流水傾洙成白窟濶可七八尺冉冉下注滑而無聲兩傍石崖峭立苔蝕鮮暈時有水珠凝滴下歲旱鄉民禱龍於此遇禱時或湧取蜥蜴入瓶盂中持以婦多驗自遇龍橋至此約可五里皆蛇盤磬折路行若窮又復軒敞其中勝致

難得具述或言潭上有石河從石河至三臺塔人跡罕至莫詳也尋徑略而出斜迤而東過香爐峯峯上石類香爐故名香爐北有峯圓而童名鉢盂峯或曰自東臨鷹蕩又名鴈蕩峯遵鴈蕩而南時有白雲覆於谷者曰雪峯屹然人立者名王女峯嶄嶄勢欲柱天者名天柱峯其他諸峯星聯肺附登名圖籍者蓋七十有二焉復從崖東折度略約橋趨三學士院院唐靈默禪師道場師嘗降龍於此遺跡尚存由院北深入又百餘步至東潭潭上飛瀑可二十丈瀑如暴倒擎崖竅中若運萬斛雪從天擲下白光閃閃奪人目睛至潭底輒復逆上有聲如輶雷人笑語咫尺不能辨猶聞窺中聲居人云每天風一號四山林木震撼欲折黑雲下罩杳不知昏曉歲多投龍者其多驗如西潭復北折而西泝潭之源登礮鐵嶺度紫閣山村人多舍簞常間有平阜數百畝可耕概傍沒石河又行一里所地名石鼓足頓之藁纂越十步至第一潭潭如井晝之正黑投以小石錯若佩環又越十餘步至第二潭圓如鑄釜面廣而底敞大水驅亂石聚其內迨滿復洩去潭下石壁百餘尺險不可窺足從其右懸藤墜下至第三潭潭甚深以線縋之下不見底其形方狹而長天向陰常有雲氣從中起疑有蛟龍潛其下人恒以幽悄為病第四潭咸不可往或有絢圍腰繫巨杙俯崖而瞰潭左右皆楓木其形大槩如第一潭而廣袤倍之側有晉劉龍子墓相傳龍子嘗釣

皇明文範卷九

四十二

集 302-423

千潭得驪珠吞之化龍飛去後人為鑿石作塚或云龍子之母苑馬世遠不可辨又其下至第五潭即東潭因其水五級故名之為洩云噫造物之委形山水者其奇峭有是哉

啞娼志

楊維禎

啞娼者錢唐娼家女也生無啼聲三閱歲不能言至十歲終不言笑則訝家露斷怒則嗔嗔云父母決其啞無疑因呼為木哥且惜曰予門籍娼娼以音為伎今乃啞若是何待乎欲棄之其父曰女雖啞於口弗啞於耳目手足也年及笄天質秀麗中益慈穎工鍼繡能教以琵琶箏篋及七盤舞蹈之伎靡不精審貴富家詎所病而求其長輒與他

台南文範卷九

四三

名伎並進既笄貌益揚藝益工京師有大木賈過錢唐聞啞娼名求見即大喜倍凡價聘之左右曰娼以聲取悅啞而倍價以聘何過愚賈笑曰非若所知也婦類以長舌敗人之家內謔寢而後家可長予聘無長舌不聘工歌且笑遂挾之歸京師賈侍娼百十人聞啞娼至皆掩口胡盧之未幾啞娼寵顧門賈一飲食非啞娼不甘且私賀曰吾今而後知婦言之不入吾耳啞娼亦心自語曰不鮮啞不娼娼侈然自隆重宴享非尊右不居服飾非珠玑不御諸娼雖心思又咸得其不能言皂白於主故又心幸之賈元婦既挾諸娼遂迎主意推啞娼為繼內數年為賈誼子者三長曰傳嘿次曰傳訥傳忍後傳嘿以陰重不泄得出入禁

中且得美官啞娼受封號族至今相為婦師云抱遺子曰予聞道家書有綠霞女以壁心墮世為啞啞娼者亦陰仙之質非歟然娼以啞病亦以啞遇誠使啞娼才色工之以語言文章則所遇未必爾借遇亦犯娼求其終榮者寡矣嗚呼士以語言文章遇主而訖以語言文章為身之簪珥

愈啞娼耶

志血櫃

楊維禎

四溪吏某積金若干盛以巨木櫃自喜曰吾櫃可支吾一世更積若干遺吾妻妻艷然曰金櫃非金櫃乃血櫃耳吏問故曰棒頭舊血漸新血櫃裏黃金壓白金櫃今非血乎血流沉爾軀若何曰沉則吾在金穴矣曰汝且與金同

不皇明文範卷九

望

血又易取穴吏不悟明年以犯律賊殺籍其金妻乞櫃貯刀焚之客有弔者呼小吏吏血血湛軀大吏吏血血漂杵鐵史曰貪吏妻獨賢惜不得姓氏客弔辭尤警錄以語屠貪

志殺虎

蘇伯衡

余至高溪之七日有虎夜踰某子甲垣攫其豕豕叨然作聲甲竟穿窬也亟舉火燭之不見豕而見虎迹焉黎明與二弟俱躡虎迹查家行至黃土隴見兩虎叢薄中呼曰虎在此虎在此鄉黨隣里幸與我共殺之不者不惟吾家被其攫諸公家之豕亦恐不免不惟豕不免害且恐及人於是環高溪一聚壯者操刃與挺弱者聲銅鐵器往助甲虎

見衆前且行且咆哮作聲威翼以懼衆衆不為懼益鼓噪環之虎乃躍而起甲之長弟遽揮挺撻虎虎怒爪之其右股被創甲之幼弟奮戈刺之自喙貫脅一虎隨斃其一猶咆哮作噬人狀然聲戰慄僅若牛鳴衆知其無能也直前刺之于是兩虎俱斃刺其腹豕固在也虎于毛蟲中最暴戾人聞談虎且猶膽掉畏之而况敢撻之乎使其掘深山大谷雖日櫻麋鹿雉兔以自肥孰得而斃之哉顧恃其暴矣縱逐逐之欲入墟市攫人畜而弗忌得一豕竟殞其命悲夫世之人自謂威權足賴而貪欲無顧忌者其亦知所鑒也乎方甲行覓豕惟二弟從率先衆人刺虎亦惟二弟詩言外禦其侮必兄弟豈不信哉甲喪其豕既而斃兩

皇明文範卷九

四十五

虎誠若快意者然為酒食以勞鄉黨隣里費抑夥矣一弟又幾不脫于虎口持虎皮上送官人莫不謂其得厚賞以其皮之傷也幸于吏議迄弗之賞然則出死力損家貲以除暴虐者上功懷府而欲文法吏無吹毛求疵而欲沾賞典矧可得乎矧可得乎

泰河儒枯骨志

唐順之

觸髅完毀凡若干具其髑髏髀骨脊骨諸雜骨無筭蓋出乎犬猪鳥鷄所饜飽與夫日炙焚燒風銷水啣之餘而僅有存者自癸卯至乙巳東南有饑流尸順河而下多于河中之船逮水落不能浮屍遂積壘河壩久之維古昔時遇饑饉疾疫則有荒政以聚民其不幸死而暴露則又有掩

骼埋骸之令惜哉其不遭乎此時也褚生涵書舍在河壩余與弟正之數往焉每相與散步河壩之上則見泥滓間園者如破甌甌者如古林碎者如沙礫紛然彌望白日照之星星斑斑若尚有光怪余三人者哀其漸滅且盡也命役夫哀而坎焉嗟乎古者壅則旌之以銘旌者別也銘者自名也若曰是其人之骸云耳雖後百千年有得之者亦識之曰是某人之骸云耳古人之于骨骸嚴而別亦不欲其混也若是今乃以五方四裔雜流異業之人而又以殘毀不完之尸爾髑我骸甲者乙脅膝干一坎若囊葦亂蓬然亦重可悲矣余嘗見元虜發宋諸陵事火其尸以其餘骨雜牛馬骨而埋之今此猶尚人骨也嗟乎彼生時何等

皇明文範卷九

四十六

人也尚不免與牛馬骨同葬况此輩草丐之餘猶得以人骨附人骨復何憾焉使觸髅果有知如莊生之說必且一喙于吾言矣坎之以嘉靖戊申春二月是掩骼埋骸之時也

吳越行窩志

薛章憲

湖南之衡山在洞庭上其岡巒之軒翺聳拔者凡為峯七十二金陵之大江在鍾山下其川隴之停蓄演漾者凡為陂三十六皆古之奇觀蓋山與水交相贊者也故歷代修之以誇於四方恒自恨生長遐僻動越數百千里徒心馳目想而已乃者揮手驚煩放情丘壑於吳越之區得勝處二馬在吳曰聚塢去城一舍而遠却負豐嶂前臨太湖與

杭賴爭雄地產楊梅特佳形色味皆異絕他所傾筐入市人望而知之爭售立盡輒得重資湖中有山計其數與衡等昔人謂七十二朶青芙蓉是以作草閣臨之馮崖架之高出木末可隱几而指數也因命七十二峯閣在越曰橫裏去錢一舍而近衡六里有奇縱二十里有奇綿亘逶迤多陂澤渠塘平陸纔十之二居植藕茨為生收其入反出禾麥上直亦再倍於平壤夏秋之交彌望皆織文繡段人人刺艇子出入其間扣舷鼓枻歌呼相答不自意為人聞世也築室三楹茨以生草墜之塗泥命為三十六陂館陂則當不止是而云然志舊好也歲之日居以課子姓出以事登陟大率畧相半焉所謂七十二峯與三十六陂者

皇明文範卷九

四十七

則又平分之矣蘇長公嘗言山翁不出山溪翁長在溪不如野翁來往溪山間吾其得而兼之遂自稱浮休野人則自詭曰吾幸生太平之世身無病心無憂有菽粟以具饗殮有鷄豚以供伏臘常布陋矣聊以御燠寒室廬隘矣聊以庇風雨行無所牽止無所尼任情率意委順逍遙貴數踐陂澤歟歟歟付之造物者一不置肝鬲間也各丐太僕李公先生題字揭之棟上以告來者使知盛世之民沐浴膏澤涵煦至化雖野人之愚亦能順時知命處困而亨鳥雲飛而魚川泳無不遂其生也倘門之木則咸署曰浮休野人家信有侈心如登龍斷者無以自解云

皇明文範卷之十

訓

文訓

華川王生學文於豫章黃太史公三年而不得其要俛俛焉食而不知其味皇皇焉寢而不安其居望望焉如有求而不獲也太史公一日進生而訓之曰子之學文有年于茲志則勤矣吾聞天地之間有至文焉子豈嘗知之乎夫雲漢昭回日星宣朗烟霞卷舒風霆鼓蕩者天文之所以暢山嶽錯峙江河流行鳥獸蕃衍草木茂榮者地文之所以成天地之文不能以自私誕賦於人人則受之故聖賢者出以及壞人峻士相繼代作莫不大肆於厥辭蓋自孔氏以來茲道大闢家修人勵致力於斯其間韜明究臚疲弊歲月剝蝕竭思耗費簡札者紛趨而競馳竊不欲爭裂綺繡而日高視萬物之表雄峙百代之下卓然而有為然而踴躍而不進骯髒而不振思窮力蹙吞志而沒者往往而是而能登名文章之錄者其實無幾則所謂至文者固夫人所罕知是故文有大體文有要理執其理則可以析衷乎群言據其體則可以刪裁乎衆製然必用之以才主之以氣才以為之先驅氣以為之內衛推而致之一本於道無雜而無蔽惟能有是則統宗會元出神入天惟其意之所欲言而言之靡不如其意斯其為文之至乎凡吾之說子豈嘗知之其試以語我生曰文之為物

貴適時好粲然相接合喜投樂有如正始不完文氣遂偏俗尚化遷而排偶之習興焉四屬六比駢諧儷聯抽黃對白調朱施鈇五采相宣八音相便握擗穠纖吟哢寒暄豐腴醲酣眩麗媚妍珠璣溢臈膾炙滿篇凡慶函與賀牘咸累幅而疊番王公之門下逮閭閻彝儀禘典往來交際率奉之以周旋又如大雅既遠詩歌日變玉臺西崑其流也漸支為詞曲爭嫩競艷字分重輕句協長短浮聲切響清濁和閭羽振宮潛商流徵泛笙簧觸手錦繪迷眴風月留連鶯花凌亂振妙韻於沉冥託葩辭於清婉性情因之以暢宜光景因之而呈獻好會睽離懽忻悲嘆莫不假是以託情固無間於貴賤也若是者其為文何如太史公曰古

語變而四六古聲變而詞曲文之弊也甚矣請置勿道為
言其他生曰命鄉選士之法廢而科舉乃興以文取士設
為範程漢有射策唐有明經復有詩賦逮宋益增經衍為
義而三篇以明賦本於律而八韻以成咸各專其科各精
其能其義則意融旨切言粹辭達枝語蔓引叢論英發刻
聖秘而立辯幹天機而生說其賦則句鍊字戛音敷韻軋
藻秀春樹花艷晴掇較妍醜於錙銖品抑揚於毫髮它若
宏辭制舉大科別設文法靡不該文格罔弗列又必學稱
博極才號閎傑乃能攻其業凡習於斯者皆賈勇詞場角
雄藝墮不厲兵而白戰爭奪孤而先拔若工若拙三年是
力若勝若劣一日而決及其中文衡入文彀則遂圍棘聲

徹榜金名揭上賢書於天府承洪恩於帝闕乃躋膺仕乃
展遐轍若卿若相鮮不由茲而出矣上以此而求賢士以
此而致身文之用世信不可誣也歟太史公曰科舉之文
趨時好以取世資特干祿榮寵之具耳學古之君子恥言
是生曰文之古者登諸金石記誌頌銘具有成式或鍾鼎
是勒或琬琰是刻或鐫于麗牲懸絳之碑或鑲在封嶽磨
崖之壁莫不炫燿崇勲烜焯茂德載丕丕之嘉猷紀赫赫
之休績然皆一筆之力九鼎可扛一字之價千金是直爾
其雄輿之思雅健之姿瑰瑋之辭攬撫馬班凌厲蔡陳蹂
躪柳韓王采金聲焜焜煌煌錡錡鉞鉞衮章繡紋炳炳烺
烺燁燁絢絢詭然而蛟龍翔蔚然而虎鳳昂翕然而律呂

張正音謹韶濩變態類雲靈勁氣排甲兵沈冥以之而開
塞幽闕以之而著宣逖遠以之而綿延然非儒林宗匠甄
營宿將道德為世之模楷名位為國之儀望堂堂焉章章
焉擢鴻筆攬魁柄稱文章之大家者孰當仁而不讓宜其
媚美古昔傳信今後照四裔以無倫垂千載而不朽此其
為文也不幾於古乎太史公曰文至於是謂之古宜也雖
然其為用殆不止是已生曰朝廷之上有巨文焉典謨誓
誥制冊令詔謂為王言煥為大號而帝王之制作存焉灝
灝噩噩渾渾洋洋稜厲逢亨揮霍奮揚或溫潤而精粹或
宏偉而秀雄或嚴肅而簡重或衍裕而深長經緯天地橐
籥陰陽黼黻萬化轆轤三光封職則氣含陰雨之潤授官

則義炳重離之明勅戒則吐星漢之華治戎則揚海雷之轟肆赦則垂滋於春露明罰則示烈於秋霜一字之褒誅漏泉於下地一言之感被挾續於黎蒸朝出九重暮行四方如風動而草偃如山鳴而谷應奮迅乎寓外旁薄乎域中鼓舞乎夷夏陶鎔乎帝王文章之用益與造化而侔功矣若是何如太史公曰書曰王言如絲其出如綸詩曰辭之輯矣民之協矣辭之繹矣民之莫矣夫之為用誠莫盛於此矣姑舍是豈無復有可聞者乎生曰文之難者莫難於史故良史之才古今或無皇道帝德王略霸圖運祚興衰治道隆污將相卿士武烈文謨賢智忠孝兇慝姦諛天文五行地理河渠禮樂兵刑食貨賦租選舉職官免服車

全明文範卷十

四

典與夷戎狄遐方異區恍惚變俗怪習殊凡一代之本末皆史乎載故曰史者一代之成書是故事以實之辭以給之法以立之例以律之作史之要必備乎此然非其能足以通古今之體明足以周萬事之理智足以究難知之意文足以發難顯之義者曾烏得以稱良史蓋自紀表志傳之制馬遷創始班固繼作綱領昭昭條理鑒鑒三代而下史才如二子者可謂特起拔出雋偉超卓後之為者世仍代襲率莫外乎其集轍論者以謂遷固之書其與善也隱而彰其懲惡也直而寬其賤夷也簡而明其防僭也微而嚴是皆合乎聖人之旨意而非庸史之敢干及乎范曄陳壽之流則遂肆意妄為曲筆濫愛曖昧其本旨而義駁

以偏破碎其大體而辭謏以纖況乎畢壽之不若者則又卑陋而無足觀矣故史所以明乎治天下之道而為之者亦必天下之才然後勝其任茲其所為難乎太史公曰噫史之為文誠難乎其盡美矣文而為史誠極天下之任矣抑吾聞之文有二有紀事之文有載道之文史者紀事之文於道則未也生曰聖人既沒道術為天下裂諸子者出各設戶分門立言以為文是故管夷吾氏以霸略為文鄧析氏以兩可辯說為文老聃氏以秉要執本持謙處卑為文列禦寇氏以黃老清淨無為為文墨翟氏以貴儉兼愛上賢明鬼非命上同為文公孫龍氏以堅白名實為文莊周氏以通天地之統序萬物之性達死生之變為文慎到

全明文範卷十

五

氏以刑名之學為文申不害氏韓非氏復流於深刻之文尹文氏又合黃老刑名為文鬼谷氏以捭闔為文蘇秦氏張儀氏因肆為縱橫之文孫武氏吳起氏以軍刑兵勢圖國利敵為文荀卿氏楊雄氏則以明先聖之學為文淮南氏則以總統道德仁義而蹈虛守靜出入經道為文凡若此者殆不可遽數也雖其文人人殊而其於道未始不有明焉猶水火相滅亦以相生和敵相反亦以相成易所謂天下一致而百慮同歸而殊塗者言本於一揆而已文以載道其此之謂乎太史公曰諸子之文皆以明夫道固也然而各引一端各據一偏未嘗窺夫道之大全人奮其私智家尚其私談支離頗僻馳騁鑿穿道之大義益以乖

大體益以殘矣此固學術之弊而道之所以不傳也生曰聖人之文厥有六經易以顯陰陽詩以道性情書以紀政事之實春秋以示賞罰之明禮以謹節文之上下樂以著氣運之虧盈凡聖賢傳心之要帝王經世之具所以建天衷奠民極立天下之大本成天下之大法者皆於是乎有徵斯蓋群聖之淵源九流之權衡百王之憲度萬世之準繩猶之天馬則昭雲漢而揭日星布煙霞而鼓風霆猶之地馬則山嶽峙而江河行鳥獸蕃而草木榮故聖人者參天地以為文而六經配天地以為名自書契以來載籍以往悉莫與之京斯其為文不亦可以為載道之稱也乎太史公戰然而驚喟然而嘆曰盡之矣其後有加矣此固載

金明文範卷十

六

道之器而聖人之至文矣嗟乎世之學者無志乎文則已苟有志焉舍是無以議為矣是故本之詩以求其恒本之易以求其變本之書以求其質本之春秋以求其斷本之樂以求其通本之禮以求其辨夫如是則六經之文為我之文而吾之文一本於道矣故曰經者載道之文文之至者也後聖復作其後以加之矣今予知及乎此則於文也其進孰禦焉特在加之意而已矣生於是再拜謝曰謹受教敢不拳拳服膺是則是效以無忝夫子之訓告

訓敦

李夢陽

訓敦者何患時之偷也宗不立則祠不嚴祠不嚴則族不合族不合則親離親離則禮亡禮亡則義廢禮義亡

蔑則骨肉視為途人嗚呼時之偷極矣不可患哉夫反偷莫大於敦俗敦俗莫急於建標標不建則教不著教不著則訓不行訓不行則敦不反然高氏其人也遷其鄉則姓之廟而宗之無離親焉祭而聚帛而聚慶而聚愈繁而愈一愈遠而愈密無散族焉年歷四代更數姓猶一日也非敦之至邪以是為訓教不著乎即偷何患矣于是作訓敦

金明文範卷十

七

昔者明王之治天下也未有不族始者患其渙也於是類馬易曰類族辨物患其乖也於是睦焉書曰九族既睦患其爭也於是大小宗之禮患其忘也於是有大宗之廟又患其弗率於是有九廟之法世系之官李子曰予歷周秦燕趙晉衛諸墟詢故采實未嘗不流涕而悲也曰嗟乎教之衰至此哉族之散禍之邪有庶見素冠者矣有范冠而蟬綏者矣父子兄弟亦若是偷邪齊民不足言乃衣冠之冒身之外亦途人邪問其世則無宗嚴其文則無譜究其居則無廟叩其族則忻戚不相聞嗚呼先王之所以教者何乃今若斯邪教之類乃今渙焉教之睦乃今乖焉教之宗乃今不廟斯法與官之者缺邪時與勢殊邪人狃于俗然邪及涉淮漢覽風大江之東南見其故國遺俗有百年土著之民已而又聞高與高氏之宗之族也則又嘆曰嗟乎予觀高氏而知三才之因也大尉瓊五傳而高與與高與再傳而宗之廟嚴又數傳而聞人生至南屏公大顯

于位庸李子曰得時者亨得勢者長得人者昌中原亂則海隅罔兵是謂得時山水環則風氣結是謂得勢禮義行則乖離弗生是謂得人得時者天得勢者地得人者德高氏具焉三才備矣逮標而訓以之教國可以敦國以教天下可敦天下夫合抱之木蔭廣畝者其本深也得其地人以永之天必篤之矣所謂栽者培之也若高氏者雖百千世可也人苟則之同百千世可也斯訓敦之義也

唐順之

執徐之歲有鴈集于顧舍人第舍人筮之得小過焉其繇曰飛鳥遺音大吉博物先生聞而往賀之至則蹠華公子在焉公子謂先生曰鄙人聞之人事占幾天事占符幾罔

舛鑿而能妬符罔闇沕而弗彰蓋昔者玄鳥集戟黃雀投
環游龜像組隊鵲化印斯瑞眈乎璫哉然猶薦紳動色焜
焜燿燿若天授幽契而神畀秘寶焉者矧夫鴈抱陽背陰
羽蟲最靈者也迺今歛翮戢翼翩然來賓斯亦異矣於舍
人何所常焉願先生為舍人鋪張而揚摧之可乎先生曰
唯唯可乎哉可乎哉請撫僕所聞而公子選焉夫陸杜嘿
黍稷粟粳粳芬馨狼籍穰穰滿塍爾乃呼儔命侶啜喋蹠
踐一飽恒餘群啗每饜此蓋飲食之至樂也舍人嘗羹內
饔割肉大官滑脆腥臊溢腹盈食若是何如公子曰夫繫
稻粱之謀者忘冥冥之志沈養之適者違性命之和老
子曰五味令人口爽願聞其他先生曰文獸眎皮珍禽辨

羽爾乃披黼戴黻純緌雜絀纖毳似鬢溫氎方綈氍毹
翼翔翾差池濯冷波以修容颺輕颺而整儀若夫東海獻
朱上林呈白匪恒理之所窺亦云極態而盡飾于是使鸚
鵡羞綠山鷄讓錦此蓋羽儀之至文也舍人綰銀垂黃錯
以絺藻顧步流暉折周展耀若是何如公子曰古之言章
服者特以殊等威別上下而已非以為侈榮極觀也且令
聞被躬安事文繡哉先生曰簪紱茂林平臯廣澤蔚羅無
所安施增綴爾廼頡之頡而後集輟雲霄之勁翰指
天地以假息故易著漸磐詩詠遵渚豈比夫鸚鵡搶踰乎
榆枋鸚鵡卑棲于簾無者哉此蓋居處之至適也舍人待
詔石渠之庭侍直承明之闈棲遲雲陛偃仰華棖若是何

如公子曰儒者以禮義爲安居未聞文軒夏屋之爲快也
且夫東方朔陸沉金馬奚足道哉先生曰神韻作書實始
鳥跡而鴈以字稱焉觀其隊矯朋黨翥翥糾紛一從一橫
乍合乍分旣錯落而成點亦聯綴而爲畫拂素霓以施鉛
依玄霞以和墨於是掩蝌蚪之奇形奪蝸蜒之巧篆此蓋
法象之至草也舍人捐碧玉之管操文犀之觚斯籀是摹
鍾王爲徒若是何如公子曰書者六藝之一耳且夫餘墨
成池散潁成塚固已勤矣無迺非古人所游藝哉先生曰
秋空沈寥金波皎晶川原竄篠百籟收聲爾迺揚吭鼓頰
載飛載鳴啁啾嗑啑噤噤呶呶或赴群而響騖或候侶而
聲遲或雙呼而雛雛或單嘯而悽悽或中斷而更續比律

呂之相諧于是鸛鶴爲之罷吹鳴爲之禁舌羈旅聞之而遐思離婁聞之而於邑此蓋聲音之至極也舍人擅中具之逸韻汎下里之煩吟攤篇挽句銷玉銷金若是何如公子曰歌賦尚矣然雕蟲篆刻哲人刺焉願先生少益其說也先生曰積石草腓交河凍合峨峨層氷皚皚疊雪爾迺審圖方之闔闢謝坎維而向離服匪垂翅于寒門爰睇羽于陽谷異往來于玄鳥類屈伸于尺蠖此蓋消息之大時也舍人始焉豹隱吳門迺今邁休際昌運茹彙征以應鴻漸豈徒曰好爵是嬰若是何如公子迺俛首深思而未答也先生遂推而進之曰夫鴈有六德焉知時寒燠智也時去時來若有約劑而不爽者信也啣蘆以避弋慎也締偶不亂者介也能群者仁也群而有序者禮也舍人備姁葆其翼華振英畜茲六德協于積祥若是何如公子乃雀躍而起喟然而嘆曰嘻吁休哉夫晰萬物之情者不以通塞異觀究天人之際者不以幻化眩見故履幾莫如謙謙承符莫如兢兢謙謙者人益之兢兢者天庇之然則來鴈之為瑞也蓋亦主人之自求多福哉詎不闕哉彼締圖測諱以覲靈者末矣于是舍人再拜謝先生先生乃去

金明文範卷十

十一

考

律尺考

王廷相

古人制尺以調律累黍以定尺然隨代變易訖無定準漢志云律本起於黃鍾之長以羊頭山秬黍中者一黍之廣度之九十黍爲黃鍾之長蓋以黍約一分九十黍九寸律也此必上古以來有所傳授故歷代因之以定律尺之度周禮考工記於案言十有二寸於鎮圭言尺有二寸又言桓圭九寸是周人以十寸為尺矣故歷代以周尺爲古尺漢有劉歆銅斛尺蔡邕銅籌尺建武銅尺漢官尺魏杜夔尺晉父玉尺梁表景尺晉始平古銅尺汲冢玉律尺錢樂之渾儀尺隋開皇水尺官尺後魏元延明尺梁劉曜土圭

金明文範卷十

十一

尺五代王朴律准尺宋和峴尺太府布帛尺李照尺胡瑗所逸尺由是觀之尺隨代更律隨尺異雖有燕古之君出而正之終然不能歸一豈非神理難詮器數形拘耶按晉荀勗依周禮制尺謂之晉前尺與劉歆銅斛尺建武銅尺相冲之銅尺汲冢玉律尺其度皆合隋意以其與周尺同因以校諸代之尺田父玉尺梁表尺加勗尺七釐漢官尺加勗三分三釐始平銅尺杜夔尺加勗四分渾儀尺加勗六分四釐蔡邕銅籌尺加勗一寸五分八釐元延明尺加勗五分八毫開皇水尺加勗一寸八分六釐劉曜土圭尺加勗一寸五分夫史臣稱勗推考百代之法術極精密及阮咸聽其所造之樂則又以鍾律聲高樂音哀思及得始

平古銅尺果長最所造四分是豈可以最所造獨是而諸代盡非乎宋仁宗朝詔丁度詳定鄧保信等所定律尺則以和峴之景表尺為長王朴律準尺比漢錢尺長二分比景表尺短四分有奇胡阮保信及李照所用太府寺布帛尺其制彌長去古彌遠不可依用乃再造景表尺上之而高若諾卒用漢錢尺依隋書定十五尺藏于太常寺夫宋祁以胡瑗所造鍾律與古法相合隋唐以來諸儒皆不及瑗而高若諾則以為不可依用然則鍾律尺度之中將何所據而為定依乎夫器有形而易拘者也聲無形而難調者也以為校黍則黍有大小之異累有長廣之殊黍不可盡信矣以為定於人之聲則喉有長短之不齊音有清濁

皇明文範卷十

十二

之各異聲不可以盡依矣故歷代以來尺之長短杳無定準樂之高下茫無定聲擬議紛紛率莫能決如此嗟乎形質難拘物情自然是以聖人制度立法存其大槩要在聰明察之爾今之制律者必曰累黍定尺固無恰好符契之妙若曰棄黍為尺亦無持契之理予謂先守累黍之法以律尺大分資藉之地後參古人耳聽心會之術以為考聲命尺之本庶幾所謂元聲者必於此而得之不然止據區區累黍之法以為定尺之要恐未免毫釐之差遂至千里之謬矣又何望夫變曠之闔域也哉

歲差考

王廷相

歲差法堯時冬至躔在虛一度夏至在柳十四度春分在

胃十二度秋分在氐十度至唐開元大衍曆冬至日躔在斗十度夏至在井十度春分在奎七度秋分在軫十四度宋統元曆冬至在斗二度夏至在井六度春分在奎初度秋分在軫七度此歷代之曆可驗者如此然雖有進退其度不出一舍前後蓋天運星行動體也未免或前或却亦有不齊曆家步算乃死法耳安得與天相符故曰歲差後世隨時占候修改求與天合又不得不然也漢自鄧平改曆之後洛下閎謂八百年當差一度當時史官考諸上古中星知大初曆已差五度而閎未究蓋古之為曆未知有歲差之法其論冬至日躔之宿一定而不移不知天日會道不得均齊餘分積久度數必爽今歲之日躔在冬至者

皇明文範卷十

十三

視去歲冬至之躔常有不齊之分至晉虞喜始學其差乃以天為天歲為歲立差法以追其變而筭之約以五十年日退一度然失之太過宋何承天倍增其數約以百年退一度而又不及至隋劉焯取二家中數以七十五年為近之然亦未甚密至唐僧一行乃以大衍曆推之得八十三年而差一度自唐以來曆家皆宗其法大衍曆有云日躔過而日已至故每歲有不及之分約天一度為三十三分計一歲不及之分三十有六而大曆而至於八十三則差三千四百分然猶未也至元朝郭守敬筭之約六十六年而差一度算已往減一算算將來加一算而歲差始為精密至今二百餘年其官推演又多不合天道識者往往奏請再改曆元以正歲差嗟乎天動物也進退盈縮未免

小有不齊一定之法不可拘也劉焯取虞何二家中數定以七十五年當時善矣至唐而復差僧一行以八十三年時謂合天矣至宋元之交而復差許衡郭守敬定以六十六年當時以為精矣至今又復有差然則一定之法顧可拘執也哉况法亦自有權宜者如定歲之法四基餘一日之數分於四基則二至之定每疑於絲忽之間須酌量以定無常準者定日之法一日變為九百四十書者以氣朔有不盡之數難分也每月三十日一氣盈四百一十一書二十五秒一朔虛四百四十一書積盈虛之數以成閏故定朔必視四百四十一書之前後以為朧胸故定朔每疑於一畫之間要亦須酌量以定無常準者如日月交食之

皇明文範卷十

十四

百川考

徐問

素問曰天不足西北地不滿東南蓋地西北高東南下江海百川所聚海水周於地之四維其流東極氣盡故歸墟尾閭如沃焦金北海路最遠至極盡處疑與天浮接也東夷女直為墨水鞞靺之後國有長白山其巔有潭周八十里南流至遼東朝鮮國為鴨綠江南入於海北流為女直

混同江經金會寧府達五國頭城北東入海西夷黑水出漢張掖郡雞山今甘州南至燉煌今肅州過三危界梁雍二州之間程子以為即西珥河與漢志葉榆澤相貫漢武開直衝其地古有黑水舊祠而知之但今水停滯不入南海中原之水惟黃河來最遠攷禹貢註及諸儒說黃河一自于閼國葱嶺一自西吐蕃之崑崙山發源合流二萬一千三百餘里東北與積石河合屬漢金城郡西南羗中而至龍門河渠志一統志皆云出今西番朵甘衛西直四川馬湖蠻部正西三千餘里去雲南麗江西北一千五百里有水從地湧出泓方七八十里高瞰之若星列俗傳為星宿海尋匯為二大澤復潏曰哈刺海東出曰赤賓

皇明文範卷十

十五

河合忽蘭也里木二河東北流經崑崙山之南為九渡河水清可涉貫山中行西戎都會為細黃河水流已濁繞崑崙山之南折而東流合乞里馬出河復繞崑崙之北自貴德西寧之境至積石經河州西合洮河東北流至蘭州始入中國又東北出沙漠經三受降城東勝諸州又折而東南入冀州今薊凡九千餘里乃元學士蕭察篤實所窮磨而得之大學衍義補亦據此當以志為定禹治水時河從積石東北而南計三千里至龍門為西河冀州呂梁山石勢崇竦其流激震禹從呂梁山北鑿龍門以殺水勢西因其迴流之性而導之又南而至華陰華陰在陝之南而東至底柱在河南陝州又東經孟津河南府過洛汭縣至于

大伾大名府潘縣北過落水北枕冀州至于大陸屬中山
定邢之北分其勢播分為九河復同聚一處為逆河蓋
迎之以入于海簡繁一水先儒誤分而二其一則河之經
流也徒駭等河故道皆在河間滄州南皮東光慶雲獻縣
山東平原海豐由寧津具橋南皮諸處直達東海周定王
五年河徙矜礫始失故道漢文帝時決酸棗東金隄在
南延津一帶至大武帝時溢平原德徙頓丘
又決濮陽瓠子口開河注鉅野通淮泗始與
入元帝時決館陶又決清河靈鳴犢口
成帝時決東郡今隄決平原溢勃河清河一高唐州
信都今冀唐玄宗時決博州今溢魏州大冀州五代

不皇明文範卷十

十六

時決鄆州今鄆博之楊劉東平之魚池宋太祖
時決東平之竹村開封之陽武大名之靈河澶淵太宗時
決溫縣榮澤頓丘泛於澶濮曹濟諸州東南流至彭城界
御州今于淮自此河入真宗時決鄆及武定州尋溢滑澶
濮曹鄆諸州邑浮於徐濟而東入淮仁宗時決開州館陶
神宗時決冀州冀強大名州邑一合南清河以入淮一合
北清河以入海南渡後河上流諸郡為金所據金獨受河
患其亡也始自開封北衛州決而入過河南直隸濟寧
元時決衛輝之新鄉開封之陽武杞縣之蒲口榮澤之塔
海莊婦德封丘諸界其臣建議疏塞若今會通河乃世祖
所開以通漕運隨時救敵而已當時九河逆河故道久已

不皇明文範卷十

十七

淪入于海滄州接平州程子以為正南山有名碣石
海中去岸五百里今平原有馬賴河形存沙渠其跡尚可
攷大伾之北不行矣我朝洪武中決陽武之黑陽山東經
開封南至頓城潁州潁上東至壽州正陽鎮全入于淮故
道復淤水樂中疏濬稍引支流自金龍口入臨清會通河
正統間又決梁陽天順間決祥符弘治間分流為二一自
祥符經婦德至徐邳入淮一自荆隆黃陵岡經曹濮達張
秋鎮入海尋命重臣治築黃陵岡等口以塞張秋乃疏為
二流一鑿蒙澤孫家渡至朱仙鎮經扶溝通許壽潁諸州
邑合渦河至下鳳陽亳州連淮一疏賈魯舊河由曹州出
徐沛以通連河合淮俱入于海正德間決曹縣者再嘉靖

之水黃河自陝西西北來經古蒲汾平之間又有汾衛漳恒衛沁諸水蔡傳以汾出山西太原靜樂縣太岳即霍至平陽府靈石縣東入河漳水二一出上黨之沾縣大龍谷太原府名爲清漳一出上黨之長子縣發鳩山屬潞州今縣平陽縣名爲清漳一出上黨之長子縣發鳩山屬潞州今名爲濁漳即衡水俱東北流至河間恒水出真定之曲陽縣東入沁水至保定之高陽縣入易水晁氏以西南流至真定行唐縣東流入沁水南流入衡水衡出真定靈壽縣東至滹沱河恒水在陝西者出吐谷渾界入臨洮因名洮水入于黃河在真定者出衛輝府輝縣沁水出渾源州恒山南流入真定之定州至保定高陽合易水易出代州經保定之易州安州至高陽下與曹徐滋沙諸河合至雄縣

八皇明文範卷十

十八

南爲堯濟河過直沽入海滋則出大同府之靈丘縣迴山經直保之行唐無極深澤諸縣東南流滹沱河出鴉門代州東流從真定至東鹿深州青縣合輝縣之衛河俱入于海北京之水曰玉河出玉泉山經大內出都城注大通河至白河與盧溝河合盧溝河出大同府桑乾經大行山入今順天宛平縣界出盧溝橋東南至看丹口分兩流一至今通州入白河一經固安武清縣至直沽與衛河合分南北入海白河出密雲流入通州與盧溝河路河合路河自塞外丹花嶺分流合螺山鮑丘諸水爲東西二河俱合流入海沁水發太行山東北經輝縣合衛河入運又東南流下徐呂二洪合黃河入淮豫州之水黃河自山西蒲州平陸

入境經河南之閿鄉靈寶陝澠池新安濟源孟津孟轲溫汜水武陟河陰原武榮澤陽武中牟祥符尉氏陳留通許杞太康睢寧歸德諸州縣至南直隸鳳陽毫縣合馬腸河城西北合渦河其支流有四大槩交錯於祥符尉氏扶溝商水項城通許太康與南直隸壽州朱仙鎮之間或溢充州出沛或合渦河入淮又有伊洛瀍澗滎波孟豬濟衛淮諸水伊出盧氏縣東南舊傳以出熊耳此山在盧氏之西南入於洛洛出陝西冢嶺山亦經洛陽縣瀍出洛陽穀城山澗出澠池白石山經新安縣皆會於洛合流至鞏縣入河濟即沈水出懷慶府濟源縣王屋山二源分東西流歷號公臺至溫縣入河復出其南溢而爲滎即滎東出于陶丘之北陶丘又

八皇明文範卷十

十九

東至于荷在今曹州東北會于汶即汶汶又北東入于海波爲洛水別流孟豬在虞城西北濟之別流衛出河南衛輝府輝縣從大名之內黃濬縣出與濬淇漳諸水合臨清之會通河北流至直沽淮出唐縣東南經桐栢山潛流三十里復東出經汝信東流會沂泗俱入海兗州之水其地最下今曹魚爲黃河下流又有濟漯濮雷夏灘沮洳淄澠濟出河南濟源縣出濟南之長山縣長白山西北流經章丘新城諸界傑出歷城縣入濟雷夏澤在濮州雷澤縣離沮二水之別流自陳留浚儀陰溝至蒙爲灘東入于泗泗出兗之泗水縣陪尾山經曲阜至濟寧分流南入徐州北入會通河又出鉅野受沛水下流于睢即沮汶汶有

三原至泰安州靜封鎮合而為一經寧陽平陰汶上又西至東平州注于濟經東阿濟寧入會通河溜水出今青州萊蕪縣原山達臨淄東至壽光灤水出瑯邪郡今屬經高密昌邑縣東北俱入海荊州之水其澤藪曰雲夢跨江南北八百里又有江漢川九江沱潛江水發源於梁州四川之岷山青城諸山之陽出今茂州汶川縣東別為沱經敘瀘重慶入瞿峽過巫山出湖廣夷陵州荊州至于東陵彭蠡鄱陽經安慶池州太平應天諸府儀真通州入海漢出陝西漢中嶓冢山之下始為底道縣東源漢水東至武都為漢過武東今武都縣中州為滄浪之水過三澨即郢州今

流者為婁江東南流者為東江其常之靖江則接建康之水入海北為江北通泰至海門縣而入海所謂江漢朝宗者也禹時江淮未通賦於海至吳夫差與晉會盟黃池始開蘇之弁瀆今為運河自常之孟瀆鎮之京口以通于江江自揚之儀真亦開瀆以通于淮隋因廣之今貢賦皆自江淮以達于京師也二廣古百粵漢交州部廣西之水一曰濌江源出海陽山南流五里與永州湘水北分為二故曰濌又各桂江合於水至桂林城下合相思江入昭潭今平樂府會平富樂荔臨賀諸水至梧州為府江一曰左江又名藤江發源交址至古邕州今思明府經容縣合容江經藤縣合繡江經南寧之合江鎮與右江合入橫州又

滇水是也至韶之英德為滇陽峽一出湖廣郴州經武岡南入南雄之樂昌為武水又南為滇水合而為曲江過三水縣與西江合即漢謂牂牁江也皆合至於南海縣入于海雲南古西南夷焚鳩地其水曰滇池周五百餘里出澱江高明盤龍等江九十九泉源廣未狹若倒流者故云滇漢武欲伐滇國於長安穿昆明池象滇以習水戰故亦以為昆明誤也大理之葉榆河即西洱海及瀾滄諸江其流不出本省惟廣南西洋江則由廣西經右江入于海其四海之水北海極遠不可窮東北至於朝鮮東至於登萊東南至於閩浙島夷日本琉球南至交廣瓊崖又南至於安南占城真臘等夷國而西南至於交趾云

不皇明文紀卷十

二十二

黃河源考

王梅

禹貢諸水皆著其源獨於河則曰導河積石蓋以河源荒遠故自以見處言之聖人詳內而畧外之意也自張騫使西域之後說者咸謂河出崑崙至勝國之初其臣篤實者始窮河源出於星宿海先正太史公文莊丘公言之詳矣愚可無論也自其入於中國以來以陝之境皆崇山絕壁以限之故河不為害而反資其利孟津而下出險固而之夷墻吞納百川其勢遂肆加以土性疏惡故決啗奔潰橫衝旁激南北直隸河南山東方數千里之地瀕河數百萬之民國家轉漕數百萬之計恒被其害百姓頻年勞費疏濬修築而士大夫相聚講求圖為方畧朝廷治以專官

督以重臣其騷動上下蓋與外之夷狄等然狄之害猶可禦也黃河之害則有非人力之所能為者矣夫禹之導河積石於龍門之側南至於華陰東至於砥柱又東至於孟津則皆在今山陝之境其水道猶夫故也東過洛汭至於大伾則在今之河南而其流已非故道北過澤水至於大陸又北播為九河同為逆河入於海則今德州滄州靜海河間之地而禹蹟已蕩然矣夫河在禹時自北而南自南而東自東而北而海如是已矣其自東而南以入于淮則濫觴於漢武元光之三年而大潰於宋熙寧之十年然其半猶從衛河入海也其全河東下受以一淮則在於亡金之末自後蒲口清河原武滎陽合龍口張秋等處決復不

不皇明文紀卷十

二十三

常然猶數道入淮也邇年以來俱多湮塞于是合華夷千流萬派之水盡歸飛雲橋一支承泄不及浸沒豐沛徐碣之間梁靖口而下決口莫辨一望迷茫橫奔漕河沿入昭陽湖東任其所趨而止而河害至此極矣夫河之支流其大者有三一孫家渡經朱仙鎮至鳳陽入淮趨海一趙皮寨經朱家口符離橋出宿遷小河一順興集柘城鹿邑東北境合渦河至毫北關合淮入海而徐州小浮橋沛縣飛雲橋乃支河之下流南北溜滿臙脂溝則又下流之旁支也今獨出飛雲橋之一枝而欲水勢之安流漕河之獲利徐沛諸郡縣之真居其可得哉為今之計奈何亦不過疏支流殺水勢為宜耳自神禹而下歷代諫議之臣大約亦

不出此所貴相幾而動不恤小費不搖群議而朝廷之上
又寬以歲月許以便宜乃能集事耳然欲疏支流以殺水
勢則又莫急於孫家渡之一支夫孫家渡之所宜疏者有
三而所以不行者有二蓋其淤塞之處不過五十步而比
於黃河之水止高一尺一寸迤下至姚店清水河口亦不
過三十里而已且起自榮澤歷中牟祥符朱仙尉氏扶溝
西華大康等縣陳穎等州合渦河之水至懷遠縣長淮衛
之地流行一千二百三十五里而入於淮夫水勢稍平則
分洩頗利淤塞不多則用力省約流行地遠則容納亦多
愚故曰孫家渡之所當疏者有三也是三者夫人之所知
而其所以終莫之行則有故矣蓋孫家渡下流正經壽春

全明文範卷十

二十四

王陵蓋因山爲基河循崖而行是故無決潰之患且其與
河水相去猶一百五十九步正統十三年河經陳留自毫
入渦口又經蒙城至懷遠縣東北入淮弘治二年張秋之
決東山劉公開濬七十餘里侍郎崔公趙公相繼挑濬河
俱經鳳陽入淮未聞有患正德六年十二年淮水泛漲濬
及鳳陽亦不足爲園陵之害此可驗矣獨孫家渡既開則
河南士夫皆自鳳陽取道而來守土之臣疲於迎送而憲
臣所遣踏勘之人往往即鳳陽之有司是故動以園陵藉
口此其一也且今之視河患者亦每委之天數是故潰決
所及則不得已而當之苟其地猶幸一朝之無事而或引
河以注之則室廬田業之顧巨室大家亦安得不爲浮言

以撼上哉故今濱河之民河南則幸其徙而山東曹濮則
幸其徙而豐沛不惟小民爲然而士大夫亦有然者矣孰
能懷國家之大計哉此其二也夫天下之事未有全利而
全害者經國者酌量其利害之輕重以趨避焉以河之數
支言之誠莫有便於孫家渡者蓋黃河泥水相半流急則
水行稍緩則泥積趙皮寨而下至宿遷河口與夫沛縣飛
雲橋徐州小浮橋皆水道于曲中多沙址是故水流不疾
容易淤淤通者之害蓋不止於徐沛而谷亭以上亦受其
禍識者有河且漸北之憂蓋漕河所經之處寧最高西北
至臨清地降九十八尺東南至沽頭降百十有六尺往年徐
沛河身尚深尤易蓄洩故害止其地即今淤淤漸高愈高

全明文範卷十

二十五

則流愈速愈速則泥愈積自韓家口至杜家溜六七十
里之間俱多淤塞間諸道路則今之沽頭已與魯橋以上駸
駸相埒二三十年之後不知與濟寧何如也沽頭之水與
濟寧平則自濟寧而臨清特建甌耳德滄河間之地幾何
而不復爲瀰海乎且夫北自海口南至淮河二十餘里其
間所以利漕者不過汶泗諸流而已必賴黃河之水入之
而後漕渠流通水利深廣若決而北則漕渠乾涸餉道留
滯其害不獨在民而已先正有言昔之治河者但去其害
今之治河者善資其利是故方欲塞之而又欲引之修治
之功無時而息也爲今之計惟濬孫家渡一支則南北分
洩而轉漕之地無太乾太溢之患燕以小浮橋北岸令軍

民徙居內地官給其資以爲廬舍如賈讓所謂出數年治河之費以業其所徙之民者而瀕河上下盡舉而棄之挑開河身使易容納且自下流而上漸去沙淤雖目前不無以費不猶愈於數省之不聊生哉一勞永逸今日之策恐未有外於此者若夫東築一堰西修一堤與水爭利聽聽於咫尺之恤者此何異塞口止啼之見愚未敢爲然也

原

文原

宋濂

余諱人以文詞相命丈夫七尺之軀其所學者獨文乎哉雖然余之所謂文者乃堯舜文王孔子之文非流俗之文也浦江鄭楷楷之弟栢嘗從余學已知以道爲文因作文原二篇以貽之

其上篇曰人文之顯始於何時實肇於庖犧之世庖犧仰觀俯察畫奇偶以象陰陽變而通之生生不窮遂成天地自然之文非惟至道含括無遺而其制器尚象亦非文不能成如垂衣裳而治取諸乾坤上棟下宇取諸大壯書契之造而取諸夬舟楫牛馬之利而取諸渙隨杵臼棺槨之

制而取諸小過大過重門擊柝以取諸豫孤矢之用以取諸睽何莫非繫然之文自是推而行之天衷民彝之敘禮樂刑政之施師旅征伐之法井牧州里之辨華夷內外之別復皆則而象之故凡有關民用及一切彌綸範圍之具悉囿乎文非文之外別有其他也然而事爲既著無以紀載之則不能以行遠始託諸辭翰以昭其文略舉一二言之禹敷土隨山刊木奠高山大川既成功矣然後筆之爲禹貢之文周制聘覲燕享餽食昏喪諸禮其升降揖讓之節既行之矣然後筆之爲儀禮之文孔子居鄉黨答色言動之間從容中道門人弟子既習見之矣然後筆之爲鄉黨之文其他格言大訓亦莫不然必有其實而後文隨之

初未嘗以徒言為也譬猶聆衆樂於洞庭之野而後知音聲之抑揚綴兆之舒疾也習大射於矍相之圃而後覩觀者如堵牆序點之揚觶也苟踰度而臆決之終不近也昔者游夏以文學名謂觀其會通而酌其損益之宜而已非專指乎辭翰之文也嗚呼吾之所謂文者天生之地載之聖人宣之本建則其末治體者則其用彰斯所謂乘陰陽之大化正三綱而齊六紀者也巨宇宙之始終類萬物而周八極者也嗚呼非知經天緯地之文者惡足以語此其下篇曰為文必在養氣氣與天地同苟能充之則可配序三靈管攝萬彙不然則一介之小夫爾君子所以攻內不攻外圖大不圖小也力可以舉鼎人之所難也而鳥獲

奮明文範卷十

二六

能之君子不貴之者以其局乎小也智可以搏虎人之所難也而馮婦能之君子不貴之者以其驚乎外也氣得其養無所不周無所不極也推而為文無所不參無所不包也九天之屬其高不可窺八柱之列其厚不可測吾文之卓得之煥燁鬼淵運行不息基地萬熒躋次弗紊吾文之談得之崑崙玄圃之崇清層城九重之嚴邃吾文之峻得之南柱北翰東瀛西溟香渺而無際函負而不竭魚龍生焉波濤興焉吾文之深得之雷霆鼓舞之風雲翕張之雨露潤澤之鬼神恍惚曾莫窮其端倪吾文之變化得之上下之間自色自形羽而飛足而奔潛而泳植而茂若洪若纖若高若卑不可以數計吾文之隨物賦形得之嗚呼斯

文也聖人得之則傳之萬世為經賢者得之則放諸四海而準輔相天地而不過昭明日月而不忒調燮四時而無愆此豈非文之至者乎天道湮微文氣日削騫卑外而不攻其內局乎小而不圖其大此無他四瑕八冥九蠹有以累之也何謂四瑕雅鄭不分之謂荒本末不比之謂斷筋骸不束之謂緩旨趨不超之謂凡是四者賊文之形也何謂八冥許者將以賊夫誠擅者將以蝕夫圓庸者將以溷夫奇瘠者將以勝夫腴懦者將以損夫明是八者傷文之膏髓也何謂九蠹滑其直散其神糝其氣徇其私滅其知麗其樊違其天味其幾喪其貞是九者死文之心也有一於

奮明文範卷十

二十九

此則心受死而文喪矣春葩秋卉之爭麗也鶯號林而蛩吟砌也水湧蹄涔而火炫螢尾也衣被土偶而不能視聽也蟻蝶死生於覆盆不知四海之大六合之廣也斯皆不知養氣之故也嗚呼人能養氣則情深而文明氣盛而化神當與天地同功也與天地同功而其智卒歸之一芥小夫不亦可悲哉

原諫

王禕

人君之職莫急於納諫人臣之職莫先於進諫納諫難矣而進諫為尤難進諫之道有二曰諷諫曰直諫諷諫固難而直諫又難也是故引義託物從容開譬不動聲色而其說已行悟主意於片言置君德於無過者諷諫之謂也危

言切論銜鯁骨批逆鱗正色而不阿犯顏而不忘必究其說乃已雖殺身而不顧者直諫之謂也禮上諷諫而下直諫豈不以謂諷諫以悟主將君臣兩全其美名直諫以臣君則君或至於遂非臣或至於蹈禍是君蒙拒諫之惡而臣獲盡忠之害也故曰人君之納諫為難而人臣之進諫尤難進諫之道諷諫固難而直諫又難也雖然為人臣而事明君諷諫直諫蓋無施不可不足為難也苟事暗主而用直諫則鮮有不及其身而況於諷諫其將若之何於是二者之諫均為難矣嗚呼唐虞三代遠矣近而論之漢唐之世號能納諫者莫文帝太宗為盛矣文帝寬仁盡下群臣雖切諫常假借納用之若馮唐之論頗牧張釋之之論

皇明文範卷十

三十

嵩夫所謂諷諫也及賈誼論時事則流涕痛哭哀哀引卻慎夫人坐指人璫為說所謂直諫也而文帝皆容受之太宗英明能斷從諫如流導臣下而使之言如魏徵之言昭陵王珪之論廬江所謂諷諫也及徵疏十漸極陳時政得失祖孝孫謂陛下負臣臣不負陛下所謂直諫也而太宗靡不優納焉是則以直諫諷諫施之明君固無乎不可也若夫蕭望之張猛京房言石顯於元帝王章言王鳳於成帝王嘉鄭崇言重賢於哀帝李膺陳蕃范滂之徒言關宦於靈帝長孫無忌褚遂良上官儀言武氏於高宗張柬之輩言常氏於中宗孟昭圖言田令孜於僖宗然皆不免於殺身是事暗君固無事於諷諫而因直諫以蹈禍亦理之

所必至矣嗚呼知無不諫而諫之以直者人臣之分也傳於直而蹈禍不測使其君蒙拒諫之惡而已獲盡忠之害者非人臣之得已也自古無道之君其過行非一端也而莫甚於拒諫言而殺諫臣拒一諫言殺一諫臣其事若未害也而家國之敗亡輒不旋踵殆如燭照而龜卜不亦深可戒哉和陽王先生夙有大志負氣節而敢言者也今擢居諫諍之職士大夫咸曰先生遇明主諷諫直諫將無施而不可矣金華王禧辱與先生游因原夫諫之所為難者為文以贈之嗚呼言其所為難則其所以不難者固有望於先生也夫

原教

程敏政

皇明文範卷十

三十一

天下未有不資于教而能有成者中庸以教配性道而孔子以師配君父甚哉教之難也古之人自始生至于長老無非教者故禮有胎教有能食之教有能言之教八歲入小學有洒掃應對進退之教十有五歲將責之成人則入大學而有修己治人之教受教而至于修己治人則為教者亦難矣中古以來所以為教者有二焉一曰人師一曰經師二教分而後人才之成不逮于古田何之易大小夏侯之書齊韓魯之詩大小戴之禮左氏公穀之春秋當時之為教者非不行而受教者非不從也要其成則修己治人之道蔑如也此經師者之教也彼人師者亦何異於人哉亦固不能外六經者以為教符能成人之性而已故受

教者修已治人之道成以足用若孔孟是已下之若王
之教河汾胡瑗之教蘇湖其成就人才猶有先王之遺
而未盡至周程張朱五賢著出而後孔孟之教復興其
教之難也教之爲說備六經而切于大學之書自孔氏者
世守之而今之學校則古之所以教修已治人者也且爲
教與受教者亦孰不以之爲首務要其成則皆以之資口
耳釣利祿歛之不足以修己推之不足以治人回視古之
經師猶相萬萬而况所謂人師者乎其哉教之難也古者
政教合于一而責成于君其要使天下之人各復其性而
已降及後世興圖既廣民偽滋興人主不能以獨理故以
政付之群有司而以教付之學官則今之爲學官者雖祿

登明文範卷十

三十二

之卑而責之重失任是責者豈不甚可畏哉惜乎其知畏
者鮮矣程元英新安歙西人與予同出梁將軍忠壯公後
性敏而好修爲諸生遂于禮學成而試于鄉弗偶既入太
學遂領教事得濟南之青城然則元英亦庶幾乎所謂
教之難者乎食天子之祿而師其人不知其所以爲教不
可也教則多術矣而人師其上也經師其次也今之爲師
者不足以爲訓矣元英能不知所畏哉知所畏而後有所
謂大過人者矣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者無他焉能盡人之
性而已予與同鄉諸君子喜元英之教將大行于青濟之
間也作原教以贈之

原火

李夢陽

江西火省焚或曰火池歟或曰火僣或曰以侈或曰亢也
燥燥之沴會他郡若邑亦火以問李子李子曰火省無省
也夫署以官立官以體正體正則德敷德敷則才闡才以
令布五者所以植邦而定亂也定則民安民安則兵革不
興兵革不興則和氣應而災害弗作是故當今不行是曰
慢期用才遲乏是曰涼力執持靡堅屈躬而待至雖德易行
矣德沮者侮至侮則弗威孫敵授柄關鑰外高豺虎入室
體胡有焉體虧則官具官具則署不立數者政之大蠹而
天所棄也天之所棄害必臻然無專沴感斯應矣會元
斯焚故曰火省者無省也亦言天棄之也夫刑賞異行勸
戒同情思咎損盈天之道也不棄曷存不無誰有焚惑退

登明文範卷十

三十三

舍厥微著矣是故詮情揀偏式法摧奸不貳不撓令之上
也剛柔雜措疏通敏果明毅濟之才之良也庶乎豈弟罔
縱惟允德之程也不疑不懼勢不敢陵邪不可棄體之經
也以是而官中外清肅吏役嚴命身之所居鬼神守之所
謂天助之釐也即有災害不害之矣此生於憂患者也若
弊謂冥數泄泄以希幸亡且無日矣或曰若是則火郡若
邑者亦謂之無郡若邑邪李子曰然矣火池火僣火侈火
亢又何也曰類從也予原火言其類省郡邑者也厥火詳
見雜記

原刑

吳惠

古者聖人之王天下也仰觀天道俯察物情立法創制以

番訓範因天敘而勅五典因天秩而肅五禮以示其向方
教立矣而或弗率有不軌之事亂法之行必痛之而後畏
於是不得已因天討作五刑以明威焉大者申兵其次斧
鉞其次刀鋸其次鑕鑿薄則鞭朴夫人之情於家則父母
妻孥皆欲保聚於身則毛髮寸膚亦所護養破絕其家殘
慘其肢體則非人情見之鮮有弗詆然倣者是故刑之教
與禮樂並曷可廢也然先王之世議事以制不爲刑辟故
人知所忌而不敢徼幸以成之自三代衰而三辟之制興
鄭子產因之鑄刑書法益蔓矣雖去古漸離猶沿倣其意
而有存者至申韓商鞅之徒率意增加所謂參夷連坐之
法由是始建逮秦而其慘極矣漢而後雖時有因革以從

皇明文獻卷十

辛酉

寬大大抵參用秦法未能復古也我太祖高皇帝稽古
定制斟酌百王以著大明律大誥二書深切丁寧無非帝
舜命士之意人生其時可謂幸哉嘗竊感乎古今之司刑
者賢者尚矣其智巧者則眩聰明以從苛刻慈祥者則持
姑息以惠姦宄或強制其事以就法或文致其詞以成獄
苛請它比日以益繁而與吏爲市殺人以媚人者弗與焉
嗚呼聖人制刑以弼教豈意後之人倚法以病民如此哉
楊君介卿學問操履素重於時以進士兩出尹卓有惠政
當逆瑾勢張甚屢介而守益堅居刑曹三年持刑平恕未
嘗徇時有所遷就今陟山東按察司僉事同官者相與謁
余文以先行李夫爲政之道介卿縣之胥中久矣况法理

又所明習而既試者乎顧山東當寇賊殘掠之餘加之水
旱頻仍征賦力役轉相侵蝕亂獄滋豐莫可底止若臨之
以嚴威濟之以操切幾何其不激之至末如之何也已生
殖長育惻然隱之於心而加矜恤焉庶其有瘳矣乎斯介
卿之夙志而朝廷所爲簡擢之至意也故於諸君子之命
爲之推古義作原刑以復之

原壽

鄒守益

壽有幾曰有稟壽有葆壽有陰壽有貞壽有盜壽有引壽
精氣純固寒暑弗能襲焉是謂稟壽抱朴守素嗜慾弗滑
焉以無毀其物是謂葆壽逢時熙泰無兵革菑荒以闕天
年是謂陰壽執天之樞握人之紀以踐其形而壽天下施

皇明文獻卷十

壬午

干來世是謂貞壽齒髮歸然而德之弗逮是謂盜壽修身
慎行而降年不永其道壽矣是謂引壽引壽則陋巷之顏
是已盜壽則夷俟之壤是已貞壽之義大矣陰壽以言乎
時也葆壽以言乎人也稟壽以言乎天也曰壽之術果孰
從而得之曰古也以智得壽今也以愚得壽曰奚爲其異
也曰壽之大害有三而醢酒冒色不與焉一曰利二曰勢
三曰名二物之剝其生也世所共聞也三害之剝其生也
無以異也而世恬然莫之聞也古之人知身之重於天下
也不忍以其所輕害其所重故曰以智得壽後之人以其
身殉於物也度長策短筭無遺策而闕於從事者見斥爲
愚矣故曰以愚得壽印岡羅公鳳聞而嘆曰子之言壽也

其有微夫自吾之寓千金陵也獲閱五方之士有穎轍者
有博洽者有通敏者而紛然不免於三害若牽黃臂蒼以
微原野禽未獲而車相繼蹄矣吾觀於愚逸顧公年登未
耆而備百順也其幾矣乎翁起家千金均之兄弟而濟及
族嫻則闇于利矣于姓登第受封秩即勅家事不溷鄉里
則闇于勢矣教其子東榜居士璘以忠許國嘗逆權貴為
遷客至于今三十餘年矣而淹外僚則闇于名矣茲非所
謂以愚得壽者耶守益肅然曰幾矣翁沐浴熙朝受敦龐
之氣而式克以愚自逸也其諸有三壽馬東橋行修而里
日隆行且擴于有政以愚逸之方壽天下則翁之壽將永
永有聞夫是之謂廣壽

八皇明文範卷十

三十六

原盟

楊本仁

丙戌之秋楊子合諸子于古城之原曰今之殿最士者程
於文諸君不知邪角之南宮而赴焉者試焉如戰然仁三
戰三北北者色喪而氣沮三之莫予沮也而得之弓人弓
人之為弓也唯材幹也者以為遠也角也者以為疾也筋
也者以為深也膠也者以為和也絲也者以為固也漆也
者以為受霜露也而又得之矢人矢人之為矢也唯適前
弱則後弱則弱則紆中強則揚羽豐則遲羽殺則
趨仁將和材以為弓幹角乎諸君而筋絲之以約刺膠漆
之以意氣必堅必密不縱不流張而不弛氣以弦之而尺
度其文以為矢羽鐵稱奇生而搏而才又國之弄也是惟

不成成則良摧堅破強為國之光于橐于囊相與弛張庸
哉遂哉弓矢之外哉或曰嘻弓之材具而矢之適難天山
我耶聊城我耶吾懼其翔而揚也曰盡吾以為適人誰不
適盡吾以適之而人弗適焉者是無矢人也天下皆羿而
無矢人邪矢人以為適而不天山聊城焉者如之何曰如
孔子反求諸其身如軻之不怨勝已者僉曰善於是乎盟

八皇明文範卷十

三十七

皇明文範卷之十一

說

天說上

劉基

或曰天之降禍福於人也有諸曰否天烏能降禍福於人哉好善而惡惡天之心也福善而禍惡天之道也爲善者不必福爲惡者不必禍天之心遠矣使天而能降禍福於人也而豈自戾其心以窮其道哉天之不能降禍福於人亦明矣曰然則禍福誰所爲與曰氣也曰氣也者孜孜焉爲之與曰否氣有陰陽邪正分焉陰陽交錯邪正互勝其行無方其至無常物之遭之禍福形焉非氣有心於爲之也是故朝菌得濕而生晞陽而死靡草得寒而生見暑而

皇明文範卷十一

一

死非氣有心於生死之也生於其所相得而死於其所不相得也是故正氣福善而禍惡邪氣禍善而福惡善惡成於人而禍福從其所遇氣有所偏勝人不能禦也曰然則天聽於氣乎曰否天之質茫茫然氣也而理爲其心渾渾乎惟善也善不能自行載於氣以行氣生物而淫於物於是乎有邪焉非天之所以欲也人也者天之子也假於氣以生之則亦以理爲其心氣之邪也而理爲其所勝於是乎有惡人焉非天之欲生之也朱均之不肯而以爲子非堯舜之所欲也蜣螂生於人腹而人受其害豈人之欲生此物哉曰然則天果聽於氣矣曰否天之氣本正邪氣雖行於一時必有復焉故氣之正者謂之元氣元氣未嘗有息

也故其復也可期則生於邪者亦不能以自容焉秦政王莽是已曰昭之壽操懿之得其志而子孫享之豈天之有所私耶曰氣之復也有遲有速而人之生也不久故爲惡之人或當其身而受罰或卒享福祿而無害當其身而受罰者先逢其復者也享福祿而無害者始終乎其氣者也懿繼操以裕繼懿不於其身而於其後昆謂天之有所私不可也故見禍福而謂之天降於人者非也氣未復而以禍福責於天亦非也不怨天不尤人殀壽不貳修身以俟惟知天者能之

天說下

劉基

皇明文範卷十一

二

或曰天灾流行陰陽舛訛天以之警於人與曰否天以氣爲質氣失其平則變是故風雨雷電晦明寒暑者天之喘吁呼吸動息啓閉收發也氣行而通則陰陽和律呂正萬物並育五位時若天之得其常也氣行而壅壅則激激則變變而後病生焉故吼而爲暴風鬱而爲虹蜺不平之氣見也抑拘憤結迴薄切錯暴怒溢發冬雷夏霜驟雨疾風折木漂山三光盪摩五精亂行晝昏夜明瘴疫流行水旱愆殃天之病也霧濁星妖暈背侵氣病將至而色先知也天病矣物受天之氣以生者也能無病乎是故瘡癘天札人之病也在亂反常顛蹶披猖中天之病氣而不知其所爲也雖天亦無如之何也惟聖人有神道焉神道先知防於未形不待其幾之發也堯之水九載湯之旱七載天下

之民不知其災朱均不才為氣所勝則舉舜禹以當之桀紂反道自絕于天則率天下以伐之元氣之不汨聖人為之也曰然則人勝天與曰天有所不能而人能之此人之所以配天地為三也曰書曰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非與曰此天之本心也而天有所不能病於氣也惟聖人能救之是故聖人者良醫也朱均不肖堯舜醫而參之桀紂暴虐湯武又醫而瘳之周末孔子善醫而時不用故著其方以傳于世易書詩春秋是也高文光武能於醫而未聖故病少愈而氣不盡復和安以降病作而無其醫相靈以鈎吻為參苓而操懿之徒又加鴆焉由是病入于膏肓而天道幾乎窮矣曰然則元氣息矣乎曰有元氣乃

皇明文範卷十一

三

有天地天地有壞元氣無息堯舜湯武立其法孔子傳其方方與法不泯也有善醫者舉而行之元氣復矣作天說

菜窩說

劉基

菜窩者宗姓彬之所以名其居室也彬字宗文少好學有識而未用其居在處州府城之東門每求予為文而恒弗得暇今年予來京師而彬亦以儒士貢為工部主事因戲作菜窩說且以勉而進之云爾

犁眉公謂東門子賦曰子之居東門也井地十畝既夷既壞俯壕為溝倚城為墻藩以枳林綿以藥場是蓋比如東鉞鉞若攢鎗蛇蟻不能求其縫蟬蚱不能為之穴隙也何不墾之以種樹乎又何不耕之以藝稼黍乎不然何不

大為之池分北山之泉流以養鱉與魚乎徒何為乎築陋室於其中斬蓬蒿土以為壁茨以腐茅蟻蟻是宅籍以瓦礫羊蹄豕跡與鼯鼠為主客平明出門不馬不車不羶不驢以造他人之廬呼朋命徒左瞻右趨談無用之空言強相名而曰儒坐視殷賑之腹索為蓬藿之區不亦悲乎吾聞燕秦棗栗穰穰鄧橘李梨菓蓰蓰杏周漆柿桃李棣琬容瑛質椅桐栢栢堅縝有瑟桂椒更椒吐芳醇秘木瓜楨梓諸蕋葛芴蕞蕞輾轉彼孽此茁或庸其材或以其實或黃如金或亦如日翹蕭遠條可蜂以蜜克勤厥管苟獲其一富擬封君受天之秩范子所至空池種魚史傳貨殖盛稱陶朱八口之家三畝之宅墻下栽桑足以衣帛今予不士

皇明文範卷十一

四

不農不商不工綴籍州庠口體不充人皆子噉子曷不憐東門子賤聽之愀然思之杳然瞿然而作再拜而忤立而言曰公有言吾獲矣而吾亦有知焉請以復於公吾將以藝稼黍乎則古人一夫受田百畝而給將以五畝為宅矣則所羨不過二十之一不能以不饑也抑將以種樹乎則近者非四三年不成不知遠者又幾年乎不可以懸吾釜而候爨也抑且為池以畜魚乎則我身畸耳貧力於人何日成乎不可以曠吾肱而待汲也今當種菜而鬻焉尚庶幾哉可也夫菜也者采也君子之所采也或謂之蔬焉蔬也者疏也食果肉者之所疏也君子所采而食果肉者疏之庶幾或者可以裕我矣乎乃往訪於溪南之園人得膏

上沃泉之附菟四鄙之菜類其族而種之買牛牯一特二
錢其葉蕪蕪去與歲拔其荻杜阜翳籜而地之穿井於其
四隅建桔槔焉潄水有池洩水有渠或培或滋或藪或奇
灌既攸宜或耘或耔疎稠比稀慈穉舉肥根莖實與各隨
其時羅之離離檻之非非米泔旬月而東門氏之童色澤
如也貌憚如也窺其園則鬱鬱芊芊入其門則盎盎春溫
有酒盈尊他日犁眉公過焉東門子賤御諸門犁眉公笑
曰子亦足於斯而已乎東門子賤再拜謝曰吾願見公而
有陳焉久矣請坐於吾廬而為公言之公能悉識吾菜乎
公曰未也請之園而言焉曰始之不啻是園也漢乎其無
思也今吾之既營是園也惟其所以壯吾址而厚吾生則

不韙明文苑卷十一

五

非一日也天地久其道而萬物生聖人久其德而庶功成
士農工商久其業而百務具故植韭以為之君韭者久也
所以久吾生也致久必慎其揆故植之以葵葵者揆也揆
得其道則視明而聰聰故植之以葱聰達則得算多故植
之以蒜蒜者算也算不失家必豐故植之以薑薑則疆矣
故植之以薑薑者疆也物大疆則過剛剛過則折君子戒
焉故植之以芥芥者戒也戒事者思必苦思苦則毒故植
之以荼荼毒罹於中而用力勤故植之以芹勤極則病故
植之以蒲蒲者痛也病之劇也病劇必弱故植之以荏荏
柔而弱也弱則微矣故植之以微微肝瘍也肝微則羸其
行故植之以萆萆者僂也僂病必以藥故植之以芍藥藥

攻病不可失其養故植之以鞠鞠者養也得其養而後蘇
故植之以蘇蘇則起矣故植之以芑芑起必慎以保其後故
植之以芑芑者護也護不違乎道則難舒而福生焉故植
之以芷芷者祉也引祉莫大乎育德故植之以藟藟必有
醉故植之以藟藟者濟也濟自近而之遠自卑而底高也
故植之以菰菰者高也高極必窮故植之以芎芎慮窮者
必早計故植之以薊薊者計也吾朝而游焉觀其蓂蓂蒼
菁可以悅吾目而暢吾情夕而游焉擷其芳而茹其英可
以旨吾腹而曼吾齡又可以充吾知而通物理安得不悠
然而永懷怡然而自喜哉夫吾廬為也不足以延長者而
長者肯臨焉不可以不志請名之曰菜窩願公為吾誌之

不韙明文苑卷十一

六

犁眉公大悅遂旅其菜酌其酒書其言而去

雷說上

劉基

有夫耕於野震以死或曰畏哉是獲罪於天天戮之矣劉
子曰噫誣哉何觀天之局也一夫有罪天將自戮之乎天
生民而立之牧付以生殺之權而又目震以討焉惡用是
司牧者為也曰天鑒於民有隱惠焉人罰弗敢及也而震
以畏之微顯闡幽神道也曰惡是何言也古帝制刑為天
下均故執刑如執權因罪之輕重而前卻之又不敢專而
聽於天曰天討也夫是之謂贊天地之化育今曰天又自
以震戮人罪吾不知天之所自戮者以何等罪乎謂其積
之極人不能勝而戮之耶則天下之為人子而不孝為人

臣而不忠為人長而不慈為人幼而不遜為人友而不義
為人妻而不順賊義戕仁縱私而滅公倚勢而行姦乘約
而肆詭人言而獸心陰慘而陽和磨牙吮血腹膏刮骨擅
威作福殘害正直而道乎司寇之誅者不為不多矣豈司
雷者有所畏乎乃不一有戮而庸夫乎戮焉使彼有以規
天之意而謂天之所忌在彼而所容在此也則恃以不忌
是天以震勸逆而濟禍也豈天道哉必不然矣曰然則雷
何物也曰雷者天氣之鬱而激而發也陽氣搏於陰必迫
迫極而迸迸而聲為雷光為電猶火之出礲也而物之當
之者柔必穿剛必碎非天之主以此物擊人而人之死者
適逢之也不然雷所震者大率多於木石豈木石亦有罪
而震之以威之也

不皇明文範卷十一

七

雷說下

劉基

或曰雷有神焉有諸曰人曰有之曰然則雷神所為而非
氣矣曰否雷與神皆氣之所為也氣也者無所不能為也
忽而形條而聲為雷為神或有或無不可測知人見其忽
而形也而謂之神夫神也者妙萬物而無形形則物矣是
故有形而有質者有形而無質者有暫者有久者莫非氣
所為也氣形而神寓焉形滅而神復乎氣人物鬼神或常
或變其歸一也曰既為神也而曰不能戮人罪何耶曰神
形而暫者也彼且不能久其形惡能求罪人而戮之

染說

蘇伯衡

凡染象天象地象東方象南方象西方象北方象草木象
翟象雀以為色取蜃取梔取藍取茅蒐取橐蘆取豕首取
象斗取丹林取洸水取欄之灰以為材燬之漚之暴之宿
之溜之沃之塗之揮之漬之以為法一入再入三入五入
七入以為候天下染工一也於此有布帛馬象染工染之
其材之分齊同其法之節制同其候之多寡同其色之淺
深明暗枯澤美惡則不同其深而明澤而美者必其工之
善者也其淺而暗枯而惡者必其工之不善者也蓋天下
之技莫不有妙焉染之妙得之心而後色之妙應於手染
至於妙則色不可勝用矣夫安得不使人接於目而愛玩
之乎夫工於染者之所染與不工於染者之所染其色固

不皇明文範卷十一

八

有間矣然雖工者所染之布帛與天地四方草木翟雀其
色則又有間矣無他天地四方草木翟雀之色二氣之精
華天之所生也天下之至色也布帛之色假乎物采人之
所為也非天下之至色也學士大夫之於文亦然經之以
行軸緯之以情思發之以議論鼓之以氣勢和之以節奏
人人之所同也出於口而書於紙而巧拙見焉巧者有見
於中而能使之然於口與手猶善工之工於染也拙者中
雖有見而詞則不能達猶不善工之工於染也天下之
技莫不有妙焉而況於文乎不得其妙未有能入其室者
也是故三代以來為文者至多尚論臻其妙者春秋則左
丘明戰國則荀况莊周韓非秦則李斯漢則司馬遷賈誼

董仲舒班固劉向楊雄唐則韓愈柳宗元李翱宋則歐陽
脩王安石曾鞏及吾祖老泉東坡穎濱上下數千百年間
不過二十人爾豈非其妙難臻故其人難得歟雖然之二
十人者之於文也誠至於妙矣其視六經豈不有逕庭也
哉六經者聖人道德之所著非有意於為文天下之至文
也猶天地四方草木翟雀之為色也左丘明之徒道德不
至而其意皆存於為文非天下之至文也猶布帛之為色
也學者知詞氣非六經不足以言文玄非天黃非地青非
東方赤非南方白非西方黑非北方夏非翟雀非雀紅綠
非草木不足以言色可不汲汲於道德而惟文辭之孜孜
乎天台方希直從太史宋公學為文章其年甚少而其文

八皇明文範卷十一

九

甚工不惟同門之士未有及之者自朝之播紳以至四方
之老成凡與宋公友者無不推許之以為不可及余每過
宋公退即希直讀其所為文未嘗不擊節而歎其有得於
文之妙也今希直將歸其鄉大肆其力於文故因此勉
焉余自蚤歲徒盡心於文年垂五十而迄無成不知自勉
乃欲勉希直寧不知愧然希直得余說而及時以道德自
任則又何至若余哉此余之所以致愛助於希直也

雜說二首

王禕

蜈蚣與雞不相類也而其讎最甚雞見蜈蚣必殄而噬之
人被蜈蚣螫者塗以雞涎痛隨愈然雞死蜈蚣輒入其腹
嚙之不置蚊與鼈不同群也而其怨尤深鼈被蚊咬喉無不

斃而人欲辟蚊者粉黛帶膏藥之蚊聞其臭率皆避去即
不避無能生存者夫蠶桑之物有知而無識者也蜈蚣見
殄於雞雞雖死矣必復其讎於既死鼈見斃於蚊蚊固生
也猶報其怨使不能生物性之烈有如此嗚呼人有識矣
操害人之心而不顧人之讎怨於已亦何其不善自恕也
哉

蝟之為物毛善刺人跳入虎耳虎或噬之蝟皮頑不死則
穴虎腹以出然其性惡鵲見鵲輒仰腹而受啄鳥賊之為
物無有皮介每暴水上沃若已死人取之易甚而其性好
鳥鳥下啄則卷而食之嗚呼蝟與鳥賊其形相萬也其好
惡不相侔也蝟悍然而可畏鳥賊塊然而可狎悍然可畏

八皇明文範卷十一

十一

者宜能害鵲而反受害於鵲塊然可狎者宜不能害鳥而
卒受害於鳥此其理誠有不可解者然則人固有悍然而
惡人者其可畏塊然而好人者其可狎耶

鼠說

胡儼

胡子夜卧有鼠嚙於案其聲磔磔然胡子懼鼠之傷其書
也乃暗投一杖杖不能中鼠鼠暫止而復作遂命童子起
而逐之鼠稍竄去及童子就枕鼠復嚙不已時狸奴乳別
室胡子度鼠子之不能去也於是命童子取狸奴置卧內
由是向之磔磔寂不聞矣噫人非不靈於鼠制鼠不能於
人而能於狸奴狸奴非靈於人鼠畏狸奴而不畏於人然
則彼各有職也君子居於職者亦盡職而已矣作鼠說

三且說

楊維禎

或問孔子曰回何如人曰仁人也丘弗如賜何如人曰辯人也丘弗如由何如人曰勇人也丘弗如或曰夫子弗如三子而三子為夫子後何也孔子曰丘能仁且忍辯且訥勇且怯以三子之能易丘一道丘弗為也蓋能仁弗能忍仁者泛矣能辯弗能訥者誕矣能勇弗能怯勇者亂矣惟仁能忍有弗仁仁無不息矣辯能訥有弗辯辯無不中矣勇能怯有弗勇勇無不勝矣此孔子所以能仁能辯能勇也而異乎三子者之能仁也而未能仁乎無仁能辯也而未能辯乎無辯能勇也而未能勇乎無勇也三子之能吾將蕪友之又以易夫子之道而未得者重學孔子也故

皇明文範卷十一

十一

名其齋曰三且云

藏六說

貝瓊

秦府奉祠天台王文中題其室曰藏六客惟而問之曰抑聞北方之有玄夫乎玄夫所淮絕江造龍伯於珠宮龍伯見之甚悅遂引之同載逍遙蓬萊之墟因語曰若雖身被重鎧其中實怯蹢躅而行不能興尋尺波濤而與蛙鼃錯居何其志之卑而行之汙也吾常乘雲往來挾雷雨騁天衢呼吸之間平陸成浸豈不壯哉始居龍門積石幽絕險阻以為弗稱徙之洞庭又以洞庭為隘徙之大瀛海在赤縣神州之外三韓以東百越以南廣袤三萬里皆吾數也若一觀而願之乎玄夫仰而嘆俯而謝曰吾安敢同於伯

邪或小或大不顯不晦上極無窮旁周八荒所以佐造化

澤萬物此神而不物者吾猶不離乎物也安敢同邪然吾

之先當神禹時獻書於洛之汭禹取之則為九疇以傳萬

世循之則治易之則亂又九江之族能逆未至定吉凶三

王以來俾守宗祧世掌其職其後有為清江使止於豫且

遂見夢宋元王以求脫元王信衛平讒不遣卒為所刳至

今為大恥吾懲吾祖故逃之無人之境或伏千仞崖下或

游泥塗之中存一氣出入息之間久亦不死且至千歲固

未嘗有求於人人亦不吾求也庶幾免矣龍伯曰不然翼

者能飛足者能馳喙者能鳴角者能觝若所言必當所戰

必克苟見辱於支牀孰與為國大寶光復前業何為齟齬

皇明文範卷十一

十二

如此玄夫感然而却曰斯言過矣為國大寶適喪吾寶也

使喪吾寶又何可寶邪抑又聞古有秦龍氏有擾龍氏龍

非人之所能測亦非人之所能制也以其有欲遂得飲食

之吾恐龍之大欲為劉累之秦且擾反教吾出而為寶焉

若逃崖下游泥塗默焉而不言伏焉而不前以全其天故

曰深藏若虛龍伯曰嘻智士也可謂善於謀己者也世之

銜智而媒禍者多矣幸聞其言蓋以玄夫為法宋蘇文忠

公涉歷患難之餘故有隱若龜藏六之語豈悼所行之非

而始悔於後歟客母恠也因記其說

矇說

貝瓊

越有矇始好讀書不問寒暑一夕視字如蠅綠迫之愈紛

遠之愈微旦起則目有翳而無所覩焉乃號于天曰吾何罪耶天奚暴而使我瞽耶豈欲其為鴟鵂不察於物曷若不生我耶天既生我而施之兩目又降罰而瞽吾不知司造化者何如也乃趣于野弟子往而弔之者皆哭客聞之獨進而賀焉怒曰吾既瞽故不得與人頡頏於時竊病而號于天客奚為賀客曰若何病乎其尤天亦甚矣黑白易別也吾不知其孰黑孰白西施之姣無雙之屬人皆見也吾不知其孰姣孰厲信其瞽矣事固有大有於是為好利而懷卒沉其宗智伯之才而多敵也不察是非悅人贊已衛平侯之闇而自聖也利商於之富寵秦國之政畜百姓之怨商鞅之危而為安也彼皆目如明星微察秋毫而所為乃至於此則其瞽有過於瞽者世復不懲其失為智伯為衛侯為商君不亦悲乎若雖瞽於外至論天下之道高極無窮大極無際及考古今事必原始終而鏡其成敗是知瞽於小而不瞽於大若又何病乎黑白之不知由不睹半黑白也彼能睹者且以白為黑以黑為白矣美惡之不能由不睹乎美惡也彼能睹者且以美為惡以惡為美矣此病之不可攻而明也若之病可得攻而明吾將進金鈎施金篦除目之翳使若之視其鏡不翹太山視其小不翹八荒視其隱不翹日月之運乎晝夜以為何如雖然目不瞽耳不塞足不兀手不攀人之大利也以瞽廢視以塞廢聽以兀廢行以攀廢執固為不幸而有大事存焉此塞翁

皇明文範卷十一

十三

之子免於役而為福若之瞽鳥知非若之福乎乃起而謝曰至矣客之言吾終身無所尤矣瞽為好古翁氏也

太魯生說

貝瓊

太魯生師朴愚子將辭而南游於楚朴愚子戚然不悅生曰吾從夫子久矣楚仕國也今將往焉而夫子不悅何也曰若才高而好辯才高則上人好辯則不屈禍之招也嘗觀之知者先覆巧者先辱惟匿知於愚而不伐其知天下不以吾為知富巧於朴而不伐其巧天下不以吾為巧是莫與吾校者已故外患不至彼知者先覆巧者先辱非知巧之過過在吾代其知巧也荆山之璞閱其至美而未之知也混於珞珞之石一旦光氣屬天如虹霓下和氏慙而獻之舉國信其美雖十城不易也然璞毀而不完和亦再削而死無足曷若混珞珞之石耶今若不能自閤如荆山之璞恃才與辯而求合於時器狹者不足與論海處闇室者不足與論天彼將驚焉而不吾容其禍甚於削而至美不得全矣抑反諸大庭無為之天伏若形鈴若冢之愈乎昔孔子歷聘諸侯卒窮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枵然幾死大公任弔之曰直木先伐甘井先竭子飾智以驚愚修身以明汚昭昭如揭日月而行故不免也蓋校其得失焉生退而遯於山澤數月曰吾幾喪吾而夫子存之遂反華而質易巧而拙推銳而鈍毀圓而方默而不復言與人居而不知異乎人指是非絕毀譽以太魯號之終身

皇明文範卷十一

十四

錄婦說

劉楚

歲乙巳兵後大歉民有墮其妻於廬陵之蕭洲得五斗粟者其夫持粟出門去數百步矣其妻號而返之謂曰本以凶歉不能兩全又無別皆可脫急故寧鬻身以相濟今所得粟止五斗計其間去食新之日尚遠也食五斗粟既能食新否乎否則若終死亡耳奈何遽捐結髮之誼而為此痛割哉聞永新比歲豐而饒粟此去不百里盍歸粟主人與若俱行丐以求活萬一得兩存以免於離析之患不亦可乎苟不幸而死則偕死況或者未必死乎乃泣謝主人相携而去劉子聞而嘆曰義哉其妻之言也夫夫婦以義合者也今其瀕於死亡而相棄豈得已哉遂至見粟不見

李商文範卷十一

十五

妻苟升斗以延旦夕蓋無復有一日深長之慮者矣使幸得食粟而不死或盡食而死皆未可知然一食其粟則終不得妻其妻者必可知矣茲其返粟而去也或死或不死槩未可知而詞嚴義正婦則存焉六豈佞馬持旦夕命以自矜者哉夫鬻身非義矣自鬻以濟其夫焉可也身鬻矣而所事不能以終濟則不如全身俟命之為愈此所以反覆權之而卒歸於正歟嗚呼世無烈丈夫久矣况婦人女子乎彼食人之祿儋人之爵者固將謂一旦緩急可恃也君父不幸而遭難則雖若紀信之詐董永之賣宜有所不辭今計不知此出反乘危利留肆然委質於他人乃謂昔者之祿不足以酬其勲而方恨去之之不早者顧此婦

寧不大有觀哉又或不能早斷以義徒隱忍泫忍失其身矣他日乃不勝自悔始謂不能忘情於故夫如餅師之憶者則亦何及哉嗚呼婦人從人者也一而已矣彼饑饉死亡何足計哉故吾於蕭洲之婦蓋深有感云

貓說

薛瑄

余家苦鼠患乞諸人得一猫形魁然大爪牙銛且利余私計鼠暴當不復慮矣以其未馴也繫維以伺候其馴焉群鼠聞其聲相與窺其形類有能者恐其噬已也屏不敢出穴者月餘日既而以其馴也遂解其維繫適覩出殼雞雛鳴啾啾焉遽起而捕之比家人還得已下咽矣家人以執而擊之余曰勿庸物之有能者必有病噬雖是其病也獨

李商文範卷十一

十六

無捕鼠之能乎遂釋之已則佞佞泯泯饑哺飽嬉無所為群鼠復潛視以為彼將匿形致已也猶屏伏不敢出既而鼠窺之益熟覺其無他異遂歷穴相告曰彼無為也遂偕其類復出為暴如故余方恠甚然復有鷄雛過堂下者又亟往捕之而走追則嚙者過半矣余之家人執之至前數之曰天之生材不齊有能者必有病舍其病猶可用其能也今汝無捕鼠之能而有噬雞之病真天下之棄材也哉遂皆而放之

捕魚者說

李賢

湍之北涯有港焉水自湍流匯而為淵始容小舟入百步外漸闊成潭水深莫測相傳有龍隱其中魚大至尋丈鱗

躍自得觀之者環步垂涎而不敢犯村有漁者不勝其欲獨棹往捕之飽其船以歸潭亦寂然無所靈異里人見之驚其得大且多爭問所自漁者靳不以告由是潛持竿酒粟帛以賂之始告焉求者既多告之亦衆衆懼前所聞猶豫不往漁者利其賂曰傳有龍者妄也昨者吾捕良久寧不興起邪能我從者與俱於是隨以往者十八九惟一二難計之謂龍處必深彼必命其未知耳其可再乎獨不從已而漁者進從者繼之至潭方捕之頃水忽湧溢漁者不知所在餘皆驚亂迅雷大震黑雲匝地烈風暴雨驚電閃爍漁人溺死過半得附岸者神飛心悸不知言語飲食者累日惟一不從往者無恙嗟夫漁之貪利而蹈害也如

聖明文範卷上

十七

此人之趨附權勢也亦然方見其赫赫炎炎可以富人可以貴人莫不趨之附之百計效勤以餌其所欲已而天道一還權勢既滅趨附之人逮禍莫逃與從漁者何擇焉惟守道秉義君子能遠之耳錄其說以為士之立身者鑒焉

樂全說

王鑒

王子歸自內閣日消搖手洞庭之野名山福地無弗登也澄波激湍無弗泳也縣崖怪石無弗題也有進而問者曰子何樂於是與始子之居廊廟也翱翔乎紫微陟降乎文陛一人毗之百僚師之四海睎之而子感感乎其若愛今之歸也窮山荒野木石之與隣鹿豕之與侶而子超超焉其若有樂也子何樂於是歟王子曰若欲知吾之樂乎吾

之樂吾不能知若又安能知之吾不能自言又安能為若言之雖然試語其概莊周氏之言曰樂全之謂得志所謂全者孰全哉全天乎全人乎全人者有所樂而樂之者也全天者無所樂而樂之者也全人者得則喜失則悲全天者不然貧亦樂富亦樂出亦樂處亦樂無入而不自得焉無入而不自樂也是故觀於天見日月星辰煙雲風雨霜露之變山嶽之峨江湖之流樂也觀於人見衣冠宮室城池庠序獻酬登降絃誦歌詠樂也觀於物見草木之榮悴開謝鳥獸之鳴嗥魚龍之飛泳樂也然其樂果在是乎簞瓢陋巷顏子之樂也有不在簞瓢陋巷者浴沂舞雩曾子之樂也有不在浴沂舞雩者然則顏曾之樂可得而言乎

聖明文範卷上

十八

吾不得而言也非唯吾不得而言雖顏曾亦不得而言也夫是之謂至樂而豈外物之謂哉故曰古之所謂得志者非軒冕之謂也自夫人者以軒冕為樂夫以軒冕為樂則必以軒冕為憂而又何樂乎吾之樂雖未及乎顏曾則非軒冕之謂也又非山水非風月花鳥之謂也曰洋洋焉騁騁焉俯仰乎宇宙之內不知天地之有我也我之有身也身之有心也不知果樂歟非樂歟果全歟非全歟問者曰是非吾所及知也試問諸顏曾氏

天地說

周瑛

天地何始曰自太極生陰陽始陽動而陰靜陽清而陰濁其動而清者日旋於外積一萬八百年而天成焉天成日

月星辰備矣其靜而濁者日聚於內積一萬八百年而地成焉地成山嶽河海備矣以地言之地形中隆而四窪中窪為山四窪為海山與海皆地上物也中庸曰今天地載華嶽而不重根河海而不洩此孔氏之說為可據或謂天包水水承地其說非也其不墜者莊子謂大氣舉之也時有震者漢志謂陰有餘也衆水赴海而海不溢者朱子謂水流東極氣盡而散也以天言之天體至大籠罩無外地處其中不過一塊土耳要之上下四旁當有空處談天者謂樹八尺之梟以勾股法求之上下相去各八萬里許天體圓東西相去亦當如是據此則日月升降各行其空處非轉激於水而出之也其盈虛薄蝕亦當於其空處相迎

奎明文範卷上

九

合衝射非隔地與水而為是也今夫人在地上仰視不過五百里平視不過千里故見日月如在水中出耳夫天象大者為日月其次為星辰日為太陽其明無不照月為太陰不能自明借日而明月明有上下弦以去日遠近而分之也十五夜謂之望者日西月東兩相對望耳月中有黑影此其本質也蓋月本黑質其明者日燦之也日燦不透故其中黑影猶存古今人以為蟾精弄魄桂樹山河影及稱嫦娥竊藥奔月者皆妄也星為少陽辰為少陰天無星處為辰凡三垣二十八宿皆附著天體日月五星謂之七政則浮天而行張子謂天左旋處其中者順之故日月五星亦隨天左旋以為右旋曆算為省算法故即退數言之

也天河此水精也非水也唐史謂河漢海精五月一陰生而漸見十一月一陽生而遂收此說可據列子謂天漢之流注於崑墟以入地底妄也人見天門開此天裂也漢志謂天裂者陽不足也昔人以數求天地毫髮不爽至於論天地形象多出臆度故予特據理而推其說是非必有能辨之者

修天草說

黃衷

方家貴修天言修天神草也計以淬鉛七返而瑩然紫七返而鏗然堅乃煉以他藥而銀鉞成蓋方士之上業云楚人有務鉅積者力而致巫術秘詞其罕曰吾為猗頓反覆手耳謁諸樂師三年亡識也聞青城山有神鍊師者舊知

奎明文範卷上

二十

其物乃遺其子如青城諸神鍊師鍊師餘百歲矣命其子曰修天幹如芭蕉葉博而澤似鉤醬而上岐末銳本類蹲鴟而毒若必得之其舒之黃山之隕乎其子棘如黃山居久之求其草之芭蕉其幹蘊醬其葉岐上銳末澤且博而本類蹲鴟者斲之赭其山得野芋數百斤實艦以歸或嗤之曰子奚貸野芋為耶其子瞻目直視曰使若如能是天之無效也楚人瞿然顧然然泗下曰術匪誣我師匪嫚我而我質且困藥豈匪全力乎而必再往其子復之黃山虎斃焉嗟乎其哉方士之回看愚俗之貪鄙也夫五金不相為用亦不相為制使鉛而可銀則銅可金石可玉萬類之

質可亂陰陽剛柔動植之故可變置則造化之柄可竊弄而災沴之氣溢兩間矣凡今方士之惑人也類曰吾承某師某師承某仙去幾時矣是烏知仙之為道寧情實然形骸以抱神為首以沈冥靜默為真以飛冲化蛻為極使仙而逞其誕幻變置天陰陽剛柔動植之故亂萬類之質以竊弄造化之柄而混濁斯世是猶為人臣盜主威而禍天下也夫盜主威而禍天下也國有常刑仙安追於幽玄門耶昔淮南王安陰蓄邪謀謾稱好古招致饕餮之客數千人競為論著知天下之人可以利動也故中篇黃白之論餘二十萬言無亦襲妖僧度世之故智眩惑齊民以富夫烏合之計耳淮南既亡其言往往雜出於記載方士乃據其渣滓以售其陰狡愚俗之易惑無怪也而我然其冠者且猶師其邪妄以觀富壽不已甚乎或曰信斯言也黃白不可成則鉛為粉水銀為硃非質變者乎暗謬何一至是耶聖人因物制用以佐民生者法固種種也乃猥附於瀝偽焉宜邪正混淆於世矣

說吏

祝允明

吏所以止民之爭而吏之爭於民甚於民之相爭也民之爭求止於吏爭於吏將焉止之故置吏者必先求其不民之爭者而后求其止民之爭然後可不然是吏教民爭而置吏者教吏爭也舉其欲止民爭而更教之不若不置吏而民之爭尚寡也

說農贈唐寅

鄭爰

棠邑唐寅汝欽歷政儀曹及瓜謁予告別時維暮之春有衣襟襖而趨西嚙者予指而語之曰是農夫也若欲知農之說乎對曰願卒聞之予曰居吾為子言夫良農必上用天時下因地利中勤人事故草木方萌則封畛是修徑術是審陽氣既泄則隄防是利溝瀆是達道路是開至於日在畢而登麥日在井而登黍日在翼而登穀莫不各隨其候此之謂用天時高燥宜黍下濕宜稌渴澤用鹿驛剛用牛赤緹用羊墳壤用麋無爽土宜無逆土性此之謂因地利耒耜錢鏹之必完糞稗稂之必艾螟螣蠹賊之必去耕耨耘耔之必時潦而疏焉曝而澆焉肥之以糞壤滋之

金雨文範卷十一

二十二

以泉流此之謂勤人事惟如是故歲終之入充困露積足以輸公而裕用仰事而俯育儲其三歲之贏又足以給一歲之食焉惰農則一切反是違天時易地利慢人事而微觀多獲於天逮其罔秋則乞求稱貸以為歲計樂歲啼饑職此之繇爾豈惟農哉吾觀夫古之人壯之所行皆其幼之所學講之於平時而試之於一旦則安得不沛然充裕如良農之周於用哉今之人以佔畢訊言標簡綴辭為為學以附上罔下催科舞文為為政學與政遂岐而二矣方其被青衿誦六藝而談周孔其志不過假是以為掇科甲取富貴之因媒爾故其學以鹵莽滅裂無深造自得之妙所欲既得則遂以筌蹄芻狗視其向所誦談者矣職業之

不修令名之不立則有由矣視夫惰農之取困抑何異邪
今子既離鄉序出成均而登仕版矣其將何監而何懲乎
汝欽作而拜曰先生之論至矣請筆諸牘俾寅婦而昕夕
省覽以代常弦可乎予因次第其言為說農以贈

雜說二首

鄭環

口謂鼻曰人非飲茹則斃非言譚則瘖吾內食以養全軀
而出言以洩心聲其功鉅矣子洞然兩竅耳而位列吾上
何也鼻曰微吾司艱則子於薰猶也惡乎擇不擇必誤食
誤食必殞身身之弗存言於何有此吾所以居子之上也
口遂噤以服鼻謂目曰請言子所以上我者目曰而謂鼻
而后見乎見而后艱乎且而惡暗薰猶而艱諸而顧謂我

臺南文範卷十一

二十三

劣邪鼻亦屏息而退目乃上睨其眉曰夫二子者既下我
矣女徒以耗然衆毫而超班吾上亦有說乎眉蹙然曰嘻
若何見之晚也夫繪繡無功於衣裳而衣裳非繪繡則野
銘欸無功於器物而器物非銘欸則俗吾誠無功而猥處
公等之上吾方其愧雖然去我則面貌為之弗妍矣使吾
驟降而處下則塗之人且望而駭聚而笑之矣於是三子
皆服鄭子曰文章禮樂之於國也其猶眉之於面乎昔者
伊傳旦奭相與誦畫制作于廟堂之上而諸司百執事莫
之抗衡也有以也夫
齒與舌不相能舌信而齒齧之舌不能較也乃縮而默處
比其人羣齒盡落舌乃徐出舐其斷齧弔且歌曰齒乎

齒乎今其已矣乎我弱無助自分先亡子剛且決而亦爾
乎我寡無援自揣莫支子繁且盛亦底于此乎已乎已乎
衆不足倚而強不足恃乎鄭子曰強衆之不足倚恃也久
矣夫周延而秦促漢帝而楚覆晉永而隋速宋錄未終而
金社先屋強衆之不足倚恃也久矣夫

國醫說

劉龍

醫以脉藥病而極其精亦天下之至難也好事者猶以為
易必神以怪誕不經之事使不可繼縉紳之士不察又從
而文之以實其說於是天下信之曰有是哉非人之所能
也若扁鵲傳所稱得長桑君術飲上池之水見人五臟癥
結特以切脉為名則怪誕不經者世豈有是理耶人之有

臺南文範卷十一

二十四

生盈虛消息咸徵於脉理亦微矣切之不棄藥之必中非
技至精者能如是乎此正人所難能鵲之所以為鵲也乃
誣以神怪之事使天下稱鵲者不在此而在彼何其謬歟
然則雖素有善脉如鵲者世亦不以為鵲也求鵲以療病
曰必舍我脉焉視吾五臟而用藥則五臟終不可見病終
不可愈雖有百鵲亦將如之何哉予是以知世未嘗無鵲
特求之不以其實而失之也刑部郎中周君大猷精於醫
學士大夫之家病即干干即愈雖瀕死無弗救者予嘗違
危疾醫環視皆莫能措手君一藥即起其審脉皆中吾所
感無毫髮僭故取効之速若此所謂善脉如鵲者非耶君
嘗守易會民大役為廣市藥物親製方誨群醫樂而家給

之又大煮湯液於市飲旁郡之就藥者所活不可勝計亦聞鵲有是乎嗚呼世多任耳廢目動謂古今人不相及乃有善醫如君者不得以鵲稱則曰天下無鵲是果無鵲耶其果不知鵲邪雖然鵲一枝之士耳其及幾何君起甲科為天子法官雖被以鵲名亦無足榮尤有大於是者傳不云乎上醫醫國國無病雖癘疫時行死者相藉猶無害也人雖無恙而國病焉識者憂之故君子不以活人為功而以愈國為效其師則古聖賢也其方則詩書典籍也其藥物則禮樂刑政也得於心應於手與滯補散隨所在而藥之居守令則為郡邑之醫居方古則為藩省之醫居堂廟則為天下之醫夫豈一身一家之效而已耶君守易號大

皇明文範卷十一

二十五

治民誦其德至於今不衰亦既有成效矣其將來有未可量者古之所謂醫國且在於是鵲不足道也君之先出瀛溪至元有五一叅軍者鎮衢遂為衢人祖傳醫學多能以醫鳴蓋源流所自出云

皇明文範卷之十二

說

白說字貞夫說

守仁

白生說常太保康敏公之孫都憲敬齋公之長子也敬齋宿子而冠之既醮而請曰是兒也嘗辱子之門又辱臨其冠敢請字而教諸曰字而教諸說也吾何以字而教諸吾聞之天下之道說而已天下之說貞而已乾道變化於穆流行無非說也天何心焉坤德闡闢順成化生無非說也坤何心焉仁惻怛感應和平無非說也人亦何心焉故說也者貞也貞也者理也全乎理而無所容其心焉之謂貞本於心而無所拂於理焉之謂說故天得貞而說道以亨地得貞而說道以成人得貞而說道以生貞乎貞乎三極之體是謂無已說乎說乎三極之用是謂無動無動故順而化無已故誠而神誠神剛之極也順化柔之則也故曰剛中而柔外說以利貞是以順乎天而應乎人說之時義大矣哉非天下之至貞其孰能與於斯乎請字說曰貞夫敬齋曰廣矣子之言固非吾兒所及也請問其次曰道一而已孰精粗焉而以次為君子之德不出乎性情而甚至塞乎天地故說也者情也貞也者性也說以正情之性也貞以說性之命也性情之謂和性命之謂中致其性情之德而三極之道備矣而又何二乎吾姑語其畧而詳可推也本其事而功可施也目而色也耳而聲也口而味

也四肢而安逸也說也有貞焉君子不敢以或過也貞而已矣仁而父子也義而君臣也禮而夫婦也信而朋友也說也有貞焉君子不敢以不致也貞而已矣故貞者說之幹也說者貞之枝也故貞以養心則心說貞以齊家則家說貞以治國平天下則國天下說說必貞未有貞而不說者也貞必說未有說而不貞者也說而不貞小人之道君子不謂之說也不偽則欲不佞則邪奚其貞也哉夫夫君子之稱也貞君子之道也字說曰貞夫勉以君子而已矣敬齋起拜曰子以君子之道訓吾兒敢不拜嘉顧謂說曰再拜稽首書諸紳以蚤夜祗承夫子之命

見齋說

王守仁

金皇明文範卷十二

二

侯陽劉觀時學於潘子既有見矣復學於陽明子嘗自言曰吾名觀時觀必有所見而吾猶懵懵無睹也扁其居曰見齋以自勵問於陽明子曰道有可見乎曰有有而未嘗有也曰然則無可見乎曰無無而未嘗無也曰然則何以爲乎曰見而未嘗見也觀時曰弟子之惑滋甚矣夫子則明口之以教我乎陽明子曰道不可言也強爲之言而益晦道無可見也妄爲之見而益遠夫有而未嘗有是真有也無而未嘗無是真無也見而未嘗見是真見也子未觀於天乎謂天爲無可見則蒼蒼耳昭昭耳日月之代明四時之錯行未嘗無也謂天爲可見則即之而無所措之而無定執之而無得未嘗有也夫天道也道天也風可捉

也影可拾也道可見也曰然則我終無所見乎古之人則亦終無所見乎曰神無方而道無體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是有方體者也見之而未盡者也顏子則如有所立卓爾夫謂之如則非有也謂之有則非無也是故雖欲從之末由也已故夫顏氏之子爲庶幾也文王望道而未之見斯真見也已曰然則吾何所用心乎曰淪於無者無所用其心者也蕩而無歸滯於有者用其心於無用者也勞而無功夫有無之間見與不見之妙非可以言求也而子顧切切焉吾又從而強言其不可見是以譬導譬也夫言飲者不可以爲醉見食者不可以爲飽子求其醉飽則盍飲食之子求其見也其惟人之所不見乎夫亦戒慎乎其所不睹也已斯真睹也已斯求見之道也已

金皇明文範卷十二

三

求放心說

張邦奇

心非有出入也而以放言謂其所發動之情也情之動而求之非惡其動也惡其動而失其體焉耳心之體至明而至剛也動而失焉者溺於氣而奪於欲也溺於氣而奪於欲則于本體之正固已離而去之矣故曰放人之生固若禽獸草木然而其所以獨異者心而已而至於放焉寧可不思所以求之耶天下蓋有失其固有之物而百方求之者矣至於心則一念轉移而已即入于腔子之內焉柰之何學者之弗求也雖然入之易未若出之易也吾嘗求之而知其所由放矣凡物欲之交于前有所溺之謂放無所

溺應用之際一息不省而滯其情於物屬之謂放無所滯類乎尸居之時惛焉不知其所如之謂放此正所謂溺於氣而奪於欲者皆不可以不求也雖大放主則求之心放矣孰求之曰心求之心求之者非人有二心心有二用也其至明而至剛者固足以自求而自復而不假乎其他也故夫求放心者非有所索而取之也察之而已矣非有所請而獲之也歛之而已矣於其黯然而不自知也則惕然以省之方其省之也其心固已渙然而不昧猶恐其或放也收歛於至密之地而兢畏以持之不使一毫外物得以容乎中夫是之謂一而不一而不一則放者固已復而復者不至於放矣是孰非其至明至剛者之自求而自復

皇明文範卷十二

四

哉易曰不遠復孔子以顏子當之曰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夫所謂未嘗不知者非明乎所謂未嘗復行者非剛乎豈其明與剛是以不遠而復也此則顏子之事而大舜精一之功也學者之求放心亦必至是而後可庶幾耳若夫不精則不免于放不一則不免於放而莊周乃曰罔象可以得之夫罔象所以失之耳

戴生宗達字說

張邦奇

戴生鍊字宗達有美質吾弟良甫輩及表弟梁復常者皆其友也一日遂介焉以其字請說於予予方倦於多言謝不敏已而請益勤乃盡其說而告之曰一身而為萬化宗其旨於道乎好通而惡窮非人之情歟吾觀於人遇小事

索索遇大事矍矍變起於尊爨而患生於衽席鍊弗豫也王褒有言精鍊歲於礪礪夫物有以百鍊而成而況於人乎化工之陶鑄吾身也貴於物多矣因循玩愒而不加脩五官四體日以頑敝而不知檢問之則曰人生幾何孰能無殤卒使之與朽株腐草者類而曾不一動心焉嗚呼其惑矣九折肱而成良醫鍊於醫也呂梁之水懸濤數十仞出沒其間而神不變鍊於水也一朝解牛十二而銚刃若新發於硎鍊於排擊剝割也夫藝有以精鍊而熟而況於道乎道無物而不體物物而更之如日不足何不然卑者可以引而高也近者可以推而遠也故君子厚其本措之天下裕如也愚弗鍊而已矣是故禮義以為範事物之交

皇明文範卷十二

五

以為火精神志意以為錘故有分釐畫粥之勤而達於經濟之畧有不燼不翦不就枕席之勞而達於陰陽之數夫君子不苦於鍊其惟自樂於達乎故有賤其身以貴之窮其心以通之苦其志以樂之雖然鼓而簫之欲其疾消而融之欲其徐防之欲其周而鍛之欲其熟故入而以賢父兄鍊出而以嚴師友鍊晏安耽毒孽善心在順而以順鍊困窮礪石堅吾志處逆而以逆鍊黜而怡慢去而險躁危者化而精也弱者淪而剛也生者馴而熟也夫如是奚為而不達

學說

陸深

君子之道莫先於學夫器弗飾不完事無法不成方圓就

於規矩射者存乎發率猶之於學也學之時義大矣哉繼往聖覺來裔參天地贊化育皆學之功也堯舜由是聖賢由是不由於是則桀紂幽厲愚不肖若是其甚也顧世之學亦多岐矣孰不自是哉宜君子辯之早也彼其含華茹英雕肝鑠腎浸淫百家模擬六籍鏤鐫瓊玉官商金石高辭與義連章累牘浮績積采傾耳炫目文辭而已焉者末也考證製作推合陰陽充文舜治禹畫湯章禮容樂聲鍾斛斗量因襲沿革纖悉精詳上稽千古下辨百王制度而巳焉者迹也腹貯載籍口含經史聖作賢述野纂國紀仰海墳典俯囿諸子意象靡遺何又不理該洽通貫歷歷可數記誦而已焉者陋也若乃脫裂文義凌躐等節仄心幾

奎明文範卷十二

六

乎聖功速化類乎上達異端之道也耽於訓詁溺於言辭拙為模擬之真依稀假借之似支離之徒也若是者匪弗學也由前言之則不全由後言之則不正君子之學以全為貴而要於正明諸心盡諸性以達諸天而已矣雖然泛而為之無其序不可也且夫性者心所具也天者性之盡也心外無性性外無天學之者其始諸明心乎本之戒懼以求其密繼之體驗以止於是極之擴充以滿其量由是七情不鑿而五性具矣萬化出矣事天之功於是為大所謂繼往覺來參贊者不於斯而備之耶夫是之謂學難之者曰聖賢之學以致用也學而弗用焉用學應之曰事必有體用斯由焉不惟其體惟其用猶之室而無基步而不

履難矣哉故心者身之體也身者家之體也家者國之體也國者天下之體也孔子之於大學其論修齊治平必先之以格致誠正是固用之說也曰聖人作經詔告萬世正學門戶惟茲肯綮子知歟華以近裏美矣循子之說固將舉六經而盡棄之耶曰非是之謂也凡學以為身也為身以為心也六經皆心學也豈曰聖人辨且博哉況古者誦詩讀書皆為養心設也徒望其土苴而忘其精粹反之此心不有得焉吾恐群聖人作經之志荒矣望於天下後世者孤矣彼禪寂者吾固非之章句之儒亦所不取也曰名物度數古今事變不格其物易窮其理徑約之患固子之說啓之矣曰不然物必有理理必有義雖變故不齊斯二

奎明文範卷十二

七

者不易之論也誠使吾之虛靈者無以具之絲棼蟬與安所折衷哉物不為吾用吾反為物役矣況學之貴於全者亦非獨畧於是也顧末不先本後不加前自然之次也孔子曰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游於藝夫是之謂善學於乎論學至於孔子萬古之法程卓乎不可尚也

說琴

何景明

何子有琴三年不張從之游者戴仲鶚取而繩以絃進而求操焉何子御之三叩其絃絃不服指聲不成文徐察其音莫知病端仲鶚曰是病於材也予視其黧然黑然腐腐也其質不任絃故鼓之弗揚何子曰噫非材之罪也吾將尤夫攻之者也凡攻琴者首選材審制器其器有四絃軫

微越絃以被音軫以機絃微以比度越以亮節被音則清濁見機絃則高下張比度則細大弗踰亮節則聲應不伏故絃取其韌密也軫取其枯圓也微取其數次也越取其中疏也今是琴絃之訥疎軫之枯滯微之數失鈞越之中淺以隘踈故清濁弗能具帶故高下弗能通失鈞故細大相踰淺以隘故聲應沉伏是以宮商不識職而律呂叛度雖使伶倫鈞絃而柱指伯牙按節而臨操亦未知其所詣也夫琴之材桐之為也始桐之生遠谷掘盤石風雨之所化雲煙之所蒸蟄紆輪囷璦鼎鬱文炳彪鳳質參金玉不為不良也使攻者制之中其制修之蓄其用斲以成之飾以出之上而君得之可以薦清廟設大廷合神納賈賈

金明文範卷十二

八

實出伏暢民衆物下而士人得之可以宣氣養德道情和志何至黜然表然為腐材置物邪而觀天下之不罪材者寡矣如常以求固執縛柱以求張弛自混而欲別物自禱而欲求多植木輪屈木輻巨木節細木櫪幾何不為材之病也是故君子慎焉標之以勁動之以時明之以序藏之以虛動則能弗挽也時則能應變也序則能辨方也虛則能受益也勁者信也時者知也序者義也虛者謙也信以居之知以行之義以制之謙以保之擇其中文其外見則用世不見則用身故曰雖愚必明雖柔必強材何罪焉仲鴝撫然離席曰信取於絃乎知取於軫乎義取於微乎謙取於越乎一物而衆理備焉予不敏願改絃更張敬服斯

說

樊少南字說

何景明

樊生鵬從何子受業能何子之道問曰技業進曰鵬聞古者冠則命于父兄先生字之以示成人鵬未有能成然已冠矣請先生有以字我也何子曰鵬莊生所稱南圖者也汝當字曰少南鵬又進曰字既得命矣恐弗稱也願有言以勵我何子乃使之坐而告曰爾聞夫鵬鯤為之也鵬之大數千里鯤亦數千里非鯤則不能鵬也鵬之南圖也扶搖而上者九萬里風蓬蓬在下足以任其力鼓其後而南非九萬里則無以南也故所托者少則弗能大所積者弗厚則弗能遠蟻蠅之子翔于蚊睫離婁視之渺然無有也

金明文範卷十二

九

何也所托者小也蟻決起而飛數尺翳翳屬于墻以投于地維泄泄飛不踰十畝所積者弗能厚也今夫學者扁扁卑卑狹于守規空情情日無所益而月有所亡者皆所托不足以致大所積不足以致遠者也於是而自念曰吾學大者遠者也何以不能大且遠也猶蟻蠅維學鵬曰吾何以不能鵬也是故豫章濩落小尚可以柱梁以棟棘為之雖有巧工不能加焉自致其材也食糲粟而適莽蒼返而腹猶果然飽也粥脫粟者未及郭枵然餒矣自致其力也是故鵬之能大者所托者然也鵬之能遠者所積者然也今爾亦審其托厚其積焉已矣其大且遠者弗難也詩云有扁斯石履之卑兮言所托也惟其有之是以似之

言所積也於是鵬豫然作曰敢敬服先生之說

時中說贈景山李侯

鄒守益

東廓子語景山李侯曰楊氏為我其衣易乎墨氏兼愛其衣裘乎子莫執中其衣單夾乎單夾酌葛菜之中而用之亦良策矣而盛暑嚴寒咸有所不利惟聖門無意無必太公而順應故暑而葛寒而裘溫涼而單夾焉是之謂時中自其中之一定而不易命之曰經自其中之屢遷而不居命之曰權李侯曰權與經將無異乎曰無以異也權者稱鍾也物以鈞來則應以鈞物以石來則應以石物以銖兩來則應以銖兩其屢遷而不居即其一定而不易者也侯忻然曰吾乃今知時中之學昔之論政者則何紛乎曰其

金明文獻卷十二

十一

紛也者皆意必也曰治大國如烹小鮮曰其政悶悶其民醇醇此衣葛說也曰火烈民望而畏之小則玩而狎此衣裘說也曰就不欲入和不欲出曰緣督以為經此衣單夾說也中門之論政可以折清矣曰無適莫義之與比是乎天下之大經大權也侯欣然曰吾乃今知時中之政侯之蒞吾安成崇已愛民於世俗逢迎新格未嘗滑和會柱史韓峯沈公來按遇雨候者弗備疑韓峯者以為且遷怒疑侯者以為且改以狗時好既而侯素履弗渝且求邑之諸生躬理推收夙夜匪倦而酌貧富均里甲邑民翕然赤子之愛沈公具禮幣以獎之曰心慈祥矣事節倫矣政愷悌矣民其安矣邑之諸大夫諸文學聚而議曰是舉也足

以章昭代旌別之公焉足以徵當道取善之明焉足以堅使君學道愛人之澤焉相率儼然以慶于庭諸生有趨而進曰夫慈祥之云意者得無少鷹鷂之志乎有趨而應曰鷹鷂之不如鸞鳳昭矣意者以鸞鳳相期乎鄒子驟然曰二子亦繹其義乎夫慈祥仁心也愷悌仁政也不及焉則為慘刻過焉則為寬縱若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是為先王大中中矩帝之仁者莫如堯舜然明五刑章四罪王之仁者莫如文然戡黎遏莒師之仁者莫如孔然誅兩觀墮三都故曰以道使民以生道殺民譬諸天道為暑為寒為溫涼均元氣之覆愷也故萬物以生以成而莫之測其在中庸經綸大經立大本知化育肫肫而無所倚夫然後與淵淵浩浩同神而並化李侯勉之戒懼勿離以收中和位育之效由邑國以達諸臺諫展諸廟廟茲特升高之楷梯已乎

金明文獻卷十二

十二

說政篇贈匡知縣

周瑯

人之言曰使堯牽一羊舜杖而隨之堯不能前舜不能後夫有以逆也一童子而牧十羊欲進則進欲退則退而指顧叱咤咸得其意焉夫有以順也夫民有性而情斯具矣有情而欲惡斯具矣是故大寒既屆民燠是利大災在上民清是走吾是以知民之情有同欲也雖復仇者不折鑽干雖忮心者不怨飄瓦吾是以知民之情有同惡也是故欲之所在有與成之惡之所在有與棄之是民之有情我

順之矣民順其情有不若其政乎無也欲之所在有與禁之惡之所在有與施之是民之有情我逆之矣民逆其情有不矣其政乎無也是故大雅靈臺千來是樂而析父正月怨刺興焉民不誣德也夫已久矣是故順而不容逆者政之則也從而不容違者民之天也易曰悅以先民民忘其勞悅以犯難民忘其死民之勸也悅也民之悅也順也是故以順為政政成矣

無夢道人說

馬駙

蔡君建邦自號無夢道人紫泉山人過而問曰子所謂無夢者其義何居建邦不答予曰大夢生于情畫之所為欲之所感夜必夢之其得失悲歡欣慕皆若有冥告而

八皇明文範卷十二

十二

暗會之者故夢者情之驗也然猶大夢也李先生曰處世若大夢則是人之涉于有如所謂得失聚散愉佚怨慕之事皆若夢幻而乘化以歸盡等是身于無耳雖然予請以應說解之夫心慕太古言配往昔伊周孔孟舉以自適過耳而入人可爾可駭徐而視之力既少而行則非焉是謂好名之夢其欲逐逐斯夕不寧攬金于市聚蠅于腥登壑斷以四望行禦人于國中起居聚散惟適所便是謂好利之夢持除乞昏哀容取憐患得患失借榮市權恐奉入之不及恒終歲以勤旃是謂好官之夢負屋巢木天森森棲楠棟梁翼然以深次百千以踰濫乃負息而自便倭焉忽焉曾燁煥之幾何有三九世不全過者增感以歎歎君

子引興而浩歎是謂好居之夢商鼎周彝其知紀極不辨真偽以物以色石鼓仙壇秦碑禹刻彈心力於幽玄雅崇尚乎金石是謂好古之夢燕姬越女輕容促裾市寵而負妍列屋而閒居長袖迴風清歌遏雲半妝侍夜一咲生春嗟既老之餘態送悲傷之不及是謂好色之夢行行之資絕人之藝挺身瞑目莫之逃避伸逸氣於萬夫忤一言而掉掉是謂好勇之夢辭鋒如雲高論懸河口給禦人含虛匿訛無情實以侈言去俳優其幾何是謂好言之夢影射反覆展轉流注以鑿承訥人止我去詭章服以矯時審眾趨而獨棄是謂好異之夢夫是數夢者與生俱息坎止聚散無一日不與之會而君子絕特之見必有所大悟而後

皇明文範卷十二

十三

能痛絕之以至於無焉蓋必敦本尚實清修嘿契而好名之夢無崇道守澹見得思義而好利之夢無寵辱不驚出處以正而好官之夢無曲肱飲水安土敦仁而好居之夢無恬靜寡欲清修好禮而好色之夢無不作無益以害有益而好古之夢無謙以處已遜以出之而好勇之夢無緘口慎密強閉自詡而好言之夢無安常處順隨時尚同而好異之夢無要之天下之事不難於論而難於處也揭之以是名張施于人漫無反已克治之功碌碌以逐沒於是數者之中其得失聚散愉佚怨慕則固猶夫人而何有取於是名乎哉昔者孔子欲行周公之道故夢常見之然必以君之無夢真積之久而後可至於孔子之夢又其後也

雖以孔子之聖亦以既衰而不復夢焉則君之無夢迨始
終見之矣君之命名庶其在此建邦曰子之言辨博炫耀
本歸于理實有教圻之所不及者請次第其語以為說而
服膺以終身山人婦而成諸燈下建邦名圻年甚少能為
古詩詩作字皆有法紫芝山人者其友馬駙字次父也

天遊山人說

周廷用

天遊先生息駕白雲之山覽觀萬物之終始乘風御氣將
與造化者游一日夢神人示曰天遊固號天遊山人八厓
周子歛衽拾級順風而請曰吾聞聖人不立異以眩世智
士不越俗以驚愚昔者老聃備玄德而朝隱不暴於外也
子華子務內養而屏外觀弗貴於遊也若此者皆有道者

奎南文觀卷十二

十四

之所棄而先生取之德不比矣蒙竊惑焉先生曰子殆不
可以說夢耶夫夢之感於人者心之會也遊之符於天者
神之運也今吾於世也獲天德也執天則也奉天道也代
天工也敷天政也放之昭昭歛之冥冥知德知化與道消
息是謂天遊子何疑之深耶子因再拜而謝曰先生德之
貞也行之素也夫無天而無不天天無窮也無遊而無不
遊遊無極也故子夏戰肥而得道伯玉晚年而知化性與
天合也先生聞之適然而笑嗒然而歌曰白雲之山兮吾
所廬紫臺鶴洞兮相紫紆執吾雌節兮守吾鈴繫百歲兮
其居諸周子倚歌而和曰山中之人不歸戴薛荔兮被雲
衣晚晚長嘯兮鸞鳳于飛歌罷相與無言而別

牧說

戴蒙

往子居山澤見東村主人畜羊且萬計其牧者甚謹朝露
既晞即驅群羊以出就善水草而牧焉既飽且適日暮
復驅之歸群羊前走牧者操尺箠從之遠近疾徐惟命不
幸有病者即屏諸他所俾其群勿近故其羊日以肥息家
日以裕主人召牧者多子之直且勞之曰若善視吾羊用
裕吾家吾持是為若酬牧者安受之主人亦無德色又見
西村主人其初畜羊與東村埒其牧者怠不事事日且午
始出羊于闌群趨水草如不及狂奔四逸輒怒而鞭之鞭
愈急走愈亂且踣其既疲也混一闌以居多桑死者故其
羊日耗家日落主人詎曰若徒受吾直乃大耗吾羊即不
去若且敗吾家叱遣之予嘆曰豈惟羊也吾觀牧人者亦
若此而已矣古之稱養人者為牧虞有十二牧周有九牧
我朝稽古建官分天下為十三布政司各置使以領之其
為西村之牧者相望也非直不遭斥遣而已顧多取直且
受勞彼且自以為得計嗚呼吾人之生理幾何其不日耗
而國家之元氣幾何其不日以蝕削也哉黃石王君景昭
以丁未進士出知霍丘縣其同年蔡君從善廬君希哲屬
予以言子特作牧說以贈之景昭將為東村之牧乎抑
為西村之牧者乎請景昭自擇且自勉須進而為虞周之
牧可也

虎銜魚說

張含

春秋推災度云四方煩擾眾喪失恩則虎銜魚矣禹山子曰奚翅魚乎奚翅魚乎今恐不免於銜蝦也蒙邇倖都見漁石公喟謂蒙云前之廿歲監司鮮以賊著近鮮以不賊著方獄滋倍焉况銅章名實皆銅墨級名實皆墨卽下無議矣又曰士也固窮之節女也偶影之操也監司而賊殆六珈而姦者也方獄而賊殆翟服而嫖者也銅墨而賊殆卜金中饋而奔也蒙復於公曰昔者之賊鑽穴踰墻今也之賊連闥洞房昔也之姦叔孫僑如今也之姦衛渾良夫昔人有云臣父清惟恐人知臣清惟恐人不知今也反是前茲之賊惟恐人知今茲之賊惟恐人不知賊非美名曷

公皇明文範卷十二

十六

李子說

樊鵬

溫之良郭南李子當嘉靖十三年皇上闢無方之門開並直之路首膺貢選上學事于申又明年巡撫簡公下檄獎其賢焉李子見樊子曰余以樵蘇非任耽諸祖且不知其仙樊子聞之曰夫人之于志可不預定乎夫士之仕也憶昔舍糗被褐咀嚙聖言佩服懿行豈不欲身近明主侍燕金闥抽筆蘭室吐氣揚聲行其所學耶顧否于時則與其望風而趨塵孰若擇地而自處談經而自娛哉是故吾見李子焉不役役沒沒挾策而來獨坐經閣下惟朗然誦讀

其為文搜剔根骨所自得罔可望門下士至數百十不二年而名重中州其可不謂能自卓然有所擇取者乎或曰吾聞百畝墾則公田荒曰能為雲梯木為匠師也能為貴氣逆棘射師也陶冶者在工模範而已昔者子孔子之為教弟子三千讀易至于韋編三絕董生弟子數百治春秋不窺國王文中教授河汾而續詩書一聖二賢豈好自苦畧教人哉道固如是也養由基楚之善射者也從其學者三年不言已而遊雲夢仰見雙鴻養由基操弓理矢而雙鴻墜弟子謝辭而去何也其所以教不在射不射也故李子之教學庶乎已矣他日射策天門奪珠龍領天下桃李是不難悉在公門也

公皇明文範卷十三

十七

說弓

屠應埈

有持大黃于市者勁柝疾角深觔固撫力中六鈞質素而弗緣三月而莫之售婦取敝珥而飾之穹隆重彤象幹珠韞稱價千金觀者忘瞬于是通侯諸豪互市疾得持弓反走道逢飛鴻繳矢而射之矢墮車下弓分為兩惶惑慙慙候首盡氣終日而不敢言也嘻噓病哉今之用武者其若此矣古之論將也惟其才不惟其類是故舉于國族于大夫士于卒伍甚者于管庫奴虜曰求任其事焉今也惟其世不惟其能所推轂而遣分閫而治者非帶礪綺紵之子不與也垂金貂披紫符若兒戲然寄空名于三軍之上耳至其蓄縮逗撓邪掄外玩身不以為恥而任者不以為非

曰制也習有故焉廼今轉漕之法也令甲曰服勤而事者三歲而陟不問其等是不習有制乎然所以僉揚而延簡者非指揮又不與也廼千百夫之長也卒力殫知制而會期終歲逾紀老死不收上有世及之私下多抱關之怨嗟乎以勸難矣千戶鞏君巨川武而才者也督漕于今七年會有制武官得入粟市級署事于是鞏君入粟為指揮得署事積金衣朱入謁屠子屠子曰善勉哉君之才大黃之材也鞏君七年而不售今也幹飾而賴文行且爭市而服矣其母敗于飛鴻為市者所醜以呈六鈞之功則僉揚而廷簡也其弗自茲始乎予觀矣

中麓說

屠應峻

奎明文範卷十一

十八

往予觀于岱宗循徂徠而東岡嶽鬱嶸嶸嶸峯峯而前者蓋日弗及覩也又東沿章丘登胡山峭嶺迴複峯嶺參差中峯宮隆標野異狀遙瞰滄海徧濛在下極扶桑迎朝曦潮波汨起光怪詭絕不可殫盡其陵麓窅隆壤墳彌望稱齊魯之膏腴焉蓋元淑之委奇而仙靈之都也故其地亦多鉅人長者有山嶽之致焉司封李子伯華嘗居其中自稱中麓子時與予道胡山之勝欣然槩于予心若再游其顛歷歷睹記之也予嘗謂學士先生之于世也雖靜躁殊軌取舍異途然大約可知矣道嚴穴者紬朝市甘富貴者羞沉淪孔子曰道不同不相為謀信哉嘗比而論之不賓之士絕塵高蹈蟬蛻于塵埃彼其視世若垢也故踰

然而自清雖失其中行然志意足高矣至于貴顯廟廟馬山林之思則將浮沉澳澗局促寒區營營與利馳逐也顧身沒而名不揚諺曰注瓦者工注金者家何者得失愈厚則內視益眩也今之縉紳樂仕者亦往往雅志山林至命以自謂然矯易去就則相遠遠矣豈所謂道不同者非耶古之哲人行泥而乘雲身處煩囂之中神馳昭曠之域豹隱龍翔鳳覽蜩蟻屈得時則行知難則退翩翩居貞其于富貴幾穴無有也故能揆道豫慮抗志繫身垂休而譽無毀矣豈若塞掃檣忽入而不出如世之為沾沾者哉中麓干鍾毓靈會潛居玄思所以周矚眈觀制用于世者深矣故其仕也矯乎嶽岑淵澄山峙為時名大夫乃其踐治官

奎明文範卷十二

十九

進退群吏必將屏黜榮偽臣鎮流俗變寥廓之高蹈振阿澤之幽人使縉紳平居自厲有趾身不辱之節則中麓子干胡山之致得之蓋益深矣若夫沉冥物外盤桓崇墟習勝而不能釋則東人士之所共于中麓子何有哉

史說

黃省曾

武宗皇帝晏駕之明年大興史事內則開十館以作述外則盡郡縣以修纂嘗聞之師少傳太原公曰班固死天下不復有史矣此誠不滿於今之史也古之史也掌載有專官言動有筆記故所撰皆實錄今之史也於一世之終而追筆乎數十年之事在位者或去而老老者亦復物故焉得盡精神面貌而詳書之也所以成者惟前後奏疏與墓

銘二端奏疏之言亦多淆亂真寶嘗觀宋之人如伊川考亭咸大儒也一則目以為奸人一則比以為正卯惟其所恨而致訟焉若此等疏亦可遂信而書之乎至於今之言官紕繆尤甚則奏疏不可盡據矣古之墓銘惟述生死歲月以為陵谷之防至於後來為子孫者於其先之沒莫不盛揚其善指空捏怪無有窮極試觀於今之世家孰無銘銘孰無善則是凡有銘者皆可書而傳也何堯舜之代尚有凶人而今皆比屋可封之君子乎是大有不然者也以罪而黜者誌得掩其罪以墨而去者誌得蓋其墨愚嘗曰墓志立天下無惡人矣十丈九誣何足為信然則為史之道奈何曰亦惟以天下之公是公非者為之而已矣有是

皇明文苑卷十二

二十

說琴贈華亭莫子

侯一元

華亭莫子好琴而雅善東嘉王子樂成侯子數為二子鼓二子善之戊戌之秋進士論家宰莫子得南工降階也莫子請之也莫子適侯子而問贈焉侯子諾之三授筆而章弗成於是侯子嘆曰是其難為言也夫往見莫子從語琴

馬侯子曰僕弗知琴而嘗聞之夫琴者以材寄聲以竅藏之以越發之以絃收之以徽標之以軫旋之殊用而求聲殊聲而求比弗比則弗文弗文弗樂天下未嘗聞有一絃之琴者也今或以弗比為琴雖牙曠不能以適耳矣莫子曰弗比則安能為琴雖然均比也而有牙曠焉豈以不比為異哉乃以比異之也天下萬物盡比也隆隆比汙汙比同而以順比異而以齊比鄭衛比乎靡曼秦雍比乎廣賁陶唐之墟比乎中正故夫善為琴者達耳就之里耳去之去之以為弗比也而弗識其大有比也物莫不若是侯子曰今夫鄭衛之靡曼也秦雍之廣賁也陶唐之中正也以地異者也牙曠楊琴以人異者也然地異其琴人殊其精

皇明文苑卷十二

二十一

故地弗能有其人人則能易其地天下誠有牙曠之調居鄭衛擬其弱處秦雍柔其強夫何擇於陶唐氏之居乎中正既在矣莫子曰夫地廣矣音繁會矣牙曠者不一二焉比之為弗比樂之為弗樂聞魏魏為寥寥聽洋洋為喑喑不得置必且數窮焉若是而弗嫁諸所便且美之乎且牙曠則可也不至乎牙曠者居之則或崩或蹶或妖或孽將為地易而又何易地之有乎侯子曰吾聞之樂也者樂也樂者必將多其奏繁其節盛其飾揮而綽之遷而徙之翕之張之綺之麗之芳之馥之則其入乎耳也亦必融液而暢悅焉而善琴者則獨不然乃為沈寥之音沉鬱之節樸魯之飾獨唱獨和自震自詘此其為娛耳也孰若彼哉是

以魏侯為之卧北門為之感樂而弗樂奚樂之為莫子曰
賴也者聽於人而悅以已者也天賴以億地賴以萬人賴
以千未有弗豫而鳴者也雖然有異焉夫聽靡靡之樂者
靡不始之以樂終之以杙鼓顛顛之音者靡不先之以息
後之以得或終身而不厭或一夕而去之子將何依侯子
曰不然即樂遠楮人之情也賤少貴衆樂之經也子嘗聽
於廣都巨塗弘闔之間乎林林而趨穰穰而叢一夫之指
萬人之耳是能以衆樂者也倡而弗和一而弗二悲振乎
槁木而聽者弗為感歡劇乎冥魚而聞者弗為憚猶且操
而不含樂而不厭雖有以自適獨如斯人何莫子曰不然
造適者已引適者人成適者天得乎已不必得乎人得乎

金明文統卷十二

二十二

人不必得乎天且夫心好之則手安之體康之神怡之若
是雖去人辟離天地而不失其適也夫我為之俗去之我
汗之俗就之是猶秦人適秦越人適越各趨其所便而不
相為行今將舍我而從物違心而順流則彼適而我竭矣
譬之行者必失其家侯子曰不然僕聞伯牙善指子期善
耳伯牙為善矣雖然無子期之耳則魏洋之音湮鬱而泰
山江河之志不彰彼固待彼是以子期死而伯牙破琴絕
絃而輟彈誠尊其知也必若言自適而已矣則伯牙亦將
適子期之適而弗自適其適是伯牙猶有累也莫子曰不
然夫物有精音有君精者技之窮也君者神之盛也故精
有極而君無化牙以是鼓期以是聽期之樂乎牙也綠精

而得君牙之息乎期也稍精而尊君雖然夫牙亦有失之
心焉彼將以卒歲要也故期死而破琴絕絃而不彈雖然
夫何病焉期雖往也其聽則存牙雖破琴絕絃而不彈也
其彈則存蓋君子有破琴絕絃而無改絃更張一以酬知
一以定操有累而無累有待而無待是聲之盛也天下不
復有期之耳也有之則牙固將絃而趨之且夫期亦多矣
淺耳如牙之音者使得佐南薰之聲而合有姦氏之樂其
相為知也豈特期哉故翟髡思美人而鼓鐘懷君子俟同
聲而從之於是侯子不復有言既合數日而莫子行王子
侯子郊送之侯子贈之篇視之則語琴語

鼎說

許應亨

金明文統卷十二

二十三

齊之野人夜相驚以火鑿之於杜東垣之下得鐘焉似鼎
而小總八十一乳上著山岳魑魅饕餮之狀野人相與試
察其色則渾樸而不悅於衆目試擊其聲則洪遠而不入
于里耳因撞而碎之鬻諸鐵冶之肆客有語叔夏而恨之
者叔夏曰子以是物為有知乎客曰昔者夏后氏既平水
土貢金九牧鑄為九鼎以察神姦是豈是物乎吾聞劍有
干將實能變化飛徙今是鼎能夜燭以先奚其無知叔夏
曰甚矣子之好古也苟是鼎有知則曷不求售於子而卒
炫耀路斃于野人之手古之山罍犧象玉磬大璫是皆精
微貴重太古博雅之寶也今皆安在推而言之伊耆氏之
叢齋有虞氏之剛叅夏后氏之琖殷之竿周之爵秦璽趙

壁隋珠漢鼎茲其或毀於無知或遷為異物或混于水土
或化為泥沙子能一一而保其無恙乎重華禪夏兩瓊無
聞鳴條既伐四璉亦戢商受殄滅六珈繼毀幽厲播遷不
舊不守惟其陵谷變遷盛衰迭運大者天地且不能以長
久而況于是公甚之物哉必若予之言則是寶王太弓不
出魯府璆琳琅玕終貢一姓殷之祭器不抱以適周而齊
之大呂不藏於燕室也物咸久視而不變則是錫銅山壘
金谷者不必餓園扉稿東市印纍纍綬若若裂土而侯者
不必羅雀門乘牛車阿房之官魯靈之殿章華姑蘇之臺
不必飛灰燼成草萊遊麋鹿而號狐狸也非其伸者不得
不屈往者不能不返乎且是鼎也出之于土而入之于冶

皇明文範卷十二

古

也其利農事而為鋤為鑄乎將捍患難而為戟為鐵乎抑
為鑊以承烹飪乎將為鑑以別妍醜乎如其無知則方其
為鼎也不知其為鼎也及其為鋤為鑄為戟為鐵為鑊為
鑑亦不知其為鋤鑄戟鐵鑊鑑也如其有知彼方見世禮
崩樂廢古器無用乃發其神光自貶以求有益于世返古
而變今出無用以求有用子又何必嘖嘖然惜之哉方且
有人于此淳厚朴野息機絕智其處世齟齬而莫能入其
於人踈涼而無所親貌類無知言若無用其不悅于眾且
不入于里耳有甚于是鼎久為天下所擯棄子不此之惜
而乃不釋于彼何無所厚薄重輕于其間哉客於是目瞠
而不瞬舌舉而不下自咎失言唯唯而退

引

沙羨稿引

楊士奇

沙羨楚壤地春秋之夏內漢之鄂縣吳之武昌在馬晉以
後因革不一而皆為江漢重鎮國朝置布政司臨之以總
十七府州之治余弱冠而游也蓋嘗踰大別泝岳陽觀洞
庭浮湘水望衡山而還憩此最久其賢人君子多與之交
文事之討論篇什之倡和蓋未可一二數也今足跡不至
者十五年舊交零落過半間發篋得往年所為詩文百餘
篇雖詞旨淺陋無可采而懷故人之不見想山川之在目
情之所存不忍棄焉因梓為一卷題曰沙羨稿

桃源書屋引

顧璘

皇明文範卷十二

二十五

桃源秦人避世地也方暴兵橫闔亦莫至其廢靜可知矣
台郡治負太固山而司法之第九遠衙閣深窈不聞市聲
林巖霏靄旦暮在戶故昔人號曰小桃源余生侍尊翁司
法君來讀書其中因以名屋樂境之靜也生方英年寓志
如此可謂知所好矣武侯曰非寧靜無以致遠言心非言
境也生知境之靜則心之靜不遠矣嗚呼境靜者兵莫戕
心靜者欲莫亂然嗜欲之害甚於兵也生毋易哉

章園戲會詩引

李夢陽

章園之會賓一人升之主三人元瑞庭實其一子也園主
一人千戶倫是也亭設四几上三下一升之居中子以齒
居左皆專几元瑞庭實則共几而坐元瑞居庭實在下坐

而北向者園主也時升之報政將歸贈留之言皆不可少
予誦杜甫千章夏木清之句為五闌令侑子拈送馬予即
得千字右旋而成句人大賞異蓋數之適然如此升之
既得闢義難輒避乃以次書之云幾予會升之河西關有
傾蓋之雅是時升之書學歐陽詢詩吾不知其誰學知其
為唐也今其書若詩吾不知其誰學知其為六朝也說者
謂文氣與世運相盛衰六朝偏安故其文藻以弱又謂六
書之法至晉遂亡而李杜二子往往推重鮑謝用其全句
甚多梁武帝謂逸少書如龍躍虎卧歷代寶之永以為訓
此又何說也今百年化成人士咸於六朝之文是習是尚
其在南都為九臧子所知者顧華王升之元瑞皆是也南

宣明文範卷十二

二十六

都本六朝地習而尚之固宜庭實錄人也亦不免何也大
抵六朝之調悽婉故其弊靡其字俊逸故其弊媚詩云樂
彼之園爰有樹檀其下維穉穉而取之存諸人者也夫泝
流而上不能不犯險者勢使然也茲欲游藝於騷雅籀韻
之間其不能越是以往明矣子好文而未能竊以所賞自
規者為升之告試質諸華王以為何如

王省元東歸詩引

劉節

蜀之山水險峻聞天下然足以發人奇思造其所未至司
馬子長略叩竿還文益充健杜子美居夔門詩律愈精絕
得諸蜀豈少邪東崖子王氏鍾全楚靈秀早負逸才奇氣
讀古人書不下萬卷嘗登衡岳歷九疑雲夢浮湘漢縱觀

千迴庭樑宇摩盪真埃其際今年志遊蜀所巴東而西盤
折紆綠水浮陸走西極成都危棧絕壁礫崖瀑流周覽窮
二子足跡作為藝文筆鋒詞源與民我爭高三峽之洪濤
怒波爭壯客有多其遊者請止之曰未也子將扁舟而東
窺廬阜探雲谷北涉洙泗躡泰山之顛左視滄溟右顧河
洛盡天下大觀然後搜奇挾勝包羅組列萃皇王帝伯之
迹成萬言書仗一劍獻于明天子如置我于先族孝先地
我當明目張膽罄所懷陳說于明堂清廟之上客曰丈夫
哉東崖名相之堯卿其字繼遇考為湖藩省元松滋人

古虞文錄引

胡繼宗

同部楊夢羽氏寄所錄虞文視予曰儀虞人也虞有文可

宣明文範卷十二

三十七

讀也虞有詩可咏也然散漫無錄儀虞人也非予錄之而
誰錄也公昔守吳故知虞矣願有以引也夫虞有言子游
於孔門獨得其精華虞以是多文今觀祠部所錄之多古
朴詩多古雅其皆開子游之風而興起者邪夫鴻統建日
休維禘皆名人也仲淹元晦了翁幼清皆道德士也而太
紀于虞詩咏於虞佚佚焉瑋瑋焉播之人人傳之世世虞
之文不於此足徵邪然具分虞自仲雍始仲雍之德伯仲
泰伯虞之獻可錄而足徵者又不特此也祠部意也請以
告之吾友虞山陳原習氏

拘廬集引

谷繼宗

谷繼宗曰拘廬集陳石亭先生之詩也取莊生井蛙之見

以自喻云梓行東昌義興任子重刻馬任子之妻與先生之子之妻兄弟也屬予簡其端於平先生之詩太史氏許公評品詳矣夫登雷門者棄布鼓歌陽春者多巴人予何說之能為會先生稍遷行太僕而徐子馳書來訪予且詢御史大夫顧公橋領亭石刻徐子善詩者也因與論白下詩派獨二公取材漢魏效體陶謝擬格王岑沈宋之間海內莫不知而一時江左無能出其右者然又工于書昭法晉帖世稱為二妙云邇者並遊故都怡情山水其牛首雨花諸詠益臻精細徐子輒汎誦之扣其作者予不幸而屢中焉無他臭味同也徐子金陵佳士名京其言蓋有所受云任子名卿太學生也

奎明文範卷十三

二十九

刻文章軌範引

許完

三代無文人六經無文法何則由不法者而後法之名立也士皆周孔則忠孝之訓可無工皆工倂則規矩之教不顯是故人亡而法立法立而文敝矣嗟乎文者何為者耶經天緯地宣志達情鉅細殊裁何莫由斯文之義大矣邇今日趨於敝焉不承之法後將奚守有宋謝疊山先生襟懷唐宋人之文與已意會者凡六十七首附以諸葛武侯陶徵士文各一首總計六十九首釐為七卷乃復篇為標註句為評點題之曰文章軌範蓋將閱文之敝而欲振起之與或曰是足以盡文之法否曰六經文字之祖外六經而言文枝葉爾雖然有志於古者未有不由此而進也是

編之成其亦自邇自卑之意云

刻南嶽小錄引

蔡汝楠

汝楠為即時雅願乞山水郡治之第乞則不能也竟聽除歸德自歸德持服免歸三年謁除斯可以請遂領衡州守南嶽比至衡吏事填委三月弗暇登嶽忽憶蘇子有云天界我以形使我以心馳也適泰適越其誰我禦心且不能馭形而況馭人乎遂命輕車上祝融峯遍南嶽觀焉頗謂能馭形而快心獨按山經并記舊聞搜覽遺志大氏磨滅則又嘆曰古今變態陵谷不常煙雲洞霄之府或曾為荆棘瓦礫之場何固求之為越南室賦詩凡八章而還然性好古意終不釋也滿秩後謁分守鑑泉卜先生以小錄授

奎明文範卷十三

二十九

汝楠汝楠閱過纂者邇唐人道流彼徒志夫黃冠紫錄之字錫予褒勅之榮至於治水所經高賢所憩其他關乎方輿者弗記也獨其事蹟各物嶽峯泉澗悉與今本不同合且傳之以屬好事抑尚有藏之山中者哉携此而出同僚諸君忻然校而梓之嗚呼登高覽賦之大夫名山栖跡之君子舉無所徵焉典籍失而求之野此編之傳也固宜

皇明文範卷之十三

騷辭

九嘆九首

劉基

秋風起兮夕露溥浮雲沉陰兮白日晝寒木葉落兮水泉
乾孤鴈鳴兮懷以酸攬余轡兮張盤桓野蕭條兮行路難
豺狼躡兮狐兔頑蘭蕙死兮荆棘蕃我欲奮飛兮無羽翰
援雅琴兮發哀彈絃斷絕兮涕洟瀾

我髮種種兮颯如其稀我心倏倏兮忽若有遺過吾不能
改兮德吾不能知往者不可悔兮來者不可期進無益于
世兮退將安歸嗚呼已矣兮吾寧不悲

天有田兮不可以耕山有龜兮不可以知咎徵刈蒿以為

皇明文範卷十三

梁兮削菌以居掘匠石却走兮工垂拊膺登高望遠兮觀
四瀛水東流兮日西傾般紛紛兮各有營我獨展轉兮從
夜達明

風飄飄兮揚塵野寂寞兮無人舟何為兮山阿車何為兮

水濱北望楚兮東望秦倒江河兮亂星辰天門窈窕兮重

九閨願有言兮遠莫陳虎豹颺颺兮為喜為賔橫流涕兮

瞻蒼旻心馮噫兮不能伸藥有角兮龍有鱗空山寂寥兮

吾誰與鄰

江無舟兮河無梁限有荆棘兮而無稻梁鷹化鳩兮雀變

隼狸為狸兮龍為蜺睴長顧兮情紆軫九疑高兮禹穴幽

梧桐枯兮鳳不留山木慘兮叫鵲鵲鳴鵲飛兮無所投雲

水沓兮雨悠悠飄懷情兮知此愁

虎厭肉兮騶虞苦饑獮升堂兮麒麟受羈黃鵠鴈兮章
甫承基箭韶屏棄兮絃筦堯離指玉以為石兮削方以為
規天不可問兮神不可咨緊彼之是兮而此之非有櫟在
林兮有櫟在櫟蒼龜孔昭兮忽遠余思

今夕何夕兮天宇清步逍遙兮仰觀列星河漢皎兮北斗
橫悲風發兮候蟲鳴林鳥起兮沙鷗驚長夜寥寥兮何人
哭聲愴愴兮恨兮不忍聽回身入房兮淚沾纓蛟虬偃蹇兮
豺虎倖孤無弦兮車說其衡知不可慮兮誰女令蹇淹留
兮難為情

皇明文範卷十三

二

兮不弋胡鵠翦雞杞梓兮索灌莽以取木捕獮乳鼠兮食
以為仁吠狗宵警兮行者怒瞋彈鸞轡兮莫知其咎斷
冰以承宮兮曷云能久長太息兮有所思林木動兮巢鳥
悲山有蘂兮園有葵心懷君兮君不知

秋天沈沈兮百草黃蟋蟀悲吟兮朝榮有芳從履起兮獨
彷徨心悠悠兮懷故鄉原有粟兮限有禾桂花紅兮蘭紫

芽涼風動兮松柏聲流潦落兮水泉清蔬可茹兮秫可酒

集鄉里兮會親友坐白石兮蔭蒼筠翫明月兮思古人魚

歸淵兮狐首丘終余生兮安所求

九誦

王偉

余癸卯之歲荐嬰禍患哀感并劇情有所不任撫事觸

物輒形於聲蓋彷彿乎離騷之作而其情猶若伯琴我
之義焉爾先是庚寅之春去國而歸戊戌之冬避兵以
走中間悲苦之詞往往而在合而次第之得九篇取九
章惜誦之語題之曰九誦

撫平年之方壯兮翩翩吾好夫遠遊匪營外以矜名兮固離
齷之為羞泛洲河以西渡兮愁錢塘之故都即泰伯之遺
迹兮復宿留乎中吳凌大江以北上兮亦徘徊乎吳楚望
岱宗之巍巍兮道吾經乎鄒魯至燕雲且馬息止兮曰帝
京吾所企觀河山之宏壯兮望城闕之瑋麗君門邃乎穆
穆兮嚴虎豹以中關哀有懷將二訴兮爰瀝膽以披肝恐
吾君之怠荒兮用組紱以為玩盈成或廢乎持守兮將噬

皇明文範卷十三

王

臍而徒嘆何九重之阻隔兮乃建遺乎上聞謂登天猶有
階兮曾此語之不可信抱予懷之邑鬱兮潛涕淚之浪浪
中情誠乎愛君兮豈予心之可徵瞻魏闕以徘徊兮心欲
去仍夷猶大馬猶戀主兮蓋少忍而遲留下所獻豈非璚
兮乃三獻而三則嗟建忠而離尤兮固曷嘗乎往哲留三
年亦既久兮君終不察予中情書有字且磨滅兮每痛哭
以拊膺進既不獲乎吾君兮惟退修吾初服不吾知其亦
已兮敢怨懟而隕穫出國門以南邁兮赤子忍離乎慈親
涕淚隨而莫遏兮長矯首乎蒼昊念吾君本聖明兮初不
遺於小物惟先容弗吾道兮固吾之所為詘亦初服之既
返前舉義命之是安時立憲以長往兮時磨歎乎考槃庶

馳名而晦節兮期歲晏以無歡惟初心之耿耿兮恍夢寐
以驚惕處昧晦不忘君兮在古人以皆然詎默善以自足
兮固求志之為賢

右遠遊

仰皇天之序壽兮與貴下以至仁紛含靈雖萬彙兮誕賦
予之實均惟夫人之有生兮獨衣冠乎厥身固天衷之能
全兮秉至善以粹純胡有之乃弗保兮衆遠天以自棄視
神靈為淫褻兮室虛明為蕪穢肆惡念之一興兮若飈馳
而熒熒錯枉直以逆施兮甘蓮苗而遭盤撫吾躬以自愛
兮寧衆人之敢同飭禮均以自衛兮修義矩以為容蕞寡
過而鮮尤兮惟聖賢之是從吾豈及衆以自異兮庶將蹈

皇明文範卷十三

四

夫大中嗟日月不吾與兮年冉冉以如矢雖此志之不昧
兮寧群行之無軼慮檢身以靡違兮跋前疐而莫及惟夙
夜以戰兢兮動魄愴而寤休善非由外鑠我兮惡非本內
錮孰為善而不成兮孰為惡而不倍顧氏子之求仁兮盜
竊恣睢而強暴較得失於千載兮果孰好而孰惡顧予志
之耿介兮予子焉不與人同心曾敢靳平人知予予惟天
之是謀冀皇天之純命兮俾予善之獲信保貞吉而無咎
兮弗顛躓以沉淪苟予志之變常兮予行之或悖率此履
平素守予食婪肆以為害致愆積以自稔兮固獲罪而何
悔抑豈予所弗敢兮亦神明之弗貸指皇天以為正兮望
白日之晶光洞昭昭其在上方倘鑒予之衷誠庶天善之

必為兮式克全於今名紛外物胡足卹兮庶無忝乎所生

右皇天

夫何世運之推移兮時理亂之靡常承平曾不百年兮遽已失於小康若干戈其並起兮禹四海之沸騰哀民生之多艱兮寧性命之可憑氛祲障以四塞兮妖孽猖獗而鼎鑊天具罔家何憑陵兮臙脂伯強紛然而為戾太白千載以畫燈兮熒惑又半以怒芒槍撓旬始狀醜而情怪兮况有旌頭與天狼乾象錯以雷變兮垂氣逆而成沴豈夫時之偶然兮抑所致之有自何殺人以為嬉兮又食人以為甘既剗腦以剔髓兮復剗腸而剗肝白骨積而為山兮流血紅而成河家十室而九空兮曾殘民之幾何人烟蕭條

皇明文範卷十三

五

亘千里兮日夕起乎悲風良田鞠為蒿萊兮穴穴兔而橫縱何群黎之荼毒兮一乃至於斯也非天其孰使然兮眾夢夢其莫知也尚天心之悔禍兮愍斯人之遺類矧天道亦既周兮今喪亂且一紀惟亂極則復治兮殆夫數之必然仰蒼蒼為長慟兮哽咽以何言亂曰登彼大墳以望遠兮哀世之否喪亂展轉兮鳳麟長逝巢覆產兮長鐵大刀像人如刻兮人類幾何悉殲以殄兮城邑丘墟烟火解兮哀今之人其孰能免兮瞻仰昊天涕泗泣兮曷保其軀尚力為善兮

右世運

哀吾不及古之人兮胡乃遭茲亂離亦宇宙之云廣兮身

皇皇其何之念離羣而索居兮心竊嗜此幽獨空山聞乎

無人兮所友狎乎麋鹿既築土以環堵兮復誅茆而葺廬詠先王之遺風兮有左琴而右書庶將樂而忘世兮雖三聘不為起何此志不終遂兮遠斯世之屯否干戈敵乎中野兮紛殺人如刈麻禰虎狼以哮呀兮肆攫爪而搖牙嗟竄避之無所兮曾皇卹乎厥居恒聲潛而形匿兮駭神喪而魄飛奉二親之垂白兮復提攜吾妻兮及中夜以遯奔兮悼行邁之靡靡欲巢林以恃險兮既蛇虺之螫毒欲航淵而憑深兮又蛟鱷之逞酷康莊返為畏途兮鄉邑變為異域臨岐路以慟哭兮阻千里於咫尺夜九起以撫榻兮晝三卜而命龜懼性命之弗保兮心戰慄而危疑念吾身

皇明文範卷十三

六

之七尺兮中天地以為人承先祖之麻屨兮蒙造物之陶甄庶有立於功言兮稍自見於身後雖千載不敢期兮吾寧儻草木以同朽苟溘先乎犬馬兮或橫罹乎鋒鏑孽草間之枯榮兮雖有生曾何益負此懼尤憂鬱兮況吾不知謀所從時仲冬方凜冽兮號曠野之朔風冰皚皚而層生兮雪皓皓以遐積御敝緼以為衣兮雖重襲猶絺綌夜迢迢而未旦兮矯吾望乎北斗杓懸若可攬兮將余哀之欲叩蹕漫漫之不可量兮莽芒芒之不可知愁結結愈難解兮情惓惓而不能支步徘徊而蜨局兮行傍徨以蹉跎亦生死之不可必兮嗟天命之謂何

右哀古人

皇綱忽其遂馳兮今歷載猶莫振昔烟火以萬里兮今瓜
剖而豆分何吾生之不淑兮乃亨屯而離寒其性命之苟
全兮庶沉晦以獲免將詭姓以遁身兮懼非義之所安不
直道以自見兮又曷濟乎艱難惟視年之益邁兮急朝夕
之甘旨嗟詹石之無儲兮將曷具乎修瀕古固有不擇祿
兮非徒仕以為急粵為貧與為養兮固聖訓之可執竊升
斗之區區兮繆見推于常今雖簿書之云猥兮吾猶懼夫
力之不任居腴願以忍恥兮揆初心徒自悔况左牽而右
制兮覺氣沮而神憤足象羈而莫騁兮翻被鍛而莫翔驅
泛駕使服犁兮揮璫繫以代觴十猷不適乎所用兮衆咸
以為不然槌忠直以為謫兮指迂疏以為姦人心不同如

不皇明文範卷十三

七

其面兮本夷險之叵測謂人亦與吾心同兮非予之所為
惑宜妬疾之交搆兮肆謗譏之並興致妻裴成貝錦兮紛
巧言其如簣無兄而盜嫂兮娶孤女而搗婦翁世烏有是
事兮皆人口之興戎不疑之盜金兮劉寬之隱牛惟疑似
之不可明兮故垢辱所由招何騰謗之孔易兮局致辨之
獨難眾口可以鑠金兮吾至今乃知其信然驅吾車於九
衢兮突太行以碑硯鼓吾棧於平川兮翻醴醢以蕩濁留
有出於無妄兮毀有生於求全在賢哲所不免兮吾亦焉
敢以為寬惟反躬而自責兮有順兮而無嫫我命不其在
天兮固賴此以為恃

右皇綱

處維繫以累旬兮心鬱結以惶懼畫彷徨以候晦兮夜展
轉而達曙豈不知憂憂之無益兮奈何乎憂來而莫祛浩
傾淚而靡遏兮類山崩而海渚昔姬文囚姜里兮宣尼削
跡於陳域揭中天之日月兮浮雲孰為之掩匿鍾離南冠
卒反楚兮劇通據湯而客齊張蒼韓信且伏斧鑕兮終將
相之能躋賈生既斥復召宣室兮倪寬瀆死為大夫仲舒
更生為儒宗兮俱嘗下獄以當誅嗟梁獄之上書兮終航
隘以自活彼史遷雖官刑兮亦奇禍之終脫何先哲之踵
武兮負環瑋以豪雋非才智之絕出兮曷超卓以自奮顧
洪忍且恒怯兮嗟力綿而技庸徒慷慨以扼腕兮寧昔人
之敢同為掾而受辱辱兮亦為親之故也觀過乃知仁兮

不皇明文範卷十三

八

吾敢改乎此度也先民嘗有言兮孰無施而有報吾亦安
知其他兮惟撫躬而嗟悼廼歌曰目吾睹此戎葵兮受南
薰而孕榮敷綠葉之粲粲兮綴丹葩之盈盈葉障雨以衛
足兮葩向陽而心傾既智計能自保兮又表暴乎忠貞何
卉物之甚微兮乃獨懷此粹靈近圓扉以託恨兮豈非所
而苟生固造化之偏鍾兮亦雨露之均承悼吾德之不類
兮因觸物而傷情倡曰彼仁囊義服聖謨兮循規蹈矩道
是趨兮撫躬覈志本何尤兮致譏召謗抑豈無由兮蛇虺
毒人彼不自知兮唯不善避毒是用罹兮辭結紆軫此情
曷伸兮匪天則高蓋不聞兮亂曰已矣乎莫我知兮何我
生之不辰吾既不及乎古人兮夫何怨乎今之人

右戎葵

賴神祇之嘉惠兮俯洞微而燭幽固正直之是與兮用特
乎此庇庶蹠蹠虎尾亦險艱兮苟幸脫乎害留庶志復而氣
完兮獲少遂乎吾私何罪逆之既深兮或沉迷而弗悟不
自底於隕滅兮禍顧延乎所怙念頃歲之奔走兮阻膝下
之愉怡食甘旨之既缺兮居溫清之復遠撫嶮巖之迫景
兮心遑遑以驚懼何終養之靡逮兮乃遽罹茲大故承訃
音之遽來兮五內割而分崩痛極吾不知所為兮如醉夢
之弗能醒病不及以嘗藥兮歛不得以拊棺不孝之罪上
通天兮雖殛死復何言猶殘息之支綴兮忍未及於即死
恐徒死且無補兮非所望為人子世豈有無父之國兮予
皇明文範卷十三 九

右崦嵫

瞻望焉傷吾故鄉兮千里阻隔路茫茫兮若昔羸秦禮義
亡兮彛倫攸斁瀆綱常兮有賴氏子烏其名兮詩書靡習
一黎毗兮獨孝之能盡至行昭彰兮呼號踴躍執親之喪
兮乃卜宅兆以埋以葬兮躬負厥土用反壤兮一念之至
格宵蒼兮畢通者烏紛回翔兮銜土而助成高岡兮厥嘯

流血集哀聲兮悲風滿林日色黃兮維行之至名乃長兮
邑以是名曰烏傷兮千載之下我生是邦兮耳目所及亦
云詳兮胡行之悻不能彼同兮宣性之蔽學弗克兮恭惟
百行孝為宗兮曾是之弗致不愧爾躬兮譽言及此痛割
肺腸兮陟彼嵒矣日月以望兮白雲天末渺飛揚兮慕我
之思頃刻能忘兮維是哀哀遠莫將兮已不得自由中心
曷明兮靖言思之不如無生兮

右瞻烏傷

悵太息以攢涕兮邈吾觀乎大荒登高丘以躑躅兮復上
陟乎高岡欲登天而無梯兮欲涉海而無航穆眇眇以無
垠兮杳漫漫而莫窮圍八極於指顧兮等千古於斯須邇

皇明文範卷十三

十

長風之振蕩兮聯陰雲之冥迷情遙遙以遐邁兮神惘惘
而不自持憂與憂其相接兮夫孰知予之孔悲緬大化之
茫茫兮中一身之甚細苟修名之不立兮曷自配於天地
曰惟忠與孝兮固大節所攸繫或於斯弗自致兮比螻蟻
以何異日與月其居諸兮歲忽忽以云逝恐沒齒以無聞
兮故吾之所為懼念予志之耿耿兮夙有志於邦國雖業
術之已迂兮夫豈不知褻褻之為直進既被謗以罹尤亦
退惟反躬而自責不絀已以徇人兮寧枉辱而直尺死非
所固可恥兮尚在我之弗失何家禍之旋集兮乃重違茲
閔凶哀嚴訓之在耳兮遽莫睹乎儀容恨奉養之乖違兮
痛終天以何窮惟即死乃其所兮孰從訴此哀惻顧憂患

之相仍兮哉魄隕而志銷救淚以掩涕兮心曾不知夫所
操庶忍死圖有就兮不遂終乎寥寥然往昔之已矣兮諒
來者之可冀每一念輒然悲兮慮造物之不吾濟撫予躬
以自悼兮恒兢兢以驚焉或如貼於火竈兮或如墮於冰
淵不火而情自熱兮不冰而膽自寒嗟任重而道遠兮固
之死而始安言有盡而意長兮獨嗟吁而永嘆

右遺閔凶

思嫫人辭

宋應

吾鄉呂成公實接中原文獻之傳公歿始餘百年而其
學殆絕漁竊病之托物引類作思嫫人辭辭曰

惟嫫人之惜嫫兮賦嫫質於自然修蛾規而凝黛兮曼目

合明文歸卷十三

十一

轉以成聯安髮髮而如雲兮體輔巧以承權纖腰秀頸若
鮮卑兮容都曼而體便娟寶璫繁而右繞兮桂微媚以半
偏懸明月以綴佩兮錯本難而傳冠向瑤臺而微步兮意
愔靜以貞閒密妃之倫折芳馨以相遺兮復容與乎江干
兮翻其寒舉兮若游龍之在淵故人間不可以久留兮
遂凌厲乎高騫馮道紀以為御兮鍊天和而為食徑駁
於陽陰兮時上下乎星辰歎予生之何晚兮不一觀於芳
儀念姝姝之鮮雙兮迴迴颺而曾思歔愁悴而委情兮氣
滄沸以如炊道苟可以還之兮視萬里猶門墀登嶺嶽而
騁望兮正晨旭之蒼涼氛曠豁而閭朗兮莽山川之縱橫
樹輪盤糾而柴虎兮頽艸藿靡以相望豐狐思群而永嘯

予文鸛燕類以徐翔企精英之不徠兮空雲龍之將將
佐僚而望絕兮燿靈習其西藏降崇丘而臨曠野兮循故
轍以東歸向欄楯而徙倚兮境外嬰而愁內滋新蟾皎以
出天兮想纖美之曲眉繁星爛而成文兮懷繡帔之陸離
蒼顛霏落而無滓兮思玉體之弗緇拂蘭袖而起步兮復
經緯乎空庭若鴻鴈之離離兮厭羽蟲之薨薨撼戶櫟以
悲惻兮惕瞽容而弗自勝轉曲肱而入堂壇兮牀獨坐對
乎華鐙鐙影搖曳如鳥檀兮象中心之靡寧寒庭狺狺而
競吠兮耳恍聞於楚音疾倒屣以啓關兮颺闔葉於枯岑
縹緲綿綿而莫杼兮托幽奇於瑤琴琴聲咽而思深兮類孤
鴻之鳴陰更寂漠以將闌兮斗杓旋而向東舒枕衾而就

合明文歸卷十三

十二

榻兮則夢寐以潛通精氣注以弗釋兮矯有物而衡中息
纒纒以方微兮竟翕翕以上征造旬始而謁太儀兮群靈
續其若輩氣旋溶溶以隨歟兮鳳梧沛而嬰空馭象車而
乘虬節兮鞭列缺以斥豐隆豹靈熊幡聿皇以奮兮縹流
紆謫僭以相蒙左攝右衛動以綢繆兮條神倩瀾雲滂而
雷春回穴幡纒汨以歔歔兮吸噴瀟率謂以蒙鴻穆渺渺
以前邁兮翩紛紛而弗止莽冥冥以無垠兮勢遑遑而迄
靡超氛埃而淑郵兮竟按轡乎朱陵長麗舉蹕以向日兮
有赫戲之華文揚芒熒以上焱兮聚重離之丹門炫赤玉
之寶章兮列八龍之威神歟東趨於蒼極兮青瑤紛其並
迎群神衍衍以方轡兮奏靈和之鳳笙肆耐芬而味歆兮

暈玉色而帶穎揖素威以升皓宮兮時四極之浮浮塵收
顧余而破頰兮錫鏤瓊之華鈎謂貞白以自守兮合左契
於伊周折寒門而燭玄冥兮朔颼颼以吹裘有夫玄巾而
擐甲兮握靈宅以為驅重陰恒而未啓兮肅玄氣之幽幽
四方非不可居兮悵所思之莫余親馳兩轂如飛九兮又
滔滔而遐逝靈氛告余以吉故兮子何為兮獨悲苦彼中
天之有居兮隔人世之風雨吾將導子之一至兮庶弗愆
於恒素怙忽荒以從之兮駕剛飈以徑度曾光炎之炘炘
兮絛纒鬱快而不可正視瑯臺形楹屹以上起兮瀏濫弘
敞雲謁而波詭連卷櫺危杳以訖兮威魁幼眇轟以高
峙中洞房之沕穆兮乃燉人之攸居使曼姬為予通訊兮

金明文苑卷十三

十三

儼再拜乎堂垂忽朱扉之洞開兮移玉趾之委蛇珠明玉
潔不足以為喻兮先照耀乎東西吐芳辭以若蘭兮意勤
勤而告余曰皇降靈兮昭質弗沫母染爾穢兮昧厥施綢
約襦兮曳菲弗結蕙纓兮張椒幃兮桂漿兮嚙蓀縻索胡
繩兮畦揭車集衆芳以遠蒸兮羗郁郁而斐斐余俯首而
敬聽兮書璧紳以自規海色動而報曙兮修去幽而開寤
雖佳辭之盈耳兮邈若人其何處遂捫膺以沉思兮顚獨
處而繚戾也誠因言以會心兮將神交於千載也亘天地
而無初終兮惟我民之秉彜道弘敷于上下兮必有人而
繫之往者固不可作兮幸方冊之昭如日參驗於厥躬兮
若面命而耳提跋鼈之雙姍兮固難齊於木驥能寧寧而

弗念兮亦千里之可至余雖質驢而力單兮敢不沾沾而
奮屬帶鈎矩而佩衡兮徹部蒙而祛霸期有形以必踐兮
始俯仰而無愧縱不得燉人以與之游兮又何異同功而
並世

孤憤辭

宋濂

中州人士有無罪而被發斥者識與不識咸寃之濫因
本其志為著孤憤之辭使世之用法不慎者或知所懼
也辭曰

哀予生之匪淑兮耿鬱紆其誰語恐此心之難白兮假微
詞以自吐曩有志於學古兮指前修以作則非秋蘭美敢
紉兮非申椒吾馬食伏所履之正直兮謂無施而不可悲

皇明文苑卷十三

十四

世塗之嶮巇兮忽獨中茲危禍胡萑斐之小文兮竟成之
於貝錦剛指方以為圓兮揆人情為已甚伊翩翩之公子
兮余素得而友之握手以示肺腑兮若斷金而弗疑何中
心之多變兮一旋踵而弗予識既擠予於坑穽兮復彎弓
而下石汝面目之無怍兮曾何謀之弗深縱禍予其曷傷
兮吾懼戕汝之良心觀日月之光昭兮聞雷霆之隱填予
固不足畏兮汝寧不畏于天天道微而難索兮斯焉足公
貴汝彼黃鳥之嚶嚶兮猶求友而弗止將七尺之美軀兮
乃飛禽之不如予固約結而罔措兮又為汝而歎歎嗟受
命之蹇剥兮豈獨汝之為尤蛟龍聞於深淵兮寧無類於
鯢鱓汝雖不我陷兮予安往而逃囚唯飲泣而無所訴兮

傷予罪之不當蒼天之至明兮獨不鑑我之幽枉皎皎之
白璧兮貪言其為燕石也纖纖之素帛兮反謂其如玄紵
也欲力詆以深文兮其害患於無辭咎繇之不吾出兮眼
有淚而誰知誓剖心以自明兮念父母之所遺苟自經於
溝瀆兮慮君子之見嗤夜漫漫而不旦兮悲風颯其四來
秋蟲響於空墻兮以助予之悲哀六合之至廣兮實一身
而無所魂恍恍若有忘兮雖生存而如死昔公冶之所遭
兮夫何有於不仁在縲紲而非罪兮亦魯叟之所稱果自
反而弗疚兮緩過辱其如榮浮雲過而日潔兮春冰釋而
水清外累不足以為愆兮恩吾德之未明意欣欣以起絕
兮振冠纓而起行取瑤琴以彈之兮有和衍之新聲樂天
命以自度兮究年歲而不再更

金明文範卷十三

五

弔伍子胥辭

高啓

覽勾吳之故墟兮龍菰鬱其籠從館娃廢而為沼兮端伍
胥之遺宮奚千祀而勿毀兮繫若人之死忠昔窮通而渡
江兮奮孤跡於羈旅既入郢而雪恥兮又棲越而懷侮使
彼吳之強大兮非夫子而孰為何夫差之自喜兮遽忽戒
而荒娛陳昌言之惘歎兮寔不忍視國之圯危衆以子為
回信兮肆譏辭之詆欺夫豈不能全身遠遁以自庇兮顧
先王之舊德卒待隕而何言兮恨終不能寤君之孽惑載
鴟夷兮浮遊魂惴惴兮中流江神念子兮哀憤鼓洪濤於
高秋嗟君子之出輔兮孰不願為伊臯使言從志行兮致

雍熙之陶陶何齟齬而多患兮惟重華之不可以屢遭鄂
侯諄而就醢兮龍逢諫而見屠蓋自古而有之兮匪夫子
獨罹乎此辜身雖歿而義安兮又舍是將焉索彼循默而
苟容兮寧獲免乎此類相孚猶念夫故都兮或乘雲而來
歸顧荆棘之多露兮應攬涕而歔歔余亦何為而感慨兮
懼直道之墜也耶陳詞而表烈兮亦邦人之志也

釋恩辭

方孝孺

翰林待制華川王公子充奉使雲南十年而未復其冢
子綬作思親之堂以寓其望慕之意而少子紳復為賦
以自閔其志切其辭悲讀之可以流涕余悼二子之志
推其故以釋之始發乎情而終歸諸命以冀其定焉

金明文範卷十三

十六

悵獨徃兮何所天廣地遐兮道難且阻鯨鯢據川兮陸有
兕虎蠻之人兮不可處君不歸兮將安與我思君兮我心
勞苦楓櫟葉暗兮霧香冥毒氣漲天兮鰲枕又鳴蠻之人
兮烏獸嚙嚙被髮兮裸行血為飲兮齒頰頰君之處兮誰
為明冠裳兮佩玉乘文駟兮蔭華屋俊彥兮汝從倡汝和
兮往余復愉樂兮恬康尊盛兮朗融曷不歸兮蠻夷之中
彼豈汝悅兮此寧不子容我思君兮意安窮翁翁兮侯侯
汝閭兮汝里食有黍稻飲有醴有豚兮有幹繳有鷄兮有
有鯉有子為養兮羞服溫旨望不還兮悲莫止崇堂兮遠
室陳壘壘兮肆几便心兮佚體眉壽兮樂愷君胡為兮去此
我之思兮如水孰不安兮故鄉迷獨處兮鬱荒謂誰兮使

然 皇有詔兮孔明天穹兮在上命在人兮昭章貴我兮
賤我疇能違兮天常既知命兮何悲聖不遇兮矢言居夷
秉至美之在余故不可憚怡由余與季札兮夷之產兮膚
哲諒何所之無士兮道焉往而不合管蒯可以為服兮木
實可以為糧舍故鄉可無思兮 皇之恩不可忘恃聖明
之大德兮終擴闢此殊方操吾節以來臨兮縱遲暮兮何
傷

退菴辭

楊士奇一

芝櫟兮桂戶山阿兮水澨雲鱗鱗兮石磊磊交松蘿兮延
薜荔華芬芳兮襲予春之蘭兮秋之蕙荒何為兮獨往舒
蕭散兮洩洩念盛衰兮有時盡滿盈兮豫戒撫年歲兮將

金明文範卷十三

十七

宴日斯征兮月斯邁紛駸駸兮忘歸余何為兮靡止攬吾
繼兮旋軫返吾車兮舊里恬澹兮以休全之兮終始懷夫
子兮高風邈游心兮千歲

辭劍圖辭

胡儼

貫兮執矢望昭關兮東馳思公子兮弗設孰閑予兮渴
饑旦暮兮以趨江之流兮清且連漪彼遑遑兮求索渺浩
蕩兮何之曷曷兮遺孤心之悲兮莫予知風蕭蕭兮江日
黃靡蕪綠兮杜衡芳野闊寂兮無人悅四顧兮徬徨桂櫂
兮松舟儵汎汎兮中流檻余兮既濟欲報兮焉酬寶劍兮
陸離爰解贈兮莫我留執圭兮弗有顧百金兮何求江上
兮夫人義重兮山丘撫斯圖兮增慨寄遐思兮千秋

續毀壁辭

胡儼

雲憑憑兮結暝鏡臺空兮夜逾永毀壁兮頽珠殫素絲兮
絕柔領薄命兮不如無生朱絃斷兮流哀聲念殤子兮泉
之扃有女弱兮嗟娉婷山高兮上有石身不化兮長太
息星霜易兮時屢遷舊種絲花今就實命之薄兮心之悲
說固極兮我姑慈事朝夕兮或乖缺蒸藜弗熟心知之有
颺風兮回颺環佩委兮亂陸離圓靈兮仰覆矢死兮不渝
汨浮班兮質當殞璧之毀兮櫝之韞日輪迴兮不可以企
斯撫墻兔兮桂魄隱憶夫君兮駕瑤軫惜往日兮思途近
魂已逝兮情孤抱深恨兮匪良圖覓泉臺兮官以默天宇
淡兮懷哉拮据

金明文範卷十三

十八

冰雪軒辭

胡儼

石春坊諭德蕪翰林侍講金公幼孜以冰雪名其軒君
子有以知其素矣而或者弗察也故予為賦焉
余既好此奇服兮爰昭昭以自持厲潔清之端操兮將古
人以為期廓壁蔽之黥黯兮披汗穢而去之歲冉冉而易
道兮唯昭質其未沫際嘉時之展明兮乘青雲而上征凌
天路以翱翔兮軼埃壒而抗旌朝吾遊夫清都兮夕余憩
乎扶桑鑿瓊枝以為食兮吸沆瀣以為漿秉余心之貞慈
兮肆志恣其曷已雖所處之固然兮亦率余之素履匪善
吾弗好兮匪德吾弗庸保厥美以上下兮暨予心之所同
何時俗之多佞兮紛馳騁必自強汨汶汶而莫知止兮乃

謂予為匪滅曰悶悶與昏昏予孰萬物之我先斯伯陽之
為道兮夫子乃嘆其賢何明哲以多智兮亦營營於土田
後千祀而猶顯兮羌孰得而舍旃硤硤易缺兮皦皦易汙
塊獨守以為嬌兮何不改乎此度衆欣所以周容兮何吾
與之寡也中怍怍以自信兮豈若是而舍也荷前聖之選
遂兮渺茫茫其何之余將就而問之兮質予行之所宜精
專專而內凝兮神剡剡而外揚俄愴愴以流從兮忽起乎
余有行駟玉虬以前導兮彼白虎為後驅擅吾道夫不周
兮造顛頊之所居飄風蕩而吹衣兮玄雲翳其承宇冰炭
我以凝沍兮雪紛紛而交下炯皓曜以相射兮清氣迫而
龍余晃然令予開朗兮神蕭爽而情舒命玄冥以導予兮

卷十三
十九

謂余言之纏纏曰太素之淳懿兮斯為物之所始嗟人之
生兮稟其淑靈理粹而純兮氣厚而清湛且旦而弗亡兮
豈庶幾之可辟彼其謂予之不然兮夫豈守玄之子雲駭
湯之博大方乃銘器而諄諄去舊崇之垢汚兮圖以然而
日新孔聖之大成兮曰吾涅而不淄皜皜其不可尚兮赫
秋陽而暴之相矩矱之在茲兮信舍是其焉求俗幽昧以
眩惑兮吾於彼其何郵駕余輶以回轉兮倏臨眺夫舊居
謹余轡而正策兮意揚揚以自虞積雪以為蹠兮斷冰以
為宇余固處此而不遷兮庶有名於此世重曰結予心之
耿耿兮增予思之悠悠清白以為服兮憑往則而信脩道
曼曼其起遠兮予曷目而忘之

伯川詞

何景明

伯川者周泰伯之所遺也水部錢君家于川上世敦讓
節至水部益修文義克紹芳烈將俟宦成歸于伯川之
上命予作辭歌以樂志

錫山之下兮伯之河水鱗鱗兮石我我子之室兮水阿結
綠蘅兮葦荷白蘋兮青莎何以縵之兮素沙子朝出遊兮
暮來歌子不樂兮復如何若有人兮河之湄施蕙帶兮服
芰衣循洲陲兮下水裔目眇眇兮獨懷思若華兮蘭蕤折
之兮遺誰霜露兮夕下恐芳菲兮我萎歲暮兮無聊佳人
兮來歸川之上兮泰伯所居我迎伯兮河之隅羞惠有子
薦文魚伯之來兮駕柏輿與芬霏霏兮爛襲于我思伯兮世

卷十三
廿

摩諭

春山辭贈別何舍人仲默

陸深

登長坂望故都辭帝閣兮南驚渡河梁兮春波時一去兮
難再怨芳歲兮蹉跎赴山靈兮風約返初服兮萃羅林深
兮春暮草靡兮雲和猿避席兮空谷樹開障兮崇阿左蘭
兮右芷牽芙蓉兮盤蘿聊徜徉兮寤歎澹容與兮嘯歌望
佳人兮不可即眇千里兮傷如何

涉江辭

劉儲秀

玄枵轉兮歲殘黃雲起兮風寒念王事兮乳棘靡行邁兮
江干愧驚駘兮蹇步維七奔兮罔殫忽天地兮黯慘紛雨
雪兮彌漫劃硤礧兮雷電倏澎湃兮波瀾翻墨園兮張雲

鯨鯢突兮捷翰諒中孚兮利涉第坎坎兮誠難縱得歌兮
何及倘羸瓶兮空嘆幽縶鷁兮登岸五燃犀兮燭淵余抱
真兮守一胡中流兮逢艱顧上帝兮垂鑒即轉危兮獲安
命義和兮返馭叱馮夷兮殺湍駕蘭榜兮六鼂鼓桂櫂兮
雙鸞緊聯息兮千里直九萬兮可搏

齊八神祠詞

黃楨

按史遷紀齊地八神祠有一曰天齊淵祠天主二泰山
梁父祠地主三平陸監鄉祠兵主蚩尤四陰主祠三山
五陽主祠之眾六萊山祠月七成山祠日八瑯邪臺祠
四時世遠禮荒莫知起時不可得而詳也今俗猶多祠
天齊亦一驗余不佞齊人也暇中追探往跡竊附鄙私

不置明文苑卷十三

廿一

摘為八章慨嘆而浩歌之詞頗采述志存昭禱且以證
鄉人野祠之意云

帝降兮輟雲開八道兮天門雖離穆穆兮照臨永承總總
兮紛紜登權火兮望之風肅兮來思導蒼駕兮東路令青
皇兮先馳靈楊兮九天堯堯兮恭壇惟昭道兮玄象故尊
德兮下觀瑤宇兮玉絨丹楹兮紫庭梁五星兮丹水衣南
山兮翠嶠貽玉女兮來御使靈鷲兮覘之葆厲鬼兮前呵
然多門兮仰疑籍三卷兮并芳麗四酎兮清涼聊皇心兮
悅豫監我民兮下方右天齊一解

后之駕兮既東展玉臺兮北宮乘朱明兮未謝采芙蓉兮
苑中越席兮孔陽玉璫兮琮璜九歌兮萬舞后德兮壽昌

祝方香兮敷奏巫妺娜兮代言及百神兮翺尾獻野人兮
若孫右梁父地主二解

君轡兮北征紫六為兮駿豹衡翠旂兮玄旒雲霧兮懸旌
帝命兮既敷揚天棓兮載玉潢靈導兮招搖燒白虎兮鳴
咆風颼颼兮颼颼雲懷瑟兮歌寥秋草兮原野天馬兮來
下奄遶龍兮玉門過崦嵫兮大夏君無淹留兮桂於悠騷
臬兮在東指軒轅兮中路符元命兮會同右蚩尤三解
靈煌煌兮五葩吸元精兮結若華唯一信兮一詘故宰之
兮不過女宛兮在中神靈兮壽宮谷有絲兮無人室廢
兮悒悒登北阜兮望之雪增增兮雨霏上兮攀金銀不夜
之嶂關下兮踟少海歸虛之地維囂鼓兮朝鳴龍珠兮夜

不置明文苑卷十三

廿二

明庖雜陳兮海錯芳紫兮貝璆鵬運兮北渚鴻冥兮愁
戶發元龜兮灼之帝婦妹兮騰女右陰主四解

皇大明兮御六龍吹玉管兮奏黃鍾旂爛爛兮旭日哀昭
昭兮雲中春蘭兮蕙英鳩翩翩兮分野鳳皇兮旦鳴帝
南宮兮召予令朱鳥兮揚靈開端門兮執法觀太微兮四
星射衣鳥之在列兮感蟋蟀之未吟及群芳之挺茂兮歌
登豆之必馨時誠不可再兮悲大耋平日中望君門而太
息兮攬瑤草以涕零高舉兮迴翔乘黃道兮開明堂御元
氣兮建四遊臣馬蒼兮君馬黃猶不可長兮孫欣充夫庭
實沐陽德之貞一兮聊相伴而遊逸右陽主五解

日癸兮于西君行兮式微式微兮奈何一合兮一離堂焚

生兮玉階香菲非兮盈懷眺佳人兮日漸遠慕光儀兮承
清輝折桂枝兮若華衣卿雲兮帔霞迴窈窕兮仙轡躍銀
海兮靈臺聊次兮河之濱吹玉女兮抱天孫采芳諸兮載
龍具召姮娥兮舞雲門與女會兮天路結同心兮珮言念
三五兮宵征諧齊壽兮萬年右月萊山六解

浴芳泉兮命皇轅拂瓊枝兮朝東門鷄既鳴兮角既旦上
蘇門兮登日觀君無憺兮大荒來赤羽兮揚若光發陰催
兮鬼魅赫照臨兮下方遷之兮再中歷丹元兮曜陽靈心
怛怛兮思美人冥王母兮秋復春何一往兮一來羗參差
兮不平重曰懷美人其日老兮問嬰少之荒唐故炎涼若
其反覆兮又奚較其短長吾將酌北斗而東兮依此山而
徜徉右成山日主七解

不皇明文苑卷十三

廿三

靈通天兮東溟連雲陞兮九成鼓元氣兮以始齊萬寶矣
化生地之出兮龍宮乘青螭兮旋蜿蜒虹自南兮自北施雲
雨兮無窮綠芷兮婉孌朱樹兮琅玕望予兮南浦愁予兮
歲寒紛靈蛇兮遠遊駕赤龍兮僕辱收使素女兮青蹕稅
玄極兮帝州芬我俎兮縮我酒牲在左兮璧在右唯先我
民兮神無私賈貞宰之兮陟元后會五帝兮一堂合兩曜
兮齊光踰八風兮戾止辟四正兮贊襄誰隱兮弗照誰收
兮弗彰緬神道兮昭只固淑慝兮攸行羨桃李以春榮兮
怨芙蓉之秋江豈松檜之不可改兮羌蘭茝之幽香申子
何水壑兮伯夷此焉孤蹤孰逾河以蹈海兮孰野死而固

窮黜白霓之貫日兮履六月之飛霜霰雨水之有証兮風
東征忽其未遑尚隆古之遄征兮豈一人之懷女鑑瀛水
而自潔兮憑日月之察予右瑯邪四時祠八解

皇明文範卷之十四

樂府

在陳操

劉

彼山有楊兮彼隰有桐彼路斯何兮孔棘且阻玄雲蒼蒼兮不日以兩重華寂寥兮誰與晤語茫茫九州兮孰為予所龜蒙無人兮駕予歸處

古琴操

王棉

春秋時晉大夫有從事於外而不得養其母者作皇天操

皇天至仁冒下土兮林林總總各復其所兮我獨何為不得以養其母兮育我鞠我亦已太苦兮養之弗時我何為

皇明文範卷十四

一

者兮自我徂征離此膝下兮有食孰以食疾痛其孰摩撫兮我之念母心焉如縷母之念子亦豈寧處兮皇天之毒我其終我祐兮

右皇天操凡十韻

戰國時楚臣有忠其君而被寘逐者作江漢操

江漢滔滔曰汭于東只豈惟江漢百川朝宗只臣之事君所盡者忠只臣忠之盡見謂為狂只我君聖明如日正中只豈弗臣察其或未遑只抑臣實有罪蓋友諸躬只自今以往矢益竭忠只臣雖身遠臣心上通只臣心之通君終臣容只謂臣不信江漢其同只

右江漢操凡十一韻

思沂操

胡翰

曾氏有居越者瞻焉不忘曾之舊鄉余以聖賢之道不下帶而存也作思沂操以廣其志云

沂之水兮泱泱曷不歸兮以浣我裳我思兮孔長沂之水兮湜湜曷不歸兮以沐我德我思兮心惻沂可思兮亦可沂于鼓而舞兮喟吾之與兮

廣琴操十首并序

朱石

操者操也君子操守有常雖窮厄猶不失其操也其音節固古詩騷辭之體然詩以興騷以怨操以操作廣琴操廣云者題義因韓子之舊也

將歸操

皇明文範卷十四

二

孔子之趙聞殺鳴犢作

河之深兮誰將厲之河之淺兮誰將揭之河洋洋兮不我濟之竭澤以漁兮蛟龍辟之覆巢殒胎兮鳳凰去之夫人有知兮予實類之九州博大兮將予遠之

倚蘭操

孔子傷不逢時作

習習谷風以陰以雨巖穴幽阻誰其晤語倚蘭之芳煒燁其光不我佩服昊天孔明子如好脩維我之求子如不好於我何鄙

龜山操

孔子以季桓子受女樂諫不從望龜山而作

維龜有山造初鴻濛自龜之東淮夷來從膏澤既施草木
實多周公上天崇龜山何

越裳操

周公作

天之聰兮曠曠其音天之明兮宵宵其深天之仁矣實臨
下民文王在上兮於穆不已浩浩其天兮時暘時雨越裳
來臣兮萬物斯覩

拘幽操

文王美里作

美之陰兮累累美之室兮幽幽嗟室之人兮為死為囚匪
維伊愆兮實我之鄙日月有明兮容光弗留

皇明文範卷十四

三

岐山操

周公為太王作

自邠有家于夏之先克承弗怠爪蹏綿綿開我邠宇衍我
宗禋嗟伏之人敢承以好彼岨矣岐將遂于遷阮有我土
母戕我民

履霜操

尹伯奇無罪為後母譖而見逐自傷作

驅車驅車車行無遲兒在中野父寧不悲驅車驅車車行
無遲兒當有母孰使兒饑天生衆民罔不同仁風雨霜露
實活我人民生有知以順天倫

雉朝飛操

牧犢子七十無妻見雉雙飛感之而作

雉于飛山之隅孤雄啄群雌隨雉于飛音上下陰陽和鳴
登暢胡我人朝出新入無家徂歲年

別鶴操

商陵穆子娶妻五年無子父母欲其改娶其妻聞之中
夜悲嘯穆子感之而作

黃鵠雙飛朝隨暮歸山川悠邈不女乖離今當乖違且復
徘徊女啄女飲毋使女悲

殘形操

曾子夢見一狸不見其首

狸維獸不見其首我夢之形吉凶曷究式協于占載觀其

皇明文範卷十四

四

縣曰修爾躬自天之祐

擬大明鏡歌鼓吹曲十二首

王紳

臣幸生明時世職儒業而臣又叨竊祿位覩無以黼黻
皇猷伏觀 太祖皇帝手提三尺取胡元平僭亂以肇
造區夏其功誠不在湯武下爰取漢魏以來鏡歌鼓吹
詞倣其體為十二篇以紀豐功偉烈曰大明鏡歌鼓吹
曲以上雖其言無陋不足以鋪張萬一或者命將出師
之時用之軍旅行陣之間亦可以知祖宗締造之艱難
與佐命元勛之勞烈臣不勝惶恐之至
元季亂極四海兵興 太祖皇帝起淮泗平僭亂正大
統為神龍躍第一

神龍躍奮滄溟耀光彩揚威靈沛厥澤群生德所被枯
者榮著仁舉謫義聲壹戎衣天下平混華夷俱采庭歲僅
周武功成考厥績如日升萬斯年昭大明

右神龍躍二十句

蠻子海牙以舟師扼采石王師與戰克之為殪奔鯨第

二

鯨之奔勢甚張率醜類橫大江礪厥刃比厥航聯伍為什
點且狂皇旅奮義旗揚兵所指冰沃湯衝其要阨其吭有
弗若者嬰以鉞鯨既殪授我疆天兵赫赫從此光

右殪奔鯨二十句

元將據建業天兵擊之為開洪基第三

不皇明文範卷十四

五

江之表惟建康負天塹勢莫強彼昏不知肆謫張恃其險
干天常皇震怒整戎行義旗一指虜敵亡授我首啓我疆
大業已建洪祚昌

右開洪基十六句

陳友諒據豫章太祖親征之大戰鄱陽湖友諒死降
其衆為平江漢第四

江漢湯湯厥惟豫章醜虜熈之以恣寇攘屢涉我疆以跳
以跟天眷有明命我哲皇爰整其旅以扼其吭戈予洗洗
旂旄煌煌部伍行行解纜將將鏖戰大呼雷轟雷揚虜酋
既斃虜衆亦降凱歌以還形於樂章於赫武功上媿商湯

右平江漢二十二句

張士誠據全吳命師縛之為縛狡兔第五

趨還狡兔固其窟穴踰伏草萊肆厥慧黠跳跟三吳馳突
兩浙皇命征之授以節鉞桓桓虎臣鷹揚大衆兵不留行
刃不載血力屈智窮自貽机程銜壁而歸繫之縲紲民瘼
既平天討斯揭偉哉豐功允矣超絕

右縛狡兔二十句

元順帝能知天命舉族北歸燕京悉平為平胡邦第六
胡運既去如秋之索德政不修疆宇日削爰肇我邦于彼
朔漠義旗所指摧山震嶽君臣稽顙若崩厥角舉族遠遁
不待誅縛既屋其社寰宇清廓伊詒之力惟皇先覺

右平胡邦十六句

不皇明文範卷十四

六

方國珎自元末跋扈東海命將征之舉族來歸為海波
平第七

元政既不綱萬國兵搶攘梟雄利草昧突起溟海傍名號
僭相加貪狼狼如羊大舶連百艘雲濤相擊撞最爾鯨鯢
窟自擬蛟龍歲天兵渡東浙疾若列缺光投戈載妻子逃
匿海中央尋復係厥頸來詣轅門降震雷既輯聲朝嗽出
扶桑帖爾波不興浩劫塵不揚殘民沐文化宛若鄰魯邦

右海波平二十二句

陳友定據全閩出師執之為拓閩境第八
真主起淮泗沛澤加無垠陳氏逞顛獬烽火連八閩自恃
險且遠偃蹇不我臣天兵忽爾加奮擊速且神執訊仍獲

醜困彼國輟麟凱旋獻俘敵襟裂殉頑鬲海堧遂清靜千
里無纖塵群民樂蕃息煦照涵陽春

右拓關境十六句

張師道李思齊據關中天兵平之皆入職方為定關陝
第九

元德昏政焚焚氓戚憐籲于旻情上格命明君二豎無識
方信信梗我化據中原王師下加猶不循雄兵烈烈車噉
噉鐵山且碎虜曷存橈爾魄奪爾魂殲厥渠魁弔厥民閔
陝平蕩無妖氛

右定關陝二十二句

元社既屋苗裔猶存大兵再加窮極北漠而胡遂滅為
不皇明文錄卷十四 七

蕩胡穴第十

元氏有天下腥膻我中原被髮裂冠冕士效咷嚙言聖人
受天命遠續皇王傳手提三尺劍起自淮泗堽削平諸僭
亂胡遂窺燕然屏迹雖甚邈天討不可延窮追及沙漠巢
穴無復全卓哉皇業敷上雪唐宋冤

右蕩胡穴十六句

明玉珎據全蜀僭大號師出討之舉國來降為關川蜀
第十一

夏明氏據全蜀僭大號保西隩恃其險遠弗臣伏我師征
之蕪水陸檻厥厥吻搗厥腹以杖擊地駭神速焚爾觀受爾
王待爾不死恩尤篤陶至和被清穆五十四州歸化育

右關川蜀二十句

元屬梁王保雲南招諭不降師出征之梁王死六詔平
為斷苞枿第十二

巨木既蠹根本繇傾爰有粵枿猶假息以生皇曰肆哉母
誅我兵俾其自歸庶不戕我氓屨遣使命諭以至誠養茲
弗靈恣其頑冥皇赫斯怒爰整旅以行能羅百萬如雷如
霆摧朽拉枯烈烈轟轟虜酋既殲渠魁悉平遐邇歸化四
海由以寧

右斷苞枿二十二句

擬祭告天地樂章凡十三首

梁寅

迎神

不皇明文錄卷十四 八

天道大矣物繇以生地道廣矣物因以成惟鴻恩是資惟
裡祀是明神之格兮瞻續紛其並迎

奠玉幣

奠以嘉玉栗而溫兮薦以重幣燁其文兮庶鑒茲哉斯禮
之存兮

奉牲

既虔我祀既具我牲角貴齒栗心之誠有必其芬于豆于
登五音會合和而平

上帝酌獻

仰明明瞻巍巍如事父栗以饗物莫稱德曷報之酌用陶
匏斯其宜

地祇酌獻

勢廣厚德含弘五行具百物生承天之施功之成何以報
貺醑惟馨

上帝亞獻

父事惟天格神以心赫赫在上洋洋若臨樂既具止有錚
其音酌言再之庶明明之降歆

地祇亞獻

母事惟地物無不載九穀既登百貨是賴罔敢傾而瀆罔
敢忽而怠昭茲嘉貺沛兮未有文

上帝終獻

禮行匪懈祀事孔明瑤席斐斐華銓皇皇豐我粢盛絜我
金明文範卷十四 九

巨觴陰陽之和邦家之昌

地祇終獻

六府孔修生我兆民富媪之功陸海之珍洞洞屬屬清醑
以陳所祐維德禎祥其臻

分獻

鸞輿下臨從百神金支秀華耀五雲壇哉我靈欣欣位以
序列享明禋

徹俎

禮嚴厥初尤慎于終徹以示敬儀雍雍嘒嘒管簫五音從
望燎瘞

在縑維王在筐維幣禮從厥初迺燎迺瘞疑屹立以瞻匪

終息

送神

神飈若馳雷霖上翔分龍並騰車以行顧茲瑤壇兮尚有
榮光

擬朝會樂章九十二首

王景

天命有德之舞

嘉禾進

堪輿寧叶氣蒸萬彙出嘉禾生祥飈瑞露凝光精一莖九
穗有三登田畯駸奔進天廷薦宗廟將德馨時和歲豐樂
太平乃知天子在樹德雲龍風虎開休禎

野醺成

金明文範卷十四

十

瑞道昌至治明萬化滋植盈八荒猗歟野鸞集我條桑載
生載成以玄以黃以登于明堂至和磅礴黼黻文章縹為
五采絲上補厚舜裳

騶虞獻

騶虞至周服至仁表天造飢不食生畜行不踐生草聖皇
御宸極德澤被枯槁林邑神聖初召南風化首邁遐躅前
組偶啓貞符垂休久

神龜呈

箕疇演洛之靈玄龜出聖之徵皇孝理表八紘後五神策
六丁胤五總符十朋介金石利永貞天子九九八十一萬
歲壽與天齊并

黄河清

黃河清七百里水精宮下見底聖人在位天心合并六合
澄清萬國文明捐雜珮芳滿津遺玉玦兮龍門川后昵而
陳辭兮錫蕃釐于聖君

四夷來

天子踐祚宏拓皇猷義聲翕沓陰肅陽熙東欵扶桑西徼
余吾瀚海稅粟綬為一家繩牽索引咸傳于都莫不震懼
天休匪濡狉狉狂狂以拱宸樞王帛匪頒王會有圖萬歲
千秋協我貞符

明德新民之舞

黄河澄清

皇明文範卷十四

十一

聖人召和黃流獻奇澄波清且漣漪歎博龍門震盪坤倪
萬雷呿張光燭化機上下一碧機動天隨天啓聖神河水
為清天啓聖神治化底成聖德天齊造化降精聖德天齊
心與道疑萬國一統聖聖相承

嘉禾同穎

祥開函宇地出嘉禾端倪叶應大瑞是荷同穎異畝瑞協
周家以濯仁風以昭泰和惟皇忠厚被草木懋昭大道同
變化是知聖心能致和上與天運同亨嘉

慶雲成彩

德動天鑒慶雲呈祥紛為華蓋燁為天章郁郁芬芬黼黼
芒芒映日烜彩隨風飛揚昭回麗河漢覆靄彌下方神聖

楊清芳溥暢融天光

龍馬來建

天之^四龍之煤產大宛徵渥注追流星爾天街汗流赤心
九垓歷闔闔觀玉臺西風十二閑爭稱龍馬來蹴踏五雲
暖神光夜昭回誅蕩蕩天門開

甘露降祥

和氣叶甘露凝陋寶甕軼金莖厭厭溫泥穰穰熒熒而於
緊其英如錫如飴如珠如脂不隨日以晞天子神聖與天
合德至和攸繹以濡天液天子垂仁與天同甄至和氤氲
以播靈芬瑞應之章有苾其芬於萬斯年受天之慶

四夷咸賓

本皇明文範卷十四

士

聖皇御天治化攸甄文武並用其機孔神極日月之所照
莫不獻贊而效珍普天率土悉妾悉臣環拱北辰以沐至
仁德懋被乎習爽聲教暨乎八寅陋漢唐之用師侈成周
之王會其道斯何王者無外

擬朝會樂章

顧祿

升座

樂奏泰安之曲

金門洞開寶座尊崇煌煌龍衮穆穆聖容俯臨萬國高拱
九重臣民稱賀玉帛來同

公卿入門

樂奏治安之曲

萬乘天驕千官景從濟濟卿士秩秩王公邁班駟露接武
夔龍同心協德永效公忠

上壽

樂奏壽安之曲

天眷聖皇應運開基尊臨大寶撫有華夷武功底定文德弘施微臣曷報仰稱壽厄君親之重實為臣綱至尊至敬若在天常仙韶按曲王醴浮觴載伸華祝萬壽安康

舉酒

樂奏嘉禾之曲

有美嘉禾勃如雲興一莖九穗異畝同榮至和所召盛德之徵薦諸郊廟用慶豐登

樂奏慶雲之曲

上天垂象著于卿雲九苞鳳彩五色龍文迎風郁麗映日網緼有徵斯應實惟聖君

樂奏紫蓋之曲

八皇明文範卷十四

十三

聖人受命紫蓋呈祥亭亭錦覆燁燁霞張天中屹立雲際飛揚春茲靈祐國祚隆長

樂奏彤旗之曲

在昔征伐旗靈為先仰惟聖朝著象于天彤罕對峙赤羽大驚克敵之應萬方歸焉

樂奏神芝之曲

后祇效德神芝挺生睥睨三秀濯濯九莖紫莢絢彩綠葉敷榮願著聲歌播于大廷

武功之舞

聖主承天運臨濠樹義旗萬方思治日一劍奮興時采石方收捷金陵即駐師神機安可測建此萬年基 大命端

真主群心屬至尊神功參造化英畧定乾坤永治雍熙洽弘推曠蕩恩華夷俱奉貢冠帶入天門

六成

江漢親征日風雲屬莽中六師方奮武孤寇已潛蹤矢石飛星急樓船烈火攻興王天以祚次第靖群雄

萬東龍飛舄東吳尚陸梁天兵將問罪驕虜敢稱王負固三時久終成一戰降山河畿甸接表裏壯金湯

陝右遺巢獵山東據虎狼神機方遠及小醜孰能當飲馬黃河上觀兵華岳傍來蘇人望切截道獻壺漿

王師若時雨隨地霑恩波東浙爭欸南閩已戡戈山川回正氣田野起謳歌一洗兵塵淨群生樂泰和

八皇明文範卷十四

十四

巴蜀雖云險區區在一隅偏方寧自守逆豎謾狂圖正類蛙藏井真成虎負隅神兵飛渡入俄報定成都

大將承王命長驅向北征揮戈清朔土按轡入燕城圖籍登天府車書混玉京從容歸奏捷萬姓共歡迎

文德之舞

一統皇圖大三陽泰運開王侯鳴珮入蠻貊獻珠來瑞靄騰金闕祥雲護玉階太平人物盛鼓舞樂春臺

鷄鳴欲曙天冠蓋集群賢拜舞瞻龍座懽愉侍御筵玉杯傳法醞仙樂奏宮懸願祝君王壽齊稱億萬年

六成

五彩眩晴虹神都王氣鍾石城嚴踞虎鍾阜鬱燔龍官闕

天光近金湯地勢雄四方均貢賦萬國敬來同

皇朝崇祀典聖主每齋心天地嚴昭格神祇肅降臨牲牢
歌大享金石奏清音三獻精誠至端知錫福深

創業知非易圖安念守成帝心常簡注皇業在經營修德
承天意推誠軫物情一人恢大業萬國仰昇平

盛典稽前古皇心協至公建儲安國本裂土錫王封玉冊
加殊禮金支衍大宗群臣無以贊三祝但呼萬

宵旰思賢切勞求滿四方山林登隱逸朝野慶明良際遇
風雲奮瞻依日月光同心匡盛治竹帛永流芳

中國聖人興群方仰大明海波俱怙息年穀屢豐登王帛
來諸國梯航貢上京臣民咸舞蹈萬歲賀朝廷

八皇朝文範卷十四

十五

還宮

洪惟聖主端冕凝旒高躋舜禹遠邁殷周功成治定禮備
樂修受天之祐萬歲千秋

平胡鏡歌鼓吹辭

楊士奇

臣聞兵者聖人所以衛民之具也故為天下國家者不
可一日而忘武備易除戎器書詩戎兵征伐鬼符具見
於詩禮春秋皆是也我國家肇膺天命武以靖亂文以
經邦陛下嗣承大統恢弘化理薄海內外皆撫誠效順
祇奉方物朝獻闕下惟朔漠殘虜叛服不常屢寇邊陲
擾我黎庶乃今歲之秋田穀登場三農畢務皇上因田
獵以閱武龍旌所嚮于畿東郊而東北塞垣不遠伊邇

遂戒六御親飭邊防車駕蒞薊州之石門邊報胡虜大

迫塞下上曰天厭其惡俾來就斃乎將士皆踴躍思奮
上曰兵貴神速朕以鐵騎先馳赴之當令迅雷不及掩

耳爾將士以次徐來即日上率鐵騎三千出喜風關翼
日與胡虜遇虜駭愕出不意謂神兵自天而下也上麾

鐵騎為左右翼前包虜陣飛矢如雨虜狼狽死者甚眾
餘眾創退走上以鐵騎數百繞出虜後盡獲之遂斬

其酋渠而生繫其眾無一得遁者遂命將士搗虜巢穴
悉收其部落族屬及所畜聚駝馬牛羊輜重以累萬計

關塞以北殫腥之區蕩然一清邊氓安枕無虞臣惟皇
上宵旰孜孜篤在安民車駕之初出也因農隙以講武

八皇朝文範卷十四

十六

事因所歷以飭邊防非有意殺伐也而天絕醜虜故使
豺豕跳踉而天戈一麾瞬息灰滅此皆本於皇上愛民
之仁得天助祐而明斷天縱神武英奮遂建廓清之大
功蓋近代所鮮有也臣嘗考見古昔盛時帝王建武功
者皆有鏡歌鼓吹樂辭被之絃歌用示永遠臣忝執筆
從屬軍後目睹聖武神功之盛謹依漢唐故事撰鏡歌
鼓吹曲辭十二篇庶幾宣著盛美於無窮焉

一
皇聖仁恤元元勤宵旰保厥安顯氣肅零露薄田穀成農
乃閒駕六御獵于原觀蕩氛景凝春導旂常翼旗旂衛弓

矢從羽千鑾雍雍鼓闐闐行郊畿歷山川遊豫時兆庶歡

右田獵之曲二十二句

車駕及石門驛邊城奏虜入寇遂定親征為邊奏第二
嚴管蹕先皇輅坦坦砥如薊之路東石門陘以阻士虜揚
奮飛度有來匪函奏龍御謂胡犬羊逞邊侮皇曰嘻嘻胡
冒恃而來自投于隕天俾之天所俾予敢稽斯厥渠縛厥
徒胡之殲其在斯

右邊奏之曲二十二句

車駕出喜峯關道陘而險將士奮勇以從忘其勞焉為

度關第三

度關山發嶺屹陘以峻十步九屯旅肅肅氣桓桓凌奔崖

皇明文範卷十四

十七

越飛滿欽旄鉞包旌干潛鋒翦捷羽翰龍御所歷祥景
暄虎豹遠遁跡陰霧披以散似望殺氣遠塞垣虜冥昧尚
恣兇殘皇威一震奮擊下九天

右度關之曲二十二句

車駕出關一戰殄虜悉殲其酋渠生繫其徒為皇武第

四

皇武揚奮自天智以勇機捷神左麾右斥鐵騎奔捲如電
掃呼震震虜魄攝虜魂推虜陣蕩虜群蹂躪泥滓揮埃
氛燎毛芥枿斂已塵停龍劍息虎賁齊天威怡天顏

右皇武之曲二十句

分命將士索虜巢穴用竟天討第五

麾將校窮幽僻搗巢窟歷山澤索種類搜部落逐聲影
蹤跡驅孽畜舉聚積囊包席捲累萬億氛霧蕩穢陰
山清瀚海碧曠澄明漠之北萬斯年神武績

右天討之曲二十句

允恭既清遂撫安邊代為安邊第六

斬蛟鯢禽犬羆殲場靖寧聖不忘備修防禦申警戒咨爾
邊之氓我緩我懷祛爾害灾康爾危爾勤爾生罔畏疑力
爾田桑去爾寒與饑爾老爾安爾幼爾慈矜爾厲辟以治
時爾厲予在茲

右安邊之曲二十句

武功既成詔告中外為武成第七

皇明文範卷十四

十八

皇仁威靖疆圉皇聖恩布昭于下渙德音周率土維時烝
民受天之付與圖厥付勤且與暮有其毒之敗康弗赴斯
之繫之匪于志克武敬天之付亦承厥佑助荷皇仁承天
祐

右武成之曲十八句

邊圉既寧下令班師為班師第八

氛塵息邊徼清武功建皇心寧鏡蕭作凱奏興六龍御八
鸞鳴祥鳳翼重慶雲承旌傳警修途班師上京大明行天
川岳光榮太和融囂萬物遂成美洋洋騰頌聲

右班師之曲十八句

車駕旋京行獻俘禮為獻俘第九

維大寶承于相考維下民祖考攸保克時永保維皇聖孝
維皇聖仁惠保暨遠微彼狂以擾肆用劉劉賦與俘祗告
清廟剪報與秀穀用秀好惟祖考之制欽率允蹈皇神武
往有耀

右獻俘之曲十八句

既旋勞將率為將勞率第十

皇振旅御明堂將率以勞以享奏常武歌秋杜皇曰爾
未予股肱心膂維時武功伴民遂保豈維予克奮汝良予
輔咸拜稽首惟皇神武聖謨斷自天康時兆庶

右勞率之曲十六句

武功既昭丕隆德化為隆德第十一

皇明文範卷十四

十九

皇統御政化明威服德懷洽萬邦傾誠來歸佳節相與
彼孽虜性豺狼獨友側靡常窺伺隙為寇攘皇震怒神
武揚天戈振一掃澄清蕩蕩寰宇如砥平臺弓戢矢韜五
兵倘飭于邊防嚴德備式永寧坐黼衣弘化綱煥禮樂齊
厚唐

右隆德之曲二十二句

海宇恭和天下忻載咸祝聖明萬萬歲壽為聖壽第十

二

皇威震皇仁宣薄四表霽八埏日月所照臨雨露無私偏
咸足飽與溫禮讓弗愆恭和世堯舜恩國家隆盛海宇安
天子御丹宸萬億年福廣大齊乾坤

右聖壽之曲十六句

擬秋饗上帝樂章

張邦奇

迎神

樂奏中和之曲

於皇穆清兮弘覆維仁既成萬寶兮惠此蒸民祗受厥明
兮欲報無因爰稽古昔兮式展明譔肅肅廣庭兮遙遙紫
旻笙鏞始奏兮祥風導雲臣拜稽首兮中心孔懃爰瞻寶
璽兮森羅萬神庶幾昭格兮眷命其申徘徊顧歆兮鑒我
恭寅

奠帛

樂奏肅和之曲

捧珪幣兮瑤堂穆將愉兮聖皇秉予心兮純一荷帝德兮
溥將

皇明文範卷十四

二十

進俎

樂奏凝和之曲

歲功阜兮庶類成黍稷醑兮膳品馨敬薦之兮慙非輕大
禮不煩兮惟一誠

初獻

樂奏壽和之曲

金風動兮宇澄初進觴兮交聖靈瞻玄造兮懷鴻禎曷
以酬之兮心怍怍

亞獻

樂奏豫和之曲

帝眷我兮居歆紛繁會兮五音再奉觴兮莫禪臣心惟帝
欣懌兮生民是任

終獻

樂奏熙和之曲

綏萬邦兮屢豐年眇眇予躬兮實荷昊天酒三獻兮心益

虞帝命參與兮勿遽旋

徵饌

樂奏雍和之曲

祀禮既洽兮神人肅雍饗帝饗親兮勉竭臣衷惟洪恩兮罔極儼連蟠兮聖容

送神

樂奏清和之曲

九韶既成兮金玉鏗鏘百辟森立兮威羽斯展皇天在上
兮昭考在傍嚴父配天兮祇修厥常殷薦既終兮神去無
方玄雲上升兮鸞鶴參翔靈光迴照兮郁乎芬芳載慕載
瞻兮願錫亨昌子孫黎民兮維帝是將於昭明德兮永懷
不忘

望燎

樂奏時和之曲

金明文範卷十四

二十一

龍興杳杳兮歸上方金風應律兮燎斯揚達精誠兮合靈
光帝庭納兮玉幣將顧下土兮眷不忘願錫吾民兮長阜
康

帳詞

安寧太守吳密齋帳詞

楊慎

剖竹分圻規五百里為之甸坐棠錫壤良二千石難其
人未屆報政之期早聞旌賢之喜信如合節諒比置郵
恭惟某官美志月將韶容霞舉早襲弓裘之業克成臺
構之基人文郁郁乎周科儒行彬彬乎魯服行有枝葉
藝出菁華驗飾簋於脂膏別利器於盤錯游刃三州之
域馳轡五長之鄉稟木鐸於孔門以德報怨授竹刑於
鄭相惟寬服良行李蕭條不待再臨初放鶴賓階肅括
豈緣重贈始懸魚政譽聞於憲臺褒詞形之板命薦其
從仕攸始表其初政孔嘉辨樟奚俟乎七年偃草已匝
於暮月擬和遷鶯之詠行端振鷺之班爰製燕辭獻歌
華宴

金明文範卷十四

二十二

青雲岳上即專城三郡錫鼎名王樹風前瀟灑水壺月底
清清碧鷄金馬朱轡皂蓋翠管銀鬃蔽帟休歌舊詠兩岐
試聽新聲

沐上公生子時帳詞

楊慎

隆霽人杰鍾金碧之精英開國承家屬珪璋之特達是
曰宗公之胃子蔚為上將之元孫鬱葱氣洽於全滇惟
竹帛勝於闔閭恭惟征南太傅宗公釣座天球在序夜
王連城多男始賦於泰嶽斯繁祉新諧於燕喜既鐸鳴而
八鳳爰鳴趾以占義寔生白澤之祥無取黃熊之夢時

貞發育節屆中和雲擁二蚪咸賀充間之慶星飛五老
共聆英物之聲惟茲週時之辰迺首百齡之聲珣戈金
印左挈右提玉果犀錢前輝後耀請獻神仙之祝用代
賓作之歌

彩燕聯華屋兆朱門鬱葱佳氣鵲聲相續續帳珣珣網
戶元是天朝錫綬正春仲光韶景淑共道充間千載慶箇
姓名先在神仙錄真英物何須卜玉簪珠履賓階慶拜
魯侯燕喜壽祉文綢暢發急管繁絃休聒耳只奏南山一
曲好記取綵麟天鹿摯印提戈似向花前勸醞杯中綠斟
北斗為三祝

入觀旌賢帳詞

蘇祐

百兩文範卷十四

二十三

伏以九重肆觀爰昭顯比之文萬國來同顯示大觀之
興賢能並甄於衡鑑車服用章慈惠溥施於臣隣功歌
式敘恭惟郡伯立吾先生執事茂承家學允胤世祚受
授一經門閥久稱平科第服勤三事郡邑荐著夫聲華
周經載孝友之詩實維玄裔漢制列功臣之表遠振洪
宗能文賦事乎彫蟲才長躍驥遊藝兼通乎貫虱技小
屠龍心悅孫吳初有橫渠之志期追卓魯載臨忠定之
鄉政簡刑清大經武緯雙旌五馬化日麗乎行春一鶴
三鱗清風賡乎肆夏民之父母赤子孔懷郡之榮著紫
樞允陟羨梅興詠願躋平調鼎之階刻竹騰輝交薦於
乘輅之使才已見之歷試道實兆於可行具載之褒美

之辭適通夫利賓之會征車至止卧轍留龍旂將觀
於殿庭驪唱轉憐夫道路一麾願寇君之借望庶慰焉
三刀倦召父之淹惠云渥矣柳亭餞酒東風已拂於河
橋楓陛傳書北闕擬隆平貺賞爰歌俚語式協群情諒
有采於風謠殊媿塵於電囑詞曰

幾年不上長安道又陪奉鵷鸞遠萬里東風先到鳳樓
晴窗龍池春草盡是烟花繞紅雲冉冉東華曉拜舞瞻
天表日上蟪蛄碧篆集黃麻微朝甘棠思召首應旌賢詔

右調青玉案

賀江陰王尹築城禦寇障詞有序時劉七寇城

洪貫

百兩文範卷十四

二十四

伏以守國在險周人急朔方之城有備無虞大易示衣
師之戒吉人雖得乎天相而美成端在於人為恭惟某
官秀鍾英曆之資學擅濟時之策著藍袍而榮宴曲江
之杏錫銀綬而出裁滿縣之桃固知麗統非百里之才
暫借寇恂為一方之寄智有以炳乎前非謀足以撥乎
幾先知楚國之無外患有漢水以為之池料僕蠻之能
入寇以罷管之無其時專一己之獨斷卻眾議之紛然
乃相原隰而築之登登爰度江垓而鑿之戢戢匪不日
而成功僅三月而報政不必範金為之壙也其高自足
以固不必燔陽為之沼也其深自不可踰成此百雉之
雄豈慮群蟻之集方湟中之工未成乎落適江上之警

已徹千前三狐之孽既張六月之師孔棘彼停舟而破
膽我鳴鼓而先聲有隙可乘俟時即發賊窺垣而驅去
復來士攖堞而再捷乃厲螳螂怒鼓臂於燕門竟成螳
粉鼯鼠欲穴身於複壁立見摧殘則夫昔之勞也乃為
今之樂焉是以神明之號連城父母之歌盈野願此與
人之頌寔為周道之碑賢聲既上達乎憲臺來旌綵
褒書將超聞於當宁用注金屏其喜盛事之躬逢愧榆
楊之莫暨敬撰無詞用伸情悃詞曰

海宇清平一朝無故驚鋒鏑回首處烟塵滿地鷹鷂南北
藩屏先幾雄控禦通逃肆孽窮遐僻渺長江天塹遶城流
誰為敵皇赫怒詔誅逆神旅降君協力倏狐巢鼠穴掃成

八皇明文範卷十四

二五

陳迹日月更無妖青鸞乾坤頓放東南白信激揚元自有
基評標殊績

右調滿江紅

早黃甲蜚英牛刀小試花縣馳聲知先時有備欲保衛民
生須設險在承平動輿囊版築民趨事唾手功成雄障一
力天塹百知金城塗豕跳踉躅羽書傳警黎庶交驚
高竊堅嚴甲兵精厲翼時殲殄奔傾四郊無事功成後名
重基評綵帛旌書景被載道懽迎 右調春從天上来

賀王節齋旌異障文

黃訓

三秦豪傑百舉循良幼學豹變關中壯遇龍飛天上蓋
大橫庚庚之日正多士濟濟之年製錦由北而南臨繁
難若簡若易賜環由部而院御清濁惟公惟明方兩浙

有行且避之譏適三輔有來何暮之惜一堂夜坐誓天
誓地清白以遺子孫五馬盡迎我子我弟長厚以為父
母天地熙熙穰穰誰不往來心上業業兢兢公獨其切
嚟已匪懈視民如傷正正青天肯把石腸繞指溫溫赤
子不知鐵面魁梧政尚次公志求包老朝有公議民無
間言咸曰昌邑無全無慚彭後又曰中牟有令有光孫
前蓋作人允矣天地之正大而立心煥乎日月之光明
者也其等左右以承步趨而事花開十丈堪華國仰高
大華井中丹結千年可壽民平分天都峯下挽舟無力
持斧有旌薄言屏山練水聊代白叟黃童詞曰

八皇明文範卷十四

廿六

屏山屏山屏山之峙不可攀雖不可攀其峯巖巖其整潔
溪在天地間我公厚德有如此山練水練水練水之流不
可止其石齒齒其魚尾尾在天地裏我公清德有如此水

賀楚王受冊詞

陳東

伏以大君開國展親之典攸隆宗子惟城慕德之基斯
懋龍光不冒駸業惟新伏遇楚王殿下亮允篤誠聰明
獻哲學隆三善氣備四時體恭潔之明徽秉珠磨之粹
質令聞令望如珪如璋金聲夙振于青闈玉版乍頒于
彤闕景命有儀歷日惟良饋九牢以迓賓賁三命而受
服率禮不越備物有容龍輿爰以當陽虹旆儼其矚日
儀宣簡策樂合笙鏞繼軌惟賢邁彼剪桐之命主器在
長有加履歷之年瑞統非烟懽騰披霧龍祥占其彌固

麟趾所以興詩凡在外區率同中慶恭在下位敢揚末

聲詞曰千秋歲

運啓靈長皇都景命將徵圖寶冊爛霞光聲詩徵上部冠
履集周行惟忙處提封百萬戴新王况景陽化國日
方長寶錄進瑞觴常帶續戶暖花發錦堂香春好也千
秋此日樂無央

賀郡侯葉公膺召幃詞

侯一元

伏以電雷中正大人成畫一之勳重翼光華明主錫庚
三之命惟海隅日出析楊自以不寬肆勾構星虛槐棘
由茲其選釋枿櫨而建隆棟清和疊飛去枳棘而儀高
梧朝陽鳳律和璧辨而升朝班丹泚以登仙恭惟郡侯

奎明文範卷十四

二十七

葉先生秀毓南州江水讓淵源之學名高上國齊山爭
氣節之雄文華邁迹於石林衡水層歌於光化青袍筮
仕丹筆明刑持茲不害之文坐致平亭之理吏人靡沸
而無擾烹鮮薄牒絲禁而靡停游刃需甘霖於海上仁
蘇匹婦之冤辨兩日於水中明並神君之察法垂峭澗
嚴憲吏之守文笑比黃河體大臣之釋滯化蒼鷹於鸞
鳳來烏鵲於狴犴是用治局無刑功臻止辟幽明無憾
寧聞梧阜之聲小大以情何假桐囚之驗刑人樹德睦
者咸歌迺者獄訟餘閑篆符屢攝材優坐肅德捷置郵
下邑仰一槩之平琴臺倚簫臺而雲奏隣壤借重河之
潤福宿隨整宿而宵輝左有右宜士仰裳華之德春生

秋落民親崇樹之榮頌聲溢而上聞徵畫綬為首舉子

遠汝獨鳳池承虛左之恩公婦我悲鴻渚結居東之戀
感番夫之流愛願遞使者之車顧屬吏而恐傷敢賦何
祗之馬抒情終告效響驪駒詞曰三學士

白鹿城邊江正秋望烟濤好去仙舟一天霖雨隨龍節萬
里風雲入鳳樓藐東嘉何殊故國回首是并州三年名氏
履金甌况艱虞正屬先憂禁中頗收紆籌策池上變龍拜
冕旒任天寒八荒多士同庇洛陽泉

賀郡伯龔公述職幃詞

侯一元

伏以振鷺充朝玉帛總萬方之會飛鴻遶渚家不深九
畷之思職茂清慎勤無忝當官三事名先黃卓魯有光

奎明文範卷十四

二十八

漢室諸賢為主分憂早報營立之績得人共理真酬當
中之心恭惟濤洲明公學貫天人才推命世道通文武
身際明時源濬章江南斗耀千霄之氣派分濮水山東
膺出相之符甲第馳聲丁年奏使狴犴早清於鐵甕烏
其嵩峙於金陵白簡霜寒曾摧五鹿朱轡春暖適育群
黎變斥鹵為桑田化鷹鷂為鸞鳳正身範物等夏日以
為威惟心置人快披雲之先規疑網解愚民之觸禮羅
宏賢士之收片善不遺吐哺時需於白屋孤忠自許夢
思長繞於彤墀護千里於金甌調豐年之王燭隨行甘
雨真霑徐土之車奉揚仁風何假東陽之扇肇疆宗如
按筵示深恥於鞭蒲政舉先時心懷後樂麥岐蜀郡三

春勸相之時棠滿召南五馬經過之地訟無留聽履有
餘閒解慍南風琴撫虞庭之韻殷憂七月詩陳幽俗之
艱藝苑堂高都門紙貴詞兼三謝夢回春草之塘染妙
二王墨遍鴈池之水正樂民間按堵俄驚海上揚波懷
卉服之雕題未修禹貢哀潢池之赤子自外堯仁厲氣
乘城先守得禦戎之策勞心保障後夫周顯比之功折
衝尊俎之間行師枕席之上郊生戎馬逝將遠縱於華
山佩解春牛不覺相安於渤海曲全令長荷馮翊之憐
才妙選功曹成汝南之畫諾紀綱法度先觀暮月之成
增秩賜金行應公卿之選介圭特達遵群后之四朝錫
馬駟蕃羨康侯之三接向長安而西笑遙知魏闕之思

全明文範卷十四

三十九

望井州是故鄉早返細侯之駕驪駒暫祖竹馬期迎爰
括頌聲用申離唱詞曰臨江仙

白鹿城頭霜月晚朱轡春轉皇州攀轅人吏莫須愁淮陽
方待卧河內借君留獨秉一麾來作守千年王謝風流江
湖應朝總先憂蒼生如借問前席好為籌

柳金山詞憲陝右幃詞

鄭若庸

三三騰輝言崇時臬之遷六轡載馳樹著為邦之績來
暮方驩於上郡去思誠劇平下僚繼別徒勤酬知莫展
敬惟珩璜重器杞梓珍材奕世青細抽芳華於江國承
家丹轂采譽聞於天朝攬風雲月露而成文欲塞旗於
屈宋本道德性命以為學希入室之類曾學遵役射之

升遂首執珪之選備一命之使崇班已軼乎鸞鸞借方
寸之階清望自騰斗麟鳳暨分曹於土會克展采於雲
司寅恭策九府之勲忠悃繼六歲之獻試望之於馮翊
用寄股肱命次公於潁川將俟台鉉存視民猶子之愛
務處官如家之勤介不欺于四知度能超於五詠發倉
指廩阻飢無妄寇之憂築堰成城昏墊克為魚之嘆田
野治而稼穡雲被學校興而禮讓風行花村絕犬吠之
驚微省有鶴鳴之和臨事每責人以易身更其難論功
則推人於先自居其後六事屢卒於閱歲九遷爰始於
茲辰憲臺著金節之光兵鎮重書之寵朱衣擁四載
揚嶠虎之威繡服乘輅允厲霜鸞之薦歷覽將期於善

全明文範卷十四

三十九

俗糾繩一振其類綱舒慘兼施春滿孟門之野威愛允
濟澤深洛水之流聽西人破膽之謠慰北闕撫髀之嘆
俯敷塵冗仰荷鈞陶煦若春風壺拂之仁宛在化如時
雨沾濡之德常新誠結思于輪轅第櫻情于郊候聊申
菲餞庸綴蕪詞

牙幃卷裏清風起春色雙輪底河朔黎民秦關赤子心殊
悲喜他年鈞軸應堪擬此地留無計膏澤一方袴襪萬
井甘棠千里

右調寄賀聖朝

皇明文範卷之十五

序

洪武正韻序

宋濂

人之生也則有聲聲出而七音具焉所謂七音者牙舌唇齒喉及舌齒各半是也智者察知之分其清濁之倫定爲角徵宮商羽以至於半商半徵而天下之音盡在是矣然則音者其韻書之權輿乎夫單出爲聲成文爲音者則自然協和不假勉強而後成虞廷之賡歌康衢之民謠姑未暇論至如國風雅頌四詩以位言之則上自王公下逮小夫賤隸莫不有作以人言之其所居有南北東西之殊故所發有剽疾重遲之異四方之音萬有不同孔子刪詩皆

皇明文範卷之十五

乙 王

堪被之絃歌者取其音之協也音之協其自然之謂乎不特此也楚漢以來離騷之辭郊祀安世之歌以及於魏晉諸作曷嘗拘於一律亦不過協比其音而已自梁之沈約拘以四聲八病始分爲平上去入號曰類譜大抵多具音也及唐以詩賦設科益嚴聲律之禁因禮部之掌貢舉易名曰禮部韻畧遂至毫髮弗敢違背雖中經二三文儒且謂承襲之久不欲變更縱有患其不通者以不出於朝廷學者亦未能盡信唯武夷械患之尤深乃稽易詩書而下達於近世凡五十家以爲韻補新安朱熹據其說以協三百篇之音識者雖或信之而韻之行世者猶自若也嗚呼音韻之備莫踰於四詩詩乃孔子所刪舍孔子弗之從

而唯區區沈約之是信不幾於大惑歟恭惟 皇上稽古右文萬幾之暇親閱韻書見其比類失倫聲音乖舛召詞臣諭之曰韻學起於江左殊失正音有獨用當併爲通用者如東冬清青之屬亦有一韻當析爲二韻者如虞模麻遮之屬若斯之類不可枚舉卿等當廣詢通音韻者重刊定之於是翰林侍講學士臣樂鳳韶臣宋濂待制臣王僎修撰臣李叔允編修臣朱右臣趙壘臣朱廌典簿臣瞿莊臣鄒孟達典籍臣孫贊臣答祿與權欽遵明詔研精覃思壹以中原雅音爲定復恐拘於方言無以達於上下質正於左御史大夫臣汪廣洋右御史大夫臣陳寧御史中丞臣劉基湖廣行省叅知政事臣陶凱凡六騰藁始克成編

皇明文範卷之十五

二

其音諧韻協者併入之否則析之義同字同而兩見者合之舊避宋諱而不收者補之註釋則一依毛晃父子之舊勒成一十六卷計七十六韻共若干萬言書奏賜名曰洪武正韻勅臣濂爲之序臣濂竊惟司馬光有云備萬物之體用者莫過於字包衆字之形聲者莫過於韻所謂三才之道性命道德之奧禮樂刑政之原皆繫於此誠不可不慎也古者之音唯取諧協故無不相通江左制韻之初但知縱有四聲而不知衡有七音故經緯不交而失立韻之原往往拘礙不相爲用宋之有司雖嘗通併僅稍異於類譜君子患之當今 聖人在上車同軌而書同文凡禮樂文物咸遵往聖赫然上繼唐虞之治至於韻書亦入宸慮

下詔詞臣隨音刊正以洗千古之陋習荷歟盛哉雖然旋宮以七音為均言韻也有能推十二律以合八十四調旋轉相交而大樂之和亦在是矣所可愧者臣瀛等才識闇劣無以上承德意受命震惕罔知攸措謹拜手稽顙序於篇端於以見聖朝文治大興而音韻之學悉復於古云

大明日曆序

宋濂

洪武七年歲在甲寅五月朔日新修大明日曆成粵從

皇上興臨濠踐天位以至六年癸丑冬十又二月凡戒飭之諄復征伐之次第禮樂之沿革刑政之設施羣臣之功過四夷之朝貢莫不具載合一百卷藏諸金匱副在秘書甲寅以後則歲再修而續藏焉嗚呼惟天立辟惟辟奉天

入皇明文範卷十五

三

其能混合三光五岳之氣者蓋可數也然挺生於南服而致一統華夷之盛自天開地闢以來惟皇上為然其功高萬古一也元季繹騷奮起於民間以圖自全初無黃屋左纛之念繼憫生民塗炭始取土地于羣雄之手而安輯之較之於古如漢高帝其得國之正二也平生用兵百戰百勝未嘗摧衄以至繼天出治經綸大經皆由一心運量文臣武將不過仰受成算而已其獨稟全智三也欽畏天地一動一靜森若神明在上及至郊祀存於心自有赫其臨甚至不敢仰視惠鮮小民復恐一夫不獲其所貪墨吏及豪黠之徒有加害者必威之以刑其敬天勤民四也后妃居中不預一髮之政外戚亦循理畏法無敢恃寵以病

民寺人之徒惟給事掃除之役其家法之嚴五也兵戎國之大權悉歸之於朝廷有事征伐則詔大帥佩將印領之暨旋則上章綬歸士卒單身還第其兵政有統六也嗚呼帝力難名度越前聖不可以一二識也今日曆所書籌略之運功業之著規模之宏遠其本蓋原於此矣然而史書甚重古稱直筆不溢美不隱惡務合乎天理人心之公無其事而曲書之者固非也有其事而失書者尤非也况英明之主不世出而記注之官遷易不常無以究夫聖德之高深臣同暨瀛幸獲日侍燕閒十有餘年知之深故察之精察之精則其書也頗謂得其實而無愧茲因日曆書成謹揭其大要於首簡使他日修實錄者有所採掇庶幾傳

入皇明文範卷十五

四

信於萬世也其總裁官翰林學士承旨嘉議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兼吏部尚書臣詹同翰林侍讀學士中順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兼太子贊善大夫臣宋濂催纂官翰林侍講學士嘉議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臣樂鳳韶纂修官禮部員外郎臣吳伯宗翰林編修臣朱右臣趙壘臣朱燕儒學教授臣徐一夔臣孫作布衣臣徐尊生其暨校膳寫則臣伯宗臣濂及卿貢進士臣黃景國子生臣陳孟陽開局於六年九月四日歷二百六十有五日始訖事云

送月忽難明德謝病去官序

劉基

余昔宦游高安高安與臨江鄰臨江故多虎狼之卒凡居城郭者非素良家咸執鞭以為業根據蔓附累數百千輩

以薦犬于府縣民有忤其一必中以奇禍官斥弗任則群
構而排去之獄訟興城一自其喜怒有訴于官非其徒為
之所雖直必曲獲其助者反是百姓側足畏避號曰笏鼓
人莫解其意或曰謂其部黨衆而心力齊也余每聞而切
齒焉無能如之何也會朝議以蒙古色目氏參佐簿書曹
官於是江浙行省掾史月忽難公獲選為臨江路經歷下
車訪民瘼按宿獄凡壅滯不決者皆笏鼓之徒為之督所
屬逮捕窮其姦狀而上下夾為覆冒公執正議愈奮曰吾
誓不與鼠子俱立衆不能沮於是事露者伏其辜餘黨悉
歛迹退散農民入城市相謂曰微經歷我與爾敢來此乎
予聞甚喜且慶朝廷之用得其人也後數歲乃識公于京

皇明文範卷十五

五

師公時奉使自湖廣還民譽獨藉藉予又為大喜至正己
丑公為江浙財賦副總管因得相與為文字交公素有足
疾辛卯六月以病去薦紳之士咸祖送北門外酒酣有起
而歌者曰湛盧可以斷犀而之以割鷄隋珠可以照車而
以之彈鳥吁嗟兮吾安所如客有和之曰松栢在山兮匠
石求之夜光在璞兮下和識之物固有遇兮遇當有時因
相顧大笑賦詩為別而劉基序焉

漢七畧序

王禕

七畧漢侍中奉車都尉劉歆所作自秦人無道燔滅典籍
文章蕩然漢興改秦之轍大收篇籍除挾書之律開獻書
之路孝武時又建藏書之策置寫書之官外有太史太常

博士之藏內有延閣廣內秘室之府下及諸子傳說皆充
入焉至于成帝復遣謁者陳農求遺書於天下典籍既以
大備乃詔光祿大夫劉向校經傳諸子賦步兵校尉任宏
校兵書太史令尹咸校數術侍醫李柱國校方技每一書
已向輒條其篇目撮其旨意錄而奏之會向卒哀帝乃詔
其子歆續父前業於是剖判藝文摠百家之緒種別而為
七畧故有輯畧有六藝畧有諸子畧有詩賦畧有兵書畧
有數術畧有方技畧及班固因之為藝文志而於其間頗
出入不同其存者蓋六畧而輯畧不復可考載籍之興尚
矣自聖人之經賢者之傳名人魁士之述作以及諸子九
流百氏衆技之雜出誠有終年不能窮其旨累世不能究

皇明文範卷十五

六

其業者是可謂廣且博矣然而求之未嘗無其要也求之
之要分其類例而已矣類例之不分學術之所為不明也
蓋書者所以載乎學術者也其有專門之書則有專門之學
而學術之異言人人殊自非大雅宏博之士為之簞判而
區別之撫末而探其本邇流而極其源以分其類例之所
屬則載籍之廣何自而求之此劉氏七畧之書所為有功
於載籍也所謂輯畧者會粹衆說撮拾精義以究大道之
變者也括囊大典統一聖旨詳傳註之羽翼破後人之附
會是為六藝之畧蕪舉儒墨推明道德列名法農雜之流
著陰陽縱橫之術是為諸子畧備道揚風諭雅正侈麗之
詞是為詩賦畧具權謀形勢陰陽巧技之利是為兵書畧

曆象五行形像占驗著龜夢卜之法則術數審焉砭刺脉絡寒溫佐使神仙性命之說則方技詳焉類例之分較若畫一使凡學者一開卷間得以覽載籍之梗槩而審學術之所存無復博而寡要之患此其為功夫豈可少哉蓋向歆父子為漢宗室號稱博極羣書而世膺文儒之任載籍之充內府者受詔悉加校理亦既參合同異別白偽真刪其重複正其脫誤無復魯魚亥豕之偽然猶慮其類例不可不分而七畧是作門離戶別條同貫共稽其本旨明著于篇俾不勝異之說莫能相亂而古人學術之所存如指諸其掌謂之有功於載籍豈非然哉故嘗論之十二野所以分天之綱者也其要在明乎躔度而已九州所以分地

皇明文範卷十五

七

之紀者也其要在明乎疆界而已七畧所以分書之次自非明其類例烏能得其要厥後王儉之七志阮孝緒之七錄率皆因乎七畧之遺而劉氏之功於是為不可廢矣大凡序六藝為九種諸子十種詩賦五種數術六種兵書方技皆四種而藝文志所存六畧三十八種凡五百九十六家萬三千二百六十九卷云

唐五禮序

王禕

唐五禮者非唐始有是禮也自三皇五帝至於三代五禮之名未之有改及唐而損益之定為一代之制雖謂之唐五禮可也若昔伏羲造儷皮作瑟而嘉禮興神農播種制飲食致敬鬼神而吉禮興黃帝與蚩尤戰而軍禮興九牧

倡教而賓禮興堊于中野而凶禮興五禮之名於是乎兆唐虞脩贊類帝以為吉禮過密八音以為凶禮征于有苗以為軍禮群后四朝以為賓禮釐降嬪嬙以為嘉禮五禮之文厥用以具沿革歷商而成周五禮之文益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粲然大備矣故曰自三皇五帝以至三代五禮之名未之有改也三代而下歷秦漢魏晉以及于隋儀章制度莫唐為盛矣初太宗既定天下踐帝位即詔禮官學士脩改五禮舊義房玄齡魏徵等乃定著吉禮六十一篇賓禮四篇軍禮十二篇嘉禮四十二篇凶禮六篇國卹五篇總百三十篇為百卷貞觀七年頒示天下是為貞觀禮高宗以貞觀禮節文未盡重脩正之顯慶三年禮成為百三十卷是為顯慶禮而是時許敬宗李義甫用事其取舍皆依違不中節學者不便尋廢不用唯依貞觀禮為定及其後復顯慶禮行事禮司益無所憑玄宗開元十四年集賢院學士張說奏唐之五禮儀注雖兩經增脩而其間頗不合者莫或折衷宜詔學士官講求斟酌古今定著而頒行之乃令徐堅李銳施敬本等同加檢校刪定功不就而說卒蕭嵩繼其職後奏令王仲丘續為之二十年九月禮成是為開元禮一曰吉禮其儀五十五二曰嘉禮其儀五十三三曰賓禮其儀六四四曰軍禮其儀二十三五曰凶禮其儀十八摠百五十有二勒成百五十卷終唐之世迄遵行焉曰貞觀曰顯慶曰開元總而言之所謂唐五禮也夫禮

皇明文範卷十五

八

先王以承天之道以理人之情者也是故設其器備其物
定其數立其文以待其有事者凡皆因天道以為節原人
情以為制推而示之天下國家故可得而正也然其器其
物其數其文儀章制度歷世未嘗相同而所以制禮之意
本末先後未有不同焉者也蓋上世之居也土處而已其
塋埋也為溝而已至於中古為之宮室不以土處為不可
更也為之棺槨不以為溝為不可易也又其後也更采椽
之質而兩觀是設也易瓦棺之素而文梓是攻也夫聖人
者豈好為相反哉其所謂相反者乃所以相成所謂因天
道原人情而為之節制也故五禮者自三皇五帝以至三
代下更秦漢魏晉以及于隋其間或因或革未嘗有同而

皇明文範卷十五

九

制禮之意無不同也大抵古今之變不同儀章制度不能
久而無弊及其既弊則必損益之以求其當審其宜而後
可行是以禮之用在乎適時之變而其本在乎因天道原
人情本末先後求合乎先王之意也故禮之本所以合理
也不可不同禮之用所以適變也不必盡同此聖人制禮
之意也唐之為禮其器其物其數其文儀章制度雖不能
一一以合先王之迹然百代之損益三變而著明折乎古
今酌乎文質求其當審其宜以為一代之制者其本末先
後固不可謂不盡合乎先王之意而議之也是用為之序
論以著其說庶議禮之家得以慎所擇焉五禮之目舊以
吉凶軍賓嘉為次而唐以嘉賓次吉軍凶次賓其義類相

從終始無贖為足據依矣

水經序

王禕

水經漢桑欽所作藝文志缺弗錄而隋經籍志有兩水經
一本三卷郭璞注一本四十卷酈善長注善長道元字也
然皆不著撰人氏名舊唐志乃云郭璞作宋崇文總目亦
不言撰人為誰但云酈注四十卷亡其五至新唐志始謂
為桑欽作又言一云郭璞作蓋疑之也按前漢書儒林傳
古文尚書金憚授河南桑欽君長晁氏讀書志謂欽成帝
時人也今以其書考之濟水過壽張即前漢壽良縣光武
所更名又東北過臨濟即秋縣安帝所更名荷水過湖陸
即湖陸縣章帝所更名分水過永安即魏縣順帝所更名
則其書非作成帝時若順帝以後人所為矣又其書言武
侯壘又云魏興安陽縣注謂武侯所居魏分漢中立魏興
郡又云江水東逕永安宮南則昭烈托孤於武侯之地也
又其言北縣名多曹氏時置南縣名多孫氏時置是又若
三國以後人所為也又云改信都從長樂則晉太康五年
也又河水北薄骨律鎮城注云赫連果城則後魏所置也
此其書又若晉後魏人所為也意者欽本成帝時人實為
此書及郭酈二氏為傳注咸附益之而璞晉人道元後魏
人也是故山海經禹益所記也而有長沙零陵桂陽諸暨
之名本草神農所述也而有豫章朱厓趙國常山秦高真
定臨淄馮翊之稱爾雅作於周公而云張仲孝友蒼頡篇

皇明文範卷十五

十

造於李斯而云漢無天下要皆後人所附益非復其本文然則水經為欽作無疑蓋久而經傳相淆而欽之本文亡矣本文雖亡可不謂為欽作哉通典謂郭注多踈略迂怪而已不傳今鄧注四十卷固完而舊本往往迭於遷就有錯簡金蔡正甫氏嘗作補正三卷而亦不傳今唯鄧注舊本猶行而已夫天地之間唯水為多故水者地之脉絡也大川相間小川相屬而凡郡縣州道瓜列碁布皆因水以別焉地理之書始於禹貢而禹貢之分九州必主山川以定經界誠以山川之形縣亘無易州縣之設更革不常故兗州可移而濟河之充不能移也兗州可遷而華陽黑水之梁不能遷也此禹貢所以為萬世不易之書也後世史家主於州縣以為書州縣更革其書亦遂以廢而不傳以彼之易於不傳則水經之書其果得而廢之歟大抵此書所引天下之水百三十有七江河在焉而鄧氏注引枝水一千二百五十一其源委之吐納公路之所經纏絡枝煩條貫亦夥搜渠訪潰靡或漏遺總其繁而覽之天下可運於掌矣故自禹貢以後此書最為近古而不可廢豈亦所謂萬世不易者歟顧世之為地理學者莫不即邇而昧遠就簡而憚煩而卒亦紛紜而無所據桑氏之學廢不復講久矣不亦惑哉故予因為序論以致予意抑予之力豈能重其書覽者考其迹求其故而觀其會通必有能識其要者矣

皇明文範卷十五

十一

章氏族譜序

王偉

龍泉章氏族譜四篇二十一世孫溢之所著而章氏有譜自溢始前乎此非無譜也蓋其族盛於建之浦城而分於處之龍泉其居溫之永嘉娶之永康者亦本於浦城與龍泉為同祖四族子孫碩大繁衍在故宋時每間歲或數年輒為會會則各出譜牒互考而續書之曰慶系圖則其族各有譜舊矣龍泉之譜尤稱詳備然皆藉經兵燹亡軼弗存溢為是思乃因本房小譜及歷代墳記之僅存者復旁搜遠採哀集而次第之著為是書本支原派秩然有序於是章氏號為東南巨族者益可考不誣則其族之有譜雖謂始於溢可也夫氏族古史官之所記也周有小史定世繫辨昭穆故有世本錄黃帝以來至于春秋諸侯卿大夫名號統系左丘明以為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胙之土而命之氏諸侯以字為氏以謚為族邑亦如之自後受姓命氏日益衆多遭秦滅學公侯子孫失其世及漢興司馬遷約世本修史記因周譜明世家人乃知姓氏所由出終漢世有鄧氏官譜應劭氏族篇王符姓氏論魏晉以來有司選舉必稽譜牒以考真偽故官有世胄譜有世官宋何承天作姓苑復以充廣前志至唐有貞觀氏族志元和姓纂路敬淳姓略柳沖族姓系錄當世薦紳之流無不明乎姓氏之學者自五季之後喪亂相仍譜牒俱廢士大夫之習其學者遂鮮矣嗚呼崇德貴功尚論氏族此聖人所以維

皇明文範卷十五

十二

持天下別婚姻辨族類原風俗扶世教大宗小宗之法所賴以久存者也自宗法壞而門地盛門地盛而譜牒興及譜牒既亡人始不知其本矣章氏序系所從來者遠今蓋獨鯁鯁焉推念本始而究心於譜牒迄能以亡而為完尊尊親親之道藹然可見其可不謂知所本哉雖然論氏族之盛衰由于孫之賢否若漢之袁氏楊氏陳氏唐氏柳氏宋之戚氏呂氏其操義風槩累世不替皆足以厲天下矯異代豈徒以貴富之故乎章氏在異時嘗顯矣然則世濟其美而今聞長世固有不在彼而在此者溢字三益方以宏才粹德嚮用于時古稱能世其家庶其是在是矣乎

送孔成夫序

蘇伯衡

不皇明文範卷十五

十五

惟二年十一月癸巳知縣孔君克勲至自清河越四日丁酉朝于闕下吏部考厥績以其民孚于而政俾復往蒞厥邑爰呂丁未陞辭天子登進克勲申命之若曰爾邑濱于河昔屬天降亂草竊朋興劓剕爾邑民爾邑民四方出徂亡宅弗克宅田弗克田邑時則空虛自朕命一二熊羆之臣底定中土爾邑民乃携持厥婦子復厥宅里惟爾尹茲邑亦既越三載民情民痾亦宜迪知之朕永念人惟求舊肆復命爾以往嗚呼我民亦孔艱矣爾曷相厥居爾曷開厥衣食爾曷屬厥鰥寡爾尚寬乃事黜乃刑夙夜宣昭朕德用澤潤保乂之我戎士苟有離厥次迹于爾土以夷于爾有民時則執以歸于京師爾克俾乃民有生有聚而

而邑罔或怨咨爾克及爾暇逸以詩書惟乃子乃孫是訓凡民亦莫不懷于爾奔走惟爾之歸若厥子於厥父母時乃能朕則爾嘉其大用爾克勲受命再拜趨出以告伯衡曰聖訓聖心罔不在斯民克勲雖無良民牧哉其曷以對揚伯衡曰君克勲惟君世家聞孫克祗慎厥身嘗列在近侍克荷眷知肆簡畀茲邑君亦既克綏茲邑民于前日我聞善厥始斯匪難善厥終如始斯惟不易矧乃祖仲尼有訓既厥斯富斯教嗚呼邑無小大民無衆寡治則同道徃其率由茲以終厥功茲惟無忝乃祖之彝訓茲亦惟克對揚天子之明命君克勲念哉

贈玄默子序

蘇伯衡

不皇明文範卷十五

十四

混沌無聞遊于廣漠之野遇凌虛子入無子方相與論道凌虛子曰至哉道乎大於天地細於芒忽亘乎古今散於萬物狀之而無象執之而不得恍恍惚惚不如歸之默默八無子曰二儀之高下七曜之著明山川之流峙寒暑之變更魚鳥之飛泳草木之悴榮與夫人之男女飲食作息經營何莫非道之流形也吾以為昭昭孰謂其冥冥混沌無聞曰嗟若之於道也曷嘗窺其奧哉不過聞其扃耳夫形而上者謂之道無形無體無臭無聲得其一隅為物得其大全為人而與性俱生焉故道之微而顯也不在乎能言而在乎能行苟徒逞辨說以彷彿又何足為之重輕也傍有一士神清而氣淳皙白而長身聞混沌無聞作是語

已曳杖而歌曰存於天地之後有於天地之先無一息之或停兮無一物之不全不知其孰始而孰終兮但見其忽在後而倏在前蔽之以一言兮曰玄之又玄詎無忘言之人兮默焉而意已傳凌虛子入無子方問其邑里姓名其為士者不蒼竟去混沌無聞曰若不聞除之全椒有孫仲善號玄默子者乎即其人也即其人也

鐵崖先生大全集序

貝瓊

鐵崖先生大全集春秋大意若干卷史鉞若干卷君子議若干卷麗則遺音若干卷志序碑銘贊引箴頌古樂府近體五七言詩總若干卷吁富矣哉古之人鮮有矣先生族出會稽毋夫人李生先生時夢金鉤墜月中其父山陰君

不皇明文範卷十五

十五

摩其頂曰是兒必以文章顯吾門為築萬卷樓於鐵崖山中先生讀書樓上太梯轆轤傳食若是者五年遂以鐵崖自號嘗病國朝承宋以來政厯文抗而未有能振起之者務鏗一代之陋歸乎渾厚雄健故其所著卓然成一家言李翰論文章之要如千兵萬馬而風恬雨霽寂無人聲惟先生有焉蚤擢上第躋膺仕既為眾所忌又耻以妾婦之道媚於時多仇寡與而處之泊如也晚年放浪雲門玉笥洞庭錢塘之間每酒酣興發輒自擊鐵如意歌哀三良弟望諸君辨識者以其天才似太白而學力過之不然何其正聲勁氣薄九霄空四海而陵轡一世也至正初天子詔修遼金宋三史先生乃著正統論凡二千六百餘言其言

以為我朝當續宋統於世祖混一之日不當急於繼遼繼金正大剴切觀者疑之瓊早登先生之門今二十五年矣中惟兵燹不相知者久之及先生避地九峯三泖而瓊亦自海昌至蒐輯手編於散佚之餘幸不歸朽始城而大姓章琬欲毀諸梓以傳無窮俾瓊序之吁荆山之璞豐城之劍不待下和之獻雷煥之發而光怪燭天蓋天下之至寶有終不得而閱者先王之文章雖欲不行於世不可也瓊又何以知之深惟唐韓昌黎之集李漢序之李翱皇甫湜贊之故不讓而書諸篇端實有俟於代之知音者云

鄭本初詩集序

貝瓊

不皇明文範卷十五

十五

登虎圈之臺援弓射之矢踰西霜之山集于彭城之東餘力逸勁猶飲羽于石此功之倍也有窮氏與賀吳北遊賀使羿射雀志其左目而誤中其右羿抑首而愧終身不忘故善射名天下此發之巧者也功不及弓人則其器弗良巧不及羿則其射弗神余謂詩人之於詩亦若是焉天下之善詩者非一而詩之工者甚寡務速者不暇工情而不進者不能工必思之精如弓人之弓發之不苟如羿之射然後可言工矣余獨得之鄭君本初焉本初之詩有曹劉之氣而不肆有陰何之趣而不迫寓物之妙濃秀千態可謂工已非其功倍於人巧踰於人而能之乎自國朝混一以來八十餘年宗工鉅匠以詩名世者不少矣本初恒病

其無古作者意故起而力掃一時之陋未嘗妄作而輕出之或積思累月而後成終歲所得者無幾片言隻字不合矩度則屢易不輟或謂其無倚馬之敏而有閉門之苦夫予人以九年之勤不失為良弓羿懲一發之廢遂至於善射則本初之詩不以遲為病在於遲而工不以屢易為難在於易之而後進也余學詩二十年未能窺詩人之閫奧至正二十一年始交本初於九峯三泖間因得所著五言古詩若干篇五言律若干篇精神心術皆盡於此而中州之綺麗有不足觀矣其門生弟子將餞梓以余知本初之深也求序冠其篇端故不辭而書之本初錢唐人性坦夷與物無競蚤遊四方九山川形勢欣戚感慨一於詩形之

金明文範卷十五

十七

而世之勢利泊如也觀其詩可以知其人矣

送李宗魯序

方孝孺

髮不足者失髻則羞傷指之人無履則憂彼皆不足於已也故望於外物也重內苟足恃千金之寶視之如泥塗文繡車馬陳於其庭而目不少顧豈以得失厚薄動其心哉爵祿之崇卑國之所以榮辱士士不可以此榮辱其身也而使士亦以此為喜戚則士之所貴者鮮矣故有以自適則生死一致也貴賤禍福一視也無以自適則飽饑寒煥皆可以變色而怨怏况大者乎傳稱孔子攝魯相而喜此好事者之浮談夫聖人之於天下不以物而喜戚得位而道獲行天也道不得施天也得與不得皆歸之天何以喜

戚為哉如以得為喜則將以失為憂此好名嗜利者之為非無固必之道也吾固知非孔子事也世之以士名者莫不曰學孔子至考其行合於孔子者無幾孔子之道豈徒言哉知而不信信而不行者眾也臨海李宗魯年二十餘奇傑有偉志入太學貧不能自給人不見其有困容予知其有富貴器也久矣去年釋布衣拜監察御史其容如在太學時今朝廷欲試之於外俾主爪洲廉粟其言貌與為御史時無異今之人有得盃羹而自慶者有失一錢而移怒於妻子者彼非不欲強飾其情內無足恃雖欲偽為而不能也布衣之於御史御史之於主粟吏其得失亦遠矣李宗魯皆不為之少變豈非果有所恃之君子乎李宗魯雖不

金明文範卷十五

十八

慕富貴吾知富貴不宗魯舍也凡人可以富貴而不可以貧賤者不足為君子外物之臨豈足榮辱宗魯哉人苟以

其外者賤宗魯非君子之徒也

石田書隱詩序

練安

塗城之南六十里有地曰石丘其上象山聳然角立其下清泉泱泱交流其中佳木鬱然而並植問其居則曰錢氏也問其世則曰故吳越之苗裔也問其俗則晝耕耘而夕絃歌也余嘗過而樂焉有輿造門見錢氏之胄曰伯起目其貌專精而秀發聽其言疏通而練習余因疑其將慨然出而為時之用也後六年余自京師歸復過其廬則伯起方蓄書築室以為休隱之計出其卷所謂石田書隱者求

余序之且曰吾將老於山林待子一言以傳諸不朽余怪而問焉伯起曰大上不言命其次居易以俟命其下妄行而不知命夫富貴貧賤壽夭命也隨所寓而安之者君子所以俟夫命也是故坐于廟堂上佐天子而下率百官者命也一丘一壑盡力乎耕釣而究意於方冊者亦命也之二者失乎彼必得乎此而世之人常汲汲於彼而戚戚於此余竊惑之故吾隨所遇而安焉若曰慕富貴而羞貧賤豈余之志哉又曰人之所立者禮義也所營者衣食也石田之入雖薄可以供伏臘詩書之教雖迂可以淑後昆吾之所得夫命者既不足以無善天下矣豈不足以獨善其身乎嗟夫余今而後知伯起之為不可及也始余之識伯

皇明文範卷十五

十九

送鄉友林茂才訓導序

丘濬

吾友林茂才以上舍生應校官選與天下舉子群試於奉天門下翰林考其文在優等得贛州府學訓導戒行有日時郡人士在京者比常年為多相與酬錢具酒殺飲食之於城東佛舍酒酣有起而歌者曰湛盧之利兮以艾若華鏃歌鼓吹兮協以枯楊皇華千孤之腋兮當暑以代麻時命則然兮吁其奈何繼有歌者曰章貢交流兮屹以鬱孤

有新廟貌兮高渠渠我裁其冠兮講唐虞說髦士兮來趨其隅尊有酒兮饌有魚鄉人往來兮過簡書安居而飽食兮徐徐于干彼擁蓋以前訶兮方且奔趨歌竟杯行無算談笑譁譁以罄一日之樂竊相語曰方吾儕與茂才同游學校時年少而氣豪顧天下事百無一當其意者於世所謂功名富貴視之若囊中物謂試探手即可得也其後累應秋試至則罷去最後為有司勸駕可以起矣猶且遲遲其行至五六年之久豈意老之遽至邪今不得已俯就儒官翻然收歛檢束就規矩中始終若二人然豈閱世既久而覺前事之為非邪抑歲月斯邁而志氣銷頓邪明日舉以告予予曰不然予不見夫秋水時至邪方其百川暴漲衆流交匯兩決諸涯之間不辨牛馬漫山平谷一壑無際觸木而折衝岸而崩泛石而浮巨峽不能扼高卑不能防一有排迫則怒號哮吼聲震遠邇及夫霜降水落之後奔放者注之海泛濫者歸故道疏而成川瀦而成湖潴而為淵平鋪漫流隨山曲折因風成文可泝可沿可遊可舟可以澆灌可以浣濯可以鑑而目可以供飲食其他潤澤之功沾溉之利無所不有夫今之水即昔之水也何前後相懸絕如此哉時則然也然此乃大川大陸所有之形勢彼夫沼沚汙池烏有是哉若是者可以喻吾茂才矣夫人至於飲華就實之時是惟不用用之而無不可惜其官拘地冷不足以盡其用耳雖然已不自用而授之人俾其代

皇明文範卷十五

二十

以用吾之用是亦吾之用也奚必自己出哉衆聞予言咸以為然遂次第其語以送茂才之行

送都憲李公巡撫大同詩序

彭韶

生於憂患聖賢豈欺我哉執轡羊腸終日無虞而放意坦途反遭顛覆諸事理之明驗也惟身亦然勞筋骨存疾瘵乃能引年而宴安鴆毒未見有壽者也惟仕亦然鞅掌動瘁不憚艱險然後能享功名之盛而祖尚清談躡蹻宰輔其能底于成乎惟為天下亦然烽火通於甘泉而西京乃治異日呼韓款塞漢業遂衰突厥直至渭橋而貞觀益治迨西北晏然天寶之君荒矣是何也人有所畏而後知所警知所警而後有立志志一立萬事可為也我國家治平

皇明文憲卷十五

王

百有餘年加意四陲西北二邊強虜迭仆迭起每厯宵旰之憂謂非中國之福不可也謂非上天仁愛我聖人不可也惕厲弗諼皇極永固瞻彼平城元魏故宅距前世上都不數程實天限華夷之峻防也嘗宿重兵貯元戎監以二三內臣尤慮弗虞以啓戎心乃徃御史之長巡撫其土蓋合文武兼內外而理者也其責誠重矣然而人情耳逸憚勞視居邊若降割規規然欲內處其志如此成就何如哉比者巡撫缺人朝廷思得其士而用之以四川左布政使襄城李公公勉為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璽書付便宜之權以行公學富才優胸中無機數好謀能聽記功忘過造次遂得人心久而益信茲行也欣然無憚色誓將以身委之

輿論翕然稱懷方今廣首錫張其情巨測我輩整腰公有先謀腹裏完實公有定策和文武以濟時事我無訕也公賞罰以振士心我無權也終日欽欽如在敵境加兵於人如行已地用操觚類俾不敢南牧隱然壯長城之勢以禱成漢文唐宗之治豈不盛哉當此之際入殿公相執得而加諸公行有日諸僚屬若儒紳皆賦詩奉餞而都序之以致願望之私云

自序詩集

劉楚

自余入小學從祖父授詩即應口成誦若無留難者久之天機振觸吐辭出語宛合音韻年十歲先君令賦鷄鳴渡江等詩識者類以遠志許之年十六遊興國為侗子師然

皇明文憲卷十五

王

猶日誦書千數言至夜仍賦詩若文以自程勵居三年未嘗有異也會有傳臨川虞翰林清江范太史詩者誦之五晝夜不廢因慨然曰邈矣余之於詩也乃歛蓄性真漸滌故習盡出初藁焚之益求漢魏而下盛唐以來號為大家者得數百家徧覽而熟復之因以究其意之所在然後知體製之工與夫永聲之妙莫不隱然天成悠然川注初不在骨骨乎一句一字之間而已也故嘗為之說曰詩本諸人情詠於物理凡歡欣哀怨之節之發乎其中也形氣盛衰之變之接乎其外也吾於是而得詩之本焉知表裏之不如雅正也艱僻之不如和平也委靡磔裂之不如雄渾而深厚也於是而得詩之體焉知成樂必本於衆鈞故未嘗

執一器以求八音之備知調膳必由於庶味故未嘗泥一品以求八珍之全於是而又得夫詩之變焉是道也前乎千百歲之已往後乎千百歲之方來其能深造而全之者固不多見其真知而信之者亦寡矣竊嘗志慕儔游希蹤巖壑榮輕宦達抗志烟霞或抱膝窮廬經訓以之嘖嘖或放情廣座醪醴以之暢酣至於騁五陵遊俠之豪道方閨華年之思以至離亭送遠繫馬停舟絕塞從征鳴笳奏凱莫不口占成什手寫連編發之耶歛繼之感慨抒懷遣興積日窮年顧存者既無足稱而逸者又多不載故由已卯以迄于己酉三十一年之間其可錄者不啻十之四五而時勢人物則槩有可感者矣每歲彙為一葉而每稿必因

全明文範卷十五

三

所寓之地以為之名曰鍾陵曰五雲曰鄧溪曰雙溪曰鳳山曰瑤峯曰墨池曰東門曰桂林曰龍潭曰北巖曰龍門曰戊巳通十有三稿先時避難山中凡囊橐資筆可以資患難備饑寒者不啻極百計而巧匿之然皆不能以保而有也惟茲稿一十三帙貯以小篋野人不知其為文字也深瘞之草間乃獲存焉非幸歟他日余友蕭猗取而校之既慮其雜而無所屬復懼其漫而無所徵也乃析諸體而類次之若五七言長短古律併絕句四三言等作通得若干首釐為三帙將以藏于家俟余兒之長而歸之也其意不亦厚且遠哉若余也方幼而竊銳於學逮壯而未之克既強而益以不競忽焉老之將至而不知追惟往時父兄

師友所以期待之意每一念之輒不覺悲憤之相仍而涕泗之交下也凡其咕囁躡眄而不能自己於言者譬如幽鳥之鳴春秋發之號寒有莫知其所以然之故者矣若曰是可以觀可以味可以興則吾不知之矣請以俟後之君子擇焉

送鈞州守鄭侯序

張汝弼

華亭鄭侯由進士知鈞州論者曰侯可以為能吏乎夫今之所謂能吏者必諂媚足以結上官機智足以籠下人矯抗足以干名聲驚猛足以警強黠巧取足以濟緩急侯可以為能吏乎噫亦難矣有詰之者曰夫是之謂五蠹矣其能子謂侯廉乎曰廉慎乎曰慎勤敏乎曰勤敏正乎曰正

全明文範卷十五

三

曰是之謂五善有一善可以弭五蠹孰謂五善備而弗謂能吏哉曰善矣吾恐古而不今也曰昔人有笈山鷄于市號之曰鳳而求售者傾市狂奔而環視之曰鳳有識者過之而詫曰鳳胡為乎而殺之百鳥亦胡為乎而背之衆聞然怒而詬竟斃之而去真偽之不敵久矣古今人情不甚相遠以五蠹同人識者過焉終必斃之果能出五善而反弗謂能吏哉侯聞之曰予習五善未能也察五蠹未精也斯行也能無以巧取誘我者能無以諂諛結我者能無以驕抗干我者能無以機智籠我者能無以驚猛警我者能無以然恐五蠹之及而弗能禦也侯之友張弼乃書以為贈侯名圭字淑潤世有顯人若宣撫使公荊州貳守公尤卓卓

者善亦有自哉

甲申十同年圖詩序

李東陽

甲申十同年圖一卷蓋吾同年進士之在 朝者九人與南京來朝者一人而十會于太子太保刑部尚書吳興閔公朝瑛之第而圖焉者也圖分為三曹自卷首而觀其高顯多髯髯強半白袖手右嚮而側坐者為南京戶部尚書公安王公用敬微髯髮頰白為高聳背若有負而中坐者為吏部左侍郎泌陽焦公孟陽微髯多鬚白髭髭不受櫛面骨稜層起左嚮坐右手持一冊冊半啓閉者為禮部右侍郎掌國子祭酒事黃巖謝公鳴治又一曹微髯頰面笑齒欲露左手握帶右嚮而坐者工部尚書郴州曾公克明虎頭方面大目豐髯髯微白而長左手携牙牌右握帶中左坐者閔公也白髯黎面而老皺兩手握帶中右坐者工部右侍郎泰和張公時達無髯頰面聳肩袖手而危坐且左顧者都察院左都御史浮梁戴公廷珩又一曹為戶部右侍郎益都陳公廩夫者面微長且頰眉濃鬚半白稍右嚮而坐為兵部尚書華容劉公時雍者面微方而長鬚髯皓白左手握帶右手按膝而中坐予則面微長而髭鬚數莖白且盡中若有隱憂右手持一卷如授簡狀坐而嚮左居卷最後者是也十人者皆畫工面對手貌緊得其形模意態惟焦公奉使南國弗及會預留其舊所圖者而取之故僅得其半而已是日謝公倡為詩吾八人者皆和

皇明文範卷十五

二十五

皇明文範卷十五

二十六

焦公歸亦和焉傳有之物之不齊物之情也十者數之成而亦數之漸以吾十人者得之於四十年之餘良不為少然以二百五十人者而不能二十之一則謂之多亦不可也以年論之閔公年七十有四張公少二歲曾公又少二歲謝焦二公又少一歲劉戴陳王四公又遞少一歲乎於同年為最少今年五十有七亦已就衰追憶曩時之少者壯者使猝然而逢之若不相識也且以地以姓論之無一同者以官則六部之與都察院其署與職亦莫能以皆同蓋所謂不齊者如此然據志效力各執其事以贊揚政化則未始不同語有之人心不同有如其面今固不可以貌論也又何爵齒族里之足云乎茲九人者之才之行彙征類聚建功業于天下固將以大有成惟予寒劣無似方懼名實不副而是心也不敢以相負也然則今日之會豈徒為聚散離合世講之具哉唐九老之在香山宋五老之在睢陽歌詩宴會皆出於休退之後今吾十人者皆有國事吏責故其詩於和平優裕之間猶有思職勤事之意他日功成身退各歸其鄉顧不得交倡迭和鳴太平之樂以續前朝故事則是詩也未必非寄情寓義之地也因稗而序之以各藏于其家閔公名珪張公名達曾公名鑑謝公名鐸焦公名芳劉公名大夏戴公名珊王公名軾陳公名清今各以字舉而予則太子太保戶部尚書兼謹身殿太學士長沙李東陽貢之也進士舉于天順之八年會則于弘

治十六年癸亥三月二十五日越翼日乃序

送憲副張君之任陝西序

羅玘

地之涯為邊衣之齊而緣也亦謂之邊凡器物之旁肉通謂之邊然則邊之云者中國之盡際外此則為蠻為戎為羌為狄先王亦不得而兼治之蓋越邊而來以為衣求以為器物不可也然物之壞也皆自其邊始故先王于此尤甚憂而重為之防非憂邊之民不足以抗之為之憂也憂夫無以使邊之民抗之有壞而入內之道焉之為憂也邊之民其生而風土之鍾長而氣習之漸大約與之亦不相遠其山海與之相陟降而浮游也其飲嗽騎射漁獵與之相錯而便習也父輩而子夷也父夷而子輩也或其身之

不請本範卷十五

王

迭為華夷也皆不可得而準也而或者恃吾關吾堡塞在猶謂吾中國如完器物然其亦不思之甚矣於乎邊圉之寄可視以為何如而獨付之武人况儉人之與庸人乎正速其壞而已西北之邊古已不與東南並而西于今尤為多警洮岷亦西之一面生蕃西羌之所窺覲而比年伏孽孔深天子以為宜得憲臣之有威望者節制之以銷于未萌于是以監察御史張君為陝西按察副使往即其任君前奉詔按甘肅邊臣諸不職者朝議服以為能蓋肅之距耳也五百里是為瓜州瓜之西古王門關也而中國之地至是亦盡矣計其道里之虺蟠剗屈於河山之間腰腹脊脇要皆膚也其穿而入也幾隨其入而薄也幾城其變

也孰激之其末也孰導之孰執為之殿孰執為之魁君道時顧瞻躊躇固有一定筭而後諸賢輩者無所動其喙不得盡其辭焉稱曰能宜也洮岷尤近於耳羌之強不及於諸虜偏裨將校非大將尊重臣而副使之得久於其任又非御史暫臨比也天子之所以用君烏得無情乎或謂君臺端之老者也宜在朝廷預政事其出非宜是之謂不知務蓋泥於五大不在邊五細不在庭之論而未考韓范二老負五大之望皆嘗在邊矣然則邊圉果可付少年乎凡器物於其旁肉之邊倍厚之然後可保其恒完而不壞用君於邊固以厚邊也庸非所以重君乎此非予之言也其察言之于予者也且使書之為序以為君行贈

不請本範卷十五

王

王堂齋宿聽琴序

羅玘

成化丁未孟秋上將禮享太廟翰林于職為最親于地為最密故先事之日內閣元老畢肅察入院齊後應時而院隸夷滌堦除闢扉布榻謾足屏息以須事事于是負者挈者昇者擔者沓然而至褶提氍毹充牣于西廂之下筆棲于床茶宿于竈或琅然高吟或默然危坐或盍簪而談或隱几而寐雖動靜不同而凝神滌慮積其誠一也俄而暮炊輟烟鳴鐘啟夕群動畢飲萬籟俱寂眾起而散各投所佚余亦入室就枕而休焉忽有聲作于鄰壁之間琮琤琤琤冷冷汀汀乍斷乍續乍細乍大若亂水赴壑而滾然奔奔若輕颺入竹而颺然發憂織女裂帛於休機官官鳴王

于衆踴而皆不足喻也余謂童子曰此何聲也女知之乎曰隔窓丈人有物一事縱延三尺而徑咫尺上有列星而復窪然絡以素縞跡以覆趾默然其里確然其形以爪劃之鏗其有聲不知其他也余曰噫此琴也如何見焉曰從其隙而覲之取余乃擊裳而起排其戶而啓之復請丈人得而鼓焉始則吻吻而沸裊裊而延舞幽谷之柔風碎高枝之零露怨而不怒傷而不激丈人曰若亦知此也邪余曰猗蘭操也方今主上渴于登賢矧獲大聖不知其何如尊榮也請置此而更其操于是切切淒淒若訴若泣羈鳥噪而思林縲猿哀而靡脫憂深患迫誰控誰告丈人曰若知此也耶余曰此拘幽操也湯網解而庶類咸亨周園空

不皇明文範卷十五

壬九

而萬姓大悅矧今至治之世而吾未聞聖人宰也吾願子更之良久紐軫促絃易商為宮未成曲調先覺雍容颯颯乎優柔而不迫洋洋浩蕩而無垠耳既洒然心隨以清神思恍惚如遊舜庭余曰至矣哉盡之矣昔有虞氏奏此而景星出慶雲見天下之民含哺鼓腹而不知帝力之何有也丈人意或者其在斯乎曰然遂乃袖而橐之使童子出戶而視焉漏已午而宮門闢矣遄起肅恭趨而將事聞衙那清廟之九奏而猶琴音之在耳也退而次其語為聽琴序

送和君宗規出知徽州府序

羅玘

御史即吏也然其出按方岳宣使監司雖以耆舊老成至

其地亦必郊迎肅入以時謁見左右股以坐問更端則起而對下巡列郡守必俯立迎道左庭恭必趨謝守地惟謹至支郡之守與諸縣令則望塵而奔唱衙以入謁請而拜謝守地不職視顏色以退其下倅簿百職立廡下固已奉氣政容跼踖盤辟進退維谷而已矣外而介冑之吏奔走喘汗于塵埃中御史坐車中不知也雖然御史豈故為是哉自夫天子巡狩之典既廢其勢必歸于此亦治體宜爾也然尊孤易危群射四至往往蒙被譴過十而二三九載最陟亦多監司之佐即前日之左右坐者也或歲未及則出守郡國即前日之庭恭而趨者也夫以前日居然受之今日自為之懦者于此有改行焉傲者于此有陵分焉雖

不皇明文範卷十五

壬一

有天下易治之郡吾見其難也祁君宗規得徽州獨曰始吾以進士出知唐山人意吾有愠色吾而不以進士視吾身思吾嘗為書生也于是為縣甚其庶幾三年無愆尤既而召入為御史人意吾有矜色吾而不以御史視吾身思吾始去縣令也于是立臺端按廣西庶幾六年上下無愆尤今吾為守壤地千里而又託于王畿之內無宣使監司之察蓋一歲之迎而趨者一二焉其餘固吾殫其力而為郡日也向吾不為進士則山陰之書生耳求一命且不可又安有今日邪于是其寮皆知君之安其官其去是而為宣使監司必思為守者不責其所難為凡為守者得行其志焉伯宣使監司而入為郡寺臺之長必思為宣使監司

不責其所難為凡天下之宣使監司得行其志焉所為無施而不可其在君乎微之郡良未足盡君也遂相與交贊游揚君為可法使于書之為送行序

楚辭序

何喬新

楚辭八卷紫陽朱夫子之所校定後語六卷則朱子以晁氏所集錄而刊定補著者也蓋三百篇之後惟屈子之辭最為近古屈子為人其志潔其行廉其辭離逸調若騷騷駕虬而浮游乎埃壘之表自宋玉景差以至漢唐宋作者繼起皆宗其體變而莫能尚之真風雅之流而詞賦之祖也漢王逸常為之章句宋洪興祖又為之補註而晁無咎又取古今詞賦之近騷者以續之然王洪之註隨文生義

皇明文範卷十五

三

未有能白作者之心而晁氏之書辨說紛拏亦無所發于義理朱子以豪傑之才聖賢之學當宋中葉阨于權奸迄不得施不啻屈子之在楚也而當時士大夫希世媒進者從而沮之排之目為偽學視子蘭上官之徒殆有甚焉然朱子方且與二三門弟子講道武夷容與乎溪雲山月之間所以自處者蓋非屈子所能及間嘗讀屈子之辭至於所謂往者余弗及來者吾不聞而深悲之乃取王氏晁氏之書刪定以為此書又為之註釋辨其比興之體而發其悲憂感悼之情是作者之心事昭然于天下後世矣予少時得此書而讀之愛其詞調鏗鏘氣格高古徐察其憂愁鬱悒遺絕惻怛之意則又悵然與悲三復其辭不能自已

顧書坊舊本利缺不可讀嘗欲重刊以惠學者而未能也及承乏汲臺公暇與僉憲吳君源明論朱子著述偶及此書因道予所欲為者吳君忻然出家藏善本正其訛補其缺命工鐫梓以傳既而以書屬予曰書成矣子其序之使讀者知朱子所以訓釋此書之意而不敢以詞人之賦視之也嗟夫大儒著述之旨豈末學所能窺哉然嘗聞之孔子之刪詩朱子之定騷其意一也詩之為言可以感發善心懲創逸志其裨于風化也大矣騷之為辭皆出于忠愛之誠心而所謂善不由外來名不可以虛作者又非聖賢之格言乎使放臣屏子呻吟味嘆于寂寞之濱則所以自處者必有其道矣而所天者幸而聽之寧不凄然興感而迪其倫紀之常哉此聖賢刪定之大意也讀此書者因其辭以求其義得其義而反諸身焉庶幾乎朱子之意而不流于雕蟲篆刻之末矣

皇明文範卷十五

三

送閩憲副何廷秀序

楊守陳

金閨之髦華門之俊閥余目夥矣聰敏者或儻蕩廉介者或迂僻政治文學之兩能者亦何鮮哉刑部正印何廷秀與余交稔矣其容溫其語呐其行端謹而潔清其文典贍其學博其政治明以達庶髦群俊鮮克與之有者茲被命陟憲副于閩閩產若刑部即李廷美者徵余文贈余所欲贈者無乃廷秀之所厭聞者耶夫憲將以去不善而納之善也碩鼠食苗詩人所傷閩之文武大小百司無所謂碩

鼠者乎土偶被文繡而坐之民上有識嘆焉百司無所謂
土偶者乎童牛羸豕大易有烟戒矣奸宄寇賊無所謂童
牛羸豕者乎魚有陽鱈者釣則投綸錯餌迎而吸之其味
薄而不美百司無所謂陽鱈者乎桑木內有蠹則外若癰
疽家之狗猛而噬人則沽者不至百司之胥史僕隸無所
謂桑雅猛狗者乎夫蕭艾不剪蘭茝不蕃驅蝗鋤草所以
戕禾黍也廷秀佐憲其尚搏碩鼠撤土偶犒童牛並羸豕
并陽鱈之角劾桑雅驅猛狗庶八閭之境百職清元元寧
年穀屢稔海波不驚廷秀之聲光位秩其可量乎昔廷秀
之尊考嘗知溫郡以善政清節名天下累官吏部尚書廷
秀之賢有所自矣紫荷赤管乃其家之青氈也行且復與

一八皇明文範卷十五

三十五

故少詹事柯公挽詩序

楊守陳

陸機有言長筭屈于短日遠跡頓於促路余嘗誦而復之
情辭兼至足以興千古無窮之慨然其所悼者曹操耳夫
操肆狡凶而謀篡竊惟矜虜石勒亦耻而不屑為者何長
筭與遠跡之可嘉而悼其短以促耶彼漢獻之二子何異
乎季豹而伏后董妃豈直其分香之諸娣耶忍於彼愛於
此垂沒猶不自反固已可笑抑孰知司馬懿之遽襲其筭
而踵其跡耶吾嘗恨操凶逆幸不短促而卒移漢鼎雖昭
烈武侯之興不能光復每讀漢紀未嘗不憤然也機何為
而悼之哉桓溫仰王敦而三嘆蓋其逆心同也機之悼操
豈猶是耶宜其死於建春之難也古之人若顏充國若冉

鄆公若前所謂武侯若賈太傅若馬侍御若張宣公之流
或道德足以康濟萬邦而弗獲小試於時或才能足以經
綸四海而弗及盡見於世是則可謂長筭屈于短日遠跡
頓於促路者矣千載而下仁人志士猶為之悲傷嘆喟而
不已况當時者乎閭柯公孟時以進士第一人官翰林姿
表德器材識文學一一受出人表秉史筆典文衡視院篆
日勸講於經筵皆茂著勞望累遷少詹事兼學士望益隆
於天下以外艱歸有詔徵之將大用力辭不起服闋卒于
家士方仰之若山嶽民且望之作霖雨帝將倚之為益梅
而公亦素以位宰執而克舜君民者自期待詎知其遽止
於斯非所謂長筭短日遠跡促路者耶故自天子公卿而

一八皇明文範卷十五

三十四

石田藁序

吳寬

詩以窮而工歐陽子之言世以為至矣予則以為窮者其
身阨必其言悲則所謂工者特工於悲耳故嘗以為窮而
工者不若隱而工者之為工也蓋隱者忘情於市朝甘心
山林之下日以耕釣為生槩書為務陶然以醉脩然以游
不知冠冕為何制鐘鼎為何物且有浮雲富貴之意又何

窮之足云是以幾于吟咏不清婉而和平則高亢而超絕
求之唐人若陸魯望是已今其詩具在予嘗讀而愛之魯
望吳人也吳之詩自魯望首倡盛于宋尤莫盛于元然其
人多生于季世其身雖隱其時則窮則其詩亦悲而已予
嘗讀而傷之入皇朝來偃兵息民天下向治及承平日久
人情熙熙士之求仕者爭治經義取科第而出若相城沈
氏碩獨好隱蓋自覲菴徵士已有詩名于江南二子貞吉
恒吉繼之吾友啓南資更秀穎得父祖之教接宋元之派
以上邇乎魯望且其宅居江湖間不減甫里之勝賓客滿
坐尊俎常設談笑之際落筆成篇隨物賦形緣情叙事古
今諸體各臻其妙溪風渚月谷霞岫雲形跡若空姿態倏

皇明文範卷之十五

三五

變玩之而愈佳覽之而無盡所謂清婉和平高亢超絕者
兼有之故其名大播不特江之南也予少居鄉亦喜為詩
辱相倡和方自愧于松陵之能美而其子雲鴻乃欲得予
序其石田藁者予何以為序噫聖俞既仕而得乎窮啓南
不出而全乎隱節其詩之工一也而悲樂則殊覽者當自
得之啓南詩餘獲為圖繪妙逼古人或謂掩其詩名而卒
不能掩也今年七十餘詩思益衰數日輒成什予愧不能
窺其際又安得而盡讀之邪

皇明文範卷之十五終

皇明文範卷之十六

序

丘先生文集序

程敏政

文之說何昉乎蓋嘗考諸古矣凡物之粲然可指者謂之
文文者道之所在也故見于上曰天文見于下曰人文見
于世煥乎其有迹者曰文治曰文教非若中古以來指操
觚染翰者謂之文也夫文固非操觚染翰者可盡然詩書
所載詞命之作雅頌之篇類非偶然卒爾者可辦而孔門
亦有文學之科蓋道術未裂言與行俱本厚而未茂詞出
而文成正大光明敷暢條達見于治則民格著于教則民
孚所謂吐詞為經而文之盛不可及也漢毛公董子之徒

皇明文範卷之十六

一

始以經術名而鄒陽枚乘之流乃專以文顯遷固亦岐而
稱之蓋以操觚染翰為文而別於經術昉此日竊以盛而
闡倒乎隋唐之間雖一二名世鉅公知文不止乎是亦畧
見道之彷彿矣顧一時談經者專訓詁為文者尚聲律而
上之人又以經義詞賦更迭取士其遠于道一也至宋而
程朱大儒者出斯道復明曉然示人以徒文之不足濟物
然不得任道撥之重于斯世則亦安能盡刊其故習而反
之一旦哉蓋經術文章之流弊甚矣不得已而為說以通
之亦曰為毛董而不為鄒枚為韓李而不為燕許為歐曾
而不為楊劉為陶杜而不為徐庾溫李則亦庶幾可以廣
道術求不倍于孔門矣走不佞嘗以此質之瓊山丘先生

先生是其言以為知道然走實不足與于斯也先生門人翰林吉士蔣君冕及其嗣子太學生敦輯先生平日詩文為若干卷間以視走請序其首簡走讀之累日得其大端而嘆曰何其養之深而出之滯然如此哉先生嘗言世之作文者類喜煅煉為奇不究孔子詞達之旨咸剿竊以為工不識周子文以載道之說雖有言無補于世無補于世徒工奚益故予平日不欲以詩文語學者其言如此蓋先生懼學者之無本也則有學的之編懼學者之不知變也則有世史正綱之作懼學者之明體而不適于用也則有大學衍義之補其言鑿鑿乎必可見之于行行之必可以興文治洽文教而致吾君于堯舜三代之上流聲實于兩

皇明文範卷十六

二

間作楷模于來世蓋不為空言也顧此集雖出於所學之緒餘然闕肆而精醇明潤而雅潔究本之論扶世立教之意郁乎粲然將上班于毛董韓李歐曾陶杜之間視世所謂訓詁之陋聲律之卑殆將羞以為道者矣所謂一代之豪傑非耶先生名濬字仲深世居瓊山起進士甲科歷官翰林學士國子祭酒累進禮部尚書掌詹事名位之崇聲華之美固不可謂之不過而士望尤未滿焉然則天下後世求知先生者著述具在而此編亦不可少也走辱知先生也深又同事經筵史局獲副詹事府與僚案之末故因冕與敦之請序先生之集而極論文之所以為文者如此

送太守汪君之任鳳翔序

楊薰

漢李廣為上郡太守擊敗匈奴馬援為隴西太守擊破先零諸羌唐安祿山之亂顏真卿兄弟並以太守募兵討賊諸郡響應孰謂今之太守非古之太守也近年北狄出沒烽火通于咸陽虜騎至于秦涼自陝以西居民皇皇天子既命將出師矣於去秋則以御史馬君守西安於今春則以御史郝君守慶陽郎中熊君守臨洮王君廷冕守鳳翔皆擇自南都定一時之選廷冕將行郎中黎君允正都事劉君廷益謂薰於廷冕為進士同年合有言以為贈薰謂李廣馬援之事雖未可責之儒吏然二人皆陝西人才上郡隴西諸郡南山之下田牧之間其有如昔之射虎與亡命者乎相與講求滅虜之策或轉而聞之於大將或自以

皇明文範卷十六

主

用之於倉卒非吾職之所當為乎三秦豪傑自昔有稱召募之際必得冒騎射負俠氣如李彥仙其人目瞬如電驚勇絕倫如韓世忠其人非吾職之所當為乎然猶未也頻年出師餽餉弗繼以府庫之財而招輦運之商則有權豪侵剋之弊以郡縣之民而任飛輓之役則有鬻產陪償之苦不在於為守者之責乎猶未也陝西之民加之以師旅因之以饑饉逃移且過半矣沿邊郡縣至有空村無人者繼此有警焉粟誰與供召募誰應若是者又不在於為守者之責乎是數者拊循其本也轉輸其次也詢謀召募又其次也廷冕初守忻州令行禁止及還南京戶部員外郎郎中自尚書以下俱以老成器之然則前之所云廉安得

不於吾廷冕有皇哉近雖傳報虜已遁去然汲汲圖惟正
在此時冒頓墜其壯上肥馬惟見老弱羸畜皆其故智必
在我有備萬一大羊奔逸鳳翔屹為陝西保障朝廷論功
行賞如前代故事郡守入為三公則豈獨交游之幸同年
之光而已哉

送清狂山人歸泰和序

楊蕙

予將遊華胥氏之國童子走報有客在門頭戴華陽巾身
披鶴氅衣手持綠玉杖自言清狂山人予驚喜曰望之久
矣乃肯來耶倒屣出迎揖之草亭延之上坐山人謂予何
以曰予曰曰常拜觀孔子及程朱一聖三賢之像作者
皆有遺恨山人曰此事吾能為之盤礴間忽見一人其額

皇明文範卷十六

四

似光其項類答繇其有類子產溫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
果孔子之像也少頃忽見二人一人楊休山立盎然春風
一人面色嚴冷凛然秋霜則程伯子叔子之像也又少頃
忽見一人而有七黑子如七斗狀從容禮法則朱子之像
也予謝之曰若此者使日日而張之則日日聖賢在目也
時時而張之則時時聖賢在目也豈不足以起後學敬仰
之心乎他如貌留侯如婦人女子貌四皓鬚眉皎白衣冠
甚偉其餘如山水如樹草恣意點染俱出人意表妙矣哉
山人之所為也為留兩月餘予何所作惟與之抹明月批
清風沐曉露晞朝暎敷煙霞於匡床欒沆瀣於清樽如此
而已山人一旦揖予將御風而返援而止之不可得也厚

歌而送之山人郭氏仁弘字泰和人歌曰繁山人兮聰明
妙比握彩毫兮揮霍不止天機幹旋兮不見斧鑿鬼神出
沒兮其窺端倪如洞庭之張九奏兮無首無尾如廣寒之
舞霓裳兮無終無始當其豪放兮孰堪任使調東海以為
丹青兮鋪大空以為素紙衙官公麟兮僕命道子餘人碌
碌兮又何足齒彼孫思邈之收方伎兮有識所皆山人蓋
隱君子兮非畫史

贈鄭都憲詩序

周孟中

諫不得已也不得已而諫與得已而諫孰為忠於乎得已
而諫者防於未然不得已而諫者救於已然得已且諫况
不得已乎昔之人若賈生為漢文帝痛哭流涕魏徵為唐

皇明文範卷十六

五

太宗預陳十漸真宗時天下可謂無事而田錫常若有不
測之憂斯皆憂治世而危明主謹履霜之戒於未然得已
而諫也朱雲之諫成帝陽城之諫德宗郭伋畫圖以諫徽
宗斯皆進苦口之良藥為治身之膏肓啓納約之牖於已
然不得已而諫也夫忠臣之事君猶孝子之事親得已而
諫者聽於無聲視於無形喻親於道者也不得已而諫者
父母怒不悅起敬起孝悅則復諫者也其時異其心同易
地則皆然也若夫悻悻自好以賣直沽沽自足以駭俗蠅
營狗苟以容身保祿皆二者之罪人也奚以丈夫云哉南
舒鄭公頃以中丞巡撫陝右適歲連大饑公奉上命摩撫
煦哺民以大寧視宋富鄭公之在清州其活人不知孰多

勤者勸貧而饑寒者感君言如飲醇醪如挾纊然而一時
田野大闢公私蓄積隨處而備而君之聲譽亦放敷上下
聞嗟夫農之政大矣昔者成周之世建官三百六十而於
卿遂皆有官用以周知具民與其所宜地以爲法而縣于
邑閭察年上下而出歛之以均民食而則其急以故民不
告饑卒告饑亦有備後世建官於守令之外詳於他職而
農不置官閭守令賢者用心農事其否漫不加意一旦有
急民相枕藉以待盡如山東之殍是已然則農官之置其
可少哉朱君丞歸安嘗作省耕圖以視予予以其重政本
也故不辭而爲之言若夫課農之政而得湖山之趣花木
魚鳥之情則有詩人詠詠在

皇明文範卷十六

八

贈馬君知姚安府序

周璣

成化十七年春正月天子開明堂以朝諸侯大行黜陟之
典以勵庶位用利益於生民於是以南京戶部郎中馬君
自然知姚安軍民府考輿地志姚安南去京師萬里在唐
宋間爲蒙氏段氏所據職貢不入天子委之我國家受天
明命薄海內外罔不臣妾而姚安入職方列聖相承務懷
遠人長吏皆延命而其佐則以其土之渠爲之命下之日
都邑人士嘗遊於馬君者皆謂馬君賢馬君有詩古文
宜處內地與文人秀士相周旋以陶成雅俗今奉此與彼
非計也馬君聞之曰諸君吏姚安乎夫華而夷習華固夷
也夷而華習夷其不爲華乎姚安有官府以明政刑有學

校以脩教化民知貢賦徭役以服事其上加以聖天子在
上仁風義聲披拂寰宇凡有血氣莫不尊親則姚安雖遠
固內甸比也於是日講求所以爲治與教者大小節目罔
不備具其意不以姚安視姚安而以中國視姚安也或聞
馬君言而疑之予曰子不見夫爲牙職者乎養群驥竹筒
中鼓而出之令左右陣蟻繩繩乎各就部署若孫武氏之
行三軍也夫蟻非可以言語教道也不過因其欲而導之
耳姚安雖遠皆吾人也馬君又知所以導之政其有不咸
乎他日馬君同官王德孚輩請贈言因述是以歸之且贊
其往馬君內江人其諸父兄弟同侍登進士第者五人馬
君在戶部三遷至郎中皆有能聲爲人外溫內通蓋達於

皇明文範卷十六

九

政云

贈陳同知考績序

周璣

成化辛卯夏予知廣德州其冬十月浙西陳君一之來副
予陳君言曰天下郡縣長佐吏賢不肖混淆公私異趨喜
怒相衝不足以集事今某來佐君譬如駕舟君其司舵予
左撥右刺而期於必濟譬如驅車君其御予左推右挽毋
庸臭厥載譬如調羹如和藥君其爲庖人爲醫師予爲鹽
梅參苓以備佐使願君毋鄙外予予爲君効力予曰善於
是稽典故求吏隱訪民奸別公私之務定賞罰之科度淺
深之序究緩急之宜參於人情揆於物理務銷宿弊而布
其新圖予恒中處君佐予于外凡予謀有益於民者君宣

布之有裨於國計者輒為贊助惟恐後先是小民以公私
債負竄他方君佐予招徠之者二百有餘家先是民生女
不舉君佐予嚴條約重賞罰共活民間女六千八百有餘
口先是倉廩乏君佐予積糧七萬有餘石先是軍需歲積
不起君佐予賦民畝完部牒百數十事先是各衙逋逃卒
及府內外工作人部委長吏磨勘送就役君視予寡于食
勞于庶務而佐予勘解者數百人故予舟得免風濤之患
重得免泥淖之憂萬不覆餗藥能濟人而不知其撥刺推
挽品劑佐使皆君之力也今君以滿三載書績去予不為
君言將誰言嘗記君初拜官時翰林商君良臣謂是州大
不臨于司府且某為長吏而得君佐之宜相與以有為瑛

皇明文範卷六

十

不敏不足以辱知己若君善佐予信乎其為知人之明也
君到郡下見商君幸為我謝焉

新刊五子書序

楊一清

蕭子二卷凡十四篇鵬冠子三卷凡十九篇子華子十卷
尹文子二卷篇如之公孫龍子三卷凡六篇侍御沁水李
公得之俾西安郡僚托之木與四方學者共焉予自始學
即知慕諸子百家言局於舉業未暇也長齒仕籍稍免涉
群書顧學無本恐眩於途轍方慄慄近思亦不暇及所謂
諸子云者然嘗竊聞儒先緒論而有以悉其是非矣至是
乃得聞所未聞學所未學信矣哉先民之妙於言然益以
見儒先之論之正也蕭子蓋子書之始雖篇章錯不完

而其文質其義私實古書無疑鵬冠子不知何如人韓愈
氏陸氏論其雜黃老刑名然矣而其述三才變通古今治
亂之道要不為無見也子華子叙稱其指歸道德經紀仁
義而其書又類道家言又多勦浮屠老子莊列黃帝內經
春秋外傳司馬遷班固諸書藻飾而成當出偽手以其辭
氣舂容文采煥發故學文者好之尹文子言大道似老氏
言刑名似申韓不必求其真偽蓋無足與者前輩併劉向
仲長氏之序皆謂後人所依托有以哉公孫龍之辯甚矣
而白馬非白之喻堅白同異之說終不可解欲正名實而
名實卒不可正戰國處士其橫議浮類是耶嗚呼大道既
隱異端曲學起而乘之言人人殊漢藝文志所載寔一百
八十九家昔之君子嘗欲東而殲之矣予謂洙泗之流既
微濂洛之源未啓邪說害人烈於猛火尚忍從而膏之自
五緯聚奎諸儒闡道士稍通章句即知尊孔孟而黜百家
雖諸子並生於世適足為指麾驅使之資耳况眇焉如錢
之言顧足為吾病乎且至理無所不寓苟莖有所當察權
度在我則寸長片善皆可取不可棄此侍御公之志而予
為述之者也

皇明文範卷六

十一

送彭太守之徽州序

楊一清

今天下不患無能吏患無廉吏不患無廉吏患無儒更能
者不必廉廉而不能者有矣若儒者之為吏無有不廉無
有不能今治行卓卓被旌舉者率多能吏不廉者時亦參

錯其間廉而被旌者有之屈抑不振者不可謂無也故
能吏易為廉吏難况儒吏乎夫儒者之為吏必先撫字必
卹孤寡必重農桑必興學校厲風俗若是者古之所取而
今之所忽下之所安而上之所不暇為謀者也故為儒吏
尤難然尤有甚難者民窮而賦益急他人可以取辦儒者
肯如是乎旱乾水溢而必取盈焉儒者肯如是乎令有所
不便獄有所不平推移以就上官之意能者固優為之甚
則非義之求非分之禮亦將甘心焉儒者肯如是乎吾始
怪夫吏之不儒而卒憂夫儒之難乎為吏也已吏而儒人
將笑之為迂為僻甚則巧詆厚誣無所不用其極矣若儒
者之自為謀則固曰求諸已而不必求諸人官可棄而吾

皇明文範卷十六

十一

之道不可枉如是而已彭君濟物始為蘭州學生以孝友
誠確為先提學今御史大夫浮梁戴公所器重釋褐為名
進士授工部主事改刑部進員外郎郎中能以詩書節法
比不茹柔吐剛屢勘大獄犴然當乎人心有恃勢毆殺人
者君按之當抵罪或為之資緣祈脫死時勅遣中貴偕三
法司錄重囚議將釋之君執不可或以朝廷欽恤意為言
君曰如死者何竟莫能奪由是名聞縉紳間刑部侍郎平
湖屠公應詔薦之尋以父封君垂白移疾家居今年迎封
君就養京師月餘擢徽州知府君固儒者嘗以比虜寇邊
上攻援三四策是宜置諸禁近以備緩急任使而吏部乃
使之領甘郡麾以去豈誠以儒吏不易得將有望於君乎

夫儒者為吏宜莫有過於晦庵朱文公者矣文公為政公
移案牘具載文集可攷見其招延郡士入學勸農佈種
禁游惰契勘賑卹災傷存問孤老招商積穀減市稅諸事
戒諭諄悉條格井然即所謂能者豈復有加於是此外非
無事而莫之記載者其所重專在此也使公久於其治蒼
生之被澤者可量哉君志文公之志學文公之學而新安
又文公鄉郡也以公之政治公之鄉宜無難焉爾矣論者
咸稱徽郡不易治固病其未有以文公之治治之也君慎
圖之曰能曰蕪無足為君道文公儀刑具在執是以往積
誠以將之持久以待之收儒者及物之效其在茲乎君慎
圖之勿使咄咄者增茲多口也

皇明文範卷十六

十三

重刊左傳詳節序

王鏊

春秋左傳詳節三十五卷宋魯齋朱申周翰注釋今董南
徽學政黃侍御希武翻刻以示後學者也侍御以近世學
者莫不為文而未知文之有法故刻示之予叙之曰文非
道之所貴也而聖賢有不廢故冉牛閔子顏淵善言德行
子夏子游以文學名孔子亦曰言之無文行而不遠而善
鄭國之為詞命也則文豈可少哉學者不為文則已如為
文而無法法而不取諸古殊未可也左氏疏春秋於聖人
之旨未盡得也而載二百四十二年列國諸侯征伐會盟
朝聘宴饗名卿大夫往來詞命則具焉其文蓋爛然矣於
時若臧僖伯哀伯晏子子產叔向叔孫豹之流尤所謂能

言而可法者下是雖疆場之臣亦善言焉有若展喜呂飴
甥賓媚人解揚奮揚厥由方伎之賤亦善言焉有若史蘇
梓慎裨竈蔡墨醫和緩祝鮀師曠夷齊之遠亦善言焉有
若郟子支駒季扎聲子沈無戎遠啓疆閨門之懿亦善言
焉有若鄧曼穆姜定姜僖負羈之妻叔向之母於戲其猶
有先王之風乎其詞婉而暢直而不肆深而不晦鍊而不
煩繩削有若刺焉而非贅也若遺焉而非欠也後之以文
名家者孰能遺之而為史者尤多法焉嘗竊論之遷得其
奇固得其雅韓得其富歐得其婉而皆赫然名于後世則
左氏之於文可知也已而世每病其誣蓋神怪妖祥夢卜
識兆誠有類於誣者其亦沿舊史之失乎雖然古今不相
皇明文範卷十六

十四

送王都憲序

王鏊

方今海內晏然惟西北二邊時有犬吠之警昔人論匈奴
不過漢一大縣夫以天下舉一縣勢若甚易而惴惴然猶
未得高枕者非以吾邊備有未脩乎邊備未脩者三無財
也無兵也無將也此世之所共患也而愚以為皆有之無
足患者天水隴西其民驍鷁材武以恩結之使自衛其室

家墳墓則人樂於效用較之客兵勇怯百倍則兵未嘗無
也洮河蘭鄯皆故漢郡所謂湟中浩亶上地肥美且耕且
戰獲一鍾可省餽餉十鍾之費則財未嘗無也行伍之中
或知勇過人累立戰功者不次用之行間之呂蒙勝下之
韓信何世無之則將未嘗無也三者皆有之而不得用則
有由矣權分於將多患生於掣肘兵固在也或從而脣削
之則誰肯戰田固在也或從而年敘之則誰肯耕將固在
也或從而顛倒之才者不用用者不必才功者不賞賞者
不必功罪者不罰罰者不必罪則誰肯效死行邊大臣亦
或慨然思欲整齊之而謗議且紛然以起前懲後戒莫之
敢發於是視士卒之困不能卹視田野之蕪不能闢視才
皇明文範卷十六

十五

送太守吳君序

楊守陞

聖天子臨御日久圖惟治理知庶民之休戚繫牧守之賢
否廼因郡國上計簡牧守之不良者汰去之妙選廷臣以
充其任於是夏官主事吳君味道擢守廣之惠州被命戒
行僚友畢出供帳都門之外余與君有同鄉舉之雅亦走

餼之酒數行庫部郎中楊宗嗣主事戴師文交屬余曰吳君之行吾鄙豈徒以酒食飲食之必贈之以言而後可乎其有意乎余曰固將言也然念君自少時從厥考負外公官翰林官儀部因得師友天下之士聞見博矣至其起家進士歷官武選職方武庫出入中外皆有聲績練達深矣雖使之參贊方岳亦無不可况一牧守之任耶似無庸余言者然二君見屬敢無言乎余亦不敢自為之說也請以古人之言牧事者質之吳君孟子曰今有受人之牛羊而為之牧之者則必為之求牧與芻矣於君何如君曰制田里廣儲畜以養民者敢不敬承乎百里奚曰使之不以暴有險則先後之以身是以牛肥於君何如君曰省刑罰恤

百明文範卷十六

十六

災患以安民者敢不敬承乎卜式曰以時起居惡者輒去無令敗群於君何如君曰使之以時章別淑慝以教民者敢不敬承乎余三稱而君三應之如響於是餼者盡謹知君必為牧守之良而無負朝廷之選者也惠郡之民將必蒙其休澤矣乎酒酣欲別遂援筆書此以畀之

六書精蘊序

魏校

嗟周之衰天王之弗考文也久矣秦以凶德閹位強取文字而同之乃後世惟李斯是師先秦古文則既闕有間矣其別出者多列國未同之書然則文終不可考與曰文者非他也心之畫也所以體天地萬物之撰也古文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心之所同然者何也天然而然也心學而

明也貫若一矣古人之心學大以密倉頡之作六書也猶之伏羲之作八卦也若剖混沌而開之其道易簡愚夫愚婦可使與知不知不足以言道乃其精蘊則有學士大夫不及盡知者是故傳父則易以誦有王者作議禮制度而考文心法同也昔者周宣嘗考文矣古文之變而為大篆也史籀所述也文字浸以備矣開闢而後與有功焉者也其心乃敢曰古亦莫予若矣茲其萬惡之根矣大篆之變而為小篆也斯實紛更之文字則大備矣混沌之鑿也亦多矣秦以吏道易君道天下日擾擾焉程邈因是以隸書代篆書六書亦墜地矣要之二人者同於輔桀者也校嘗

百明文範卷十六

十七

曰三代而上一宇宙也自秦限之矣秦弗稽古師先王而歷代師秦以為故詎惟六書也哉校生千載之後悼斯文之久湮欲請於上因古文是正小篆之譌擇於小篆可者尚補古文之闕多病未遑則為之贊發大義以開心法學者毋滯於書而博之天地萬物毋徒求之天地萬物而反求諸心天機之不器於物也古猶今也噫天而欲與斯文也茲其溫觴也已或曰斯無道秦百代羞也請廢斯篆一洒空之無寧憚於志乎曰斯篆亦詎能盡廢古文今亦何必盡廢斯篆天王而考文也亦惟祖頤而參諸籀若盤盂書定而一之斯篆可者取之其不可者釐正之惡而知其美曠若天地之無容心焉邈隸亦也修之與俗宜之翺篆

而楷俾無失六書掃官府之繁計灰書籍之叛經離道者
後歸民於樸母或瑣琢其天或曰噫信斯言也古道可還
也六書云乎哉

送陳僉事夢祥歸序

羅倫

後世苟不公至今無聖賢歐陽子之言也何待後世乎人
心天命之至公天命不息人心不死斯民也三代之所以
直道而行也古之君子或屈于一時而伸于萬世饒于一
夫而信于天下君子之心初容有待于天下後世哉而天
下後世之人心自不能舍君子而歸之天命之公不可解
于心也蓋嘗觀于易乎君子者陽之剛小人者陰之柔剛
常正陰常邪剛常明柔常暗剛常公柔常私剛常大柔常

百兩文範卷十六

十八

小剛進柔退則成泰而天下蒙其福柔進剛退則成否而
天下受其禍孔子曰吾未見剛者孟子曰至大至剛孔子
孟子之所謂剛吾未見其人矣見其似者可矣今之君子
若尚書王公公度御史謝君元吉太守楊君繼宗僉憲陳
君夢祥亦庶乎其似者非歟尚書不得其職數月去御史
三上章出百日謫去太守屢抗強武乞錢若水例致其仕
去僉憲九載不遷辟讓去或曰子剛僉憲何居呂刑曰非
訖于威惟訖于富僉憲以之虞廷之剛登之配天後世之
剛櫛之落羿聖人作易扶陽抑陰剛者惟恐其不盛柔者
惟恐其不衰何獨異于是哉埋輪都亭請劍上方幸今世
無斯人有之待之復何如其加之君子是以畏天命而悲

人窮矣先是侍郎原公巡視江右謗書連幅公曰夢祥為
男子吾乃為婦人欲驅一世男子盡為婦人奈何陳公甫
語門人彦容昭易德元陳秉常曰卿為身死而不受今為
官室之美為之萬世同流吾以是知人心之公無待于後
世也或曰僉憲大剛則折人方戒之而子乃與之何也蘇
子曰志患其不剛常患其太剛而懼之以折耶折不折天
也非剛之罪也為此論者鄙夫患失者也僉憲歸矣以直
養而無害吾見塞于天地之間

愚溪序

張元禎

同邑謝浦劉君仕諒樸實士也嘗名其居所面之溪曰愚
溪遂以自號間因公務至京求為序予問之曰君知昔柳
子厚被竄于柳而名其冉溪以愚乎曰未也昔冉溪因子
厚愚之其神嘗惡而辭焉近者亦得無憂君哉曰無之遂
請問子厚之愚云何因告之曰子厚之愚衆衆於冰雪而
獨絳焉衆風於潯暑而獨火焉盪其車而趨而至於敗放
其舟而遊而至於沒木石抵其頭坎井蹈其足茫乎不知
也斯其所以為愚也君乃胡盧而笑曰此子厚之愚乃以
知而取者也而吾之愚則與是乎異蓋方之子厚尤愚之
愚者夫吾情情乎無知也質質乎無能也進無可用之才
退無可樂之道惟遊跡於荒閒寂寞之鄉放浪於煙霞泉
石之表梢梢燼煨人冬而我春也其鳥知孰孰而孰孰茂
林屋陰人夏而我秋也其鳥知孰風而孰火有車而盪焉

百兩文範卷十六

十九

奚而不敗吾固無車何恃而以盪也有舟而放焉奚而不沒吾固無舟何恃而以放也吾頭不妄舉何木石之吾抵吾足不妄動何坎井之吾蹈子厚之愚乃以知而愚者也而吾之愚誠愚之愚者也此溪神所以信之而不吾夢也子厚之愚誠不能不致疑於溪神也予聞其言而駭之嗚呼此其真愚者哉豈非知所以自守者哉推其心豈肯妄有為哉斯不可以警夫世之誠懣懣而以為丁誠實貿而以為卓卓者哉遂次其言志之為愚溪序

送大理副陳粹之序

陸鉞具人

古之人有擇術業者於藝則函為良矢為不良巫醫為良屠伯為不良於仕則刑官為不良地官為良地主養刑主

皇明文範卷十六

二十

殺也於刑官則大理又良刑部御史臺為不良蓋大理恐刑之過非慮其不及也刑人至此多出鮮入有平反而無傳致故為良焉夫直道而行焉往而弗良哉兵以誅叛屠以剔牲刑以罰惡非良而何然猶云此者仁者願為此不願為彼也人能術業乎其良者豈以為弗幸哉醫者陳君宗茂業醫者累世矣藝之良者也子粹之第進士副南京大理仕之良者也父以藝良於時子以仕良於朝考其存究其施無往而弗仁也雖欲孽一息不仁於其中不可得也夫陳君父子可謂善其術者矣而亦嘗聞其失乎醫而不能兩之以九竅之變參之以九藏之動其失曰不明大理而不能伸其翫法察其文惡其失曰不職是為惡惡此

固非其心之不仁其術之弗精也陳君父子之心之仁吾無容諛故以規辭進因以為粹之南行贈焉

厓山新志序

張詡

厓山在廣之新會邑南八十里與奇石山對峙如門故又名曰厓門山環以大海潮汐升降吞吐由之在昔樵蘇登眺者絕至悠蛇虺麋鹿所官者蓋不知其幾千百年矣自宋祥興幼帝浮海始創行宮其上而楊太后與文天祥諸臣鏖戰死節之始末皆在焉慨夫六飛赴海大風覆舟之後貞烈忠憤之氣鬱而弗伸者又二百餘年於此矣至我國朝始表章焉成化丙申邑人白沙陳公南先生與僉事龔林陶君自強議上請創大忠祠以祀文天祥陸秀夫張

皇明文範卷十六

三十

世傑三公又十有六年為弘治辛亥同今兵部尚書華容劉公時雍時為右布政使泛舟厓門議創慈元廟以祀楊太后又九年為庚申與僉事晉陵徐君朝文議請入祀典制曰可特賜廟額為全節祭品視古先聖帝王而祀之之期則先大忠一日也於是乎兩厓巨浸之間英魂義魄貞烈忠憤之氣勃然與雲厓爭高鯨波爭濤海月山日爭耀於無窮而香火四時弗絕有司歲仲春率一祭牲牢酒醴俎豆玉帛襍然前陳往來部使暨騷人墨客登臨弔酌播諸篇章不一而足徐君一日顧謂詡曰厓山宜志而未有志之者蓋闕典也蓋留意焉詡謝不敏伏枕之餘因與門徒博衆群載次第編輯首沿革次形勝次里域次景致次

帝紀次詔勅次事蹟次列傳次祠宇次祀典次碑文次題
詠次紀異次雜著次題名悉筆之所以寓褒也其胡元張
弘範白佐之徒列傳及刻石紀功之作悉削之所以寓貶
也編輯既成名曰厓山新志凡十有八卷云嗟乎世之治
亂國之興亡雖曰有數然未嘗不由於人事之修廢始以
有宋一代論之使當時君臣有古帝王之學以修其身則
出治有本決不至於議論多而成功少矣有古帝王政教
以新天下則治具畢張決不至於聲容盛而武備衰矣何
播遷之有不幸而至於南渡苟斷斷乎以興復為務而勸
諍和者必誅忠盡如李如岳必任之而勿貳奸佞如秦如
賈必去之而勿疑則中原決可復而大讐決可雪矣何敗

皇明文範卷十六

三

亡之有詩云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今此下
民或敢侮予則宋之失於南渡之先者既可慨矣孟子曰
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苟為不蓄終身不得則宋之失於
南渡之後者尤可痛也烏乎此志之所以作也夫豈但為
為人臣妾者忠節之勸而已哉

送王時暘知南康府序

鄭瓊

揚瀾左蠡之隩右郡曰南康所轄僅三邑其在有宋元公
晦翁兩大儒皆嘗知其軍事遺跡存焉弘治元年夏四月
南京儀部郎中嶠邑王君時暘擢為其郡守既治行李顧
謂諸寮案曰某幸與公等同仕于茲偕入而出乘馬而驅
久矣今將出為人牧諸公寧無以開發我乎於是人各以

其意屬辭贈君予雖寒餉義不容默也則告之曰君之理
所前瞰彭蠡請即是以為君言夫彭蠡脩廣凡六百里合
江東西數州之水匯而為澤東南之言巨浸者莫加焉蓋
其地勢視諸州獨卑故百川趨焉又弘博而有容故衆流
納焉古至于今舳艫之去來相銜也值夫輕颺麗日則
然而濟不俟崇朝間遇惡風怒濤駭膽慄魄則或翻然而
旋或凝然而膠或蕩然而覆或黯然而沒歲不知其幾何
也然而濟者不知思旋膠覆沒不知怨何邪庸非適然遭
之出於無心故哉予謂此可以況夫牧人者故退乎自卑
則德日積靡平有容則人易親因民之善而加賞因民之
惡而加罰在我無容心焉則所謂殺之不怨利之不庸者

皇明文範卷十六

三

矣是何以異於水乎君以壬辰進士拜官禮曹歷數考往
往書稱今之為郡其有不能為彭蠡而尚須予之言哉抑
予又聞彭蠡實我高皇帝與偽漢陳氏決雄雌之所昔陳
氏賊虐其主僭擬淫名倔強江漢間乃是時也南康之民
屬鞬持戟日事戰攻其知有仰事俯育之樂否邪及我師
收討既不內袒羣羊以送款乃悉其艤艘驅其吏民肆行
旅拒大戰湖間鯨鯢送死民歸職方然後兩儀奠而萬物
遂蓋自阪泉涿鹿之後武功之盛未之有也去今百二十
餘年遺民故老皆已漸盡而湖山龍戰之跡尚可考尋君
治政之暇率官寮携尊俎陟廬阜之巔而瞻眺焉慨然語
其父老曰吾民之所以男耕婦饁樂生而送死者誰之賜

歟自今其嗣而股肱守而藝憲以無忘 皇祖伐暴之功以無忘列聖覆庥涵煦之德然後傾榼以共酌浩歌以弔古思起千古豪傑與游以蕩滌磊砢之懷抱不亦壯哉不亦快哉

松侶詩序

鄭爰

有士處南海之隅僧城僊村之間服古衣冠風度拔俗見世之夸毗詭隨姍姍軟熟者輒唾去羞與為群嘗陟高丘而振衣挹清流以濯足喟然嘆曰孰能負直節秉貞操挺拔特立無所附麗實寒暑而色不變傲霜雪而守不墮者乎吾將與為侶焉言方既有桃氏李氏二子來前曰竊聞高誼之日久矣願內交焉士曰此夫術妖冶以媚目睫矜

皇明文範卷十六

二四

其脆以悅吻頤者與依附權門不言而成蹊者與予與汝異狀汝豈予之侶哉其亟去毋漫我二子頽然相顧而退有楊氏柳氏繼至曰夫二子者既不足以望清光接後塵矣僕雖涼薄願士也無我鄙夷士曰此夫纖纖然如脂如韋依依然青眼而脩眉垂垂然華而不實柔而弗支者耶予與女異趣汝豈予之侶哉二子亦顰眉遁去俄有一丈夫儀觀亭然鬚眉蒼然傾蓋而至自敘其閥曰吾祖在秦爵五大夫在吳位十八公者也吾支分甚遠葉葉清風貞固而疆幹磊砢而踈通吾有材可以棟明堂有聲可以中黃鍾通四時而後凋歷千歲而不改其容士也訢然而笑曰予求夫貞安直節貫寒暑而傲霜雪者子真是邪予之

侶舍之而誰與歸於是大夫遡風而歌曰大道之周吾誰與傳兮士兮士兮允吾之俟兮士亦擊節而和曰僊谿之游吾誰與伍兮子兮子兮允吾之侶兮二者遂相視而莫逆期永世而勿諼聞其風者多倚聲而歌之而士也不遠數千里微予序於江之東士為誰陳其姓端其名謹之其字丈夫蓋世之所謂松云

送監察御史陳君序

陳音

皇明蒞天下百年于茲道化昭融民物康乂天子罔盈厥功宵旰圖治曰格汝冢宰惟茲御史秉憲度以釐百工肆簡多方多士行愛邁者用宅厥官以毗予治冢宰祗承稽于衆得士之名氏以獻進士龍溪陳憲啓順與焉天子曰

皇明文範卷十六

二五

斯任匪輕知人孔艱姑試厥猶為允若茲然後任之踰年冢宰又簡厥戚否以聞啓順在賢選始得拜命命若曰幅員既長予耳目有所不逮汝簡于朕心凡茲股肱臣隣庶邦冢君暨小大百執事有能輸忠效悃以靖共于有位惟汝迪知其或肆凶壬骫厥法怙終罔悛亦惟汝迪知知罔不言朕奉若天道彰之以五服董之以五刑罔或借濫予一人能守成憲與或叢脞怠荒亦究于爾衷用獻替以佛予仔肩嘉乃丕績用錫爾祉嗚呼謹始匪難慎厥終如始斯不易汝往欽哉啓順拜稽首曰敢不夙夜惟寅以對揚天子休命既出邦人諸友咸舉手加額曰吾子夙著微聞今新服寵命母黷于貨母怵于威母惰以墮母默以容母

許以為直毋察以為明惟公惟斷承厥令譽以迓承天貺
答順曰所有上負吾君下負吾友者有如此天爰召僕夫
命載以行

送侯官知縣熊君序

陳音

聖天子子育萬方例出進士補州縣之長維時熊君成章
以進士出知吾閩之侯官縣事吏部左侍郎侯官黃先生
叔高喜其邑得賢牧乃合鄉諸薦紳請予贈以言予鄙直
不文嘗聞野人之牧牛羊者虎入其牢操戈以逐之蓋心
急於所牧不暇為其身圖也若民之靈寔過於麒麟鳳凰
其去牛羊遠甚今受天子命付百里之民而為之牧在上
者虐其民則曰彼勢位煊煥非吾所能禁也在下者虐其

皇明文範卷十六

二十七

民則曰吾所領事多而明不能以遍察也甚者自殘其所
牧之民而資以自潤嗚呼是雖名為士大夫其有愧於野
人之牧多矣夫上可以理悟而下可以法繩繩之以法固
罔有不懲悟以理而不悛則當為民籲于朝不可坐視其
顛沛而莫之拯也然此必以剛果廉介為之主身不任禍
家不受貧而欲匡政庇民以垂聲於永遠世寧有是哉候
官在閩藩治內上多要司大吏比年以來官市縱橫臺胥
與皂之末亦憑威肆孽而民不堪弊用於成章之行而思
為民小惻焉成章出南昌世家學粹行端以是司牧庶其
有定力而足為邑民之怙恃哉今進士補外之有聲實者
旋起以內補成章信能為民興利鋤害而不為身圖他日

薦薦而起民將頌德弗忘以至登名地志追蹤于古名宦
皆可幾也若溪施以釣名工媚以徼倖縱使蜚騰要路揣
心捫已其能無愧於野人之牧哉

送廣平趙守中序

王雲鳳

府視家守長也察案以為昆弟群屬以為子姪吏胥以為
城獲睦昆弟任子姪救滅獲以治一府之務如治家焉一
府之務民為大然近世為守者形諸政令罔克念民豈事
夥責重而反忘其大者邪吾邦聞喜趙君守中以鄉薦高
第起家為進士調戶部主事有能名超遷為郎中督遼東
軍餉績大著滿三載復入理司事近廣平守缺司銓者謂
非君當之莫稱以名上得俞旨邦人榮之屬余以言贈余

皇明文範卷十六

二十七

退而嘆曰天以民而立君君以民而建官士以民而行道
故有司之務無一不為民而有也衣冠而長人者乃獨薄
書賦稅焉是急而未免虐用其民其亦未之思耶廣平在
北畿諸郡系以殷庶稱甲近仍水旱赤地四封流者累累
千里之壽存者斃氣九空之室村墟陌蕪雞犬不聞予嘗
以使事歷其境觀其狀蓋涕下者屢焉今我皇實以一方
生齒屬命于君而君才足以為赤子乳幸勿忘其所以為
民者哉今民之急有二流移未返而貢賦必取盈陳餒未
蘇而徭役不少貸貢賦之必盈徭役之不貸貧去為盜刑
加其身不亦悲乎太守張伯著於魏刺史嚴挺之著於唐
皆茲郡之表表者也伯治以惠愛良吏也挺之治以嚴正

能更也摧折枯朽之後必有發生華暢之春君往為恂可也然必察案以協我理群屬以分我職吏胥以用我命斯有相濟無相奪而後可恂不然吾未見其易恂也然則君不為挺之亦不可也為挺之者率之以嚴正而已矣以是為君贈

余肅敏公奏議序

楊廷和

肅敏公之卒於是三十又三年矣其嗣孫南京錦衣指揮承恩取其奏議彙次成帙以類相從分編六卷若巡撫若本兵若總督各三卷并附錄凡百二十八篇諸孫翰林編修承勛又為之正謬謬亟以請于工部尚書李公士修刻梓以傳尚書蓋公從子壻也公為一代名臣正不絕俗庶

皇明文獻卷十六

壬八

不近名其功業在朝廷惠澤在天下者夫人皆知之至其規畫之周詳奏請之委曲非觀之奏議則或者未必一一悉其本末今去公既久而奏議始行于世固有待於後之賢子孫也公初之卒其子錦衣指揮宜具公事行屬予為狀以請銘于太史氏其所述不能十之三四時予方從事史局得摘公前後奏牘及往日所聞於公者書之丘文莊公見之謂是足以盡公之槩予意猶以為未足今取奏議讀之果然公嘗語人曰人臣事君當隨事盡力凡有建樹即近且小亦須為百年之計又曰大臣謀國遇有大利害當以身任之慎勿養交市恩為遠怨自全之地其城延綏時怨謗紛如公不恤執之不易卒以成功人至于今利之

且頌公之德不衰因言以求其志因奏以考其績蓋無一不相酬者信乎公之為一代名臣也予生也晚於公無能為役而公最愛予公往年丁家艱歸取藏書遺鄉人之職文字者躬以大明律諸司職掌畀予曰此可為異日之用公知我深矣獨媿老且無成無以為公報耳虞雍公嘗以鄉里前輩文獻無傳為生之責予在閣中欲修范景仁張德遠二公疏議錄之以傳而未及公固二公之流也斯集之傳予得而序之亦可以有辭鄉人矣

贈柳州太守李君邦輔序

靳貴

余讀韓昌黎厚羅池文嘗嘆民之易使不獨內地然也夫子嚴父詔婦順姑指此齊魯之民之所難者而柳民能之

皇明文獻卷十六

壬九

雖子厚政善所及其民俗之美亦不可誣已及考其郡志則自子厚以還稱良守者才二三人而止夫彼所居者子厚之位所食者子厚之祿所臨者子厚之舊邦也寥寥數百年其繼子厚者才二三人而止則廉官者多矣柳民固不負守而其為守者獨不負柳民哉夫柳去京師幾萬里在兩嶺間風氣之陋與內地殊故為吏部者夷其地不以賢者署其守為其守者夷其民不以善政理其官吏部曰此遐方僻郡也不可以居賢者而不知遐方僻郡非賢者則莫能理而安也其守曰吾已斥而官選方領僻郡矣盡心于民誰吾知而不知君子之愛民本非以求知也朝廷子育萬國一視同仁未嘗以遠近殊而顧如此可乎家

宰屠公為吏部之三月會柳闕守以戶部郎中李君邦輔薦于上命既下朝士之知邦輔者咸譁然邦輔方且延賓客會故舊目講畫治柳事不輟侍御黃君鳴主邦輔鄉人也間過予求言為贈且道屠公用君之意在憐郴州之赤子不得守于慈母也謂邦輔賢者與流俗不同故屈邦輔以活郴人蓋簡而授之非斥而遠之也予聞今天下之藩郡莫敝于兩廣弄潢池之兵肆跳梁之侮者在在有之意者守令之不賢致之乎今邦輔以賢者往誠是也然此一邦輔耳使繼是而為守于他郡者亦以賢者往自守而上者亦以賢者往自守而下者亦以賢者往則兩廣之民有不盡安其生而易使如柳之昔時乎雖然屠公之所以賢

皇明文範卷六

三十

金小史序

楊循吉

女直東夷之至微者也乘契丹氏亂崛起海隅不一年遂有遼半宋之弗謀而與之連也天祚執而二帝亦不免焉於是大羊之徒腥汗中國偽楚假齊繼為子皇帝趙氏百年故疆盡去十五九朝寬仁之恩一旦蕩矣天下之大變生民之至痛孰甚於此也建炎天子奮起歸德中原咸有古社復還之望而奸檜沮成諸將敗氣一飛死始真棄半壁天下退居臨安僅僅為一附庸或曰非特檜意也道君

歸淵聖返而無所位置焉誠若是也宋實自壞罪豈獨在金歟自是厥後虜勢日盛南渡君臣甘心北面於吳乞異輩君之父之伯之叔之猶未厭也逆亮窺江禍及其躬而後已焉當時士大夫號為橫經講道者何限然目視君父歲捐數十萬以拜跪事人如無也其亦何類于罪人耶子以為有一管夷吾遂足以興齊宋誠有人豈至於是然則終宋之世不可謂非談儒者誤之也賴天之鑒禍流毒不爽豈景亮三酋以次授命於其下如殺狗豕然無惜者而蔡城之焚隨宋目中百年之讐始為人心一快然而禮樂衣冠為其竊據多矣亦何足以贖之乎由今觀之猶能使談者氣塞則在當時宜何如也或曰階厲自實不然夷

皇明文範卷六

三十一

狄惟戰則遁耳是雖無貫亦至也奚獨罪其階厲哉槍和則罪貫與仇會戰則罪惟拱手而談者無罪則宋之不振宜矣自古夷狄安識有禮義所畏者戰耳今日曰儲糧明日曰練兵持重一語特為宋家之障蔽至於壞盡社稷而不知也豈不痛哉然則今之得成其虐者人也非天也循古伏覽往迹而輒悲之以為金所關中國事至大竊因故史浩繁弗便觀於是摘其興滅之大故旁采他錄屬而書之綿歷三載始克成命曰金小史削其名號章政弗書斥偽而惡其竊也惟涉宋者雖細不棄史固為國作乎嗚呼由當時觀之則完顏氏帝也盟主也國也由後世觀之則夷狄也禽獸也大盜賊也故循吉之為此書也所以甚金

之惡而發之憤也非為余作也

忠義錄後序

邊貢

忠義錄者錄忠義之人也何錄乎忠義示勸也何以勸以人之不皆忠義也故錄焉使夫人之見之必將曰彼人也我亦人也我何為弗之齒也于是有思齊之心焉故曰錄忠義之人示勸也常州當宋之季元兵壓境而守臣能死之下至楊墨猶以義倡兵馬卒之援寡勢孤闔城血刃此千古之所慟焉者也而歷三百年始獲廟祀為之倡者又從而為之錄焉其用心亦勤矣夫自逆瑾擅權盜起畿甸中原繹騷旗指之地為之長吏者非啟戶而延之則避匿山澤之恐後也祇常州孰易耶予固知倡之者之用心之勤固將以勸夫郡若邑之為之守臣者也而為之上者方且欲以去楊墨為事反覆相角求以勝之於戲楊子者之言曰在夷貊則引之在門牆則麾之非以是耶夫楊子之言不足法也聘魯之役荆遂稱人此非吾夫子之家法也耶與之進之固不獨為守者之勸焉而已也

奎明文範卷十六

三十一

東魯韓氏世譜序

徐禎卿

韓氏廬人也曰東魯者系於始也夫韓始於桓叔之後也何謂魯乎桓叔速也系韓於魯斷自其所徵始也昔先王賜姓命氏所以昭祖考係宗屬別嫌疑定親疎而人道於此繇焉故夫絕者不敢以冒續也疑者不敢以強附也是謂慎之至也夫自帝王以降姓氏之變合本末之同異難

可以勝言也然而導水者知其源辨塗者循其脉皆可易知也故上古之世民無亂族而禮有定宗故仁睦行而民不悖也季世澆喪夷夏胥亂民多流亡故世謀隱而氏族淆錯抑已甚矣故有宗人相夷若秦人視越人而不知恤者何也譜族湮而仁義之道塞也今天下晏謚百有餘年縉紳之家頗尚彝禮緝譜謀以厚人倫然往往由祖考等之聚莫之聞焉豈非發亂之禍哉韓自魯散燕入蜀鼎樹者七世猶其盛矣夫本盛則末繁枝披則葉散茲蔓永久則糾紛紛紜而不可緒焉此說亂之道也故述者因宗紀究旁屬崇本以定始敘疏邇以別親親所以防其流也其聞見之未徵載記之所缺則斷而刊之慎其本也詩曰縣

奎明文範卷十六

三十一

絲瓜陔此言循其本也將使來者尋始之末合異反同雖服畫而澤未夷則厥初之念與角弓之怨釋此述譜之志也其餘發凡雖繁而其要有五一曰紀實以昭德也二曰事爵以貴功也三曰考終以崇祀也四曰象服以永思也五曰述規以示守也此又譜之變例也反其原參其變而後子姓之道備矣或曰譜何始乎史也史以述往故革命而史作譜以明祖考故自我不書失乃謂之子姓之道乎曰聖哲作易以明天道非為天道設也所以示乎人也述史以章往非以為繩往也所以戒乎今也夫使宗屬舉滅禮教廢子姓不動祖廟無食墳墓穢而不修此皆孝子仁人之所隱也故準史以述譜所以明乎人倫也人倫敘則

孝弟與孝弟興則禮樂作古昔明王所以崇姓氏而謹昭穆者也傳曰明乎棉膏之義其如示諸斯乎其此之謂也

王堂後類序

方鵬

古稱才難非才之難也全才之為難也是故談道德者未聞乎軍旅躬介冑者不事乎毛錐文資武略萃于一人之身不亦難哉惟昔裴魯公度韓魏公琦嘗燕將相之任裴日集賓佐倡酬為樂而韓喜雨喜雪二詩隱然自負以天下之重其在當時庶幾所謂全才者若今少師石淙楊公蓋其人也公自蚤歲成進士歷官五十六年荇陟臺省兩鎮遠臨再登內閣出入將相機務叢委不廢吟咏興趣所到對客揮毫若不經意然文人墨士窮日夜苦思力索而不可及風雲之變不足喻其豪也江河之流不足喻其順也鴻鵠之舉不足喻其適也若公者謂今之全才非歟凡公之詩門生孫思和育析之為數類統之為石淙詩稿梓行于世久矣此曰王堂後類者蓋續刻也屬鵬序之鵬惟公德在朝廷功在宗社澤在生民制作在今日若無待於此者然有東山之什而後見周公之忠有抑之篇而後知武公之敬是詩出焉則今日明良際遇之隆中興太平之盛學士大夫游從之樂皆於是乎在矣此思和續刻之意也

皇明文範卷十六

三十四

皇明文範卷十六終

皇明文範卷十七

序

訥軒詩序

謝鐸

鐸先大母之仲氏趙翁訥軒先生明年壽八十翁之子洪將以例歸省自京師京師大夫士知翁於鐸者作訥軒詩以遺翁凡若干首鐸再拜敬受而序之於平訥之義大矣哉班氏前通傳謂仲尼惡利口之覆邦家者通一說喪三傷其得不烹者幸也春秋以來禍敗多矣子暈謀桓隱公危藥書構卻厲公弑宰嚭諸胥夫差喪上官訴屈懷王執趙高敗斯二世繼江充造蠱太子殺息夫作奸東平誅皆自小覆大跡踈陷親於平訥之義大矣哉或曰齊卻師盟以屈完秦改館饋以飴甥壻池廣以子家行父歸以聲伯僑牟承羽辭圖吉懼獻皆以辭命重國強諸侯言或未可輕也噫是亦知夫訥哉所謂訥者非不言之謂言而不易於言之謂也言豈直利口之害疾惡過義美惡易位矯枉過直美惡同則病言惟易乃罔克有濟彼二三子者徒得其粗而煥功效績猶不可誣若是而况仁人之言之利之博哉翁老於田野所謂訥者誠無所用於時然足以厚家政善里俗使佻淫變械者知所媿亦或邦家之一助也哉彼所謂豪傑位通顯者顧慕為通輩以為能不然則又畏縮避忌惴惴焉不敢出一語以當天下事曰訥美德也吾為訥吾為訥於乎此其與翁何如哉鐸不佞願為訥而未

皇明文範卷十七

一

能者重於翁有感焉作訥軒詩序曰訥之義大矣哉

正俗編序

謝鐸

天下事必有其幾識其幾而謹之則天下無難事矣不然
星星之炤可以燎原涓涓之流可以滔天機之所在勢之
所必至也况人之情其蕩而熾也有甚於是而不有禮以
為之節奚可哉蓋禮之教化也微所以止邪於未形使民
日遷善遠舉而不自知也故天下之治教化為大教化之
行禮為先然則禮者先王所以承天之道以治人之情者
乎人之情至於殺其子而不顧則其上逆天道蕩而熾也
甚矣其習以成風而安於其俗也已非一朝一夕之故而
其所由來者漸矣於是而不有禮以為之節奚可哉處之

皇明文範卷十七

二

錫縣民往往有產女不舉而溺之者事聞巡視兩浙戶部
侍郎吳公公亟命按察僉事王公下其事於所部以民之
忍為此者以昏禮之無節也無節則欲動情勝而忍心生
焉因取國朝昏禮定制稽合典故參以近例會粹成編曰
正俗編將釁諸梓以行僉事公遂屬永嘉知縣林君廷獻
來請予序予惟斯固轉移風俗之一端若二公者其知禮
以為教而不專於法令之末者乎然禮之當復與俗之當
正者不但已也文中子曰冠禮廢天下無成人矣昏禮廢
天下無家道矣喪禮廢天下遺其親矣祭禮廢天下忘其
祖矣蓋無成人則忠孝之道喪無家道則淫僻之罪多遺
其親則火葬之法行忘其祖則非鬼之誦起凡此皆禮之

失以致之禮失則教衰教衰則俗壞為治者誠識其幾皆
自禮而謹之將教化無不行風俗無不美而天下無難事
矣予不佞敢以是而復二公且以為凡有志於天下者告
作正俗編序

贈憲僉鄒君之任福建序

羅欽順

國家設按察司以肅方岳之政其長為使其貳為副使為
僉事僉事雖秩五品佩印乘軺激揚舉刺權與使副等歲
時行部文武吏自郡守衛使以下瞻馬首趨迎道左既就
館羅拜庭下受約束惟謹命之退乃退有大事咨焉罔敢
自專者書生官至僉事亦榮矣雖然設官之意豈徒以榮
一書生哉固亦有重責焉今之按察司古之監司也官以

皇明文範卷十七

三

按察為名凡方岳之間政之仁暴軍民之休戚百執事之
賢不肖皆所得問者非若藩伯閫帥猶有專職而不能相
通也使居其位而於所當問者有所不知知焉而不舉舉
焉而不當將賢者怠而不肖者肆政用不肅而軍民之病
其能有瘳乎吾又以知僉事之不易為而何有於所謂榮
也國家承平之日久矣近年以來或者乃以緘默為忠厚
姑息為寬大苟且廢忌上下相蒙視奸吏苛政之為軍民
病者一切不問衆罔攸籲至逸而為暴卒亦自貽伊戚不
知古賢監司能使萬物吐氣賊吏望風解印號為一路福
星者果係所遇之不同耶抑其所方固有異於人也安福
鄒君恢才舉丙辰進士擢南京大理評事進寺正丁家艱

起復至部拜命為福建按察僉事將行鄉士夫謀以言贈
謂予與君同領江西乙卯鄉薦謬以見屬予惟君學識該
博尤邃於春秋在大理時引經斷獄多所平反嘗建議法
之不便者朝廷嘉納下所司議著為令此蓋嘗試其緒餘
今之往也要亦不外乎善推其所學而已予聞鄒氏之先
有望龍者仕宋為御史大夫君其裔也是則君於持憲固
有得之家傳者遠師聖經近守家法擴而充之即他日大
受猶足勝之無難焉况食一道之憲乎夫然庶不負國家
設官之意而享有其榮也宜矣予特舉其職之榮與其責
之重而不易為者申之以竊附忠告之義君其有取於予
言也夫君遇同官羅復之亦吾友也為我告之其亦有取
於予言也夫

金明文範卷十七

四

陽峯家藏集序

顧璘

客曰文至樊宗師詩至李長吉不亦奇可尚乎璘曰文辭
道德其揆一也明而正焉止矣烏用是譎狂為也曰然則
元白詩與宋儒語錄諸文近與曰言之無文行之不遠俚
則不可以法不可以法奚傳乎夫與謨文之祖三百篇詩
所由興也載政事發情性其本也其言則所謂明而正也
學貴乎知本道貴乎得中何取是末流之弊以蹈太過不
及之失哉吾嘗遊楚矣登諸衡嶽焉見其崇高專大峻極
太虛而視寰海於掌上雖峯巒叢立絕無巖巒嶮嶮靈巧
纖細之觀可駭而惕者然玩之莫能窮言之莫能狀行之

莫能至所謂偉觀也再登武當月巖則奇峯幽洞蓋有雕
刻所弗能逮直造化之劇戲耳若他方坡陀培塿可舉武
盡者又瑣瑣陋矣此大地之文然也至於人文則亦有然
者大抵大人之文明而正曲士之文或奇或俚可以觀小
大之分矣禮部尚書石首張公赴召北上出其所著陽峯
集授余校閱且屬為序於是莊坐而讀之又三復而繹之
固莫窺其微然見其文直而雅實而有章不煩雕刻而悉
事情洞理奧蓋準乎典謨而為之體要者也其詩平夷廣
大用盛唐諸家之情尚渾成而簡色澤意匠所會自造幽
深雖殊三百章句而縱橫六義無不馳騁其間矣所謂山
嶽之氣勢大人之威儀未可以與曲學小道觀也蓋不覺

金明文範卷十七

五

振旅安民敘

劉玉

其欽柱而敬擊節而歎焉唯公稟異質登巍科居翰苑禁
密三十年拜兩都大宗伯贊禮樂制作之柄至大且重所
以恢弘識量陶汰神明夫豈尋常淺狹可擬倫哉若詩文
乃其緒見也抑斯義也心可得而知口固不可得而言矣
安之百世而後可定璘何足以知之所謂小大之辨竊不
佞自謂窺其一二矣因公聊發其愚抑又聞今世論文家
淺歐蘇而易昌黎果爾則又不知春秋之與左氏孟荀之
與楊雄孰為雌雄也請公第傳之用待夫方來之論之者
大都憲涿鹿鄧公始以少司徒家居辛未劇賊起京東肆
掠畿省詔起公巡撫河南秋八月公至咨謀猷脩戰守分

師成賊所衝冬十一月賊分犯河南北深入汝宛公度其勢非邊兵制之不可奏剡累上而益哀鄉兵募民馬峙鵠糧明年春二月邊兵至大捷踰月賊黨悉平公於是汰貪吏繩奸民蠲負租均徭役又明年境內大和居者顧其室家而言曰而休養生聚此向之屠戮焚燎也行者顧其徒御而言曰而囊橐舟車此向之擐旆竄伏也耕者顧其禾黍而言曰而耕穫蓄畝此向之戎馬蹂躪也讀者顧其詩書而言曰而絃歌俎豆此向之橐駝震驚也則又聚而言曰吾何以有今日非公誰使然哉於是老者倡之少者和之適于群僚達于方嶽聲之為詩而繪之為圖圖凡三曰陳師臣國曰臨戎決勝曰振旅安民諸君子敘其前矣以

皇明文範卷十七

六

小簡授王王聞之兵出曰陳師入曰振旅然陳師非難而振旅為難至於振旅則功可得而言矣公之初至河南也寇縱橫動稱數萬而吏不知兵兵不知戰雖使韓范御之豈能控赤手以抗白刃哉故不得已而為邊兵之請此公之大慮也及賊深入厲民公憂形于色不復知有榮辱利害此公之大忠也已而崇府告急公欲率僚吏士民赴之雖危不顧此公之大勇也自師之興公地踰漳南渡汝東過陳西抵洛無日不在鞍馬間此公之大勤也噫方賊之被驅歸德使得邊兵數千人追之則可以剪其兇於始西平既捷使軍令歸一則可以速其殄於終而事有不然而此公之所以不有其功也然要其本末竭力殫心不微於

勝而為所以勝使寇息民安國本有泰山磐石之固公之功蓋有在也昔者秦隋之季恒陳師矣而振旅未之聞也漢唐之季亦常振旅矣而安民未之聞也陳師決勝者一時之功振旅安民者百世之功所以為大也書曰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用書于末簡庶幾傳信者有所採焉

毛詩集解序

陳風梧

詩何自而始乎唐虞之際君臣有勅天之歌田野有擊壤之謠夏有五子之歌蓋詩之權輿也三代之治至周而極盛矣文王武王以創業於前成王康王以守成於後至于中興又待宣王以繼之寔皆聖賢之君而其輔相則周公

本朝文範卷十七

七

召公畢公以及方叔召虎尹吉甫仲山甫之輩又皆聖賢之臣明良相承化行俗美故上自郊廟朝廷下至鄉黨閭巷形之聲詩皆醇乎道德為正風為正大小雅為頌可以風化天下而感召和平至幽厲平王之世政失國亂俗乖民怨而變風變雅作矣夫子取而刪定之凡三百十一篇蓋取其善可為法惡可為戒者以垂教萬世嘗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又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旨哉聖言學詩之要不外是矣秦漢以來說詩者凡四家曰齊魯韓毛厥後三家之說不傳而毛氏獨著故學者稱為毛詩毛之註多近古而鄭康成箋之孔穎達疏之迨宋劉歐王蘇及程子張子各有詩說而未叶于一

至晦菴朱子玩聖經之本旨集諸儒之大成作為集傳一洗小序千古之陋深得溫柔敦厚之教後世固已家傳人誦無容議矣鳳梧嘗反覆考究詩之篇什為秦漢諸儒所亂往往失其次序如二南多閨門之詩而美大夫賢士之篇不宜無別王風宜首列國不當居邶鄘衛之後列國之風註疏明有諸公世次可考而先後混淆大小雅各有正變暨商周頌各有世次而亦相雜於其中此篇什之不可不正者也至於註釋則集傳泥於放鄭聲之言且過懲小序之失有可因者亦輒改之如桑中溱洧諸詩本刺淫也而悉以為淫者所作靜女木瓜諸詩本咏他事也而亦以為淫者所作不無戾於思無邪之旨而亦非所以垂訓矣

皇明文範卷十七

八

此註釋之不可不更者也竊不自揆悉據世次考定其篇什爰取諸毛氏之註鄭氏之箋孔氏之疏稽諸朱子之語類叅之呂東萊之讀詩記嚴華谷之詩緝楊鏡川之詩抄而間有一得之愚亦附見焉名曰毛詩集解凡若干卷將以求正於有道也若馬番陽之論楊鏡川之辯及愚別著考定篇什一卷悉具列于篇端庶以解學詩者之疑云耳

青野序

劉鴻

青神余君世臣由禮部進士入為大金吾且十年矣左右日較昭被殊恩為時人所羨慕而人品高絕襟度洒然不能一日忘其舞雩川上之樂恒謂天下事不過乘時藉手為之於吾人無與焉恭階亨衢視之窮簷陋巷也桓圭衮

裳視之學袍布裙也弓刀千騎重柶列鼎視之藟糗秋菰楮木簞瓢也每朝退過余或迎門傾倒與語十發而九及焉其言曰吾西蜀蒼巖叢氏衣青衣教民蠶桑是為青神之野巖巖聳其南龍瀾拱其北石鼓列其東我眉峙其西芙蓉溪如白虹沉沉瀉出其下可以方舟而泳游園田之沃木石之奇水泉之甘禽魚筍厥之饒美其民熙熙然其風盎盎然使樂而忘死自吾入官于茲相距七八千里每西顧茫然支頤假寐以庶幾乎恍惚之遊食祿守官非敢以求逸便私也思天下之才自足以供事即不勝當付之能者且吾輩生際承平無以自見徒兀兀辰酉逐隊隨行於螭頭之下計自今十餘年便當乞身西歸披鶴氅抗竹皮

皇明文範卷十七

九

小冠為青神野人以遂其鳬鷖麋鹿之性然後申其末技作為農歌漁唱以侈吾君之賜以鼓舞太平之風不其大快矣乎遂署其號曰青野子其發吾素懷而箴其蔽闕焉余為之難而申告之曰富貴滔滔無足言矣功名有志者之所趨金吾其地也由此而上得乘其會荷丈八受性天子使可以樹無前之績方當身任安危為國重輕顧獨意于青神之野何哉士大夫在江湖則憂其君在廟堂則憂其民世臣翺翔乎雕闌黃屋之下而青野之云所以自為則厚矣如吾君吾民何於戲是孰知吾世臣哉天下之事皆吾人分所當為而要其歸則無與於我有道之士窮居山澤之間非有求於世也而天下方倚賴焉一旦乘風雲

之會徐起而整齊天下之事少畢而退而復其故常譬之霖雨霽而雲龍歸天下非能加損於我古之人有見於此故進無苟圖退無愠色非惟富貴利達不加之意而功名之會亦付之楸枰覆射然誠不以所欲所樂移其所性也世臣昔焉在野志在天下今焉在朝樂在青野跡異而心不遷無入而不自得也矧其立心行已動法先公肅敏先生出處卷舒之際當亦不爽其故肅敏正色立朝策勲萬里之外功名之際勇退還山及朝廷力詔其起則又委身殉國死無二心其去其留皆于國于天下而不予其身則其斟酌之權衡固自有在然則世臣高情遠致固非尋常難退者比而亦豈可溺其故樂而不公視其身如前人哉

大皇明文範卷十七

十一

為之歌曰繫吾生兮何為者委行藏兮隨用舍鹿呦呦兮動吾駕龍蟠蟠兮隨上下登青冥兮游紫庭志有在兮跡亦明食君之祿兮恥無令名時乎時乎我何心西望我何林吾馬我屋娟娟兮山之下溪深魚肥兮田可稼釀酒盈缸兮美如蔗功名遂兮許乞身樂吾生兮青之野

秋林叔父壽七十序

王韋

吾叔父秋林先生平生以勤致饒裕以為勤之有功也每以訓子姪學業及其老也猶未傳也曰吾何獨勞於是乎乃暇日與二三朋從者游嗜奕奕可以忘吾老也獨數蛛絲蚤夜不已既而曰吾勞於奕雖精弗傳也乃讀唐諸家詩而嗜之于是登臨懷述有所興寓一發於詩詩成則

詠歌之不足則又重思繹之點竄指摘蚤夜吟哦不已既而曰吾勞於詩雖精無益也暇日取琴彈而樂之遂日嘯嘯說說操琴以自老人謂其勞于是也則曰吾性于勤者也奈何或告之養生之道乃授以參同契陰符經諸書而讀之遂日晝草焉晝夜窮探邃索不已凡前嗜者一無所開於心矣今年壽登七十耳目氣體如少壯者九月二十五日寔惟誕辰兄弟子姪將謀為慶前期而偶疾焉乃呼而謂之曰此豈養生者之過也對曰韋不足以知道請以大人所嘗嗜者譬之可乎夫奕以閑逸制勝躁則其思離焉詩以簡遠為趣急則其情騷焉琴以恬淡理性拂則其神爽焉是三者皆世之小技也而況於養生之大道乎蓋

大皇明文範卷十七

十一

天下之事不勞則不能興不逸則不能成墨子之道勞非所勞不與楊子之道逸非所逸不成故天道惟其清而四時行焉地道惟其寧而四方平焉人道惟其逸而四體貞焉貞則固固則安安則可久可久則永終而不變永終而不變故天地如之而況于人乎曰君子以自強不息小人不足以語此越明日韋持觴以獻則嬰然據床而起笑而受之或告以賀客紛至則命終輅等曰吾方與小子論規中之理酬酢之禮汝其往治之耳

送大司徒秦公赴召序

汪偉

今年夏錫山秦公以戶部左侍郎來為大宗伯時大司徒孫公驟上疏請老眾咸屬意于公謂若秦公者烏可遠去

朝廷耶孫公亦曰吾衰矣而未遽去者恃公有以助也茲病日進決志于去恃公足以代也公南柰何公至值江南北亢旱種不入土秋復霖潦民大困南都軍儲不支數月公憂之間謂予曰茲欲與民歟則上不足欲取諸民歟則下不足司國計者將日難矣吾去是職而來幸耳雖然敢忘憂乎於是率予草疏言弭災裕國大計者再予請曰偉疎濶不習金穀事竊嘗思我朝作貢之土軼前代而所謂郊恩歲幣禱祀土木巡幸凡前代不貲之費皆無之宜有餘而顧不足何也公曰上之不足有由然矣世祿無節而冗食繁也下之不足有由然矣情淫無制而為酒醪者衆也予曰既知之釐而治之斯已爾又奚難公曰子何言之

八皇明文範卷十七

十三

易江河之勢日趨而下而欲障之使迴未可易言也予杳然思惘然作而嘆曰夫財生于下而漂於上者也不究其端是寒川源而為潢汚竭亡日矣不制其末是挹江海以實漏卮亡盈日矣而況事變水旱之不時無怪乎上下之困且困也夫琴瑟之不調小則轉軫移柱可已甚者必解而更張之今欲收功於小小轉移之間殆無濟于事幸賴天子惕然軫念元元既出捐數十餘萬金賑之又許留漕米三十萬石以助軍餉稍紓目前之急雖然烏可常也哉天子仁明易感儻以前所論者聞焉宜見聽豈非萬世之利耶公曰然俄改大司馬奉勅參留務公謂予曰某得効愚年茲職矣冬十一月司徒孫公竟致其事去舉朝

公卿合辭謂非公不可詔改戶部且有過至之命公自歷仕以來凡三十餘年而司金穀為最久公私利病纖悉洞盡而又意詳而不苛言直而不激寬而有制委而匪隨色溫氣和持守勁特足以成天下之事而泯然不見其迹蓋卓然大臣之度而又知其難而審慮之必將有出於前所論者輕車熟路御以王良又奚難前旌番發留都諸公卿而上各賦詩以張其行而偉嘗尋為末僚故推平日所聞緒語以升諸端

贈順慶太守章弘載序

汪偉

今縣州府官之長皆知名而別以所理知之為言主也蓋謂一府一州一縣之主耳家之長俗亦曰家主謂之主一

八皇明文範卷十七

十三

家之責率焉老弱僮奴有供養衣食隣里姻戚有弔慶公上有賦役祭祀賓客嫁娶死喪有需至於備旱災禦外侮訓子弟皆主責也果疏鷄豚之細一失其理則為家之道有缺而它人不任其憂主之道其難如此積家為鄉積鄉為縣積縣而為州為府勢雖殊其為道一也所主愈大則責愈難一物不得其所願惟主是望不能為之主則彼將自為矣夫使人自為主此天下之所以亂也饑寒莫之恤於是劫奪之計行焉爭訟莫之理於是狼戾仇賊之惡成焉強莫之制而弱莫之植於是任俠武斷之俗興焉是皆無主之弊也嘉靖二年冬南京勲部郎中餘于章君弘載步四川順慶守順領二州七縣地蓋千餘里戶以萬計者

不知其幾而一旦為之主儼然位其上而任其憂豈小寄哉章君以名進士任郎署清慎之操樂易之行積有名聲且博學而文以儒術飾吏事古之稱循良者皆然為主之道固不外是君優為之矣瀕行其同寅司務暨子部諸賢令辭來請贈言且曰故事也不可辭作主說以貽之

送顧君順中之任萬載序

姚鏞

萬載令顧君順中將行邑之士大夫相與餞之復要予以言曰順中與君交最久蒞政臨民寔惟其始君但可為是默默乎予曰諾遂偕一言為順中告夫為政之道猶為學然勉之而已矣當順中幼時習為經義論策既長攻諸古文詞其體不一而足也順中不鄙恒出以示奇者吃特

金明文範卷十七

十四

簡者寂寥汪洋者肆然而無涯與焉者從容諷之而有餘味予未嘗不用是自歎而有訝於君之日新也故順中亦卒其長以魁一鄉而名進士獲重譽於縉紳間其功效顯白有不可掩者如此夫環萬家而為邑其人殊也人之不同而各以其私為好惡其情又殊也令焉者為之司平欲尺寸而銖兩之其道又豈一焉而足乎故必有煦濡之為仁乎合之為信示之潔白之操為廉察其隱伏解其糾結而為明為斷順中亦能悉力於此否乎信能如向之日新也則順中之收名一邑而自致雲霄者獨不在茲矣夫順中蓄其志已久行將發之身矣况學與政本無二致哉夫昔之人有以蠟珠為業者人曰此為南商而非北賈也

既而客於燕都之市則楚之璧兌之弓肅慎氏之矢森然列於其肆一日而醉其萬鎰者三其人始喟然曰吾今而後知深藏者之不易於測也然則順中之寶固當燕南北而有之聖天子之厚其直以待之者又方汲汲也順中尚盡出其有毋徒為蠟珠之利也哉

王堂齋宿聽琴序

毛紀

古人將有事於宗廟必致齊焉蓋齊者齊也所以齊其思慮之不齊也人之一心七情挽於中群動感於外云為有萬思慮與俱謂之不齊也固宜以之應以且或扞格叢脞而况祭者以吾之精神心思而感通神明者耶此齊之所由以謹也成化丁未孟秋適天子祭饗太廟之辰群臣皆

金明文範卷十七

十五

前期三日致齋公於時翰林諸公則就齋於王堂之署而余庶吉士亦在焉衣冠金組輝映軒楹聲歎不聞四壁寂然是雖幼長有差崇卑或異而所以聚精會神洗心滌慮以上佐聖天子昭假祖考之志則一也少焉清聲琅然悲風以來戔戔然若泰山之壁立千仞也洋洋乎若江河之一瀉千里也餘音嫋嫋不絕如縷坐客忻然而起曰此琴聲也胡為乎來哉夫琴者禁也所以禁其心宣其鬱而銷其邪也吾儕方齋而聞此寧非助吾之齊耶衆曰唯唯遂命善琴者從而和之續太古之淳音斥綠綺之新調先之以南風之歌鏗鏗然如身沐薰和之風而虞民之解慍阜財也賡之以越裳岐山之操鏘鏘然如躬觀西伯臣越

之德古公避狄之仁也申之以將歸猗蘭龜山之操冷冷然如親聆宣父美哉洋洋之歎迨遙九州手無斧柯之悲也優游夷愉廣厚高明蓋不覺身世在虞周矣既而文然有得乃見其所為齊者信斯琴之一助也遂筆之以為王堂齋宿聽琴序

西洋朝貢典錄序

祝允明

西洋朝貢典錄者所以敘海表列國之事辨方域列山川計道里陳土風紀產育述朝貢以闡王化錄建設以美使才備國典之實錄寄通覽之遐志者也若昔先王秉龍守寶則莫不重千輿乘夏貢周方涉筆聖作史漢志地輿在拍掌後史繼起損益可知大槩成於華代之士擬當時之

皇明文範卷十七

十六

聞見以附前典之同異至于蒙古自夷據夏號稱廣拓然此西溟南漲挺而不顧我高皇帝出震行乾威德邁古率上來王不貴遠物太宗修文爰務通道始有割符之命包茅之徵中人鄭和等飛星舶於天地耀皇華於蓋極然後章亥舊步載經騰躡張騫異種倍收筐篋前後輜軒方策雖稱實錄猶未會通言而不文行之豈遠黃子勉之生于華文之區而遙攬恢詭之觀隱乎一尺之几而慮經六宇之闊游乎熙安之代而慕馳奔奏之辰間氣龐時時而出之握槩隨襟是有此作其為書也法班馬敘國境所在風俗所殊法周官敘田畜法山海經叙山水鳥獸草木法禹貢叙貢物每一鳥未復著論以該未盡事事有

微言言非億剛柔錯布譬繁星之麗紫霄網網有條爛瑤珠之綴藻冕信乎逐南左之良匠追卿雲而我儀者矣嗟夫斯今之世作者寂寥或辨性較禮附麗經師或微瑣浮尖依稀文苑以子之器何不高譚五經富賅千軸豈其志役於裔荒醜雜之形而其似於下喬入幽之見也哉吾又悲夫得黃子之心者寡也將其明發有懷思輔明王弘際天盤地之治也思效使能以達尊華馭狄之策也思豁耳目以抒籠山絡海之氣也而重慨夫橫絕英雄微纒於三場二試腐章屑句之條律曾不若奄尹僂臣銜天言蹈地維行志吐氣以球琅琅如也故去彼取此裹糧躡蹻孤蹤千里訪覲人於海澨詎敢老於節廬閱七龍易七素而

皇明文範卷十七

十七

編始成前史異今置而弗瀕或涉疑舛時議及之以於西洋特詳故題目云爾其間演論數右張旌能無隱憂豈徒騁藝彙時太傳太原文恪公嘗謂黃子中秘亦無諸國風土之書春官所掌不過朝聘表章方物聞有此撰愛賞良深而未囑其就黃子不妄比人上唯王公下猥及我今王公既沒我當叙之是故望英主豔偉功愛才猷秉粹非願放海皆準進繹宣尼之麟管退颺子長之鸞絲則典錄之用是黃子之志也

認真子詩集序

陳獻章

詩之工詩之衰也言心之聲也形交乎物動乎中喜怒哀樂於是乎形之聲或疾或徐或洪或微或為雲飛或為川

馳聲之不一情之變也率吾情盎然出之無適不可有愈乎人之贊毀則子虛長揚飾巧參富媚人耳目若俳優然非詩之教也甚矣詩之難言也李伯樂見王通而論詩上陳應劉下述沈謝四聲八病剛柔清濁靡不畢究而王通不答薛收曰吾嘗聞夫子之論詩矣上明三綱下達五常於是徵存亡辨得失小人歌之以貢其俗君子賦之以見其志聖人采之以觀其變今子之言詩是夫子之所痛也南朝姑置勿論自唐以下幾千年于茲唐莫若李杜宋莫若黃陳其餘作者固多率不是過烏乎工則工矣其皆三百篇之遺意歟率吾情盎然出之不以贊毀歟發乎天和不求合於世歟明三綱達五常徵存亡辯得失不為河汾

不皇明文範卷十七

十一

子所痛者殆希矣故曰詩之工詩之衰也夫道以天為至言諸乎天曰至言人諸乎天曰至人必有至人能立至言堯舜周孔至矣下此其顏孟大儒歟宋儒之大者曰周曰程曰張曰朱其言具存其發之而為詩亦多矣世之能詩者近則黃陳遠則李杜未聞全徹而取此也學者非歟將其所謂大儒者工於道不工於詩歟將未至於諸乎天其言固有不致歟將其所謂聲口弗類歟言而至者固不必其類於世或者又謂詩有別材非閑書也詩有別趣非閑理也則古之可與言詩者果誰歟夫詩小用之則小大用之則大可以動天地可以感鬼神可以上下可以格鳥獸四時行焉百物生焉皇帝王霸之褒貶雪月風花之品

題一而已矣小技云乎哉都憲朱公以其所為詩編次成帙題曰認其子集授簡於白沙陳獻章曰為我序之公昔語我於蒼梧曰詩非吾所長公豪於辭矣而未始以為足認真子名集公意有所屬顧覽者未必知而吾以是覘公之晚節也詩雖工不足以盡詩而況於盡人乎謂吾不能於詩而好為人言不知言者也公名英字時傑郴陽人由進士歷官中外節用而愛人

宋丞相李忠定公集序

林俊

自古扶傾已亂非得剛貞忠亮之臣無足以弘濟艱難而奠安國勢夫翊贊太平易為功而遏絕酷亂難乎為力魏鄭公曰願為良臣毋為忠臣夫以孔明基鼎足之勢君臣

不皇明文範卷十七

十九

輯睦志則可為也仁傑樹扶日之功奸后陰說誠猶可動也李忠定公伯紀靖康建炎之際殆又甚難者宋文治百七十年陽德弗剛群邪交扇朋黨倡而正人為空宣和太水公以起居郎極論消弭左官監局嗚呼謂小臣獨憂天下事哉竟之金人入寇公決策內禪獨任城守力戰而却金兵而能命下矣公再留金兵引去京師解嚴公獨以再至為憂力陳激擊備禦至計而宣撫命又下矣繼之罷命又下安置命又下金兵再入公再召未至而京師失守二帝北狩公再相畢力修攘任宗澤張所傅亮為必守中原之計而罷命又下安置命又連下高宗遂如揚州奔鎮江如臨安竟之航海如旋風飄梗益震以搖嗚呼元夫鉅人

為國倚命者也金至公相則守金退公罷罷則不守夫使始而不罷二帝不北狩再而不罷高宗不南遷最後宣撫雖微罷命尋下宋終不競而王業偏安至革命而後已嗚呼謂獨繫安危有功為烈者哉公孤忠大節血誠危論動天地泣鬼神日月為之無光至今讀之猶嚼齒填膺一字一淚當時和議誤國者何情哉是集故有福國正獻公徽國文公先生之序侍御胡君士寧祖尚風烈復梓以傳其僭序所不究用于公者致餘臆焉嗚呼無亦數然耶

榕城別言

林俊

府尹牧畿內之民古三輔之職近時楊公月湖始莅李公仕修繼莅未至代以竹亭三君子一時道望公提身砥行

皇明文範卷十七

二十

內完而外晦起曹即歷大郡大藩在有勞績及是命人皆曰聲先實副掣而與之矣數日公書來雲莊曰吾欲四方之志為一壑之雲力亦有弗逮也順天人稠物雜其化物已久爬櫛澄汰反之正難且勢以地異遠則專專則其志可行故吾也近則分分則動有牽制不故吾也吾胡取一類哉投鼠忌器薰狐者顧其城有不可問者矣為鷄謀殺狸伏而掩之為羊謀草狼恣而噬之有不待制者矣雞棘燎蔓惟恐夫蕙蘭林木之傷有不容擇者矣以剛則敵而徒以速悔以柔則隨依違附和委蛇而不自振辱殆甚焉吾安折衷哉予答書曰斯所謂循良公也公繼月湖者也月湖鎮雅黜浮居然古意樹奇運察於公奚有哉嘗觀夫

賢矣補益元氣無貴夫歲月為功而攻廢速效知醫之所無取周人東郊之治歷三紀而風始移慎始周公也和中君陳也成終畢公也政不同而心同也俗因革奚局哉故曰三后協心同底于道維月湖之政豈在規規守勿失間哉吾夫子論政以寬而許舉政者以猛子朱子亦主用嚴之說剛柔相濟殆其然乎公自念哉有子人之大政有常已之大幾造物無足吾人屈久矣僭公謀焉藩伯姚公東泉陳公荅湖鄭公巖山喜曰是可為贈

送任宗海序

林俊

江之西大省也人秀而服儒吾伊佔畢連東西家焉田叟村昨下逮執役之賤亦口授書史援章條以相擠軋大吏

皇明文範卷十七

二十一

至則旁聽又睨以下上其譏評適當其意吹聲鼓譽恒若弗及其弗然媒孽以甚其真其亦弗少矣故官于其地才能之收叙恒首它藩而庸冒憤事亦往往而有溫江任君宗海之為江西按察僉事翰林學士紫厓馬先生來速贈言先生文章家不自為告欲以公諸人示信重不自其鄉始也君慎密澄瑩由進士拜行人積有賢問遂拜南京監察御史彈劾不避批逆鱗而幾不脫虎口者屢之其按鳳陽監龍江商課也宿衽杭爬風裁尤炳烺可諗左嚆失故利私患苦之然對人必曰真御史真御史江西聲烈其無是豫占耶夫訊讞之司激揚風紀之任熟路無憂其弗至矣古者楮墨其衣冠而禁行人肅後世法日峻犯日以多

曰械擊獻朴其無畏也獨何歟禮義不施而廉耻之風無足以勝之也夫冠九人髮一人則髮者視為耻三之一群忘之矣半則又忘之矣髮九人冠一人則冠者顧獨視為耻故禮義廉耻是為四維風化大機軸在此也先之以禮義以立其防重之以廉耻以端其避趨之路夫然後刑以示警則其始也人畏之中也人愧之終也人服而習之以率教為當然失禮入刑為大誠夫何患貪者不廉暴者不良矯偽者不誠信以自將轉移感動之機有不自我者乎昔晦翁先生提刑浙東以嚴為治清獻公官成都以惠利為本至于治杭誅鋤強惡奸黨魄落寬猛翕張之政宜亦有可思者先正有言一家哭何如一路哭不善人之不去

古南文範卷十七

三

善人之賊也君必勉之吹聲鼓譽將遍江之西以達之朝堂之上雄秩峻命容千君捨朱趙行業予千君深冀焉

贈羅福之序

林俊

壬申上在位之八年也故事誕節有賀泉二羅君福之以次當行長僚與鄉之士夫賦詩為贈屬序于千校華封人祝聖人壽自堯時有也江漢天子萬年未火置酒群臣皆稱萬歲周及漢又有也及唐明皇以隆始用誕日為例所謂天長天申端慶者禮也夫臣子愛君亦何所不至哉壽一人所以壽天下也人君為天下民物之主其心天地之心其氣天地之氣休咎之徵自我發之民物所寄命在此也易曰首出庶物萬國咸寧書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君

宅中以基其命者也課樹藝節土木則無饑死勞死毓淳風布道揆則無刑死兵死崇樸政察神奸調瘳氛祲至候則無窘死天橫死至乃致極中和寅亮天地則乾清坤夷坎止艮靜飛走潛泳動植之各遂其性所謂及先后懋德罔天災山川鬼神以寧鳥獸魚鼈咸若者也夫以天下民物之壽繫之一人其為繫亦重矣而人壽所至率百歲為期黃帝堯舜過之黃帝百一十歲舜亦百一十歲堯百一十八歲帝嚳禹湯皆及百歲故壽百歲者稱上壽祝以上壽亦至矣而又千萬以至萬萬宜壽所必無而祝欲其必有斯無已之心也幸一人所以幸天下也吾人者其孰無斯世民物之心壽之祝而豈徒哉壽非可以倖致也祝百

古南文範卷十七

三

千萬年之壽必將符之以百千萬年之德而舉斯世民物間之於百千萬年仁壽之中以偕之于無窮其不然上傾下湧朋騰搖抗膏血塗草野生齒化而泥沙飛走潛泳庶和之不得其所可勝道哉君臣情義綱常之不容已者也獨惟夫執玉而朝萬國捧觴萬祝無越頌禱之彌文惟張曲江金鑑之錄謂之得體君采風為職者也瞻拜闕庭前席有問凡治屬所臨道路所經見民隱吏治與訪落之風景其有可言者乎前十年予在南臺君來為御史老成慎重出流輩刑名之試介菴張公以鄉嫌自沮予特拔寔第一嗣是果副所知方士夫駢首惟禍君獨以冲晦竟免巧宦多速化君獨以貞靜竟淹夫時詘而詘時信而信出處

之道不當如是邪然聞欲借君君亦無暫鄙予聞當道者固亦有以處君矣

送張弘仁尹郊縣序

馬中錫

故事進士既登第悉集都下而官之諸司間有疎偶少檢者則授之州縣長若謫官然自上即位欲守令得人謂非進士不可始以外補為定規成化乙未歲進士三百人自春徂冬相繼外補者幾四之一而同年張弘仁補河南郊縣令弘仁與予同薦于鄉同舉于禮闈同對彤庭清問予知其人甚悉弘仁起身耕鋤中雖貧能無求于人人亦不敢干以貨賄鄉井無少長咸以廉介目之其治郊必不以墨取敗矣不立邊幅崖岸而制行斬然不可侵奪與人不

皇明文鑑卷十七

二五

為模稜苟且儕輩咸以剛正目之其治郊必不以阿取容矣讀書不事句讀體認力行之功居多杜門掃轍以不識貴人為高識者咸以恬退目之其治郊必不以奔競為乞哀取憐之舉矣然不以墨取敗則下不得行苞苴上不得通賄賂也直不行下將益受其殃賄賂不通上將厚中以禍矣民得其殃已得其禍廉介之心得無少沮乎不以諛取容則人喜圓而我不以規人惡方而我適為矩不能隨人之喜傾以逢人之惡將胥而怒之矣怒已者多則悅已者少剛正之志得無少挫乎不以奔競乞哀則權門如火自我冰之勢家如市自我空之狡者以康臧者以詘而可薰可炙可易可遷之心起恬退之念得無少懈乎沮其廉

介遂淪而為墨挫其剛正遂淪而為阿懈其恬退遂淪而為奔競以孤庠校作養之恩無以仰答明天子臨軒策士之意焉用讀書為哉弘仁未必至此然子方之操或變于初河間之節或渝于晚亦不可不常惺惺然也廉介毋沮于終剛正毋挫于勢恬退毋怵于禍使郊人以循吏稱郊志以名宦著史牒以循吏傳斯上不負天子下不負所學而遂守大州遂刺大郡遂牧大藩遂為臺為諫爭是非于逆鱗之下為三公為六曹而侍從王庭與天子可否天下事其誰曰不然使不盡然曲徑以捷旁行以流忝冒竊據何足多乎此不可與他人道惟吾弘仁可也

送醫官張伯華歸江浦序

馬中錫

皇明文鑑卷十七

三五

江浦張氏世得蘆扁術活人又能以其術裨有司以活民而張紋伯華則尤其白眉也江浦醫學訓科缺員縣長吏曰是官古聖人所以濟天死豈可以濫觴無踰張伯華者謀之僚案僚案曰都謀之俊髦俊髦曰俞又謀之于父老里胥氓庶父老里胥氓庶無不翕然響應乃聞諸府請之部軒伯華之褐而被之以服脫巾而冒之以冕告之曰被官服冒官冕蓋思所以盡其官乎伯華受命惟謹俯首領教言思以自盡長吏語之曰是職之設所以裨吾有司以醫民病者也民之病多矣暑雨則民病食和寒則民病衣征欵則病農于戈則病賦鰥寡孤獨病于窮疲瘵殘疾病于廢士風病于委靡民俗病于澆訛官則病暴吏則病汚

上病病乎傲下病病于諂病內以黠病外以癡病勢病利
病偽病奸佛為性之病老為道之病凡若此者不一其病
也不知御何術以醫之投以藥餌忍其緩而無功試以針
砥恐其激而成患况夫諱疾忌醫者之衆而回生起死者
之難其人乎如之何其可也伯華慨然曰是非某所知也
君請問諸國醫予聞之啞然而笑曰江浦令真能以大義
責屬吏張伯華真能以婉辭規上官不可以不識之鉛藥
間伯華適謁予言因書以為贈

贈李明府汝弼序

馬中錫

進士李君汝弼補襄陵令人見其風範壁立制行斬然正
人君子之氣可掬遂遂其為政有可觀也一意勉以入為

皇明文範卷十七

王六

堂即至形諸筆舌率皆諛詞而少規諷中錫獨謂其不然
夫天下事未有慕乎彼而不妨乎此者也必若而人之言
是欲天下為令者動輒以臺即自許而後不敢怠其政吾
見天下之令從茲弊矣譬之食與獵然一下著之頃志在
太半則其飯脫粟也必無味一發軔之初志在逐麋則其
顧免毋墜乎其不審也今則人美政誘人美官何以異于
是政恐其致力于彼者專則用意于此者雜而規圖殆未
免乎毀方矣且今之為令者天子何以知其賢而擢用之
也其必先獲乎守又獲乎臺然後獲乎銓曹而聞其賢于
上乃召為臺郎也否則雖賢不能自選而欲為令者憧憧
以求之可乎哉其弊必將使人背光以從藥唾粒以喂內

巧其政以求售矣此心一萌設機萬種新弊日規舊弊盡
負君子忽焉下流正人漸為曲士為斯言者導之也守有
司也徵科者有司之所事也臺憲臣也繩人以法者也銓
曹黜陟官也責名檢以進退人者也然惟巧者能中其墮
尚以獲其權心焉故以徵科中守則取諸民也川漁原猶
豈舉無逸鱗網合無亡蹄而守之心獲矣以守法中臺憲
則法苟梗存不顧政之虎逝而臺憲之心獲矣以名檢中
銓曹則布被食餌者櫛比以欺世而銓曹之心獲矣大中
之有大獲小中之有小獲不中則無獲也誰復抱拙而不
為巧中哉其究必至天下之邑無一賢令而天下之令無
一善政然後已吾故甚不滿于以官勉汝弼者也雖然深

皇明文範卷十七

王七

為不可以誨焉獲而舉焉者必為獲學謳不可以責韓娥
而善謳者必韓娥窺窺聽焉固不可以喋喋獻喙于正人
君子而聾鵲鵲之群詎能舍正人君子哉是則私有望
乎汝弼

贈張巡司序

馬中錫

條人張汝誠以精深吏事從事公府數年得官為郎墨古
舍氏又數年以出納底績晉秩為武進奔牛鎮巡司以姻
戚故謁予官邸視茫茫而髮種種矣予進而告之曰若知
巡司官之道乎夫官以巡檢名則其職在弭盜而百務貴
檢察然今之盜未易弭而盜之情未易察也昔之盜以貧
今則族富者亦或為之矣昔之盜以愚今則號為士人亦

窺身其中矣昔之盜畏法令則玩而易矣夫搜提之官巡徼之卒誦其所知而掩其不備所持者法爾盜玩而易則法不足以制吾法不足以制而吾弭盜之術始窮檢察雖極于精明而無所于用且巡司卑官也高位大僚發蹤指示者也司督理者以多賕而通音問主案牘者以稔熟而竄姓名勢家為之居停主人不敢物色貴幸為之保庇恩主不能盡法卑官何所用其力耶是必端廟堂之本以清干源拔介特之操以勵于節倡輿論之公以正于俗源清則盜無所庇節立則盜知所恥俗正則盜無所容不煩刑誅而盜可漸平然此非汝誠事而亦非立談畧刻之所能盡也禦盜則譏察非常得情則哀矜勿喜汝誠之所當自

韋明文範卷十七

天

盡者如是而已言高論具于汝誠何哉于其行姑與之飲酒而已汝誠頓颺言曰是誠難矣誠非吾所敢任矣書斯言以畀我值清節敏才者將以告之或藉以集事遂書之

贈廣州知州李君序

柯潛

嶺南大郡為廣州州有貪泉名之不知何許時泉一也正出曰檻泉側出曰洑泉湧出曰瀆泉又有應瑞而出曰醴泉而獨貪之名未詳焉夫泉水之始出者其利澤物類乎仁其清鑑物類乎知趨而就下隨崖石曲折而周旋類乎禮初無貪性也不名以所有而以無辱之泉亦何罪哉或謂廣州多珠璣犀象石英鍾乳百貨之產又其地在嶺海

去天子國不翅萬里凡吏于茲者率相承弊肆為貪墨民號訴無所而以泉當之怨而激者之云也昔吳隱之嘗刺廣州過貪泉而飲之賦詩云古人云此水一飲懷千金試使夷齊飲終當不易心隱之卒以廉吏名于世而泉亦嚙雪其冤矣自後廉吏不作迄于今千數百載而泉又復始名世因論隱之飲泉事特矯激以為廉耳是非知隱之者也凡事之繫于天者不可以力爭也若貪可使廉繫乎人也繫乎人一洗弊漏而新之獨不為賢耶隱之知之明信之篤奮而一試飲之使人知貪廉由乎已而於泉無少預焉隱之信賢矣矯以沽名豈隱之謂哉杭之李君惟用始由國子生授同知歷漳州真定二郡澤下於民泉之仁也

韋明文範卷十七

天

明周作物泉之智也磨折下士若嗜欲然則又泉之禮也既九載名不一沾刑錄辭為大夫良吏部署其行曰廉署其功曰懋用是有廣州知府之陞于知君之往也過貪泉一試飲之必大著其廉名而泉也得復雪其貪名隱之也得以還釋其矯名矣故說泉以贈

瑞安知縣丘君赴任序

柯潛

惟成化戊子自春徂秋四方多以旱災聞當宇聖天子惻念斯民重罹於外凶詔有司大發倉廩以賑恤之既又謂民之休戚惟令之熟良所為乃召吏部臣諭之曰予仰荷皇天眷念撫臨億兆民顧茲土宇曠遐以予一人勞于治歟惟難哉肆用付畀爾內外小大臣工共圖永寧惟邑令

於民尤密通係於治通匪輕其慎簡釋之惟仁義是崇惟
恭敬是與用茲莅政惟民之祥俾我民永協于治時乃功
其或用否德荼毒我民予則汝罰吏部臣拜手稽首受命
退而相與謀曰國朝立賢無方惟進士之科得人為盛嘗
用以治邑率能勤撫綏以彰譽於遐邇今茲應詔亦惟進
士是先遂選二十有二人以聞而吾鄉丘君安重與焉上
皆命為令出莅于劇邑而安重得溫郡之瑞安安重與焉上
束故書以行予往送之而為之言曰君子之仕罔不以治
邑為憂抑亦以為樂肆惟百里封疆民生庶繁曷能借富
或困窮曷能借良有弗迪於理茲弗均弗教民乃流亡寔
惟令之劄令將弗終厥位其曷能不憂乎昔先正有言一

奎明文範卷十七

三

夫不獲則曰時予之辜至哉惻念元元之心也惟我人克
迪先猷以敷于今夙夜孜孜圖教養之理俾困窮訖于富
壬慙悉澤滌化于良令乃寧其益務飭修厥躬以保終我
祿位仰而對越于有昊尚無愧心茲而為樂其曷能踰國
家亦未賴以孚于治以固無疆之不基於戲其敬念之哉
安重謝曰飭修厥躬願交勉之遂再拜抗手而別

鴻泥堂小彙序

都穆

江陰文士在宋有葛文康公勝仲與其子侍郎常之及丘
忠定公宗卿元初則有陸文圭子方後子方又有王元吉
氏張希尹氏孫大雅氏皆以述作擅名一時文康忠定僅
見其文之一二常之有韻語陽秋予嘗序之子方有牆東

類彙今歸秘府張氏講南集嘗一見錄本然邑人鮮有藏
者惟元吉大雅之集與韻語陽秋並行於世數君子之沒
寂寥百有餘年乃今而得一人焉曰薛君堯卿其文古奧
簡質如商彝周鼎雜然並陳蒼綠眩目不俟摩挲知非今
世之物其清健嚴密又如修僊道人僻處深山餐霞飲泉
而塵濁之不能溷也蓋君少嘗業進士通易書詩三經屢
試有司不利輒然棄去一意古學每有所作日鍛月鍊弗
工弗已其為人沈靜寡欲而性嗜山水嘗徧遊吳越以至
齊魯燕趙之墟尋幽弔古搜奇抉怪惟用資以為文其在
稠人廣坐衆方高談宏辨較短爭長君獨袖手默然若無
能者及其操觚握毫篇章一出如予前之所評則人未嘗

奎明文範卷十七

三

不驚且服以為江陰之有人置之孫王之間殆未可優劣
論也夫天下之事勢無兩全使君早獲一第人固榮之未
必有文若是然則君之困抑蹇連終身不遇天固將以昌
其文視世之炫赫一時而名隨身沒者果孰得而孰失哉
雖然世之士蓋有賤貧而短於文者若君者亦可以無憾
矣夫君諱章憲堯卿字也汝年六十未沒時嘗豫營壽藏
自為之銘人稱其達三子布卓甲皆勤學好文以君所著
鴻泥堂彙錄木以傳卓來請予文予交君久相知為深遂
不辭而書之

送張德宏宰錢唐序

顧鼎臣

昔者鄭子皮欲使尹何為邑子產曰少不可猶未能操刀

而使割也其傷是多夫今惟一身而奸胥猾吏羅列於其旁推宗豪右盤據於其下瀆法撓政實繁有徒故民之苦樂生死理亂視今令之不職民受其傷然上有監司有御史臺有銓衡庶之察之考之課之以低昂其論而榮辱黜陟焉令不職庸獨為已利乎外傷民內亦自傷非閱歷多而充養素號稱老成者鮮克免焉宜子產不可於尹何之少也張君德宏登第假使事歸省自暫華服青陽之色燁燁照人人曰美哉少進士也未幾謁選吏部得浙之錢唐令人則以德宏少而為大邑難之余曰凡所以為吏之道豈有出於經傳子史之外者哉尹何之不可其未學也苟學奚少不學奚老是故五尺之童或明習於古今之體而

奎南文鏡卷十七

三十二

皓首之氓乃莫展目前之一籌君子之論士可以執一乎哉德宏之祖兩軒先生謹愿遂經術為學官歸老於家所在見推德宏日侍左右親承其學得其風流而以通博濟之經傳子史弘貫曉析自初入邑庠聲稱藉藉出前輩上較孰必涉高等不十年舉於鄉再試禮部舉進士既領除書益務收歛英鐸威儀抑抑笑言簡寡雖未居其位而考民事憂官政恒惓惓焉然則雖曰老成可也夫質以基之學以成之世美以徵之謹愿以守之通博以行之以是為政雖少其何有於大邑事上官蒞下民駁羣吏凡百為之所族操牛刀以割之而遊刃有餘地矣其何傷哉政成課最名譽上逮拔諸常流耀在要階則所謂提刃而立為之

四顧躊躇滿志者其何傷哉它日敷歷中外策勛樹業為聖朝之臣亦於此焉推之人曰德宏少難於大邑吾不信矣余於德宏為世戚且再錫於有司皆同年能知之行將入官宜有以贈又重諸老之命遂為斯言

奎南文鏡卷十七

三十二

皇明文範卷之十八

序

大司馬王晉溪先生綸褒晉錫詩序

席書

周官九伐司馬以之漢太尉知南北軍位次丞相樞密與中書埒國家罷丞相分政六卿而大司馬本兵之貴尚沿先代今天子神明英武銳意兵戎乃自尚書戶部簡吾晉溪王公授以軍國之寄公拜命惟謹夙夜在公圖惟厥理於時四方多故陝以警告帝曰朕有司馬西顧何憂已而捷者報自陝矣遼以警告帝曰朕有司馬東顧何憂已而捷者報自遼矣南以三省兵告帝曰朕有司馬朕復何慮已而捷者又報自三省矣不出樞府坐靖四方四方告成

皇明文範卷十八

中外以寧嗟乎神哉天工惟人信有徵哉僉上功能下璽誥帝若曰凡此武功實惟司馬爰晉爾師用嘉爾績再錫爾保爾惟克終前烈以永天休公曰天威明明四夷賓賓臣何於力敢干天典帝曰顯功右能國有常憲汝惟欽哉勿替朕懷僉曰惟茲藝典自昔罔聞朝九官咸詠以詩將被管絃奏九廟昭至德也明年春天下十二牧諸侯肆覲京師欣逢厥懿亦各獻詩一章俾書以言書知仰頌功德而已夫復何言然亦何能已於言也謹再拜曰書聞諸陸賈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將故陳平交歡周勃為國利焉勦固真將也茲本兵者非諸將之將乎試今北三邊南三省公無負矣而宗社萬年之計十倍邊省任重富艱

授機濟大屬之人乎屬之本兵乎靜言思之竊為公懼也然公以社稷自任據往微來要有慶矣書何言哉

東湖琴樂詩序

席書

南昌東去三十里有東湖湖之陽有生胡增歷陽者齡年失怙未入舉選縱志湖山每佳辰良夜焚香淨几鳴琴一再以寫樂懷因扁居曰東湖琴樂蓋將託琴以老於湖也去冬泝遊川蜀寓合陽數月侍御何澥卿先生壯生風趣首倡諸君作琴樂詩與之今夏挽舟吾遂抱琴囊詩過吾明月池許執弟子禮甚恭予展卷既餘試嘗所蘊生揖讓至三橫琴置座揮手聽聲音節流麗意態繁濃如楚艷秦聲燕起歌舞王孫士女快聽爭聞曰此得其聲矣未得其

皇明文範卷十八

二

情也非樂之正也試歸以思明日又至試再以嘗生乃改絃易調比律諧音靜而聽之如鳴珮鏗鏘如春風鼓吹如秋夜之聲淒淒楚楚故聞者或喜以愕或怨以悲曰此得其情矣未得其意也非樂之真也試歸以思明日又至試再以嘗生技已無餘矣避席再拜請予木間予將援生於太古之域懼吾言易而聽言忽也仍試歸思明日又至神思俱枯口生可教矣然生知物情乎走俳場觀百戲窮耳極目自云樂矣及暮而歸神迷心喪喜極悲生厭厭如失魄之子琴之艷者似焉尋幽壑坐茂樹仰高山之上聽流水之聲月白風清可想舜文宣父於千載之上琴之古者似焉生將徇彼所欲而自樂其樂歟抑將從吾所好而

同樂其樂歟生知擇此諸君之作無亦有虞之歌文王之雅歟吾告生焉將無蘊矣生今可以歸矣胡生起謝明日具舟東下過我取別且曰吾東湖與西江爭聲矣曰未也裝予告生言歌也聲樂也無言之化無聲之樂九歌不能陳二雅不能載他日訪道驚湖更為生啓之

送徐北屏赴京兆序

許讚

京兆天下觀望也尹都輦師表也天子所都謂重地尹于都為重任歷考往籍自秦都關中領以內史漢領以三輔東漢都洛領以尹唐置雍中牧後復為尹宋都汴牧尹不常置京尹所司禁治威近裁抑豪右平獄訟發奸隱時賦役以清釐鼓輯神州為四方岳牧守令者則效蓋範近以

金明文範卷十八

三

勳逸由國以及天下之意也唐宋嘗以親王領其事重可知已我朝置順天府於北京府尹治之職任與古無異其選多自藩臬長治行最者擇之以其歷事中外恒二三十年而又以人望遷非重其任乎正德辛巳夏聖天子嗣登寶位出新政度七月順天府尹童公擢少司空皇帝制若曰維茲京府昔稱饒裕邇罹多故衆用殘困茲欲迪民康所司者慎厥尹廷臣會舉山西左布政使徐公以聞翌日制可若曰公爾尹保釐畿甸惟無斁八月旬公承命北上晉藩三司諸公屬余言以為贈余從先生遊浙暨晉皆忝同列後知先生最久惟先生此行正位股肱近天子之光位崇而履亨用顯而道彰人固為榮矣然不知致此者

顛蹇沮抑其間已三十餘年非幸且易也先生學極精與性稟方嚴舉進士為給事中三上章言當朝巨奸冒旨逮繫被撻幾殆發為編民久之奸黨悉誅始起先生為江西少叅值盜起乃戎服出入行陣餘二年始剿之進憲副提學兩浙德教大行繼為山東大叅由浙右轉轉左來晉所任聲稱赫然薦章凡十數上以有今日之命其顛蹇沮抑者至矣余嘗謂天之於人欲弘其所受其蓄待必久欲遠其所到其引起必徐速滿多覆驟至多踣易取漸進詩尚有舊謂天無意於斯人不可也先生往哉余又聞都邑有大政先朝內府費省則供億不勞豪要有制則蕪并難肆貧富役均則科差允一近十五六年間內費既冗多假盈

金明文範卷十八

四

于商賈而市肆不行或預取于歲支而里甲重困權豪兼并則都城內外小民田舍不多見矣富室貿閒則下戶童丁負重役矣三者今日尹京者之急務也先生歷閱既久才德無憾設施獻納將如漢延篤邊鳳唐許孟容之建白以仰體德意下答民望康阜饒裕復先朝之隆盛追往古之風度何有哉由是而躋輔弼宰衡之位益大厥用溥厥施流澤當時垂光後世則天之于先生久蓄而徐引之者豈獨為今日哉嗚呼杜正獻才堪相理本京兆以論功范文正名重廟堂由開封而致頌先生峻膺顯秩當聖明御極之初其際會固不偶也顧余蕪陋之辭不足以榆盛美况以遠臣而談內政又烏辭乎僭

廣文選序

劉節

序曰廣文選何廣蕭子之選也何廣平蕭子之選也蕭子之選文也為賦賦之目有十四為詩詩之目二十有三為騷為七為詔為冊為令為教為文為表為上書為啓為彈事為箋為奏記為書為檄為對問為設論為辭為序為頌為贊為符命為史論為史述贊為論為連珠為箴為銘為誄為哀為碑文為墓志為行狀為吊文為祭文為類三十有七可謂選矣然或遺焉是故廣之以備遺也孔子曰有天地然後萬物生焉是故始之天地天地廣也鳥獸草木皆物也鳥獸選矣草木遺焉是故次之草木以廣遺也夫賦諸目具矣弗目者遺是故次之草木以廣遺也夫詩六

本皇明文範卷十八

五

我備矣遠詩詩之遺也廣之自逸詩始補亡無矣操樂府之遺也誰雜歌之遺也廣之詩斯備矣夫詔王言也聖書賜書勅諭皆王言也廣之類也策冊類也策問詔類也廣之以從類也疏上書類也封事議對皆疏類也廣之以從類也對策對厥問也策問詔類矣對策對類也廣之以從類也而文則無矣問次於對有問斯有對也廣之亦類也大記者序之實也傳者史論贊之紀也說者論之要畧也哀辭者哀之緒餘也祝文者祭告之大典也是故廣之廣其類也夫文猶賦也諸類具矣弗類者遺是故次之雜文以廣遺也夫騷作於屈宋者也九歌遺焉九章遺焉九辯遺焉景賈以下不錄也漢詔盛矣選其二焉遺者多矣是

故廣之以備遺也表箋啓檄畧矣奏記設論箴贊畧矣矣史論述贊畧矣甚矣銘也頌也誄也古而則者遺矣書序之遺猶夫銘也論之遺猶夫書也碑文之遺猶夫論也諸類之遺猶夫頌也誄也故今考之文之遺猶夫詩也十六七也詩之遺猶夫賦也十四五也賦之遺猶夫騷也十三也騷之遺猶夫以備遺也夫然猶或遺焉典籍散亡存十一於千百廣之云者殆庶幾焉者也夫文辟之水也選之者如導水而聚之者也是故海水之聚也廣其選者如導水而聚之海者也吁難言也

贈郡守鄭侯入觀序

劉節

本皇明文範卷十八

六

維十有四年春正月天下藩臬郡邑諸臣入觀天子之典也我郡守鄭侯率四邑群吏蒞秋九月望先期而往諸卿大夫出餞于祖至則諸邑令再拜以辭獻獻已則學博士率諸弟子再拜以辭獻獻已則諸戎弁再拜以辭獻獻已則諸耆耄再拜跪以辭獻侯曰辭無溢乎邑令暨諸僚寮進曰弗敢溢也溢則瀆學博士暨諸弟子進曰弗敢溢也溢則諛諛惡乎敢諸戎弁進曰弗敢溢也溢者諛也武人其何敢諛諸耆耄復再拜跪曰弗敢溢也康衢擊壤亦野語耳愚皆田舍翁也其何能溢侯曰有是哉諸卿大夫執爵告曰維侯庶以律已明以照物敏以集事果以折節邑令範侯政也辭以宣政夫何溢乃洗爵再告曰維

也辭以道訓夫何溢乃洗爵再告曰維侯莅茲土也文經武緯治賦足兵使寇殄而士嬉功懋譽張諸戎升之辭允矣其弗敢溢也某也從諸大夫後則洗爵告曰維侯愛薄惠流政成教孚典順令肅有善經焉民化而從士習而變工勸而趨旅來而悅是故諸耆臺頌辭以獻頌者歸德而告功也何以溢拒哉侯乃謝曰君子愛人以德顧不穀不足以將之爾乃徹祖而別

贈林南洲西遊序

劉節

南洲林子將之楚召大小氏卜之大小氏曰子將焉卜林子曰予之攸卜博矣哉大小氏端策拂龜以俟林子曰予聞力穡者食事難者獲予嘗窮年兀兀上聲姚姚下連姬

皇明文範卷十八

七

孔入其門將登其堂矣儒筆伸紙深則圖遠則書左明右選出向入愈弗畔也小試則哀然出色大較則北豈力穡者不足食事其難固有弗獲者耶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蟬吟有子螺贏負之予承乏校司五年矣橫經堂上立諸生堂下教之誨之啓之發之庶其有造也及彼多士蹈故弗新技牒就錄往往不齒諸郡最者有以論焉豈道不足行可似者不可似邪播善之謂譽訛惡之謂毀毀譽已之召也予也慎弗敢肆恭弗敢侮和弗乖簡弗傲匪譽干也弗致毀焉耳顧動則謗隨賢者或不于棄不肖者嘵嘵矣端入良士鮮予或異忌者已側目張其喙矣孰召之邪明陟幽黜功賞而勞勸國之典也予往者授邑吏上方略擒

元兇不遺餘力邊鄙攸奠功若懋矣乃上賞弗發反致讒于儉人觀風者弗察惑之諸宰蔽諸殿考遂謝事予則何恤讒者之言行殆命邪抑非命邪子其卜之大小氏釋龜策來前曰焉用卜始也弗錄有司不明也終也以讒去宰衡弗公也暴棄弗為聖焉入之德高毀來賢者弗免矣焉用卜林子迺輟然曰子喻云云似矣姑舍是予將西之楚悲賈生追屈平之沉而弔之陟衡浮湘縱觀于南海而止將奚獲子其卜之大小氏曰登于山丘埤斯下矣觀于海溪澗斯小矣鑒于往哲忉忉憾斯夷矣盪膺豁目凝志怡神與天為徒攸獲鉅且悉矣焉用卜林子曰然則子其行哉道粵以告于梅國劉子劉子曰大小氏其知道乎夫物齊

皇明文範卷十八

八

弗齊情也不我者也君子求諸我而已矣進矣退矣喪矣得矣毀矣譽矣榮矣辱矣止矣行矣求諸我而已矣林子曰嘻嘻哉其在彼邪亡乎我在我邪亡乎彼是故弓未始亡楚未始存也劉子曰盡之矣又焉卜

秋崖序

劉節

亦玉山人坐秋崖之上問雪溪翁曰天下何適翁曰得我則適不得我則不適子何適之問也山人曰我者我也何我不得何我不適翁曰吁異哉子未知我也知我斯知得矣知得斯知適矣山人憮然曰敢問我翁曰我一也物萬也我我然後物物我不我則物不物是故物物自我山人曰敢問得我翁曰去三蠹守四宅斯得我哉何謂三蠹五

色目蠹也五音耳蠹也五味口蠹也夫目我目也五色蠹目我目不我目矣耳我耳也五音蠹耳我耳不我耳矣口我口也五味蠹口我口不我口矣是故去三蠹斯得我矣何謂四宅虛心之宅也中性之宅也和情之宅也靈神之宅也心弗虛欲斯室矣致虛守我心也性弗中偽斯靈矣致中守我性也性弗和私斯蕩矣致和守我情也神弗靈物斯昏矣致靈守我神也是故守四宅斯得我矣山人曰然則何適翁曰噫嘻哉天下皆適也山峙也可以適我靜川流也可以適我動海藏也可以適我觀草木植也鳥獸飛也走也可以適我愛是故山邪棲也適諸山川邪泳也適諸川海邪航也漁也適諸海草邪衣也木邪食也適諸草木鳥獸邪群也遊也適諸鳥獸故曰天下皆適也客有稱秋崖子者過之曰二老何嘵嘵也山人道故秋崖子曰吾適吾秋崖者也何以喻我翁曰我我請益曰三蠹去哉四宅守哉子適也秋崖可也秋崖子再拜曰聞命矣起而顧之二老歌紫芝乘白雲而去

贈郝玉卿四川僉事序

何瑋

郝玉卿由刑部正郎權四川按察司僉事瑋往拜賀賓客咸集瑋曰蜀遠朝廷萬里吏治汚隆民生休戚生宇安危惟方面守臣憲臣是賴執事何以治蜀玉卿笑不答客曰昔有四人者論政吾嘗聞之矣甲之言曰太上能以德化民其次莫如猛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鮮死焉水獊民狎而

金明文範卷十八

九

金明文範卷十八

十

贈清磯子序

張鰲山

暱之故多死焉政亦猛而已矣乙曰政貴得中大剛則折太柔則廢詩云不競不綽不剛不柔敷政優優百禄是道中也豈可一於猛哉丙曰政貴通變政寬則民慢慢則糾之以猛猛則民殘殘則施之以寬傳曰大火中而寒暑過天道也丁曰賞善罰惡命德討罪施之有宜用之有時吾何容心於其間哉風霜雨露迭見錯出四凶之誅元愷之舉舜之事堯亦何嘗倚於一哉道並行而不相悖天地之所以為大也竊評之甲之所言政之要也乙政之經也丙政之變也丁政之時也是各一道也然不無至否焉孰是孰非孰從孰違執事其擇一於此以示吾黨兆乎玉卿亦笑不答瑋乃為之歌曰山川兮悠悠蜀道兮阻脩豺豕縱橫兮民何以休遊哉邈邈兮我心用憂客有和之者曰山川兮蒼蒼蜀道兮阻長君子之政兮孔良不姑其柔兮不以其剛豺豕伏匿兮鸞鳳翔翔千秋萬歲兮民誰忍忘

清磯子伍思謹以嘉靖六年五月釋服詣闕下内第某家貧無以為膳乃出犀帶一束色絲一端侑以鷺四首芥一豆贈之行遂宣之曰夫犀獸也其用在角彼自知愛之代則藏之君子之愛其心當如犀之愛角焉角之異光鑒駭物君子葆光含貞以為明者似之且先簡肅之德澤存焉詩曰匪女之為美美人之貽故贈君犀帶一束服身之章也不秉者災逮之君實非德猶曰遺之且積絲為匹積染

為緣自少至多自微至著有漸之義焉易曰山上有木漸
君子以居賢德善俗居已漸化人亦必以漸焉故贈君色
絲一端驚鳥類也性自然有行列故禮重取之曰出如舒
鴈見異類則差翅而鳴君子之交也必類德故贈君鷺四
首數以列成聲以同應也芥草也其味辛其氣辣以達君
子之剛烈爽朗者似之故贈君芥一豆君其行乎明良嘉
會台輔孔邇慎德哉詩曰不忒不求何用不臧山川阻修
窮達懸異吾弗能以階子矣詩曰瞻望弗及寔勞我心

贈廬陵張大尹序

柯暹

聖明文範卷十八

十一

力未嘗不施耕者見一螟必憂其稼使有撲螟之計未嘗
不用士君子誦詩讀書佩仁服義受一命之寄而治百里
之邑不但摠簿書務奔趨利富貴為妻孥計要必平其政
刑使民安而遂其生夫豈不如牧羊耕稼者之責之重哉
夫豈可顧一身之利害而不憂詩書仁義之道為其所遏
哉以一螟之在田固未足以損耕而朝淹夕育鮮不為其
所傷驅一虎而入羊群朝嘯夕搏其群可待而盡也人與
人相似非若螟稼之不類羊虎之異形而心之所存有愚
有哲穿窬之盜漁獵之侵則無異乎人之螟也顧惡武斷
凌弱吞貧不盡奪不饜不幾於人之虎乎一日耕稼則見
其功終日撲螟未見其益終身屠羊則獲其利一偶搏虎

或被其傷有不待知者可知也彼知人之螟不可以計撲
而不撲知人之虎不可以力擒而不擒或食其所餘或與
之共食未見其無利而不利今也見千畝之一螟察察求
撲之而不憚聞千群之一虎則奮力而搏之吾見其無益
而有傷者多矣廬陵大尹姑蘇張君攸倫以英年敏識早
膺薦歷武康黃梅廬陵三邑未終考而每得代以去吉安
郡守四明陳公謂廬陵大邑誦詩讀書者固多不能無人
螟佩仁服義者固多不能無人虎非張尹處之莫能平其
政疏聞于朝復廬陵民迎之歡聲載道茲以考績行民頌
之洋洋盈耳其縉紳形於文辭間富且美矣然君之廬陵
也嘗以牧養為己責撲螟擒虎雖有功而或不利雖有益

聖明文範卷十八

十二

而或見傷亦數矣然終不為君也君豈無所為而為哉
識者以為是不知者畧而不書余故特書之為贈則凡一
二同志果何憚而不為君子所當為也哉

贈文選主事尹君序

柯暹

大官之屬有四文選為銓衡之司黜陟用舍所繫尤重非
衆論所歸家宰以下信其賢者不得任其職也宜與尹君
廷佐為太學生練政于茲遂擢主司事蓋千萬中一二之
選也主事六品官然今之六品而欲有利於天下者不可
得惟主銓衡之司同其長貳為一邑擇一官則有以利一
邑為一郡擇一官則有以利一郡為天下百司一一擇之
而使官無不得其人則有以利天下天下郡邑百司有大

小遠近職任有輕重煩簡待用於銓衡之下者人各有能
有不能擇之而用其能則可以成功不擇而用其不能則
或至於債事夫用其能者如圓以規方以矩平直以準繩
無不當乎人心用其不能則如陸行以舟濟川以車未見
其成功而不廢事此豈舟車之無可用哉用之不宜然耳
凡物之宜不宜類如此用入之道夫豈有二哉今天下之
大人才之多足跡有所不至耳目有所不及一用一舍
黜一陟皆欲遂其所宜而無間然者不亦難乎彼南方有
亂鳥曰昭明五采象鳳西方有仁獸曰騶虞斑文象虎見
者不識其為昭明為騶虞莫不以為鳳與虎也人才之生
於世或有類於昭明者幸而一人鳳之於是眾人皆鳳之

八皇明文範卷十八

十三

亦或有類於騶虞者不幸而一人虎之於是眾人皆虎之
聞于銓司銓司雖明不能不信也又聞于冢宰冢宰雖明
亦不能不信也是何異於覆盆之日終無以自明也廷佐
欲不負衆望惟盡心擇其所知所不知者人其舍諸某於
廷佐舊有一言之好友人鮑景昇等屬言為賀竊自謂賀
近於譽譽近於阿譽與阿非君子所宜有故敢以直告云

送吳臯喻侯朝覲序

周用

君子之愛人也無所不盡其心而人之愛君子也則亦無
所不用其情其心誠故其施博其惠均故其情不謀而同
君子體仁足以長人蓋言愛也漢史傳循吏以為皆儒者
通於世務以經術潤飾吏事天子器之其人往往至三公

所居民富所去見思庶幾德讓君子之遺風乎嘗讀其書
作而言曰夫心乎而義闡彰政成而頌聲作古今人豈相
遠哉乃今得以睹其巨美而論吾黨矣吳臯喻侯治具江
之明年實當入覲邑之民環五百里而居履侯之庭服侯
之訓與夫老息於田畝足未嘗及縣門者莫不曰侯遽去
我將安之凡吾今日之勞者佚饑者食仆者植皆我侯之
賜也而猶未厭也矧螻蝗之遺蓄濱海之逋誅茲惟侯焉
是望其誰與祛之而誰靖之耶其里居之諸大夫與夫學
官之士則又莫不曰不可久稽吾侯於斯也惟大江南北
之諸郡守之所治者一御史之所治者四都御史之所治
者十三其所恃以治者凡以邑得人焉耳使皆其人也則

查肅文範卷十八

十四

已矣其或有不若吾邑者其民之望之猶若等之望於吾
侯也豈若使咸為吾侯之民哉然則羽儀於朝廷膏澤於
寰宇吾惟懼侯之不登也時予官南京聞而嘆曰甚矣吾
邑人之愛吾侯也侯其行乎哉夫由前之言則惟留之宜
由後之言則惟行之宜其言相違其道若不相似其情實
相成夫人之恒情每欲於已也厚夫惟其徒欲厚於已則
不能不以薄委諸人吾民之於侯欲其厚乎我也大丈夫士
之於侯則欲厚於人人者也異其厚乎我者懼繼之者之
難為也異其厚於人人者欲其道之行也侯之道信行上
焉者何適而不於吾君下焉者何適而不於吾民顧能獨
遺吾吳之民也哉不惟不能遺時偕而勢從力宏而功茂

安知侯之不以平日知其憔悴之所由來而益加之意乎此又予之所以致私於吾民而釋其惓惓者也於是諸大夫與學諭葉君以下咸道民之情作詩歌而送之予為序之

送韓太守德夫序

劉春

余嘗下岷江過洞庭歷呂梁彭城之險信乎操舟者之如神也方其微風不動水波不興鼓楫而渡中流也淼淼溟溟如履坦途若無所事於舟師然也少焉風颿浪湧勢若排山凡舟中之人相顧怵惕嗷嗷然各務禱神籲天而舟師於其間獨夷然正舵揚帆不驚不怖比艤岸徐進而問之曰若有術乎曰吾何術哉吾少而遊焉長而習焉久而

皇明文範卷十八

十五

安焉凡吾之往來於江上者不知其幾吾固有所試而然也余聞而有感焉曰是豈特操舟為然凡所以治國理人固未有不試而驟得乎民者也終身坐談不如一日之親見終歲傍觀不如一日之親聞故雖堯之於舜猶歷試諸難乃言底績而况其他乎西安韓君德夫舉進士為令滑縣尋轉章丘甫三年以治行卓異徵入內臺為御史既受任凡理鹽法督倉儲按邊徼皆務大體時望歸之未幾守制起復會大名缺守執政者久難其人君至乃曰其剛方簡重有鎮靜之具其英敏特達有應變之才其慈祥惠愛有牧民之體則是任當無先之者顧其資望補郡為屈耳然淮陽之遷河內之守古之名賢不有為民而出者乎遂

用不疑余方念大名之地往者以修河民困於征役以旱魃民困於流離以邊饑國儲民困於輸運視操舟之說不猶風颿浪湧者乎民之思少息肩也不猶舟人之願祝者乎然則君昔之滑縣也今為屬邑昔之章丘也今為隣壤其政之行皆已試而民恃以為生者蓋不但如操舟者之習焉安焉而已矣况重以執法內臺肅政外服究民之情有以充其職察吏之治有以博其才則今之往寧無大慰民之心者乎余固竊為大名慶者也君濱行其同鄉劉戶部用齊張吏部尚質諒余有言以敘行李遂舉為道之

送侍御黃君鳴玉按治貴陽序

劉春

皇明文範卷十八

十六

也發奸剔蠹布以大和民翕然戴之如父母荆楚之間問今之賢者必曰黃某云余私識之而竊喜吾鄉之多君子也未幾以憂去逾三年起復銓曹會兩京臺臣闕說事者遂奏補御史又三年上命按治貴陽瀕行請曰某不佞猥持憲巡藩子無一言乎余曰請設以辭君試聽焉曰人有反裘負劬而莞爾笑者塞途何如鳴玉曰諾謹飭有司厚民畜衆無重賦歛以困之曰江出汶山其源如響口至楚國而廣十里何如鳴玉曰諾謹博諏下詢廣忠益以惠民曰鷄豚謹噉則奪鐘鼓之音雲霧充陰則奪日月之明何如鳴玉曰諾謹慎於聽察無惑讒言以混賢不肖余曰君其往矣蓋綽乎其有餘裕者而何假於歛聚寡聞之言惟

近年都勻之征軍旅糧餉之騷擾蔓延於楚蜀二方壯者役老者齋少者送無少寧息既班師而以功得爵賞者無數然有謂其累端甚微積久乃至於此耳獨惜當時未事之時使得如鳴王者以綏輯於前有軍之時又得如鳴王者以撫定於後則所謂不戰而屈人之兵者而何至於勞民動衆如此哉嗚王以剛斷博達之才存心忠厚不務為矯激刻薄之政以煩赫於人其於此行蓋不獨貴陽之人當被激揚之澤而已蜀地密邇河潤之惠宜預為鄉人慶而往事之告則姑以嘆當時遭遇之幸不幸也嗚王曰唯盍為我書之而同寅諸公屬春以言遂不敢辭時弘治丙辰秋七月之吉也

不皇明文範卷十八

十七

壽湯雲谷序

王守仁

弘治壬戌春某西尋句曲與丹陽湯雲谷偕當是時雲谷方為行人留意神仙之學為予談呼吸屈伸之術凝神化氣之道蓋無所不至及與之登三茅之巔下探華陽休王宸感陶隱君之遺迹慨嘆穢濁飄然有脫屣人間之志予時皆未之許也雲谷意不然之曰子豈有見於吾乎予曰然子之眉間慘然猶有怛世之色是道也遲之十年庶幾矣雲谷曰子見吾之貌而吾信吾之心既別雲谷尋入為給事中又選為右給事殫心職務驅逐瘁勞竟以直道抵權奸斥外而予亦以言事得罪奔走謫鄉不相見者十餘年至是正德癸酉某月予自吏部徙官南太僕再過丹陽

而雲谷已家居三年矣訪之迎謂予曰尚憶眉間之說乎吾信吾之心而不若子之見吾貌何也今果十年而始出於泥塗是則信矣然謂吾之庶幾也則貌益衰年益逝去道益遠獨是若未之盡然耳予曰乃今則幾矣今吾又聞子之言見子之貌矣又見子之廬矣又見子之鄉人矣雲谷曰異哉言貌既遠矣廬與鄉人亦可以見我乎曰古之有道之士外稿而中澤處隘而心廣累釋而無所撓其精機忘而無所忤於俗是故其色愉愉其居于其所遭若清風之披物而莫知其所從往也今子之步徐髮改而貌若益健然而其精藏矣言下意懇而氣若益衰然而其神守矣室廬無所增益於舊而志意擴然其累釋矣鄉之人

不皇明文範卷十八

十八

相忘於賢愚貴賤且以為慈母且以為嬰兒其機忘矣夫精藏則太和流神守則天光發累釋則怡愉而靜機忘則心純而一四者道之證也夫道無在而神無方安常處順其至矣而又何人間之脫屣乎雲谷曰有是哉吾信吾之心乃不若子之見吾廬與吾鄉人也於是雲谷年七十矣是月值其懸弧鄉人方謀所以祝壽者聞予至皆來請言予曰嘻子之鄉先生既幾於道而尚以壽為賀乎夫壽不足以為子之鄉先生賀子之鄉而有有道之士若子之鄉先生者使爾鄉人之子弟皆有所矜式視做出而事君則師其道以用世入而家居則師其道以善身若射之有的各中乃所向則是先生之壽乃於爾鄉之人有足賀也已

明年三月予再官鴻臚而卿之人復以書來請遂追書之

送宗伯喬白巖序

王守仁

大宗伯白巖喬先生將之南都過陽明子而論學陽明子曰學貴專先生曰然予少而好奕食忘味寢忘寢目無改觀耳無改聽蓋一年而詘鄉之人三年而國中莫有予當者學貴專哉陽明子曰學貴精先生曰然予長而好文詞字字而求焉句句而鳩焉研衆史覈百氏蓋始而希迹於宋唐終焉浸入於漢魏學貴精哉陽明子曰學貴正先生曰然予中年而好聖賢之道奕焉悔焉文詞吾愧焉吾無所容心矣子以為奚若陽明子曰可哉學夾則謂之學學文詞則謂之學學道則謂之學然而其歸遠也道大路也

不皇明文範卷十八

十九

外是荆楚之蹊鮮克達矣是故專於道斯謂之專精於道斯謂之精專於奕而不專於道其專溺也精於文詞而不精於道其精僻也夫道廣矣大矣文詞技能於是乎出而以文詞技能為者去道遠矣是故非專則不能以精非精則不能以明非明則不能以誠故曰惟精惟一精精也專一也精則明矣明則誠矣是故明誠之為也誠一之基也一天下之大本也精天下之大用也知天地之化育而究於文詞技能之末乎先生曰然哉予將終身焉而悔其晚也陽明子曰豈易哉公卿之不講學也久矣昔者衛武公年九十而猶詔於國人曰毋以老耄而棄予先生之年半於武公而功可倍之也先生其不媿於武公哉某也政忘

國士之文警

送南元善入觀序

王守仁

渭南南侯之守越也越之敝數十年矣巨奸元惡窟據根盤良牧相尋未之能去政積事隱俗因陋靡至是乃斬然翦剔而一新之克惡貪殘禁不得行而狡偽淫侈游惰苟安之徒亦皆拂戾失常有所不便相與斐斐緝緝構譏騰誹城狐社鼠之奸又從而黨比翕張之謗遂大行士夫之為元善危者沮之曰謗甚矣蓋已諸元善如不聞也而持之彌堅行之彌決且曰民亦非無是非之心而蔽昧若是固學之不講而教之不明也吾寧無責而獨以咎歸於民則日至學宮進諸生而作之以聖賢之志啓之以身心之

不皇明文範卷十八

二十

學士亦蔽於習染開然疑惟以駭曰是迂闊之談將廢吾事則又相與斐斐緝緝皆毀而詆議之士夫之為元善危者沮之曰民之謗若火之始矣士又從而膏之孰能以無虛乎蓋遂已諸元善如不聞也而持之彌堅行之彌決則又緝稽山書院萃其秀穎而日與之諄諄焉覺覺焉越月踰時誠感而意孚三學洎各邑之士亦漸以動日有所覺而月有所悟矣於是爭相奮曰吾乃今知聖賢之必可為矣非侯之至吾其已夫侯真吾師也於是民之謗者亦漸消沮其始猶曰侯之於我利害半我之於侯恩怨半至是惠洽澤流而政益便相與悔曰吾始不知侯之愛我也而反以為殃我也吾始不知侯之拯我也而反以為勞我也

我其無公之心乎侯真吾之嚴父也慈母也於是侯且入觀百姓皇皇請留不得相與謀之多士曰吾去慈母吾將安哺乎吾去嚴父吾將安恃乎士曰吁嗟維父與母則生爾身維侯我師實生我心吾寧可以一日而無吾師之臨乎則相與假重於陽明子而乞留焉陽明子曰三年之觀大典也侯焉可留乎雖然此爾士爾民之心夫承志而無違子之善養也離師友而不背弟子之善學也不然雖居膝下而侍几杖猶為不善養而操戈入室者也奚必以留侯為哉眾皆默然良久曰公之言是也相顧逡巡而退明日復師生相率而來請曰無以輸吾之情願以公言致之於侯庶侯之過其來旋而有以速諸生之化慰吾民之延頸也

皇明文範卷十八

三

別王純甫序

王守仁

王純甫之掌教應天也陽明子既勉之以孟氏之言純甫謂未盡也請益曰道未之嘗學而以教為職鰥官其罪矣敢問教何以哉陽明子曰其學乎盡吾之所以學者而教行焉耳曰學何以哉曰其教乎盡吾之所以教者而學成焉耳古之君子有諸已而後求諸人也曰剛柔淳漓之異質矣而盡之我教其可一乎曰不一所以一之也天之於物也巨微修短之殊位而生成之一也惟技也亦然子冶不相為能而其足於用亦一也匠斲也陶埴也巧變也其足以成室亦一也是故立法而考之技也各詣其巧矣而

同足於用因人而施之教也各成其材矣而同歸於善何尼之答仁孝也孟氏之論貨色也可以觀教矣曰然則教無定法乎昔之辯者則何嚴也曰無定矣而以之必天下則焉焉而治廢匠焉而陶埴匠聖人豈不欲人人而聖之乎然而質人人殊故辯之嚴者由之致也是故或失則監或失則支或失則流矣是故因人而施者定法矣同歸於善者定法矣因人而施質異也同歸於善性同也夫教以復其性而已由堯舜而來未之有改而謂無定乎

送長垣令白實之考績歸任序

劉龍

皇明文範卷十八

三

惟元祀一月望長垣令白君實之既考三載績歸復乃職厥鄉友咸餞于郊君再拜答教言僉曰龍哉嗚呼若予何言君實克邑予言將贅抑古人有言曰民德罔常多變善始斯無難惟善終如厥始是惟艱哉我聞之君載受命徂茲邑齋戒就位登進厥僚勸群吏越邑之耆老人肆播言于庭曰爾民求令惟曰俾出厥命令或不從將安用令天子置令牧爾民亦惟治是求弗治罔以令為予不佞辱君教越稽古有年乃甲第為天子識拔尹時旬已將報稱是圖其何敢不令顧茲羣吏作令手足耳目吏責修厥令用休更事弊厥令用咎令職惟吏不職惟吏更其戒哉予欲平獄刑訟以衰息爾無獄貨府章功予欲民自輸厥稅惟良惟度庭委而去爾無敢與用浚民以肥予欲清理戎籍俾充于伍馬政修厥貢上襄爾無或隱蔽售乃私予欲

府藏庠校城郭之敝時葺百工服上役惟精惟覈汝其飭
罔侵予欲祇厥祀典宏敷千學政越朝賀飲射之儀惟肅
汝其秩罔墜予欲黜陟群吏惟允汝其辨罔淆惟茲六事
克舉實小民無疆之福令其無覲惟予汝嘉爾不恪乃事
恣為姦虐用戎毒我民爾惟大不克承厥令惟予汝辜罔
貸予所不減亦自有鑒在上勗哉其胥臣民以生君不惟
以言訓且訓以身若良王餐于崑岡厥質罔疵惟潔若春
冰是涉厥足罔躡惟慎若農服田力穡厥勞罔恤惟勤故
百度聿興靡仆不起更敬恭職務遠戾厥躬歲大熟民裕
有加在昔式歌且舞夜則鳴犬不聞厥初言罔不允有成
效是用賞于旌典厥聞丕著咸曰休哉茲惟三載考績冢

皇明文範卷八

三

宰曰最以聞皇上亦丕用嘉曰時允良吏其暫歸撫朕師
行且入嗚呼君惟乃克知邑亦罔不能厥初惟其終茲徂
何求君思日孜孜服厥官惟舊民心已得厥若未得令舉
已孚厥若未孚惟始攸訓越其所自律乃身是崇是念是
廸是知若為山罔以一簣虧乃功時謂始終惟一允其有
究所用不遺舉者羞進陟崇秩罔匪咸宜將求建乃烈于
後君黨其承君之光無斁君再拜曰師汝言遂書以遺之

都憲鄒公奏議後序

劉戡

右故副都御史麻城鄒公奏議若干卷其子光祿典簿伯
新暨孫給事中良甫所集也鄉先輩學士彭先生既序其
首俾其贅數語于卷末嗟夫是非利害成敗紛然雜出於

天下而所以揣摩較量審其是擇其利而使之有成者皆
不外乎一心從古以來豪傑之士出而臨大事定大議功
在於社稷被於生靈者可覆視也雖然有三難矣見之不
明一難也守之不固二難也見之明矣守之固矣而聽信
之者或不專焉三難也好奇如鄰生而六國之謀幾至於
敗事通達如賈誼而三五之術不免於大蹕見之明者不
亦難乎鴈門之守非堅明故約無以致邊塵之淨金城之
也非不改前議無以成振旅之功守之固者不亦難乎以
劉向之剴切而無補於漢以陸贄之詳盡而不終於唐則
聽信之難尚矣是三難也係於所存者二而係於所遇者
一古之豪傑中負其所存而外得其所遇此其所以有成

皇明文範卷十

四

也公其可謂豪傑之士者歟其亦負其所存而得其所遇
者歟裕陵已已之變天下之事紛然矣公獨當一面正胡
騎出入之衝也嬰旣殘之壘制方驕之寇而軍資餽餉復
仰給焉使當時圖上方畧毫釐有差道謀是用其能有成
者幾希於此見公為不可及而封章一上報可即下則我
國家之所以用公者蓋亦千載一時也哉然則社稷生靈
踵遭變故而愈速愈盛者非偶然也公不可作矣所可想
像者獨奏議存焉公之後人留意於此蓋知所務者其故
書此以塞其請公嘗鎮撫南畿奏議無慮數十而其獨詳
於此者蓋舉其盛云

送沈君堯卿之順慶序

鍾芳

民一也順之則吾民拂之則吾仇民非仇予仇之者其仇也守令分牧斯民而守為之長得其人則一郡休戚賴焉不然則仇之矣正德己巳天下之仇民者倡自賊瑾於吳盜起近甸延於青齊河洛以及川陝四方震動天子肝食使當是時各郡有良守如古循吏者嬰其間必能弭將然之萌而消已然之變不至勤塞卒更歲月而後定也天子深憂其然乃詔百司各舉所知以充守令惟時今案察亞卿南陽王公為南京少司徒以其屬薦者四人而沈君堯卿預焉餘三人則諸預選已罷僉憲向汝葵王誣敷領郡牧皆有聲於時矣今年春堯卿乃出守順慶順慶為蜀之岩郡而其民固皆寇盜創殘之餘所謂飢渴易為飲食者

金明文範卷十八

五

也堯卿之在部署尚以材猷動舉者之知况有責任臨民上其肯少貶聲望而負舉者之知哉夫愛苗者勸其莠莠去而冀壟弗勤亦鮮有秋今民既甚病矣乃弗去其所以仇于民者而求以生之吾恐國家之禍未殄也軫先事之慮以極夫叅錯弛張之變類非俗吏所能堯卿念哉他日次成都拜文翁叢忠定遺像以撫武侯故墟其有感也已

送瓊州林太守序

鍾芳

秋官大夫林公任南都者餘五年擢瓊州守芳樂瓊之得良牧也造之相見乎邸公謂予曰子瓊人也涉瓊必蹈海乎曰然將亦可濟乎曰否以舟舟為墨幾何曰萬斛也萬斛之舟置諸溟洋之淵廓乎有容茫乎惟其所如默而運

之存乎其人然海巨物也濛濛無垠怒則山傾寧則掌夷不資其器不可以濟昔有楚客將渡值其夷也易視之曰等蹄蹠耳於是挾彘之舫舫絳不完帆櫓不具揚揚然樅而試之未半其洋而溺焉故濟險者必有備處大勢者必有大力易其易者艱之所由生也今夫瓊壤地三千里民夷錯焉越重險而處最下下若壅關交讎多怨如溺焉而未知所止也幸而仁人者臨之則皆喁喁然引領望拯於此投之以竿已過於千金之遺矣况乎以慈惠為舟以正直為櫓以明捷為帆以禮讓為縴而忠信以為舵者乎忠信以為舵百用具張舉胥溺者而濟之則衣衿之誠動乎觀聽雖未蒙澤者亦皆德之以終身矣故積陰之地微

金明文範卷十八

五

陽是寶沮洳之區膏雨無功焉昔常袞之於閩文翁之於蜀興化善治至今頌之彼皆因艱而肇始者也瓊之下邑荒陋者多而淳樸之風固在也得明公以為師帥日移月易釋其所紛宣其所未融百世之下其將尸祝而俎豆矣乎公起謝曰吾聞涉海得為政之理敬聞命矣公蕭人起家進士居刑曹最稱廉明時論方擬喬序而高化有警與瓊隣壤主者特簡任以重邊徼吾廣士夫聞之咸喜林掌科舜卿周冬郎立之皆瓊人尤不能熱然也屬予有言爰述以贈

贈于器之憲長序

鍾芳

于子擢廉憲於山東也其過之于子曰何以贈我曰噫乎

將需子贈也顧需子哉昔英公贈其友佩刀曰貴果斷也
王帶曰貴約束也於張稚圭獨無贈曰子無施不可焉用
贈夫贈者增也增其不足也不足贈之夫固有以受之
矣且夫臺憲者百司之綱國朝名臣通天下之故者鮮有
不由焉者也吾子歷臺憲內外十五六年其政練其慮精
其品藻物情酌酢庶類沛乎曲盡其妙也茲進長憲事驗
諸學者益以實宣諸用者益以宏予方恨其委我而寡助
也奚其贈抑予嘗歷覓見所謂鳬縵者萃然高山也既又
見所謂東山則又高矣已乃見所謂泰山者焉則群山墮
乎其下矣是知地愈進則識愈長學不至於極不知吾所
謂至也今吾子自杭徂滁歷淮泗以達齊魯之境隨寓觸

登明太師卷十八

七

懷緬追往蹟將曰若而人賢也吾齊之若而人又賢也吾
思齊之進而至鄒則亞聖祠在焉知鄒則知所宗矣又進
而魯宣聖闕里在焉吾所思者益高且遠矣茲非地愈高
則識愈長而至所未至者哉夫士而止者不足乎賢賢而
止者不足乎聖聖之於賢與士也猶泰之於群山相懸也
而入道者必歸焉謂人道至是乃備也備斯已矣獨司憲
乎哉予子喜曰唯唯是多乎劍帶贈矣予子在吾榜中最
以才智聞及予宦湖三年與處稔且久也士非深相得不
易測識矧流俗愛憎毀譽有足囿真者哉予子行矣其繹
予言

贈言錄序

徐縉

大司徒鳳山秦公以贈言錄一帙示縉縉受而讀之或以
頌或以規碩而不侈穆而不迫其思深其辭繁洋洋乎可
以觀可以詔矣夫贈人以言者非頌則規也古甫之於申
伯頌也老聃之於孔子回路之相詰規也頌者褒讚其有
餘規者期望其未至其文殊其以道相正一也公以名世
才德起家省即敷歷中外陟上卿表儀端揆總六計以樹
勳元氣忠勤著乎主室膏澤洽於黎庶其歌詠宣揚方將
愈下成功者不居博謀者遠自用者小傳曰雖有絲麻不
棄管廟規之不可以已也如是是錄也其亦以道相正而
已矣故白可以觀可以詔錄凡三卷其一自少司徒擢南

登明太師卷十八

二十八

都大宗伯都下公卿大夫士之贈言也其一自大司馬入
為今官南都公卿大夫士之贈言也其一則鄉邦公卿大
夫士之言也夫兩都東西周也輿論所自出三吳父母之
國也輿論所由取信雖有言者弗可加已總其凡序文若
干首古今詩若干首凡公之德行政事文章勳業可槩見
矣縉不佞職忝紀載嘉是錄之善頌善規也是故敘而列
之將使後世有考焉

巡撫大中丞松泉夏公平寇詩序

徐縉

國家建畿輔列省臬以訖聲教於四海經文緯武各有司
存而雄藩劇鎮必以御史中丞撫巡之備元侯之位修連
帥之職任甚重也南畿寔維分陝之寄兼統江浙屬郡十

餘地數千里財賦甲于天下故掄擢之際每難其人非夫
宏才鉅望為中外之所推服者弗輕畀焉嘉靖己亥巡撫
大臣關廷議以今松泉夏公請上召公由江西左方伯進
拜御史中丞以行重書符節得便宜行事公蜀之涪州人
也初官吏部銓敘稱美既數歷雲貴楚浙嶺南江右諸藩
臬學政克修憲職舉宣化承流懋樹聲烈用是特膺簡
命綏我南國公既視事察民風糾吏治行凱澤肅綱紀拊
循凋枯幽隱必屆不數月而召南之化乎焉乃庚子夏蘇
之崇明有海沙頑民出沒為盜漸至掠運艘焚邑聚鴟張
螳怒吏莫能捕公乃親巡海壩審賊勢圖上方略請命
剿截上特勅都督湯侯充總兵官副公計之公勅兵轉餉
除器造舟制中權之謀運廟勝之策取財於素羨蒐卒於
勇收慷慨誓師忠義激發以仲冬四日出兵劉家河元戎
當先列校用命俄而天風助順氣勢百倍鏖戰自朝至於
日晏我師大克捷焉免渠醜類斬溺數千歷稔逋逃一舉
殄滅自昔用兵未有若是其神速者也翌日浮舟大洋直
搗閩數將士猛銳願死兵威公慮溺殺不辜下令凡迫於
驅脅者咸許免死是故餘妖殘孽皆自相斬捕以降良民
赤子獲全要領乃不再血而海島肅清矣茲役也雖皇靈
嚙赫有征無戰所宜全勝然非公老成持重料敵奪謀從
容鎮靜務在弭輯則兵殘民擾為禍可勝道哉海隅蒼生
寔公再生之也捷既上聞有白金文綺之賜增秩益俸之

褒賞元功也於是吳之大夫士作為歌詩以鋪張揚厲風
於四方集錄既成縉僭序諸首予聞風人之義或雅或頌
皆所以贊膚功之昭俾美盛德之形容也故序薄伐則曰
文武吉甫萬邦為憲賦甘棠則曰勿剪勿伐召伯所茇今
諸公之什金鏐王振決乎颶平與古無異使讀者知中丞
公履專征之任懋分陝之勲保釐以文戡定以武薄伐甘
棠之所稱載燕而有焉不其偉歟予故并列南畿藩服之
大朝廷倚畀之隆與公之峻庸雅化足以憲四方垂後世
與吉甫召公等也行將入補衮闕弼成我聖天子中興之
治則夫羣公之什益可徵夫

皇明文範卷之十九

序

壽兄序

李夢陽

正德庚辰之歲李有長公者年六十矣十二月十日其生辰也傳曰六十始壽於是都指揮同知霖僉事臣左長史春右長史呂訓導澤通判環司務彬儀賓正八人者為長公壽登厥堂致詞而稱觴焉蔡子曰德基業昌而色而康申錫無疆華子曰智圓義方肯構肯堂於祖有光王子曰夫鴻婦光偕老孔藏子孫行行郭子曰子如鸞翔孫如玉踰儼雅柔良趙子曰魏樹曲房純衣穀裳無青無殃李子曰甫田穰穰有積有倉有牛有羊黃子曰和親睦鄉族衍

皇明文範卷十九

一

宗強縣從苞桑全子曰禴祀蒸嘗以孝以享威儀矜莊於是長公者前徧賜客謝而其弟曰慶陽者亦前徧賜客謝申詞焉曰竊聞之好謙惡盈者天之道也既滿知懼者人之要也故視履考祥者終始之蹈也生而全歸者子與之孝也是故君子聚之而必散以廣仁也負貧無必取以拓義也內交不狎外交不淫以存禮也豫患而前危憂深而慮遠以踐智也吾門一事之嘉也兄必涕泣而曰斯匪和之能實台祖與父之積即一弗之嘉兄曰斯匪伊之咎實和之弗德人或弗備也兄必訓之訓之而猶弗備也曰和弗忍弗之訓也人有急兄赴之赴之而弗及曰和弗忍弗之赴也故懦者懷其患強者畏其義疎者慕其禮淺者服

其智此所以既富而人不恃布衣而有官位之尊垂老而橫逆靡加諸身也斯長公之行也

送石庵先生歸序

李夢陽

右副都御史石庵蔣公巡撫河南之三年上念之詔之歸若曰將別庸汝河南三司大夫聞之驚且疑詰李子問曰巡撫公之政它即未之知河之南不之知乎其德民或未之知士大夫不之知乎其心衆或未之知君子不之知乎銓文曰清白可稱夫官患者汚耳墨耳清白者歸乎李子曰僕野人耳未達于務雖然竊有聞焉人君不欲竭臣之力非棄之也將以擴仁也又示勸也人臣不欲盡君之祿非忘之也蓋懼盈也又耻競也故國有勞臣君則優之其

皇明文範卷十九

二

去則聽之或察其心罷之若曰是欲佚而未敢陳者是擴仁也若是欲佚者知上之能察其心不俟其罷而去則進退之跡泯是勸之也夫四時之序成功者退禍盈福謙天之道也故爾公爾侯情非不至而空谷之駒莫留好爵爾庶幾非不隆而在陰之鶴寡和臣之心豈固忘國哉亦懼盈耻競然耳而黃金錫歸杯酒釋柄君亦豈謂臣汙且墨哉優其清以勸弗清優其白以勸弗白優其勞以勸弗勞斯聖王體物之心而賢臣全智之秋也夫都御史者八座之要風紀之首而激揚之重官也乃奉璽書乘繡轡代天子出而巡岳省方非清白吏不至此於是審與革籌利害詢瘡痍廉貪濁蘇困苦鉏強橫平征役允計會閱兵甲視

墉城畫廡廩百責萃之矣而又舉遺逸拔穎特風動雷行
露濡霜滿斯其勞豈裘羔飾約委蛇在公者比哉蔣公且
三年矣一旦稱而優之今之歸何不可哉優之之謂仁稱
之之謂勸斯所謂聖王之心也諸大夫曰優之歸矣又庸
之乎李子曰予野人耳未達于務雖然竊又聞焉天地因
財以篤物聖人因才以官人故綜覈之政行則寬緩之流
後休平之治成則奮厲之鋒歛蔣公者日計不足歲計有
餘者也心也君子知之德也士大夫知之政也河南民知
之清與白吾君吾相知之它日不庸之不可得矣

送馬布雲歸序

李夢陽

馬君布雲主事戶部四年矣一旦致其事而去同僚既醺

不南文範卷十九

三

為之錢而又屬予之言予幸接下寮日以簿書期會為事
其何言之能為雖然竊有聞焉君臣之義道不合去言不
聽去不得其官去年及去疾去以予觀布雲年未及也非
疾者也布雲前為中書舍人九載克厥職乃擢主部事布
雲又克部事卿督太倉粟吏不敢蹈奸於是舉督天津粟
天津之人咸藉藉稱明斯非不得其官者也非謂言迂而
道違者也而何以遽去無可去而去予於是知布雲之賢
也夫自士大夫以官為家進退之義擴而不講於是有老
死于位而不悟者機行詭迹之士遂宴然行列蒙詬訾不
顧甚有病卧牀褥猶日探除拜問調遷者使其弗事事則
已苟或事事而能以不得不聽不合去否也嗟乎予於是

知布雲之賢也使布雲不得其官去言不聽去道不合去
老去疾去猶為賢矧無可去而遽去邪夫宦譬之海也百
險備焉逆之則危犯之則溺不知而不去謂之逆知可去
而不去謂之犯布雲茲去譬若泝恬波而行興意窮極舍
舟登陸其有不樂者邪布雲偉軀幹美髯鬚豪爽尚義少
失意於科第老復弗究其官必考壽樂其餘年必生賢子
孫昌大其家不然何以與危者溺者別也

詩集自序

李夢陽

李子曰曹縣蓋有王叔武云其言曰夫詩者天地自然之
音也今途弔而巷謳勞呻而康吟一唱而群和者其真也
斯之謂風也孔子曰禮失而求之野今真詩乃在民間而

不南文範卷十九

四

文人學子顧往往為韻言謂之詩夫孟子謂詩亡然後春
秋作者雅也而風者亦遂棄而不采不列之樂官悲夫李
子曰嗟異哉有是乎予嘗聆民間音矣其曲胡其思淫其
聲哀其調靡靡是金元之樂也奚其真王子曰真者音之
發而情之原也古者國異風即其俗成聲今之俗既歷胡
乃其曲烏得而不胡也故真者音之發而情之原也非雅
俗之辯也且子之聆之也亦其譜而聲者也不有卒然而
譁勃然而訛者乎莫知所從來而長短疾徐無復諧焉斯
誰使之也李子聞之矍然而興曰大哉漢以來蓋不復聞
此矣王子曰詩有六義比興要焉夫文人學子比興寡而
直率多何也出于情寡而工于詞多也夫途巷蠢蠢之夫

固無文也乃其謳也罌也呻也吟也行咕而坐歌食咄而竊嗟此唱而彼和無不有比焉與焉無非其情焉斯足以觀義矣故曰詩者天地自然之音也李子曰雖然子之論者風耳夫雅頌不出文人學子手乎王子曰是音也不見于世久矣雖有作者微矣李子於是憮然失已灑然醒也是廢唐近體諸篇而為李杜歌行王子曰斯馳騁之技也李子于是為六朝詩王子曰斯綺麗之餘也于是詩為晉魏曰比辭而屬義斯謂有意于是為賦騷曰異其意而饒其言斯謂有蹊于是為琴操古歌詩曰似矣然糟粕也是為四言八風出雅曰近之矣然無所用之矣子其休矣李子聞之開然無以難也自錄其詩藏篋笥中今二十

金明文範卷十九

五

年矣乃有刻而布者李子聞之懼且慚曰予之詩非真也王子所謂文人學子韻言耳出之情寡而工之詞多者也然又弘治正德間詩耳故自題曰弘德集每自欲改之以求其真然今老矣曾子曰時有所弗及學之謂哉是集也凡三十三卷賦三卷三十五篇四五言古體一十二卷四百七十篇七言歌行五卷二百一十篇五言律五卷四百六十二篇七言律四卷三百八十三篇七言絕句二卷三百二十七篇五言絕句并六言雜言一卷一百二十篇凡一千八百七篇

說農贈薇山子

李夢陽

李子明農于大梁之墟有洞微先生者過觀焉李子無恙

而脩具先期而戒種相壤以遵播驗粒以斥惡竭力以勤本警情以集事守一以俟時節財以浚源蓄衍以防歉洞微子曰善哉子之農可以喻政今杞之政其人乎李子曰予鄙人也痴痴混混馬牛未相聞耳挹雲氣臥桑陰聆禽音焉耳奚政之諳也子證之杞洞微子曰杞之尹薇山子者少而飭躬長而勵行敦禮嗜文保貞馳問藉之白茅射隼高壩非農之脩具者乎其臨政也滌穢剔垢範才効良操綱展目程猷經謀非先期戒者乎大結則斫小結則析剋之用副懷之用柔蒲散示辱析楊威暴非相壤播者乎敗群之羊必除梗類之草必鋤非駭粒以斥惡乎夙興夜寐無小弗親無隱弗究無廢弗詢非竭力以勤本乎錄善

金明文範卷十九

六

獎能恕難矜愚日計歲則亡業者復游食者務非整情以集事乎不違道而干譽不矯情以釣名不飾言以要進不捷徑以求速非守一以俟時乎政之行也則均衆寡定伸縮息喘止呻抑過裨損節羨慎餘敝惟罔棄不胥是收非節財以浚源蓄衍以防歉乎李子曰予之農于墟也第知痴痴混混焉耳不知杞之政似也洞微子曰施于有政是亦為政夫事萬而理一者也梓材曰若稽田既勤敷蓄惟其陳脩為厥疆畝李子遇杞士于郊東傾蓋班荆而坐以洞微子之言質焉士曰予挾簡策誦先王人也杞尹則知之矣不知其政也李子曰請言其尹士曰劉之尹杞也吾見其官理民治教行政清焉耳不知其具何也見其豫而

立備而無患焉耳而不知其種戒也見其淑慝區彰彈明焉耳而不知其相而播之也見其善人多而猾賊匿焉耳而不知其驗而斥之也見其繁剝而錯割雍決而焚解焉耳而不知其竭力勤之也見其荒蕪闢疆場飭焉耳而不知其警備集之也見其不矜已不凌物焉耳而不知其守一俟之也見其乏不懼匱不憂焉耳而不知其浚源防歉之有道也李子曰甚哉杞之政似農也洞微子得其內士得其外外者其巨也內者其細也細功也巨效也甚哉杞之政似農也微山子之所行也例邑有異政三年則旌拔焉他邑尹聞之賢也面以之赤下也吐舌警惕洞微子曰居家理故治可移之官上不求之身而欲達之官而欲異

皇明文範卷十九

七

陳思王集序

李夢陽

李夢陽曰予讀植詩至瑟調怨歌贈白馬浮萍等篇暨觀求試審舉等表未嘗不泣然出涕也曰嗟乎植其音宛其情危其言憤切而有餘悲殆處危疑之際者乎予於是知魏之不競矣先王之建國也重本以制外敦睦以敘理然後疎戚有等治具可張故曰九族既睦平章百姓又曰至于兄弟以御於家邦魏操以雄詐智力盜取神器不席父業逼禪據尊乃不赴時改行效重本敦族之計而顧凋窮

枝幹委心異族有弟如植俾之危疑禁錮親事扼腕至於長嘆流涕轉徙悲歎不能自已嗟乎予於是知魏之不競矣且以植之賢稍自矜飭奪儲特及掌耳而乃縱酒劉晦以明已無上兄之心善乎文中子曰陳思王達理者也以天下讓而猶衷曲莫白窘迫歿身至今箕豆之吟吁嗟之歌令人慘不忍讀不之於兄弟誠薄矣嗟乎此魏之所以為魏也矣按植審舉表云權之所在雖疎必重勢之所去雖親必輕予嘗撫卷嘆息以為名言其又曰取齊者田族分晉者趙魏意若暗指司馬氏者歟號明主乃竟亦不悟卒使植憤悶發疾以死悲夫而或以為扶蘇殺而秦滅季札藏而吳亂天之意非為扶蘇季札將以滅秦而亂吳也

皇明文範卷十九

八

熊士選詩序

李夢陽

熊士選者豐城人也名卓字士選弘治丙辰進士為平湖知縣擢監察御史以劉瑾黜之歸黜者四十有八人而余亦與焉瑾以其名詔天下號曰黨人瑾誅起余官江西過豐城訪其人於曲江之濱亡矣余既往哭其墓復收輯其遺詩得六十篇然皆精細言華錄之俾藏於家李子曰夫子於士選之亡而疑於禍福之幾也蓋苦失要實不甚鮮又無所測夫往來昭昭者云裴余在曹署竊幸侍敬皇帝是時國家承平百三十年餘矣治體寬裕生養繁道芹厝

窮於深谷馬牛徧滿阡陌即閭閻而賤視綺羅染肉糜爛之可謂極治然是時海內無盜賊干戈之警百官委蛇於公朝入則振佩出則鳴珂進退理亂弗嬰於心蓋暇則酒食會聚計訂文史朋講群誅深鈞臍剖乃咸得大肆力於弘學於平亦極矣於時上選為御史日與四方士游聲光赫赫頗有千仞鸞輝之望夫治極亂繼名高毀入丁卯後事余難言之矣今上既誅亂賊反之正民志烝烝不奸又號一治厥亦往來之道乃今盜賊顧日益弗靖學士大夫相與釋俎豆而議干戈誠使天假士選年於是時膺寄受托必嶽立虎躍表見流輩乃顧死也悲哉古人有言曰勝觀數定觀理蓋言禍福治亂之必反也士選前惟黨禍慘

台明文範卷十九

九

矣今顧又死獨不值其定何邪夫則往來者未有不據要實者也要實明然後幾驗幾驗然後治亂理而禍福彰今既不值其定則余又安所據而測夫往來也故曰余於士選之亡而疑於禍福之幾也然盜賊平且有日乃其人則竟已矣夫予安得而不悲故既收輯其遺詩而又重之以辭

送東岡子序

康海

皇上闢化厚邦勵精天下之事日日求所以安定天下之道乃莫若斥逐詭遇登崇俊良於是吏部以湖廣按察使貢缺上聞上遂以東岡子往迎厥勳命書至矣東岡子方以執事在隴西留滯數月始得歸省署戒行事歸時因過

許西康子之廬與之飲食而別於是康子謂東岡子曰昔聞諸父師夫堅者不可磨而磷白者不可涅而緇也公抱德履正凡所昵尼者莫能奪也是天豈無意於斯人俾公我疾不殄如此於天之生斯人也欲致所以厚之道故既有賢聖之君以主之於上而又必有明哲匡弼之臣以任之於下故治定功成民厚俗美也歲自丁卯以來權臣以刑威持國天下沸然不能安幸賴天子明聖誅殛而更改之明詔累下矣而主法之吏一沿餘習以喜怒為輕重故上雖憂勤於治而功效未彰此其故在官不守度民不信法也夫上有所為而吏以輕重渝之是示民以無措而欲民之有措也民惡得信法而官惡得守度刑者民命所係風俗之本也少有所不得則姦究緣以為利僥倖者習而見之翕然慕倣矣雖百臯陶不能治一邑況天下乎故風俗日偷而禮樂不興者法敝於下而上不知也夫湖廣三楚之區強勝之國土廣而民雜號至難治也諸濱蜀漢之虞又水旱兵燹相仍民苦於餽餉百不能支一其風俗因而轉移者殆何如也故上以公往隸察之夫持握者至重而維繫者至繁也以公才德舉望之盛固可以使湖廣父兄子弟安厚無難矣况湖廣之民莫不惟公是望也公其適往哉東岡子笑而語曰此予素所計數者吾將往矣於是次而書之以贈東岡子

台明文範卷十九

十

贈彭公還朝序

康海

太子太保兼都察院左都御史彭公既再平蜀盜矣又北
治土魯番西陲奄與於是上以書徵公還朝北過省會陝
西鎮巡諸公暨蒲泉諸君子走使來屬亭序以贈公謂予
知公深凡所以欲致意於公者或能言之夫崧高之作吉
甫斯堪江漢之詩周邦惟賴公之崇勲休烈有耳目者所
能言也至於要成功泝源始則有道者或昧而莫宣海何
以當之哉布政使李公者復以書屬海於是海即諸公先
生之意以獻之公曰明興百五十載仁漸義摩天地所覆
載日月所照臨罔不尊親愛戴此商周所猶難漢唐所無
有傳所稽不可誣也陛下承太平之統襲治平之後人康
物阜何有弗施宜民趨義嚮教彰至仁之澤廣大治之緒

金明志卷十九

十一

乃美其犯教侮順抗恩方其橫時殪驍將掠名城倏忽千
里捷於疾颺此與夷狄何異上既累詔優撫宜鳴首自陳
而歸歸擢觀萬幸以從德心乃猶性恃其昧致底天罰兇
魁既盡黨與靡遺使陛下隆神武之名公卿聞戡定之勳
血流千里士億數千此豈陛下初意哉故蠻夷雖至無狀
猶有可諉曰此王者所不治地遠俗異也民亦乃爾罔非
冠帶文物之地於化反乎不及夫久張之絃必更久佚之
民難令此長老素論也鄙諺曰操火者可以喻熱握水者
可以契冷言事以躬見為得也保佐之位軫轄之地主意
必欲公與共理此正一亂一治之際其更絃施令之道微
公將誰圖哉盜起於民瘠而吏不檢風俗繇於法弛而幸

不當夷狄生於內治踈而外守疲三者當塗之人所畧而
不論也夫殄民不能以自給常役尚無以用而使無所不
役安不為盜吏之能者務以羅織求舉掠民無所遺不才
者養姦長惡二者雖不同同於驅民此無他法弛於上而
下解體也夫法弛則維常弗張教化沮廢雖使百仲尼日
詣民而道之善弗能也下解體則見上所令玩而不從少
被督責反因為怨故訛言興正理斂禁民自帥其鄉國度
不習於下苟以先王之道加之譬之沃膏然鐵毋能灼也
故上雖宵旰之憂勞與公卿百執事瘁志畢慮而機祥弗
臻蓋意亡素定而行失其所先也民者以吏為視聽者也
吏如此民將焉循公奇勲先勸天下婦人小子莫不跂而

金明志卷十九

十二

望之海承諸公之請安得不以斯言告公為陛下得人與
天下生民賀夫行百里者不以九十里而跲言必至也况
公之已行將遠足其百里哉

送東谷子序

康海

東谷子由崑山敗盤屋居盤屋者三年乃以考績上京師
適予為別又十三日往餞東谷子於思政之軒觀近邇往
慨然興懷焉於是賦詩悲歌以贈東谷子詩成遂序以書
之於卷嗟夫士於夷居莫不以天下之道是是非非謂
如契以要貸也然而天下之事恒出於精神思慮之外蓋
有是矣而或非非矣而或是者於是聖人之道不能信於
天下而姦詐之徒為其所不當為獲其所不當獲者往往

而是故小人亂君子夷狄侵中國遂使士大夫之口善者不知是惡者不知非聖如周公孔子而處士橫議蒙疑於當時此其故豈一日之漸哉關中郡縣之吏崇廉耻遵德義者二人往往憎於多口貪饒僥倖之徒反冒薦牒此非獨當塗者之過習而不察居而不疑由弘治之季大抵然也東谷子以名進士出宰兩劇不幸而當其流俗志貞操潔而上弗知民安治興而譽弗逮登仕十年而貧蹇憂否不得推餘於僕毀愈積而操愈固行愈屯而心愈紆由是則豈可首先關中之吏雖之天下可也易曰震驚百里不喪七鬯東谷子由吳抵秦關數千里而所遭值若令符節乃能獨以無垢是居毀譽憂患者至乎前畧無少動其

合明文範卷十九

十三

心由是雖古之人亦已難也今士大夫并古人之難為者而責中人之才乃其所予又因喜怒而重違其本持由是雖周公孔子立乎其前未有不非之者此其意非真非周公孔子者苟其名非且與立則雖百周公孔子無弗可非者也予有別業在彭麓雜聞于民博考其政親其為人而有美不誇抱器罔售其過安歸耶東谷子行矣然天下之廣士大夫之多無有深知東谷如予與漢陵石岡東巖澗野太微者况東谷非求人之知而為是者求人之知而為是則別有所為而不為乎此矣知不知豈東谷之志哉其詩曰惻惻遠行邁悠悠勞我心君子當路岐握手揚清音子實素心者棲遲良可欽世情重雷同薄俗鮮規箴今日

送子去遙望南山岑秋風發周道志士意恒苦君如天上鳴我若道旁朽不能久踟躕徒使情縷縷君行已十月君還應及春大道直如弦我心難重陳昌朝惜賢逢君子念經綸願申宿昔意尊主隆斯民

送朱升之序

康海

夫折堅斷勁剗犀磨玉無向而弗利者良劍之用也沙汰前濯溶鑄煅煉精光愈新者無金之質也故士無炫譽當事乃奇驥無異足登途則妙君子之節豈可約以細人之角見齊以卿郎之鄙情哉故葛藟生於高山之上非其才有凌於楸桺松柏也犀象伏於淵淵之淵非其體固亞於猓獐麋鹿也高下之分定而倚托之勢殊也故觀士者不

八皇明文範卷十九

十四

於其細而於其大亮才者不於其明而於其隱二者所以斟酌豪俊窺識英妙之方也然五穀顯名於黍稷于臧穀近於咸宜二君者窺識明而斟酌當巨細靡遺隱顯不謬故俗議不能繫浮辭不能奸也至若其思戮身於鄭武伍其盛尸於鵠華豈其誠未達於上而議不竭其智哉主疑而讒人故志阨行塞身死用弛也棄凌然子提學關內勤勤懇懇若將一變而至於道矣加之以年則學者誦習之力豈或少讓於浮梁君哉細人倡之衆人和之故瞞者見汚純者見疵使聖天子公卿之明少虧於秦穆咸宜則凌然子安脫於群口也今倚泥成俗苟且持論非一日之積也故私者蒙譽而愛者見拔弗者被詘而異者遭譴彼徒

以太阿假之曹侯宏樞委之碩讓皆非其事實也士大夫者公論之所繫也今異說悉出於縉紳而公論不稽於古訓是仲尼邪偽於衛而夷齊瞽昧於周之日也即有才美上安所聞即有邪罔上安所察故志士甘心而受辱豪傑長嘆以遠世者非有以馳想於下許致薄於伊周也勢既無所容而數固不可易也夫庶靖修潔行能純脩者孟堅所以誦李育也苟以熟觀於凌谿子則育豈復敢結駟於齊轂抗肩於周行耶然凌谿子則反之矣聞凌谿子改治滇南故予得私教而贈之焉此學者所共覩而當塗者所宜慎哉

一田贈公卻金序

韓邦奇

皇明文獻卷十九

十五

贈公西川柱史方君父也一田公號也卻金公卻負公者金也古之人出則人食其力居則自食其力惟田為本商名貴君子以為貨殖云夫厥土黃壤田之上也歲取千田之獲也若乃廣斥之田雖耕耨耰耨播人力無以施其工風雲雨露天澤難以神其化其能厚穫矣乎故農者務上田云公既以一田自號復自贊曰天包無外而飲之一掬地載無餘而量則不足義守而疆畝修仁涵而穀種熟然則公所耕者方寸之地乎存仁思義黃壤之心自修天啓百善基之矣仁若義也於公卻金事見之有逸馬入公廐公言之官秣以待主逾年有男子云馬主也遇馬於閑殿牧馬僕奪去居數日而僕死男子大懼懷金求免公卻之

男子愈益懼益百金叩首求納公款誠警慰固卻之男子始信公感謝去出而頌曰使公于孫世世顯貴也夫秣馬待主而男子駭僕奪馬負公多矣數日僕死以報無道我匪彼罪當之人命夫復何辭此誠死生危急之際也百金至重餽以贖辜必無後虞人情所易動也公不加怒而辭卻之夫仁者不乘人之危義者不利人之有公得不謂之仁且義邪疆畝修而穀種熟殆不愧於自贊者邪是故恩愛傳於家庭行義達於鄉國九族化焉四境式焉有本者如是罔然則所務者田之上上真黃壤者也西川柱史負多乘驄異時而卿而相潤身潤國以潤民推公所穫以食天下其顯揚於公者無既也是豈十千之富徒潤其屋者邪所穫厚矣人力天澤益無待之故為之序且贊曰務廣田之田者荒務廣心之田者昌男子者頌於茲而證

皇明文獻卷十九

十六

送秦民望赴陝西按察副使序

王九思

今年春余都御史王公自寧夏奏書言上曰北虜出牧河套中度六七萬眾自言至夏草長馬肥時入寇我邊境我中國若環慶之地于邊鄙要害甚切至矣臣始由邠州抵環慶也而道路所經若鋪舍驛傳城垣官府或名存實亡或棄而弗治荒穢凋敝坦若無人芻餉儲于環縣而遊擊諸軍過者耗費糜費百端莫可究詰諸池餘鹽抽收于慶陽也所以助國計備邊儲也貪吏侵牟莫或禁之此其故何也蓋巡守不專其官則有司之職不舉有司之職不舉

則弊政滋邊務弛傳不云平為政在人往歲環慶設按察副使一人專理兵備陛下初即位幸邊鄙無事詔革罷之夫聖人不凝滯于物而與世推移言今昔之殊時也故堯舜善宜民而湯武不倣俗詩曰魚潛在淵或在干渚言理無定處也因之革之益之損之貴宜時也今願推轂才名素著一人為按察副使來守環慶以興滯補敝則邊務不足慮北虜不足憂惟陛下幸留意焉書奏天子以為然詔吏部推上剛明練達所宜任用者皆曰保定守秦公遂召至京師賜勅以往于時公門人關中豪傑數十人送之都外其友王九思言于秦公曰夫干將莫邪天下之利器也藍田荆山之種世之所謂寶也使或有之而或未必以為利以為奇也則是物之不幸也畢變伊呂之徒非賴明君則終焉而已子思孟軻古之賢人君子也處齊魯而弗遇則行道之難也是故烈士盡于知己忠臣不負其君所以遭異也公之為御史也六年而守保定又一年而至此夫拔于稠人之中而待以不次之任者非常之遇也感知我之恩而奮激思勵磊落之士也忠告而善道之者朋友之義也秦公曰我其敬哉于是遂行

送魯司業序

王九思

國子監司業魯君振之家湖廣景陵之湖上魯君有父曰魯翁翁有兩子而其長子鎮疾病人不完不能服田力穡而朝暮侍魯翁然翁老八十餘歲往年魯君由翰林院編

皇明文範卷九

十七

皇明文範卷九

十八

修出使安南國比還而省問其父魯翁湖上當是時乃遂留其家人不與來而獨與其幼子彭來京師而其意則遂欲歸湖上矣今年秋乃奏書從容為上言之乞歸上下于吏部吏部臣奏法兩男子者勿與歸養而弗識魯君固爾弗堪也于是魯君復奏書言上曰主臣臣父雖有兩男子然其一已廢無能為而臣父老朝暮望臣歸未嘗不流涕霑衿也而臣何心哉願從陛下乞歸陛下放臣歸而臣父子仰賴陛下巍巍蕩蕩天高而地深豈足比恩德哉臣今者窘迫極矣如焚如溺不可具稱說矣而可以常法拘之哉上報曰司業歸矣魯君聞之喜甚乃挈其子彭起走司業舍及後園中無不到且笑曰我歸矣我歸矣夫魯君躬被上命率先海內之士而日與其徒誦說先王講論五經同異以淑諸身而達于天下者且一年矣士執經問難者亦皆固尊奉魯君矣然亡由化也至是聞其歸靡不感動各念其父母而日日謀歸者蓋數百人焉何若是易也古有言勿為喋喋惟身其攝故未有誠而不動者魯君是也魯君且行諸客退出金馬門會饒李太史家而自言魯君曰魯君上待君厚何思所以亟報稱者于是魯君蹶然發寤敬諾曰謹奉教矣

送給舍劉先生序

朱應登

給舍劉先生既免喪將造於朝留黔中而居者彌月從者曰車載脂矣何泄泄也先空曰予方欲泄泄爾居數月從

者又曰吉事雖止不急何鼎鼎也先生曰予方欲鼎鼎爾或問之故先生喟然而嘆曰奈何遠國族去先人墳墓乎於是應聲聞而進曰先王制禮而弗可過也夫禮也者教化之始而風俗之防也過行則悖過節則凌過正則矯不及則廢廢不可也或過焉則矯之以正貴無悖且凌也是故朝祥而暮歌者廢也既祥而絲履組纓亦廢也然予之琴和之而不和彈之而不成聲者斯過矣過不可以為訓也故曰先王之制禮也唯其稱也所謂稱者其禮之中而民之準者乎方今主上富於春秋推賢讓能伸拔英類海內之士胥延首以望太平先生秉昭曠之志達忠亮之節給事禁垣拾遺左右當必有開發聖聰裨益國是者故海

皇明文範卷十九

十九

內之士胥延首以望先生先生何以副海內之望奈何嬰情於國族溺志於墳墓以是為戀戀邪語曰事親孝則忠可移於君夫忠孝者迺君子居身之所珍聖賢垂世之大訓也先生其勉旃夫泄泄爾則豫鼎鼎爾則逸君子蓋乾乾爾先生曰吾過矣吾過矣夫子之言是也於是明旦發溟陽驛日暮至楊林

送石令之任烏程序

朱應登

石子宗器權令烏程問政朱子曰烏程邑繁而倚郭縣令職專而親民倚郭則上之事不可後已親民則下之知不可後已夫吾言之善而守聽之固也吾言之善而守弗聽則疑疑則拒心生焉上之難乎其事矣吾令之善而民從

之固也吾令之善而民弗從則悖悖則恚恚心生焉下之難乎其知矣疑則不達悖則不孚昔田心伐魏三戰三勝而不能入齊疑也子產作丘賦而鄭人不與悖也夫令一也而處於疑與悖之間亦難乎其為令矣語曰上人疑則百姓惑下難知則君長勞吾子於此其慎所趨哉夫謂上之難事也而飾智以陷屈體以從者非也謂下之難知也而煩令以申嚴刑以逞者亦非也君子之事上也示之行不示之言其於民也示之好不示之令示之行則為上可望而知也示之好則為下可述而志也易曰君子上交不諂下交不瀆其斯之謂乎故孫叔敖教弛庫車之令而高其柵者示之行也西門豹罷河伯之聘而鑿其渠者示之好也

皇明文範卷十九

十九

示之行則守無間焉守無間則等而上之監司庶府鮮有間矣示之好則民有孚焉民有孚則等而下之府史胥徒鮮不孚矣吾子勉之吾子以明經舉于滇既司教吾庠學修而行端志大而趣正八年之間諸弟子凡凡經吾子指授者皆勃然知所嚮往可謂誠而能動者也孟氏曰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不誠未有能動者也吾子有其具矣善斯道也雖天下可也奚烏程之足云吾子勉之

送王大夫提刑江西序

王廷相

大梁王元玉以南京監察御史權江西提刑僉事同鄉諸君子請以言贈浚川子曰提刑法官也將以法告可乎自夫鴻荒朴散民之陷於機變也久矣而況今之人乎象刑

之制立民之欺其上也甚矣安無於訟乎惟聖人抱靈明以燭乎群情秉誠一以通乎萬變故法行而民服順天也彼徒威以桁楊桎梏之苦探以鉅簡鈎距之術橫之以將迎疎之於訊鞠其於民之情實也不亦遠乎諸君子曰唯唯聖人之用明也大矣敢問所由浚川子曰凡民之為訟者莫不欲欺上莫不欲直已故為機械為譎詐為窮顛之悲為魘夢鬼域之真迷求一中聽者之惑則計售矣苟由是道行之惡有不枉於理者乎故吾且為赤子且為虛舟且為游於天壤之際赤子不識不知也虛舟中心無物也游於天壤之際廣漠而無人為之梗也不識則明至彼且惡乎道情無物則虛至彼且惡乎亂真無擾于人為一惟

皇明文範卷十九

三

順厥天耳彼且惡乎售其私而欺正民以聖人之明若日月之昭無隱也故不敢以詭偽至其前矣以聖人之如天不可得而出也故輸其實而不作變矣卒之善善惡惡是非非曲曲直直各自悔服咸得其正無枉則夫民之訟也何有於興又何事於聽乎吁聖人以天正人之道如此諸君子曰唯唯敢請益浚川子曰聽訟有要終之善焉語曰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蓋言恕也法以懲事細大有區得其情則辜懲而可止矣彼人也深惡暴賁而快其入是於哀矜有損而何有於恕乎故曰刻核太至則民有不肖之心應之言過於懲者也故聖人厥心淡然厥容寂然忽而來倏而往如風霆震撼突變萬狀一雨而止滅跡

不留矣通乎天下之情而人不知其懇惻沛乎潤世之澤而不見其慈愛民於聖人也悅之不暇又安有不肖之心犯之哉元王憲和愷悌有涵育之仁文理精察有懸解之智智則明明則無冤民仁則恕恕則無刻政以是推之天下可也而况江西之民乎諸君子曰唯唯此可以告元王矣

李空同集序

王廷相

弘治中 敬皇帝右文上儒彬彬興治于時君臣恭和海內熙洽四夷即叙兆氓允殖輶軒無靡及之歎省寺茂鞅掌之悲由是學士大夫職思靡艱恒文是娛不榮躍馬之熱各競操觚之業可謂太平有象千載一時矣時則有若

金南大範卷十九

三

空同李子獻吉以恢闢統辨之才成沉博偉儼之文厥思超玄厥調寡和游精於秦漢劉正於六朝執符於雅謀參變於諸子以柔澹為上乘以沉著為三昧以雄渾為堂奧以蘊藉為神樞會詮往古之典用成一家之言巨者日融小者星列長者江流闊者海受洋洋巖巖冥冥燿燿無所不極後有知言之選歎賞不暇尚安能為之昂抑哉遂能掩蔽前賢命今當世秦漢以來寡見其儔矣唐杜子美詞人之雄也元稹稱其薄風雅吞曹劉掩顏謝無昔人之所獨專今其集具在雖云大家要自成已格耳乃若風雅曹劉顏謝之調有無哉固知元氏子溢言矣其視空同規治古始無所不極當何以云或有言之古人順意靡刻空同

則志歸古辭疎朗達意空同則接精浚川子曰非然哉厥
睹誤矣大觀遜炤雖經墳子史判不相能以各發舒其華
也挾道述政雖光舜三王靡所終攝以各際會其變也况
茲以文命乎率由嗜好成於性資安能古今議擬同一區
畛即云空同子調亦無不可矣空同子往與余論文云學
其似不至矣所謂法上而僅中也過則至且超矣子獨不
聞喬白巖登華山乎至華坪道士曰諸登者此止矣喬瞪
目而起窮探險涉不但已已遂得摩蓮峯捫華掌下視方
夏為匪中物昌黎子挽索岷岷即悲號恐矣彼安得知華
蹇乎空同子之為文豈易易言乎哉鳳陽守曹君仲禮空
同甥也以余於舅氏為知友刻其集而請序浚川子曰空

皇明文範卷十九

三

送幕史陳君還麻城序

王廷相

撫養以惠生教化以植德緝暴革奸使民衍衍於田里其
敷政有如此者淡泊以自守一私無所營焉潔而操貞使
人仰之若天日之皎其行檢有如此者斯人也百姓必戴
之有司必嘉之其以賢而進進而陟諸崇階必然矣刻峭
以為公聚歛以為能民隱弗恤而蒼鷹乳虎之是志其敷
政有如此者媚上以求容讓下以自潤踪跡秘於鬼域汙

濁肆於貪饕其行檢有如此者斯人也百姓必怨之有司
必惡之其以不肖而舍舍而困於草野必然矣有不能明
察而覈實者賢者反退焉不肖者反進焉是顛越之政也
下不為有司病上不為大政累者幾希矣儀封典史陳君
天秩今年以述職罷歸令長曰奪我良吏吾政烏乎以弊
百姓曰令我幕君吾生烏乎以惠懼懼慮慮若不忍其有
此而無所為之控訴者而君方且處之豫然無鄙心無怨
言無戚容返漁于江返耕于澤若大獲其固有之樂而忘
得失於物我焉若君不其賢乎哉且夫黜陟幽明大政也
天下之廣且遠朕職之賢與否固非一耳目之可以周而
察也勢必寄於有司矣使寄非其人則多微倖者掩其醜

皇明文範卷十九

十四

巧逢迎者市其譽執法者以為過刻守道者以為不通甚
至未覩其人誤以少壯為邁老未習其政誤以平易為醇
弱如君之賢而見罷者不可勝紀矣嗟乎一邑之吏其得
失所繫尚渺也騎劫將而樂生亡則縣城七十為之盡復
林甫相而曲江退則開元之治以之不終是治亂之機不
在幾祥妖孽而賢否進退乃其大關鍵矣余於君之罷歸
也安得不三歎於黜陟之政也哉

餘冬序錄序

何孟春

魏董遇好讀書其從學者渴無日遇言當以三餘冬歲之
餘夜日之餘陰雨時之餘昔竇越問其友何為而可以免
耕稼之苦其友曰莫如學學三十年則可以免越請用十

五歲人將休吾不休人將卧吾不卧學十五歲而周威公師之越蓋以日以時之餘而自力者漢東方朔上書高自稱譽三冬文史足用生在幼悟時已如此晉皇甫謐自言家貧晝則斃於作勞夜則并於疲寐三時之務卷帙生塵篋不解緘唯季冬末纔得一旬學或無夜寐或不覺日夕可知北齊李鉉亦家素貧常春夏務農冬乃入學三冬不畜枕每睡假寐而已士安暨寶貴於日之餘時之餘蓋有不暇及乎力學者矣春也少而仕宦俸足自資雖鞅掌王務然未必無三餘之隙而性頗慵惰比當開卷輒悵然止茹靖甲申因言事調官南部幹局稍閒乃理舊稿乙酉冬閏既稔有成帙又明年得養病歸山林益多長畧四體不

金明文範卷十九

二十五

勤此心難恕明年乃命兒子仲方取舊稿而編輯之歲亦適丁戊子冬閏夫子之為學猶是閏爾帙成六十餘卷以歲陽為序遂題曰餘冬序錄比諸昔賢歲之餘春已不能不失之虛度而況於以日以時乎存此者庶幾後生之來問者可備談助且可代予病中此相告云

送郡守陽山周公三載考績序

蔡潮

褒有儒君令題其邑門曰令尹欲師前代尹今民不似古靈民民於暮夜敗不字為還字世傳以為笑具於戲人品有臧否政治有美惡民心豈有古今之異於孔子所謂直道而行者也令何待斯民之大淺耶昔東人於周公原其欲見之難事其得見之易於是乎賦伐柯焉既幸衣衣之

暫留復慮東來之難再於是乎賦九戩焉至今誦其詩不啻目擊當時之盛蓋有周公之才美而設施措置一本諸純王之政雖欲東人之弗愛目敬焉胡可得哉我陽山周公之守台也郡人士始聞命咸色喜相告語曰是惟南康鉅儒端人乎其以明經登已且上第以才美醇懿擅名即署者乎吾曹何幸而際此奇逢也既下車莫不瞻恩奉德尊法制義一接加俸之檄一聆推陞之報則皆恐恐焉惟不克終惠是懼于茲三載考績重以薦剡頻仍非留相王室則陟臺省必矣非若前時勸課賑荒之出參承述職之行既去而復來也當何如為情也於是部民數千眾徒跣聚糧控留諸當道弗諧所願則圖為建祠塑像留復樹碑

不皇南文範卷十九

二十六

凡可致其愛敬者無不為已頌聲洋洋焉殆不止於伐柯九戩之賦人心皇皇焉視東人之於周公固未可以淺深較量也猗歟盛哉今夫君子之處世孰不欲人之愛敬於譬之射焉中否不在的特係乎發之機焉耳夫以關雎麟趾之心而措諸周公之事業稽之天地驗之古今安往而不響應哉世喜言古今人不相及豈確論耶嗟乎耄矣素不能使人適劉衡侯朝卿請言贈公行輒撰次數語以備他日傳循吏者採摭云

贈張子風序

王尚綱

張子名鏗字時威少游邑庠涉獵籍史蓄大志扣馬牛亭會蒼谷子時風起天末塵沙飄忽形骸莫狀張子問焉乃

言曰凡風氣之為也陰得陽而為風氣變而風亦變故風從風曰巽風而行地上曰觀風行天下曰姤風行山上曰蠱風行水上曰渙於時曰春曰夏仁氣為之也曰姤曰冬義氣為之也若乃冬風暴秋風災義氣之戾也夏風秋春風戾仁氣之戾也是故三皇春也其風溫五帝夏也其風燠三王秋也其風淒五霸冬也其風烈繼於七國震於秦醇駁於漢清虛紛擾於兩晉南北之間以至暴於隋夷於唐亂於五季而弱於宋而腥膻於胡元四時變氣之餘烈不可以遽數也隨氣所變毫髮不揜無形而有形無聲而有聲無幽不顯無深不入不見疾而速不見行而至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於此哉本一氣之流行歷千古而互

皇明文範卷十九

卷十九

見自古迄今未有氣變而風不變者昔人謂有風伯主之不可得而知也馬牛病犬醉夢於風中而已矣觀風者得不三嘆於斯乎為之歌曰天香轉兮風來思冠崔嵬兮佩陸離懷古風兮誰其尸有虞氏兮薰且時哀尼父之悲兮列國有詩乃八方之應律兮羌十德之既黜粵上下之恒守兮求貞吉再歌曰緊鳴瓢兮崧高入桐江兮吹裘羔嘯乾坤兮空離騷致君堯舜兮其風再淳民恬物阜兮寰宇同春嗟予不見兮古之人歌成弟尚明擊節而歌張子合歌歌既酣而林風淙淙激淙鏗金鏘玉若應而和者

送龜吾侯金應夫序

景陽

孔子曰君子有治民之意而無其器則不成是故君子之

學日孜孜也將以求其器也器也者所以行乎其身而治平民也易曰君子藏器於身待時而動金子應夫少而學與賜同庠既壯而舉為同年計偕而北為同舟太學卒業為同館其志以求器器以利用與賜同也今茲復用于上俾侯蠡吾抱器而施在此時也夫君子之於人國也物耻足以振之國耻足以興之詩云樂只君子邦家之光蠡吾為盜所過其邑耻矣振而興之侯之事也是故惟不欲足以富也唯不樓足以靖也唯不猛足以生也唯不苛足以字也唯不惰足以植也唯不私足以大也唯不變足以成也君子耻服其服而無其容耻有其容而無其辭耻有其辭而無其德耻有其德而無其行侯今服君之服以侯蠡

皇明文範卷十九

卷十九

吾其用其器以振其耻而已侯行同鄉之士宴喜而贈賜為序

贈七同年序

景陽

正德辛未三月壬子吏部以同年鳳陽蔡師道守乾太湖章直言守寧海山陽牛寶之判黃常熟唐堯仁令葉安慶童性之令仙居京口李德卿令會稽含山胡萬英令弋陽計自弘治戊午秋舉於鄉者百三十五人今十又四年而升沉聚散杳然不可悉也而今之仕者唯此數人其在京者程子文陸子應龍方子學曹子鏊唐子澤胡子忠姚子隆潘子珎朱子嘉會洎小子賜才十人而已感念今昔而傷將違也於是交餞而申以贈言方子唐子曰學也澤也

職在刑獄今諸君子行刑獄是寄烏犀刑匪明弗照匪斷弗克決易曰雷噬嗑君子以折獄致刑刑固可重也而今民窮於聚歛孟軻曰無恒產者無恒心孟姑急諸本乎程子潘子曰文也珍也寔司平焉凡弊平則量滿民平則訟止今政務是理而俾民有貳心不祥陸子曰應龍不倭寔司工虞山林之木川澤之萑蒲藪之薪蒸海之塩蜃均則和獨則怨其慎毋畜怨而已胡子曰忠也寔司錢穀唯斯民錢穀之原昔也輸其餘今也竭澤而漁矣唯鐸也保障城也政拙其廢幾哉姚子曰隆也寔屬春卿唯禮是司烏犀民非禮罔與節今天下習於亂而攘於窮也唯禮可以化民范冠而蟬綬纓纓而雀雀可不慎諸曹子曰銓也寔司行焉而可以觀天下之風諸君子之政其將備銓之采矣朱子曰嘉會寔司激揚諸君子其務於善政而力去其私唯清唯靜唯勤唯賢唯能嘉會不敢蔽也景子曰備哉君子贈言將無出於茲矣賜史職也請為諸君子記之

皇明文範卷十九

三十一

白雲閑釣詩序

盛端明

甫之隱者曰張孟學氏自號為白雲閑釣其仲子存之來從予遊暇日請於予曰家君年老貧而不能事他業嗜讀書而樂於山水間投竿於清冷之淵徜徉以終日志不在魚也托於釣而閒焉甫之士友知之者稱為閑釣釣之地多白雲捲舒因玩之而有得焉乃苦而自號欲得先生一

言乎時在留都客舍聞其言慕其樂而不可得為之作白雲閑釣歌歌曰白雲滿溪溪水綠溪翁手持一竿竹此翁所志不在魚肯學呂翁還釣祿呂翁釣祿何太勞不如富春山更高富春山高亦可嘆不受漢祿何不迓終年把釣桐江上漢皇物色知形狀却卑諫議不肯留拂袖歸來自言放自放何如不出山至今山水帶羞顏釣名干祿皆忙甚爭似先生一釣閑久而存之相從不釋也如是者十餘載矣每歸必索序序其作詩之意予許而未之及也茲以乙未冬又將歸省請益力乃告之曰子以釣為樂歟予以釣非樂也樂在得魚耳今而翁不以得魚為樂而以閑釣為樂者是誠托於釣耳然托於釣而必不得魚則亦無往而非釣矣無釣而非樂矣吾嘗觀世之人所事者期於遂所願耕者期於稼獵者期於獸學者期於祿弗稼弗獸弗祿則不耕不獵不學矣今釣而不魚則不釣矣釣而不魚而以釣為樂亦如學者不仕以為樂耕獵者之不獲以為樂矣世豈有是哉然則閑釣之樂安在歟噫予知之矣翁之釣不在魚猶翁之讀書不在仕也昔者翁之少壯時未嘗不欲仕也既而學與世違則其仕之志乖矣翁之老也投竿而遊未嘗不欲魚也既而藝與習殊則其魚之志乖矣夫乖所志而樂所事者夫豈無其道哉然非予所能知也吾聞莊周與惠施觀魚於濠梁之上周曰樂哉魚也施曰子非魚何以知魚之樂也周曰子非我焉知我不知魚

皇明文範卷十九

三十一

之樂或有問予曰子非翁焉知翁不得魚之樂予亦將應之曰子非我焉知我不知翁不得魚之樂存之歸而問之而翁以予之言為何如若夫諸大方家之詩無亦知翁之樂而作歟

送廖山人還豫章序

盛端明

廖山人予友李長沙故人也長沙將葬先侍御以書招之久不至至則事襄矣一日長沙過予曰子欲識與人乎予當為子致之乃目左右出少頃引一士秦冠楚服趨而揖予予熟視之目若挹滄浪神若駕風雲飄飄乎塵埃之外將若挽之不留迎之不至扣其語則冷然若峻壑之傾泉參寥然若長風之行樹也問其術則所謂其來無迹其

全明文範卷十九

三

往無涯無門無方四達之而皇皇也予乃挈之由金阜出石岫泛韓江上流登玉華東西兩峯之絕頂俯瞰巨海晚而休于獨松之廬時皓月初出山虛夜靜少飲披衣共步以石擊廬左投龍洞中若有神物哮嗥之聲相與驚恠不敢復回廬側遂乘舟順流而下泊于越王走馬埭下山人謂予曰子遊江湖升廊廟日談月評必得乎山川之名文物之英當為予第之而予當為子一訂焉可乎予乃應之曰天壽之山龍翔鳳舞自天而下其旁諸山則玉帶軍都連亘環抱銀山神嶺羅列拱護勢雄氣固以莫皇圖鍾山龍蟠石城虎踞風颭平大江之險汪洋彭蠡之湖地控三山洲分白鷺惟茲形勝寔南北之兩都焉次則太極少

華芙蓉明星鴻門之坂長平之坡漆水沮水涇河渭河四塞之國關中與區太室少室嵯峨之嶺左伊右瀍背河沐洛欽峯函嶠天壇王屋偉哉周南中華之域太白之山大明之湖三觀岱宗二門天啓石閭梁父云云亭臺憑山負海臨漳枕津太公用之而富貴氏資之以興業羽東峙鉅野西馳尼阜鍾靈泗源萃氣乃玄聖之所生實速肖之闕里及夫祝融紫蓋之蜿蜒君山洞庭之吞吐金焦京口之奇天目吳越之秘青城王壘雲烟之外匡廬厭原星辰之裏五羊之羅浮八閩之武夷若斯者皆韞乾坤之精英萃萬有之神奇吾子亦曾盡得千載未探之玄兩間可泄之機歟山人起而謝曰予之所言乃宇宙之大觀昔人之載

全明文範卷十九

三

記論其淵源固不可舍此而取彼要之地里差之毫釐謬則何啻千里此弘師失口於缺門景純解頤於龍耳也予曰未也夫未嘗為牧而牂生於與未嘗好田而鶉生於突此九方歎相相之祥而為主入于綦之所訝子何遺夫宇內之大觀而遊心得失之瑣細寧知其不為造物者之所怪而忘真於見異也山人復避席再拜曰吾微夫子之言幾何不為摘彈於栗林而墮於虞人所辭之地耶乃相視撫掌大笑不覺江靄歛晴東方向曙矣遂別去數日復以長沙之書來索予為別序予因次第舟中之語以復之不識長沙以為何如也

贈嶗西徐先生主考南畿還朝序

湛若水

惟我國家稽古圖治罔弗在人乃審師儒尸于鄉學國學匪德行道藝弗以教遂進其賢者能者於選乃命名儒文學之彥尸厥鄉舉會舉匪德行道藝弗以取遂進其賢者能者於春官於朝天子乃親策之而屬之宰輔匪德行道藝弗以用夫德藝之成其致一也是故德之所修藝斯書矣故師不二其教而弟子不二其學藝之所書德斯見矣故主試者不二其擇為士者不二其業德成而上藝成而下賢能著矣故用人者不二其職而見用者不二其志是故養士者如場師之養木也不講於大人之學而小人之儒焉是務其猶舍梧櫟而養其棘棘也擇士者如工師之擇木矣不先夫道藝之賢而詞藻之工焉是取猶之舍

金明文範卷十九

三

公抱而求拱把也用人者如大匠之用木矣大小枉其材休采易其服是猶斷梁棟以榱題而使椽桷為柱也聖天子臨御之四年應天府以御試之期請乃命侍讀學士徐君子容乃鳳昭于學識乃克哲于知人遂偕左春坊左諭德張君宗象輟講事以來既至三試群士拔其尤者而錄之彼所謂德行道藝之士非耶事竣還朝京兆王唐諸君謂水也於徐君有同年之雅宜為贈文夫水也忝司教養天下之賤場師也故敢以教成選用之義為二君告夫二君者天下之良工師也行將進而為大匠矣今其歸也於進講之餘宜以是聞于聖天子而以白之冢宰庶所用必其所擇所擇必其所養三者有相成而無異致將見賢

才衆而天下治中與之業可成矣此固大匠之績工師之能也賤場師烏得而議焉

送南京戶曹余君轉吏部考功序 湛若水

七年冬南京戶曹余君思孝承部檄轉銓曹考功主事思孝造新泉精舍問於甘泉子曰胤緒也自南雍承教於子且四年矣與聞聖賢之心學行且有事于考功不識此心之所以合於政事者何居胤緒也惴惴乎惟知人是憂惟殿最之難是懼惟子詔之甘泉子曰何事而非心也故有是實心則有是實事有其心而無其事者吾未之聞也無其心而有其事者亦未之聞也前子為戶曹監復成諸倉應天衛諸倉其嘗究心於糧務矣乎推是心以往無不可

金明文範卷十九

三

也且子學於孔子者亦聞孔子之仕乎昔者孔子之聖備一貫之道而心事一故為委吏則曰會計當料量平其即一貫之心也為中都宰為魯司寇攝相事誅少正卯斬佞儒其即會計料量之心也子前監諸倉諸倉之官攢咸曰公矣諸衛之軍士咸曰平矣戶曹之僚佐司徒之卿貳亦曰公且平矣推是心以往乎何有曰不識此心之所以合於公平者之形何以似甘泉子曰吾子於戶曹之所職以出納者有量乎曰有曰有概乎曰有曰然則所謂公平者可知矣惟量也有侖有合有升有斗有斛侖十為合合十為升升十為斗斗十為斛侖不可以受合合不可以受升升不可以受斗斗不可以受斛如三德宜大夫六德宜諸

侯非至公之道乎惟概也以概之於斛斗升合龠屬粟之
有餘者不能枉之使不足不足者不能枉之使有餘如大
夫優有六德可升之諸侯諸侯僅有三德可降之為大夫
非至平之道乎故心之公者如量焉至矣心之平者如概
焉至矣既以公平之心行公平之事於戶曹矣推是心也
於知人殿最乎何有惟公則明明則智智則能量人而才
之大小不惑矣惟平則正正義義則能概人而官之升
黜不僭矣何憂乎知人何懼乎殿最夫天官之職在統百
官均四海均也者公平之謂也子往為僚佐其敬勉之哉
於是戶曹十三司同僚之彥張君淮唐君翺等凡三十有
一人請書以為贈

金明文範卷十九

三五

贈光祿少卿周君用賓赴京序

湛若水

周子用賓舉進士謝病而歸居於寂寞之濱南窺嶺海北
越洞庭衡湘武當以覽終南太行之勝飄然若駕孤鶴以
遊於雲天之上於是乎溷濁世界沈塗軒冕若將獨立物
外而與灝氣逍遙乎無垠甘泉子寓招之曰歸來乎子其
仕乎夫世界者子之爐鎚也軒冕者子之銜勒也今夫金
天地之美也弗爐弗鎚則弗精今夫驥天下之良也弗銜
弗勒則弗馴夫卑者抗之高者孫之過者抑之不及者揚
之以協道也既十年甘泉子出自西樵於時用賓已累遷
為南京吏部稽勲司郎中通乎世故精于治理七年冬陞
為光祿少卿四司之僚請有贈言甘泉子曰夫道中而已

矣精乃爐鎚鍛鍊之術以致純正之德一乃銜勒疾徐之
樞以行乎事物之間惟精惟一以執厥中而已於乎用賓
之往用濟傳說和羹無徒為酒步兵

送丘明府之京序

湛若水

或問曰曷謂治甘泉子曰鬼道微人道顯曷謂亂曰人道
微鬼道顯昔者黃帝命重黎絕地天通鯀鯀無蓋夫鯀寡
無蓋其人顯也乎絕地天通其鬼微也乎斯治也常見於
有道之國曰今之世也孰當之曰惟順德乎吾聞之鄧子
侯毀淫祠凡四百楮其宮沉其像故是故人皆知聽於鬼者
之為惑矣非鬼道之微乎化其什士學有舍里正有居廳
事有嚴節義有勸是故人皆知聽於人者之為孚矣非人
道之顯乎鬼微人顯故邪說不興邪說不興故大道昭明

金明文範卷十九

三六

大道昭明故風俗純美風俗純美故和氣可致和氣可致
故祥瑞可格斯義也雖推之天下可也侯將考績之京訪
甘泉子於煙霞甘泉子言之曰吾聞其語矣吾見其人矣
行當有大任贊天子以興理者非茲也耶居樵諸子歌之
以備時雅

贈何子魚令慶元序

湛若水

順邑何子魚以進士令慶元之慶元予與鄉士錢之曰夫令
也者人牧也夫人牧也者以牧人非牧於人也今夫牧者
曰毋逸毋母蹊田毋聞群茲曰良牧爾矣令者曰安乃生
御乃情恩乃爭茲曰良人牧爾矣今之人牧者或利其有

以施劫私其身以誨訟民之弗安其性而牧弗知幾何而非牧於人於處居浙之上流慶元為處之高原山川之所鍾和氣之所鬱積白金之所生宜於人馬獨厚適獨未見其人然獨往往曰好訟而寇且亂豈其土使然也亦為牧者御之不以其道而利者而私者而施之而誨之而驅驟之爾矣子魚溫能畜平物善能勝其殘吾知其去為良人牧也吾將諗慶元之人曰其亟領而習順而化毋俾世獨往往曰而訟而寇而亂也

送林善長之任序

湛若水

正德庚午孟冬增城林君善長以卿薦士尹廣西之馬平胡彥光何汝中謂善長若有不憚然者子孟釋之湛子揖

奎明文範卷十九

三七

而告之曰善長才乎哉誠可以托重而馭大也今夫任職者與任擔有異乎曰無異也牧民者與牧牛有異乎曰無異也今有人於此力可以任百鈞者任之十鈞彼將怒之乎曰否材可以牧千牛者牧之十牛彼將怒之乎曰否人之樂其輕且小情也吾聞馬平在柳之僻壤其為里者十里不能十夫者七是十牛之類也民寡則事簡地狹則賦輕是十鈞之類也夫付之十鈞十牛則不怒而付之小邑輕任則不憚然焉豈人情也哉吾知善長必不然也夫舉十鈞者赴千里而蹶牧十牛者終朝而弗逸天下鮮矣善長勉乎哉毋曰民寡惟畏毋曰任小惟危

刻杜氏通典序

方獻大

夫學何為者學以經世者也而理身為本馬古之學者合而一今之學者岐而二文藝之學不與焉三代以上道法無二明刑弼治即九德之舉陶師師升而乃一德之伊尹故洪範九疇統於皇極周官六典先以關雎故曰古之學者合而一自六籍散闕道學不明相國宗功止於刀筆之吏心齋自況終為寂寞之儒故新法擬周官徒使民受其弊空言講大學不知國論於夷故曰今之學者岐而二夫物有本末事有終始在識後先未嘗偏廢雖然世降風殊厭煩喜約守身之儒或有經世之學無聞治理日墮生民何賴則俊傑之士有憂焉予觀刻通典者志在斯歟通典作於唐杜岐公上有軒轅下訖天寶禮樂刑政識其大

奎明文範卷十九

三十八

皆事非經國皆所不錄貫穿經史類列始終要在可行匪資多識故名曰典岐公之學蓋主於經世者厥後有鄭氏通志馬氏文獻通考雖益加詳實為寡要曰志曰考是在博聞非其倫矣惜乎二書既興斯典漸廢板鐫不傳僅存士大夫抄本流布弗廣學者無因而睹焉嘉靖戊戌侍御史連江王君來按吾廣首謀於提學秀水吳君訪求善本爰加精校乃請于提督都憲侯官蔡公嘉樂贊成遂付之梓匪惠吾廣將傳四方俾斯典久晦而復彰覽者稽言而知學是豈人為蓋天會也予考岐公嘗節度嶺南有討平朱崖之功近者王蔡二公協忠殫謀爰定交趾厥功尤偉斯人斯志所謂躋百世而相感者歟

皇明文獻卷之二十

序

忠烈編序

忠烈編者編忠烈孫公死事本末也嗚呼豫章已卯之事可駭矣方逆濠濠蓄異志路結要權威發州郡兇焰熏灼然稱密旨以惑衆飭恭親以禮士稱憤慨賄真之敢發當此之時孫公為都御史巡撫江西焦勞其心患防其弊軼曲為之備而陰扼其勢使不得逞濠以是其心焉公既遇害人無不讐濠者題群起而亡之偽檄徵兵屬邑賴其使吉郡義師一倡雲合景從爭先向賊賊舟東下而孫公尋以就擒議者曰公平日防禦素周故賊舉輒敗而彼執

皇明文獻卷之二十

時抗對不屈聞者凜然知逆順太甚確不可易借使公不受害則濠之逆狀未明舉志之皇惑靡定濠得禍亦且多即祖宗靈赫在上萬無能一濟乃據險屯重不遽據滅為禍可勝言哉故公之一死其為繫也大視諸乘勢討賊其難易不侔矣是編也公之嗣子都督堪尚寶孫少宗伯陞以示子請序予受讀之首制詞以昭卹也次銘誌贊傳次章奏文移次哀誄真挽之作以紀實以華渙也公忠貫宇宙尤流史冊無賴是編以傳而使後日獲考公之所以得於天子得於士民者則一覽備矣與公同時被害又有副使許達有司奏請祠祀孫許二公既賜額曰旌忠位設旌旌定有忌者廼以已意躋許而次公其後朝廷從言官之請

聖後其舊而後大分以明輿論以懷傾茲編所未及予特補而書之以示觀者云

贈石潭汪先生序

石潭先生既謝事居蘭坂之上境號殊絕滿溪環流奇峯萬壑煙靄蒼翠恍與世隔良田平野魚稻豐樂無求于外而足乎往歲北歸自上饒趨弋陽捨舟問道所由以候余時日將曉山行三十里深阻險勝稍近聞溪流澎湃號萬木間涉溪尋徑以抵公之廬東燭促席語如夢寐翌日周覽溪上還坐層碧之樓公指山雲語予曰子知夫雲乎始觸石屑嶺才膚寸碧耳稍洩洩然蓬蓬然其碧漸增其層見益出輪囷盤礴瀾漫澎湃鬱鬱隱見諸峯間積已倏散或

皇明文獻卷之二十

散而復積頃刻萬變而吾得靜觀焉蓋樓之勝於是為最故以層碧名焉高起嶽然曰公誠樂于此乎夫君子遵世之理亦庸熙績使君受其益德澤加于當時名聲流于無窮是故嘉唐虞於上世思殷夏於中古許身稷契邁述房杜斯吾人之令猷志士之休烈也其或遇合乘於幾微常變形於造次江海懷魏闕之憂平居與漆室之歎則有撫景不怡當食忘味者矣若夫姑芝商巖洗耳穎濱廢歷之與處獲狹之與居置理亂於弗聞託高閒以自佚韓子所謂獨善自養不憂天下者之所安也豈世所望於公抑公所自待者哉公嘿不應於是予來京師二年矣聞公攝教益完開距益固縉紳大夫道境上有欲造者往往以疾辭

雖親議卒得見其面仲氏少宰公祭第邑之西給歲時往來山中相對勝味賞析為樂乎方恨二公之遠奉教之無期也為造雲山之歌以寄予仰止之思因李氏侍讀君有之歸而獻焉以為公壽歌曰萬壑兮千峯屹天臺兮崆峒被幽巖兮芳莊蔭白石兮長松山中兮何有白雲兮日霏霏以承霜辛美藥房兮薌粉為牖我處我遊兮樂且無咎雲出兮英英矯游龍兮上征雲歸兮何所忽聞寂兮山之屹置舒卷兮何心我嘯我吟兮我道與伍嗟山人兮列僊佩明月兮霞冠騎玄鶴兮下上斷松蒼兮永年群龍兮滿朝威鳳兮天路蹇胡為兮山中獨淹留兮遲暮攀雙桂兮瓊枝望雲山兮孰知我思

皇明太師卷下

三

送余事李君序

嚴嵩

李君宗周將之四川按察之任人或曰語有之庖人雖不治庖尸祝不越俎以代之夫祖豆軍旅異習州邑蠻貊異觀禮樂政刑異施今之按察冠惠文衣繡乘傳按行部察寬抑糾貪墨其官刑官也李君適屬平春官之署耳熟典章目習儀數愉與周旋優柔平中行不矯厲言無利藪一且操吏案與理筆者倡責以獄訟之事無乃異乎予曰不然也夫理與刑其異體同用也經緯品節整齊民志是之謂禮束縛艾刈禁戢奸惡是之謂刑昔者聖王防民之欲為禮以制之為之官室車輿之居有等為之衣裳組紱之服有式為之尊彝黼黻之器有度有朝聘聘問射御師田

之典有冠婚喪祭之儀使民習而行之不敢踰僭自逸其非分之為其父也遷善遠罪被教成俗而忠信仁義興焉自天禮廢而後民流民流而後日陷於刑辟而莫之禁由是不得已而用刑焉故禮者止其未萌者也刑者禁其已萌者也異體而同用也夫禮樂之教四達而天下治天子稽古崇化超然遠覽三代聖王之制興舉曠墜稽正訛謬條析儀度察然大備傳曰禮樂百年而興者其茲歟海內承德仁義忠順之行興政簡刑措之治致吾於李君之行觀之矣

贈太宰石塘閣公考績序

崔銑

皇明太師卷下

四

烈政去民之厲是謂扼直之臣以作邦國者也委關可中解民之結是謂運綏之臣以彌邦國者也若夫虛中粹外定宇傳量正表於此彤范於彼不為福創不後事皆迫之而後律感之而斯應付物以能因人是授此社稷之衛古所謂良臣者焉是故略尺寸之著而默移靡費歲旦夕之效兩曲成無盡世不有聲譽者乎武而憂之其聲播說而附之其誦和石何知平氣可鳴之和谷如取死人吾同類自毛髮之懸至靈覺之則一也外其身以動之末矣哉非閉其言而不出也非伏其知而不發也不賴乎有與知者存焉爾私治之丑禮部進士三百人號亦廟名石塘閣公南張公同邑同舉年才踰冠冠重辭方偉然器陽明

王子數向予道其賢曰聖雖學作允賴於資如明山二子其希聖也何有石塘公遠總選司尹兩都貳司寇自長再拜天官卿凡公之所蒞人曰務於難理公則沛如人曰勢臨莫執公則蔑有王良之御控轡隨策養氏之發縱選宜括而冲襟淵度仰而望之樂其可親徐而就之憚其難犯噫斯謂良臣哉公貳司寇滿九載而拜尚書今又再考矣久在于南地重事簡論者咸謂鬱其才而拘其化也往朝缺銓卿所司累以公名上請而未真拜夫知古善植者平不急其尋丈之榛必須其百圍以棟榱楠則然平日而華計旬以待方嫻嫻樸樸大匠不睨焉昔唐楊綰史稱王佐吏禮秩淹民望益隆跋其一日即相沾被弘渥逮其拜命

皇明文範卷三

五

刻文章正宗序

崔銑

文章正宗者宋真希元氏之編也其蕪屏異將以翼經而正術其亦聖人之志與夫物生而有情情而思宣之斯生言矣訥者弗達陋者亡采則亡以敷事而喻物斯生文矣文言之善者也而貴於正其情夫幽蹟之理彰於顯詞遼遠之懷發於堂序雍遜之談驗於遐歲非遠於道者其孰能之而徒以模襲之勤記問之富億中暗投吾未見其可也夫顯忠之謂疏恤隱之謂詔申彼此之意實問遠之蘊

之謂序之謂書紀故永賢之謂記之謂銘引思暢和之謂詩言斷而意續發凡以該目或婉或著或喻或質或因平人或就平時出之至其而後之當物及乎教思而學諸賢衰而詞是工是故久漸美化動應典刑以權強枉而稽成敗此左氏之文也押闔飛撻亡問邪正而主於售其術此戰國之文也援經議制夷厲藻績此漢之文也綜倚群言辯而委辭此韓愈氏柳宗元氏之文也君子於是焉考變而徵實左取其禮漢取其朴韓取其昌而因以見先王之教之遠且該也今夫登者必陟其巔行者必至其家非可以息趾於巖麓而發軔於旅次苟未崇志於先王之術以參伍夫歷代之變予恐其不特謬於其言焉而已隆慶馬

皇明文範卷三

六

贈高令序

崔銑

夫賦奇特之器者受抑於天抱直遂之操者見折於人斯性命之理造化之權也天才乎人而曲以成人遂於時而違則合身下者其道上身褒者其道貶故柳茂旬月而為新松閱百年而斯棟方枘格於圓鑿泛舟乘於流水是以馬遷發伯夷之論董生賦感士之篇也負薪者不拾遺金丐食者不視嗟來斥跡之徒曰盜必怒譽市吏童曰聰必

遜可以存性而悟命矣仁者壽而顏則不聖者壽而孔則
違命也參互而不齊也仁如顏而不貳聖企孔而從吾性
也精一而可貞也不齊者任之可貞者據之是故原憲謂
結駟之矜干木其踰垣之隘而況不為二子邪天以寒暑
中人善室榭者避之地以江濤沒舟攻楫權者濟之無束
手而待者故君子窮則安通則利所用非窮通也自得其
性焉爾黃次公繫而受經張子韶謫而却粟賈太傅返長
沙而建策蕭長倩起抱關而輔政夫去就惡可一端而取
乎鑑不為人之妍媸而亂其照權不為物之輕重而決其
平故變之屈者伸也龍欲躍者潛也不厭疏羈焉飢蹙梗
必駭危殆方慎坦途士焉往而非德之資邪冠氏高子英

八星明大範卷二十

七

特抗直富才明政兩邑宜之而沮於臺察夫計高子望奚
所不達哉天其欲玉高子歟高子善承哉

賀鄭都指揮序

崔鉞

崔子曰曰者竊盜之起八人也度險如家治緩溢為萬人
大師而後克之賞也勞者下勢者上夫德衰而後有政政
格而後有兵兵急而後有賞故化世不言政治世不言兵
振世不言賞賞而猶失末執甚焉昔閭丘氏之子也溺其
父號於國中曰能救子者予金漁人援之出閭丘氏之戚
撫為已德其父金其戚而徒勞漁人及其次子復溺號猶
前也國中無應者故信古之所貴也鉞外女弟之夫存亦
從師有功自指揮使陞都指揮僉事銑外舅鶴翁及鄉大

夫賀之銑曰爾存功倍於爾者爾知之功茂於爾者爾知
之思倍當安思茂當慎自爾祖至爾為都指揮三世矣爾
父尚行番家夫盈而能守故有爾今日爾惟嗣德惟孝爾
惟報賞惟忠爾惟納賀惟畏且銑聞之福不可妄受曰持
賞不可徒居曰稱不持福則為戾不稱貴則為辱夫善飲
者餘其量適也滿其量猶或可勝也過之鮮不困且病矣
故君子懼福而憂貴又曰爾存爾達爾毅爾欲尚官其夙
夜守予言斯克有勛有聞

送少司寇張公致政序代作

董玘

奎明文範卷二十

八

予瀕海人也蓋嘗登吳山而望下臨海門見賈舟張帆自
遠而至俄頃越數百里抵岸奇貨山委市者鱗集慨焉樂
之乃下從舟子而問焉曰爾獲利不既多乎舟子呀然笑
曰子觀其利惡知其害之信也夫天時適逢舟楫無害出
無入有駟駟累貨豈不誠利也歟乃若盪泊淺渚四顧無
侶風撞濤齧靡月靡日子知之乎洪濤瀾汗上下嵯嶮
涎鯨鯨存亡瞬息子知之乎半大載盈馳颿角迅衣袂不
成為魚龍獲子知之乎自吾同往于海者多矣蓋有一往
而覆焉者矣有一往而迷其利再往而覆焉者矣有再往
而迷其利數往不已卒覆焉者矣若此者利之倍於害耶
害之倍於利耶吾幸而先登于岸不覆厥載子適見之而
謂皆然乎予於是慨然嘆曰嗟乎仕宦之道亦若是矣往
而不知止溺而不知返其亦殆哉厥後予入仕途迄今三

半餘年以所聞見微之或滿於一官僅歷數十年而不振
遂以論政或乘時奮庸而歲九遷一縣以什或宜力舉和
逢禍不虞或祿位已極功成名遂終陷險難其遷逐得來
沉頓靡繼亦何異於舟子之去而先營岸岸不覆厥軀者
何其鮮也蓋吾乃今於報察應祥之去見之公奮自諸生
以擢進士兩率太邑還拜監察御史父之擢吾所按察副
使召入為大理右少卿尋進左轉左僉都御史尋遷右副
已復為大理卿遷刑部左侍郎出入中外者二十九等位
秩之崇聲名之榮曠能逮之茲以目青年甫六十四遂乞
致仕以去蕭然長遯節完而名全仕宦若此可不謂誕先
登岸不覆厥軀者邪而或者猶以公位未極為憾以公操

履歷練久年未至而為大理為侍郎皆帶不假優崇事
外其勤且勞又如此使其手進務入何階不勝然而不
自止則入海迷其利而數往者是也公何居焉况茲之歸
蒿中野服自肆于沮洳之野孰與夫波濤噴噴之危密開
芒谷荷亭竹樹孰與夫舟居海宿之愁苦烟威故舊聚處
而談笑心怡神愉孰與夫鮑誕鰓鰓滿初終日之虞不迷
其利固無其害不居其榮豈有患乎其辱哉夫居易香山
之約日知臺池之歸皆昔之同官而能止者也相疎傳而
嘆息送李尉而盈途情之所不容已者也招賈之文聖海
之詩寓言以達志者也予與公為布衣交再會于蜀而同
官于此念始者傾蓋海濱後公來為憲副實理海道固然

觀於海者亦其歸輒以是為說
現幼時過蘭陽謁韓松鄉先生先生家君之同年而處佐
之外祖也因以識侯佐別七年而同時舉士鄉再同試于禮
部玘愧老稚焉後三年侯佐亦成進士舊處于京師時時
相過從劇談甚歡也未幾侯佐以辛山東之郟城闖過言
別玘既惜其去察其志甚有愛者竊怪而問之曰吾有所
難思之而不得其說也夫當官慮慎吾志也是所能勉
簿書之煩總理之勞吾職也是所不辭進退俯仰於人亦
分也所不敢恤吾所謂難而甚憂者以勢之不可行也夫
受命為令政令之下不成於我平民之豐約不懸於我乎
吾所得為吾可為也所不得為其若之何然吾雖不得為
固亦吾之責也往歲旱災遍四方山東尤甚民之相率去
而為盜者眾矣而稅例如故無名之征日有增焉吾忍視
其彫盡而不言乎言之且不見聽寧獨不聽而已公且以
為罪以令之微臨其上者皆違官也吾能抗乎順之吾不
忍民之重困也且吾詢鄉之遊寓于此者謂邑久廢敝民
又徒訟故之往也舊一弗更大事殆乎池小事殆乎遂將
更焉民未吾信必闕然以為厲已吾其何從乎噫吾家食
時縣之吏厲民者忌若職者心竊非之謂使吾當其任雖
不敢望古之循吏亦能使一邑之家其澤也今自為之其
難又如足竊愛將負其平生而漸令之名也故就若籌之

現曰子第往署知縣之民其有瘼矣現居京師數歲見出而為令者多矣其所遭值于慮者非趨走承奉之事則旌獎求薦之圖也而憂及于民者乎乃不然縣之民其有瘼矣夫旱乾苗稿枯槁必有所濟濟乎江湖一盡有力馬令之於民豈特枯槁一盡也哉其子不見夫御者乎馳驅不已銜敝屢脫馬力盡矣如是而勇以造父猶不免於敗必休馬更轡而後進嗟乎今之民其亦銜敝屢脫之時也子往篤其忱密申之辭諭有所征於上必思所以事之舉之而不從將不以為罪知其固為民也有所需將下必思所以寬之寬之而不免將不以為厲知其非為已也事事而爭之雖不必皆從然而從馬者有矣事事而寬之不必

皇朝文獻卷二十

十一

皆免然而免馬者有矣夫陽城固而部使去今在上者豈無若人哉夫兒寬免而輸租者經屬不絕今在下者豈無若人哉惟奉公之意不勝其進取之心則懼有所拂乎上豈第之心不勝其自營之私則病無以濟乎民子既無是也而何憂難行也哉夫以已四十年時者中人皆然也雖不以時易已如陽城兒寬者斯見稱耳彼二子之所處夫亦豈易歟吾于勉之張弛之道因章之宜是則在于微子無以應君民而任令矣虞佐起謝曰君言得之矣吾將行焉且將以質于外祖遂呼筆書之而去

五馬還行圖序

董祀

此水部正郎吳君出守于藝而同官圖以為贈者也曰五

馬者漢制太守加秩則右縣而五以為榮貴公其制亡矣猶蒙其補也作圖者五人八系以詩五人者與君皆江右之英而同官也董祀曰詩不去乎人之好我示我周行諸同官之意豈徒蒙其補以為君榮貴也已哉夫醜類政比物規事而獻謏其過則賦其諸所以御民者示君敗臣民之服後于守譬則馬也守之加于民上譬則御馬者也雖有天下之譽御者不得車馬則無所見其能是故有位與民之為貴也然車馬備矣御之不得其道或敗績焉矧御民者歟焉服為驂馬之性不齊而其力亦異燭而調之使各中度者在御而已矣矣果強豐約民之情不齊而其力亦異度而平之使各得其所者在守而已矣使馬而失其道

皇朝文獻卷二十

十二

則曰御者之過也必擇其良者而更之使民而失其道非守之過歟然而民不得擇馬更馬忽死而服役焉豈民固輕於馬歟昔者顏淵觀東野畢之御也曰舜巧於使民造父巧於使馬皆不窮其力也東野畢之為御馬力盡矣而求進不已其馬將必佚嗟乎今之守之使民也其有異於東野畢之御乎幸而民不為東野畢之馬力盡然不加恤焉書曰民可近不可下言御民之難也其弗之思歟夫諸同官之意其謂君曰轡銜者禮教也鞭策者刑罰也無轡銜而用策欲馬之中度弗能也無鞭策而用轡欲馬之安乎車人心必調乎馬德化也勸祿之不時入馬之不相得雖執轡而策焉欲馬之從御弗能也造父之御達乎此者

也東野畢之御及乎此者也藝遠道也車固馬選此良御見其能之日也其將為藝民之造父乎

送雲南守劉君景晦序

董祀

吾鄉劉君景晦磊落士也少挾奇負年幾四十始成進士益砥礪檢押欲自表見及官刑曹曰吾輩不能析律駭令采譽稱毋害哉顧吾心不可故折獄獨不為苛請他比一視法上下自為主事為負外郎為郎中皆然今年秋擢守雲南郡或私謂君得無難遠道與則笑曰受命為守敢憚遠為然則易遠方歟曰焚燹亦吾民也吾何敢易或以語予予曰君言固當且不見夫為車者乎輻輳輻輳式較木皆可為也至于為輪其材必以檀非是不疑則折矣豈非

八皇明文範卷二十

十三

以其材堅其行遠完久也哉用君子遠殆類是矣且家君嘗為是郡其政與俗吾知之凡郡之所轄為州者四為縣者九而地之所出民之所食者不能當中土一縣環十里而為州及三四里而為縣其始特為控制夷民之慮故以吏多而安而其久也民亦以吏多而病矧郡居藩省下徵役視他郡恒倍焉而皆取之披璫椎髻之民役有更而歲無休嘻亦病甚矣然而其民擔負姑忍死以趨事而不能自達者遠故也而吏才其土者水涉山行凡萬里戒朝奔夜變更寒暑而後至道塗之險凌冒之虞接于其形而動於其慮其不私便其身圖而修百姓之急者小吏百一長吏十一而黜陟之典又常不當于幽明亦惟其遠也民

以其遠既病而不能自達故盜恒多吏以其遠既至而惟身之圖故政恒廢蓋家君之始至也幾不可理咨弊而鏹摑強而決逆鐔而慨籍侵漁蠲逋負倉庾出納賦役上下凡有司之政一更其舊而民少息茲家君去郡又十餘年其所規立存與否予不能知然民告病如予所知者必益以其甚矣蓋其勢非得賢守制力堅而輪扁完者無以宣上德而懷遠民宜君之往也夫古之立功名者固多奮迹于遠君不難遠道豈為私便之圖不易遠民必有惠綏之政吾知其宣力致遠卓然自表見而起任大車以載之功者於是乎在中土樂郡夫孰不能之也劉君聞予言而獨喜固邀書以為贈蓋君之弟嘗受學于家君雅相善也而又

八皇明文範卷二十

十四

踵家君之故郡故遂次第其語以贈之且以詢滇之耆老道家君之事于今何如也

讀書錄要語序

張邦奇

凡書皆錄也讀書而有錄何錄其會於心者也會於心矣而或室之氣也心以會理理以勝氣故錄之者欲無忘也讀書之有錄尚矣錄是者誰河東文清薛公也公為切問近思之學卒以名當代而垂無窮是錄之足珍審矣聖賢之言孰非理者於吾心亦焉所弗會而有錄不錄耶蓋有淺深事有華實淺者可以涵夫深也實者可以該其華也是故擇而誌之以崇本也且天下士誰不讀書而鮮能信信其一言亦足以用之終身如其不信雖腹藏充棟何益

哉要語云者則又其深且實焉者也孔子之道博而能約是故學貴乎知要知要則治心有法而氣不行氣不行則浮者定躁者釋浮者定故實躁者實故深唯深也故能通天下之故唯實也故能成天下之業夫是之謂一以貫之不言而信者果若是道固自我而出而奚以錄為錄也者困而學之道也予昔嘗珍是錄矣沈侯景明來守武昌刻之成寅仲秋先丁三日予觀樂於學宮侯集諸生頒馬予因取而序之而遍布湖湘之學宮同於衆也予奉上命總學政於茲諸生之業猶吾業也有居業之方而不以同非也莫吾同亦非也

贈金憲謝先生致仕序

張邦奇

皇明文憲卷三十

十五

正德丁丑之歲長樂謝先生以湖廣金憲督萬壽節拜表上京師矣而上疏乞致仕去其同寅憲長縣公憲副汪公聞之慨然曰何其勇也邦奇應曰先生之志其久矣蓋莫富於宇宙之內亦莫富於吾之身宇宙之內風霆日月山川林陸草木禽獸之屬著而為色盪而為聲滋而為味散而為臭可喜可玩可嗜可愕之物何所不有其何富如之吾之身耳目口鼻與夫物者謀而用無窮焉入而悅於心出而暢於聲吞吐卷舒何物非我而何在非適其何富如之古之人居廟堂而不忘乎山林彼非有所樂於身無待於外故邪元結有言今之仕者耳隨人聽目隨人視口隨人言鼻隨人嗅心隨人意然則耳目口鼻具於身而曹不

得一有焉夫何樂於仕古之樂仕也言行而志遂身安而道亨明目達聰照臨乎天下檢邪之態愁困之狀巧佞之言怨咨之聲凡吾所不欲聞見者吾得而弭之也天下之士德感而情應若芝蘭之相入五味之相濟而天下和是故舉天下而莫累於吾心夫是以樂仕然且不忘山林之思焉萬有一焉不得如吾意彼且不能一日留矣况使之以身徇人乎哉先生聞見博洽趣味不倫星曆地理古今人物之變咸窮其原放為詩歌清新而雅麗雖方驕跡宦途而風晨月夕徜徉山水之間未嘗不灑然樂也彼豈不曰與吾勞吾身以役役於時執若以吾餘年歸而玩天下之物樂之且不得盡而品題賦詠亦或得以寄聲於無窮

皇明文憲卷三十

十六

不知所謂富貴在彼乎在此乎必有能辨之者况閩中山水奇於天下者邪邦奇先生之去志其久矣夫縣公汪公皆曰固如吾子之言時諸同寅憚公輩方以兵旅在遠微因以予言通告之而屬予書以為先生贈

觀願錄序

張邦奇

平生二十有五年矣而三畏未知九思或忽內之則氣能吾勝外之則習能吾奪是將坐糜國家之廩祿而卒為天地之蠹物也間非無介然之悟若有懼焉而志之弗堅屢作復仆以今歲除追惟一年之事昔者所期百無一償可勝悔也年漸長而德不加修安能重有懼邪夫人情於既往之愆孰能無懼懼而復忘之與不知懼者等耳今日

之懼者又懼其復為前日也於戲以吾方懼之心又懼夫懼之或失也朽索之馭六馬不足以喻乃敢放焉而自肆者何執其亦弗思之甚矣竊聞之古之人多而計過而害之過不知凡幾積而夕凡幾更也積而莫之知故此輩之所以為吾也爰取札素為一帙日推過舉而詳書之由觀願錄蓋以自驗且防焉於乎思出汝心言出汝口繼今而後忘善弗為為自欺掩惡弗錄為自欺人之欺已則知惡之至於自欺而不知惡可不思邪

送西泉林君守太平序

張邦奇

詩曰鵲鵲王多吉士維君子使媚于天子又曰維君子令媚于庶人夫天子之於庶人如霄壤冠履相懸遠甚乃對

金華文獻卷二十

十七

舉而並言之而孟軻氏則曰民為貴君為輕夫君為民而立賴民而安者也是故媚于天子矣一物失所則天職有所不盡一夫作慝則天位有所不寧夫君不能不吾民之媚也而況於臣乎自漢以來入循吏傳者往往慶流子孫入酷吏傳者其身或不免焉夫天不能不吾民之媚也而況於人乎民之貴何如也近代名臣有身居台輔而顧不得為守令以為恨豈非灼見夫天之愛民與君之藉於民者深且重如此也而不得身致其撫摩煦育之恩焉則雖道行一時而父母斯民之心終若有鬱而未暢者乎是故舉天下莫貴於民諸司百執事莫貴于守令治天下而不守令之重者終苟道也西泉林君宏用始以進士歷崇仁

金華文獻卷二十

十八

增城令其民也結有所畏也雖細故諦觀而後舉者有所傷也雖重舉不敢乘氣而施焉草草焉消其梗而利導之解其紛糾而樂和之時而相之慮其患害而預嚴防之從違舉措不一拂乎輿情而動必中其所欲其王於媚庶人執下悅上乎應陸南宗民部郎中朱幾遷太平守夫林君由民部而考天下之故其亦有怵於中乎今天下承平久矣戶口之數非有戶鐸之損也而歲減月耗其故何也使天下之令皆知媚庶人以媚天子若吾林君之為也曷為其至是也君詳先而溫文舉其舊政施諸民篤符而弗懈郡猶邑也天下猶郡也而奚疑之有且君子無樂乎仕惟夫上下之媚之樂也非上下之媚之樂也惟夫天之克媚之樂也功被乎海宇慶隆乎宗社澤流乎子孫謂善媚天者非與與民者違天違天而媚上君子不為也

送陳廉州序

殷雲霄

雲霄幼侍先君子為昌黎嘗與燕趙少年走馬古長城下縱觀奇阨險阻虜可出沒往來際徑徘徊慨嘆欲問元順帝北遁之道而當時故老皆無在者蓋天下之治久矣北視大漠乎沙漠草浩浩無人行跡令人有封狼胥繫單于之感當先帝休養華夷夷虜不敢少有間塞上何如事邊吏日持名籍軍門報曙歸卧無他事軍士往往抱稚子牧鷄豚或挾弓矢獵狐兔為樂南有孤山携板漿瀉石上歌西山之章思起孤竹君二子者與之游而不可得涕泗交

顧竟展然而返時走礪石最高峯西望連巖遠谷大麓多
虎豹熊羆以伏游東則大海浩渺與天無際隱隱數島如
鳬鵠泛拍以濤巨浸中茲其有徐沅灃徠日月踳乳蟬蛸
之倘來相與共游八極之素者乎自先君子以憂歸令二
十年餘累憂難遺疾痼痼盜方且奔奔南北學為吏求
升斗祿以養親昔時意氣壯散殆不復存今因陳君之行
而耿耿不盡忘尚有感焉昔嘗與邊故老言北平塞外多
山谷險敵其山海諸關乃庸人入貢道路夫有險則便以
伏匿識道則易以去來彼時常入雲中榆關獨不來此何
曰此正所當憂者時年少謬不復省為何語乃今知之夫
人情常怠于無虞而禍患多起于所忽近齊趙宋魯間無

金明文範卷二十

十九

籍輩嘯聚十餘人左持弓右杖數矢馳呼千室之邑開門
坐公館魚牛豚宴樂數日令其徒分剽掠村落虜子女王
帛揚揚出城去人無敢問者正以承平久民不知有兵革
也况北平自古匈奴數入之地詎今京師輟騎可一二日
至可忽武備弗修執陳君慷慨多大節其為守當有出
千簿領科例之外者聊相與言之

夢漁贈徐子

殷雲霄

胡華子居楚夢澤四十年不復知有城市孫叔敖聞其賢
言于荏王召之王與語數日請歸王弗許教曰方厚于身
者難以強諸事未經于事者或以動于過請他日再召之
華歸夢為楚官入與王圖議政事出治其民服與食飲甚

適于身覺而嘆曰孫叔敖其教余哉未幾王召為執珪以
不能事王在左右惡于王王召責之華免冠謝則復嘆
曰教其教余矣夫遂舍其官去王曰其追之返其位孫叔
敖曰弗可追矣弗可返矣夫薄取于世必不專其長久遊
于身必不當其難彼始末之知耳王使人視其廬則不知
其所往也教子曰余讀古文於胡華未嘗不悲其志故曰
未定于中因物而移弗違于用遇蹇則憎雖然而不有
入而能返其賢於世之徇物以忘身虛中以圖外者其亦
遠矣徐子歸因為言其夢漁事夫仕不忘隱情之遠也擾
不害存性之定也定弗與隨遠弗致遂徐子可謂能知道
矣

皇明文範卷二十

二十

明教篇贈張教授

殷雲霄

張教授行欲殷子言殷子為作明教

風且子釣劍三十年而成舍楚市二十年人無問之者客
曰子劍形弗類故弗售焉少改為平風且子弗聽又十年
沈葉公入郢欲之酬以千金風且子曰余以余且死無復
識是劍者今老矣乃得君雖然此可以誅亂國之臣非君
無可用是授劍及其金居五日白公亂楚葉公以是劍誅
白公乎山中使視風且子廬無人焉鄭公善田詎而贏商
君召問之曰余無能余獨不急于利耳治余田或一歲或
二歲而始一殖故地力全而獲常倍他詎商君言之孝公
行其法于秦秦日富強咸立氏善術魯豐稔程遠往學

其術將歸請其要咸丘氏曰弗擾其性弗惰其習遺入晉惠公使御成其控轡繫其調習勤馬日久弗獲息試之與輪無險夷然力疲而形癯與秦戰于韓馬還溥弗能出秦獲惠公程遺逃豐歸為非公御豐曰群其馬而授之豐水穀遠棘衝期年馬騰于櫪豐曰是可用矣用與齊戰馬逸償戎路公傳乘而歸逐廣豐咸丘氏聞之曰二子之敗宜矣竭其力弗勝任矣失其理弗遵道矣放子曰立之固者弗移于時積之遠者弗急于利用之審者弗恣於已余讀古文于風且子鄭華而美其志至咸丘氏二子未嘗不廢然生感也噫惟其用為不易故作明教

伐檀集序

黃衷

皇明文範卷二十

三

伐檀識始事也唐靖一亥大內將營仁壽之宮余由三楚撫臺擢貳冬卿以綜楚蜀貴竹之木政奉制維楠維杉維栢維檀皆在此焉故曰始事云爾夫水譬則士也簡木譬則栢士焉余嘗陟戎廬之岨永保之區思南石戶之帖見楠杉焉憂雲者陰數畝者阿娜扶疎者越嶽而綿谷匠石視焉卷曲葉震裂葉蠶駁而半斃葉繩曰正引曰度而可採者十四耳採而覆視焉擁腫棄疏理棄澤外而稿中又棄中梁棟而可獻者十四耳栢雖不盡規以繩引然以礪礪偃亞棄者固多矣惟檀也理楠而鎮幹杉而勁姿栢而加貞修踰丈徑踰尺者列獻籍焉夫楠杉鉅材也震裂蠶駁不免也栢奇材也礪礪偃亞不免也檀美材也宜無可

簡也故曰譬則士焉耳才鉅者節奇者器美者去繩引而能成業也乎哉詩曰不素餐兮士之繩引也是故伐檀有君子之道焉因以名編

海語序

黃衷

夫列徼之外東方曰夷南方曰蠻雕題左衽鳥言而獸行諸夏利害無與也然侯德以賓審勢而服於諸夏之盛衰實始終焉是故兩階格苗重譯獻雉虞周之德之盛可知也楚稱霸而百粵效貢秦兼併而蠻夷威服勢固有然者歟自漢而後內屬之境暫開而攻鈔之寇踵至來王之使未返而乖貳之釁已彰是雖禽獸之常形而綏馭之道或亦疏矣余嘗考自洪武永樂之際海上朝貢之國四十有

皇明文範卷二十

三

一麒麟再至名珍異貝充初帑藏于茲百七十年惟東之朝鮮日本南之琉球庭實之貢不絕于道安南暹羅滿刺加占城君計至君立至鄰國交惡至惟吊若冊皆有常使比半其亂或表臣莊焉自餘兼并分裂逆興逆廢名號非營亡可攷錄余因以慨夫政教不加荒亂日多裔夷之遭之不幸也當時文儒纂述其稱古里之風道不拾遺天方之數可裨曆度所謂禮失而求諸野者非耶他如南州異物志鷄林類事寰宇記島夷諸番二志土風國俗亦聞見耳余自屏居嶺出山翁海客時復過從有談海國之事者則記之積漸成帙頗彙次焉夫有君臣則有刑政有男女則有婚姻有父子兄弟則有聚有處農工商賈禦盜禦侮

各隨其方客談多二國之事然類有異於前志者豈亦
華習氣與時推移耶記風俗夫天地萬物陸之所產水必
產焉故物莫繁於海亦莫鉅於海島夷內黠外癡而鍾於
物則良可貴奇可玩者多矣無亦造化之偏氣乎舊志未
必詳也記物產夫羅輕指南航海而尸其務者為舉舟之
司命毫末懸利害焉海賦未經道也柳子厚招海賈似寓
情於憫時憤俗輕生競利者觀之亦足戒矣然余則謂海
之險何若方寸間邪蓋海無私於覆溺而人心或甚焉爾
記畏途夫常必有怪先王利器以知神姦魑魅魍魎毋或
逢解是故蠻夷陰類也海陰方也鬼物或憑焉海重天吳
諒非誕謾記物怪夫言以談海立有也題曰海語云

聖明文範卷二十

三

贈郡侯鄒公進廣臬憲副叙

黃衷

儒以治戎何居耶夫戎大事也而九伐之法備矣儒文種
武殖而六藝之器修矣是故強學多識以暢其智慈和寬
裕以作其仁篤行慎諾以章其信居敬崇禮以約其嚴不
輕不沮以養其勇五物茲具於是乎仰觀俯察以渙其文
戎有審機制變也而其智足謀矣戎有招徠歸款也而其
仁足附矣戎有謀間期約也而其信足固矣戎有上下等
威也而其嚴足坊矣戎有攘夷攻釋也而其勇足恃矣露
檄播告修辭而定令又其文足用矣是故能文能武吉甫
所以憲萬邦也說禮樂而敦詩書卻縠所以帥中軍也儒
之治戎茲其所哉嘉靖丁酉 聖天子將致師于交討不

庭也制下吏部二廣雲貴藩臬精錄萬望毋限常員守令
更祿補缺必維其良備咨謀也于是郡侯一山鄒公超擢
按察憲副予曰優哉其能兵爾矣夫憲使刑柄而兵以修
刑者也公雅有文學於南而盛于即署比牧吾廣奸伏蠭
集不俟發摘而自斂以戢米鹽苛瑣略之弗舉民稱其智
早禱而雨澤禱而賜粒食公惠也民遂其仁居廣三年市
珍海貝若罔聞者民安其廉夫仁者必勇而廉以生威公
之所操皆經武之樞要方行交中可也雖然不啻險阻不
足圖安於是乎有臨事之懼思患之防其尚覽銅柱之標
訪鐵舟之遺跡稽古人勤遠濟否之烈酌群策而參秘謀
庸功時奏紆 聖天子南顧之憂則磨崖之勒不嗣甘棠

聖明文範卷二十

十四

之頌而興乎茲行也節推韓君柱番令李君凱謬錫贈篇
予伏枕經歲筆格塵穢姑述儒者之業終德愛云

新寧奏凱敘

黃衷

節鎮之極望焉忠焉爾矣夫望非威德弗隆忠非勲伐弗
顯者也是故龔遂化勃張敞望冀世勲父任晉陽息烽行
立在鎮黃峒弭亂張詠臨而青城捷仗青奮而邕寧夷經
文緯武策預而動審人工神略明乎而幽贊之小以綏一
方大以匡世運詩曰方叔元老克壯其猷此所以貴鎮臣
也今少司馬御史中丞林公以節鉞制二廣環水陸數千
里兜狁弗靖若土夷之千紀招討惟便文武察吏有弗共
厥職付以軍法蓋三邊並雄重馬嘉靖庚寅秋岡州寇叛

有司議以討公曰是謂漢赤子也吾始懷之懷之而貳
兵未晚耳既而果貳公曰殺人安人古之訓也其以兵討
制可公乃集兩江狼兵之期起者令遠夷將卒分哨駐
圖盜區表控扼凡那潮墩寨寨扼縣峒九巡雷坑大隆
將祐恭議積食事相董之凡長塘平田相峒黎峒黎將
參政品僉事有量之里計道日計程夷險並籌將卒其
進退角離合惟度副使漁往糾縱盜若凡還境其周欺
師律辛卯春二月乙亥發夏五月壬寅凱而入克寨七十
有四降寨如之殲渠三十俘敵千九百而奇睿功懋應肆
皆而釋脅需有贏算士有餘勇農不妨時鄧野交慶謂時
雨之師非耶衷惟二廣兵規莫善於秋調莫不善於長征

秋調變而土酋始離漢卒始敵識者固已蓋然矣公以經
濟宏抱通轄二廣隱憂長慮蓋目識而心存之首登督府
即兵規以復未踰年而封之石硯鷄峒都羅都混平潯之
平冲斷藤古座平桂之七都板塘柳之古雅古臺古風梅
果又平北盜起東莞瀕海為墟戈船一鼓凶醜盡市會監
茲捷實踵焉在易師貞丈人吉公克當之昔東郊之治更
三公而後成二廣開鎮臺端表然尊者姑蘇韓公之警服
威勝也東山劉公之和附德勝也公視成周其當畢公時
耶宜其威德垂茂勲伐燭光前烈也雖然抑猶大夫出境
之制也不有統百官均四海者乎不循有燮理陰陽寅亮
天工者乎茲為公地為天下無窮之基

夫教者以迪士也迪士以文而正用武焉則戾不正矣故
教以博文焉而文以體要為尚否則好異而離經其若
正何何文之為也君子章志勸教其亦矣是用迪乎惟魯
文谷孔公以憲伯量教于淵誕崇正學禮古訓謂文滋故
矣吾得正宗焉其文之式乎迺俾摩士誦而習之且重梓
以傳固將迪士習而變之正也茲惟休哉昔宋真文忠公
之萃斯編也博采群籍自春秋內外傳越秦漢以迄于唐
文繁而據實褒雅而黜浮先之以辭命其次議論及序事
詩賦終焉夫辭命所以昭諭也取其直而溫讓論所以昭
猷也取其闕而辯序事所以昭載也取其詳而核詩賦所
以昭志也取其諧而遠典章儀則於是乎具諷誨於沃於
是乎存始終淑慝於是乎備愉鬱美刺於是乎宣言體必
師古言旨必近經言辭必明理言義必達用重哉其文之
正乎故貽世以茲永第梓于晉而測之士未之盡觀也弗
觀將焉式之是以文谷公表而傳焉曰向矣哉易象與書
詩文之祖遺之源也若春秋內外傳猶有三代之遺軌焉
先秦與漢其幾之矣東漢猶未可倫況唐之韓柳乎故重
王言則仍其類而先之章世緒則考其籍而繫之辨文體
則析其卷而彙之省繁文則裁其註而約之其鑒別也精
其類次也切君子謂於原編有裨焉學者蓋亦足宗乎故
蘊而畜之以修德惠而經之以修意敷而貢之以修辭舉

而措之以修業則習以古式文以經籍以敷納必有正言以獻替必有正誨以彌綸必有正道以廢歇必有正音匪直藝焉而已尚永年衍斯職也侍御雲川舒公瀛山高公小江陳公南山高公先後接洽肅紀崇文感嘉而允焉以經用則稽取學伎餽餘以校訂則慎簡學博警髦士以書錄則鳩諸吳俾精類宋籍惟抗牧陳君嘗得實錄纂焉既昭文式以垂不朽君子以是知文谷公之所以為文也可無紀乎曉弗斐爰敬述而識于編端若正則未之逮也而有志焉

送憲副羅君薦卿序

吳惠

天下之事後於已試者易成非於試而易也試而洞其理

皇明文範卷二十

二十七

執其機而知天下之事必若此乎可為而易也故道之險夷熟經由者任足以馳而弗蹶水之深淺慣涉歷者放舟以逝而弗怖非其人偏技於水陸也蓋獨習於水陸故爾今天下官人必以次豈斬夫高官大爵不輟授之云乎亦以位愈上則責愈大匪素練習嘗試之不可也吾嘗羅君薦卿今年春二月以御史陞任廣東副使副使亞於憲使而為之二所以挈一方之紀綱而司國憲者也君才行老成而資之以愿慈輔之以學問其知婺源也當糾弊彰弊之會而能拯艱患疲禁暴戢姦事治民安遠于今人咸思之其為御史也當通瑾頤制羅織之時而能安守義命群咻不撓危機獨任而不沮不憚屹然中持非其閱歷之深

才識之遠而能處乎况今朝廷大整維綱方且辭蕩振利以期底于盛治以君而隨茲任所謂發於久試之餘者沛然其孰禦哉雖然官或急于宣成而志或弛行名立東廣地控百粵以殿南服君之所專者海道也夷舶商艘之所出沒珍貨奇寶之所交馳任法也恐繁便廣徇情也特玩國憲而又中貴有掣肘之勢有司懷苟簡之私可快其所既試者而易視之哉步或蹶於坦途航或覆於洪流固不必九折之羊腸萬頃之彭蠡而後能為患也君其深念之執操勤慎之心勵廉公之操以冀南服以保今與於永終歷試而益效天下大任其不行將重畀之執予與君同鄉同聽鹿鳴辱愛最深故於其行序以望之

皇明文範卷二十

二十八

送劉任丘序

呂樞

畿甸之縣如任丘壯大而又詩禮文物之地者也任丘之卿大夫率求於太宰選於衆得善友靜齋劉子克艱以授之于是吾鄉縉紳皆欲贈之言而謂予與靜齋少同師長同學強且艾恒同遊宜有以言之也五月之望予餞靜齋於西邸靜齋離席曰守臣聞諸君有戒言屬予守臣之與子交也非一日矣若不應守臣能絕之不必教若不公守臣能絕之不必教守臣如有不然他日何以見吾子也惟夫事至而明有不及政行而法有不立則守臣日夜惴惴而望子以示之者也呂樞曰政自正德以來民力屈思盜而不思良民俗頗愚爭而不思睦今幾二十年皆為之吏

者貪私教之也今子已能廉且公是何有於任丘而憂夫不明不法邪雖然今有明鏡於此可以別毫釐照遐隱非不亮也使頓置而側安之則雖以視妍者祇見其平日偏容貌陋亦可惡矣今有峭壑於此足以止陸越杜侵犯非不法也使引索而駕木馬則雖以視懦者祇為開蹊徑濟其交脤亦可狎矣是故君子惟患不廉不忠不法惟患不公不忠不明故夫子以不欲止盜而公儀子以斷織拔葵能治魯也曰若是則廉公亦非易事乎曰然子不見終南山之禪子真士邪隱幽巖處暗室不接人三十年以為既定寂仙佛可坐而得也一日有友携入長安城過柳市以束粉娥黛姬妖聲艷曲觸目而寒耳遂忘其三十年之為

不皇明文範卷二十

三十九

功也周京之十年已者畫家藏古度衡衡自謂傳自夏商以準物不爽分寸錙銖者也他日入於秦市鞅誚其尺冉譏其引雕改其錙澤移其系于是或以千鈞為輕或以尺布為長而不自知也曰廉公之難亦至此乎然則何以至之曰吾東郊之圃有株桑其上鵲鳩生數子朝飼之自上而下夕飼之自下而上雖有爭者亦不亂其次以與之未幾數月其子皆蒙剛而羽健無或不能飛者矣吾西隣有老媪生數女長如西施已嫁矣次者寡髮次者粗眉次者面黑如漆次者耳短吉士過而弗問也媪乃謀諸姆氏剪髮與髹出鉛與畫眉傾奩中脂以粧之故其環重十銖三年之內數女皆嫁焉於乎子誠如東園之鳩明矣不行子

誠如西隣之媪法奚不立乎訂禎之言如隣媪砭愚之言如圃鳩是故仁則能絕不廉義則能絕不公

贈成秀卿考績序

呂柟

易曰鼓之舞之以盡神予嘗謂考績之政必知神者而後能知也是故天惟神故能鼓舞萬物使之生聖人惟神故能鼓舞萬民使之安天之於物也分之以五辰行之以四時鼓舞之以風雷斯物無不成聖人之於民也布之以百官糾之以御史鼓舞之以殿最斯民無不安然則御史者亦聖神之馭而承行鼓舞之術者乎是故於此有貪夫馬稱曰廉於此有穢人馬稱曰潔於此有忠人良人馬惡其不善事我也稱曰常於此有勢人權人馬懼其陰能毒人

不皇明文範卷二十

三十九

也稱曰賢於是考於宰衡告於聖人曰是識時務者也乃黜其所謂常者進其所謂廉能與賢者署之曰御史材即百官皆變為貪穢天下之民冤憤死亡日亂而不知也於此有貪人馬稱曰墨於此有穢人馬稱曰汚於此有忠人良人馬雖其不善事我也稱曰賢於此有勢人權人馬雖其陰能毒人也稱曰姦考於宰衡告於聖人曰是違國體者也於是進其所謂賢者黜其所謂墨與姦者亦署之曰御史材即百官皆化為忠良天下之民惟忻樂生日治而不知也是故御史之考績非他一官一司者比也予年友成君秀卿之為御史也當正德戊寅之際江彬用事蠱惑先帝導之遊幸頗指文武諸臣文武諸臣亦多逢迎趨趨

交懼恐後而秀卿適巡按南畿獨抗其鋒致令繫獄幾死而不悔於戲秀卿處權勢人者已烈烈如此則其所稱他忠良貪穢之皆當也可由知已秀卿之考今已二年餘不知當時吏部告於上而考之者果何署也於戲如使斯風行天下之民有不惟忻樂生者乎或曰以一御史所稱之當而考之最遽能使天下之民樂生乎曰於一御史能然則凡吏無不然如有不然則考績者之過非御史也曰御史之官茶鹽庫倉閩河學戎不一其差追問審錄別姦剔弊不一其職乃於考績而獨論稱人之當者何曰此御史之本也此而當百官無不當矣故曰御史者聖神之馭而永行鼓舞之術者也於戲秀卿不可以既考最而弗慎

查明文範卷下

三

於是諸侍御皆曰斯言也豈獨告一成君者哉

送林太平序

呂柟

地官尚書郎西泉林君既有太平之命過于柳灣精舍以談政予謂之曰西泉子斯行當使閭閻之民皆及時以煖衣及時以飽食乎西泉子曰則何以能然曰昔者齊桓公出郊見老而貧者猶自苦也問無子以代勞乎曰有子五人皆未妻出傭于人矣桓公召還其子妻之公女以為仁也告諸管仲管仲曰噫君亦不仁矣若令于國中男子二十而娶女子十七而嫁越是有罰自無怨曠矣子誠如管仲令也則太平民豈有饑寒者哉曰子亦未識時務乎今夫窮巖寒谷之民屋無僦石之儲而通都大衢至有餘梁

肉而累綺殺者矣則將奪此以與彼乎曰昔吾之家居也東鄰之人有四子焉其二子則先妻出也其二子則後妻出也後子衣錦而食肉先子絮蘆而粗糲不充腸此豈非皆已之子哉敵於妻之先後而不知爾西鄰之人有五子焉一子樸一子敏一子矇一子倭一子跛乃使樸者買敏者農矇者卜倭者績跛者紡五子者皆不患于衣食焉子誠如西鄰之人則于太平也將思之無不至處之無不當即民之凍餒者鮮矣雖然子亦嘗聞商斗周尺乎蓋准虞律而定其大小長短者也他日入于秦市睢增其寸起損其分冉鑿其槩澤削其底于是或以丈為短或以尺為長或以釜為少或以升為多凡抱布負米者環咸陽之街買

查明文範卷下

三

貿焉莫知所之秦君懼焉使人求收虞律者則已匿而去矣然則如之何而可曰昔者西門豹之為鄴也治如峭壁人不致佔足以越若橫之以木引之以索雖盜竊姦宄皆足縮縮而夜度矣然後怒其侵軼我也不亦晚乎是故君子寧為銅鏡不為玉杯玉杯雖貴止于玩物銅鏡雖賤可以照人是故君子之政雖有其制不仁而不可為也雖有其仁不定而不可為也雖有其定不嚴而不可為也雖有其嚴不明而不可為也明以立威威以守定定以立仁仁以立制雖吾子他日相天下亦有餘也況此太平哉越明日其僚湯伯元胡貞甫諸大夫問贈言遂書以送之西泉子者名鉞字宏用福之晉江人予同年之厚友也

司馬荊山先生提督三邊軍務序 唐龍

比歲虜寇擁衆數萬控弦鳴鏑侵犯亭障陝西諸邊是用弗靖累用薦者起司馬荊山先生即其家授鉞焉而式端其行龍慕先生蓋有年矣比至承顏接詞披見惻誠若辭辭然而有遺思者未及問先生語之曰予杜門不出五年于斯被求嘖救巖居而川游甚自得也既王言載臨北面稽首奉跪謝曰臣愚不足以辱命不可再謝曰臣老不足以為辱命又不可無已乃建旆而西雖然老夫終遁焉爾子是以為何如龍曰消息盈虛順時之則進退存亡守理之極是故困斯尺蠖焉不遇斯龍蛇焉乃若蔽器於身也得政于國也獲譽于時也矧仲龍變感會齊庸理之固然又何

皇明文範卷二十

三十三

議焉挾出疆之暫者存皇皇之心抱振世之鐸者形栖栖之迹此非大彰明較著者哉先生風采足以折衝謀猷足以經國斯其藏器也久矣璽書優分閩之貴金幣申三錫之命斯其得政也專矣臺臣舉忠廷議推賢斯其獲譽也公矣盱食之懷不可虛也多壘之辱不可忘也亦惟勉于斯行抑聞藏器者利其用是故不有方叔元老克壯其猷者乎得政者任其憂是故不有王命召虎王心則寧者乎獲譽者愜其公是故不有申伯之德聞于四國者乎人待先生不在二三君子之後也先生自待尤不二三君子之後也道以時庸業以機張則夫振策以宣文武之則靖寇以紓西北之憂定功以副中外之望罔不在斯行矣而豈

徒執先生曰善哉言乎老夫弘矣蓋著之于篇吾將圖焉

陽明先生還朝序

唐龍

為臣不易故也社稷之臣尤不易哉惟是寧邸宸濠反道改度罔克悔過群醜喊之私畜強圍繕器械具舟艦謀不利於社稷正德丙子中丞陽明先生領節鉞鎮虔州路度居江之上流兵尤善聞先生乃蒐乘閱卒部勒俟焉已卯六月十四日濠戍殺守臣浮江濟師攻諸郡邑以襲留都會先生舟趣閩濠遣巨筏邀之距百里先生聞變亟馳告州告于衆曰人臣出境有以安社稷者專之可也予茲往討賊遂檄布濠之罪于四境下令督諸郡縣徵兵以從既

皇明文範卷二十

三十四

古州虔州袁州臨江諸路兵咸集先生誓之曰日濠所荼毒非爾父兄即爾子弟亟執爾轡而後朝食衆曰惟命七月十九日克濠章城擣濠巢穴民稽首再拜曰非公濠逞不已民胥亂矣越六日執濠于江悉俘其黨民稽首再拜曰非公濠復來民胥死矣夫濠輕用礮人之軀沉人之族積威深矣况擁衆數萬憑恃江湖故反之日遠邇震恐先生聲義致討首嬰其鋒止暴戢亂保大定功而克鎮撫其社稷先生其庶幾乎天子即位嘉乃不績璽書召還將大畀以政龍乃次其功俾史氏采焉龍不佞敢有終告以布厥衷昔者商王召傅說置諸其左右命之曰朝夕納誨以輔台德說復于王曰惟建事學于古訓惟學遜志時敏王

卒乃有獲允懷茲道一德之風阿衡弗專美焉先生明于聖人之學克遵先王之教茲固以良弼召乎卒卒對揚休命陳謨匡辟明保天子念終始與于學以監成憲以康兆民以祈天永命尤社稷之至計也傳曰大臣者以安社稷為悅者也于先生終約之

循吏私錄序

唐龍

正德已卯江西缺監司予當行是維孽王湛亂虔劉斯民燬其室廬是維士馬彭彭繹騷于途征餽轉輸輿于野乃民與焉日陷諸危亡庶府之政若焚網然既至奮弗勝是懼亟問于君子曰吾聞政有經今日之事奚先曰民病哉官邪昌狄大者恤民隱正吏習已矣抑聞有序二者奚

金明文範卷下

三五

先曰吏失職則民失業民猶羊而吏為之牧者也古之牧良故澤而肥今之牧殘墮然斃矣奈之何不跳跟而號也無亦正吏習是急哉予曰聞命矣乃布檄而以繩諸黷貨奸政者弗悛督責之又弗悛必斥勿貸君子曰性有善惡習有上下政有勸懲故烹封舉者疆國賞罰明者識治子之政毋乃詳于懲而勸猶畧乎予曰不明之過也乃俾有司錄諸先為吏循而沒有遺愛者于是乎廣信府錄同知曹琥吉安府錄推官陳茂烈建昌府錄推官羅江于是乎泰和縣錄知縣陸震安福縣錄知縣莊典言其政皆曰介乎其廉而節也郁乎其惠而和也挺乎其直而不回也皆乎其明而不闇也秩乎其肅而不替也言諸其民皆曰

始莫乎安若堵乎而今由由乎思之若父母乎予曰美乎碩乎澤澤乎吾幸而論其世焉諸郡縣先是有祠乃俾斯木為主增祀之吾見吏而土者憮然曰均之民父母也彼汶而歆民之祀我顧生棄于民我庶幾賂不彰與私欲不行與培克不加與刑均而賦儉與作偽自遠而奸慝無所容與民于于然隱日瘳矣卒不悟不勸者不仁之人民之殃也天其天諸夫錄止于五人慎之也抑以耳目之所睹記而事易見人易感也況前乎此者業載諸祠後乎此者未蓋棺焉非故畧也附錄高壘易春乃吏習有關焉特錄劉源清大忠義也特錄夏尚朴劉種貴士行也夫忠義昭士行興然後吏習不始抑勸之大者乎

金明文範卷下

三六

贈大理簡公序

王應鵬

蓋聞奇二而上耦一而下者卦之所以為巽也巽者順也人也厥象為風言風之能巽而入也御史者風憲也主於糾察所以明王之紀而式邦之度者也其風也巽乎不巽乎夫元善必揚稔惡斯殛此則昭昭者矣若夫深文隱慝非哲鑒者莫惟托志指形豈薄知者能賞是故操能誣或謾忝亮知子方激文潞之評宣靖甚王公之薦彼四子者智稱明達而識邁等夷而猶失之若此而况非四子者乎故曰區策一世者非難而思周萬彙者難思周萬彙者非難而曲妙至理者難蓋言異也我簡大夫以御史監察持憲中土夫其博學瞻聞研精識變埋輪攬轡持斧捍狼園

素所懷負者矣乃若臨事而懼當物而審采之群言斷之獨知約之至歸止乎蓬蓬之音慎乎臆臆之機斯則巽平其巽者矣夫然後揚激展錯鮮不中慮風行於兩河之間而革面者希感心者衆物無噫氣人有頌聲彼其吹毛簞糠煽臆成霾者風斯下矣我天子奉命承統六稔於茲方勵中興之志而國是續紛思任老成如大夫者非其人歟乃屢膺想爰轉棘卿期不待瓜政先教輔此又明主之所以風于群工者也於是鎮守呂公撫巡蔣公與大夫同事而協惜其去焉謀之岳家屬翰于鵬不揣陋夫作為巽說庶有以昭大夫之美焉

送董復之序

方豪

奎明文範卷二十

三十七

往予自崑初歸即值江西之盜紅衣白乃布滿山谷華堂結營高廩為廐去則一炬而空之污穢殘殺聚壯年而與勝之老弱情死溝壑無算又發人丘墓暴其屍而播其骸毒被幽明全浙震動幸而予鄉一隅以險隘獨免然亦街衣避還漂蕩無止目諦奇殃殊符舊聽嗚呼蒼生何至此極後雖漸以擊滅然至勞遠兵糜巨餉得不訓失刑不盡辜而天下之元氣自此耗矣夫國家於藩臬之地各建都司推擇之道激揚之典班列之儀俸祿之養皆與藩臬同其所以置設崇寵之意為其飭武備蓄士旅弭盜賊以潛消一方之亂也其職且專非有藩臬之雜也有其崇而無其雜稱之宜也而召亂者此而一有小亂即借兵于他是

可恥也然果何以去之曰預之而已矣夫豫有二盜未發而威之者上也盜初發而禦之者次也上焉或失次猶可為此外無豫矣故豫也者所以去其恥者也夫因循者群情之所酣義理者弁士之所警舞劍而躍馬棄生以赴難世豈無若人抑孰知一豫而生可亡棄而恥可去也乎都司之屬有斷事朝廷必以經生為之經生識義理者也豈直可以斷都司之事無亦佐之使豫乎鄉人董君復之為江西都司斷事其友翁君以予同年唐君虞佐之命索予文為贈予何以贈董君董君謹厚文雅於蘭溪為望族於族為望儒其先有心傳者師友於吳師道潘仲二公間季父克忠有聲鳳閣從兄感恩令道卿孝廉卓卓行輩所歆

奎明文範卷二十

三十八

諸子又皆以儒業奮興家庭之間詩書之府義理之地也豫之一字聞之熟矣徹土綱戶迫未陰之天其豫之上乎被髮纓冠救同室之闕其豫之次乎董君往矣帷幙之下奇籌遠畧尚有出于二者之外乎何以贈君他日大江之西盜不充斥緩急有備以毋貽隣境之憂者於君此行乎占之

采歌篇贈陶公

方豪

上即位七年江西有寇蔓延浙江廷臣議曰惟浙江江西國家重地江西散矣可撤浙江蓋推鉅臣以巡視之遂聞之上上曰可廼遣大司徒陶公兼大中丞以往公至浙江宜上德意事以序植力與心周規模品式萬夫具瞻明年

春寇入浙境開化常山並遭毒焚公聞之憂廼用參將李隆僉事儲珊守開化用知府劉斐為援用參議段敏同知伍文定守常山用僉事吳希由汪大章守遂安用副使鄭陽為援用知府李光翰等凡若干人周旋其間公與鎮守太監劉公巡按御史王公及藩臬之長督戰于嚴時大中丞俞公適奉總制之命會合甚驩軍聲大振寇遂遁尋反舊巢公復用李隆往援江西時加督督人各用命巢無遺寇奏凱班師公將歸闕以復于上初隣江諸邑亡有城郭公旋為之民不言勞躬核停級溫執必訊安集之後賊卹游行全活靡數又重閱二邑特請於上為免賦役凡此皆武功之外者也於是遭寇之民相與歌曰寇來奚憂公

重刊文範卷二十

三十九

去則憂天災猶寇五月不流欲留公今不可留其未遭寇者相與歌曰孰與我兒公實父之孰與我妻公實妻之孰與我居公實作之何以報公願公各歸斯欲留公將焉之有城郭之民相與歌曰邑之無城寇至即驚錦雲我我陶公之城願公令名如城之不崩欲留公不能民之生於俘者以賑恤生者相與歌曰我軀已捐公辨而全我骨已枯公食而蘇願公永年見我曾玄欲留公兮亡緣免賦役者相與歌曰我疇弗易租之寧斃我成良父庸之寧父弗租弗庸寔公之功願公多錫千駟十朋欲留公兮奚從於是學校之弟子亦相與歌曰昔也蒼黃擗臂持鎗絃誦洋洋微公曷張願公世庠為邦家之光欲願公兮徒皇皇於

是鄉之大夫士亦相與歌曰衣冠之恥無如寇只彼或有恥惟公之酒我之弗恥惟公之使願公多祉以佐天子欲留公兮情曷已於是衢州知府程雲鵬聞而嘆曰善哉吾民乎其無愧辭乎大哉公乎其無愧聽乎於是命部之士曰方豪者采而輯之以聞于公

述友篇贈吳子

方豪

正德八年十二月辛酉吳子河與宋子鴻見方子于芒塢方子曰噫歲云莫矣子來何為曰河將有遠行敢問友方子曰噫豪無足友其誰友之子來學矣吳子曰河見夫子之進學也必有以也而曰無友是欺河也是夫子私其躬也方子曰噫欺則弗忠私則弗廣豪奚甘焉願為子言之

重刊文範卷二十

四十

昔豪之居京師也有友五人焉者學如炙說士如殊其氣充其心休休動必稱古人則先王者黃子河清之行也性慧若恂才修若短內哲若黯志宏而心遠見人之義則亟與之者萬子鎧之行也學博而亡群溫共而易親不隨眾以附不遠眾以立不濡于尤不辱于陋者董子玘之行也薄功名樂山水文辭必先乎道行止不後其親切切焉欲紹陳氏之學者湛子若水之行也孝友能化其妻清介能信其僕厭世欲逃聞過欲拜急人之難匿人之疵者鄭子善夫之行也之五人者皆豪之友也子能友之乎吳子曰夫夫子之友天下之友也天下之友惟夫子為能友之河惡乎敢方子曰豪之與此五人者友也非以類也五人

者閱其弗類而欲類之也以豪之弗類而五人者尚欲友之而況於子平晏子曰河不見夫子幾無有友矣遠行奚取哉再拜而去

贈郡大夫左山趙公擢山西按察副使序 陸杰

嘉靖己酉郡大夫左山趙公既三載報政矣未幾晉山西按察副使奉勅總督紫荆等處關隘并提調真保定二府順天山西附屬州縣稱兵備馬惟我 文皇定鼎於燕西北頻虞岡留罕哈爾填哈喇真哈連諸部或乘急入寇故宣府以南紫荆嶺左右居庸浮圖倒馬龍泉並置關隘以控幽燕實內邊之要害京師之右輔也其俗武悍輕生荆軻武陽之風尚在土木之虜蓋嘗踰飛狐而飲倒馬矣流

望明文範卷二十

四十一

寇之起至焚易水而殘恒山豈獨外患當防已也前此諸關未嘗不置戍率領之守帥嘉靖已來套虜百襲之故宣大邊事騷然者二三年始用言者設今官蓋重委也予嘗承乏遼陝乃知關隘之設其地必險其守必固虜性黠而多疑未必能伺隙惟是墩空隘口在所當虞耳余聞居庸以西自湯谷蘇林迤邐至惡石馬圈南黑山大盤為隘凡四十有二靡不飭備有素憂國者復有補募增戍之議大夫之往也審其衝緩完其垣堠閱其士馬等其官能饒其芻餉應其貪殘作其義勇閑其游惰安攘之方或無遺者大夫之在吾郡令行而禁止刑清而賦登利興而弊剋已試之可以達之天下而皆順者吾固知大夫之能辦於此

也大夫直亮剛果未嘗有所阿私起己丑進士歷郎署出僉山西兵臬不欲張功罔上寧論洛州郡者若干年大夫可謂不自負矣今茲右輔之寄宰執薦之聖天子信之陟明起滯良亦無負於大夫矣自茲以往簡畀日隆日重孰非大夫樹績之地哉仲秋之吉大夫將介行郡博士暨弟子造余求所贈言余不文直以是卜之

望明文範卷二十

四十二

皇明文範卷之二十一

序

便民圖纂序

歐陽鐸

夫有生必假物以為用故雖細民必有所資百工制物五材並用而聖人處作之雖有巧慧不能臆創雖有疆敏不能自食是故業有世守其人無貴賤皆足為師藝有顯門其言無精粗皆足為經兩之五之異事而同功然當其無用三家之市猶自給焉一物適屈而須者方急通都大邑病矣况知有所弗逮力有所弗豫一人之身而取辦于空德僻陋之際奚以濟哉仁人知民用之不可已也平其政矣猶曲為之慮將無弛若具逆若時而徒從事者邪將無

不皇明文範卷之二十一

一

觸函蹈禁恣嗜欲昵邪說而戕其生者邪將無不若物性以墮其樹藝畜事者邪乃其說具在會粹而提其要使夫人得比類而求庶其少濟乎此固仁人之心哉今民間傳農圃醫卜書未有若便民圖纂識本末輕重言備而指要也農務女紅有圖有詞以形其具以作其氣有耕穫蠶織以盡其事衣食之源固宜重茲繼之樹藝則園圃毓草木之義亦民用之不能缺焉者曰雜占曰月占其畏天威以豫人事而非僭矣祈禳祈且禳也消吉以吉行也其諸趨避之常情然而非褻矣起居於格言自養也于忌自衛也干調攝輔以醫藥也言牧養者五十有七言製造者百有七若疑于煩碎然大者乃繫耕稼其瑣瑣又非民生所能

去者是書余得諸具下明農以來屢試之其非虛語哉侍御陳君惟一按廣右振揚風紀官治肅給行部以六條察吏至潯有治迹進其守王子貞吉授是編刻焉惟國家勸課農桑有詔陰陽若醫有學職為民故而有司或未視之况廣西遠中國俗尚弋獵鮮事耕織疾病不知醫藥貧於禱祀天於巫覡者其常也盜賊又不與焉陳君蓋傷之是役也以正令典以通民志自浚近要切者以達于廣大悠久嗚呼仁哉

全蜀稅文志序

楊慎

不皇明文範卷之二十一

二

文章之盛無出於四子矣然豈徒四海考僞游談為舉哉文之傳事之傳也去今千七百年而談漢事如昨日繫四子之文也文乎文乎其可誨乎若夫陳子昂懸文宗之正鵠李太白曜風雅之絕麟東坡雄辨則孟氏之鋒距邵菴詩律比漢廷之老吏繼炳靈而躡蹤咸揆藻而騁轡猗歟多矣况子安少陵薄遊徧乎三巴石湖放翁篇詠泊于百濮其原本山川極命草木亦楚材晉用秦渠韓利矣先君子在館閣日嘗取表說友所著成都文類李光所編固陵文類及成都丙丁兩記輿地紀勝一書上下旁搜左右采獲欲纂為蜀文獻志而未果也悼手澤之如新悵往志之未紹罪謫南裔有八年辛丑之春值捧戎檄楚過故都

大中丞東阜劉公禮聘舊史氏王壘王君舜卿方洲楊君
寶卿編錄全志而謀以稅文一局委之慎乃檢故麓探行
篋然之近志復采諸家擇其善華視其煩重拾其遺逸窮
彼稂稂支郡列邑各以乘上又得漢太守樊敏碑于蘆山
漢孝廉柳莊敏碑于黔江文無銷訛刻猶古劑東阜公喜
曰漢碑之傳於今中原亦掃跡矣乃今得茲於遠邦不謂
斯舉之獲平唐宋以下遺文墜翰駢出橫陳實繁有昉乃
博選而約載之為卷尚盈七十中間凡名宦游士篇詠關
于蜀者載之若蜀人之作僅一篇傳者非關于蜀亦得載
焉用程望墩新安文獻志例也諸家全集如杜與蘇盛行
於世者祇載百一從呂成公文鑑例也同時年近諸大老
之皆不敢錄以避去取之嫌循海虞吳敏德文章辨體
例也開局于靜居寺宋方二公祠始事以八月乙卯日竣
事以九月甲申自角匝軫二十八日以畢食時而成既愧
劉安之捷懸金以市又乏呂覽之精乃屬鄉進士劉大昌
周遜校正而付之梓人昔漢代文治興之者文翁禮殿之
圖後世之建學倣焉七十子之名馬遷之立傳徵焉當時
號為西南齊魯峨岷洙泗文之有關於道若此文翁之功
不可誣也繼文翁而作者今之阜翁歟獨愧慎華顛白紛
舊植荒落不足以揚四子之芬而成一邦之史也恕其不
敏補其未備尚有冀吾黨之助焉

五言律祖序

楊慎

太皇明文範卷下

三

夫仰觀星階則兩兩相比頗玩卦畫則八八交聯蓋太極
判而兩儀分六律出而四聲具豈伊人力寔由天成驗厥
物情可識詩律矣五言肇於風雅儼律起於漢京遊女行
露已見半章孺子滄海亦有全曲是五言起於成周也此
風南枝方隅不忒紅粧素手彩色相宣是儼律本于西漢
也豈得云切響浮聲興于梁代平頭上尾創自漢年乎近
日雕龍名家凌雲鴻筆尋溫腸于景雲垂拱之上著先鞭
于延青秘簡之前遠取宋齊梁陳徑造陰何沈范顧于先
律未有別編慎犀渠歲暇踰驛日親乃取六朝儼篇題為
五言律祖泝龍舟于落葉遶鳳輅以推輪華瑯極擊本質
巨踰矣今之論詞曲者曰套數小令各有體套數可以做
小令之嚴小令不可入套數之譚論字學者曰分隸篆籀
各有師分隸可以從篆籀之古篆籀不可雜分隸之波例
之詩律曷云異旃如曰不然請俟來哲

太皇明文範卷下

四

序別林以乘

張璧

林子官繕部言忤旨繫詔獄瀕死者數矣陽亭子嘆曰林
子固知道也即謫夷陵謁予曰大輅顛得薄譴抑幸也惟
茲行且逖先生知我者忍弗言乎陽亭子曰噫子抗言忠
矣上薄譴仁矣子之賢天下莫不聞而余奚言雖然子辱
於忠豈恒常辱哉今天下有義榮有勢辱勢辱之辱自外
來義榮之榮由中出中出者信信者理也常也外來者屈
屈者數也變也是故君子有義榮不可亡勢辱勢辱而忠

而直而傑士而鯁臣而碩輔焉義也斯榮矣匪屈能伸乎夫榮可趨夫禍可避逐免者探踪遭蜂者逃影顧將為物役也子志其榮奚辱之避哉夫排難而言者勇也相幾而行者智也言激斯危危斯險于是乎儒生焉行高斯子子斯睽于是乎眩生焉儒防其辱眩敗其成是故前瞻而後眴始密而終疎外敢而內荏小明而大暗要之志則淡也子執誠以往罔險與則困而亨乃善處榮矣林子謝曰誠哉誠哉謹守之終身不敢墮吾志

公餘文會序

夏良勝

王吏以劇名惟西曹最今年秋七月予選曹之湖廣署主事自意授入吏俗而鈐繫已束閣時鄉之選若歐陽君子

八皇明文鑑卷二十一

五

重在浙江署萬君仕鳴在四川署俱貢外郎吏事充充輒往詔天口足解頤而圖書左右猶舉子也且相謂曰於中無為吏窘又自習此綠錦具也越一月王君質夫亦授官如予子重仕鳴偕予諗之相語如昔比有供職契誼語藹雅有文會而大行歐陽君崇道進士萬君汝信贊成而參會之二君與質夫及余同舉於鄉而子重仕鳴之舉也亦然質夫同汝信舉進士而子重崇道及余之舉也亦然仕鳴與質夫同署視汝信猶子也其齒之先後皆一二歲而未及壯子則過之方愧不足與齒而顧以長見讓使定條約余以不可數亦不可畧故月之會三會之文一詩一書一篇而舉觴以導和式豆以崇儉腸以人數而旅酬一節

之以禮也子重曰是未備以次出所見必貫穿必精數無忌無滯無諱無侈而後可於是質夫定讀書法謂文必本經余業春秋仕鳴汝信業禮子重崇道與若俱業易向所獵者可互而通茲先書而詩崇政也仕鳴論文法挫之欲斷擊之欲鳴錦之欲采采之欲和文也崇道論詩法如風林如雪浪如月波上下如琳如琅如黃鍾在簾而不宛極詩也汝信避尊仕鳴但曰諸君效官官有常守猶學也幸辱隨後願毋間毋忘庶可官也噫諸君之言如是諸君之會必如是誠非一朝好也然匪志於道莫有會匪一於心莫能會會而道與心一推之政天下無劇吏矣固宜公益餘而會益數也諸君翕然期無負約使予括前言為序

八皇明文鑑卷二十一

六

敘靖寇錄

鄒守益

嘗讀周禮至醫師之職凡邦之有疾病者死傷者分而治之歲終稽其醫事以殿最其食未嘗不嘆聖人仁天下之周也民之有疾也備其牲醴貨弊以迎醫而醫者受其奉已為之鍼烙湯丸以療之凡以相為賜也而上之人又從而程督之旌其能而懲其不恪則醫執不勸勉畏忌以供其職而民之不獲其天年者鮮矣夫設官分吏而布諸郡國將非以醫民為責平民之輸貢執役而趨走之將非求醫於其上乎鍼烙之不時湯丸之不辨坐視危苦而莫之省也則民將奚賴焉益也扶疾南歸見邑人之苦有二焉曰虛糧曰盜賊虛糧之毒也苦癘瘕糾於肺腑日蝕月削

庭羸而不可起時則有雙江危侯惻然以身任丈量之勞
滌腸濯胃而新之我士民是以有遺愛之集盜賊之毒若
陽難陰痾腐背穿協腥穢而不可適時則有白泉林侯慨
然以身任矢石之勞凡腫瘍折瘍祝而藥之劑而殺之我
士民是以有靖寇之錄夫欲壽欲逸欲富古今所同也逆
其欲則怨怨則有詛順其欲則喜喜則有歌且謹今與古
不相遠也古之太師陳詩以觀列國之風是以美刺不隱
而賞罰章安福雖故固古侯封也是獨不可以備觀風之
末乎林侯茲以考績行矣當路亦荐薦之矣有陳是錄而
達之明主大計群吏之治而毀最之使不恪者慙而能者
旌吾於林侯之行望之也抑瘡痍甫瘳精氣未壯所謂兩

皇明文範卷十一

七

改齋文集序

鄒守益

改齋文集吾友王宜學之遺文也吾獲友於改齋見其學
凡三改改而日進於道故其文亦三改改而日幾於道始
宜學從朴齋大夫宦學南都習聞文端公世業博聞強記
以豪爽自許所與遊率四方英俊稱人廣座軒然指切是
非成敗莫能撓其鋒至面折太過惡頸發赤弗止旣而悔
齒柔克之戒古有良方若蘊內熱復投以剛劑將入於狂

因以改名其齋自是歛華為實約辯以訥擇直諒而後交
求信國文公遺像出入奉以偕行及自翰林謫三河驛怡
然就道舟過龍水為巨石所破緣石跌坐浩歌以自適家
人驚求之聞歌聲迴蟻以濟然時或被酒譙罵露其舊習
復自悔曰病根未拔稍懈將復萌益務鞭辟近裏查滓而
消融之既講學慶州深求致知格物之要復寓書烟霞洞
以辨新謂動靜兩忘者弗明弗措其後被召入史館步無
妄趨目無妄視同館近其至曰觀白生來矣蓋斬之也而
改齋持不變嘗曰深潛純一之味予恒愧此四字使得永
年以充其學其進於道也孰能禦之夫學所以治心也心
所以宣言也言也者心之聲而可儆乎故觀改齋之言始

皇明文範卷十一

八

也閱而肆中也慙而介終也溫厚舒徐而有典則信乎不
可偽為也烏氏之為鍾一也而其制異則其聲隨之是故
鍾之厚也其聲石薄也其聲播侈也其聲柝弁也其聲鬱
長角也其聲震夫是之謂誠中形外之學改齋沒無子文
頗散逸其子婿劉教署泰興教事始蒐輯之凡為詩三卷
文六卷語錄一卷兩崖朱柱史子禮延而詢之曰嘻吾知
已也迺與義城黃子忠議刻之以傳往歲兩崖之試禮闈
也文頗不諧時好議將黜之改齋力薦之曰是卷也不蹈
襲而充然自得必奇士也遂入式兩崖宦業日章徹果收
改齋知人之明夫言以知人在改齋子驗之矣讀斯集而
求之當必有知吾改齋子者

贈東沙張公司寇南都序

鄒守益

往歲自廣德入主客獲寮於東沙張公以斯學相砥也九
吏治之臧否民生之休戚士習之隆汙慨然期幹旋之以
升于大猷逾三載公出督學政于吾邦灑然一新多士之
視聽繼而之洛之楚之閩來旬來宣庸群吏而蘇赤子榮
然有章程聖主疇咨保釐于蜀以靜南徼克詰戎兵用膺
公陟貳司馬入柄政樞矣俄以煩言投劾徑歸杜門靜養
剡章日邈用是吾邦復徵保釐之惠單舸就道戴星出入
廣諮獨斷酌好惡以布張弛而稽官聯覈官成以頒于來
政吾邦之父老津津然扶杖以觀德化也銓部以公久勞
于外迺逸以南都司寇之召左轄點臬吳君鵬寔代公任

皇明文範卷三十一

九

廼謀于右轄鮑君象賢憲副鄭君世威都閩文君相暨三
司之寮曰公與東郭司成以道義相期也其徵贈言以重
公之行益方以顛直伏巖洞間思以歸全明命無虛此生
而未之逮也其奚以為東沙公重然久要之言以天下萬
世為度其可自外于虎賁乎皇朝體國分職用教極于萬
姓周覽卻慮建撫臺于三司之表若周之監若曹之黜陟
若宋之安撫亦曰事權重而體統一林臥靜思仰屋而竊
數之為官擇人則引養引恬而享其慶為人擇官則胥戕
胥虐而享其殃邇者或以逸欲教有邪矣安得舉陸敬輿
五術八計之條蔡君謨蔽蒙姑息之誠列諸座右以代忠
告乎公與益言憤然痛之排斥舊痼洗刷新機若失火而

救之不以浮言滑和也方欲建曲突徙薪久安之策而遽
歛惠以行矣南都佳地高皇舊業日就月將用緝熙于
素學將遺大投艱沛然游刃有餘地矣敬爾由獄列用中
罰可以為蘇公克施有政惟民其父可以為君陳執訊獲
醜儼視于夷可以為南仲績戎祖考王躬是保可以為仲
山甫泮與爾休鳳凰翺翺可以為召康公其諸在所遇而
已古之人以得罪天子與怨及朋友並列是以行修德立
而精光射于無疆公之族甬川司馬當波流萎靡而巍然
以鎮定永終譽公之鄉石塘聞太宰東洲屠司寇咸以介
直疑晚節不以好芳寵辱挫也善類咸歸焉公行矣攀轅
弗及矣鑒家憲稽卿評尚以懋對爵公之望

皇明文範卷三十一

十

野亭少傅劉公摘稿序

鄒守益

正德辛未益試南省受知於野亭劉公逾月公賜勅掃先
塋亟趨以別公握手語曰吾歸不復來矣子國器也善自
愛寧直無媚寧介無通寧恬無競益拜而服膺焉其冬公
遂致其事而益亦侍先大夫湯藥于家嘉靖己亥益再入
京獲見公之孫中書存恩求公遺稿得若干卷為摘其範
彬彬為數率質偏則野文偏則史史與野懸矣而爽于中
均焉公顧避君子而甘于野則何居蓋林放之問聖人大
之而寧儉寧戚視禮之本若偏勝然傷世之陋而思約之
也先進之從慨然避君子而甘于野跡公之志也其以禮

樂從先進乎益歷仕途閱公卿大夫多矣其有怯於進而勇於退如公者乎其有翰苑二十七年始以東宮恩進學士乎其有以南大宰召制誥入文淵進少傅直武英凡七越月以十二疏乞休乎其有歷相位家無餘貲既歸不問生產猶分俸餘頒貧餓乎其有杜門謝客自為墓誌戒勿請祭並贈謚勿干誅輒乎其有優恩存問偏偏陳謝直以史鱗尸諫自許乎世方抵巇獨爾靜退世方濡滯獨爾猛決世方驕逞獨爾慈朴世方誇詡獨爾澹寂世方軟媚獨爾慙鯁則見謂為野也亦宜近習導武廟初搃成憲公嘆曰吾講讀舊臣也疏戒逸游崇聖德力議近習及乞休慰留甚渥復嘆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吾不忍強顏以負初

皇明文範卷二十一

十一

心以干清議嗚呼孰非舊臣孰無初心孰不聞清議而公獨萃以自任耶歸鄉不見客或勸之荅曰諛詞巧說不曾習學卑禮諂態不曾標演知者謂為粗鄙不知者且以為簡傲即公骭骸于山林其能脂韋於朝著耶上入正大統兩遣行人同洛陽劉公存問上疏陳謝願緝聖學守祖訓進忠直抑邪諂開言路選將帥惜賞賚罷土木其於馭朽復冰眷然剴切又請時御文華召輔臣及九卿長貳及撫巡藩臬來朝者各疏卓異直寫知見無墮毀譽萃諸御屏而時拔之公用世未盡之蘊豈悻悻長往不復預人間事耶漢室安劉託諸木強而多智之平難以獨任淮南逆謀獨憚汲直而阿世之弘如發蒙振落然則野者何負於國

故悠悠歲月德業不逮寧直寧介野態如舊敝帚千金坐愧園器公絕筆詩曰貪痴顏面如塵土百歲我猶生氣在抱此英英神遊四極其尚以為不負知已乎公之子元嗣以致仕思入中書與孫存恩咸不墜家訓能守官以亢宗而力未能登諸梓梓海內豪傑寧無毅然思從先進者當能梓之以為尚野者規

天申集序

鄒守益

東廓子與緒山子遊於瀧岡雙江子肅客於崇玄之宮四鄉同志自遠而切磋蓋鍾氏預者五人焉將別鍾生侃出天申集以徵言曰昔先大父恭愍公以諫死於位英憲二聖嘉之有褒贈有節惠有延賞有申賚有祠典而公卿

皇明文範卷二十一

十二

至於山林有贊有傳有銘有碑有哀輓雖兒童走卒無不昭然以並忠文忠愍之烈也君子曰顯顯令德自天申之蓋取之嘉樂云諸生曰夫鍾子之述也言其定矣在昔南內潛居沂藩改封君臣兄弟之間蓋及及焉公獨見大義以及時省侍擇日建儲為急當時在廷之臣自章廖一二公外非逢惡覲寵則緘默保位耳矣而詔獄所逮備極榜笞藤杖封下腐瘞淺土詩云視天夢夢言其難堪也夫天則亦有未定乎哉東廓子曰嘻子將索之於外乎則貧賤富貴天壽紛紛其不齊矣夫安得而定子將索之內乎則惠迪從逆吉凶若影響矣夫安得而不定且試以貧且死為凶乎則讓國而逃餓于首陽其將為天所棄耶試以富

且貴為吉乎則爭國而得專為諸侯富有四境之內其速為天所佑耶曰然則奚從而觀其定曰舍魚而取熊掌口之定味也舍生而取義心之定理也故志士不忘溝壑勇士不忘喪元言素定也古之素位以學也夷狄患難舉有以自得者得乎其天而已矣方恭愍公之上疏也逆鱗之批業已聞之馬伏而斃亦已兆之假而有畏速死之念乎則其仗義也必餒矣有觀後福之念乎則其懼患也必悔矣弗餒弗悔以求自得其天即弗餒弗憂弗誌弗輓其天者完矣而况紅蔡肇其瑞黃沙章其戒白鶴表其異天機炳炳誠之不可掩如此夫故太上盡性以知天其次盡節以事天其下茂德以逆天逆天者雖寵利者老君子謂之

聖明文範卷二十一

十三

天祐

送陳介泉巡撫甘肅序

費棠

我朝慮戍狄之為患于西北二邊設要害屯重兵來則攻去則守所以防禦者至矣復遣總憲大臣領爾書往撫治之大事驛聞小事便宜以行蓋古文武兼資之任也乃者醜虜跳梁至屢皇上屢頒詔旨警飭邊備又命輔臣行邊拊循宵旰之憂蓋憐憫于疆圉也議者往往謂今無兵無將無食邊防蓋岌岌矣愚以為智者觀未萌况其幾之已著其說非固無謂也第嘗考之周宣王當文武典章廢墜之餘突起而脩明之如車攻吉日之蒐狩以復王賦以盛軍容以嚴師律遂致秦虜功而定王國安可遽委之以必

無乎如隴西俗民尚武勇以善道之則易興起而篤於仁義以猛驅之亦足以使戰而力農何謂無兵賢者感之以信才者馭之以術廉可使也貪可使也顛倒倏忽莫知端倪板之行伍貫之時鉤皆足以得其死力何謂無將金城炊煙浩疊之地沃野千里河流灌溉足以墾田且戰且耕每歲獲約一鍾可省漕運十鍾之費何謂無食惟自夫餉帥之弊滋士不樂用而兵以不強矣惟自夫糧卒之餉通人無勸心而將以不良矣惟自夫商種之路塞疲于轉輸而食以不給矣誠能及其道而行之則募兵不外于土人也求將不借于異代也餽餉不假于飛輓也何三者之足患耶雖然興利易爬疵難舉事易成事難值茲廢玩歲久

聖明文範卷二十一

十四

公家之所欲行私門之所不便也一齊倡之衆楚咻之豈惟咻之又從而掣肘焉苟非明敏老成之士知文武弛張之道者不止不茹屹然鎮裁乎其間亦難乎其勝任矣頃甘肅巡撫都憲缺人上從銓曹廷薦命應天尹介泉陳公某以行留都縉紳諸公合郊餞之其實李公愚谷亟請余贈言余不辭于當世之務蓋嘗輟轉胸中久矣思欲商確之而無從公今行矣如前之說倘有可採庶幾一得之愚乎公起家弘治乙丑進士外和而內剛行清而識遠家居數年劬書博覽於古今成敗得失之故罔不貫通其駁歷中外踪跡半天下山川形勝人情物理又多得之見聞所至民留去思余所謂老成明敏而知文武之道者殆即

公也往而舉措沿邊利弊實內強外凜然長城以紓我
聖天子西顧之憂者其在茲行乎其在茲行乎

贈趙仲南兵備陳州序

費家

夫刑與兵國家之大政也刑者使天下畏而不敢犯兵者
使天下震而不敢奸是故善為國者不能無刑能使刑懸
而不犯焉足矣不能無兵能使兵設而不用焉足矣欲刑
不犯兵不用則莫若先明教化夫上有教化則下有廉恥
有廉恥則民興行民興行則刑有所不犯兵有所不用此
所謂聖王之治也昔者周之成康幾致刑措天下可謂極
治然猶有司寇以禁奸慝糾萬民固未嘗以刑措去刑故
曰不能無刑能使刑懸而不犯當是時四夷賓服百辟効

言文範卷三十一

十五

職若無事乎兵者然猶有司馬以統六師平邦國固未嘗
以無事去兵故曰不能無兵能使兵設而不用刑以司寇
兵以司馬而又聯之以六德六行訓之以詩書禮樂故天
下日蒸蒸焉從道以治故曰欲刑不犯兵不用則莫若先
明教化是故教化者朝廷之先務而君子臨兵刑之要政
也教化不明則廉恥道消而偽日滋于是乎繩之以刑刑
法日嚴而盜賊日以熾于是乎震之以兵其勢不至捕獲
斬戮之不已也夫民非若犬豕牛羊之無知也忍以其父
母妻子仰賴之身而蹈于刑戮不悔者何也教化之未素
明而風俗未盡歸淳也今汴之陳睢歸德諸路皆禮義之
區也乃或多悍子弟抗王章往往肆為荏蒲之警而不知

悔蓋以境土綿曠威德不洽之故爾故特置兵備僉憲於
陳以控制之實兼刑與兵而治之任至重大也非才且賢
其何能勝之今天子乃命趙君某以僉事往吾聞君始為
邑令法嚴令明邑無留弊時稱為才邑令繼為御史巡西
北城即西北城安集巡倉即倉無乾沒巡江即江無鯨鯢
時又稱為才御史誠所謂博實之政而賢練之吏也今其
擢兵憲也若王良造父輕車就熟道以昔之巡城者治刑
巡江者治兵即又當為才憲司而君之勲望不有偉然煥
然者乎愚又聞之古有息雀鼠於望廬化刀劍為牛犢蓋
不事兵刑敦教化之明効也然則今天下刑有所不可廢
而兵有所不得不備將若之何處之亦曰明教化夫陳睢

言文範卷三十一

十六

諸路之民其悍慢無耻非其性然也苟教之以德行詩書
之習則人知自愛其身知自愛其身即有犯焉者寡矣能
不犯刑即有忍以其身為盜賊而勤兵馬者亦寡矣若三
晉之良其脩諸已而濟諸人者既以聲望見諸行事茲行
也教化之道固君所優為者豈徒事兵刑已哉院中諸君
交屬予贈言遂書此慶汴民之幸而為國家得人賀也

序王文恪公集

霍韜

文之傳三人品一也學力二也才格三也以人品者人為
世重者也以學力者學為世師者也以才格者文由才奇
者也世之文由才傳者吾見之矣合才與學者我未之見
也合才與學蓋有之矣合人品與學與才我殆未之見也

故曰文之傳也人品也學力也才格也三者具焉上也二具焉次也一焉又次也守溪先生早年詞氣如風櫓駕濟如逸驥馳野如銀河注溟如長虹橫漢如電走列缺如駛颶之嘯六合可謂雄矣晚年脫枝落英尚淡崇質大羹不和大烹不割玄酒不麴大音不絃古鐘石磬俾耳不諧蓋雄而古者也故曰公文可傳也才格也一也先生早學於蘇晚學於韓折衷於程朱是故觀怒懼箴知公於心學力矣觀慈湖記知公於異端辨矣觀昭穆對觀尊親議知公於天倫明矣觀教太子知公慎天下大本矣觀講學觀親政觀造事議知公康濟之懷矣觀歷代官制知公考古變通之識矣觀諸序記觀諸東書觀諸碑銘觀諸詩歌知公

不皇明文範卷三十一

十七

黜浮崇古之大畧是可傳矣故曰公文可傳也學力也二也公於壽寧侯舊也壽寧侯戚密椒宮大臣無恥者趨焉公自壽寧顯後不通字姓君子曰公之介也 武皇帝時瑾權橫赫無恥者趨焉公決去人曰去則忤瑾或怒不測公曰吾不得吾職則去禍福奚虞焉天下乃知有大臣之烈故公之出也人曰瑞麟威鳳之遊也公仕也人曰景星卿雲之見也公歸也人曰雪冬松栢之秀也公沒也人曰夏鼎周彝之藏也公也無忝名臣也已故曰公文可傳也人品也三也又曰才格也學力也人品也胥賴以成者也三善有一焉猶可名世况於公具焉或曰公在孔門如何渭崖子曰公若及孔門宜列游夏之間性善之對則式孟

氏人心道心之論宜式程朱

會試錄後序

霍韜

八年會試上命臣璉臣韜主試事既入院臣璉進百執事與語曰為聖天子求真賢在斯役也盡慎諸士有挾牘圖僥倖者乎有什五而群勦說雷同無忌憚者乎黜出之用懲不恪有糊封或混以洩貽蔽者乎有代錄不慎或逸或訛者乎盡防之以無遺才簾以外百執事慎諸又曰學術不正心術乃不端士有勦述荏老諸子野史逞博懸奇者置勿閱詩之變者禮之叢曲而瑣者至道寓焉其特以試士春秋比事碎裂聖經其遵朱子格訓勿以試士簾以內我百執事盡慎諸于時臣無言既衍士為錄以獻臣乃颺

不皇明文範卷三十一

十八

言曰我百執事知所以事君乎賢才社稷之隸也 聖上求才為社稷也吾臣之貪以為功得罪社稷孰大焉是故多士進矣聖天子不用為私臣我百執事其敢曰士由吾進為吾門生市私恩乎又曰爾多士進矣服僚僚鞠躬誓心下衛生民上衛社稷圖報 聖天子為帝室公臣無德舉主偃曲阿比以獲戾社稷是爾乃社稷之臣也其慎諸於戲其尚慎諸

贈洪通判序

霍韜

或問天下何如則治曰在是非曰不達曰是是非非則天下治又問天下何如則不治曰在是非曰不達曰非是非非則天下不治請問曰治世則是非公是非公而後淑慝

別淑慝別而後懲勸明懲勸明而後官治理官治理而後百度貞百度貞而後萬民順萬民順而後天地位萬物育是謂治世是非不公則淑慝混淑慝混則懲勸乖懲勸乖則官治邪官治邪則百度弛百度弛則萬民厲萬民厲則天地乃不位萬物乃不育是謂不治世是故帝王臨御天下不亟於萬物育而亟於天地位不亟於天地位而亟於萬民順不亟於萬民順而亟於百度貞不亟於百度貞而亟於官治理不亟於官治理而亟於懲勸明不亟於懲勸明而亟於淑慝別不亟於淑慝別而亟於是非公是是非帝王之所以治天下也或曰判府洪君敦崇古雅抱才不試官治理亞乃皇皇仕路罕知己者豈是非之未公歟

不皇明名紀卷三十一

十九

曰是非終明明斯公洪君可以無愧斯可以無懼是非終明明斯公終遇知己者曾謂治世乃不顯洪君

送嚴侍即使安陸序

霍韜

七年戊子秋七月癸巳皇帝御奉天門勅禮部右侍郎臣嚴嵩詣顯陵九卿郊餞兼有祝言禮部尚書臣方獻夫拜而祝曰聖孝格天爾行將之憲憲冊寶爾行將之百執駿奔惟爾儀之爾敬之執無羞禮臣之職是惟能共聖天子威命吏部尚書臣桂萼拜而祝曰聖孝之極本之親親廓之保四海冢宰曠職庶官是怠斯小民蒙辜惟聖孝累爾行詢于庶官有怠職者乎歸報天子予宰臣待罪乃勅飭于庶官修職無怠是惟予東曹之職亦聖孝之急於是戶

部尚書臣鄒文盛拜而祝曰臣忝司徒司兆億版圖苟不獲平一夫斯予不職之辜爾行詢于庶民有迫于凶年父不保子妻不保夫者乎有迫于重賦棄室而通轉而餓殍者乎有迫于暴吏正賦惟一之輸橫賦乃倍徙者乎有之歸報天子臣則待罪庶幾兆民保享生生亦聖天子孝德之徵於是兵部尚書臣王時中拜而祝曰臣職統皇之爪牙一夫不靖四夷不順則臣之罪不得委而之他爾行詢于庶邦士伍有失次畔渙者乎驕弱惕玩者乎將帥有剽擄士伍而肥者乎有蔽寇釀禍而欺者乎有徇尾羊頭續貂為侯為後世嗤者乎有之歸報天子臣則待罪庶幾張皇六師以綏萬邦惟聖孝之光於是刑部尚書臣胡世寧拜而祝曰臣職司寇萬邦救命一夫非辜則天和斯乖國脉斯病爾行詢于庶獄有吏猶暴草莽吾民者乎有死於箠楚死於囹圄冤不上聞者乎有貨而溺獄寵而囑獄下情勿申者乎有之歸報天子臣則待罪乃勅慎于庶獄上佐聖孝之澤於是工部尚書臣劉麟拜而祝曰臣職司空澤虞不勅則贊化職廢溝澮不治則民養寡遂爾行詢于郊鄙有水火金木土穀不得其修者乎有天物殄暴百工職謬者乎有之歸報天子臣則待罪乃勅百工治五土範五材保釐萬民贊聖治以光聖孝於是都御史臣李承勛拜而祝曰臣司風紀上定國是下振政理若倒舉毀而混臧否則姦風之熾聖孝之累爾行詢于多方有下官不職

者平有簞簋不飭者平有為鬼為蜮而縱說罔極者平有詭隨依阿上欺天下欺人以竊祿者平有之歸報天子臣則待罪乃勅僚吏振綱紀俾善類在位不善退廢庶幾聖治得人聖孝錫類於是通政使臣柴義拜而祝曰臣作納言國之喉舌譬如人身完具氣血非賴喉舌進入飲食乃身氣血立見匱竭氣血匱竭大命乃撻爾行詢于多方有諫鼓不宣謗木不傳者平有說說弗聖正言弗騰者平有民情下鬱聖聰上塞者平有之歸報天子臣則待罪庶幾澤不下壅弊不上壅以光聖治而裨聖孝於是大理卿臣陳璋拜而祝曰臣作大理天子之平小大之獄敢不以情正德弘治庚戌世康寧亂源弗恤民冤弗鳴賊兇橫行數

不皇明文範卷三十一

三十一

皇祖典刑臣忝後人夙夜戰兢爾行詢于多方有獄吏猶以獄貨者平膠信其偏蠅蟻民命不自歸過者平有之歸報天子臣則待罪乃鑒于前愆慎于庶獄保萬民命脉光聖孝千億萬斯年于時詹事臣霍韜不肖不得從九卿後竊聞九卿祝辭再拜稽首贊曰臣哉鄰哉鄰哉臣哉

贈黃尹宰香山敘

霍韜

香山在郡之南百五十里而近週遭皆海香山擎然于海之中如瓊崖而差小山之秀特如垣如屏擁邑治之背邑南襟帶海洋登高觀焉嶺外之奇境也其邑之政暨民生齒之數登于圖籍者為里惟三十有五然番禺南海新會順德東莞五邑之民皆托籍焉產焉一邑叢五邑之產則

多大姓五邑大姓叢產一邑徵賦督通曉無寧時故為令惟難邑多漲鹵積而為島可稻可麥可犀可漁有力者利焉大姓交利爭是以禁武斷之橫為令操權之難令不能曲直彼弱則奔強則狼犇奔叫上官叫諸于天關逮械質保及干閭伍十百為聚為令追呼之難大吏不能自曲直取基于今或則大吏詭直曲責成于令逆大吏則怒且虞禍咎順則獲戾直民為令任職之難兩禁之詰豈曰以詐實亦賄逞胥隸襲燕隙則投焉百一垢售直曲倒操譏夫俟譽謫皆騰湧不可覆揀為令自守之難是故香山小邑也乃難為令黃尹昔令仁和起制謁選余請于太宰汪公曰選黃尹宰香山揀困敝也汪公曰無乃不可乎自昔香

不皇明文範卷三十一

三十一

山無進士宰者無乃不可乎余曰香山叢五邑之產五邑皆通賦焉矧備諸難非進士曷任少宰張公又曰無乃不可乎黃尹昔宰仁和三百里今宰香山十分里之一無乃不可余曰仁和順治之民也為令易所易者政也惟奔走大吏之門順其願慾為難香山煩褊邑也藩臬鮮莅雖則政禁乃無汗奔垢煩曲膝之僕僕焉黃令令香山小而潔遠而佚平其心行其政令振起積弊垂聲實于無窮是殆君子所珍也既而黃令欣然曰予惟盡吾心焉耳語曰無眾寡無小大無敢慢吾其操無敢慢之心雖小踰謹如其肆無不慢之心乎則大且眾將感之慰又曰慎終如始予其不日益慎勵保有終吉哉余曰天下一邑之積也萬世

一日之積也故曰知小之大知近之遠黃君所自期到者遠矣曾謂香山久淹黃君

訂會序

黃肇

辛未秋肇改官兵曹始得與東吳蔡君之洛陽侯君宜正錢塘陸君溥輩為同寅同寅多君子輩獨於茲三君者尤得昕夕焉於是相與於政務之暇為好會以訂友盟其盟之一曰凡學者學以治身者也身之不治而輦輦是飾君子無取焉其二曰學以治經為本古有以學經不明不如歸耕者蓋甚之也其三曰友道厥在責善其有不及厥用胥以勸以無墮于匪彝其四曰凡會久則踈數則厭月止四會會必皆至必以所治諸經相講習非此族也則不

登明文範卷三

三

在茲會其五曰古人論會必以智者慮義者行仁者守茲會也其將何恃以久願慎終始始以保歲寒既會而退或曰官有司職有守今不彼之力而惟此之是務無乃不可乎肇曰不然昔者夫子之時其門人高弟如顏曾游夏之徒進而得聖人為之依歸退而其友朋私相詰難如問仁問交灑掃應對之類蓋有不解之於師而領之於友者夫其所以相成者如此故一時人才大可為邦次可從政小可有勇然則士當是時亦惡得而不賢後世學者既不能自得師間有有志者又往往專門名家各守一說而不能相通異端之盛而道以不明尚奚望其致主行道也邪方今惟皇建極治教休明吾輩知效一官躬逢其盛而朝夕

督責又幸有大君子在致躬以事上治已以治人明體以適用相率以從事於孔子之訓以不戾於行固亦何嘗以此而廢彼哉或者去肇以問於諸君諸君咸曰然哉然哉茲可以訂吾會矣於是乎書

送漁川蜀右使序

汪文盛

漁川衛子楚長憲也已而改滇晉蜀右使兩山張子代子長憲于楚偕憲副燕峯詹子謀所以贈之以予代子于滇屬予言子之在滇也予會于燕無慍色其言不忘乎楚也子之晉蜀也予會于葉無喜色其言不忘乎滇也漁川子有道于其官矣今舍鞫讞而就撫字體異矣去激揚而事敷布位異矣遠刑名而近錢穀功異矣輟糾擿而司科催

登明文範卷三

三

事異矣夫聖有遺慮巧無周思賢有局用工無兼能天下之事一則專專則易制二則分分則易侵子長憲專也右使二且分矣不侵乎竊嘗聞之君子體異而其用同位異而其心同功異而其道同事異而其理同詩云伐柯伐柯其則不遠其斯之謂與夫操純者微而益振本至者細而益巨實具者挫而益至天全者遠而益力真有者幽而益光得深者久而益章神完者用而益妙夫雙屈求信龍蟄存身益不屈則其精不全不蟄則其跡不化故曰操純者微而益振江海之為百谷王者善下也舍垢納污蓄潦以泓其流積小以成其大故曰本至者細而益巨風恬浪靜舟子何懼焉已而鰲鼉雲布蕩激雷奔理楫樹柁整帆

維精經途滄溟萬萬有餘矣故曰實見者挫而益至驥服
鹽車遷延而不能上一過伯樂之知已流星掣電一息千
里故曰天全者遠而益力卞和之玉至寶而美天下莫加
焉使不三獻理其璞而視之亦烏知其寶且美哉故曰真
有者幽而益光羿之關弓惟巴虬九日乃能盡其毅而迴
注鵲爵亦獲於尋常之間非羿之手弓有能不能所遇然
而然也故曰得深者久而益章昆吾之金鑄之者衆惟千
將樹令名於天下蓋其萃陰陽之氣窮天地之精泰山為
砥以鉅其鑄東海為池以淬其鋒然後陸割犀象水斷蛟
龍大而謀王小而敵愾授之所向無不如意盤根錯節應
手落虛使非千鍊而百鍊之其用不如是之良也故曰神

入皇明文範卷三十一

二五

完者用而益妙漁川子能濟屈伸奇操者乎能等難易植
木者乎能一順逆崇實者乎能合遠近備天者乎能同夷
險真有者乎能忘遲速自得者乎能律常變晦神者乎其
振也巨也至也力也尤也章也妙也若種之獲獵之有獲
者也奚取於小子之言

送黃考功子和出守湖州序

陳沂

沂有友五人焉蔡丘王欽佩安仁劉元瑞吳郡顧華玉三
人者家于建業者也南海王子和維揚朱升之則仕宦而
至焉諸君子先後登甲科歷官即署學以志行仕以事著
會以文翰友以德業雖會不能偕志罔不一前歲升之守
延平明年華玉守開封元瑞守西安今年子和守湖州不

三年而出守者四沂與欽佩念離合之無期感友道之落
莫燕子和於青溪之上賦詩為別沂復竊有喜焉夫四人
者古之所謂良二千石也初元瑞守紹興五旬而罷官紹
興之民挈舟而泣凡百餘里既生祠以俎豆頌其功于石
又悉政事具在方冊西安之治猶吾紹興也升之以文行
化俗乃觀察陝右以育俊又華玉當師旅饑饉之間安民
禦寇郡有茂績子和之志行不後於三君其事功必不于
三君為劣夫祇者易頹而天下趨于園寬者易靡而天下
趨于嚴直者易罪而天下趨于巧諸君子有道焉不能以
轉移有制焉不能以遷就有情焉不能以矯拂修之于儒
用之于吏輔之于友皆是物也故在內修其職在外立其

入皇明文範卷三十一

二六

政文以潤身而去其凡近道以飭行而消其邪侈是以事
能同功而治能同效矣子和之行友道之光也離合奚念
哉欽佩聞之喜乃更引觴相樂與之醉而別焉

鳳峯子詩稿序

文徵明

有鳳峯集若干卷四明郡守華亭沈鳳峯公之所著也公
早負儒才明經績學修聲三吳既舉進士為司寇屬祥刑
析律津於吏治及是補郡輒上課最踐數中外名實並敷
余家吳門去公不數舍而聲光奕奕寔所稔聞今歲汪君
鍾孫自四明來示余此集余受而卒業焉辭詞命意莫不
合作而圓融藻麗綽有唐人之風信今作者莫有加也我
國家以明經取士士之有志飭名者莫不剏經括帖剏獵

舊聞求有以合有司之尺度而詩非所急也既仕有官則米鹽法比各有攸司傳領勾稽每多困塞自非閒曹散秩在道山清峻之地鮮復言詩而實亦有不暇言者而近時適道之士遊心高遠標去玄樸謂文章小伎足為道病絕口不復言詩高視誕言持其所謂性命之說號諸人人謂道有至要守是足矣而奚以詩為夫文所以載道詩固文之精也皆所以學也學道者既謂不足為而守官者又有所不暇為詩之道日以不就良以是夫昔周原伯魯不說學閔子馬曰周其亂乎又曰可以無學無學不害不害而不學則苟而可於是乎下陵上替能無亂乎謂無學雖無害於為政而政皆苟且必及於亂如此沈公文尚西京志

本皇明文範卷二十一

三七

意勤劇雖關決緒政日不暇給而手披口吟不以時廢然則公之所謂獨詩也哉於是乎有以知其政矣

三關紀要序

蘇祐

險足以守乎曰春秋書城虎牢重設險也君子宜無弛備以啓狡焉思肆之心險不足以守乎曰孟軻氏云地利不如人和使險之情君子有遺論矣夫人有言曰天子有道守在四夷夷狄烏合獸噬然不可以無防也國初沿邊置鎮府自肅慎氏為外藩延袤而西者則大寧宣府大同延綏寧夏甘肅載踰嘉峪爰建哈密用斷匈奴右臂以貽萬世安利緊宏遠矣嗣是因時改革乃移置大寧於保定而以其地置朵顏等衛其後薊州偏頭固原改設總鎮今所

稱九邊者視初加密成祖定鼎燕京密邇廣穴山海在左居庸在右則紫荆等關迤邐聯屬蓋又國之門戶云其視它鎮不重且要哉甲辰歲歲虜肆逞直闖浮圖峪浮圖古蜚狐口也京師戒嚴嗣歲余叨膺提督諸關軍務之役既勉力以承新命次第經畧幸而歲事有秋外內寧謐念稽往詔來宜有載記爰攷往牘設無左證因命侍史錄諸卷案并取諸勅諭所載及群邑所上者授簡于栗仁甫氏著紀要十篇圖說附焉首建置稽始也政有經緯匪文莫備故次經略文武並用啟暴須武故次兵防師行糧從兵貴宿飽故次軍餉地有險易衆寡因之故次戍守習險既閑地利可得故次險要兵以衛民不足又重煩民採時之

本皇明文範卷三十一

三八

政也故次調集偵探豫則耳目長足以制變故次警報宣大外藩也惟不固則內關孔嚴故次邊衝不皇靈虞微化之故責任可知矣故次虜系噬夫險以制變圖以定軌說以盡言兵政其有裨乎抑嘗聞之兵無形也唯善用兵者斯能形其形是故險可以守而不可徒守也余也其尚免於按圖索駭之誚矣夫

擬古樂府序

蘇祐

樂者聖主治情之具也夫人有血氣生知之性而無喜怒哀樂之常感物而動心術形焉若樂記所云聖王慎所以感之者乃調之以律度文之以歌頌蕩之以鍾石播之以絃歌使之陽而不散陰而不燥剛氣不怒柔氣不攝由是

可以條性靈可以祛惡恩施之於邦國則朝廷序施之於郊廟則神祇格施之於宴享則君臣和施之於戰陣則士民勇赴致三五之代世有厥官若瞽宗大司樂之屬典者自卿大夫師瞽以下皆選有道德之人朝夕習業以教國子國子者卿大夫之子弟也故舜命夔曰女典樂教胥子是以殷紂棄其先之樂適作淫聲以說婦人樂官師瞽抱其器而群散或適諸侯或入河海至春秋時雅樂在魯招樂在齊是故季札有其盛茂加之嘆孔子形不圖至斯之語周道缺然刺興王澤竭而詩不作王官失業雅頌參錯孔子論而定之故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以是時周室大壞諸侯恣行設大觀樂大略陪臣管仲李

八皇朝文範卷二十一

二九一

氏之徒三歸雍徹八佾舞庭王制廢廢陵夷而不返秦間濮上鄭衛宋趙之聲並出內則導慾戕生外則蠹政傷民秦儂遺戎而由余去齊人餽魯而孔子行有由然也聖王治情之具十失八九迨至六國魏文侯放為好古乃聽古樂則欲寐聞鄭衛則不知倦于夏辭而辨之卒不相入嗣是淪胥以亡極矣漢興樂家有制氏以雅樂聲律世守其官但能紀其鏗鏘鼓舞而不能言其義叔孫通夏侯寬各有發明大抵皆襲秦舊難語復古初高祖既定天下過沛與故人父老相樂酒歡作大風之歌令沛中僮兒百二十人習而歌之識者議其伯心之猶存孝惠時以沛宮為原廟遂令歌兒習吹以相和常以百二十人為真文景之間

樂官肄業而已武帝定郊祀之禮祠太一於甘泉祭后土於汾陰乃立樂府采詩夜誦有趙代秦楚之謳以李延年為協律都尉舉司馬相如等數十人造為詩賦畧論律呂以合八音之調夜感神光之應歡動竹宮之拜祠官數肅然動心可謂盛矣自茲以降文人學士擬而作之代不乏人或踵襲故常或述舊本義支離無當觀者增厭縱有所發亦不免曲終奏雅之誚唐李太白天才雋逸而題與義各仍其舊張籍王建以下無譏焉元楊廉夫力去陳俗比之聲調或不暇恤噫此樂府之學久廢而作者往往稱難也尚寶北山李君賦博雅之才稟淵朗之識居官暇豫制作聿精傳布藝苑倍增紙價適者以擬古樂府一冊寄自

八皇朝文範卷二十一

三

都下受而讀之贊而不俚績而不豔春容含蓄直追漢魏有一唱三嘆之風言志依永之意猗與休哉今天子制禮作樂懋建中和北山職司禁近仰贊謨謀以昭千羽之休以臻率舞之治斐不得專美於前矣僕也衰朽草澤不足以榆揚國家之盛若夫歌咏太平如古康衢擊壤之流則不敢固遜也未審北山以為然否

送李叔慶貳教序

周璣

叔慶氏將貳教大足也周子以其姻也送之曰若為教何吾聞之陶人之為甕也其礫也無反質焉則埏埴之為也與人之為輪也其敝也無再直焉則礬括之為也夫教所以埏埴其才礬括其行者也子之教也若之何其有以善

之叔慶氏曰夫吾於學信疏贅之未若也其具然而侈師之吾敢也與哉幸終教我以往教也周子曰夫先王盛時德隆政也教隆刑也是故聲氣相激行誼相摩而世為道磷繼治之日登也其所由來也迨世下衰政隆德也刑隆教也是故邪曲相煽撓枉相入而道與世抹鍬亂之日熾也其所由來也夫教重事也師重任也其容以忽乎是故誦實者粗也修綴者末也程課者陋也進取者利也教之無良其焉攸賴之故君子之教也一曰敦本二曰正業三曰際機勞來匡直所以敦本也下學上達所以正業也啓憤發排所以際機也敦本則不偷正業則不岐際機則不楷三者教之道也而身教大焉是故任之重行之力植

奎明文範卷三十一

三十一

道之極植道之極其感之也易學之博約之精闡道之門闢道之門其入之也深夫是以教成不隳功省而化倍之詩曰德音孔昭視民不怵夫身之不淑何以視之又曰教誨爾子式穀似之夫惟有諸身而後可以責其似也叔慶氏曰子之言大矣吾未之能也而有志焉

送熊楚瞻判蘇州敘

周瑒

熊子赴官於蘇周子送之曰物生有輔輔比也頌也天之制也故禮有損師有裨政有倖不可易也是故判也者郡之輔也夫音從宮有與協也藥主帝有與使也故車之左右定有定執而左轂之鳴車右死焉有籍之道也夫郡之治判與有責也其詎容諉之曰是唯在守夫郡天下備焉

慶賞刑威之列也儀章文物之敷也賦役期會之程也疆域封域之固也政之大也守之任也亦既重矣核是乎協贊其猷軌度其令彌縫其缺以匡救其災害則有職於郡不咸有籍乎故曰判也者郡之輔也夫判任之重也守之次也蘇大郡也子之往也才之慤也是輔之良也抑吾聞之自挾以迷人曰固自廣以距人曰隘自銜以侈人曰矜自信以強人曰倨自哀以徇人曰佞自奪以委人曰弱固則害仁隘則害終矜則害讓倨則害承佞則害忠弱則害執六者或具已實缺矣人其何籍雖子之善其亦茂以述矣故曰麗者益飾巧者益藝有美之道子其慎之無微於悔輔道備矣

奎明文範卷三十一

三十一

贈龔汝登知封丘敘

周瑒

初汝登受春秋學於予未幾連舉進士遂拜封丘治人曰汝登敏於學也將不敏於吏歟予曰敏德之備也而諱居焉其惟慎之利有攸濟矣夫桓公之葱太公之闕莊公之留文王之錄吳王之干將辟閭皆天下所共利也然使日而操之物物而擊之則鉅而缺者十九矣又日日而操之又物物而擊之則缺而折者十七矣是故東野氏之御也養由氏之射也楚得臣氏之師也皆敏而恃之之累也是故敏敏者不有乎敏者也不敏乎敏者能有乎敏者也予嘗觀之隆隆然威者折也煇煇然察者眩也衍衍然直者屈也皎皎然潔者污也是故敏也者利用之道也敏而

恃焉事之債也又焉收夫敏不敏於間哉夫政猛則易發驟則易滯過則易援矯則易偏敏之用也其惡庸肆之以滋弊焉故君子之為政也簡以為質靜以為基督以為經因以為要寬以為御渾渾然迫之而後起也漠漠然感之而後應也黯黯然不得已而後動也是故事舉其中行取其適未始有敏也未始無敏也時措之宜善之善者也汝登之敏也其往也亦慎其所以敏哉孔子曰智者之知固以多矣有以少能無察乎是故雖有決拾遺鏃之智不如持之此用敏之道也

送甬東先生權繕部序

顏木

范子臨我初考陟焉屬吏王子偕其老顏木祖焉曰民之

聖明文範卷三十一

三十三

為道也有所承以為化有所觀以為行有所染以為習有所諳以為性大上在君其次在吏其次在著皇之民醇帝之民熙王之民蕩霸之民嬉其君使然也潁川無豪渤海無盜中牟無爭京兆無欺其吏使然也粵人柔燕人勁秦人悍胡人猛且著使然也故有主無吏有吏無著主之無吏也非無吏也夫人而能為吏也吏之無著也非無著也夫人而變其著也故有因之以為常革之以為異小損益以抵定大變通以克濟夏寒舛葛冬暄棄裘未之泥也征人苦潦田夫喜雨其情殊也故服之之謂良平之之謂賢得之之謂智方之之謂巧巧者無犯智者無遁良者無悖賢者無負四者咸治而其道殊矣夫前代之英遠矣昔在

太宗劉子承長州剛方廉介門無私謁其在 宣宗況子守姑蘇黜林罷墨士俗一清其在 憲宗張子守南安文采風流弗為俗吏其在 今日子也臨我律身如幹持法如鍾詞采如弼祗嚴莊重惠厚宣明閑早振貧適奸條弊民懷吏畏盜賊屏迹故變資業施以為惠化鴟鴞以為驚者道也信直木以為輻揉曲材以為輪者性也革金於炎火從金於寒水者宜也樹禾黍於春陽藝蓀麥於涼秋者時也發弓於弦張琴於牙者幾也故寬之則服其弊也縱猛之則威其弊也虐從之則順其弊也陋拂之則正其弊也離弗縱弗威弗陋弗離潤乎膏腴斷乎利金就乎德馨避乎惡息和之以美大充之以洵允懷之以大道皞皞溶溶不述其功執此以往雖天下可也

聖明文範卷三十一

三十四

送王司訓權梓潼學諭序

顏木

伊川二子分適燕粵造其師而問其途師曰適燕者北轅之學者南趾二子不應出門大笑各縱所如數月而反適燕者持蠙珠之粵者被虎狼之裘琴其鄉人眾莫不掩口曰茲二人者殆所謂謬其所向獲非厥志而不自覺者邪又有人築室四周而不為戶工訖而無所于出卒餓以斃中山之樵夫見有御風凌空頽頽險峻者遂犯荆冒石蒙雲霧而追之莫之有及是何也居者不門行者不路謀而無成勞而無功無怪其然也若有問於孔子曰一塵之微有道乎曰有一息之頃有道乎曰有請聞焉曰泰山非衆

塵之聚乎終古非一息之積乎一塵不為道泰山不為道
乎一息不為道終古不為道乎問者憮然曰乃今知道之
極於細微也客有談京師之盛者主人不信隨客往觀焉
適其境陟崇嶺而望之曰我得之遂回其車蓋若人非不
見京師規其大端靡以究其中之所蔽則其所見亦其浮
浮泛泛者爾王子教我職尚有分茲轉而他盡說一邑瞻
而明謂之才正而熟謂之學剛而大謂之氣三者王子故
有之焉其肯使人罔其疆域迷其趨向忽其細微盡其歸
致而弗之底定也哉

留別李三洲序

王漸逵

王子將出都門告別於三洲子相與論與處焉語及於志

大皇明文範卷三十一

三十一

王子曰志不貴銳貴恒語及於學曰學不貴博貴精語及
於政曰政不貴立貴成天無息聖人不息君子微息夫強
弩之末不能穿縞言其息也是故志貴恒也子不觀諸匠
氏之業乎抱其一藝萬用皆並不匱不局以成厥名夫務
廣種者荒務廣見者忘是故學貴精矣夫君子之於類政
也猶其居于頽室也將摧壓是懼其敢寧逸以滋蠱乎是
故政貴成矣他日又語及之王子曰志莫先於義利之辨
矣學莫大於出處之斷矣政莫大於王伯之判矣三洲子
曰子何前言之異耶王子曰然夫大至不琢大信不質故
外強中枯是青黃於溝中之斷也夫設餌者非以憐魚也
飭車者非以憐步也故曰義利所當辨也厲不違時君子

贊之驚之潔白君子服之夫漁者習於網罟綱目之節猶
能言之學聖賢服儒服者而昧夫語默行藏之節是其智
之不漁者若也故出處所當斷也夫蘆葦之生易也而無
益於棟梁美稗雖熟弗及糟糠言不類也故急刻以求濟
者淺夫也甘悅以臨人者餒士也夫獨鴈之舟不足以涉
川負荷之子不足以居貨故王伯所當判也三洲子喟然
嘆曰他人有心予忖度之子之謂也子行矣吾何以與子
乃誦易同心之章以別

送何憲副小洛歸晉江序

王漸逵

嘉靖戊申歲閏之何大夫小洛遷吾廣之僉憲訪青蘿王
子於大隱王子曰某越之鄙人也不足以辱大夫之顧請

大皇明文範卷三十一

三十一

辭大夫曰吾蓋願子之見也何辭於是出見大夫曰若是
乎盤澗之岑寂也學固如斯乎王子曰學無靜也而有時
乎為靜大夫曰向吾守夫靜也亦若吾子之言矣遂領之
嘉靖壬子歲大夫復遷吾廣之憲副又訪青蘿王子於雲
谷王子曰某越之鄙人也不足以辱大夫之顧請辭大
夫曰吾蓋樂子之從也何辭於是復出見大夫曰若是乎
居處之曠僻也學固如斯乎王子曰學無晦也而有時乎
為晦大夫曰向吾養於晦亦若吾子之言矣復領之未幾
大夫解組東歸晉江王子追送于江浒謂大夫曰昔蘆敖
自以為過遊達觀矣與東海若會于溟渤之墟乃茫然自
失羞見於大方焉片鷁棲于榆枋仰嘆雲鵬曰吾卑棲一

枝亦以足矣彼且逍遙奚適也夫廬敷識之淺者也斥鷃居之小者也故見羞於大方致嘆於逍遙今天天下之不為廬敷斥鷃者幾希矣淫淫勢途淪汨要津薄書之存積應接之旁午形役神喪如束如縛至於曠眊憊猶不自悟焉其視息茂蔭以終日浣清風於暮春而不知有人世者何如也昔楚人有禱於神者神曰子何祝楚人曰吾不願富貴榮耀得清閑於世足矣神曰富貴貧賤吾實司之若夫清閑之福大上之所不言符籙之所不註師不得傳於其徒父不得私於其子君不得奪於其臣是造物之所靳而秘者吾何以與子且夫楚人之祝神祇之語大夫可以默會矣於是大夫再拜而別喜溢於色曰吾得之矣向

皇明文範卷二十一

三七

吾蓋樂子之從也其在斯乎其在斯乎

百里春融卷序

王漸達

高明尹朱君暨其佐黃君博士丁君蔡君上舍楊君以春日相會於城南仰而望俯而思若將有得焉乃言於衆曰今日之觀觀也吾將何觀乎或曰觀諸山乎鹿洞曹墓諸峰為茲邑之鎮奇鬱特勝此其會也朱君曰吾浙之會稽天目形勝甲于天下然吾猶不屑焉或曰將觀諸水乎三洲之湍九江之潮可駭可玩此其樂也朱君曰吾浙之錢塘西湖為騷人墨客之遊詠者衆矣而吾不居焉或曰將觀於園乎風日暄妍百卉具發啼鳥好音景與興逸此其暢也蓋觀諸朱君曰洛陽名園關天下之盛衰事遊衍而

忘政業宋人蹈焉無益之作為害大矣吾奚以觀其觀諸農乎夫天下之可觀者莫如農天下之可樂而玩者莫如龐畝吾嘗怪夫世之為守令者事於簿書期會謹自束縛甚或不遑寢食以抵曠眊而為吾民者不少沾煦焉吾甚憐之吾與二三子其將往觀諸於是驅之壠上屢草莽陟降于畝澮之間其耕之老耄童婦者欣欣然轉而相告曰是吾邑之父母乎自吾白首而不見於斯矣胡為乎而來斯朱君又進而問焉於是勤者勸之怠者詰之不能者教之相其時究其土宜以訓利之其耕之老耄童婦又欣欣然轉而相告曰真吾邑之父母乎自吾白首而不蒙其澤也久矣胡為乎而來斯乃相慶而歌曰春日遲遲景風熙熙壠水漪漪于邦祁祁我公至止言觀其祈春日載陽景風載祥壠水洋洋于饁將將我公至止言觀其裳又歌曰我父我母我疆我畝自我不見于馬皓首我父我母我平我婦自我不見皓首伊覩載歌曰使公而觀山耕者吾何攀使公而觀水勞者吾何待歌已三君喜而謝曰今日之觀樂矣於是適焉至暮而歸邑之好事者訝茲曠典圖為百里春融卷盛其事而夸傳之聞於唐山王子王子曰人孰無觀公殆觀其深矣因掇其實而記之且敘其首曰後當有觀風采之者

皇明文範卷二十一

三十八

皇明文範卷二十一終

皇明文範卷之二十二

序

刻呂氏春秋序

許宗魯

許宗魯曰余讀呂氏春秋深慕古人之尚學也夫不事故陽翟賈也賈之為道射利逐貨龍斷網市為賢也不韋則能宏其術身致國相手握政權臨視六國以成秦人之強大是豈區區泝泝統執當是時不韋貴富威靈恣心極志靡不為可乃顧延招學士纂著訓言以求長久其名稱若是焉則固尚學也已嗣是之賈若倚頓卓王孫巴寡婦清輩雖盡費道亦雄財多金耳卒無所聞而卜式弘羊致位通顯乃竟亦無流傳則不韋於賈類好尚顧獨異邪今觀其書雖未符道至於尊孔墨之言該老莊之旨貴仁義之談兼富強之術而又審興亡辨忠佞謹好惡慎賞罰述制度備典禮凡有國者所當知也乃若月令之篇上昭天時中紀王政下示民業是經訓爾已此固載記所不遺也乃不韋之行則不與焉孔子曰君子不以言舉人不以人廢言茲余固取其言也不於其人也

送南山公赴貴序

許宗魯

南山公晉左轄將赴貴楚之人言曰嘻舛哉南山公之轄貴也夫貴最爾爾地不過大郡賦不過大邑縣才短識者固可以轄制又何煩南山公南山公德醇而雅學充而博才裕而通以轄繁劇若浙若楚斯為稱適而固貴俾吁

嗟舛哉夫昆吾靈光匪以割鷄驂駟駃騠匪以捕鼠言大

非小用也許子曰異哉楚人之言也何眇貴哉予請以事

喻子夫舞者盤旋婆娑於華堂之上則善容態而曲房周

折則局促匠者運斧執削於拱把之材則逞其巧藝而棘

猴眇纖則畏縮焉故濶畧之區易為力褊小之地難為工

夫貴固劇區也疆隘於諸藩而險則要民解於諸藩而類

則雜財儉於諸藩而食則冗力寡於諸藩而賦則繁兵衆

於諸藩而守則分地遠於諸藩而化則艱凡此皆至難為

者也故有一於此人或憚之矧此駢集其何所施夫舒而

不卷弛而不振皆滯夫也子獨不觀諸神龍乎奮鱗揚鬣

行空飛天則固莫測其巨矣欽形最翼絲粟相肖則亦無

適不入焉斯其神也南山公寔類之故曰大人之行一龍

一蛇子知乎此始可與語南山公矣夫其為大行人也則

將命煌煌達於四方使節有光君子曰子羽之良夫其為

御史也則正言栗栗霜嚴隼擊百寮欽戢君子曰桓典之

匹夫其貪所憲也則持法斬斬肅近畏遠不忒不反君子

曰希仁之選夫其鎮瓊厓也則武備桓桓如霆如山憚彼

海蠻君子曰馬援之班夫其參浙藩也則惠政優優達民

隱憂澤布膏流君子曰召伯之儔夫其轄楚藩也則賦政

秩秩均平畫一財用豐溢君子曰蕭豐之敵故南山公之

聲實騰於區夏播於朝守凡民之望治者罔不曰得南山

公吾其定厥居朝之圖治者罔不曰俾南山公庶衆其集

貴之行正其重南山公也何歎焉矣乎於是楚人遂謝曰
藜藿之腹不甘鼎珍羹藹之軀不適統毅大人之為小人
弗識也予乃今知重南山公矣禮饌之日許子在賓席以
告藩長蜀岡公臬長泉坡公二公謂許子曰南山公之行
誠重貴矣非子之辯人烏知其重請書之以告人人許子
曰諾

序余將軍帥蜀閬

許宗魯

余將軍蜀人也乃余識將軍則於京師時將軍官執金吾
同時執金吾者皆炫赫自多將軍獨默默歛縮不類執金
吾已乃竟補南京云予考其世則知其為肅敏公胤也初
肅敏公守吾郡凡數年多惠澤至於今民歌思之比其

皇明文範卷二十二

三

巡撫延綏入為司馬也乃又大樹功業故朝廷報其功業
官其子執金吾將軍則世胤馬嘉靖乙酉司馬選將乃余
將軍裨楚閬乃予則又從將軍遊也居三祀司馬則又命
將軍率蜀閬云是歲夏四月望將軍舟師入蜀初將軍至
楚白面麗服揖遜有容態咸易之曰是統綺子也曷當時
任已而較武於田將軍辭病臂乃人益易之加嘲笑既乃
見其詩章慷慨有用世語人始稍稍尊敬尋又與其率申
將軍奕奇筭妙中出人筭數倍且又能識古人兵法於枰
間時時論說之若密裏而疏外者曰此實而示之虛孫臏
臧龍之策也張翼以自蔽者曰此弱而示之強道濟量沙
之筭也退而使之乘則曰此謝玄肥水之捷也進而迫之

戰則曰此淮陰背水之陣也或許和而急攻則曰此遠交
近攻秦人所以饗食也或棄子啖敵則曰此將取故予荀
息所以假道也於是人大異之曰余將軍知兵余將軍知
兵明年秋閱武于郊將軍執弓發矢連破其的人益駭之
曰余將軍善射許宗魯曰凡今之人靡不銜其長者虛矣
而曰盈無矣而曰有弱矣而曰強則固充耳目矣乃覆其
實則大不然余將軍有用世之學知用兵之策而又多藝
顧茲泯焉若無能求之世豈其多哉夫肆口之琅琅孰若
結舌而不揚論事之皇皇孰若數籌之孔臧其將軍之
謂歟其將軍之謂歟昔者孔明之治蜀也崇實用抑浮
名去繁言貴篤行而蜀以大治今夫蜀阻塞饒富則故區
易弱好亂則故俗將軍率之保其險益其富鎮靜其俗則
業有成筭矣假使將軍在當時則博詩悅禮卻克之儔也
輕裘緩帶羊枯之匹也將軍總之固良將已乎乃若西方
偃然而無多虞太君隆壽而子道修伯仲齊鳴而天叙顯
則又將軍之所獨得者古人不之逮也行之日楚藩臬交
餞之申子請書余言為序

皇明文範卷二十二

四

刻圖語序

許宗魯

國語舊有監本閩本大名本監本久而脫闕本惡而俗大
名本侈而訛齊之弗良也覽者病焉魯視學於楚參校累
時頗若完正乃命學正王鑒覆校董刻凡三月工乃告
緒列次如右而獨畧宋氏補音題繁也書成以授諸生或

問曰子之亟刻國語者何也許子曰存故也夫存故者何也曰遠者易亡適者易章易亡者亡之則其跡泯矣易章者章之則其說繁矣跡泯則途窮說繁則由惑故君子閱焉曰夫若是則宜存者衆矣何首於茲曰謂其可以翼經而俾訓也夫國語之為義也先其趨若有侯焉究其歸若有繼焉衍其支若有備焉約其原若有萃焉故談化而天人之蘊藏洩矣稱典而聖賢之謨烈明矣原基而邦國之治亂見矣昭公而倫理之序次辨矣述制而爭效之糾紛熄矣顯賢而才能之用舍慎矣故讀祭公大戒之諫知王度之不可荒也讀厲王諺言之監知民口之不可防也讀子晉穀洛之議知造化之不可干也讀襄王辭隨之詞知

不學明文範卷三十二

五

章憲之不可循也讀管子內政之作知霸業所繇肇也讀戲括廢立之因知典命所以失也讀叔孫之行知魯人之教悖讀敬姜之訓知后妃之化遠讀驪姬之譏知荒惑之禍深讀狐趙之輔知圖大之謀審讀六卿之戒知成人之責當重讀倚相射父之善知楚人之得其寶矣若夫貞亡而吳從蠡用而越伯則尤有昭鑒存焉故曰可以翼經而俾訓也是弗可存矣乎於是諸生唯唯受業而退克然若有得焉者

送泉坡大夫入觀序

許宗魯

泉坡大夫將入觀采言於人人於是陸史倡於前諸大夫列陳詩泉坡大夫顧謂學氏許生曰伯子不棄予矣諸大

夫咸詔予以言子斬斬不辭哉許生曰大夫有教其寧無承乎固將嗣言以發其隱以裨其遺闕夫觀有典章令甲詳矣憲有程度哲人飭矣抑宏且要則有君焉者請申告大夫夫觀典惟庶黜陟斯首憲度惟庶激揚斯要惟臬伯秉憲以攝群吏從事情狀靡一是故審辨勵行跡或近愚抗辨無諱事或涉艱勇為直前政或似專節度不縱形或肖儒四者固賢之貳也乃有匿偽而顯誠以賈名彰廉而售墨以沸譽懷往而服厲以擢能飾表而靡衷以矜長探嗜而承風以迎上虛聲而市恩以鼓民六者惑之遠也夫人情靡不崇賢而抑姦似是而非辨斯艱矣不有以臨照之其焉無度邈故許丞或疵於清靜王成亦售於綜核虞

不學明文範卷三十二

木

書有言知人則哲能官人豈不信哉泉坡大夫之莅楚也歲紀方半精敏勤恪介貞昭夷凡楚之政靡不躬焉至於群吏則既若鄉處而席接者乃今考成殿最之令天子制之太宰承之臺伯監焉哲能備矣其有疑貳諮詢以致決畫一以釋龐則惟臬伯之以諺曰審音者隣不如筵察色者奧不如牖言邇斯明也故泉坡大夫茲行其所繫重哉抑誠立者辨不惑優著者言斯信泉坡大夫所立者久矣有弗言言無弗信楚之庶官其攸藉哉於是泉坡大夫欣然受曰子之言乃予之任也敢不力茲遂巾車而邁

賈侍御擢光祿少卿序

周廷用

賈侍御按大同天子幸焉北虜訛盜上怒帥師行在赫

但征元戎啓行旂旆揚揚彼俘馘民是用康因召侍御
曰汝其驗執數彼軍實紀諸簡冊朕將親閱焉侍御承命
而往黜貪禁冒罔敢有違上嘉其賢勞以酒命以詩凱還
大司馬集議隨駕驗功者例顯擢侍御喟然嘆曰嗟乎君
臣所事也臣君所使也盈天地事皆吾當然爾何以擢為
且吾聞之貪天者不祥冒榮者罔利犯此不韙遂免攫金
之類吾不忍為也疏辭不許再疏不許三疏補外竟不許
侍御病焉識者解之曰志有之君令臣臣奉君二者不可
犯也古人一歲而祿九遷一諫而獲千幣未聞有辭必為
之是欲君反汗而臣拒命也子奚忍焉侍御君不獲已擢
補光祿少卿友人周子按貴聞之曰嘻貴君之所為也竊

皇明文範卷三十二

七

聞之臣有四美三者盤焉明允篤誠執德不回此之謂賢
臣一美也質而不鄙文而不劇遇事果為此之謂能臣二
美也秉道嫉邪義形於色無所回護此之謂直臣三美也
逆慮未萌而先折後事未孽而前圖此之謂智臣四美也
弗遵矩矱炫赫用彰聲譽於衆口者謂之曰要名之盤
旅進旅退無所短長持爵祿而自安者謂之曰徇時之盤
泯形疊跡走榮地如鷺者謂之曰媚世之盤人無四美而
克三盤此事所以鮮克終也賈君為侍御也賢而德能而
才直而聲智而哲不要名不徇時不媚世四美具三盤戒
臣道得而顯擢宜也况於身有功乎况於君有命乎茲不
可以辭已賈君固辭焉亦自周有終之慮哉雖然光祿之

職亦大惟艱掌膳饈辨名物出入王所司命所關人有言
曰佐食嘗焉佐財利焉賈君念之則業與古人同流名與
金石爭烈也顯擢何庸道哉

送胡汝清按應天序

周廷用

胡子按應天同寅周子約其言以規之曰古之御史執憲
度歷要害行無立竒政無作辟屬土於是乎告順時善良
艾姦冗而滋其元氣民無攜貳行至正也持衡執御方圓
德無寸葉才無尺取屬吏於是體則釐淑慝著文疏而聞
諸一人士無訾擬違至公也相民風正利害無準夙編無
淫習令屬人於是乎用誠創經制區條目而昭乎遐逖行
之無數播至蘇也且夫郡有常伯邑有常令政有常度法

皇明文範卷三十二

八

有常守民有常生役有常繼是御史也風裁之宜也若曰
持爾法號爾令隆隆如雷災炎如火而於三者弗逮焉是
怙勢以陵人假譽而弗實也胡子聞之曰信哉斯言不可
以不法也遂書於行笈

送臬庵王方伯赴江西序

周廷用

臬庵王公擢江西左布政使訪於周子周子曰兵餘必荒
民困必疲江西之民疲甚矣君之莅也殆理膠治漆以調
瑟乎堅隄厚築以防壅乎修扃固鑄以守垣乎振綱網乎
補漏目乎自治以勞半分任以理乎斯數者或足以為政
矣王君曰有是哉吾之懼也邇者宗藩不軌與金釐壅盜
兵阻衆所在隳突茲行也吾恐廢瑟不可以復張壞隄不

可以復墮敗垣不可以復守網或罔尋目或弗舉已治或煩人治或弛子言吾實懼也且夫上智之識識於未萌中才之見見於已兆易曰憧憧往來朋從爾思子曷言之易乎周子曰不然吾聞之官尊者任重任重者責專君之政也有井田戶口有徭役職貢有經賦賜給有歲貨贏儲然又重以民疲加以財匱懼固宜也嘗聞古之君子知大事必以衆濟也故正以處其已而誠其民察其脉理以治之因其緩急以行之相其蠹賊以去之正以處已嚴也察其脉理誠也因其緩急時也相其蠹賊威也然則為政之道備矣所謂廢壞弗舉之弊奚足懼哉且吾見君也疆道而行有毅然之操行將顯擢斯行也不敢不告王君曰子之言敢不承因書于贈言之首

登明文範卷二十二

九

僉事顧箬溪平寇序

鄭善夫

古稱蠻夷悍輕易怨以變控御失所則負巖峒相嘯呼如蜂屯螳雜不可爬而梳之風氣之以也既聞古百粵之地也潮障之隩枕海其陰多大山山連亘深阻小口中漫上廣下銳蛇蟠數十里鳥道莽如行不可駢肩世惟蠻夷所據而猶猶亡命之徒往往竄而附焉為孽梗州郡兵至則憑要害下矢石狐伺鼠伏以逸敝我之騷騷急則移山蹈海視欽崎混濊若平地然數年歷文武圖議攻撫並用然力用頓而患且益滋蓋攻而無法則我去而彼來撫而無信則朝聽而夕叛朝廷大有憂焉乃命三省之師悉草薶

而禽獮之由是而僉事顧君以簡行十月之吉視師于潮若至潮號令惟嚴報帳惟明裨貳惟良甲卒惟馭閱惟時動惟機正月誓師進次于饒平由是而檄箭灌壓大湓樺木窖批泥園而夷之殲渠魁二十俘其鄙盡自潮之南蓋先渾輅之聲而梳之氣者昔之善師者果而勿矜果而不得已行無行攘無臂仍無敵執無兵以制勝也君溯西書生也一旦伏鉞即戎以當悍輕巨寇即能決全勝於幾之先以關介胄之口語曰章縫之流不可語金革言盡然哉君知足以集事果足以有功恤足以輯民文足以經世此一事也舉其全不有却走馬以冀乎潮郡永林侯序君之績欽吾黨張之次年為正德丁丑秋七月日晉安鄭某為之序

登明文範卷二十二

十

刻置爰子集序

林時

竇爰江子西玄馬子與予三人者友也江子才高而喜奇其志迥然蟬蛻塵垢之外而鳳翔千仞之岡故其學探賸索隱刻意古趨而人或未之能悉也昔者韓昌黎務去陳言蘇子瞻贊其文起八代之衰乃江子則又務去其所不欲去者也俾江子存人稱曰韓子哉將在乎否也楊子雲作太玄準易劉歆誚其覆醬醢桓譚則以謂必傳今其帙固炳炳在也俾江子存人稱曰楊子哉將在乎否也予覽厥辭法易模書式詩放禮參伍於老莊出入於左氏靡不宏深渾與淵淵乎蓋都作者之志焉其才可知夫文者因

平時者也道者管平文者也是故易有十翼書有四體詩有三緯禮有列記其文異其道同後世述焉苟執一廢百畧本齊末是亦藝而已矣其不過於矯時而幾於畔道者邪茲非予今之言也向也與江子質之可否半焉既而令琳諸篇出于足駭觀訝聽僉臬之命下而謝病之歸決矣江子乃亦稍稍自戢雖然風雨霜露皆天也卑高流峙皆地也夫文烏乎齊顧其語道何如耳故曰卦有大小辭有險易辭也者各指其所之集附詩總四卷詩亦追雅却凡與文稱新安黃生謙江子門人也錄刻以傳第更加音訓即大義渙然矣孟子云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是為得之其是之謂乎江子舉正德丁丑進士

皇明文範卷二十一

十一

送朱參議序

林時

秋崖朱君子純以南京吏部郎中擢江西參議吳中大夫士咸致慶以時言贈之時也不佞焉足以圖大議雖然昔者竊聞之見事易任事難任事易成事難君子之於事也必求可而功必求成者亦惟求諸己也已矣今夫兩京之相視其制同百執事之職守又同然而其趨異也勞逸簡煩或相倍徙者矣乃若視諸省則相去又有甚焉者是故惡夫因以習也因則泥泥則安安則勞于是乎憚也習則

怠怠則肆肆則煩於是乎辭也嗟乎其常情則然也抑可以蔽君子哉朱君固南京官僚也然其始也兩守大郡民隱察矣繼而入副法司憲度撥矣晉掌職方戎事修矣再遷考功吏情諳矣夫以君之才出門蒞政鮮有弗成者矧所歷若此其久且著邪沒人之善沒也出入於江河上下於波浪泛乎若浴鷺蕩乎若縱鱗傲然而易天下之水矣或者從而語曰其深淵也有伏龍焉則莫不逡巡歛避何者積威靈之致也故積厚而後施其濟也衆持滿而後發其及也遠獵終日不獲一禽學射十年不能穿五步者斯賤工也今天下之俗日趨而敝放利而好爭附勢而滋偽崇欲而務奢尚通而鄙介其所由來者漸矣江西以文獻聞四方其有不然者與將亦有然者與而隄防陶鑄非質直不以任非割哲不克任茲仕者之所甚難而有道者之所深憂也苟吾心有未竭焉吾貴有未盡焉於事之弗成輒曰時也非我也斯又與於不任之甚者也子純質直割哲人也以往必有以為已任者矣易曰大車以載有攸往無咎子純以之書曰若藥弗瞑眩厥疾弗瘳是則贈言者意也敢告僕夫敬哉

皇明文範卷二十一

十二

送小司徒王克齋改任北曹序

崔桐

王公克齋之任小司徒也夙夜難慎展布維新天子簡其賢尋改貳北曹列卿諸僚既侈為詞章以贈攝部事直齋屠公洎曹司群屬難克齋之別也復以別言屬於桐桐於

克齋為兩同年爰慕古人惓惓箴規之義奏筆祖筵而告之曰我國家師古建官六曹分職廼首序吏戶者何大都自昔帝王所以熙化治民之道亦曰用人理財而已矣以理財之責而畀之惟人其難矣哉夫所謂理財者非利夫財也將以公財也今天下之財征於秋稅於夏山之采海之煮鹽治有額商廩有課蠶桑所出機杼所成畢有成制取之非不周也今乃百庀稱縮三藩告虛者何無乃有蠹之者乎吾常聞之矣功伐喜則財蠹無益作則財蠹肉食冗則財蠹夸詡衆則財蠹負削劇則財蠹又嘗聞之矣太古之世財在山淵盛古之世財在閭閻中古之世財在公帑叔季之世財在巨滑是故群蠹之中巨滑為劇百庀之

皇明文範卷三十二

三

中邊陸為急志在天下國家者能無為熟念矣乎是故政和惟公事濟惟任克齋茲行可以得為者必諸已不可以付為者必諸天予以翼翼於南者攄惻於北以悚悚於始者以無寧於終則所以佐成解恤阜財之休也不將繼南薰而載歌矣乎僉曰公自筮仕吉安蒞憲臬旃幪之氓永有後思既入陟光祿膺同命登太常動有治迹中丞江右深仁豐澤婦孺為知名焉國計之司殆素履之往也請受之史以成其頌

贈都臺南山胡公撫滇南序

崔桐

南山胡公始陟貴州左藩伯愛公者曰南山公積勞懃歎功成遐邇餘二十年晉登黼右伯歸公望也而勤公於遠

非所以博有德也公受之未嘗有愠色無何得都撫滇南命愛公者曰公斯峻陟矣惟滇南障徼外壤莫與中藩齒民隄風獷土駁俗殊膚公之奏殆未易也公聞之未嘗有懼色瀕行藩臬聞諸寮案餞公於江之潯東洲柳酌公酒而誓告曰中丞聞天下有逸才如騰黃驤裏矣乎夫愛騰黃驤裏者將騁之千里乎騁之庭中乎聞天下之器有純鈞巨闕為神物矣乎純鈞巨闕弗利於蒲蕘而神於廟金禮木非以其材之異固有宜矣乎夫滇南固西南百夷也漢通之而弗臣唐縻之而弗守宋外之而弗有夫弗臣也者通以貨也弗守也者縻以力也弗有也者不無義也我國國家臣妾而疆土之者有年矣豈無道之招而已哉鎮

皇明文範卷三十二

十四

以元功示之威也置以郡縣殺其勢也統以藩臬一廼歸也指以世官緣其類也察以憲臺防其姦也撫以中臺懷以德也夫聖王之所以享有夷夏非謂其勢必制而羈必詭也固曰制之不逼羈之有感云耳夫遠人非可以中國之律律之也是故聖王脩其教不違其俗嚴其度不拂其情和矣而存乎其守來矣而示以其全互其貨而弗有橫域其土而弗有撓踈其約而弗有縱是故嚮以敦獷以良駁以會殊以同此來享來王無有隱憂聖人之所獨也公之器弘弘能受識周周無他才達達無固天子勤之遠煩之劇將騰黃驤裏純鈞巨闕夫公也夫奚憚奚懼諸寮案以予為知言請書之以翊其行

鶴泉集序

李瀛

余嘗閱魏文帝與吳質書而悵然有感於友道云夫魏文之與陳徐應劉友也悲其長逝繼興懷乃寓書於質蓋弗忘故舊之意耳且曰頃撰其遺文都為一集觀其姓名已為鬼錄追念昔遊猶在心目而雲涕洟瀾不能自已嗚呼此伯牙之琴竟絕絃於鍾子而山陽之笛爰感賦於向期也鶴泉集八卷故南京光祿少卿永嘉王公所著其友侍御斗城孫公之按河南也携之行寄政暇時一展玩如覲顏面間語潘臬諸君子曰鶴泉子吾友也雅好古文辭篤志力學靡輟寒暑卒以苦心邁疾年未及五十而歿良可痛悼今其遺文固在盍梓之以傳於是方伯蔡山鄭公

皇明文範卷三十一

十五

會溪扈公乃枉駕敝廬屬有言以序之余披覽浹旬則見其詩文諸體咸典則雅馴情志深而弗詭於道諒然有德者之言也竊惟人才之在天下必本諸時與地然亦賴夫鄉先達之流風餘韻薰染漸摩而後可以名世明與垂二百年列聖右文德教洋溢育養振作才雋輩出而東嘉之為郡也負山瞰海形勝聞於天下江海炳靈鍾為彥哲是故道德文章之士後先接踵不絕于時其最著者若周恭叔鮑商霖劉元承元禮皆走洛師程氏得其心傳而王忠文龜齡陳文節君舉葉文定正則輩文端少望皆宗工鉅儒也其所著梅溪止齋水心岷隱諸集海內攻文者率樂誦之所謂歸然一世之望非邪語曰魯無君子者斯焉取

斯鶴泉子生逢景運優產猷邦而又有諸先達以為之倡

三者備矣宜其德器完粹而斐然成章也使天假之以年則造詣將益深以邃問學將益充以大其所著述當不止是惜乎凌雲之木摧于震雷千里之車忽焉折軸豈非命執余嘗慕古之人篤于友誼者不以存亡異其心恤其家保其妻子刊其文不使之湮沒其高風義槩天下仰之若吾斗城公蓋其人也詎不可以立世軌邪鶴泉子名健字偉純禮部尚書饒濱先生之子起家戊戌進士永嘉之西山有飲鶴泉焉因取之以為別號遂以名其集云

送郡丞白崖包公入覲序

戴時宗

白崖包公之遷吾漳也百姓喜且賀曰是嘗為蘇州不避

皇明文範卷三十二

十六

權璫者又嘗為成都持法不撓者其為政公明有威人莫干以私包孝肅之徒歟公下車問俗于野間疾苦于民間政治得失于狂瞽之良者曰嗟乎漳百病之邦也大吏鮮至臧否其以聞上下媒嬖無邊幅以為常是上忒也吏棘胥史相鼓扇益盜奸即蹈死地罔避懼是下慢也齊民擅山海出入為奸利里巷操戈以相攻主吏不敢問是干紀也負隅者跳梁豪滑持吏短長而扼其吭堂堦凌夷賢否繆戾而莫之省憂是失刑也夫百病之身非有攻伐鍼砭之劑不可起也猶養驕兒于掌股之上啖肉以止啼骨多而啼不止吾見其子之惡而家之債也故警憲莫如嚴糾慢莫如威立紀莫如猛正刑莫如法吾惟其是而已又曰

邦有長吏猶家之有父母也父以嚴教母以慈育家之道也寬猛並用仁義之理也孔子曰居上不寬吾何以觀及
其為相七日而誅少正卯法有所必用威有所必加也昔
張忠定公之為成都也用嚴既治及後為之用寬亦治非
始之不用寬也勢有所未可也故寬過而褻猛過而殘仁
過則流義過則折先後時也順逆勢也亦惟其是而已公
於是申法禁明賞罰為約束數章下令曰犯吾禁者有罰
餘各聽爾便乃廉得巨蠹數輩宜干法境內大服終公任
三月無敢干令者公知民可聽方務展恩信稍弛其法與
吏民更始而有八觀之行矣公所議論與所施為次第如
此惜未見其成也大尹沈君渭請贈言余故序而次之以

八皇明文範卷二十二

十七

為郡人告併以告夫未知公者雖然公連典名郡聲實並
懋天下人知之又豈待於余言也夫

賀郡伯雲山曹公旌獎序

戴時宗

雲山曹公為漳州南數月大中丞十山談公嘉其政亟加
旌獎龍溪尹蔡君某謁余文為賀余曰噫公何治之神也
夫漳之輿地戶口徼賦之所共不及江南上郡之半而守
者輒病其難治公臨之獨易焉人之材何大相遠哉方漳
之缺守也太宰古冲李公謂漳號多訟必先於刑名乃可
以公為大理有聲特茲簡任公至則語人曰為政之道其
始在任官其要在任民其歸則在於任已獄訟固餘事耳
余雅異其言不數月而漳果治夫守者郡之帥也有僚以

為之佐有令以為之屬有承簿百執事之徒以為之役使
苟事得其人則一事治縣得其人則一縣治蓋眾任其勞
而守處其逸今夫千鈞之任以一人任之則難以十數人
任之則易任人與自任之効異也故善為治者任官焉耳
矣王人者導民志而布之上下者也傳曰民之所好好之
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今舉一人焉曰某事當
又舉十人焉曰某事當必其當而可行者也其不然者反
是舉一人焉曰某官賢又舉十人焉曰某官賢必其賢而
可用者也其不然者反是故善為治者任民焉耳矣夫守
者坐一堂之上環左右前後伺吾之隙者何可勝數也曉
言惑聽優柔之漸也積疑惑志不斷之門也苟日叢一事

八皇明文範卷二十二

十八

馬月可知也月叢一事焉歲可知也故善為治者操獨斷
之威則吏不敢欺專一己之聰明則人不敢犯任已焉耳
矣夫任官以始之任民以經之任已以成之通是道者雖
以之佐天子相天下可也而何有於一郡乎古之善相天
下者正百官以盡其才均萬民以通其情總一己之柄以
底其績雖雍容廟堂之上而四海九州之遠坐收太平之
效者用是道也昔漢具公以治平第一黃霸以茂績異能
俱以郡守徵為三公公早掇魏科負大臣之望今茲仕一
郡二子者烏得專美於前哉十山公獎公之辭曰學行素
重于鄉評材識久徵於廷尉蓋知公之素者也余則推公
之大者致厚望于將來焉亦諸君賀公者之意也

送憲副孔文谷先生督學兩浙序 孫存

文谷子參河南行省議者九月矣督賦瀘淵荆量平均策
虜大行紆慮周悉隱然有北門鎖鑰萬里長城之望無何
銓曹以兩浙督學缺欲擇人焉於是大家宰嵩舉許公少
宰兩洲王公咨於大宗伯介溪嚴公上議曰兩浙文獻之
邦人才之藪也適者文尚枝葉漸離本根士流禪寂寢晦
正學事關風教不可不加之意焉者我皇上箴敬一解四
箴崇先王之道關諸子之言禁險怪之文登純雅之士奉
宣德意實屬斯官旋轉機軸茲惟其地竊見河南行省參
議政事孔某者生於陶唐之墟出於仲尼之裔當陛下壬
辰臨軒之春獻策萬言敷陳王道根極要理不為諛詞陛

登明文範卷三十一

十九

下覽之聖心嘉悅親寵宸翰拔之及第將官之翰苑置諸
禁近以備論思乃以天潢之親法當外補遂自釋褐六品
即拜陝西僉憲領提調學校事孔某乃能以陶唐之風化
其俗孔子之教變其文三秦之士勃然興焉直道不容遽
回魯汴周覽河嶽之流峙遠考聖賢之轍迹所得益宏所
造益邃矣屬者服闋補汴才益不器轉漕則會計以當樂
虜則調發以精蓋以學術飾吏政以文事飭武備不可以
一長拘也但國家以教化為先務不先於甲兵宰相以道
德佐明主不佐以錢穀孔某之官處非其地兩浙之教實
惟其人臣等僉議以為孔某宜浙江副按察使提調學校
省敢昧死以聞制曰可璽書既下縫掖之士慶於太學過

庭之族忤於闕里東南之彥肅於泮宮莫不忻忻然範斯

文之正印適膏肓之豎子矣惟河北之民則有異議乃言
於巡撫大中丞淺齋魏公曰孔使君衣食我民掎角彼虜
吾之父母公之干城也今奪之於浙浙之士固幸矣吾冀
罪焉願留之留之不得則咸為歌謠以道其情惟河南之
僚則有遐思然乃命於右使豐山孫子曰文谷子詩禮無
隱德行有覺吾友之良子之同署也今遠之於浙浙之僚
固幸矣吾冀規焉蓋叙之叙之不已則咸為詩賦以壯其
行於是孫子作而言曰大夫士知文谷子矣而未深也夫
文谷豈直為一省之才哉汾晉之郊陶唐遺化巨石一屨
而仲淹生奎星一聚而君實出皆實符五百年之昌期慶

登明文範卷三十一

丰

曆至今又五百年矣關朗之筮賣儼之占其將復驗於文
谷乎况文谷為聖人之後際聖人之朝又不止文中子之
遠援陶唐溫公之僅佐宋室而已故當以聖人之道期文
谷之設教以天下之才待文谷之事業而後為盡也諸君
皆曰善遂書之

送李全州詩序

潘潢

余與李子同舉進士官儀曹居常慷慨交出肺肝每謂李
子賈生也賈生博洽李子博洽賈生通達李子通達賈生
抗直李子抗直賈生從河南守吳公薦為博士大中大夫
諸生以為能李子舉自冢宰廖公歷遷儀曹郎中能其官
賈生遭世罔極拓落長沙李子不偶于時間關全郡全故

長沙城賈生吊屈原處在焉余難李子曰賈生悒鬱子何不悒鬱也則復相與取賈生傳讀之蓋至帝受釐宣室夜半問鬼神事喟然長嘆息曰嗟乎帝不負誼而誼負帝且長沙之卑濕也孰與版築魚鹽勞苦窮餓哉帝憐誼才而憂其量是故投諸艱難險阻備嘗之中以深折其驕銳倨肆自得之氣彼其可大父也然後引以自近如是而已耳汨羅託論誼果何為者耶昔太史公讀鵬賦嘆誼同死生輕去就至為爽然自失余謂啓梁邱不終之漸貽漢文有道之譏者鵬也君子得時大行不得則龍蛇豈以落落移意哉李子往風之傳膠亦唯人所為何必賈生於是同僚陳子賦六月翁子賦星麓吳子賦湘之水呂子賦岐路廬

不皇明文範卷三

三

贈吳侯序

潘潢

方六七十如五六十當今一縣耳孔門諸子皆讓不敢企及問為邦者顏子一人而已異哉今之人視大邦類若無足為者至語其難則曰某孔道也某劇壞也某怨區也於戲是豈知難者哉古者六德為諸侯猶必曰日嚴曰祗敬今之親民者咸有是乎而授之田又未必夫百畝也則制產難賦未必什一也則薄稅難用未必歲三日也則省役

難教未必鄉三物也則興賢難兵未必藏於農也則禦侮難九年耕未必恒有三年蓄也則救菑難即有父老及考而止百年必世五年七年無有也則化成難夫今之人執與古之人上易事而下易知哉古人際其易常憂以為難今人處其難等視以為易如之何民不轉窮且盜也具侯頃自南昌令徵拜監察御史按江東既擅直嚴嘉績取知當宁優遷知温州矣方且兢兢焉日從諸賢大夫士過余問政不已書曰思其艱以圖其易民乃寧其在具侯乎予聞永嘉多名山水昔人曳蠟最治之而民莫不用情況不為康樂者損先難而後易乾易以知難吳侯勉之

誅正序

史鑑

不皇明文範卷三

三

吳江之俗信鬼神人病率不飲藥惟巫言是聽祀神禮巫之費殆不可勝計富者倒囷囊貧者鬻田屋弗惜也故其巫日肥而民日瘠雖以衣冠之家亦習以為常莫有悟其非者成化戊戌馮侯朝京師歸知巫之病民也以為不治則日深乃赫然下令名捕其魁得若干人悉真千法餘皆逃奔出境由是邑中之誑民者戢矣嗚呼自異端妖妄之說興蚩蚩之氓狃于耳目之習利害交戰乎其中膠膠擾擾其惑也固宜而高明宏博之士乃亦溺而信之又口譏其非躬蹈其迹者甘心而不悔良由不達乎死生之理不明乎禍福之機而天理卒為人欲所勝故耳間有守道不惑者群邪反從而姍笑之致父不得以慈稱子不得以

孝名夫婦不得以義而與也其在平民上者或昧而不能知知而不能卹卹而不能行者有矣宜乎其肆行而無所忌憚也斯正孟軻氏所謂作于其心害于其事作于其事害於其政者矣侯之是舉蓋欲息邪說正人心哀民窮而憫天命其於死生禍福之說一不經諸心豈不真大丈夫哉諸凡長民者聞侯之風苟能推而行之則天下生民之困庶幾瘳矣某成童時嘗聞諸長老言國朝時置衛太倉大為屋以貯軍儲守期率民財有林推官者獨建議毀郡中淫祠足之嗣後數十年間惟陳侍御能去學宮之祠非以理者此外無聞焉然則豪傑非常之人世何其少也昔西門豹令鄴能投巫于河以破河伯娶婦之說鄴民至今受其賜而諸先生記之亦得附太史公之後以傳今侯之視豹其有異乎其無異乎安知吳江之民受賜不自今日始也但無為記而傳之者爾某故叙其事以俟有如太史公者焉

不皇明文憲卷三十二

三十一

贈守朴趙公之延綏巡撫序

張岳

嘉靖己亥夏五月巡撫延綏都御史缺上命廷推中外臣工有文武功材畧堪屬是選者疏名上請會謂莫宜吾浙江按察使守朴趙公乃以名聞上報可璽書即浙江命公公為諸生時即有經畧四方之志既登進士第踐歷兩京署即其為即中於職方最久於邊徼走集阮塞將帥材不材兵戎強弱饋餉近遠贏乏如身出入其地目視手畫聽其

議論於利害較然不爽也古人有言大丈夫不為宰相坐廟堂佐天子進退百官則當為將帥管兵萬里之外壯哉公此行也公嘗為余言國家因秦漢故塞並河山起立亭障通斥埃延亘萬餘里尤擇最要害者設鎮開閫萃精兵良甲以實之所以折伏控禦之策其備異時河西山後遼左諸鎮兵管其利害不啻毫髮小然輒相挺以變惟茲延綏孤軍赤立無崇山複谷為之藩蔽虜至輒收堡堅壁以守乘便利出戰戰比有功飛輓歲屢不繼并日以食而終無怨言蓋以天性剛義習尚專一與他鎮不同故百十年無燬軍亡將之禍夫力能為不靖者至莫可若何乃姑與之俱安幸其未至於是不求所以輯而振之此邊境安危倚伏之變未能豫知其所終也余亦謂方今以四海全盛之勢而臨制邊陲兵不患不精將不患不勇所患者制帥未必得人則統馭之宜或有未盡焉爾兵之命在食其節度在紀綱其趨向在賞罰三者一有不至饑則怨飽則驕甚焉則比周締交以反持其上上下下乖隔而精兵勇將適以資亂人而為厲階其所由來漸矣故制帥在得人公有文武材畧練曉邊事而延綏一軍又素嚮義易使如良子弟得賢父兄幹蠱禦侮寧足云云余又聞延綏治榆林蓋古榆關北距大河不遠唐張仁愿所築東受降城在大河之外或曰即東勝州故址也唐倚河為關而築城以固河故虜人不敢飲馬焉今大河與虜共之秋高冰合引

不皇明文憲卷三十二

三十四

予長驅不數刻即至近郊而邊方為之繹騷矣公治戎之暇試述其興廢而考求之亦備邊一策也公將行浙藩臬諸公命贈言於余故述其所嘗講於公者以求益云

贈郡推王君序

張岳

廬古稱地僻而俗朴余始自爵林出南流江浮廬水而下覽觀山川物產與其習尚髣髴於古所云然余竊怪國家治平日久舟車烟火遠通于萬里外徼是郡獨爾然荒林莽野彌望蕭條其居處稼穡藝事服用皆偷窳戚裂不足以為厚生可久之計少有徵發輒棄而去之如敝甑枯枿無復愛惜豈地僻則人玩俗朴則易欺物殆有以病之而然歟譬之癘魅魍魎之病於物也必於其深山廣澤人跡

不皇明文範卷三十二

二五

所罕及之地若都邑廬市一有是物見焉人必群聚而謹之矣廬固天下之深山廣澤也去京師萬里去省治二千餘里山海小民去守令之庭遠或三四百里誣謾欺苟之獎易生於斯時也欲民之無所妨病以著其類胡可得哉是以古之君子為政必先去其所以病民者而講求利術以休養之如哺嬰兒日望其長而不能強之使長如護元氣日慮其衰而不敢必其無衰必使其骨肉親戚室廬坟墓皆有網繆眷戀而不忍去然後束之以保伍飲之以征令教之以庠序而致之以徵召期會又或不得已至驅以蹈湯火亦無所辭何也彼其植根深厚義結於素也顧余之材力不足與此王君希說以詳刑來佐郡治君為人

好學而違政外和而內剛志與余同其論政所先後次第亦不異自君之至郡獄益清持牒者益少蓋數月而頌聲作逾年而巡撫錢公之旌書果下君歎然不以自多也方日勵其進而未已嗟乎世之仕者能不以遠近易險為進止者多矣而天下之事巧拙成毀亦每每相反又安知遠近易險之果為遠近易險也邪不為所以病民者顧獨無所為與不度其理而強為之其間相去能幾何哉是故緩刑薄征勸農訓俗無拂人和無幸非分余以是懸吾吏民而未能者君其卒有以教余焉則疲瘁逋流之民庶其感然而興乎是為序

表求之文集序

陸師道

不皇明文範卷三十二

三六

吳自李札言游而降代多文士其在南南錄東箭地不絕產家不乏珍宗工鉅人蓋更僕不能悉數也至於我明受命郡重扶馮王化所先英奇環傑之才應運而出尤特盛於天下洪武初高揚四雋領袖藝苑求宣間王陳諸公矩矱詞林至若英孝之際徐武功吳文定王文恪三公者出任當鈞治主握文柄天下操觚之士嚮風景服靡然而從之時則有若李太僕貞伯沈處士啓南祝通判希哲楊儀制君謙都少卿元敬文待詔徵仲唐解元伯虎徐博士昌國蔡孔目九遠先後繼起聲景比附名實彰流金玉相宣黼黻並疊吳下文獻於斯為盛彬彬乎不可尚已正德嘉靖以來諸公稍稍凋謝而後來之秀則有黃貢士

勉之王太學履吉陸給事浚明皇甫僉事子安皆刻意述
作力追先哲而袁君未之寔頡頏其間君天材卓逸文筆
華妙自其少時與諸兄尚之補之切磨講習嚮往踴躍及
出接文祝之清芬挹唐王之膏馥論議馳騁與相資沃沉
思玄詣日進不已既舉進士續學翰林佐政即署試士中
州督學南服蓋與當世名卿質正楊摧務造閭閻於是制
作粲然動師邃古詠四言則法三百篇而下視韋張作古
選則尊蘇李而耻言潘陸綴近體則宗盛唐而罕尚錢劉
南征諸賦祖述屈宋連珠三十抗行平原懲胡以儆過秦
祭董乃倣弔屈其他命篇鑄詞必則古昔雖率爾占舉亦
無妄作蓋其志存體尚固將超越千載凌跨百代而學博

皇明文範卷三十二

二十七

才瞻又有以充之故一時作者往往歛手退避晉江王道
思與吳縣顧華玉論古今文章之士獨稱君與武進唐應
德為後來之特無能出其右者北地李獻吉今代宗匠推
視海內少所許可一見歡然如故交賦相逢行為贈且命
其子他日必表生表吾墓其重之如此惜乎中遭竄斥官
簿僊蹇不能極潤色之休光論譔之業以鳴國家之盛餘
至治之績自解廣西提學僉事即歸隱橫塘閉門著述將
成一家言以詒來世而年復不永多所未就獨詩文二十
卷手所選定其子尊尼刻之以傳問序師道嗚呼師道何
足以知君邪顧自弱冠遊君兄弟間極承知獎殆與計偕
為賦晨風再上春官寵我行序贈虞之言班班在藉感念

平生其何能默乎謹據所聞以弁諸篇若君官闕世年立
身大方則有太史氏志之余故得而畧焉

贈東沙張公擢河南左右布政使序

應檉

東沙張公之為湖廣布政右使也寬而有制威而不猛政
通惠流楚人懷之未及暮擢河南布政左使群寮重其行
屬擢以言擢惟公能文請以文論曰天下之能事惟文章
為難工世之號能文者率多陵跨古人睥睨當世於一切
吏事薄之而有佚心其下者又迂遠疏曠不關世務故其
後類無所就雖跨雄闊騰特空言耳何益理亂之數也迺
東沙公則不然蓋自髫髻即以文字馳名里中既舉進士
為南宗伯屬南宗伯視他司閑靜得日肆力於文及出為

皇明文範卷三十一

二十六

副使視學江右又專以文字為官故其學益宏凡所為詩
文頃刻千百言莫不深醇精妙如行雲流水不假刀尺當
時雖被讒去位而世故以文章之士重之其後再起備兵
臨清尋陞叅政陞按察使陞布政右使仕於外服者十有
二年凡所蒞皆軍旅金穀刑名之事尤世能文者之士不
屑也而公無所厭薄巨細精粗罔不殫心治效疊見於閩
滇齊楚之間聞譽四塞而文章政事之名自是日並鳴於
天下空同之華大復之富皆名冠一時而施諸政事則謬
端穀端肅公之功業偉矣而文章不為世所許公既優於
文字又不厭為吏熟知政事謂非兼材者邪竊觀古者名
公鉅卿遭時遇主立代言之地渙汗大號皆能震動四海

盪滌事變故傳檄可定征誅所不能加之虜折簡可呼法
今所不能制之臣姦臣賊子懼秉筆而受惡武夫叛卒聞
敕令而感泣悔過文章之用豈不賢於百萬之師哉公官
至左使迫近公卿之選則作而任大臣之事固有時矣幸
天子明聖海宇寧謐即司制命施之朝廷薦之郊廟以追
湯盤周誥商詩魯頌之盛其或事變之作出於不常則布
宣德意奠安中外於古人當不多讓如以辭而已矣非群
寮之所望於公亦非天下之所望於公也

贈東沙張公巡撫四川序

葛守禮

蜀西南天地之偏也山川險塞通中原益自秦始諸葛武
侯稱其地曰沃野千里天府之國由彼言之則爾其於中

皇明文範卷三十一

三十九

上終為跡迹嚴教之訖嘗亦後矣我朝既建為列省舉以
京朝都察之職附循其地蓋曰蒸民利蠶官吏臧否變夷
向背戎行整肅非有紆理曷安遠地而復以虛置機宜待
命于千里之外或失後時廼假以便宜之權俾遂行事若
是則真寵之使其知安震曜之使其知肅懷來之使其知
慕申飭之使其知戒是都察之職而附循之宜也非厚事
乎于時缺其人上命簡大僚之賢者以往衆咸推東沙公
可遂得俞旨勅以綸言戒之勿替公拜命發程有日諸嘗
侍公者皆曰東沙公撫茲川蜀是將有大造於西土維西
人咸有愛戴公亦得展乃平生膏施之光所樂攸存是可
以為公賀爰張祖遺言以贊公行萬子圖之禮體然曰坎

蛙之適不足以語神龍之變化斥鷃之遊不足以語焦明
之寥廓曲士之福何能希通方之逸軌哉然嘗聞公之樹
矣秉文江右士風喁喁爾整兵清源威靈赫赫爾心切慕
之曰此固才無文武者乎而未識其所由賓也已而閱芝
園之集大之洞陰陽小之該盤几述物情明治軌莫不炳
炳然如指掌蓋悅之不忍一置手所謂一代之作者非與
而未微其所由發也已而來旬河藩得侍同采謂寧民莫
如休息務在省役汰祥符之錯徭若千蓋匝月而附郭之
民蘇矣總括經賦籍為令規是布是稽猾胥不復能上下
其手蓋數月而樂省之民蘇矣至給宗藩之祿人以千計
者二銀以萬計者十一日而舉人得其歡在昔免譴為難
而公饒為之期月而可殆庶幾乎此之猷為舉而措之天
下不可勝用然則其撫蜀之效可從知矣權衡之不可欺
以鉢兩定於審也金錫之不可淆以鉛錫精於鍊也虎豹
之不可喧以狐狸壓於重也三者具而全蜀之在目者
約矣文翁化蜀者也禮以為國也武侯服蜀者也法以威
衆也而皆為從欲之治蜀人亦知方久矣公以威惠並行
蜀人將畏且愛不曰乖戾復生吾不信也得卿在蜀朕無
西顧之憂為我皇上傳諭也不亦寵乎然則豈獨可為公
與蜀人賀也與哉諸案曰得之既以祖公廼謂御者曰幸
至劔南揚於衆曰福星至矣

桂溪文集敘

黃佐

宋歐陽公文章經濟天下翕然宗之荆舒繼起摘辭雖工
掩於相業愛而傳者罕矣方是時二程在朝忠言入告上
每俯躬嘉納風及用舍亦動首肯然典禮法度一變雖異
訪諄切莫之能繹也臣從善則可以善君吁難矣哉 教
皇帝豫遊時史官敢諫者惟梓溪舒先生一人罹杖後病
卧院中掌院者懼禍使人標出之先生屹不為動曰吾官
于此當死于此既謫閭閻衰瘡就道或勸俟痊先生曰死吾
分也敢少留耶宅憂扶柩自江而湖忽雲垂波立舟楫危
甚為文顙祭風濤頓息人服其精誠于時再諫再杖抵家
則沒矣年四十有四爾謂之烈丈夫者非邪平生清苦家
無立壁儲御史良材為卜築會城居其妻孥佐最歲過之

皇明文範卷二十二

三十一

二子奏奉出其文相示於平先生勵志聖賢之學氣節文
章蓋餘事也江右大魁惟一峯以道鳴世先生實繼之其
策名清時同令德榮問同官止修撰抱道而終又同雖解
之伊洛諸賢可也夫豈徒以文傳者哉憶歲丙子偕陵陽
梅君百一北上偶論武王伐殷歲在鵠火通考象緯弗載
因推步之歲自烏帑旅于龍首我聖祖殄平偽漢丁未改
元星紀異分也壬午靖難析木燕分也福德所在其應如
響可弗詳乎梅嘆曰向見國蒙亦論到此佐自是知先生
比入史館先生復官造朝相見握手謂曰吾識君於百一
久矣自是過從驩甚嘗曰心術與學術相符者也懷居與
懷利相因者也息勝欲欲勝義則其心死其學偽吾儕格

君其豫在此佐恒衣其德言每察先生端居終日讀書治
事之暇未嘗晝寢夜必計過自訟晤即相告蓋乾乾惕若
其真積深矣嘗謝馳恩騎入吏部堂屬噴有煩言先生將
奏其作威佐謂曰曾記定性書乎人於怒時遽忘其怒先
生謝曰吾子督責是也即焚其草每言歷象古太史職也
中星以日為主七政以歲為主凡盈虛朏朧伏逆遲留如
指諸掌觀望星氣占則必應佐弗能及也其論西山變律
謂擴前哲所未發佐謂此乃京房執始變虞之屬耳執謂
不然居二日來曰吾過矣檢漢志果京房律也因言鍾律
度量所以治歷明時康節粗得大意而不能建律運歷將
舉禮樂必也周官乎觀大司樂則律歷備矣佐深韙之惜

皇明文範卷二十二

三十二

其著述散逸茲集特十一爾吾廣方伯張公整學憲張公
希舉皆先生鄉人也聞而欲刻之先一夕佐夢先生來顧
語笑如昔懇曰吾文欲刻盡慎擇諸明發而二公果至於
是手自校選定為五卷於平先生信神明矣哉蓋其為人
也其死忠勇其孝感誠其從善敏其自治嚴其提身潔其
處貧樂故能合內外貫天人名理如程朱詩文如韓歐而
多所自得使若荆舒之逢時則率典迪而媚嫉者消矣然
則先生進退存亡其為天下國家所關係豈細故哉佐於
是重有感焉

送王子推謫滇詩序

胡侍

夫詩之裁雖曰因心鮮不緣物故鬱陶欣暢情以遇遷廊

潮江湖氣致則別是以國風率興於感物作賦必擬平登
高蓋外景既融性靈自躍即勢會意斯近自然苟或陰伏
湫隘圖寫高明腐毫鏤心終乏天造是知月陂雲浸實釣
詞之歸虛霞嶂風林即獵奇之崑鄧也弘治以來海內詞
人鳳興虎蔚足以含跨六代陵轡李唐而秦雍之才十居
其四說者謂終南太華有以敦其氣洪河清渭有以湛其
思夫豈虛哉王子推篤志二南馳聲三輔茲以上書瑣闥
下窺昆明夫見明楚之南徼也在昔三閭大夫被放沅湘
行吟間作其徒宋玉薄遊雲夢廣其流制信皆體物之鴻
撰範世之英音也而銓文之徒以為得之江山之助斯篤
論矣王子推軒翥關右放跡洱海游泳江漢歷覽荆巫躡

皇明文苑卷三十一

三十一

屈宋之往躡探融結之玄珠斯亦卓絕之壯觀瑰偉之勝
遊也夫其動目驚心發材藻志意眇小於朋游縉紳咸贈
以言而莫不悲離惜遠音節鬱伊余乃洞究詞情斥冠群
作

送衡村范大夫報政序

林希元

范大夫治廣南三年而報政卜日戒行同寅諸公走觴奉
饌酒三行林子揚禪言曰壯哉行也致遠升高於是在矣
大夫曰夫致遠者必有卓越之才焉必有飛騰之譽焉無
已必有速化之術焉而予皆無有也故歷仕三十年官不
踰四品分也已矣紫陽雲谷之間結數椽以自老於願足
矣而又奚外之望林子曰吁茲大夫所以度越夫人予所

以尊大夫也吾聞君子之立政者五而其觀人者三明以
燭奸敏以經物貞以執憲利以厚生威以除患五者所以
立政也垢濁者易汚沉滯者思通飾偽者易變三者所以
觀人也大夫之立政也情偽微燠若觀火其明有如此者
紛結盈庭若裂繒逆刃其敏有如此者有法於射若射之
有志其貞有如此者吏政不苛民有蓋藏其利有如此者
梓鼓不驚民無寇患其威有如此者四知其畏歸惟圖籍
吾於是觀其介矣十年不調無書權門吾於是觀其靜矣
抱潔守真益久而操不變吾於是觀其誠矣夫行法以俟
命者義也履正而祥亦至者恒也實循而譽弗逮者命也
外困而中弗煩以熱者達人以義處命也大夫其以義處

皇明文苑卷三十一

三十一

命者與雖然十年乃字其天定也大器晚成非物之災也
松栢之初也厄於牛羊困於蓬蒿既而蔽日月于雲霄霜
雪不能侵工師莫敢睥睨明堂清廟取而棟梁焉柱石焉
何大物多艱而道無終屈也大夫實循而譽弗逮歲月逾
邁而官拓落是松栢之初也又烏知蔽日月于雲霄廟堂
棟梁柱石之不在於斯乎此予所以祝大夫之升也大夫
聞予言起而謝且遜在坐諸公聞之僉曰誠哉林子之言
也於是齊觴以祝大夫

贈胡可泉參政序

吳昌

天水胡公以參政守浙西之三月驛書至罷公政俾俟後
命浙小民驚走問故相與嘆曰吾儕天之戮民不然胡亟

去其撫我者也而胥魁大猾舉欣欣焉曰尚能使余荷校邪予聞而悲至泣下四明萬子謂予曰國士謀之矣焉用悲予聞而愈悲曰嗟夫才之為公崇也放屈踈賈擯擯廩白猶有招焉為原而不怨為誼而不激為衡為白而恭且慎如是猶譏焉徒以才之故爾是故雉斷其尾悔其文也爵噬其臍困于芬也夫物奚咎哉亦才為崇也無才者吾知免夫雖然土木而冠裳之國何賴焉今人執往牒嗚嗚讀忌才事扼腕憤膺孰不如予親見才子顧弗容焉安用悼夫昔人邪往者公守姑蘇也或刺之而姑蘇人曰是公不持吾一錢者茲蒞浙浙人復云然刺也才之故歟且吾土諸司之萃也民病諸卒徒踰餓殍焉公始瘞其趾而公

皇明文範卷二十二

三五

歸矣遲茲之憾墜民之依謀所致也夫患奸則侵違民則讒上侵下讒予何以託于茲上余是以悲匪直愛夫才也萬子曰何言之深也子非有求于公公非有私于子者也嗚呼是固予所宜言也已

贈邵京尹序

吳鼎

同明相照同類相求同好相成同病相恤同心之語必臧易曰水就濕火就燥雲從龍風從虎蓋君子必類聚云夫居視其所與違視其所舉有餘視其所予不足視其所不取此交游常談爾然昔人是以卜相焉嗚呼觀其於交游且不苟其肯苟於社稷之計哉鼎也病伏海濱雅聞石峯公天下高士非其友不友往公自中丞出浙省也特枉車

騎過敝廬一語相投如平生驩所以恤其疾疚教其關失者備矣諸大夫莫不聞毋亦氣味偶同與竊觀公之為人遇合已者傾身慕之其有汗行雖隆貴弗能忍見俗士以是寡附焉然內行脩潔正論疊疊練達朝章緣以經術使得早還公卿丞弼之處將無正色直言匡朝寧國之効乎假令託不御之權臨險難之節所謂招之弗往揮之弗卻者不在若人哉顧父淹於外混諸庸人此同好之士所為流涕而太息者夫今年徵拜京尹而後君子之類喜可知已公獨謂余曰吾所以待子諸大夫莫不聞今曾無一言片辭以送我哉余曰唯唯鼎抱痼疾不自療何敢言事公曰雖然必有以贈我鼎折肱知醫者也請以病喻聰明材

皇明文範卷二十二

三六

解者病於癰疽聞寡陋者病於瘡癤良無斷者病於痺伉屬守高者病於惱沉緩後時者病於痿廢心浩大者病於健忘又有甚者卿原媚世之徒有病之實無病之形病在骨髓以今天下多病此安得過扁鵲使咸治之而霍然病已乎如公之方正博聞有道術所謂能治之者也益廣交道勉思中和并包無容更化群枉同歸于治不亦善乎顧諸病不難療而骨髓之病病國尤深非破胃滯腸之神未易為也書曰若藥弗瞑眩厥疾弗瘳公行矣為我謝天下之有是病者易少瘳乎公曰善是同心之語哉因序次云

海塘事畧序

吳鼎

余讀河渠諸書而三嘆治水之難也夫閭閻為海諉諸天

數民則謂司我者何不仁起而塞之賴林竹槎石留與於
負薪之役者又徵文刺譏當世多言亦可畏哉鄙語云溺
則丐命出則索錢甚哉黎民不可為深長計也悲夫余嘗
東望海濤北俯三具循行錢塘石防天塹父老曰徵武肅
王茲其湯湯乎彼錢鏐亦丈夫也真能射潮東邪顧撫駕
方畧何如爾他日遺民過其墓垂涕尸祝祠之孰與當時
任怨之多哉余於是又嘆其有立功者終不昧夫海鹽視
錢塘為下流海益善決駁駁及邪時非無武肅之智也而
拘文章俗之人媮安不事猥曰毋動為擾譬之敗垣居水
寢處其下土未及崩因謂之安海鹽之塘何以異此往聞
長老言水樂中海濤漂溺人民壞良田廬舍以萬計官民

不皇明文範卷二十二

三七

遷徙崎嶇救患累歲言之於邑有足傷心者嗟乎向使早
為之所捐數萬金竭三吳力猶將為之消消弗塞竟成滔
天悔可及邪竊嘗籌之濱海郡縣數數捍患無已如出數
年修築之費一大治之塹山烟壑起三江之口南屬海鹽
西南至于海寧接于錢唐延袤數百里石隄鱗比自非懷
山襄陵之勢未易敗也是雖勞費不貲而晏然百世之利
誠為上計不然及患未深繕完要害故隄而穿渠疏鹵海
塘既堅民食亦便去害興利而費約日寡若焦廩訪之為
海鹽計者亦可以百年安哉苟俟汜濫既甚猝發閭左之
繇搏沙聚灰欲遏洪流此與以手障何異可謂無策嗚呼
難言哉余曩辱焦公同官雅知其大非常之功而不惑人

言者海塘方畧具如左云後有君子欲推而行之得覽觀焉

贈李明府入觀序

具鼎

支離子竊伏海瀕人語之泰山崩不信曰是鴻龐敦固自
昔盤石之宗也惡乎崩良久嘆曰有以夫有以夫大國名
山百物所生人趨求之廬者莫者巢者穴者坎者封者臺
觀築作斬艾其材木剋鑿其金石墮斷其地脉日相尋焉
而山之元氣益以離矣惡能無朽壤哉嘗聞天地成形聚
于高者必壯其址址雖卑其負荷弘濟力矣余是以無虞
泰山之崩也今夫大都萬家之邑譬則名山而百司庶府
羅有境內猶巖巖廬茨之錯居也政令旁午百役並作獄

不皇明文範卷二十二

三八

市姦利鮮不有求于民為民疾苦而國之元氣亦日以踈
不猶諸病夫山者哉噫嘻山雖堅有時而圯都雖盛有時
而敝是故泰山之石少摧而終不易者係夫厚址都會之
民愁煩而終不悖者係夫良令傳曰貴以賤為本高以下
為基長民者慎毋恃大都敦固不摧而忽今之功則幾矣
去年太原李君來令錢唐錢唐江南一大都會也眾意君
少年世家進士且厲武猛立威名而君乃奉職循理身修
而諸務不亂聽訟決獄恂恂如與家人言終不尚嚴刑有
古循吏之風臧供億省禁令慎追逮簡繇賦罷宴將地諸
彌文不急凡以懼傷良民而挫邦基也殆孔子所謂節用
愛人者邪父老子弟咸相告語吾役雖勞今無苛政幸相

以成仁哉二先生之所成仁夫人能言之矣然有繫於救敗存亡與滅繼絕世或未之知也乙亥文山以勤王兵入衛即議建四鎮以却大敵執政者不從明年知臨安請從封二王鎮閩廣以圖興復執政者又不從及元兵壓境始行其言則宋之亡而未絕者有二王也故雖國事既去猶足以延宋祀三載向使從其四鎮之議而舉國以聽命焉則所救敗存亡必有以大過孔明而媿休臣靡者矣疊山得守信州大結民兵捍庇饒撫隱然一長城也比敵退執政者欲假軍費罪之何邪明年敵下安仁攻信州人遂不守則先生變姓名以去之宜矣雖其才畧有非文山比者然十年之久猶拳拳以武王太公之興滅繼絕望仕元之

皇明文範卷二十二

四十一

故臣是其一念不能釋宋之仁豈有異於文山哉嗚呼使文山之忠信於前則宋之祚未必移也使疊山之志伸於後則宋之祀未必廢也然則二先生所得於道者不其有以勝天平哉一死以成仁固不足為先生多雖然宋亡而文山幽于燕者三年元人感其忠誠將釋之留夢炎曰天祥出復號召江南豪傑置吾十人於何地夫天祥毀家以紓國難身九死而不顧若十人者安知其終不死邪疊山匿於建寧者十年元人亦屢詔釋江南有罪人矣留夢炎程文海力薦而執之至燕夫枋得一也前日共擯之於宋而今日交薦之於元何邪是亡宋者固宋之宰相也非元也殺二先生者亦宋之宰相也非元也不知宋之諸君亦

何負於宰相也哉

史記考要自序

柯維騏

柯子曰余讀古人書六經而下蓋有遷史云遷以命世宏才纂承先業述往事思來者以自比於復麟之義世固莫之許厥亦鮮儼矣今觀其書採輯經傳包羅古今自軒轅以迄天漢數千年間禮樂法制興衰嫩惡咸可考見是故其序述該稽古者徵焉其文辭奧立言者宗焉雖事有抵牾而議間未純崑壁微暇無害其為珍也世傳晉唐名儒詮註凡數家獨所謂索隱正義未能深究厥旨如曆書馬逢攝提格畢聚斯太初曆法耳乃謂漢用周正曆述甲子七十六斯部法耳乃謂後人所增左見曲說以誤來學者此類不能悉數心竊憾之比在告多暇爰據所聞正其牴牾而補其闕遺與夫班氏譏評爽實漢書增損畢義少孫補綴亂真諸儒紀載異同亦申辨焉撮而錄之凡十卷號曰史記考要嗟夫聞見易淆取舍殊尚揚雄所以致論於閨市也即以魯史言之何休非賈逵之議劉炫規元凱之註而二子竟為康成穎達所排孰謂可否無定論哉不揣膚末輒有指駁尚俟博物君子折衷焉

送諸生計偕叙

柯維騏

世之為業者四而成於其志一也農之志藁萊辛勤至秋而納其稼焉小則百廬大則千倉斯農之成也賈之志跋涉貿易隨處而貯其贏焉越則珠璣蜀則錦綺斯賈之成

也工之志知巧運用受直而輸其技焉車則行陸舟則濟
川斯工之成也士之志問學淬礪希古而遵其軌焉以通
克為富以德立為寶以才美為器斯士之成也然士之成
上則聖中則賢視三業為難語曰千里相望是比肩而立
百世一出是接踵而至非以難耶夫士在平居論議操脩
豈與庸眾伍及出而膺事任耽利祿棄其素學不啻弁髦
計所獲第與農賈等其為世賴曾工之弗如噫亦陋矣茲
秋大比莆士聿從講學而得雋者黃生陽宋生萬葉唐生
師錫林生兆箕曾生夢鰲林生廷鶴方生沆林生恒游生
桂香凡九人而沆也魁萬葉也亞人曰曾宗之門何才之
盛余曰未也諸生行赴南宮緊仕藉榮達之路易以溺人
不皇明文範卷二十三 四十一

馬耳

皇明文範卷之二十三

序

賀大司馬半洲蔡公戡黎叙

王鳳靈

大司馬中丞半洲蔡公始為諫議以忠謹自結主知荊陟
卿丞殿茲南服文武憲式戡伐弘多初平陝次平交南次
靖九司之亂次乃戡黎既歸自雷陽乃以載陽之日開鎮
粵之堂歌彤弓之雅以飲御諸屬維時兩粵六事大夫暨
首郡之吏咸次于庭酒再行有執爵而言曰濯哉功乎夫
環自有郡以來世不衰黎患介而禦之輒淹年歲納坎窞
曾不獲窺其土與人於是乎黎而滋之黎始大徂崖陵二
城縣若蟲紐所由來遠矣乃今以旬時之力闢疆數百里
俘馘五千四百有奇降衆幾萬人其為功也不伊濯乎夫
嚴阻幽箐黎未嘗改險也鈞弦鈎矢之技猛發奇中則猶
故習也屯衛上族之雄車騎矛戟之利稽之往謀其數且
弗能盈也轉輸餽給僅以不匱匪必加多於曩昔也然而
老壯異形勝比殊勢先後功伐不相謀者其故何也蓋聞
戰有五克焉審時則不諄審勢則不狃審變則不推審賞
則勸審罰則嚴彼以始秋而濟莫而入金行助順禾實獻
資舟艦利涉而士無饑癘非公之晰於時乎考圖問嚮以
周知近遠險易之要計程而舍晝期而趨可謂辨於勢矣
嚮者間先伏者携土舍熟黎或望或貳公皆廉而得之因
其徂以為用然後真理焉不亦達情而盡變乎先至者賞

能輯下者賞勇而先登有峻賞夷而靡獲者亦賞岑巖卒于軍公親爲文以祭又使人護其喪所至有司傳祭之士酋莫不感奮傳語相呼曰殺賊殺賊不可謂勸乎將有培衆兵或攘取居民畜以食公執而戮之以徇于衆曰毋若茲人之不共吾命也夫誰敢不嚴是故以戰則勝師用壯功多于前聞則此五克之爲也雖然師亦有三至焉仁以先之斷以行之讓以居之觀功而首獲勳譽而冒饗者皆不得爲大人之貞吾觀公之始事若重有憂者上功多獲每惻焉不怡其爲詩曰入井亦知憐赤子倒懸何以解蒼生非夫至仁而不殺者有是言乎夫不殺者非無殺也不皆殺者也殺以止殺所以爲仁也及事之殷也或言勝敗

皇明文範卷二十三

二

雖期膏冠可即止畧取所獲級而上之以塞兵事黎亦少誠數歲不爲梗此振古遺術也公獨毅然曰夫寇不威不懲不深入其阻不足以貽民百年之安若嘗焉即止以圖全於已而以寄患於後吾不爲也豈非天下之大勇乎既泰甫公尤退然無恤於志曰毋爲吾望也已乎戈有虛名非余心所欲也夫自一馘而上皆天下之所奔走焉而公駿功駢庸一若無與其受成而竊議者則既以陰以階矣公固粵師之長也九司之戰三年不報議峽之平量移左司馬交南之經稍晉右丞群望方大缺於公而公益虔不怠遂巡却避固請不得命而後就列焉黎捷之上若不得已斯可謂天下之至讓矣易曰勞謙君子萬民服也公之

忠足以結主而勞足以服衆雖以其功自下天下之望歸之矣出而師入而相從民望也天子行將召公矣諸大夫請賦九戰之章以爲公賀遂以次稱觴爲壽君子曰軍旅之事組豆之儀與風雅之音備矣不可以不書乃書爲叙

贈李木軒叙

王鳳靈

豐城木軒李公貳吾郡期年者九將奏績成于天子簡邑侯趙君謀所爲贈告之筆峯子鳳靈曰公行必得吾子言吾子知我又最知公者余應之曰靈奚知辱知於公與夫子耳而以我爲知公則猶衆人之後也公禮士勤民口碑具在昔者群士誦之於靈而靈爲之叙固衆人之後之知耳而又奚言之可繼也無已有航海之說焉海之遙吾不

皇明文範卷二十三

三

知其幾萬里也航焉以濟者吾不知其幾程也然而帆舉槳運無騰蹻秘怪之物與之爲遭重而厚風助順水波不驚則其先登于岸者日計而可或帆舉槳運雖勿遭夫騰蹻秘怪之物而風之積也未厚波之流也或揚則其登于岸者旬計而可其或厚風不興水波自靡百靈秘怪出沒時見非夫擢夫宣功枕師正志篤纜之人各迅其役而又積以數月之期未見其能濟也國朝稽古勵官三年以爲考六年再考九年爲終考終考者官序之大成也是必晉之寵秩昭其成也離之故所更其試也是宦海之岸而百執事之所望而登者也然而三年六年之間或乘之時機或假之推引量移而特擢者何限微風波之幸以有攸濟

豈直航海為然哉幸之勿微惟楫舵篙纜之力是憑是試則九年之考是矣是故智以出謀揚其權也願以立志正其舵也勤以共官迅其篙也信以持遠維其紼也夫四物者有一不張焉將沉淪蕩覆是懼又何所望於岸而計先登哉故夫知航海者可以知官矣知官海者可以知公矣趙君曰子之言然夫四物者奚之而不濟也公將大有利涉矣請書以為贈

林克容考滿還南康叙

王鳳靈

南康佯林克容氏秩滿三載上厥功於吏部問所職曰捕寇問所為寇曰湖為之藪問所捕曰盜之矣問其所以盡懷之即抑珍之耶曰固亦懷之而已問其所以為懷曰吁

不皇明文範卷二十三

四

政之不節而民之多艱彼其父母妻子所仰賴之身不忍奄以斃也憑其愚且悖以偷斯須之命於風濤矢石之間吾又不尊其所歸而徒恐懼以干戈之役以堅其叛是以日漫而莫之遏也某之始至部也有捕而至者釋而之農易其舟兵而耒耜之既數月則進而語之曰湖之獲孰與汝田曰不如金革之事孰與汝耘耨曰不如舟之衆孰與汝里閭比隣曰不如又曰盜之名孰與為吾民良彼乃汝然曰窮路莫歸今而後更生之有也宣之於其醜銷兵伐舟以來服田事者凡千五百家斯民之弗自叛匪某之捕為功也考者嘆曰有是哉視之部使者剝膚為然曰有是矣是惟爾功龔氏之治渤張氏之降嬰其為捕也孰多

焉最爾書其亟還爾康或曰君之始莅于康也三年以憂去其再莅于是也三年以滿來今又莅是矣康之人豈得父而私君君之賢有不可以勸耶筆峰子鳳靈聞而議之曰是一往而三物成也政成而弗擾者民之利先事而後獲者下之忠久任而責成者上之信君其還其無華爾成康之人有永懷尚亦有顯庸

送邑侯徐東溪序

戴熙

粵我皇上撫運中興厲精化理用成嘉靖之休嘗數詔宰司考視成制擇進士可任治民者悉布寓縣既又擇其治行以最聞者疏請徵入補給事中御史及部寺屬員惟其材之所宜蓋至于今二十有七年而賢俊畢庸海內康阜

不皇明文範卷二十三

五

焯乎盛烈將黃虞亦靡讓焉甲辰之春永豐東溪徐侯起家廷對不數月而出令吾鄞時松皋許公寔為吏部公往以憲節行視浙東知鄞故句章甬東之區在明越間號稱鉅邑非才敏著聞者不宜居之而侯惇大慈明乃屬之惠綏海鄉殆古大臣為官擇人之意歟余適需次京師因見侯語政通變執方詳于制理之要與鄉人之在朝人交慶曰吾民茲有遭乎於是侯至則講求利便審視緩急而興行之若鋒刃發劍而支節立解窮鄉遠谷湮鬱之情始得造庭而求暴矣會連歲旱饑老稚待哺與死亡待瘞者日盈於途侯請盡發倉之儲粟帑之贖金以賑以劑又言於朝蠲租弛負墾力撫摩里無追呼民不重困今負未盈野

而耕者負販盈市而鬻者則皆鼎所起溝中之瘠也日本島夷泛海求貢侯自當道曰貢不俟期非制也此必有利互市而導之者不卻之後何以制且吾疲民尚可勝供億之騷邪卻之比再至人然後服侯之明而戴其仁番舶頃市海上姦究射利漸為之根抵窟穴蠱蜚鼠盜遂忘畏忌朝議出大臣提兵制置部使者按行旁午以侯治素整暇屬之俘執訊讞之事侯謂民愚以貪死賄由失其防一旦根連波濫仁者寧不隱乎故哀矜懲艾悉當其情未幾詔下吏部徵侯民驩呼奔走將述德政鏡石樹之邑門侯辭不許余諗於衆曰上知侯賢召還且擢實臺諫臺諫得計言天下事而利安之國家以德澤濡養群生豐亨泰後法

不皇明文範卷三

六

制日疎民不力本而內窮於財外又得為僭踰之事則衰孽必萌乎其間夫君子之制政猶防之制水慮其溢淫納之軌法侯治吾邑已見其端而遏其末流矣今天下所當深憂而亟圖者寧無有大於此者乎異日有以裕民防海之嘉謨告于天子必侯也侯雖行豈遂忘爾民哉諸掾史以余知侯固以文屬叙其善政之大者以著民所以不忘之意

虛谷序

鄭洛書

友人姚君在明以虛自命予曰天不可名道不可名命之曰虛若能抱一乎能勿失乎能侗乎能懷懷乎能空空乎能忘法象乎能棄糟粕乎君曰吾有取焉上不在山下

不在浮泉茲為口川茲為股山林最佳萬籟怒號或叫或謔或突或咬唱于而隨囑囑而應大和小和調調刁刁欬而藏之寥寥寥寥此何取哉吾取諸谷予於是信君之虛也夫谷之虛有謙受之義有感應之機焉受而不感則稿梧君子不能也感而不應則蔽音君子不為也君子名矣無為名尸謀矣無為謀府五性其運耶七情其發耶孰推而行是機緘其不在已耶飄瓦者人間世耶雲者為兩耶兩者為雲耶噓之以風歸太空耶彼其法象非無糟粕固存行之以人出之以天合之以知覺達之以太玄其動也直其靜也神神者生之本也有法無法因時為業有度無度因物與符去成執離常形光耀天下復反無名吾不知

不皇明文範卷三

七

吾之為吾而豈知谷之為谷夫然虛之至也因序以歸在明在明隱几而齋仰天而嘯嗒焉坐忘

國寶新編序

廖道南

國寶新編者編國朝弘治以來諸名家之文也命曰寶者何惟賢為國之寶而席珍焉者也曰新編者何自空同而下八厓而上凡十三人存舊也編之者何大中丞東橋公也內史氏曰予讀斯編未嘗不三復永嘆也夫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帝者絕德非忘德也夫人而難為德也時則有同德之臣浚明亮采贊典謨厥文渾渾爾其諸乾寶之協運者乎王者絕功非忘功也夫人而難為功也時則有同功之臣變理寅亮宣訓陳誥厥文噩噩爾其

諸坤寶之協符者乎聖者絕學非忘學也夫人而難為學也時則有同志之士傳心翊道昭往晰來厥文穆穆爾其諸人寶之協策者乎是故協運則德斯象乾矣協符則業斯象坤矣協策則言斯範世矣故曰蘊而為德行發而為文章舉而措之為事業所以人天地而一之者也萬世之寶也乃若子長更生屹為漢雋峙與仲舒之醇退之子厚蔚為唐宗疇與文中之簡永叔子瞻雅為宋望疇與茂叔伯子之正惟醇近德惟正近功惟簡近學君子有取焉我明啓運上追隆古故洪武建文間若景濂之疑道希古之正學厥德足徵也永樂宣德間若文貞之宏博文清之寧靜厥功足徵也成化弘治間若文正之清修文恪之沈潛

皇明文範卷三十三

八

厥言足徵也乃空同大復又才力振古而後渠浚川是羽翼之諸子相繼組豆庭軒簞簞廟廟浸浸乎盛矣東橋公麗澤惟勤獨立不返衆負氣廣之以德衆矜能崇之以功衆尚華敦之以實是故群芳凋落歲寒獨存列曜潛曜曙星猶炳此東橋公所以珍於數子者豈直曰空言云爾將德姬帝弼功擬王勲國家之寶連城爾矣書有之惟周公克慎厥始惟君陳克和厥中惟公克成厥終予讀斯編未嘗不三復永嘆也

叙崑嶺

廖道南

王子自燕歸崑山鄉溪江子水南張子龍湖張子黃山王子咸相與吟諸鄉溪子曰夫翹林之枝風折之殘周行之

蘭物踐之傷產非其所也滇象之齒反焚其躬隴鳥之舌自鍛其羽招非其尤也是故產得其所則斂人垂泣而雨珠弗得其所則胡人見布而疑毳招得其尤則市子攫金而忘跡弗得其尤則荆士抱璞而增哀子知之乎王子曰咨庠知物矣水南子曰夫谷鶯之歌終和且平河麋之交既微且殫志之不同也白駒之思爾公爾侯貝錦之譖是冀是斐盟之不協也是故志得其同則傾蓋有斷金之契弗得其同則蓋簪有投石之奸盟得其協則終身有宿草之感弗得其協則旋踵有止棘之譴子知之乎王子曰咨庠知人矣龍湖子曰夫璫珥環玦掩日之精飛流撓奪星之明象之或愆也峯崩地陷損山之威漲溢淵淪壞河

皇明文範卷三十三

九

之信形之或怪也是故象得其度則五緯有聯珠之瑞弗得其度則三辰有乖次之占形得其常則五嶽有效靈之禱弗得其常則三川有涇竭之患子知之乎王子曰咨庠知變矣黃山子曰夫顏孔躋修壽夭胡齊屈放靳庸窮達胡均數之弗偶也商幽演易大道以明漢律授書古訓以傳時之能宜也是故數得其偶則王即可以應讖弗得其偶則李廣厄於逢奇時得其宜則曹參坐以致平弗得其宜則孔明難於興祚子知之乎王子曰咨庠知命矣內史氏嘆曰於乎王子知言矣子何言夫鄉溪子之言物也而物物者情知情則明與德為隣水南子之言人也而人入者性知性則誠與時偕行龍湖子之言變也而變變者化

知化則聖與道同運黃山子之言命也而命命者天知天則神神則難名乃若匡章避謗伯奇遠嫌非明者能知其情乎孟軻厚母曾參殺人非誠者能知其性乎周公操戈伊尹負鼎非聖者能知其變乎大舜浚井孔子接淅非神者能知其命乎是故君子知情而後能制情知性而後能養性知變而後能處變知天而後能樂天是故知情者其明矣乎知性者其誠矣乎知變者其聖矣乎知天者其神矣乎王子知言矣乎何言予何言

代撫序

廖道南

何中丞伯植巡撫大同諸柱史咸徵言以贈內史道南曰凡爾君子亦既服休服采歷試茲難履議云何諸柱史曰

自明文範卷二十三

大同古中原藩屏之地也玄嶽為鎮紫河攸帶象離昂畢國野綿邇是周之所造邦也鴈門為臨馬邑間阻雄堞延袤烽候世守是秦之所創險也五原為屏九縣開宇樓煩以除膳陽靡禦是漢之所阨要也桑乾為限紇真保障元魏湯遺宮觀在望是金之所據雄也是故知雄者可與執要知要者可與履險知險者可與殿邦道南曰是謂識勢矣又曰大同古英雄用武之域也廣武之關鬱為戎壘蛇鳥為陣貔虎為侶是周勃之所宣威也飛狐之口曠為間道椎牛饗士種廬不擾是魏尚之所施信也金龍之陰冢冪雲三禁受降以綏夷貊是張仁愿之所固守也雲中之陽峙為金湯阿竿授首以靖朔方是李光弼之所握樞

也是故知樞者可與用守知守者可與推信知信者可與振威道南曰是謂識機矣又曰大同在我朝為鎖鑰之門也白洋之戰烟霾盡霽神人助憤瓦石皆飛是高廟之所擢靈也鴨綠之征霜霰凜栗禽蒐草薶莫我敢角是文皇之所揚烈也武安之鎮號令嚴明士樂為用寇弗敢侵是宣宗之所崇勲也肅敏之守終如其始積數十年人爭敢死是憲宗之所表忠也是故知忠者可與樹勲知勲者可與裨烈知烈者可與贊靈道南曰是謂識時矣諸柱史曰何知道南曰勢也者存乎地者也機也者存乎人者也時也者存乎天者也乃若我失其險彼得其利呼吸倏歛存亡立至是故雖有善地弗能為所也我之良將彼之仇讐

自明文範卷二十三

十一

下伐其上撫禦無由是故雖有勁兵弗能為用也故得地而不得人者是謂無具無具者窮已已之變是已得人而不得天者是謂無應無應者離甲申之變是已中丞是役也酌時之宜時自我行察機之微機自我乘雷勢之端勢自我興興則得地乘則得人行則得天於是乎外寧內輯遠柔邇能慎慮而從之於撫也奚其難

叙徐軌

廖道南

趙侯體仁備茲徐土惟于清災邦乃大恐乃煦以惠蘇威以震耀民始有生氣明年訓以藝典示以兵法士始有固志又明年告以物耳諭以侯度職官始有法守廼毀淫祠建武舉書院暨落成內史氏告若曰於平易象有之地中

有水師先王以容民畜衆言伏險也澤上于地萃君子以除戎器戒不虞言謹微也古之神聖知微所當防故軒征承鹿竟戰丹水弗忘兢惕知險不可恃故禮陳九伐詩嚴三事克致敬戒是故中春振旅中夏茅舍中秋治兵中冬大閱而郊野相維田賦相聯蒐狩相繼閭族里黨民皆知武伍兩師旅士皆可舉亦既弘遠也爾矣我國家法周制軍禁衛有驍勇武庠有俊乂京輔有材官要害有節制邊陲有經畧迺于三歲文舉之期中以武舉所以拔賢良重韜畧也孔子夾谷之會曰有文事者必有武備有武備者必有文事文武並用長久之計是故測日珥以知變測月暈以知圓測星緯以知微測雲氣以知祲測風角以知嚮

皇明文範卷三十三

三

其觀于天文有如此者趨平原以候戰趨城郭以候守趨險阻以候伏趨康衢以候正趨間道以候奇其察于地理有如此者設天衡以達陽設地衡以達陰設奇遇以達方員設主客以達內外設堅瑕以達險易其通于人事有如此者象蛇鳥以效後先象龍虎以效左右象雲雷以效震肅象日星以效照臨象虹霓以效變化其鑒於物理有如此者制人而毋制於人珥變而毋珥於變相機而毋逆于機運策而毋泥于筭仿古而毋鑒于古其符于世運有如此者是故符世之謂信鑒物之謂智通人之謂敏察地之謂宜觀天之謂神神以審宜宜以資敏敏以用智智以行信有此五德而武舉之道備矣粵稽諸古徐土上應奎婁

春秋書彭城與鄭之虎牢晉之壺關秦之嶠函其險一也其山峻以踞水奔以駛野曠以迫士皆負氣而好俠輕生敢死而崇大義用之可以理盤錯紆急難迺今闕袁崇正拓基考室以光昭厥訓是澤潤乎徐土也已矣習茲舉者不勃然興乎是故望子房之故墟必有軼宕奇偉智越萬夫者興履淮陰之壁壘必有蹴暴巨仁建旂常勒鍾鼎者興吊王陵之塚墓必有守正不阿無縱詭隨者興上之爲方叔爲召虎爲呂尚庶無負于茲舉也已不然王道廢而伯詐興豈其光于彭城

濯纓亭筆記序

陸燾

皇明文範卷三十三

三

緒正譌闕除其復重離爲十卷華學士子潛取而刻之戴先生名冠字章甫吳之長洲人也少穎敏篤學始游鄉校已刻意爲古詩文博覽無所不通而伉爽負氣高自許與不能詘節徇物入舉不中以貢上禮部入試內廷奏名第一然例止得學官王三原巡撫江南時則愛重先生及是方掌銓先生貽之書條刺十事皆經國大務語不及私三原爲欽容降嘆李長沙爲學士亦奇其文皆不及薦也在紹興久之與貴人語不相下棄官歸年七十一終於家瀕終猶歌吟不輟既而歎曰天夢夢乎世域域乎此佳權樞姬奢斥平矯虔駟駕隨夷陪平已乎已乎豪傑者廢死乎聞者悲之先生早有志用世自兵農水利之說靡不論究

既連蹇弗試益洩其感憤於文辭廉峭精確多所風切平生未嘗一日廢書不觀得奇文輒義為抵掌自喜輒命筆識之是編所存僅什二三蓋非其至者然其扶樹教道繩枉黜邪之指亦畧可睹矣君子曰夫士苟有以信於千載雖長隕溝壑不為辱也太史遷有言倣儻非常之人意有所鬱結則退論書策以舒其憤思垂空文自見若戴先生幾是耶余少則知慕先生感風流之日遐懼遺文之泯墜爰叙列大較今後來者得考覽焉先生嘗作禮記集說辨疑未竟今掇其存者若干章附之編末他所纂述若詩文集尚數十卷藏其家

注荀卿子序

陸釐

百明文彙卷二十三

古

陸子曰吾讀荀卿子書高其文辭而怪今之君子之好之何少也或曰荀卿者意廣而為學闊疏議論大抵矯亢失中又時譏切孟子以故近世儒者或頗黜其書吾亦甚恨卿之不遭孟子也使夫得游從焉與相切磋焉而去其蔽則卿固可為醇儒哉然自孔氏沒七十子之徒散亡既盡教益衰學士大夫爭鶩於權利而卿獨修先王之言卓然不阿時好彼所謂豪傑士也非邪戰國之世儒者阨窮孟子既困於齊梁以終而卿亦老無所遇聊適楚楚既衰矣而黃歇當國未見其有可仕者也方天下日被秦害吳之故墟去中國稍闊遠兵車不及卿將託焉以卒老歟非有意於干歇也卿沒後李斯相秦以并天下斯雖嘗游其

門而卒叛去乃用異說以殘民廢先王之道蓋其徒之不肖者也而或者謂卿之學有以使之夫學焉而失其真自孔氏之門不能無雜而獨卿歟其師善譬其弟子善辯以殺人非師之罪也議者以斯故病卿亦少恕哉卿之書三十二篇其禮樂二篇多戴記中語而雜篇自大略以下文辭不類往往雜見於家語諸書中將後來者勦焉以附益之乎余既感卿以李斯故被汙蟻因取其書粗為校定其章句又頗以己意訓釋之為若干卷藏于家

國寶新編序

袁衷

百明文彙卷二十三

五

蓋聖生逝而國子悲惠施沒而莊叟歎人之云亡邦國殄瘁昔魏文言文章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年壽有時而盡榮樂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無窮也袁三復斯言未嘗不流涕也我明龍興文章之美特跨往代鴻儒巧匠川涌雲蒸與文者上規黃虞下獵秦漢晉宋以還未遑論也草創之初人文未開雖氣存淳樸而體沿卑陋劉宋諸公從容金馬猶未能鋪張功烈與謨訓媲美雅頌同風有識者蓋深惜之弘治間君臣一德夷夏清晏奇英妙哲方軌並驅文體始變力追元古於時有關西李夢陽姑蘇徐禎卿信陽何景明相與表裏以鳴國家之盛今中丞顧公璘崛起金陵頡頏其間頃鐔篋應募敢軒輊又如祝京兆允明之宏博唐解元寅之奇峻鄭吏部善夫之古澹朱參政應登之藻綴孫山人一元之清曠王太學

寵之雄麗都太僕穆之冲泊景中允賜之醇宅王憲副章之雋質趙憲副鶴之新警咸號名家素稱國手竝與顧公敦道藝之交今諸子繼謝而顧公獨存遠惟伯牙絕絃之感近念高生閒篋之思綴輯遺文爰加壽梓題曰國寶新編案案校而序之夫文章與時高下而變通之妙存乎其人是以前父云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今之作者其無與於斯文者乎表於茲編而有感乎斯文之興廢也編止所知存者弗錄李子而下總十三人陝二人河一人閩一人南畿九人

唐伯虎集叙

袁宏

唐伯虎集二卷樂府詩總三十二首賦二首雜文一十五

皇明文範卷二十三

十六

內金粉福地賦闕不傳唐伯虎者名寅初字伯虎後乃史字子畏吳人也少有雋材性豪宕不羈家貧不問產業好古文辭與京兆祝公允明博士徐公禎卿內翰文公徵明相友善而尤工四六藻思麗逸翩翩有奇氣然行實放曠人未之奇也嘗上書具文定公寬覽書曰吳安得有此人邪頗為延譽公卿間而提學御史方誌惡其不檢將黜之比試大學上梁公儲讀其文驚嘆以為異材遂薦第一由是聲稱籍甚會試禮部衆擬伯虎復當首選伯虎亦自負江陰徐經者通賄考官程公敏政家人得其節目以示伯虎且倩代草文字事露逮錦衣衛獄掠問亡狀先是梁公奉使外夷伯虎嘗持束帛乞程公文送之竟以此論發

為吏耻不就免歸文徵明以書慰之伯虎答書自明文多載集中乃後益自放廢縱酒落魄所著述多不經思語殊俚淺人或規之伯虎曰夫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寅遭青蠅之口而蒙白璧之玷為世所棄雖有顏冉之行終無以取信於人而獲龍之業亦何以自致徒欲垂空言傳不朽吾恐子雲劇秦蔡邕附卓李白永王之累子厚叔文之譏徒資嗤辱而已且人生貴適志何用劇心鏤骨以空言自苦乎哀濛之辭逆欲招致四方材名之士乃遣人以厚幣招伯虎虎坐辭不可至則陰知將有淮南之謀遂徯狂以酒自污寢濛曰唐生妄庸人耳乃放歸得免於難過富春渚想子陵之風慷慨悲歌徘徊者久之築室桃花塢中讀書灌園家無擔石而客長滿坐風流文采照映江左外若奢汰而中慕沉玄勤究內典旁精繪事案前時嘗獲侍高論接杯酒之歡哲人已遠九原不作撫誦遺文慨何遐烈爰加蒐摭庶存梗槩云爾

王叔吉集序

袁宏

王叔吉者名寵吳人也少負逸材博涉墳籍沉精篇翰下筆綺辭壯思滔滔不休補郡學弟子員督學者最其文試必首列然非其好也試于鄉輒弗利乃貢入大學北游燕趙魏觀廟朝制度與四方薦紳先生游上下其論議而文益奇歸而嘆曰夫神龍升于赤霄又蟄伏于泥淖黃鵠一息千里而斥鷃終日不過蓬蒿此其志大小懸絕何如哉

皇明文範卷二十三

十七

且夫屈伸者時也利鈍者命也夫儒者握寸管挾方牘而揚聲名於億載彼得志者曳絃垂朱高爵豐祿以煥耀一時不知駒馳電滅雲浮草腐後世無稱焉此與螻蛄何異哉由是買田石湖之旁築室其上臨流賦詩蓋窺古作者之奧而病作矣乃養病于廬山之白雀寺洩其精於聲詩而病乃大作歸不逾月竟卒卒之前一日夢兩蝴蝶入袖寤而歎曰吾殆已矣夫莊叟之言殆謂我也嗟乎亦異矣履吉詩初宗李白既乃宗杜故其詩才力雄闊辭篇麗壯去輕靡而就沉著尚鋪綴而畧陶鎔及白雀集諸篇則又與寄冲玄思調清逸遂窺陶謝之堂幾入王孟之室矣惜乎天抑其進有志未就故所著僅此然亦足傳矣懷與履

大皇明文憲卷二十三

十八

吉卿杯論文窮夜達旦謂古人之庶幾大雅可作而竟已矣獨恨夫天之忌才不少假也昔魏之文考唐之勃賀咸以才天近代如姑蘇徐禎卿信陽何景明沁水常倫閩鄭善夫亦不享年何天之忌才若斯邪豈天既畀之才乃奪之年和嗟乎履吉古之稱不朽者不以年也又何憾哉

俞試錄後序

張治

嘉靖丁未會試錄成臣治敬拜手言曰明興有天下百八十年于茲其取士以丁未者凡三見焉記曰丁明也盛也陽道著明于壯盛也未者言萬物皆有滋味也天地以四時之氣造化萬物陽道昭達及于明盛之紀則物皆林林然成有滋味矣王者效天地本四時建道陳制興立人賢

大皇明文憲卷二十三

九

所以成養萬民致明盛之理也在昔丁未我高皇帝登受天命首令天下設文武科取士用集大業文明之運所山修矣宣德成化之際仁義融液王道明洽人文之化日益宣著至于今聖天子懋至德配天地稽古三五之道勸學修禮崇教勵賢以風四方海內懽慕含和咀淳天符人瑞維然竝至神光曜暉共洞朗大豈不明盛之極哉士生於時固宜皆林林成有滋味也然萬物養於天地而人則藉萬物以養也物味有美惡斯生理之肥瘠因之矣茶董鳥味蜚吻酸鼻決腸胃而毒者則人避而棄之敗糗之糲無救饑渴封熊之趾泰豹之胎窮海逾陸非可常有亦人所不尚也何者以無籍于養也士者人君所與共成養萬民也士味有厚薄而世治盛衰恒所由之國初之士其味真實茂以開濟之略翊戴休烈當時之民無不得養者宣成熙盈之進士多持重完固其味淳厚民得其養者則皆克然而肥有光澤也及久而變焉雖足禁羞珍饈漸以茶醴和以椒桂芬馨有餘而真味亦薄矣其養之惠于天下者視昔何如哉乃下焉者代德暴義回惑營蠱惟淫志是逞用導民亂茶董鳥味蜚吻酸鼻決腸胃者也委瑣頽靡褻貴利自富丁民弗勤敗耗之粹無救饑渴者也幽奇詭激違衆立異以改易觀聽民日漸于匪彞封熊之趾泰豹之胎窮海逾陸非所常有也數者於養之理何述哉民生日雕瘁若抱瘡瘵而懼其斃焉夫豈氣化使然耶要亦

養之道未至耳是故養生者必擇味養民者必擇士而士之自養者必擇道今夫國家之擇士也三歲比天下之士而鄉試之三歲比其鄉之士而會試之其法至備也及加之民乃無籍于養焉豈非以人之難知而言之不可以稽乎稂莠之始天然與嘉穀並茂而其味則遠矣故擇不可以不慎也然士之自擇亦猶國之擇士也國之擇士也斷以其士之道養乎天下也夫以士之道誠養乎天下而後可爲民之味不然其有味之者乎士之自擇也斷以其身之道養乎天下也夫以其身之道誠養乎天下而後可爲國之味不然其有味之者乎是故國以士爲味士以道爲味而後明盛之理可從致矣昔者伊尹之於湯也思說

皇明文範卷二十三

手

以堯舜之味而高宗之於傳說亦惟曰爾維飭餼維鹽梅斯二者非所謂天下之至味者乎商道之盛至今猶耿光者其有以致之矣爾多士以丁未進其亦慎擇其所爲味如商之二臣以惠天下之養以仰對聖天子明盛之理則惟亦有聞于無窮哉臣治不佞辱詔從大夫之後與校試之責焉敢以是申告之末簡

陳志篇贈鳳岡子

張治

鳳岡沈子德夫嘉靖乙未起進士被選入翰林讀中秘書龍湖子在館局嘗與之論文鳳岡曰良才聞之文以氣爲主然氣之難辨也久矣憤抗者似義得情者似直自是者似任是故憤抗之詞戾徑情之詞急自是之詞盈然而

鮮弗撓矣君子知其然故欲乎無何有也歎乎若不勝也勿勿乎與陰陽化也大白不自道以爲則是故照物而不眩嚮應而不可匿也老子曰道冲而用之或不盈淵乎似萬物之宗龍湖子曰其知言矣辛丑鳳岡爲吏科都諫龍湖子貳銓部嘗與之論賢鳳岡曰日月照察萬物翳蔽故蓋則日月不明人主猶日月也群臣多奸立私以擁蔽之則主不得照察臣下故奸日多而人主愈蔽山物之高者也地險穢不夷則山不得見人主猶山也左右多黨比周以壅之則主不得見是故亡國踏家非無聖知也其所事者非其人也亂世迷主非無腹心也其所取者非其術也君子知其然達其誠慎其術而後天下之情可見矣書

皇明文範卷二十三

王

曰明四目達四聰龍湖子曰其知政矣癸卯鳳岡陟留都之大理丞龍湖子又與之論刑鳳岡子曰法者天下之儀也所以安儀而明是非也百姓所繫命也然古之刑也將以止刑今之刑也導焉而已導之非而刑之雖市日行戮不可止也君子知其然生而厚之禁而止之要以全民之命而不敢喜其情也康誥曰若有疾惟民其畢棄咎若保赤子惟民其康乂龍湖子曰其知刑矣夫學莫美于知言治莫大于知政理莫先于知刑鳳岡子達是三者則沛然矣是故其言不抗不激惟義與直任重而不回通賢去蔽陳力塞違國經是貞由是以弼教平枉奉民之生挽濟而反之渾也吾見其沛然矣詩曰左之左之無不宜之右

釣衡贈賀汝勛南還

張治

皇明文範卷二十三

三十一

救盜不已去而之海上伺鰲焉擁蹻頓踏扼蛟吮仆螭室
驅白黿叱鴻夷周章溟渤然後折其翼而拔其緒手而市
之比價萬俛農歲十千然不免于波濤幾矣登徒子曰盡
之乎曰未也渭水之陽桐江之濱有大鼎焉吾嘗拔吾釣
而繫之于一絲之上矣獲無美釣之名乃擅萬祀登徒子
曰若是乎釣之大也技成而無所庸有終身鮒鰮之喙而
弗飽者矣曰具物以得魚者人也物具而不得魚者天也
吾聞物具而不得魚者矣未聞無具而可以得魚者也無
具而得魚鱸人無乃弗餒于鱸故善工者利其器善陶者
正其形善漁者先其具君子曰是知道者也具以事事務
立本也相勢不迫厭飫自趣也薦遠自邇循序有漸也得

贈王克齋北上序

張治

本皇明文範卷二十三

三十一

達隱也公吳產也且宦于東南者日久其民物豐乏政治偏弊之狀所親覩焉茲行也其所以告乎吾君而惠施之宜莫有急于東南者矣夫事之在東南係乎邦計之急所宜先者有三焉蓋國家財賦惟東南是倚至于今生之者寡而以靡食者甚衆取之者勤而以靡用者無經也故農終歲耕而不能以糠粃自飽婦終歲織而不能以繒絮自蔽公私之積嗷嗷然不逮正德間無論弘治也而旱蝗橫歛日相尋不止夫民猶基也高牆豐上境下未必崩也澤雨興流潦至則崩必先矣有若曰百姓不足君孰與足所謂邦計之重當有急于此者乎自國家之定鼎北平也歲漕江南粟數百萬斛以入太倉貢篚行旅百貨羣來而皆

由漕以達也昔者嘗以黃河爲漕之害也而力障之今乃資其利而導之且弗至矣符離而下百里爲陸汶泗消流滲于壩壤徐呂懸石百仞篙工纜卒不能飛而渡也夫漕譬則人之咽喉也一日弗食則元氣爲索然矣所謂邦計之重當有急于此者乎管子曰海王之國謹正鹽筴劉晏號善理財而鹽利視他賦半焉我國家懸中納之令富商鉅賈飛輓鱗集邊圉之間戎士宿飽何則吾予以利而彼利之也而今則不然令雖懸而應命者日益少禁愈嚴而奸利者日益多國則何所恃而利之何者彼有所利而吾奪之也古人有言利出於一孔者其國無敵出二孔者其兵不誦出三孔者不可以舉兵出四孔者其國必亡由今

皇明文範卷三

三

言之利孔之出蓋不知幾矣予恐蒞薪之弗茂而牢盆爲盜藪也所謂邦計之重當有急于此者乎夫民利竭則病財漕法廢則病食鹽政弊則病利三病交至然而天下不屈者殆未有也况乎野有暴師脫巾候食燕薊弗給途載僮僮而勞費無度帑藏壁立市物騰涌民志靡靡苟非其術則何嚮而可哉雖然亦存乎人耳語曰一歲樹穀十歲樹木終身之計莫如樹人一樹百穫是故有治人無治法茲公之入也其得所樹矣哉予嘗聞公之撫於江右也審興革籌利害詢瘡痍廉貪濁蘇困窮鉏強橫平征役允計會詰兵甲板遺遠露濡霜肅洪都之人改觀焉其貳於司徒也經用制賦縮儲度費實均盈詘惟民作常惟都作程

留都之人改觀焉持是以往則凡所以佐天子邦計之重而惠施吾民以收百穫之功俾天下之人改觀焉國其不有永賴矣乎茲卿大夫士之所以相與而喜也詩曰樂只君子邦家之基

借壽集序

張治

借壽集美借壽也丹徒表侗菴仲彝父壽八十其配沈氏孺人亦壽八十朝之公卿樂而頌者若而人大夫士樂而頌者又若而人鄉之士樂而頌者又若而人袁子京如京師襲以示予予讀而嘆曰可以觀德矣夫無知之謂侗侗德之基也壽君子侗以葆德德以基壽是以能備莊子曰吾生也有涯而知也無涯以有涯隨無涯殆已故人皆知

皇明文範卷三

三

有知之知而莫知無知之知也以無知知者逸以有知知者勞以無知知者釋以有知知者膠以無知知者靜以有知知者動逸故釋釋故靜靜故壽也勞故膠膠故動動故殆也是故天道無知而能久履地道無知而能久成至人無知而能久視是謂萬物之宗天下莫競焉君子之道盡有天循有照冥有樞天以爲則地以爲紀日月以爲度四氣以爲本至人以爲經天以爲則故神不息也地以爲紀故形不泐也日月以爲度故精不竭也四氣以爲本故其倪不測也至人以爲經故德葆而神一也是故獸之窮也以機羽之窮也以羣鱗之窮也以畧夫知以窮物及其久也靈之不持與俱化焉故曰不知深矣知之淺矣不知內

矣知之外矣是故謂之殆仲彞自埋於畔伺以爲守緣督任化委順而塗卻然鼎食連騎視一都之君爵邑之人樂與之比焉年登而強弗折肱其躬以扯其後君子以爲備矣夫備者伺之聚也伺以爲聚德莫減焉是故可以貴可以賤可以約可以散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可以盡年是故可以詠歌可以書可以傳

送大學士龍湖被詔輔政序

李默

南京吏部尚書龍湖張公判留銓之明年有詔改禮書兼文淵閣大學士入輔大政諸郎曹張君堯年等馳詣默謂曰是召也厚齋少師公以來於茲僅見惟人人有相司馬之言念孰可爲公賀者予其圖之默之少也擇褐被選叨

皇明文苑卷三十五

三十五

從公於中秘今且棄矣始見公秉國鈞而耀前開爲喜漳其即不文誼何敢辭始公自少宰翰林學士之權留曹也兩都卿士大夫咸詫曰公館閣通儒講經舊德天子曷不引以自近而顧使即遠也適者大宗伯缺廷推實以公名請偶復他屬則又詫曰是不可居禮樂之司至是有爰立之命迺相與咨嗟於位若曰陛下信明聖果自擇相庸顧淵覽匪高難下而望說是獲敢爲社稷賀嗚呼舉朝著人情如此公欲避得乎今有昇千鈞之鼎於此號於途曰是烏獲之所舉也人必曰然其或廷怯人也雖有輕迅僊校之伎過而睨焉人將咤之矣何者望使然也又有一人焉身習波濤而慕渤澥瑰奇之觀願自挾其能思以舡舫逞

於一濟其徒懼而逸曰彼非萬斛舟也誰能與之何也萬斛其具也舡舫者非其具者也故舉盛業者聲望欲其先孚材品欲其夙具規裁欲其默運精誠欲其素結公自禮閣擢雋大魁天下供奉詞林贊官坊陪講幄出入銓衡論思禁密卓然以其身爲人倫冠冕者三十年望實孚矣公在職尤取以撝管弄柔翰自命敷猷典冊之外雅情經世錢穀刑書戎馬疆場之政變夷君長文武將吏與人才宜用不宜用進退得失之政靡不討究持以應務如取諸左右蓋歲器於身無弗具者其爲言曰理國如理居室夫未有堂構久而不敗者上兩旁風璫穴于墻鼠遊堂埋地于而棟摧於而梁盜窺其藏或告主人蓋少更張主謝弗

皇明文苑卷三十五

三十五

違枝度錯午點望是將核除不祥而已梓人者般僑之徒也瞬而心度之某棟某榱某榑其樞可易而良也胡用歲飾而月懷噫嘻今之勢何以異哉觀公之言運斤成風之術也最交之役僉議移師討之上曰第煩張學士函詔諭降足矣毋勤我師他日修玉牒公爲副總裁稍以本支法更定奏上上曰卑不可踰尊亡不可先存宜以今定爲是具如學士指頃三陟制司倡封圉之議當塗方力主之公獨以爲不可事敗語浸上聞大契宸衷維公忠純耿炳不寧而結豈復借光於師錫徵福於巷過哉固宜舉收衆志而道濟昌期也是時麻制初下賓客有肅容公有讓色祖筵有祝爵公有慨心曰是不敢以君寵越厥志於以見

公荷重接艱其慎如此昔溫國以平章特召其至自西柳也毅然以更化爲已任天下想蒙其休澤強我至相戒以毋侵宋鄙而後世親紹聖之事猶以紛張束濕爲疑今公居鼎足之重敬慎冲虛如將相時豈劑量調和或有微權而包荒馮河固竝行而交濟者與孔子曰知柔知剛知微知彰萬夫之望公蓋有焉是真可以爲社稷賀矣即曹諸君曰敬聞相君令德敢不拜子之言之辱

送張惟靜赴南都膳部序

王相

張子之登進士也年甚少剔華就實未其時也而慷慨焉爲先民之學矣抱樸葆真性靈內腴曰吾不欲爲後世之多言也定慮澄神掩躬自完曰吾不欲爲後世之好動也

香齋文範卷二十三

王

王子者其友也而愚其流之罔衷也於其別也相與論焉張子曰甘泉子其知道乎曰吾與子默成於道矣惡乎言惡乎言王子曰夫亦辨而默者也辨而默其默不爲容默而辨其辨不能窮一於默也斯暗矣張子曰默而成之也謬乎王子曰變而通之矣暗噫者弗克也明辨者以求行也辨不明行不可得而篤也詳說者以求約也說不詳約不可得而反也孔子欲無言矣爲賜之多言也其於回也終日言而不倦矣所貴乎洪鍾者扣而鳴也啓蟄不雷氣斯開矣吾與子惡乎無言惡乎無言言而無躁千百言寡也斯其爲默焉爾張子之爲膳部也閒閒而無事也今茲往也靜斯極矣王子曰靜而靜也不若動而靜者之爲全

也動而靜也不若動不動靜不靜者之爲神也目者以視也致明者不必絕色也耳者以聽也致聰者不必絕聲也躬者以應用也致靜者不必絕事也故君子之學動以養靜其靜也貞靜以基動其動也果貞者體也果者用也合外內之道也道合而迹離時焉爾矣雷在澤中靜而時也天下雷行動而時也其靜也不可忒其動也不可測一乎靜也膠膠而眩矣張子曰王子之聞異乎多言則淫不言則暗過動則愆過靜則禪吾惡乎適從吾聞留都多攻陸氏子靜之學吾子之言似倚之願往而咨焉以爲報也

送張子行之食憲陝西序

姚涑

香齋文範卷二十三

王

今西北諸鎮地當虜衝朝廷備之甚嚴而承命以臨之者有大將有中官有總憲重臣列戍數百里屯兵數萬衆事既有統矣猶懼其劇而弛也則又設外臺之佐二人以分蒞其地而贊其功凡百戎務遇咨遇謀總憲者裁而行之所以飭武備而重邊防也歲在執徐家君視師榆林余以親省至焉其地固要防也余進諸老将而問之九敵之虛實將之勇怯地理之險易遠近卒伍之強弱聚散倉廩之出納贏縮余頗識其槩然未暇議也比者吾同年張子行之拜陝西僉憲治榆林之西索余言以贈夫張子所治者邊事也余請以所聞告焉夫中國所恃以安者邊圉固也今吾不能有其固虜大入則瘡痍千里小入則剽剽數城即虜以數十騎至吾擁全軍而不敢輕與之角戰非中國

之利亦已久矣議者或欲植榆柳以阨其馳或欲列劍戟以防其突或欲高塞垣以限其入若可坐而策也校諸余所聞則皆所謂畫餅之談也天以五材濟民用而邊鄙之所闕者三平沙浩漫深沒馬足雖樹弗茂弗孽則木之爲用寡矣短兵相接鎧伏竄格所謂鐵者必求之遠方而後足則金之爲用寡矣民多窟處以就耕牧膚瘠至則立爲魚肉相與築壁壘以自固而抹土在百里之外則土之爲用寡矣又其甚者遠戍無水而下諸兩近郊無草而刈諸塞邊民冒死以爲生而爲之上者顧欲以書生之說施之不已踈乎凡所謂空言常談實不應聲者皆張子所宜審也雖然在天者猶可諉也若今所謂人謀者則吾又惑之

皇明文範卷三

三

其矣夫論世則外急而內緩用材則內重而外輕士大夫自使其身而取當劇任率以爲莫勞於董徒役莫繁於司會計莫難於讞訟獄莫危於治軍旅一有所寄輒縮肉不肯任夫責之以一事之長而其言猶若此至於邊鄙之任則一人而四責備焉者也其難易不啻倍蓰而議者曾不之察何也張子之所治於四事之責尤重且專誠有非內地可比者軍吏不得其良輕于犯禁一切繩之以法則詐與貪皆不可使而跖弛之士誰其用之廩無終歲蓄焉常卽其所施士恒不得飽天或奪之歲則變且不測而庚癸之呼誰其禁之公私困矣虜復時壞亭障吾日圖所以補其廢苦役之民至有甘心就虜而不知歸者民不堪于役

而舉烽燧燧之所誰其修之一鎮之兵僅滿二萬而騎卒則什之三四私財無以養其力賞格無以作其氣不戰而力已疲何以使之樂于赴關而控弦鳴鏑之患誰其禦之刑難于獨任食難于造請役難于頻仍兵難于訓養而食之不給其患尤甚執刀筆者得以破勲勞持議論者得以輕事功此今邊鄙之深憂而余之所謂惑者也張子以方壯之年才與識俱賁于四者之任若不足以盡其用者然予未敢以爲張子賀也夫因俗以建事因時以就功雖豪傑之士由之而時與俗之難爲力則有志者恒致慨焉張子宜何如處力之所及則盡謀時之所撓則盡議必使在內者知在外之重而後邊事可漸理也不然慎已免咎上

皇明文範卷三

三

下相蒙其無事以幸爲常而邊事日趨于敝矣張子豈得以寧處哉張子聽吾言而思之其是與非必有犁然于心者矣余於張子深交不敢淺其言故過而道之以爲今籌邊之助云

贈秦敬夫宰萍鄉序

姚涑

昭陽作噩之歲吾邑舉造秀之士凡十有二人而秦氏之雋乃有三焉曰敬夫氏曰懋功氏曰懋南氏未幾懋功舉進士爲侍御懋南亦舉進士爲秋官郎相與樹厥聲猷以鏗鉤振耀于時而敬夫獨抱藝以困以閹茂之五月拜萍鄉令敬夫內邃而雅外柔而莊予每善其人予意其奇於數而鑑於才是宜有怨志因造而慰之敬夫曰繇一也爲

繒則賤爲錦則貴勢固然也吾之不得躋騰秩也其奚怨之有予曰楚之璞齊之瑟魯人之冠屨固世之所求也其或棄而不錄豈藏器者之罪哉物各有所遭也是故北宮以德自愧西門以命自矜未易以厚薄論也子何歎之深乎敬夫曰濠魚并鮒不可以量於江湖乘鴈雙鳧不可以觀於渤海吉也綿牙末枝未能自異而使之居百里之任吾其爲魚鮒鳧鴈矣其誰能見與乎吾是以懼予曰子獨不觀夫馬之在廐乎方驚驥之雜處也飲水食芻嘶鳴蹄齧求其相異者寡矣及其引重車取夷路策之不煩御之不勞一頓其轡而千里至焉然後驥可知也今銓曹之處子也以萍邑萍固大邑也遠於長沙南夏之所取道焉者

皇明文範卷二十三

三十一

非得才以治之民不勝故也而獨以屬之子固已卜子之良矣且予聞之賤而不可不任者物也卑而不可不因者民也匿而不可不爲者事也子誠不憚此爲之除煩解燒鋤荒剔蠹恤其疲瘁而使遂其生息萍邑其有不理乎瀛溪周子監稅于邑之廬溪後人尚仰而祠之今敬夫政繁而位尊非監稅侔矣苟以周子之心爲之則絃歌其政俎豆其德澤可流名可起也安知無孫陽者出以空子於群哉敬夫曰吾今終身適然知道之不終困也因書以爲別

送陳若寶金憲廣東序

姚涑

國家常賦之外有屯政有釐政皆所以佐軍儲也二者利聚焉其長吏惟貨是黷歲久滋蠹法訛益奸上下交病未

之有改也以今天下皆類此而廣東爲甚乃設憲臣以統之夫錢穀刑獄藩臬各有攸司而此獨屬之持憲者何也蓋威重則令必肅責專則績易成是故有罔有違我則糾繩有冒有汚我則收舉有偏有廢我則釐正有惰有頑我則督察非志礪冰檠而氣挾風霜者未易振斯職也余同年莆陽陳君若寶以才雋聞于時由夏官郎食廣東臬事領璽書以往凡屯若釐惟君之治簡任之意亦良厚哉夫取諸民以養兵不得已之制也民不能給而取諸屯田甚不得已也屯不能給而取諸鹽利尤甚不得已也爲此二政使官享其入下樂於供亦一時之善制也而今以病告豈法之弊哉任事者之過也余聞之以利濟欲者其入必

皇明文範卷二十三

三十一

耗以利樹名者其取必刻夫利者民所爲也以利取人而又奪其有利弗獲而害復加焉民烏得不病然法不可更也故號能吏者巧爲趨避必求其盈通稅不登責之如初走瀆不禁責之如初便文自營民以盡病而末流之弊猶未知所底止也國家任法與人其意豈若是哉夫屯營之卒罷於後官不能自爲稼也裨販之徒困於征官不能自爲輸也惟屯之長與販之私者利焉是必有毆之者矣咎當誰任哉求屯之實去其害屯者可矣求釐之戢去其害商者可矣去害以收其利匪君之賢其曷有緒廟百年之弊而惠一方君其勗哉君之僚友咸屬望於君者也謂余之言信然其出租也遂書諸贈言之什

贈郡伯瓦屋高公入觀序

姚涑

吾郡為兩浙望地前後得賢守比之他郡獨多而近歲吏數易以民譽著者視舊若稍減焉余嘗求其故以嚴辦取快者或寡於恩以強枝為能者或偏於愛以和易容物者或濫於所與以庶謹自守者或不究其所施政既失平而民被其殃此民舉之所以鮮歸也疲民嗷嗷無所恃賴者凡數歲矣邇者西蜀瓦屋高公次以天曹之英來守吾寧乃監前人之政而為之斟酌損益與邦人宜之敦肅風教勞來孤悼剔厥根節磨厥頑鈍剖厥紛拏燭厥幽伏疏厥蘊積蕩厥煩苛昔年而政通邦人咸忻忻焉嘉靖七年夏余上疏南還入吾邑疆耕者植耒漁者鼓柁樵牧者弛

奎明文範卷之三

三

擔釋負行歌之聲相答也余見茲人之樂於為生也出而訪諸列城則皆猶吾意也余因掛郡之黃髮而問之咸曰子尚未之知乎向者歲有侵沴民陷於危亡而莫之省憂自吾郡有賢牧覃敷大惠惠及耆艾吾庶幾有鷄豚矣惠及童稚吾庶幾有儒修矣家濡戶給幸與古之渤海潁川者同域如之何不樂余於是歎邦人之有父母而喜民譽之復見於今日也是年冬公將朝京師民競趨而前至繫附車下若不忍公須臾去者典船趙君儒輩相與餞之郊因屬余以言公為天子遠吏殿我海邦惠化已流續用已章觀風者疏薦其賢天子固熟知公名矣陛見之日天子當問公治狀必以遠方之疾苦為對方且廣茂賞荷鴻私

亟還公於寧以終惠我邦人顧茲祖席未可置戚戚也雖然公出入兩京積有令聞操履之凝峻識度之宏深學業之精醇才猷之沉敏風韻之醞藉士流推重久矣然則公之所長宜不專以政事求也夫一方於天下孰大寧土與朝廷孰重有如廟堂登賢留公而用之誰則慰吾寧人之望者此余所以為私憂也於是坐客憮然有作而復者曰吾聞諸子華子松栢茂而陰成於林塗之人蔭矣某也寔庇公之休公往不復吾何所於依又有作而復者曰吾聞諸楊子澤及百里而潤草木者唯江河也公雖往矣其波及寧土者吾時得沐而濡之吾又奚憂余從而諭之曰言松栢者私公之愛者也言江河者怙公之德者也言則似矣然皆未足以知公之大也獨不觀諸公羊氏之說乎泰山之雲觸石而出不崇朝而徧雨乎天下百物滋焉公志與泰山同余願治寧之膏澤與天下共之若夫士女之瞻戀僚友之睽違余均是戚也雖每懸諸表蓋未敢為公告也

奎明文範卷之三

三

送虞山陳公原習赴海陽序

姚涑

余嘗及見孝廟之盛簡用賢雋以布列庶位進必以德舉必以事揚必以言非是而倖升者則上下棄之是故上不失才而治道隆下不失身而士習美自權璫有瑾而或附之以踐台司倖臣有寧而或馮之以握兵柄諛夫有洸而或假之以秉銓衡導者相傾崇奸用器所謂難進而易退

易祿而難畜者風斯泯矣余竊念之而來其可以障頽波
挽薄俗者誠未見其人嘉靖丁亥夏虞山陳公原習擢南
京太僕少卿公弗拜薦遷榮養素之士九十餘人請以已
官讓之疏入忤旨乃使公典教於海陽余造而唁焉公殊
不為戚頃之買舟南行余於是知公之賢於人遠矣夫子
之所不能喜者奪之所不能怒也譽之所不能榮者毀之
所不能辱也公自舉進士拜兩京御史積二十有六年矣
今之用人者論科第之先後計資望之淺深叙年勞之遠
近采聲譽之高下一時臺省之在下僚者舉莫先公使公
少貶以徇時則橫翔捷出宜無不如意者公顧讓而弗居
以卒就嶺海之行此無他公惡夫曹商之得車右也寧遜

奎明文範卷三十三

三六

毋競寧拙毋巧寧蹇毋蕩寧約毋華海雲蕩潘公往若夷
使凡不義而貴無德而祿者聞之慚且沮焉此公所以抗
疏而不悔也語有之道勝於己者物莫能亂奚予奚奪奚
與奚毀公固有以得之矣是行也夫安能病公余辱交最
晚雖不能盡公之平生而亦嘗得其言行之際公欲戒說
隨故其所持多違俗之操公欲微循默故其所陳多矯物
之詞前乎此犯逆鱗者數矣公內斷於心蓋非偶一奮以
忽遭此嚴譴也余又嘗感公之事以方之於前史李幼廉
之為并州也自以為不作儀同更覺為榮孔溫業之求外
官也白敏中以其不肯居朝廷至相戒以須自檢點真德
秀之拜起居也語劉倫以吾徒須急引去使廟堂知世有

不為從官之人公潔身以去固無愧於幼廉矣然採用舍
者孰可以為敏中審出處者孰可以為德秀余因是而哀
叔世之難悟慨君子之無徒不獨恨吾力之不能還公也

贈陳石卿尹楚瀏陽序

姚洸

陳子石卿令於楚瀏陽姚子惟東其友也集賓客以祖于
都門之郊酒酣咸曰陳子之行也宜以言於是坐客有為
蘇卿河梁之曲者其聲鬱鬱以紆陳子曰美哉思之深也有
為潘岳北邙之詠者其聲迫以道陳子曰美哉懷之戚也有
為張繡東陽之歌者其聲越以揚陳子曰美哉情之夷也
有為龜蒙尊酒之唱者其聲壯以激陳子曰美哉志之
遠也容曰情其盡於此乎陳子曰未也吾方有官守詩未

奎明文範卷三十三

三七

之及也烏謂盡於是姚子引觴進曰詩以言情亦以言政
也吾與陳子昔嘗學詩矣誦詩而不達於政君子以為耻
吾請執詩以論政可乎陳子唯唯於是姚子為之賦宛丘
為之賦菁莪為之賦七月既又為之賦洞酌又為之賦抑
之八章賦既終客意有未解者陳子拜曰楚之政苛言碩
鼠懼吾治之煩也吾豈敢忘簡楚之風巫宛丘之俗近之
吾將革其滋也吾豈敢忘正楚之士荒於文菁莪以勸吾
之育才也吾豈敢忘勤楚之田稼事弗修以遺隣壤之穫
七月以厚本也吾豈敢忘勞行此數者君子之政也弗蒞
以豈第政或隳於成是故非洞酌不可豈第行矣政教章
矣民始化于德民化德也者治之終也道之極也子之况

我也滋厚吾敢不拜況客皆起而揖曰知陳子者惟子規
陳子者亦莫如子二子之交也惟我之慙故陳子之往也
姚子之語無私焉

贈沈子任鳳陽節推序

陸銓

鳳陽古鍾離之地崇山急流蜿蜒經緯以負真江右震聲
造我國家龍興其徵道直廬明官神寢卓犖諸夏所以開
帝功昭王業者有遺思焉沈子以鄉進士筮仕分土拜命
典司郡刑抱班馬之才觀河洛之勲出擁入休攬衣褰帷
予知沈子必有所感以自適也不亦休哉刑者例也一成
而不可易者也湯沐之地根本係焉惟厚生禦侮往往匹
紹都畿曰不忘草莽驅馳以未綏祐培覆庶幾根盛本固

人皇明文範卷二十三

三

達之四方垂之萬年弗削弗竭也況從而刑之乎況刑之
有不得其當者乎沈子蓋惕然以思弗得易易者矣郡刑
徒役以上不得專制兩造未備具情以請上官以意授之
輕重出入受成而已予從司寇即後竊知治獄之道蓋獄
無有弗明弗明自上始以直疑人則見其言貌皆可憫恤
而涕泣者以曲疑人則見其言貌皆可疾惡而懲戒者若
慮重違上官而以意向遷就其又何底極乎聖天子明禮
樂昭綱維懲誼讀飭分守上官按屬不得以非禮駕馭下
屬趨事不得以脅恭順承夫尊卑太別則情慝威權太盛
則令尊卑負民怨母違上情寔刑罰不中之所自起沈子
授新秩遇明詔執法以伸直守職以伸法予固為沈子慶

所值也以鳳陽根本之地而得沈子之剛明仁恕者予又
為鳳陽慶所值也是為序

芝園集後序

豐坊

君子輔代經物猶作掄英繩昔詔來烜乎無窮者豈偶然
哉夫鉞玄達命葆性采榮必毓乎天敷文訓武奠域鳩蒙
必資乎學函方與善匪懈益光必私乎器匪器斯驕奚取
乎受匪學斯蔽奚融乎器匪天斯蒙奚貫乎學學以器受
器以學弘天以是充君子所以早譽於天下可傳於無窮
者不在斯耶大司馬東沙先生易龍知學唯正之趨弱冠
與余友甚相驩也同策干廷同試于納言同官于南曹日
相砥淬論世于古之人取周孔孟氏左荀莊韓誼還雄固

人皇明文範卷二十三

三

百家之言下逮勝國之英輩膏瓊髓采真剔謬求無詭於
大道駸駸乎翔翔九萬不但已也余既還山沉湮惆悵以
沒遇先生敬歷益虔野武部儀部督學江右居勞拂私培
實嫻秀積風載革去乃彌慕周旋齊閩滇楚梁豫之境實
屏實翰兩司撫憲旌才簡惠摩瘼果肯沾沾成勳昨鑒夏帥
版入貳本兵務人戒牧暨鎮南都躬犯其難勸臣宗社不
言而次夷躡梓里昌言為備皇輿百二恃以無虞學士之實
總章意在茲始余共學則觀先生過月誦成經耳意解博
收慎發洵異且醇爾其為集也忠諫偉略陳說利害卷舒
唯時奏疏有焉本源載篤支流克昌揚名追孝世譜有焉
窮理宣猷陳古鏡今細大唯式說林有焉樂石煌煌考德

辨功百世足徵碑傳有焉論政究時宜民正俗情好尤彰
記序有焉皇皇仁義警於夙夜即物省躬箴銘有焉瓌奇
閎增錄而弗削麗且有則詞賦有焉祖述四詩擷芳大代
接武貞寶古今體詩有焉昔仲尼稱孔圍敏而好學不耻
下問夫圍何人斯而先師曰文蓋取節焉已也先生少時
為庶官則侃侃弗阿巍然壁立既列六卿益謙益和從善
如流不遺卑謏好彼多技不啻已有位愈崇而禮愈恭年
愈長而德愈滋名愈盛而心愈虛無施無伐惟淵之仁聞
過斯喜惟由之勇道行卷懷惟瑗之智集思廣議惟亮之
誠馴是以往雖舜之察邇禹之拜昌文之望道旦之恩兼
殆一致爾即夫子觀焉其美謏乎固由是言之茲器之宏

皇明文範卷二十三

四

也匪鍾自天匪擴諸學曷以臻此詩云南有樛木葛藟荒
之樂只君子福履成之德福之基也器之庸也讀斯集者
尚以余言為然則豈徒文焉爾乎

世統本序

豐坊

人有言經以載道史以載事與道果二乎哉吾聞諸夫
子下學而上達子思亦云率性之謂道性也者天理也道
也者人事也人事循乎天理乃所謂道故古之言道者未
始不徵諸事也言道而遺於事老之虛佛之空而已矣故
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諸行事之深切著明也空言美
聽而非踐履之實用行事有跡而可以端趨舍之涂是故
詩書已刪禮樂已正必假魯史修春秋以為詩書禮樂之

用必徵諸行事而後實也經與史果二乎哉繫六經賴夫
子而醇諸史出於浮士而雜非經父之二也存乎其人焉
爾故善學者必通經然後可以觀史明道而後可以處事
此本末先後之序而不可以二之也古者史官大事書之
簡冊小事書之布帛故有太史以職簡冊簡冊者綱若春
秋之經是已外史以職布帛布帛者目若尚書若內外傳
之體是已外史職列國之書小史職百家之說四職備而
史瀛具繇黃帝以來未之有改也呂政顯天典籍是滅史
官不設厥職遂散漢興司馬遷作史記始立紀傳紀傳立
而太史之法亡矣荀悅變紀傳而作編年編年作而內外
小史之職混矣降若班固鄭玄崔寔應奉劭蔡邕劉珍侯

皇明文範卷二十三

四

璉魚蔡譙周常昭薛瑩王沈陳壽華嶠司馬彪皇甫謐陸
機束皙王隱張勃虞預孫盛干寶鄧粲謝沈朱鳳孟儀袁
山松袁宏王韶之檀道鸞徐廣何法盛劉義慶謝靈運范
曄何承天徐爰裴松之子野蕭衍陶弘景蕭方沈約崔浩
謝子淵江淹許亨陸瓊魏收王邵王通房玄齡李百藥姚
思廉李延壽溫大雅許敬宗張太素令狐德棻牛鳳及劉
知幾徐堅韋述吳兢柳芳馬總蕭穎士韓愈杜佑鄭昉劉
諫高峻趙鳳姚顗劉昫孫光憲徐鉉王溥梁周翰楊億王
欽若章得象呂夷簡王洪孫甫陳彭年宋庠祁歐陽脩薛
居正王洙吳充劉恕章衡劉敞放范祖禹蘇轍張唐英林
慮胡宏呂本中唐仲友曾慥李燾羅泌李心傳陳傅良胡

一桂金履祥陳櫟歐陽玄呂思誠宋濂王禕陳桎胡粹中
梁寅丘濬金鑑之徒述作雖繁皆未聞君子之大道也唯
宋司馬公通鑑敘事有鑒鑄鑄貫穿成一家言信超乎諸
氏矣而是非之公尚有待於朱子朱子綱目明天人之道
昭監戒著幾微誠有得於聖人之傳者顧書成於師淵而
晦翁之手筆無幾是以綱目多費非謹嚴之體日記太畧
無以考見本末學者每遺憾焉若夫四史之鑒則繁乎未
之及也道生番髻有志于斯弱冠干祿未遑卒業然於心
恒弗忘家故族書萬卷甫入仕籍悉以奉入購書又積萬
卷乃謝病歸絕家務簡交游銷閑而讀之參互考訂晝習
夜思爰自洪荒以來數千百年之事經貫數計灼如今日
乃輯舊業編十絕而就緒名曰世統統者授受之層數也
先辨統之正偽然後祚之修短政之失得君之昏明臣之
忠佞可得而評焉綱目春秋嚴美刺也目宗左氏著本末
也每代之終必敘禮樂官賦刑歷藝文食貨后妃列國諸
臣又以漢史漢傳志之體也蓋一啓冊而史法備矣雖無
用乎明道要之必徵諸實其諸異乎虛空之談者與錄成
畀之子姓庶幾繇是可以言學非敢示夫人也或謂余曰
棄官者書勞心致疾不亦愈乎履誼而已余聞而笑曰天
地之間物必同歸於盡區區幻形且非吾有矧身外之物
乎知其必盡無可奈何則亦從吾所好而已矣夫庸恤其
它歲在玄默執徐月在辰日在奎為之序

奎明文錄卷三

四十二

道德經警言敘

雙坊

老子之世傳記言人人殊方士者流尤恠誕不經宋儒因
斥為異端與曾子問論語所稱異學士無所取信余嘗閱
世本世紀路史王深寧金仁山諸說似得其梗槩老子者
偃姓生而聃耳下垂故名聃字伯陽父皐陶之曾孫曰某
為夏大理諫閼龍逢不當誅死之其子聃走之亳更卒氏
李者理也變其文而存其音不忘父也歷事成湯太戊武
丁為商賢大夫封彭城稱彭祖商末以德長諸侯號老彭
佐武王伐紂見牧誓又歷事周成王與史籀同為柱下史
幽王時論三川震見史記故王時猶掌周室圖籍壽最高
學最博孔子實師之故曰竊比於我老彭若方士謂仙人
李靈飛生李耳為老子又言錢鏐彭祖析為二人非也今
傳道德經為老子出關授令尹喜者不經見顧其文大奇
道太玄諦思之要皆性命之理善讀者鮮矣獨其曰谷神
不死方士類以藉口列禦寇又謂出黃帝書蓋秦主呂政
好長生博士叔孫通輩又取聖賢經訓託之黃老雜以不
死之言僥倖不俱燔耳都督萬侯鹿園子暇時為之贅言
能發明性命可傳也或疑贅言詞旨似本於楞伽何居則
解之曰佛氏漢中初入未有妙說至晉宋間世主好之於
是宗少文許玄度輩援易老子遂語入釋典而廓之是彼
實藉我我君本於彼歟鹿園子過謁予曰聞子學精於經
於諸史博而覈必詳老子之世幸為我序贅言乎余曰唯

奎明文錄卷三

四十三

雅序曰贅言道德經若干言先刻續道德經又若干言余從更成之鹿園子天資聰明和平粹美而虛心好道於百家言靡弗通數歷至大帥於天下事靡弗燭於心使為文官可以坐廟堂議禮樂佐天子進退賢不肖俾海內安富守在四夷不但溷溷已也

口碑冊敘

豐坊

歲癸未予官京師聞官淮南北者上言淮南北水旱疫飢民相食赤地幾千里乞議所以賑之者詔遣大臣賑之言者復論賑未必民實生願賜督察制曰可予謂維楊繁麗在昔民罔知儉一旦師旅之後天災流行其何以濟他日過是將無異昔之然乎甲申南遷繇徐抵淮信蕭條靡昔

皇明文範卷二十三

四十四

若及楊則視其野黍麥油如也視其國中廬宿賈貨廢積袂楊雲騰鼓震空如也視其庠序絃誦之聲繹如也曰異哉言者妄乎獨是邦也免於災乎匪直免災繁倍昔然也何居詢其氓氓咸手擊額曰吾太守易疾實生之先是疾官陳議知無不言暨蒞吾楊也承極弊而煦之弛欽平役禁姦與教民翹翹厥更生飢賑者下設粥議流民就粥弗及郊嗷死且滋漁吏疾計粥直散旁邑郡邑以全虞其後也散官殺俾為春種召大賈勸之輸穀實欣聰命有數歲積復計出入為令甲揭之通衢上下罔胥為奸疫作侯戶視疾界之醫藥死者棺瘞之暑縱禁囚無傳藥者微侯楊其昭矣侯之治也四其持已也清其施政也公其御

更也察其字民也惠子曰諾既而聞有歌者歌曰繡之黼之羸馬五之往視于野羸馬趕趕匪羸其馬亦瘠其主溫溫碩人吾父吾母又謠曰淮之北河流塞誰其塞者溝中瘠鳥不食淮之南麥薪薪誰其植者四方之遺民誰其果之父母之貽曰歌孰誰者氓曰易侯予作而曰侯誠賢矣乎夫歌者之言瘠已而肥民也謠者之言安邇而格遐也夫財也者有窮不在官則民矣官弗有乎財故已瘠已瘠則民肥夫生也者民之所甚好也散財以聚之弛刑以結之本誠以動之遠圖以利之故邇安邇安則遐格夫若者救災也與哉越若多歷年于邦有權夫後其身以固邦本利莫厚焉功莫加焉吾聞活千人者其子孫必侯侯活且

皇明文範卷二十三

四十五

蕃矣受祿于天庸有既乎予既至留京與官留京者言官留京者總族咸詩之俾口碑冊

吳戴君時重陞四川兵備僉憲序

王相

止德丙子余與戴君時重兄弟同舉於鄉迄今舉進士已居九十之半而任方面者甫二人一為掌科汪君子宿一則時重是也位至方面重矣而說者猶或歎焉非其端確之操碩儒之器諳練之才固不當以常資序進耶時重曰望且侈矣顧昔在刑曹魁士洩馬幸僚翼馬蓬雖不直麻扶之矣懼當一面之寄隆而下歸為諸君子羞若何界瑯生曰易器而操用違其長因勢而導動固不利時重歷主事副郎夙有令聞兵亦刑之大者以慎刑之心慎兵兵不

哉耶傳曰刑罰不可損於國征伐不可優於天下兵之不
可廢猶夫刑也獨用之有順逆耳用刑而順刑非慘也是
為祥刑用兵而順兵非凶也是為祥兵兵之不可不慎猶
夫刑也雖然刑之誤毒於其躬兵之誤其禍無涯重則有
關矣蜀古梁州也以其強梁故曰梁以其險隘又曰益州
險隘則其地可怙強梁則其氣未易平故王政微缺蹇蹇
先起而中原大定始甘順附習之相沿久矣今天下恩澤
洽政教修風俗與化移易其異於古未可知也至於綏之
則安激之則叛雖齊魯則然豈獨蜀耶武侯治蜀尚矣宋
則張忠定公威以濟恩化賊為民者也文定公靜以戢亂
式和底寧者也今之勢雖羗戎輯懷寧無禍幾之伏有萌

皇明文獻卷三十二

四六

無形者耶無事而備蓄威積銳應機而赴忽如脫兔時出
而乘百一之變烈烈乎天下莫能當矣時重用集厥長為
蜀折衝身獨憲度修舉而已耶同官葉君肅卿等僉曰足
下也為予咨公蜀之士尚有隱君子如昔時茂更
羽者耶求而或得之願以告焉肅卿曰真儒生之談哉
也千里馭兵數十萬符檄交焉簡較時焉烽燧警焉鶴
庭下顛柳出漁事欠伸不克休吏視畧身未
血盤就几席且鋪且決腹猶跋足旁睨舉燭
松燈篋乃止歸入私署麗樵鼓再報矣時重精明雄銳
天下事迎刃輒解以愚之屏庸僂劣不宜妄附議雖然

才力窮數世猶屹屹踏踏不敢稍佚今將優
游不事從書生語耶嗟迂矣時重臣王公以文事而談
武備以武備而不忘文事固無不可遂備紀其辭

皇明文範卷之二十四

序

贈萬侯視浙閩序

陸

萬侯民望視浙閩人曰侯少而銳也克諸侯聞之蹙然起曰有是哉亦老而諳者之克也銳之言也者非也且夫寡更者閭於務勇為者躁於謀余惟是懼弗祗承天子之命一日持以告余且謀焉余曰子職兵不聞兵家說乎朝氣銳書氣惰暮氣歸又曰銳兵挫銳戒師老也夫人少則朝壯則晝老則暮氣盛衰亦隨之故銳也者氣之精華果確不挫於物者也配道義弘功業斯其用矣世俗下趨委靡相尚余方憂銳之未蓄子以銳為非耶侯曰吾亦疾夫世

皇明文範卷二十四

一

之靡也守進銳之戒耳余曰否天賦之謂材人成之謂能用不善則銳咎用之善則銳休存乎人焉耳今夫鑲鄒于將天下之鋒莫銳焉斷蛟龍剗犀革排紛堅而不闕與折者煉之火淬之水磨之石矣故君子懷負利器非致遠之難不善用之為患且子將家英也續言力學博藝洽聞聲年而聲振戎幕既則校武以興技日克以長韜日精以究大司馬登序漕司之役宿蠱盤結能舉者以拙退介入者以汚出子獨洞察利弊剔伏舉遺無纖巨咸當故不三年塞者通墜者飭之者饒絕者繼困者舒蓋閱歷之智深矣今茲之命蓋效而後用也宜若易然吾子猶若是歎焉如弗勝者君子曰養能於拙以慎出之含章於晦以厚發之

善用銳無若子者而奚暗躁之慮耶雖然鷹揚之師以老舉伏波之勲以晚著吾豈樂少銳厭老成人哉謂世無老成人久矣亦無蓄銳之士耳故曰少負奇偉之氣則壯立剛特之操壯立剛特之操則老著磊落之功完其銳弗喪其所謂精華果確者二公可樂矣奚啻折衝一道者之克哉侯迺起謝曰銳之言也者是也吾將從事焉遂書以贈

六月西征詩序

陸

皇明文範卷二十四

二

馳驛使諭曰往哉武邁毋宿朕命於是公即日戒行時維六月溽暑炎熍沸蒸諸大夫同事東土者咸為公留行曰蜀道遠哉艱矣輟無少停手公曰斯君命也我弗敢稽且夫勞吾於鬱燠也與驅民於鋒鏑也憂孰為大焚溺之拯也與行役之恤也事孰為急於是公遂行行之日余從諸大夫出餞郊亭公曰何以贈我余迺起而言曰昔馬伏波之征交趾也盛夏屯田合浦將士至穿石窟以避暑瘴然卒底平嶠南勒功絕域公是行得無似之乎公曰定志立謀以千時主惟是往烈余弗敢失墜然而善言必再余迺再起而言曰昔諸葛武侯提兵西伐五月渡瀘威懾諸蠻功昭後代公是行得無似之乎公曰惟竭股肱間關險難

余弗敢暇逸然而善言必三余廼復起而言曰昔言甫臣
周六月啓戎薄伐獫狁王國斯定公是行得無似之乎公
曰惟有嚴有翼實奏膚功余何足知斯然而善言至矣廼
再拜授簡于余曰子為識之余惟伏波壯矣以垂老策勳
武侯忠矣以偏安定績吉甫文且武矣以中衰起祚今南
澗公弘偉博達經營四方且當強富之年慶全盛之世際
熙明之會而蕞爾醜爭黠不如微則詐不如孟獲內侵非
若朔方自恒情度之若無足為公慮者公廼聞命就道志
激而義形食廢不遑息勞暑不遑避則公於數君子雖遇
若不同而其立志之壯秉心之忠文武之不廢非所謂思
齊異代者邪昔公嘗倅叙州守成都飭兵建昌蜀之山川

查明文範卷三十四

三

送都憲張公巡撫宣府序

陸武

嘉靖甲申秋七月大同軍士告變諸邊陲戒嚴會宣府缺
撫臣先命一人未至廷議謂宜別選才望大臣充之於是
都山張公自大理少卿擢都察院僉都御史以往方命之
未下也在廷無不惴惴懼已及公得報矍然曰四郊多壘

主憂臣辱宣力效忠此非時乎即起入拜命越宿而陞辭
再宿而就道公神閑氣定義形於色輦轂之民環道左而
觀者如堵其小人踴躍相慶曰壯哉公是行乎吾儕恃以
無恐其君子欣欣相告曰難思其奮勇也食圖其報忠也
功赴其會智也忠勇定內智以謀之靡弗濟矣公之門人
吳君汝瑩輩聞之持以告公公曰小人之言誇而鄙君子
之言侈而不規諸君何以告我衆起而言曰昔周之仲山
甫保躬式辟為王喉舌東方之役宣王不得已而遣之顧
公祇山甫之德以仰副明天子之休命唐之郭令公身係
天下安危吐蕃回紇之變微單騎一見幾不可為顧公樹
令公之望以鎮服反側之心宋之富文忠公奉使契丹事

查明文範卷三十四

四

亦危矣虜廷數語國勢賴以丕振顧公培文忠之志節以
張廢墜之紀公受且遜若不敢當者衆復進曰昔公為御
史按吾浙也值寧藩之亂瑞鎮陰為應援浙民洶洶懼變
公入則陳忠義以挫其志出則練兵戎以撓其謀從容回
幹不動聲色而兩浙安堵如故公自以為視數公之業何
如而謙謙然猶若未滿也今日之事固知非公弗克我皇
念舊勲以責新圖毅然挈以付之為公之計無亦如在吾
浙而已矣抑不知今之宣府視昔之全浙其勢為孰強隣
之寇視大憝之在藩牆之患為孰近可名之賊視謀未發
而難動者其機為孰危大府中丞統戎幕操節制視御史
之職為孰重施為難易之間可以卜公勲業矣然則公於

數公奚足多讓而人言之足徵也可謂其誇且侈耶公無以應遂命余次第其言書之

送惠州郡守顧君序

陸武

濱海南凡數郡惠以難治名夫地僻阻而易憑民驚悍而好逞憑且逞馬激以生忿忿斯爭斯訟訟稍不得其平則撞捥叫號殺越公行而不可遏治斯難矣今天子政不非其良控御失所俗沿而不可革治斯難矣今天子政不遐遺慎厥選得顧子於司寇之屬曰惟茲蠢頑寔界之人曰顧子明習法比用適其長往茂弗濟陸子曰否吾聞之伏穿以驅獸野無旋蹄張機以俟鳥林無遺翼夫法使人易避而難犯豈其為穿與機乎聖王之制政以宣懲刑以

宣明文範卷二十四

五

勸教仁義之術先後異施是故簡節疎目時有所置而不究非以崇奸也飭執密防有戾必獲而不赦非以毒滌也明察之官忠信之長慈惠之師咸是興焉吾未聞徒法之能濟矣顧子之為郡也昭斷以剔冤析鑿以擿伏確守以貞度何者佐王之刑法為先政為後茲役也有子民之責政為先法為後若憂治之弗馴而挾其長以繩民柰何其不為獸與禽也相率投焉耳以禽獸驅民而蒞其上其誰附我且夫蓄疑以待物者多拂情慮難以設防者恒過思拂情則尤生過思則乖起無平政矣操不平之政以理其易然且不可而況于惠乎雖然惠亦不幸而蒙難治之名矣其習則然非民之性也天下無不可變之俗無不可與

為善之民易刀劍而牛犢化滌汚而讎父子夫婦之道亦存乎人耳故曰無迎而拒民莫不與無望而畏民則無難慮心者行政之本也恕思者布法之基也此之謂仁義之施乎顧子將勉之信然易惠之治而返淳無訟而化理必自子夫

西陂集序

徐階

昔韓子有云謹愉之辭難工而窮苦之言易好以階觀之不然夫言非出於心者耶古人理義以養其心富貴貧賤患難夷狄泊乎無所動於中而其形諸言也無戚無喜無得無喪藹然中和之發則雖謹愉窮苦且猶無之又安得而工拙其辭也後世心學不明人溺於利中之盈歉一繫

宣明文範卷二十四

六

乎外之所遭於是縉紳之徒明志得者失之驕叙成功者流於伐迷燕樂者其說靡以淫衍光榮者其辭鄙以陋壯夫貞士相與誦而羞之退考諸山林之作則見其規模氣象雖或病於枯槁悲感而興致格律猶有可觀者遂以為詩之工拙由是謹愉窮苦之異狀而不知彼不善言謹愉者乃其動於謹愉者也江西按察使西陂先生劉公自幼以詩名其所誦法直追漢魏而上之唐以來諸大家不道也然公始仕於司寇為美官繼守鎮江為望郡秉督學之節於三晉之間為地清且顯間嘗忤時以歸未幾起叅湖藩擢今官為位尊為望甚重以公所遭揆之人情蓋於謹愉居多而茲集載公在湖南及江西所為諸詩冲和古雅

弘遠俊逸雍雍乎泰島圭璋之度而烟霞丘壑之趣自存焉嗟乎此固容以難工易好言哉階於是識公所養矣昔歲癸未公校文禮閣階實以其年登進士拜公於朝後又嘗會於京口迺今益得朝夕焉世恒以達官貴人數問遺為敬公至不能舉其字號小大之獄賓旅之交裁決應酬日鮮暇刻而意思瀟灑若無事者公之心豈謹愉所能動而其工於詩豈偶然也公詩在徵用以前歲各自為集而名之以其甲子茲獨曰二楚者湖之南江之西皆故楚封識地也迺其篇數則於前僅十一焉雖然空青丹砂目其銖粒亦足例其餘矣

贈侍御漆川廖君按山東序

徐階

皇明文範卷二十四

七

今士大夫仕於時喜有賞怒有罰自農桑學校以及錢穀甲兵刑獄之務咸得考稽而振舉自藩臬以及郡縣之吏咸得刺察而黜陟惟御史之出按者為然故士大夫欲行其志莫如御史非行其志之難而得情於藩臬郡縣之吏為難藩臬郡縣之吏其事御史也貌非不肅而或屈體以為容則有不用敬者焉言非不遜而或詭辭以為依則有不用愛者焉諛謀於一堂之上非不懇且至而或揣摩觀望以為媚則有不用忠者焉三者具而民隱有所不聞闕政有所不知賢不肖有所不辨御史者始孤立於上欲行其志而不可得是故得情於藩臬郡縣之吏為難也古之君子將大有為於天下也其明足以燭幾事之微其剛足

以勝剽繁之任矣至與人處則必自貶以下之誠心以求之虛己以觀之夫是以人有所畏而不敢匿其情有所感而不忍不盡其情情盡則私屏私屏則道合則九聰明才力吾或得取其有以為吾用蓋今之欲行其志者亦如是而止矣漆川廖君以御史往按山東君為人明而不恃剛而不有宅心乎其大而不可以非禮悅所謂古之君子松是乎在而其能得人之情以行己之志有可以預必者予不佞厚與君友幸山東之人將被君之惠澤而吾黨亦借以為榮也於是乎有以贈君

送東滄劉侯入覲序

徐階

皇明文範卷二十四

八

劉侯允卿之將入覲也以書告行於其朋友於是予師沈先生即其道跡風景繪為八圖且徵曹進士諸君詩為贈而自叙其首惟侯之政績先生述之甚詳而一時登覽觀遊感慨激烈之意諸君所以賦之者幾乎盡矣予不敏以文學為侯知乃為申入覲之義以告曰觀之為禮尚矣昔在唐虞天子五載一巡狩諸侯四朝成周大行人掌大賓之禮及大客之儀以親諸侯有朝有宗有覲有遇然其義非以嚴君臣之分竭奔走之誠而已蓋將於是觀政焉是故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修五禮五玉陳詩以觀風俗陳物價以觀時好陳宮室車旗之制度君臣上下之衣服以觀從違陳名山大川宗廟之祭以觀孝敬蓋古昔帝王知天下之不能獨治則以責之人臣知其臣不能皆治又

或有所欲為而不逮也則於觀焉考之將以懲其不恭而助其所不及故朝以圖天下之事觀以比邦國之儀宗以陳天下之謀遇以協諸侯之慮凡以為民而已方今聖明在上中外之吏各舉其職法制典禮之大秩然粲然靡有違者獨其間張弛損益之故蓋有欲為不逮者存焉古之諸侯於其國也刑賞則專廢置則專興革則專擇其中大且要者然後以聞之於上今之州守裂千里之地而君之固古之諸侯也然一有舉動必以請之監司監司不敢專也必以請之天子報可而後行焉其論議相違意氣相失州沮於郡郡沮於監司監司沮於政府者不在是夫其沮而不行不足言矣縱有行焉其文移往來動涉歲月後時

皇明文範卷二十四

九

失事使民不獲即蒙其澤者又豈徒一二哉故有志之士恒有所欲為而不逮也東南諸郡財賦之所出也文教之所先也頻歲荐饑民敝且偽斟酌劑量以備若時之政抑揚高下以成化俗之功在劉侯必有繫於中矣然亦有沮而不行者乎乃今見天子正可有言之時也劉侯言焉天子聽焉下之一方達之天下舉以為式侯之入觀斯不為具文爾矣侯濱行東滄士大夫皆有詩父老子弟皆以為一方之事未足以盡侯故欲其以言及天下侯之位方日進其他見諸事業者將徐考其成焉

送太宰龍湖先生張公詩序

徐階

詩二十九首作者吉士二十七人太宰龍湖先生張公朝

夕授之業者也太史李君胡君二人先生禮闈所舉士也始先生被命為吉士師予不敏辱以職事從先生後先生喟然語予曰夫學廢也久矣古之君子學以修其身而舉之以治天下其體與用蓋一以貫焉者也後世不知所謂體而以詞章訓詁當之不知所謂用而以刑名術數當之於是體用析為二物庠序之所習不可以施於有官而官之所業以為政者亦胥不足以治自三代以降願治之君圖治之人臣世未嘗乏而治卒不古若則學之廢為之也維國家取士之科莫重於進士今又拔其尤者使學於此天子之意蓋將以治天下之事責之而吾屬相與砥礪以祗承德意者顧安得以世所謂學應之乎旦日進諸子詔

皇明文範卷三十四

十

之以大學明日証之以中庸又明日証之以六經語孟爰及程氏朱氏之說諸子者始而駭中而悟終而油然日有得也今年春天子召太宰西磐張公於留都詔先生往代其任諸子咸悚焉懼失其所宗而予亦妄謂諸子之於學譬諸草木幸有其萌矣而先生遽舍之以去將遂敗于牛羊斧斤以為大戚謀所以留先生而無從也則解於衆曰學者於師之良非可以必遇也其道在自致其力昔者洙泗之間從遊者三千人彼既遇孔子以為之師而孔子又自謂吾無行而不與也然而三千人者不皆至於聖人孟子之生去孔子百餘歲其言曰予未得為孔子徒予私淑諸人者也孟子之於孔子不親於三千人其所私淑諸人

者固三千人所聞於洙泗之緒餘也而其所造論者則推尊之以繼孔子此無他力有致有不致也諸子侍先生踰年其於學幸既有其萌矣誠自致其力養之使益盛即先生雖舍而去教固在也矧旦夕將召以來乎不然雖日侍先生無益也矧其去而不可留乎吾願諸子之擇於斯也諸子曰諾退謀於二太史為詩送先生而予因為之序聞先生與諸子別意亦有悵然者聞予言其或可少慰矣

少司徒二河及公北召序

歐陽德

戶部職度支正邦賦以制邦用各有品式載之政典而邊餉為尤急往歲太倉儲銀無慮數百鉅萬然餉邊歲才數十餘萬舊儲未沒新賦既入故內不憂匱中鹽令下商爭

皇明文範卷二十四

十一

走諸邊芻粟米立致充盈故外不慮不給自餘鹽利興鹽出差倍故額而販夫不加多商困積滯抑估以取售然輸官之價無所裁損奸宄耗蠹莫之能禁故息入微薄樂趨者寡懸令招募其來徐徐無益緩急又庸數深入中廢兵增轉餉滋多而營繕祠祀諸費日興政典無文咸仰度支以故餉常不繼而儲亦告乏為戶部者不亦難乎夫事未有極而不反法未有不通其變而能久者故予於二河及公之行竊有望焉公由給舍歷知寧國鳳陽懷慶三府遷浙江海道按察副使陝西督儲參政山西左右布政使晉南院右副都御史督江洋操巡跡公所至其於閭閻賦役艱窘之情邊儲盈虛消息之數士馬勇怯盛衰之故靡

筴通塞利病之原豈徒耳目親記蓋往往身親試之根極領要矣於是公召拜戶部右侍郎而尚書蒲澤王公左侍郎樸溪潘公皆隱憂以頃時公參會協贊其將遂有濟乎大理財猶之儲水農商賦稅其源也故取從其薄所以阜商供惟其正所以厚農農阜商裕各勸其職故賦入有常所以通源滌浮淫之蠹止無益之作故費出有度所以節流流狹源長財乃日益是道也夫人知之然未能卒行者何哉裁禁損益動改故常怒眾之戒違上之懼賢者或不免而見小忘大親近蔽遠者多言亦可畏也夫惟犯難而不顧其危者為能慮善以動動惟厥時嗟乎此豈易言哉公入仕餘三十年盤桓外省尺攀寸躋艱棘靡諭譏嫌罔

皇明文範卷二十四

上

避君子以是知公之所存道之必將得行也於是御史大苑洛韓公合南都卿大夫錢公都門之外相與酌而祝曰公無遲哉其無愆素履協恭同寅贊窮變通久之道成富強安攘之業使吾輩得以衍食於南而無不虞之憂在茲行也矣

任官坊集序

歐陽德

始任子舉進士奉大對敷陳政務憂時悼俗憤頑嫉邪對切數千言今上嘉其忠親擢置高第始釋褐一旦名隱動京師羅子達夫程子舜敷楊子實卿唐子應德與任子友也予因數子者得佐下風數觀其詩文疇昔所憂憤熱數上前者往往見之乎辭予每讀一篇未嘗不慷慨三嘆也

任子操持砥礪其交遊必類已者其於浮沉巧宦削觚而圓轉坦外而深中阿隨人意頡頏以取世資者相疾視如讐於是自考功主事用薦補太子司直國史檢討官上駁駁大用之矣而竟不能安其位所交數子亦先後以言譴予抱病林卧為憮然莫知所為比一二歲予從蜀中人士聞任子杜門讀書家之有無無所問部使者至不得見其面時從幽人文士徜徉山水摘藻鑄辭益工益富憂憤之情浸為恬夷或曰任子殆與世抹殺而翫之以文耶將寡與俗構無所迫鬪其中故氣得其養平倖而不形者耶言心聲也心以御氣氣以昌詞詞以宣志志以制行而功德因之立焉是故媚世之士其志群故其行隨其詞靡可與

皇明文範卷三

上

諧衆不可與入德觀世之士其志達故行靡檢押詞無涯次可與樂性不可與濟物憤世之士其志矯故其行狷其詞隘可與震俗不可與興化仁以為志道以為體渾然同物廓爾天遊和而不從介而不乖好惡忘已因應無常故其詞肆而不蕩貞而不偏厲而不猛優柔而不弛用志精一之致然也君子曰夫志與其群也寧矯矯而反之宜可以基德既其達矣於道也幾乎任子之始志既基之矣而况日有造焉其德立功崇將莫之能禦其詩文必傳今行遠匪直以其詞足愛者於是其甥李子刻之首大廷之對蓋本乎其始若曰深造自得由此其基也任子名某字某西充人李子名某字某時少叅江藩同任子之志者

陳後岡文集序

趙廷松

文有定品時之運使然而人不繫焉韓昌黎言追孟子猶愧七篇賈大夫賦擬檀弓不離兩漢虎豹之姿不得不炳金玉之相不得不炫江河之流惟順而觸山赴海風蕩物激盡天下之變矣彼其棘詞稗說鑲冰雕脂蓋無取焉明興兩浙之文如龍門郁離首闢玄旨不追琢而章不湮泐而潤稱在茲矣百餘年學士之議及於弘正劇於嘉靖呼阮嘗宋卑六代而直追周秦兩漢論議鏘然或索之質委平唐宋之下譬之宵浮屠繪陸海而不能正覺冥論淫凝動狀時趨然也吾浙人文近代為盛而烟聲茂實寔寔名場若其雋發妙成早譽天下如後岡子者風振泉流七子

皇明文範卷三

十四

之備體敷瓊炳繡四傑之赴節使躋焉齊足並馳自騁騁驟未悉其究惜也天膏之受即微其精華可以表見於世不廢江河已焉哉已焉哉後岡詩傳矣東山張公竝刻其文以序屬廷松方輟翰燬研却舍辟易其敢窺履門庭以穢弁珠璧然或以為蠅附萬里則未敢諉爾皇甫子循叙其詩公作傳載其履歷備矣夫七子稱幹成言四傑惟烟終令若後岡學偉宗翰位華方臬撫其風節不忝吾浙先聞其視建安盈川諸子殆未京云

皇明同姓諸王傳序

鄭曉

明興同姓鮮少所謂廟祔十五王者皆追王也當是時開基江左去塞萬里近亦數千里雖嘗圖宅咸陽詔還汴邑

然時有未遑議遂中報 高皇帝驅胡出塞後我中華經始慮終防胡為急於是大啓宗封錯布萬國擇選諸子周匝三番 文皇英畧蓋世開府北平天險地利甲於諸藩北平以東歷漁陽盧龍出喜峯包大寧控保塞山戎為寧王度渝關跨遼東西並海被朝鮮聯開原交市東北諸表為遼王北平西接古北口瀕於雍河中更上谷雲中薺居庸蔽鴈門為谷代王鴈門之南太原其都會也表襄河山為晉王逾河而西歷延慶韋靈又逾河北保寧夏倚賀蘭為慶王燕殺龍之險周秦都圻之地牧圻之野直走金城為秦王金城西渡河領張掖酒泉諸郡西倚嘉峪護西域諸國為肅王此九王者皆近塞下以故城郭富於曹滕兵

皇明文範卷二十四

十五

車雄於魯衛莫不傳以元侯翊以宿將權崇制命勢匹撫軍肅清沙漠則壘帳相望締好宗潢則輶輪不絕若乃周楚齊漢魯蜀諸王並列內郡亦皆秉鉞麾旄部兵耀武蓋草昧利於建侯枝蕩維於宗子斟酌周漢而衣食於縣官寧有尾末之憂懲創宋唐而綴旒於下國必無坑沉之禍世平自足以展親時危不難於復振此思王之所以控表宋侯之所以畫策者也迨其駭也磐石雖堅體解莫解葉高進賈誼之策而齊黃竟見錯之謀凌逼既深猜忤遂積建文數年間雄惟龍躍利害相尋靖難以後矯枉鑒覆益篤因心驕恣復萌稍申裁抑書勅再三規誨懇惻而齊谷不悛終負私貨宣德初二叔不靖漢以義滅趙以恩完自

是以後天子攬綱結網彞臬日嚴一不律則奪祿再不律則奪兵三不律則奪爵賢傳終老於梁園懿親絕踪於魏闕即使力如晉鄭無假於勤周頑如吳楚何緣而抗漢以故八十餘年間有園土之收未聞旬師之戮至正德中真藩任狡卒起窮邊宸濠凶奸久窺神器不逾旬朔身殞國除今皇帝峻德明倫每布詔令首念宗人諸王拱辰宗海好禮樂善雖堯親九族周享萬邦曾何足云夫聚人莫急於理財宜民莫大於通變洪武時親王歲祿米五萬石他用亦不下萬石而吉凶之賜不與焉高皇帝約已裕人未幾即減六之一今載屬籍者王二等將軍三等中尉三等主君五等若未名未封疏庶人罪庶人蓋四萬有奇即祿

皇明文範卷二十五

十六

皇明異姓諸侯傳序

鄭曉

我朝初起淮甸旋定江東收拓疆宇統一華夏滅漢之功為最取幽燕次之次汴洛秦晉齊魯次吳次閩越次蜀又次滇南當是時功臣封者食租衣稅雖不得分土臨民而鐵券寶綸天盟廟授追崇之禮過于商周世宥之恩寬于漢魏矣 高皇撫運開天刑用重典監胡詔雪誅鉤萬數相國慘於繫蕭督府嚴於誅越豈非功高過大疑積深

即欲包荒法吏致其深詆龍祿浚嗣宗姓殲夷勢運然也
况革除之後輝祖以守義釋囚景隆以負國淹繫江陰失
律遼西長興喪師安定越雋安陸之流乍承收復終歸氓
隸故其存者魏西平武定三家耳 成祖靖難以九門壩
上白溝滄州薊城夾河靈壁七戰論功已而北驅殘虜南
縛交苗西靖羌番東捕倭韓舊恩新績降胡廝養往往登
封洪熙宣德文教漸張九伯皆特轅款塞合騎從征頗稱
不僭正統景泰天順間醜戎猾夏奸黨貪天已巳丁丑剖
符益衆未幾誅奪存亦無幾成化時國家治平屯細柳出
居胥雖師律尚嚴而檢覈多濫以故傳世者鮮弘治熙熙
慎名與器封者無聞焉正德間汨廢典章黷濫極矣今皇

不皇明文範卷二十四

十七

帝洗滌乾坤光復祖憲登極之詔首錄擒反者宸濠功已
而秉宅宗裡顧瞻承侑悼念元勳興戚繼絕五姓續封於
斯善述若乃外戚恩澤封者洪武求樂未之前聞增壽雖
文后介弟顧靖難密謀殞命廷闕長陵悼念子封定國至
獻陵即位景始以昭后恩封裕陵又封景弟昇自是進紀
褒申更相援引今皇帝若曰營丘以鷹揚裂土建成以馬
軟受盟后家封爵皇祖未有典制魏定封公雖緣戚里實
開國靖難佐命功臣彭城惠安軍功居半可世如故他皆
宜革徒以先朝恩命錄之且終其身自是慶陽太和皆羅
封稍稍陳乞或得都督都指揮指揮云今攷累朝封者公
十八人侯八十三人伯八十八人王一人外戚公一人侯

五人伯十一人凡二百七人乃今世及者纔四十四人其
以文臣封者公一人伯八人不得嗣者乃七人畧考其狀
世次為異姓諸侯傳今後世得覽云道德勳庸最著者錄
諸名臣記

皇明直文淵諸臣表序

鄭曉

明興設中書省韓魏二國公以太師太傅兼左右丞相汪
胡繼之不得領三公黨獄起死徙數萬人遂詔天下罷中
書丞相而以五府九卿分理庶務監察御史許士廉請復
三公府 高皇不聽然藍玉以涼國公尚領太傅當是時
翰林春坊官看詳諸司奏啓署翰林院兼平駁諸司文章
事其官甚雖殿閣大學士如宋訥吳伯宗皆侍左右備顧

皇明直文淵卷二十四

十六

則不得平章國事如丞相 成祖省公孤而召解縉黃淮
胡廣楊榮楊士奇胡儼金幼孜七人直文淵閣內閣之預
儀務也自建文四年始也閣中有文淵閣印印文獨異諸
司凡封進詔草登章疏用之不得下諸司即下諸司以
翰林院印諸司欲上內閣亦稱翰林院翰林院之入內閣
也自解始也已而解出為交趾參議胡為祭酒文簡下詔
獄文穆早卒楊金三公事長陵二十三年官不過五品獻
陵復設公孤西楊始加少保內閣之登三孤也自西楊始
也東楊以榆木川有大功特置大學士謹身殿謹身殿之
有大學士也自東楊始也景泰時乃有孤卿入內閣者蓋
自王文始也先朝重冢宰雖內閣元輔歷三三十年亦不

得領吏部尚書內閣之領吏部尚書也亦自文始也內閣未有兼四官者有之亦自文始也陳循高穀遂至領五官徐有貞以武功伯兼大學士自署掌文淵閣事蓋無謂矣有貞後二十人惟萬丘以卿孤入內閣餘皆修撰贊善通參少卿少詹事侍郎自焦芳至於今非孤卿則六卿惟翟鑾以侍郎兼學士以故內閣職業重於中書省體統尊於三公府省府之名雖廢而內閣之權益隆矣先是內閣亦外調宣德中陳山張瑛以千請諸司出山教小內使書瑛為南京禮部尚書景泰中亦出江淵為工部尚書不獨解與胡也其入內閣也亦未必盡出翰林也西楊齊府審理也文簡中書舍人也文靖戶科給事中也有清監察御史

皇明文範卷二十四

九

也文達吏部主事也近日丹徒永嘉安仁南海貴溪亦中書舍人主事給事中也列聖嚴於防奸而廣於求賢以故內閣諸臣類多效職三楊參合歷事四朝鎮定危疑消弭謗隙文經武緯內戢外寧四十餘年號稱平治昭后既崩裕陵親政一時五相才器尋常權歸奄振國柱幾搖景泰諸臣因人碌碌強者恣睢弱者韜默或陰主邪謀或曲從密旨儲官易位官賞紛然天順復辟誅竄削逐莖閣一空自是輔臣乍進乍退恩數輕微至有囊頭詔獄荷戟邊隅者南陽既斥復留最專且久造膝陳謨露章抗論六卿得人萬幾無叢成化間文憲文毅事關綱常扣關力諫時值佞幸請劍行誅弘治初年大奸距脫海內欣然宜興洛陽

端靖寬綽長沙餘姚文雅諒直太陵畫接再三虛懷霽色屬精訪落將大有為而諸君子志在包荒意存裕蠶多思少斷坐失良期然十八年間財以足民為富兵以薄伐為威刑以緩死為恩仕以驟進為耻可謂與民休息培植元氣者矣正德初逆瑾用事盡逐方正大臣芳宇本衣冠之盜廁跡禁扉數年間濁亂天下新都守正應變綽有餘才碩果尚存巨川攸濟雖大禮之議未協宸闈而救時之功登於鼎鉉矣今皇帝龍飛虎變獨秉乾綱輔臣仰承休德夙夜匪暇皆能資飾絲綸與制禮樂豈非庸巷之遇賢於夢卜都俞之風幾於獻替乎茲表直文淵閣者凡若干人擇其尤者八名臣記餘皆略次其行事以備覽考云爾

皇明文範卷二十五

十

皇明四夷考序

鄭曉

四夷何以首安南也我郡縣也次元良哈何我武衛也哈密女直非歟羈縻之虜非我官長也元良哈之有三衛以靖難歟非也大寧之北有三衛也蓋自洪武始也其南據大寧也乃自求樂始也將復交趾而收大寧乎都統之議夷且咄我華蘭台已駸駸乎我貳矣棄哈密而撫女直乎哈密羅我河西女直扞我遼東也土番入哈密而嘉峪不驚胡虜通女直而山海弗靖矣朝鮮何以次元良哈也知禮教也大國也琉球小夷何以次朝鮮也學于中國也何以終韃靼也非勅寇乎我勝國也盛衰之運中國有安危焉以故別考而存之戰守之畧可幾而得矣 高皇何以

有海外之使更始也 成祖西洋之艘不已勞乎鄭和之
泛海與胡濙之頒書也國有大疑焉爾菟三王胡四王我
屢屢焉西番五王世優之何也不能為我深創也苟因俗
而治之得相安焉可采西域何以不得浮南海也王公設
險假樹渠焉如之何使其縱橫出入幾徧宇內也海島之
夷勤我封使往來之禮歟夷不言往來往來言諸侯也四
夷來王八蠻通道未聞有報使焉然則領封可乎奚為而
不可也陪臣請命于京師王人致命於海上非往來乎嗚
呼均覆載者天德也辨華夷者王道也昔也外夷入中華
今也華人入外夷也喜寧由小兒宋素卿莫登瀛皆我華
人雲中閩浙憂未艾也是故慎封守者非直禦外侮亦以
固內防也池魚故淵飛鳥舊林人情獨不然乎彼其忍於
捐墳墓父母妻子鄉井而從異類者必有大不得已也嗚
呼德惟善政政在養民蓋亦反其本矣不然而欲郡縣我
子弟武衛我干城烏可得乎

奎明文範卷三十四

主

皇明北虜考序

鄭曉

高皇帝永清四海傳檄驅胡魏鄂逐之於前宋涼蹤之於
後當是時然猶伏我障圍殘我吏民掩我將校皇子元侯
樹藩開府周匝三垂選練士馬周防曲備羽檄南馳殆無
虛日 高皇帝訓時備西北猷慮遠矣靖難之後臚胸挫
跌五師不還 文皇赫怒仗鉞四征雖蹂虜庭降名王俘
其輜畜而我之財力亦已大窘至於末歲猶議勤兵廷臣

力阻上意蓋堅司徒豹繫於掖庭本兵雄經於私第渝水
之變雖悔曷追 宣宗時出近郊大蒐講武喜峯之後薄
伐山戎而已正統十餘年間貢使往來好語相誅謾和親
於漢嫁妻賜物於宋幣戎心狹焉覬覦非望重以奄寺騷
張柄臣首鼠垣墉既潰羈勒弗度卒致六師失次將相與
尸輅馬被遮四郊多壘三陵徹祀萬雉幾摧賴天之靈
景皇知人善任文武大臣艱難宣力禹迹遄歸堯封如故
虜亦散亂叛弒相尋我得寧輯顧其書詞桀傲使介驕凌
稍示包荒治以不治爾天順時我懷平城之警虜邏呼韓
之隙雖有寇掠亦能扞禦迨至成化諸酋競起分部爭雄
各據水草殘我邊郡河套沃土棄為虜巢威寧之捷足稱

奎明文範卷三十五

主

敵愾顧茲謹口反謂貪功刀筆因而舞文干城為之解體
不惟大寧興和開平已非我有朔方河南亦非職方之舊
而河西遼東徼外城郭諸國保塞奚夷亦漸擄貳於是並
塞萬里所在將屯官益多力益分財益匱中國益困以故
弘治初年頗搜往牒謂洪武永樂皆嘗遣使窮廬至屢書
敕錫之綺繡縻以官封荷駕馭有方彼狎其餌吾峻其防
亭旅不驚耕牧自便運以數年虜將耗鈍我益富強此計
之得者也於時許進行之大同三年三貢費纔十餘萬金
大同東西五鎮皆無虜患已而議者又謂虜入邊塞經關
隘扣關庭知我地利關我兵力普化也先前車不遠我是
以閉關却貢專意內修已未庚申妖纏鼎畢上谷雲中慘

被荼毒 孝宗發憤召見公卿即議征討劉大夏而陳利
害僅遣柳棟之師坐收撤杜之績不然幾考庚寅之故不
貽已已之憂乎然當是時君臣輯睦民物殷阜邇此外憂
孟勤內治海宇晏然不知兵革比至正德河東陝西鴈門
以北歲有虜患隱敗冒功上下欺蔽修攘無策人心思亂
盜賊四起宗藩再變豈惟衆叛是謂親離今皇帝躬神聖
之資秉鼎革之會順治威嚴化洽內外蠢蠢醜虜曾何足
慮彼善憂者以為近日諸虜解讐結好更入迭出羅我奔
命且進退分合頗有紀律而又納我通人巧為間諜混迹
市廛至窺京甸往歲越大同逾鴈門經太原掠上黨闔平
陽殘漁陽因遼東近復度紫判逼居庸甚至入古北犯都

大皇明文範卷二十四

二十三

城矣秦中隴西去京已遠即殺掠人畜數萬不以聞也乃
役役焉議將議兵議食議通貢議戰守議賞罰亦直其細
少者耳嗟乎三代之盛潛輓未及於江南五季以還門柝
不施於薊北漢開疆於衛霍唐虞國於安史豈若我朝山
川綢繆已得天險管鎮聯絡更盡人謀節其貢賦有恒足
之財總其紀綱無專命之吏蓋自生民以來未有盛於今
日者也善為國者持加之意而已或曰周宣修行徽猷于
襄重華敷德四夷來王又曰孰佐重華皋夔益稷孰佐周
宣召張山吉有以哉有以哉

壽邑侯順義王公序

周易

順義王公來長吾無湖明年正德辛未適四十有九仲秋

生魄十有一日維吉吏若民率牲執白者咸稷稷而至頃
之有老人跼蹐而前酌酒而南壽又酌而東壽復箕踞而
坐旅飲而譚既趨而出公召而問之曰何居而南壽何也
曰壽夭而東壽何也曰壽 天子而旅飲何也曰壽吾民
何以言之曰猛獸撤而麒麟遊醕日沒而清風至來執召
是去孰麾是天寔鑒之是故壽天天子寔司之是故壽天
子方今潢池弄兵四方荷擔以偵自吾子弟得慈母瘡痍
之末代以哺吮故雖水崇連仍而吾民之壽域不啻若昨
日富者什九有家也貧者什九有身也是故壽吾民侍者
曰而何為弗壽公也曰公始至時而貌田田而食便便而
起居衍衍無何吾見其捧心矣見其吐哺矣見其負芒刺

大皇明文範卷二十四

二十四

矣以四境之休賈一身之戚壽耶公耶民耶其弗飲公也
亦宜侍者擲爵酌而進曰壽公禮云百日之蟄一日之澤
吾民且然公以百日之憂賈一日之樂莫不然壽公公避
位而歛歔曰噫昔人有言愛我者我之美疾也惡我者我
之藥石也不佞之蒞政也暮而奇然徒蚤夜悻悻而竟無
所為知利也未輿知害也未除今之日一閉閣以思一盡
言以訟猶未可也胡壽二三子我之美疾也既酌以觴老
人復酌以觴侍者復酌而自觴以布其責少焉公賦抑戒
之詩其樂也皇皇民賦淇澳之詩其樂也陶陶某聞之爰
組織其言以贈

贈具養浩入覲序

朱廷立

越嘉靖二十有三載天下方岳各率其屬朝于京師養浩
吳公以興國守先期往焉其家黃方岡蔡南山諸君餞之
受簡于子立子立曰善乎公之往也其從古之道與夫今
之制古之制也曰從古何奉之者不盡古也而有今之名
不盡今也而有古之名存乎其人而已矣夫郡守者民
親也政之善也朝發而民夕受惠焉政之不善也朝發而
民夕蒙厲焉故曰生民休戚係守令言不易也朝覲述職
若守者述其所以親民者也顧有坐廢曹司視其民如秦
越人之相視也奚以述乎此猶不用其心焉顧有務更張
啓事端紛擾其民而莫之息肩也奚以述乎此猶私用其
智焉顧有事諛悅要名譽督責其民而莫之休養也奚以

重刊文範卷三

五

述乎此猶自枉其正焉其甚也仇其民而逼之刑漁其民
而奪其利此之謂誣上而行私奚以述乎嗟乎此可為大
恐矣夫職無以述也而徒奉其名則有若若其難而弗堪
則有若若旅進旅退而自不知其所謂則有若若苞苴權門求
以蔽戾愆而獵叙進嗟乎此可為大恐矣公也以其南服
之豪來守于茲其為政也裕於為民而廉於徵福長於敦
實而短於取名則公之所以為述職之地者亦既豫矣乃
茲往也其信從古之道哉自是陟崇階利澤四方皆取諸
此而已矣嗟乎人臣而遠於所尊則思近之君子以徵歛
焉百姓亦然遠於所親則思近之君子以徵感焉寮案亦
然遠於所因則思近之君子以徵和焉均之為人情也公

於君父為近百姓寮案為遠矣亦將有江湖宦寓之思以
答百姓之思乎寮案之思乎書之簡贈之焉亦望之焉

重刊山海經序

馮世雍

序曰山海經者上續真經之緒下昭絕域之跡旁該寥廓
之宇細入宵翹之變續紛磅礴窮衍靈怪奇哉麗矣豈非
古王神道之教方輿會極之書哉予竊以為不然昔禹平
水上作禹貢以別九州伯益掌火率四嶽之佐以命山川
類草木夫九州四嶽皆在中國之內二聖雖精健絕倫然
歷之八年而後就固未嘗越中國之境涉不毛之隅為夷
狄驅獸畫疆崇奇綴誕以自取勞敝者也或者此書之作
其秦漢諸人之筆乎夫贏微之世窮者極欲志亦侈矣當

重刊文範卷三

三

時好事諸臣急於柄用乃撰為山海經祥怪異之書動人
主宏肆之心以陰遂私願之私卒之封禪神仙沈汗漫之
野而忘返幾至蹈國是誰之咎哉新莽究致海外奇異之
事以誑世愚聽而劉歆伐宗植異欲申曠絕之權以罔六
合乃援經售說肆然無規焉下及郭璞踵陋襲虛竟泥仙
鬼星土之術殲其身而弗悟故曰山海經者秦漢之書啓
侈心者為之也然其闕博可以資見聞水道有裨於水經
之源委且文章簡嚴近古文也是故刻之以資辨博之學
紓冥曠之感昭荒侈之鑒而他弗計焉爾矣時歲在丙申
大明嘉靖十五年冬十月也

贈立菴張子擢江西參議序

陳儒

往歲某待罪南都尚寶時嘗從諫垣諸君子論天下事臺
臺焉曰留都重矣所賴以主持國是綱維天下者有諫垣
在越明年叨官太常復時聞諸君子論天下事臺臺焉予
曰王事多艱所賴以經畧疆宇震肅官常者亦唯諫垣在
乃茲夏五月立菴張子受命拜江西叅議或曰立菴古之
遺直也且在諫議有年矣今茲之授得無有未盡乎予曰
否昔者虞廷之命官也曰予欲左右有民汝翼予欲宣力
四方汝為予欲出納五言汝聽夫古昔帝王之命臣下亦
何間于內外哉翁受敷施九德咸事是故或遠或近或內
或外要皆以奠安天下云爾今天下事勢何如也桂海滇
崖羽檄相望是曰調度之艱南粵東甌誅求日蹙是曰保
釐之艱寇盜竊據時聞徑僮是曰夷夷之艱舞文弄法浸
淫郡縣是曰振制之艱夫皆方岳之責也而亦臺諫之責
也顧臺諫則言之方岳則行之旬宣天下私濟艱難其在
方岳者不已重乎然則西江之行謂未足以盡吾立菴者
未也抑嘗讀漢史孝武命汲黯為淮陽太守且曰願得君
之重卧而治之則固移其出入禁闥者以保淮陽矣今天
子時咨岳牧遠道堯舜而西江大藩又非區區淮陽之可
方者然則立菴之行得無思其艱以圖其易庸以副虞廷
之託也乎立菴為燕趙士昔宰東吳其誠心直道終始弗
渝至今民思之者未憇茲行也亦執其端而推廣之耳而
何內外遠近大小之可言哉白灘張子乃執爵而言曰民

亦勞止汔可小康柔遠能邇以定我王立菴避席心泉林
子乃載歌曰維申及甫維周之翰四國于蕃四方于宣立
菴復避席爽然曰命之矣予聞而過之曰立菴其尚祗若
休命以答諸君子之贈哉乃遂叙以歸之

送紀僉事之陝序

王度

凡天下有司之刑罰視部為準歸于明法守宣德意耳矣
然而按察缺員則不免內推一人老於吏事者往補之從
其習也是歲春予以南屯部至日得往來十三司間十三
司郎聽讞之暇日取律例誦說之輒從其老於吏事者正
焉又燕集而閑議焉凡以求生道而已予乃今知用人之
意與用法同蓋其仁也文安紀君元正初拜陝西之命將

行成曰紀君老吏也善用法予曰君非能用法也能用仁
者也用仁則法在矣用法則法亡矣易曰天地之大德曰
生仁也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仁之法也君茲行也
望函谷之關慨然太息曰壯哉秦乎秦之法斯鞅者為之
則變矣又從而行灑灑之原慨然太息曰是高帝所為除
秦苛也非漢民無子遺矣又從而覽豐鎬之舊京吊分陝
之遺墟則又緬然興思曰文武周公之風教庶幾有存者
乎何其厚也吾聞樂趙多慷慨悲歌之士而君今亦與有
觀風之責古觀風之使采而獻之於上慷慨悲歌之士擊
筑以洩不平君能無樂於中耶是故以文武之道告其君
者上臣也以高文之術告其君者中臣也以秦之說進則

何心哉取監焉可也今上仁孝圖治敦裕為俗內外臣工靡不將順之矣況於授之以法使司平於我也君將見秦父老而謂之曰朝廷所為用人百執事所為用法者凡以寧爾而已爾官毋以復驚而任刑爾民亦無以勇悍而好奸必不得已而或奸於法者罪弗宥則雖由此刑措不難也於乎此周道也吾君相之志也行之其必自西人始乎

贈郡伯陽山周公北行序

王度

夫治審德刑警察標本其義一也今夫壯夫可以廢藥而病者不可去食豈不最著矣哉而世恒見刑而不見德何也是故民志散而過可使目無所措手足而道易施蓋至是而政俗日降上下交病之嗚呼若吾郡守陽山周公識

會明文範卷二

元

治者也依乎仁若吾民順應者也近乎義蓋古之道也公自弱冠以經術動場屋比登進士慨然志當世之務出為屯部即部之長貳屈馬積兩考而始遷今官或曰屯部即易緇數十年間惟公一二人完或曰是先後甲也宜得如公長者坐以不擾公至果悉問民所疾苦與所張弛孰便次第行之其為度運其報政速其民聚而不驚其士不嚴而教是故方來而虞其去矣而觀其還凡此皆未之前聞也度家食者有年矣得於民言者蓋詳矣間以諗於有衆曰今之吏有飲水食俸一無屬民者乎有三年刑不斃一夫者乎有吏鷹鷂行而鮮舞手者乎有倖門若徑目若不問者乎則吾未見四者之兼能也則又以諗曰今之民

有分死以入既以生出者乎有強詞常勝戒以勿犯者乎有寧死公馬下不求他直者乎則吾亦未見三者之兼得也異哉吾所聞而攻吾闕者亦有之矣蓋嘗讀史遷紀西門豹事而得辨治焉曰民不欺豹是伯之遺也而未必王曰子產不欺是王之惠也而未必盡乃若子賤之不欺則王矣公之政近之矣故公非為豹者也為儒者也吾民非有所畏也而能有不忍也交相成者也今公以儒之政奏功天朝則亦何以處公夫今之儒吏古之循良也今之循良古之伯者之下也辟諸衆賢然為喙以已病主人厚遺之矣予為醫謀者輕而為主入甚重則如之何吾聞宗社靈長繫厥守令必有能辨之者易曰自天祐之吉無不利有大於公公其往哉臨海學諭陳子彥輩感公之知以度知公為深請言以為公贈贈之以民事之常不專為士人設也蓋亦竊附於士論之公云爾

皇明文範卷二

三十

壽馬遠秦翁序

王度

台有城郭山林仕族隱君生長于世六十年門乏催租之吏田無負逋之夫居則鼓琴以自娛出則命觴而獨之相惻然不知身世之少也壯也老也歲時之炎也涼也復不知人事之有代謝也而獨與其隣周氏子祺善以謂棋曰吾觀諸士之習卑卑爾而子獨亢舉業之文靡靡爾而子獨逆殆南宮之絮徒也蓋妻諸視祺之入處也猶其初迂輪也其三北也猶其取上第以歸也餘子揚揚然若為弗

聞也者而過之他日祺以語予曰若是乎大人之愚也而智於棋其殆果於求逸而莫之顧耶予益為我謂之度曰甚善文固宜我世之為愚者孰有甚於予乎衆方脂韋視時之趨予獨不為守俸如株衆方乾沒一飽求活予獨不悅豆羹自啜世之愚復有甚於予乎而猶役役畏途貌先身老兀兀蠹簡夜以逮晨蓋愚於翁同而不及逸也遠矣逸而非愚燕雀嬉嬉愚而弗逸螳螂之癡既愚既逸厥志孔一志一不分乃凝於神老氏之所為壽也而翁有之將愚於混俗而智於攝生者歟抑大智若愚深藏若虛恒情所不可知者歟予聞翁之伯氏為雪峯先生大雅風槩漸濡惟素退而與樵菴憤峯二公兄弟師友學明三傳蓄而不施世以為愚抑孰知翁固自有其逸哉昔者封君顧公就養於台予時為諸生嘗以文壽後十年為郎留都復壽焉今翁之寓名見志大畧相同而子姓說說視顧益光祺又抱其器終必有合倪仰宇宙間無一足繫翁懷者率是往也翁之壽未涯也尚能為翁誦之

送焦僉事之浙序

王度

今制按察司自司之長以及佐貳皆古監司也長以外則有分土然於司事無不當問浙水十有一郡為分司者四歲分司入其疆守以下郊迎唯謹至則庭參成禮謝守土不敢怠罄折而辭已乃具民所不便與其滯事而受約束焉分司者又用以考其殿最書于籍是之謂監司專聽司

不皇明文範卷三十四

三十一

不皇明文範卷三十四

三十二

長總要臺諫集謀吏部考成而官人之道滋備於乎其始也分司之所賢則罔不賢分司之所不肖則罔不肖即有能自見者寡矣獨百執事與有責哉黃山焦君與予為同年友同事於春官既而與予別尋復同官于南乃今於刑曹為同寮凡君所與處多善類而獨與予善則不知所謂矣是歲秋七月浙監司缺吏部以君名聞補今官初議治水難必得有才操可任事者論無踰君或曰君南畿人非例也遂止君今富有分司之責於列郡其職以激揚官屬不使毒民為務而君又嘗注意於茲矣是不獨杯酒論說退而托之空文已也雖然百執事之所望於我者重則所以事我也周其事彌周其事彌闕否則為政日益為名日損是二人者於君何居乎君嘗謂予曰賦吏不繩是不有法也浮費不節是不有民也不繩而後縱之鮮不為賦矣不節而後糜之鮮不為歛矣信斯言也是君於前一人也可以觀法焉於後一人也可以觀禮焉法行則畏畏則耻心生禮行則勸勸則事有終又以聞於他分司而其風可知也他分司又以臨其屬而其風可知也豈曰吾浙之利云爾哉而行之必自吾浙始仕西曹者若干人當有言為君贈又度浙人也當以土俗告不以吾土而以天下公言之也

贈應子者績序

葉良佩

始予以縣令主孔子祀事見周旋裸獻之艱且勞也竊嘗

有學禮之志及來南都為法官日事訊鞠見論報之互有異同也復有志文法之事而未得其方居無何晉菴應子仁卿以舊法官起復來主曹事予間造其私署則見應子左刑書右朱墨離析條貫甚詳乃就而問刑焉應子曰聰如是議如是刺如是及其他皆信口答無疑予曰應子明於刑矣又一日造其居私室則見其左右周官儀禮列朱墨離析如刑書予曰噫子乃有志於是哉復就而問禮焉應子曰吉如是喪如是賓軍嘉如是六官如是旁摠與據比法事加詳密焉予曰應子達於禮矣後暮月應子以考績北上同部諸君醵而祖之飲于郊諸君有曰應子行矣吾無所考刑焉應子曰刑我未之能明也有曰應子行矣

本朝明文範卷二十四

三十三

吾無所考禮焉應子曰禮我未之能達也於是予與諸君咸瞿然若將有請應子曰夫禮者仁之華也刑者仁之黷也非天下之至仁其孰能與於斯今指夫聽也者議也者刺也者以問諸人則凡掾史之敏給者舉能言之矣而其微不可得言也指夫吉也者喪也者賓軍嘉也者六官也者以問諸人則凡擯祝掌故之閑習者舉能言之矣而其微不可得言也要必有忠信哀矜之實上下與天地萬物相流通而後能領其意故曰我未之能明達也予聞而嘆曰仁矣應子之言即其言可以為應子贈矣吾聞應子之先大父素翁嘗以濟生之德仁諸一鄉而不獲仕進薦而鍾之應子之身應子勉乎哉異日有以學術用於時俾天

下咸被其仁者必吾應子也

贈陸田二子序

葉良佩

予少而居鄉見世以文詞舉進士竊慕之則學為文詞之學累字以為句比句以成章凡一鄉之善於屬文者盡求而納交焉如是者亦有年始得名薦書升國學既與中州之士人遊又聞古有經濟之士則慕之益甚於是棄其舊而學為經濟之學校度古今思議經權凡一國之達於世務者盡求而納交焉如是者又有年然後從仕服官政以順逆無窮之變乘喜怒不平之心眩瞶撞擗往往失其故守又知古之所謂經濟必有道德以為之本於是復棄其舊而學為身心之學求其友於天下蓋於同官得二人焉

本朝明文範卷二十四

三十四

曰嘉善陸子秀卿錢塘田子叔禾而二子皆天下士也居歲餘相繼以考績別去予祖送之郊二子曰何以別我予辭謝而應之曰吾何以為子別哉吾從子講明六經將求以印正此心焉爾顧心學之際猶有相語而未盡合者是不可無一言乎今夫有物於此吾之心好之而子不好也子能通明其理而吾或未之能通明也是不可謂真心也有所蔽也非天所以與我之本體也天之所以與我者無所好無所不通無所好而有好所好者懿德也無所不通而有不通所不通者無害其為聖賢也吾之身未嘗閱歷乎天下吾之心未嘗出離于吾之身然而天地之大也古今之遠也一感觸而靡不通果誰為乎是則所謂真心也所

不學而知者也是心也人皆有之而曰有所蔽者何也蓋
吾之一身皆物也其所交於天下又皆物也彼以格來此
以逐往好其所好雖有存焉者寡矣誠使心之於物若水
月之於形影來則照往則休千百不同隨其態狀而吾之
本體不與焉則二者之物誰能蔽之無所蔽則明明則無
所不通可坐致矣故曰所過者化則所存者神夫苟由是
也即所謂經濟文詞之學皆可以無學而能矣二子曰子
之論心則幾矣而曰天下之事可無學而能吾未之前聞
也子曰水之性漸患無其原爾木之性升患無其本爾而
顧其流其標是憂哉今吾與子獄事是司則既明於獄矣
一日移之而官禮樂授時之職於凡禮儀之有隆殺律呂

不皇明文範卷十四

三五

之有生變與夫曆象占候之有規制子能一一備知乎哉
易曰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又曰直方大不習無
不利吾患其大者未立爾若夫有司掌故之典籍可從容
稽攷以從事也田子之師為甘泉公公之執友為陽明公
二公皆振古豪傑而當代之儒宗也陽明公不可作矣論
其世已爾子茲行也必見甘泉公心得之傳幸勿秘而以
私淑予正惟小子尚友之志也嗟乎心學之不講也久矣
予何人斯而敢與於此哉重違三子姑書以為別

送孔文谷序

顧夢圭

書曰天工人其代之天生萬民矣而正德厚生之工惟人
是寄於是乎作之君師建官分職將以代其工也唐虞命

九官皆為民計而九官之所以奮庸熙載者亦惟率章為
民詎知有所謂內外勞逸乎哉九官皆有齊聖廣淵宣慈
惠和之德舉世以為才子而使之平水土播百穀焚山澤
雖胼手胝足勞心焦思不以為病何者所重在民也有周
官聯寢廣體親寢殊上之所以待其臣者已置意於內外
勞逸之間而士之所以處其身遂不能無簡擇較量之情
故皇華四牡之勞遠役也語溫而意懇而北山之怨以居
息風議為企慕經營鞅掌為不平可以觀世變矣故董生
去漢廷賦其不遇汲黯出守淮陽眷戀禁閤漢去古未遠
董汲賢者且以是嬰情况後世乎故清華禁近譚者以為
瀛洲鳳池而錢穀簿書之司至擬諸枳棘之棲鸞驥車之

不皇明文範卷十四

三六

絆驥亦淺之為見矣嗚呼古所謂才者以胼胝焦勞之事
屬之不以為病今所謂才者適簡擇較量如是何古今人
不相若哉顧前代建官雖別內外然每更互遷擢與今制
又別今制用人重進士科進士登一甲及選選為庶吉士
試入高等者例授館職則終其身居清華存至宰執得以
可否天下事即不登一甲不預吉士選則終其身居他曹
不得踐館閣曰法當然也嗚呼祖宗立法之意豈端如是
哉天下事雖智慧穎達未有不睹記而知不涉歷而精者
館閣之所從事不越乎編摩講讀未嘗親民馭吏悉其情
偽變故職置之天子左右可否天下事辟則金不淬礪遽
為于將驥不調習遽使鳴和轡導王輅烏睹其銜利馴良

之用哉皇上御極燭照斯理銳情更化而或行或廢奉法之公與否存乎有司迺壬辰歲臨軒策天下士文谷孔君以閩獻進學對揚清問上親擢一甲第二人及第願以藩府姻也出為陝西督學念憲德藝作人化行關輔既而守和則和治董戎于穎則穎寧幸茲稍遷陝西藩參以君之才局地望所領皆簿書錢穀淺之為見者皆為君惜而君無幾微不平意所至效職思以惠澤及民其賢於人遠矣本朝文學之士有明練治體代天之工並美古人者必孔君也於其行書以祝之

八閩歲考錄序

朱衡

先王時使者乘輅軒循行郡國采詩觀民風調劑正頌張

本朝明本朝手冊

三七

治具以教之不聞置校官飭廩士之制而比屋可封異日出長入治即嘗所漸漬治效既穀而任之者也後世太師之職不設而學官繇置出政以民設教以士布法象刑以待氓庶而群材比業則所謂賢校士也治教由之為二而先王省方之意豈然無存其既也言詞取士士資言自獻主司需以為甄錄藻灼無實說險獲範士之所趨日且頗焉而莫之返而論世者遂謂士非可言取也夫論材於山因膚節而知質幹探珠於淵緣旋折而識寶藏孰謂士不可以言見哉人才之生也不有所養則無所取不有所取則齒於用故致詳於取士而不厚於養士者非也然抑豈必變制易業為之人之有心也能不形而為言乎言之成

章謂之文心之正頗因言以宣一倡百和衆志安定風俗所由出也故因文察俗審俗設教則雖采詩不可復猶庶幾近矣國家造士酌取虞周之制名卿碩輔往往須此而出而閩人士甲於海隅瑤溪壺谷誦說詩書其椎魯膠膺教寄懼靡以稱塞顧巡行學校於文詞頗識肌理大都福州之文雄以博興化之文純以正泉州之文精以深漳州之文閱以勁建寧之文渾以麗而延邵興汀亦且樸且秀靡之武兵海錯春臺夏宴各隨其質便其習以為因就拙奇競秀共鳴國家之治何其盛也然強弱異質淳漓不同習思緣設教而力未能闡王泉越巡察覺覽所錄士子文語某曰易言省方不可以教乎於是詮次付梓某乃謔多

皇明文憲卷之二十四

三十八

士曰夫知教所由興哉三代而上治教出於一而民皆士行三代而下治教出於二而民由士善齊秦邠鄘鄭衛之詩孔子存而不削奢示儉儉示禮要在協于中焉止矣胄子九德歸於中和孔子言成人而必文之以禮樂由茲所錄閩之士美矣而強弱淳漓豈可比而同也自易自至會于蕩平之極轉移勸率寔維多士始哉若曰誇嫻侈靡將與海內較優劣以競一日之遇則非設教之意矣

送姜常軒福建憲長序

朱衡

國家廣開燕都植強幹之勢聚天下精兵於京師固慎疆圉多建雄鎮歷以重臣提兵甲數十萬歲費鉅緡芻粟為之饒內而襄事而文武臣後先闕下者常標以億計大司

寢登籍而總領之分隸親民督理儲政者恭藩之臣也夫
司農會入以制出計奇贏耗已矣乃若賦輸集吏希
勿衍不告匱率倚辦於藩臣之經營故藩司之業是職者
為難而尤難於山之東東之毗負山海爭錙銖為利田瘠
而賦員在禹時然今田不改而賦日增前遼鉅防仰給佐
軍需頻年饑穰民且狼顧賣爵子以接衣食即寬之勿徵
則歲額虛而職曠臣工祿入不可一日弛待哺甲卒且持
挺而告德國胡以餽之起而亟徵之則邑里罄罄然憂樂
生之心有者半買而賣亡者倍稱息以充公稅思竭澤不
慮無魚與藩臣保釐蘇息之道相相悖悟自非察標本之理
酌時勢之便究夏取之中弛張幹劑於其間詎能心計解

聖明文範卷三十四

三十九

紆亡國耗亡民疚哉金華常軒姜公少以博雅雄文褒然
首大邦鄉薦第進士給事黃門出外藩遂督山東之儲
先是司農卿疏請職儲饒者非竣額不遷乃公凝然鎮以
靜襟然教以謹哲然精以練不畏愛不憚怒藹然和氣暄
日之涵煦於民為點虜侵軼蹂躪前遼馳傳微逋之使項
背在道而公寂不聞敵朴聲促辦應卒民輸輓迎候如歷
車綿惟恐後公私藉以無償御史行部刺薦之爰權開臬
觀察使諸大夫以某曾長臬徵言為贈予惟藩臬政體不
並軌大都知柔知剛中而已矣柔德之厚也剛德之斷也
中德之權也厚以本政斷以蒞事權以綜變即梨然當矣
適公理儲令不疎民財不愍幹旋劑量於其間者非是道

與晉綰憲章飭律析典滌冤暨善剡黠鍾奸峻坊緝圯出
無謬程入無沉案法則度量正平官忠信愛利罕乎下徐
而矜之晰其隱扶而樹之敏其功柔剛中行特轉移間耳
故觀政則齊魯繁閭卑簡程能則刑名易簡絲難公於繁
且難者所措注既蒸燁如是慎斯術以前於閭何有哉或
曰閭異昔矣島夷內訌戎務禁糾豪猾潛勾引至不可法
今約山峒健子聚徒衛擊嚮應而颺舉齊民疲命奔竄筑
不地著公肅諸侯控列郡廉察而澄清之責亦甚重子言
若易然予曰不聞公儀伯之射乎發發相及矢矢相屬前
矢造準後矢之括猶銜絃視之若一焉精於內無難於外
也庖丁之解牛也肩倚膝踣若然奏刀批大卻導大窾恢

聖明文範卷三十四

四十

恢乎有餘地其理會也以公乎習致之問震懾底綏風行
軍擊馴頑劇為編氓常公袞之化俗具公湊之騰譽彼島
夷駭而維喙矣況躋此而上出擁節麾入典樞軸柔不茹
剛不吐仲山甫所繇保天子也胡難之足云諸大夫執爵
而嚮曰審如言可以贈矣

羅雲瀨榮封序

朱衡

傳曰種樹十年可蔭十人種穀百畝可食十人豈不諒哉
夫儼儼備碩之材天降之以佐佑昌朝當清時之敦簞然
不數數生必其奕世載德醇凝涵閱而其入之所以承天
貺裕後澤者葆潔明信不謬薄自待是以委靈贍社材出
而天下稱良焉在昔王氏惇儉而榮問輝於東晉竇之

龍標爲采則燕山靈枝之所培也予邑多著姓而羅氏代植忠厚雲仍茂衍林立珠璣子家世締姻姪每道經里許仰睇崇岡蟠鬱閭閻蔚然右族顧諸隱德弗耀予竊疑之然有雲瀨先生者提身繕性恂恂有儒行研析道原大淵覽世代之故獨恬於進取而以舉子業屬其子虞臣乃虞臣頗特有奇氣甫齠齔即著古文詞蜚英甄序今太學士華亭徐公雅器之既乃登鄉書普試南宮以禮經薦然魁多士推天雄郡送先生養先生日察虞臣所治事悉其當不三宿遂行誠之曰王卮無當質雖美奚裨也虞臣謹佩遂以治最微拜禮部郎尋調天官部天官者宦轍要津也虞臣曾不聞有接引力而聲光籍起仕林間並遊方

皇明文範卷二十四

四十一

袍之彥靡不豔慕朝紳鉅公咸譜其修微予時需次京邸蓋耳熟焉而或遡先德之光予輒能言雲瀨先生事先生蓋予女兄夫虞臣子之宅相也於是先生膺封典如虞臣官同鄉元老而下顧慶徵文賀而屬欲其懿親予不可辭夫自長孺明經之教既遠人競力田畜較錄錫以業子孫間知有詩書貽謀然率階利祿得一第因吮咄自高誇詡里閭此俗不長厚而人材之樹立何所賴始先生教虞臣昕夕不懈劬學之外無所營人誼之是不善治家者先生曰予以家爲哉迨虞臣榮進有時望假令憑藉侈俗志何難者顧先生輩而屑爲優素淡如也人又誼先生爲闇於貽後之術詎知先生所詒者大乎蜀人種樹十數載龐龐

隆長秘不求市而明堂須材匠石持繩引駕船輦雲集以待楚之子力穡黍稷庾出所餘給人不希報受其給者倍輸以酬之此明於善貽之道也虞臣負積棟之材遂明磨之韞剪剔浩穰將游歷卿輔昌大慶龍之業而勛策施於當世皆先生之所貽彼惡知之或謂天子嘉虞臣忠勤而褒寵醲郁以慰其勞或謂虞臣之致身顯親輪孝爲忠因忠廣孝子獨發先生善貽之道見虞臣建樹之有本而先生所近承者蓋方至而未艾云

自知堂集序

朱衡

皇明文範卷二十四

四十二

者百不一二爾及稽其類率多曲材靡所總攝粗乎其嗜成乎力之所至而論述詠誦之致未必兼有而出即不至與繁華好音同漸盡顧以語平鴻裁妙緒揚幟立言之苑則墨平難矣大都有三韻櫛經訓服膺道術合符囊真潛朗通微感之而成迫之而始應者譬則端人佐明堂舒紳緩珮宏綽容與大將建牙森嚴五兵一政令之出縱橫疾徐唯其所之而百辟六軍凜焉聽命罔踰越者其次窺經傳之餘覽流家之故夜無忘寐之勤書駢錯玄之思攻文者靡事音響窮詩者未遑敘議縱意鑄詞互臻厥妙則九官郡牧分治畫封職思其居咸竭心力均之可以感人矣至於剽竊又言采華指實窮年操觚經句覓句志不繫者

述之策口不釋雅訟之什擬議焉模倣焉厥志愈辨厥言愈離此則訟者之具白理司與卑揣摩塞長官之對爾其詞雖工而其意已就就不足觀已夫當其力研苦攻之時豈欲自局於其下而識與力之所限卒未嘗不至斯焉者甚哉立言之難也同年友蔡子木奇發幼穎翰拔神解質具既異於人而十八登朝仕行人奉使于燕趙齊楚之墟遍歷名山川交遊畫海內賢詰資助復不少而又徘徊兩都豐豫寡營得肆其力於典籍篇章之間每一著作出海內人爭傳誦之負敏秀者罔不棄然自失中歲厭薄故習盡削一切塗澤之態而專心經學了涵獨悟悟處輒援筆創記既學觀其大遊神塵壺之表上疏乞歸養弗果乃宦

皇明文範卷二十四

四十一

轍所至輒注膏澤慨然思以功業自期許非關於教與夫世時之故不卑卑抽毫吐詞振藻析理鉤深大者海受小者河溢駸駸乎上乘矣與予結交垂三十年道誼切劘即踪跡殊方未嘗不以篇章相將故予木所為詩文予每得諦視今夏來為山東按察使而予適承乏藩長朝夕談樞甚難無何赴江西之役乃盡出平生稿若干卷視予俾子敘之敘曰白石年方逾壯其所就已如是自是以往予不知所底止矣自予觀古今名集合白石所著律以吾所飲三品之說後之世當有辨之者安俟予言之也

六朝詩序

朱衡

朱子流覽至六朝之詩曰惡是足言詩乎哉或曰何也曰

詩由於感感原情情本性性統於心故心也者言包乎天矣言端乎地矣言率乎萬物之類矣言蘊乎曰性言發乎曰情聲言之曰音章言之曰詩諷言之曰風正言之曰雅美言之曰頌其流也為騷為古詩為歌為樂府為引為吟為律為曲為調迴體格變至異矣曰然則有同與曰乃所謂情則無不同也其極何如曰春鳥鳴而思融秋蟲鳴而心慘女遇春而懷士感秋而悲處填壘則其念紆臨陰隲則其慮結欽愛生於宗廟慨懷溢乎邊鄙鵲噪而喜鴉噪而淒若此者非所謂天地與物示人之聲而人協天地與物之氣也乎故聲也者氣也詩也者各隨所之而氣行乎其中矣其發於和也則其聲緩而綸其發於淒也則其聲

皇明文範卷二十四

四十四

哀而切懷而不滯則其聲靜而貞悲而不傷則其聲節而諒舒而不蕩則其聲清而越結而不隕則其聲理而雋恭而不諂則其聲莊而緒慨而不厲則其聲莊而則喜而不逸則其聲疏而亮淒而不傷則其聲永而思故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以悅神人以祀郊廟以播絲竹以宣八風之氣以召四方之祥此詩之極功也不然則欸耳游耳放言耳解情耳雖有上格將焉用之故曰六朝之詩非盛世言也而今之學者猶或宗之噫是得謂之詩已乎是得謂之詩已乎

武舉錄後序

朱衡

巡臺南宮楊公既張文科登兩河之良維冬十月飭儀章

歛武材視昔益敬然先是撫臺姑蘇章公綬黎靖氛檄戎旅精閑編技人懷敵愾乃抱鏡至者獄獄思奮楊公率諸執事三試文入選者若干人洪愈預聞斯後進諸士申告之曰爾諸士固武胄之英不則伍間之儁也夫遭際聖祖雲從景附矣夷大難者定函夏功勳最昭旂常垂帶礪之盟休澤至于今非爾先世乎當其時群雄割據並驅中原勵勦擾攘枕戈鋌非有科目羅之而材官石畫鏃列楚立屠販椎埋之徒往往積功至通侯乃今士宦居勢定法一非有曩者驅逐不可馴也朝廷且設宏科懸重格招徠之然而邇者南北之役購材詔數下卒無一奇瑰之士應者何歟志則異也國初人席瘡痍含華文墨英杰識

重南文範卷三

四十五

主爭立尺寸之勳遇會乘時實勇抱忠一切因就紛委舉不足入心故赴難如登惟主所任爾比一再傳綺紈驕懦之振厲之氣良家健子且拘俗牽大抱咫尺之藝以希光寵安望其慨慷忘軀荷鉅解棘也夫貫金石蹈水火不渝者志也不觀之騎射乎東西之置的也主司有佚觀焉既更之將目易視焉易調也乃審固而發卒有獲何者其志一也方靡移也步試之日烈風亟寒雪霰交下而強力矯捷舍矢若破何者其志一也氣從之也已而終試之建議射策將非武夫所宜而陳說中款井井綸綸何者其志一也以武則武文則文也夫天下之事未有不成功於志者也諸士施諸進取既奏効矣由此入奉明詔矢謀殫慮膺推

衛之寄奮震疊之力大者建牙領禁密其分閫管兵萬里之外執此以往有弗濟乎皇上神化融治聖武懋昭方內晏然寧謐而胡虜未靖海波高沸思得封疆之士熊羆之將寵而用之烈士請纓而往策臣抵掌談計機畧茲其時也爾多士無亦効信植書庸符昌期庶幾國家收得士之益哉記不云乎凡學官先事士先志多士果堅乃志焉則亦不負斯舉也已

送虛齋王公巡撫山東序

朱衡

今寓內承平久疆圉之防稍弛去秋虜由間竄猝入犯亭障天子命師驅逐既遁去詔有司修明戎務於是談兵者疏募士心計者請徵速持符之使後先在道矣聞藩左使

登明文範卷三

四十六

王公問嘗語諸大夫曰夫近患易拜而隱憂宜銷趣事之才可致而獨睹之智難辨也誼者曰兵未強食不足三軍乏統御之材可慮也斯已見之患也乃予過計不在是天不殛身然京師元首也宜大二鎮則項背也齊魯徐淮之間殆心腹乎江以南支體耳未有腹心虛餒而能祛項背之患安四肢尊元首者予嘗更東土考青兗之故田疇而賦貞在禹時已然今田不改而賦日增歲一不入貢爵子以充公稅罷夫有遠志矣欲其不逋賦也得乎而又積逋賦而使一旦償之京軍邊士額非不廣然案虛籍而衣食飽游徒充將領之橐使居也有養士之費而出靡實用坐自困爾東土之毗負山海爭鎬銖為利峒丁販夫一不逞

則勾戟長鏃登墉而呼瓮牖繩樞之子且響應而颺舉東南財貨水漕陸輦假一縷之塗達京師填石斬木道周為梗是腹心之患也故增兵則耗國實其虛則兵強徵通則病民節其流則用足以予所睹記如是某從諸大夫之後耳公言而竊自嘆曰天子錢意邊事誼者言如是老成憂國者言如是彼郡縣之吏安所趣以自効其職得如公者行巡撫事旋幹劑量於其間而又在干齊魯之墟庶幾可以弭近患而銷遠憂也居無何天子用廷推擢公都御史奉廟書巡撫山東山東要服也惟此時為難天子知人善任使果為東方擇公矣藩臬大夫設祖餞于郊某執爵前曰中丞公記疇昔之言乎昔先王使大夫監於方伯之國

晉明文範卷二十四

四十七

至漢遣博士大等六人分循行天下舉奏郡國有所以為便者上丞相以聞公方伯也今監於方伯之國視古大夫尤尊重臣也事無巨細得驛聞不藉上丞相如漢人者願公以疇昔言告上既聞耳矣焉有為天下計者如是而不信者即不然酌時勢適損益之宜劑量於其間庶幾東方攸暨充實腹心祛項背之患安四肢尊元首在公茲行公曰唯唯右使前谿曾公大叅在庵王公謂某曰古者天子之卿出祖而卿士餞焉萊民所由作也穆如清風誰其嗣之某謝不敏於是誦萊民之詩曰王命仲山甫城彼東方夫仲山甫將宣王之命出入內外為功如公肇疇昔之言將內消隱憂而外弭近患東方之干城也已其詩又曰仲

山甫徂齊式遏其歸夫保王躬而司出納非公其誰哉公且行天子將召公自齊矣

代贈黃思庵令內黃序

陸光祖

陸馬水舟天下之利也而用之者不同善御馬者平原草獮可以奔縱而必遵其範曲衛委巷而迴策如繁善操舟者滄溟浩淼而所向不迷環溪隘港線盤腸繞而篙楫惟所施士居位任猶操御舟馬位任有小大盡其大則總統王伯之畧經綸周召之業而極其所就盡其小則各有司存而不廢昔黃霸可使治郡而蔣琬才非百里士固各有所能能於大而復能於小惟其所受此大智大賢之為也無錫黃君思庵抱出群之才當方將之年其學明於當世

晉明文範卷二十四

四十八

之務博達通變之宜作為文章要非空言與余同舉進士同為某翁識按余承乏某官而君今授內黃令內黃大明屬邑編戶纔二十里人謂以君才而屈為令而又處之茲小邑無乃遠其長乎是未見夫龍也龍之小藏於粒芥而有餘其大則騰雲天而若隘內黃舊俗大約尚氣矜節急義勤本業尚古朴其地征固狹而夫賦頗重雖童子三尺亦習於里籍而尤難養焉養馬國家大計所不可廢惟處之得其道耳每以長民者爬搔之過傷於財而困於後今直求其所亟者而拯之管子曰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知禮節則人不犯知榮辱則人思為善此既富而教之畧惟明果以作之忠恕以行之則內黃者顯名亦

於斯得志亦於斯君固非為邑者試於邑者也以其試於邑者而推之無所往而不可此能大能小固龍之所以為神也君尊公為名御史御史天下之事無不關必其家庭教詔皆治法率之內可以表岩廊外可以憲方岳豈獨優於內黃也人不幸處偏州下邑遠去萬里雖有善不遽達也是有待於部使之考而上其狀然苟部使者橫一私意於其間雖有甚善抑不上聞今內黃為左輔而近國家有德澤則首被居官有治行則無壅耳目易及故也前此為今者往往被命入為臺諫吾亦於君豫卜之矣其行也朋舉壺觴以郊餞計君至之日吾已耳屬內黃矣咸推余當序同年有兄弟之義故於言也盡逐書以為別

皇明文範卷之二十五

序

河南通志序

潘恩

歲丙辰夏六月余抵役如汴會河南通志刻始成三司長貳諸君持以示余謂余有茲土之寄也請序之余受而覽焉適序曰夫志何為者也夫志所以稽往蹟示將來垂勸戒以立模範焉者也我明之興皇祖光宅華夏疆理方域分建畿省維是河南當天下之土中越二百年來德教滲漉人文炳煥較之他省為尤著云而通志之脩顧獨後焉不可先是巡撫鄭公穀然身任其事列局編摩採摭遺文鉤稽故實刪繁舉要粹為四十五卷閱數月書成題繕

皇明文範卷三十五

寫入刻其用心勤矣是故考圖設表體國分野取裁於職方原本山川總核物賦摹形於禹貢續緝典訓詮次群藻隼義於尚書網羅萬物苞舉世類參侔於國史於是天人之際事物之誼犁然顯著辟諸弋鵠翮於層霄拾明珠於遠海布龍章於晦夜奏鈞樂於虛庭足以洞宣心目裨益見聞傳播來祀何其詳也昔者詩人憫老成之凋喪幸典刑之尚存孔子嘆言禮之無徵咎文獻之不足則此編之作可無遺憾已抑余於是有感焉玄黃剖判二儀肇分人物夥生遐哉邈乎靡得而紀若古先聖王羲黃禹文之傳其生有所自其出有所為開物成務興利以前民用功業之隆與天地相終始尚矣下是而仕於茲土者粵周秦而

降歷年幾何監司守長承尉班職莅官者幾何今載之名
宦志者僅若而人焉則其生都顯榮死而湮滅無聞者何
可勝數也其產於茲土者揔揔噉噉爲億兆者幾何顯晦
升沉修短窮達爲遞代者幾何今載之人物志者僅若而
人焉則其生不足以成名死而湮滅無聞者又何可勝數
也古諺有之人貌榮名夫人貌不可常而惟名爲不朽以
故名者生民之鴻寶永世之標的也今觀垂名是編者其
嘉言懿行鉅伐殊勲由千百世之下而想像千百世之前
其人宛如在目至德之光耿乎與星辰相昭朗不拔之操
確乎與金石同堅貞不可奪之氣浩乎與嵩河相流峙故
其人足傳也而它無可概見者何異於零露之朝晞蜉蝣

皇明文範卷三十五

二

之夕隕名與身而俱亡也久矣嗟夫天地之間惟人爲貴
易稱可久者賢人之德可大者賢人之業君子靳自表樹
永有聞於後世計無易此矣故曰庶幾夙夜以永終譽通
若罔克自振而顧以可大可久之身卒與朝露同晞蜉蝣
並化不足以當齊民之一瞬其不可慨矣乎余爲此懼思
與覽者共勗之遂不辭而爲之論叙云爾

皇明文選序

潘恩

稽古唐虞三代文莫尚焉載之六經永世作程厥儼鮮矣
嗣是而漢唐宋作者代興然時序有升降道德有隆污學
術有醇駁文之微替恒必由之今文選文粹諸篇炳炳焉
可攬而窺也明興百八十餘年文雅斯盛國初華胡元之

穢經緯綸誥則潛溪爲之冠闡明理道則正學擅其宗脩
飾治平則文貞耀其烈文治精華聲端於此矣弘治以來
摘辭之士爭自奮濯穆乎有遐古之思罔不效法墳典追
薄風騷體局變矣李何發穎於河洛康呂高步于關右咸
一時之選也海內嚮風波流寢遠彬彬乎其盛哉楊雄氏
有言曰古者之學耕且養三年通一經今之學也非獨爲
之華藻也又從而繡其皦皦夫皦皦外飾也益以繡焉不
豔質而妨道乎文盛之敝且以妨道識者蓋傷其流矣楚
春谷汪先生負博雅之材秉知言之鑒於昭代之文網羅
蒐輯越有歲年懼其放失而莫之釐正也乃取程篁墩氏
舊刻文衡芟繁擷要大都所存十之三增所未備十之七

皇明文範卷三十五

三

總五百餘篇列爲二十卷刻梓傳焉恩受而讀之卒編嘆
曰我明之文其不在茲乎夫文比物引類章志表微明古
道開來學淑人心其言故足貴也是編所載雖而不浮質
而不野大之有以彌綸造化裨助皇猷次之有以褒叙人
倫匡正氓俗擷英茹實幾以加矣是不可以傳乎先生又
言曰余今所采輯僅僅若此九余耳目所未睹聞者何限
不得錄時賢聲名之顯著者文雖善未暇錄以俟後之君
子仁夫先生之用心也夫易牙辨淄澠之水於一歠之間
九方臯之別駕驥在牝牡驪黃之外是有神解之妙焉非
以跡而須也先生取舍折衷爰有真見其與識馬之情知
水之味者何異標之網素允爲可傳學者即是集而觀焉

涵泳優游則自得之機躍如言外又惡可已也詩不云平伐柯伐柯其則不遠夫以則而求何遠之有昔者夫子答仲弓舉賢才之問曰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先生是編錄所知矣錄所知以示夫人人則所未及錄者人安能舍之乎故曰仁夫先生之用心也

刻大明律例後序

潘恩

聖人之治天下必以律何蓋刑法所以禁奸暴懲不恪輔政所不及者也稽古虞帝清問下民伯夷降典折民惟刑士制百姓于刑之中以教祗德厥義深遠所從來久矣歷夏商周末之改也降是而漢唐宋下及于元代各有律雖繁簡殊科方其治也明罰勅法民以絜乂其敝也罔密文

皇明文範卷三十五

四

峻奸宄不勝我明太祖高皇帝華胡元之亂彰善癉惡著令作誥風示臣民復參酌刑典俾協厥中此大明律所以監歷代而成焉者也律盡矣益以條例者何夫例所以通時變制重輕輔律所不及者也自洪武定律後暨列聖繼承時有章條以新民耳目弘治間刪次成編遵行至今蓋五十有餘年矣我皇上睿聖統天神機先物節年欽定事例布在有司猶慮未有成書奉行者未至也爰命臣工緒正播茲寬簡惠我民黎竒請他比一切停罷此問刑條例所重修也夫律以輔政例以輔律聖主統之以獨教臣民循之以寡過監司執之以平法司寇總之以考成至明且備無以復加均之不可一日廢于天下也春谷汪先

生楚通儒也明習當世之宜為右轄閩中亟取新例分附諸律文之下以類相從萃為一帙以便覽觀既刻傳矣無何進左轄至豫章復欲刻之分布郡縣若縣使廣其傳迺請于撫院五山陳公巡院初泉吳公咸報可為昔人論治謂立法如藩籬守法如疆界藩籬不可越若臧獲者超履穿穴而主人弗禁安能使盜之不窺而保其室中所有也是故為治不可以無法藝稼穡果蔬者必正其封界障隄若羊童牛牧嘗有蹊之徑之迹安能制衆人之不來而全其果蔬稼穡也是故行法不可不端其本今夫民之牧猶之牧牛若羊者也法之有律例猶之封界障隄也民牧之居人上使不能正已以率物稔私墮度出禮入刑譬之舍

皇明文範卷三十五

五

疆界而犯蹊徑則胥吏輿隸之睥睨于旁奸夫稚桀之躑躅于下舞文干禁其將何所底止乎故孔子曰下之事上也從其所令從其所好又曰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百爾有位日三復是編兢兢焉檢身如不及庶幾立無過之地軌範端而民行興斯無負于主上刑期無刑之意諸君子刻布之盛心否則身不能正如正人何迺若傳致深文人若秋荼之密貨奪請寄倖脫散苟之魚抑又下矣此君子所不道而明王所必誅者也刻成春谷屬余序思不佞謹書數語于卷末思與在位諸賢圖敬守焉

賀徐白齋七十壽序

潘恩

白齋徐先生為州大尹致政歸家者數年矣嘉靖歲己未

大夫壽登七十耳目聰明刑神益溢雖壯夫不逮說者謂得引年之術云時文學士唐子某黃子某朱子某沈子某合里中之彥躋堂稱慶焉四人者首事適遣使絨幣抵書於余請余文為之賀余與大夫相友善久矣而欲壽之者固同情也適對使發書辭幣而著文以往焉余嘗讀傳記謂人之五福莫先於壽人惟獲壽之難壽者授也天所授之不齊也其說在莊子之稱大年韓非之論根柢又壽者厚也人所養之各異也其說在孟子論浩然之氣其患在宋人為楮幣及東野之御車莊子之言曰小年不及大年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楚有冥靈者以五百歲為春五百歲為秋上古有大椿者八千歲為春八千歲為秋

皇明文範卷三十五

六

韓非之言曰樹木有曼根有直根直根者所謂柢也木之所以建生曼根者木之所以持生德也者人之所以建生也祿也者人之所以持生也祿以深其根德以固其柢則長生而久視非言人所受於天者分有異乎孟子之論氣曰其為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夫至大至剛天之體也直養無害所以全自然之天也宋人為其君以象為楮幣者三年而成鋒殺並柯豪芒繁澤亂之楮幣之中而莫之辨也夫天地之施化嘔之而生吹之而落使三年而成一葉豈若此其契契哉魯東野稷以御見莊公進退中繩左右旋中規公以為古之良工弗過使之鉤百而反顏闔遇之入見曰稷之馬將敗公弗然不悅少焉馬果敗而

反公曰子何以知之曰其馬力竭矣而猶求焉故敗世之養生謂呼吸吐納熊經鳥伸可以長年者皆刻楮而有求於馬者也其去自然之道遠矣其不為宋人東野稷者幾希矣白齋大夫方其少壯時余見其宏偉廓達立容嶽嶽不懈以弛視容耽耽不散以浮其骨與氣譬之汗血之馬步趨千里也聽其言論侃侃不阿視其文辭頃刻反覆千餘言時有奇氣其聲若神譬之驚露之鶴鳴達九皋也自其為諸生時已有名屢試有司弗合不倦以飢久而貢於卿舉於北闕聲華騰發此非其得於天者之特厚乎今也既仕而歸身顯榮矣適能引恬引愉去泰去甚順通塞而一情任性命而不滯識多藏之厚亡履道素而靡忒洋洋

皇明文範卷三十五

七

萬物之外而不休惕於帶於臂中譬之貞松秀栢飽吸元和凌歷冰霰不變不凋者也此非所養之有術者能乎繇是而年益邁養益純際於古之上壽以進於無疆亦何難之有時余寓官白下不克與稱觴之列問卻老之方適述平日之論以壽大夫且以質焉大夫其無珍密所得靳於我復斯可哉

送黃唯夫序

李舜臣

揭陽黃唯夫以戶部雲南司郎中擢知興化府客適有過余者相與悵然唯夫之將行也余因言及今朝紳外補未若守之難者客問其難何也則應之曰古太守之職獨寄一方事得專制龔遂嘗上言願令丞相御史無拘臣以文

法是但言丞相御史耳今之守則撫按藩臬率能拂其所為故事必請而後行而請又未必得所欲建立非可旦夕決也所欲屏除非可指揮定也是遲與速異機微與著異力而常病乎行志之難也藩司敷政在宥為先臬司持法擊斷是務而守皆有責也是豪與弱異植寬與猛異宜而常病乎並施之難也郡之務戎馬刑馬錢穀馬法皆其察者實分理之然一不治則守之責不可辭其佐是者既皆察也勸懲又不可施故貌飭而心服之者難也監司之課令也其才若匪莫不取定于守而知人又難雖然又有難者守之視監司其體漸嚴其勢漸疎其志常患不達而才美常患不見故有舉刺牽于喜怒之情猜嫌生于細微之

全明文範卷二十五

八

際是以鄙夫遂改錯以求容哲人有脫屣而弗悔也其又難者且言今之出為守者孰非部署臺諫之選乎曩為署為臺為諫嘗臨人矣已金且紫矣坐于堂之上州縣長吏奔走堂之下也然見監司輒長跪聲諾俯仰幾與州縣長吏無異夫崇其秩而薄其儀將褊心者不堪其爵爵之恩而盛氣者不勝其恨恨之憤余故曰今朝紳外備未若守之難也客曰言守之難若是也今天下則多名守何也則應之曰是所謂存乎其人者也而非專以其官言也故其志有行有弗行者則存乎其監有平有弗乎也其施有裕有弗裕者則存乎其才有能有弗能也其察有肅有弗肅者則存乎其身有儀有弗儀也其察有及有弗及者則存

乎其鑒有精有弗精也其節有抑有弗抑者則存乎其于物有輕有弗輕也其體有虧有弗虧者則存乎其于義有明有弗明也故乎監者積素者也兼能者達變者也儼身者履貞者也積監者虛中者也輕物者知命者也明義者崇化者也客曰然則唯夫何以守興化也則應之曰余不能知唯夫所以守興化者而知其為人唯夫與善人居煦煦然親之也而下之也其人雖去猶若思之弗置與不善人居雖不即面斥之吾見其眉睫之間若弗屑也已則又若忘之或有後言之者又憫然形乎太息而為之原其情其言論宗程朱其稱詩書談世務浩乎不可極也其明利害可否毫芒不可奪也其色莊而氣和也余始除湖廣司

全明文範卷二十五

九

主事幸與唯夫同官未幾別去今又未幾而唯夫有興化之行是唯夫之在戶部蓋十餘年自余所見自大司徒以下莫不重唯夫者而惟恐唯夫之去乎已也客曰信矣信矣固知唯夫之于為守弗難者矣翁仁甫聞是言也則請書之以為贈云

送白良甫序

李舜臣

國家監累代之制以郡縣治天下郡有小而大者小者大小之間者各居其一其最大者多在兩畿及各省所寓其中為往代所嘗都會者三西安也開封也杭州也而開封即故汴地置鎮守府鎮守勢其尊苟不得其人即所養卒且違宗藩列第莫非英賢上才體貌不一遇之或遇

不及皆足以為咎擇守者亦甚難而乃得南宮白良甫者以良甫之器宏偉甚遠足以當此而無難也吾聞才與器不可同稱世之論者不然不過曰其才吏也即上論卿相大臣亦不過曰其才卿也其才相也而不知皆本于器即稱才卿稱才相者而顧其器不足稱也者則敗蓋器也者素定者也定而後不可易者不可敗也故風之所鼓無弗走者而石不走石至重也物有入不入而鋒刃無不入金至剛也馬則駕牛則耕而不聞以虎耕且駕虎至威也石不可易其重金不可易其剛虎不可易其威威也剛也尊也皆素定也則辟之人不可易其器也器也者亦素定也故鎮靜則謂之器精明則謂之器尊嚴則謂之器今夫事

金明文範卷十五

十

有難易巨細其常也即難且巨敏者能辦之而但其始焉之值之也或鮮不亂即又甚難甚巨而有卒然不虞之變謀者能定之而但其始焉之值之也或鮮不驚亂于中必錯于外驚于始必奪于終乃能不亂亦不驚者鎮靜之器有素定也故視天下無不可為而事無不可濟法不可不行又有不能必行威不可不至又有不能必至法必行則多變威必至則多挫乃能不挫亦不變者精明之器有素定也故予人足以為恩而懲之不敢受人之常得于一者必將又責于再當其意者即不可更拂其心故苟而合者終以苟而相乖非道而事人者終以非道而見鄙薄乃終不見鄙薄于其上之人而不致疾怨于其所與者豈

嚴之器有素定也故不可干以私而不可強之以吾所好乃良甫者吾與之居矣見其顏色矣叩其中知其人矣是鎮靜者是精明者是尊嚴者而非獨卓然以才名也是行也必有不易者存乎其間若金若石若虎然也他日功成上明天子天子將大用之故曰十圍之木能支千鈞之屋言乎其器者也

刻二張詩集序

高叔嗣

二張九齡韶州人字子壽謚文獻有曲江集說雒陽人字道濟謚文貞有燕公集馬氏經籍通攷載之自文章道熄脩文之士會粹篇題畧采名作習所自見不復知有諸家集余曩歲得曲江集京師蓋丘文莊公錄自閣本刊傳之

金明文範卷十五

十一

求燕公集亡有也後再至都始獲寫本友人大理評事應君子陽有宋刻然不完二集缺謬亡復可攷二公俱唐相事玄宗遭李林甫文獻出為荊州文貞出為岳州叙曰夫詩之作豈不緣情哉余讀二公詩方其登台衡執鼎鉉抽筆蘭室雍容應制詞何澤也及臨荆南履岳牧懷人寄言託物寫心又何懷也夫士抱器丁年曷嘗不欲感會雲龍道佐明主建不朽之業垂非常之譽乎而時謬不使遠跡江海之濱放意魚鳥之區事與願違心以迹孤况逢按劍之怒方同竊缺之疑知說不免欲語從誰是以憂來無端咸宣于詩爾嘗觀文獻在荊詩云一跌不自保萬全焉可尋又云衆口金可鑠孤心絲共焚文貞在岳詩云誰念三

千里江潭一老翁又云平生歌舞席誰憶不歸人詞旨悲涼令人太息然文貞特牽歸思而文獻良多懼心豈其遺領奪之餘尚險側未平耶今集中載林甫秋夜一篇公酬答甚遜得于周易避咎之道焉彼譏人者竟泯漸何在而公名德爛然存于終古嗚呼哲哉叔嗣游即署時覽公詩未覺沉痛既涉江漢三復焉乃知意所繇興復以嘗踐茲地也因合刻之置廣視堂齋中堂擬江夏山首下瞰江漢前使君葉縣衛正夫修築

送徐君崇教江陵明府序

高叔嗣

海內之勢譬者曰如身使臂如臂使指今繇撫巡而藩臬是坐論者也繇藩臬而府州縣是役使者也然縣尤難此

不皇明文範卷二十五

十二

譬以衆身而加一臂衆臂而加一指也為指者常病矣一省之大凡在上治者一人於縣無不統也為縣者常病矣是故政令不宜則病因而行之則民被其疵因而不行則我受其罪如此病已數易則病巡撫竟有所出御史方思而矯之前者輩之後者方思而復之如此病已計三歲終撫易一人或二人御史易三人矣藩臬諸公大抵半易當是時縣方承其後雖冉季猶難民性五方異宜緩治之不能不矯也急治之不能不怨也計百里之境一人領其上百姓終日且不知吾心而能知百姓之心乎吾朝夕奉上簿書不暇事上不暇而暇行政乎二者均之難然民之難未若事上之難也故為縣者順於下邪則民蒙其利而上

不之予順於上邪則上予之而民不蒙其利上予之則賢上不之予則否而朝廷之用人也常繇之然則順於上乎吾東道而行不失諸已上果其人則猶我予也設非其人猶足免於罪戾矣然則順於下乎此賢人之所以有志而衆人以為不暇泛泛焉視之而棄之者也人臣幸得事天子雖繇令至公卿鼎食無足異者無內外皆臣也豈以一縣而棄之哉天子以印綬假我它人欲從旁撓之乎故上令可行行之不可行吾不行也寵利毀譽無秋毫疑於心政成而後去治定而賞及之則奏功乎一縣而天下具頌之又何計難乎此吾意也凡前難之者衆人意也鄉人徐崇教舉進士三年始試於江陵友人既祖之則繼之以言

不皇明文範卷二十五

十三

送西泉劉侍御守鞏昌序

王梅

余同年友劉尚友氏者陝之寧夏人也喜談兵余時時與論塞上事云間嘗曰漢兵與胡兵值往往不利者此不惟戈刃犀鈍人能飢罷與否射藝巧拙性輕生重生殊也自兒時聞長老言虜中馬產駒度能馳時必一二日節芻第乳繫其母峻嶺而縱駒於麓母且嘶駒奮而上有及者有幾及而踣者山之半不能前者蓋相當也其及者為選騎以易中國茶茶固虜所急是故其選騎亦時得之自金牌制廢賈人子行私茶茶益輕善馬益不至太僕所俵與苑馬所牧平居被障泥飽苜蓿非不隆然大也然而聞縱金戰慄衝疾風四五前卻注坡驀澗不能尋丈亦安所

事此哉自西泉劉侍御奉命行西邊振肅風紀剔蠹舉陸則以其餘力絕私賈平互市馬稍稍至日益良屬者虜大入關將吏嘗一二挫之遠跡不敢近塞此其功不有在邪吾不識西泉何如面目自吾陝之人稱名侍御者必曰西泉云他日制三邊為天子作屏翰建樹偉績茲人也哉余時聞尚友言則固識之乙未春三月西泉以三載陟明出守鞏昌豐村金子以告王子喟然曰尚友氏知言乎哉是用入者之意也是將以歷試西泉子也夫鞏昌故隴西天水郡地秦漢以來百戰之場羌戎隴蜀之交而虜所數出入處也是故為其守者貴知兵事識大體子其人民教以知方而作之氣夫使算計見効絲分錢數毛舉一二獄訟

奎山文範卷三十五

十四

送石村陳子量移杭州序

王梅

夫仕者邀世逢辰則逸身豐家投閒在散則嫉時咎命斯者皆非也昔之通人有言主恩非臣下之所圖天命豈生人之所制蓋在陳子以丙戌射策揚於王庭絳章海陬製錦淮甸既而剽繁有聲移典劇邑謁延陵而興懷漱惠泉而礪齒洽林政成式登薦剡鐵冠白簡羽儀留都然而爭氣負高懷方抗俗強項拒威人短洛陽之褊剛腸疾惡世疑中散之狂乃至當路摘瑕司功翫法方朔不調馮衍

竟疏再紆墨綬重屈牛刀乃陳子則推善於國不明已過雖明時未遇衆有憐才之公而大器不居獨以濟人爲念其在全椒也政先惻隱貨獄非寶式黃髮之間倒青衿之履是以戶有京坻家知絃誦賓館南離結茅內次約非固陋奢去泰甚延閣日閒清琴高張可謂含章可貞履險而夷者矣余也掛名吏議落官左籍孤劍誰託長歌自誼蓋惟陳子在茲邇封作我遷侶寫心天涯幸謝離索而戊戌夏五量移杭州雖鹽車解縛躡雲之轡未馳而豐城啓靈衝星之輝已耀且東其轅詣我言別登高送遠晨風之念何窮臨水分携逝川之嘆逾求蓋情緣類與緒以感密云耳爰綴雕蟲之語用代驪駒之歌前溪陳子徵文以贈

奎山文範卷三十五

十五

匠師贈陳尹

馬駟

東郭氏之富人將治其居使其人求匠之良焉奴不知而傭手庸其庸也又蔽其陰而任其良入東郭氏之門則黔之樞楚之豫章徂徠之松吳之檣越之椴閩之柟東海之椿太行之櫟南山之梓蜀之杉龍華之桐皆委而輸之庭充道而塞路疊足而後進于是一委之庸焉庸侈然受之入其上直約日而將舉東郭氏偶過求其材而視焉其中之極為北刻之老樗左之承極者為廁之楮受拱而入題者為下里氏之朴危其後而從其前左有穴焉室其右之完以符偃偃縮勒淺翼而俯衡壞其材已過半東郭氏太駭筭其奴而逐其庸始逢千人問詢焉有告以秀之南有

工治其主人之屋良平其直而不過茲竣事而將代也東郭氏使人急求工工果來視其貌溫然聽其言不驚動入其室徐授群工某為某其以某易去其危作其崇登其良盡反庸之度而一新之東郭氏復過焉其中深而衡廣也其策外翼而欄之牙整也其極與受皆天下之良而棟題挺桶樨櫨侏儒欄居楔亦非其材弗用也于是東郭氏大喜過望以為得工之晚他日屋成復進上直于工不受而取其中曰吾往年治秀未嘗貪上直吾以知于主人為榮然吾聞君子引常以成務小人集虛而售名吾豈以若而易此耶居無何天子開明堂以受天下詔求良工將作匠氏以工之名應工遂入于王之宮江都人告陳令之

不皇明文範卷十五

七

吾于越西生越西生方與客談臣事嘆曰其類是也哉事不同而理同作匠喻以歸之

南山沈公述職禁旋叙

陳以勤

嘉靖癸丑天下長吏例當各以其職入朝於是方岳郡縣吏莫不如期會闕下稱萬壽已過吏部臣核官叙辨治不者罷去有差治則復命之歸顧其歸也有不同嘗見病民而巧於宦者其來也有所以先之故不惟幸溺於黜典反攢隙抵巇使聲光意氣猥蒙譽於一時然非民之所以公與也其歸固不能無愧於民若夫務實政而志安集者一無所持而惟實其職事以待考論然而豔於利者嚙之矣因之抉瑕摘釐掩其私美而其實卒沒沒無聞也其歸又

不能無拂於心即名與實並著得由由然歸而無所謂拂與愧焉者由天下言之其人蓋可指數也豈不謂難哉若南山沈公之守吾郡也若身自約政先平易凡令有病於今費有浮於往者所至輒與之更始意在休養而安息之先是郡中一切事多委寄於人人每每因緣自潤而復重其贖以報民固騷然苦矣惟公身周訊決雖一毫毛無所利即案牘碎細且一一關其手又何廉且勤也以故曾不踰年政緩禁止人人自以為各安其職其治効可睹矣迨入朝百姓思之如違乳捕且懼公所持無長物或因以見囑於人也公顧獨不為意惟謹述其職事而已當是時言官請舉賢良異等者一二入稍旌別之錫宴禮部如先朝

不皇明文範卷十五

七

韓福事跡下迺一時當事者口議多推轂公雖其事之寢不行然公之績用已赫然最著矣夫豈儕俗希世以求其知乎公於是陛辭將歸郡其歸也誠所謂不愧於民不拂於心者也余竊思近世官無善治非於心之不憚則激於下之不孚因之萎然志消節喪有足羞也迺公以不拂之心復撫其見思之民則上下相安而施之治也自力究而言之將應平於初者益以不渝於其後勤勵於始者益以克慎於其終而郡人感之且懷其風愛益未其勿剪之思皆以公今日之歸貽之也而豈徒哉於是祖其行者稽韓侯之什各歌詩以頌之余郡人也因論次其所歸之意為叙既以慶吾郡之不失其所思亦以冀公之蚤推其心

以慰之也

贈憲副應臺先生備兵陝西序

董份

明天子德茂隆洽威靈荒服間者匈奴背逆天道侵擾內地天子為震心怛悼屢下明詔議所以禦虜者諸言者皆曰陛下聖德幸不忘邊圉以百姓為意而虜日益深入民數被寇殆邊吏不稱而戰守之道未備也宜及時令九卿諸臣舉任邊事可以為巡撫者幸加意擢用之以稱獫狁方亟之意制曰可於是大宗伯中丞天廷尉等皆曰按察副使傅某往以御史歷按江浙明國家之務通事之變濶達轉圜極慮盡忠宜稱填撫之職疏上會吏部奏傅某以副使補陝西洮岷人皆以洮岷道遠稍緩且又陝極西也

八皇明文範卷三十五

十一

方國家之急日夜望將帥如左右手今傅公者不即擢用使當單于而碌碌置遠地非九卿所以察舉之意也史董氏曰不然夫為策不同同於能濟用人不同同於能任世皆知守其所必攻而不知守其所不攻一旦有變策之難矣故善策者先遠而後近善守者先緩而後急所以防卒而預變也今洮岷昔西羌之地也諸戎雜居難服易動迺自古記之矣自國家服屬號稱熟番然尚羈縻之不約備也予嘗聞長老言兵備軼事大槩不乏賢者顧其失有二急則厲之以法一切不堪其生寬則以遠道怏怏惟旦暮自全而已固非有至計慮久遠斯二者皆非所以安熟番也然洮疊之外諸名為生番者亦皆連壤接壤阻阨而觀

望以計之得失為安危久矣而孽虜竄處西海抵洮岷最近蓋全陝之西敵也誠得傅公之重坐鎮而輯之方畧禁導因其欲然能不擾亂迺內固其志而外申約束即信義既喻以施熟番熟番集矣然後飭士馬之備修形勝之守宣威德以臨諸番堅邊謹候休寧西嚙是不樂之患無所起而變不足慮也世皆忽微而觀者豈知銓衡者用傅公之微意歟吾嘗聞守有餘力者則戰有餘勝傅公以時居洮岷親行閱阨塞籍隸蘭河山之險撫長城觀秦所制虜之處覽華夷之要躬習軍旅之事悉知戎狄之情不待履陣接刃而勝敗之算已定于胸中矣今北虜數極當盡傳公行且為巡撫總制施之戰守其功名豈可勝道哉

八皇明文範卷三十五

九

送范縣明府谷泉張子序

王材

衡常之士日孜孜焉取斷章片簡抱持之而不能充世家者積圖史名書就蠹而子弟不自知其易得而學也故衡韋之士其學苦於隘世家者其學急於肆故世之稱博學者寡也乃若當官莅民衡韋者其於閭閻小民之所困窮寒飢之無所控於人也旱澇之無所賴於天也豪右之侵蝕公隸之登迫也蓋嘗自慘而身蹶之故推之於政罔不察其心而豫為之所先其所利而制其害其政恒取當於民而生于冠裳習于休佚其於小民之弗獲者未嘗有沙也其政恒取當於已故志學者恒病不世家之自出也而優於政者則不必於世家之待也雖然有不可驟言者

吾於吾郡得谷泉張子子先其人馬先文僖公以廷對第一峻升樞斗其大父也兩山公以名進士歷長藩翰其父也家承纓冕之莖地為鄉邑之望而谷泉子乃自髫髻即肆力于學其於書無所不讀作為文辭詩歌雅近古既舉京闈益篤學不懈凡與之楊榷古今論當世之要務咸淹融暢析等輩諸語議所質訂則曰子先子先云至與道閭閻小民之情則又若嘗親襁褓襁褓而歷其困阨其被服食器不踰寒士接對者莫知其為貴胄也又次南宮詘於數屢第第是歲春乃拜官為范縣宰范地簡朴去鄒魯而近然聞之其民之殷贏蓋不逮於昔縉紳之徒登名朝著者殊亦濶焉豈絃誦之業稍荒耶茲谷泉子以其所周察

贈十洲朱侯陟司馬即序

胡經

邦之任人也其惟時重乎定國是振風紀則臺垣重備顧

問載直筆則館坊重秩五典脩五紀則文教重私經畧平暴亂則武備重今天下謹言進矣儒術顯矣文命敷矣惟外虜南侵內寇四起所宜奮擊而棘圖者莫武備先也是故重不在官因時而授任職斯顯官不必擇因能而位事績乃奏良哉廬陵宋侯職方之任也其特重而重焉斯重之矣夫司馬杜稷之寄也職方司馬之翼也司馬得人則杜稷安職方得人則司馬逸嘗有問杜稷臣於余者余曰雙江聶氏其庶乎雙江今為司馬天下咸矚目焉則凡司馬之屬必得雙江其流而後心同力協以成其重宋侯邁矣在武備為得賢在廬陵為失怙邑諸生曰侯方殫志文事建講堂以群業新文廟以作志談經問難若長老之於子弟士氣方作工垂成矣而陟命駭至非惟廬陵不忍一離其父母侯亦悵悵乎若去故地而重遷異土也史曰是人之情而非所以大望於侯也人有獲神禹於洛水者將獻之廷廟為公乎抑匿之與室為寶乎故九成之樂非下里所可奏千里之駒非羊腸所能泥夫文者武之經也民者兵之寓也能文事者必有武備善愛民者必能勤兵故曰君子以容民畜衆自夫文武分而儒不知兵將不知義兵農判而民不知戰卒不知耕寔一世之大疚也孔子相魯三月禮義興男女別文郁郁如也三都之墮萊夷之卻武何如其桓桓哉是故文武兼資而後謂之全才兵民並用而後謂之良法儼然六月之伐宣王命之將者內史尹

吉甫也然能克定王國以成中興詩人美之曰文武吉甫萬邦為憲尹鐸為晉陽行保障之法三家攻趙襄子奔之晉陽曰尹鐸之所寬也民必和矣三家灌晉陽沉龍產蛙民無叛意襄子攻智伯而滅其族是故張堪漁陽之績本交穗兩岐為之基蕭范遼東之俘以民有五袴為之兆言有仁也必有義也言有德也必有威也今之談兵者我知之日馳赤電之馬采鳥號之弓可與言武矣曰是匹夫之勇爾學武苴之術審亢虛之勢量盈竭之分可與為將矣曰是偏裨之才也夫謂大將者究天地之樞合人心之和靜重如山剖決如河歛之不測發之莫遏挫之不驚勝之周悅運籌帷幄而千里決勝輕裘緩帶而敵人畏服有狗

皇明文範卷三十五

王三

社稷之志而不有成社稷之功也詩云出納王命王之喉舌賦政于外四方爰發夫是謂國之良楨於是文學何子其李子某曰十洲今之大器也請以大言進史曰俞

贈邑侯見川先生大觀序

胡經

明年春正月天下百司屆大觀冬十月廬陵令見川李侯如京師士庶曰侯茲邁矣市貨無所取物產無所需官箴則得之若資資何侯曰歛賄以要名非智損威以腴己非忠觸禁而附勢非義予何愛一行以速三戾哉先是九邑治行稱最必曰李廬陵王吉水已而王吉水被徵去侯甫歷三載而邑之治猶吉水也士庶憂曰侯將內留無復來耶侯則視廬陵也猶長老之視家周檢豫防出門語刺刺

不置云夫廬陵吉首邑也方輿之廣生齒之衆賦役之繁殖產之殷上下之交迎送之勞供具之費訟獄之平蓋薰九邑而獨承之方侯之未至也邑頽圯紛拏懣懣然莫知所理士庶憂曰安得大手如夢山谷虛者哉會侯至屹垢瘡蠹若庖丁一揮舉體解而裁膾之士庶喜曰謂廬陵之治未新可乎蓋侯敏達本諸天授方而不割圓而不窳是以案無委牒獄無冤情富無用其財奸無售其謀鎮靜如翁勤勵如袁區區廬陵無足為侯治者夫大觀大典所以昭一統正八風合群工而考殿最凡以為民也政以安民而適以擾民何謂郡取諸邑邑取諸鄉鄉取諸里里取諸甲甲伍而什也什而伍也伍而什也納于郡千藩臬則什

皇明文範卷三十五

王三

而二三也若之何其無種乎是故輔臣六卿之表太宰百官之紀臺垣公論之司輔臣持正則太宰衡平太宰衡平則臺垣得人賢者在所薦不肖者在所劾徇時者不必倖而進守己者不必論以落人懷廉恥羔羊之節不賞而自勸矣邇者用言官言請嚴禁交通此特文具例格耳能禁於小無禁於大能禁於外無禁於其內能禁於昭昭無禁於冥冥財者民之命也名者君子之寶也虧其命喪其實以求媚於人豈入之得已而不已無亦勢驅之也禮曰天下有道則行有枝葉謂不徒以言令飭治平也方今天下有道垂三紀矣然吏治猶未大清豈枝葉蕃而本幹中枯乎昔晏子為齊相齊侯賜之輅弗受曰臣以儉約先國人

猶恐其侈靡如乘輅民將不知義以是群臣奉職皆首為之不行夫嬰一霸佐耳尚足以強其國矧今天王明明元工翼翼慎儉德布公道俾左右皆正人則天下百司相磨礪將不有如李侯之不取天下之受福將不有如廬陵之不受是故廉靜之風在內而不在外撫字之艱在上而不在下

贈南嶠任太守入覲序

樊鵬

南嶠任子葢器懷寶三十而舉於朝銓司欲官之曰吾得教焉足也已而果教潛江居無何教成銓司行取之曰吾得牧焉足也已而果牧信陽信陽之明年適天子開明堂覲群后之期治行而往申士夫咸以任子牧治問焉樊子

不皇明文範卷三五

五

曰吁余讀循吏傳古今不可及者有三八馬漢以下不論也昔西門豹之治鄴也俗苦為河伯娶婦呼問巫三老豹曰吾欲自送女如期豹執巫姬弟子投河中復投三老趨之久復欲投豪長者乃皆叩首出血罷去自是民俗正鄴下大治宓子賤之治單父也身不下堂白日彈琴孔子問之曰此國有賢不齊父事者三人兄事者五人所友者十一人孔子曰惜也所治者六則庶幾矣單父大治公儀休之治東魯也客有遺魚者不受客曰聞君嗜魚遺君魚何故不受曰今能自給魚受魚而免誰復給我魚者東魯亦大治今任子之治信陽首禁巫祝匹配僧尼屏其邪淫而歸于正道是鄴下之治也以禮自處與學重儒動容辭

議親密有道是單父之治也請謂不通貨來不入肉不重味飯常脫粟是東魯之治也余不知其他僉曰即若是治平第一矣聖天子明見萬里必超然振羽翰而騰雲霄河內不可復籍也申之人其感乎欲乎樊子曰其小人感而君子欲曰何也曰小人念不及遠志在安利而已見子之去如赤子失慈母何為不感君子則見大而不溺于細願子位益高澤益遠千里咸被其治化尤其所深願也何為不欲詩曰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任子之治訓四方者也一郡未足以盡其用也然則此行也不知銓司又將何以處之也

壽東泉姚先生序

樊鵬

不皇明文範卷三五

五

東泉姚公自先朝身負重望文章流播天下仕宦所歷皆刻石塑像去後不忘徒以峻節堅行不同流俗歸去林泉復至十年嘉靖癸未總制三邊缺員聖天子明見萬里遵師貞丈人之義命公以大司馬往之太原既逾月是為二月二十有一日值公初度之辰鵬率諸屬壽于軍門將舉觴三祝于公公曰維何鵬曰左擊鼓右考鍾絲竹盈庭旌旗蔽空俾三軍將士舞劍而歌曰緋袍離離兮飛鶴翔黃金橫帶兮犀燦其章維公侯兮鎮遠疆樂無極兮身康強將以侑觴而上壽可乎公曰易云鼂鼠余方揣焉曷進乎并鵬曰左擊鼓右考鍾絲竹盈庭旌旗蔽空俾三軍將士舞劍而歌曰桂生燁燁兮羅旌前麒麟鳳凰兮昭後先朱

顏王體芳樂蓬僊長對海山兮逾百年將以是侑觴而上
壽可乎公曰物忌太盛余方念之局進于三鵬曰左擊鼓
右考鍾絲竹盈庭旌旗敞空俾三軍將士舞劍而歌曰西
極流沙兮北崑崙煙燧寧息兮遠腥膻敦德威兮固疆域
報明主兮安黎元千秋萬歲兮長樂懽將以是侑觴而上
壽可乎公于是左把盤右引觴仰而祝曰余年七十有餘
賈逢聖主拔諸廢棄之中而加諸公卿之列三邊四鎮余
實主之平生幼學壯行竊有經濟之願報主赴國此其時
也三侑之歌敢不敬事而知老之將至於是推牛酒以享
將士自賦出車之六章鵬為賦南山之五章樂飲壽酒而
至醉居明日而寧夏甘涼捷書至

奎明文範卷十五

三六

贈兵憲在軒胡千告歸序

樊鵬

在軒胡子為汝南兵備之三年適皇上南巡轅道出宛鄧
之間胡子分巡地也夜則憂思之旦則躬勞之慎其執事
無弗至焉乃以意外之虞掛冠而去問之在朝曰無罪問
之在野曰無罪胡子聞之曰非也夫不凝滯于物而與世
推移推聖人能之而不失其正其他則後知而慮或未周
勞形而事或罔就故踰垣之形難見背風之聲罕聞在賢
人猶弗免焉況乎余又何可謂無罪乎哉樊子曰前人有
云事有不可知者三此言何謂也故信而見疑忠而蒙辜
人嘗疑之余以為非迂言也余聞昔者孔子困于陳蔡七
日不啻粒晷卧顏回索米爨之幾熟孔子望見攬其甑中

食之選間進食孔子佯為不見曰今者夢見先君必以祭
對曰不可獨者燂室入甑棄食不祥回攬而食之孔子歎
曰所信者目猶不足信如是倘非後說回為罪人矣回果
何罪也齊人有妻妾而遠行者妻有私夫將至所私謀以
鳩至則令妾進酒妾欲無言則失主夫欲言之則失主婦
乃佯仆于地主夫怒而笞之夫一仆而全兩主事無忠信
于此者矣而不免受笞又奚論其有罪無罪也夫下和則
伯夷餓箕子囚屈原放此忠臣義士所以痛哭流涕不能
自己也安在其無忠信而得罪哉雖然蟬蛇蠆埃之中鴻
飛冥冥之表去而不返淺鮮士也君子則與退則退與進
則進主上臨天下獨斷宸衷兼總群議逐臣嚴譴旋復召

奎明文範卷十五

三七

還又從而超拜之何况大賢無罪如胡于者哉君子曰胡
子之去其名重其位尊其道碩光

序二檀大夫如雲南

楊本仁

滇之泉大夫二檀主人楊安世氏者故洛人其先世與宋
而有一定居於越之九蓮峯一定居於餘姚居餘姚者阡
值二檀今其木與族俱茂而大夫寔廬其前得主之故大
夫稱二檀主人云大夫詩家者流妙詞翰精吏事物以冬
官大夫出守濟三年而政成惠問四懋天官曰良哉乃疏
其名請貳蜀之憲天子曰吁若民何弗果居踰歲天官又
以滇請猶夫蜀也天子曰可大夫乃戒日如雲南客曰逃
乎大夫曰滇非王土也乎哉吾遊也日險乎曰滇獨吾官

也乎哉吾險也客曰賢哉大夫推是心也庶幾乎忘身以服國夷險弗貳焉者乎忘身以服國者王臣之義夷險弗貳焉者君子之節賢哉嗟今之吏於其國者有恒病四畏劇一也憚遠二也欲中三也輕外四也夫圖一朝之便者無終歲之計唯身之利焉於國必秦越之矧憚遠亡旃雪之操避劇非盤錯之器善保持者多畏心工趨避者鮮直行皆若而人國將焉賴是故明主常為官擇人君子不為身擇官大夫曰客亦既知之矣然而我虞焉者謂非真之我渝乎抑有命焉誰能私之吾嘗督木於蜀歷屢涉瀘蹕劍峽犯峽沱尺書宵征一身萬里虎鬚龍脊怒濤悍灘猩啼拂嘯凍詭颯駭貼危也者數矣終無虞焉天下之傾定

奎明文範卷二十五

五

利咎不在地在人故曰順逆無常途福禍無常門今夫碧鷄金馬之重阻孰與夫灋瀕客誠愛我者乎請休矣吾奉身往矣不知其佗矣抑吾不畏夫瀕之瀕而畏夫人心之瀕嗟難言也難言也面從背違三危九疑口枘心鑿孟門彭蠡州里為棘田蕲野樽俎有虺窟鳩林云可畏哉可畏哉客曰嘻異哉大夫之言也吾徒知瀕之瀕而不知人心之瀕大夫行吾知大夫矣王命無逃忘身無險知大夫之虞官又知大夫之虞世

代叙會文

楊本仁

具子落第羈逆旅撫跡內龜長視警立悵然太息曰嗟乎蓬伏者無曠鑒株盤者無脩軌乎乃業太學閱天下士墳

廣聲聞同氣響集於是乎得代之王子儀封戴子蒲之孫子史子潼之錢子應之董子薊之歐子者日與遊焉尋謀之曰試割者淬銛鋒虞厥者惕夷蹊諸君忘此邪夫心旅易馳也而又無所於用吁難矣農病侵而廢墾賈運售而廢居不虞乎來乎而况群而逸多僻麗而弗澤滋涸舟子出沒瀾渺帆輕舸而狎駭濤舟舟先登楫之者衆也習也超筆未接坡竿漸澀而顧自詭於終繻可擲趙幟易拔又詛誑也衆聞之躍躍動色咸欲振塵破錮比翅自拔一說而成盟君子曰無伏不奮無蓄不洩諸君子可謂善通窮者矣自護者無爭友自覆者無津士易盈不受任已不徹諸君子有是乎無也

奎明文範卷二十五

五

代叙贈南宮肇侯

楊本仁

南宮肇侯三年之報政也邑士夫千里來求贈言侯吾侯也予何言哉初侯之令南宮之三月也人有自邑中來者問之曰固哉其未優乎某某雖俱豪於鄉弗厭乎人心聞侯來頗縮手屏息可矣而新侯沿跡而索之凌橫四徵若必欲誅絕擯斥焉者或將梗新政焉未可知也固哉其未因政乎予曰未也吾姑俟焉嗣有來者問之曰跋哉其未咸乎某某差在其某久矣而新侯必欲移之某某之某某均之謂民也一奪一予乍勞乍佚不幾於跋邪吾聞之政跋則民攜予曰未也吾姑俟焉又嗣有來者問之曰越哉其未達乎吾邑其事某事自吾具耳目以迄于今行之

乃新侯必欲盡舉而廢之曰可必如斯可不必如斯斯謂之近人情乎夫民習則難變嚴無敢請者予曰未也吾姑俟焉居歲餘邑中之人踵來率未及問輒贊之曰侯亦庶幾久任焉者乎曰有論薦微之手未也予笑曰何哉汝所謂云云者曰吾邑自某某之抵法也而寡昧之氣揚傾者立屏者無侮自其役之更於某某也而貧富各著其業未聞有走弄趨避而重困單窮焉者自其風華而人舉淫靡浮誕之非殷殷乎金王詩書膏粱禮讓者矣率是政也弗中替最乎曰嗟乎吾固疑之夫裁憲以植良稱力以平任蕩染以鑄俗政之大綱也民瘼弗瘳訛言蜩興侯翁張震撼不遺餘力卒之政成而民定詎詎為頌脫搖於初者之

不皇明太範卷十五

三十

口顧將甘於斲戢而秦不噬之虎手顧將如秦人視越人之肥瘠而漫不之省乎顧將聽其人心陸沉乎於是乎知聽言之不可不審而吏道必久而後信也吾猶及誦夙昔之言是亦可以為贈乎未邪是亦可以為贈則侯益自信民之不可與慮始而可與樂成也如此侯姓華氏字廷和山東東平人弗名侯吾侯也

贈郡太守陳君入覲序

翁萬達

太守之於民近而責重至易知也其在治朝人主不易視此官輒嘗問姓名察所治狀賜車蓋黃金降爵書褒或召人為公卿為御史中丞至顯榮矣顧豈非賢者任邪太守誠果賢樂有其民而因為政誠又如古者得專制事

事致鏡屬邑吏亦咸知太守意相與以子民為功是典理之道而太平之基也乃今視昔何如哉藩臬長貳耆臺臣監者雖然以簿領相煩文法相稽牽泥日甚闕白少踈則大謬而小譏什九齟齬蓋其勢易撓而其過易求也設復有恣睢可駭如近所聽聞雖屏不敢信然何嘗有毫髮利愛斯人之心賢者不敢資漁獵徇風指彼能不潛忿瑣摘昧其腹心矧於屬邑吏何恤哉時事驚人非特太守之事輕也然人亦有言變觀時定觀理賢者顧獨可以理定而或幸所治之郡僻遠在一隅監者行部不數至以擾我之隙猶可得與若屬修百姓之急宣上恩德孜孜舉其職豈其難哉潮固粵之截壤陳君又博大人也懷千里之印

不皇明太範卷十五

三十一

而不以潮人為陋和保而煥休之厭棄機術屏絕游談無事於操切摘扶探迎跂附之為定於性則然其勉數諸屬吏用情附實抑揚皆德風也以故屬吏亦樂於無擾咸相戒言無忍負長者長者今且以述職行矣天子異日儻親問太守治民事勤勞何以為對將陳說閭閻疾苦時事得失太守得為不得為之故冀有所感動即不車蓋黃金重書之賜而名重當時致位卿丞可日月待也太守可他官視者哉余辱陳君知最深不宜無一言以贈會揭陽鄭君暨其僚友以文見屬遂發其所欲云如此

贈鄭長溪太守擢廣西憲副序

翁萬達

方志南海十郡並列潮獨稱古瀛洲云其地多隰澤良田

宜稻穀秔稌之美溢於四方山海所藏百物流行賈人賓客重繭而來廬聚長子孫者相屬也此可爲樂土又以余所習睹潮人多服習先王禮教不爲陋顧其俗頗尚氣好訟寧破貨斷一勝爲榮幸富者憚朴扶嚴棘之辱犯十緡以上或以千金行免傳訛滋甚大不利郡長吏郡長吏即賢且才也或猶病其地緊誣其畛人厭射之觀風使臣亦或譸張懼有逸僭頃者至不敢履是邦何大謬邪夫士而誠知所淬礪自束修其身如昔人來貪泉棄珠沉香世且稱絕廉勒庸庸垂光傳頌來代何至爲所污蟻委沒無聞如今茲所云潮自明興長吏屢易然踴拔而起者不數數見焉非以其地與民爲能限長吏也上下相成名實互惑又

皇明文範卷五

三十一

且從之故曰擇地而官擇民而使非吏之良也鄭大夫居潮五年能繫已爲政不憚往事今且序遷矣顧不可爲閔興徵禁之鏡觀邪昔余官民曹與大夫言事務所蘊載未嘗不私識之頃又得與潮人觀大夫古人之治甚休大夫初以民慢無畏事且盤錯絲棼即煦燠從之致百務無益於理乃崇尚簡嚴不煩令不惠不恪始有相聚言者曰大夫不厚卹我民誰其易之後以民習向避稍示之寬令不數更事亦較一又有相聚言者曰大夫能功德我民誰其嗣之嗟夫古之所謂賢者彼誠先自定以定民故施德無始所以經遠慮事底成所以永譽潮人今欲借大夫一日不可得然以徵吳惠嗣大夫者觀焉不復病其地與民

於已取之宣惠流慈以覆露無極則大夫之遺也

贈平山鄭侯序

翁萬達

夫有百里之任能不置於才爲難而非百里者爲益難干將莫邪利可戮鯨鯢斷魑魅稱雄於天下若以攝絢履獲草管則人咸惜之士稱利器孰能無蹇然當官之心顧徒以文學取科第即不必練習吏事用知民間洞徹古今理亂得失之故往往應除目領侯封者羞齒於吏民之上夫民可近也吏故巧猾善跂踞蒞官者新寡所通曉則相顧以爲幸時值簿領填委旁午窘棘目眩心痺輒復以咨吏於是吏得夸毘而進纖趨而言把其短弱出入無制群然雜於堂上莫可斥訶故民爲之誣曰嗟吾令誰邪曷其稱

皇明文範卷五

三十二

韋邪吏肥而吾民非邪夫韋園也稱韋韋姓也韋園聲相同言聞於其吏也吏既令也既令而食人得無肥邪抑豪自是且恣睢矣民不聽令何其異哉斯才難之故耳若鄭侯者敏識英文負氣翫鸞蓋自爲諸生人已知其非百里之才業固避席下之矣其令吾邑持風裁凜然懲一切苟且安靡之政吏初亦睨侯及見其判置可否一如素官靡所踴躍論報不宿諸所宣布亦頃刻輒辦時或據案操觚畀胥徒五六輩群抄竟夕而莫之能既又井井中法理吏乃瑟縮寒恐屏不敢出一語矧弄刀尺邪劇盜元慙白晝橫行剽人心肝無諸曹文武長吏侯獨談笑撻之法不貳於豪宦獄訟盈庭一見立決無不稽首以稱神明又釐次

條章省里甲冗費民以為便大較侯之治剛斷而明信持柄勅防不脂韋澳忍改錯以比周于人使得為內外臺臣其丹方銘殆所謂干將莫邪何可當也故嘗經性海內鯨鯢蠢動雖魁抑掄孰使其辟易銷藏若侯者顧其人非邪乃為吾邑人屈邪然且三年矣夫大小器也遲速時也不擇受而俟之士之修也侯屢膺存刻會當入覲述職奏最有其時矣將不啻為內外臺臣赫然建光明之業天下當益知干將莫邪之別為利器亦侯所自鏡也少尹張子揚子暨鄭尉某謂余知侯余誠知侯者諸君幸持余言以代祖

贈應容菴序

鄒守愚

全明文範卷三五

三四

余在洪都客自京師來條除書數十云廣東大參淨峯張公權大中丞撫治鄖陽廬州郡幕鉅軒周公權國子監丞吾西江大參容菴應公權滇南右方伯余乃愕然而驚慨然而憤曰迺今余之不聞此也久矣客曰子何過也余曰唯唯是余所以親國家舉措之大者日余來也以代食之故與世接然以余所睹聞不類乎厥初未嘗不扼腕而思屏其目與耳也夫亮工秩命敷錫之法出於天問之則曰若與若驩也若又與若驩也否則非然矣而主之者亦輒自矜其肘曰是其驩也是又其驩也是固非其驩也否則非然矣顧安所聞此乎夫三公者此皆世之所謂豪傑者不踰旬日寵命竝下何其偉也客曰子聞之乎余曰唯唯

純軒今歲夏以太子侍書言廣必入以不虞為戒語傷劉切謫淨峯以行人諫武皇帝南巡謫擢督學忤柄臣又謫容菴以吏部郎中翔回兩藩不得其志去居十歲餘以薦起子以此三公者綜今博古文采炫焯如其識長視遐思謨畧縝密如其才屢蹶屢起夷險靡撓如其節天下可幾也客曰如子言如子言然則容菴公何以真諸真也余曰否否子曰真也天氓乎非也詩有之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真雖僻西南博覆而不遺天子不薄於其氓矣子顧謂遠和子又曰之真也王命乎非也詩有之曰王命召虎來旬來宣共命而不貳宣翼而彌光休煥而安于其所臣之共也子顧謂遠耶子又曰子以

全明文範卷三五

三五

天下視真也一身乎非也內母攻也是以母潰焉外無受也是以無乘焉故今之病莫大乎內潰而外乘心寧體和則無閒盤百疾不生詩有之曰柔遠能邇以定我王子若詰子之身何不割脉絡而守心腹也子其亦無遠於真也乎矧余容菴公出而屏翰入而柱石流歌頌而勤黜桑以婢休于上哲余蓋拭目洗耳其間乎客曰善哉子言吾其釋矣吾其釋矣

贈潘參黃先生之宜黃序

鄒守愚

余為童子時聞潘參先生純篤而沉敏其為文雄雋奧美工於精思益余得過庭云又十四年余始以父執禮侍光儀於京師先生方忘形汲引則又見和粹而謙亨其氣度

高邁大非近代所窺余所忻慕焉又六年於是先生往還京師更二紀乃私自解曰吾聞君子不與命謀而受之以順是故消息盈虛時之與逢吾命蓋爾蓋息焉於是謁銓曹天子以太宰薦公并宜黃余喜曰公宜黃邪宜黃宜公和余聞宜黃故漢之臨汝大牙閩粵唯為要疆民秀以文耕桑而樂足故西江率多尚氣號為器訟而宜黃又稱簡焉俗化移易其率之易又以抱純篤沉敏和粹謙亨如公之道者往余固知其宜也或曰公安始而可余曰芝蘭之馨也生於衢道然而不拱護其萌芽焉曰如先生言撫良哉余曰辟而羊之無以奔鞭也而狼乎其間其能茁壯乎曰如先生言拔長稚哉余曰長袖也而以善舞雄贊

金明文範卷十五

三

也而以善賈否則無端乎曰如先生言返視哉余曰同欲相趨同畏相徙曰如先生言其無援以陵哉余曰大車之載匪勤以一馬也蕭韶之和匪門以律音也曰如先生言善哉哉匪比哉余又曰余聞之民萌哉者蓋言民之為萌也夫民之效也捷於影響故曰爾惟風哉豈第君子民之父母公獨宜宜黃而已乎天下固有宜公者或唯唯曰吾請以告

湖廣武舉錄序

鄒守愚

嘉靖丙午冬十月湖廣行武舉試登名者二十餘人遵制也邇歲以來文熙武嬉驕虜戒嚴我皇上用言者疏宜豫儲將材揚德威乃詔天下三歲一行之一如文士淵哉選

覽深惟張皇之戒以福天下幸萬世厥休在茲然退用十月右文也是歲我柱史南山公來按楚貞度昭紀風裁峻峻廼秋試輿論翕然以得人為盛維茲獨奮曰是役也經武同文勝殘止殺古之道也安可易也乃若聽鼓鼙而思臨缺鉞而威嗟乎晚矣予敢不夙夜祗慎以稱德意乃議下諸司凡所規定規昔為尤盛既放既戒罔敢不式當是時大中丞伯溪姜公保釐滋莫威信並用布文告飭戒備諸苗喙道於是瑰奇奮藝之士踴躍而邇遠咸集癸巳大試之超乘挽彊星流電掣釋無虛括視鮮及瞬柱史曰壯哉其驍銳之雄乎匪其巧用於形不能此然而其去者蓋半乃丙申又試之比耦射遠雍雍間雅厥應在心以發于

金明文範卷十五

三

的柱史曰良哉其審固之技乎匪其力用於心不能此然而其去者蓋半乃己亥又鎖院試之料變揮奇并茲揚藻問靡能難動與式合柱史曰斌斌哉其韜鈴之器乎它日以輕裘緩帶聞必斯人也夫然而其存焉者寡矣於是上其姓名于夏官氏獻于大廷乃并錄其文以傳而屬其告之曰文以任治其譬則春也武以任誅其譬則秋也二氣順布泰和用臻是故仰觀于天七星曜其象俯察諸地五材顯其用厥所繇來遠矣否臧誠易壯猷歌雅蓋自帝王迭興文武並用莫之有易也我太祖命代應運乃左鉞右旌戡夷翦亂日俗月域固不臣服天下咸勝矣然布德湛恩休息而涵育之與天地並故其徽補金石之盛炳耀

方內逮我皇上天縱上聖乃重熙累洽制禮和樂覆煦萬
姓聲靈漸至於今日天下文勝矣而赫聲濯靈神武而
不殺雖古帝王何加焉然猶兢兢焉以內寧外憂為懼顯
謨承烈斯萬世之隆也其竊聞之其在當時受賑伏鉞之
臣虎怒而鷹揚徐公達常公遇春而下豐功茂績載旌
旂常鍾鼎河山帶礪之盟至今為雄我皇上宵旰寤寐乃
茲搜羅雋才奇氣遠畧之士以顯擢于用爾諸士茂膺簡
拔乘光而起非熊之占實在今日其尚矢志委身奮武樹
勳卓卓乎以古之名將自勵建干城之業紆爪牙之愾悖
卻穀之訓垂吉甫之憲視曩昔旂常鍾鼎所載焉以滋耀
其休光而勒其令聞不其偉與詩曰桓桓武王保有厥士

奎明文範卷三十五

三

于以四方易曰師貞丈人吉爾諸士其懋之哉母曰使避
螳式蛙而已也願以是規焉

送朱縣丞赴尤溪序

沈鍊

余表第北橋朱子候選曹者數年今得除尤溪縣丞將行
問計於余何以丞尤溪者余詎知尤溪之所以而告之其
道乎哉昔人之言曰一年之計在於樹穀十年之計在於
樹木終身之計在於樹人皆謂張其辭說以為名言謹論
可以服行而有餘播流於無極余以為不然人皆貴自樹
也夫托根榛莽之間振起山林之表至於枝葉扶疎參青
霄而蔽白日物莫能禦之者草木猶然而況於人乎故古
之君子其生而飲食居處與百姓同及其久也德澤加於

海內功名流於千載豈其夙所稟受若是哉其所以自樹
於己者異也能自樹而後可以樹人不能自樹者人將仆
之矣如之何其樹人也哉夫自布衣起家而為丞丞衣束
帶衿壯堂序之上百里之民矚然而望之此其可立必非
碌碌者矣余知子之心不以其丞自足也則固不以官府
為營家之資而汲汲於妻子者國家張設官師以其赤子
而付之撫摩之而人固惟其妻孥之是恤此其於中心忍
乎哉然後上賤而下慢之矣上賤而下慢之則仆之者至
矣然則非人仆之自仆之也君子固懼夫人之賤且慢乎
我也而自尊且貴之自尊且貴之者則莫如不以家自營
而盡其心於民事拒絕苞苴之門而垂意於鞭笞之際上

奎明文範卷三十五

三九

下之人莫不稟然重之矣然後德澤流而功名章雖欲以
承自足豈可得乎此其為營家之道固有大於彼者故能
自樹則抱關之徒榮於柱國不能自樹則公卿之貴不如
匹夫朱子少窮經能達於世務者必以余言為可服也

贈象山尹毛鍾陵序

王樞

匠人為室利新不利敝醫之治疾不難於瘦而難於中乾
何則其理然也材制定操繩墨運斧斤唯吾所裁心適而
手應氣至而神會授之所向靡不如意至於敝宮敗廬梁
蠹而棟摧撤一則百搖易細則鉅傾其不暇視而興胃者
哉夫負疾者駭懼疢羸形奪而氣索其神居焉此可以措
手蠹攻其上蠹蝕其下盤跚於膏肓之間而表固榮也嗟

夫越人回車華佗卻走矣夫君子豈不願與斯民相忘哉乘其敝且難而不可以卒諉則必求其理解之故當敝官者先立其大則小者漸脩療中乾者先治其本則其標不藥而自愈嗚呼為治之道猶是哉吾象山東南之末邑也頻年大侵野多饑夫並海寇攘桴鼓之聲達于旦不輟因之堂陞陵夷百廢皆圯若不得已則掃礫而聽政不可謂敝官乎官游者顧景而氣奪伺隙者馨餌而影集其淵洶洶其魚喁喁不可謂中乾乎廣右鍾陵毛侯弱冠登科有雋才且負奇氣聖天子知東南之多梗而尤吾象山遂命侯臨之所謂居其不利而當其難矣侯下車慨然有與易之志曰茲不治其綱紀不立而維繫故弛乎其表極

皇明文範卷三十五

四

不端而醢鷄斯集乎蚤作夜思左聯而右盼乃明職守隨胥役吏抱牘聽命不得輒至前肅然定上下之體於是昔之盈庭蔽案懷袂而呼者稍稍卻矣乃謝諸請杜苞苴誦陽喬之為近習者拒絕之於是昔之校問抵隙磨牙而待食者稍稍引去矣數月而法粗立將期而乎乃其廳事與諸僚僚者百姓曰茲微侯胡突焉成乎乃飭團保戒守望賊不敢入境百姓曰茲微侯胡晏然乎乎今年初夏夏不雨乃禱雨雨輒至民之東作賴以興百姓曰茲微侯胡賁乎以生子於是昔之并日而食荷鋤而立者皆稍稍帖席矣夫侯之令象山匠氏所興而越人之所為辭也顧末期而百姓翕然歸心焉豈有他哉知所先後也文政曰充虛

有害無由不敗夫陰陽為亢貪夫聚為虛綱紀不立則陰陽奸矣表極不端則貪夫聚矣逸詩曰馬之剛矣轡之柔矣馬亦不剛轡亦不柔志之塵塵取乎不疑夫上之馭下猶馭馬矣剛柔取乎唯上之志也而尚何說哉天下之治莫先於守今侯之治象山未期而遂決借使存之以至誠待之以不變孔子曰三年有成匪虛語也今天下多壘且虛耗不啻敝宮蠹匿為灾庶幾中乾矣安知非侯異時之事哉或請曰侯之先公常通守寧波有惠於象山象山之民故德之夫侯能因先君之惠惠象山又安知不以象山之惠惠天下哉侯之志不懈其譽方日隆立言者將於吾侯考世也是為序

皇明文範卷三十五

聖

贈何沅溪晉貴州按察使序

王挺

山陰何大夫為江西參政三年銓部擬進湖廣山東按察使已貴州上乃可之或訝焉王子曰嗟夫不聞諸操舟者乎平津安流無所事嚴及行江湖則必擇枕師托之何則其注重者其志危也貴竹地國初分隸川湖雲南求樂間始別置省東阻五溪西距盤江南轄滇中昔稱荒服今為要區故雖度支煩他省不敢廢此其勢可知也乃者小醜稱兵潢中持議洶洶聖天子明見萬里命重臣往察之非其時大有齟齬此何以作焉國家設按察使與御史臺埒大歸獄具並得會逮藉有兵事則獻功厲敵不關決不得稱便文故執平亭持節適與地方負安危與百姓爭一旦

之命者按察使也地多故按察使所繫大故貴竹今之江河而何大夫江河之舵師也何訝焉嘗見操舟者以舟為家孩則負匏長而習焉備嘗險阻故無敗何大夫少負匏從若翁大司空石湖公游四方青年登第初官蜀中泝瞿塘灘瀨而上出湖湘楊舫洞庭還山東觀呂梁之濤徙關中探黃河之瀾乃陟江國又循黃天蕩泛濫于彭蠡之墟夫石湖公者艤艫大師也大夫少從之長而習焉又備嘗諸險阻矣持是循五溪閱盤江臨滇池之陰其濟奚難哉說者曰舵師當險心嘗兢兢焉故神不分神不分故耳目手足應機而不亂何大夫臨事常有懼容臨百姓常有憂色王子曰知大夫哉故高而能降者天之道也卑而易流

不皇明多艱卷十五

四十二

者地之則也戒慎恐懼彌久而有終者聖人之極也詩曰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兢兢之謂也大夫號沅溪與王子有世誼知大夫最詳

送光祿少卿江子謫長沙別駕序

董份

天下治平法易弛而滋蠹人見謂無事咸相與習之苟順其然其究也如土漬隄隤而不可止憤發而更張之群號而怨集如撲蠹反嚙并及其身謂之發難首禍當其始也受譴于上則朝有矜之者矣見黜于朝則士有原之者矣夫不得于位而其志猶有以自明彼所以茹荼而甘也及其既久下者利于容垢高者趨于宜時借文以自營因義以解免緣轍走園與世無害則賢矣一切務因循以為長

厚善碩忌以為練達曰是道當然耳慷慨奮激者不以為揚已則以為好奸受譴黜于前者隨而議其後雖賢者亦以為過曰是為國增事矣且其屈抑于外而是非之論無以酬其中非有特立不回者其氣日銷月鏹顧何所不至哉予嘗時古昔究時變而竊數歎之乃今于雲石江子之事而重有感焉始江子為光祿少卿會財用稍乏眾欲以請江子乃獨曰夫塞漏者初孔雍圃者剪蔓今光祿之緣侵漁為姦利者不可勝數而欲其無乏不可得也今不釐其本而請益是以膏沃燃金也且先繩其下而瀆上聞不可乃條事當否悉裁以法歲省以數千計發其屬之尤無良通官監為姦甚者案其賊罪又數千計蓋光祿一時

重明多艱卷十五

四十三

稱政清焉其屬安連同事者輩以自脫疏奏上震怒并逮詔獄江子亦在逮中考當其實乃置屬重論而江子亦薄謫長沙初光祿之有官監提督非祖制也至是上悟命俱論官監而罷提督不設歲所省又不啻萬計政乃一歸光祿卿貳而靡牽制矣江子雖謫其事有益于國章章大者如此是其去就其僖也上雖薄謫之而改革其政著在令甲傳于百世是其聽言甚速也在江子亦不為不得矣而世知者惜其去不知者議其去非過論者與予觀古之君子獎仇直之士慕奮不顧身之義非必人皆得也然而其論定矣古之仕者畢忠效直志不旋踵非必事皆當也然而其氣振矣故世不患法之易弛而患士氣之不振不思

士氣之不振而患士論之不明士論不明而習俗遂成矣予故感而著之使關世道者采焉不獨為江子而已也江子宏才博識銳意當世之故喜經畧知大體嘗為職方列天下阨塞形便繫以備禦得失驗其行事較然具載其書至今有述焉當強虜犯境驚將擁兵入咸謂不測江子獨身任之所以折衝于外而維匡于內坐視大變者皆悉中其機蓋親嘗險艱者屢矣其為人篤于知舊與人交調護之常謹兢兢修勅如不遑其雅素甚敦厚也至其遇事不避若自喜者蓋其所為者大云江子行矣且將復召予聞孔子所稱斷金言其性不可易也詩人所歌匪石言其心不可轉也天叢輕移鉢積而衡失其勢所趨也單統縻幹

皇明文範卷三十五

四四

贈盧君令歸安序

董份

夫民俗善惡與化道高下隨時轉移迺自古記之矣吳興昔號易治民務本力穡怯聞而寡訟自予為郡弟子時見民有訟縣者縣長吏攝之民見訟震恐鮮有即至郡受者不得已迫至郡吏鮮有敢望臺司者民訟臺司則一郡皆驚當是時臺司甚尊長吏甚簡而民甚易治亦其勢也迺予自宦遊以來直一數年耳每見郡中人言臺司逮繫者近以百數下郡縣者月至數十百人相連案者不可勝數

民望臺司若出門適市攘臂而游矣予與語道故未嘗不歎長吏之難為而民俗之易下也歸安郡之附邑也屬子以甲第高等出為是今予以郡人先與言獄訟之事或言民訟之興大抵盡因瑕訾妄相誣證臺司一下郡縣而長吏持之不堅則上信其然下滋其偽一人得志什百效尤而民俗成矣誠得賢長吏者分別其原察枉釋逮一持而不可變夫法正則民慙罪當則民從如是而訟乃可息也或言一羊敗群十羊不寧好訟舞文亂政之大者也君其大豪以警中猾斯弭訟之端矣史董氏曰傳稱伐木有本塞流有源法制禁令者所以輔治而非致治清濁之源也先王明德以施教體道以成化所以約已而則治也民性

皇明文範卷三十五

四十五

贈太史內山裴君奉使序

董份

古者太史氏掌四方風俗之微惡政事之得失以詔王而四方之奏風俗政事者皆先上太史副在王所故太史專居中以備紀載務知天下美惡得失之故而國家崇立史官大畧依倣古制至天子修親親之禮展藩國之封則皆歲命史官以充奉使之職此非獨以寵侍從之臣為藩封之重而已也蓋居中以知天下者其聞博閱歷以詣四方者其見親所以欲其周爰咨諏親采天下之風俗政事以告之天子而廣其所紀載也昔在漢室司馬氏為太史而遷自言其涉歷之跡略徧宇內是以能決合貫穿罔羅天下放失舊聞自見謂為續獲麟之後接詩書之傳亦由其所考訊者廣博固已奇已然儒者或譏遷輕信稗稽是非

不皇明文範卷二十五

四十六

謬于聖人則以學不繇其統而道不知所約故也今內山適為史氏而當明天子遣使親睦之時方下燕山浮易水上恒嶽南望黃河北逾太行抵上黨以歸而予昔與內山游觀其志醇如也其中好深湛之思務觀覽古人之旨思性命道德之要而勅身謹行擇地而復可謂大雅君子已予聞古人質有其內而後能明究于外語曰衆夫折薪不成揚楚三人指途靡有適道今不能成信于中而欲沿記聞之緒總群言之端則未有不失其指而能有明者也予嘗讀書至典謨之篇其言雅醇深奧紀先帝王之經法以示千世之軌未嘗不想見其人非史臣親見聖人之微深于學道而知其統約者何以有此今天子明開聖極宏攬

上古方遵帝王之事卓軼百代興制改度纂成治功將見有典謨之興為史氏之光采其榮名不可勝道矣今予方與內山紬金匱石室之藏以勅成當世之紀竊私慕層虞史臣之風會逢其時而予非其人也予行且勉之哉倘望見蒲坂之墟為予延企焉內山且發自京師或題其卷曰金華使節而予序之云

Kimhi Paper 111

011

皇明文範卷之二十六

序

孫太夫人九十壽序

許應元

昔鮑司隸宣與其內子少君齊德比義並抗高節宣既盡忠漢室新莽甚而戕之少君獨壽考無恙親見其子孫游陟顯列然猶不忘在約致誠鹿車二史詳而錄之貞臣世家耀於方冊而復褒述列女示風尚焉敬姜陳勞逸之戒舉先王之典仲尼歎之丘明紀焉曲而不黷夫閨闈之行非治亂之途也閨中之語非法紀之守也而皆在於國史豈徒寵其世及而慙置其話言哉抑亦明乎得失之故昭天道察人事迹福善害盈之軌見履信思順之終吉也應

皇明文範卷二十六

一

元竊觀我明先正忠烈孫公之事與其夫人之兢兢未嘗不歎天命之不恒云方公之罵賊請詔義形於色躬蹈白刃辭氣不撓豈嘗計奉嘗於百祀流慶於來裔哉及夫人忼慨雪涕遣胤奔難三丈夫子同心赴讐不避湯火方是時母子共慮不與賊俱生亦安望維祺之壽百祿之荷也不三十年而孫氏之興赫乎盛矣豈非天乎嘉靖辛亥太夫人年九十矣視聽知慮如壯盛時三子咸以儒顯致位大臣忠孝正直之節文武訓辭之美播在表著諸孫皆明經飭行三策名薦書一褒然首舉當此之時志節之士無不扼堅稱忠臣之遺烈近也天與人蓋若相接施界速於響應徵負白於質劑豈或然之數哉六月廿有二日屆於

誕辰自天子之三公卿士列侯勳伯持幣進而走堂下稱

繁祉而頌德壽者車數十乘擗紳之彥婚姻之懿闔里溢

閭不可勝記三君既肅客辭曰惟變蓋又太夫人及不肖

孤等未嘗一日忘雖客有命不敢以聞太夫人容曰雖然

願以謁也三君敬白客語太夫人欣然曰嗟乎豈始願所

及哉先公之忠登於策書載在銘府是之謂壽吾既不能

從先公而追於耄老若等多祿吾方日夜瞿瞿而客顧以

賀我為吾嘉與若等增脩先公之緒無忝前冊則章服之

華餼牽禮帛之奉孰多於一字之與善頌善禱孰信於彤

管之記一日之燕孰永於百世之稱也且非先公遺無以

有今日先公之不幸而吾且以為福乎於是三君頓首曰

皇明文範卷二十六

二

固堪等之心也出謹謝客入率婦子卷韞鞠跽上康壽觴太夫人舉之為一笑曰止無吾以泰京師聞之莫不賢太夫人而大三君之孝樂觀於禮文之盛而嘉三事大夫好善之誠也夫鮑子都之倉卒非若忠烈公之炳奕也公父文伯非如三君之賢於以儷太夫人於二母不猶進乎三君者長君都督仲君尚寶卿季君少宗伯俱有重名而宗伯君學為世師法道為國輝光天下之人固日望其當軸處中以提福元元為社稷鎮於是益錫太夫人以難老而申胤祚於永固也天篤之矣應元初舉於鄉實從宗伯之後最為父故及邑人楊文化林爵皆姻黨也不敢以幣來賀而屬余以辭

蒼梧軍門志序

許應元

少司馬括蒼應公著軍門志成授應元曰子為我叙其意應元既辭不文不可則受而卒業歎曰嗚呼意遠矣而何其憂之深也今天下言夷狄之患者北則胡南而有兩粵之夷然而胡之情在目睫之前而其備常在千里之外粵之形在萬里之外而其患乃在蕭牆之內也何者胡人所居絕遠其欲入寇中國率行空虛之地數百千里然後乃抵塞下候望誠謹則可以知其聲鄉而為備故曰在千里之外當路塞去畿郡遠者數百里近乃一二日耳羽書可旦夕達也故屬者常得以天下之力而備胡故曰在目睫之前也夫兩粵者絕南裔夷之交也山海谿洞之蠻與諸

皇明文範卷二十六

三

御形錯壤接並耕而爭食之保固恐難不狎語言苟得而已不顧死亡自昔上仁之所不懷而疆武之所不龍也獸集鳥散亭障隔塞之所不得施甲楯劍矢之所不猝備也而粵之民無歲無夷寇之賊矣然而天下知胡害而未睹粵憂者胡近而粵遠故曰其形在萬里之外而患乃在蕭牆之內也夫粵之夷非能為中國害也然一日不備則鎮海震蕩憲祖晰其然故開府建節宿重兵於蒼梧授大臣以不禦之柄為萬世規深遠然後石畫之老屢建夫誅討之勳薦紳大夫據鈞深致遠之慮鷹揚爪牙之士効執訊獲醜之力士馬甲兵之盛輝赫乎遠方技擊蹶張之用便習於士伍志所云亦信矣然公顧且以為憂者何也嗟

乎是廼公之所以為憂者也先王之致武也固曰勤恤民隱而除其害夫粵之用兵亟矣粵人之力屈久矣侵盜之虞有迫而師旅之奉無緩斯坐敵之形也詩曰彼旗旐斯胡不旆旆憂心悄悄僕夫况瘁夫旗章之盛委屬之重可以為寵已而君子以為憂也憂故慮詳慮詳故事善事善則祇庶豫祇庶豫則武節奮此勝算也故公再克敵而民不知嗟夫心之疚矣瘁豈顧問哉然是則奚用志也傳有之曰米薇廢則征伐缺矣出車廢則功力缺矣秋杜廢則師衆缺矣夫司馬揖讓之法存而三代仁義之師猶少概見於後世牧民形勢乘馬之篇著則懷夷之功春秋有紀焉况夫盛時之所以始憂勤而終逸樂者乎胡可廢也胡可缺也廢且缺者衆其歸至於萬物不遂而四夷交侵故先王重之然則公之急於志也者其又惡夫缺也哉嗚呼意益遠矣

皇明文範卷二十六

四

山東武舉鄉試序

許應元

嘉靖甲午山東舉令甲試武士寅試騎射令於司正曰馬不中馳徼以詭遇中不四矢者退無辱再試蓋去者半留者半乙已試步射令於司正曰容體不正不以其鵠中不二矢者退無辱三試蓋去者什七戊申試論策令於司試曰所不程於先王之言險譎傾軋勦說龔詞誑竊趣利者不在此選也蓋僅得十八人云咸儻也甲寅宴將升於夏官余乃言曰嗟爾十有八人衛長貳千夫長百夫長門

子士咸茲罔或弗聽吾其肆戒汝古語有之冬則資繻夏則資皮此言先事蓄戍所以俟時蓋聖人炳於先覺明者圖於不見是故聞鍾石則思死封疆之臣聞鼓鼙則思將帥之臣夫無四方之憂而豫凶事少斥埃之警而戒城守豈過計哉孔子曰有文事者必有武備有武事者必有文備斯豈非聖人疆理域中治內攘外之宏軌乎而二三子者由此其選也可不慎諸可不慎諸且天子立極夏官司馬佐平邦國內有府兵團管以控制四方外則撫鎮藩衛以屏蔽甸域虎旅之臣牙爪之士嶽峙林立雲瀚羽奏斯天下之才已顧猶孜孜博求庶寮世德統緒之子閭闔襁褓之夫此其意豈徒為具乎哉免且稱赴武夫六月美

皇明文範卷二十六

五

文武吉甫周頌曰我求懿德肆於時夏允王保之夫文武也者全才也懿德其基哉是故腹心之選而天子所汲汲求以為豫者也吾觀二三子之試也騰蹕超乘視不及諦挾不及介然而無虛矢焉斯一夫之技也正物適次乃決乃遂繼發羽飲巧力至焉斯男子之事也近乎武矣擣猷揆策斟往酌來浩乎泉湧若乎霆擊馳騁翕張出霸入王備矣斯學士之能也可謂文也已矣斯所謂才者非耶夫誠以才求則二三子者其選也吾將責二三子以懿德夫射也者亦有臣失其臣鵠子失其子鵠者乎夫論策也者亦有靜言庸違者乎夫始挾是以來也亦有媒進微利庶樂高秩者乎有之皆為有司憂且以負聖天子孜孜旁求

之意甚罪二三子尚克念戒之母怙日者反側豺伏豎虺豕突鄙塞之事豈特幾微乎二三子之進有能奮義履仁然首舉外以敵愾寧宇而內以為腹心蓋庶幾懿德之選已烏乎余亦有靈寵哉

送仁和王侯擢廷平序

許應元

惟皇監古作又折民惟刑並建司寇廷尉分掌邦禁司寇既率其屬以聽萬民之訟矣及奏當之上則下於廷尉使平停之協於法比然後報可故廷尉天子之重寄也其屬正與平實司獄焉司獄之所入死比也苟不麗於法則疏其生故以反於司寇之吏不得則再讞再卻以至於數反而不已求得其情也司寇之所與生比也苟不厭其情則

皇明文範卷二十六

六

挾其隱遺以及於司寇之吏不得則再讞再卻以至於數反而不已求不說於法也皆得然後以白於廷尉署行然後以上於天子報論焉則正與平廷尉之重也斯其選蓋亦難哉嘉靖辛亥仁和王侯以文無害擢為大理評事所謂廷尉平者也驛書至談者以謂侯之行能高操履淳白今政且成而入為王官宜其在論議司察之任得以言天下之事而顧獨為法吏乎予聞之曰不然先王之於民茂正其德利用厚生其始未嘗不為之方幅也而未流稍參溢焉故誘進之以禮義而勸率之以刑法斯懸衡之勢已而亦奚緩乎且民之多辟久矣方茲綜名糾隱庶事蕃滋爰書傳鞠善敗興理裨化息澆囂之風返淳樸之俗治忽

之幾聞不容帶然則得以職事與六卿爭可否為天下召和養民者斯平之為也而顧以為不足所耶王君資誠慤無機事其為政嚴而不苛慈惠而有斷再試邑不三年擢去吾知侯之賢有以辨此矣若乃計華散商劇易以專已炫俗者豈侯之心哉侯且行邑人送於郊皆有言也予綴末行得以所聞為祖道先云

諭塾編序

許應元

諭塾編一卷督學葉公所輯以諭塾童子童子師者自學廢間宦庠術之教不興慈讓恭敬嫺睦孝弟之風希缺寥絕吏治迂濶其事苟以為聲名不聞有所勸警而篤行之夫仁義陵遲刑辟滋多斷慘日有而呈誤不止靡上之風

皇明文範卷三六

七

熾廣詐之俗成非獨其情之樂禍害而惡安利也孩穉所習耳目所聞親漸摩使之然也夫粵之為鍾燕之函秦之廬胡之為弓車也豈獨其土性良哉幼而習之壯而衣食之雖欲不良為之不可得也夫人之為善惡者亦若是爾在所常習而已鄙諺有之揉桑自小然則童子之教豈細故哉豈細故哉夫惟睹於深微可以語昭曠三復公之編予為頗忸怩不寧審已之治其能達于斯乎聊因以著其大都云爾

叙循守贈致齋黃公

陳昌積

自古守官之士施教導民效驗純粹易嘗不依於儒術者究道德之際而為振民宰世之源也牒記以往靡得而著

已漢諸薦紳先生文翁化蜀厥有春秋平當行河厥有禹貢賴君典郡本之文雅彭宣司牧獲諸讎易君公射策甘棠沛郡翁卿明經子惠南陽至如孔安國龔少卿之屬此皆學士所謂淑人長者也籍於有民社之寄發其素業凜凜焉便宜以為治雖所施殊科然皆行有其根本焉此如瓊茅而莖紹能鬼神非苟矜見所長其產殊且厚也鄙諺曰有道之門儀表具存苛吏之庭煩苦傷恩誠使朱邑鄭弘與定襄義縱河內溫舒程較驚敢靡密之治不同堂而唯諾矣要以守道遵軌起元滋脉俾吏治日烝烝不致於奸其官則又在此不在彼吉故斗牛之域而好行禮義之郡也始未嘗不敦固秀文今稍凌遲徙黜也先後良二千

皇明文範卷三六

八

石俱班見於郡史余甚式之以余所聞明與有金華朱子絳人蘭子寧波陳子江浦張子句章黃子此五人者斯稱其表率矣所以然者各以儒術潤飾吏事而仁義表見於當世也自今觀記之朱省朴擊耨士經術蘭罷銀治政必白母陳絕請寄久益利愛張弛局猶應足儀範黃躬教化稚子不訾厥退名猾蠕選之傳戮弗貞之婦述其所為豈不庶幾儒術哉至其播諸歌詠形諸碑銘咸為其有所勸導諷采之旨可以助流政教也言不虛立政不虛布故曰登高造感民之詞才智斟酌可與興事而為大夫而況于傳先王語非仁義不發憤者乎覃盈非常之利固其所也近世錙銖之士不窺經術不辨甄益徒以陰猾腹為刻深

次骨推城傲儻市交疆外自計可譁衆賈上攝隆貴子唇齒然竟錄錄為天下笑此與耳食足持何異余悲此類自穿其身以故論以諸循長吏俾守官者知儒術之有大受也

送大中丞秋厓朱公序

陳昌積

海防之毀也殆萌於吾民之引夷寇乎夷寇之得縱橫我境也殆由於設路上流乎其情甚隱而其變叵測也其漸有因而弭後至難也溫台漳泉濱海之民居無陶穴環堵之庇俯仰資無穰畝桑土之辦衣食勢必賴樵漁於海以自活故其人無不習於海其富者城膏壤名田以洩其厚歲則腰重裝橈琉球暹羅等夷朝貢之使以為賈來則挾

不肖文範卷十六

九

彼國所多中國所鮮以為市歸則載中國所多彼國所鮮以為市展轉販易募徙自護其人亦無不習於海由是象犀玳瑁香楠蜚翠明珠椒桂貴喜可喜之貨交舶互集凡善習遊之徒亦無不群聚於海夫以習泛之人而視可喜之貨是啗之甘羶而投之幾狐也其誰不秋毫性命之重以爭趨哉故小賈睥睨其小之弱於已者掩其貨而顛越之大賈睥睨其大之弱於已者掩其貨而顛越之弱肉強食不已劫殺良民以為益况其蕩之於澎湃浹泊洋無津涯之險蹕之於迅駟疾駛奔揚斥壘之區居之於積儲捆載若堂若丘之艦擅之於隨波出入使船如騎之能急之則越走閩閩走越緩之則嘶艦雙嶼負山據流以自恃

島嶼蟻清未易備獵始猶矚虛肆刺今至直導夷寇而橫為畫剽始猶腰賈本以入海今則直張空拳以往勝則利盡歸大敗則推其賤募之備以當鋒刃此非其情甚隱而流禍至叵測乎一時巡備居守之有司嘗督戍海之兵以防禦矣則以朞月糧而補失事之苦乃餌寇間而陰與行成又嘗募上之壯民以讎捕之號為召用矣則以官賞不若寇賄之厚乃餌寇間而陰與行成且能通關及微置賂上流造順風買港之說以啗巡備之有司造入境拜見納海面鉅之說以啗居守之有司巡備居守一甘其薰心之貨而入之則居守巡備之令弛矣巡備居守之令弛則寇登陸泛流所至皆坦塗不必倚雙嶼港以為窟無地而

不肖文範卷十六

十

非其厚藏安宅之所夫不其長之漸又何怪乎其後也用斧柯以伐之而不克乎今天子察其宿敝用宰臣議間數歲一設巡視於是詔秋崖朱公仍以都御史巡撫浙江兼巡視浙閩海道事公頗行兵憲白坪高公屬言於昌積願愚不知國事者其何以貺公雖然請持所聞以質於公可乎今議海防者有請於溫漳相鄰之地築城開府奪雙嶼港建置水營增海卒據守之是為豫握要害轄覆其巢穴之計也有請立保甲以相譏防是沿古之法也不知迎分予錢歸送海儀之名色遊說行成通關納賂之奸圖半出於保甲中之人而可盡信乎有請禁止片船隻艇不許下海如此則海濱無寸土之民衣食靡出將晏然而就斃乎

其患尤恐滋也予謂撲火必沃其灼揀弊必擊其自非過
其上流之賂而欲清海卒召用之奸難矣海卒召用之不
用命而欲夷寇之不盜吾境難矣公提督南贛先聲所流
墨夫解綬號令一下旗幟易色爬梳宿弊毛洗而節刻之
何其威風也能於此有不能於今大受耶此固志用世者
之所同拭目也

魏澄齋壽序

陳昌積

猶之為遇也或操說廟廊之上俾人主自擇便露嚮然後
遷就放論逆投其無聲之嗜而遘寵或結髮逢世晚更易
其術業禿首頽齒而猶有服大僚或抱踰俗之器而伉儷
寡諧纏坎廩於其躬或繁息相列諄諄焉持正直世獻焉

奎明文範卷三十六

十一

後之人以致主竟能遂志於後此四者皆遇也以前兩遇
觀之類商中庶頗駟之為常情所謂真遇也其後兩遇類
常孟崔駟之為常情所謂不遇也赴濱津而棄枯肆羨光
榮而厭寂莫自古則然之矣然稽其究竟之際中庶徒步
登樞宥其後求返魏編氓而不可得顏駟磨心學遽逢造
請曲徑而靡所乞哀惟韋孟述祖德以覺後其子孫迭為
漢良相享珪組而躋耆齒崔駟植經藝為箕裘奕葉禪榮
已亦繫名於史牒繇此言之常情所謂真遇乃以為不遇
常情之所謂不遇乃以為真遇何也豈非達貴之事業與
時勢相低昂資勝於人逸民之嚮往安性命之情取定於
大者哉若澄齋魏翁其庶幾能安性命之情者歟翁相鄉

人唐太師文貞之後早廩學官累舉蒙蹟可謂奇厄矣以
常情處之則必改服易履求沾權家肥體與之胥墊水火
而不顧也公知命安常遂請於提學御史願謝衣冠歸教
授鄉里能益以篤論質行為鄉里表模鄉里依其諾否為
成評迨仲子取進士上第官御史以常情為遇者處之必
使之懸左術媚勢獄為徒步登樞宥之計翁也不然往昌
積仕京師觀翁函所輯文貞奏草授侍御君曰此吾家世
繩也凡為御史市已直而無志於成事則禍國援肩故而
苟塞業領則禍時好盡言以振人之短則禍身傾人爵秩
以自就則禍群憚難大而委機規避則害成所俱不願有
於汝汝御史所可裨報上者甚多固不盡繫於參禪也翁

奎明文範卷三十六

士

又知所以處達矣今之士皆知誦法韋孟崔駟之美而笑
商君朝露之危也其見與公同及其處窮達之遇則又蹈
商君故宮而薄韋崔之事為希遠不為往往與翁異大抵
資勝於人取定於天者之不相謀也今仲子理饒河東條
上邊事機宜甚當聖衷今按江西應事刺舉尤勤恤民隱
置布荒政使閭里父子復保天年庸非推翁之訓以有是
乎夫鄭公立諍範於盛唐得紹芳於熙朝之際翁脩訓於
庭戶而澤行於晉楚之表翁之名當與韋孟崔駟並著寧
壤而歷牒記也凡善為遇者疇詎若公耶故曰逸士不為
福先亦不為禍首知命樂天可太可久昌積辱仲子同年
為翁子行爰述翁之善為遇者寓為翁壽若曰其辭憤且

俊則曷敢

東谿遺稿序

陳昌積

東谿陳公既沒之二十年其子少府瀚始跡其遺稿得奏疏詩賦論說記序若干篇裒輯為三卷公第私治丙辰進士由翰林庶吉士授吏科給事中連上疏言事首發士風頽靡儲蓄空虛職務怠弛武備疎略之四弊而次及於四方之災異三邊之倣報塞倖源以存大體皆若有助於去繳繞而起因循之政亦幸得其言矣蓋是時孝皇恭儉惠下而容蓋言大臣修廉守法而畏清議一時司言責之士往往科條所知以獻而俟其廢置寧為抗鯁以報職弗欲循默而自養非獨公為然也然其時號為小廉學士仁

登明文範卷三十六

主

人恒舉農功不擾歲時登遷將無功吏不能之詩為孝皇頌蓋比之慶曆之盛焉公之疏乃指漸釀罔容之敝倪撮漂影未熾之咎涯形在列靡隨之隱尚即人主之慌忽而乏明徵者以恐喜其耳目其不滋惑而播其援循乎疑公者率謂其有所挾恃眩矜并塞職事而然予也生晚而未見公實未知公當時置議之心果何如也然竊觀往昔深謀廊廟之純臣慮遠望奢每忘其可恃之明主與其一身之利害欲國家長利而無害是以言乎其身之所及而逆覩其身之所未及適乎其事之所已兆而豫陳其事之有朕而未兆蓋其覩也非恍洋儻蕩以見謂明而其鯁諤豫陳也亦非快其論說氣勢之所及直行其心之所不容

已而已賈生發流涕大息痛哭之諫於文帝之朝宋儒譏其徒使文帝私檢省其身無是過咎推而察於時故又無左驗遂迂生之言而不用至疎斥齟齬終其身生自貽之戚也然詎知去生不再世而諸侯強大發難於七國幾莫之支又不冉世盡天下之輜重兵賦以事匈奴覆車掃輪者凡幾僅得其名王大人劉屈釐公孫賀之相踵腰戮趙蓋韓楊之不得其死使生之料其所未及而豫陳其所未朕兆之事竟若持舊券而合遠符其禍比可痛哭者為熾生之言可不謂深且長乎嗟夫言而不中任言責者之幸也今不幸而中者多矣善則稱君人臣之心也彼得其言而蒙賞與不得其言而罹譴者又豈臣之願有於身哉生

登明文範卷三十六

十四

之後賈嘉以生故得侯向令生有知吾知其必洶洶焉更太息而痛哭何者非其心也東谿公立諫風采余實未知固不敢以臆說為序然予每喜談孝皇朝事曩在壬午得侍中丞石峯陳公語及其丙辰同年之為庶吉士者獨舉陶南川先生與翁兩人能攻苦力文及任諫垣抵掌蒿目而談天下之利病務盡發其腎腸惟恐一之媿阿而自負遭逢南川竟以忤權璫謫戍去東谿尋亦捐館矣予知石峯素不為浮諾者以是知公之奏議雖不甚裨益當時要之非盡出於挾恃塞職而然而我孝皇作人之盛則與天地同長養也公序記賦詞論說皆當時體故略而不叙云

送兵憲白坪高公序

陳昌積

湖西嶺北屬郡惟虔吉為鉅壤地交而資聚為生嗜習隨而依靡窟奸吉田下賦重土產稀而食齒夥萬戶寧民多携竿挈族傭食於虔弗返公私百執事半充以吉人其擅重裝者則利虔之沃畝火釋豐入而寡征倍購自肥反置土著於遊窩籍口閃遁由是吉之逋賦衆役獨佔累平閭坐家殮之子巖阻谷窮之間佃耘盡吉之傭民矣吉耗戶口而虔漏校圖如之何而可使賦役平也虔南富民峒居不識禮律奸僭輿服逞螳臂之忿以為訟凡袁吉盤食刀筆之群高焉者不為吏坐享虔南上贄人之奉養日為飾乾沒次則偽章刻書造散官部劄如告身探客戶富子而

谷明文範卷二十六

五

市之使冒冠帶稱官人以鞭笞閭里一旦諸偽窮露良監司偵追之急又各變姓名竄歸其鄉湖西逋囚嶺北不得索之嶺北逋囚湖西不得索之事寧仍歸食如故由是巖窮谷阻之民不堪客主富戶數等人之虐因而竊發甘為劇寇嚮導漸漬使然又如之何可盡殄之而使奸萌絕滋也噫賦役不可使之平奸萌不可使之絕訟愈繁而盜愈橫吉虔南之弊極矣如宋火鄭水之難相撲塞也此其故何耶議者謂兩道繁訟叢寇在江西號為難治即憲巡嘗不使統轄兼攝今若并湖西於嶺北兵備司治之則於領相聯而地易制令一法通而情易得賦役可調停劑量而使之均奸朋可窮刷禍本而使之罔藪底至齊信而行之

谷明文範卷二十六

六

不憊其不教興而盜弭乎天下之事成于統一而毀于紛渙弊極而更張之又其會也余嘗持議者之見以求之乃丙午丁未之歲湖西乏才憲分巡撫按以白坪高公寬廉有威屬兼理之公按行兩道樹表庶僚發贖金以克供億廉民隱而日容呼訴行之甫月湖嶺綰轂交牧之民不復知有供帳之累凡匪賊梗後驚穴虬戾之宵人始得而寘之法游寄散而幹止頗寧也至如披籍置牌創保甲寓兵之條舉昔之機利而食兩郡者與夫偷長劫權之輩率奉寬他省之不暇或懼無所逃而徙圖議者統一之論賴公親覩其理效矣兩道士民方喁喁踵息望公以圖厥終庶獲永厝均賦珍奸之祉乃公尋權浙江大參以行吾不知

賀游大夫膺薦序

陳堯

余讀魯論德禮刑政之訓未嘗不嘆聖人之善治猶醫者之善藥也醫之善藥者雖有溫涼燥濕之異率以補養元氣為先使榮衛寔盛病且自愈其不善者不察標本不理虛實一切以宣泄為事求以去疾而反害之故曰德禮為

本刑政為未治天下之道如斯而已者也吾通僻在海濱為東南沃壤成化弘治之際風俗樸實田野富饒冠于列郡號稱易治延及于今稍稍變易矣民間賦役之征倍蓰于昔又婚喪燕享之儀冠服輿馬之制日就侈靡而莫之禁故富者貧而貧者貼于流亡即有一朝水旱之災盜賊之警財殫力詘何以善後當是時也雖有聰明彊毅之才無所復施必也仁人君子撫摩而治之使元氣不傷涵養休息庶其有瘳乎辛亥夏行野游大夫以名進士出守吾郡大夫仁人君子也至之日下教于民曰若吾赤子也吾若父母也吾奉天子命來為若主乃與若約自今緩若刑平若政無俾若傷其財而困其生若能從吾令乎能不健

皇明文範卷三十六

七

訟成風譟張為幻乎能不豪俠任氣弱肉強食乎能不耽飲嗜博蕩廢生業乎能不傷敗倫理自罹罪罟為棄民乎能則良不能則否否有罰眾謹然趨之曰惟命惟命行之三年政通人和頌聲大作余聞而慕之且甚惑焉夫今之能吏嚴其刑苛其政魚肉其民而用之以飭虛譽獵高位而去者夫豈少也大夫秉禮尚德循循若儒生然蓋厚于惠人薄于處己有寧為此不為彼者非篤信聖人之訓其孰能之

贈傅山人序

陳堯

陳堯曰始余讀少谷書知閣中有鄭少谷又知少谷之友有傅山人少谷負氣卓犖爛于文詞所交一時名流屢滿

戶外顧獨厚遇山人及高石門為之延譽縉紳間縉紳聞遂知有山人及高石門云居無何少谷死山人曰于我殯于我徵銘于我覆翼其遺孤已而石門又死山人又為之徵銘與殯如少谷此三人者所謂升潛異軌靜躁殊方之士也而情投義孚無間冥冥將不謂之生死交乎余每有憫時悼俗之懷蓋于山人長太息焉今年秋山人裹糧千里南走百粵度梅關叩韶石酌漕溪之水憇五羊之城遂陟羅浮之巔尋蘇長公流寓處摩碑而讀之復踐蒼梧之野慨有虞氏之遺風為之擊筑悲歌響振林樾時人稍稍異之不知山人為何許人而名公鉅士素知山人者則爭先迎致之為快山人又能輕財富貴脫略形骸相與鳴琴

皇明文範卷三十六

七

賦詩餐霞卧雲流連數月返而弛擔南安于是南安同知小山陳子山人同里閭人也又素相厚善山人為留旬日余乃介紹陳子造山人于行廬山人亦來視余一見如平生懽山人風格秀整目光炯炯射人性不善杯酒或折簡招之欣然便往遇所會意亦能投壺雅歌抵掌大笑雖終夕不欠伸求去人益敬禮山人為築大夢行窩時時邀致之山人談說世務上下數千百年間融經會史根極理道旁及星卜堪輿醫藥農圃諸書議論灑灑聽者忘倦又獨好觀國朝掌故常與余論正德末年事曰偉哉石齋社稷之臣矣乎又曰平濠之功伍松月最焉其他語多不載此豈無度量而支詞蔓說者倫哉詩近體古樂府沿流六朝

又如建安黃初歌行擬杜少陵久乃脫去畦徑上通駱雅
文有史漢風書法得義獻筆意人人珍惜之千時傳山人
之名聞四方矣山人顧不歆姓字流傳世間益務韜晦其
聰明老子云知我者希斯我貴矣然則人之知山人者知
山人應跡耳要非知山人本來面目者也山人嘗遇異人
授以九轉還丹之術稍服習之若有得者已又究心內典
常談真空視天地為泡漚一死生如夢幻以故游行人間
無貪妬心六根既除五蘊盡滅充乎其有餘而泊乎其無
障礙也鄙人蹇拙不諧于時方將脫屣從山人游焉以畢
平生五岳之志昔司馬承禎一遇李白謂其可與神遊八
極之表白感其誼為著大鵬賦以申志余媿無白也風骨

不韋明文範卷二十六

九

探匏集序

陳堯

往余讀漢史載武帝表章六經罷黜申韓蘇張百家之言
以風示天下意甚懇懇始謂其然及觀當時大儒惟董仲
舒通春秋號稱博雅所著繁露數萬餘言皆翔經闡道為
世大典帝顧斥去不復用其得依近左右備宿衛者則惟
故臯東方朔主父偃司馬相如之徒數人而已此數人者
非有忠言直節以相裨補獨以詞賦滑稽柔媚得幸于上
上亦俳優畜之不甚庸篤也余以為武帝旁招文學之臣

乃得詞賦滑稽之流崇尚經術乃棄仲舒不用何其舛也
豈士固有遇不遇耶明興二百年海內無事士生其時自
結髮以上咸知誦六經而來應舉于有司其他申韓蘇張
百家一切非聖之書固已罷黜不列於學官蓋道術一而
風俗同無讓前古矧建元年間事矣足言乎今天子神聖
制作禮樂網羅藝文鴻儒碩士布滿闕下蓋蒸蒸乎盛矣
余不暇論論其著者若臨海王君弱冠舉進士為刑部員
外郎君有俊才不近聲色獨喜與群彦游處雖居劇曹視
獄草日取古書數編堆案上暇則手披吻吟窮書徹夜以
為常作為詩文不襲今人口語可以披之筦絃登薦廟朝
寫之金石傳播天壤以成一代之制視漢室諸臣摘章績

不韋明文範卷二十六

十

句供奉人主之前與俳優奏伎雜處無異猥乎不足觀矣
其後君出為廣西督學命節即嶺海數千里外士知談說
名理尊王鄙霸服君之教不棄君又慷慨功名之途欲建
長策撫剿蠻夷而制其歸命母徒數苦邊氓為也蓋君
以春秋發科稍出其餘用之政事遂能使其教大行于世
視曩時仲舒下帷發憤如是之勤乃竟坎壈終其身而不
用其為遇不遇何如也夫士患無文文患不得用故歷代
儒林傳所列諸家多有生不逢時之嗟君遭文明之世守
文學之官得以文致用又年甫壯佐駿駉起益以暇日肆
力于弘學為方今大儒流聲實于無窮余以不腆之辭為
序其集而附名不朽獨非幸與

送李子序

江以達

李子者豪賢人也矯矯尚氣節予益李子二歲聰明他材
藝弗李子逮遠其李子顧兄事予人意氣弗予當者即弗
當李子予起而赴闕也巴李子為祠部即名聲駸駸殷出
予上而大宗伯者自其在庶寮雅愛善李子至是予大慶
李子得事大宗伯將大究李子所得為而悵予之竟無遭
也無何有惡李子於大宗伯者大宗伯若弗之有聞也時
天子好禮咨大宗伯昏旦至大宗伯以屬李子李子操筆
泉湧無弗稱天子淵懿天子益賢大宗伯大宗伯於是信
李子益堅惡者則更其端謂大宗伯曰為人臣者無外交
李公之屬吏也多外交私其事於人將為公甚不利為制

金明文範卷二十六

王

以庸時時激怒大宗伯乃訕訕然疑回回然不覺其言之
入於左腹也則拾細小効繫李子於獄予時為司寇即當
鞠李子則讓李子曰今之即官事尚書有不磬折而趨雖
盱而視乎有不唯唯而是屏氣而聽乎有不於尚書所親
愛懇懇款款而其朝夕道達已乎子之事大宗伯也衆
疾趨子徐徐上衆俯離地不以寸子微俯仰視直顧鋒鋒
然倚靠與大宗伯論可否不問其所憎與愛斤斤焉務臧
否之為得大風有隧貪人敗類子則有隧何貪人之尤乃
當其不應事理具獄書報天子天子重大宗伯言出李子
於湖州李子感而自訟曰甚矣相信之難也日某之承乏
在部也大宗伯於即官中獨見禮信而今伏辜者竟某也

予信之曰子不見彌子乎方其見信於衛君也矯矯衛君
之車食桃不盡以奉衛君衛君曰愛我哉忘其口而念我
及讒者之說行而彌子之愛弛也則曰是嘗矯駕吾車又
嘗食我以其餘桃夫大宗伯之禮信吾子也無亦曰某堅
剛之器可與剗解非如餘子者盡諾諾為也今則曰彼寔
慢而無我蓋亦矯駕其車而嘗食以其餘桃吾子何憾于
大宗伯哉曾參之不殺人雖疏能信之說者三至則其母
不免投杼而走吾子之賢孰與曾參大宗伯禮信吾子不
過其母惡吾子者又奚啻三至是無異乎大宗伯之投杼
也然吾子伏辜而見也大宗伯寔謝曰某過聽於人之言
則是大宗伯竟反村安織而吾子果未嘗殺人則是禮信
吾子卒無若大宗伯而吾子之賢無恙也難評者事預昧
者時為吾子者敬其事而時之俟耳又何感焉李子曰吾
聞之君子得其時則駕不得其時則蓬累而行吾請自此
蓬累而行矣

金明文範卷二十六

王

送魏子監稅蕪湖序

江以達

魏子官於都水暮年而底績司空以為能居無何蕪湖主
事牒來請代於是司空登魏子而告曰蕪湖阻州帶湖關
金陵而闔豫章三鎮之材惟茲出焉東南之要津而天地
之利藪也惟我王官歲棟一人以往釐其稅事國用賴之
是役也惟爾實行廉而能勞可以無煩遂疏其名於上遣
之魏子有難色語江子曰某之業其替乎上士貴道中士

貴名貴者將嫌是務遠弗辭於亢率其忡忡擇而後從
猶懼或即夫憚滯也以速官謗矧宅於利乎利猶淖也不
可鄉邇入而踐之鮮不汚矣誰能察之孔子之飲不及盜
泉惡其名也名亡則實從之矣飲其泉猶諱其名矧身犯
其迹乎江子曰有是哉則誠淺之為夫也水之溺人也人
實溺之夫孰非利涉也國之張官各有司存其致一也無
低昂焉敬而從之鮮不濟矣先子而事事者盡非其人乎
而率是嫌也必遂請於朝以永罷其役可也是欲天為人
之惡寒而輟其冬也山有木工則度之我有才人則使之
子以能見使而戚以承之反其類矣受知於人而復使之
而弗克終之不可謂信擇事而承之不可謂恭畏其難而

富明文範卷三

三

遂輟不為之不可謂勇不知迹與已之不相及也不可謂
知恭與信人之大閑也知與勇事之大機也而一去之將
不免矣可得名乎敢布腹心子實圖之以自茲克顯厥聞
也不亦可哉其勿示人不廣也魏子改容謝曰善哉吾子
之言盡而忠約而有章二月魏子如蕪湖

送表令公赴召序

江以達

臺諫缺吏部以聞詔徵天下府從事縣長吏政成而聲藉
甚者二十有一人以入我表令公者奏長吏第一於時貴
溪之百姓悄然失其父母士大夫失其師帥丞君簿君尉
失其朝夕所嘗稟令而江以達者縣之草莽人也嘗從大
夫之後丞若簿若尉以士民之情造其廬而請言焉江子

曰是無以威威為也賢如令公而欲私為貴溪有耶令公
入天子大庸令令公將得盡行其志謂貴溪不復與有
令公耶顧天下之事吾願與令公一發其大難也天下勢
而已矣勢輕重也在知幾者能識其重而亟反之古人論
天下之勢常不患其瓦解而患其土崩蓋以禍難驟興為
瓦解以基本積壞為土崩瓦解之勢可畏而易見土崩之
勢常積重而人不知秦發適戍三十萬北築長城以備胡
已一呼而亡秦者乃繩樞甕牖之子禍積重於海內而人
不知故也今海內全盛國家之患常在西北此虜騎直入
河套如履無人之地而鷹門偏頭幾于不守有天下之慮
者未嘗不當食而投箸也然天子神聖二三石畫之臣祇

富明文範卷三

三

奉廟謨天下之勢猶未至於瓦解曲士之愚以為今日培
植國本為宗社生民至計者難于安內而不難於攘外也
何也民怨于下而上不知吏肆於上而下不得訴環天下
皆是也然今之肆於民上者盡其性本然哉形勢之途有
以驅之耳上下相蒙賄賂公行廉恥道喪中人何恃而為
善何所畏而不為惡哉天下之人皆以為善不足恃而惡
無所畏欲民之聊生不可得也率天下而置然喪其樂生
之心是洪河之岸日浸淫汜濫囁齧其趾而居其上者岌
岌乎不自知其為土崩之勢矣令公身蒞一邑而志在天
下者也其為貴溪也適會至難之日力行教化而後誅罰
而奸究無所寢尤身係利害自上非則之令不及於民至

事不可意輒喟然歎曰吏尚可為哉猶紆情曲運至捐其俸以給公需而常乏絕其邸中人蓋嘗輕重天下之勢而熟察於幾微之際矣今進而立於朝廷之上得與君相議可否必究極其治亂之原以盡天下利害之實必不能纖口養望以貽爭臣之請亦不當毛舉細故聊出一語以塞責也至於無益國事以致君有拒諫之名而臣獲盡忠之禍吾不願令公為之昔汲長孺不拜淮陽願為中郎出入禁闥黃次公為丞相功名損于治郡時黠志在補過要非真薄淮陽者次公總紀不及丙魏則差怠於官成耳令公他日且得君坐政府公卿間知不復聞神雀之議今入踐禁闥一朝天子登聽聞天子改容而禮之稱為社稷臣者必令公也于其行也請以是規之

皇明文範卷三

五

送都御史陸公序

江以達

京師處天下北居庸關京師北左擎山海右控紫荆守三面而制一面譬則人身然京師天下之頭顱也背負居庸紫荆山海分臂而捍然臂之運動常右先而左聽之是故國家要害亦多在西北紫荆真京師右臂關於真保之間斜筋倒馬橫絕飛狐宜大延寧諸鎮烽火晝明羽書宵至息動瞬運緩急反掌是故常慎簡重臣有石畫備文武材具者一人假便宜之權專閫而寄至是朝臣會疏所宜檄天子揆之乃詔福建左布政使陸公鉉為副都御史巡撫保定授以提督之鉞兼紫荆關而鑰之報至公則大喘語

諸大夫曰鉉遂巡無所度越諸大夫所知也顧遭遇明聖幸備位藩臣惟旬宣寔缺而遽有茲艱大躬微位尊是集于木而臨于谷也提學江以達曰予白面生也其何足與聞將相之事然竊有以為公告者吾聞圖大者非攘外之難而安內之貴察微者非瓦解之患而土崩之憂是故文武天保以上治內采薇以下治外漢徐樂謂禍難卒作不足畏而基本積壞深可慮者欲武帝觀化原而銷未形也夫今之為撫臣者二不在腹裏則在邊圍腹裏先輯綏之政邊圍重金革之務保定諸路畿輔郡也而三關控焉提督邊權也而撫臣兼焉則是役也公蓋兼將相握中外繫生靈而維宗社其為權顧他撫臣埒哉竊謂諸郡實則三

皇明文範卷三

五

關守三關守則關以西諸鎮即有警急京師不易撼而動如手足無恙而頭目捍也公謂今諸郡之疲孰與外郡甚外郡之民不盡充帖者燕併不制而賦歛急也公謂燕併賦歛其在諸郡者又孰與外郡甚五侯七貴希請割奪蠶千里而食無不耕之地而不耕之民又軍有所必需官有所必給析骸炊骨而賦歛不已故往者赭衣白日剽行都市猖獗跳嘯震聞朝者是胡越不遠轂下而羗夷接軫也允若是三關乃有恃以為固哉公為計何不威先貴勢而惠安細小黜貪墨平賦歛聚齒積食乃按屯籍修馬政閱軍實繕城堡明賞罰而鼓跡弛之士基無土崩之患國有內安之實乃挾坐鎮之威而收遙制之績是社稷之功

文武之業也公文武之才也今第往有不樹廼不績哉易之所師也丈人則吉詩載南仲建旗設旄憂心悄悄美其能臨事而懼也公變徹亂源而常極理要卒然大拜不動秋毫意氣而慄慄危懼若將隕焉要非無喪而感者識微而圖大是易所謂丈人也有安社稷臣者以安社稷為悅者也公以安社稷為悅故以不勝社稷之任為憂文武之業始於憂勤終於逸樂公則審矣在六月有之文武吉甫萬邦為憲

送陳大夫考績序

江以達

予嘗博觀乎往故凡諫官直言落職者未始不隨蹶然以起而盡償其所失也夫非諫官之將欲取之而姑舍之而

金明文範卷二十六

主七

有所要於其後也主怒平國論定與其言必錄其人要以勵天下而風臣節也今皇帝二年陳大夫以福清令召入臺為御史居無何即抗疏忤旨事且不測已而竟出為合浦主簿乃直聲殷殷動天下已而簿令浦者五年稍遷新喻令即又如新喻三年稍遷大名同知即又如大名又三年稍遷閩按察僉事即又按察四年而當考績即又將考績而為大夫恚者則曰以大夫之忠於人國少不如意棄御史如涕唾然而竟以是陸沉不大顯庸也信矣其事之左而名為身累也江以達曰甚矣非大夫之心也公儀休相魯而嗜魚一國人獻魚而不受曰夫欲嗜魚故不受也受魚而免於相則不能自給魚無受而不免於相長自給

於魚此明於魚為已者也為諫官諫者曰緘口而免於禍則不能飲大欲道直而禍不免乃將獲於有終則是以人主為奇貨而終南誠捷徑也是公儀之欲求給於魚而不受也甚矣非大夫之心大夫知死其職云爾也而恚者則又曰即大夫未嘗有關於君父而坎壈阨塞也累級而升計勞而食以其日力與餘子者相盈縮亦不宜若是之寸寸也噫是又可謂工於謀人而拙於謀世也宋人資章甫而適越越人斷髮文身無所用之有不祝鮀之佞宋朝之美自孔子之世而已難矣矧今所取當於天下之士者何如哉大夫孤介狷絕時然後言擇地而蹈之而咎世之不吾偶是範我馳驅而咎一朝之不獲十也雖然樂貴富而

金明文範卷二十六

主一

惡貧賤大夫豈異於人哉迹大夫所安者甚難也大夫起進士試劇邑七年而後召立朝僅二百日換荒萬里也如遭如以迄於今者十有六年使櫛心者居之其幾何不負氣悻悻怨望以去不然則將睹榮華以易志苦流落而生悲日遷月就倂規矩而求小適於世者將有所不愛而甘心矣大夫不激不隨惟其所置居之若一下上盤錯之司而不以為勞也周旋猥瑣之役而不以為辱也出沒澎湃之衝而不以為虞也屏紛絕慾一身一僕形影相弔暇日則閉門誦文史討興廢間與其所莫逆者而商確焉曾不自知其境之為逆順而時之為利鈍也此豈大賢以下所能矯情以鎮物哉傳曰養身者志家養志者忘身身且不

愛誰能忝之大夫有矣而過為大夫戚戚非深知大夫者也五石之瓢剖之以為瓢則瓢落無所容是或拙於用大也然而不龜手一也或以封或以為泮綈統則所用之異也大夫為不龜手之藥有年矣而不免於泮綈統夫固有不用耳而未可謂其拙於用大也

江陰縣新志序

唐順之

有家者隨其家之所有而籍記之其常也凡其田畝租廩錢貫絲縷鼓合醬醢僅指之數此纖勤治生者之所詳而游閒華飾者之所畧也凡其池館花樹狗馬圖書古物珍器之數此游閒華飾者之所詳而纖勤治生者之所畧也兩者則更相笑矣而家之所以為家者則固在此而不在

不皇明文範卷三

三九

彼也與郡國州邑之有志自古而已然亦所謂隨其郡國州邑之所有而籍記之其常也禹貢周職方豈非志國邑者之所權輿也哉然自後世觀之則見其有瑣細而俚俗者矣夫其田賦高下之異等墳壠黎赤之異壤九鎮九澤之異名而五戎八蠻之異服其列而載之可也至於條傷節錄惟蟻江龜海錯之纖細則類於草木蟲魚之書而多男少女多女少男之紀則近於閭井村俗之談古人何若是之瑣瑣也蓋苟有切於利器用而阜民生辨陰陽而蕃孽息則固不得以其穢穢而畧之而况其大且重者乎其所載而詳者固然則其所不載者亦可知矣後之所謂地志者則異是矣其叙山川也既無關於險夷瀦洩之用而

其載風俗也亦無與於觀民省方之實至於壤則賦額民數一切不紀而仙佛之廬臺榭之廢址達官貴人之塋墓詞人流連光景之作蒲紙而是嗚呼此何異於家之籍專記圖書狗馬玩具為粧綴而租廩錢貫所以需衣食之急者漫不足徵也其亦何取於為家也與知家之有籍本以治生而非以觀美國邑之有志本以經世而不以博物則得之矣竊聞國朝集諸儒臣修一統志時兩人相誚其一人欲載科目之數則曰此非進士錄也其一人欲載戶口田賦之數則曰此非黃白冊也科目則別有錄矣不載宜也戶口田畝固天下之大命而經國者所必稽也具若彼之說則禹貢周職方其亦黃白冊也哉彼固以是為瑣細

不皇明文範卷三十六

三

俚俗焉而不載也江陰於常州為屬邑而枕江之衝為蘇常諸郡北門以故視他邑獨重樞雖有志而宜書不書不宜書而書大率如所論諸志之弊無足徵者至今令餘姚趙君始更修之趙君為政素已愛民才敏而慮周凡志中所載田賦徭役戶口食貨謹俗水利防江治盜之源委本末節錯絲絲益皆君之所嘗晝夜盡心焉者其於浮文羨費則盡屏去不事譬如辛苦起家之人斥絕耳目之玩而畢力於家人生事之間一錢粟之盈縮一臧獲之奸良與夫鑄鑰閭戶之守雖其錙銖隱顯而聰明智算舉無遺者於是其一切以其精神思慮之所及而登之於籍至其纂緝成編則以屬之學士張先生先生以其國史之餘才而推

之以成一邑之史故其所載繁簡刪存能得趙君之所用心而著之以為後來治邑者之所據準又如計然任公之徒精於治生而太史公萃之為傳凡其仰俯拾取廢居棄與之法與夫厄菑疾疫之細莫不具載能得諸人之所用心而著之以為治生家者所必資蓋為邑之與治生意智或異家籍之與邑志體裁亦殊至其的當於實用而不徒取辨於具文焉則一也夫前人以其所用心而著之籍記後人因其所籍記而得前人所用心而守之是以家道能常興而不墜予欲使後之為江陰者因趙君之所為志而知其所用心而守之也為之書其端

筆疇序

唐順之

不皇明文範卷二十六

三

苟可以訪世而勸俗者君子不廢也匹夫一怒挺而兩鬪於是時而莊語之以詩書禮樂則益其怒而疾其鬪耳而滑稽之士為之微言冷擊嘲諧詼譎於其旁則釋然一噱而散小夫婦人恣睢克毒於冥冥或懼之以士師理官之法彼有傲然而已矣巫兒佛媼為之張皇神鬼指徵機祥則彼且瞿目縮舌而駭汗夫苟可以解急鬪則嘲諧詼譎或捷於詩書禮樂苟可以懼冥兒則神鬼機祥或痛於士師理官滑稽機祥之說非君子之說其要於解鬪而懼兒則君子所以為勸于世也由此言之其苟可以為勸於世雖其戲如滑稽誕如機祥且不廢也況其言之根據古先而不詭於繩墨者乎筆疇之為書自居身御物至於家人

細瑣之事皆備自經史百氏至於小說衢巷之談多所採摭蓋亦不盡雅辭而其大旨要於使人畏慎柔寬擇步而蹈以避咎其知足少欲忍辱濡下賓名去華大率稱引老莊然而古先所以厚施薄賞懲忿欲之諸言亦往往而在也昔人謂老莊處危世觸駭機欲以曲自全故往往上柔弱黜剛強至自處於材不材之間迷陽卻曲以晦世而免禍為是書者其意母乃出於此歟雖然使明哲之士讀之則自可以觀其深剝其駁焉而節取其是者以閭巷鄉曲之士讀之且將悚然有動乎其心怵於禍而冀於全去其猶忿鬪爭恣睢克毒之習而庶幾乎謙柔長厚寬身之道豈非志於勸俗者之一助歟是書故有板刻吾邑吳前

不皇明文範卷二十六

三

川翁乃刻而揭之墓之左屋以示其鄉人然半而不完翁之子鳴玉既得其全書于是併刻之以廣於世以成父之志云

薛翁八十壽序

唐順之

古者鄉有耆老父兄則率其一鄉之子弟烝烝然皆勸之于善而況于其弟子乎至於後世雖其子弟亦莫有勸之于善者而況于其鄉之子弟乎若此者非古人偏愛其鄉之子弟而今人不自愛其子弟也何者其為愛一而其所以愛之之道異也古者貴義而賤利愛之必以其所貴者則固日夜望其子弟之趨於道德仁義也是為愛之而已矣後世貴利而賤義愛之必以其所貴者則固日夜望其

子弟之趨於富貴利達也是亦愛之而已矣嗟乎人情固憚乎趨道德仁義也雖督之弗率也而不足以悅其父兄之心則將益怠而肆人情固競乎趨富貴利達也雖牽之弗止也而又非此不足以悅其父兄之心則將日銳而堅蓋風俗之靡而古道之缺然也久矣非有志之士孰能自拔於此薛君圖南其始之所自為與其父始之所以望之者固亦猶夫人耳已而圖南游學于四方得聞仁義道德之說於鄒東郭先生于是惕然有悟快然如遷客之反乎其家則又講求於鄉先生毛古菴與其鄉人朱信夫唐希古之間乃益以自信始欲剝落枝葉歸其本根既而語其父薛翁曰南也將為此而不為彼矣翁亦惕然知始之

皇明文範卷三

三

所以教其子者之非也于是惟恐其子之不為道德仁義與為之而不底於成也圖南益感其父之愛已則日夜淬勵惟恐其不為道德仁義與為之而不底於成也吾見薛氏父子之交相成也可不謂能自拔于今之人者歟於是翁年八十圖南與其弟某欲壽翁而問其說於余余曰夫古之所謂不朽與所謂有子者可知已且薛氏父子既有聞於仁義道德之說矣則較修短于彭聃殤子之間豈足以為翁壽而韜臂曲膝饋醬醢爵亦何足以壽其親也哉薛氏居夫椒山夫椒眇然在五湖中土狹而人輳其富人則通魚鹽逐什伍之利其貧者鼓刀筆工獄書家為胥史以機變鬻訟為常故其所爭不能錐匕而骨肉且反目矣

斯固貴利賤義之甚者歟由此言之薛氏父子能自拔于今之人尚不為難其能自拔于其所居尤足多也夫風俗之靡也其初一二人焉倡之而已其反之於古也其初亦一二人焉倡之而已夫椒之俗之至於此也吾不知其初孰為倡之者而其不能反之於古也吾知其惟無有倡之者耳使薛翁之所以望於圖南者繼此而必底於成焉而圖南之所以自為者繼此而必底於成焉持之篤信而漸之以久彼鄉人之聞薛氏之風者安知不有感而興焉者乎然則異日夫椒五湖之曲有稱鄉先生能風其鄉人者必薛翁矣乎是謂能自拔也已已矣是謂翁之能自壽而圖南之能壽其親也已

皇明文範卷三

三

贈宜興尹林君序

唐順之

宜興環山為邑所產多竹木名材熊羆異獸柿栗茶笋之饒其民人工織屨治絲葛善獵射自食其土不為游賈於四方而四方賈人亦以僻絕罕至其地其民終身不見都會之綺麗與奇袤之人而自老於巖壑之間是以其俗儉陋而木慳畏吏而簡訟山澤之稅不待督而入為吏者既樂其土風之醇而又無賓客送迎得以優游而養尊又有迴溪峻嶺飛泉石竇皆帶郭數十里內以其暇時游娛其間以極幽人逸士之所翫好而忘其身之為吏也蓋凡宦於東南者莫不以宜興為善地豈不然哉其後敦龐之風漸泯而機利之習稍興其民之巧於押闔既無以異於大

都諠市之人而豪家富人競為浮侈與具會爭勝山谷之
昨往往憑險以逃稅或擊鑼聚群持木挺格捕者急則竄
入隣境不可禁甚者或與長吏相詬訟獨其山溪泉石之
勝不改於曩時而為吏者亦苦於簿書之煩且勞而不暇
以娛也其風俗之變遷不同者如此余嘗登銅官泛荆溪
歷二洞周覽其山川之故庶幾復見古者敦龐之風而不
可得為之慨然太息其老人為余言往往時吏多長者善拊
循其民後為吏者見民之饒給又蠶蠶易籠也則多張網
絡侵漁之故民生日以殫蹙而奸偽萌起由此言之風俗
之趨大率在長吏矣於今迺見林侯侯蓋所謂長者也
侯本以經術取高第其恂恂儒雅不類於法吏為政素已

皇明文範卷三十六

三五

而恕人未嘗取辦於敲朴鈎摘以為能然而期月之間民
已四嚮而慕之其政平訟理尤出於法吏之所不及豈邑
之古風尚有存者乎何侯之致理之速也夫民之於吏如
金鐵之在鑪冶惟其所鑄南陽好商賈而召信臣富以本
業潁川好告許而韓延壽教以禮讓南陽潁川非素善俗
也被二君之化翕然為之改觀易聽而况宜興舊稱醇風
者乎在侯之所轉導之者而已若是余知宜興之民復於
敦龐而余得以與觀其盛也可幾矣余於侯有兄弟之誼
又與宜興隣邑也故不徒頌侯之政而有所深望於侯焉

送雙白陳子分教旣寧序

王健

昔我先尚書與雙白子之尊人竹泉公相友善而見雙白

子幼而慧也許以我先姊妻焉子既長而力奮于學會英
吐華斌斌然揚聲士林正德丙子西蜀五清劉先生督學
兩浙以書報先尚書曰今歲取上第者必公之婿陳生也
尚書得書色沾沾喜曰吾固知陳生也才督學為不謬稱
矣已而就試不第人謂子雖暫屈他日必不後人即子亦
自謂不後人也及再試又不第屢試又屢不第如是者幾
三十年至嘉靖癸卯始以貢上京師而健亦適返自奉使
相見握手猶慰以收倚違甚然子已厭苦場事遂就試教
職明年得拜旣寧之命嗟乎孰意抱負如子而竟偃蹇若
此也健也無似辱忘年之交受教愛最篤重以姻婭知子
最深又溫先廟朝列而力顧不足以振子穀梁子有言學

皇明文範卷三十六

三六

問無方心志不通身之罪也心志既通而名譽不聞友之
罪也在子誠可謂無自負矣健將何以謝子哉竊聞之淺
夫違時而懷憤智者順遇以怡神斯二者宜何擇焉故猶
願子之安之也且子亦觀諸水與木乎其始之行於地而
用於人也無不同也乃其時為洪河巨浸時為繡棟朱梁
然亦時為溝為沼為渠為桷則所遇之異也君子之仕也
亦若是矣人且以我為溝沼且以我為桷棟吾獨且奈何
哉然而算計遠功圖惟後効又未可以是以槩而論也何也
源濬則潤澤長本培斯庇蔭遠學校者人材之鄧林天池
而教職者則握本而據其源者也昔者胡安定在蘇湖門
人之盛若孫覺錢藻范純仁輩事業文章有國倚賴至今

猶煨燿簡冊此其功之及人視得一第効一職者小大何如也以子之賢而往教既寧將必有如諸賢者出而向所抱負不為虛矣何謂安足得專美於前哉於是鄉大夫士圖所以別雙白子者而食以屬僚竊憶竹泉翁之教常郡也先尚書寔嘗贈言感尋今昔倍增離緒不取多文姑第書以為序

贈羅懋德令遂安序

羅洪先

嘉靖丙戌余與羅子懋德周子欽之講學谷平先生之門是時始有四方之志嘗竊嘆曰嗟乎吾安得一邑自効乎誠獲所願即淹一邑何恨夫天下皆邑也士論之臧否屢野之利病賦役之輕重訟獄之微鉅賓祭之交接兵農之

皇明文範卷三六

三七

豫密工徒之興弛其在天下者即一邑者也諏咨之詳剿裁之敏盈縮之變審斷之公感孚之實儲備之用緩急之宜其治邑者即天下者也故待人而行者天下可為也一邑不可為也待身而行者一邑可為也天下不可為也夫燕天下之事而得身親為之者惟邑為然故欲自效者必自此始効于邑雖不効于天下可也已而徧觀今之為邑者不曰地不我宜則曰民不易治也不然則曰吾所習者古之道非今所宜也甚則曰是奚足以處我也夫不安於所處斯人也無論矣彼其罪時與地與人固皆思以自效者也而所言一至若此何也况其若此言者固不止于十人而九則是可懼也是則一邑不治治天下胡可期也已

而聞以賢令舉者歲不乏人則又為之廣延細詢而求其故則又皆曰其始猶夫人也及其久也始因變而為之通習乎媿媿辯給術霍詞伺之目即可以免患吾又以悲今之易於為令若此而顧罪時與地與人則又何也吾於是益懼焉已而待罪史官未幾以無狀罷去而欽之始得判永州有聲名夫判之責半於令其聲名宜也又三年懋德乃拜令遂安在浙南境去吾鄉不甚遠其民俗土風宜亦相似而四境多山負山居者必敦龐木彊而寡詐誕懋德之質故甚朴能篤信古誼而不忍負今又值易與之時縱使媿媿辯給術霍詞伺之未盡當必有諒其心者將來其以賢令聞無疑也獨自念抱志甚久竟不一試而三人之中乃試於懋德故不獨厚為之望而且以為幸又因以卜吾之說果可效於天下否也

皇明文範卷三六

三七

外舅太卿三符先生八十壽序

羅洪先

太僕卿三符曾先生年滿八十聞宗族閭里戚屬與其子弟將期為壽深謝避曰何庸辱吾宗族戚屬子弟為家人代以請則曰將吾宗族戚屬閭里子弟與為禮若不能堪也于是先生幼婿宰問于長壻洪先曰已諸禮歟洪先曰古禮弗行之故也禮在位八十者不俟朝有政則就舍而問之若曰得無有所苦乎是以安其體如是也在野東西行者方巡狩必停車而敢過若曰得無與相迫乎是以舒其氣如是也上之於養老也八十有五豆矣然必袒而割

牲非為無庖也執醬而饋執爵而酌非為無百有司也靈
德而不致乞言即有請亦微其禮不必言與否也老者之
事上也八十拜命一坐而再至若賓客之事固非與聞也
夫位莫尊於天子政莫遠於巡狩事莫辱於庖翟善莫美
於乞言榮莫加於賜命然於八十者即殊常焉又况公卿
大夫而下不得以爵先之者哉又况其宗族閭里戚屬子
弟不得以年等之者哉故朝不俟畢則燕享之節必不敢
有所拘行不避尊則出入之宜必不敢有所制執饋重於
養體則酬酢必不行相見主於憲德則應對必不及拜命
止于一坐則還揖必不施此其優逸靜暇恬愉泰適何所
不得而豈病於禮之行哉今先生不然位登九卿矣然早

大皇帝文範卷三十六

三十九

致其事以歸既不得與就問躬饋之事居專一室矣而今
時無事巡幸又不得與於高年延見之列其公卿大夫寓
是邦者既未嘗居位叙齒以時其存溫候省之意而宗族
閭里戚屬子弟又未嘗聚居觀物以動其敬慕敬畏之誠
先生身無重綺口嘗脫粟人既忘其齒之甚尊然少長不
遺客問不倦又無以異於五六十之年以是獻食不求
其所宜進謁不乘其所便聞言不能稽其故觀德不能觀
其深顏色不加則曰先生其遺我哉吾不敢以繼見也議
論不入則曰先生其狹我哉吾不欲以盡聞也意然然後
其視聽於接遇之時而勞其智慮於應對之末即使強有
力者猶不能以朝夕而况於先生哉夫古禮之行也可使

田野之老皆得蒙幸於天子其廢也雖爵隆齒尊如先生
不得享其宗族閭里戚屬子弟之奉忠信薄而彌文盛孝
弟衰而少儀缺此豈直細故哉雖然使吾能行于禮而使
先生安焉則長者必曰吾亦其子弟也彼之致敬若是吾
何敢以色驕之少者必曰是猶吾父兄也彼之致敬若是
吾何敢以辭煩之宗族口將以教吾家閭里曰將以仁吾
族戚屬子弟曰將以篤吾親群而化焉固不特爵如先生
者得全所尊也將田野之老可免於陵賤固不特齒如先
生者得安所養也將五六十之年可免於饑寒如是則
古禮之行不庶幾乎于是使宰徧告其宗族閭里戚屬子
弟使皆以其觴豆進而洪先復書以申之

大皇帝文範卷三十六

四十

皇明文範卷之二十七

序

送張湖州序

屠應峻

予觀秦晉之墟蓋多峻明弘毅不群之士云張子者晉之選也初與余同舉進士簡庶吉士時宰臣務更章制典出諸吉士于是張子知三原三原之政稱明焉入補兵部主事進郎中凡兵馬傳置諸務豪滑所窟穴者釐革幾十九且六載再考績矣則又出張子守浙之湖州僉謂出守為絀資張子顧愉愉不決旬以往屠應峻曰嗟乎君子之仕也以行義履道不越而已也是以榮莫大于守官顯莫過于達志行莫病于尸祿耻莫尤于內疚而爵秩之崇卑無

皇明文範卷之二十七

一

與焉夫郡之有守也以君千里長萬夫位尊而責重不可謂不榮且顯也君子將不稱之懼矣其奚絀也夫且今之所謂榮與顯者紆金襲珠出入巖廊之上雍容高議終歲而無民事其身則誠足安也然未知其職之所共也是故侍幃帷不能億慮畢誠奉明主之弘休而規箴其闕坐廟堂不能侃侃正色表儀羣工振清明恪慎之風司論列不能察利害陳得失糾違弼直有端勁恭靖之節營營焉予恐不能無疚于其心也至于敝歷州郡典司民牧又感感心自恨無所振施加恤于其下容容吏史冀一日之陟以為樂則君之所畜以人其民者將若何而已也嗟乎其亦植之表者弗震而化導漸靡積輕重之過哉是故先王

之立政也擇才布位出入均勞遠邇一體中外第選賢哲胥進勢無甚重焉故能杜僥倖之門絕財賄之途殺固寵之志僚族翊翊旦暮無倦思媚庶民以承天子四海之內軌清紀順休烈弗開而頌聲流決也迨夫治之季也士大夫貴內賤外悅逸惡勞安冒進而耻事實居朝為尊親民為卑苟簡之習成軟掌之嘆作君子病之而弗能返也嗟乎殆矣往予稽故實知宣皇帝時加惠天下嚴親民之選乃畢閱要郡缺九守焉馬勅公卿廷議推能得况鍾以下九人帝躬臨軒勅治錫燕賦詩世咸以九人者為榮其在郡則皆矢力布忠勤民善治蔚然為當時良吏是以上下豫康政不逾朝而天下咸度固憂民之效而化導之功也

皇明文範卷之二十七

二

今之執政者之簡守于湖也其將體宣皇之遺意矣乎抑不知其將推是心於天下郡也不否乎張子乃亦九人者之風乎語曰豈曰無之安適行之湖故雄郡也其可行也矣又民者弗濡也又浚之弗植也又棄之湖之民病也又矣張子其將博恩廣施舉利舍害使封域之內咸獲嘉祉濡而植之矣乎夫拯民於沈溺奉至尊之休德其與居尊而無所建明孰為榮且顯也使徒懷快快之志無本末短長之效與云云者等則予也將不敢有虞于天下矣予也曠祿而內疚者也故於張子之行述而告之

送鏡子聞之江南應刑序

往予受讀律令諸篇則嘆曰嗟乎人之情若是其滋偽乎

何曲慮而逆坊之也此服官西曹掾陳道園土之中關
三木曳當即者百十為群崩角捨地呼號之聲相聞于是
傾耳洞目掩袂而反走心慘慘焉歸卧數日猶弗能平也
迺後披諸獄辭則皆陰狠疾豎猷典論化有萬弗一原者
焉于是又張目盛氣撫案而起易慘以忿釋憐以怒憤憤
焉怒其人之逋誅也迺予則恍然嘆曰嗟乎予乃今知情
感之易流而予心之數化也君子平其情不滯于中和其
政無遷于外因時威舒與物推移執衡御輕不逆以私是
故先王之于刑也有三石之平五穀之聽八辟之議三刺
宥之法左右棘之辯惟惟執執以眾輔志無淫于人凡以
求民中一主德協刑罰之用而宣昭平之化也主上即位

皇明文範卷二十七

三

以來至仁茂德決于元元雖巨愆元惡歷四三年未有所
論取也而慮刑之使奉明命巡郡國者至是凡五出矣茲
命也詔使者得佩銅章并按糾諸有司之弗率者而饒君
子聞寔將事于江南予惟江南為畿輔要區土沃而民易
訟其守令居民上者隸之京師若諸藩臬之長焉握權自
貴易與部使者相低昂也至諸胥史豪滑尤善脂綠鈎棘
倖伺意原巧文詭法竊風旨以詆欺愚民而下緝緝易應
之是故刑之平也視諸郡為難矣抑予又揆于予而知情
之易眩獄之難持也可不慎哉可不慎哉曲仁曠慈蔽奸
赦故非以協中也教民蕩矣厲節遠患劇法亢志非以降
德也教民渝矣二者非主上所以命使之意也是故下弗

知則而羣司知有辭矣夫固德沉慮所以御俗也詳讞周
度所以自盡也緩辟終慎所以盡下也若是而情庶其弗
眩矣乎予聞之君無私以畜下也臣無私以事上也是故
群儒並育而人弗以為恩擊刺焚臯而人弗以為怨同德
而異用因物而究施是人主之權也承威德之中調憐舒
之節不在平刑之吏乎予于子聞有望矣

讓陸大夫文

屠應峻

天子熙寧海內冥然無非意之微興禮飭樂綏和神人乃
肇建七廟紹隆古之上儀垂範罔極復繕治諸宮室臺苑
示後世無所加也惟 詔二三文武大臣經理諸務司空
紀材百工協叙于是武大臣侯勛論奏工曹主事瑞杖工

皇明文範卷二十七

四

官某死下詔獄雜治陸大夫幼淳時為繕部郎中上疏曰
臣時雍言臣聞為人臣者毋曲言毋遂事宜和協誠靖共
厥位否則有刑所以杜不軌懲壅蔽也乃主事瑞素未與
工官某接何得輒杖以死武定侯勛習怨瑞輒誣按且弗
集諸經理臣擅署名進御所欺罔誑上大不敬請逮治臣
時雍病憤不任事請罷謹昧死言詔下御史臺御史臺奏
郎中時雍先事規禍宜併案乃謫陸大夫提舉廣東鹽司
諸公卿以下觀大夫者率咄咄為大夫頌枉史應峻見讓
之曰嗟乎陸大夫來若有罪吾敢以責爾若聽母怠夫有
國家者厚府庫儲錢穀豈有他哉將以建事而快意也今
天子創立鴻業鳩營駿功是故其用財宜若建瓴之下焉

民趨之若涌泉之赴焉雷震獨馳森舉雲集而後不日之程可稽也廼大夫躊躇細廡底勤夙夜計徒經物出納辨等其視公府之積也若私資焉瑣慮繁度而弗忍釋也衆庶懷怨豪強切齒下不以為恩而上不以為便是大夫輕重易揆罪一宮室逆選輪宇炳奕金壁之光垂垂燭地聞者愉耳觀者逸目其幸就而見之以為神仙之宅帝天之廷莫不大喜朋角悅怡而歸而大夫稱首功乃獨俯而戚曰是國用之所歸集民力之所輻湊也是大夫欣戚佚情罪二諸工聲殷大賚駢及上自徹侯公卿下逮攻工胥吏無不豪被渥澤命筵授几被絳衣坐采垂交輪左持醴肴右擁金綺橫視揚揚以為受恩逾量萬世無極而大夫中

金明文範卷二十七

五

坐愷愷復叱叱曰臣等以奔走微勞引繩督墨因力就技歲廩大官日廛勞問終始一工而旬日蒙恩者以十數彼邊塞之士被堅秉銳者暴露于野卑尺寸之功以希旦夕之賞文吏簿籍軍庸弗錄賞之弗洽臣寔耻之是大夫矯節以抗衆罪三臣子之于君父見其愛亦愛焉惡亦惡焉是故濫官者遇下則視遇等則議遇上則俯遇君之所幸則僣倖而走耳武定侯飭天子之所尊重海內所共知也其寵靈之所憑藉勳威之所鎮懾將何有于大夫而大夫違君之愛淪士之分于國之紀以議宗臣搢虎鬚而侮之靡不幾矣是大夫不量力而干上罪四夫人臣勤勞終其身冒一罪猶足以死而大夫叢簪積累蒙誤恩遷海外籍

以為大夫何幸也大夫往矣其急改行易操無蹈于初非無斤斤以嚮廡無穢猥以質直曠惠以逮下戢節以媚上巽恭以收衆浮沉以就俗則大夫之謫自是且進矣然予未知大夫之所稅駕也于是陸大夫起曰謹謝子予行矣吾聞之矯矢之絲不可以紉衣蓬纆之士不可以駕車人固各有志也予往矣子無嘵嘵以汚我遂登車不顧而去

贈侍御王君按閩序

屠應坡

侍御王君按閩有賡而頌者有什而雅者史埃氏於其行也告之曰夫命使之按于有土也其省方之遺意也夫事權莫重焉執之莫或撓之軒之莫或輕之擊之莫或植之

金明文範卷二十七

六

執重馭輕受命無敢貳苟有利于民社匪國制奸者咸獲便宜繩之不從中覆今茲之按省方之遺意也事權莫重焉惜也今是其役而漸靡否也執之或撓之軒之或輕之擊之或植之其卒也傳書嚴期會焉應趨差謹放焉將迎供億之疇暱過而下不及焉曰斤斤務纖舉以為哲爾爾焉惟歲易之期之盈又其下也餒焉衷欲而色亢恭也是其不覆位而民詒懼者世其幾矣按之郵與按者之郵也福建古閩粵地也僻在南服俗醇而人樸自晉以還稱良士焉得王君而按之其敝也免矣自予之識王君其立朝也履方信道與異非同其按圻甸也刈副佑良先聲所臻貪墨者之去窮日力焉此其聲聲大者今茲之事舉而措

之而已夫號為人上者非民不康又之患立而不自克之患苟慎自克又何溷焉故予觀王君而知其免于敵也王君曰然何如史垓氏曰按者所則也非則人者也按者所籍也非籍人者也按者所誓也非誓人者也是故監司窺之以淬鍊其節羣黎視之以息耗其風奸宄偵之以昌獫其惡國家賴之以休麗其治故按者必匡已而後率人此居身之珍守官之大節也官之所邪也則言行以為階是故可言也不可再行君子弗言也可行也不可再行君子弗行也故曰言之不可再行之不可復者有政者之大禁也而況于不可行不可言者乎君子慎此二者雖天下將裕也於省方乎何有予故觀王君之素而知其慎自克以人民也

八皇明文範卷三十七

七

贈曾少參序

屠應埏

夫人臣之事君也徇祿者虛榮積勞者虛舉故非高位艱致之為患也畢慮宣猷服勤履節竭知無反謀盡誠無餘計致義而遺利執直而輕患處危若佚素位弗餒則庶乎古之道哉今之少參曾君其有是行矣曾君舉於進士時上方優容聽納延攬群言詔選試進士補臺諫進士彙踵待試惟恐不得為臺諫官者而鈐部召曾君試獨不往尋乃除祠祭主事時創立世廟議通太廟壘垣曾君上疏力爭忤旨左調外任諸臺諫為論救三上得請宰臣修明偷大典召充編纂官復以非職抗辭於是直聲益大起士

大夫知曾君者無不擊節稱嘆緝緝哀慕之謂將亟服大僚以有所建立也顧歸居數年還補主客郎中昔之知曾君者落落各去而曾君亦未嘗施伐於所不知曾君者也竟以久資出補浙江參議浙江方奉詔采鑛夫利民所死爭也奸宄或以搢民而內使且乘機漁奪曾君覽利害敦德厚以身禁緝內使內使心害之繆論之朝逮繫錦衣詔獄徐乃得釋調福建參議云余竊觀今之進言者其盡忠弗回不可謂鮮也其或纖舉毛擊釋鉅爭細非必冀上之必聽也緣是而黜則曰始以言黜終亦以言陟故諫則近實直則近名是以言為餌也揆之愛國愛君之忠則非矣而論者率隲其名不數年越遷大位猶若有未酬其昔者然則劇切之禍其仕進之捷徑哉又其不然則一蹶自廢悒悒缺望更白為黑萍見於天下雖至辱身而不自汚易執而不惜以為世之莫予知也是二者有賢不肖焉其相去無幾矣曾君初不欲為諫官乃以諫著冲然若無深晦弗迷繼以久資補官躬躬益慎無所干悔竟以修職構奇禍可謂忠未盡顯信而取疑矣顧言論風旨無少下人者以為一日居位必上不負簡下不忝事乃為美也厚建弗拔堅抱弗脫大直弗革曾君其猶行古之道哉夫人之忠也以人知之為賢曾君則以不欲人知之為賢故人之為忠而有以為也曾君之為忠而無以為也余尚其誼遂述而贈之

八皇明文範卷三十七

八

武會叙齒錄後序

屠應坡

夫齒之尚也先王所以教民敬讓修和德之端而軌上下之志也豈獨紳掖之士庸爾哉自武功爵興將繇世選往往矜陰叙席寵溢像交而易有携心凌僞而難為其下亦固或馮翼以成駿烈志士悼焉乃者武舉循制英游彙征既集宴于中軍復私申叙齒之會錄而次之木予得而觀之殊產著之昨與純綺勳庸之裔相指誓為同盟揖遜而偕列彬彬焉忘勢蹈和將以羣世好而共戴翊其盛美也語曰軍門為和門不和于國不可以行軍不和于師不可以為將夫武者聯眾以集務者也故和莫先焉越昔文武之將恭敬受下靜慎而有禮因民導順與眾迪勤裨帥協

大皇明文範卷二十七

九

心卒伍緝睦是故內無畔旅外無強寇和德允洽而聲績於隆也予嘗觀之戰陣之用也旗幟矛戟金鼓齊一開闢翼翼異地同律故百攻而不比較予弩之材也取質于革紉之以絲膠漆凝液網密具宜故其強足任也子諸子其無亦是鑒歟比志為德胥成為功均力為勇致果為毅衆好咸致之衆侮咸禦之桓桓哉是將之所以無競于天下也苟踴躍齒讓之末中庚而陽浮志乖而靡群將領相惡部曲讐上妒功而傾成嫉能而怙專天下之事幸成則罕矣法有之至無欺者仁義之陣至不敵者兄弟之兵故曰一人讓叙百夫順志衆心干城兩謀斷金斯和一之必效也子諸子慎焉

重刻文選序

田汝成

周衰先王仁義禮樂之教其實不布於治功而其華散於文墨縉紳之流操觚引翰者各以所得恢張緒餘垂聲藝苑蓋起自嬴秦盛於漢魏襲於六朝靡漫極矣傳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先進識者據其實後進識者獵其華吾因是而知先王教澤涵濡波及後世者至深遠也梁太子蕭統監撫之餘招徠才彥玄覽前載英穢披珍存什一於千百分門萃類為書三十卷題曰文選自唐以來文章者家視為標準鴻儒碩學罔不取材可謂總七代之英靈流萬古之膏馥矣宋時學者不解文詮妄加參駁謂統拙文陋識去取違宜若董仲舒

大皇明文範卷二十七

十

之對制劉向之叙戰國策王羲之之記蘭亭陶淵明之賦閒情則遺而不錄相如賦上林引盧橘夏熟楊雄賦甘泉叙玉樹青葱則槩收之而不辯其謬以此譙統褻瑕掩瑜不原述作之旨統不云乎若以古意為宗不以能文為本者今之所撰抑又畧諸蓋能文固先於古意而立意者未必專於為文故議閩國是事載史官雖董賈之言亦所不採若體屬詞章思歸藻翰即楊雄符命又何擇焉大抵選例崇葩華而畧簡澹執規觚而齊體裁是以考辭按部璨若連珠大篇短章咸歸穠郁詩如淵明文如蘭亭非不皎然清遠也第使撥入集中揆之諸家覽非一色矣若夫閒情一賦明為白璧微瑕蓋處士興寄冲寂不當學步艷詞

勸百諷一自外平生若以淵明之故懸獎為佳是寶夏后氏之璜而忘其考也上林甘泉宗工傑構題直以片謬致指是增張鼻之缺而棄純鈞也况統集衆見以取裁可否於甲乙者必且審矣而一以譙統不亦固哉邇來更有文選增定廣文選諸編自附於統彌縫其闕而匡救其謬殆謂未學膚受不知而作較之宋儒抑又甚焉故愚嘗謂文選一書譬之園林也惟石璫松奇花異卉以延賞適而已梗楠豫章非所植也又譬則散樂焉具趨楚舞擲管彈絲以娛眺聽而已而一唱三嘆以雅以南非所陳也述作之旨機軸存焉孰是而求則群疑可釋矣唐時李善始為箋釋呂延祚病其未備乃集呂延濟劉良張銑呂向李周翰

皇明文範卷二十七

十一

五人重加疏解後人併善註而傳之名曰六臣註凡六十卷蓋皆奏進於玄宗者故稱臣焉錢唐洪君子美得宋本而重鈔之校讎精緻逾於他刻且子美之文雅有足稱者予為叙其首簡而并著所以解嘲於統者以平章選例云

夷堅志序

田汝成

夷堅之名昉於莊子其言大鵬寥闊而無常故託徵於夷堅之志所謂寓言十九者此其首也有宋洪公景廬仍其名而為之志雜米古今陰陽真報可喜可愕之事為四百二十卷史氏稱其博極載籍而裨官虞初靡不涉躐信哉今行于世者五十一卷蓋後人病其繁復而加擇焉分門別類非全快也或謂神怪之事孔子不語而勒之琬琰不

亦謬乎其用心乎予則謂宇宙之大事之出於億料之外者往往有之若姜嫄之孕傅崑之夢獨非大神大恠者哉而番之六經非漫誣以資談譌者固仲尼之所存筆也然則不語者非不語也不雅語以駭人也苟殃可以懲凶人祥可以憑吉士則雖神且恠又何廢於語焉何也蓋治亂之軸不握於人則握於天天有常運人有常經天亂其運則善惡倒植人亂其經則賞罰無章天亂則人治之於是乎爵于朝戮于市播于大誥而鑄于刑書人亂則天治之於是乎翼于無形呵于無聲錫奪其貲基而延縮其壽天是惟天人文輔以持世故彞倫所以常存而乾坤賴以不毀也人之為治也顯而易見天之為治也幽而難明畧其

皇明文範卷二十七

十一

易見而表其難明此夷堅志之所由作也夫人分量有限而嗜望無涯苦海愛河比比沉汨不懣之以天刑而喻之以夙賦則觀覩者何觀焉故知忠孝節義之有報則人倫篤矣知殺生之有報則暴殄殫矣知冤對之有報則世讐解矣知貪謀之有報則併吞者惕矣知功名之前定則奔競者息矣知婚姻之前定則踰牆相從者忍矣其他賑饑拯溺扶顛擁孺與夫醫卜小技仙釋傍流凡所登錄皆可懲凶人而獎吉士世教不無補焉未可置為冗繁也景廬以文學世家而其父皓仗節使虜不辱其身三子述之伯仲競朗咸歷清貴名震一時史氏以為忠義之報則夷堅所志豈種種矯誣者哉洪君子美者景廬之遙胄也為

太保襄惠公之元孫秀雅而文刻是書而傳之庶幾乎不墮手澤之遺者後昆繩繩則洪氏之食報猶未艾也

福建鄉試錄序

田汝成

嘉靖十有九年福建舉貢士之典先是禮官言屬者士習纖華而文尚頗僻襲諸子以緣飾六經本末倒持非盛世事請令有司學官弟子今歲貢士諸不應經義者罷之謬進者罰其舉主詔曰可禮官下郡國郡國有司莫不皇皇馬祗承德意三五約束獎其賢者而懲其否者學官弟子亦莫不皇皇焉回慮矩盪滌瑕穢還師古初以待徵令於是巡按御史王瑛奉詔展采瞿然政容曰掄才重務監臨在瑛瑛敢弗勉迺博訪文學禮聘體立及教諭林一正

皇明文範卷二十七

十三

主考試教授劉霽徐元孝教諭吳岳劉瑞爵劉繼科徐比劉以貞同考試以左布政使馮時雍左叅政顧夢圭提調按察使嚴時泰副使沈師賢監試放於故實而增其儀物百度具飭修於前聞迺合提學副使田汝成登進之士三千有奇簡其可者九十人覽其詞率馴厚爾雅溫而不劇文質相扶擡據古今而折衷孔孟凡齊梁之脂艷莊列之諱張一無淄緇信遵義之昌言迎風而雅化者也僉謂可以貢矣迺列上名氏并其文而錄之序曰在昔神禹班賦九州徵其名物以供邦用命之曰貢而成周之制諸侯造士於天子亦曰貢蓋貢之言用也無論人物必適用而後供也夫賢豪之生於封域也與名物同珎守土之吏不得

而私故有而不貢是蔽善也貢而不適是罔上也是以先王試士澤宮丕彰黜陟以罰不適以今於諸侯曰母或不恪邦有常刑也夫閩東南之遯土也毛實不登於禹志瑞帛不輯於周旋秦漢之交物賦猶未入也至唐而始以人才貢嗣後浸浸焉益庶矣我朝南服大關閩為雄藩物產隱賦與江淮甲乙而英雋彙起綬冕比有蓋山川之氣盤鬱而舒方隆未艾也故閩雖僻遠而纖綺五金球琳璣翠梗柎篠蕩橘柚之物凡可以備飭化旅苞匭者莫不布簾上國煌煌下陳而况於賢才乎書曰不寶遠物則遠人格所寶惟賢則邇人安故物以遠而貴士不可以遠而遺也且金王輝潤追琢其章則珣璣之器也大廈雲構舍陰啓

皇明文範卷二十七

十四

陽則棟梁之具也經綸綸繡黻衣被則絳帛之溫麗也有一於斯亦足寶重於世而况大德不器隨用咸宜者乎今聖天子躬親師帥以至德儀刑著誠過偽教其媮薄培養其厚猶天地之於物也風雨披潤而土膏之也曾不踰月而海壤同流粟卽蠶訓歸於周行亦猶萬物沐浴太和而益長茂也故亭毒群有因材篤阜者天地之擇物也旁羅民秀淑慝差分者聖人所以擇士也故貢雖任土而作不強所無然猶第其良祿以論及舉者所以謹侯度教民作忠也今夫秉賢以供交際有不適者尚非所以表敬况貢士於天子之庭乎故夙夜怔營懸衡鑑者主司之責也荷名思義無載爾偽言由衷而行稽始者烈士之介也

方主司之求士也蒿目苦心捐十得一孰不欣然以為希世之奇珍哉迨乎占籍榮次往往移易前修坐貽玷缺者塗外之巧難窺而席終之策未令也故懷琬璵璠符采以取售者敝物也嫵媚言儀包伏奸諛以游微富貴者敝士也二者皆不可以為貢二三子克賦茲鄉旅庭有日矣得無有甘辭給進而大謬操持者乎聖天子右文隆化而俯矚輿濞不可欺也假令舉澤宮之典循名責實簡其庸違以論及舉者則愆靖獻之誼負采擢之情已非所以撫臆論報也故原古者制貢之義而因之以規云是舉也總兵官咸寧侯仇鸞兵部尚書毛伯溫抗稜南粵節制茲邦提督南贛右副都御史李顯紆猷贊武雅志好文右布政

皇明文範卷二十七

十五

使車純右恭政舉廷振左恭議徐樾副使劉應授傳鳳翔僉事曾世昌陳洙侯廷訓郝維嶽都指揮僉事李鏜李懋襄賈於外綜理惟度副使沈一定右恭議曾存仁都指揮同知王國賢先期入覲亦始事服勞者也於法得書

治邑要序

田汝成

夫縣令者握百里之筦鑰藹群黎之怙恃綜六典之權輿故身無師帥論秀賓賢則元宰之銓鏡也助農等賦子育元元則版使之圖會也閩倫章教協和神人則宗伯之寅清也重閔密覲以禦暴客則司馬之張皇也明罰飭法屏祛囂慝則士師之詰禁也營繕有經澤梁無圯則共工之程度也况乎九重宵旰豐澤天施非令莫究統紀畢懸藩

宜臬察非令莫承閩帥與隱抱鬱祈恩非令莫白故令也者所以賦上德達下情佐佑百辟西漢已來即為名秩昭代之制獎昆尤崇臺諫曹即率由茲選故嘗夷考往哲參證近睹凡善於令者必善於他官為其涉歷繁殷而守堅識練行卓於初服而舉引於後塗也第其階庠易玷務猥多辛故釋褐之英一行署令鮮不輒慨既而騁才者躋於更轍耽志者亂於焚絲淺衷者償於殘激愚節者敗於利圉遂謂弊氓難捭巖邑難居是且人員令爾而令何負人哉南湖徐公以名進士出尹峽江維時邦逢新造人狃宿頑路屬衝津諸艱并集同列憂之而公顧慨然曰茲非自效所耶然猶懷坎懷之懼恢虛受之量博詢耆舊鑒閱簡

皇明文範卷二十七

十六

書有閑政理者悉歸衷采善雖纖而必法惡雖眇而必誅蓋身未離於都門而神已周於封域矣迨乎視篆尤慎圖回輿革所經動中肯綮故鎮煩劇劇盤錯咸披則若朝歌之最風抗雲垂冰玉其操則若萊蕪之介強綏弱撫民阜物馴則若中牟之惠是以碩問蒸騰憲臺峻陟自茲而往莫匪亨衢信乎善於令者必善於他官良以前修為之張本也暇日則輯其故實文以昌謨最凡一十四種命曰治邑要言頃按閩中時抽論緒迺大叅梁君廷振憲副劉君應授憲僉郝君維嶽請而誦之咸曰是可梓而布也屬予條次而予復漫引其端漢諺有之不習為吏視已成事茲非已成耶傳描下屬益以見公之標準端而嘉惠廣矣

理財篇贈戶部主事賈君

范欽

邑令近舉賈君選戶部主事當行茲令劉君奉令李君以僚友誼屬言曰予何言賈君職司財賦即以理財商榷可乎成祖定鼎北平歲運漕粟四百萬計上共乘輿及百官六軍之用諸邊亦且屢有請發以充兵餉時方內而營建外而征調費甚繁輿皆仰給度支不聞有所窘縮用是宇內寧謐士馬精強府庫充牣貫朽粟陳而民間亦無橫徵坐享豐阜之樂至於弘治之間號為極治適年以來京通諸儲不支兩歲而司府積聚亦且罄空雖稱西北防虜東南倚倭計其所費猶不如國初之夥間一施措所司輒以乏告遂殫搜括之方廣輸納之路百官獻饒齊民增賦

皇明文範卷二十七

十七

蓋前此所未聞者至令下廷臣上議無慮數十均效犬馬之勤而竟鮮涓埃之助其故何哉蓋嘗究視明興二百年于茲聖君賢相昕夕圖惟財源利孔蓋已神詰而力闢豈復有遺漏之隙足以開拓見聞所患者特流之末節耳夫漏卮非滄海可實野燒非林木能供歲入有限而出顧不貲無惑乎用日以蹙歟日以急也聖明在上軒旋化機官府監局有可減輸者乎部司郡縣有可罷徵者乎官軍厰校有可汰除者乎京用造餉有可稽核者乎藩封歲祿有可疏分者乎無名之需不急之務有可釐正而停輟者乎在在而綜之事事而度之德意流衍人自嚮風帑藏何懼不盈經費何懼不給邇者詔光祿月以出納數聞中外檢

飭幣者十九斯非較然明徵邪佇見講求節縮之命垂下所司賈君公廉忠亮時論共推而況會逢其盛必將從吏大司徒昌言力行以贊中興之治今不負吾民其肯負吾君乎二賢蘊匡濟之畧奮忱慷之衷期於殫力共濟時艱固當憤發而欲披露者試以論諸賈君當有契會於斯言

贈憲副吳公之山東序

范欽

具公守吾寧之三年將報政會山東憲副缺上遂以屬公蓋列鎮曹濮云范子聞之曰嗟乎公於是肩崇且鉅矣天下之向背視京圻京圻之安危視山東而曹濮者又山東所視以為理亂也辟之審射必括而駕轅以數神動輒赴誰能捐之乎國家定鼎燕薊囊括山川三面距胡一面以

皇明文範卷二十七

十

臨中原控海內殆若建瓴重以列聖嗣興世懷神武故有積於嘻噓而易慮俄頃令修於堂陛而風行於萬里之外所稱狂夷黠寇逆藩悍將稍一蠢動應時殲滅斯蓋伐其邪謀而制諸死命非一日矣故曰天下之向背視京圻也北起臨德達於濟沛皆山東域內地無崇山大川之限遂谷修斬之險而運道正值其中歲漕四百萬鱗次櫛比坐閘望水稱幸楚矣脫不幸而有荏苒之警扼吭拊背非吾得專吾恐川坻縣隔咫尺千里六軍萬姓懸命待哺朔易之間未能高枕而卧矣故曰京圻之安危視山東也山東故習格鬪稱易動而又地瘠鮮積聚歲通相禪徭作並苦間值水旱流亡載道而強者且尋干戈幸須臾無死矣此

其大較而曹滌更號多事緣與曹陽商臺相犬齒固川陸之與區而我馬之走集也曩歲羅女師詔之變震動齊魯亦足明已又黃河西注捍纔一隄由下窺上較若釜鬲歲日築塞疏濬之費民大稱困所司率檄郡集丁夫歛緡錢以相其役功未及奏而他所以決告矣斯曹滌詎有脫駕之期即山東能息有乎故曰曹滌者又山東所視以為理亂也夫柄事者內填撫百姓外以消弭諸患其要在觀究天人之原按求今昔之畧編去煩苛選任良吏勞來長養與民休息遂其廬井室家之樂而作其親上附長之心將緩急惟吾所須斯稱善治主上睦焉東顧挈以昇公夫亦以公之善治吾寧也公性慈仁屬念時艱至即問民間疾

皇明文範卷二十七

十九

苦及政所便不便狀而與罷之聖然當於衆心即以盜與水論吾鄉田本下下率藉水滋溉故事四列碑堰諸射利者輒盜決民並苦之公親秉封鑰時蓄洩所入穀視昔頃倍地故有偷兒而謝境者稱屈穴假妖祠為神暴莫或詰即詰亦不力公下令亟撤祠像其最不逞者餘令緣南面無復恣睢斯已烈烈若是殆寵遂召信臣之流亞乎語曰小占大遠視近由今所論曹滌之思蓋莫急於盜與水矣公以其治寧者治曹滌廓而大之涵乎無間恢恢乎游刃也又況奉天子璽書行事得從便宜乎斯其效可前睹已公將行廣文周君紹穆攝吾邑事問言於范子因具論之雖然主上寤寐賢家佐理中興行且召公矣

贈鍾陵毛侯遷台郡丞序

范欽

昔人有言時平則貴守文之臣世亂則用介冑之士嗟乎彼誠判文武為兩途也豈其然哉古者寓兵於農寓卿於將平居握奇抱璽懷安若處子至運籌策或涉歷戎行咸奏膚功由夙養完粹其出無方詩曰赳赳武夫公侯腹心深哉其言之也後世儒者長視闊步抵掌今古靡究短長之故武人亦狃習純綺庸鄙偷惰罔效尺寸此以彼為俗夫彼以此為腐儒二者交讎而治理謬矣甚矣嗟乎是豈先王立教與任人初意哉鍾陵毛侯起家明經年二十餘令象山象山當東南海隅隣比島夷無城郭之守兵衛之防寇賊剽掠歲無寧月往宰者率稱疾或失職罷免侯

皇明文範卷二十七

十一

下車俄報寇至毅然治戰具焚香額天與家人訣曰吾奉明命撫罷民誓殲力滅此賊即不諱汝輩善自裁無辱乃戎服躍馬率先督戰設伏置奇與賊數十合大斬遁去於是父老部分諸子弟守要害觀變倚角始城石城立三水寨待糧造舟置夜戍守而又拊循勞來泣奠死事者重恤其後民感激赴戰無不一當百賊相戒曰寧拉虎頭無犯毛侯威震海上象山自是靖謐者七年范子曰余於毛侯而傷臣職之隙也語曰雖忠不烈視死如歸乃人聞寇至率奉身鼠竄曰衆寡不倫坐視其民魚肉糜爛而莫之省憂掠取他功以圖掩覆儼然不疑由之弁髦其君不難矣斯可謂忠邪烈邪封疆之臣死封疆邪侯被服儒生非將

家種也位不過縣令地不滿百里非有連帥元戎之寄大都重鎮之憑也惟智勇兼資義憤激發外捍巨寇內衛孤城卒使東南諸郡倚以為重彼所謂文武吉甫非庶幾邪余於是安得不傷臣職之隙也夫侯奕奕若是即使躡躡通顯風厲人人要非溢分而乃僅丞台郡豈所謂功高者不賞盛名者難居邪嗟乎小者巨之占也遠者邇之四也台為兩浙咽喉被山帶海首當寇衝往歲黃巖失守瘡痍未起今僊居又在告矣主上重憫蒼生亟圖填撫環視諸彥宜莫如侯與二華譚侯故寧屈昇此官譚侯忠信毅敏往司留曹捍寇功與侯埒顧先出為太守責在協心廓清太慙乃知遷襲遂於渤海徒望之於三輔古今意見畧同

皇明文範卷二十七

十一

况他日由小陟巨從遠移邇茲當發軔平侯往矣試質諸譚侯當以余言為不佞云

壽朴菴張公八十序

范欽

范子曰余讀逸民傳至龐公以醇行雅操隱居弗耀未嘗不掩卷太息想見其為人彼所謂蟬蛻翫埃之中自致寰區之外意蓋有所嗜也然上下二百年可述者纔十餘人斯何其難與乃今觀於朴菴張先生又何其大相類也先生性度高爽早攻舉子業靡書不讀已乃棄去隱句章山中有时擅辟輒不赴一日友人過謂之曰夫鳳產九苞應期則鳴驥志千里遇塗則騁方今聖人當陽寤寐賢哲萃毓則山川效靈旌揚則草澤獻賢彼其挾磊瑰之能赴三

五之會亦欲展布平生光贊昌時毋徒白首瞻汶爾也先生學綜六藝辨析九流抱奇握瑜歷有歲年乃顧遁跡名山謝絕世事將同巢由洗耳夷齊采薇乎夫時者難得而易失名者難成而易毀壯夫不懷璧以買罪志士不違俗以養高先生所蓄毋乃異乎先生曰唯唯否否君子炳於幾先而酌於時措夫蘭以薰蕕膏以明銷非人之咎也曲木不翦童山不采非人之德也惟所託何如耳子將使我為蘭乎為膏乎抑使我為曲木乎為童山乎吾竊觀世之仕者睢盱於技藝之場馳騁於聲利之塗目無停視耳無停聽手足無停舉心無停慮一人之身日不暇給而又畏譏避譏觸法抵禁惴惴若不能免其不為嵇康笑者幾希

皇明文範卷二十七

十二

矣吾今屏絕外慕偃息壟畝時與田夫野老較陰晴卜豐凶舉酒相勞嫗煦自如而又坐白石酌清泉觀雲弄鳥彈琴命奕歌白雲之章誦樂志之篇以天地為芻狗萬物為土苴古今為瞬息吾身為委蛇冲然內適蓋不知年之將至彼富貴者桎梏我者也聲華者塵垢我者也我顧逃之而敢即之若夫李斯噬臍於東門主父畢命於五鼎斯又不足言矣子欲使我為蘭為膏而不知曲木童山之足恃乎友人避席而退范子聞之曰荀生有言志意脩則驕富貴道義重則輕王公張先生益庶幾矣乃今行年八十而志慮精明步履矯捷若少壯然雖為封君未嘗入城市與配相敬如賓同德並壽顧非龐公之徒與然龐公子山人

為黃門孫渙為祥荆太守世以才行聞先生子堯年由進士官給事歷任至方伯德位駸駸未艾孫某又力志科第斯皆所謂遺之以安者吾故曰大相類也識鉅則不以外慕嬰心儲厚則不以易世改行神明默相庸可量乎於是諸親黨相率稱觴為壽先生乃遍觴諸客盡歡而別

贈大叅伯槐溪孫公序

范欽

惟我郡越在東南巨海外環夷寇憑陵歲用為患我槐溪公昔守茲土靜正毅明剛大蘆敏道化閭閻去有遺思我皇軫念元元命由楚臬改董海防開府仍當我郡我士民懽慶若初既決歲掄師練士緒城列艦峙糧飭械布謀懸閭衆諮而獨斷水戰而野守威行海陬晰乎光明適我藩

皇明文範卷二十七

三

參知缺宰臣以聞我皇特用公補聞者咸喁喁言或曰海島夷藪鉤連內地乘風鼓舶往來靡恒我郡首嬰其衝宸闡帶廣引兵翼楚茲小郡不足恤寧而不為他慮乎或曰困以時拯化以久漸今凶醜宵遁馬牛放野瘡痍甫起流民漸歸庶幾望有歲年乃使孱子失母早農缺寬平茲行也我實恫之范子曰皆非也慮者之言遠而靡衷恫者之言急而寡要斯亦拘虛而昧通方之倫試論我浙藩諸省效政列郡尸化其選重矣控扼蠻夷屏衛京圻其區要矣輕揚寡持靡誕成風其尚鄙矣趨驚末作耻緣南畝其力情矣歲輸百萬遙給京師其財殫矣故非剛大不足以任重非明毅不足以握要非靜正不足以祛鄙非敏不足以

起懦非廉不足以阜財此數者公之所兼擅而時出者也望洽則寄隆才鉅則界厚造化以栽培篤物哲后以勸相官人道一而已或曰皇上方奮怒南征任使越格公誠才賢提督巡撫諸任何施不可而顧僅僅若此邪范子曰內外一體緩急異施故救民所以弭盜儲財所以畜兵寇攘侵尋所在轉徙脅從者流頗為敵用循而不改其勢必至於外搆客兵四聚坐食縣官供億不支徵發蟪集靡有稅駕之期其勢必至於內潰故善治者休養生息將以教民開導樽節將以畜兵審幾酌勢非苟然者夫耳盜而不先救民是欲伐病而不知養元也畜兵而不先儲財是欲拔茂而不知對幹也亦異乎吾所聞矣在昔漢代信越徵兵

皇明文範卷二十七

二十四

而鎮餉界何彭異却敵而拊循屈禹斯蓋籌於內外緩急之宜者也假令公握重權都巨鎮財不適用民不附上欲以培植化原削平外患難矣用公者亦安能釋此就彼不為深長圖乎或者唯唯會吾邑夏侯徵言於范子具以是述侯曰吾今乃知公之行誠皇上簡寄之專宰臣薦進之公也遂書以為贈

忠節錄序

喻時

疊軒許公忠節錄成厥子金吾南岡以喻子姻好屬序焉先是喻子夜夢公峻冠大袍若欲言而金吾君代言之起而感公之靈爛爛如在可以知至人之不死云序曰夫人非道罔生夫道非一罔成天以一故星辰不孛地以一故

河嶽不論君以一故紀綱不淆臣以一故忠節不回上古
忘焉其次守焉其次靡靡焉其次撓撓焉不有克儆不見
烈夫不有偷忍不見正士是故忠節人臣之變也其非得
已之故也而義則不容已者也漢禽賤夷類而并殞唐猴
擊叛孽而蒙戮厓山之墜鵬季體於宋主天寶之舞象怒
目於胡酋是故忠節萬物之一性天之元氣也而顧有否
焉者何與登平衢則易為步步險塗則難為力從容之用
世不乏才忠貞之槩時未屢獲故也夫飾輪以為輿曰是
以資遠飾角以為弧曰是以資威飾戶以為室曰是以資
禦飾紱以為臣曰是以資報人臣而靡以忠義報國焉則
反物之劣矣故漢書曰秉理雖死而非亡違義雖生而匪

皇明文範卷二十七

二十五

存是忠義之不可已也必一之乃有獲公生而奇倏長而
秀朗嗜古而義而軒拔文而漢而魏耻不振不啻墮危賊
不義不啻負穢試縣破寇如宿將焉典兵護衆如長城焉
宸濠之亂群且萎矣不可降者公與孫公之外無人也乃
大數之窮也炳於奸萌而策不售大青之來也沮於異議
而功不集抗言以犯逆狀斷心以耻倖生綬誰欲受難勝
可以絕食鬚誰欲汗溫序可以伏劍罵而被執鼓睢陽之
烈刑而如生標平原之異公其孤也已公其難也已含憤
而殂君子悲之非夫正氣宿抱不為禍縛大義獨朗不為
名疚者而何以倉然迫然俾文山之遺帖外孚厥友固陵
之懸聞內孚厥親若是之神合也邪公其一於忠節之道

也已故非善常者不可以語變非善始者不可與語終
非善治者不可與語亂非善生者不可與語死必如公故
全也否則能山東而故不能江西焉豈公之才有所及有
所不及也邪蓋志行與未行則蹟異事專與未專則勢殊
之致焉耳矣是故督軍疏之諫臣揚之今皇帝恤之而爵
而謚而祠蔭之卿若庶僚紀之士若民歌之邇若遠錄以
傳之蓋其虎欲蟻慕之公將以示風也况公有賢裔燭煥
如金吾君昆弟父子者此尤九廟之餘庇九陛之盛典所
謂功存社稷澤加子孫者也公其永以人而不維以錄也
已

士翼序

喻時

皇明文範卷二十七

二十六

士翼者太史後渠崔先生作也何名乎士翼也先生自名
以翼士學者也平陽以先生性而刻之將以先生翼士者
翼晉之士也噫題哉題請序於喻子喻子慕先生而繙閱
馬序曰瑤櫟不可以川玉弦不可以矢氷杯不可以湯羽
苞不可以火是故太古而然厥風胚胚人外無士道外無
人世趨圯剝文教廼溢辯之博之真性遂翳以文翼士豈
君子得已之故邪是故聖道若夷厥用也深聖誨若嘿厥
漸也神故曰大象無形大方無隅先生之述蓋其中有愴
然者矣詭者競華匪反孰朴雜者趨瑕匪還孰淳迂者習
謬匪折孰衷清者崇僻匪立孰極是故挾道樞以驅之歸
焉宣學與以樹之矩焉闡天微以該之遠焉標人則以徵

之邇焉陳治忽以謹之幾焉列臧否以覈之迹焉明進退以懸之軌焉定取遺以挈之鑒焉說易禮詩春秋以釐之經焉而詞之潤溫粹精雅然獨得之趣不論也凡先生之為士翼也適以自翼者翼之此先生之公也崑崙之靈麗雲不匿離渙之秀漬水自揚先生之文其耀炫以行也夫先生之言其沖融以人也夫而關覽神理粲析臣節風格迥絕於一世者自有國史記焉無俟於時之言之也傳曰時有廢興道有污隆於士翼可以觀其時乎經曰言之不文行之不遠于士翼可以觀其遠乎于是知先生之不可死乎于是知先生之可以如見乎于是知宗鄒魯助伊洛之可以有人乎于是知繡輦輓輶涓涓之可以無作乎于是乎序

皇明文範卷二十七

二十七

編次仲弟少玄集目序

皇甫冲

上帝發祥錫我皇甫乃有樹名周室紀績彰門由茲以降鮮不有文以華中國以昌休胤是故周書述微子之命詩人載有客之篇其來尚矣炎漢德衰弘農慷慨陳辭東身歸黨觀其對策日食應詔自效自頌諸篇史稱言不忤其心矣槐里削平禍亂功高不賞閭中干說拒而謝之曰委身本朝守其臣節雖云多纓不過放廢猶有令名死且不朽反當之論非所敢聞嗟乎此言雖與日月爭光可也玄晏自以漢人不仕魏晉託言冠弊棄跡丘園後之君子知普徵士而不知漢逸民亦不亮其心矣若夫博觀宏覽時

皇明文範卷二十七

二十七

號書淫守玄釋勸可以見志高逸世紀可以考學豈以侯王屑意乎時則傳烈女而麗娥釋序三都而左思顯何其偉與李唐之文至昌黎而三變近道持正首得其傳著在文苑韋處厚稱其排百氏之雜說判九流之紛蕩徵會理軸遺訓辭波踏正超常曲暢精旨比之賈誼劉琨云一時操管之士若溫岳松枚彬彬乎競美矣而茂政孝常則入室崔王方駕錢劉安定八宗於茲為盛蓋自德參以弘義明公之厲直言事太宗而談文者與唐相終始也五代以來寥寥無聞吾仲氏子安考求先業至宋元之際未常不撫卷歎息以為藥氏之下降杜生之既微不是過也爰入我明藉鳳陽者以武功顯居睢州者以望氣用寓安東者以鄉舉達于安謂予曰是皆未足以重吾宗復其世業而光昭之固在吾等耳於是苦心研力窮搜濠討博采精思謂非馬班曹劉不足以詰其極蓋今之為文者王宋稱一代之宗李何為中興之冠然上宋反元習之靡而不能不病於聲李何矯一時之弊而不能不泥其跡故其為文雅意於史漢非騷閭而於詩獨有取於迪功然又狹小其篇章乃刪其遺文以為外集嘗歎曰會諸氏之長以追六代迪功其庶幾哉子安刻勵二十餘年其性敦哲簡默又能致其深沈之思其於詩鑄辭精而為首遠體骨奇峻辭彩英發陳風論則婉而不迫叙政事則直而不俚頌功德則艷而不誣不取妍於一字不求工於一辭肇端莫測歸趣

難探詠之而有遺音咀之而無窮味使觀者動心說志又以拙宦不達多感慨之辭亦憂患之意與擬議而談則建安開元之盛蓋瞻忽間耳子安之在藝苑猶機軸之有文錦縑縠之有拒忝而吾宗之有子安則衣裳之冠冕而居室之棟梁矣惜乎天不假年而竟止於斯也子安卒之明年其子奉樞捧其遺稿請為刪定展誦灑泣掩卷而起者數矣今年秋秦又申其請遂飲痛而為類編之稿凡十帙已非原逐二集十取其一而不足仕使二集十取六七使旋客魏金陵三集十取八九而有餘東覽則子安之所自定也若其散篇漫簡殆與十帙相半則僅以類從不復得其日月之先後矣總得賦一卷一十四首樂府一卷四十

皇明文範卷三十七

三十九

八首今詩一十八卷八百七十九首書序記表雜文五十五篇題曰皇甫少玄集以示秦樞二子不借空匱命諸梓人秦樞可謂能子矣可以為孝矣刺成請子序之鳴庠子安刪定吾集欲為吾序而弗逮也吾逮序其文矣吾何辭昔王元禮七葉重光名德為盛劉孝綽宗人七十聯華當世心切慕之故於先宋之文采諸散亡編其遺軼既輯先大夫五集與所著諸書又取大父章菴公詩文集而刻之今又見茲集之成也能不為子安喜不為吾慰耶雖然青箱之學屬在後人三都之文必資名世予但序次其目故稱先人云若其標舉騰聲程往鏡來以末返軌虛諸首簡俟擅辭宗者

送非泉來子令奉新序

皇甫湜

非泉來子以會試第二人登進士既而授奉新令人咸曰惜矣來子之為令也告之曰來子之行宜為人所共惜然惜之者私也非知來子而愛之者也若以為文之弗懽於令乎昔在聖門有居文之科而播絃歌之化者矣子游是也抑以令之所從事者俗來子不屑之乎漢之時有聲中興嘗樹甚盛之業者而茂陵之政實始基之矣則魏相是也蓋古之通治體者鮮不以親民為首務最著者莫若漢故漢多循吏一方俗化之美或有三代之遺焉此由上之人有以作之也降是則不然矣故後世非漢之俗無漢之吏也開元之間嘗有意於作之矣惟時有上輟華省而乞

皇明文範卷三十七

三十一

遠禁闔者此曲江相業也儒者之道未有優於文而不能推之政者若韓氏歐陽氏蘇氏曾氏以文章振耀百代其吏蹟皆可考見彼得游於聖門者又不假言也故凡若所謂惜者皆未得為知來子而愛之也士君子以康阜一世為志遭遇聖天子崇慎守令將舉卓軼漢唐之治而又中外相通罔有滯倖豪傑之士固宜昂首抗足以赴君相一德之命豈當為來子賀可也而暇惜之乎予知來子深矣蓋非不達於政之患而惟蔽惑於俗無以自振之為患也來子其往矣慎自愛息響武城升猷宣室肯獨擅於古之人哉在來子之能辨惑耳衆所惜者是大感也來子將行徵予文為贈予方有遠憂未即副之繼以朱君時言乞請

且曰來子不愠於為令而戚於子之無言也不能辭故道
文之必可以為政與令之可重而不可輕者聊以振來子

司直兄少玄集序

皇甫汈

兩儀莫位二曜揚輝經緯其間書契攸作文之時義遠矣
哉雖有勳德鴻勳非假典謨曷由宣闡故詩不固於金石
而名可齊於霄壤者以此世之談理學者詆為末藝守吏
苟者謂非適用殆猶茹藜糗者難與道蹠腴之美蒙旃毳
者不足與語綺縠之華也矧言本心聲詩緣情靡游心內
運應物外感性機妙發氣韻天成爰稽作者良亦艱矣匪
作之艱知之惟艱匪知之艱言之惟艱此輪扁不能臚斷
而伯牙終於輟彈者也羲軒既邈虞夏浸湮宣父殫正之

查明文範卷二十七

三十一

後卜氏溯其源申毛賁卿沿其流咸能詮風人之旨窺作
者之意歷世近而習說真也倬彼我祖敦詩明雅是考績
業哲昆嗣響迺誕仲氏聿秀厥宗七齡夙悟即懋藏膏之
志九歲綴文遂精彫篆之技至乃研討六籍旁覽百家朝
帷不卷夜榻幾穿室人讓麥而莫知侍兒竊饌而無見其
篤如此由是學鏤博極思覃深洪緬豪士於西州追玄風
於東晉家稱千里國號無雙矣燕以氣資爽邁儀容儼肅
後進資其善誘末學籍其人倫而余分則友于義同師授
雖士龍特眷於平原惠連最鍾於康樂茂以踰也每有述
造輒相詔詠商榷砥獎可得而言方其家食令章與徐生
二黃定交筆札之間篤嗜工部既而何李篇出病其谿徑

專意建安嘗曰詩可無用少陵也至解巾登仕與蔡王三
行人廣搜六代之詩披味耽耽稍回舊好雅許昌穀乃曰
詩可無用近體也又與王文部李司封唐陳二編修劇談
開元天寶之盛而心醉焉乃曰詩雖選體亦無使盡關唐
風也至為歌行一本樂府而參以太白隱括號吹之餘猶
曰七言易弱恐降格錢劉也故其詩特工五言而七言近
體薄不經想余與聯組二京方珂三署被竄則郡檄交移
承諱則倚廬同戚雖伯李具邇而敦賞獨深矣試為標論
詩蓋錯綜魏晉而託宿於唐英賦則馳騁屈宋而逸駕於
散騎文則陶鑄班賈而呈範於中郎其為篇也幽玄以通
思春容以御氣婉麗以陳詞和易以達理憤懣以抒情綿

查明文範卷二十七

三十一

暢以該事雋求以歸趣其始構也隻字不愜於心片言無
艷於目踟躕窮思擁衾寤寐索曾不少休是以吟苦則彌日
不就神來則下筆立成今稿中或兩字未竄或二語並存
致蓋密矣若夫錦必有襲厄非無當苟斬博物疇發斯蘊
欲倣胡廣於官箴擬劉逵於都賦病未遑也奈何覩煬容
而快驟過屠肆而垂涎妄意吠聲詎曰知味哉方其潛心
經術晞軌儒林若易序詩說春秋考原周官雜志亦略繫
見早謁陽明洞析道體亦其性靜得之若與東郭鄒氏揚
山方氏往復諸書鋒辯莫之能抗至其佐郡分臬坐有餘
嘯案無留牘魏懷慈父越畏神君固知戟臣數辭賦非夫
蕃侯耻翰墨垂績良有以也然才高妨位命違憎文淪落

一官見嫉衆女不令第嘉頌於屬車備清問於宣室是芳
徽無潤於揆藻而國典不寄於方聞也嗟乎當宁按圖詎
攬燕臺之駿開閣倒屣惟羅雀之龍匪今為然振古同
慨矣歲在丙午丁辰茶酷頗有憂生之累貽余春日齋中
讀丹經一篇系曰夜來更加寢定幾可觀詩之難言如
此後世誰相知評定余文此陳思所以興悲也亡何長逝
命矣夫命矣夫然年雖中促而名則宏遠矣胡云未究厥
止哉余知兄詩庶能言之不特可比申毛貫鄭亦卜氏之
亞也昔孝常次補關之編王縉表右丞之集顧余謫劣曷
克勝茲幸而伯氏運斤二孤命梓芟采精殺都無遺誤猶
謂標譽騰聲以俟宗匠抑以習聞余兄之言揮涕而告秦

皇明文範卷三十七

三十三

樞倅知先人制作之艱若此云爾

送陳同楚法曹權守荊州序

皇甫汈

秦時置郡建國之意微矣漢世更守利民之任弘焉故剖
竹頒符必簡在廷之彥師軒命蓋恒咨列宿之英使才謝
機煩術乖歸治殆不輕授也矧荊州者星分翼軫山表岷
巫銅梁石戶為之關雲夢熊湘為之澤釋曰荆楚也有道
後服無道先強常警備之也苞曰荆楚也陽盛物堅其氣
急悍也由是言之地有必爭之險匪烹鮮之所能綏民無
馴習之素豈示葦之所能格蕪以羽毛齒革之貢不乏王
旣枯栢菌範之利悉殫楚材土寔塗泥居隣魚鼈所以輸
水衡供匠作者緩之病國急之疲民思秦罷歲獻坐致年

豐其道何由哉南省秋官大夫同楚陳君溫儀王潤煒行
蘭芬始以宏詞發科俄因淑問為吏疑獄片言而決宿訟
兩讓而歸方山公藻鑒之辰正王濬夢刀之日爰就華司
拜為荆牧雙旌揚於治渚單車指乎郢門過李息以興嗟
訪任棠而博喻今夫增積而累成者非章華之臺乎異委
而朝宗者非江漢之流乎興雨而霈澤者非息壤之靈乎
宣暢而殊託者非土壤之風乎考基廣之由溯歸虛之跡
審也膏之吝驗吹萬之神嗣方躅於庾侯晞蕙聲于羊叔
治可同道政思過半矣備預不虞上無弛綱憐悍難馭下
有伏轡敦愷悌之化樹循良之蹟在此行也使或蜀郡來
莫嬰以桑梓之情楚國顯游感於蒹葭之事則小雅無北
山之役閒居多拙者之政矣竊為大夫不取也往哉勗哉
勗哉往哉

皇明文範卷三十七

三十四

陳后岡集序

皇甫汈

嘉靖庚子余友陳子約之以憲職督學於梁即捐館淇上
歸櫬越中時大史唐子應德以上書失指免官祠即熊子
叔抑以奉職忤意承譴二子者不遠數千里漬絮酒以入
甬望總帳而出涕撫輓孤於素室搜遺草於名山而後相
與別去余方倚廬未果從邁嘗移之詩悲焉無何唐子剛
定其述造若干卷乃就荆令其登梓而以序屬余申之曰
昔先士安假寵太冲子獨無意哉余不能辭叙曰夫聖王
耀德志士殉名是以神龍驥首幽靈景蒸寒蟬發聲涼颺

始列當其生利見之辰適司鳴之會復好文之朝遇同時之主九含經之生綴辭之士孰非摘菁拔藻以緯國華者哉歲在己丑天子覃側席之慕相君有開閣之風乃縹組講藝影纓味道契協填篋言郁蘭崖彬彬乎號為得人而海內嚮慕矣枚朔丘馬迭晉於漢庭陳劉應徐同升於魏室坐論豈足多乎是時也侍講登歌則家追大雅從游第頌則戶起新聲一字之工聞奇而傾耳片言之巧觀經而躍心紙價騰踴於都門蕭譜浸淫於禁掖若陳子者方齡於終童比才於賈生雕章綺合藻思羅開顧英時一時尤藝苑之選也然而好惡易更感素頻復不逮之隙擣見怨之釁成斯長沙之役往而金馬不容於陸沉矣陳子於是

皇甫文範卷二十七

三五

稍戢鋒穎卒就繩檢猶且寄興於山川發憤於歲月周爰於馳驅宣情於羈旅述造益工豈曰在外無奇哉流盼之間不十餘年而向之契協填篋者邈為參商言郁蘭崖者折為萍梗子竟長逝化為異物良晤愴跡於南皮零落傷心於北海蓋為此矣今考誦其遺編早鑄四傑晚鎔二張適軫於平原睇駕於康樂麗於游燕充於入洛雋永於浮湘備於吳越既閱間展可傳以不朽異乎湮沒無稱者矣奈何湛思於吏牒迅翮摧於峻路雄才頓於促景榮名乖於中壽使鳳池未禪曜靈假年究其所底寧止是乎此運命之與蕭劉所以互論而董史所以同悲也唐子諒余之言哉因占為序并系詩於末簡

夢澤集序

皇甫昈

夢澤集者齊安王君之作也君名廷陳字稚欽號夢澤子因以名集云父南墩公濟孝廟時登壬戌進士為吏部郎生君穎慧絕倫髫齡即能綴文殆由性靈非假師授黃童世謂無雙倚相時稱能讀咸楚產也君實似之吏部公愛之甚常云王氏千里駒復見此子矣甫冠舉于鄉越丁丑試春官俱為禮經第一廷對擢高第選為庶吉士與東浙汪子應軫江子暉關中馬子汝驥許子宗魯任丘曠子顯大梁林子時曹子嘉西蜀余子承勛楚顏子木暨君並摘藻挾天敷華緯國得人之盛彬彬首是科矣江子為文鈞玄獵秘雜以古文奇字指既閑眇語復聲牙令讀者謬

皇甫文範卷二十七

三六

根眩覲至莫能句隱口汗顏而罷王君每有所造輒大呌以眎人曰有能增損一字者願以千金為賭恐呂覽金卒莫可得也又好為譏評由是人多陽服而陰憾之矣歲餘解館拜為吏科給事中值毅皇帝將南狩在廷羣臣咸諫止之章奏日盈於公車不獨言責也汪子乃激衆詣闕下上書宰相熊峯石公典司館教危言沮之曰倘禍叵測老夫力莫汝庇也旦賦烏母誼大署玉堂之壁語侵石公公為大慙其縱誕多此類先是忌者以館中譏評語浸淫聞於政府政府衙之書上果諷吏部出補州郡吏竟得裕州夫脂韋磬折不習其容訟牒填委又非所好至則治尚嚴棘不畏強禦法行貴戚有鷹擊之風謁御史不為少貶

迴睇附權勢文構疊稔遠使鍾儀繫冠於楚囚鄒陽按劍於梁獄悲乎今上嗣位湛恩汪濊虛納曲貨諸子稍稍晉復君獨註網擯棄顏子嬰禍尤烈至使患同黨禁而帶異彙征去均淵墜而進乖新積世共惜之自後一紀而余忝已丑進士識昆崙山人於都門山人者張詩也雅善諸子間與余道夢澤事因聞其詳余亦濫有時名諸子引與締交未嘗不延頸想見王君也况負才使氣亦與同病尋以觸忤權貴賴天子寬頒謫為黃州理官是役也不以左遷為恨而以得繼蘇長公為榮不以赤壁為樂而以得見夢澤子為幸下車亡何迴乘雪造其廬時君足跡久不入公府余置自外負居由別館君亦不惜造余乍奉半面驩若

皇明文範卷二十七

三七

平生接以杯酒中以贈章辭載集中夫王氏業紹青箱官聯朱紱為楚世家君又令其子督第若姪從余游嗟乎君胡白首於衆而傾蓋於余余亦胡為在衆欲殺而在君獨憐也顏子雖清揚未覩而芳訊亦數相聞矣君屏居幾二十載釋懸於爵服娛志於琴書覃思古人專精作者屢勤剡薦耻赴弓招觀其上頌中丞陳監察書若嵇康之絕山宰及奇余懋昭舒國裳二劄即揚憚之報會宗其節槩可想見矣君方歛英戢銳為謙履坦不以才華傲物而以道術誘人使早年砥行能然可優游以取卿相然未能宣耿介發孤憤如晚歲所底也固知書成於去趙賦就以還叩人爵榮名豈有既乎終不以彼易此矣夫楚多材之邦而

辭賦之藪也屈原見詆於上官宋玉蒙詬於登徒爾爾被害於曹瞞然其志則爭光於日月而其言則等敵於霄壤矣君亦奚媿哉是集也樂府古詩潘陸齊軌下擬陰何五七言律沈杜比有參之盧駱文效左氏國語而兼騁班馬書類東京尺牘而雄視崔蔡足以不朽矣凡詩賦十一卷文六卷共十七卷成一家言舊刻于家塾季弟雲澤君廷瞻刻於淮陽姪三湘君同道又刻於吳中而吳板益精矣二君皆以進士為理官善治獄號神明蒞淮者以賢拜河南道御史蒞吳者亦被徵行矣三湘謂余知夢澤最深命序諸首嗟乎中寅之秋余有滇南之役取道齊安訪君故廬見其子若孫款款投深賦詩弔之茲復序之是生叨敬

皇甫文範卷二十七

三八

禮賓訂之交死辱辱昇筆札之託不敢辭三湘者不忍負夢澤云爾言惡足為集寵哉

送周子忠守臨洮序

皇甫汈

大雍州之域古昔建都之地周以龍興秦以虎視漢基肇於三成唐業由之全盛既稱天府亦曰神臬故開道列郡降本強幹天下莫先焉迨入我明創置雄藩以控邊陲迨矣西土稍背京輦其扼塞防禦固在也殊俗累譯非域於曩時也柔服有方則四面請吏同於默馴制馭失策則負力憑陵易於鷙鷃邊郡化理得人惟艱此文帝所以弘貸於雲中世祖所以申情於河內者也邇者虜數為寇犯我疆場羽檄夜馳烽火晝焰雖旬格無虞而歲饒亦備矣於

是天子單念謀臣獻書博采揚廷之薦旁求在野之遺凡
撫率之臣司守之吏必簡之利器寄以長城南刑曹大夫
周君爰有臨洮之命焉君繕性冲和兼資文武刺州茂循
良之績持法炳明允之聲通達國體開習邊務雖足跡未
涉於西傾而志馳夷吾之北既其素所蘊畜於治理何有
哉且茲郡也自彼氏羌厥居隴右表以崆峒之阻帶以恒
渭之流縣以金狄之街跨以枹榆之固延瞰地脉則痛蒙
氏之勲極眺臯蘭則思嫫姚之戰考跡屯田則知充國之
畧窮源濶流則感伏波之惠展祠新野則永鄧生之慕明
信要結則亮霍謂之衷矧茲氓也咸雍熙之產非復緩雕
之雜保艾功半治效倍臻使白鳥之祥歌於塞上甘棠之

本皇明文範卷二十七

二十九

愛植於虜中在此行也是故剖竹之任非劣於受服勒銘
之勲不華於高蓋矣他日臨洮報政晉諸亭閭優之節鉞
耀之珪組籍天子之寵靈漸遠人以聲教熟曉山川周知
兵食逆籌屢中宣機如響玉門倚弛琛賂輟積富寧寢北
顧之憂鈴司受上賞之鑒大夫其勛之哉祖讌既陳郡公
斯集酌以旨酒授之贈言

唐賀秘監碑序

沈愷

余嘗乘舟登湖心寺南望四明諸山隱隱如畫北顧石虹
襟帶碧流如染至今風浴暉頃刻殊狀殆不可攬結愷乃
見而嘆曰意必有異人宮焉不然何其山清水麗一至此
也聞之乃唐秘監舊宅相傳三十里曰賀家灣批草萊得

斷碑往往遺跡尚在高標清氣彷彿于煙雲水石間賀監
故鄣人唐進士歷官至太子賓客秘書監天寶初夢遊帝
居數日寤請為道士還故里詔許之以宅為千秋觀又求
周官湖數頃為放生池詔賜剡川一曲歸且放浪詩酒自
號四明狂客及秘書外監夫人執不欲富貴秘監華階也
黃冠者流吾儒所未與也顧辭榮就寂逃儒歸老豈其情
哉夫出不忘隱者適也入不害存者定也適則慶之泰定
則無不足所望于外者輕昔者胡華子居楚夢漁四十年
不知有城市叔敖聞其賢言于莊王召之王與語數日請
歸歸又夢為楚官入與王圖議政事出治其民服與食飲
甚適覺而嘆曰叔敖其敗余哉未幾王召為執珪以不能

本皇明文範卷二十七

申

事王左右惡于王王召責之華免冠謝則復嘆曰叔真敗
余矣遂舍其官去王使人追之返其位叔敖曰弗可追已
弗可返已王使人視其廬則不知所往也夫賀監之夢遊
帝居與胡華子之夢漁事睽而情一也獨胡華子之夢漁
則寤其夢為楚官則弗寤至為執珪不善事左右然後去
亦晚矣乃若賀監位金馬與清華之選甚適矣至一夢遊
帝居即寤即托馬以歸即不復返其賢于胡華子亦既多
矣

六朝詩序

沈愷

叙曰詩以微言風諭緣之性情三百篇尚矣風逸而不蕩
雅麗而有則頌簡而統要義例不同體裁自別漢之蘇李

因心師古獨超玄乘故其為詩辭質而腴興近而遠雖慷慨激烈猶有三百篇之遺魏則直舉胸臆開曠清適雖存之隱真而風神猶振晉緣情述景機秘大露且緝靡未刊而格致漸衰下逮六朝去古浸遠風流日下倡為聲律靡然同風蓋偶麗俳巧之習勝而溫柔和平之體微矣大雅君子若在所棄而猶取焉者何夫作非神解詩以感興攻尚各殊好賞互異亦其勢也故駁者古之變選者騷之變律又選之變其習愈勝其變愈奇今天論詩者往往祖尚唐人片辭隻句流布海內爭起濯磨弄筆前好至白首吟哦務追並軌其容聲音響稍落凡調不類唐語輒為廢詩棄去弗錄嗟乎唐固足尚矣然緣裔窮宗要有所自邇流

金明文範卷二十七

達支豈無本源故唐律者後人之軌範也而六朝者亦唐之所自出也直以六朝用文以掩質故始發而未全唐人由質以成文故體備而並美唐太宗雖以英發蓋世一時譽倡窮靡極麗要之不出隋陳之習而止其猶秘搜奇洋洋可聽者齊梁人又皆先為之矣衍而極于少陵太白風格體裁曲盡其變而詩至是彬彬然盛矣無亦六朝者乃武德之先驅開元天寶之盛觴乎楚人有欲知海者不即指海示之曰黃河砥柱此海之源也溢而雲夢蕩而震澤雖其洪濤巨流變惟百出則固黃河砥柱之支也知唐詩之為盛不知唐之所自出殆泛雲夢震澤而忘其為黃河砥柱者矣惡乎可哉長谷徐子素善詩悟曠精秘契觀本

宗而猶屬意斯集者夫豈漫有所及也將以備天下之大觀因以章唐律固有所祖云

代贈徐生序

薛應旂

漢司馬遷作貨殖傳班固識其崇勢利而羞賤貧夫遷良史而固亦其儔也為貨殖作傳豈其微哉而固獨弗之知也固弗之知而天下後世皆以其言為信然吾於孟堅有遺憾矣嘗觀漢制論刑輕重視所贖有差咸獲免有能輸金錢龜貝刀布入粟塞下者率得補官維時司馬相如以文學詞賦雄藝林猶且入貲為郎而卜式父子皆以助邊拜爵積官至通顯子長獨遭李陵之禍幽於縲紲竟下腐刑夫固無以為之贖也治生獨可少哉貨殖列傳固其玩

金明文範卷二十七

四

世自嘲之意而謂禮節榮辱之知由於倉粟衣食及所謂人富而仁義附焉者亦其探本之論也今徐生藉父世業日益饒裕知以權變勇以決斷仁以取與占之善言治生者固已得其遺法矣迺入貲拜秩膺仕者冠服豈以誇金章耀閭里哉無亦以有財者宜輸委以佐司國計者之經費云爾然吾觀世之修行獨立者每耻言食貨至入貲拜爵事則又往往沮抑勿論斯固孟堅識子長作傳之意夫亦以其人之多弗克自樹立也及觀卜式諫止武帝興利欲罷鹽鐵船舫當時東閣石渠文學則未嘗有言及此者雖其目皆奮述亦何損焉司馬相如子虛大人賦及諫獵疏封禪書固多虛詞濫說而楊子雲謂其曲終奏雅然其

要歸引之節儉太史公謂其與詩之風諫何異凡有或亦
奚間其以賢為即也徐生信能自昂則蜚聲騰茂固自有
地而非崇勢利羞賤貧之謂矣余不敢薄待徐生是故敬
進斯言竊附於以規不以頌之義

刺高士傳總序

皇甫汭

在昔先公玄晏丁辰末葉抗志幽人遡洪崖於上皇繡巢
許之遐矚乃采身名於玉潔巖終始於蘭芳歲歷二千人
纔九十目為高士竊附同流峻節靡諒則孤竹不登繼染
稍經則兩龔並外特樹此風猷激彼波蕩仲尼致嘖於作
者季札託慕於子臧又曷故焉世多蒙垢書遠殘缺醜女
諱形章指明鏡殆其勢也伯氏子浚軍加搜討銓次成編

重刊文範卷十七

四十一

仲氏子安復廣公意自晉至宋亦拔百人勳為十卷嗣軌
前書良足光昭先烈裨益淳化矣覽者謂公棲痾丘中遺
榮區外一辭束帛之徵再謝翔車之使彼何為也二子者
方嬰情於珪組希功於竹帛口異言朝跡懸在野是編寧
免連躬之取乎或出或處道乖君子非隱非吏見詆通人
於是手有河陽誠拙柱下非工者矣嗟夫矯意猶名則義
讓而色變委情順物則爪竊而心涼若我伯氏獻策連時
掃軌絕俗耽綜群籍無不書濡著論盈箱何慚釋勸追我
仲氏効郭伋以辭憲甘顏駟之潛即調滯十年仕恬三黜
昔舅情陸沉於金馬子雲寂寞於天祿豈必逃虛斯為高
尚乎矧彼金德韜華運鍾戢羽之期而此璇符迴耀世際

攀鱗之代詎非消息乘時龍蛇互用者哉季弟子約合而
梓之傳諸其人可謂濟美同好者矣各有序說故不重述
云

高士傳總序

皇甫汭

逸民之記尚矣夫豈不知浮沉殊勢終焉以自得於己為
事寧與時為迂而莫能變易其心者邪然以行不必同道
無不足巖壑之潛養非臧於社稷之達磨也林曠之陶閔
非隘於九德之衆識也子漁耦耕所性自有非有殊於不
與之心也故惟古之聖王禮而賓焉然終不能自抑以相
與誠有視園堵為大九州為狹不足營其心慮之間蓋所
適在此而不失彼之為有餘也矧夫或抗志紛濁之朝或

重刊文範卷十七

四十四

通洋汗隆之代或峻行藝數之時於時望其翺然改轍尤
不可得矣玄晏先生採八代之士自陶唐以至於魏九
十餘人列為高士傳以表其高讓之道邇王政之崇衰信
厲濁激貪之良鑑也子兄子安方弱冠之年即與長公綱
懷往哲想蹈前矩題由晉及宋舉九十九人足以備高士
之流者掇其遺文編為十卷名續高士傳以示素風之不
亡且曰慕前志之有徵而非託諸空言也夫玄晏先生沉
冥典籍不交榮利絕遠偃僂執掌之禮嘗辭泰始景元之
辟不及國寵竟以不事終焉子安少負其操晚效一官於
時亦竟淪落不顯謂遺物之情殷而幽俗之容寡非乎夫
欲與世推移而未能揚其流波濡迹當代志可悲矣若夫

依隱於通長傲於吏道不忤於三黜嬰無累於終始則於斯編亦未可謂託諸空言也已故合二傳而刺之俾流於世庶幾繁行之流無間於異代而達人之識不殊於先後也

贈盧少谷考績敘

蔡汝楠

少谷盧子自弱齡振跡京師軒軒負志尚歲嘉靖乙未舉進士遂願緝熙聖圖茂樹民譽嚮然歎曰治道以鈴筦為總耳目為寄誠使持衡不爽耳目有炤庶流萬物咸歸有極徒維其末不澄其本柰治要何縣是有極言切論之意猶欲迎機而投單舉一事以達忠諫會少宰請覆試進士銓內外選將鈞取公名盧子以進士上書止之語今具在

重明文範卷二十七

四十五

公車有詔勿試夫靖恭以獻昭如日月以宅端揆何私可干乃爾紛更之為此盧子言外意云居有頃而復上書言諫官事始之以慎選終之以稽功徵其昌言恢張治理至謂太平靡缺謙讓嘿嘿何哉上徵謂其言過激當道者迺曰是非洛陽年少者邪何相似之甚也意甚不厭竟出知嘉興然士大夫無不壯其風烈為令三年以循良徵尚以前過不拜臺諫乃得刑曹即有識惜其材惟昔蘇公有言忠言之發從心而出吐之逆人茹之逆余盧子寧逆人不逆余也其所向往何詎不樂哉謂散曹非所居亦過矣嗚呼言本無二乘其志易於行沮其銳易於止亦可不念哉間因閒居畧及經緯先崇國體熟念無以踰盧子所建白

者即盧子連蹇困踣之後居刑曹持議頗正不少沮撓其始終亦畧可睹矣時乎時乎固有始訕而終伸者盧子他日幸得遭逢其時對奏秘室陳力獻謀茂亮洪烈亦端在銓司言路哉百工之事此其委耳固盧子之壯猷私心之所符也若當其時乃念言激事艱稍彌綸於俗綜及末務而移其初說非所期矣蔡汝楠曰知人可以作哲刑名止於一家以盧子體局方毅敏達踰人其於刑名明而不留文而無害有足多者獨其陳列治要與知人之謨微指何異此尤卓然盧子當三歲考績羣僚飲餞復令申之以言余特替之庶底績焉

時所漫稿序

蔡汝楠

重明文範卷二十七

四十六

汝楠少耽讀書至桓譚學賦於子雲令讀千首則夏訂騷賦自禁至漢魏六朝垂四百篇今行於世既而讀法言曰壯夫不為又考安石定校士法罷詞賦曰經賦之妖輒又棄去謝不為詞賦者凡數年意空空如也忽復自悟凡大道之寄也第翁嘗歎今之所謂文古之所謂辭爾從事於文則文王拘幽孔子反趙其為辭也非騷賦之宗邪然而祇謂之文王孔子之文朱子因楚辭考正辭賦音義如是若楊雲厭辭賦著玄擬易安石詆春秋著辨疑而五經皆附會私說其所謂經義之釋者果文邪抑辭邪其能不賦聖經邪汝楠自是始知文章之在世不容以羨心就之亦不容以厭心棄去唯反之性情察之物理會古人之

所謂文而已矣且賦之為體其為古詩之流三緯之一君子蓋嘗言之至於平原文賦其論詩賦以為叛理特斥其說夫綺靡溜亮之云固江左之習至緣情體物二語未可盡皆也聞幽發微婉以括趣寄之在詩鉅麗綿暢博而歸雅託之在賦汝楠觀於時所徐先生之賦其博而歸雅者乎先生之從孫判衡州雲峯君梓而傳之汝楠蓋得繙誦全編先生邃於理學達於事情曾不臘仕而裁文于燕閒之時黜乎淵藏鏘然金鳴出之無窮而游之有間故味之深長而泯乎雕鏤之迹即先生詞賦考見經義自與貫穿而先生之經義從可想已然則何病其為詞賦而烏能已於傳邪記有之登高能賦可為大夫今從事為大夫者或

登明文範卷二十七

四十七

情於理學多悖事情不能體物為賦先生善屬賦當列於古之文人而坎壈以終其身可悲也夫

送譚僉事赴浙江按察序

蔡汝楠

法比之學言之令人迫怵慘怛而始進之士尤不喜為之蓋其錫磨鍛鍊曲附周入任權用律奪恩廢情其說至於當年不能習其義風儒不能喻其微列六官之中非若五官之雍容也士釋褐即從法家加之以哀矜仍之以厭息則說焉不詳比之不當文疏在前不能暢曉或為茲數不可勝道當是時也惟不明之患爾及驟其然能加研鑿將備舉細微鉤撫條目久之智故出矣律之所考智之所運貌之所稽詞之所詢皆是也迺貌應於詞詞合於智智通

於律而後人無能遁於刑公名益顯操切益深向之迫怵慘怛今始快心為之所不喜言者截截善言嗚呼惟如是深文之害慘於未明其究至於斯民殆而國脉病周之威也囹圄空虛其中葉淫刑以逞乃有呂刑之誡漢初斷獄四百數傳綜核不爽乃有溫舒法吏之疏彼其立法於寬其弊猶嚴何則講說日精刑法彌繁所用者要皆明刑自喜之人故也去制律之意遠矣故予嘗與法家者語云能體國家者退流於繁刑之始善持刑名者銓智於既精之后思無傷於元氣則不必快於其心與其要公名於已則不若不病乎民善言法令之際適不失其不喜為之意庶幾太上齊民之道綿世永久之術也少喟譚大夫者今之

登明文範卷二十七

四十八

善刑名者也本以文學之士為廷尉有聲其踐外臺司觀察提刑於吳越之間或曰此何異乎使韓袁御輿養由基騁射也嗟乎由置律以來百七十餘歲而講律彌嚴大夫用三署之法齊一方之民世道所趨迺與智會吾之所以規大夫者正在茲乎史言張歐釋之皆善刑名然其入自長者夫長者之與善刑名不可同稱甚明也彼二人者蕪之必有道也願大夫繼其令名以垂於后是甚利國家而大惠我吳越也大夫之行也吳越人士送之各為詩歌以祝大夫之成功屬敘於予予以自古大史陳事太師陳詩凡陳說有體余本刑官也用刑名之事次其語書於篇端

曹于野授光祿署永南歸序

戚元佐

嘗觀漢顧駟之對武帝歷敘其不過者三而迄以老予蓋為之拊卷却立而嘆恨其遭之厄一至此矣夫士生天地間固欲乘時嚮用以策立榮業顯號於世而幾會之不投志業之難竟即如百年固幾何時而三見不遇此其才智復將安施而其中亦黯然悲矣至司馬相如著為子虛賦武帝讀而善之且以不得同時為恨獨楊得意者以狗監侍上薦言其名而始獲召問卒以為郎夫相如在武帝之世以文雄冠天下可謂才賢即欲用之不必借才於異代而帝乃知其文而不知其人此之謂兩不相遇也藉令斯時而無狗監以為推轂彼有徒付之太息而泯焉滅其名也已然此兩人者雖不蚤見榮遇而駟以身被對問相如以為引召用亦未為不過也即如海內獨行抱藝之儔沉淪留滯出不得藉處不得稱而棄置以老者不知其幾矣乃予於曹子有足悲者曹子予不知何人一日謁予於京師出所為文詩以示予則驩異之已乃展卷盡讀見其馳騁古今閱肆雅致即晉唐名家未讓也聞其從游呂中石先生之門先生為以遼金宋元諸史意在續成歷代之典世所推重從來遠矣即其憑藉尺寸大則策立榮業以樹顯號于世次亦論著風議咏歌賦頌以勸散文治所就詎卑卑哉而乃閑而不宣今以貢謁選僅授光祿署丞銜空名而乞罷歸矣夫國家網羅英俊四門盡闢往時賢良孝廉庠生錄史等皆得並列中朝邇者盡取必於科目一

途而士之應科目者復畧於經術競為剽竊時義希青紫之可得即有追軼騷雅淹貫子史見號閎博者且棄而不錄故取士之意寔失而士之競進者亦在彼而不在此今曹子沉酣六籍踴躍藝林其於世所習尚則未盡合而欲立致顯融於世辟諸鼓瑟於好竿之門獻璞於題石之匠亦竟以自苦哉茲者言官論列科舉之弊事下部議予幸屬大宗伯子部因得條奏所宜者令士子務為實學主司務得真材稍賸時格即天下有踵前剽竊而舉者則黜落不敘此其義至要人謂百年一時也向使曹子得在此時必當首掄者而今遂已哉雖然丈夫處世以學之無實為患果有之則雖終於不遇無傷也人之從事於學以學之無文為患果文矣則必有遇而識者非必終限之也今曹子之文予一見之則遂嘆其不遇獨恨力不能致之青雲耳有狗監者則將言舉子矣顧駟之三不遇亦何足動其中哉

皇明文範卷之二十八

序

送贊畫陳百戶序

王慎中

善騎者不忘馳善射者不忘發彼其體習於街衢球璫之具而心悅乎聲控縱送之能使其約束委頓於衢巷里門曲難而踟躕不出一室目窮於前堵而足極乎四隅越月踰時而不得一逞則惘然而不樂故見平岡峻坂則思介馬而驟見廣場易圃則思決拾而起有其技者固喜利其用也勇敢武毅之士矜鬪樂戰按劍而語喜難而幸危聽鼓聲而意奮撫介冑而色厲居閒無事常有死封疆之心今將使之酣秦於壘盆盆缶之間據妻抱子以老而溘然

皇明文範卷之二十八

乙

盡一息於床簀之上宜其有所不樂也泉州衛百戶陳君經綸毅然有勇武人也百戶固小校而泉州又內地君雖矜鬪樂戰而無所用其勇一日以事至都下自言於兵部乞隸兩廣軍門為贊畫官軍門所轄五管蟻峒牙路蠻徭雜種之所蕃育人質而獸知挺挺呼嘯所在而有無日不用兵君之好勇而得隸於此此亦騎者之平岡峻坂射者之廣場易圃也有閑習之技而得便利之地心動於鼓聲之謹氣盈於介冑之肅何其壯也然亦可謂樂矣君為此乞固死是求計及顧而慮還踵豈君所以求往之志哉然今司馬中丞張淨峰公實為兩廣總制吾聞張公在鎮經文緯武以仁義行師既已擇其大慾巨酋之不可化服者

蒐獲而誅斬之其可以化服者皆以人畜之不絕以獸雍容尊迫而偃戈休甲訖威敷於四遐君誠矜鬪樂戰而寇發益稀兵不輒出雖時有所用其勇而已不愜其矜樂之志矣張公於用兵每以律授將佐不得越教誨違期約妄有所事常節其驥而養其銳不以窮武力為功用能軍無躁敗賊無濫殺君誠好勇其有所用之亦且善勝而完歸又安所得死矣君於此母乃有不樂哉夫所為寢食不忘死者壯士之志也將死之求求死而不得則為之不樂母乃過於壯而苟以蹈一夫之勇歟予既壯君往得其地而又幸其所事之得人勇有所用而死之無所也為序以送之無使其過於壯而有所不樂也

皇明文範卷之二十八

二

送都指揮俞君志輔序

王慎中

生當封萬戶侯死當以革裹尸此古之英雄貪功殉節者所為慷慨而自許也其生以封侯為悅不惜一死以求侯既得侯矣又烏能死哉狗馬實於外廐玉帛羨於內府子女聲色之美充於下陳耳目之好既已給矣口體之養既已備矣患日之不足而已又烏能死哉非獨然也其始所為犯難而忘死者志固不在死而在侯也然而有死者矣所謂以此始終者其事有所不免而豈其自許者然哉慷慨之士不絕於世矜奮而自許者將何以信之曰其事有在乎犯難而志不存於求侯者吾將以是而信之矣自國家以武舉求天下之虎臣幾百年而吾泉州未有應者

吾友俞君志輔奮然而出以百戶中其科居常作止動息與兵為徒擊劍馳驅適於持櫓之嬉關弓含矢狎於技礮之娛擐甲戴胄而踞鞍馬若衽枕席而使統紘也其為千戶於金門為守備都指揮於汀漳所至與士卒同甘苦費無精稻厨無度肉而營伍之井戾更寵必善其拊循勞勉人人必至惟恐傷之其誠心惻怛發於中而周於外不徒色之仁詞之厚而已予見其所為嘗駭之曰所謂大將者視方略計數如何烏在自操凶器與卒伍爭技而交勇則是身不勝衣射不穿札者不得將上軍而冠征南歟號令明而威嚴致則市召烏合之夫可使前死必人人得其心而後與之蹈白刃彼行厨棄梁肉而士有饑色者非漢之

八皇明文獻卷二十八

三

名將哉君所以復予則謂凡吾所為必始於盡已不習其事而苟據其權不得其心而欲用其力吾以為於已不盡故不為也今使方畧計數明矣而且習兵事號令威嚴振矣而又得士心不尤為備而無患哉且古之不夙習兵而堪將不素養士而立勳者推轂而出鑿凶門而前行其權得以斬艾礮裂人而無所制於法故能以威使眾而可以有功今將無殺人之權而制之者多又將率之而與之共死苟為不素畜其心則有渙然而走耳士誠與我而自不習其事悍然率而為之先是委虎以肉也吾雖不愛死乃當以不習兵死哉以其所言者其所為果豈以狗馬玉帛聲色子女干其志耶吾信君之能死也以此今償軍亡

將之憂慮見於遺上方聞聲而思將帥行且召君必不愛高爵以酬立功之臣君既習兵而素拊士所向宜無不成功君固當侯而無所致其死吾之說將不驗吾誠信君而人將不信吾之言人固不吾信而吾尤自信其信之也不妄於君之為金書都指揮於廣東也序以為贈

會試錄序

袁燁

恭惟我皇上至神極聖應運紹天御大紫之器握中黃之符峻德豐功登邁三五四十一年以來昭翼心於上帝通馨治於神明周察吏政洞燭民隱令發而化馳如霆心懷而威動萬里肆今百司循法羣黎樂生方內稱牧寧矣然皇上以吏治或至於奸而含生之物未盡浸潤於澤致治

八皇明文獻卷二十八

四

保民之圖宸慮猶賸瞻瞻焉今歲壬戌為羣吏述職之期又當會試天下士上既命銓曹慎評庶位旌別其淑慝茲復命臣自左右往典試事畀以網羅英俊之奇聖意所嚮指視曠曠益加重矣臣竊念章句賤流蒙恩超擢置諸密勿即百其身無以仰荅君父生成之德今者幸承任使忝忝獨深竊謂可以藉手圖效涓埃之報乃以是月辛酉同諸執事詣闕下辭臣復詣迎和門叩首辭皇上念臣直督微勞特頒金緋珥鐙馳賜棘院天恩優異前此所未有也臣感激非常之眷敢不矢志思奮秉公竭忠務得真材以少裨聖化耶顧伏思之銓曹之課更在於黜不肖而校士之役在於進賢二者事異而機同相須以成安民之治功也

今觀其所黜者或黜貨而貪或峻法而刻或越度而縱或弱植而靡是皆已業厥官計其三載之政行昭晰而易見者也然臣之所進則抱藝種松檠之士如土之在璞瑕瑜未呈欲以三日之文而繁其人亦難矣臣率諸同事者覃精凝思披卷品臨至窮日夜之力雖諸士之文襟然並陳千前而純疵熾惡自章明較著繁然而不能掩臣取而錄之言若人人殊類皆扶微抒蘊標粹揆奇各以其素所蓄者發之文有莊嚴瑩徹其詞峻以潔者曰是能剖析義利士之廉而不剝者也有溫醇爾雅其詞和以平者曰是能涵養德性士之愷悌而不苛者也有詞之縝密典則從容於法度之中者是必履正奉公之士知其不論於縱也有

八皇明文範卷二十八

五

詞之雄深闊肆發舒其剛大之氣者是必任重致遠之士知其不流於靡也夫文者德之華也言者心之聲也緣華以稽其德因聲以溯其心錄其先實之言而獻之於上自此而敷對大廷陳布有位諸士因言以成其信內之亮工匪載外之展采錯事又安黎元翼贊鴻化以副當宁致治保民之懷則今日所進庶可追他日之黜矣臣又聞之一年之計樹穀十年之計樹木百年之計樹人夫良農之樹穀必擇嘉種焉以裕饗神粒民之資也若蕘稗稂莠則芟夷蘊崇之矣場師之樹木必揀美材焉以需清廟明堂之用也若荆榛棘棘則剪伐撲剔之矣我祖宗豐芑之仁皇上菁莪棫樸之化長養培植以樹多士既深且久乃今錄

於有司若嘉種之升豆登其材之中繩墨也誠能懷感國恩爭自磨濯策鉅偉之績建駿奕之功以養萬民懷邦國為宗社樹億萬機靈長之計則多士厚於自樹而臣亦慶於得人庶可以對揚恩命之萬一矣其或行弗逮言文不適用始以賢進而終以不肖黜是自損其嘉而斷其所以為美也庸不負國家樹人之盛心哉是舉也上允禮部之請以臣煒借學士臣份為考試官而同考試則右諭德臣汝楫侍讀臣鏗孫修撰臣士美編修臣曼臣希烈臣汝嘉臣四維臣弘謨檢討臣可行臣恭臣自強都給事中臣夢龍臣岳臣益署郎中臣承憲臣汝驥主事臣一道知貢舉則尚書臣訥侍郎臣拱監試則御史臣本華臣復士就試者四千五百有奇如故事三試之遵宸斷拔其儔三百人刻其文之純者二十篇成錄以獻焉

八皇明文範卷二十八

六

東園小隱序

袁煒

余讀班嗣之書及晉陸雲所稱逸民賦未嘗不欲超然與俱也嗣之言曰漁釣於一壑萬有不好其志栖遲於一丘天下不易其樂而雲之言則謂身聖於宇宙者妙有生之極恬貴於紛華者享無疆之祚夫抒指適意究觀其玄奧乃知達人熙曠獨立塵表而漠然沖泊逍遙於澹濳之墟所謂師友造化而不為萬物役者非若人之疇耶史所記許由務光之流其義至高顧文辭不少概見靡得而詳已後世君平子陵諸人沉冥澹淪抗迹雲外雖其懷玉自珍

垢俗疵物同於果哉忘世之軌然而潔修高蹈蟬蛻羣埃
嶮然不蒙溫變以靖其躬儻推睹其攸致則所以比隆穎
陽砥厲頹習者非茲之謂乎故曰面觀四方與時消息獨
成其意與道徘徊要渺之論可以覽絕塵矣裔茲以降逸
德希聲而蒙耻殉名飾巧浮利之徒相隨屬至訛論越趨
乘時以規顯榮者乃助助然不可勝道矣則夫疑視祿位
適巖居川觀之趣以獨游其天者可不謂寰區之罕其哉
余雖濡跡市朝竊嘗慕隱淪軼異之風而同年環山孫君
為余道其仲兄東園翁之行謂翁清曠蕭遠抱璞自願有
古隱君子之遐烈云夫翁席縉紳名聞結髮學墳典淵然
稽專庇之具又叔季相奮庸策奇清漢以才行功業顯世
皇明文範卷二十八 七

而翁顧獨貴老莊之術容與東園不受仁誼之羈鞅此其
神綜玄覽不可以埒倫於至人耶環山君嘗述翁之言曰
夫大道不眩曜混冥者乃所以反無名夫人不能去健羨
絀聰明至神用而竭形勞而敝則彫樸奪精滋矣此何以
謂焉吾觀世之賢卿大夫結綬懷金丹朱其轂厥所處非
不璨然懣瞻睹也然峻勢聚災憑氣增危失身且有日矣
豈若吾小隱於東園俯仰魚鳥與之交樂乎夫交食平地
哉余聞而做罔曰翁之言若此彼固超於鴻濛玄象之際
矣古稱亭毒不毀仙人不痺然則翁之履祺引齡庸得以
閱其紀耶余既嘉翁之高尚且得其緒論之精乃以環山
君命序次其言以風世云

送韓旋峯令興化序

袁輝

余慈邑勾章鄣節之間厥地鮮閔鉅山水然而蛟蛇洄瀄
亦奇麗可覽觀焉以故士之明經修藝文者後先相隨獨
立名當世決於茲猶斌斌郁郁與海內英杰抗倬云顧頃
年人士多以齊魯詩貴顯至通禮經振跡者乃寥廓不數
數見邑縉紳輒相與悼漣闕焉既而嘉靖丙午旋峯韓子
襲然以治禮魁兩浙明年丁未偕石南葉子升南官成進
士乃慈之人士咸喁喁然嚮風興於禮矣未幾詮曹叙次
進士畧之治基置郡縣將以闡宣玄化歆澤海寓韓子得
揚之興化令比行卿大夫祖餞於都門外韓子揖余而請
曰吾懼罔克業茲官君乃默珍闕不灑然惠德音乎余曰

皇明文範卷二十八

八

古昔守官導民之士表著聲名實純粹舍經術其曷能
哉牒記以往靡得而稱已漢諸學士先生文翁化蜀厥有
春秋平當行河反諸禹貢顧若典郡本之文雅彭宣司牧
復諸雙易至君公孔安國龔少卿之屬此皆所謂經生宿
學也藉於民社之寄乃塵廩焉發其素業便宜以為治迄
茲猶輝映焉夫經術適治古之人昭顯可徵睹若此如吾
子得禮經之精既已撤茂發榮不詭於古人矣由是而守
道遵軌貞教樹儀即方行域中吏治膏蒸蒸有嘉蹟也矧
興化邑理何有焉余嘗考漢儒之言禮者多由高堂生而
魯徐襄以善容至廣陵內史瑕丘蕭奮則以禮為淮陽太
守夫廣陵淮陽咸東楚地其俗剽悍輕揚其人民沾沾自

喜多易長民者欲防其淫而救其敝非禮則無術矣故襄
舊示之以禮乃維風悖俗勛名煥炳傳後稷可述稱今興
化固廣陵之邑而淮之密壤也吾子舉禮而措諸治則讓
德若大雅整之於身而施及蒸庶厥治行政業將曄乎世
儒莫可幾也庸不與漢材同堂而唯諾哉夫通經而不適
於治者謂之多輟而畔經屬民而不繇於禮者謂之索軋
以疏糾茲二者與耳食足持何異耶於是韓子驟然拜手
曰今而後乃知禮之足以幸群動儒術之有大受也請序
第所言為贈

會試錄序

李本

嘉靖丙辰春二月復當會試之期禮部尚書臣王用賓侍

聖明文範卷二十八

九

即臣吳山臣茅瓚以考試官請上命大學士臣李本學士
臣尹臺往莅其事而同考試則侍讀臣瞿景淳臣陳陞侍
講臣邢一鳳中允臣董份修撰臣李春芳臣唐汝楫臣陳
謹編修臣吳情臣呂調陽檢討臣裴宇臣殷士儋都給事
中臣王鳴臣臣李敏給事中臣湯日新署即中臣方祥主
事臣張守直臣况叔祺監試則御史臣徐紳臣吳遵暨內
外執事咸慎簡以克是月七日臣偕諸臣既陞辭臣本臣
臺與知貢舉臣山恭請詣迎和門稽首辭伏蒙皇上都賜
湯飯聖恩優渥特出非常臣等榮幸感激莫罄名言亦其
能報稱竊念臣蒙恩拔擢置諸左右八年于茲涓埃未效
今乃得從是役附於以人事君之後誠為幸矣仰惟我皇

上乾乾翼翼昭事上帝三紀如一日凡民生之未遂教化
之未洽南北之未靖罔不上厪淵衷宵旰靡寧思得人以
代天工雖禹之籲俊湯之旁求文武之克知灼見無以加
焉前代因事取士甚至設十科者今乃盡取足於進士之
一科於此而不得人則無所得人矣將何以仰副我皇上
任使至意臣不能無大懼也既入院與諸臣胥誓戒曰在
外則防範之加嚴在內則鑒別之必精惟慎惟公惟真才
之是得以承休德圖報稱於萬一僉曰敢不同心于時天
下士就試者四千四百有奇遵例三試之臣等竭日夜之
力遴選以俟宸斷取三百人錄其名氏并其文之純者二
十篇以獻臣等私相幸曰得是才是才也懼其可少釋矣乎臣
又撫卷而思之今之所取者文焉耳矣由文言之經術精
通記問該博辭語典麗議論暢達法律練習籌畫詳當誠
可舉之而不疑即前代所稱十科取之於是至足矣由是
而華國而任職而立事惟我皇上所使如禹湯文武之得
三俊三宅豈特臣之懼可釋亦且有餘榮哉雖然昔孔子
下而不取于貢子貢曰夫貢亦好矣何為不取乎孔子曰
白而白黑而黑夫貢何好乎蓋貢文之謂也聖人所貴者
純而已是以取人必言行相顧表裏如一始終無間如火
之熱如水之寒如金石之堅剛抱一以見於天下如白黑
然夫人皆知之而後為純也觀其文則純而他目之所為
或與今日之文不相似口是而心否面從而後言避難而

聖明文範卷二十八

十

趨易假公而濟私見利而忘義若背而馳駁亦甚矣奚取於文之純哉語有之王人之所患患石之似王者相劍之所患患劍之似吳干者臣今執諸士之文而決其為王為吳干矣諸士果為王乎為吳干乎則純乎其純誠哉國之至寶世之利器代天工以濟時艱其效可侔而俟也否則孔子之所謂實者臣之懼方大耳尚敢自幸耶書曰彰厥有常吉哉易曰視履考祥其旋元吉願諸士勗之

會試錄序

高拱

我皇上統天建極臨照九有如日月之明無遠弗徼恩則雨露霑洽庶類咸則雷震震耀罔不驚伏四十四年於茲道化洋溢光天之下至於海隅蒼生萬邦黎獻咸切帝臣

皇明文範卷二十八

十一

之願焉歲乙丑復當會試天下士屆期禮部尚書臣李春芳侍郎臣秦鳴雷臣高儀以考試官請上命臣拱暨侍讀學士臣正蒙典厥事臣方總校大典乃輟館事陛辭以往臣伏自思念經術淺薄行能無異乃數蒙拔擢超躋恒格以至今茲臣受皇上恩至弘踰涯分多思所可竭力報稱者其道無繇也乃今承乏辱校文之命既懼弗勝已又自喜曰庶哉可藉是圖萬一之報矣其敢弗殫精盡慎思所自効者乎既入院臣乃諭諸衆曰茲舉也為求賢也今即以賢進後或未可知也乃即以不肖進後其謂何是故代者有罰挾冊者有罰群聚而通者有罰茲惟我聖天子明命諸執事敬之哉罔或弗覈俾我校文者罔攸援既入

簾臣又諭諸衆曰茲試言也為覘所存也即良於言存或未可知也乃即弗良於言存其謂何是故浮夸者黜險僻者黜曼衍而無當者黜茲亦惟我聖天子明命我諸執事敬之哉罔同舊見俾或售於滯辭於是群多士三試之士凡四千六百有奇遵宸斷取中式者四百人以其名氏及文之純者為錄以獻臣乃諭諸多士曰於戲諸士出而事君也自今日始也乃亦知所以事君乎夫君尊如天勢相去至遠乃仕者率知義而弗知恩不知天至尊遠也乃曰惟天萬物父母恩則若斯焉故曰天弗可欺報本弗可以已也夫君上誠至尊遠然而生成則天也矧又以為才馬而拔之而爵祿之則所尤厚也是可弗知恩乎可弗思所

皇明文範卷二十八

十一

以報乎可欺乎故曰臣事君以忠蓋不可弗忠也雖然亦知所謂忠乎夫忠也者心之自盡者也無遠近無彼此無隱顯而純然者也是故有利於公亦利於私者適從而盡心焉非忠也其事在公其心乃在私也有利於公弗利於私而盡心焉者非純臣弗能也有其實亦有其名者從而盡心焉非忠也其事在實其心乃在名也有其實無其名而盡心焉者乎非純臣弗能也主上所可知所可見者從而盡心焉非忠也其事在主上其心乃在知見也有於所弗知弗見而盡心焉者乎非純臣弗能也蓋人嘗見人之理家也乃不惟才士即中人亦罔弗臧脫不幸有弗臧也乃厥究亦多臧也何者心誠求之故不遠也至其理

國事也不直中人即才士亦固或減脫幸有減也乃厥究亦多弗減也何者弗既厥心也故曰不誠無物夫苟既厥心則一為而一成百為而百成敬斯謂之敬勤斯謂之勤也苟弗既厥心也則百為無一有焉即祇畏戰慄非敬也即夙夜無息肝腦手足非勤也何者非其心也非其心則謀不審謀不審則不當事機事不當機而能無償焉者寡矣矧克有濟是故曰無物也夫無物之謂欺欺之謂負而况可言報乎臣之道必不可若斯也茲多士之進也猶尚如未汨之泉而未斲之璞也故臣憐憫焉以人臣之所以為心者相戒勉冀有所先入而弗以巧宦之諛接也諸士誠聽臣言終其身弗改庶可少裨於用而於臣圖報之心

一皇明文範卷三十八

上

亦可少償焉厥或弗聽或聽亦罔終卒致償事則臣之心有欲盡而弗得者矣然亦可如何矣雖然皇上之明日月也既厥心或弗既厥心弗能逃也既厥心而露之弗既厥心雷震之亦弗能逃也諸士固宜知自慎也乃何有於臣言哉是役也同考試官則諭德臣鐘侍讀臣吳中允臣謹修撰臣恭臣自強臣大綬臣士美編修臣浩臣貴臣四維臣有丁都給事中臣守庭左給事中臣一畝給事中臣詩即中臣奇迪員外郎臣金臣三省監試則御史臣邦珍臣承蔭是相與成事其防檢於外則御史臣顧廷對臣周弘祖增設自今歲始蓋先是士習稍媮頗彰警議旨特加嚴故增設焉並書之重君命也

贈二華譚子轉南職方序

應雲衛

象川子曰余讀儒林傳所云鄒魯之門其於文學若天性然未始不恠其說之誣也以今所睹於譚子夫豈異於所云譚子撫人也撫多文學之士自昔然矣余嘗浮富春過青溪南過臨汝訪求往哲其長老為言吳陸魯王讀書之處荒煙蔓草不可攬結蓋潛然涕也異日者譚子之官南都過余晤語移日青陽麗藻翩翩然有雲霓之思余曰茲非往哲之鄉人乎何取才若斯之易也蓋私心重之乃其中不少概見目若營之氣若張之余心固未肯下也越八禩為嘉靖辛亥譚子復除北庫部又明年余視庫部篆相與甚殷於是知譚子進矣譚子天性恬澹雅好黃老家涵

一皇明文範卷三十八

西

虛紛蕩之中而泊然有以自守視其目晶晶焉察其氣聞聞焉時時起余以黃老家說其所操持固未見抵止其發明費領彰矣夫儒者不傳帶老薦紳先生蓋難言之抒其大旨機在目禽在氣頗若不類於聖人乃致虛守靜總之不詭于性命者近是余於是到心焉撫人言多聞者王曾篤行者二吳潛心者陸氏彼皆所謂自得者若譚子者所謂吾黨成章者非耶居無何譚子拜南職方員外或曰是果於靜者而恬澹之逃歟將有所擇於世路也方今天下滋多事何用黃老以自暇佚為余應之曰不然職方氏古周禮之遺也掌天下輿圖阨塞城隍險要除盜賊以寧民萌大司馬以九伐佐王平邦國實與贊大機議責至重也

我祖宗並建兩京控制南北官闕之巨麗官司之錯事為制同其所恃重於職方氏者一也又鳳陽陵寢江淮轉輸素稱要害其江洋盜數颺帆出沒與波濤浩渺不可踪跡而爬梳之跳號奔突視羗胡乘障勢倖而力逾難其重其勢難未有若斯之同也則又奚擇焉譚子往矣登覽六朝故墟指顧我聖祖開基定鼎之地吊問當時謀夫勇士求興亡之端講戰守之具北望神京共圖石畫碑長城萬里金甌無恙雖欲暇佚其將能乎且余聞之黃老所稱述貴身治世其文多雅馴其緒餘奇祕往往見於陰符道德諸書所云神機鬼藏知雄守雌又鑿鑿帶窾兵家率祖用其說譚子知通其術則吾不知其所進矣而可少之哉而

登臨文範卷二十八

五

可少之哉會諸僚友張祖餞別屬余以贈言余故備道譚子之進以壯其往

贈石陽陳子赴政和序

丹臺

夫今所謂立名譽之人其凡不出文學功能矣二者雖非古聖賢所急慕然要之皆宗統道德極其至並足以流昭曠之業乃世所侈揚則功能尤顯偉夫文學原本六藝推百家指意之殊有累世弗通其義當其究其說者而功能士詆之於無所用焉故稽宗天人藝貫今古則眎以為眩濶而靡倫引物連類燭達幽眇則眎以為誕謬而失經援比詩書該洽往古則眎以為記摠而近誦洋鑾辭述摘蕪揆精則眎以為繁飾而疑史夫文學所難其具固不遠

數者而彼詆眎若此非繇趣舍較施者異耶然余意三者至相成助不可為盤也是故語功能者不揆之訓籍則無以博觀材術之施用議文學者不括之理務則無以深明述作之旨會期以昭今弘後澤名譽之稱推難矣故曰以穀尚穀孰知其美也以素緣素孰知其純也今四方寧平既久功能之士無所效于事外故文學得著其賢長而作者迭興乃吾郡石陽陳子希踵慕跡以斯業起名譽出人

登臨文範卷二十八

六

進士列乃時俗人不厭譏詆則又謂勤斯業如石陽子且邑邑不遂一第况他哉夫文學固無當乎事爾而石陽子傲然無動於中遂以祿養求外補得政和令以去於戲余觀石陽子豈顯顯局文學之長者於二者相成助之具歲馴而月成之已至顧功能得見之施用則舉繇斯著彼即世情譏詆其所就可謂鐵說漏觀輕品量天下材矣蓋進士者文學之致而功能所繇起也然往往有不必是則二者存所立焉猶之端玄以為章飾非有加於進退周旋之禮也今有服端玄不由禮者人取其章飾貴之乎抑由禮而不必端玄者之隆乎石陽子邑中有文貞公者文學功能盛一代然固不進士途出也天下有聞其人弗誦歎思

慕之者哉石陽子性之政和必持是志自表立劉礪焉若
箚箘之取勁也輟輟焉若輪軸之致遠也則文學功能相
成助流之名譽吾不知其止矣

王氏存笥稿序

孫陞

世稱三秦多豪傑本其山川絕奇自空同李先先生以論著
高一代華州槐野王子接跡而起兩人者皆人傑云王子
拜南京國子祭酒入關省封樹會關中大震王子殞于家
嗟乎王子產二華之隩區所云嶽降不虛矣而地坼山崩
與行會豈非地紀絕而人傑萎耶余同王子舉進士為史
官日聚著作之庭獨與王子語合退朝輒相與就舍持文
墨議論中夜不輟以為常有故則走豎子挾筴進之務相

皇明文範卷八

十七

攻錯瑕瑜不掩乃若揚摧古今得失即王子所贈矣余率
有味乎其言使余不當於心則王子業已彈射之矣王子
為文法司馬遷詩法漢魏其為近體法盛唐尤宗杜少
陵居常好深沉之思務引於繩墨必結構中度而後修辭
初王子屬辭藻麗學士往往稱之及其治業益精去彫敝
尚玄素聞者謬謬持可否兩端王子執余手語曰衆言淆
亂余且不能自堅使余壹音修古而無卻顧者公之力也
薦紳大夫乞言王子者日益衆王子不喜卑論必求合於
作者之軌然後受簡書之嘗與余約曰文章不朽盛事乃
今酬應不給無所發明何以徵後世願儉古詩篇相與公
共賦之務竭精殫思一當漢魏比就業相與定其是非他

日成一家之言則以是載首簡中庶幾有足徵者矣乃王
子即世余竊恐其所著書不存乃今得其遺書笥中無所
失獨無所謂優古者有志而未就惜哉要以所存者徧讀
之亦既足傳矣余不敏惡能定其文顧王子有成言不欲
倍故為之衷次得文若干卷詩若干卷曰存笥稿則王子
所自名云爾陞曰余觀作者之林其長短較異即能屬書
摘詞而聲詩不根抑或以近體取重古體詘焉尺有所短
寸有所長非虛語也獨空同先生得其具體王子與之後
先入室皆得擅場即關中多材賢此兩人者豈易得哉王
子既博學多識與之抵掌論事四方疾苦九邊要害又可
坐而策之曾不得終其天年功用未起命也王子實行載
本傳中不具論論作者之志如此

皇明文範卷八

六

阮君督學浙江序

孫陞

漢設博士官置弟子屬所在二千石科索之其後魏晉以
來大抵皆襲漢舊明興始命官視學京兆列郡置監察諸
方伯部內置觀察今得以便宜勸作學士歲時論次其行
藝每詔下來士謹察可者以進此其大較也彼受命天子
操功令馭下薦紳俎豆之徒北面師事之即謹舉有不當
士解體矣此非德禮長者惡能勝其任而愉快乎桐城阮
君為侍御史視學京兆列郡聲望得士心上以為賢選觀
察副使視湖江學嗟乎湖諸生奈何得阮君哉說者謂非
致士之難唯養士之難况近世徵用儒術通一藝以上者

輒收之士於是釋本而工末技始紛紛矣有司持士尺寸之長以辨其黑白雖有奇其中未必有也恃此求士無失寧詎能平齊紫敗素賈且十倍何可勝道哉夫士屈首閭巷日覩上所為笑赴之上之人豈必尸說眇論而後能化第能齊其誦俗一切修起之士蒸蒸然嚮風矣幾輒百燕趙地士多慷慨豪舉諸生從阮君游大都從頌爾雅其秀才異等斌斌多揖讓之士此何辭至哉阮君善持大體務以禮為化無滌詆苛小即士有善輒徧贊之諸生其有細過不譴責士無賢不肖雖其戴阮君然遵約束惟謹蓋庶幾德禮長者之風矣故事京兆闕祀孔子阮君建議修復之檄長丞治學舍殘破購遺書其中凡是者意在俗化無他也下之應上猶景響此非徵召之符邪浙俗淳龐純固自宋著作呂公講業金華賢者輩起當今之時浙得人為盛顧士繫所習其間實適逢世出入悖所聞者惡謂無其人哉敦朴為學士先直上之人有省不省耳善教者財成之其次誘進之其次督責之不足則增其文采有餘則去其頌獎追俗為制故足述也阮君典畿輔功用既興若浙易興耳太史公曰建首善自京師始由內及外今諸侯藩輔唯浙最鉅使得阮君之重填浙屬賢崇化以風四方太平之原也此非上命阮觀察視學意耶京兆博士諸生聞阮君行數上謁請余以言贈余不佞無當阮君者然寔習知阮君因書以歸之預為浙諸生慶云

皇明文憲卷三十六

九

湖廣鄉試錄序

陳東

賢才之興非獨其稟質茂也蓋亦有風化之助焉在昔成周積德累功肇於西土以造區夏當時翊運佐命之英其在郊鄴則斌斌然明德樹烈周召為之冠咏歌所起二南流其聲斯豈非聖人之澤而積化之所表乎聖天子啓藩南國荆湘卽卽亦曩時如鄴之區也含生之類沐浴膏潤稟仰休和已非一日之積矣龍飛以來海內又安太平斯治大道到隆天人並應協氣所屯匝寰閭澤雖在疏逖猶得晰乎光明而况三楚之昨首先衣被者乎邇者天子加意故都寵錫尤茂精神所通靈異斯篤然則倫比之士蜚英耀采宜自今日而極盛也乃觀其詞章馴厚爾雅溫和其美其麗者燁燁而有則其淳者淵沈悠遠而有真人之思郁郁乎文哉信治國之昌言至德之精而漸浸之所孚已詩云王國克生維國之楨濟濟多士文王以寧乃多士生於王國行將楨幹而安寧之也亦何以自效乎夫開設科條以言登僑髦者主上之惠也惟明惟公夙夜惴惴期於靡軼主司之職也發憤砥厲騰芳實而策休光者藻士之慕也且夫晞景炎者不隱迹赴洪纒者必急節躡熙隆之會者不後事而背時立德立功達人之所驚以不朽者也昔者荊州之貢聖人則之猶傳之後世以為經紀矧多士懷奇而自獻于聖人之庭乎多士勗矣倫物醜類齒羣之材可觀比迹尚賢周召之烈具在能近取譬其則不遠

皇明文憲卷三十八

十

矣易曰君子慎始差若毫釐謬以千里蓋梁肉之士始迷而忘反故名沒於當年瑰特之良復素而考祥故聲施於後世斯二者得失之幾所以自鏡也二三子豈有不慎於始而操持詩謬者乎則非厚生之意與登攬者之情已故初進之士本其繇盛而終以規之

蘇門集序

陳東

嘉靖甲午冬東在史館時蘇門高子業由晉陽入朝京師會都庭下明年東罷史職出食湖湘憲事又明年丁酉子業由晉陽轉湖湘為觀察使從游省署中累兩月而東棄去行湖北子業廼疾病十餘日死矣嗟哉悲夫子業蓋嘗謂東曰余生平所嚮慕兩人後渠惟子謂余文不如詩崕

全明文集卷之六

上

峒李子謂余書不如詩詩乃不如文矣寓內知交非子誰定吾言悲夫已矣子業既死之三月東乃收其遺言而叙之文有知者弗論論其詩序曰夫詩以微言通諷諭其教溫柔敦厚為主本不通於微不底於溫厚不可以言詩由三百篇迄於唐其枯一也國朝以經義科諸生詩道闕焉洪武初沿襲元體頗存纖詞時則高楊為之冠成化以來海內蘇豫縉紳之聲喜為流易時則李謝為之宗及乎弘治文教大起學士輩出力振古風盡削凡調一變而為杜時則有李何為之倡嘉靖改元後生英秀稍稍厭棄更為初唐之體家相凌競斌斌盛矣夫意製各殊好賞互異亦其勢也然而作非神解傳同耳食得失之致亦略可言何

則子美有振古之才故雜陳漢晉之詞而出入正變初唐襲隋梁之後是以風神初振而縹緲未刊今無其才而習其變則其聲麗厲而畔規不得其神而舉其詞則其聲闌緩而無當彼我異觀豈不更相咲也蘇門高先生子業夙稟隆高之精早契藏山之旨性隨其處學匪待與束髮就傳受知北郡李生弱冠登朝毫州薛考功一見歎服五言示志遂忘形焉良其私麗之益異乎求聞通解之妙曾無先覺矣既雅見推重益自貴珍謝絕品流因心師古涉周秦之委源酌二京之精秘會晉餘潤契唐本宗每有屬綴佇興而就寧復罷閣不為淩易之談故其篇什往往直舉實情剖抉浮華存之隱冥獨妙閒晷合於風騷有應物之

全明文集卷之六

下

冲澹蕪曲江之沉雅體孟王之清適具岑高之悲壯詞質而腴興近而遠洋洋乎斯可謂之詩也其言滿萬其年三十有八悲夫先生雅性亢潔不喜凡庸雖跡在周行而情惟在野故其在讀書園諸作特超玄乘雖屢仕通顯非其素秉是以即事賦懷每有憂生之歎夫志士惜日達生玩世古今人情諒同斯揆矣詩凡三百一十首文五十一首共為八卷成一家之言刻之山堂傳諸其人

贈東沙張先生陞雲南按察使序

陳東

國家既外建庶官而又置觀察之使以詰諷糾系彈肅僚庶與內臺埒至隆重矣說者謂使之不重自撫巡始有御史御史大夫內出撫巡而觀察使輕有撫巡奪之權而觀

察使不得其理此殆不然院司之臣得比肩事上以展采
厝事非相軋也制得相覺察非云使有避也今諸為觀察
者不惟掌故本始率謙謹厚自退抑又其甚者日具文案
辟睨兩院間幸其出可否而因有所傳夾愚民一不幸陷
之罪即鈞擄况比至累日月不決而大吏猾豪作姦受
賕賄乃推避不復問此何為也夫自尉丞以上聽訟決獄
之官非少設也今至郡邑之長反不得專聽民間鬭爭訟
而觀察使乃纖纖競錐刀親細微一切豈制乎今上皇帝
既重茲任下今若曰諸按察使非嫻習法令曉明典故者
弗得他有所授意微遠矣會明年滇使告闕乃以東沙張
君往陳子曰茲其為觀察使乎積靡之風不能以虛起反

宣南文範卷三

三

正之漸非可以苟能夫使抗義引方以爭大體而式有位
類非凡衆之所能也使君具明慈之性懷耿特之操潔白
公清義不苟合有其本矣往縣郎署出視學憲江以右學
士翕然嚮風焉規兵刑即清兵刑參藩政即名出諸藩使
乃今其不為名觀察乎滇南去聖人之庭萬里矣禁網闊
遠桀猾亟為姦究雜連叩棘驍作諸氏其人好阻兵而有
丹碧金石珠貝之饒吏無廉政而監於此者或乃自他於
中郡其守易撓而其志意易回也此又何暇與論繩墨之
外哉詩云彼其之子邦之司直非張君何以稱乎敢因同
官之請序以為贈

送李憲長序

雷禮

今制宇內設提刑按察司自司之長以及佐貳皆古監司
也夫監司職糾官邪而必以提刑名者蓋刑仁術也提刑
所以司平於民而致之生道也浙古揚州地隋志稱其入
君子尚禮庸庶厚廬至宋王荆公學記又云其俗不雜其
人易治以今耳目所睹記惟浙為抗散多訟其怙勢干紀
者又善持吏短長不可櫛耨甚或根盤山海歲肆鴟張為
黎氓患豈益刑佛教隨風而靡有不可訓格者哉子言之
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浙俗雖多訟而積習頽
靡其所由來非一日矣蓋自元政不綱豪冗怙寵以實力
爭雄長是以智者侵愚勇者威怯犯法滋蔓盜賊不勝及
我明再造乾坤歷宣德景泰間勅大臣胡榮孫原貞輩便

宣南文範卷三

三

宜爬剔迺稍稍斂戢而澆風至今猶未殄焉地臨民所輸
視昔中原奚啻倍蓰然又習尚侈靡不為終歲計歲括土
所出而貪吏右族又竭澤斂之則其取死生而輕犯法者
勢也夫不此之思而矣矣焉求刑以勝之於奏當之成媿
一切鍛鍊而周內之使百姓征佞無所措其手足不為罔
民矣乎源楚李君由進士除行人擢諫垣於民情休戚簞
畫不遺及出副吾江右臬政去劉苛戾以綏元元有競民
皆親為指白枉直即時所欲罪及所欲釋視諸三尺必平
乃已故江右之民灼然知好惡咸愛惜朝夕而重犯法今
參浙藩晉臬政寧不以副江臬者治之耶夫江浙為襟
帶之地山川同壤衣食同宜寒燠同候燥濕同劑至於安

則樂生痛則思亂其情本不相遠故刑得其平不徒孚於江浙之人之心達之九州可也反之而難治雖江右亦然源楚以治江臬者治浙藩而浙人宜之是臬政既通於藩矣茲以副江臬者長浙臬予奪操縱真有枝拽則不得顧於江右者而得顯於兩浙焉又安知浙人不灼然知所好惡而重犯法也哉昔人謂吳越之君尚勇故其民輕死易發自宋中興以來崇文教者踵相接風聲氣習一變醇朴是民無常性性上所待而況素稱尚禮厚龐其言固昭如也予因源楚之長浙臬以其治江右者推之而浙水之刑措不自此始乎

送江浦侯令同知寧波府序

胡松

皇明文範卷二

三五

南海見洲侯子之宰江浦也潔已以裕人平心而應物與利塞蠹惟其力所能與事所遇殫心思罔肯徇俗習非因時變化微浮與久之聲實並碩名稱籍其雖古所稱循良吏亦何以加焉衆方望其徵拜臺史曹卽也而顧遷貳寧波府事江浦之人羣走咨嘆私惑焉以謂君之賢不當驟外徙加寧波瀕海方被兵非所以優厚賢者殆於不知而竊有憾於當途之士爭以告柏泉胡子胡子曰嗟乎是乃當途之所以知而優厚之也且夫海賊也者東南之大疽也世所以養而成之者要非卑官散秩一人一夫與一朝夕之故也較然著矣而世方恃烏黃萬董悍烈之劑力劫而疾攻之以希奏效未必奏而元氣索然耗矣矧彼矯

慶聞亢之徒因乘事際並緣為奸掠奪吾民而陰毆之是殆酒飲醇鮮益其毒而甚之痛也斯二者之相距雖有間矣然以言乎失治易異哉夫疽勢之張王熾熾也信非參木葛本之劑所能治而去矣然獨不當篤固根本保護榮衛令健哺啖使無浸淫潰潰重傷完肌肉耶故今窮微遐遠聚諸悍惡微希尅捷是用烏黃萬董雄烈之劑力劫而疾攻之之類也其諸無良緣為奸利掠奪吾民而毆之者是酒飲醇鮮滋毒而甚痛之類也均之為非善然則當途之使侯君同知是郡也得非有感于固本之說而選用良吏俾之勞來仁輯團結訓練守望捕擊以為諸郡縣道倡邪故本必固而後藥可投藥可投而後疾可去疾可去而後生可冀誠如是也則白提優於白刃治心賢於治兵而親上易於死長矣否則滅於背而生於項攘未一二而釀其三四即雖勒漢北之石標瘡海之柱要亦苟熄而暫定爾其何棟于理亂興蹈之大致耶然天方薦瘥人固樂禍聞余斯言必將謾罵詬詆以為老生之腐熟語而嗤視之嗟夫世惟忽老生之腐熟語而後天下之事至於此極也於乎於乎斯又豈小官散秩一人一夫與一朝夕之故所能挽而拯之哉往哉見洲子但悉子力之所能與子職之所當自致要必有同心相應者矣如此即旂常鍾鼎之勳亦皆由此其選而又何羨於今之所謂臺史曹卽余退耕淞野所與接壤耦耕者往往多江浦人時時聞見洲君

皇明文範卷二

三六

之賢矣輒因幕史謝子之請而望其致力國家以迄成其大賢故不憚為是說焉

贈石里張先生入觀序

胡松

始石里先生以南京少光祿左遷於我人固謂其卑之弗屑為也迺先生日視事視諸黥萌閑閑然猶慈姥之拊其嬰孺子也而又慎自檢飭素無羨金茲將朝京師人固憂其難之弗易也而先生亦日視事殊弗若行者雍雍然其古大夫之束身以朝而無問有與無也斯不可以觀操尚哉此行卿大夫士人醺而觴先生先生盡歡中而言曰古之君子之相愛也匪其用弗善之憂而惟其名弗卻之患其自辱於斯賴諸君子之教尊尊焉幸無闕事謬政可殫

登明文苑卷十八

三七

錄知可無他顧今聖人在御睿知神明雖深居法宮邃殿之嚴然時時督過臣下慎治弗若古前烈意者倘垂合官衛室之訪延引召見問所以治則將曷以應乎諸君謝不能先生曰毋必以教不穀使無忝命諸君子辭如初先生固請加懇焉則以問遲泉遲泉子曰無已則請言民今羅其謂宜務從弛舍賦貸固厥本根猶恐弗賙而重之科率益之賦調其何以繼其後乎次問弦齋弦齋子曰無已則請汰刺吏簡冗兵乎今兩京諸省至郡縣百執事其員外增置校國初不啻幾倍徒矣而藩臬為甚均一地若事也而數使領之所部昏塞耄耄之吏且文且不能而况取辦乎矧還轉亟數供張送迎之費紛如矣兵貴精不貴多今

群數十萬脆弱之人坐族哺髓而不可用雖多奚以獨不見昆陽淮淝之事乎諸皆食於民而又或攘攷之重以天潢之衍溢斯亦宜有以殺其流矣次問約齋劉子約齋子曰自余省事至於今未見近日將迎之數若此也如國初符驗之法雖難卒行然獨不可制為厲禁而為之處余以為諸當路者碩誠加意斯民林其熾熾莫若因其崇卑內外之等公私出入之節明刻其與馬扛擔食品之數期於必行而以公帥之責成巡按御史府若兵科檢覈而糾察之有或踰授與受者並以賊論必黜無赦連坐御史而時擢守法一二者以風動之世不達此以為古無忘賓旅誤矣夫古昔君臣上下其朝聘會同問遺觀觀各有其時而

不皇明文苑卷十八

天

率簡質又公卿大夫之閒不出境而掌訝掌邦國之等籍小行人掌邦國賓客之禮籍世守弗渝堅若金石豈若今之浸淫泛濫橫潰自出漫漫稽天哉又問諸前峯吳子吳子曰古言之士相與讓於朝然後民相與讓於野理也而今道路之謠至曰講捨此何為者愚謂宜定制內卿寺外方面而上每命一人則令疏讓兩人如漢魏故事故曰人情爭則務競所長讓則務推其勝已乃尊官大吏又濯滌其心以照臨之庶幾稍稍近古去澆即淳乎又問諸南玄臧子臧子曰今海內官方吏治日偷以非必也慎監司乎監司法藩臬郡縣無敢弗法矣今也漫而授之甚者必獻而後授序而遣之甚者必講而後遣此其本又有在也余

敢深言哉而公又旅揖諸君子諸君子曰語治者尚體要識時者謂俊傑諸先生之言時矣要矣引而未發者難言矣於是石里公謝曰凡諸公言非我職然苟有事際要不敢不勉為時賢倡也更相酬酢再拜而別或以語栢泉胡子胡子曰詩有之人之好我示我周行視民不忖君子是則是傲斯會也可謂嘉賓主矣為次第其言授諸從者

送天司馬鳳泉先生歸宜陽序

王維楨

鳳泉先生者宜陽人也天性忠鯁少而講匡攘之略所居官多在秦之邊鄙凡虜情兵狀皆明知之聲名甚顯今天子之二十九年先生為吏部侍郎其秋虜騎入關南京師震烈先生受詔督營兵以拒虜先生令士皆出郭而陣收

皇明文範卷三十八

元

郭外民皆入城民皆以私藏隨虜守十餘日竟不獲一物而還於是天子賢之頃之天子更兵制合十二營兵三分之如舊制為三營而設戎政府及總理佐理之官二人遂以先生為佐理官當是時先生秦罷中貴人不得預戎政又罷勳臣不勝任者二人兵浸浸振焉由此天子器先生愈益甚而會兵部尚書缺天子手批先生為兵部尚書先生自以遭謫非常思傾身以報之既拜乃遂條治兵五事上之踰入天子忽下詔讓先生先生恐即上書納印綬遂罷而歸宜陽秦中人宜在京師故居先生之門下者凡若干人咸追而送之郊臨別史楨進而言曰先生且休矣少選之頃天子且覆召先生起矣自楨謫等供奉之班立

交戟之內竊觀王上之英明獨斷論功不問其名錄大不按其細蓋自天地剖判以來未嘗有也在昔經國之臣有所謂楊石淙氏者其人如龍又有所謂王晉溪氏者其人如虎龍所在淵雷雨興馬虎所在山草木茂焉人罔不仰其為祥亦罔不仰其為異上始皆斥之矣後皆竟徵之且方其時讒者在側而二氏復進是蓋觀昭曠之道越拘讎之見不奪十三至之口前世能有之乎語曰玉剖而良桂伐而芳言士不遭跌其節末見也故夫有非常之功者必有非常之議有非常之議者必有非常之謗謗久而益銷功久而益著暫不勝久則謗不掩功而跌者卒奮彼其姦媚附時拾社稷之長策徒以自固其祿位者豈少乎然一

皇明文範卷三十八

三

跌宕不復振主上棄之如腐鼠然誠見其莫有賴也故楨願先生且休矣召者頃復至矣先生歸宜陽既二年言官復奏之欲以為兵部尚書未報若有頃焉先生前所罷中貴人遂著為令不得變所與共事號總理戎政者其人驚悍先生故嘗嫉之卒隔于大辟其明年先生之子王子儀選為給事中有司以為子儀名家子年少有大入風上因乃拜之今天下傳先生在兵部疏凡幾種獨至讀罷中貴人疏則皆變色嗟嘆以為難能焉疏略曰今國家之所患者惟虜所最甚患者唯士卒弗振臣以為斯二患者非深患也所謂深患者唯在中貴人與兵權耳夫今之國營即漢之比軍唐之府兵宋之禁旅所以衛京都備不虞至重

矣其令勲臣掌之者謂其明武畧其令文臣共之者謂其
督怠弛其令中貴人監之者謂其防擁蔽總之以厲兵振
威馬耳乃者胡馬來臣調圍營兵令出城擊胡而十二營
半空見卒又罷弱不任旗鼓夫卒至罷弱罪屬之文武二
臣不得解矣至空無人者則乃中貴為之耳外議藉藉咸
以為有為輸錢脫更之弊是本用監軍反用蠹軍矣可痛
陛下即若不赫然立罷之則歲月既積消耗益甚假令虜
踵前智復射一矢于關下誰與驅逐此可為寒心者也夫
刑餘之人典在傳公車之命供掃除之役耳令其參列壇
場固已虧體而況于作蠹耶臣聞久服之裘必敝常用之
器必缺請罷中貴人勿使更濫戎機亦保軀善後之圖也

皇明文範卷十八

手

夫中貴人既罷則什伍克實即于什中選伍于伍中選一
曹其體饒時其練習即可得精卒以精卒當強虜何患哉
臣故曰二患非患中貴人典兵權深患也臣又觀在營諸
將徒善為容難以效實臣欲調諸邊名將久處行間諳機
算之略者每督各置數人而罷今之善為容者則李廣在
軍而舞車之徒出王剪開壁而超距之卒奮所以攝外夷
安中國滌舊耻伸新威計無急於此者臣誠憤明驕志在
忠於陛下故縷縷如此夫揀簡之尾必中其蠶臣豈不恤
顧令戎事坐而益壞矣願察愚惻隱咫尺之詔定萬世之
規臣不勝大願此疏初下時諸大夫見之驚曰古之言落
下多才名不虛矣

贈監察御史濯溪閻公還朝序

王維楨

夫御史者奉天子之命以按視部中苟其持三尺警言察
取所謂損下殃民者論而罷之即所謂承用詔書聲名歸
之矣御史閻公既得命按應天讀詔書嘆曰噫嘻今有司
鮮有不損下殃民者也即有之亦百一之獲耳令其既損
既殃而必繩之法是法徒雪其憤無裨於傷也有司讐民
吾讐有司是上下相讐無已時也何益夫瘵病者貴治其
原不在巫祝安民者貴防其蠹不在威刑于是乃行而誦
部中部中有司或其度不能免者聞閻公來輒先期解印
去矣又閻公至顧且不問有司乃先問百姓便益與之圖
于是六郡各條便宜事上之閻公閻公則因六郡俗制六

皇明文範卷十八

三

令大之而朝覲之儀祭祀之費細之而供億之繁燕會之
節靡不諱然著井然分焉令既具乃卒為著犯令之科甚
嚴乃先下太平令試行之便不當此之時有任公者守太
平奉令如閻公指行之三月凡省費若干金果便而有驗
于是閻公乃下寧國令次下池州令次下安慶令次下衛
州令次下應天令御史行臺在太平城中故令下以遠近
為序久之諸郡咸報便上省金數而六郡之民遂皆安枕
田廬亡有狗吠驚擾之患矣閻公出行部所至父老拜伏
遮道頌功德車不得進至中道宿馬鄙人間公之故交也
閻公遺鄙人六郡令鄙人觀之既遂乃報閻公書且賀之
曰今江南號稱沃土百物之所出有司得江南猶之甘醴

之狸猓魚之獺未有弗饜者也江南困于有司猶之樹被其枝體廢其膚未有弗病者也夫人情病久則變生事若則慮易將恐有不逞之徒緣間而起為國家憂僕竊私念之今公所制便宜六令嚴如峻防密如結絲侵之不能過觸之不能亂有司欲殃民得乎有司不為殃則民安民安則寇賊熄寇賊熄則惠化溥洽上下恬愉有司不及罪臺吏不見威如此則至治之風光于一時傳于後世真所謂棟時之勞臣識體之通儒也即令有殊絕賞遇加于公身公不為溢然可以顯茂異而厲其臣顧廟堂之議非遠人所得豫耶為公明所當耳聞公往嘗按河西河西之宿蠹大猾皆以正法伏辜莫有遁者威稜甚著視今按應天其

重刊文鏡卷三

三

體大槩相類而措置不同昔倉公挾醫而行游四方術隨地輒變顯名于天下聞公亦云聞公按應天既一年得代將還報天子鄙人繁官白下不得身與別以書送之曰客由北方來者皆言穰趙之郊多饑人市或撤肆青齊以南人相捕而食焉至于梁宋益善伏尸枕藉行人皆掩泣過矣若此者誠可懼也僕也思西域之異香返伏尸魂然而道遠不可致思辟穀之術將以扶餓人濟侵歲而海上之神人不來第塊然坐而嘆之幸今值有公顧公不能化百身以救萬靈唯得以尺牘陳困厄之狀公今往而登文石之陟涉赤墀之塗矣唯圖所得為者可也聞公才廣而氣直志高而節堅其平生慕汲長孺表盞之為人也以為苟

利杜稷違恤其他一時縉紳大夫之徒皆稱之號為千尋劍閣以聞公蜀人也即取蜀物比况之耳語曰大國多良材大海出明珠信然乎信然乎

豫內篇贈秋巖戴子之保州

王維禎

乙巳秋虜衆犯大同勇士王千斤與戰死之王千斤者磁州人偉幹多力常持千斤器移數處不為疲間舞鐵杖躍馬行市中市中觀者咸異之以為雲長不死敬德更生也虜數至我軍避不與接易之王千斤見虜則趨而前奮杖揮霍手自格殺者數十人會虜圍千斤不得脫遂死然虜固壯千斤死而環其尸相祝齧指蓋自是亦小懲少寇矣戴子秋巖之為兵科都給事也寔薦千斤其言竟見效如

重刊文鏡卷三

三

此夫千斤者一奇士也上果皆千斤若也庸詎憂胡患哉今策事之臣率言簡卒擊胡夫卒不從天降不從地出比來悉衆而陣莫能快聞又安所選之哉往戴子言兵累十疏甚具大要謂訓練儲積兩者豫內而務本也子蓋咨嘉尚之焉孔子論足兵乃首足食夫食能且夕辦哉因天之時順地之利時而調度計而散歛令夫飽于伍妻饗于室若此乃從教之戰也有向輒克今邊卒相褐不掩形糠覈不克口老幼聚處土園一室之中相顧垂泣乃責之捷虜乎夫賁育至猛使枵腹而與強女子鬪則女子勝故馬足芻粟無定胡代皆以致千里也士足衣糧無論強弱皆任于戈也驅頓兵以却勁敵非勝算也十人出而而七歸

非完事也故務在豫內今主上下明詔議征討惟憂邊隅未寧民生未遂故云不謂廣威斥壤以夸示四夷也若憑主之威以急功持空拳而以茫茫決事是為國家顯飾美名而暗啓學隙也戴子諳于斯理今別駕保州保州控扼三關外障胡虜內護京師亦講武地也于其往言之冀其概于中懷俟得柄則繹而施焉欲予言者初州太守陳子及倅王君也與戴子為僚而王君之子與陳子併予皆同計偕而予與戴子又同進士嗚呼戴子負才而敢任非卑卑名實者其謫外而抵今淹泊也予莫之究竟矣

楚錄序

田頌

皇明文範卷二十八

五

夢連徒最大日其抵役于楚也得以縱覽焉乃肝衡而嘆曰茲非雲陽祝融厲山氏之遺墟矣乎何訐衍巨麗若是也顧風氣聿開鴻蒙應僊侶必未竟聲文靡聞未足以語瑰奇之觀也扶輿清淑之氣秘積磅礴結意必有所俟焉惟我皇上龍飛襄鄧豐功偉烈超軼百王湛恩濊澤覃敷九有而後茲地山川藪澤之勝始與鄧鄠伍著義械機之化下究遐落士漸清衣被之也罔不焘然而域於善矣迅驚翔雲蒸虎變固其會也故茲三試之日省覽其文其思情以奇其氣昌以大其辭閤以麗峭而奇者孤高絕冥不可攬結得之山也昌而大者汪洋曼衍不可窮浹得之浸也閤而麗者程才効伎靡所不賅得之藪澤也於乎盛矣雖

然露敷組麗女工之蠶也枝葉驕王本實之撥也墻薄巫壞繪薄巫裂主司得亡慮乎故嘗鑄考楚之故實而妄嘗評之景差宋玉之賦庚信羅含之什李邕王逸之著述夫固霞芬蘭郁蜚采蕤林矣要之綺靡淫佚君子不則卒無當于至道也五緯萃奎天肇有宋周程張朱倡道荆楚坊德樹辭為世型右文不在茲固諸士之所當誦法者也苟能純終領聞允匹前休鏤礪羽枯益慈厥植則茲計偕而北也日階柄用豈惟山川藪澤主司之寵而干城楨國之味無所於而矣其或離本微末昌於辭而貳於道是則所謂身有狐白之裘而反衣之不自溷濫矣乎夫固主司之所惜憂也詩曰皎皎練絲在所染之諸士勗云哉

皇明文範卷二十八

五

河祭序

田頌

柯峯張先生既拜河南叅政撫治南陽田子曰漢志云秦既滅韓徙天下不軌之民於南陽故其俗奢奢漁獵成匿難制御迹之今不然南陽地肥饒沃野千里宜黍稷桑麻俗敦愿忠朴有先王遺風乃自古稱之矣然其形勢險要北有成皋鞏洛之阻西有商坂宜陽之固東連齊魯之墟南面以向荆鄧天下無事則已有則興亡之故多出焉是四戰用武之國也今國家久已平治年歲多豐稔非有門庭之警疆場之患流離瑣尾之憂也則言事者固亦後之然卽陽以西多大山林箐黠蔽虧天日萬一歲阻饑則川陝就食之徒鳩張鳥合往往由襄鄧潛入以盜國掠河

洛諸所或攻破城府解放囚徒齟齬捕已者墳墓若蜀野王剛劉千斤輩至歷大兵僅克之智者可亡虜哉且礪礪嚴阻輩輩產銀錫稍酋土豪咸擅其利一警款不相能則以兵相屠擊人情惟利是趨閭閻惡少任俠蕪併鼓鑄攻剽不避法禁走死地如驚何必至今乃異也則夫除殘去苛兵亦不能廢矣然先王之於民固將教養教寧之非以兵戕厲之也苟不惟填撫慰薦脩其孝弟忠信則親上死長之義誦雖有金革亦何所於用之丁酉冬南陽缺撫治叅政吏部以先生請上可之宛裏之民識與不識皆樂其能父母予也此豈有異故蓋先生愛厚而明智忠信而貞恪所至民安之巴西袁賴故通逆之數盜賊之衝也先生

皇明文範卷六

三七

治之若烹鮮茲奚難予昔如樊襄聞之父老云三原端毅公之撫南陽也土酋爭礦殺人公罪其兇渠而釋之襄陽盜起公會大兵勦滅不忍搜山谷盡殫之民至今祠公消水上歲時伏臘羅拜其下誦義不絕口卒亡有武之者嗚呼惟先生足以武公矣同官於先生之北也使項敘其事眎罔極焉故及之

送陳主事之江南決獄序

翁大立

莊子著養生論叙庖丁解牛事甚悉文惠君曰善哉吾聞庖丁之言得養生焉君子曰獨養生哉亦決獄之法矣天地之大德曰生萬物之大極曰死吾聞王者生民不聞死之故刑雖設期不用法雖詳期不犯及屢于罪則求生不

可乃置諸刑斯用樂不舉示民有刑也尸諸市朝示不敢專也三議五覆具在政典誰能易之叔世風敝長民者殘民以逞民陷於罔從而糾之以刑是猶閉其關牢鑰以毒矢也不盡不止傳曰獄者確也確人情偽囚者道也辭窮情得以罪誅適也夫不傷民之不治而伐已之能得好是法者非緣情而制乃設罪以罪人此豈徒聞於人情哉又不睹之天道矣國家稽古建制於刑獨詳於讞輔尤慎民有辟訊之官司讞之司冠評之廷尉聞之天子乃始決辟此令甲也決辟之權屬在御史讞輔之地則御史不敢專也歲遣司寇即往與借議乃敢決辟辟有詞司寇即不敢專也議而罪之以俟復慮夫御史奉天子命往按其部

皇明文範卷六

五

意之所向咸得自裁至於刑乃聽議於主刑者主刑之責不亦重哉故主刑者將承天心恤民隱宣德意以布告民民之司命也民犯大辟譬則體解然屠者解分中理可橫以手而離者至於體解則芒刃有不敢決民犯大辟易而決之將上千天和下損國本為傷寔多故庖丁曰毋至於族吾見其難為怵然為戒視為止行為遲是決獄之法也進於枝矣司寇即六泉陳子奉簡命往決獄于江南謂予嘗有言為贈予何言哉予聞庖丁之言得慎刑焉作慎刑

贈朱射陂考最序

茅坤

古之為詩自王公大人以至田夫野婦家習而戶曉之是

以兔耳鷄鳴之吟雖甚微細而其音節之至可以徵管絃動天地感鬼神當是時太學之教與天子所以論士而用之之法咸本乎詩故曰工以納言時而聽之格則承之庸之又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有以也漢以來詩之道亡矣其能以音節擅于時者非其匡山澤務丘聲高蹈冥跡之士必其遷臣羈旅頗以賢豪宕軼之氣自喜困於燕雀感懷抑鬱不得志也然後大嘲小賦嘯傲日月太息今古其言窮而工求其如嚮盛時所謂王公大人言之幾乎道者特不易得焉間有學士大夫天授之音節而雅善為詩歌者出而給印綬為吏以彼其材往往以賢豪宕軼自喜之氣淋漓迫隘乎其中所至或爬幽發伏鋤疆剪右間多有

皇明文範卷三

三九

環璫蕪蕪可愕可慕之政而同進者忌之藝家鉅人嘗有怨者又從而旁睨巧伺以訕詈媒孽之故動而得譽謗亦隨焉自古縉紳先生以此規詩之數不見用於世而曰詩能窮人或曰詩必窮而後工要皆非言之至者也書不云乎詩言志志也者心之所之也感于物而動形於聲發乎情止乎禮義故其音溫柔敦厚而其為政也達古者太學之教與天子所以論士而授之以政蓋在乎此也予友射陂朱君天授之音節而雅善為詩歌者其出令烏程獨能自摧近代學士大夫自喜之氣而彷彿古詩人者之至大較政務近民初不事世之瑰璋蕪蕪者之譽居為人特澹泊自持同進者不忌又予烏程隣邑人烏程人亦恬服居

之行政亦絕不見世所稱訕詈而媒孽之者此其善下人而人歸之吾固知詩之不能窮朱君也今且以考最行天子方招選詞賦侍從之職君既以詩歌名于時其入也不為翰林必為諫官當必有古者雅頌之遺以獻明天子者矣

贈石溪鈕仲文之初門序

周文燭

石溪子將之初門告行於太史氏曰利器思割疾足思騁方士之未遇于有司也讀古人書論天下事進退伸縮沛然常若有餘及乎遭明時受任使少遇盤錯則餒然常若不克今子由書生一旦宰煩劇邑而不懼意者其有所預定於胸中已乎昔者孔門高弟率皆王佐之流然為宰則

皇明文範卷三

四十

猶問政漢時人材吏治最稱近古至孟堅傳循吏僅數人而止豈守令政煩責備固難其官哉明天子以民社付良有司其責望不淺和之人聞子之來翹首拭目而待者久矣願聞所以佐百姓者石溪子曰勤而撫之莫如以寬太史氏曰子觀黃霸之治潁川乎霸當孝宣世獨以寬和為名號知大體然其治雖雞豚米鹽瑣碎皆有區處養老恤孤弭盜馭吏皆有法則以故奸不容而令無犯霸之知大體要非忽畧細事者子能之乎石溪子曰寬而有制政是以立敵聞命然則矯寬之過莫如以嚴太史氏曰子觀龔遂之治渤海乎遂承東土荒亂後更約束使便宜用能化姦究為赤子又使民賣刀買犢賣劍買牛用能驅末技皆

本業夫遂之變易風俗非家喻戶曉之也特順其欲而弗擾耳牛能之乎石溪子曰教而不虐政是以宜敬聞命矣雖然兩漢之士止此耳顧思其上太史氏曰子觀子路之治蒲已乎子路治蒲三年夫子過之入其境曰恭敬以信矣入其邑曰忠信而寬矣入其庭曰明察以斷矣恭敬而信故其民盡力忠信而寬故其民不偷明察以斷故其政不擾夫其俗不偷而政不擾進于三代矣若是何如石溪子曰美哉民見德矣非仲尼之徒不及此敢不敬承太史氏退而告人曰石溪子其知政哉吾聞和之人善賈而好訟善賈則重利而輕去其土吾將曰安得化商為農如遂之變易齊俗者乎好訟則務勝而輕犯其上吾將曰安得

百韻文範卷三

聖

政平訟簡如霸之教化類川者乎夫土上之人眩能而欺其民下之人飾智以欺其吏上下相師競為苟且非獨和也雖天下皆爾吾將曰安得忠信明決如子路之治蒲者乎詩曰不競不綏不剛不柔政之軌也書曰德威惟威德明惟明化之樞也石溪子知是矣故受命如響是行也豈止為兩漢循吏志將游於聖門乎

贈邵侯梧岡陳公述職序

秦鳴雷

夫儒者稱叙良吏輒及卓茂予嘗尚論其世其所設施非有可喜可愕痛快人意赫然若神明之為者而何其聲之遠也及觀傳其事者不過曰勞心諄諄愛人如子又曰束身自修執節淳固豈理道固止是耶抑茂無他材能故其

治無可稱道也後之從政者吾惑焉察察以為明事非不集也沾沾以為惠澤非不施也皎皎以為節行非不廉也聰聰以為勞身非不勤也考其一時所樹雖足以焜耀見聞矯越上下其所入於人者蓋淺矣是故出治有本操術有要世有升降民無古今古道之不復也獨吾民罪哉維揚梧岡陳公以名進士起家累轉而來守吾郡文學飾治人甚便焉予自去歲家食公視政甫二載則聞郡人士輒相驚告曰侯遷去侯來其藩政矣或則曰侯遷去侯副某臬使矣聞而起已而復然如是者殆累旦暮夫公何以得此於人人耶公行方而智圓外柔而內剛加志民瘼不入義外一錢日平明坐廳事追是而罷胥吏鴈行以進帖帖

百韻文範卷三

聖

受成訓唯謹事關利病雖豪宗世族歷以藩臬使之命漠然不動聲色守之如物若夫兩造具備片言而決莫不厭服其心如見肝肺然而推心置腹開諭切至曰如是為法如是為情聽民自便不務深入守其道三載一日推其餘力以造多士舉善而教食貧以勸士亦津津興起唯勤惟正以成佳習政用以成課用以最是故始至而民安之繼而懷之終而若或失之亦其理宜矣嗚呼若公者豈予所謂出之有本操之有要者耶明年歲丁未寔當天下述職之期公戒行李且行郡倅相巖張侯問言於鳴夏予惟唐虞尚矣三代以下唯漢治為近古然自宣帝綜核名實一時良吏雖彬彬而敦龐渾朴之意衰焉光武中興佐德

戎務日不暇給首惟卓茂是崇是長其所以挽治機以風曉天下者有以也明興爰及嘉靖天子臨軒銳意更化故吏治率尚明作比者詔旨頻仍若欲補偏救敝以綿國祚枚有未者以公治行復應佳期以往富寧將無事以風天下則已苟有所藉以回治機則旌擢之首非公而誰往哉予姑以公之行卜之也詩曰樂只君子邦家之基為公頌之書曰明作有功惇大成裕敢為聖天子望馬是為序

辛酉科順天府鄉試錄序

裴宇

曰麻茲郁郁哉斯舉也即堯舜制治之盛無有間焉者也昔堯舜都冀說文曰冀北也異也為北方奇異之地也故自燕趙以至滌陽上谷莫非堯舜之畿甸也洪惟我太祖高皇帝統一海內克復堯舜以來所固有之中國洪武初即詔天下開科取士尋定為三年一舉尤注意北方學校頒以五經四書選國子生分教之而堯舜畿輔之士風靡還其初矣至我成祖文皇帝正位冀方取易嚮明而治之義永樂乙未始會試京師喜即得畿士為首遂召見

皇明文範卷二十八

四十二

優登維時士咸感奮而堯舜畿輔之人文益彬彬振矣逮我皇上聖德中興述作蕪隆倫制盡美大教誕敷延及於茲壽考作人日盛歲增已極熙洽將昭宣於億兆年而猶宵旰孜孜以籲俊事天為急是真堯舜之主也今諸士生此燕趙暨四方至者皆並育堯舜之地躬逢堯舜之主親被堯舜之澤乃不思如堯舜之士以共臣奮庸則自皆棄

亦甚矣堯舜時百揆四岳九官十二牧建官惟百矣而其所舉士又有八元八凱以第選而胥任之今奉主上之命所選士百三十有五矣而豈無如所謂元凱者出於其間以為世用乎夫山雲肖草木水雲肖魚鱗以地應也春風至而沼芷聲蠶鳴絲而商絃易以氣感也矧士之良得地而弗應得氣而弗感則主司者烏得不慄慄懼也乃今縱觀其文根極理道可以知其純發明經術可以知其正博洽古今可以知其通敷陳經濟可以知其達即是而究其人以純正通達之蘊行受之事則必有章章俊偉之業以宣力於天下雖不敢必其人皆元凱即得所謂八士云者以仰答皇上久道化成之效則臣茲役以人事君之責亦

皇明文範卷二十八

四十四

可少違也已而思之淄澠水合易牙能辨珠玉沉淵璞人能探在得其實也設使水之合者易為行澠則易牙且復哇之起瑜而視化為燕石璞人將擲之弗顧矣今士之患長於議論而任用則乖巧於智識而端潔則寡工於飭譽而誠信則疎銳於始進而持恒則情據茲所見曰已辨而探之安知其不為行澠燕石以取將來之哇且擲也是則臣之懼又有甚焉故必欲諸士之尚實也今幸際聖明在上如日月昭臨凡大小臣工隱微畢見臣愚以燭火無光賴日月為光諸士必將惕然淬滌各輸其尚實之心以不負一時之知遇矣則臣之懼復何有焉然又聞之堯舜之臣濟濟相讓百僚師師竊嘗繹其義濟濟相讓以有實德

也使無實則弗讓矣百僚相師以有實心也使無實則弗師矣諸士誠能進而法其師讓之實不競不浮以自振拔於時好於以裨成我皇上超軼堯舜之治則由元凱而岳牧而九官而端揆將不患無實用矣而主司得人之驗不亦與有榮乎故於試之竣也敢復以唐虞尚實之義願諸士共勗之

皇明文範卷之二十九

序

贈陳同楚守荊州序

侯一元

余讀三國書見其時臣主所規常在荊州荊州蓋天下形勝要區也故曰用武之國天下承平武備不用而荊州北窺襄鄧西距巴峽南扼江漢群方之所走集其民屢矣其事勢矣興俗者不能適龐氏之情樂務者不能勝煩勞之緒故天下雖無事而荊州猶以要害為郡在昔立國皆起西北則荊州江介遠郡耳至我國家肇造金陵當荊襄下流今上龍興荊州復為湯沐近地故俗龐事勢非改也而地要於昔然則士非強知多聞宜莫可為荊州者矣嘉靖甲辰其守缺上以南刑曹吳郡陳君為之陳君為人恂恂長者居曹治事常從容而辦其與人謙不褻其能士以輕剽為名者議不歸乎君然命下之日士大夫相謂荊州得人或曰陳君居曹適暇耳如荊州必不可以治曹之治治也夫謂王良韓哀善馭者非謂其適莽蒼而止也夫固將鳴鸞九達之衢則聲控之法始備矣登降羊腸之坂則箱勒之能始效矣陳君所謂善藏其才者其治荊州亦必易寬以猛損質任數若馭者之馭于衢也且今民急于財加以無年莫保其所而荊州為交地又必有巨猾大對窺宅其中非痛繩以法不能勝也車已登坂而欲雍容鳴鸞貴易哉故曰異於治曹嗟乎吏習之弊久矣言固有似而非

者蓋六馭之變有節不欲窮乎馬凡今之議吏治者皆窮馬者也何以明之夫強知多聞者非今時所趨耶古人以勅法為強今淫誅矣事至而斷適其時宜謂知今巧伺矣所為多聞者謂其諳於故實議事有制也而今皆苛小於淵魚故百姓逃誅避察之不暇又何生之能樂故曰治天下去其害者而已又曰去其大甚蓋守土治民之吏其稱曰牧蓋觀牧者為之後先致之美女草時其起居而勿擾焉牧何以不蕃矣夫治又安事察察吾觀漢時能吏莫如趙張之為京兆其所居常治奸邪厭而不行然至其去也奸亦輒發桴鼓隨起不若漢文時吏居即無名去見思也夫上有明察之君則下有精悍之臣而斷彫反朴繁乎所

皇明文範卷二十九

二

用蓋漢武任霍光以重厚舉趙過以務本而後湯禹深文縱舒慘刻不斥而遠矣今吏治多負善者或為酷急相矜以名高寢失仁厚間閭日索如荊州尤天下所謂醜僻處也諸以斤斧議割者豈乏人哉而屬之君於以風厲群牧蘇息元元厚矣夫民靡而五常之性一本治勢而五官之事有要以陳君之純明長厚優於天下尚何荊州之足為故曰得人初陳君之為刑曹也久歎於曹諸大夫及茲不忍別肝江程君以元交承陳君使載筆書其行之事

王鶴泉集序

侯一元

語云不知其人視其友詎不信哉或乃曠歲齊軌異地合符神者尸之而不知其所以然嘉靖丙辰余受官之梁道

謁侍御斗城孫公而見鶴泉王先生之集感而歎歎者又之曰嗟乎志士哉夫事未有不竟於志者也故曰志燕而燕志越而越自余髫髻時從先大人留都已聞宗伯臨瀛翁有令子其季即鶴泉子果以易學冠畿甸士又十年試春官對大廷咸上第而余末學亦獲始連為同年小友時從通方丈人縱譚六藝楊推古今上下周秦漢魏江左李唐之際間請王子所安乃王子則默愛好梁人空同先生之撰每為余言史遷杜甫而下最高者空同子空同子今之遷甫也其意津津然嚮慕範圍之然鶴泉子故清癯日疲精於揣摩步趨之間靡間寒暑晝夜其為人潔廉好修期為無詬訾人士無賢愚雅俗汲汲與交歡一時被容接者

皇明文範卷二十九

三

咸稱鶴泉子當今金玉追琢君子也故名日益起身亦日益瘁無何竟感羸疾以卒余竊嗟傷之夫士絕甘忍嗜內支柴棚林心焦思壹志墳典豈不欲附離青雲則足藝文之困聲施不朽哉而今轉盼之間影滅響絕不亦痛乎如鶴泉子崛起海濱不安一曲慨然思企中州之豪邁其述造溫醇整潔矩矱自命亦既入室空同脊如其志矣今沒則未有表著傳述之者也余念欲振之而未有路蓋後七年而直侍御公按梁集卒刻於梁叙傳之者又梁人賢豪縉紳也斯殆亦有神感哉令逝者有知吾知其地下得遊空同相樂矣雖然鶴泉子非獨文也觀其與侍御公書交相勗以良知之學將師陽明逝象山以希周程之緒使天

假之年克見其止則庶幾哉大人之業夫雕蟲篆刻又曷足稱于聖儒之門哉尋其言以求其志斯重可悲也已蓋延州心許帶千金於丘墓巨卿森威駐丹旄於素車死生之際可以觀人矣斯集之刻也以敦故存友與厲世風不其即乎因卒業三數而為之序

海國絃歌詩序

侯一元

始余讀班氏書其言循吏之故人人殊至其仁心為質不尚細苛以禮齊民不為苟簡未嘗不同趣而合轍也民之應之謳吟之杜稷之所居而愛去之見思又未始不同聲而効響語云不習為吏視已成事彼潁川南陽中牟侯德之為我模豈不厚哉而論者猥云仲尼子產先難後易亦

皇明文範卷二十九

四

不察其理矣易不云乎損之用有時如使仲尼子產與諸循吏易居其處則仲尼什伯子產倍蓰諸循吏未得抗策而驅也蓋理國者辟之理身以魯鄭區區而有季孟伯有為之先靡宿留欲無礙爾得乎自即縣與而巨室醜僻之權去開闢雞狗之雄固可以仁義服也自餘非死羸之於人則襁抱之嬰兒惠之則悅教之則從曷足惟乎詩云不窶不崩畢來既升夫牛羊猶能擾之而況人牧者哉余生樂成壯而居永嘉出入二邑求國朝以來諸大夫之政蓋多賢矣然父老言樂令必以婺源潘公為首題今永嘉稱賢令首南昌齊公齊公為政亦近耳然而永嘉之民父母懷之師保嚴之神明服之蓋日月淺於曾鄭而績效軼於

循良余嘗及復其故公為政務寬里甲民雜野所省十六七而官用未嘗廢闕賔旅未嘗忘焉慈煦民矣然而敲管時用未嘗廢也遇士有禮優厚衣冠然不聽其踰檢右族勢家至而詘焉遇事無若否未嘗怒然而用法訖威富初不為少沮勸詩書興禮讓而不為末世之獮文明燭纖微通節塞而常為民匿瑕舍垢不盡其情記所謂仁義無薄享而尊親兼之者公其人哉余始與公同年進士間居聚處知其為恬易人也及公為大行人大諫議立朝著節又知其修正才敏也至其肫肫純王之心任重受大之才寬裕堅忍之度迺今為令焉具見之父老頌述以為稱首不亦宜乎夫人情者良有司之田也今任寬者優旌施園莽之治則草盛而蕪穢倚法者沾沾滅裂以耘之則苗傷從而援諸魯鄭曰得民難豈然哉後有傳循吏者齊公潘公則未知誰為後先也公以言謫且久天子行且思而召公河內之借或不久矣詩云是以有袞衣兮毋以我公歸兮蓋作歌者之意

皇明文範卷二十九

五

贈邑侯楊石峯序

侯一元

語云善仕不如遇合自昔良吏樹績流譽名實遠施者非獨政術茂也蓋亦有推挽焉故始乎與澤終乎高明孟氏所稱獲上治民是已然曹相求婦取不嫁陽畫品士賤流競孫實解印大夫慙汲孺長揖仲卿重夫惟大雅之士直弗為挺曲弗為詘以繩墨相取故足貴也若遇離其職業

承風雅化雖有一時之利終身自墮矣嗟乎齊威之治以阿即墨進綜名實若斯之重也而功名之士至盟息壤掣書史往往自論人主之前僅而成功士欲有所繫援附離而進豈不難哉以余所見今昔吏治最者未有不當於上者也其務在厨傳委積拜起請謝威儀之間次則文書整勅期會必得稱良矣此其中不能無羅民生事虛文相應者而賢者一切受之卒不能度所悅而取夫悃悃之吏也然則波流相推豈有涯哉夫人之趨勢若夜蟲之燭于火也又况振之樹乎既已居下不寒而慄又况震曜暴折之乎以故治民之事不得不略事上之節不得不詳朝甚除倉甚虛職跡此矣雖然夫季世盛衰吏而治朝多蹇謬亦

皇明文範卷五十九

六

視夫土之化也雲南陽侯來為吾樂以純王治治且涉三時矣而侯所守如一日其仁愛肫肫若慈母之腹庭子不能自解也其廉若竊脂之穀駟虜之肉自其性所不欲也吾邑異時苦里甲之冗費追胥之放橫至侯而負重者息檐咆哮者不敢出於桺縣整之室駸駸有蓋歲矣若侯所謂豈第君子非耶獨未聞當路上官有過而異之者何也吾觀侯日具不暇治簿書勤矣然不能具文事責實故或以後期一切奉上之節侯既不忍苛責諸民又直躬受其不恪夫奏雅百戲之場焚芝枯鮑之肆能無負乎哉侯今入觀行矣百姓沐浴膏澤雖日歌吟頌侯顧其勢不上聞上聞者獨御史之旌別監司之考署耳竊為侯遲之也

或曰陽侯則誠良吏矣然吏治積久通旌而侯之任也新是待焉爾爾夫署考者則必最侯矣以今御史監司皆賢而少宰潘公當世鉅人實司黜陟幽明之柄潘公故吾邑令其欲為邑人得仁令甚侯之來也聞潘公實擇之今其無愧得人哉請以是慰邑父老子弟望侯之心

行邊紀聞序

顧名儒

國家皇稜四抗統一寰宇際天所履悉主悉臣溪山嶺海之區凡圓顯方趾編髮椎髻者以億萬計莫不稽首奉琛歸命天府皇祖各仍其舊而君長之俾世厥土二百年來請傳龍宇職貢供調發奔走從事幾內臣矣顧豺狼之性易怒而難馴豕突鴟張間歲竊發當事者思威劑量少失

皇明文範卷五十九

七

機宜即剽掠四出流毒千里以至下殄民生上厲膏肓憂國之士未嘗不撫膺與歎焉古杭田先生汝成者當世大儒也由進士出官廣右受寄雄藩適當思田之變馳驅兵間周旋營畫凡兩閱歲而後定廼以耳目之所親經畫之所具者以次錄之命曰行邊紀聞君子曰是足以宜今而善後矣夫紀地利則負險者失其憑紀宗系則考世者得其確紀狡偽則羈勒之防宜慎紀禍亂則疆圉之守當嚴紀撫臣之建立則勸懲備紀群工之贊議則衆策舉紀將士之戡定則示威遠紀幅幘之寧謐則為慮大觀者不待考圖按籍而制變防微之策固已了了於目中矣夫廣右之夷思田為最大斷藤峽為最險當賈之夷安氏為最驕

持勦議者固已難之矣然奪其險隘離其黨與植其宗以爭之官其貳以疑之扼其要以疲之擾其耕以饑之多方以誤之送肆以撓之設官鳩衆以臨之嚴兵肅令以懾之先生之策具在也按而行之彼固無所用其太雖有崇山密菁吾將衽席之何用驕哉昔太史公之紀漢事南越東甌備列紀傳矣至西南夷之叛服尤致詳焉而皆為論著以明其意非侈談也亦以身為史官載筆於王堂之上不為宣揚威德以明漢疆之廣大後世泯泯無聞惡用史矣趙充國受命平羌不希功于旦夕也審形便計利害守便宜循而行之終底厥績蓋戰勝之形定於未戰固老成之長慮哉先生綜聖學具史才值隆熾之會受贊聞之責

不皇明文範卷三九

遭時講變功成於指顧之間退而述太史之意以光今圖續充國之術以慮後變其為國家長久之慮至深遠也顧當與裨官野史槩論哉儒為諸生時喜經濟大畧得茲帙於十載之前據為私寶將持此以替廟堂之末議今守一官無足為計矣迺出而梓之以公于天下俾籌邊之士未墜焉則雖請纓繫組何必為古人之盛事哉區區越俎之餘忠世必有諒余之心者矣遂述其意而僭叙諸簡

秘中散集序

陳德文

陳德文曰康與山瀆書不願為吏部郎夫中散大夫非仕耶危邦不入哲士炳幾無道而潛威鳳儉德危行孫言至人之遺矩惡訐為直賢達之流箴康龍章鳳姿為標峻格

究其所由立已殆難免於衰時矣矧淵然文藻煥矣範鉅味薄祿而不戢履畏途而多遂假令無證呂安弗逆鍾會而青蠅不集貝錦絕張有茲理乎是故君子有明哲之智而後能周身有曲裁之仁而後能澤物有負馮之勇而後能亡名嗚呼巢父長揖于軒堯而子陵抗顏于世祖有以也或曰康詆晉將以忠魏拒濤特以秉貞爾夫景元之間芳廢而髦殞經死而儉亡當塗之為司馬事亦較然晉幼安逝若真鴻孫公和棲如蒼鳳人固難以羈束誰復得而繳繯哉惡垢而立蒙塵去濕而居汙下才多識寡不免何疑雖然峻峻絕俗之懷清醇太雅之器太上三次求存琬琰之音東市七絃未絕軫衛之奏展其刻集尚可美瑤王

不皇明文範卷三九

九

祥何魯一時名勝崇階臘仕萬古懷其康也視之殆大鵬羞赤鷁黃鵠悲腐鼠者歟

刻阮步兵集序

陳德文

世恒言阮嗣宗處魏晉之交身仕亂國而不罹禍國志存刺議而文多隱避抱經綸之技懷康濟之能一不見試以死曰嗟乎籍古人危邦不入亂邦不居以明哲而遠害也方司馬氏之替魏也上陵下夷逆騁變作功材巧慧靡爵食於傾危俊又豪賢炳神鑒於縉緇籍白眼俗非苟祿之子雲孤肅離群耻獻言之谷永辭婚之醉緘默以自容步兵之除矜肆而甘寂寞其畧遺法禮若取饒于當時稽其詞命玄幽寔不撓乎物論惡如師昭且優與而保持之

矣吾往讀嗣宗諸文辭率激烈慷慨其心憤故其行危其道忠故其言遠是以疾之者雖如讎而聞之者無以罪箕子之明夷南容之免患無亦嗣宗之儔擬非耶昔之君子蓋有遇匪其時而不免於說難用違其義而終殞于結纓豈其制行與道顧及在嗣宗下哉抑諸嗣宗見定而智明機微而迹遜其愚蓋不可及也已彼絕交之書竟于賈禍廣畿之疏適以亡身則夫縱酒酣昏遺落世事知非嗣宗之得已也今覽其詠懷八十一篇語莊義密曲高和寡脫駕于東陵寓言乎子晉怨凝楚曉心結首陽惻怛鬱沈和平婉順庶幾哀而不傷者百世之下信難以情測也計籍不死必不勸進晉王必耻事司馬氏乃晉幼安王偉元其

皇明文範卷十九

上

周公是修仁得卷序

陳德文

陳德文讀事傳孔子作商周之間有深意焉其備泰伯文王曰至德而有取于三仁夷齊且喟然殷士之裸將夫是孔子豈固病牧野之放非和或謂孔子而見東坡武王論必潛潛隱秀黍離之淚是又別有說也 文皇帝肅靖邦家 高皇帝之臣乃有守其職而不變者此其人之見顧獨異與抑諸天綱地紀帝所肇修而一時風動於變忠義激發利害休之而不避浴邑之頑民朝歌之忠臣乎吾

曩從鹽嶺入石陽山而眺仙人岩過周公是修之廬曰嗟周公紀善八品蕪一史職耳彼身將相公卿輿馬皂僕氣軒軒揚于都市一揮義旂投拜效順兢兢焉恐後周公顧不忘平生貞女忠臣之說居常則感激盡諫臨難而從容赴死世恒言散地無封疆之守王官非庸寄之臣周公殆可以無死夫崇卑小大遠邇戚疏義均分同彼不死者顧籍口管仲王魏迺目召忽以不仁嗚呼遜國死諫者孔子以為得仁而民到于今稱之夫孔子亟與夷齊必不忍厚非召忽周公之死 文皇帝曰彼食其祿自盡其心大哉王言武王不兵叩馬孔子陰取召忽之意也牧野之事孟子誅一夫之論出而定蘇子嚶嚶論之貴耳賤心者乃微

皇明文範卷十九

上

周公于恒言何哉吾於是恒嗟嗟惜周公云壬午之後百三十餘年其五世孫克養者間出解學士胡文穆楊文貞諸老所為銘傳文章要吾錄之惟是諸老之作時有忌觸故言多隱微然要之其大節皆具也而傳者又謂北師入金川門周公初約諸老死竟後惟周公獨死則吾又不知其故已

晉玄晏先生皇甫謐高士傳序

黃省曾

夫休麟彩鳥見以瑞而非驪綠之可御丹芝玉草服以長年而非葭蒿之易生逸民遜獻出以淳世而非尋常之可靡蓋其結性玄漠廣德如天抱度弘虛上善若水設俾尊以黃屋必後身而濟群元寄之赤縣將釋智而登萬物

無為之治迺其所優但甘淵之光不雜輝于螢燭泰山之膏豈污馨于濁滯時謬心違翩然遠舉此黃帝所以勤禮于具茨也較其丘園之故若彼弃舜乘龍不越博俎乙辛握鏡有長如犧屈軼指庭而仁賢宜奉朱鳥流屋而高尚斯閉載謫風揚則賈駑者歲兵車途啓則揖讓者歛饗餐道長則廉白者退此哲聖避韜之大略也加之主威日隆臣跡難善宰旦之忠且倉皇於狼跋相何之謹亦局蹐於犴居他可鑒也其若范子逃誅於汎澤留侯拒榻於訪松是亦沸羹完指而虎口全世也有晉玄晏先生弱步清蹕燭圭綬之浮險旌招固却悟林曠之處安養神末疾暢志緇素遂乃上際陶唐下羅漢魏搜萃名流目之高士歷歲

皇明文憲卷二十九

上

二千錄人九十但經緇染即爾捐遺猥予淺抱絕與同襟每於傳末附以替頌庶幾激貪夫於異代助美化於聖時也

李空同先生文集序

黃省曾

夫文者所以發聞性靈叙詔倫則形焉人紀彰泄天化物感而言生聲諧而節會乃玄黃之英華而神聖之自然也譬彼霞輝星彩匪繪而煥龍章鳳色不繡而奇豈出造為精機妙吐而已况夫深居几榻可達志于八方暫控形骸得寓心于萬代一言耀帙黃壤如生片撰升堂藻園不廢所以達賢古聖莫不尚之解繩以來六籍底績體各殊科道由一致故裁訓者必依其本贊事者必准其實此命觚

之骨髓而執簡之要規也經熄時遷茲教燼喪飾虛者繁真核者寡炎漢御宇載燭王風西京之文號為爾雅但渾質既論儒流瀾縱得之者虎豹於藝林失之者螢息於辰草校披千載入室幾何蓋詞非偽借之可傳語必肺本而攸永來世方遠焉可眩欺鬼燦神昭若握柄宰如執簧之韻耕田之唱短調無羊眠之富直音無潤色之美亦且緝陟孔經采居置史者良由出之惻怛嗟嘆之真自當疏誦於無極也卑我空同先生獻吉名曰夢陽嶽降于雍熙之運鵬鷺于平章之朝風樞八斗之才遂擅九州之秀非姬公宣父之書不涉於目非左馬班楊之策不發于笥非騷選李杜之篇不歷于思由是代方亨獎樹獨幟于旌壚士

皇明文憲卷二十九

上

舉安凡振孤轅于廣陌雖和之者自萃珪璋之儔而訕之者頗繁鷄狗之輩物忌勢危終于擯落然先生風節凝持卓立不懼卒能浣學圃之汚沿新彤管之瑣習起末家之頽散復周漢之雅麗彬彬乎天下學士大夫莫不趨風而宗之自是埏字之內倡和鎔鈞文章經緯與三代同驅矣載論先生之撰辭雄闊衍無體格之弗統酌彼圓融何高深之弗臻矩之音氣何密弗研獲其神情何奧弗範如玄造該包乎物器海渤匯納夫波流五色錯以彪章八音和而協奏鸞鳳喜婉附委陳性靈著矣五道四德諄敷重締倫則表矣將迎酬酢粹擢鋪綴人紀備矣兩間萬貌綿絡龍控天化宣矣由是品擬先民則銓情播義醺浸於洙

典星離緣實幅尺於丘明約暢淵綺素篇於朱荀頻頻
昂陶鑪千遷固緣方刑侶合步于相如體新揮述齊能于
杜甫祖轍求源法同於康樂扶衰續古功並於拾遺誠遊
藝之鉅工而摘翰之鴻匠也容有惜先生懸車之早以為
未究厥施者予曰不然天生英哲或用之顯績或用之述
經先生興起學士挽回古文為天下作者之首冠則天之
用先生者不小矣仲尼旅人騁軻弗寧亦將以為未究厥
施耶省曾樂志衡門修辭海曲山川間之音通道契故先
生於戊子之冬以手編全集寄我姑蘇族勤孔書屢貽疊
受既而先生問醫南下邀予京口千里不遐命僕為序辭
辭三屬委逾至乃得論襟于綠野之亭品文于大峴之
山並館逾旬雪涕成別長江悠悠雲帆遠歲之除夕先
生告我嗚呼絢惟辭逝已然季子之許自顧膚淺莫稱陽
冰之託勉撰斯文恐孤泉下附于驥後且幸因之與日月
而並遠也

嵇康文集序

黃省曾

嵇子叔夜生焉無辰挺倪缺之天逸而遊於穢氣之季抱
卷川之秀節而蕩夫酷網之朝龍章孔姿意氣薄日月之
表明言瑋撰思靈靈區合之涯形寓寰閭神棲皇古以奎
匱歡故澤和于琴綺以都井喧鄙故綴宅於山陽以產
務不足綜故尋煉乎九鼎以俗子不足侶故開襟於七賢
恥爵組之競馳故表傳乎高士卑天位之竊履故託歲乎

皇明文範卷二十九

十四

皇明文範卷二十九

五

太師揆厥王度蓋欲獵華縷於伏軒之署而調管籥乘綠
車於充虞之庭而覽鳳凰者也觀其緒辭若曰聖人不得
已而臨天下以萬物為心穆然以無事為業坦爾以天下
為公譽萬國如素士服繡袞若布衣故君臣相忘於上庶
民家足於下豈歡百姓之尊已割天下以自私以富貴為
崇高心欲之而不已哉可謂曲盡南面宰有之方矣嗚呼
鳥圖之感昔緬想於宣尼矸爛之歌嘗綿哀於窮戚淳源
莫反良匪一朝叔夜志既高獨而復遭魏晉奸雄彌宇討
虺盈途無惟其繫躬於紫壑而遠害於青雲也惜哉非薄
湯武中馬昭之禍心散髮倨鍛致鍾會之貝諸由是無罪
無辜殲此哲士雖請師救贖三千子於痛惜士紳接於海
內而廣陵妙響終絕於東市矣忍哉相國垂惡無窮嗚呼
此蓬蒿之間固非神鵬之可集汚常之瀆夫豈太鵬之所
旋徙必重霄避立瀛嶠戶農所以席海而不近老萊所以
投簪而不顧也無道則隱洙訓未圖危行言孫時機罔覺
性烈才雋登戒弗思意遠防疎秀規竟省學炳名光黃跡
不遠叔夜不能免其尤矣鯁生抱遺文於駒谷珍覽靡厭
結遐悲於異代嘆息彌深故毋三復其糟粕詩長託論捕
興超峻文擅理辨緯體綿密片言小屬無非素衷玄致與
隔之所存也苟欲考竹林之秀矩矱抑阿之清醜者不有
斯述何以披邇故迺校次瑤篇彙為十卷刻之齋中俾高
士芳規得流耀於來嗣耳

重校賈誼新書序

黃省曾

漢文帝時知治體者無如賈生夫所謂知治體者非曰治而知治亂而知亂也蓋未治而知治未亂而知亂察之於無形迎之於將來若扁鵲之射疾者然其步動舉徙康和無慮也而藁離死天之候皆早審而預彰之及其終也不爽毫介所謂知治體者也昔者周公太公相與論治周公親親太公曰魯自此削矣太公尊賢周公曰有齊者亦必非呂氏也厥後魯公以削至於僅存三十四世而亡齊日以大至於霸二十四世而田成子奪之國卒如太公周公之言所謂知治體者蓋若此夫親親尊賢為國之大務也而未流之弊尚不能抹況乎漢廷木末舛逆首尾衡決國

皇明文範卷二十九

七

制搶攘者賈生安得不憂之也生所論列從否皆驗終漢之世不出乎諸跡之見生真所謂通達國體者也夫國家所貴於賢者謂其無形者可救將然者可化否之何漢之人不知生也其絳灌東陽侯馮敬之屬乃毀生年少初學擅權紛亂天子由是疎之辟之人抱必危之疾方遘扁鵲以施治而庸工者爭排去之其如疾之人何彼絳灌東陽侯馮敬之屬造孽國禍不足道也獨惜賈生稽天本地驗古案今日夜焦然以慮治人之國而人不之用也雖然絳灌東陽侯馮敬尊官大爵固顯於當日至今學士大夫羞談之賈生困落無聊以死而束髮以上稍知賢善者即慕生焉然則聲名於萬世者固非頃臾之榮可同而語也

昔在金陵侍郎何公子元觴予而論治也讀予所定荀氏五篇乃揚杯而嘆曰嗟乎賈生之書傳之者章闕而文謬矣謂予宜正之也又踰八年而得宋之建寧本及故所載皆五十八篇與班固言合乃互定之俾完善可讀惜哉何公已沒不親厥成何公憂國終老不衰故於賈生數數然也或疑新書文繁若後人附會予曰不然此誼之草創定於平生者也及其上書約畧陳之爾未言者不能盡之於王庭也

徐幹中論序

黃省曾

皇明文範卷三十

七

嘗讀魏文帝與朝歌令吳質書偉長懷文抱質恬淡寡欲有箕山之志謂之好賢為可知已則未也蓋偉長所修者賓揆之業所詠者帝王之經所祇者三六之德所隨者寧和之治蓋尼淵之宗孽非段闔之必遁也洙魯之遺儒非輿條之長往也登庸之門軌非巖海之跡蹈也而謂其畢念陸沉忘情好爵豈理也哉苟真周行可始元愷特恨其虛挺獲龍之器而不遭時亮之朝空懷旦與之寶而莫際惟清之運生茲叔漢皇步已徂蠅紫稱孤州挺沸鼎萬乘轉蓬於戎馬之林天子寄命於奸雄之掌我相此邦無不潰止故賢才丁逢其時者欲以眷魏歸周則無卷阿之可媚將以瞻隆庇竊則豈清瀆之堪汗所以感感發奮進退維谷信惟照日懷莫諱人是故名秀無樂生之心秀哲尚韜全之圖即如偉長若華已久弓旌強召非其本懷先賢

行狀志其輕官忽祿不耽世榮誠哉言也其在魏廷身曳
章裾止如榛棘軍謀諮而靡獻上艾剖而弗臨高襟遐蘊
僅乃託之芳翰撰為中論以俟萬年玩其旨藻濟世不忘
激刺之情慨慨而見有如表伊尹之積素惡過寡也貴周
公之備物譏冒錫也疵秦始之倚高危獨任也病燕噲之
錫謏痛潛移也以至恃戰要王者民之不歸施凶報吉者
天之靡忒稷下空招莽朝徒係所以綴青立素為其膏臆
而披其鬱鬱者不覺臨文而屢發其厭穢孟德深矣豈屑
效宣英美以股肱於逆節之臣哉不然則悟敏如修惟惺
如或何足並也以是晦處五官之幕浮游七子之苑文昌
雙閣饒猶微軀也輿輪參從策猶株送也筆絲恭博繁猶

不皇明文範卷三十九

六

桎梏也甘瓜朱李嘗如茶苦也觀之金靈朱綬王爵甫成
而徐陳應劉明年盡逝賢人憤死之志良可憫矣彼魏文
者徒挹其鴻冥之隅而不覽其龍變之裏而目曰區外之
儔厥鑑淺矣此論童年所習每一敷把寤寐與嘆朗知爾
心苟復舍而不云則黃初以來未有品者此僕所以嘔其
潛光告之後賢也

送虞處士還萬安序

李攀龍

虞士少時嘗試補縣官弟子員不就也居數年則以大小
戴氏屬虞臣肄業及之乃虞臣婉婉日抱經受膝下雖州
然不出家塾中即已知名廬陵諸生間郡大夫若萬安令
聞虞臣秀才召置門下與論所以為文辭無不各如其口

不皇明文範卷三十九

九

出虞臣之從郡大夫若萬安令淋危行如長者虞士心異
虞臣之為人而視虞臣學則愈益勸不復事家人生產矣
邑中少年竊相與非虞士已則一切不事生產奈何託於
不可知之子以釣奇乎一日不效遂失常業彼實有家而
不知愛何有於我虞士曰亦欲士之子恒為士以是為可
知爾不知富貴也且爾不見邑中豪家少年不可以待君
子惟其學術少也而能走百役奉公法能不通郡大夫若
令之共稅而不以出諸門下非譽髦也明年虞臣與計吏
偕詣京師癸丑射策甲科則虞士之郡中視虞臣固請所
以為理狀則虞士曰稱法必及朝廷議獄必及典章為理
則是也然而一人握之十人披之汝尚惡乎執乎虞臣曰
百金示孩提之童而不得易其轉忝猶之和氏之璧示賢
者而不得易其不受之名非以其知爾精其持爾固矣乎
大人豈以此病良也蓋虞士家居復不能容人人過失即
雖臞子弟有不直未嘗不面折之亡問族疏近以宿鏹若
卒構怨必令虞士居間是非曲聽虞士始有不便虞士者
久之各厭其意日即令諸吏對何以異此故萬安俗雖稱
健訟而羅氏宗人鮮有自相逮於縣庭者虞士所謂施於
有政哉其斯有味乎虞臣之為理也

送虞處士還曹序

趙子為獲鹿者垂三年矣則虞士自曹來問為獲鹿狀也

曰爾為獲鹿則良哉將下車視事而百姓熱然自昵乎寧能悶悶俟去後思也維此多士從游甚驩而亦諄諄不可致乎欲為而承若簿以至它縣之令承若簿不一其才而一其衷乎寧能傾奪不肖從事獨聞也欲為而秋毫是析察其淵中稱神明乎寧百里翕然示慈敷惠如我視爾於此也不知中承臺若御史臺若監司陳臬若郡大夫共理所欲於爾發擿姦伏聚歛租賦孰與元元相安美俗相勸也不知豪貴人若中使者若諸長吏所欲於爾駁奔磨折出乎左右意未及色奉之如機執與疆項正辭援權交際臨以橫逆惘然相競也趙子對曰惟勤何以與斯數者也西門豹為鄴發民治十二渠當其時民煩苦不願也豹曰

金明文範卷五十九

丰

今父老子弟雖患苦我然百歲後期令父老子孫思我言即惟勤下車視事三年而未嘗忘於此也必子賤治單父則多所致士然而無取於陽喬魚矣即有承若簿不肖者是惟勤不見憚衆豈徒承若簿失德哉人之欲善誰不如我它縣之令不一其人而一其才不然大瘼木敝獨安能身犯之馬大人視惟勤於此一堂之上毛相屬裏相離也惟勤視百姓於此百里之內毛不相屬裏不相離也安用秋毫是析察見淵中為南走邯鄲北抵句注之塞將千里無不徧也它縣之令承若簿無不與言事也百姓疾苦無不問也山川險易無不如石畫也以聽成獄以鳩大役以達隱隱以閱軍實無不為也中承臺檄如御史臺檄監司

陳臬檄如郡大夫共理檄今日一薦疏下獲鹿明日一薦疏下獲鹿元元信我如列眉矣異日者監司某君不安惟勤在側也則曰吾將獲鹿此憚令哉惟勤曰中山之狐貉羅豹其可盡乎其又以今為藉也久之以餉戍戍則給以廬族旅則訖三軍之士意皆當惟勤一某君竟終不能不當惟勤也惟勤為獲鹿如此而已矣處士曰惟勤為獲鹿如此即吾何憾焉無辭乎曹之父老也輒趣駕去

詩紀序

張四維

右詩紀前集十卷詩紀百三十卷外集四卷詩話及識遺為別集又十卷北海少洲馮先生所纂輯也先生以雋才大雅高步一時見世之為詩者多抵牾于唐鮮能窮本知

金明文範卷五十九

主

變以窺風雅之始乃漸隋而上極于黃軒凡三百篇之外逸文斷簡片辭隻韻無不具焉秦漢而下詞客墨卿孤章浩快樂府聲歌童謠里諺無不括焉七略四部之所鳩藏齊詢虞初之所志述無不蒐焉始事于甲辰之冬集成于丁巳之夏歲凡十四稔先生宦跡且徧四方矣遇通儒博士無不出而訂焉驟見之編郡邑之載金石之刻無不致而覈焉嗚呼先生之加意斯編其可謂勤且篤矣方甲辰始事先生時守河中維與分警之列茲當告成敢續言于末簡曰詩之道尚矣夫人哀樂之心感而歌詠之聲發永言嗟歎成文諧音蓋自結繩之代已固然矣然情以人生文由代變古詩自宣尼刪後罕有存者其軼文畧備于斯

是以質文之變莫得而詳焉漢風所宗造端蘇李東京揚其流波建安備其氣質逮于江左托意虛玄繼以齊梁綺縠陳隋輕艷而詩之變極矣中間作者若張蔡曹劉潘陸顏謝江沈徐庾莫不虎視蛟騰抗心特異思以駕前賢之逸軌障當世之頹瀾然而繁音曲節每變益工品格風標沿時遞下豈所謂聲音之道關於世運者耶代歷既遷流風寢沫後之學者莫得涉其津涯先生於是會萃遺失哀為成書詩以人系人以代分代以時次火齊明月的鑠錯陳鏘鏘祝敬翁如並奏使藝林之士因詩考人因人論世得以繹祖述之淵源第古今之優劣獵皇王之菁華而窮性術之變化也豈不偉哉明興詩八承宋元餘習頗乏遠

青蘿文集卷二十九

三

青蘿文集序

瞿景淳

余讀史記世家孔子講學於洙泗之間弟子從之者殆三千人當時孔子之自謂惟曰吾好古敏求善學如顏子亦曰夫子博我以文約我以禮夫子何不以生知安行者望天下而立教如此之煩悉也顏子亦獨無異學學而循循焉一守衆人之軌轍也及觀堯舜大聖其相授受猶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精之一之以事吾心者金嘗欽欽不敢

詳焉則孔子之教顏子之學寧慎所從入而不敢過為高虛之論雖萬世不可易矣孔子之教蓋曰由吾博約之說雖中人皆可與能及其至雖堯舜可為無異學焉此孔子之教所以為教之準也後之講學者吾惑焉蓋自陸子靜以來厭薄文義而直求之心夫孔子親刪述六藝以惠學者而彼顧厭薄之豈以人皆生知安行之徒而孔顏不足學歟彼固有所激而言之也蓋自訓詁詞章之學興世儒爭借六藝為希世之資文義雖析而躬行則多憾焉是訓詁詞章之學害之也雖謂之不學可也故子靜特為矯偏之說欲以覺悟人心而不知其言之復偏也夫古之時非有訓詁詞章之習非有青紫之慕然亦曰學古訓求多聞夫

青蘿文集卷二十九

三

豈以博溺心亦曰心學之要燦然於古訓備矣是故古人貴之其高者可以印証吾心次者亦可以感發吾心古訓固不可不學也今不察子靜立言之偏復踵其說而張大之以博文為支離而欲廢之是精一之功固不必兼也彼豈皆生知安行之徒心常湛然無一人之心之雜而精一之功有不必要歟抑豈淫於佛氏之說悅其直截而甘背孔顏之心法歟吁亦惑矣試使反觀此心能湛然者幾時為物牽引冒入非幾者又幾何時也夫能湛然於靜而不能湛然於感物之時則內外動靜猶未合一內外動靜未能合一而謂心常湛然是自誣也欲心常湛然而不先致精一之功是不種而求穫不行而求至亦自誣也古之聖人

不敢自謂無人心精一之功交致而不敢休久之而純則無內無外無動無靜心常湛然如竟之安安孔子之從心所欲不踰矩者是矣此聖學之終夫豈始學之所能及哉今之學者知訓詁詞章之溺而直求之心固足以矯俗學之偏然不知戒慎以檢束此心徒師心自用而謂文義不必析偏亦甚矣雖日談心學幾何不胥為虛談也余故於青蘿王先生有感焉先生未弱冠舉進士退居山中者十餘年後以薦起上疏不合輒引去遂堅卧不出余既高其風及觀其著述多所自得爽朗峻潔琅然可誦又疑以為文章家也及觀正學篇及論學諸書不事陳言而亦不事奇詭循其言可以入道中材上丁莫能外焉乃竦然異之

皇明文範卷十九

十四

何所見之確而不移於近世頓悟之說歟再考其行則事母孝與兄弟友辭受取予矜然不以利自污蓋能文而實之以行有得於博約之教者視顧子卓爾之見吾不知其何如然於心學之的蓋得之矣余不及見先生而見先生之子侍御君侍御授余以先生文集余得先生論學之說亟是之遂特書以冠其首辟之管窺見斗周天次舍雖不及徧觀然皆斗柄所指云

送陳抑亭之湖廣臬使序

洪朝選

談者謂天台之山有石梁焉其廣僅容足風雨摧蝕苔蘚斑剝其上不可步其下千仞之壑無涯無底止不幸一失足則陷其中而不可返羽流方士得一度焉遂與古之形

蛇者神遊於八極海內修煉服食之士羸糧而往冀幸一至於至則遂巡而不敢進目一矚焉則儻恍而不能定然而牧豎堯子尋斧斤於其上而若履平地南都浮圖高十三級陟其巔視人若蟻視山若丸視城郭若旋磨廣可容席而外無欄楯修行之士反足閉目試心於其上而探雀鷄者上下如猿猱回顧其下而嬉有為之說者曰凡有利害之心必驚驚必眩彼堯子牧豎探鷄而嬉者彼惡知利害之驚哉使其知利害顧死生有不為服食之遂巡修行之反足者幾希矣予因為之啞然凡世之仕者未有不如此者也方其銳意於功名勇乎直前而莫之屈撓也殺乎擔負而不肯回曲也其氣詎果有以過人者然而初未嘗

皇明文範卷十九

三五

知利害之可畏也及其閱世已久危機禍阱相迫於前後足將進而不敢踐目將眴而不敢視然後知其可畏可懼而惟恐或蹈之也則安知氣詎之能果存哉故夫未知利害之可畏而為氣詎者牧子樵豎之度石梁探鷄而嬉者之登浮屠也知利害之可畏而改其為者服食之士之度石梁修行之士之臨浮屠也以今天下之危機莫甚於仕於宗藩之地自祖宗分茅胙土衆建諸王雄藩名郡悉以分封其後年歲寢久支屬寢多而踰法制為不義亦漸出於其間國家親親之厚無間踈遠雖有恃恩驕恣不至甚害上特假借容貸以勸親睦臣下奉行不謹則禍患立至人之視居宗藩之地是亦天台之石梁南都之浮屠也嘻

亦危哉吾同年陳君抑亭始作郡出守彰德彰德趙封國也趙固賢王君居之無不如意繼為參政分守冀南一道冀南治汾州一道汾之宗室數盜劫財殺人之奸無不敢為吏捕逐即逃入府中莫敢効治浸淫至擐甲相攻擊治城之內官寺為之盡閉其變如此君治之一裁以法諸宗帖帖屏息伊府汰侈至益府第擬乘輿制度中丞使者發其狀朝廷置獄於河南又命君往鞫其事君一無所撓而伊府罪狀卒不能匿君由此知名為參政年餘擢湖廣按察使以去於是諸寮案皆服君之善執法而喜楚之得君也屬余言以贈君行以予之不敏何能有言以贈君哉雖然君行矣楚固宗藩國也今河間東平之風獨楚為著君為按察使陳臬執法無憂於不行矣假令萬一有如伊如汾君其能如前治之乎抑有所畏而不敢乎古之贈行者不以頌而以規余於君為同年相知最厚誼不可以默也於其行序以問之

皇甫文範卷十九

三六

唐雅序

何良俊

張子撰唐雅成東海何良俊曰余讀謝康樂擬魏太子鄴中集詩蓋未嘗不傷之焉夫世有辭章之士苟得見知其主上下齊契君臣同聲相與遊譚詠歌雍容盛美顧不謂顯榮哉然好文之主不世出難進之士彼其於世又不屑屑也遂有伏死巖穴終身不得望帝王之門者此其遇不遇何如也世有如此者可勝歎哉可勝歎哉誠使謝與七

千比肩於建安之朝則公幹仲宣之亞匹自偉長而下有不得爭騁而較疾矣迺遂偃蹇下僚終以狂佚取罪當世故其言獨傷宋王唐景鄒枚嚴馬之主不文魏武帝雄猜多忌而以鄴中之娼為書藉未見此其意不無少望也今余攷鄴中諸作自公譙贈春之外不少槩見獨有唐君臣之盛視是有加焉夫唐太宗當草昧之初即好篇詠海內風動群士響臻是以俊彥在列風雅盈朝每朝章國典錫爵寵行節侯和韶物色妍冶苟情有所屬事足樂詠者則君倡於上臣和於下雖以一事之微而鋪張陳寫曲盡其變徽秘搜奇窮綺極麗顧盼而興風雲唾咳則成珠玉至景龍中上官昭容以宮閨之媛往往與朝士埒能實從一

皇甫文範卷十九

三七

以將臣而時有屬綴蹈厲之音初無間於彤管婉約之辭亦不遺於武弁轉移之機有符神宰陶鑄之功無爽玄造謂之曰盛信不誣耳使謝而得聞茲風則其感歎當又何如耶然世有謂詩者無益于治天子在上可無用詩為乎茲豈然哉夫詩之所從來遠矣自卿雲靡載之歌作於朝康衢之謠興於野詩道其濫觴乎厥後世代遞變流別漸繁雖美刺雜陳而風雅無別至孔子刪詩始定著為風雅之名詩序云以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謂之風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謂之雅則雅之義蓋蕪風矣古者天子在上則在下之人苟有其情而不得言與言之而不能盡者必託之詩以自陳於天子故凡王政闕失民俗訛亂以至

貧士失職匹夫匹婦不得其所一見之於詩天子初不下堂遂由此而覽知天下是非得失之故是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上下下之間但以微辭相感動而精神流通雖最僻遠若出一體詩之為用豈細故哉及王澤竭而雅亡天子遂不用詩士亦恥以辭章自進由是天下之情始有壅而不通而困窮之士愁苦怨嗟之聲作夫愁苦怨嗟之所謂詩則古簡考繁之屬君子以為衰世之徵是豈詩之本然耶世之集唐詩者衆矣率多里巷歌謠要非詩之本張子特取唐君臣唱酬之作集而刻之其亦有康樂之感也夫夫聆鈞天之奏者塞耳不願已淪之歌觀蕭蕭之文者瞠目不願茹慮之色自唐雅出則諸集詩者可盡廢矣

不皇明文範卷二十九

夫

或者又以為唐初承陳隋之習詩歌靡曼君子蓋無取焉夫陳隋以偷安之君競事淫侈乃造為玉樹後庭花春江花月夜等曲輕綺浮艷特委巷之下者耳亦何足宣之廟堂布之典訓其風雅之罪人乎若唐太宗以英武之姿雄略蓋世卒能混一區宇警服戎蠻故其詩有日雪恥酬百王除兇報千古又何壯耶至於所謂庶幾保貞固慮已厲求賢則禹湯之規也減身資累惡成名由積善則風德之戒也其後玄宗雖頗驕盈而餞贈守收奉舉子惠之言春臺望有還念中人罷百金之辭猶志存檢節苟舉以陳隋視之不亦過乎且一時之臣如魏徵之諫漢書則責難於與禮虞伯施之宮觀體則稱達於雅正李景伯迴波之辭

秩秩初筵之傲李日知定昆之作悠悠勞者之歌宋延清應制龍門追思農唐魏知古從獵渭水取類虞虞並辭托婉諷義存忠鯁即詩序云主文而譎諫言之者無罪聞之足以戒若此者非耶苟得推是而廣之亦三代之遺也世主因不用詩遂以為詩不足用烏乎可無傷哉是編起自武德迄於開元通得詩二千餘篇分二十六卷自天寶以後則風格漸卑其音亦多怨思矣故削去不錄張子撰述之精世自有能知之者故弗論乃相與論著其大者如此云

剪綵集序

何良俊

徐昌穀有云詩理宏淵設何容易追尋厥旨信而有徵蓋

不皇明文範卷二十九

王元

西京創制大開五言厥後辭人遙相祖襲爰逮魏晉迄於開皇上下九百餘年使代有古人則作者亦幾於萬矣方其含毫伸紙杼思構篇孰不欲鸞翔鳳舞虎步龍行者也然而若志窮年誰能破的研精白首鮮克升堂是以序錄之家校核精審銓綜詳密稍涉蕪蕪何得應茲簡策略存考類終不點彼縹緗今稽之鍾鼎所品才一百十有五人即王微鴻寶任昉綠起諸編縱或稍有異同要不大相河漢觀其識同別玉鑒等揀珠總群藝而芟除存十一於千百固亦嚴矣然三品之中惟子建一人獨盡褒美自王劉以降互有譏評則知詩之為道可不謂難哉予嘗括而論之其大端有二夫鋪張篇什全在體裁潤色辭條莫先菁

藻辟之哀冕實繁與章奇欲擅美一時必待兼資二者是故張施采色著在夏謨次差等威詳於禮籍所謂合之則雙美棄之則兩乖者也今試以昔蒯疎惡縱被之締繡終何能辨章軌物苟白地明光錦裁為負版梓亦曹昆所以取譏於孫綽者也嗚呼是既然矣究其底累抑有數條夫神宰難取寄在絕冥意匠無方潛於冲漠探之愈室索之更深是以對客談諧俱能暇豫臨文譏擬鮮不講張况乎雖假名言而必欲言尋象外固非銓理而實理契環中至於選勢定篇既方圓莫準鑄辭鍊句又玄素無別專事浮華則流於輕艷偏崇簡質則失在淺俗苟取優游之致終以閑緩為尤若憑迅舉之力遂以揚厲貽誚纏綿情款

本皇明文範卷三十九

辛

將同委巷之譚精研要眇復似老莊之疏翬翬備色終愧力沈靡單翰飛更慙乏采或象數繁列而神有迫思或與致偶屬而物有隱貌或一篇之內魚目與夜光雜陳或數句之中圭璧同砥硤駢集加以平頭上尾所開最要四聲八病其例亦多懿彼靈均未窺斯秘泰玄情昧曷究其詳是以世之作者自言人握靈珠終是家藏敝帚至有唐貞觀開元間世推極盛然自是詩道之一變也下逮宋元風雅幾絕我明列聖纂服大肆陶鎔群宰持衡更加領袖上補玄篇下傳正聲才情雄健者咸模規於漢魏思致清綺者復降意於齊梁由是建安永明之風洋洋乎遍於域中矣唯我華亭地偏江左自機雲入洛繼踵曹劉希馮仕梁

比肩徐庾今雖世代綿越風氣遷殊所賴崑丘岸草猶著爽靈谷水澄泓尚流芳潤故薦紳諸公與逢掖數輩時相屬綴富有篇章幾能方駕天閑遂欲爭馳王路若我張子玄超則又英英挺拔者也間持剪綵集一編以示余曰此之象近作總若干首苦于朋游假索將加于木以代傳焉予尚為我序之何子曰夫言剪者託意體裁曰綵者取喻菁藻觀張子名集已備詩家旨要矣及讀之終卷則皆清麗婉約綺錯流便辟疵畢去衆美具臻嗚呼使鍾參軍復起品裁近代諸家則張子之作將非首為金錄者耶或以為此作誠為美麗使能稍刊蹊徑當不更為盡善乎何子曰夫藝家沿襲自昔為然即李空同序昌穀之集議其守而未化蹊徑存焉今觀李公蹊徑更甚徐生則知大復舍筏之言亦欺人耳嗟乎駁骨猶存寧無伯樂雅音獨奏豈乏鍾期悠悠之談孰是知者迴環吟諷輒為序之

本皇明文範卷三十九

辛

送曹一坡赴任辰州通判序

何良俊

嘉靖戊申歲曹君玉舉試官于朝天子命為辰州通判既陞辭還抵于鄉迎母夫人以往筮行有日間以請于友人何良俊曰余取友于四方皆竊窺其人非不彬彬然才美也然不若子善為古人言多難直不脂韋隨俗人可否故以語人輒不售余從旁一二聽之皆斤斤有故實可施用其中人病使人色無主吾橋然不能下人故益貶毀至不比數子今余自受命以來朝夕祗懼內忡忡熱日思飲冰

以自快教需于一言子言或過直余以昔日從旁竊聽之心聽之余疾尚庶幾有廖子試以語余哉良俊曰唯唯子來前子曩時為經生與余同受詩於天台石梁王先生所先生好奇節其所稱說皆古之奇節人故余與子謀自處業必欲得古之奇節人先生去余與子同計偕上京師渡江潯淮泗涉呂梁之險過彭城觀楚漢戰處並漕河而北攬求先聖人經畧之跡至聊攝間想魯連之遺風暨入於都城訪郭隗之臺思得荆卿高漸離游處者與游日低徊燕市中其所遇一有槩於心即俯仰慷慨中夜至攬衣起坐當是時以為苟得立天子堦前盈尺之地使論說古今成敗與近時民力凋弊其所以興農勸功之故即厚騎克

皇明文獻卷之九

三

斥邊圍奉咫尺之書宣揚天子威德使知朝廷留心於無外必使生致月支之命或不然負弩矢為士卒先驅則殘沙幕隨余吾不難其視進士高等官翰苑若臺諫即署日唯厚利奉祿乘良鰲肥出入呵擁但自矜眩者直薄不為也今余論躋章莽十五年子試官僅得一通判以往通判州郡吏則前所謂進士高等官翰苑若臺諫即署又薄不為者也子今若何自處哉然余竊有以語子夫通判古別駕之官西漢郡有太守有丞有別駕唐永徽三年改別駕為長史至宋又改通判當時御史中丞孫朴上言通判古監郡之職一州利害全籍論議與諸僚屬不同夫天子以數千里民命委一太守使通判參其謀議是可以卑易矣

之哉昔東漢王允為小吏時郡太守王琬欲以儉人路佛補吏允不即阿意直繩其缺刺史鄧盛聞之馳乘辟為別駕蜀秦宓方蟻屈州里時有確然之介諸葛孔明領益州牧以別駕起之子試言今日之進士高等官翰苑臺諫即署有能彷彿二子之風猷者否耶即不能則進士高等官翰苑若臺諫即署不得薄視通判且子固未嘗君二子表表自見今即處以是官通判亦何負於子哉子今奉版輿迎母夫人而西至官歲賦一緡副以純絲以衣母夫人時節致甘脆左右奉而進之曰此民之力也天子之賜也吾受命牧天子之民且得養吾母當使閭閻之民凡有母者皆無至失養經曰得人之懽心以事其親故生則親安之

皇明文獻卷之九

三

者是也苟一人之母少有怨咨或取之民而致之母夫人者一有不善使民得指議子以及母夫人皆不得為孝既若是又按圖經計故實取先政之善治次第修而行之庶幾無愧王子師秦子勅諸人不然子不以厚自處遂使進士高等官翰苑居臺諫即署薄視通判孰曰不宜子不諱直故余以直語子子尚究之於行母但曰吾友何生善為古人言爾也則辰州之民實受其惠余與有庸曹子曰余嘉焉言敢不敬底於用試書於冊余奉以往良俊遂書以為贈

贈左江鄒兵憲東歸序

錢微

兩伏波將軍奉漢天子八寸詔駕樓船控材官蕩掃百粵

肅清三江千是創邑管轄林諸城選良吏授金音樹千旌
使以華夏禮樂文物惠嘉其地而升服番警烏啄鼠奔唯
唯泯泯不齒皇風之民乃一變越唐有萬駢氏宋有余靖
氏相繼來吏干茲土其間又抽江浙湖湘中土負材多智
自能雄大族姓遷居左江各平衍沃饒之處使自食力以
漸化茲民而民又一變入國朝費兩將軍之力勞數十萬
之師下東甌路潯南諸郡仰震皇威虔奉正朔獻寶輸幣
莫敢後踵乃勅天部舉良有司來茲歲月講求變化之方
而民熙熙於陶陶樂思澤歌咏帝力而民又一變及斷
藤峽諸寇玩視天朝無外之仁負山谷弄戈矛殘虐萌干
法度於是始蘇韓公率三十二萬之兵拉山填壑如雷如

皇朝文範卷二十九

二十四

霆群凶授首疊烟蠻霧頓然廓清而民又一變及我皇統
天而土官八寨又自外生成乘時跳梁於是陽明王公以
新建伯棟黃麻役文武諸力不數月咸棄去刀劍以就縛
轅門乃改左江分巡憲司兼兵備糾察醜類剪鋤孤謀使
民得以保其父母妻子倚賴之身不橫朝露皆兵備力也
於是民益大變水之民以漁以釣山之民以耕以灌戍之
民以飽以哺後之民以時以來至于庠序青衿各無盜賊
詩書禮樂以為民則三年舉于有司貢于朝以邇日月之
光若此者誰之力哉問于民民不知問于士士不知予乃
進士民而詰之曰往時不有兵備有此哉咸曰未之聞也
今兵備為誰曰歸公士民乃曰是則歸公之力也今公以

恩命歸其鄉瑞州行李蕭然人或色難之公曰吾聞白沙
氏云歸來平青山還我白雲滿座予嘉其意與而書送之

空樓集序

楊魏

余觀空樓集而知呂山人之幾於道也山人蚤歲習舉子
業已而棄去為古詩詞詩法唐詞法元大者洞變化細者
入微茫固已流聲藝苑矣又自吳越向中原泛黃河登秦
山絕頂擊祖龍之碑鞭穆王之駿把酒長嘯眾皆駭視不
知為何如人也遊塞上尋燕然之石問古今戰場有使豎
子成名之歎已而過北海上訪夢山楊子楊子方慕空寂
相與談楞伽圓覺之旨山人憮然欲築空樓別號髮僧無
復意於人世矣楊子曰乘時樹勲志士之謨也摘詞範藻
大人之軌也瞻覽遐矚達者之致也而山人不屑焉古有
視大地為幻化萬物為芻狗者非山人類邪樓有八景海
內士君子為記為賦為詩為傳矣余不言祇言學之所得云
山人名時臣字中父鄞江人考家乘為純陽之裔謂其義
於道也有本源哉

皇朝文範卷二十九

三十五

刺文苑英華序

塗澤民

侍御雲屏胡君按部閩事不決月既彬彬然祗於浚矣更
尤雅意文教購文苑英華繕本檄福泉胡守泉萬守慶元
梓之蓋侍御童時大中公樂山先生曾摘錄口授今猶能
誦說聲譽慈谿顏冲宇氏君所稱同志友者亦嘗謀與共
錄未果侍御茲役蓋以廣家學貴閩文而成同聲之志也

工倪載俶兩守以余責與敷文告公自郡余亦以右文博
古舉之非蠶也遂與孟諸戚將軍委鱗薄翼盡費省而用
不誦侍御既已善書其端而又池王君以代按至是與典
數其程故能事集而衆若罔聞云工詔竣矣余謂業當有
言以弁余惟乾坤眇縕本諸易簡而克廷心受董精一兩
語足馬道固母樂乎其多言也然華象步繚萬古輪馳廣
川大嶽動者植者潛且飛者禽情效靈郁乎獲載藝矣六
經茵陳百子苞具虞唐而下登壇振響倚皇聰論者舍斯
則蒐冥涉化之枯譚焉於道乎無所著已茲則文何病於
道而多文亦奚病於文哉刊落詞華源窮根極彼厥夫決
性命驚口耳者一赤其幟則角雌寬於雕蟲擅難場於兔

李商隱文集卷二十九

三十九

宴連珠帖富碎金細割美爛為微繡參研繡線是書傳傳
癖之途殫而喜寂遺世之習勝矣病道豈獨多文之舉耶
是編析類紀文次名擬韻博極群書批函裂采則如登太
清之樓而驪珍自獻瓊瑛玖珞蒼水玄山梨然貫列注目
凝睇則如在紅羅梅屋中而于將傑姑三雅一經與丹葩
紫莖綺幃金粟互相掩發先已照渠信之乎其為獵英綴
華之書也善學者吸其精毋眩其英吸其實毋瞞其華斯
庶幾評說反約君子之所務以適於道而筌筌俱忘則六
畫兩言不謂之當目充郭史胸滿世南不謂之廢否則精
稍題糕蜜能過通儒之愧而崑山之玉至可抵鵲亦烏得
絨寡要之勿是故君子之學務歸極於道也若乃是書景

修之繇以迄勘訂真應則宋臣益國周公及今侍御胡君
記序已詳茲不具論

刻玉堂新詩序

方弘靜

夫詩緣情而作者也情莫近乎妃匹之間故三百篇首關
雎寤寐窈窕寢發乎情止乎禮義是以知先王之澤風化之
本也及王迹既熄鄭衛競鳴詞人之作忠乎麗麗有異是
焉適若北方佳人一顧傾國邯鄲少女獨立無雙浣沙溪
絕千人為之嘆息采桑道側五馬以之踟躕漢帝阿嬌貯
之黃金之屋石家娉婷實以十斛之珠吁可動乎其天下
之至靡也至夫春華方豔秋月俄輝白日未移紅顏將歎
君王不御蕩子忘歸長信宮深羞乞大夫之賦昭陽風起

重刊明文集卷二十九

三十九

忽聞弦管之聲玉堦苔生菱鏡長掩又何寥乎其幽痒也
夫文魚比之比目則歡愛可知匹鳥辟之孤棲若離愁何
盡樂其樂焉憂其憂焉是以文人才子誄其美艷之情忠
臣烈士痛其枯槁之狀語治容宛僊人來下言寂寞雖疾
夫歡歎作者接軌咸歸二途綵筆盈懷錦帙溢篋矣有陳
東海徐君於是搜諸魏府無慮百家萃彼艷歌類為十卷
千花競映掩赤城之春露驚寶臂縣燦玄圃之王樹挾蔡
枕之奇有如重疊畫洛紙之價何啻三都君乃揆之風人
格以雅訓殆有可言者矣爾若霍家馮都之篇秦氏羅敷
之詠秋胡之妻王亞比紫龍西之婦齊姜不如婕妤託意
於純弱蘭之委體於清池抱貞白而莫渝與皎月而爭色

漢廣行露又何過焉蓋亦什一千百矣至如相如求鳳胎
展於清評繁欽定情無閑於貞則子夜吳歌盡寫放蕩之
思江南雅弄罕多誰佚之詞桃葉團扇綴情於內簾舸卽
溪女相調於中流王謝高蹤於斯貶矣故采其合雅象流
金之在沙究其辭經異白璧之微玷昔尼父刪詩疵熾並
著桑間澤上存而不棄所以明風刺示懲誡也述者之意
豈類斯乎且搗藻風雲動情心目勸風百一其來遠矣夫
道無二津情則萬委詞波類海各指所之若文攷其世是
則頌列女也若德放其辭固非訓內則也亦何譏哉故知
留連彤管信有賢於博奕彈詔閑情諒見非於來哲矣鄭
君梧野以名家公子綽有雅懷得當代才流馳其高駕得

奎甲文龜卷二十九

三十八

抄本於上都撫殘篇而動色爰迺廣逸拾遺續為外集併
刻山堂傳諸案內使芸閣棲遲將無勞於柏葉巾箱展翫
何自苦於蠅頭其不負徐君之用心矣乎